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拾叁册目録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清〕王夫之撰 一

四庫全書

〔清〕王夫之撰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清光緒十三年潞河啖柘山房刻本

四書訓義三十八卷

道光廿有二季湘潭
王氏守遺經書屋刊
光緒十有三季潞河
啖柘山房精校重刊

四書訓義敘

衡陽王船山先生所著四書訓義凡三十八卷約七十萬言闡鄒魯之宏旨暢濂洛之精義明漢唐之故訓埽末學之枇康儒林鴻製倖矣皇哉先生諱夫之字而農晚號薑齋船山在南嶽下其所居也生當陽九明社行屋苦心塡海猛志回天仕桂王爲行人司行人卒因五虎鄧林化矣柰室闇噫抱劉琨勸進之忠乏諸葛三分之運蓋前明之遺獻而
本朝之逸民其爲學旁搜遠紹浩瀚閎究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稱之曰周子以後一人而已天下學士宗之曰孟子以後一人而已其不以泰山巖巖之氣象似之與而命世亞聖之才亦庶幾有近之者與先生著述淵博諸經稗疏已著錄　四庫湘鄉曾文正公既平粵寇延局金陵刊行船山遺書經史子集搜輯畧備獨王氏守遺經書屋所雕之四書訓義尚闕此書板燬兵火傳本無多學者慊焉閒與同志誦習慨焉有懷乃僭敘簡端曰於戲四書者七十子之所傳蓋百王之準的六藝之繩尺漢唐以來說者毋慮數十家惟朱子集注集諸儒之大成布列黌宮未之或能易也嘗試論之集注發四子之微言大義并其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使學者得入其門焉船山訓義發紫陽之微言大義并其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使學者得入其門焉自有講義以來未之或能先也至於考訂六書

是正文字古義爛然復歸爾雅爲近世專家之學在先生又屬緒餘先生四書稗疏讀四書大全說鉤沈砭謬正旣灌無灌地之禮明誄曰非哀死之辭劉切方正之分損益三統之辨諒陰無信默之訓溝瀆卽句瀆之邱凡若此類不可枚數近世通人不謀而合至於訓義專以集注爲宗稗疏讀大全諸說半不羼入蓋其慎也若心所獨契確然質百世而無疑者則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究知耆賢是以不阿所玫功臣諍友蓋兼之矣豈如妄庸鉅子變更故訓專抵前哲之鋒務成一家之言者乎其用心之公私大小譬之黑白焉可誣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先生之志業卽朱子之志業而四子之志業亦由是可鑽仰而竭吾才苟非從事於博文約禮与有聞焉固未易爲獵華吐實者言也人熙末學膚受以蠡測海粗述梗概授之同學以爲世之君子亦將有不釋於斯者也光緒強圉大淵獻孟陬元日後學瀏陽劉人熙謹敘

四書訓義目録

卷一　船山遺書一百一十

大學

卷二上　船山遺書一百十一

中庸一

卷二中　船山遺書一百十二

中庸二

卷二下　船山遺書一百十三

中庸三

卷三　船山遺書一百十四

論語一學而

卷四　船山遺書一百十五

論語二爲政

卷五　船山遺書一百十六

論語三八佾

卷六　船山遺書一百十七

論語四里仁

卷七　船山遺書一百十八

論語五公治長

卷八　船山遺書一百十九

論語六雝也

卷九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

論語七述而
卷十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一
論語八泰伯
卷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二
論語九子罕
卷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三
論語十鄉黨
卷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四
論語十一先進
卷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五
論語十二顏淵

卷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六
論語十三子路
卷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七
論語十四憲問
卷十七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八
論語十五衛靈公
卷十八　船山遺書一百二十九
論語十六季氏
卷十九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
論語十七陽貨
卷二十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一
論語十八微子
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二
論語十九子張
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三
論語二十堯曰
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四
孟子一梁惠王上
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五
孟子二梁惠王下
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六
孟子三公孫丑上

卷二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七
孟子四公孫丑下
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八
孟子五滕文公上
卷二十八　船山遺書一百三十九
孟子六滕文公下
卷二十九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
孟子七離婁上
卷三十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一
孟子八離婁下
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二

孟子九萬章上
卷三十二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三
孟子十萬章下
卷三十三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四
孟子十一告子上
卷三十四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五
孟子十二告子下
卷三十五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六
孟子十三盡心上
卷三十六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七
孟子十四盡心下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
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
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
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
熹序

大學卷一　　四書訓義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
可見古人爲學次弟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
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弟寫从竹俗譌差本作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明本作朙德本作悳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
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
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私當作厶私禾名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古通用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嚮
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
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兩當作㒳再也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脩當作修脩脯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脩當作修與上同）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亂當作𤔔不治也亂治也厚本作𠪋从今亦宜寫作厚）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兩當作㒳）

訓義古者大學之法所以立教者備矣而夫子取其旨趣而著明之使學者知所以入德也謂夫大學者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業者也乃不得其要歸之所在則無以知其詳而有其要也不詧其次序之所循則無以知其博而該以約也故從其要歸而言之則不可不知其道之所在矣其以外觀於事物內盡其修能將以何爲也蓋以明明德也人之所得於天者德也而其虛而無欲靈而通理有爾而不昧者則明德也但

形氣累之物欲蔽之而或致失其本明大學之道則所以復吾性具知之理以曉然於善而遠於惡而勿使有所累有所蔽也其以內求於吾身外盡乎物理將以何爲也蓋以新民也人之受吾治者民也而其望吾之恩待吾之教從吾之致尙者皆我所宜與以新之民也但治之失宜教之無本則相習於染汙大學之道則所以推斯民觀化之原革其非心而生其善氣而教日隆治日美也乃其明德之學無一理之不求明無一念之不求審無一事之不求當其新民之學責之己者必備用其情者必正立之教者必順將以何爲也哉蓋以止於至善也蓋德之明民之新善也而德之明必全乎性之

善民之新必底於化之成明新合一而極乎內聖外王之理者則至善也苟限於小善迄於異教而致悖其全體大學之道則所以該吾善必盡之功全於在躬而徧於天下勿使有所限有所迄也知斯三者為大學之綱領則凡從事於學者誠不容不勉盡其所為者矣　乃德之不容不明民之不容不新固學者之所必從事矣然當為學之始方在未明而求明未能新而求所以新之時則抑且漸進而學之而何以必求夫至善而止焉將無示學者以所難也哉夫至善誠未易止也吾亦非謂學焉而卽能得所止也然而不可不知有至善而思止之也蓋始之所求者小成之美則終不知至善之當

止而終身無可成之德業矣今且使學者知明德新民之必止乎至善而後可謂之明可謂之新則所以內治其為學之志者必無所旁分於一曲之理異耑之教而志向定於明新之大者矣則知止而后有定也夫既定矣則當未有事之時堅守吾道而不旁分卽當有所感之際外誘相嘗而自不妄動則定而后能靜也夫既靜矣則事物不足以動我之情志而一於善之至卽或事物之危疑而自守其至善之止靜而后能安也夫惟不能安而外境之順逆衝之則意且以疑而昏苟能安矣無所處而不知至善之不可離則心志澄而條理出不能慮乎夫唯不能慮而善中之變化違之則理以未詳

而失苟能慮矣擇乎善而得其必至之理於己則至道備而至德凝然後可以得所止矣然則始之必欲知止者所以預正其得止之趨嚮而無本之學不全之理不足以惑之而後之能得者乃能得其所知之止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豈於方學之日早與以難幾之理而疑於非可驟圖也乎　由此言之則既與大學之道相近而不相背者可知矣夫待我之修待我之治者皆物也而吾修之治之之方皆事也天下之物有其本則必生其末而凡其末皆依其本則所新者民也所以新民者吾之德也德明而後教之本立治之理得本末昭然矣凡人之事於其始必念其終及其終皆如其始則所

學者德之無不明民之無不新也而所以能至於明新之極者知至善之必至於是而不可遷也知止而後規模以立學術以審終始相因矣夫末生於本則先立其本而後末可通焉始必念其終則先正其始而後可大其終焉學者先後之序可知矣其有能知所先後者乎不以明德之功為約新民之功為博而疑學問之不可以成事功不以能得之效有待知止之功已迫而疑小之可進而求大德則其於學也為之有序而立之有基其於大學之道不致相遠而無難知難行矣　夫既知大學之道之所在則規之也大而務之也專所謂詳而有要者要歸不迷矣而三者之事相因而成則其條目

之次序又有可言者大學之道以教天下之學者而古之人先已學焉而備其道矣古之人知明德爲新民之本則明明德而德自徧及於天下天下皆有其明德而吾必以吾之明德明之也明明德於天下而後善無不至焉古之人所立志以盡道誠有嘫者顧天下大矣分之爲九州建之爲萬國使之嚮化維新而得其均平之理亦有道矣而王者畿內之千里則王者所自治也一國之財所以理卽天下之財所以理也一國之人所以用卽天下之人所以用也修君德以正一國之政惡天下無異道焉先治其國而後建諸侯一道同風之事可相因而行焉乃欲治其國而國之人安其政必先順其

教國大而未易教也則古之人以家爲國之本矣教立則一家之中親疏賢愚皆整齊以從吾之匡正而后教可達於國也則政亦可行於國也乃欲齊其家而家之人率其教必得其情家人各有其情而惟吾之情是視也則古之人以身爲家之本矣情正則吾身所行厚薄喜怒皆中節以盡道之當嘫而後情可定於家也則教亦可成於家也夫自天下而國自國而家自家而身其本末昭嘫唯先其本以治其末則本得而末自理此明德新民自嘫之先後而古人知之審矣若夫修身者修其言使無過言焉修其行使無過行焉修其動使無過動焉蕞貿之躬者備矣而古之欲修身者則以爲及其發而制之有不勝制者矣吾立身之始有爲身之主者心也當物之未感身之未應而執持吾志使一守其正而不隨情感以迷則所以修身之理立之有素矣乃心素定者也而心與物感之始念忽以興則意是也靜而不失其正動而或生其妄則妄之已成而心亦隨之以邪矣古之欲正其心者必先於動意有爲之幾皆誠於善而無一念之不善奪其本心焉乃意者忽發者也而意所未發之始幾可素審則知是已發而乍欲其善豫未有以知其不善則著之不明而意亦惑於所從出矣古之欲誠其意者必先於善惡可知之理力致其辨而無一理之不明引意以妄焉夫致知則意知所誠心知

所正身知所修矣此大學始事之急圖也而古人之致知非虛守此靈明之體而求白也非一任吾聰明之發而自信也以爲凡吾之理皆一因乎萬物固嘫之理則物物有當嘫之則凡天下之物接於吾身者皆可求其得失順逆之則以寓吾善惡邪正之幾故有象可見有形可據有原委始終之可攷無不盡吾心以求格則詩書禮樂之教人官物曲之事皆必督焉而大學之爲學於斯爲極矣此學之始事必於格物也詳畧大小精粗得失無不曲盡故足以爲身心意知之益而通乎天下國家之理始終之次序安可忽哉　夫自身而心而意而知以極乎物莫不極致其功而知格物之爲大始則

詳於求格者知至善之必於此而備也於是而格之功已實則物可得而格矣物之既格吾之所以處夫萬物者皆一因於理而如是則善不如是則不善知無不至矣知之既至吾之所以擇乎善惡者皆明辨其幾而無疑於善無疑於不善意無不誠矣意之既誠吾之所以動乎幾微者皆一如其志而純一於善不撓於不善心無不正矣心之既正吾之所以發爲行動言者皆根心以行而爲之有本持之有主身無不修矣夫自格物以至於修身內外交盡而初終一致非明德之至善者乎而必有其始乃有其終其先後不可誣矣由是其修身之功備而身無不修焉則好惡正而情通於家教乃可

行而家齊矣齊家之道得而家無不齊焉則仁讓興而化行於國政乃可舉而國治矣治國之法立而國無不治則政教隆而理達於天下化乃可廣而天下平矣自家而國而天下爲之有本而推之自通明德廣乎而化行俗美豈非新民之至善者乎而必有其本乃有其末其先後益不可紊矣故古之大人於格致不厭其詳焉於誠正不畏其嚴焉施之於天下國家者皆以吾格致誠正之修得其理而順膺之其爲學之功有如此　而以其要言之則格致誠正所以修身也齊治平則修身以齊之治之平之也是故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其教同也其學同也則其本同也

修身而已矣蓋求詳於格致者知明新之理大無不備而小無可畧故求詳於始而以修身爲成德之終推及於天下者則本明德以新民之道化以之行而道以之廣故急圖其本而惟修身爲力學之先藉其不然本末無序而急求之天下國家則不修之身高居萬民之上而徒施其政教其本亂矣乃欲末之治也否矣夫家較國與天下而近者所當厚者也必盡吾情理以齊之者也薄於其家而唯吾之好惡是徇焉乃欲施於國天下與我疏遠者而厚致其治教之宜則未之有也國與天下且不能不待於家而況身爲萬事之本乎則古人明明德於天下其次序之必循有如此者故大學之教有

要歸焉極乎詳而有要也有次序焉極乎博以反約也於方學之日已取天下國家之理而修之於淵默必致格致誠正之功而密用其涵養有志於大人之學者其尚循此道以自勉乎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次序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更俗寫作更非　考當作攷）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實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接當作接　脈本作脈　熟當作孰）

康誥曰克明德明本字从囧作朙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如泰諟音與是同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訓義曾子釋聖經之意以爲經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夫學之始事審物理而不厭其博學之全功及天下而不吝其施則何以首言明德乎乃學至於聖人之學而無以加矣道至於帝王之道而抑無以加矣乃吾博攷之書而無不嘫者在昔武王之誥康叔而述文王之德曰克明德言德則明在其中矣言克明則明之之功著矣是文王於己所凝承之心德私蔽太盡而純一於天理之昭著者也伊尹之告大甲而述成湯之德曰顧諟天之明命言天之明命則所受於天以有其明德者矣言顧諟則念茲在茲而致其明之之事矣是成湯於天所錫予之靈覺時勤內省而瑩治其本體之光輝者也史臣贊帝堯之德曰克明峻德言峻德則德之極於高明而超出乎物欲之表者也言克明則明之極乎光潔而以成其巍煥之章者矣是帝堯於心所獨尊之至理大爲昭宣而益顯其所性之功能者也以今論之三聖之道可想而吾人學聖之功亦可知矣夫聖人之德至矣其德之及天下而立帝王之隆治亦至矣雖以天授之美而不無學聖之功其修之也密其行之也至其用之也大嘫而所以爲衆善之本者唯於吾心所秉之明德還自明焉古今無異道安勉無異功則學者之於身聖亦不可有殊修明矣故經云在明明德誠大人之學所奉爲本務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从羊本音已力切正訓自急敕也與从艸之苟別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太惡如沐浴其身以太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洗當作洒去正作厷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訓義經言大學之道繼明德而曰在新民夫革民之舊染而使之維新此王者出政敷治之所爲而何與於學者之事乃民不能新非率之以新未易新也民卽欲新非與之以新不卽新也攷於商周之大人而知之矣湯承夏俗之惡而新有商之民者也其銘盤之言有曰夫人無日而不思濯其身亦無日而不思濯其心乎因積怠之餘而念肯此之不可不改也苟於一日焉知所未知行所未行而勉其始新之力則此日之身心已別矣

乃苟日新焉而不容自已焉其繼也承方新之氣而知繼此之愈有其修也嗣是而日日焉已知而更有所知已行而更有所行而承以常新之功則日日之進修益盛矣乃日日新焉而猶恐其衰也雖功力之相接而念終事之不可不勤也嗣是而又日焉知之盡而覺更有其可知行之極而覺更有其當行而不異乎方新之始則無日而志氣或竭矣庶幾乎洒心如滌其身也可以昭示臣民而作之則乎夫湯未言及新民也嘫君德之新皆其被乎天下者此新民之本與而因君德之新推以施之政教而新民者則文王之事可徵也文王際商之薉習而新六州之民者也康誥之稱之曰我周之民

何自而新哉惟文王以道岸先登之德起閨門雝肅之化於是而民之嚮化者且有革舊俗以自新之情文王撫而褒之於其未能丕變者有以生其媿悔之心於其有志興起者有以獎其嚮往之氣使之歡欣奮勵而舊染日忘流風漸美焉則民之新皆文王有以作之也唯其嘫而一代之風俗以正則一代之王業以成故民之咸新而天亦爲之膺矣故文王之詩曰周自后稷以來建邦啟土其積功絫仁以立國固已舊矣而至於文王以其日新之聖德遂易天下之風俗不但於商俗舊染之汚洒滌無餘且於先世之流風益加興起故上天鑒觀改商之命而作斯民之父母我周之新統實自文王

成之也夫文王新其民而有以格乎天故文王之起能正八百季之人心風俗而爲三王之最盛嘫則新民豈易言哉自立教之本言之則湯之自新所以爲新民之原未有上不躬行而下能效者也自敷陳之道言之則文之作新遂致於新命之盛未有教化不起而王道能興者也夫立教有本而敷教有道則後之君子有事於大人之學者必於此而加懋焉可知已是故君子知民之治必原於己也治民之至可通於天命也以天下人心善惡之幾責之於己之心德其不容苟有一德之善而遽望之民矣以國運興廢之原愼之於民之順逆其不容姑聽百姓之爲而遂寬於己明矣故自新之至必

如成湯之典日無窮者而後敎可成新民之至必如文
王之鼓舞不倦而後帝可配使非大人之學密於修己
而密於治人亦何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乎故經
言在新民誠哉其言之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畿巨衣切
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
所當止之處也居當作尻居與踞同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
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突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
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
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
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所止而無疑矣微當作散蘊當作薀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菉詩作綠當依此文作菉竹音竺或作薄萹琙也喧說文作愃況晚切諠當依詩作諼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錐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旣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
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
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
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

美之也察當作詧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音鳴戲音呼前當作肯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肯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
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肯王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
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突長
當飄玩之兩當作兩淡當作突熟當作飄
訓義經言明德新民而又曰在止於至善何也蓋一念
之悟亦以爲自見其心而全體不備則道不可大小康
之治亦以爲能變其俗而大用不行則化不可久故至

善者古今聖賢之所必止則亦學道者之所當止也夫理之必至於是而不可遷者天下之事亦有然者元鳥之詩曰天子所都邦畿之地爲方千里王者政教號令之所先及亦惟民之所依止者四方之會同於此而後集是必至於是之義也畿內之百姓於此而安尻是不遷之義也然則人之欲安其身者必處乎極盛之地而況君子之所以安其心乎抑天下之物亦有然者緡蠻之詩曰緡蠻而鳴之黃鳥其棲止也必於丘隅高岑茂蔚之地以爲矰繳之不加鷙鳥之不便而可以遠害也夫子讀之而有感曰夫黃鳥於其止也且知其所當止之地而後止未至也而求其必至已至也而要不他徙

鳥之智且然而人亦有其必至而不可妄動者乃曾不知擇而不如鳥乎自夫子之言觀之擇之於先而後安之於後則學者之宜知所止不愈明乎此其道唯聖人爲能極盡其德以得其所知之理則詩言文王者是也詩云穆穆乎盛德深遠之文王於戲其天授之光明無所蔽而且能相續以益明也存之於中則載之以小心持之以靜志而無不敬也故於其善之所當止者皆極乎其自然之則而無所歉焉則信哉其安於止乎夫文王以其常明之德尻敬之心而克安其止者於何見之卽於其盡道以應乎人倫物理者見之惟其所止之皆至善也故撫六州之衆則以君道臨之君以仁爲止也

而文王恩有可施無不盡者恤如煢之民如赤子止於仁矣安侯服之舊則以臣道承之臣以敬爲止也而文王飭有必靖無不順者奉播虐之主如聖明止於敬矣修世子之禮則以子道將之寢門之飭世德之求凡子之所以孝其親者至文王而莫尙矣止於孝矣育則百之男則以父道撫之恩勤之管燕翼之長凡父之所以慈其子者至文王而不易矣止於慈矣其於國之臣民有所建置有所期會則以交道結之始之以實心而終之以實政則交之道以信爲止者文王必盡而勿爽也止於信矣此詩之以止贊文王之德爲至極而不可加也夫盡其仁敬孝慈信之德則所性之美已備而明德

之善至矣爭於君臣父子國人之閒而立敎之本已行則新民之善至矣是聖人修身治人之極則也而文王何以能安所止哉則必有其作聖之功能而學者欲得文王之止必知夫明德之極功如詩之詠君子者而後可也必知夫新民之極致如詩之詠前王者而後可也詩之詠君子者有云瞻彼淇水之澳菉竹則猗猗乎其盛矣令人觀之而不猒也於乎而動我不忘乎君子之情焉夫君子質全而文著有斐哉其君子乎吾見其如切如磋矣治骨角者切之而精磋之而益精也而君子之用功以求精詳而不避有如此者吾見其如琢如磨矣治玉石者琢之而密磨之而益密而君子之致力以

求密敬而必警有如此者吾見其瑟兮僩兮矣既嚴密而不疏有瑟者幾焉又武毅而不懈抑何其有僩然之意也吾見其赫兮喧兮矣既宣著而人共見之有赫之象焉抑盛大而遠亦聞之抑何其有喧然之美也夫君子之有斐如此則乍見而生人敬恋者愈久而愈繫人思慕葢終不可諠兮矣是詩也國人以稱衛武公之德則以武公耄而致學以治其身心者無所不至而繹思其意可以知學者明德之止焉夫明德之事始於格物致知而詩之言如切如磋者則以道君子之學講習其文討論其義悉通於物理如治骨角者之太粗以求精其功不已也明德之事要在誠意而詩言如琢如磨者

則以道君子之自修省警善惡之幾克治虛妄之念必純乎眞實如治玉石之致密而不疏其功已愼也明德之事以正心爲修身之主而詩之言瑟兮僩兮者則以道君子之凥心持之嚴而後守之固故內有其恂慄必爲瑟爲僩而後心常存也明德之事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詩之言赫兮喧兮者則以道君子之立身莊肅可畏而從容可象故外而發爲威儀必爲赫爲喧而後身無忒也夫明德之功極乎學修內外而交盡德斯盛矣其德之盛者則惟知至善而必止故詩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以道此善無不至而成乎德無不盛乃以使人敬而恋之思而慕之而終不能忘也此非止

乎明德之至善者之軌則哉學者而能修此則仁敬孝慈信之道自備而文王之安止者可幾矣詩之咏前王者有云於戲前王之德及乎人者近而子孫遠而天下貴而爲之臣賤而爲之民皆被其恩奉其教至於今而未能忘也是詩也嗣王以稱文武之德而告諸侯則以文武以其盛德成其大業開一代之治而垂之無窮者無所不極而進攷其實則以知大學新民之止焉夫新民之事本諸致惡之平而後能得天下之情盡乎事物之理而後能建無窮之治故詩之言不忘者其子孫臣庶之不忘也前王立教於明備而無過則後世之君子因其道而得賢焉前王之所以賢者非一端之教也前

王推恩以合族而不遺則後世之君子繼其緒而相親焉前王之所以親之者非一世之恩也詩言不忘者其黎民之不忘也前王撥亂以反治武功訖而文教興則後世之小人盲成平之樂皆前王有以乂安之而使樂也前王制產以養民財以㪚而民聚則後世之小人蒙生聚之利皆前王有以經理之而使利也其賢焉其親焉其樂焉其利焉皆前王備盡其道以使後世之君子小人受其恩澤而百世常新之則民固不能忘而詩之咏不忘者非虛矣此非止乎新民至善之軌則乎哉而學者能知此則必君臣父子國人之交盡其理而文王之安止抑可幾矣夫明德新民各有至善而必至於是

而不遷乃能合道之全體而非特一念之明悟盡道之大用而無取小康之塗飾故經言止至善誠學者之所必知而求得其得者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訓義 經言物有本末以明德爲本以新民爲末而本末

一貫由本而生末者也夫修己有修己之事而未遑及於治人治人有治人之事而不僅修之於己則何言立本於明德而新民之即在是乎則嘗徵之夫子之言矣子曰言治術者以聽訟爲難謂審其曲直而施之斷可以服民而革其非自我息之苟秉公直之心行明督之術可以聽矣吾雖不敏亦猶人也非難能也必也化民於和平正直之道而無訟然後風俗美而王道可行乃無訟正未易言也不望之民而責之上不恃乎教而必善其感上有以使之而後民可安於無爭之守也乃今自夫子之言思之何以能無訟乎蓋人各以其情實而相與則訟不生矣而偶因一事之忤一念之爭遂不顧情之有無而曲爲之辭辭則可以百出變而不窮者也引之愈長而辭不可盡則訟乃以不止必使無情者有辭而不得盡則辭既窮而情之有無不待辨而自爲屈伸斯無訟矣而無情者既可有辭矣何以不得盡也則所謂使無訟也訟者情雖無而有志偶有所動則辭因之以生故欲止民之爭耑必先服其妄志志欲起而有所畏焉則欲言之而神以懾辭不得盡矣乃以刑法威之不畏也即以明斷折之雖畏而畏亦不大也其惟大畏民志乎上之人以其在躬之清明端致惡而奉明旦則民雖愚而戴主德之無私赫赫明明自震動之於無言之表而後志不敢妄動辭不敢虛陳而無訟矣唯如

此也則志民之志也而畏之者上之德也無訟者民之新也而使無訟者德之明也不然但求之民而思革其惡俗則必從事於聽訟將以新民而民愈不得新矣故夫子之言知本之言也知本之爲先務而末之所自生也然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不信然哉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

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葢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豁呼括切然當作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如惡字讀去聲如好字本作𤚷音戶耶切謙呼報切謙當作慊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𤚷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𤆀其實與不實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脩當作修然當作𤆀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於檢切㐀音於輒切然當作𤆀

閒居獨處也厭𤆀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𤆀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居當作尻沮當作沮陰當作霒陽當作昜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昔泮切薄如泮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媿

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𤆀也葢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訓義學者有先致其知之功則是非之辨旣已素審而有欲正其心之念則秉正無邪之志又已豫定可以一於善而無惡矣而經必云誠其意則何也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乃明德之要善惡之樞不可不審也夫人雖已於善之所以善惡之所以惡善之疑於惡惡之疑於善知之明矣而素所尻之心又固欲其以善爲正也乃忽發一意焉或觸於物而動或無所感而與其念善也而爲之也難其念不善也而爲之也利於是此一意者任其擇於難易利害之閒而爲善不力爲不善遂決則

將前此所知之理素所欲正之心欺而奪之使不得行而遠於善就於不善是自欺其心知也故誠其意者使意皆出於不妄而心爲實心知爲實知意亦爲誠實之意而後爲善去惡之幾決矣夫毋自欺者如何其惡惡也如惡惡臭惡臭至前而卽惡之無有能蔽之者而勇於求去不自以未去爲去焉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好色在前而卽好之無有能奪之者而決於求得不自以未得爲得焉葢惟如此則所知者意必於此而發所志者意必不與相違則自知之自欲之而還自遂之此之謂自快足其心而非於心知之外有妄動之意者也故君子知夫意發而自欺則所知者爲虛而心不能自保意

行而自謙則所知者不昧而心亦得以永安乃此或爲自欺或爲自謙則人所不及知己獨知者也君子於此必愼之焉其自欺也則必究其所以欺之故而急止其妄興之念其未自慊也則必求其慊之實而暢遂其嚮往之心如是則爲善有力去惡能斷而意之所發無非眞實无妄之幾也誠其意者誠此而已矣夫一意之生未必卽行之也雖曰自欺未必遂使其知善知惡之良知而遽迷也未必其於或正或邪之辨使其心盡失其初也則偶然一念之妄亦無能大累乎而非也則益觀之小人乎小人閒居爲不善非但意而已而亦始於意而成於爲也旣已爲之遂極乎理之所不可情之所不

堪而爲之矣無所不至也雖然彼小人豈遂昏然不知有善不善之分哉及其見君子而後消沮閉藏之心見矣則揜蓋其不善而勢勉文飾以著其善夫猶知有君子猶知有不善之當揜善之當著是小人之知未嘗泯而心未嘗亾也然而人之視已也則知其不善在而特揜之也其善乃所著而非眞也其念之所起念之所成無不知者如見其肺肝然至於此而雖有畏憚君子之天良知不善而揜知善而著之明覺而善遂不可著惡慾不可揜則何益乎觀於小人之如此則所謂誠有於中必形見於外者信矣一念之發雖出偶然而善惡之幾遂分析爲兩途而不可泯故君子雖知之明志之定

而必於所知者謹愼其幾以戒欺而求慊無使發見之後雖欲媿悔而無如此念之已形也曾子常言之矣曾子曰夫人一念之發人不及知唯己知之而豈人之果不及知哉始而知者獨也已而必形者衆所共曉也葢十目而視之見其念之所自生見其事之所自起矣十手而指之摘其念所自生而議之摘其事所自起而論之矣則此念也其善惡之介得失之機此心存亾此理明昧之嬰也其至嚴而無所假借乎自小人之揜著與君子之愼所必嚴者觀之則誠意之功亦可知已夫惟意不誠則指視交加揜著無益如其誠也而豈無見美於身心乎獨知之地必自慊焉則爲善之實有得於心

而爲德矣夫德則必形者也人而富也不必其崇尚華
美而居室自然修飾潤其屋矣則有德者但自慊其獨
知豈求形於外哉而身自有餘榮焉以心則廣也無所
局促而廓然遠大也以體則胖也無所危疑而泰然順
適也於是而正者可得而正矣修者可得而修矣無所
患而不適則一於正者有餘美無所居而不安則致其
修者有全能故君子知意有關於身心如此其切而既
已知之猶必誠之苟欲正焉必先誠焉使天理流行充
足於物感情生之際斯以爲善惡之樞明德之要而聖
經之所尤重者與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

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
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
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
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
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基本作丌考當作攷亂當作𤔔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切懥同懫陟利切好本作玫呼報切樂五教切憂本作𢝊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
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
失其正矣察當作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食作食俗文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脩當作修

訓義 經言修身先正其心夫心之退藏於密而身之應
感無窮則何以明其相因之理哉夫經所謂修身在正
其心者以心居靜而制動爲身之主而身之用皆自此
而起也今且無言正與修合一之功而言身與心關通
之故則試就心之不正者而言之乎夫心之不正雖無
理以爲之宰制也乃情之未生則正不正不可得而知
待乎情之已起則無主之心必因情而流矣是故忿怒

懥恨臨危而恐患危而懼見可喜而玫見所樂爲而樂
有所患而未得則憂不可得而且失則患此八者亦大
人之所不能無也而心苟得其正則皆如其當然之則
而無流於一偏激爲大過之病若其心無定理守其正
以待事物之至以爲之準於是而有所忿懥則偏於忮
刻而不得其正矣有所恐懼則偏於畏葸而不得其正
矣有所玫樂則偏於嗜戀而不得其正矣有所憂患則
偏於疑慮而不得其正矣此惟無至正之則以守此心
而不妄動則還爲心累始於偏而終成乎邪於斯時也
其心將何如哉而其身又將何如哉隨情以流則心失
其居而若去矣因感以迷則心竝失其靈而若亡矣故

凡身之膺物事雖不可廢而心已不在焉目非無視也而心不在形不能見矣耳非無聽也而心不在聲不能聞矣口非不食也而心不在味不能知矣則身之用盡廢而昏昏然有形體而無用此豈目之不明耳之不聰口之不知擇哉心失而身之精爽不靈也由此言之心與身之相膺最速而相合無閒也明矣形且不見聲且不聞味且不知乃欲其言無過言行無過行動無過動其可得乎此以知心爲身之主而正乃修之原也故經謂修其身而耳目口體無非禮之爲者在正其心必喜怒哀樂有必中之節也修身爲本而心尤其原也豈不信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此以下竝以舊文爲正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詧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脩當作修辟讀爲僻敖與傲同五到切好當作致賤惡惡而竝去聲鮮當作尟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嚮而不加詧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五變切碩時若切

諺俗語也溺恚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溺本作休愛當作恐本作恚厭當作猒厭笮也合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訓義大學至於修身而明德之功全矣繼此而新民之道起焉則自家而國而天下皆德之所及而自近及遠則首受吾治教者家也夫齊家亦有齊家之事則予以均平之理而施吾肅雝之教豈但身之既修而一聽之家哉乃經所謂齊家在修其身者何也蓋施教而教行必先正吾之致惡以處家人之美惡致惡明而家人皆喻吾之情然後可使家之人革其惡而增其美以成吾教也是致惡者吾身之大用方且欲通於天下而不審之於一家乎乃人唯以不修之身任情而動則致惡因之不正而流於邪僻故凡人之僻者非一耑也竝相聯而親之意相得而恚之威可憚而畏之分可尊而敬之卑者狎而賤之不肖者怒而惡之亦喪則哀之孤弱則矜之可以自尊則傲以臨之可無爲禮而惰以待之此數者皆吾身致惡之情所必出而施之家人者也乃不能反之於身節其大過文其不及則任情之所之而辟矣任其親恚而僻於邪昵焉任其賤惡而辟爲已甚之威焉任其哀矜而辟爲逾分之恩焉任其傲惰而辟爲驕慢之度焉凡此皆非但處家之失而吾心先自失其

和平中正之則也一至於僻而致惡不可問矣其親愛
畏敬哀矜也則雖有惡焉不知也其賤惡傲惰也則雖
有美焉不知也故凡天下之能修其身者幾人也則致
惡節而美惡明者不亦尠乎是身之不修而以之行於
家皆失其當矣故諺有之曰子之惡亦易知也而溺愛
者爲其所惑莫能知也苗之碩亦可見也而貪得者求
之無已莫能知也夫齊其家者必審賢愚之辨而後裁
成之道得必知多寡之數而後損益之用宜今既不知
而增長其邪戾相習於貪欲其家之不齊明矣此之謂
於身無秉理正情之德則溢量之喜怒必施之於家而
一家無所取正因以範不立而教不行不可以齊其家

豈不信夫故修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家者近取之身
遠取之天下皆於此而觀化者也身不修而家之不齊
則無以推行於遠亦可以知修身之爲本矣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
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彊爲在識其端而
推廣之耳 彊本作勥俗作強非端當作耑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
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
之有也 㬥作暴者俗文不成字好當作玫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
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
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 夭當作枖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
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
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法本作瀍今省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曹本作𣍘鳲本作尸差本作𢀩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突長最宜潛玩

訓義治國之事有政焉有教焉而自國而天下則所推行者政也自家而國則所致一者教也蓋家之與國政則有大小公私之殊而教則一也故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於其所以教家教國者而知之矣夫家國不同而齊之治之者同此身也同此修身以齊治之也其所以教家國者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故修身者以同嘫之心同嘫之理而修之則家之人國之人誰無此心誰無此理而有不效焉者乎若身不修則此心此理先已喪矣家之人知其致惡之不正雖教之不從而不可教則使其修庠序學校之教飲射讀法之典以教國之人而國人能順其教者必無之矣故君子原本其身克愼其修本固有之心盡當嘫之理不待出家以敷教於國而一國之人心風化已成一矩則而可推行矣夫其不出家而成教者則孝弟慈是已君子之身盡孝以事親而家之人皆知孝焉則國之臣民所以竭其忠盡其職而事君者理在是已尊之親之其道同也君子之身盡弟以事兄而家之人皆知弟焉則國之卑幼所以尊耆秊奉上吏而事長者理在是已敬之順之其道同也君子之身盡慈以恤幼而家之人皆知慈焉則國之長吏所以撫民之勞勤民之事而使衆者理在是已教之養之其道同也是道也康誥之言慈以使衆者可證矣武王誥康叔以康乂其民之意曰保民者長養而安全之其必如慈母之保赤子而後民得以遂其生也夫保赤子之道何以推之民哉蓋赤子無言而自有其保之之理斯理也惟母之心能悉知之也苟母之心誠能以其理而求之則寒喦飢飽之節雖有不中焉亦不至大相乖遠矣是理也不學而能知者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但率此心之同嘫識其發見之耑而推之耳故保民者民雖不能自言其情而但以慈心循其耑而推求之則民之情必不相遠理在心而不在事無待於學而但求其心則恤幼與使衆不同而慈之爲理因乎固有之心者則同也慈所以使衆無異心斯無異理則事君事長可知而立教之本豈求之於國乎君子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信嘫哉夫成教而教卽成矣孝弟慈之德雖有三者而致其孝弟慈者唯此不忍之心仁而已矣唯此不爭之心讓而已矣誠使君子之身仁也讓也因以動一家固有之天良皆孝焉皆弟焉皆慈焉而一家之

中長幼尊卑交相恣而仁也則一國之中上下交相恣而無不興起於仁也一家之中長幼尊卑交相敬而讓也則一國之中上下交相敬而無不興起於讓也如其一人貪焉而不讓戾焉而不仁而一家相化惟利是競惟怨是圖而爲之下者亦胥効焉則攘奪篡弑之事生而亂作矣此非上之教以亂也且未嘗不思下之仁讓而冀以止亂也則興仁興讓者亦非徒上之教以興也動於此而至於彼自然感應不爽者機也一人之心機之所自操一家之理機之所自發而一國之勢機之所必至不疾而速如此矣此其爲機也握之小而成之大發之隱而行之顯所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也言非有

所加損於事而事之理在焉故不善之謀害發而不可止一人非可偏教於國而國之理在焉故主術一定風行而無所違蓋定之者以身帥之也而國之定也則惟君身之是從也昔者堯舜惟其身之仁也而允萬民之上以昭示乎四方則帥天下以仁矣其民因從之而仁焉雖德不如堯舜之敦而雝和成俗矣桀紂惟其身之暴也而尸天子之位以播惡於九有則帥天下以暴矣其民因從之而暴焉雖威不如桀紂之肆虐而寇攘日興矣民之所從因於上之所帥故堯舜雖令以仁桀紂雖令以暴而非令之能行也如使其所令者仁而其所敢者暴則民知虛文之徒相責而人君之所重者不

在乎此則豈有從其令者乎是故君子知民之從敢不從令也民愚而不知爲善固未嘗不設科教以求之矣然必善之有諸己而後求之焉民頑而不知去惡固未嘗不置刑罰以非之矣然必惡之無諸己而後非之焉蓋推己之善以及之人如己敢善惡惡之心以施之人所謂恕也吾身先盡其理以爲可推者恕之藏也心同此理人同此心躬行有象而人喻之矣若躬行無可推之藏而徒求之非之使人喻吾所令以爲善去惡者未之有也由此言之家與國異矣齊與治亦各有道矣而喻之者同此理也帥之者同此身也定之者同此機也興之者同此心也以吾孝弟慈之身教之一家而仁讓

成教之一國而事君事長使眾之道在故治國在齊其家統之乎身而爲立教之本也　則詩徵之詩而知之矣桃夭之詩文王之所以化行南國也其詩云桃之夭夭而枝榦少好也其葉蓁蓁然盛矣是有美及時之象也於斯時也之子于歸而淑慎之德與其家之人而相宜矣夫南國之化不但家而已也惟宜其家人而後以教國之人肅穆而和平者可行也宜其家人亦惟盡吾仁讓以宜之而已矣蓼蕭之詩天子所以祝元侯也其詩云尙其宜爾兄而克恭焉尙其宜爾弟而克友焉夫元侯之治不但一家而已也惟宜兄宜弟而後以教國之人親睦而禮讓者可行也宜兄宜弟亦修吾仁讓以

宜之而已矣鳲鳩之詩曹人患君子以正國也其詩云淑人而在君子之位其身之儀範無有差忒卽以此儀正四方之國而皆正矣夫君子欲正四國而惟在自慎其儀所謂儀者人之可以爲法者也其爲父焉而慈可爲一家之法其爲子焉而孝可爲一家之法其爲兄弟焉而弟可爲一家之法而后四國之民相與感其仁讓之美莫不法之以正矣夫三詩者或言家或言國而家之宜卽爲國之教國之法必視其家之法所謂治國在齊家不益信乎然則厚於家而后國之風俗不薄本諸身而家國相因以治經文之旨益著明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切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去聲前本作歬前卽代字之別音翦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后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要本作[illegible]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本作[illegible]惡並去聲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僇當作戮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儀詩作宜峻詩作駿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

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兩當作兩）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鬥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葢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

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散當作㪚散乃㪚之俗文）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㪚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蒲妹切）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甯反覆之意亦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㤅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書作介斷本作㫁古作𢇍本音段今俗讀如鍛媢音冒疾與嫉通）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屛古字通用愛當作㤅）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今遵鄭退本作退）

若此者知所㤅惡矣而未能盡㤅惡之道葢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好當）

作敢譜當作決遏音代夫音扶
拂逆也敢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敢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私當作厶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凥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切乘本作棄借音食證切察當作簪冰當作仌冰同凝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甯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甯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甯之意切矣

訓義道至於平天下而極矣分九州統萬國而道德莫不一風俗莫不同斯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所以平之者則惟本吾正心誠意之學以慎敢惡而達民之情致知格物之功以審善惡而盡物之理故入大學者必以此爲至善之成焉知此而經言平天下在治其國之理可思矣家與國不同而敎同也國與天下不同而政同也其敎同者立敎之本同也其政同者出治之本同也而政與敎不同而理同也其理同者人心之順逆天理之存亡同也今卽立敎於家而敎成於國者驗之上盡孝以敬養吾老一家皆知孝焉而國之民已動其罔極之思興於孝矣上盡弟以順承吾長一家皆知弟焉而

國之民已動其天顯之念興於弟矣上盡慈以矜恤夫
孤幼一家皆知慈焉而國之民已動其惻怛之忱不倍
亦以棄生矣此非家國一理齊治一心明效哉於是而
知理有同然而可通心有同然而必感也夫心之同然
者其理同也則其情亦同也一國之理通以一心天下
之情獨不可以一心通之邪夫愚氓之私願固不可以
曲殉而萬民之同情則不容以不達故平天下者使人
各得其應得之理而無有不均者也於是而君子治國
之道在矣卽平天下之道在矣物之不齊而各有所應
得者猶矩也君子督乎理而審乎情以各與所應得者此
心之絜度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國可治天下亦

四書訓義卷一　四十二

可平矣夫所謂絜矩之道者何也物之有上下四旁而
欲使之均齊方正則工以矩絜之君子之應天下亦有
然者有位吾上者無禮於我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知
在下者之必不欲也毋以使下而臨之必以禮焉有位
吾下者不忠於我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知在吾上者
之必不欲也毋以事上而奉之必以忠焉乘時而在吾
歬者貽不善以待我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知繼吾後
者之必然而毋留不足以倡先之焉繼起而在吾後者
操異志以毀我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知尻吾歬者之
必然而毋矯歬爲以率從之焉與我竝列勢較便而在
右者奪我以自爲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而知吾之交

於左毋若此而左得以行其志焉位稍遜而在左者持
我之所爲我所惡也則以此絜之而知吾之交於右毋
若此而右得以盡其能焉夫上下異分事使異道歬後
異時先後異用左右異職所交異宜而以此絜彼則理
有必同而所以絜之者唯此一心絜之一國而矩在焉
絜之天下而矩在焉以治以平夫豈有不相因而竝得
者乎然則能絜與不能絜豈非人情得失之樞乎夫絜
之以矩而去所惡矣去所惡則必全所好矣故能絜矩
者能公好惡者也好惡公則民情以得南山有臺之詩
言之矣詩云可樂乎君子也恩民之情而民所戴者也
其於民也如父母焉有生之育之之恩而敬之㤅之不

四書訓義卷一　四十三

㤅矣夫何以言乎爲民之父母也民有所欲得者焉有
所欲用者焉皆其好也君子絜之以心而知其爲民之
公好則心亦欣然而爲民行之有所欲失者焉有所欲
舍者焉皆其惡也君子絜之以心而知其爲民之公惡
則心亦拂然而爲民去之則是民之情喻乎君子而君
子之情唯念夫民此乃可生育其民而民所敬㤅者也
斯謂之民之父母矣夫民以父母戴之而得民之效可
知矣乃能公好惡者唯君子之致愼於心以謹求其理
而去其私者也不愼而私意以行則民情以失節南山
之詩言之矣詩云節然高大彼南山也勢亦崇矣維石
巖巖如將墜焉則亦危矣乃赫赫然尻尊秉權之大師

尹氏不均不平而違民之好惡以行其私民皆疾視其將危則民情亦大可畏乎有國者能無凜撫后虐讎之忠而愼用其好惡乎倘任其私好私惡之一偏而不絜之以同然之心理則天下皆得而僇辱之尹氏之覆轍可鑒也夫民以僇辱加之而失民之害可知矣絜矩而民情以親不絜矩而民情以叛民心之合離而國勢之興亾係焉文王之詩言之矣詩云殷之前王承成湯之緒而有以固結民心未喪失其衆也則處至尊之位而克配上帝之崇高矣及乎紂而師已喪矣則大命亦傾宜爲將來之永鑒矣然則上天簡命至尊而人君承之蓋極難哉夫言配帝而本之於師之不喪及其喪師而

宜爲敗亾之鑒詩之所言可繹也道絜矩而人情得則保有天位而得國焉不愼於絜矩而人情失則大業旋傾而失國焉得失之樞因乎民情斯不可以見心理之同然者爲不可誣乎　夫民情之好惡亦繁矣而以實約之則維財之聚與散也朝廷所用之人君子與小人也人莫不好上之利己而惡其奪己莫不好君子而惡小人斯二者公之於民而好惡得矣乃以財言之有國則有國之用亦安能不取之於民乎然通計財之所自有則固有其本矣自然相生之節次理實有不可紊而道實有所必先故君子所先愼者德而已矣愼之於好惡之原而知夫人心之同然者乃天理之極致知焉而

必盡以審於物理動焉而必善以審夫事幾於是則德成於己而推之及民者無不合於斯民之公好而人咸歸之矣卽此有德而必有人矣不待招徠之也人歸之則新附之疆日廣而固有之土不荒必有土焉不待廣擴之也土既廣則地產之出自豐而惟正之供自足必有財焉不待斂取之也財既足則所入以經常而蓄有餘以待變用之而已不待預計之也由此言之德爲萬化之本原而財乃緒餘之必有圖其本而自可生其末卽欲計其末亦必先培其本而外內之權衡定矣唯其末也則宜置之度外而聽其自有也唯其本也則宜懷之中藏而必求其得也如其不然置德於不講而惟財

是圖是外其本內其末本稿而末無由生乃汲汲然求之無猒則上與下爭利而下亦與上相爭上下交爭必至於劫奪而後已豈非上施之以劫奪之政使之效哉至於劫奪而民有不叛散者乎是故上唯內末而聚財斂之於民而積之於上財聚於上則空於下民無以生而叛散必矣上唯外末而不聚財上無過取而人有餘資財散於下而不積於上則民安其生而生聚蕃矣財爲人情得失之大耑可不愼乎上所以撫有其民者德也下所以安於奉上者財也此順也上棄其德下失其財而逆理以取之悖也至於悖而勢豈有常哉是故言之不以其理悖而出諸口以加人者人且以悖報之而

加之我況財爲生民生死之樞機悖理以斂入之豈能
久藏於上乎民怨已盈刼奪及上亦且不以其道而出
矣聚散往復之理昭然不爽則何如愼德者之不言財
而自富有天下乎故觀於文王之詩而知國之存亡因
於民心之得失而審於愼德不愼德之利害則民情之
得失又因於主德之善不善存亡得失之幾又已約矣
康誥嘗言之矣曰惟天之命人君奄有天下也不必於
其常也或承世業而失之或起侯服而得之故古今之
興亡不一也夫天命不常而豈果無常哉蓋言能愼其
德則人心歸而天命膺之不愼其德則人心離而天命
去之矣得失之幾存乎君心之善不善豈不嚴哉知德

之爲得天受命之基則愈知財之爲末而當外矣是道
也卽霸者猶知之而況君子乎楚書記王孫圉之對趙
簡子曰子以白珩爲寶乎楚國無以此爲寶也惟左史
倚相之通於八索九丘以規吾君之得失觀射父之習
於故典以應諸侯是爲寶尒舅犯之詔晉文公荅秦穆
公之弔曰君以亡人歸而得國爲寶乎亡人無忍以此
爲寶也唯身亡而孺慕倚繫於庭闈覩沒而哀戚得伸
於苦塊是爲寶尒夫晉楚之君臣非能愼其德而但能
知以寶爲末以善爲本則亦足以興然則愼德者必以
散財爲淸明敬謹之實而知財之必散則民好惡之大
端得矣此絜矩同民之一道也　以用人言之人君之

黜陟豈必進百姓而與謀其好惡乎乃人之好賢惡不
肖自有其公理苟其爲人士之所樂附萬民之所樂依
卽爲後嗣之所倚賴則卽人之所公好者也反是則其
公惡者也惟正吾之好惡以明審之以斷行之則人性
之同然卽人情之欲得者矣秦誓言之矣秦誓曰斷斷
兮其誠一而相效以心也於是而想其心則休休焉和
美而與物相忘也其心量之所函其如有容焉人雖未
至於身而如常在其度內也故其於人之有才技者矜
重之任用之惟恐不盡其才若已之有之人之有美德
而通明事理者則忞慕之誠心不自已其自口出者已
盡其稱揚而猶不但如其所言者而已也其心之有容

也如是故未在位則力爲薦引已在位則力爲保任寔
能容之以使之安其位而展其能則有材者亶其力有
德者行其志以定我子孫之基業施我黎民之惠澤而
吾息得一个臣而用之也尙亦有利哉知其利而求之
也不容不急矣若其不然人之有技則以妬媢嫉忌之
心而惡之惟恐其見用也人之彥聖則違其志行使不
得通達於上未在位則沮其仕進之階已在位則陷之
放廢之中寔不能容而無有悔心焉則廷無正人國多
敗政將毀我子孫之社稷戕我黎民之生計吾有斯人
而未黜也國其危殆哉念其危而處之也不容不嚴矣
由秦誓之言觀之容賢利國者有技彥聖之所好也子

孫黎民之所好也卽我之所宜與同好者也而何以使安其位而不爲小人所傷妨賢危國者有技彥聖之所惡也子孫黎民之所惡也我之所宜與同惡者也而何以使其術窮而不貽君子之憂唯仁人至公也以衆之好惡爲好惡而不忍違斯人之情以比暱於匪類則取此妨賢危國者明正其罪而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之同中國以大快衆怨之積而絕其復進之萌此謂惟仁人以無所私之心而生其至明以大不忍之心而成乎至斷故其㤅君子誠能㤅也不使有忮害者或傷之也其惡小人也誠能惡也不以小不忍者或寬之也此謂惟仁人爲能㤅人能惡人也如其不然人之賢者旣見

之矣而爲尋小人所閒不能舉也雖舉之乎而與小人同升不能先衆而獨任之則怠棄君人之道爲慢而已矣不善者旣見之矣而爲巧詐所惑不能退也雖退之乎而猶使在國中不能斥遠以禁絕之則是徇於姑息之㤅爲過而已矣又其不然其爲賢才之所惡爲子孫黎民之所惡而喜其諂媚反從而好之其爲賢才之所好爲子孫黎民之所好而憚其剛方反從而惡之若是者逆人公好公惡之情卽拂人有善無惡之性天理亡而人心叛命不可保國不可存菑必及身而受之矣葢以人之好惡爲好惡而己無私焉則子孫黎民以保以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而不能公焉則菑且及身而賢

不肖之分別原爲斯人同然之心理此絜矩同民之又一道也合而言之財之聚散人之用舍國之治亂之幾卽天下平不平之要而豈有二道哉故觀於文王之詩而知得失在民觀於康誥之言而知得失在善不善乃進求夫財所以聚散賢不肖所以用舍因於德之愼不愼心之仁不仁則約而言之在道之得失而已矣是故君國子民者有絜矩之大道焉而或得其道成乎善而天命歸之民衆歸之或失其道而成乎不善而天命去之民衆去之葢亦反求乎君心之德而已矣其發於己而自盡其誠循乎物而不違於理則心爲實心政爲實政斯能絜民心之好惡以爲矩而人心屬之天命歸之

道得而無不得矣如其驕以自用而不誠於求賢泰以自侈而不節以散財則心爲私蔽情爲私亂斯不能絜民心之好惡以爲矩而人心離之天命去之道失而無不失矣至是而天理之存亡決於一念斯豈非治國平天下者所必救之幾乎，乃抑思之天理之存亡大道之得失天命人心之去留公私而已矣公私之別義利而已矣如使義而不利利而可以爲利猶可言也乃義亦何嘗不利但有國者不知以義爲利尒夫有天下國家亦何嘗諱言財哉而悖入以聚財者特不知道而已乃生財亦有大道焉於財之所以生求之於財之所以不生思之豈我無以生之而聽民之自生及民之能生

而又從而奪之也哉有如國無游民而人皆趨於本務
生之者衆矣而官不冗吏不贅兵不坐食食之者又寡
也農時不奪上勉其勤勞爲之者疾矣而食以時用以
禮事以預備用之者又舒也則生者不爲食者所耗爲
者常留用者之餘而民足於下君足於上不憂足乎又
何必厚斂之民而以悖入致民散也夫唯仁者念民之
足而不忍其不足則生之爲有道而不徒聚之於上則
民心得焉國勢昌焉而身受無疆之福則是於財得理
而以之發身也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徒從而聚
之則劫奪生焉悖出成焉身爲天下僇是亾身以殉財
而徒取一時之發也葢君以民爲心則民亦以君爲心

未有上玫仁以恤下而下不玫義以奉上者也民旣玫
義矣則效其財力以勤君之事未有勉膺於始而怠玩
於終者也況君府庫之財孰忍爲悖出之謀未有不能
自保而非其財者也由是言之仁義亦何嘗不利但在
有國者知利之實以義爲利尒孟獻子賢大夫尒其言
有家之言也乃曰士而初試爲大夫畜馬乘以有車者
則雞豚之小利使民專之而不自營其生養以擅利焉
進而爲大夫喪祭用氷而有家矣則賓祀所需之牛羊
市之民間使獲利焉而不自畜矣至於有釆邑備兵車
而爲百乘之家則且受民之貢賦矣奚可畜聚斂之臣
苛求以取盈乎與其有聚斂之臣以病民也甯有盜臣

以侵上也由獻子之言思之有家者且惟恐專利而忘
義而況有國乎其不專利也非不知利也上以養民爲
義則卽以養民爲利而不可屑屑然求財貨之私己以
爲利此其理然也乃君人爲國家之長而不知有義唯
以財用爲務者此則聽用小人而導之以貪也喜其言
之可以遂其驕泰而善之遂委之以政而使爲國家焉
於是天理亾而人心失天菑生焉人害集焉於斯時也
雖有善人莫能挽救而無如之何矣然始於利者終於
不利此謂有國者不專利也非昧於利也以義則天命
之不失民心之不极而可爲利若財聚於上禍生於下
利不可以爲利此又其勢然也然則義利公私之別存

亾得失之機施之一家而一家之成毀在焉施之一國
而一國之成毀在焉施之天下而天下之安危在焉豈
有二道哉合而言之用人理財爲同民玫惡之大耑而
惟玫利之主則用小人小人旣用而利謀益進可以見
得失在於一心而大道歸於一理仁義也忠信也愼德
也絜矩以同民也皆人心理之同然而敎自此立政自
此修者也然非格致之功有以晰乎是非利害之敚明
乎賢不肖用舍之數而正其心誠其意以謹乎玫惡之
幾決乎義利之界則仁義不行忠信不立德不能愼而
矩無以絜故大學之道本明德以新民而必止於至善
其要歸之所在次序之所循聖敎經言炳切著明信矣

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七世孫世全竹溪謹刊

後學吳中俊健侯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後學王允縉少谷重刊

四書訓義卷一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甯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

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卷一　四書訓義二上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差本作㥄散當作㪚彌本从镸俗从弓非退本从日从夊从辵俗从艮非）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脩當作修下竝同）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陰當作侌陽當作昜）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微當作𢼸）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

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𠦑本字作乖乃俗誤）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應當作譍凡讀去聲者同

訓義 古之聖人本其性之至善者而盡存養省察之功爲內治密藏之極致乃以發爲日用之所當爲者皆得

夫大中至正之道而無過不及存之爲誠成之爲知仁勇發之爲言行動施之爲禮樂刑政於是功化之極與天地合德而民物受治焉其內外合一之至德名之曰中庸吾夫子體之子思述之以詔學者謂夫今欲知中庸之學所自始而爲君子之所必體則必原本於道之所自出而後知其功之不可畧而能知中庸之德所自有而爲天下之所必資則可推極於道之所必備而後知其業之爲有所本夫道何所自出乎皆出於人之性也性何所自受乎則受之於天也天以其一眞無妄之理爲侌昜爲五行而化生萬物者曰天道侌昜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秀而最靈者爲人形旣成而理固在其中於是有其耳目則有其聰明有其心思則有其智睿智足以知此理力足以行此理者曰人道是人道者卽天分其一眞無妄之天道以授之而成乎所生之性者也天命之謂性也由此言之則性出於天人無不生於天則性與生俱生而有一日之生則一日之性存焉人固宜法天以建極矣於是而有道焉則率循此性之謂也率其侌之至順者則能知之道出焉率其昜之至健者則能行之道出焉率其五行之理氣各成其能者而仁義禮智信之道出焉乃以應事而事無不宜處物而物無不當是人之所必由者也由此言之則道因乎性人莫不有其性而性本具道則道之所從立卽性之所

自顯焉道固本性而不可違矣於是而先王之教立焉則修明此道之謂也有未能知者品節之而使知焉有未能行者品節之而使行焉有知行之或過或不及者而品節之使得夫仁義禮智之中焉乃以使不悖乎天之理不失乎性之常是人之所必效焉者也由此言之則教以修道人莫不當盡其道而道著爲教則道有不可廢卽教有所必盡焉教固本於天具於性而爲道之所宜盡其修者也知此而君子體道之功可知矣夫君子所修之道卽性所必率之道而斯道也以應事物而爲事物當然之則將無事至而應物來而處其事物未形之際遂可不存於中乎而不然也道率於性人未有

離性而生者也性命於天人未有離天而處者也天之明明赫赫者不聞於無形無色之中吾性之成始成終者固在於不動不言之內天無須臾之離性無須臾之離而道可須臾離乎其事至而有事不至而無物來而覺物未來而昧者此夫人能動而不能靜之浮機而豈所性之道也哉是故君子之體道也有所不睹者焉形未著也而性中之藏天下之形悉在焉君子於此而致其戒愼所炯然內見者萬善之咸彙具在不使有不善之形無故而妄爲發見也有所不聞者焉聲未起也而性中之藏天下之聲悉在焉君子於此而致其恐懼所井然內聞者萬善之名言咸在不使有不善之聲無端而妄相熒惑也養其純一於善成無雜之心體然後雖聲色雜投而吾心之甯一有主者自若斯乃以體天理於不息之常而無須臾之離矣此其靜而存養者如此蓋以天與性不離於靜中而以此體天而合道也及其一念之動也是天理之所發見也而人欲亦於此而乘之是吾性之所見耑也而情亦於此而感焉君子既常存養以灼見此理於未動之先矣則念之所發或善或惡有自知之審者故其動也在幽隱之際未嘗有是非之昭著也而所趨之途自此而大分莫見於此矣其動也亦起念之微未嘗有得失之大辨也而所生之變自此而益盛莫顯於此矣欲雖乘之而天理自不容昧也

情雖感之而吾性自不容欺也特恐理不足以治欲而性不足以正情則既動之後有迷其性而拂乎天者故君子知此人不及知己所獨知之際爲體道之樞機而必愼焉使幾微之念必一如其靜存所見之性天而純一於善焉其動而省察者又如此蓋以天與性昭見於動時而以此盡道以事天也然則惟道之原於天而備於性而不可離故君子不得不有靜存之功道之無念不與天相凝承無事不與性相終始故君子不得不有省察之功原本於道之所自出而知功之不可畧也此中庸之學所由起也乃既盡夫存養省察之功則以措之日用之閒而推致乎其極其爲功化豈有量哉而功化之極要皆吾性中之固有而非於所性之外有所增益也夫性當未有情之時則性獨著其當然之則性當既有情之後則性又因情以顯其自然之能故自其成德而言之渾然一善而不倚於一耑以見善者中也衆善具美而交相融會以咸宜者和也夫人不皆有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乎此可以見性之幾也蓋有所偏者情也而無所倚者性也寂然無感而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可以未有其事而具當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理可以未有其念而存無過於喜怒哀樂無不及於喜怒哀樂之則是則所謂中者卽此而存焉者也可相渾於一善而已矣夫喜怒哀樂於其可發而始發其發

也不皆有自然之節而以中為此心之安者乎此正可以見性在情中之實也蓋不中節而至於乖戾者情背其性也而無所乖戾以中節者性生其情也隨感而通而有必喜有必怒有必哀有必樂當其喜樂不礙於怒哀當其怒哀不妨於喜樂肆應於喜怒哀樂而不患其不足獨用其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而不患其有餘是則所謂和者無往而不見也可融會於眾善矣蓋情之未生性著其體而天命之體存焉情之既得性效其用而率性之用著焉此中和者存之於一心而與天通理則推之於天下而道自此流行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事理苟非至性之所固有則隨感以遷非其過

也即其不及也惟性有當然之則故可以生天下之動而作其一定不易之經是禮樂刑政之原也而性之為功亦大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應感苟非至情之所本安則非物所宜同而相與流也異而相與忤也惟情有大順之美故可以利天下之用而成乎無往不適之宜是人倫物理之歸也而性之為功於情者亦盛矣惟吾性之為靜為動皆函天下之理而道之為體為用皆不離乎性情故有其德必有其業而但在君子之能致之也君子以其戒慎恐懼者存養於至靜之中而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人以為虛而無物者君子以為實而可守則存養之熟而無一時之不涵萬理於一原

則心之正也無有不正者矣君子以其慎獨者省察於方動之頃而喜怒哀樂固然之節存之於未起念之前而不紊者達之於既起念之後而不違則省察之密而無一念之不通羣情以各得則氣之順也無有不順焉矣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可得而正也以之秩百神而百神受職以之燮侌昜奠水土而侌昜不忒水土咸平焉天地位矣何也吾之性本受之於天則天地亦此理也而功化豈有異乎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可得而順也以之養民而澤徧遠邇以之蕃草木馴鳥獸而仁及草木恩施鳥獸焉萬物育矣何也吾之情本因天地生物之情而以成物之性則萬物有是情也吾性原有是

情也而功化豈有憾乎然則吾性之大中即天地之正理故盡其性而德建乎天地吾情之至和為萬物之託命故慎其情而德行乎萬物推致夫道之所備而知德之所自成也此中庸之德所以盛也而天日在人中性日在心中道日在性情之中教日在天下而非其人不能體也吾將求夫能明行之者而豈易言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察當作詧要本作覈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微當作故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訓義道原於天率於性而不可離然而能必不離之者則存乎其人乃天下之能不離者蓋亦難矣其自入於邪而離之者爲小人不知有道而離之者爲凡民欲不離之焉而終離之者爲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自以爲不離而離之者爲隱怪能不離矣而不能保其不離者爲半塗而廢之君子若夫從入者正而克用其存養省察之功者君子也明焉而行其所以知者知也行焉而道因以明者仁也正其志不變其守以必明必行者勇也盡乎知仁勇之德而與不可離之道體相爲符合其唯聖人乎故中庸者盡人之所可至而非聖人不能體之故曰存乎其人而已則請次第言之中庸之理所由存亡於天下則君子小人之大別也仲尼嘗言之矣仲尼曰中庸者天下之定理善惡得失治亂之所自分也唯君子也則體中庸之德於心而修中庸之道於天下則中庸之統在君子矣若小人者於中庸之道不能修也又從而爲邪說詖行以與君子中庸之道相反然則人心之所以邪正斯道之所以存亡在君子小人而已矣夫中庸之理人人性中之所同得而顯著於日用之間固盡人皆可與焉而何以爲君子之獨至邪蓋君子之能與中庸合也實有其修之之功矣既知道之不可離而存養省察之嚴以自愼其德則知自盡其爲君子之實矣而於應事接物之際又能斟酌理之所宜因

時之應然者以處之而無過不及之差焉此其所以成乎其爲君子而體備夫中庸也夫中庸之理既人人性中之所同得而日用之所必資則雖有智力亦豈能反之哉而何小人之獨悖邪夫小人之與中庸動而相違者固有以成乎其惡矣妄以其可離之爲道而任其私欲之發以喪失其本心則既成乎小人之品而於應事接物之際唯其私智小有才之所能爲則爲之謂天命不足畏耇王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無所忌憚以快其私焉此其所以與中庸相反而終爲小人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斯道之存亡在人品之邪正而中庸之大防於此辨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當作尟鮮乃魚名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訓義夫唯君子爲能中庸而小人反之乃君子不易見而小人不恆有凡天下之民誰不有可知可能之理則凡民雖不能體之而亦安能離之哉乃夫子嘗言之矣

夫子曰道之至者人之不可違者也則中庸是已中庸之爲德也人皆有其心則心皆其可得者也而人倫物理必至於是而後各得其所安履常膺變必奉此爲準而後皆可以寡過其爲道之極致而通諸天下萬世以必遵者乎古昔之民所以化行俗美者此也顧必上之教明而後天下皆習而行之乃世教衰於上而民無興起爲善之心則能遵此德而以成乎人道之常者其尟也久矣是天下皆迷其性而成乎其爲無道也可勝歎哉由夫子之言觀之則凡民亦無可離道之理而教之不明不行在有志者之修之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本作𥏼今省作智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本作㱃飠作食俗文鮮當作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察當作詧獘俗作弊非

訓義夫民之所以尟能中庸者惟斯道之不明而人無以知其理之宜然惟斯道之不行而人無所遵以從事於理之必然乃天下不盡皆凡民則其閒豈無欲知此理而勉爲之者而終不足以明之行之則何也夫子嘗言之矣子曰道固不越乎日用事物之常豈難行者哉唯行之而後斯人皆共守爲所必不可越之矩而不致相悖也乃終無有推行其實而使天下共由者此豈人之不欲行哉我知其故在不能明之矣其識見之慧而爲智者則唯其思致之所通有道本止於此而窮幽渺以之於無實過之矣其識見之樸而爲愚者則唯一端之偶覺有道不僅於此而安淺近以無所可通不及之矣其過也則以爲理更有高突者而無事守此尋常之

規矩以限其行也其不及也則以爲理本無其蕃變而不必致夫精密之極以難於行也而孰能以其審詧已盡之宜舉而措之以立法則哉道昭著於人倫物理之閒豈難明者哉唯明之而後人皆自知其所以成乎人之理而不至終迷也乃終無有發明其義而使天下與知者豈人之不欲明哉我知其故在不能行之矣其才力有餘而爲賢者則任其一往英鋭之氣有非道之所宜然而敢爲苟難過之矣其才力不逮而爲不肖者則因其僅然可能之力雖以道之所必然而甘於自畫不及之矣其過也則以爲唯吾所可爲而爲之道固淺近而不足明也其不及也則以爲擇己所能爲而爲之道

固宊遠而不易明也而孰能以其躬行自得之實顯而著之以喻天下乎夫四者之資或可用或可勉又未嘗無意於道而道之不明不行實因此而甚焉何哉蓋未嘗即道之本然求之耳今夫飲食之有味即在飲食之中也知其味而後安於飲食飲之食之而味乃知乃知此智愚賢不肖者亦與於斯道之事矣莫不飲食也而過於彼者或不及於此不及於此者或過於彼孰嘗共條理而實辨其得失則知之矣而或過焉或不及焉豈能知此本然之味也不明不行而使此道遂亾於天下吾不能不爲斯人致惜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道不離於人而或過或不及者求合而卒離之然則君子之體

中庸也明行合德必有所待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訓義道之由不明而不行也夫子嘗歎之矣曰道者君子之與天下共由而寡過者也乃自今觀之道其不行矣夫蓋人各師心以自用而不詧夫人情物理之當然則修之己者自謂得之而適以失之其施之天下也欲以治之而適以亂之理非其理而事亦非其事矣安得一明道者而使其必行乎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

意（端宜作耑）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當作智與平聲察當作詧好當作玫兩當作网端當作耑）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

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厚作厚俗誤訦同諶亶作亶俗誤與亼聲）

訓義 夫道由不明而不行則以愚者固不知而智者亦非果能知也故夫子仰思大知曰有虞氏之治隆矣建中於天下而化理之推行訖於薄海矣乃我推其所由備道之盛者則唯其知足以盡道之宜也舜其大知也與夫人自有其聰明而自用之而不知斯理之在天下人皆與知則皆我所資以為明者非大知也大知者明於倫而因乎人所可共明詧於物而因乎物所可共詧則無不明也無不詧也斯以為大知也以觀於舜則孜問焉疑則問而聖人非有疑焉而亦不自信也問必審而聖人則孜之不猒焉而問自審也且問焉而對以其所知者問所及耳而舜雖弗問苟有言者其說亦無高遠之論而必取而詳其立言之故其說亦無甚奧之旨而必取而推其所言之情問之詧之則言者雜進將有惡者焉有善者焉夫惡言雖惡而不行在我未有損也知其惡而不行止矣舜不矜己之能審能斷而隱之善言既善而自我行之恐彼之不見善也善私於己而善隱矣舜則不自尻其能聽能行而揚之夫揚之則人皆息以善言而自見隱則人不憚於未善而不言於是而天下之言日進於舜之肯而舜益取而致其研求矣眾論不同而或以為是或以為非或以為疑是而非或以為疑非而是兩耑而已矣舜則執此兩耑而酌量之而事理之當然者出矣在聖心見以為可者天下共知其可在天下所共見其可者在聖心又詳辨其可則必其無過者也無不及者也得事理之中而可行者也乃立之為敎施之為政而用之於民焉則人心之同然即天理之極致而辨之明詧之精洵哉其大知也故聖德在躬而道凝於己聖功及物而化行於天下舜之所以為舜者其在斯乎由夫子之言思之則知舜惟集天下之知以為知而道乃行於有虞彼智者矜一得之長愚者守褊小之見其不足以行道明矣而中庸之道必待大知如舜而後行則君子所以務益其知必有其功矣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皆當作智納當作內音同納罟从网讀如古擭胡化反阱疾正切辟當作避期當作稘居之切）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坑本作阬从土俗文匝本作帀加乚亦俗文）

訓義 道之由不行而不明也夫子嘗言之矣曰今夫利害之機善不善之辨貴於能知也而非但知之為貴也身試其中而後得失判矣今以利害言之其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亦豈有難辨者哉人當平安之日而論利害

誰不曰予能知之而不可惑哉乃天下利之所趨卽害之所隱爲罟擭焉爲陷阱焉當其未入罟擭陷阱之時皆知其不可入焉及乎利誘而欲動事激而勢成則莫有驅之者而若或驅之莫有納之者而若或納之以趨入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引身以辟之皆卽嚮者曰予知之人也然則明於蒔而暗於後行之不慎而遂成大迷豈但利害爲然學者之於道亦又有然者今夫事事物物之理此爲大過此爲不及如是而適得其中焉亦易辨也學者苟嘗致辨於可否之衡亦皆曰予既知斯道之所在而爲知矣乃心度之而明明有理之可信者身歷之而茫然不得夫理之所安故擇乎衆善之中而得夫天理至當之宜可執之爲中庸矣初則循其所知者而行之倘不遠也而心之不純執之不固至於期月之閒而私意雜之私欲棄之未有能守之也至於不能守而嚮之所知者亦隨其情之偏倚而不知其所歸矣然則知雖可以爲行之資而行乃以爲知之實則甚哉力行者之難也而知固不可恃以爲眞知矣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端本作耑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

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胸本作匈

訓義 夫知而不能守則終歸於不知道由不行而不明則以賢者行有餘而心德不足不肖者心未盡而行因之以不勉然則能行道以明道者其惟仁者乎夫顏子則夫子所望以明斯道之傳而致力於克復以存仁者也夫子嘗偁之矣曰學者非知之難而能行之難也乃其行之非能得之難而弗失之難也其唯回乎回之爲人也擇乎理欲之際公私之閒而知夫人欲之所溺必自畫於不及私意之所馳必妄引於大過乃以審夫天理自然之則所爲大中之極見於日用者既得一善焉則自知之自信之以此善爲不可忘也遂專固其心不使妄動拳拳然據之爲已得依之爲久安若服於匈膺閒者而不使私欲復惑私意復動以迷失其所得而使理不與心相終始也夫如是其存諸中者皆可指之行而視聽言動之交無有不當於大中之矩者矣由夫子之言思之則知顏子惟純其心於仁故所知者常默識於心而不昧故聖人之道可以其心得者而發明之而夫子望之以修明斯道之統彼賢者銳於一往而不繼不肖者倦於持守而不力則始於有知終於大惑其不足以明道明矣而中庸之道必待仁如顏子而後明君

子所以務存乎仁亦必有其功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爵本作廢辭當作辤）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熟本作飄鮮當作尟）
訓義夫中庸之德必智如舜仁如顏子而後能體中庸以盡君子之實而無過不及之差乃學者智未能如舜仁未能如顏子而欲自勉於知行則必有奮發自彊之力以決擇於理欲公私之交而執持之則在乎勇矣乃天下不無知者也不無仁者也不無勇者也而苟成乎知仁勇之一德遂足以體中庸乎而尚未也夫子嘗言之矣曰中庸之德非智不知非仁不守非勇不能果於行而智仁勇一德之成遂足以勝之乎吾嘗取而衡之矣以天下國家之大也而經畫其土地分理其人民使之均平而各得蓋亦難矣而智者能審於分合之大數則固可均也若廢祿之至學術以之利見功業以之有成乃顧辭之而不尻此又難矣而仁者淡於欲而求心之安則可辭也至若白刃臨身生死無容再計進退決於俄頃乃必蹈之而不疑此已難矣而勇者志之決而氣無所餒則可蹈也唯夫中庸者不必有繁難之事孤高之行凶危之境而就此日用當然之則非灼見夫性天之藏密審動靜之幾以得夫大中至和之理而修凝成飄以純乎不息則雖智周乎物仁太乎私勇伸乎義者亦不可能也而孰其能之哉此君子所以不易得而過不及之所以不能無差也與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強當作彊強从宏蟲名）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好當作𡚱）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居當作尻）
寛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死俗文作死厭當作猒居當作尻）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私當作厶孰亦卽俗用孰字

【訓義】夫學者而欲體中庸知仁勇之一德皆不足恃而勉於爲者亦必藉於勇焉乃勇亦有辨矣勇於任意者道有所不伸勇於任氣者理有所不順則亦過不及之差而離道愈遠道之不明不行滋甚蓋亦必中和爲德本而後可以任道焉說在夫子之論彊矣子路勇者也

而問彊彊則自彊耳何問之有意者其有勇於任道之心與子曰彊出於性也而生乎氣有以性之剛正者而作其氣焉有以氣之偏至者而迷其性焉此不可不辨也今而之所欲知之彊果何謂乎夫氣之偏至則因乎地矣若吾性中剛正所生之氣則任道之資學者所尚而地不足以限之也而將問南方之彊與南方之氣中剛而外柔遂相習而爲南方之彊矣而將問北方之彊與北方之氣悍發而難制遂相習而爲北方之彊矣抑而知習俗之不可以逐人而變化氣質之自能全吾性之堅貞以無所屈爲學者任道之全功而將知此以務而之所當勉與有爲彊之說者曰天下所難彊制者吾之心也所難容受者物之頑冥與其橫逆者也以之施教而不能忍受夫無知無能之材則爲不肖者所困矣寬以設科柔以立法任人之難教而我能忍也以之應物而不能勝夫非情非理之加則亦與無禮者同類矣聽彼施之吾不報焉惟人之難堪而我能勝也此南方之人因其風土之柔而其盛者以柔之至爲剛之極遂相習而成俗有嘫者斯道也在君子厚德容物之度固當如此雖其感化造就之別有道而亦不以是爲不可處也嘫而君子非以此爲彊也又有爲彊之說者曰天下最不可試者凶危之事而最不能忘者死生之際吾不懼其危不畏夫死則天下無不可任之事無不可伸

之志矣金革以爲衽雖死而勇尚有餘物其能屈我乎此北方之人因其風氣之剛而其彊者全乎剛而不知有柔遂相習而成俗有嘫者斯道也唯彊者負氣敢爭之爲雖或名義節志之因以成而亦必以是出之焉若夫君子則固不如此爲彊也嘫則而之所當彊者其唯君子乎君子知習俗之不可陷而意氣之不可恃也以爲吾性之中自有卓嘫不撓之理而吾學之正自有永貞其守之能其與物也固本吾喜怒哀樂之平而與物皆順和矣而自率其性情之正非隨物意以遷流也以此通乎萬物而直致之彊哉矯矣其持己也固審乎無過不及之則而自立其準中立矣而獨行其中心之守

非倚事物以成能也以此正其身心而果行之彊哉矯矣由是而國有道焉是其利見之日也則仍未達之絜此和也此中立也推而行之而不以富貴易其絜履物莫淫也彊哉矯矣其或無道焉是其遂志之日也則守生平之節此和也此中立也坦而任之而不以死生改其常度物莫屈也彊哉矯矣蓋君子之心一於任道其有見於中和之理則隨在發見而無疑其歷試於身世之交抑根本性情以起用斯則而性中固有之能而可資以入道者也而知所當彊則在此而不在彼明矣由夫子之言觀之則知勇之爲德固智仁之基而能乎中庸者之所藉以入道乃或過或不及則亦意氣有權而

性愈失又非但如知行之過不及而已也此中庸之所以爲不易能與故舜底平成之治均天下矣而用中之智精非但恃其智也顏子同舍藏之志可辭爵祿矣而守中之仁固非但恃其仁也子路死於其事蹈白刃矣而但恃其勇則未免流倚而終遠乎中庸則中庸之難不益信哉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朱子云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僻本音普擊切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

唯聖者能之而已居當作凥

訓義 中庸之難能也抑將孰其能之者乎賢智過焉而不能唯其任聰明才力以自用而要不敢信道之遂在乎己愚不肖不及焉而不能惟其淺近卑小之是圖而未能倣道以求至其域乃有不僅爲賢智之過自以爲不離乎道而適以成乎離則較賢智之過而過更大既不若愚不肖之不及抑知道之不可離而終且離之則視愚不肖雖能及而不及亦均則甚哉無過不及而全乎天理之當然以無須臾之離道者之難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乎夫子嘗言之矣子曰吾從事於道而自擇焉然後知中庸之理爲至極而君子之實不易作聖

之功有在也世之爲道者以性命之旨甚隱而不知至
隱者卽在顯著之中乃從而索之焉若别有其隱之藏
而離乎日用以得之也於是而知者旣非常道遂因而
行之其爲行也離乎人倫物理而爲情所不安理所不
有之事其行怪矣如是者亦若有見於道焉若已成乎
德焉知道者患而驚其能知人所不能知爲人所不能
爲焉後世有稱述之者焉故其爲教亦相沿而未已也
吾嘗聞其說矣而隱豈可勞索而得乎行也而可入於
怪乎吾決知其非而弗爲之矣其唯君子乎而爲君子
者又未易言也吾見有爲君子者焉知其不可過而亦
未嘗過也知其不可不及而亦未嘗不及也循乎道之

所當然而盡其心力之所至亦庶幾乎能體道矣而斯
道也其理根極乎性命然而無元妙之辭足以新耳目
其事備極乎功化然而無卓異之爲足以越尋常共尻
之無奇而成之不易也於是乎半塗而廢矣吾與之共
學焉而念非道之不易成也無奇者之自有其不可及
也旣爲之而情又安能已乎夫君子則有君子之實也
旣擇乎天理之正而知無可過者人不能於性外而有
增加無可不及者人不能於性中而有缺陷大中之節
卽在吾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日用之常皆載夫不睹不
聞隱微之理著之而已無庸索也愼之不遑何容怪也
靜而依者於斯焉動而依者於斯焉於是而功著於天

地而非以爲名卽使棄位而貧賤患難亦惟反求於已
已至乎道而尤數不息之心方半塗而正其存養省察
之功闇然者或遯世而不知慥慥者自進修而何悔此
非君子所以體中庸之實學而吾之所決爲而不已者
乎然而難言之矣非大智則不能喻天理之流行而不
舍者如斯也非純仁則不能安吾性之綿密而可守者
如斯也其力於任道而持之堅固是大勇也而不待奮
發其志氣以交爭於天理人欲之界蓋唯聖者乎而後
能之夫聖未可能而作聖有功吾亦終身於中庸焉耳
由夫子之言觀之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唯聖人而後
能之也舜之智顏子之仁君子之勇合一而成德而所

以統智仁勇而一之者亦必有其所以然之實矣甚哉
中庸之難能也吾將進而詳中庸之道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
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
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
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
十章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上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切）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微當作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羊茹切）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

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魚作魚俗文察唯此則爲正文）

（其餘皆當作詧）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端當作耑）

結上文

訓義中庸不可能而推致其極必聖者而後能之者蓋其德之至者不易至而實道之不可離者不易言不離也故欲推君子所至之德必先明乎君子所修之道而詳言之斯道也聖者而後能者也而君子修明之則凡體中庸之君子皆有所事矣君子之道其費而隱乎夫有其人則必有其事焉有其事焉則必有其理焉無物而無則無所爲而無過不及則無所爲而無至中之大用故君子之道事之所至理必至焉近而不畧遠而不遺大而不缺小而不忽豈不至費矣乎乃其用之費也皆有所以然之理本乎天而不可以人之意見測之根

於性而不可以習聞習見之數求之不睹之中有其形焉不聞之中有其聲焉則其費也皆有隱者存矣今夫隱則固不可以言索者矣請言其費而所以然之隱卽在其中亦可知也夫使其爲道爲君子之所獨修而於凡民日用之細微非其所有事也則天下之可約畧者亦多矣非費也抑使其爲道爲君子所能修而在聖人功化之遠大非其所難全也則天下之可備者盡之矣非費也而君子之道不然也自其可知者而言之明明此人倫明明此物理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者皆道也皆君子之所必爲著明者也乃卽此著明之理精而審之推而詳之有至焉者矣雖聖人無所不明乎而有

所不能知者焉故歬之聖人已開示無餘而後之君子又有日新之義焉則其可知者將焉有窮乎自其所能者而言之一言之當亦善言一行之得亦善行也匹夫匹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者皆道也皆君子之所必爲擇執者也乃卽此擇執之理規乎其全充乎其類有至焉者矣雖聖人無所不能乎而有所不能行者焉故聖人因乎時以建一世之極而君子貞乎常以盡乎古今之變然則其必行者又焉有竟乎則君子之道其費也固如此夫夫君子之道如此其費者非君子故擴之而使之廣也衍之而使詳也使其擴之而使廣衍之而使詳則是離道矣蓋道實有其至費者而君子不能遺也今

夫道之本原出於天則至大而無以復加矣以天地之大其化育之功昭示之理無不盡矣而自人言之則猶有缺陷不足之憾焉若在天地而有天地之道者在人而有人之心以人心之所安爲人道之所宜而求之於天地尙有不合者覆載生成有可以合之理而天地分之寒暑災祥有順乎人之宜而天地幾違之則合天地與人而後道之量以足是天地之未然而道且存焉而況乎天地之已然者哉故君子之語道也語其大者亦就事理之可受者而統言之也然而天下之理無有一理焉可以該括容受而謂此理之外無餘也盡天下之心力以舉之莫能載矣語其小者亦就物之分爲一曲

者而節言之也然而天下之理非於所分之後或有間斷止息而謂此理之有殊也盡天下之聰明以辨之莫能破矣是以極乎兩間而皆其所麗也通乎古今而皆其所徹也形之所昭示氣之所流行耳目之所可及心思之所可達無非斯道之體所自具斯道之用所自成也詩不云乎鳶飛則戾天矣魚躍則于淵矣鳶魚其物也飛躍其機也天淵其量也仰而觀之俯而察之皆固有之實也此詩也蓋言道之所昭而徹及者也上則察乎鳶所戾之天矣下則察乎魚所躍之淵矣而自天以下自淵以上充滿兩間散而爲百物起而有萬事變替流動不可執爲一理未嘗遺乎一端皆道也而可舉其

大者以載之乎於其小者而破之乎然則道之本然天地所不能盡而有人之大用人所不能盡而有天地之廣生天地人所不能盡而於物見其功化然則有小之可閒者哉有大之可外者哉皆道也則皆不可須臾離者也於是而可以知君子之道非故衍而詳之也道本流行於萬事萬物而不遺夫至小故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與能者道之見端也君子卽於此而造端焉王道本乎人情而上達因乎下學也及其務道之全而爲功化之極也非故擴而廣之也道本極致乎高明博厚而以成其至大故自聖人之知能以及上下之宣著者皆道之所察也君子亦必察焉定其位而補形象之不平贊

其化而輔裁成之不足故曰君子之道費誠費也而卽此患之則夫婦之日用而不知聖人之行生而無言天地之見幾於鳶魚而不見其所以化育之迹則又豈非隱乎故曰費而隱然則非聖人而不可能也不益信哉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厭當作猒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切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邪當作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厺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厺不遠非背而厺之之

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愛當作㤅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朱子曰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訓義 道之費也入於至小而無閒則請得而備言之其盡天下之人而道在焉夫子嘗言之矣子曰道者人之所可知而可能者也抑人之所必知而必行者也乃欲知之何所取法而知之欲行之何所依據而行之則亦就人而得之矣人以載道而道因人生則道不遠人矣

夫人與己皆人也於人則有其理矣於己則有其心矣
於人己相形之際則心理有同焉者矣何遠之有若夫
人之爲道者以其私意成其詖行不於人而簪其理卽
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於己而盡其心則不足以當天
下之理不於相形之際而證其同然之得失則論說雖
繁而所爲皆妄不可以爲道明矣何以見於人而有其
理也則施教灋於人者是已夫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
其亦參差不齊之致矣而詩云伐柯伐柯言制未成之
材而使適用也其則不遠言卽此柯以知彼柯之則所
制者與所欲成者有同理也而有不然者夫同爲柯而
則固不遠矣亦就其大槩而言之尒乃所執者一柯也

所伐者一柯也所執者在我之制而所伐者在彼之材
使睨而精以簪之則長短大小之閒因斧空之廣狹山
木之曲直而猶以爲遠而不能盡同矣以此而爲栅灋
立教之比則是以我之灋加之於人以貴治賤而賤不
能如貴也以賢治不肖而不肖不能如賢也灋有所不
安教有所不行矣故君子有鑒於伐柯之猶遠也而以
推之於治人之道就人之所可知者使知之其可知而
不知也然後施之以灋就人之所能行者使行之其能
行而不行也然後督之以威故但納之於飲射讀灋之
中申之以縣灋約鐸之令導之以孝弟力田之爲而人
能革其習俗之非以盡其愚賤之所可爲則君子之教

止於此矣仁期於必世而禮樂待於百年未嘗以君子
自盡之學修取愚氓而彊教之也由此觀之則夫人之
可知可能者卽治人之道是盡天下之人皆道之所著
也而豈遠乎哉何以見於己而有其心也則行好惡於
人者是已夫人之好惡不齊而欲公其所惡全其所好
以使天下咸宜以成乎均平博濟之道也斯亦難矣乃
自有其相違不遠者焉吾之心有可盡也患慮之所至
憂患之所同盡之而無所吝乃取吾之所可推者如其
甘苦之自知以爲恩威之極則推之而無所私則天下
之情雖或有不易悉而吾成物之能或有所難均而相
違亦不遠矣故以忠行恕而恕乃行焉人之施諸己者

不願則以此絜彼而知人之必不願也亦勿施焉以我
自忠之心而爲忠人之理我與人同乎其情也則亦同
乎其道也人欲之大公卽天理之至正矣由此忠之則
吾之與人相酬酢者卽人人各得之理是卽斯人大共
之情爲道之所見耑者也而豈遠乎哉何以見人己相
形之際而心理之同者道卽在也則夫人所共喩之理
爲人倫之不容昧而言行之可自盡者是已夫使君子
之道而有甚奥難明之旨過高不及之行而自反未能
焉則是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尙可諉也乃君子
之道有四者焉君子以之自盡也卽以望人之能盡者
也君子以之望人之盡也卽人人知爲必盡而以望君

子者也而丘未能一焉則自勉又烏容已乎所謂四者
子臣弟友是已夫有爲子者於此我必求之以善於事
父矣乃卽我所求於子者思之我能以之事父而不愧
於明發之懷乎未能也有爲臣者於此我必求之以忠
於事君矣乃卽我所求於臣者思之我能以之事君而
無歉於致身之誼乎未能也有爲弟者於此我必求之
以善於事兄矣乃卽我所求於弟者思之我能以之事
兄而不爽於友恭之節乎未能也朋友與我交焉我且
求其施於我者之盡友道矣乃卽我所求於朋友者思
之我能先以所求於彼者施之而無負於同學同志之
絜乎未能也此非丘之不患能之也且尤非其理之不

曉然在於吾心也且人之爲子臣爲弟友者其或能或
不能亦明示以同然之理也則爲吾之君父兄友者其
相求亦必有同心也以人形己以己擬人何在而非道
之所著而丘之未能者正在於此然則於此而可不勉
哉夫子臣弟友庸德也德則在乎行之而已實致其身
於君父兄友之脊而所可共喻者必踐之焉以子臣弟
友之道而爲言庸言也言則惟其謹而可也審其耑以
爲所求之方而卽所可共喻者乃言之焉其行之也則
惟不足之是念也於所求者而參觀焉知所已至而行
不足是天下之爲子臣弟友交責我之隱敚而敢不勉
乎其言之也則惟恐有餘之無益也視我所當行者而

斟酌焉行所不及而知有餘亦且專吾心以盡道於君
父兄友之所期而何敢盡乎故其言也顧吾之行而卽
言以求行則方言之頃而有必行之心必顧行也其行
也念吾之言而求行以合言則盡行之力以副所言之
理必顧言也斯道也君子之以盡其道而致其能者在
君子行之豈不慥慥乎篤實以盡心理之當然者乎而
丘之未能敢不以之自勉哉由此思之則卽君父兄友
日相與處之人而子臣弟友之道卽君子篤實之道人
無不知求也亦無不宜勉也心之同然卽理之共著人
己相形而不易能之德在焉夫豈遠乎哉故曰道不遠
人而遠人以爲道者之非道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以

衆人望人而易從者道在夫婦之可知可能者也以恕
己之心恕人者己之所知所能亦與夫婦之愚不肖同
焉者也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夫婦之所當知當能卽君
子之所以自攻其言行者也在夫子雖曰自謙之辭而
實聖心之所致愼者是聖人之不知不能且在此矣盡
人皆爲道之所著而不可畧道之費也不可見乎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
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
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見胡句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貴作貴俗文難今讀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居當作尻易讀去聲俟當作俟本作竢俟大也徼當作儌幸本作㚔从天从屰讀胡耿切）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矦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訓義 道之費也盡天下之境而道皆在焉境則有順逆矣人之行乎境者則有得失矣境之順而道行乎順境之逆而道行乎逆行之得而處得者有道行之失而處失者有道無不周也無不宜也則君子之道是已夫人各有一定之位而抑有隨時不同之位念肯此所尻之位滯而不忘冀後此可尻之位先爲其事則當肯之位曠其所宜行者多矣君子知見在之位有必行之道則可行者斯行之當行者必行之無所不盡其在己之實也若夫非我一定之位則在我職分之外者也而生歆羨之心作越分之事此道之所不許者而君子何願之有乎故當其富貴也則以吾見在之素位在進而有爲之時以事君而治民有其道矣行之矣其貧賤也則以吾見在之素位在退而自修之時以求志而明道有其道矣行之矣卽不委而之於夷狄也則以吾見在夷狄之邦亦必有以化其俗而不失乎己者有道矣行之矣抑不委而罹於患難也則以吾見在患難之中亦自有以遠其害而不失其貞者有道矣行之矣夫然以之順而爲富貴以之逆而爲貧賤夷狄患難人世所歷之境盡乎此而使君子入之焉則終身一境而一於所行始終易境而各盡所行所行者皆道之正則理得而心亦

得無入而不自得焉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實也若旣已在上位矣而以下位之事可恃才而奪其功名此陵下也君子則以任之下而不陵焉倘其在下位也而以上位之事可附勢而與其權柄此援上也君子則唯順乎上而不援焉若夫身處不足之中無安貞自守之道思求人以濟己之志欲乃人固不能膺也而怨起矣君子則介然獨立心無所欲不求人矣而又何怨之有操大有爲之志而天不與我以得爲之時則怨天而君子知理數之不齊其固然者而上不怨也處待人而成之勢而人且制我以得行之權則尤人而君子知物情之不順末如何者而下不尤也此君子不願乎其外之心

也夫唯槩位而行則自無妄起之情以希冀乎位外亦唯不願乎外則可盡心力之正以備道於位中故君子心之所尻者亶平易也坦然於所當行而直遂以自致其爲順爲逆之命則俟其自至而不生非望之心若夫小人者不知靜正以處而行違其理以犯天下之凶危乃冀天之或然人之可求而懒其弅得則宜其無所徃而不與道相離矣乃君子之尻易俟命其以道之正而所行皆得者其常也抑或道之無不正而時勢之未宜變化之未盡而有失焉者矣乃君子以爲得失在事而理固在己亦仍求之於己而不悳其無道也夫子嘗言之矣子曰夫射之爲道葢有似乎君子焉射之必正其

志必直其身者君子正己之常也而其有得有失皆又有道以處之君子所以盡理之變也夫射者而失諸正鵠矣不以怨尤乎勝己者亦反求諸身恐其志之正而仍有未正身之直而仍有未直求其至正至直者而已故君子行焉而有失自已得而猶念其未得已正而猶念其未正反仁也反禮也反忠也反智也道無盡而君子之行亦無盡也由是言之境之順也境之逆也吾之行乎境也或得也或失也君子之道皆於己求之而道在焉不可以見道之費入於至小而無間也乎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本作譬傳寫之省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當作孜耽當依此作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訓義道之費也入於至小而無間葢天下之理本無間也天下之勢本無間也非但推而行之之謂也亦非但感而通之之謂也亦非發乎己而即至乎天下操之一

心而運乎無窮之謂也凡彼皆有閒者也君子之道葢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矣有能爲行遠不自邇登高不自卑之言者乎有能作行遠不自邇登高不自卑之想者乎理之必然也勢之必然也葢行無有不積登無有不漸邇積而遠矣卑漸而高矣故積小者漸大也積微者漸著也家國天下積人而成大業治教政刑積事而成大功其中無可間斷之處其極無可夌越之節有一念之得即有一事之宜有一事之功即有一事之效念念之積漸而善量以充事事之積漸而德之成以盛馴至其極而遂以至於高遠矣吾嘗聞夫子之說詩而得其意矣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情之和

而無一事之戾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恣之洽而無一念之忤也和樂且耽則宜尒室家矣其宜之也非旦夕之式好也如鼓瑟琴則樂尒妻帑矣其樂之也非偶然之調洽也閨門之離合每在細微曲折之中天性之休嘉不容有毫髮參差之隙而夫子僩之曰於斯時也一家之中和氣充盈於內外至悉緜密於尊卑無所拂焉無所逆焉而爲之父母者不已相安於慈和之中大慰其性生之樂其順矣乎夫至於父母順而大和之氣流行於一家者至極而無以加矣斯豈非積漸以臻其中和之德而即小行之美以爲大德之成乎則所謂譬如行遠之必自邇登高之必自卑者不於此而可想見之

哉然則行遠者無一步之可曠也登高者無一級之可疏也故道之費入於至小而無閒理誠無可閒也勢誠無可閒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誠有以哉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氣本作气陰當作侌陽當作昜）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陰陽當作侌昜散當作㪔）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切）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切射羊益切）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厭當作猒）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皆音扶微當作㣲）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陰陽當作侌昜散當作㪔）

訓義 夫道之費也入於至小而無閒而積小以成乎大則其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亦可得而言矣道兼乎小大而見其用之費則其爲無閒之所以然而見夫體之隱者又可得而言矣則請合小大於一源溯費隱之一致而言之焉夫用之費也必有其樞無其樞則與功利權術之徇末而失本者同也體之隱也必有其實無其實則與虛無寂滅之託妄而失眞者同也是天之道也性之德也靜存動省之眞理也中和之實用也智仁勇之

所由成也夫婦之知能亦以此而非妄聖人之成德亦以此而爲依督乎天地而流行於至極之中者也則一言以蔽之曰誠且及未言誠之爲德而於夫子之論鬼神者著費隱小大之合卽以徵誠爲盛德之原焉子曰萬物之消長亦已著矣而不有其徵焉者乎天地之化育有其體矣而不有其用焉者乎若此者所謂鬼神者也其往來也無心而自有其靈爽則有性情矣其生殺也無迹而固有其成能則有功效矣是鬼神之德也夫其爲德則豈不盛乎無一物焉而非其所寓也無一處焉而非其所在也無一時焉而非其所行焉則天下之至盛者與何以言乎其盛也人所可見者形也而就形以視之而不得夫形有大小各有其量而無形者無量之可測焉人所可聞者聲也而循聲以聽之而不得夫聲有喧寂各因其時而無聲者無時之可揣焉此天下之至隱者乎乃其不可見不可聞者固非無也萬物各有其體而尸於體之中以使成物之體則鬼神之能體之也無物不有其生無物不有其死無物不有其所成之功能無物不有其無方之變化皆鬼神之體之也無有遺焉者矣蓋視之不見而非不能爲形矣聽之不聞而非不能爲聲矣然則天下之可見者形盡於可見之中可聞者聲止於可聞之際而此之不遺者則盡天下無形之境無聲之時而皆其性情功效之實有者焉則

豈不極盛矣乎則請於仁人孝子之祭而徵之夫仁人孝子雖仁忠之心不容已而豈能於本不然之事拗此不經之典乎蓋實有警動乎其心而使之不得不然者於是而祭祀之禮達於天下賢者不敢略也不肖者不敢怠也先期而枚齊焉致齊焉齊一其心思不敢他用明潔其志意不敢雜亂及期而或冕焉或弁焉致美於衣裳不敢褻越乃以薦之几筵奉之於皇尸而承祭祀於斯時也洋洋乎不可見之中若有形焉不可聞之中若有聲焉流動於兩間而充滿乎廟中如在其上而與相陟降焉若在其左右而與相酬酢焉此豈承祭者之生其私意而爲此妄情也乎實有其使之者也不然則天下之廢之也亦已久矣斯亦可徵鬼神之無處不在矣則又豈特存其心以承祀而有未有祀之歬既有祀之後而遂無也哉詩詠之矣詩曰天下唯有形有聲者則其至也可測矣蓋力有窮則必息以待時而後成乎形聲以來集若夫神者其爲詘爲信爲消爲息取給於至足之中固可隨機而動其格也不可揣度也夫然則時懷敬畏以凝承其明命而戒愼其災祥猶恐不足以昭示之況可得而射忘之乎蓋其生生而不息昭昭而不爽不可見聞而體於無聲無臭之內有如斯也亦可以徵鬼神之無時不行矣夫然則鬼神之德無所不盛不信然哉夫鬼神本散也故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

也而其無物不體無處不流動充滿無時不降格於人
心則莫有顯於此者蓋全昜合散實有其氣則必實有
其機實有其機則必實有其理實有其理者誠也而氣
機之發不容已也者誠之不可揜也然則天下之理誠
有於中未發雖無發見之形已發雖無一成之節而自
然立之爲大本行之爲達道無須臾之離於人心而修
之爲禮樂刑政建之爲位天地育萬物者其又孰得而
揜之哉幽明初無二理在善體者不使有遺焉而已由
夫子之言觀之不可見聞者隱也體物不遺而洋洋如
在不可度而格者費也物無大小而皆體者入於至小
而無閒也周乎萬物而無處不在無時不格者極於至

大而無外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豈不與鬼神合德乎乃
所以在君子而費有其隱焉在鬼神而散則必顯焉則
唯誠而已矣誠者隱之所以不詘於虛而費之所以不
侈於博也唯有德乃有其道故於此言德言誠而天人
之蘊可漸進而明矣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
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
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讀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篤當作篙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
則覆散當作㪚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
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訓義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者已備言之矣則請言其
大者夫爲德而集上天之命刱業而成數百年長治之
隆修典禮而亯帝亯親以合幽明之理斯不亦道之至
大而君子之道則皆譽焉可不謂至大而無外乎而吾
皆得引夫子之言以明之君子之道合乎鬼神之德而
本於父母之順則孝者固君子率性之同然而不可須
臾離者也而其爲德也則何如哉說在夫子之論舜矣
子曰夫孝庸德也而實天下無可加之至德也同爲子
而能以孝侔同其孝而能以大侔蓋亦難矣惟舜其大
孝也與終身之慕不離乎赤子之眞底豫之休遂極於

天下之化斯則可以當大孝而無歉乎惟其孝之大也
則德以是全而福亦以是備矣以言乎德德則爲聖人
矣江河之量備道於欽山元德之升協功於聖帝以言
乎尊則爲天子矣〇憲數在躬而岳牧樂推以爲主垂裳
以治而有苗亦格以歸心以言乎富則有四海之內矣
五服之賦仍版籍於堯封十二州之平遂受成於禹貢
由是而以天子之禮上祀其先則宗廟饗之矣雖曰奉
堯爲藝祖而虞幕之祀已降而復修由是而以聖人之
澤下延於後則子孫保之也雖曰禪禹以大位而有陳
之封至今而未替以聖人之德而全生我者之理以歸
美於親以天子之尊而極尊親奉養上事下育之隆以

備慰其志則德與福皆大孝之以事其親者而唯其昊
天罔極之悉敬至極而不可加則其德福自無不盛則
甚哉孝用之大而孝理之通也觀於舜而豈有爽哉故
能有夫大德者無不可得而無不可必者也唯其德之
大也就此人子可盡之知能而極聖人所必至之性命
則必得其位而天下之尊必膺焉德已崇而物自莫能
尙也必得其祿而四海之奉無可辭焉德能容而物自
莫能外也必得其名而聖人之譽望歸焉天下樂推其
美者心理之同然也必得其壽而百年之期頤徵焉受
命能永以固者生理之所培也觀於舜而咸得之不信
其必然而無妄也哉乃其所以必得者何故則於此可

以見天心之膺乎物者矣天之生物天之理也無物不
資天以生則天無擇於物而生之矣而必先有其可生
之材乃就其生理而生之既有其已生之材乃就其生
機而厚之無不因也故物之植立而栽者則氣至而受
風雨至而益榮培之矣其傾側而本不固者則氣至而
不能受風雨至而反以搖動覆之矣然則非有其德祿
位適以重其棄名適以損其實壽適以長其惡而已矣
蓋天日以可爲聖人之理實命於人而大位必有所歸
諸福皆人所可受特在有德者凝之而已大哉德乎天
於是而不違而道由是以顯也說在嘉樂之詩矣詩云
可嘉可樂之君子而有是昭明衆著之令德也以施之

於百姓而民宜之矣施之於羣臣而人宜之矣人心之
所順卽天意之所歸則天降之以祿而可受也其受祿
於天也保之而使其身彊固佑之而使其德淸明命之
而誕受萬方乃保之者長年而彊固益增也佑之者日
新而淸明益啟也命之者永膺而大位益安也何一不
爲德所致者以詩言觀之則所謂令德者卽大德之謂
也周之肯王修其寢門定省之誠廣其聿追來孝之理
而世德之鴻名施於天下則配天之業以固而卜世之
〇憲以長蓋虞周一德而天命一致大德者之必受命不
益信哉夫孝庸德也而其至也則爲大德德自全而福
自膺赫赫天命且在日用對越之中道之費也極於至

大而無外不可見乎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嗞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微當作敓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憂當作𢝊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葢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讀如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

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肇當作肁翦本作勀業本作帑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矦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季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貸賤一也大讀如泰矦作侯俗文葬作葬俗文期當作朞貸作貴俗文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葢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

汯以及天下使葬用歿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矦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歿作死俗文爵本作爵期當作朞

訓義道之費也開一代之王業或以靜俟乎時或以動膺乎運或以武功撥亂或以文教致治皆率其家人父子之道而貞常御變者盡合乎時宜則於夫子論我周之世德而見之矣子曰夫周之王也文王始之武王定之周公成之而一代之治道極隆焉請得而備言之夫當大業之未興則憝天意之不可違典禮之未修則憝人治之不可緩乃天命人心可以靜俟而道在遵養以聽天人之自定者則無所用其憝也其唯文王乎嘗慶

而錫光者王季也大王翦商之業授之於王季而爲文王之父矣臨汝而無貳者武王也周家卜世之長待之於武王而爲文王之子矣以王季爲父則文王所以立奄有四方之基者父作之矣不待文王之刱也以武王爲子而文王所以開施於孫子之業者子述之矣不必文王之爲也則謹以承先靜以待後文王但篤厚其德而武功文治且俟之焉斯以處夫天命欲承未承之際人心欲定未定之時道固嗞也而文王即以其無憝體時中之道矣至武王而道又有不嗞者王業開於大王而王季益以興文王守其正而俟其成相因之緒所未終者奏永清之績尒則三后之所爲而未竟者在武王

矣而武王纘之聖德益以隆而天命益以眷人心益以迫焉千八百國咸知上帝之簡命而赴會朝之事則一戎衣而有天下無待再舉之師也天下奕眹獨夫之播虐而無簒弑之疑則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介功者定負斧扆而分陜以治尊為天子矣道通夷蠻賦中邦而來貢四夷富有四海之內矣於是而七世之祀隆九獻之禮行而宗廟饗之矣成周之鼎已定傳子之法不要而子孫保之矣斯以處夫天命不容虛世德不容廢而建非常之功以成不拔之業道又然也而武王以其纘緒體維新之道矣夫天下未定道在紹先緒以凝天命天下已定道在敷德教以齊人心使武王早受命而久有天下也則法文王以盡仁孝之心建幽明之極者在武王矣而武王則末年始受命也革商之牛馬方歸法度之綱維粗舉而武王陟矣成王以沖人嗣服則文武之德所待成者在周公矣於是商奄再清之後東山歸旅之時周公體二后恭敬之心推而準之於典禮而成其德焉德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尊親有特剏其典而非過者夏商無追王之事而文武推世德之積累不忍私美於身則成其尊親之至而追王大王王季焉明大王王季為王業之所興卽以昭文武孝思之所嘗也其組紺以至后稷則身為先代之殊封而未受天命之鑒眷則不敢追王而既為功仁之累積且念一本之淵源則必

以天子之禮祀之而文武之德爭於先世者成矣乃其大於尊親而尊親者人心之所共有天子隆焉而其下則亦均焉者也周公因推文武加惠四海之德意卽斯禮也以尊卑之降殺而各致其所得為達於諸侯大夫而賢者行矣及士庶人而賤者亦行矣其達之於祭也不但諸侯之有祫有時享也大夫有少牢之禮士有特牲之禮達之於葬也則不但諸侯之五月以修其具也大夫盡三月之修士盡踰月之制而又以先王先公追王上祀之宜推之於葬祭之閒斟酌其隆殺父為大夫子為士父不可抑而卑子不可抗而尊也則葬以大夫而循其固有之文祭以士而盡其可致之實父為士子為大夫父不可冒夫尊子不可沒其尊也則葬以士而安其得正之終祭以大夫而極其能盡之養豐儉之宜皆以文武酌恭敬於先王先公者成之也達之於喪服也則仁所必至者推心理之同亦上祀並隆之意也義所必裁者推理之異亦追王有窮之意也祭以盡文小人而分君子之澤故自上達下而漸以減喪以盡質君子而同凡庶之情故自下達上而有所裁期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大夫矣天子諸侯有升而為三年者有絕而不服者以義制也三年之喪則自庶人而達乎天子庶人有三年之喪一而天子有三年之喪三制雖殊而均為重也至於父母之喪則同此昊天罔極之德同此終

天丞憾之悲則無貿賤一矣是哀戚之節文一皆文武丞患慕於先王先公者成之也德之成而我周開國之盛治崇孝以立天下之本其大用昭著於人心而王業之成至此而大備焉斯以處夫天命已固人心可盡之日道固然也而周公乃以其成德體眾著之道矣則甚哉周之王也集三聖人之成能以建一代之治而豈易言也哉由夫子之言觀之聖人各有其時而各盡其道則君子之道固有非聖人所可盡知盡能者而上通天命下協民情肯以承祖宗久遠之休後以立百世損益之則道之費也斯不亦極於至大而無外乎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當作修）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貿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當作佋）

（音同蕆本从邕从又俗作醻非酬與醻同爽从㸚非）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大讀如泰季俗作年不成字）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兩當作网）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大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大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畧耳（大祖大廟之大皆讀如泰）

【訓義】道之大也備典禮之隆而通幽明之治覩於夫子之尙論武王周公者而見矣子曰孝者人子自盡之庸行耳而推致其心之所必盡道之所必通者則存乎達孝矣由今思之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一時之人心無不喩其報本反始之営後世之天下共服其錫類惟則之隆蓋武王開之周公成之實有合於夫人天性不容已之眞而莫能易也夫孝之至而後可謂之達孝抑必其爲達孝而後可偁爲孝者則武王周公之所以爲孝可思矣歬人之志而能體其未見之衷以自爲志則曰繼志乃歬人未嘗有此志而使其在今日則必有是

志我因體之而勿貳尒心則其繼志也不尤善乎歬人之事而能循其所行之事以爲事是曰述事乃歬人固未嘗有此事而使在今日則必成其事我則述之而徂維求定則其述事也不益善乎夫武王繼三后之緒以成王業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崇先祀是豈非曲以其心體歬人之德而備以其道成歬人之業者乎夫王業定而大典行大典行而禮制悉則推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亦何莫非繼志述事之大全者乎夫祭以盡崇先之志則非但苟舉其典而可侈尊親之盛也將必有畢竭其孝養之忱於神者以冀冥漠之來格故四時皆祭而春秋爲盛焉雨露降而生怵惕之心霜露

濡而動悽愴之感於斯時也祖廟具在得無有丹雘之不新者乎則修之以嚴神祀也宗器具藏其忍不珍重而將之也乎則陳之以昭世守也裳衣在寢矣肅設之以授尸先王以衮先公以鷩庶幾皇尸之爽卽祖考之臨也食物惟時矣潔薦之以充俎行各有牲膳各有膏庶幾物產之致皆明德之馨也蓋其所以上奉乎几筵而盡其心以孚祖考之心者有如此抑必有萃合乎子孫臣庶之歡於衆者以昭恪恭之齊一則同姓異姓之助祭於廟中而禮皆行焉同姓者以本支而昭管慶之休異姓者以多士而見作人之美其於同姓也則以大宗之洽合族於廟中而卽廟制之昭穆序其世系儼然

一本之所生相爲分合也其於異姓也則以班朝之制定堂階之上下而馭爵之貴賤聽命先王儼然一王之所臨莫或僭踰也其合同姓異姓而一視之也則澤宮所選之士入廟中而分莅其職職有崇卑而因能以授大賢任其巨小賢任其細於以辨之而夫人苟有材能無不畢獻之於一日矣而不但然也執事不及之子弟至行酬而使舉其觶觶之既舉而長者行酬賓以致於阼階兄弟以致於西階使夫賤者廟中亦與於有事可以分受其榮光矣乃其於同姓也則猶有厚焉者祭畢而燕以諸父昆弟之耆老爲之主而子弟侍焉則又以崇重高年敦修齒序既有以見先王福及子孫壽考之

不忘又以明同姓之合以天倫遜悌之攸盡而恩尤洽矣蓋其所以下逮其子孫臣庶而推其德以推先王之德者有如此於是而禮制定矣禮制定而以時舉矣逮乎祭之一日君於阼夫人於房賓於西兄弟於東朝踐於堂獻尸於寢賓賓乎踐其位者肅穆以對越於神明而無敢隕越也鸞刀以割血毛以薦鬱鬯以灌上尊以酌稽首以迎奉羞以侑秩秩乎行其禮者獻酬以備其儀文而無有廢墜也迎牲以昭夏迎尸以肆夏升歌以清廟下舞以象質則朱絃而疏越文則玉戚而朱干雝雝乎奏其樂者和平以升降於穆清而無有菲戾也夫然後則其所爲告虔於祖廟宗器裳衣時食者至此而敬以將矣凡先王之所嚴恪以上承者無不極我之靖恭以祇事也其所爲推恩於同姓兄弟賓臣子弟者至此而悉以行矣凡先王之所爲眷顧而不忘者無不載我之歡心以在位也此豈非葬人亡矣而事之如生祔廟祭行之後依然寢門視膳之情也葬人亾矣而事之如存時舉歲行之餘依然一室瞻依之悉也惟其情之篤摯故制典禮而罄無不宜抑惟其典禮之備行益以延至情而思成以綏矣此非至孝者哉惟其至而王與公之心無毫髮之不竭則天下後世之人心亦無有遠邇賢愚之不協斯其所以爲達孝矣乎乃由其孝而推之則豈但先王先公之祀爲葬人志事之所注存而繼

悉明備以殫其孝思乎孝子事親如事天則事天亦如事親矣萬物本乎天則上帝之與我陟降左右者實所生之理與乾父坤母而不相離也於是而郊之禮立焉而社從之今其禮具在蓋天子以其與天通理之情而致其昭格不違之實者也孝子推尊以及乎其所尊則推其所尊以及乎其始矣人本乎所自出之祖則古先之爲吾得姓受氏者實可盡之誠無遼遠崇卑而不可屆也於是而宗廟之禮行焉而大饗與時祭備矣今其禮具在蓋王者推所從出之原而極乎德厚流光之至者也夫其禮具在則嗣王行之有司供之學於禮者講習之然皆其文而已矣未有能明之者也若明乎郊社之禮何以自大夫置社諸侯國社上達於天子之大社皆可祭也而郊則爲一人之所獨舉則何以王者而與天相昭對天而可與王者敬事之忱降假因是而至敬無文以有特牲埽地之制其爲至理皆晰之而無疑明禘嘗之義何以四時各饗當秋而嘗以奉大廟之昭穆既有祭矣而禘爲五秊之所特修則何以仁率親而上屬乎大祖之所自出義率祖而下延於百世之必因於是而禮樂必盛以有雝雝肅肅之美其爲精意能體之而不昧則幽有鬼神明有禮樂者此也天不能違道無異致者此也於以治國秩之敘之經之緯之條理燦然而退邇如一不猶示諸掌乎至於郊社禘嘗而禮無可

加矣道無不在則幽明一致天人合揆而王與公孝思之廣被豈有涯哉天下後世雖無能明之者而沐浴於其至治之中則又安得不通喻其孝乎由夫子之言觀之武王周公以因心之孝惟肖人之志事是繼是述而敬慤之廣被啟禮文之詳備郊禘之精意爲平治之本原則君子之道自父母之順以極鬼神之德無有二致其極乎至大而無外益著明矣然其所以嘫者則固隱也其能嘫者則誠也請進而備論以反之約焉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脩當作修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厺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嘫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湙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然當作嘫便作便俗文愛當作㤅湙當作㳄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脩當作修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脩當作修殺讀厺聲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昆當作罤昆从日从比罒偏明也罤从眔从弟眔目相及也鄭當作智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彊此也謂

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嘫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嘫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然當作嘫叓作更者俗文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本作彊或作勥強字俗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

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嘫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兩知也知字皆當作智蚤當作早強當作彊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朱子曰子曰二字衍文好當作敔近乎知知字當作智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為知與非知二知字皆當作智私當作厶徇當作殉辭當作辤好當作敔然皆當作嘫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脩當作修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端當作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當作修侯本作矦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察當作詧忘當作忞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脩當作修）
（見當作覸矦作侯俗）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
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
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
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
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
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畏本作㽔）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
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

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
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切脩當作修去本从大从厶作厺好當作𡚽惡讀去聲旣許氣切稟筆錦切稱宜如字讀虛陵切亂當作𤔔朝讀如潮厚本作𠂤今槩通用厚字亦宜作𠂤从子俗誤）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
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
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
此也旣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
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
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

夫來獻王制比秊一小聘三秊一大聘五秊一朝厚往
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優本作憂憂游字本如此今誤考當作攷年俗字當作秊）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前當作歬跲其劫反行卽讀戶庚切）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
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
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
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
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

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然皆當作嘫私當作厶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要本作䙳強當作彊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強當作彊稟筆錦切

訓義道之費也既極乎至大者而言之矣乃大而無外者唯不遺乎小小而無間者乃以成乎大其費也皆有隱焉者以爲之體則請兼小大費隱而言之夫用之費也有其主故非任才智以修功名而異於無忌憚之小人體之隱也有其實故非託虛宋以流幻妄而異於索隱之異端其所以爲費之主隱之實者則一言以蔽之曰誠既於夫子言鬼神而見小大費隱之以誠爲一貫之理也嘫所言者天之道也則但因天命以見性而未

嘗及夫率性之功能與修道之存主則夫子與哀公論政之說備其全矣哀公問政於夫子將欲知政之大綱與節目乎抑欲知所以舉此政而行乎國也夫子曰若以政之所當行者而言之則莫善於文武之經政矣其經畫之大條理之密無可復加也嘫而布在方策無難攷也乃在文武之日則王道行於天下而子孫之世守者不能述而見之施行則不在政而在人審矣其人存而其政舉矣周官之法度載精意以行也其人亾則其政息矣方策之具存無關於理亂也蓋政之所以必待人而舉者以人有人之道所以奮發於積弊之後者有其道勇所以主持其必行之力者有其道仁所以悉達

其條理之繁者有其道智所以主持於中而爲建諸事之本者有其道誠斯道也以之行政而無難行者舉之而速舉矣敏政者也猶之地之有道以培其根以滋其生以之生物而樹無有不速榮者敏樹者也況乎文武之政合乎人心盡乎時宜尤其易敏者始猶夫蒲盧之易生者乎

則請爲君備言人道夫人與人爲倫類而道出焉有心之所不容昧而日用之不可遺者曰道人受之天以爲性之體而有是道則有是心以膺之曰仁曰義曰禮人秉之性而發見於心以行仁義禮於道之中者曰智曰仁曰勇乃更有其會歸者以貫於心德而爲性之實者焉皆人道也則請以次而序言之夫人道

敏政而君屬精圖治以敏之於上者亦必百尒卿士亶乃心力以敏之於下而後政無不舉也故爲政在人乃欲所用皆賢則人才不乏而但在君之取之也取人則以身矣皇躬立人之極則好惡正而簡擇乃精也而君身之所自正則又存乎其修之矣修身則以道矣倫物爲制行之原必綱常敘而率履乃貞也而道爲天下之共由何以品節之而咸宜則抑有所以修之者是卽在吾性中不容已之惻怛以浹洽於倫常而必以仁矣夫修道以仁而仁之爲用可得而言矣仁者卽夫人之生理而與人類相爲一體者也相爲一體故相悉焉而恝之所施惟親親爲大一本之恩爲吾仁發見之不容已者而民之仁物之悉皆是心之所函也乃仁者人也而立人之道則又有義矣義者卽吾心之衡量而於事物酌其宜然者也酌其宜然必有尊焉而尊之所施惟尊賢爲大尙德之誠爲吾義發見之不可苟者而事之經物之制皆是理之所包也乃是親親之仁尊賢之義行焉而又自有其條理者則親親之殺出焉推而上之以及乎遠祖推而下之以及乎庶支厚薄各有其則尊賢之等出焉有臣之者而抑有友之者有友之者而必有師之者隆替必有其差若是者蓋天理自然之節文親疏上下爲吾心不容昧之品裁而因以生其等殺也則等殺之立何莫非吾心之固有而修道者之所必資者

乎夫道建而政成矣而惟仁義禮乃以修道則政之所自敏可知矣故君子知夫爲政在人而取人以身也而推化理於在躬之矩範不可以不修身矣抑念夫修身以道而道以仁修也而必本彝倫於天良之慈愷不可以不事親矣抑念親親之仁得尊賢之義而益彰也而必建英賢爲懿親之夾輔不可以不知人矣抑念夫親親尊賢之自有等殺也而皆因天理爲自然之厚薄不可以不知天矣夫仁義禮之交盡則身無不修身無不修則人無不可取而政無不舉是人道之能敏政也固然而必盡夫仁義禮乃可以修道而舉政則政之舉必由於人之存而文武方策之典章不能必子孫之長治

君其切求之人而勿徒言政也亦明矣　然而極人道之所存則又有進焉者仁義禮皆天理之在人而人心之同具乃㤅必有所自行而不流於薄宐必有所自致而不忒其經節文必有所自體而不踰其則請就人道而更推之夫修道以仁而義禮偕焉則㤅敬之所施者道也是道也天下之達道也時無古今位無尊卑有生而即與俱行者也而其目有五仁義禮所以成乎達道之修而抑有行此仁義禮於達道之中者德也是德也天下之達德也時無古今人無賢不肖有生而即得乎天以成乎人之實用者也而其目有三達道之五者何也曰君臣也有君臣而尊卑之義著矣父子也有父子

而親㤅之情著矣夫婦也有夫婦而內外之別著矣罤弟也有罤弟而長幼之序著矣朋友之交也有朋友而相交之信著矣斯五者㤅敬行焉等殺具焉由之則治不由則亂通乎古今天下而必遵者也天下之達道也乃明明此道也㤅何以盡敬何以施等殺何以辨則必知之而後可行而人心則固有此炯然不昧之知足以知此理者既知此達道矣㤅何以無不盡敬何以無不施等殺何以無不立則必行之而後不虛所知而人心則固有此純一不雜之仁以行此理者若其知之未逮行之未純也而勉盡其㤅作起其敬決行其等殺則必自彊於知行而後知行以果而人心固有此奮發有為

之勇足以勥此者斯三者皆所以行吾達道而勿使之有缺陷者乃性實有其成能心實有其作用通乎古今天下而同得者也天下之達德也夫至於知仁勇而人道之凝於性以發見於心而成乎大用者切矣然而人之道尤不僅此也有行乎智仁勇之中而函之於至足有行乎智仁勇之盡而發之於無餘使無所以行之者則知焉而私意閒之未必其真知仁焉而私欲參之未必其真仁勇焉而客氣乘之未必其真勇則有其為智仁勇之具存而交發者一而已矣是道之樞而德之主也唯其有是至一之理也故智仁勇之所就不同而為智為仁為勇之量不齊然極其致而以所行之一成乎

人道之大用者則未有差也故以知而言則或生而知之天良之動而倫物之紀自不紊也或學而知之品類之宐以肯修之美啟其明也或困而知之情理不安乃反求其故而始悟其然也然知則皆知之矣生知者真知也而學困者亦真知也同以其昭晢而無絲毫之疑者為明也一也以行而言則或安而行之因心之晢自不容已於行也或利而行之慕義之突因以求全於理也或勉勥而行之畏道之難不敢安於自廢也然行之而皆有成功矣則安行者真能而利勉者亦真能也同以其敦篤而無心跡之違者為行也一也夫以智仁勇而交致乎知行及其知行之已至則同矣而或吾心之

德未能發見則何由以入德而行道哉夫子抑又言之
矣子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而拘蔽之餘或不能使達
德之本體昭著於知行之際者則固有夫人必有之幾
爲三者見耑之用矣今夫人未卽知也而有致學之心
焉則近乎知矣天下之欲學者衆矣而獨致其致此致
之心卽知有善而不可不學者也則因是以求知而大
明之覺不遠矣未卽仁也而有力行之心焉則近乎仁
矣天下之欲制行者衆矣而獨用其力此力之發卽一
乎善而不雜其行者也則因是以求仁而純粹之理不
遠矣未卽勇也而有知恥之心焉則近乎勇矣蓋天下
之各有所恥也不一矣而獨知所恥此知之動卽絕乎

不善而奮以趨善者也則因是以求勇而剛健之能不
遠矣然則棄此心所發之幾而以致吾全德之體夫人
孰不有此心而何莫非眞實之所昭著乎但人有此致
學力行知恥之心而不知其爲智仁勇之見耑也則念
起而與德近念終而卽與德遠矣若其知致學者卽智
之見耑力行者卽仁之見耑知恥者卽勇之見耑則所
以修身之方卽因所致以不息於學而知日生資其力
以不已於行而仁日固就所知以必去其恥而勇日靈
以之行於達道之中而修身之理盡在此矣知以此三
者而修其身則以之治人而學以通乎民物之理行以
盡乎事理之安恥以求免乎人心之不順而所以治人

之理在此矣知以此三者修身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之
大學無不可通也行無不可至也恥夫一夫之不獲而
澤及天下也所以治天下國家又在此矣夫至於治天
下國家而政無不舉矣乃此致學力行知恥之心則人
所必有之善幾而爲人道之至切者撥其原則由一眞
之所發究其極乃爲德行之有實則其不裁夫所以行
之一也此乃人道所存之實而以之舉政又豈別有以
舉之哉　今夫爲天下國家則固繁有其政矣文武集
百王之大法而著之方策者不一也乃以要言之則所
以盡人道之常而爲之綱維者有九曰修身也身爲出
治之原而凡心制行之理皆所必飭焉尊賢也賢爲君

身之輔而師承受教之禮所必隆焉親親也親爲立愛
之本而一本九族之誼所必敦焉自是而行於朝廷則
敬大臣也坐而論道者其位尊矣唯恩禮之是崇焉體
羣臣也散在庶僚者其情疏矣必心志之相恤焉自是
而施於一國則子庶民也庶民卑賤視如子者以遂其
情也來百工也百工散處招之來者以安其凥也自是
而及於天下則柔遠人也賓旅之至未有常凥則以柔
道撫之使無戒無虞焉懷諸侯也友邦之遠方勤職貢
則以德意柔之使相親相附焉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以序而受治則爲天下國家之大經畢在於此而其效
有可得而言者夫皇極不建則臣民無所法則修身矣

以君德爲坊表而風俗可正則道立矣師友不親則邪說得以相熒尊賢矣就正人以講道而貞邪自審則不惑矣一體之恣休戚之共以異姓司其離合則怨由內作親親矣骨肉懷恩以相推戴諸父羣弟不怨而內釁消矣興革之宜安危之辨以新進搖我老成則眩於所從敬大臣矣心膂效誠以修舊典不眩焉而大計定矣士欲其相報以事君之禮而必先我有以恤之體羣臣矣則施之者隆而酬之者必至士之報禮有鞠躬盡瘁者矣百姓欲其相勸以奉上之誠而必我先有以感之子庶民矣則情以相孚而勞以不務百姓之勸有公介忘私者矣百工者財之所生用之所具也無與致之則

仰給於鄰封而不繼來百工矣則泉貨歸於國中器用供於內府財用足矣遠人者自四方而來且往於四方者也無與安之則交生譏謗而相叛柔遠人矣所至而俾吾德及歸而感我恩四方歸之矣諸侯者衛一人之尊合九有之勢者也無與聯之則自處於孤弱而無威懷諸侯矣則五服凛職貢之修四夷懼誅討之至而天下畏之矣夫九經行而其效如此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而文武之政無有不舉焉請備言其事夫文武之政著於方策者㪚爲萬目而以要言之何莫非所以行此九經者乎端尻穆清以養其聰明之㪚齊也屏除嗜好以牖其心志之淸明明也蒞朝爽尻各有法服步趨進退各有軌則盛服以尻而非禮不動也而以要言之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皆所以修身也讒佞除則妒媢消女謁息則正直伸賄賂不行則忠言日進而所資者唯陳堯舜之道進仁義之言以輔君也以要言之則好惡大明以尙德皆所以尊賢也可以君人者則授以封廒而尊其位未可以君人者則分之采地而重其祿我有所好則推之以與其其榮我有所惡則推之爲除其害凡此者盡我天性之恩而興起其親睦之意皆所以勸親親也陳其殷置其輔而分其職事之勞官有聯事有詔而不爲牽制之術凡此者使不親小事而成其尊無所拘礙而得行其志皆所以敬大臣而勸之使附己

也言則聽諫則行而不疑其欺己頒祿有典圭田有制而不使之憂貧凡此者使內不生謗阻之嫌外不分身家之恤皆所以體士而勸之使報己也公旬有制而尤弛養老尻喪凶歲之役什一有常而尤分上田中田下田之等凡此者皆力有餘而不告勞財有餘而不告匱所以子庶民而勸之使相勸也日省其勤惰月試其巧拙及其給之餼稟稱一事之値無所濫而亦無所吝凡此者使勤且巧者踴躍以效能惰且拙者亦黽勉以求善所以勸百工而成其事也有符節以利其行而不困於所往有委積以供其乏而不憂於難來其應對而有禮者則嘉之而重其勞餘其儀節之或愆者則矜之而

不加詰責凡此者安其身利其行定其心志皆所以柔遠人也本支絕則求小宗以嗣之故國淪則授閒田以封之君臣父子之閒有爭鬩焉則正大義以治之彊鄰四夷之侵且危亡焉則興救師以持之五季五服一朝比季而大小再聘其朝聘而歸也則勞賜有加而厚之其朝聘而來也則職貢從輕而薄之凡此者恤其病救其急不苛其求曲遂其願皆所以懷諸侯也如此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備盡其立文武之政有其舉之而無不舉矣夫以其序而修明之而其效遂臻乎文武之盛其事則盡舉乎方策之所留則凡爲天下國家者以此九經括之矣雖然其效可期也其事具存也而不有所

以行之者乎九經之詳以至者必智而後明也九經之規乎大而成乎久者必仁而後行也修九經於人亡政息之後必勇而後能決於有爲也此始其所以行之者乎而猶未也合知仁勇於一德合生安學利困勉於同功本吾所性之良能以徹於修爲之中盡人道以敏於行而無不實者則一而已矣　請爲君言一之理凡以達德行九經而盡達道之理者各有其事矣事則欲其立而不欲其廢矣乃不待夫天下國家事理之至著而智有所以知焉而不爲意所留也仁有所以行焉而不爲欲所蔽也勇有所以彊焉而不恃氣之動也則皆先有以盡乎所以行之實而後無不可知無不能行無所

不彊則九經以序而舉事斯立矣藉其不然絫無存主之實而一政至始息一政之理以求一政之效欲知而愈暗欲行而愈失欲彊而愈弛未有不廢者矣則豫與不豫之辨也夫事之始也以言先之豫則所言之理定於未言之前言雖百變而不違其意之所存豈至屬辭之中窒乎不跲也所言者皆事而事待我以治者也豫則治事之理定於未有事之前事雖無盡而不迷其處之之法豈至繁難之相迫乎不困也有其事則惟吾之行矣豫則審行之幾定於未行之前行雖不一而一行其心之所安豈至追念而增媿乎不疚也夫言行事各有其道分之而道在合之而道一亦惟豫也則道之爲

經爲緯者定於事各一道之前道雖分殊而皆存於理一之內豈至變化之難齊乎不窮也故析而爲五詳而爲九序次相成而爲三皆非所以爲豫也唯所以行之者一則未發而爲天下之大本已發而爲天下之達道以率性之功凝天命之實則事皆繼起而德爲本原斯則所謂豫而爲事之所自立也請卽在下位者觀之夫在下位者有上焉有民焉有親焉有身焉則亦行乎達道之中而分九經之理者也乃將欲民之聽吾治必上之使我得行其志也使事上無其理而不得乎爲君爲長者之心則行焉而上制之民不可得而治矣乃獲乎上者不但於事上之忠而有感動上心之實則信乎友

是已使粲行之有疵累心之不白不爲朋友所信則黨
同伐異之交爭而不獲乎上矣乃信乎朋友者不但於
交友之信而有愜服朋友之實則順乎親是已使眷志
之未盡貽辱之有徵而親不順焉則至性之天常有玷
而不信乎朋友矣然則順親者所以行乎君民朋友之
閒爲之大本而修之家庭之閒以起出交天下之化其
爲事之豫者而亟有其道焉斯道也且尻昊天罔極之
先是豫也爲萬善始基之主是一也則誠是已誠極乎
天地萬物之理而凝之者身誠動於上下朋友之際而
先所感通者親所存者仁義禮之全體無有不實所發
者知仁勇之大用無有不眞則身以誠矣如其不然而

有所虛假有所欠缺則事親者亦不盡乎天性之眞而
承親者因失其全歸之理不順乎親矣夫誠身至矣體
之於心存之於靜發之於動皆有其實功焉然而抑有
其道矣誠者誠於善之謂也善之量極乎至大善之辨
又極乎至嶶不知善之所至而未滿其充實之光煇非
誠也不知善之所箸而未審其毫釐之疑似非誠也則
不明乎善而卽其所不明之處爲不誠之區於形色天
性之眞弗能踐焉不誠乎身矣然則明善者豫之極也
而誠身者一之實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豈徒在下
位者之爲然哉爲天下國家而舉九經行達道之政以
此而已矣　夫誠所以充乎萬理周乎萬事通乎萬物

者何也則所謂人道敏政至此而極也夫人之有道因
其有性則道在性之中而人之有性因乎天之有命則
性又在天之內人受此理於天天固有其道矣誠者則
天之道也二氣之運行健誠乎健而順誠乎順五行之
變化生誠乎生而成誠乎成終古而如一誠以爲日新
也萬有而不窮誠以爲富有也唯天以誠爲道故人得
實有其道之體乃誠爲天之道則道之用非天所爲功
而存乎人於是有誠之者焉有是心以載是德故誠可
存也有是才以備是道故誠可發也誠之未著於未有
是理之中而森然有理之可恃誠之或虧於不盡善之
中而確然有善之不易此則命之所凝也性之所函也

以起生人之大用而爲事理之所依也人之道也夫人
以其誠之之道而體乎天道之誠乃其成功則一而當
其始事則有別焉所性之誠卽天之誠也能全乎所性
之誠卽以天之德爲德是謂誠者知仁勇全乎中而因
所感以見乎外故安而行之不勉於所行而行無非宜
也恰與事物之理而相中也生而知之不思以求知而
知無不至也其於事物之理而無或失也如是者其與
道相爲一焉無不中也而求之不勞則出之不迫從容
中道斯以爲聖德之成矣斯人道而合乎天者也求合
乎天性之誠必資人之道以盡其道是謂誠之者於是
而學知利行之事起焉以明善爲誠身之本則於不善

之中而擇其善於善之中而擇其至善思而得之乃以得夫不思者之得以誠身為所以行之實則未得而慎以執其所擇已得而力以執其所守勉而中之乃以中夫不勉者之中此君子作聖之功而及其至也亦與聖而同功則人道而盡乎人者也夫擇善固執者其功豈易竟哉善不可以己意度也古有其言之者有其行之者學之而必求博以致事理之詳也所學者亦不可以己意裁也有道可師者有事可詢者問之而必致其審以求折衷之定也學問所得欲其切於己也則必致其思焉慎之而勿失之疏畧勿失之荒唐思之所得恐其尚未精也則必致其辨焉明焉而善不疑於惡惡不疑

於善夫然而後可謂擇善而得其善也於是而可以行矣行焉而或有其名未有其實善其始未善其終未可也必篤行之而極吾剖析之精無不盡其必至之力夫然而後可謂執之固者也是其知學知問知思知辨知行者乃人之良知能博能審能慎能明能篤者卽人之良能故曰人之道也而擇執交致其功則存乎其人之自盡其道故曰唯人道為能敏政也

乃擇執之功猶未可卽盡也善在而不知擇執焉而未能固則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有使之然者而人道將隱於夫人之心又將如之何哉此則困勉之事起矣志所未逮有弗學尒學之則必期其能與古而同道如其悟未啟而弗能則

益學之弗措也學所未及有弗問尒問之則求悉知而無疑如其解未悉而弗知則更問之弗措也學問無所發明有弗思尒思之則必求得其意之所存如其蘊甚深而弗得則復思之弗措也不得其實有弗辨尒辨之則必求其兩端之殊致如其擇未精而弗明則力辨之弗措也學問思辨之功未盡有弗行尒行之則必其篤實而可據如其業未成而弗篤則勉行之弗措也其弗措也則於其易而不敢易視之也人一而能之己百其功而不已庶幾乎迹若易而旨趣之日益者無方也於其難而不敢憚其難也人而十能之己千其功而不輟庶幾乎道無難而艱苦之所得者足據也特患乎力不

足而自畫耳若其勇於有為而果能此道矣則雖愚而不足與知也而必進乎明矣雖柔而不足與能也而必進乎彊矣蓋專心於事則紛襍之念不生而清明自啟執持之已定則惰歸之氣不棄而彊固日生況乎學問之益其見聞而修能之利乎進取哉此雖困知勉行之事而成功之一且將與聖人同焉蓋能百能千之志氣誠乎勇而不徒任其氣亦人道固有之材而始於不敏者終於敏則甚哉人道之大與天道互相為功人以此存而政以此舉亦在乎自盡其道而已矣然夫子告君之言忠之九經之事達道之修極乎詳密而天下國家一無不於是以治此費之包乎小大者也而誠之為體藏

乎上天未命之先誠之爲用根極於不見不聞之內則費不終費而有其隱隱不終隱而有其費故人道必敏政而誠之之學固在擇執之顯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至此而其理盡矣乃歸原於誠之之德則所謂聖者能之此也所謂君子中庸者此也而舜之智顏子之仁君子之勇所以異於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唯誠而已矣請進而詳誠之之說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

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荅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中終

中庸卷三　四書訓義二下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訓義　誠者天之道而聖人不思不勉而中道則亦曰誠者是聖人與天而通理也誠之者人之道而擇善固執則誠乎其身是賢人與聖而同德也故分之則有異名而合之則爲一致故曰一也請即夫子之言而申明之

夫自其所執者而言則曰誠自其能擇者而言則曰明德之所以知行道之所以明行雖相因而亦各有其實矣故所由以體道者亦有先後之序而性教自此辨焉夫性則何如也惟天實有此健順五常之理以命之人故人得有其虛靈不昧者而知此理焉實有之而實知之此性之固然者也天道也而聖人之全體能備乎天所命之德智則誠智仁則誠仁勇則誠勇因是而有諸己者條理秩序皆其所自喻則與天命同其昭明純乎性矣故謂聖人所性而安焉者也夫教何以立也惟人能以虛靈不昧之知以誓乎理故得以發之爲禮樂刑政而盡夫健順五常之實焉既知之而後能體之此教

之所自成也而賢人之修道能擇乎善之精知智之所
當知知仁之所當行知勇之所當彊因是而審其宜者
存中發外皆眞實而無妄則由聖教啟其實修道在教
矣故謂賢人由教而入者也雖然又豈有不相及之理
而天人異道聖賢異功也哉當其秉一眞無妄以爲德
非有事於明也乃誠有之則誠知之凡分爲衆理敉爲
萬事卽其著見之條理秩敘入天下之至繁而不猒故
聖人自盡其性而教必自聖人而開則聖人不絕賢人
以作聖之功矣當其盡學問思辨以起功而未嘗自謂
誠也乃明知之則旣實有之其思焉而得勉焉而中就
其所喩以存中發外通天命之本原而不離故賢人敎

行其敎而性亦爲賢人之所必盡則賢人可學聖人於
至誠之道矣由此言之則天之道所以生乎人之道而
人之道乃以復乎天之道學者未至於聖則由明善而
誠身故曰豫也已極乎明則誠明合致而天人交盡故
曰一也故夫子重言人道之敏示人以聖學也由此觀
之中庸不可能而唯聖者能之自誠明之道著矣唯聖
者能之而又曰君子中庸自明誠之道著矣則請詳性
敎之盛德大業以見天人之合焉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
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
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
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
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爲
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私當作ム巨當作鉅

訓義至誠之與天同其德者有卽功化而見者焉則請
就其功化而言之夫人物各載一眞無妄之理以爲性

而特其不能至也君子固執一眞之理以誠身而猶未
能卽至也其唯聖人乎靜焉而函無窮之理動焉而極
萬善之致健順者卽天地之體也五常者卽天地之用
也斯天下之莫能尙者也天下之至誠也故天命之性
一誠而已矣而其所具之則無理之不備也無散之不
詧也形形色色之中皆有自然之則不覩不聞之際固
有至足之規盡之也亦良難矣而天下至誠於性之所
存者無不信諸己矣性之所發者無不充其量矣爲能
盡其性也夫能盡其性而吾性中之功用豈有窮哉夫
人亦各有其性矣智愚賢不肖以其氣質而殊而其性
之知能不能以自效有知之明者而後不揜其善而導

其不善有處之當者而後可裁其過而補其不及唯至誠能盡其性則以我之大全辨人之至偏乃以極夫人氣質之所可受而使各致其知能則能盡人之性矣且物亦自有其性矣靈蠢良楛以其形器而分而其性之體用不能以效於人有知之明者而後不昧於所取而妄於所舍有處之當者而後各與其所利而違其所害唯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則擇物以資人之益而因人以制物之宜乃以極夫形器之所固然而使各成其體用則能盡物之性矣至於盡物之性而至誠之功用已極矣則由是而思之其有功於天地者豈小哉人物之有性自稱而生變易以成其用有化之者矣自無

而有保合以就其材有育之者矣則天地是也而天地之化育不能施之習氣相染材質相限之中至誠由盡性而及乎人物之性矣則天地之所不能變易者至誠爲成其用天地之所不能保合者至誠爲就其材是輔天地以成化育之功在至誠矣夫天地之所以成乎其爲兩大者唯其以二氣之闔闢五行之運用化育乎人物也至誠而能贊助其德業以司人物之生成則有天而不可無地有地而不可無天有天地而不可無至誠功相參也則位亦相參也成位乎中而與上下竝尊矣觀於此則至誠之功化卽天地之功化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形从彡从开象形者本俗用咎字今别从艸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輝俗文本作煇然當作然氣本作气端當作耑

訓義 自明誠者賢人之事而與聖同德蓋以誠之之功誠其身至於誠則成功者一而其功化亦卽誠者之功化則請推其功化之所自成而言之夫至誠其至矣自明誠者卽其次也其次於至誠者以不能有其誠之全也其卽次於至誠者以其一曲之誠不異於至誠之實也乃其有此一曲之誠而加之以誠之之功因所實知者以擇乎衆善因所實能者以執其大中而推致之使皆如其實知實能者焉則曲之所致無不可知也無不可能也無不眞知眞能而一無妄也遂有誠矣則體立而用可以行矣善而皆誠有於己則遇事物之至皆本吾心至足之理以發見於修爲誠則形矣既已發見於

外矣誠爲之則誠有其功而加諸事物者皆顯嘫有續之可紀形則著矣既已顯著爲功矣誠有其功則又誠有其用而施於天下者益煥乎有美之必昭著則明矣益至於著而人官物曲之咸宜至於明而禮樂文章之大備矣則由體達用之德全矣用已達而物之應乎其誠者將何如哉夫既明而光煇見於天下則人心之歆動自有不容已者耳目一新而心志警明則動矣夫志未動則習於舊染而安之既已動矣自勉於善之可爲自力於不善之必去也動則變矣習而不變則必待督責而後改既已變矣不善日已遠而忘其故態善日以遷而無待勸進也變則化矣至於變而以正人心於當

嘫至於化而且以順人心於固嘫矣則存諸中者流行於天壤矣乃自今息之化豈易言者哉唯天下至誠以盡其性者盡人物之性故在己者不息不勉也加於物者無迹無名也乃致曲者功化之成亦如是焉則不得謂之致曲也不得謂之其次也一天下之至誠矣觀於此則明誠者由中達外之功化即聖人之功化故曰誠之者人之道而人道即天道之誠也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前當作歬妖當作祅妖从女女子巧慧也孼當作蠥从虫禽獸蟲蝗之怪也孼从子庶子也禍胡果切今讀去聲[illegible]謁

禎祥者福之兆妖孼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妖孼詳上俯本作類或作俛俯乃俗文然當作嘫私當作厶察當作詧

訓義至誠與天通理又可即其合德於神明者而見之夫至誠自誠明者也其誠天之誠也其明即天之明也人事之吉凶自天命之而其司化者爲神唯神司吉凶之權故人不及知而神有其一定之理乃至誠之知之則神之不爽者即至誠之不昧至誠益爲知矣所以嘫

者益至誠之道可以歬知也故以數測之而不可以勢度之而不可以理決之而以理爲有其常則又有其變矣以理爲至變則又有其常矣唯至誠之道其一定者有實也萬變者亦有實也爲善爲惡大小輕重之權衡爲得爲失可挽回不可挽回之機括皆於一眞無妄中有自嘫之天則則可以歬知豈有爽乎今夫國家之將興固人有所以興之者而二曜五緯必示其禎山川動植必發其祥國家之將亾固人有所以亾之者而艸木之反必成乎妖禽蟲之產必成乎孼至於夫人所爲之休咎則以卜以筮而吉凶悔吝見乎蓍龜矣爲言爲動而靜躁衰王動乎四體矣凡此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皆

天有其實理而著其象者也乃至誠既有其可以䝉知之道矣則於夫人禍福之將至大而國家之安危小而一身之利害於其善而可以得福也必先知之葢如是而善則如是而獲福其相符之條理唯至誠實體之而悉見之於其不善而可以得禍也必先知之葢如是而不善則如是而遇禍其必至之情形唯至誠實覺其相違而悉辨其不逭固不待見妖祥問卜筮觀言動而自知者故至誠之明天之明也唯至誠之誠天之誠也一私不留於耳目則萬象自著其隱微天無私照神無私佑至誠亦無是非至誠如神其體如則其用亦如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賫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賫也葢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然當作嘫賫作賚者俗誤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當作智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然當作嘫知當作智

訓義自明誠者與至誠合其德則其成德之大用亦無不合焉所以嘫者盡乎誠之體則自極乎誠之用也夫自明誠者必先明乎誠之所以嘫與誠之之道所當嘫而因以致其擇執之功則請言君子誠之之所由而後其大用可顯矣誠者有是實心則有是實理有是理則有是物故近而吾身之形形色色遠而萬物之生生化

化萬事之原原本本皆誠以成之者也唯其誠故能成及其成而無不誠也乃人所由以誠則有道焉誠有此理則有所以入此理者則有所以遵此理者由是而行之則誠不由而行之則不誠是人之所當率由者以踐形色以處萬物以膺萬事皆在自道之而已誠為物之所自成故物莫不有始而必得是理乃有是形物莫不有終而理止於此則形器之用亦止於此是物之固嘫皆因誠而立但人於事物之至其知之當明處之宜當者一不以實心體之則萬象在而非我之可用萬變不孱而非我之能為無物矣乃其所以能盡其誠者道也道則在乎自道矣故君子知物之因誠而立而必由吾

自道以誠之故盡乎誠之之人道善必擇之精執必守之固以實體此道而復其萬物皆備之誠體焉夫然則君子誠之之大用豈有不盡者乎夫能率由其道而盡乎誠矣則誠具於君子之心而為誠者矣與至誠之德合矣蓋非自成己而已也在我者既無不誠而形形色色之大用已踐則以應萬事以治萬物莫不以一真無妄之理與之以各得而成物之理在是矣夫其能成己者乃純全天理於一心而私蔽不足以間之仁也其能成物者乃周知天理之咸備而變化有以宜之知也夫物我交成而仁知在己此其為德何德也吾性中固有此仁知之德而能全乎性則全乎德也其行焉而為道

何道也物我無不同原之道而能盡其道則內外合一而交致也夫德為性之德則本自然之理以應事道為合外內之道則通萬事於身心之固然以汎應而不窮由是而措諸施行時所當行而行時所當止而止時常而貞之以常時變而盡乎其變己之所為即協乎物之理應之於物皆順乎己之心而無不宜矣至於時措皆宜則誠者之從容中道亦不過如是而已矣故曰誠之者人之道而明則誠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厚作厚者俗譌下同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炗明深當作𥥍炗作光者俗文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畺本从畕得聲今用古文从日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當作嘫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本作蕚从山从弓胡化切卷巨員切草當作艸草與皁同獸當作嘼居當作尻勺市若切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纍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纍作累者俗譌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訓義至誠之德與天通理其體同也其用亦同也而體用之所以同者則誠之至而成始成終無乎不至者也請得而極言之夫人凡之於心以爲功用之本念起而實理見尚物至而實理有象及夫念之已終物之已隱則實理不著而心之所存亦即是而止如是者其心常有所息也其所以息者萬物皆備之眞不足於中動靜一致之理不極其量誠未至也然則心之息不息一因乎誠之至不至故至誠則無息矣吾形吾色天命皆凝焉爲寂爲通所性皆在焉則一念而有一念之實理萬念而有萬念之實理以相續而合一念起而實理一用其絜非隨念而起念止而實理不昧於心非如念而止實理不間斷於兩間即不間斷於至誠之心矣由是而不息之所成者可息矣夫其有間斷也則始之以間斷者終且至於務忘故其體夫實理者始非不決於必成而終遂衰也不息則此理旣現又有彼理以繼之萬理

不窮皆以一理而通之則有徹乎聖德之已成而其心不異乎立誠之始蓋愈久而愈篤也不息則久矣至於久則純乎具此實理於心者此實理之所自生自有其成能以發乎情情自足也以見乎才才自裕也以成乎量量自充也而爲言爲行爲動無不可徵其誠矣夫其徵也而豈有不備之美哉不息而久之徵非天機之忽動奮然一往之誠也條理有序悠然而不迫矣非決意於一嵩力盡而止之誠也萬變咸通遠而不竭矣其徵則悠遠矣徵而悠遠則其徵之所該括衆理而含蓄突至者可息也合初終而不窮故萬善無不具也博矣歷常變而不爽故萬幾無不勝也厚矣徵而博厚則其徵

之所超越卑近而昭示幽隱者可息也其道不可以一端盡故巍巍獨爲首出也高也德不可以一端執故曉然見其無蔽也明矣盛哉不息而久之徵以之發而爲言爲行爲動情以此不匱才以此不測量以此無涯蓋實理之中自具此畢至之成能而至誠以其無息者該而存焉時而出焉而豈有一德之不備者乎是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而可息其與天地合德之實矣夫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既有其徵則其施行之大用必及於物矣而其及物者何如哉物莫不載於地地所以載之者博厚也而至誠之博厚徧濟羣生皆使之安處而自遂則所以載物者宏矣物莫不覆於天天所以覆之者高

明也而至誠之高明含容萬類使之昭覺而不迷則所以覆物者大矣天地之覆載化行其中而物成乃所以成之者悠久也而至誠之悠久德教涵濡皆使之漸摩而永正則所以成物者遠矣載也覆也成也天地之大用盡此矣而至誠備其功焉非與天地同其用乎乃其用之所以同者則惟其體之同也地長育萬類而無私故博厚極焉至誠無私之功用以大公爲溥徧之施則配乎地之博厚矣天昭宣大化而無欲故高明極焉至誠無欲之功用以大明開知覺之先則配乎天之高明矣天地運行而不貳故悠久極焉而至誠不貳之功用以久道盡化成之美則與天地之無疆一矣然則其用

之與天地同者唯與天地之體同也乃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無息也無爲也自成其體而用自行也而至誠之如此其博厚如此其高明如此其悠久與天地無殊者豈待積之盛而後博厚擴之宏而後高明持之固而後悠久哉其德普而天下共見也非以善示人而使人知其情實而文明也至誠自徵其博厚而物自著其品節亦地之夸實廣敷而非以炫人之觀覽也其丕冒羣倫而民物胥格也非以其善感人而使人因其鼓舞而惟新也至誠自徵其高明而物自默受其裁成亦天之元氣推盪而非與物以相訢動也其德教示久而大化以定也非有所以規畫而爲物計其實遠以圖惟也

至誠自徵其悠久而物自各正其始終亦天地之縣亙無極而非爲物以勤勞也觀於此而至誠之配天地者果其與天地自然之體用合一而無間矣乃要其所以能與天地合德者則唯其誠之至也唯其至誠之無息也而就天地息之叉豈其所以覆載成物者有異理哉則欲信至誠無息而有自然之徵觀之天地而可見矣天地有天地之體焉天地有天地之用焉而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則有天地之道其爲道也固不可以名言槩之而審觀其已然之迹實求其合一之原則可以一言盡也體者所以用也則用者卽其體也夫其爲用也孰非眞一而無妄者乎則其體可知矣而所以立其

體行其用者亦可知矣此可以一言而盡之理爲天地之主宰則實有其物矣其爲物也無在彼在此之殊也無亘古後今之異也運行不竭而終始常然豈有間二之者哉所以不貳者無非此一言而盡之理也唯其然故發而爲大用則著於生物故其生物也萬象畢具而神明妙合非可以夫人意量測之者也則甚哉不貳之德極乎神明變化而無不盡矣是亦天地之徵焉者乎故由是而想其見於體撰者則統乎一道而自備乎道之全博也不知其涯也厚也不測其藏也高也無所不冒也明也無所不昭也悠也運行有序而化成不測也久也氣不匱乏而形不毀壞也博厚高明悠久皆無息

之功用而一眞無妄之成能也則因是以想其生物不測之大用又豈非其不貳之生者哉今夫天從一隙而視之斯昭昭之多已耳及其擴而觀之而見其無窮也則所視無窮而亦與之爲無窮矣昭昭者此高明無窮者亦此高明非有分疆而殊體也皆此理之著爲高明者無閒者也故日月星辰在上而成象者皆繫於其閒焉萬物在下而成形者皆覆於其下焉不測矣今夫地指一處而言之斯撮土之多已耳及其泛覽之而見其廣厚也則意中之廣厚叓有意外之廣厚矣撮土者此博厚廣厚者亦此博厚非積而推致也皆此理之著爲博厚者無閒者也故華嶽之峙立載之而不重海之洪

流振之而不洩萬物之繁生載之而各安不測矣天地之生物則於山於水盡之矣今夫山天地之氣所結而成也一卷石之多亦山之體也及其盡乎一山之廣大亦莫非山之體也天地之結爲山者不貳也乃至於廣大而艸木生其上矣禽獸尻其中矣寶藏之氣所融而出而利用矣則生物不測矣今夫水天地之氣所融而成也一勺之多亦水之體也及其盡乎淵流之不測亦莫非水之體也天地之融爲水者不貳也乃至於不測而大而黿鼉蛟龍小而魚鼈生乎其中矣貨泉財帛之轉輸皆已聚而流通矣則生物不測矣夫其所以生物不測者豈有他哉昭昭者與無窮者不貳而已撮土與

廣厚不貳而已卷石勺水與廣大不測不貳而已矣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然則天地之道以不貳而自成其不測而所以不貳者唯此一言而盡之眞理則至誠之德以不息而自有其徵而所以不息者乃此至誠無不至之實心可以知天地可以知至誠可以知至誠與天地合一之原矣詩不云乎維天之有命以運行而敷化也於穆哉其窔遠乎而無微無顯無昝無今有續而不已焉夫天之爲體爲用物皆仰焉而詩所言者獨稱其不已焉蓋曰天之所以爲天者惟此無閒斷無先後時自行焉物自生焉故終古而如斯也詩抑有云於乎豈不顯然其共著哉文王之德以宅心而制

行也爲動爲靜爲成己爲成物純一於善焉夫文王之
爲仁大業物皆被焉而詩所言者獨稱其純葢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者唯此無二無襍道自行焉德自成焉故
始終而一致也夫言純者以心言介言不已者以化言
介心以運化而化卽其心其無二無襍者一以實心體
理貫之眞理不殊而何貳之有其無先後無閒斷者一以眞
之實心涵存而何息之有天之不貳卽文王之不
息然天唯以此一言可盡之道故不貳而成不測之化
至誠唯此一誠無妄之德故不息而成配天之業天與
至誠皆於無息而合德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兩當作㒳）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本作㥑優本倡優字今寫憂爲㥑戚之㥑遂寫憂爲游憂裕作優優相沿滴誦亦已久也）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兩當作㒳）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本作冰今以冰爲仌凍字因別冰作凝）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微當作𢼸溫當作昷敦當作惇）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葢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燖徐心切私當作厶累作絫者俗謬篤宜作竺與篤行之篤別竺厚也釐當作氂十毫爲分釐福也音同義別差本作𢀩从𠂹从左應當作磨）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居當作凥倍與背同補妹切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烝當作𤍨烝火气上行也音同義別）

訓義天以其誠而命乎人故誠者爲天之道人能誠身以合乎天故誠之者爲人之道乃道者天所固然而人

所當然者也在天者有所以爲天在至誠之聖人有所以爲聖在誠之之君子有所以爲君子則體此道而得之於心者非徒恃道也葢存乎德矣在天地與聖人無思無爲而德自存焉以爲衆善之主則曰大德在君子擇善以致知固執以存心而德之至者皆致焉以爲天理之藏則曰至德要其盡人以合天者則同也請就自明誠者之至德言之而其體夫聖人之天道與天地同德者可知已夫自明而誠其明也則君子之功也而誠也則聖人之道也自明誠者與聖人合德則所體者一皆聖人之道矣由今而思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聖人因天道以爲道實有此理者皆其體也皆其用也實理充

塞乎兩間而聖人著之則亦極乎其大而無可加矣自道之全體而言之萬物之所資始者也天地之所運行者也故聖人因之以立道者洋洋乎流動而不滞充滿而不窮極於至大而無外矣萬物之生藉有發之育之者而始遂而聖人一心之所涵而大仁存焉萬物之生理所自全者皆其心量之所周也發育之矣天之無極非道之至峻者不能極聖人一心之所擴而大公存焉凡天之理氣所流行者皆其心量之所至也由是而其用行焉優優大哉充足而各得肆應而有餘入於至小而無間矣其損益建制而爲禮儀者以盡夫吉賓軍嘉之制則有三百焉尊卑等殺之咸秩矣以悉夫登降進

反酬酢之文則有三千焉常變鴂纖之咸備矣以其大而無外者立道之體而用以生以其小而無間者全道之用而體以備聖人躬體此道而創建之爲天下萬世必行之道而道有行不行之異則存乎其人矣人有人之道皆可行者也而非其人不能盡人之道則必待其人焉聖人自誠而明而道以昭垂於萬世必其人自明而誠而後能效法於聖人其人之能行者何也則唯其德也聖道大而能畢盡其大者則唯其德之至也德已至而道行者惟其德之能凝也夫爲功於萬物合德於天地而推行大經大法以治天下萬世者豈僅其心量之所能及學術之所能知遂可一旦見之敷施乎必有

愼重從容之精意以審夫天時人事之攸宜不輕於行而行乃可以順物理而當天心所謂凝也故曰苟其心得之未純以盡夫天德之必至則雖與聞乎聖人之道而不能時措以咸宜則量不足以持而幾不足以審未有能凝焉者也然則其必君子乎君子以至道之必待至德以凝也故道之所至德必至焉而修其德以極其至者皆一如其道之量吾之有性受之於天而爲萬物資始之理者也以承夫天尊莫尙矣以統乎物尊莫尙矣故其存此德性於心者不敢自安近小而以盡天之命受萬物之全吾之有學以審大經而不遺乎事理之微者也欲循其常則必道焉欲通其變則必道焉故其

以學問致其知者不得任意營爲而必遵古之所制酌今之所宜尊德性焉而洋洋者得其體於心也道問學焉而優優者得其用於心也無不與聖人之道而相符也其尊德性也則以吾性本弁包乎萬物之理而私意蔽之則限於近小擴同善之量而盡去其私致廣大也其道問學也則以三千三百之繁皆曲盡乎物宜而吾之析之也不可使有疑似合離之紊盡精微也其尊德性也則以吾性本純乎天理之隆而私欲累之則入於卑暗達光昭之志而盡去其欲極高明也其道問學也以禮儀威儀之準皆治合乎天則而吾之處之也不可使有大過不及之或差道中庸也其尊德性也天之所

以與我者有良知焉故萬物之理可歷焉而卽覺則日涵泳其已知者而不昧溫故也其道問學也以三千三百之委曲因時而有斟酌必日知其所未知而後義盡得其無窮知新也其尊德性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有厚力故發育之事可積累而有功則日敦篤其已能者而弗替敦厚也其道問學也以禮儀威儀之品節愈進而益見其尊嚴必日謹其所未謹而後節文咸備其天則崇禮也夫以去私去欲養吾聰明彊固之知能存吾心之全體則德性尊而聖人發育峻極之道悉體而得之矣以其明理制事極吾進德修業之全功致吾知之大用則學問道而聖人三千三百之道又悉喻之於心矣

君子如是以修之而德有不至者乎其至德也而道乃以凝矣本吾德性之無私而才智有所不動則見天德之流行與萬物之消長皆有固然之候而非可以學問之所得任見聞而迫生利見之心本吾問學之已審而功名有所不屑則見前聖之典章與後王之損益皆有推行之妙而非可以德性之能通畧機宜而但任吾聰明之用是故其居上也可以行也而猶不敢輕行也以爲謹之心研幾而審勢不驕也其爲下也未可以行也而不敢自謂能行也因素位之學樂天而知命不倍也國有道矣雖無居上之尊未可卽行而言可效也則陳其道於當時而大業以興葢其斟酌夫經常足以君一

代之制作也國無道也惟修在下之節旣不可行而抑未可言也則藏其道以終身而爲物所容葢其涵養之靜爲足以消物情之疑忌也詩有之矣旣明於理且哲於事則進不違時退不招忌而以保其身其此出處治亂皆宜之謂與葢言保身者身以載道道重而身不得輕亦身安而後道乃可行故君子甚重乎其凝之也上下者位也有道無道者時也當其位因其時聖人之時中天道之時行皆一眞無妄之理流行不爽者君子修其至德而聖人之道備在君子矣由此言之德以凝道而行道之幾在焉故知德爲道本君子之與聖人合德者道也實德合也而聖人之合天又豈不以其德哉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當作䎽呼報切烖本卽作𢦏从才从戈烖天火也與灾災同𢦏傷也與裁義別傳寫者以貪茂美而譌）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考當作攷）

此以下子思之言也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軌居洧切行去聲讀）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說失熱切）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攷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訓義】君子修德而道以凝則爲下不倍蓋制作者道也而必因時位而後行焉者則實德有以凝之而後不以道之在己遂生其躁動之情以違時中之理故雖以吾夫子之聖以損益百王而有餘而安土樂天一因乎爲下之理斯其所以備聖人之道於己而不迷明哲之幾也夫子曰制作者君子本天治人之大業也然不善爲之則不但不足以行於天下而且以道而自累其身夫欲定一王之大典而爲天下之共遵則有三焉德也位也時也三者缺一焉不足以秉權而建極矣德盛則周知乎萬物之理不然者經不知常變不知權而以私智小慧妄立法制是愚而好自用也位尊則有宰制萬物之權不然者道不在己分有所必安而以所知所能妄爲改革是賤而好自專也若夫時則風氣之所趨卽人

心之所安但可因之而施調變之宜不可反之而矯性情之適不然者逆風氣之日開慕古先之大朴而以所聞所學彊衆相從是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也如此者豈不自以爲道自我立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哉乃既與制作之理而相違人所不適天所不順烖且及身而況可以明行斯道乎此蓋吾夫子斟酌於天人理數而示天下以端凝重道之實也蓋常仰徵前王俛觀當世而益知此理之不易焉夫親疏貴賤之秩敘有議之者而禮定焉車服器用之品式有制之者而度定焉史冊符命之形聲有攷之者而文定焉此在革命膺天之初因患質文之已敝而爲首出之天子者裁成以建一代

之典章者也若其非天子乎則禮雖有不安不議也度雖有不僃不制也文雖有不審不攷也此五帝三王已然之迹也而近觀當世又何如哉以觀其度則車同軌矣其輪輿崇卑之制一故轍迹猶因乎故而器用無改也以觀其文則書同文矣其上行下奉之用一故音畫猶循其法而習學無差也以觀其禮則行同倫矣其吉凶等殺之儀一故朝野猶遵以行而序亦無殊也夫歷數百年以來流敝漸生人心日啟豈無可爲損益者哉而無聖人在天子之位以乘乎革命改物之時則事勢所必趨卽天理所不易有必然者也然則禮樂之作爲天人氣數之大端而敢輕言乎哉雖有天子之位矣而無聖人之德則守文之令主但率由乎舊章而不敢以作聰明亂百姓之紀禮行其典式樂用其音容不敢作也雖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則學士之傳習但修明其廢墜而不敢以草野踰天澤之履奉禮而行之肄樂而定之不更作也夫無其位則與無其德者同是嗣王所以保其位者唯法祖以定民君子所以凥其德者唯遵王以寡過故嗣王之凝命與君子之凝道一也而非是則爲倍矣故以夫子之聖其博攷三王以求備道於己者至矣而自審其所用之禮則未嘗以酌三代之宜而見之行事也夫子曰三代之英吾之有志而願與修明者矣乃旣學之旣說之而吾所宜從者自有在也

吾嘗說夏禮矣禹之明德心喻其突而必有所徵以攷其實乃杞守夏制而淪於夷不足徵也杞且不能修其世守而況說之者乎吾嘗學殷禮矣湯之訓典可詳論其法而遵用其制以爲守則宋爲殷後而行其儀今固存也宋自可循其故常而我但學之而已吾嘗學周禮矣吾凥晉在三世之後於周爲宗國之民今天下文武周公所治定功成之天下也故一代之人心非此不順而百年之制作唯此爲尊吾之所以修行於吉凶軍賓嘉者唯周而已矣其敢曰灼見三王之心明昭二代之法而欲反古以異今乎夫夫子於夏於殷說之學之而所從唯周則夫子之時爲之亦文武之位爲之也唯夫子亦從時王之制故道大而不足爲累德至而道益以凝然則君子修德之極功以義命自安而道凝於己亦與聖人時措之宜同其消息不可見乎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考當作攷）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當前

作肓考當作攷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考當作攷

俟當作竢本作竢來矣行矣斯可待也故从來从彳俟大也音同義別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厭當作猒懀棄也厭者一檢於輒二切迫窄也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讀去聲射音妒非詩作斁當讀羊益切忍也猒也夙本作夙蚤當作早蚤齧人跳蟲名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厭當作猒

訓義君子道凝而爲下不倍未可以行而不輕於行也若其有其德尻其位棄其時而尻上矣則道行矣乃德之已至猶必以德性問學極究研幾者爲究謹愼重之心而斟酌以盡道之致故其行也亦必其凝也而一以不驕者行之乃以功化及於天人遠邇而聖人之道待之以行則君子亦聖人矣夫欲行道於天下而定制作之經則議禮也制度也攷文也三者其至重者也禮明而品節定大以盡人倫之至小以悉物則之宜度審而規制一大以正上下之等小以利生民之用文正而音義通大以合義理之安小以防命令之僞故三者天下之至重者也以其德尻其位棄其時而王天下能有此三者之定制以行之天下則侯國無異制民庶無殊俗皆一以是禮行之而恭敬成是度爲之而器用得是文紀之而流傳審此日之天下其寡過矣乎民過之寡匪異人任而專責之王天下者何也蓋旣有其德而又當其時無可諉也彼上焉而爲歬王者雖有其德而所作者善矣乃世遠運革而無徵無徵則不足以取信於天下之民且以季世之流弊譏淯楧之畧弗從也下焉而無其位者雖有其德而所作者皆可善矣乃分卑權輕而不尊不尊則不足以使天下之信已且謂匹夫之僭踰爲私意之歸弗從也夫歬王不能治後世之人心處士不能操百姓之判賞則修明三重以制禮作樂爲民寡過責在王天下之君子不容辭矣有其責必有其道乃君子之道繫天下後世得失之大者而修德之君子凝至道於躬其敢以驕心承之而謂履其位因其時可以專敷天下而無待於詳審矣乎君子之身尊德性道

問學之身也以其無欲者秉天下之至正無私者建天下之至公理無不明而當乎事事無不咨而合乎理可以推行於制作矣而猶未也民其信我乎民其從我乎必其信我而後知所作者爲人心之同然必其從我而後知所作者爲風會之已至盍抑徵諸庶民矣於是乃以其本諸身者之德行其徵諸庶民之道而猶有其難其慎之心焉考乎我者有三王吾之制作所以因其治而補其弊者也則必攷之焉所與三王同者必其不可不同者也所與三王異者必其不得不異者也皆必與三王化民成俗之精意不相差謬也臨乎我者有天地吾之制作所以贊其化而奠其位者也則必建之焉立

大中於此而必與天地之正者參也立至和於此而必與二氣之順者參也皆必與天地貞常盡變之至理不相拂悖也幽而有鬼神焉吾之制作將以秩正其明禋而感孚其變化者也則盡心以質之於其屈伸可以決生殺之用也於其陟降可以信興廢之宜也無疑於幽而不可格也遠而有百世之聖人焉吾之制作將以盡其當然以使可繼留其有餘以使可裁也則酌理數以俟之不悳吾之大過而使難乎其益也不悳吾之不及而使難乎其損也無惑乎遠而不可通也夫三王有已然之迹天地有昭示之理攷之建之君子則有其道矣鬼神者無形之可見後聖者無迹之可求而何以質之

俟之哉乃其質焉而無疑君子知天之至也既已參觀於法象之昭垂而抑究悉夫陰陽之變合在幽如明而鬼神莫能違已俟焉而不惑者君子知人之至也既已攷之考而知往聖之道待我以明而抑推諸後而知後王之功自我而啟以心合理而百世莫能易矣至於幽質鬼神遠俟來者而君子之究謹詳慎以建三重者不已極乎以此而王天下夫乃可以有三重於已而道無不行已則其以寡天下之過者何如哉夫制作之道苟不盡本身徵民之實而達乎天人上下之理則有所從有所不從或行之一方而不能推之四海或行之一時而不能施及後世則國有異政家有殊俗而民之過積

矣乃君子之究謹詳慎以盡制作之理如此則由是而身先率由乎所制之典而皇躬之動作肯民啟用者皆天下之所共由者也且延及後世而無不共由者也由是而其動也措諸政事以施行此三重也皆天下之所必遵者也由是而其動也發諸教令以申明此三重也皆天下之所必準者也且延及後世無不遵且準者也唯其廣通乎眾志而無難格之俗也故遠而不得與吾政教者皆聞風而遙望願受一王之化也唯其引民於不替而有日新之益也故近而日習於吾之教令者將愈久而益親無有厭斁之情也如是則法則垂於無窮而民志定情理通於無外而風俗一民之寡過也斯盛

矣乎乃君子之所以能寡天下後世之過者豈恃吾道之可以易天下而任吾聰明才智以决行之哉則詩振鷺之篇可攷也詩云吾賓客之來助祭者吾不能無厚望焉在彼國中而臨民也其尙合民之心而無惡乎在此王庭而爲客也其尙示我周行而無射乎庶幾哉謹之於夙夜者仰念天理之常臨儵念人心之不易使爲民君師之令譽有以永之而克終也夫詩言譽而必言其永言永譽而必歸其實於夙夜是可以知君子爲民過寡之心矣君子之世爲法則而遠近歸心其所以致此譽者則唯是有不驕之德以致其兢謹詳慎之心故必本諸身者如此其盡道徵諸民者如此其達情建諸

天地而質鬼神者如此其通幽明之理攷之三王而俟後聖者如此其審倫物之宜而後以旣竭之心忠成有道之氣象然後治教允孚而君師之譽乃歸之未有恃其一至之德矜吾甚大之道不求無咎於天人不念無怍於今古而遽焉行之遽可以蚤有君師之譽於天下者也由此觀之則君子之道凝於己而不驕乃以得位乘時而行聖人之道於天下非其德性問學之功體備夫至德者而能然乎然則君子所以道合乎聖者唯其德之合也推原及此而自明誠者之明則無不誠其理爲無可易所爲由人道以合天道而靜存動省以體天命率性道皆實有必致之功俱可見矣而至誠之合天

不抑可於其德而推之哉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當作譬 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訓義 君子而凝聖人之道旣存乎德矣聖人而合天之道又豈非以其德哉聖人之道天道也唯聖人之德天德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實天之德也聖人之道大矣而有所以大者存乃可以備其大於萬殊統其大於一本猶夫天地之道大矣而備其萬殊統乎一本者爲其

所以大之實蓋聖人與天通理而誠之至者德之至推及於德而後至誠盡性之能著焉則請觀之仲尼夫仲尼至誠者也從容中道之聖人也以今而思其道則何如哉其奉爲道之大宗而推極其精一執中之至理則祖述堯舜矣其守爲禮之大法而修明其删制顯庸之精意則憲章文武矣其盡乎因時得宜之妙用而行焉無滯者則上法天時如律之損益乎音而盡變矣其依乎萬世不易之常道而守之無疑者則下效水土如衣之襲乎躬而貞常矣蓋兼帝王參天地而道在仲尼矣豈不盛哉乃仲尼之能極乎道之盛者夫不有所以凥此道於一心運此道於衆理者乎則唯有其德而後能

體此道以思夫仲尼之德又何如哉夫其所以該古今合上下而道無所遺也唯其德之有以括之而無餘也始譬如天地乎兩間之所有皆持載之皆覆幬之而仲尼之德統衆有於一致之中而道乃以咸周也其所以通古今徹上下而行焉皆順也唯其德之有以運之而有序也始如四時乎如日月乎節序晝夜之相繼者其行也錯焉其明也代焉而仲尼之德序條理於萬殊之別而道乃以互成也使非然者則宜乎古不宜乎今得之王不得之帝行乎常不通乎變達乎權不定乎經而何以能與天地四時日月而合德也哉夫仲尼之德不易言矣請就天地以徵之今夫天地大矣有持載之功

焉有覆幬之量焉有錯行之序焉有代明之覔焉皆大矣而就此求之則固有其所以大者在乎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則萬物竝育於覆載之中矣而育此物不礙彼物之生育萬物不損一物之性不相害也四時之行寒暑相錯日月之明東西相代道竝行於東北之遊赤黃之道矣而徃來於一道而非以相妨分合於衆道而非以相左不相悖也由此思之而天地之德在是矣不害不悖者各有所以不害不悖之條理而順其性而各得㠯其序而有覔此天地之德行於小者如川之流唯其有本故於彼於此脈絡分明而行不息也竝育竝行者同此一相爲育相爲行之作用而天地統之以至仁會

之以至一此天地之德存於大者敦厚其化唯其極盛故所存所發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故不害不悖者功化之大而小德乃功化之秩序竝育竝行者運行之大而大德乃運行之樞要則天地之所以爲大在天地之德而已矣則以此而思仲尼其備古今上下之道於一心攸見於事爲者殊塗而一致也不有其所以大者乎則亦有其小德矣其小德亦川流矣則亦有其大德矣其大德亦敦化矣而所以配天地之大者在此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以天德凝天道也以要言之誠而已夫天地之小德大德於萬物四時日月而見也聖人之小德大德將何如哉請進而言聖人之德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當作智溫當作𥁕齊側皆切強當作彊察當作詧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居當作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說弋雪切）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貊本作貉从豸各聲今傳寫者以貉作貈遂妄別貉作貊隊徒對切義與隊通）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訓義】天地之小德川流其可見者以其高明爲日月星辰之久照爲萬物生動之所依以其元亨利貞爲春夏秋冬之化而使萬物資之以生長收藏凡此諸德因乎物而與之以所宐因乎時而行之以其理存之無盡之藏發之不窮之運故覆冒羣生而無不仰焉則以此思聖人之小德可知已夫聖人誠之至而自無不明也乃以通乎眾理而爲天下之至聖則凡其爲德無不至也統之以德之至而因其加乎物者不一道則德亦各著其能焉其凥乎君民之上而臨治之則有臨之德焉唯至聖爲能聰焉而所聽之臧否無疑也爲能明焉而所視之得失無蔽也爲能睿焉而思之所入無微之不審也爲能智焉而心之所喻無理之不昭也如是者天下之志以通天下之情以得而凥上治物之大權足於己矣乃臨天下者其事不一矣天下之人望恩於我我必有以容之天下之事待決於我我必有以執之我之待物與其執事必有敬也我之辨人才與其審物理必有別也容天下之德仁也而唯至聖爲能寬焉大綱舉而細目不苛裕焉恩有盡而意尚有餘溫焉和緩而物見其可親柔焉慈藹而物依之以爲命如是者與天下以順而得其心受天下之逆而消其意而容保斯民之至德足於己矣執天下之德義也唯至聖爲能發焉奮起以任難而不怠彊焉堅忍以任大而不恔剛焉持其至正而無所屈毅焉貞其可久而無所息如是者事幾百變而持之益固議論襍起而守之益堅而裁斷大事之大用足於己矣敬天下之德禮也而唯至聖爲能齊焉用心壹一而不襍莊焉整躬常肅而不褻中焉酌乎情

而適得其宜正焉準乎理而一依乎則如是者事無大小而無怠無荒人無衆寡而有嚴有翼而攝天下於一心者無不足矣別天下者智也而唯至聖爲能文焉有其情則必有其儀理焉治其事則必循其序密焉詳萬事而無所或疏詧焉辨羣情而無所不析如是者極天下之至賾而有以達之處天下之至變而有以審之而通天下以皆照者無不足矣夫其所以足焉聰明則誠乎聰明也非資見聞之益也睿智則誠乎睿智也非待思慮之勞也仁則誠仁義則誠義禮則誠禮智則誠智也仁非市恩義非示斷禮非外飾而智非逐物也誠之至者聖之至自有川流之小德可以膺天下之用也而

其積於中者將何如哉一念如是也萬念亦如是也其溥而周徧矣乎無遠之或忘也無多之或遺也其博而廣闊矣乎涵之心者密而顯之用者不輕其靜深而淵乎體皆原於性用皆根於心其有本而泉乎唯其積於中者如是其盛則在吾心見爲至足者在天下而無不足時而容則容以臨之時而執則執以臨之時而敬則敬以臨之時而別則別以臨之而臨天下之大用顯矣我思其積於中者又何以測其藏也其溥博也始如天乎四時百物無非天之功化所及詧乎上而德蓋體其全焉其淵泉也始如淵乎古今晝夜唯此淵之不竭詧乎下而德蓋極其深焉則其發乎外者又何以量其至

也以此容執敬別而臨乎民其威儀之示民以見也德容無事乎矜莊而民之見之者自莫敢不生其恭肅之心其話合之示民以言也德音無事乎潤色而民之聞之者自莫敢不信爲不易之理其政教之示民以行也德施無事乎裁飾而民之奉行之者自莫敢不說其獲己之心上不知所以爲而爲民不知所以感而感動之以神而警之以性德足於己而天下皆以誠應之一自嘫之理矣夫其敬信說如是也則不特見其見聞其言遵其行者如是之感孚而震動也即其德之所未及而聲名已至矣凡此中國皆仰望而頌述洋溢而無不偏矣其所延及者且遠至乎南蠻北貊焉若是乎無遠不

達也而中國蠻貊之區域猶是政教所及之君長人民也即至於荒遠之地幽僻之所而但爲舟車所可至之地有聚落焉其舟車所不可至而人力所可通之處有廬舍焉又其人跡所罕及者但爲天之所覆其下有可凥之土地之所載其上有可處之域日月所照能受明以安其身霜露所隊能滋潤以益其生大而極於無涯小而極於至僻凡其間有血氣而爲人者苟知有尊莫不尊至聖以千古之一人苟知有親莫不親至聖爲終身之所慕此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而德之備乎小者無遺故聲名之美尊親之報天下自無能避之者也夫然而天下之至聖其德天德也其積於中者天之藏也其

發於外者天之化也其感通有生之類者亦猶人之戴天也故曰配天天之所以爲天者此不害不悖之小德而至聖之所以爲聖者亦如是而已矣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讀如扶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然當作嘫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切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當作智孰當作孰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訓義天地之大德敦化定羣生之品類正萬物之性命全覆載之功能故竝育竝行者以之而不相害悖以此

思聖人之大德又何如哉夫在天而爲理者在人而爲倫在天而爲命者在人而爲性在天主宰而有其能者在人贊化育而有其知一而已矣故誠者天之道也而天下至誠之德卽天之大德也唯天下至誠純乎其具一誠於心則純乎與天爲一理故天下之生所以竝育於兩閒而足以相維而不紊者則人倫爲之大經矣此大經也有尊卑親疏之等則必理其序以分之而後各得其品節皆至情至理之同則必比其類以合之而後交成其敬悉唯天下至誠極乎誠而無妄故理無不辨而經以正情無不通而綸以合盡於己而爲天下法焉則天下之大經皆其所經綸矣於是而有萬之生類聚

羣分不相害也天下之理所以竝行於萬事而足以發見而不窮者則吾性爲之大本矣此大本也當其至靜之際而可以效夫衆動者必卓然常在而不失也當其方動之際而固有涵於至靜者必確乎可守而不忘唯天下至誠體乎誠而有常故動而不離其體而用者皆其體靜而不離其用而卽體以起用逮其發而天下之道行焉唯天下之大本有以立之矣於是而敉見之理一本萬殊不相悖也天下之生有其消所以善其長則存乎化有其成所以遂其生則存乎育化育行而四時百物交以著天地之功能而無悖害然唯天地默運於無象之中而成其妙用者人不得而與之唯天下至誠

實於不見不聞之中而喻其真理者天地不得而私之蓋天地之化育一誠爲之而至誠之知以誠知之契其所以然而可與其當然知天地之化育矣於是而時物之賾會通於調燮之中終無有悖害也夫至誠之大德而如是也其經綸也豈倚於情倚於法以秩序之哉一誠之相分合而已其立本也豈倚於有倚於無以存持之哉一誠之相體備而已其知化育也豈倚於理倚於數以測度之哉一誠之相印合而已然則至誠之所以經綸立本知化者其內之所以敦厚其化而靡無窮者果何如乎其經綸者唯其仁也一因乎其忠而無私意以阻隔之也乃其仁則肫肫矣心之所至仁必至焉天

下無窮而忠之之理亦與之無窮故其經綸者極乎敦篤也其立本者唯其淵也極乎靜窔而無私欲以浮動之也乃其淵則淵淵矣志之既靜氣亦靜焉吾性惟微而存之之心亦詧於至微故其立本者極乎敦厚也其知化者唯其天也一循乎天理而無人爲以擬議之也乃其天則浩浩矣天之所運心卽運焉化育不息而冥合之心亦與之不息故天地敦化而至誠亦敦其所知也一誠之所運在明倫而爲仁在盡性而爲淵在知化而爲天唯其純任乎天則自然極乎窔而誠之體立敦其忠而誠之用行嗚嘑此其以天之大德爲德以天之至道爲道者豈易知哉其必聰明聖智而達仁義禮智

之天德之聖人乎則全其小德而川流不息者可卽用以見體然後知其至仁之藏如此其肫肫也至窔之原如此其淵淵也合天之妙如此其浩浩也苟非固有此聰明聖智而盡達乎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哉夫至誠之道一合乎天道者言之詳矣而實求其所以然之實則必由小德以知大德而後見天之所以爲天誠之所以爲誠聖之所以爲聖果其合一而無殊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推而言之自天有命則卽誠以爲命矣命以爲性則性皆其誠矣率性爲道則道本於誠矣中爲大本誠之體也和爲達道誠之用也費者皆其誠非增益於一眞之外也隱者唯其誠非託於虛無之表也誠者天之

道而智仁勇之眞體斯在誠之者人之道而智仁勇之大用以起聖人合天以誠而功化卽與天合而天不可易及誠則可以自盡下學者又將有所循以至之則請要歸於人道之所致功而使下學者得以依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又豈有天人之異乎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敦當作惇前當作肯然當作嘫）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絅詩作褧古無絅字讀太穎切惡讀太聲闇烏紺切的本从日作旳然當作燃厭當作猒溫當作𥁕微此宜作微凡與顯對者皆宜从彳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亾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前當作肯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讀太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正之盛切惡太聲愧與媿同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正音息良切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然當作燃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當作徦从彳正音古雅切鈇讀如夫鉞當作戉鉞本音呼會切車鑾聲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莝讀如剉斫之若切讀如酌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當作管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窔元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矦法之則其德愈窔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

功也膺當作膺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讀如由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

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微妙之微當作散然當作嘫）

訓義中庸之道至矣極矣君子依之與聖同功聖人體之與天同理乃要其所以能然者一歸乎德故自明誠者知德而修之則爲至德而道以凝自誠明者體德而敵之則爲天德而道以盛嘫則欲從事乎道者必以德爲本矣而道之大既與天道而同其功德之大亦與天載而同其實學者亦將何以得至其盛乎夫德固有所自入知所入而後智仁勇皆有其近而可循誠有所存而可體不防其過而自無過不慮其不及而自無不及則請爲學者切言之詩不云乎衣錦於內外尙之以絅錦在中則實有其文而必尙之以絅則以文積於中而

外自不可揜若文著於外而其中不可得而問焉斯文亦非其文矣故不欲其文之著也以此思之而君子小人之辨在此矣君子體道者也誠明之誠行之而其道建焉所率吾性以修者求之於不見不聞之地闇然而藏之而存諸中者厚則發諸外者盛其闇然之內美日章也小人反乎道者也所知者妄所行者妄而自以爲道焉無所忌憚以爲有者徒徇乎事物之迹的然其可表見也而尻之無本則行之無恆其的然之外飾日亾焉知君子小人之異則爲己爲人之大辨明矣夫君子爲己之道則何如哉非有功名之可侈予人以忻說淡矣淡則疑乎其不可與久也而天下之久而覺其旨趣之徒嘫者唯不淡也淡則日習之而日增其未得又何猒乎非有名法之他尙引人以旁求簡矣簡則疑乎不備乎善也而天下之求備而特苟以緣飾者唯不簡也簡則理雖約而道盡其經緯文何如乎非有嚴峻之規模拒人以難至溫矣溫則疑乎有所不別也而天下之敢分別而致彼此之交爭者唯不溫矣溫則近乎情而自喻其條緒理何如乎夫唯外求之事物致飾於言行則自以爲不猒也文也理也而實非也唯內盡其誠然之實止此日用之常爲淡矣止此大經之必盡簡矣止此不遠人而易從之理溫矣終身由之而不窮且禮樂於此而以行人物受治而各正則不猒也文也理也何

一非爲己者在中之美哉夫既知君子之道其原本之內足者如此而當其入德之始事則必有所致審於從入之耑以專致其功則知幾之學切矣夫道推行於天下非不遠也而見其遠而忘其漸漬以遠之由則遠終不可至其唯知夫見於遠者皆由此以致之乎道加被乎萬物而行之速也有如風矣而知其如風而迷其起化以行之本則風終不可著其唯知夫發乎外者皆自內以達之乎道根於幽隱而不易見也則固微矣而如以爲微而忽其表見之大則微似可不謹其唯知夫有諸內者之必形諸外乎如此則德在近也卽循其近以求之德有自也卽求其自以謹之德在微也卽從其微

以治之而君子實有諸己之德可不妄於所從入矣夫既知所以入德而入德之功豈不卽在闇然之內乎自其方動而言之則省察之功起焉詩不云乎魚之在潛者雖伏矣人不見其游止之迹也而自知之明則不可昧亦孔之昭矣此可以知獨覺之境善惡分明而有其辨故人苟有觸徃於天理之志而一念之發忽不自持以入於非幾則反求之本心亦自惡其妄矣必於此而內省之省之而皆與道相合而不成乎過失之疚則以志觀意一遂其絜而無惡誠然則意之所起無非天理之流行而人欲不足以奮之君子所以自意而發於事物無一念之邪以成乎純一之德而人不可及者其惟

此人所不見而已所獨知之地乎斯則體至和於已發之時而正情以順性之德者也抑進更有其存養者矣自其靜而言之則存養之功在焉詩不云乎夫人之欲自觀其心也無待於出而與物相見之地也相在爾之室也室則有屋漏矣是幽隱之地也而尙能使此心之理守正無邪以不媿乎此言爽息之際事無所涉念無所起乃君子存理之密不於此而或忘也故君子之存養其心者嚴謹而不使此心之或懈動而敬者此也而不動之際若常見賓承祭之肅穆則天理之森然不可假者存矣眞實而不使此心之有僞言焉而信者此也而不言之際常有是非可否之定理則天理之誠然不

可妄者存矣斯則建大中於未發之時而養性以凝天之命者也夫動既察之也密靜亦存之也固以此爲德是愼於其微謹其所自修其至近其旨淡也其功簡也其心溫也而闇然之道盡矣乃由此而發爲其成乎日章之用者又豈不卽在此闇然之中乎夫君子之德盛而功化及民善者勸焉惡者威焉斯不亦無遠弗至風行甚速而大化顯著於物者乎乃詩言之矣詩曰修祀事者進而感於神明之際盡其誠敬以合於冥漠時不待言說以詔戒也而執事者自然各修其職於進反獻饋而靡有參差相競之容此言誠敬盡於一人而肅雝自著於百執以此思之既無言矣豈有刑賞以戒之於

先乎而以志意感孚不爽如此故君子之於民非無賞也不待賞也民沐於至德之中自生其欣慕勸於善矣非無怒也而不待怒也民震惕於至德之下自生其畏懼威於鈇鉞矣此靜存動察修之於心意者自有其動物之理誠然而不忒者矣乃君子之民不但勸焉威焉已也君子之德不但在刑賞之閒也詩言之矣詩曰天子之臨諸侯也以德而德不在顯也淸宮之祗敬止此亦臨亦保之密功淸廟之耑凝惟在不聞不諫之內境而百爾諸侯無不恣效以各愼其德焉夫百辟皆化則四海之內一德同風無待勸也無待威也而天下平矣乃君子不顯之德豈但無刑賞之迹哉非無政以治之

不在政也非無敎以化之不在敎也是故君子惟此無動無靜純乎天理則存諸內者不見修爲之迹微諸外者祗存肅穆之容念之相因心之相積篤厚其恭而已矣而百辟奉爲典型五服易其風化天下平矣夫至於天下之平而君子之功化極矣乃君子唯一篤恭而德至焉則闇然之章爲極盛而不可加而爲己謹獨之德亦極乎至而不可易抑豈非下學之所可馴至者而豈有他道哉夫德至於篤恭則君子也而聖人矣誠之者卽誠矣聖也而天矣誠者卽天之道矣則請言其與天合德之妙矣詩曰予懷文王之明德其及民者德音之微不大聲也德容之靜不大色也夫詩不言政敎而言

聲色言聲色而云不大此可以見不顯之篤恭乎而未也夫子讀是詩而論之曰詩言明德其未至乎夫化民者使民聞其聲而動啟迪之情見其色而生忠敬之志此則末也夫聲未聞色未見之先不有其本焉者在乎而詩未之及也觀夫子之言則未足以窺篤恭之本矣詩又有之曰德之在人心也不可以知識測也不可以志力持也其輕也如毛矣此可以見不顯之篤恭乎而猶未也夫毛至輶矣而以之擬德猶有倫類之可似夫篤恭之德則豈有一象之可執而以象求之有一迹之可循而以迹求之是尙未足以窺篤恭之眞也詩又有之矣上天之所以運其品物流行之化者於無聲之中

有載焉聲依形而妙合其形者非形也無臭之中有載焉臭依氣而微運其氣者非氣也夫至於無聲無臭則天之所以爲天者在此而篤恭者亦卽於此而純其德焉斯可以著不顯篤恭之極至矣大哉此篤恭乎天以之而爲天聖以之而爲聖而下學者但從闇然之中而入之以幾乎存養省察之至密則其心量亦且如此小德之川流者在此而已大德之敦化者在此而已誠者誠此而已明者明此而已是何也君子中庸之道本之於性而性卽天故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中節之和爲天下之達道無非此無聲無臭之眞理因所知則見爲智因所行則見爲仁因所堅持則見爲勇乃以發見

於所修之道極於至大而無外至小而無閒者皆以此爲隱矣唯聖者爲能盡其功化而君子所依之道下學者亦必於此而入德此合生安學利困勉於一塗而內聖外王之無二理不明不行民尠久矣吾唯敬述其傳以俟君子云尒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至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甯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前當作苟要本作要淡當作矣）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下終

後學歐陽中鵠重校
後學王光縉少谷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後學吳中俊健侯重刊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又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

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荅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與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荅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一　四書訓義三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論語

訓義 通攷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弋雪反）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熟本作飄或省作孰齊莊皆反）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當作徠來小麥也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散本當作㪚散乃㪚字之俗文散雜肉也）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切）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窔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然當作嘫深宜作窔）

訓義 夫子曰君子之終身於學而不自已者誠有所得於學而不容已焉内也而信諸心則有以大得乎情外焉而徵諸行則有以自成其德則終身於學而又安事他求乎所未知者而求覺焉所未能者而求效焉於是而有學因所覺而涵泳之知日進而不已也於所效而服習之能日飄而不失也於斯時也天下之理隨所遇而渙嘫無疑日用之事隨所爲而適嘫皆順斯不亦以自信者自慰而獨得之情有窔領於幽獨者乎於是而學之業已博矣天下之未知有學者生其興起之心而相就以學焉天下之既知有學者願求切磋之益而樂與同學焉道之云阻不能阻之也於斯時也講習之下志趣相引而益長鼓舞之機氣志相資而益勸斯不亦悠嘫相感於道義之中而欣暢之情有同孚於和豫者乎於是而學之志已定矣德可以膺君相之求名不必成而千古無憾道可以利民物之用功不必立而於己無疑誠若是也以遠大爲期而不爭近小之功利守性情之正而不隨外物以遷流斯不亦卓嘫獨立於流俗

之表而志操之正有自成其品行者乎故人未嘗學也學未嘗時習也未足以致朋之自遠來也人不知焉無以自信而或慍也則不知學之可說可樂而決爲君子抑將見吾心之他有可說也天下之自有可樂也待人之知以立德立功而後爲君子也乃一其志於學之中而盡其心於學之事則即此學之中而固亦說矣固亦樂矣固亦成乎其君子矣則何必以情之所便者爲說乎志之所得者爲樂乎功之立名之著者爲君子乎誠知此而一其志於學焉不容已也實則不自已也故君子之學有終身焉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好當作㚿鮮當作尟鮮魚名義無可假亂當作𤔔亂治也音同義別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長上聲鬬當作鬥鬬遇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愛當作㤅凡愛字皆同

訓義有子曰君子之道大矣而必以孝弟爲萬行之原蓋嘗曠觀於天下善惡之幾與君子德業之自而知果無以加於此矣夫盡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人之所志與

其所行唯此一心而已矣心之始發而無所待於外心之所切而不容已於中則此一心也志之所自定也氣之所自順也而非孝弟何足以當之今極乎其下而言之則風俗之不善有犯上者矣有作亂者矣且有好犯上好作亂者矣志一妟動而氣隨之流莫能禁也然其人必不知有孝弟者也如使其爲人也因其性之所近而成乎情之不迷苟事父母而能孝焉事兄長而能弟焉則雖習俗移之時勢迫之而於犯上之事固有拂然而不願者其好犯上者鮮矣夫亂之所自作唯犯上之情一發而激成乎逆耳不好犯上則於悖逆之爲未有猶樂爲之者也若而人者不必奚明於名義之正自處

於寡過之中而情自順焉蓋雖在習氣交染之中而自拔於流俗有嘫者則豈非不失其本心之良有以靜調其血氣也乎極乎上而言之則益觀之君子乎君子者無所往而非道者也其爲道也推此心之德則成天下之務以遍天下之志及於民物而無遺者也乃吾嘗見君子之所務矣其所務者非必卻萬物而孤守此一念而當其情之所發遂忘萬物而但此一念之不可忘非謂修一事而期效於衆理而當其志之所依唯勤一事而以端衆理之所自治蓋其所務者本也吾身爲天地民物之本而此心又爲吾身之本此心之因於性者又爲萬念之本務其本而本旣立矣果以無歉於性者成

乎德行矣則所以推而行之者漸而廣焉因類而達焉凡爲君子之道皆自此而生矣則孝弟是已卽此事父母而盡其孝事兄長而盡其弟不失其孩提稍長之心以極致乎盡誠盡道之實於此而思之其所以爲仁之本與養其心於敦愛敦敬之中則薄待生人之意不起而以長養萬彙之道因之以生其條理靜其氣於爲子爲弟之內則委厲天下之氣不恣而以包容庶物之道因之以生其含宏故君子之務本亦務諸此而已矣則甚哉孝弟之不可已愚不肖之自成其身不待過之於情動氣隨之日賢智之大成其德不可驟求之於功名志願之中內顧而有父母焉有兄長焉有父母兄長而必有以事之者焉反之吾心而不容不善事者存焉亦盡諸此而已矣舍是而曰有法禁以治小人有功德以成君子吾未之前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鮮當作尠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說弋雪切涜宂作究

訓義夫子曰爲學之道有存乎中以著乎外者成德之驗也有治乎外以養其中者修德之功也故人之有言有色誠不可以不知所省也夫仁者人心之所同有吾

安能遽謂一人之獨鮮哉而於言與色徵之則有信其仁之泯絕者言且無論其善不善也卽其未善而尙可正之以之善也唯如其心之所見而質言之則言不欺心而心猶有存者乃所知者止於此焉而所言者不盡於此焉恃其有博辯之才可以動人之聽而遂任意以言之色無論其莊不莊也卽其未莊而尙可閑之使莊也唯如其形之固然而坦出之則色根於心而心猶有存者乃內無其實焉而其爲色也則若有可觀焉恃其有矜飾之能可以動人之視而遂矯情以爲色是所謂巧言也令色也心之用唯言色而已心盡於言色之中而言色引其心以浮蕩於外無所愧怍則亦無所怵惕

若此類者蓋鮮矣其能仁也故人苟有事於心必無求美於言色之理而所以防閑其言色使一出於誠然則為存心之始事此外內交養君子之所以自省其身心者可不嚴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熟本作孰幸當作𡴘

訓義 曾子力行誠身之學而自立之程曰吾今而知吾身之甚重也則不可不求之於吾身也即吾今日之所有事而皆吾身之所必盡顧既已知其當如此自盡而遂可信吾之已能乎信為吾之已能而實未之能此之謂不誠不誠而見為當然之理者非吾身所有之理也則自今以往吾省之吾日省之心之所喻勿謂身之克承也肯之能然勿謂後之不失也今切於吾身者有三

而三者之中所可自疑者多矣尚日省之乎省之者勿計其已得而自信為功也必念其未得而自求其通也有如人有所謀而就吾謀將謀道與盡吾心之知以詔之學將謀事與盡吾慮之及以詳其理庶其忠乎吾知其當忠而正恐其不能忠也事有所礙而言姑止乎情有所難而意且沮乎是未能以誠處人也勿曰已忠從不忠以省之則已之未盡者不少矣夫吾安可以不忠而能勿勉乎我與友交而有所以交與有言也心白於言而言如其心與有行也因心以行而行合於心尚其信乎吾知其當信而正恐其不能信也不必違心而姑任意以發乎雖不執一而或遂遷其始乎是未能以誠

待友也勿曰已信從不信以省之則已之未實者多矣夫吾安可以不信而能勿警乎既受所傳而為吾所傳所可知者尋繹之而義乃精所可行者增修之而德乃固不在習乎吾業已習之而猶恐其未之習也見為難而或有所憚乎見為易而或有所忽乎是未能以誠盡學也勿曰已習從不習以省之則學之未至者多矣夫安可以不習而容自怠乎凡此三者人不能我責也友不能我必也師不能我習也吾身為之而已矣所與酬者人而所自致者身也所可知者理而所必行者身也耳目盡則心思盡行業專則志氣專亦唯是操不自信之心日復一日以從事於斯而尚其加警乎嗚呼此曾

子誠身之學也所爲守之約而行之篤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乘本作椉今作厺聲讀愛當作炁）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農作農者隸省要本作婁然當作嘫）

訓義夫子曰治國之道有大法之必循者焉有庶政之必修者焉然政具在而所以行之者則在人君之力行者耳今以千乘之國大國也事繁而人衆而欲使之各就其條理以政無不舉而民無不順則固有要焉事各有理也人各有情也因其理達其情者所以道之也以政事言之大者必修而小者亦不可廢何以爲制事之主哉其唯敬乎一事之至無微無巨而愼其始尤戒其終則事不同而所以盡事之宜者皆此不敢忽之心盡之也以出令言之在常者不一而在變者無恆則何以爲施令之準哉其必信矣一令之行以始以終而下所遵必上所守則令不同而所以示民之從者皆此不相欺之誠示之也用亦多端矣有有餘而用者焉亦有不足而不容已於用者而念常在於儉約則不可節者且有其漸次而苟可節者無有不裁損唯不以奢侈之心用物而物自足以給吾之用也人亦不齊矣有可用吾愛者焉有不可用吾愛者而情常動於惻隱則不可愛者且有其矜容而苟可愛者必致其懷保唯不以威嚴之氣加人而人自有以信吾之仁有國事焉有君事焉以分義言之皆使民爲之耳使民之道亦多端矣分職任功或繁或簡而要之不可不以其時也苟此者有時矣勿待事至而迫之於一旦後此者有時矣勿不待期至而急求其成蓋農自有隙事自有期勿曰吾所使者正而唯吾之令之也以此數者而治國行乎萬事而皆一此一心臨乎萬民而皆此一理事自集也人自從也於千乘亦何難之有哉大而以治天下推之而無異理小而以治一邑倣之而無異術則能道千乘之國者治道於斯盡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弟之弟當作悌音同義別汎當作氾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藝本作埶加艸加云俗字私當作厶

訓義夫子曰學者之所以學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當務焉而於始教之日早已定其生平之志行矣引之以流俗之習尙則日趨於卑下而無所止推之於性命之精微則妄據為高明而無其實夫亦就固有之心因必修之事盡可為之力而教者以此教學者亦以此學而已矣今弟子而欲學乎教弟子者而欲正其所學乎則其職可約畧而言之矣入而有親焉善以事之為孝依乎膝下而不忍違則無所待而生其愛之誠焉出而有長焉善以事之為弟侍乎几杖而不敢亢則無所待而致其敬之實焉如其有事也自有其執事之常也唯加謹焉不任其意而以為作輟若其言也自有其可言之實也唯必信焉不任其情而以為辯論與相接者不有眾乎無怨無惡而不容生忮忌之心人愛弟子而弟子無容其有擇而愛也其中有仁者矣可則可效而足以為因依之主弟子親仁仁者亦樂與之親也操此數者以為心而內竭其誠外修其職行之必力其固然者而時乎其未與相酬酢也則力之餘也而弟子不可以戲渝承之也古之人有遺文矣先生長者之所傳也他日之以明倫察物而進德者也則以其致力於學而勿敢怠荒焉以此數者而息之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一因其情之所必發而所行止庭闈之節所言止膺鞠之詞所與但族黨之人所慕但慈厚之士所學但安絃操

縵離經釋詁之功則弟子之為此者亦易何所憚而不修而教者之事亦易以見功乃情且動而愛恐自此而衰氣盛而敬恐自此而弛甚慮其性之將遷而智詐生則行且無涯物態惑則言且無物人與相狎則情易相離賢者以正則心且相憚物欲相誘則且與詩書象勺之氣不爭是弟子之必為此也難又烏容不勉以自盡而教者之道亦亟嚴以立防遵此道也下之必不與流俗同乎陷溺而高明之德業亦循序漸進而非虛慕以亾實矣此學者之經而亦教者之所必慎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
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
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
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
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
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獘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獘也好當
作嘫大過之大
音泰然當作嘫

訓義子夏曰夫人之必務於學將以何爲也哉情之所
必動而閑之性之所不容已而盡之心之所不可昧而
不欺之恐此三者之理未明故學以求知之求知之者
固將以力行之也能力行焉而後見聞講習之非虛乃
學之實也而豈但以其文乎今使有人於此所以正其
情者則賢賢易色也知其賢而賢之自以爲不逮而願
與親焉慕之深唯恐其或疏既得事焉唯恐其退我
也於是極凡人之情發不自禁而爲好色者盡忘之而
一用之於賢以好色之情好賢而以好賢之情奪其好
色則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得其貞者有如此所以盡
其性者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也吾之事
父母者唯此力耳飄不知其當竭者乃本無可諉而或
諉之兄弟本無可分而或分之妻子卽立身揚名之說
亦足以奪其專事之忱不能竭矣而若人者但力之所
可爲卽事之所必盡盡能竭也吾既事君則身爲君之
身矣飄不知其當致者乃榮而身受其榮則情或迷之
辱而身受其辱則心或憚之卽委曲求濟之功亦足以
文其兩全之隱不能致矣而若人者既以身而許君則
不知己之有身盡能致也則其因其性全其愛敬而忘
其身者有如此所以不欺其心者則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也與朋友交者非但以言也而相與往來唯其言當
言之時而早已不信於心則無望其信之於後當言之

時而可信諸心者猶或不信於其後始之以實而終之
以必踐乃從其始末而攷之皆實有其信而非偶嘫之
不爽與勉彊以求合則其根乎心以立乎誠而無妄於
交者有如此使當吾世而有斯人也於君親師友之閒
無不盡之道則唯於性情心術之內無不窮之理或其
聞見有所未博論說有所未詳而有議之者曰未學乎
乃所力行者皆學之實也非知之明而何以行之至吾
固有以突信其所得而謂其學矣使其更進而求詳於
學焉亦不過以廣其大用而盡經之緯之之變卽令守
此而無事於學焉亦無所讓於先學而爲窮理盡性之
眞不嘫日取古人之書而誦習之日就古人之迹而摹

放之而終其身於不覺卽天下雖許之爲學者而又何足美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長上聲樂音洛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所由以致於道者學也乃學之而得於中而必閑之於外以養其中所學者有其事而必本之於心以制其事學焉而既有得而必防其失以保其得蓋內外交養內有主而外亦不輕始終相成始當謹而終尤愼要以求之身心而非但求諸所學之道矣故君子而旣學矣乃其動靜語默之際言若不欲言焉動若不欲動焉有言有動而確乎其不逡焉蓋甚重焉則君子之必如此者以爲吾苟輕於嚬笑周旋則物得而狎之夫旣爲君子則所以異於流俗異於小人者必有威焉而非彼之所得相親附也不重而且同於彼矣而何威之有且非但其不威也彼流俗小人之得狎我也我不覺而與之相流於是而志或怠焉氣或佚焉吾所學者何事乎一動於才情意氣之閒而得之於心者因事以遷而失其素則學亦不能固守於中故君子之

必重所爲閑之於外以養其中也乃君子所學者皆以見之言行被之民物者也而道散於萬事各有其理而或不相貫通必有主焉道可變而所主者不變貞之己加之民靡之於事皆此主以爲衆善之統宗則必求之於吾心焉心有其可盡而有所不盡則雖爲其事而無以成一事之始終心有其至實而或不以實則雖可見功而非爲功於身世之實效故君子於所學所行者極用其心以窮理而求合於理必因其誠以循物而無違於物無所往而不本此心之德以御萬行之殊差此尤君子立本之大要必以忠信爲主也所爲本之心以制事也如是內外交相爲養而君子之德成矣所學皆以

己致之乎道矣乃若君子則未嘗於此而自謂己得遂不慮其或失也德成望重天下將莫己若焉君子正以此莫己若者而自戒也夫苟有自信為君子之心則謂不如己者可以容蓄之可以節取之而勿妨與友以使天下之不憚有君子也夫道之不窮豈有所止乎無與為之益則且為之損矣卽不必過絕夫人而所與論心而講道者必嚴焉德成望重吾身將無大過焉君子正以此無大過者而自省也苟有自信為君子之心則偶焉而有過者可偕所學以通之可恃此心以諒之而憚於見過而改以使天下之且議君子也夫德之必修豈容有閒乎細行之不謹則大德為之纍矣卽可以免夫

指摘而所為日新其德者必決焉此所為防其失以保其得也欲為君子者必於此而克全焉乃以實體諸心得力盡其躬行而後允矣其為君子矣所可勉者學學所致者道尚為從入之塗而非自修之本欲為君子者念之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德當作悳德升也音同詩異惟左傳王德翟人作德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葢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訓義曾子曰君子以孝治天下而風俗為之迻易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教民以孝之謂也而上之盡孝以感人心者亦非但修其文備其物之謂也必實有不忍之心盡諸己而無往不致者焉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迨其沒也而心有所畧迨其久也而心有所忘則孝亦衰矣故殯葬之際哀戚至而忘乎事則附於身附於棺者有所不安焉於斯時也孝之至者哀不得而亂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葢其慎矣終享之日禮儀盛而迻其情則若聞其聲若見其形者有不能格焉於斯時也孝之至者不徒於其文而修之求会求昜俱盡其誠若將追之矣如是而後君子之孝果孝也風之所感心之所通凡有血氣者皆生其惻怛之心而以背生棄死為恥民之性

情一動於此則刻薄殘忍之事自所不忍而孝友婣睦之化成矣生於在上者之一念而感愚不肖之天性於無形故曰孝之至者通乎神明豈有爽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貢本作贛寫作貢者省也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孰本作孰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當作昷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以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不能用耳（彝當作彝）（好當作攷）（私當作厶）

訓義 聖人之德感天下之人心者不易知也而實無不可知也唯其無不可知也則雖以不能知聖人之淺而用之者一至於聖人之前而自然為之感動唯其不易知也則非智足以知聖者不能名言其盛德之形容而喻其所以感通乎天下之故此亦夫人度量相越之大致矣夫歷遊削國而邦君必以國政求教於夫子此豈足以盡聖人感乎天下之盛哉而子禽猶然疑之乃問於子貢曰今天下之歷遊於列國者有矣而唯夫子有異苟其至於此邦也無問其大小之國賢愚之君時之安危而所以待夫子者一也必以其政聞於夫子而求所以治其國者焉夫以邦君之亢也豈盡謙以下問者

將夫子求邦君之用而試問以動之與乃以夫子之不屈也豈辱己以干上者將邦君慕夫子之名而姑問以試之與使其能與也則何以終於不用也如其未也則夫子之不屈者未必其果不屈也子貢曰子何易言夫子哉未嘗侍於夫子之前而見夫子之接邦君者則心疑其所以感動邦君之故蓋亦宜矣夫子德之盛道之大邦君固未之究知而亦安能與哉但就夫子與邦君相接之時而言之其言動威儀之際有可想見者就其容貌而言之和愉之色示人以可親始如時之方溫人各自適也坦白之情與人以易見始如物之良者人莫能疵也就其威儀而言之端莊以自尻肅然若有所臨

涖者而以消人之慢儉約以自持欲然若有所節制者而以平人之嫉忌就其與邦君晉接者而言之若有美而不敢尻宜受而不即承其退遜之度又有然者吾見夫子之於此五者之美備於一時其溫也即其良也其恭也即其儉也其讓也即其溫良恭儉者也若相妨者而夫子互見而不相妨若相因者而夫子非此而生彼子試思之於斯時也邦君即驕而不知驕之何所往邦君即疑而不知疑之何以忘豈有不遂易其情而生其不容已之情者乎則邦君之必與情也而夫子得之所必然矣夫以夫子之歷聘於邦君豈漫然哉固欲得聞其政以擇可利見而試之則未嘗有求之事而不可謂

無求之情夫子不忍忘世之情固有然者乃心欲求之而終無屈己以求之事唯坦然順其盛德之正度以與相酬酢則知夫子者實喻之不知夫子者亦驟見而不覺其敬愛蓋正己以受天下之來而以自感其行義達道之素志其諸異乎人之屈身以求者與而子何疑焉嗚呼聖人盛德之至即衰世之君無不感者此聖人之易知者也而德容之美感孚之神與不忘世之情不屈己之道交至而各得於一見邦君之頃而盡之則非子貢之智不足以知之而子禽何足與論此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秊寫作年者隸變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訓義夫子曰爲人子之道立身制行以無忝於所生固其大者也而要必以不忍違親之念爲天性之眞其唯於居心制行之中曲全其大順之理者爲能盡人子之心乎夫子而當父在也不得自專而自可有志也志不可見而有其志則必有所發見之機於讀書懷古之中動作威儀之際觀之焉則所自命以不媿爲人子者可見也迨父之沒矣任既在己而不容已於行焉行必有始而始所行即爲其終身之守於其承所未竟之緒與匡所未逮之圖觀之焉則其爲克家而以成先德者可見也雖然人各有志行各有尚即父之所爲不詭於道而因時制宜不能無改倘於此而蓄久蘊之志決一旦之行豈曰非宜而要亦人子之所不忍也即其必不容不改者獨不能待之三年乎如其三年之中不忍忘其親而如一日則因而仍之而不復念吾之有志不復知吾之可行然後知其心之大不忍者眞有事歿如事生而無容利害得失參之者也斯則可謂之孝矣有志而

何患事之不成有行而何患美之不著汲汲然以行其志成其行而不恤其思慕之誠者抑非吾之所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賁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賁作貴者隸變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從書容切然當作嘫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賁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

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
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
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
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
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
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然當作嘫釐當作氂

【訓義】有子曰君子之內以治身外以治世舍禮其何由
哉未有禮之先則人心固有之節文禮因之以生既有
禮之後則人心固有之節文必待禮而定惟其爲人心

固有之節文也則行之也不容於固有之外而有所甥
增無所甥增而使人安之者所謂和也抑惟其爲人心
固有之節文也則求其和也亦不容於固有之中而有
所或忽無所或忽而使事得其宜者所謂節也不知兩
者之相倚以成用則皆失矣今夫禮文具在皆使人用
之者也其用之也有分焉有時焉有情焉有勢焉循其
分因其時稱其情順其勢而以酌乎多寡繁簡之數以
行之則備之也無難爲之也不倦而人皆歡欣順暢以
行焉斯爲貴也蓋禮順人心固有之節文原非以甥世
者甥世焉則不足以爲禮而亦何貴有此繁縟之文哉
故先王之制禮也備乎多寡繁簡之數以聽天下後世

自因其心之所必安而行之者爲道此其所以迻風易
俗而人無不安焉者洵爲美也蓋使用之者無不適得
其和也而凡大而綱常倫紀小而名物度數粲然具備
苟有欲由之者未有不可由者也通乎古今達乎朝野
賢者可就不肖者可及皆得其和而豈若世之拘方以
言禮者執其末節以甥人於所難爲而有迫束禁制之
慝哉夫嘫則以和用禮而禮必行矣道斯美矣小大而
各得矣則順人心之所樂爲者可以通行而無所礙而
抑有不嘫者彼不知用禮而因以禮苦難而廢者唯不
知和者也而更有所不可行者在一時爲之而不能行
於他日一人爲之而不能行於衆人此則非不知禮意

之過而自謂突知禮意者之過也彼蓋曰先王之制禮
唯以求人心之和而已矣用禮而和則用禮可也不必
用禮亦唯求和而已矣人情不可違時勢不可拂使吾
有其愛而苟可伸焉有其敬而苟可將焉於我無勞焉
於物無損焉無用此備物盡儀之紛紜也因不以禮爲
之節而任情之流焉則情有餘者未必其能餘情不足
者且終不足衣冠玉帛燕享之文廢而父子君臣賓主
之道亦毁矣又安可行哉蓋禮之有節所以養人心之
和而使無一往而盡之慝則唯其節也是以和也先王
知和而全其和彼乃知和而究以失其和則挍之拘於
禮文而不和者其失更甚而抑知不善用禮者違人心

之和以行其非禮之禮故使高明之士激而爲叛道之教此君子所爲大懼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當作誼誼義兒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訓義有子曰夫人秉道以應物豈但求利用於當世哉乃體其全者爲立德之實而遊其塗者亦可以爲寡過之術則胡不取身世得失之所由而飄念之也今夫人之必與人有所期許也有所晉接也有所納交而相與爲成也亦必然之勢矣乃與人相期許而不能踐其言有所晉接而不能遠其辱有所納交而終失所恃則唯其所期許者非義之所當許耳欲復其言而義有不可苟顧失義而言不能復則亦盍於期許之日而早審乎義之是非而不至與義相背乎則後此之欲復其言雖時勢或艱而亦可勉行而無悔也言可復也抑唯於其進接也非禮有所可施者耳自以爲恭而人且厭其煩自盡其恭而人且疑其僞則亦盍於晉接之下反念夫禮之宜稱而不至與禮相違乎則在我之威儀不失雖人情多亢而卽欲相侮而不得也遠恥辱也抑唯其納交也非情之可親義之可親者耳貌與之親而心固不可信乍與之親而久固不可保則亦盍於交納之始早辨其人之可否而不至失其所可託者乎則他日依之爲宗主雖物情偶變而亦可終與之相得也亦可宗也夫言必以義行必以禮所與者必正乃君子立身之道初未嘗計效於後日望德於他人而卽欲求勉於悔吝亦必於道而不相遠庶幾可以寡過不然矜慷慨之氣修卑柔之節侈廣交之名謂可以遊於末俗而無咎亦終不可得甚哉道之不可違而人特未嘗取身世之始終而飄念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居當作凥好當作玫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然當作嘫差當作𢀩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學而已矣學不以

其名而以其實不於其事而於其心有其不容已者則無往而不見其孜孜求益之實則吾以此驗欲爲君子者之用意焉今使爲君子者其於食也無求飽焉未嘗先計夫可飽之道未嘗動念於不飽之憂非但節於自奉之謂也其於居也無求安焉未嘗有見於不安之難未嘗役意於可安之樂非但勉於習勞之謂也其於所當爲之事則敏焉若有迫諸其後者而不欲以一事淹吾日月也非但欲事之有功也即其所可出之言猶愼焉若有無容心於此者而唯恐以一言洩吾之志氣也非但欲言之無咎也乃於其所習之業所修之行所居之心而恐其言之疏也恐其行之偏也恐其心之妄也

就有道者而急於自正亦非但好賢之情篤至而已也其無求安飽者自有所求也其所求者切故無暇以居食爲懷也其敏且愼者唯恐不敏而不能更進於無窮不愼而且以浮游其志氣故兢謹之意見於言行也其就有道而正者既已正而益求其正望道之情無涯故樂於得有道之益也凡皆以爲學而已矣而於身於人於言於行皆專一以嚮於學如此則其爲學也誠中心好之而無往不致其孜孜者也可謂好學也已不然徒勤勤於誦說之末而規規於淺效之迹則居食言行交際之間已隨處而見其紛馳傲忽之心乃曰吾所修者君子之道抑將何以爲君子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當作玫下同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

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禮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按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訓義道無窮而所以求至乎無窮者必有所以致之之功故推學者之見而廣之以引之於遠大之域者教者之事也引教者之意而思之以反求於致此之由者學

者之事也若其不自限於所能而抑不徒寄情於所未至聞一理卽退審乎躬修焉此則學焉而無往不得其益聞教而不虛有其聞也吾見於子貢焉子貢以境遇之無恆而立身之必有守也言於夫子曰貧富者無定之境也而隨貧富以遷流者多矣貧而志屈則諂諂而其志愈屈富而情蕩則驕驕而其情益蕩若能於貧不屈而無諂於富不蕩而無驕賜以爲處貧富之道將在是矣而夫子以爲何如夫子貢固將以爲處貧富之道無以加於此矣而夫子曰此以視夫隨貧富而志遷者爲賢矣無諂亦可以處貧志不卑而人莫能辱之也無驕亦可以處富氣不淫而人莫有忮之也而處貧富之

道固未盡於此貧而無諂何若貧而樂乎欣然有自得於貧之外者乃適然能順於貧之中不知有可諂也且不知有不當諂也吾樂吾樂而居貧之所得者亦奚矣富而無驕何若富而好禮乎以之盡吾情文而富正可用唯以修吾節制而富何能損固然其不敢驕也且不自謂不驕也吾好吾禮而盡富之當爲者亦大矣以二者相形而心量之大小志行之高卑不亦見乎夫樂者何所樂豈以貧而謂可樂乎好禮者何以好豈因富而始好乎此道足於己而隨遇皆成其德豈易言哉則必有所以盡其所樂之實而實體夫禮之可好者在而夫子未之及也乃子貢則旣已有得於高明篤實之境而

念非但擴無諂之心而卽能樂推無驕之志而卽能好禮乃推其所以致此之故而言曰無諂無驕可於貧富持也樂與好禮非可於貧富得也賜忽念及詩而有見於斯也詩云如切如磋言乎學道之精也如琢如磨言乎去私之密也必其如是旣切而復磋擇理之精也旣琢而復磨治欲之密也則純乎理之存於中而自有其可樂之實自見禮之可好而不可畧乃能於貧於富而無非道乎則無諂無驕者以其自守之志操而從事於學修以期進乎中和之德其詩之所以言君子自治之功之謂與於是夫子突喜其有見於遠大之理而貫致其反求之思乃嘉與之曰賜也而見及此乎始可與言

詩也已詩之爲教興起人無已之心而微示人以靜求之益者也切磋琢磨之功非爲貧富言也而涵泳有得焉則夫人之學必於此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推而廣之於處貧富而盡其道引而伸之於學修而知其通以此言詩三百篇皆身心之要矣賜於是可不虛吾所告矣進無諂而樂進無驕而好禮得一理而更進以理善之所推及者無竟漸而達焉往也吾所告也欲樂必以切磋琢磨得所樂之實欲好禮而必以切磋琢磨體禮之所可好進乎道者必依乎學退而在己者有功必反求焉來也賜則知之矣藉令賜也見爲未若而不息所以若之則且不能樂而以怠荒成乎卑屈不能好禮而以

文飾益其矜張則竝所得者而失之矣雖告之亦將何益哉故善教者必有善學者而後其敎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進之善而進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夫子之窔許子貢可爲學者法窔切著明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訓義 夫子曰凡人之情有求而不得而不知所以可得之道鬱抑而不能自安則患心生焉患之則必思所以求去其患而情乃適於此而爲己爲人之別存焉自君子而患之則有其不可患者勿容患也有其眞可患者

不容不患也今人之所患者己有德而人不知所尊己有才而人不知所用於是視天下若無所容身而身亦無所自容此不必患者也能奪我名而不能奪我志能困我於境遇而不能困我於天人無媿之中不患也乃若所患者有賢者在前而不知爲賢則出而無所可任用處而無所可效法有不肖者在前而不知爲不肖則信用之而爲其所欺交遊焉而爲其所惑而賢不肖之情形非可以一耑詧也疑之而又見其可信信之而又有其可疑將何所鑒別而不至自失其身此則求之不得其術裁之不知其要所爲惘然於身世之際而自見其可悳者也以患不己知者反而自患其知斯亦爲爲

己之實學不嘫患己知之不早則屈學以阿世不患知人之不明則親小人而遠君子其爲大患可勝道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終

論語卷二　　四書訓義四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嚮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嚮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

寡而能服衆古無嚮字卽用鄉字爲之

訓義當春秋時功利之習方興名法之學已起古帝王修己治人之道將泯而天下亦且敝而無紀夫子乃正言治理以示人曰人君而苟有志於爲政則必有操之於心見之於事者以爲經世之大用而抑將何所以哉法成而天下且竊吾法刑立而天下且亂吾刑導之以善而莫我嚮也欲止其惡而益相違也則唯以德乎民皆有爲善之本心上無以倡之則志氣不發上無以啟之則從違不審唯爲政者以無欲淸主心而躬行者皆其心得以善教正民好而心得者見之施行不恃法而法簡矣不尙刑而刑靜矣此乃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

之要道也則請譬之於天象焉人君以一人統天下猶之乎北辰也三百六十五度亦廣遠矣三垣二十八次亦繁多矣運動之而使周回於天者北辰也而北辰之統天何如乎居其所而已矣密運之微而天下不見其動未嘗逐逐然與衆星爭經緯爭出沒也而衆星之回轉皆環嚮北辰以動而莫有相背以行者故爲政者亦第患德之未立而已誠有宥密獨運之德修之於淡宮靜處之時一北辰之居所也則因民之性順民之情導之以善而卽從止之於惡而卽改不待逐逐然與爭得失爭善惡而民無不順一如衆星之共矣蓋天與人同此一理君與民共此一心不循其理不感以心而求治

於天下政愈繁而民愈叛惡足尙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本从囟寫从田非邪當作衺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　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要本作䙅

訓義夫子曰學者以之感動其性情而興起於善則在於詩矣詩之爲篇凡有三百有正焉有變焉有善者可以勸焉有惡者可以鑒焉學者於此將因所賦以生其喜怒哀樂之情將有忽彼忽此而不定者矣乃學詩者固必有自正之情以區別其貞淫爲興觀之本則有蔽之者而後凡詩皆一理凡詩皆可以有得也而請用一言以蔽之魯頌駉之篇有之曰思無邪斯言也可以蔽三百矣詩非授人以必遵之矩也非示人以從入之塗也其以遂易人之性情而發起其功用者思而已矣人之善惡得失皆如是以思之卽如是以爲之乃思自有其正也坦然一共由之理直用之而無旁出物欲不能

誘之以去以之思理可也以之思事可也以之思君父可也以之思室家可也以之思古昔之法則可也以之思衰亂之變遷無不可也若舍其正而從其妄則不特淫慝者日陷於惡卽忠孝廉節之事亦且偏託而不免於譏矣善學詩者於此一言而有得焉舉凡三百之諷詠皆以無邪之思臨之自見夫善之可好惡之可惡而無往不得夫詩之益欲學夫詩者尙於此而加之意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當作導去聲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遷作遷探作探皆俗誤

訓義夫子曰胥萬民而戴一君蓋天下風俗之邪正責之於一人民愚而不知所由則必有以道之民情不一

而無所裁則必有以齊之道之齊之皆以使民之爲善去惡而成乎治耳乃民之爲惡也甚利而爲善也甚難亦何憚而不任其情欲以惟其所爲哉恃有其恥心而已矣俛仰若無以自容則雖不利於其私心而自不容已其於惡也非姑免也其於善也有必至也斯乃無愧於作君作師而爲天下之所戴也若未嘗不道之也亦令於民曰如是而後可以寡過則防其姦禁其僞而科條密焉未嘗不齊也則督之於爲惡之後曰吾有政而柰何其不從則割刈之流放之而威令行焉若是者民束於政而畏刑有求免於惡者矣然求之於其心則但知有刑法之可懼而不知爲惡之可愧無恥矣至於無

恥則託於政以文其姦假於刑以互相訐而皆其所可爲則正以道之齊之者僞之也則唯道之以德乎未嘗不有教令之施而上之所躬行者皆孝友慈良之實卽以此而輸民之親親長長而感其天良有不齊焉則齊之以禮乎未嘗不有畫一之法而上之所裁定者酌大中至正之規乃以此而納民於飲射冠昏而咸使率從誠若是也則天子有德於上公卿大夫有德於下德則榮而無德則辱覲禮於邦國行禮於鄉黨有禮者人敬之而無禮者人慢之於是而自念善之不勉而惡之不去出無以對君長而入無以對閭里有恥必矣旣恥焉則勉其力之不及抑其情之甚僾而皆格於善矣至於

格而爲善之實已習則爲善之樂自生居其上而爲之君者可以無負於天作元后之任矣柰何今之言治者競以政刑爲尙而置德禮於不講乃曰民愚而不可化非嚴爲之督責而不可也使其修德明禮而天下不從則其說是已使其修政明刑而天下能順則其說是已未嘗從事於德禮而其尙政刑也又如此則柰之何其徒求之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厭當作猒）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本作巨或作榘今省作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

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閒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姑當作矧

【訓義】夫子曰自吾之從事於學者而言之則見夫其始也有豫立之志其中也有漸進之序其終也有可考之成吾之不敏而其於學有然者則意天下之為學而欲底於成者亦必有然也吾自十有五年當古人入大學之時而知夫性之必盡也而不可恃也所以因吾性而成之者其在學矣當其時則有志焉凡吾既學以後之

所知所行者以至今日之所能知能行者皆若有一定之則而必效之以成能且循其迹焉且求其通焉所學者若不足以盡吾所志而要以期赴乎所志所志者或尚有所未學而要不舍所志以為學由今而念大凡吾今之所得皆十五以來之所志也則皆十五以來之所學也於是而學焉至於三十昔者之立在志而三十之立者在行矣當其時萬物自動而吾之所以為吾者自定而不逐也感物而動而吾之所以為吾者隨事而各正也固不暇及夫理之必出於此而但見吾之必止於此也守是而安焉至於四十而昔之所以必然者乃知其莫非理之當然矣當其時一事一理而不雜眾理以疑一理之不可通也萬事萬理而不執一理以疑眾理之不可齊也固不敢深計夫理之何以必於此而但見道之實在於此也習是而通焉至於五十而始知夫理之必於此者人所當然也而實天也性所自具也而實命也夫以此理而為天即以此理而為命天以此為命而吾之所志所立所不惑者固皆一因乎健順化生品物流行之實而非但循人事之當然乃所以為人事之當然也推而廣之至於六十在萬物之所自始可以一理通之者即在萬物之所自變而要於一理無違聲有貞淫而貞者貞於此淫者淫於此聲有逆順而逆者逆於此順者順於此則凡天化之不齊天機之屢發有言

有聲皆入乎耳而無所逆億無所推求咸有以通其故也唯然則可以盡受天下之情形而盈吾前者無非道矣往而遇之因反而循之孰而嘗之至於七十則理之在萬物者吾可以任吾心而任之矣故吾有心而必有欲不容遏也吾有欲而吾從之無所擇焉或以古為師焉或不以古為師焉或以物為則焉或不必以物為則焉乃於是而以十五以來所志一定之則絜其合離皆無有踰越者則志者庶幾其不爽所志乎立者無往而不立乎不惑者更無可防其惑乎天之所命不必求合而天即在我乎物之所通不必因物而我已備物乎此吾今日之所得者蓋如此也十五之所志早有一從心

之矩在吾規量之中此吾之始之也有若是者三十以後之所進不舍所志之學而不敢期從心之獲以漸通之以漸成之吾之中之也有若是者七十之從心不踰盡協乎吾志之所求博通於所學之大知與行自信諸心天與物不在乎外吾之終有若是者則誠哉性之不可恃而學乃以盡其性也吾之學如是凡與我共學者其亦尚如是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訓義聖人之教人徹乎上下而無異理雖或因所偏而進退之未嘗不協於一也至於爲人子者而問孝孝之道因心盡力豈有一理一事之可言哉歸於一心而已乃同此一心而人之不能盡者各有其所以不能盡之故且其人既知有孝而問矣則固有人子之心也特反求之心而覺其有所未安大約在有所恃而有所忌人各有所恃各有所忌則奪其所恃而警其所忌以求安於其心者爲教不容不分別言之要之無事可指無道可言唯心可盡而凡有愧於爲人子者皆於此而知所一警也故懿子武伯子游子夏之問其教之也有異詞焉學者合觀之而自悟耳　孟懿子早學禮於夫子非於事親當盡之節有未悉者乃生爲世族習於三家之僭或有非所以事親者而致之親見爲固然而不求諸心

之安者多矣其問孝也求之事親之事而未求在己所以事親之當然者故夫子告之曰孝順德也親之所以待事於我我之所以上事其親一因其順而後可則亦稱吾心之發率循之而無違焉可也大哉夫子之言乎凡仁人孝子之心如其可致之心與親所可受之實上而至於嚴父配天之典下而極乎啜菽飲水之忱皆無違也惜乎懿子之未能請益而夫子有未盡之蘊也夫子念夫無違之旨未暢則將有因仍乎世俗之非以爲非義之養而取說於一日者乃以辱親於沒世故於志有所未滿者適登車有所往而樊遲御夫子之爲懿子言者非爲樊遲言也而遲亦夫人之子也在懿子有其

不可違者於樊遲而非必無所或違則亦可爲遲告矣
子告之曰比者孟孫問孝於我意者其不自信於能爲
人子乎抑恐其自信可爲人子而終不足以爲人子也
我對曰無違吾反覆思之復深念之天下之欲致孝者
果未有不出於順者也就懿子而欲致其孝亦唯有不
逆於順德者也而樊遲亦深念之矣爲人之子而未有
以違爲道者乃盡人之子而未有果能不違者見爲違
則固違矣見爲不違而違者亦多矣將何以出之心皆
因其必然致於親者皆愜其固然乎子曰夫所謂無違
者禮而已矣先王因人子固有之情不可過不可不及
者酌其中正以使苟有是心必有是可自盡之節苟有

是事必如其所宜用之情故制之以一成之典貴者賤
者分不同而伸其所可伸詘其所可詘賢者不肖者力
不同而俛而就者可跂企而及者可及此禮也生以之
事死以之葬遠以之祭故能孝者但一因其常經而用
之皆吾心之所安卽皆親心之所自豫事以此焉不但
唯吾意之所至與殉吾親之所欲而苟說也死以此葬
焉不但惟吾力之所可爲與殉世俗之所侈而徒爲文
也祭以此祭焉不但惟吾物之所可備與殉世俗之所
失而至於淫也文皆情矣不敢踰者卽不忍妄矣此之
爲無違而已矣吾恐孟孫之未嘗喻也夫子爲孟孫之
違禮以事親者言則歌雍舞佾非親之所可受卽自用

自專而忍不顧其親乃自天下後世之事親而違禮者
言則或儉或奢但有任己意以鳴孝之心卽無忌無憚
而有不自安其親之咎爲懿子言也卽可爲樊遲言也
卽可爲天下後世爲人子者言也嗚呼大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憂當作慐)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
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
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
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訓義孟武伯問孝其舉動之不愼而詒親以憂者夫子

知之深矣乃告之曰夫人子亦何敢遽言孝哉求之親
而若見其孝求之己而怵然負疚者多矣求之己而自
信其孝求之親而拂然抱戚者多矣爲人子而使父母
之有憂尙言孝乎乃以心體父母之心自少而長猶是
赤子之在抱也凡父母生存之日無非念子之情也其
所切切然不舍於懷者唯子之疾也夫有疾而憂其不
愈未疾而早憂其且病疾已而猶憂其更復疾也父母
之心果何日而已乎但於此而念之父母之我愛也如
此而我卽何以酬之乎父母之憂我也如此而我將何
以慰之乎有疾而念此無疾而亦不容不念此父母存
而念此父母亡而安忍不念此以此思事親以此思守

身戰戰慄慄無忘於夙夜而敢侈言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游名偃之偃本作㫾今譌作偃愛當作炁

訓義子游之學專於本而遺其末以此事親將有情致

而文不逮者故問孝而夫子告之曰夫孝者人人之所可自盡者也人之所皆可盡者愛也乃苟非安於不孝之子則亦無不因其固有之愛而致之矣是以凡今之爲人子者亦或謂之孝問之親而親不以爲不孝也問之子而子亦自以爲孝也遂將可謂之孝乎時其起居治其飲食取悅於親而相與忘之若此者謂之能養而已矣夫養者愛道也心苟愛之則必養之呴呴之仁沾沾之惠試取此養之時之心而思之與凡所愛而養者有以異乎所以專致其不二之忱於親者唯敬而已矣生我之大德我生之正理不敢不生其恪恭震動之心而以致謹於備物盡儀之數見天覆地載之下唯此一

事有生迄死之日唯此一心其愛也不敢不愛也其養也不敢不養也不可以己情之偶至而修偶篤而加厚者也若其不然則養犬馬者亦何嘗不愛此犬馬乎而不敬之養又何以別乎故孩提之情可用也而不可恃也懼愛之所發因乎人情而非順乎天理也直情徑行且夷其親於犬馬而尙敢言孝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

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訓義子夏之爲人過於剛直而其爲學謹於儀節而略於心得以此事親卽有文具而情不至者故問孝而夫子告之曰夫事親者豈不難哉以爲不孝而若可以爲孝也以爲孝而試自反求之於心固不可以言孝也此事親之所以難也何難乎事親之下有色存焉父母之所督見己之所不自見也己之所不自見忘之而不可

持之而亦不能也然而父母之心安與不安必於此焉夫色無定矣忻有與忻戚有與戚威儀之譁不足以攝之言詞之巽不足以變之自然根於柔順之忱卽自然有其瞻依之態將於色而求善焉而不能不於色而求善焉而不可非至愛積於朝夕唯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不知有外物必不能終日侍於親之下而色如是也忽然至於親之前而色如是也當親或喜或怒之下而色如是也任吾爲憂爲喜之日而色如是也不亦難乎所難者而出之也無難以爲孝其殆可乎不然自忘其色也自任其色也以嚴恪莊厲者爲君子之容而以修職致養者爲弟子之職有事焉服其勞而已矣以爲已無

餘力也有酒食焉爲先生饌而已矣以爲親無缺養也不求之心而求之力不求之身而求之物夫吾孩提撫摩之下其若此乎長而失其初心卽若有異人焉而非復爲人之子曾是以爲孝抑人子之所敢自信乎故名爲君子而實媿野人不可不深念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退作退者俗誤私當作厶）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訓義夫子曰吾之有教願得明睿者通其大義審其微言以自成其德也久矣所聞焉而不能思思焉而不能擇擇焉而不能通則吾之教之也亦窮故甚不樂有愚人而與之言也雖然愚不愚豈但以其貌哉則吾於回有深取焉吾嘗與回言終日矣言而至於終日由淺而至於深深者有難悟者矣由同而至於異異者有難通者矣其未悟而求悟未通而求通則俛而思仰而辨必有違也而回也惟吾言之惟彼聽之無所違也有如不

能辨不能疑而一唯吾言之是執者焉夫執吾言而無所疑無所辨此愚者之固然固教者之所必不可如何者也而回也如之吾固有以測回矣夫回豈果不能疑不能辨者哉則回退而吾省之於燕處之際動靜語默以至於或有所酬酢也吾省之而突知之矣其或於吾言而發之也則實足以發見於云爲而非偶與吾言合也卽其或未嘗發也亦神情志氣之閒有其足以發者而特事理之不相值也於是而可以突信之曰回也不愚矣當其足發之時凡吾言之爲條爲理皆有以充其用之所必顯而回之明睿也實有以徹其變化之妙則當其不違之際凡吾言之爲同爲異皆有以悉其理之

所必合而囘之明睿也實能以領於謦欬之閒此吾之所以樂與囘言終日而不倦者也夫道非愚者之可與聞而天下之不如愚者皆愚者也囘唯其不愚是以如愚也大道孔昭而人心自具曾何疑乎曾何辨乎言爲之引而得之於心曾何遂乎吾之教人也無非是者而柰何僅得之囘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

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本作廋从广从叜得聲今訛变作叟因並訛廋作廋也〕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究明之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察當作審〕

【訓義】夫子自言其知人之道以示天下知人之學曰知人之道治人者所必明而亦取益以立身者之所必審也蓋人各有情事各有理而人以吾之爲君子也則飾君子之言行以求合而匿其情理以相欺吾不審而信

從之則且爲志行學術之累雖然豈患人之難知哉亦惟不能盡吾心以求知而已矣其始也從而視之視之者從其顯然易見者而辨其大略不局局於一言一行而過求之矣也夫人必有以爲爲善者則爲君子爲惡者則爲小人爲君子者則必善焉爲小人者則必惡焉其所趨嚮自有此疆彼界之殊而流品定焉非偶一善言一善行之可信言偶有不中行偶有不合之可疑執一節而欲槪其生平者也夫旣果爲善矣果爲君子矣則進而觀之觀之者從其立身之始而問其素志不徒取夫今所言行而遽信之篤也所以者抑有由焉或爲勢所迫而不得不然時所尙而不能或異或爲雖可以

得名而不以其名雖可以得利而不計其利其所原本抑有同行異情之差而要歸別焉非過誤之中遂無君子之悔悟仁義之迹遂無小人之利便徇所行而遽信其大貞者也夫所由者而旣善矣旣以欲爲君子而爲善矣抑進而察之察之者從其動靜之際而省其神情不徒取乎外所依倣而遽信其心也於所由也必有所安焉舊習之未忘則仍安於其舊修習之已熟則能安於所修樂爲君子則誘之以異說而拂然勉爲君子則動之以外物而歆然其所契合終有天理人欲之別而心意殊焉非今日之未能爲君子而終不可企及今日之已能爲君子而終無所變遷遂所好而能持之不失

者也誠如是以視之又如是以觀之又如是以察之不於視而信其由不於觀而信其安無殉末以忘本無殉外以忘內以每進而加詳視之而後觀之觀之而後察之不早計之於安而不辨其由不但問其由而不先於其以無矜特達之知無取歆動之情以嚴分其界限則彼以吾爲君子而飾爲君子以求合者假託於善以雜其所由之不善浮慕夫善以強制其所安之不善將焉廋哉一再息之果不逃於三者之中又焉廋哉人不能廋則所以之不善者峻拒之已耳防制之已耳所由不善而所以者善節取之可也偶任之可也所安不善而所由善者獎掖之以棄其宿習可也斥指之以革其心

術可也方且與天下而同乎善而何至以纍吾之志行學術也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當作昷）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應言作譍）

訓義子曰爲人師者亦難言矣不自審其可不可而遽以立教則誤學者不小而其所以學亦終於偏陋而自喪其德夫人之不可爲師者有二智幹有餘者僴然有所見及卽立爲一說而不顧其所學之本業議論一新人樂聽之而使學者迷於所守誦習有功者訑於其所傳習乃守其一說而不能達於義理之無窮恃之有故自恃爲得而使學者無所復通如是而可以爲師乎則欲爲師者亦將自審其可而求之於學乎故者皆先覺之所示而吾嘗專心以有得者也無可忘也其溫之也勿曰吾已得意而可以忘言也新者亦微言之所寓而吾可極究以研幾者也無容止也必知之也勿曰意盡於此而不可通於彼也如是以爲師則就以其所溫者納學者於道術必一之塗以所知者開學者以聰明一益之數可以爲師而不以誤學者自誤矣非然勿甯退而自學焉其可輕於自信哉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藝本作埶）

訓義夫子曰人之欲爲君子者當審於君子之所務抑必審於君子之所必尙而後可以守其志以成其德則請就君子之所以必不以自命者言之而其爲學術可知已夫君子者其心至虛而不以小功小名纍其神明其學有本而不以才力聰明分其志氣故凡適一時之用而利或及物應一事之宜而精於其數者所謂器也而君子於此情不屬也力不專焉雖以之應羣器而羣器皆適可也要非其所致察也於器有所可有所不可

亦可也亦其所偶通也乃至於器亦無所可亦可也自有以器使天下者在也蓋凡以器名者必盡其心思而習其術數則力為之竭而志為之不廣得一長以自命而即可以自矜則於修己治人之道未能致其遠大而心有所係則為澹泊甯靜之累也不小欲為君子者其可以自限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訓義子貢之問君子但欲知君子之為君子者乎抑必

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其致盡於已者何若也夫子曰君子之立身而見於天下者有言焉有行焉言為君子之言所以胥天下而使倣以為君子也行為君子之行所以自處於君子之實而以君子之道應天下者也二者皆成德之驗而君子之務此則其輕重緩急之序揖酌以用其志力其研幾為甚審也君子於道有得焉於心有會焉可以信其必如此而為君子雖未言也其或嘫或否或取或舍之數皆有名可數有理可白而言之以疑者如是而言之可以昭著於天人物我之理而丞示天下以法則矣而君子以為吾已知之而可以言之則無不可行者也日用之閒酬酢可試而不可久也則

急於行之而已矣既已行之則驗之於躬可行者必可行也必不可不行也益以深悉其理之所必然而後言乃從之其為言也不益以昭察乎動靜依定之曲折而為今古不易之訓典乎蓋以欲言之心勉其行則行自篤以已行之道發為言則言必審唯斂其志氣以專於為己而道法自昭丞於天下後世欲為君子者尙審其所用心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

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陰陽當作侌昜私當作厶釐當作氂察當作詧兩當作网

訓義夫子辨君子小人用情之別以使天下之自正其情而示受恩禮於人者必知其人而無妄交也曰人與人相接而情有所必用也君子無所施愛敬於天下則無以廣君子之仁小人無所施納結於天下則無以濟小人之惡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心術品行遂以別矣君子之用情因其心之大公而無所吝者也故凡情之所必厚分之所必隆理之所必推但可施也則從而徧及之無所遺也如是者謂之周唯其周也則因物付物而各予以應得未嘗有所偏繫相親相附而至於失己以

殉人其不比必矣小人之用情唯其心之所私而相與
暱者也故惟情之所狎勢之所倚利之所趨雖不可施
也必極致其厚無有餘也如是者謂之比唯其比也則
黨同伐異而相隨以波靡不能有所推廣汎愛曲容以
處於寬厚其不周也必矣蓋邪正之分分於公私公私
之辨辨於義利不比之咎則但以尊己吝物為非而於
君子小人行仁濟惡之實未之能審且胥天下而奔鶩
於小人之中矣可勿慎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
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訓義 夫子曰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學則不恃己之
聰明而一唯先覺之是效思則不殉古人之陳迹而任
吾警悟之靈乃二者不可偏廢而必相資以為功學於
古而法則具在乃度之於吾心其理果盡於言中乎抑
有未盡而可深求者也則思不容不審也乃純固之士
信古已過而自信輕但古人有其言而吾即效其事乃
不知自顯而入於微自常而推於變者必在我而審其
從違而率然效之則於理昧其宜而事迷其幾為罔而
已矣盡吾心以測度其理乃印之於古人其道果可據
為典常乎抑未可據而俟裁成者也則學不容不博矣
乃敏斷之士信心已甚而信古輕但念慮之所通而即
欲執為是而不知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倣古而行者
不勞而獲非私意所勞求而曲折以求通則乍見為是
而旋疑其非為殆而已矣如是以為學猶弗學也且拘
於其迹而愈不得通不如其無學也如是以為思猶不
思也且其執之偏而反以成戾不如其無思也善學者
豈若是乎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
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不恃其性之所近而曲成
其才存乎學者之自勉而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端當作耑）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
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

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
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
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

訓義 夫子曰夫道亦甚明矣人心亦本正矣乃世變之
所起忽一旦而成乎邪淫之風俗流蕩而不知歸何其
為害之速如此其急也則惟道之不明而異端興也夫
道自本而通於末由近而推於遠止此一端而已矣不
揣其本不循其近乃於非其端之中而別為一端遂與
道而相離此異端之不足責也明甚始為是說者亦若
有所見而猶不敢自信也不謂有攻之者其言甚陋而
文之使巧其旨本粗而鑿之使精於是而天命人心皆

可誣也人倫物理皆可廢也愚不肖者喜其新奇而利其便安遂靡然而從之未幾而徧天下其為世道人心之害甚烈也亦甚速也君子任斯道之責其能容已於距之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訓義 子路之於道已得其大端矣而自任過勇遂自信為是唯勉於行而畧於知故夫子特呼而告之曰夫人不知而行行而得非其得也而况行之而必不得者乎顧不能行而自見為行者少不能知而自忘其不知者多由也女其自以為知之乎抑謂可不務所以知之乎抑欲知之而不知所以能知之道乎今誨爾以知之學則即今日而憬然悔悟之下知即從此開也夫女固有所知者矣可以自信矣乃不役意於知則謂唯吾意念之所然而即可決於行而不念已知者之果有可信而不可易也於是而信焉反而念曰此吾所知也條理分明果因於心之不昧則以正告天下而行之曰此吾所知也乃女不有所不知乎女特未覺耳不復知有其不知則謂舉凡天下之事理皆可任情而獲而不念不知者之固有其道而不可遺也於是而覺焉退而省曰此吾所不知也通變無窮必待於學之已徹則以明示天下而始無行焉曰此吾所不知也夫人之終於不知者並不知我所知之外有理之可名有道之可信苟能自審而不妄如此則是灼然知天下之有此理特為吾所未見於道之無窮已得其涯際而心之歷久不昧者昭然辨是非得失於寸心其因是以求其知也則所不知者已信有之而察之也無難即未遑勉其所不知也而於所已知者極致其精而為之也不爽是知之之實功

而在女之一反求之而已矣不然謂天下之可知可不知一且任之而但決於行吾未見所行之無悔也由也戒之哉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

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
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
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
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爵本作獻）
訓義士之必仕義也仕而得祿以君子受野人之養而
、食君之食以事君之事亦義也顧先王以祿待天下之
、士卽以奬進士人於君子之塗士人以道爲服躬之則
初非徼希於先王之典世之不古遂有干祿之學大抵
飾其言行以求合於時之所尙則其立心之始已不正
而所學者皆虛妄而無所用子張學焉夫子実惡其非
而但言學者之不當以祿爲念則重祿利者未必能改
而與先王以祿奬君子之盛心相戾且成乎不仕無義
者之過故就祿而詔之曰學焉而不得祿雖於學者之
、志行未有損也而國家設祿之至意將以何爲哉故卽
言祿亦但言學而足矣今以學之切於身心之實者言
之以攷之𦓤言往行者則有聞以簮之人情物理者則
有見聞焉而可述以明道則有言見焉而可酌以制事
、則有行言之不得則無稽之說人且尤之行之不臧則
無據之爲將自悔焉學者於此求之也詳用之也謹故
終身學焉而不足無暇飾虛以爲實而致咎於身世也
於聞也詳之必多聞乎多聞而不可信於心者亦不少
矣於所聞者謹之闕其疑乎聞之多疑之闕可與言矣

而尤恐理之未愜或爲無實之論又加謹焉於所不疑
・之餘而愼言之乎如是以爲言於古不謬於心不欺則
可以信天下之心也其於尤也寡矣於見也詳之必多
見也多見而不能安於心者亦不少矣於所見者謹之
闕其殆乎見之多殆之闕可以行矣而猶恐事之不順
或爲不正之操又加謹焉於所不殆之餘而愼行之乎
一如是以爲行於物得情於事得理則可以信後此之心
也其於悔也寡矣凡此者皆學者有此身卽有此言卽
有此行而不容不極致其詳極致其謹舍此則隨世主
之喜怒時俗之好惡而茲然無以自主君子小人之界
於此別矣而以之言祿則豈遂與祿而相左乎今試就
言寡尤之日而思之其多聞而闕以愼者人或未之知
也殆至於本無可尤則雖以苛核之習尙不能指我一
語之非試就行寡悔之日而思之其多見而闕以愼者
人或未之鑒也殆至於一無可悔則雖歷險阻之塗而
不復有乖方之過於斯時也世之知我而大行不加不
知我而亦不能不矜式我也先王詔祿之典本所期於
學者如是今雖不可復見乎而國典猶是也人心猶是
也君子得祿之理卽在其中矣子勿曰君子之學學而
已矣用世之道別有學焉將自昧所從而並昧先王終
始典學擇賢任職一致之心師也尙自念之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枉當作桂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好當作政然當作嘫居當作凥

訓義哀公以令之不能行也强之以從而庶民之交議且有離叛之憂也乃問何爲則民服將求之民乎抑在上有以制之使服乎夫子曰上之與民勢相絕而心不相信久矣通乎上下之交使親民而達上之意者百職也民於此徵上之好惡焉徵上之爲得爲失爲貞爲邪

焉故上之舉錯不可以不愼也夫人之遵道而行而是非無所曲撓者直也其委曲殉世言行不由於軌則者桂也顧上之人亟喜桂者之阿從其政而惲直者之難親若民則公是公非之不可泯而早已鑒別於家居未用之先如其於直而舉之於諸桂者而錯之民曉然知上之指意非黨邪而害正也非殉己而忘民也如是有所令焉則雖不能家喩而戶曉之而已交信之曰英明之施行自不妄也帖然順受之矣若其桂者舉之而諸直者錯焉民以爲上之所好者阿殉上意而不念民隱者也卽政無有失而且增其疑況桂者盈廷其施爲必重爲民損乎疑而詬亢而叛皆用此矣民既不服苟爲之禁令嚴爲之刑法而欲使之服愈以失民而安可爲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然當作嘫應當作麐

訓義民不敬則無禮而上下亂民不忠則無心而國以危民不勸則苟且偷薄而風俗壞此三者君子導民以

善之教季康子非能務此者而猶知以此爲問啓先王先公之遺意尙有存焉夫子正告之曰民之敬忠以勸誠爲政者之所急圖也而使民之然者非可求之民也亦求之子大夫之德教而已矣使之敬者唯在有以示之焉當臨民之際言無戲言也動無妄動也則使玩褻於法宮合儀之下而其心必有所不能安者矣潛移其愚悍之氣不知其恪恭何自而生也使之忠者唯在有以化之焉敦仁厚之心自孝於親也自慈於衆也則令懷慝以事敵本篤愛之主而其心必有不能自容者矣密革其變詐之情自知親上之不可貳也使之勸者唯在有以導之也推樂善之誠善者舉之而無遺也不能

者教之而不棄也則欲自棄於鼓舞作人之世而其心必有不能自已者矣日習於爲善之樂不知神情之何以不怠也蓋凡民有秉彝之性自可使之敬使之忠使之勸上無以阻之而且有以動之化行俗美先王先公之以忠厚開國躬行於上而教施於下者唯此焉耳子大夫亦力行之而已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

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居當作尻 要本作㝗）

訓義 定公初年孔子遇彊仕之年而不仕意者以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天倫之際有不忍言者乃或人不知而以其意謂孔子曰子之學可以仕矣子之年可以仕矣且子亦非不欲仕者也而未有委贄之舉則奚以然也夫仕不仕酌之聖心自有難以告人者乃在聖人則仕而有仕之道不仕而有不仕之道隨在而盡其天理之當然則有不可以明言者而告或人曰夫爲政有爲政之道亦患未盡夫道耳何疑於出處之際哉書以道政事其所云者非窮尻潔己之學而正身率物之理也乃未嘗取兵農禮樂而詳言之也而不見其重言夫孝乎其亦以是爲人治之大而定邦家以消犯亂之本乎君陳之尹東郊也稱其德以命之曰唯汝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孝友而卽可以任牧伯之責則爲牧伯而但勤孝友之行非畧於事君治人而僅保其口口之寡過也且以是孝友之德施之於家至和而無爭至順而無逆言皆順也事皆成也則一堂之內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教立而治行矣由書言思之古之君子所以表正萬方聯和百姓者此而已矣是亦爲政矣

則我今日者亦內而求諸心外而盡其事道殊未盡也盡之已耳盡之而天秩天敍之不忒卽禮樂刑政之精意具於一室之中奚必出而圖君以有所爲也而後爲政哉子又何疑也嗚呼此或夫子以定公之故而爲言然古帝王所以治天下之本實不出於此理而曰孝曰友曰施曰有政則雖不仕而自與隱逸之士廢大倫以潔其身務耕芸以廢人事者相爲縣絕此聖人之言所以無往而不有至理之咸具也其後溝昭公之冢而合諸墓祀先公而登昭公於廟孔子仕焉則亦以孝友治魯而已豈與不仕之初心有同異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

行之哉輗五兮切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耑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耑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耑作端誤乘本作椉

訓義夫子曰盡人而有一必然之理不可踰者其唯信乎乃愚不肖者以譏詐爲可恃賢智者又以權變而無傷然內而不歉於心外而不成乎其所事在上而無定法在下而無定守言之無實則始終有異行之無據則得失無迺吾不知其何所處而可也乃無信者且以爲於己雖未實而可以制人而使服誘人而使從亦利行於天下之一術也乃己與人交其情本異也其事本各有所趨而不能合也譬之車然車自車也馬與牛自馬牛也能使馬牛之力效乎車車之輪轂運轉繫乎馬牛者在大車則爲輗在小車則爲軏所以維繫車與馬牛相合爲一而利用者也信之以維繫人己而使我之意喻乎人人之用效乎我亦如是矣人而無信則如大車之無輗而無以服牛以任乎重小車之無軏而無以馭馬而陟乎險則馬牛椒逸以去而車何以行無信者欺人而人亦欺之疑人而人亦疑之衆且叛親且離矣雖有智力亦將何用哉不可則自喪其生平不行則無益於功業故信者盡人之所必務愚不肖者不可違而賢智者亦所必據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前當作歬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益字上本从水寫从八非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訓義子張以聖人垂教以爲天下之經將俟之百世而非但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則必知後世人道之變遷

與王者所以定之之畧故問於夫子以爲從茲以後易
姓革命而有天下至於十世其所以宰制萬方而成乎
風俗者當必有可知也子曰何爲其不可知也有萬世
不可易之常道焉上明之下行之則治不然則亂亂極
則有開一代之治者出焉必復前王之所修明者而以
反人心於大正而可承大統而爲一世其道必因其所
因之道曰禮三綱之相統也五常之相安也人之所以
爲人也所必因也有所以善其因而爲一代之典章焉
前人刱制本極乎無敝流及後世上不能救之於早下
曰益趨於弊矣因之而成乎極亂極亂而人心相習於
妄若復因前人之法治之則不可挽而歸於中於是而

治定功成之主出焉必矯前代之偏以自立風尙而爲
一世裁前代之所已有餘者而節汰之曰損補前代之
所不及防者而加密焉曰益有忠質文之遞興也五德
三統之相禪也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諸侯之所以奉
若天子也所損益也自其因者而知之則同此一天下
必無不因之理其不能因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
紀者也以理信之而不可或自其損益者而知之則撥
亂反治之天下必無不損不益之理其損非所損益非
所益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言者也若其易姓革
命開興王之治而垂之數百秊者則無有不可知者矣
夫不見夏衰而殷興殷之大倫大法猶夫夏乎殷之改

制度以立政教者非因夏后末代之遷流以成乎敝則
夏道不可復行而必損益者乎亦既卽夏之所以治與
所以亂者而有可知者矣抑不見殷衰而周興周之大
倫大法猶之殷乎周之改制度以立政教者非因殷人
末代之遷流以成乎敝則殷道不可復行而必損益者
乎亦既卽殷之所以治所以亂者而有可知者矣在今
日而攷之其知者皆實有可知者也則在夏之世可以
知殷在殷之世可以知周其不容紊者必知其不紊其
敝不可復者必知其不復豈待成湯革命武王殄殷之
日而後知之乎以此準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
或有繼周而王者乎必其能承周先王之統而革周後

代之敝者也雖或興或亾至於百世而所因者必因也
所損益者必損其不得不損益其不得不益者也於亂
世閏位不能因之日而早可知不因之不可以定天下
於前王救弊而損益之日抑早知可損者之要可益而
益者之要可損以順人心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者唯
此大經之不可貸而斟酌古今之妙用無憚於詳爲參
攷所以俟百世而不惑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訓義夫子曰人生而有剛直之氣焉君子養之以成德中人率之以自立若其柔媚而懦怯則必終陷於下愚而已矣乃世教趨於委靡而不可返於是而有非其鬼而祭之者焉以爲忘分而上僭可以鳴驕侈物而修文可以示侈乃攻其所以淫祀之故則求福無厭媚人不得媚鬼而冀望之柔巽卑屈之心不可問也諂也諂矣而尚可以自明得意乎有見義不爲者焉以中立求免自許其智之淡以持重不輕自許其力之定乃問其所以沮退之情則畏禍已甚志之不決成乎氣之不充苟且偷怠之念不堪策也無勇也無勇矣而尚望其能有爲乎君子以正直交於神明無所求於鬼者乃可以質

鬼神而無媿以死生守其節義不畏其難爲者乃可以有所不爲而保其貞無他唯全其剛直之氣而已矣不嗛吾亦未見其可以邀福而免禍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四終

論語卷三　四書訓義五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當作訊）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

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殺所貴切兩當作兩）

訓義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使魯祀以天子之禮而樂用八佾其後魯祀羣公皆僭用之季友以有功於僖公遂與公室相亢立桓公之廟於私家亦因而僭用八佾焉郎以祀其先大夫亦備其舞習爲故事莫之能改乃其專國逐君之惡皆自此而開之孔子論及此而謂季氏之八佾舞於庭也且無論其理而問其心當祀其先世之時舞者盈庭居然一天子之廟庭矣其心亦猶人之心也自顧爲何人也而回顧此八佾爲何人之舞亦

必有怵惕而心動者乃但欲自侈自大以與公室相亢則忍制其不甯之心而爲之於此而能忍也則人臣之所以事君者非力不可相亢威不可相脅也唯此心之怵惕不甯不可忍而已矣旣忍矣凡非所當爲之事亦孰不可忍乎禮樂者非由天降非由地設由人心生者也心動而不忍心以彊爲之則君乃安於君而臣乃安於臣使季氏之子孫有人之心也則於此變之矣

三家者以雝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雍詩本作雝雍乃世俗爲文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雝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雝以徹是時三家

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雝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獘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雝徹故仲尼譏之

訓義 周天子禘於大廟則歌雝所以表揚曾孫之踐天位而合萬國以享先王爲祖功宗德之所詒也大夫少牢之祀無明日繹祭之禮卽於祭之日有司徹饌而更設以賓尸所謂徹也魯之三家於徹而賓尸之祀乃歌雝焉其僭不待言而雜天子大夫之禮於一堂曾不知其荒謬而可恥也夫子乃卽所歌之詩以詰之曰三家而欲僭禮矣亦將孰不可爲而抑自知其迷謬而只爲天下笑者乎雝之詩曰相維辟公非相者而卽可謂之辟公也贊禮者實爲受茅土而君一國者也又曰天子穆穆非但言主祭者之穆穆也敬享者實爲端袞冕而君天下者也三家之堂爲天子之堂乎奔走於其堂者有諸侯乎而於此詩奚取焉其先人聞之而愧於幽冥執事聞之而愧於明而三家者曾不知愧歌者自歌也徹者自徹也兩不相涉則三家者亦徒勞而已矣亦爲狂而已矣尙其俛而思之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敍此於八佾雝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訓義 夫子曰人心有眞愛眞敬之誠而以施於親疎上下之交則各如其心之不容已而有序以達其懽忻豫說之忱則一如其心之所適而能和其序也顯之於儀文度數而禮行焉其和也發之於咏歌舞蹈而樂作焉夫眞愛眞敬者人心惻怛自動之生理則仁是矣故禮樂皆仁之所生而以昭著其中心之仁者也仁以行禮

則禮以應其厚薄等差之情而幣玉衣裳皆效節於動止之際仁以作樂則樂以宣其物我交綏之意而管弦干羽皆效順於訢暘之衷乃人而不仁矣施報惟其私而厚薄必無其序徒竊禮而用之禮豈爲此顛倒而無眞意者用哉其能如禮何人而不仁矣喜好惟其欲而物我不顧其安徒竊樂而用之樂豈爲此乖戾而無眞情者用哉其能如樂何大禮之序大樂之和自流行於天地之際而人不能使爲我用則將並其儀節音容而廢之矣吾未知其所極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

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讀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訓義 林放雖非能明於禮之淺者而見天下之爲禮者皆飾虛文而情不至以爲先王之制禮當不如是必有爲之本者建爲不可易之實而禮乃生焉遂以問於夫

子夫子曰禮之所自爲本者原於天率於性達於百物通於萬行故推之天下而皆可行一理之所推也達之古今而不可易一心之所貫也大矣哉子之問及此也是百王之所奉以宰制天下而孚格人神者也雖然難言之矣請示子以所從以知其本之道焉今夫人貿貿然役己勞人以爲禮莫知其將以何爲也則唯奢之有以侈其心也禮莫大於喪而人貿貿然役己勞人以治喪莫知其所以必然也則唯易之有以分其情也故今日者而欲知禮之本乎則與其奢而不知儉也無甯儉而不期於奢也有是心則備是物萬一物不足而心有餘則卽此有餘之心歉然若不足而因愧以生敬者於

此而求之禮之所爲必備物以將敬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禮亦唯是惟恐其敬之不伸而爲盡之耳故可豐也可嗇也皆自此而酌之也其於喪也則與其易而忘戚也毋甯戚而未能易也有是情則襄是事萬一事不具而情愈哀則卽此愈哀之心怵然以引咎而因悔以益慕者於此而求之喪之所爲必愼事以無悔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喪禮亦唯是惟恐其心之有悔而爲盡之耳故必誠也必信也皆以此而致之也若其但爲奢也則將謂物已備而可以爲敬敬心弛矣但求易也則將謂事已治而可以無悔慕心釋矣則無怪乎終日爲禮而愈離其本也子亦於是而息之而天之所命性之所發天下之所自以宰制人神之所由以孚格皆自此而可知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吳氏曰古亾無字通用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亾非實亾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亂當作爾

訓義夫子知世變之將極而歎之曰自帝王以來長有諸夏者唯此君臣之分義而已矣上下相臨也恩禮相洽也威福相制也故天下統於一而□□□□□乃今則異是矣唯夷狄之有君矣權未嘗分也兵甲賦稅未嘗私也利歸之國而禍必相救也不似諸夏之諸侯不知有天子大夫不知有諸侯可專則專之耳可竊則竊之耳而更無以一人宰天下以一君制一國之理勢也夫有君則一國之勢統於一合心同力可安可危而不可亾然則諸夏無統□□□□入而統之矣□□□乎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冉作冄者俗文女音汝與平聲呼當作嘑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訓義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在魯之境內故魯得祭焉然唯天子之祭名山大川也則曰旅合羣而祀之也諸侯祭山川曰祀其山川不得曰旅而況於大夫季氏專魯而泰山之下皆有私邑乃僭旅焉其無君自恣之罪既不可追乃其犯分以僭意欲邀福於泰山而不知神明之不可欺也冉有爲之家臣夫子乃謂之曰旅泰山非季氏之福也女爲之臣則當匡救其失彌縫其禍是季氏之所由以興衰當救之也而女弗能救其妄以求

免於罪戾與冉有曰季氏之禮視公室所從來久矣政之所自出祭之所自行甥諫之且不從而徒取其咎求不能也子聞之而歎曰若然則行之不忌而言之且以為無庸矣嗚呼何習於僭者之遂人心自詒伊戚而不知也夫林放非淡於禮者且嘗問禮之本矣心所可及則誠發焉誠之所發而禮行焉施之者以誠而受之者安所謂本也曾謂泰山天之所以鎮東夏也百王之所秩正以奠方嶽也有其理氣乃應之有其神則吉凶必不爽焉而非所得為者祭焉而歆則是惟玉帛牲醴之是歆而不問其當然與否必泰山不如林放而後可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然則僭祀非福而禍必隨之鼻之

哀也季氏亦自此不永乎夫子之言非徒為季氏歎也存魯者即以存季其後桓子四三桓之子孫微神明之不可欺如是聖言豈有爽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本作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訓義】夫子曰人之好爭皆有所爭也是非者天下之公是公非也得失者吾心之自得自失也未見以此而爭者也其爭者不務其實而所爭者名不循其義而所爭者利若夫君子之道修之於己而毀譽一任之天下安其分定而利害任其去來無所爭矣試為思之人己兩相形之際而一時之得失遂有選士與祭之榮酌爵示罰之辱君子不無所勝於耦之心必於此而為所爭者乎乃先王制為射禮以奬進賢能於君子之道於一升一降之閒讓道行焉升而射也是競能之時也不使挾能自見之心出之迫也三揖三讓而後與耦俱升也射畢而下也是相形之際也不使尤人抱怨之情發之外也取觶自飲而安於負焉從容以行之和緩以受之肅

肅乎比於禮焉雝雝乎比於樂焉自升至下謙和之度始終如一也則於其爭也而居然君子之道也自此以外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德喻於心而非以立異道守其正而非以麦物更何事為可爭之地哉輯人心而正風俗非君子其誰與歸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切盼匹莧切素當作栗絢許掾切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黃外切音會素本作綮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訓義善學者隨所感而皆有所通而詩之爲教託事物以興起人心尤其感人者也顧感之而動動之而不於其貞則郊廟燕饗之雅歌可引人之侈心而不知節動而淡求其理則士女容葩之咏歌亦可推理之本然而反於樸當文盛之世禮失其本言禮者不知擇焉而子夏於詩遇之乃稱以問於夫子曰質文之不相謀也久矣而詩有云巧笑倩兮輔頰之巧自然之巧也美目盼兮清明之美自然之美也皆可通於崇質之說也又曰素以爲絢兮素者比其天姿之靚也絢者比其加飾之葩也然則自然之巧美不足矜而必待於以素爲絢而後成乎巧與美哉則其與言倩言盼之旨不相合而何謂其然哉夫子曰言巧言美而必言絢者蓋謂有其倩盼之質而後爲巧美此以繪事擬婦容而謂繪畫之事先施以白乃加采焉則采者愈明而絢乃成也不然則無其素而欲爲繪繪亦不葩矣子夏曰商於是而思夫禮矣禮之有儀文者猶之絢也若幣玉未將酬酢未行之先有其誠然欲盡之心以格神人而接上下於是而後以禮從之則禮因忠信以行者莫不成章焉莫爲之先而汲汲於儀文則禮亦不足以爲美乎於是夫子突許其言曰夫吾因言素絢而及於繪亦但謂天然之美

質人事之修爲其理然而已矣未卽念及禮也乃天然之美質在人心者莫良於忠信人事之修爲在事物者莫盛於儀文卽此而可以得崇本親始之道焉固予之心而商起發之也如是以言詩方可與之言詩矣因物而見理焉因器而見道焉凡詩之教卽凡天下之在人在物在情在感者皆以因其固然而反之於實則極乎流連淫泆之患類以動人眞心之不容已者而非但侈容觀之美以失其純白也三百篇之中無往而不遇之矣善學如商而先王以聲詩正人之性大禮達人之情豈異意乎嗚呼觀於夫子之許子夏可以知詩焉可以知禮焉可以知學焉無他求之於實而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訓義 夫子曰自古帝王之所以治教天下者唯禮則後之述先王之道以定人道之極者亦唯禮適一王之制尤必攷歬代之異同以求大中之矩此吾所有意於夏殷而欲詳說之以俟後世者也乃禮有其大義焉而大義必著於官曲之繁有精意焉而精意必因乎典物而見故吾歷求三代之後以冀得其遺傳而無如其不我

憖也以夏禮言之夏先王所以肇修人紀而傳唐虞之道以錫福於庶民者吾知其大義之所立精意之所託則能言之矣乃其見之於品物度制者必有徵也庶幾於杞而徵之乎杞奉夏祀而修其事守者也乃緣陵遷而降用夷禮不足徵也以殷禮言之殷先王之所以劉正有夏而通夏道之變以建中於九有者吾知其大義之所立精意之所託則能言之矣乃其見之於儀文度數者必有徵也庶幾於宋而徵之矣宋守殷舊而用其禮樂者也乃内亂頻而官失其序不足徵也夫所謂不足徵者其君不能修明之其有司不能率循之而故府之典籍有可攷舊家之遺老有可傳猶可恃也乃文已散佚獻復凋殘雖斷簡殘編之偶在遺民野老之或傳而得其一端忘其全體不足矣故不能徵也使他日者遇遺文於殘缺之餘逢故老於遷流之後使一事而有其初終一物而有其法制吾則可卽物以印合其義卽事以推求其意無難取兩代聖王所以齊一天下之大用而顯然證之曰此可通萬世而不易者也此則因一時爲損益者也於以求大中之矩以垂於後不難矣予旦莫俟之矣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特計切 灌當作祼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歎當作歎 考當作攷

訓義 夫子觀於魯之禘祀而歎曰祭重於禘而其爲禮

亦極大矣哉以後世無窮之子孫而欲言其無可問無
可見所自出之遠祖豈易用其孝敬而相爲感通者乎
即愜合於人心而猶恐其不能逮也若不足以愜合乎
人心而曾望其勿欺於幽遠乎乃吾觀於禘而甚有所
不安者其始也酌鬱鬯以獻神於堂爲初獻之始猶若
有髣髴追遠之情焉既而迎牲矣升首矣迎尸矣侑食
矣三酒遞酌八佾具舞朱干玉戚雜然在剛庶籩庶豆
繁然交錯於斯時也不知主祀者之將以何爲助祭者
之將以何事神何以綏人何以格禮愈繁而情愈不親
吾唯恐其事之不速竟而重紊吾心目者蓋亦有不忍
觀不樂觀者矣夫禘也而僅如是以爲禘乎吾恐禘之

義終隱於天下而且廢矣嗚呼不王不禘魯既僭而行
之又不以誠固宜夫子之重歎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
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
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
不知也哉
訓義古之王者皆有所自出之帝虞夏之先出自黄帝
殷周出自帝嚳其後或降爲諸國降爲衆庶至舜禹湯
文始復興而受命乃推本先世元德顯功之所自出爲
上受帝祚以承天之始既以舜禹湯文爲受命之祖立
爲大祖百世不遷之祀復於五季制爲禘禮上祀黄帝
及嚳而以祖配之其禮甚隆在周則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備九獻用鬱鬯與郊並重焉夫人之
報本親始理之所可格者誠之所能至誠之所可至者
禮之所可行所自出之帝遠矣古之命世受姓者皆出
於古帝之苗裔而不王不禘唯天子可祭焉以爲位則
仁孝非假於名位以爲德則嗣天子未必有其德而皆
可行此其可以必上世杳茫之靈爽降格不違而孝子

慈孫行之無媿者非徒在品物儀節聲臭之閒先王之
精意有獨至焉唯聖人爲能究達其義而知行禮奏樂
之際無一不與承天治人之精理相符而固有難於顯
言者或人何人也而欲問其說夫子以未可與究言而
對之曰子何遽以禘之說爲問也夫禘之說唯先王能
體其理而制之唯王者以明德居天位盡其仁孝以行
而遇之若習其儀文察其曲禮則固有不可知者也而
吾亦何從知之也若能知其說乎上古之已遥而何以
不隔也曾孫之在下而何以能孚也人皆有所自出而
何以唯王者之能推而上及乎祭各有其所可行而何
以唯大禘之無尙也則幽以通乎至遠而明以達於無

外以一人治天下而以萬國受治於一人其理之可相
感其分之可相臨其情之可相及雖遠而若邇也雖散
而固聚也雖隱而實顯也由治天下者之存諸中發諸
用以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條理無不明而經緯
無不著矣古王者之以報本親始而合四海之治於王
心豈有異乎而豈可以空言從度數之末測知之乎維
時夫子所謂示諸斯者葢指其掌而言也言其近而易
見約而易盡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不勞察識而民物
之情理各得故以其視幽如明視遠如近之情而禘禮
設焉無其德無其位理不足以通誠不足以至其不足
與究言固矣然子言不知而又以爲知其說則天下之

理皆在聖人之所以發明禘禮之理者又何嘗不究切
著明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
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
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
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
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訓義 記夫子之祭者若但於其品物之告虔禮儀之中
度言之則至誠格幽之實無從而顯欲於對越之下微
窺其志氣有發之於容色之間者有不僅發之容色之
間者無不可以見聖人之心焉其祭先也則若有所慕
而不能違若有所見聞而順承之者知夫子於此如侍
祖考於一堂而奉孝養焉如在矣則卽孝孫精氣之相
膺者爲昭明悽愴之所集而餽食非虛設矣其祭外神
也則若與之升降而實有其象若與之獻酬而實有其
事者知夫子於此如奉神明之式臨而將誠敬焉如神
在矣則卽主者理氣之可通者爲三祀羣社之所畐而

奧饌非爲無據矣故子嘗自言曰吾之祭也必吾躬自
主之而後可謂自己祭也如吾有他故而使人攝行之
焉非其物之不備也非其儀之不恪也然吾之心不盡
於對越之際則杳茫虛無之中安得有神之來格乎氣
已散而聚之唯吾聚之也理本隔而通之唯吾通之也
夫祭而豈徒以其文哉觀夫子之言則其躬親修祀之
下愾乎若聞其聲儼乎若見其形以一理合之以一誠
動之非徒孝敬之謂也而一孝敬之實所究喩於幽明
之故者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夫子其誰與於斯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

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附當作坿凡附字同）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當作嘫）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

取禍

訓義 世之降也人皆以媚爲工有媚人者則有望人之媚己者望人之媚己則不顧己之當媚與否而欲擭人之媚以專媚己者相爭於權勢之中而名分有所不顧其逆理也甚矣逆理者逆天者也逆天者不祥故春秋之君臣其自蹈於危亡者不一也王孫賈執衛之兵柄遂有攘君之志而問於夫子曰人之事神將以求福也則不容不致其媚矣而世有言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奧爲迎尸致盲之所五祀統於此主焉而祭初之奠饌時在夏而祀竈則竈者神之所憑也時之所專也酌量於乘時邀福之宜則當尊者絀矣斯言也豈無見而

嘫乎抑必訊審於媚術之工而較量之不爽與夫子曰豈其嘫哉君子之祭循乎分之不得不敬而施敬也因乎理之所可格而昭格也以精白之心與神明相對越直道而行何所容媚奧且不媚而竈又何求信斯言也則以諂神邀福爲心以趨權忘分爲道理所不容卽心所不安此心此理上帝鑒觀焉工於媚者獲罪於天矣天所不佑竈安得而庇之媚而無功禱而不可其將何所禱於神謫乎故斯言也君子之所不道而奚問其謂哉嗚呼此聖人之大公至正發於怒而見於詞者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斯徵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切當作戫音同義別）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訓義 夫子曰生乎今之世則必由乎今之道固君子從王之義也嘫使其立法而有不善則斟酌其得失亦可聽學者之自爲攷定焉乃吾奚攷於周之所以立一代之禮者而以審吾之從焉蒿乎周而二代之禮尚存也周有同於二代者矣抑有異於二代者矣乃其同者非相襲也監於其得而不得不因也其異者非好挑也監於其失而不得不革也既監於夏商先王之精意又監於其後世子孫之流弊於是忠之必且質而質之必且

文抑以知質所以昭其忠而文所以達其質故其爲文也郁郁乎備物以章敬盡儀以顯情文莫盛焉然則其文也道之所必著治之所必遵也故吾雖能言二代之典章而奉之以躬行定之以立教者必從周焉蓋夏商聖王非以文爲不足尙而天氣未開人情未啟故以尙忠尙質者舉其大耑而待文武周公闡揚之於後也以之後百世可矣吾豈但以從王之義率由昭代也哉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讀如泰　鄹側留切）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訓義 禮者因人心之敬而節文具焉乃備夫儀文物采之各得其宜以達其敬以其敬行其禮唯無所不用其愼而後禮非虛設也在聖人之自然中禮宜若無所容其愼而實不然聖人之至愼卽聖人至敬之所昭也夫子初仕於魯有助祭大廟之事其始入而省視也於凡一盞牲器皿之位置登降奉持之儀節皆就有司而問之是豈聖人之不審而必藉問以冀勿失哉其必有道存焉矣乃或人不知退而誚之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胡然而鄉者之入大廟而每事問也蓋或人者見禮於文物而不見禮於心則以苟習其文爲禮而又以驕矜之氣臨之故於聖人之愼也而疑焉而不知挾一自是之心以臨乎幽明上下之際其不敬莫大焉夫子聞之固知其不足與辨而恐其敬愼之心不傳則天下不復知有禮意故自明其意曰夫入大廟而必問者非吾之蓄疑而待決也非吾之過愼而不斂也此初涖事者入廟之常禮也凥而學焉出而行焉其可以任所知而適行乎未也審於物之宜而稱其事之節禮乃在焉況乎大廟何地也吾君之所敬事先公之所式臨而臣子奔走以襄事其敢恃一己之所知而或於先王制禮之精意當代用禮之時宜直情徑行以矜雅博乎謂我之不知禮我不敢辭謂問之爲不知禮則恐率天下而習爲傲忽之行是吾之兗憂也而惡容不辨哉嗚呼以聖人之無不知而愼猶如此此其所以爲禮此其所以爲聖人與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彊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

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聖
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散當作敝彊而之彊讀上聲
訓義夫子值兵爭之世而歎古昔文治之不少槩見也
喟然曰明王之治天下也教禮教樂而射亦不廢大射
賓射鄉射軍射皆射也射有五而白矢井儀義取貫革
乃記有之曰射不主皮夫比樂比禮體直志正而又能
貫革者是德與力兼至也賓興之登進之亦明王之所
不棄但必欲主皮則賢士大夫之得與於射者尠矣蓋
以人之力有彊弱不可等而視也先王知天下之風俗
成于一人之意旨是以於較埶角力之時猶存尙德修
文之心所以養天下之士氣于禮樂之中而不使有誇

張之習亦所以納天下之民情于和平之內而不使有
兵戎之氣先王之命意突至而規模宏遠有如斯乎噫
而其道已古矣吾何不幸而不躬逢其盛也吾能無遐
思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
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
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
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當作㤅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
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
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
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
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訓義朔之必告崇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
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
魯秉周禮累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之怠荒而不
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者而革之也故有司猶具其
羊餼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國君雖無禮而
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他日焉乃歷百年而徒爲有司
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而子貢議欲去之去

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子乃嘑子貢而告之曰
賜也以羊爲無用而欲去之爲芻餼省也爲供意省也
愛此一羊之費也於事便矣而我則異是斯告朔之禮
何禮乎上天對時育物之至仁在焉先王一道同風之
精意存焉先公乘統無窮之盛德歸焉吾君以此飭其
侯度一國之臣民以此而奉若王章良法美意誠可慕
也實去名存誠可惜也慕之惜之而愛此一羊以存此
禮者吾有厚望焉而賜也何弗之思也處衰晚而想盛
治情之不忘聖人之意念深矣舉一羊而魯君臣上下
之際其可變而之道者不乏故夫子極欲用魯而甚惡
夫欲變而之於苟且者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訓義魯之不知有君久矣無君者必於無禮夫子出而事君其必盡禮以事君者有聖人之大義非但以感無禮而愧之然使有人之心者亦必於此而知愧乃當時舉國之人懷利祿以趨權門顧以不敬君爲剛直之節遂有譏夫子者而夫子重有感焉而歎曰事君者舍禮何以哉君之命我不敢不共我之對君不敢不肅大而出內趨事之典小而拜稽進退之閑皆有禮焉不可不盡乃其能盡之矣非有所加也行乎其不得不然而已非有所飾也因乎其不容不然者而已而人則以爲諂矣盈庭無可觀之度則疑其所致者爲何事在己無欲效之誠則疑其所操者何心而溫溫之恭人且謂容容之多福矣夫斯人也皆事君之人也而所操以爲清議者如此吾何望哉雖然又豈可以流俗之譏非而易吾志哉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訓義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大哉其爲問乎難言之矣大倫在焉大法存焉君心之得失於此辨焉臣節之賢姦於此別焉雖然亦但有其當然之理盡之而已矣孔子對曰君之使臣是不一道以要言之以禮而已矣臣之事君是不一事以約言之以忠而已矣禮者君之所以重臣卽所以自重也重臣卽以自重故禮所必有者不可不及禮之所必然者不可或過於大臣而敬之有敬之之禮焉於羣臣而體之有體之之禮焉以是而使之任之專而不疑其權之分授之勞而不憂其心之怨夫禮自在方策唯人君以恭肅愼重之心行之爾此可通古今天下之君而固無不可使之臣也忠者臣之所以效於君卽所以自效也自效以效於君故有忠之情則必有忠之事以將之有忠之事則必極忠之情以出之大臣有大臣之忠秉志而不迻焉小臣有小臣之忠隨事而自致焉以此而爲事事是君而唯知有此君歷事數君而唯知有此一心夫忠固在人心唯人臣以戴天履地之誼自問及此此可通古今天下之臣而無他事君之術也舍此而謂別有制御之法功名之

塗非臣之所知也嗚呼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性也萬世安危治亂之本也至矣無以加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訓義關雎之詩咏文王后妃之事而堂上之樂用之爲弦歌自邦國以至於鄉皆以之爲雅樂夫子讀其詩聞其樂而歎美之曰詩所以正性情者也於其詞可以辨其貞邪於其聲音可以審其正變以此攷之唯關雎其至矣乎夫人之有樂有哀情之必發者也樂而有所止哀而有所節則性之在情中者也以其性之正者發而爲情則爲樂爲哀皆適如其量任其情而違其性則樂之極而必淫哀之至而必傷夫因詩以起樂於樂而用詩所以興起人之性情而使歆於爲善之樂其不可使蕩佚而流於淫與傷也明矣其唯關雎也琴瑟鐘鼓之樂寤寐反側之哀爲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爲弦歌其聲和也則無曼衍之音其聲幽也則無悽慘之響於以養人心之和而輔之於正美哉

無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其誰與歸此邶鄘而下君子以之觀而不以之興而亂國之音驕以蕩亡國之音哀以思爲有心世道者所不欲聞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栗本作㮚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附當作坿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訓義君子之立言也難而於其進說於君也尤難嘫持之以慎則亦無往而不得其理若見聞雖博而不知其要曲說可通而不揆之以正則有任其意以立言而成乎其說確乎若有據而不可救正其害必中於天下此言語之士所以重見絕於有道也先王爲民立社以報后土長養之德而祈以奠民生於此土也意甚深義甚

大矣哀公問社爲宰我者引此義以正告之也何患無詞而宰我則對曰社之義於所樹之木而見矣王者立社以示民之敬樹之以木使神憑依之則神之威靈在是而王者裁制天下之法在是矣夏后氏樹之以松當時見是松者若社之神臨其上焉民卽於松而不敢不致其虔肅也殷人樹之以柏當時見是柏者若社之威赫然在望焉民卽於柏而不敢不生其祗承也松則喬嘫而在望柏則森然而在削二代必有取焉而周人則以栗栗不如松之勁挺也不如柏之嚴密也而周人何以取乎蓋曰栗有戰栗之義焉民不知懼則法不立政不行誓民於此也戮人於此也使民念此栗而悚嘫心

戰也有是哉宰我以記問之雜用一偏之私意成乎曲說而人君事神治民之道唯在殺伐乎夫子聞之知其徒騖口給以導君於惡而禍且中於生民也遂斥絕之曰予也吾將何所責乎儒者之言言其必可行者也言之於人君之肯是得失安危之機稽古以證今其言辯矣卽事以見理其言確矣予而以此對君也成乎其說而非無據也是成事也君聞之而生其心將以見之行事焉是遂事也其言易惑則且使人爽信以爲固嘫是往而不可返也而予言如此矣吾尙何能易其言以別立一說乎尙何能矯之以正而可用其諫乎尙何能指數其咎而令人知其非乎於予也何誅哉蓋不患而言

務雜學而尙巧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屢惡夫能言之士也其後哀公卒以戮民逞志受齊吳之禍而衆散民離終以失國未必非宰我有以長其惡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

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然當作嘫兩當作㒳好當作玫孰當作[illegible]）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淡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淡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淡其及者遠是謂大

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爵本作廛斥本作㡴範當作笵

訓義王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賢者且不能行之而愚不肖者愈惑於俗論而不知其得失之所由此君子所以重爲斯世慝也古之大人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非不以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切於匡救爲念而究見夫君心爲萬化之原修己爲治人之本則以一念而立百世之矩一人而定四海之則功不求其卽可乃以功施無外而乖及無疆其器量之大爲之也管仲之心匡天下之心其才治天下之才也夫子惜其德之不立功之不高而歎之曰以管仲之志與其所行若可以任天下之大者也而王旣不成伯亦不終由今思之其器小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似矣而禮之爲經緯之大用德之爲教養之宏規未之圖也正君臣之大分明中外之大防似矣而盡性以立人倫之極存心以辨人禽之紀者未之及也故所補者一時之獘所舒者目前之

難量止此而用亦止此矣惜哉其有救世之情而未講於君子之大道也夫夫子之小管仲也其旨突矣非究知乎大學至善之理者固不能知也而卽就管仲之行事言之唯其有苟且以就功名之心故器止於此功至於此而易逸易驕此亦其不能正身率物之明驗矣乃當春秋之世流俗惑人以約己自守者爲小而以崇奢逞志者爲大以節於自處者爲無禮而以忘分備物者爲禮則道之不明而成乎爵者滋甚故或人聞器小之言而問曰管仲儉乎蓋以侈於用物者爲大而以愼於自持者爲小也夫子曰尸室無游觀之美家臣有兼攝之職此儉以服躬者之所守也而管氏有三歸之臺矣有治臺之費而抑有遊臺之樂官事則不攝矣事則寡而人則衆有其官則食其祿侈以自尊焉得儉也或乃更言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蓋以奢以美觀之爲禮而謂節以循分者之非禮也夫子曰禮嚴於君臣之辨而著於制度之經知之者必不敢踰也管仲人臣而非邦君矣大夫之門以簾邦君則樹屛以塞門以養尊也而管氏之塞門也亦以樹大夫之獻酢也反爵於篚唯邦君以鄰國來朝而設坫於兩楹之間以反爵而管仲之堂亦有反坫子乃曰管氏而知禮也唯忘分修文以鳴侈肆之爲禮也則今之大夫尸非其室服非其制行非其禮奏非其樂皆不儉者皆可謂之知禮也而禮果然乎

哉嗚呼齊俗之陋也以儉爲小以奢爲大以侈肆爲禮
以節省爲不知禮而成乎無道之世久矣乃其失之始
則在赫然立功立名之士不知正己以正物而以淸心
寡欲爲本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務故王道廢於天下而
始於功名者終於犯僭此正夫子所以𡨚惜管仲之心
而天下終莫之悟也伊尹嚴一介之取與周公懲頑虜
而不暇所以開王業而建萬世之宏猷其道異也其學
異也豈易言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敎之翕合也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
五音合矣淸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
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訓義樂之用大矣以之格神人易風俗宣天地之氣而
養人心之和乃其用則在於音精其數者存乎器審其
節者存乎人其器得而人能審之者存乎心與耳之閒
夫子以魯大師固可與語者而語之曰夫樂之和不和
也其杪忽之失在疾徐高下之閒有難言者而今與子
試設一樂於此如是以奏之如是以譽之則條理之際

不有可心遇者乎其可知也則試於始作想之以蕩人
之志氣而使專於聽者必八音之合作矣其合作也何
如哉其本合者可以合也則順而合之其不合者不可
彊合也則相閒以合之無不合矣此音之翕如者然也
知其翕如與否而樂之得於始者可知矣於是而從矣
引而長之舒徐以任之其先與後不相戾彼與此不覺
其異者則爲純如乃於純如之中一音自爲一音而洪
細高下不相掩也則爲皦如於皦如純如之中一音復
生一音而抑揚唱和不相離也則爲繹如如非純如也
則離而不可知已非皦如也則僭而不可知已非繹如
也則或斷或續不可知已乃卽純如之中而皦如者自

皦如旣已皦如而繹如者自繹如於是盡其曲卒其章
三者之善無不備也自從而至於成一而已矣以此從
卽以此成不待別爲一促急浮泛之音以爲歸也以心
度之以耳審之其能然者習之孰而自兼乎衆美其不
然者患其所自失而爲之調穌則今日與子於無樂之
下髣髴此相得相諧之音以之試於八音方作之際而
自無不諧不得之疵樂其可知也在子之自遇而已矣
嗚呼古樂不傳而聖言具在則天地之元音可想而古
聖王制作之精意亦可髣髴得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喪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亂當作亂深當作深

訓義聖不易知者也而光輝之發見苟有識者固可以知之天有可知者也而氣數之不齊者則但能信之以理而不可必夫子之道其宜以繼五帝三王之盛而開一代之治也不待言而世莫能用非人也天也雖然此天治亂不可知之數而豈理之當然哉其適衛而至於儀儀封人請見焉不以封人之賤而素未聞名於夫子自疑也而告於將命者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皆過所至而來者也吾皆請見焉亦自念有以窺君子之衮也彼君子者未嘗絕我而不得見也亦或謂吾之可以與知乎君子者也則今之請見夫子而夫子尚不遐棄我乎於是從者念其誠奇其語爲之將命而夫子許見之其見之之時其所以仰測夫子者必有誠心而夫子之接之也異於他君子盛德之容見於動靜語默之閒者盛

矣封人於是出乃告於門人曰二三子以夫子之歷削國而未有遇也將以爲患乎揆之以理度之以時何患之有夫子之道天下之所取法以爲道者也抑天之以昭示天下之一道也乃觀之天下則無道久矣無以治之民其終於生之不厚乎無以敎之民其終於德之不正乎天之必不忍也則將以夫子啟天下之君臣而使喻於其治理將以迪天下之百姓而使之安於倫紀之函殆天之木鐸也夫子之大行也必矣二三子其何患焉夫道不可息於天下而聖人之生非偶則夫子之得大用理也天之可信者也而其言終不驗則天之不可知者也天不可知亦信其理而已此封人之所以爲賢而聖人之盛德有識者自能知之則聖不可知而固有可知者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訓義樂以象德非帝王之誇其德以鳴諛也蓋其心之所存事之所建功之所成坦然以薦之鬼神傳之天下

後世不待著也而自不可揜也後之聖人卽於此而見其升降之殊焉虞有韶樂以象無爲之治周有大武以象燮伐之功舜與武王所以昭示其心而格神人者也夫子聞其音觀其舞而論定之謂韶之爲樂聲容備乎極盛盡美矣而條理之安節宣之和有其至善者焉又無不盡也天之所以和育萬物人之所以協合風動於此見焉其謂武之爲樂聲容全乎赫奕盡美矣而目遇之而心若有所不安耳聞之而意若有所不靜蓋有不稱其美者焉未盡善也嗚呼夫子之論微矣哉文德武功之皆以定天下而人心之和武功之震疊不如文德之涵濡也君臣父子之各以立人極而天理之順處變

而終於底豫自賢於撥亂而必於征誅也聞樂而知德聖人之微言而帝王之有大美而不𣓤有慚德而不諱所以可對越上下感動四方者則一而已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當作尻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訓義夫子曰尻其位而無其道臨其事而無其誠其陷於失也或迷不自知而無如有道者之旁觀何也協於理之所宜則人與事相稱而成一規模若其不相稱矣則亦無足究求矣夫尻上有體非但以容人也亦以養尊而自處於大也若其苛督嚴刻下同於有司雖所綜覈得其理而亦卑瑣之能耳爲禮有本非但以敬人也亦以束躬而不失其度也若其媟越傲慢有同於遊戲雖所爲習儀者合乎制亦優人之技耳臨喪有情非但以哀歿者也亦以自致其不忍之心也如其心安色怡視爲胡越雖襄事克具其文而亦巫祝之勞耳其位是也其人非也其所執之事是也其心非其貌亦非也使之反而自問不知其何爲則得不足取失亦不待譏吾何以觀之哉在愚不肖者習而不察而在賢者亦有時任情而不知其非人不欲觀之而彼且恬然不以爲怪亦尙自念之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五終

論語卷四　四書訓義六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知本作智今省亦當作智）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居當作尻下同）

訓義夫子曰人之所以能不失其本心者賴有是非之不昧而已是非明則擇於物者必審而處其身者必善於凡動靜尻處之閒皆可驗焉而卽擇尻處之里言之今以凡人習俗之易迻也於是而里有仁不仁之別若

其所尻之里而有仁厚之風相睦也而不相爭相勸以善也而不相黨以惡則身得安焉子弟得效焉豈不美乎自非先世之廟在焉無容厺之而但在有以化之則利用遷乃既可以厺此就彼而擇里以尻則必於此而依爲樂土矣若既擇焉而唯其私利之便安乃不處仁而處於頑訟之鄉斯人也吾有以知其不智矣不知不仁者之可惡則不知不仁者之當遠以身試於惡俗之中而猶昏昏然自命爲賢乎故苟能不失其本心者是非必審而隨在皆有以自處人其可以自昧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讀如洛知當作智）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葢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葢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忘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公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亂當作亂）

訓義夫子曰外境之足以奪心非境能奪我也心無所

得則性情一寄於外物之得喪而不能不隨之以流故學者因其性之所近而專以其事求於心以自成其德之爲亟亟也今夫不仁者既無以守此心之正而抑昧於本心之明則其生平所歷之境或約焉卽若身之無所容雖或暫爲恬靜而及久也必忮求之交作約爲之困甚矣不可處矣或樂焉卽若不復知有其身雖或暫爲斂輯而及其長也必驕吝之著見樂爲之累甚矣不可處也夫人以身涉世非其約也卽其樂也而皆不可以久處長處則無一而不足以喪其志行矣雖然於約樂而制之乎制之吾心而無如天下之嘗我也制之一時而無如多端之動我也此君子所以不於約樂制心

而必以心德制約樂也心德之成則並不存一制約樂之念而自無不可久長處也君子亦求其能爲仁者而已矣仁者其心本與理合也而存之耆之又已極於密焉於是心之方靜無非天理之凝也心之方動無非天理之發也見吾心爲居仁之宅則見天下皆行仁之境隨所用而皆仁無不安也至於安仁而其純一無閒之體爲何如乎卽其未能安也亦求爲智者而已矣智者其本心灼見乎理也而啓之誠之極於明焉於是而知吾心之不可暫離於天理舍天理而無可爲心也知天理之實有大益於吾心有吾心而必依乎天理也見吾仁可以勝天下之情則天下無可加於吾仁之美尋其

事於仁而利爲之也至於利仁而其樂爲不倦之情爲何如乎夫誠安之矣誠利之矣不見有仁外之身也不知有仁外之情也又何有於約樂乎何有於約之久樂之長乎不待制其身於境遇不齊之中而自無所處而不可矣故君子不於約而矯語志節不於樂而故尙節嗇唯一其心於仁焉雖未能卽使其心凖合乎理而求以啓識本心是非之正常持之而不昧則由智以入仁無待制其心而境自不能奪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當作玫 惡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

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私當作厶

訓義夫子曰仁者心之體也體立而用乃行焉未有無其體而可棄一時發見之情以徵諸用者也今夫人之與人其取舍從違之大用皆因於玫惡夫人而苟有人之情者也則善之可玫惡之可惡亦能知之乃於所當玫者玫之於所當惡者惡之因其情之本然而發於不容已然知其可玫而不玫者多矣知其可惡而不惡者多矣玫之矣而若或奪之而終與之不親惡之矣而若或誘之而終不與之相舍者亦多矣何也有自私之念則雖明知其悖於理而且以遂己之私也其唯仁者乎

存一理於心而無一念之私待人而曲相就故於其所當玫之人雖不易親也而必與之相得無有能奪之者於其所當惡之人雖若不必舍也而必不受其欺無有能誘之者是以在上而取舍之權一毅然行之而賢姦無並立之勢在下而從違之見定斷然自守而邪正有必辨之明斯體立而大用行焉仁者之所以能與天下同仁而仁天下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當讀己力切字从羊从包省本訓自急敕也轉訓誠也與从艸从句之苟音別義亦別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

則無矣

【訓義】夫子曰夫人而能純於仁也則不待好惡而惡自遠於天理無不合矣則於人情無不順矣然而未易幾也苟心之所嚮往者存於仁焉而已有可覩者志於仁則旣以天理爲所必存矣理之未得求之以幾於得則必放於理而後行則旣以人欲爲所必遏矣欲之方動自喩而覺其非則且持其欲而不縱夫人之有惡唯悖理妄行而任其欲耳放理而行持欲而不縱則安至拂人之情而見惡於人哉其無惡可必矣由是而馴焉則純乎善而不見天下之有惡卽是而守之雖不能無過而自不陷入於惡而不返故君子無弭惡之道而務引

學者以求仁之爲亟亟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厭當作猒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仁而已矣仁者此心之存焉者也顧其或存或去之幾必審之於早而一存不復去之效必待之於馴審之早者爲取爲舍之分也待之馴者爲存爲養之功也取舍之分因於欲惡之情則求仁之大辨於此有定力焉今夫富與貴則是人之所欲矣勿論希其利賴者欲之也卽因以有爲者亦

欲之矣乃其欲之也因物之可欲也因物之可欲而遂欲之於是雖有非其分義之所當得者得之而亦欲之而遂處之矣於此審焉吾心有確然見爲不可欲者存則辭而不受不容不決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矣勿論不安淡泊者惡之也卽有志莫行者亦惡之矣乃其惡之也因境之可惡也因境之可惡而遂惡之於是有苟非其名實之所當得者得之而必惡焉惡之而思去之矣於此而審焉吾心有超然不以此爲惡者在則安受無求不容不定也夫若此者何也以君子之所異於人莫大於不徇欲惡之情而守其欲惡之正則唯此富貴貧賤之間其爲理爲欲爲公爲私於此而仁之

存厺決矣若於所欲而遂欲之見可惡而遂惡焉則情以境遷性爲情易念逐於外而志盡其私於吾心惺然不昧之眞體相背而迷其厺仁也遠矣則雖有才而非其才雖有學而非其學名爲君子而無以異於眾人也惡乎可以當其名而亾媿也乎故取舍之辨不容不審之於早以一其心於存養而求仁之幾莫有切焉者也乃辨之明守之定而君子猶慮其未能一存而不復厺也堅意以決之於始而忽然有忌之之念則欲惡不期而棄之夫君子所以貞欲惡者非但恃其有矯情之力也唯於心實有此生與俱生而動靜不離之眞體則性以統情而卽以治情心以善物而卽以辨物存之養之

而與相依不存不養而卽與相違違之則一動而卽與欲惡爲緣而爲欲惡用矣故君子靜有存焉動有警也瞬息不忘而一乎天理也雖終食無違也從容而養之此心此理而已卽至於意所不謀而忽接之境事無足輕重而可以忽畧之處猶是仁也必不違也安常而存之此心此理而已卽至於無可避之患而重爲身患之日無可安之心而困其心以不甯之地猶是仁也必不違也君子之必如是也然後存之養之密而無間以亂其仁則性焉安焉於天理之中欲惡之幾必無妄動取舍之辨不待遲回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乃於斯焉成矣故學者勿輕言存養也義利不分則所存所養者爲何物亦勿輕言取舍也此心無主則持之雖堅而奪之者且至君子始終於仁之全功其可忽諸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當作玫惡厺聲

夫子自言未見玫仁者惡不仁者蓋玫仁者眞知仁之可玫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厺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玫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

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肎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肎本从肉从冎俗寫作肯非

訓義夫子曰學者之於仁其或存或厺之實則於其玫惡驗之矣蓋其於仁也必力求之而後眞知之眞知之

而後見吾心之必以此而安而唯是之爲篤致焉眞知之而後見非此者之大不安於吾心而深惡其害吾心焉故吾欲見一果能致仁惡不仁者以驗其用力之幾而不違於仁也乃於其事驗其心於其志氣之閒驗其致惡之決我未見致仁者焉一念而慕一念而又忘之矣無有能專其志氣以孜孜不舍而於天理來復之幾樂求而不倦者我未見惡不仁者焉雖不與相狎抑不與相拒矣無有能嚴其志氣以毅然自處而於人欲紛至之際鑿鑿而不當者是非吾之輕諒學者以不能致惡也蓋使有致仁者焉其於仁也無以尙之矣心旣專慕乎此一事則見天下之無有如此事者而後信其果

致誠致仁矣勿論利欲也卽道德之迹功名之塗視之皆無所增加於吾性之本然必如是而後可爲致仁者乃今無以尙之者誰乎則果矣其未見有致仁者也使有惡不仁者焉當其爲仁之時唯決於仁而已決於仁而恐不仁之事竊之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矣勿論非僻也卽名有可託過有可避絕之皆唯恐其汚染吾本心之皎然必如是而後可爲惡不仁者乃今爲仁而不使不仁之加諸身者誰乎則信矣其未見有惡不仁者矣是何也唯其不眞知仁之無以尙不仁之不可使加身故情自不爲之切而欲其眞知也則必專其心於仁求之而篤志不舍以求之於心天理在若存若忘之

介非用力焉而不能審其幾人欲有忽至忽生之時非用力焉而不能爭其勝用力者勉之於一日而後相因以漸至於啟有能決之於一日振其怠絕其非密研之於覩聞不至之地愼持之於幾微獨覺之中其果有能然者乎則意者憂其力之不足乎而無足慮也天理本吾心之固有一存之而卽有可據人欲一外至之無常一遠之而卽不能相妨志之已定氣卽隨之如其有用力者我未見力不足也夫人之氣稟不齊則明明有理之可得而求之而愈失昭然人欲之易制而難於自拔蓋亦或有之而不可謂終無矣然我所見者皆其甫欲卽之而旋已離之其卽之也未嘗苦此心之難據而其

離也則實所志之不堅若用力焉而無得夫仁因以廢然而返於是而不能眞知也不能果致仁而果惡不仁也則吾未之見也嗚呼非致仁惡不仁而何當於仁非無以尙不使加而何以爲致惡非用力而何以能眞知其無以尙而不可使加凡吾所求於學者用力而已矣不用力而自謂不足非吾所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

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愛當作悉俟本从彳

訓義夫子曰仁者心之德也非但以其迹也然而心之所存必見之於迹故爲公爲私爲厚爲薄隨其所行而皆可以徵其心焉立心不善而所爲亦非者則必成乎過固已乃立心善而或因學問之未至識量之未周以至於行而有失者亦成乎過也然均之爲過也而自有別矣則君子小人各成其類而如黨之分焉君子之過小人反有以自全而不過也小人之所過君子必有其所重防而無過也以事言之君子有公過而無私過小人之過則私而已矣又以情言之君子過於厚而不過

於薄小人之過則薄而已矣故誠於此而觀之一惻一吝之閒邪正善惡之迹不可掩於以辨其心之所存爲理乎爲欲乎爲邪乎爲正乎無不可知者矣若其爲仁者之過也則無心之失不昧其本正之情有心之失愈見其兩難之苦蓋仁在心而不僅在迹而心必徵之於迹則天下固得而共見之過且不足以掩其所藏而況事功之昭著者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本从軌从舟作翰隸省作朝死本从歺从人俗作死非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訓義夫子以人之爲學將以聞道而終於無所聞以悠忽畢其一生乃爲決然之詞寫欲聞道者之心以警學者曰夫人之於道或得或失亦視其立志而已蓋人受此身於天地而以行乎天下者莫不有道存焉日用不知則失者固失而得者亦未爲得也夫天地法象之所昭示人倫物理之所顯著古聖先賢之所明所行原乎一本而散乎萬殊皆可聞也而皆不易聞也可聞而不聞則不聞者恥矣不易聞而能聞之則天下無復有不聞者矣如是而可以不聞乎可以聽其或聞或不聞而姑已乎誠欲聞也則必自誓以必聞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未聞之而自顧其生爲虛生既聞之而自信其雖死如生誠如是以爲心則無可容其懈怠無可分其悤勤詧之至精執之至一庶幾乎其於道也可得而聞而日用之不合乎道者亦尠矣蓋欲聞道者其志必如此之決而非役於學道者之名以妄冀有聞者之能與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訓義夫子曰士之所以爲士者曰識曰量其識大其量遠則知吾之所以仰賓天而俛對人者自有其不愧不

作者在而流俗之爲榮爲辱曾不足以動其心則與之
講論斯道之得失可以拔流俗之中而進乎高明廣大
之境若其聞道而說之既有志焉而不自念其既爲士
而自命爲何如人既志於道而所存者爲何如志所志
者之爲何如道曾不以道之不明不行爲恥而當世庸
陋之流以惡衣惡食爲恥者亦從而恥之則識止於卑
賤量極於狹小若與之議道焉彼亦將以口耳爲道而
此心之陷溺已深又何益乎君子於此有鄙絕之而已
矣非不與議也實不足與言也夫惡衣惡食任有道者
安之耳卽其未能安也亦嗜欲之未忘猶人情之常可
以道而徐正之也至於以之爲恥則身雖能受之而以

口體殉人之怨憎其可恥也孰甚不此之恥而恥彼焉
則甚矣流俗之陷人深於嗜欲爲士者可不急自擴其
識量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
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
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
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訓義夫子曰事之所宜然者曰義義者一定不易之矩
則也乃萬事之變遷皆不踰於當然之定理而一事之
當前則一因其所固然之準則天下之待於君子者無
窮而君子何以應之哉夫見爲然而必行之則專意以
行而無所撓曰適而君子則無適矣志在於行而有時
或且待而後行焉抑或終止而不行焉若無意於行者
然見爲不然而必不行則決意於止而無所通曰莫而
君子則無莫矣志在不行而有時或傷其若可行焉抑
或姑行之而無疑焉若不擇而行者然乃君子終以合
於人心順於天理者何也則唯酌之已精審之已定知
此事之所宜者在此彼事之所宜者在彼義處其常而
守其常義當其變而隨其變與義相依無之有閒焉耳

已夫天下之事欲行焉則固不可中立以廢義必有適
也不可行焉則固不可委曲以枉義必有莫也無適而
何以立志節而成功業無莫而何以立操守而止淫辟
而君子乃以無適無莫善成其用者則私利既其所本
無而意氣亦其所不倚非有他也精義而已矣於心無
倚者於事必宜盡萬事之變化以定一心之權衡此乃
所以爲君子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嚮不同公私
之閒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

務得所以爲小人私當作厶

訓義夫子曰夫人外之所行者雖萬變不同而心之所依而不舍者無論其得與不得値與不値而耿耿於心而不忘者則其所懷者是也由其所懷者在是則所歷不一境所爲不一塗而必循乎此以用其志力故君子小人之辨不於其迹也而必於所懷者別焉同此一念其欲必得之以爲安者同而其所欲者異則君子懷德而小人懷土也君子以其心之所安乃得之於性分而非是則立身行己皆無可據卽未著之於事爲而操存不可忘也小人則唯求其心之所安因乎境之甚適若舍是而無以自處者然亦何知有德之不可悖乎同此

一事其所趨嚮而爲謀者同而其所謀者異則君子懷刑而小人懷惠也君子恐其所趨之不正則且違於理而必罹於法雖不必有刑之我加而念念常有一險阻之可畏存之於中不能忘也小人則唯見有利之可趨卽至幸之不可徼必圖惟其可有獲者焉且不知有刑之隨其後矣夫唯其所懷者有如是之異焉故君子之於德未得也必求得之旣得也必無失焉而德日進而其涉乎世變者皆以豫遠乎尤悔以保其身而永其譽小人之於土其得也必戀之不舍其失也且生怨焉而迷日甚及其涉乎世變者且將不避夫凶危以遂所欲而苟爲安蓋莫不於所懷而分焉然則欲爲君子而不

爲小人者尙愼於立心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訓義世之衰也天下日相尋於怨大之爲兵戎小之爲爭訟迨其怨之已成而不能相下也則見爲氣之不能平而機之相爲害乃夫子窮其致怨之本而推言之曰夫人亦何樂乎怨人而亦何樂乎人之怨己哉乃上下相怨而忘乎分親戚相怨而忘乎情乃至本無夙恨自可以相安之人而成乎不可解之忿者何其多也非果氣之亢而不相屈也機之突而不可測也則惟放於利

而行耳行求其利不可也然顧名思義酌量乎人己之閒亦未嘗不利焉乃放於利者豫擬一利以爲準因是而或行或止必期便於己而有獲者乃爲之曲折以求其必遂則己之益人之損己之得人之失雖假爲之名巧爲之術人旣身受其傷未有能淡然相忘者焉激之而氣不可抑相制相挾而機不可測則無所往而不得怨焉實自此始也故君子欲靜天下之爭以反人心於和平無他以義裁利而已矣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

於爲國乎

訓義 夫子曰國之所與立者禮也禮之所自生者讓也無禮則上下不辨民志不定而爭奪作固已乃班朝治軍事鬼神治賓客未嘗不修成法以行之而國終不治則盍反求其本乎如爲國者之以禮也既備其文矣而修之於上以風動乎下者知禮之精意本在辭於已而敬於人於是臣讓善於君君讓能於臣而功不相競名不相掩位不相逼利不相擅由是而君臣上下之間相敬也卽相和也乃以感孚於民鄉閭井里之中相遜也卽相睦也有爲則互相成有害則互相恤內無專怨而威望動四鄰於國何有乎若猶是爲國也未嘗不修政

而課功也猶是以禮也未嘗不備文而謹節也而志相亢焉氣相麦焉同堂之上有異心舉國之中爲爭府則其於禮也心異而迹勢合無所肖矣豈禮爲猜疑爭競之人設哉雖禮具存亦終不足以保其國矣蓋合一國爲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長治之本言治者其可忽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矣

訓義 夫子曰夫人之未能自得者類皆有所患患者身心不甯而若無以自處抑將於是而有求焉此其爲情乃欲身世之各得者邪正之分爲人爲已之界不可不審也若可無患也可無求也則坦然行其所自在者而已若其未能免於患與則吾爲之計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也才全而當世必我求可無患也才全而當世或不我用患無益也卽令無位亦自有俛仰無愧怍之地以安我身如其患之則役役於得失之際若天高地厚而無所容不已陋乎斯人也亦嘗念所以立乎使一日者授我以位君有所責於我而我無以應民有所望於我而我無以酬事有所任於我而我無以理則果天高地厚而此身無所容矣以此爲患則反求之學術性情

之內日救過之不暇而尙患位之不我加乎若未能免於患則必有所求吾爲計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德立而天下必我知可無患也德立而天下不我知患無益也雖不我知亦自處於疚惡不加之地而無所傷如其患之將汲汲於表著之迹若左圖右惟而無所可不已憊乎斯人也正未知其爲可知否耳使有人焉有知人之哲攷我之言不容以一得而蔽多失詧我之身不容以一善而槩生平詧我之心不容以外飾而藏中僞則將左圖右惟以求之已晚矣唯先自求則必患吾學術性情之中無一念之能實而尙患人之不已知乎夫學者誠能盡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則但

有可以立位之才但有可以使人知之德尚非自足之
境而當無位之日以立位爲患當莫己知之日以可知
爲求其用心尚未能純也然哉其躁動憤激之心而生
其愧恥則因此而知爲己之實其於君子之道尚庶幾
乎若區區以名位爲慕者苦心勞形終日而不得須臾
之和平亦不足道也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以水反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
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
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
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illegible]當作[illegible]應當作應下竝同察當作詧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
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
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
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
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材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
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訓義 萬物皆有固然之用萬事皆有當然之則所謂理
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
能知不能行而別有理也具此理於中而知之不昧行

之不疑者則所謂心也以心循理而天地民物固然之
用當然之則各得焉則謂之道自天而言之則以侌昜
五行成萬物萬事之質體而有其理卽此侌昜五行之
靈妙合於人而爲情性以啓其知行者而有其心則心
之於理所從出者本非二物故理者人心之實而心者
卽天理之所著所存者也吾心本有萬物皆備之實而
但恐人之託於虛而失之吾心本有與物關通之量而
特患人之錮其幾而隘之則雖有所得于道之一端而
明乎此者昧乎彼行乎一曲者不足以達乎大全聖人
之敎博之以文亦至賾矣約之以禮亦至愼矣小者必
謹大者必盡常有其經變有其權刪之爲治敎政刑修

之爲禮樂文章極之於幽明法象詧之於飲食男女嘫
而不拂人之情而卽以順天之紀存不睹不聞之德卽
以備位天地育萬物之功無他求之於此心而已矣顧
人之求道也以爲天地萬物之全體大用皆通會於一
心遂欲擴其心量以包乎廣遠則務大者必畧乎小詧
乎小者必忘乎大執爲常者必窮於變遂於變者反礙
其常若是者未可以卽語以斯道之會歸也曾子之學
以至善爲歸以愼獨爲要有所未及知而所知者必眞
知有所未及行而所行者必篤行皆信諸心而實體其
理故致曲之久漸以幾乎宏毅蓋將擴充之於萬事萬
物之遠大而可無疑子以爲此可以決其信而使無疑

矣乃呼而告之曰參乎汝欲得吾之道乎夫吾之爲道
至小之幾無忽也至大之體無遺也至常之體不雜也
至變之幾不妄也雖然所以盡乎小者卽所以致乎大
所以行乎大者卽所以詳乎小所以貞乎常者卽所以
應乎變所以應乎變者卽所以貞乎常故小不廢大大
不遺小小大因乎事而達之者一致常不礙變變不失
常常變因乎時而行之者一揆蓋實有包眾理通萬事
者爲一至之原而於天地民物道法之無窮皆以此貫
之而已矣於人情無不貫也貫之而無有逆也於物理
而無不貫也貫之而無有蔽也卽裏而卽表卽精而卽
粗參乎亦可以自信而亡疑乎曾子聞此言也知其所

眞知者果萬物之理不違此知也知其所篤行者果萬
事之理不異此行也反而求之於吾心而可以貫者存
此一心也卽天所與我以與天地民物相往來者也無
容逐物而分應也默而運夫天下而可以貫者在此一
理也蓋我所奉以與天地民物相酬酢者也無容異念
而旁求也大哉一乎順哉以貫之者乎乃以自信其所
學之不差也而直應之曰唯於是而夫子出矣蓋知曾
子之已信乎此而自茲以往可歷乎天德王道而無疑
而可不待更端以告之也而門人則不能無疑矣不知
所謂一者何體則疑其何以能貫不知所謂以貫者何
幾則疑其何者爲一天下之理亦至繁矣將於此至繁

之中擇一理以爲主乎抑於此至繁之外別有一理以
爲宗乎吾人之心亦至變矣將於此至變之中守一念
以爲恆乎抑於此至變之外別立一心以爲要乎乃從
曾子而問曰何謂也曾子告之曰夫子之道亦何異乎
其平凡所以告二三子者乎夫二三子所疑者疑夫一
之謂也乃思所謂一者而欲以貫夫不一之道則無據
而見其可通若思所以貫者而靜念其無不一則無往
而不可通之於一今且明以語子則卽夫子之所敎二
三子之所學者忠恕而已矣盡己者忠也推己者恕也
盡於己乃可以推所推者卽其所盡則忠恕統此一心
也蓋萬事萬物之理無非吾心之所固有特不能盡吾

心之知以知之盡吾之行以行之則或有其名而無其實得其偏而失其全而事物之所遺者多矣心既盡矣而有私意以間之不能如吾所可知以辨乎物如吾所欲行以施於事則事物之間隔以生也天下無心外之理而特夫人有理外之心。以心循理心盡而理亦盡以理御心理可推而心必推盡之於小而小者無遺可以貫乎大矣盡之於大而大者不虛可以貫於小矣推之於常而常者無所執可以貫於變矣推之於變而變者有其則可以貫於常矣夫吾之一心貞萬事之理者在也合萬物之欲者在也貞萬事之理則理盡而萬物之欲自得合萬物之欲則所欲者公而萬事之理自正故

夫子之爲道博極乎禮樂度數之詳皆以盡吾知行之本量而利用其老安友信少懷各得之施靜存於喜怒哀樂之先嬰以盡吾知行之實體而不拂乎上下前後左右大順之矩夫子終日教而不離乎是表裏一也精粗一也始終同條而內外合德此之謂純此之謂約無他於心求之而已矣夫豈有微妙之藏篋奧之執與二三爲對而孤持一說者哉二三子亦於此勉致之而已矣心果盡矣果推矣則自無不可貫而後知其協於一也嗚嘑此曾子所以得聖道之傳也乃或有謂天道之誠聖人之仁學者之恕有其不同而夫子所言者聖人之事曾子姑以學者之心顯之乃不知聖人而異於天

道之誠則聖無以貫通於天學者而異於聖人之仁則聖又不能貫通於下學而何以云一以貫之哉夫學者忠恕之心卽聖人之心卽天心也凡理皆天之理凡心皆天之心天以此理爲人之心人卽以此心體天之理使非然也則盡者何所盡推者何所推乎非身體力行如曾子而欲知此也其必難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滚喻是以篤好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

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滚當作宊惡公聲好當作政孰當作孰）

訓義 夫子曰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乃君子之於義充類至盡以精之而利害非其所恤小人之於利殫智竭力以謀之而名義有所不顧則皆以行其所能知者而已夫人未有不喻之而能專意以爲之而不舍者也君子之立志早處於至正而此心之所安所不安自信於幽獨有非人之所能知者因是而博求之於古今邪正之辨事物得失之幾皆審其所以然之理於是而如此則見爲宐焉不如此則見爲不宐焉宐於理乃以宐於事宐於人乃以宐於己條理之不可紊井井然諒

於其中廣譽博引而卒無以易其於義也誠喻之也非浮擬一義之名而慕之也小人之立心一意於從欲而此心之欲為與不欲為專求其自便有不可以告人者因是而巧伺夫人情之合離事勢之變遷於以皆謀其可以相乘之機於是而如此則可以有所得不如此則必至於有所喪小有所喪而大有所得苟有所得而可不恩所喪操縱之有其權亦井井然諒於其中廣譽旁引而皆如其算其於利也誠喻之也非偶動於利而從之也唯其喻之也則其機愈明而得意忘言之下情自不能已其見既定而委曲詳盡之致才自足以有為故君子之於義終身由之而不倦小人之於利寤寐以之

而不忘人未有不喻之而能專意以為之亦未有喻之而可禁其不為者也斯則君子小人義利之辨辨於其所習而已矣而人可不端所習哉要而論之義之與利其塗相反而推之於天理之公則固合也義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則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但在政教衰亂之世則有義而不利者矣乃義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利於一事則他之不利者多矣利於一時則後之不利者多矣不可勝言矣利於一己而天下之不利於己者至矣夫所謂義者唯推而廣之通人己大小常變以酌其所宜然則於事無不安情無不順彼小人者智不出咫尺識不越旦夕而心之所

欲身之苟安則汲汲以求之而他皆所不顧故役其聰明於斗筲之中以精營其多少得喪之數遂自謂天下之至巧乃自君子觀之謂之一無所喻可也故曰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欲為之而即謀之也斯為小人而已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訓義 夫子曰夫人日與人處羣而人品之邪正所行之得失皆有不可昧之辨焉乃既見而知之明矣而終無

以自進於君子之塗自遠於小人之類則唯反求諸己之功有未實耳今學者而欲自正其趨嚮以日躋於善乎則固有隨所見而得益者矣有如見賢耳無徒稱道之尊獎之而已也必反而思焉我亦同此聰明同此才力同處此人倫物理之際而可不與之齊乎即其所為賢者在彼如是而我不必如是而事異道同則亦與之齊其能矣曲求所以齊之而無疑其異實求所以齊之而無憚其難思之思之而尚恐不齊而可但見為賢而徒浮慕之哉如其見不賢也無徒厭惡之譏非之而已也必退而內自省焉我亦時有所怠忽時有所馳逐時有其發不自知之疚而可不省乎即彼之所為不賢者

我既已知其不可而可信其不然乃情異迹同則亦猶之乎不賢耳密致其省之之心而無恃其已能推廣其省之之術無略其不足慮省之省之已省而尙恐其有未省而可但見爲不賢而徒鄙之也哉故君子不可不有觀人之道而不可不爲方人之學其志念之篤謹誠學者進德寡過之切務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訓義 夫子曰子之事父母也至於諫而難言矣不忍陷親於不義則不容不諫不忍責善以賊恩則又不如匡君規友者之可持其正也故事父母者必明乎諫之法焉過之已成則言之欲緩而不可得辭之已盡則善不歸親而心不安過之始萌父母之幾也辭之不迫諫者之幾也失在理則以事譬之而不忍以刻薄之名加之父母失在事則以理言之而不忍以禍福之至迫吾父母使未行而可止也使無所激而有所歆也如是而父母之不從者尟矣然未能必其即從也吾之辭不激而父母有其意而未行不從之迹未著也但其志則不從也而見之矣見之而不容已之情恐其事之或成而莫可挽也則又從而諫焉必矣然患何以不從之故不責之親而唯以責己敬之未盡諫以誠生而誠由敬顯夙昔之不敢不敬者固有其至而此際之益修其敬者愈加之愼既又敬矣而後可如前之說以復進也不違其欲諫之初心也如是而不從者愈益尟矣而猶未可必也如其終不從焉然後極意以言之而父母或怒矣進則不能成親之美退又無以順親之心於斯時也亦唯敬焉而已唯諫焉而已不忍有怨親之心則不忍以怨故而任其違理而獲尤也至於此而事父母之情亦苦矣雖然以幾諫則不從者亦尟矣至於勞者愈爲人倫之變矣人子不可以不設此心而誠以幾諫則亦不至於斯也此事父母者進諫之法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患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憂當作患)

訓義 夫子曰子之事父母也畢吾生之有事皆無可以易之者即事有所不能廢而要必期於兩全盡心之所不忍忘而非徒於其迹矣且如求師以訪道擇主以筮

仕非拘守邱里而可者遊固士君子之不容已也而為人子者於其遊也則必念曰吾固有父母在也溫凊定省之不容曠而康甯苛癢之必相聞也者於是則雖欲遠遊而不得也念念存一父母在上之心則時時必存一父母在旁之象雖遊也而聲聞固相及也乃遊卽不遠矣或因此而更可他適焉乃業已告之父母吾所遊之方在是則有所召命父母卽於此而相求而忍舍此而又他往乎他往者雖亦近也我可以知父母而父母不知我人子之心其能安乎卽欲更問津於異地獨不可暫歸而稟命乎蓋常存一父母之在我旁則學問雖以不忝所生祿仕雖以致其所養而人子於此但論心之安不安不論事之可不可善事親者愼勿以此為疑而恐依親者廢吾生平之志業也

子曰三秊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訓義 重出不釋

子曰父母之秊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秊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憶卽作意加小 俗文愛當作㤅）

訓義 夫子曰人子於父母之秊孰有不知者哉而試一念之孰有能知者哉或稱吾親之耆壽則從而喜焉當其喜而忘其可懼者在則戀慕之意衰矣或見吾親之衰邁則從而懼焉當其懼而忘其可喜者在則和怡之情損矣凡此者皆唯父母之秊不時存於心中雖知之而若不知也夫事父母者念念存於父母而況日斯邁而月斯征其秊可以不知乎知之則幸父母之有此秊也有不敢告人之喜而喜何如矣非僅侈耆壽之足榮也則其方喜之時而懼者存矣今可喜而惡能不慮欣幸之難必乎知之則念父母之既有此秊矣有不堪轉念之懼而懼又何如矣不忍謂衰邁之難必也特其方懼之時而喜固在矣見可懼而今能不奉色笑以承歡乎故善事親者必無一念而不在父母之秊勿忍忘也勿敢不加警也庶乎和之至而慕之篤為能盡人子之心乎不然瞿瞿然而喜之慼慼焉而懼之亦自謂知親之秊而豈眞知也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訓義 夫子曰今世立言者之多也吾不能不思古人矣古者道未昭著之日而古人能擇道心人心以立性命之極抑能推人倫物理以成治教之則凡今人之所言

未有能出於古人之外者也而今人引伸之發揚之始唯恐其不盡古者則未有言道言治之書自明其所得而以詔人者何也葢人之所不能爲者唯其所恥者也今之人以不能言爲恥故百家爭論而不相下古之人則不然以爲吾立言而使天下從之後世法之乃自反諸躬則於所言者有未盡之修能未竟之功業皆不足以企及乎吾之所言反之幽獨實有明知而明昧者責人而人且有責己之愧是以體道於心自省不疚行道於世唯日不足而不敢自蹈其所恥以欺人也故三代以上有紀事之書無論道之說而繁言日出皆成乎教衰治降之世夫既不以不逮爲恥則窮高極幽爲生

人所必不可爲之事而亦姑立說吾不問其言之得失而但問其恥之心猶存否也人之不可不知恥也有如是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當作尟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訓義夫子曰人之閱歷當世葢有求人與己之各得而冀其無失者乃其求無失者之適以成乎失故天下之能寡過者何其少也則亦患所以致失之由而思所以免於失之道乎人之於事也以爲多所營則隨事見功而可無疏漏之咎其於物也以爲多所合則遇物皆親而可無恩怨之殊乃多所營者其爲之也得粗而失其實多所合者其感之也得貌而不得其心則何如以約乎因吾力之所可爲專精而致此一事若吾力之所不易爲尤專精而盡此一理至於所不能爲所不暇爲者則雖有可見之功可立之名而亦姑俟之於吾情之所必致盡忱以效其所必效若吾情之所不易致尤盡其忱而勉其所不容不效至於所不能致所不暇致者雖情之偶動勢之相及者亦姑置焉如是則其力行也篤在一事而畢一事之條理其用情也摯在一人而盡一人之忠敬其因此而能擴充之以漸固無不可得也卽當其守此而勿貳之日功所不及過亦可免恩所未加

怨亦不生雖事勢有變而難窮人情有險而難平乃其外失人而內失己也葢亦尟矣夫才長而德詘道廣而交雜以爲吾以經營天下而無往不宜亦嘗自反其失之非一端而亦益遑以自持乎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訓義夫子曰學者之病莫患于輕而事之尟終或由於惰其輕也于言見之當其有言如水之流如簧之鼓不自知其言之侫給也當其惰也于事徵之方其有行且肯且卻傍徨瞻顧不自知其行之遑怯也唯其無欲訥

欲敏之心也君子之立志則殷然矣于言則欲訥焉或箝其口或捫其舌聽君子之言者以爲此不能言之君子而佞給不如人者也于行而欲敏焉肴或引之後或推之觀君子之行者以爲此才質之過人而得自性生者也抑知此卽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乎世之爲君子者不當如是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應當作居居當作凥

訓義 夫子曰吾今而知天人相感之際理氣相通之幾盖如是乎其不差也驗之於往古唐虞三代之隆君都

而臣俞父作而子述既已有同聲之應推之於衰世獨行高寄之士當世必有與爲友後世必有與相師盖一人之德或首出而開天下之先或高蹈而不顧天下之非疑於孤矣而其出也功被於四海其處也望重於當時信不孤矣其不孤何也自我倡之必有和之自我爲之必有成之或道高於己者猶曲信其心或志合於己者則交奬其爲或行不逮己者卽企及其美必有鄰焉未有一聖人興而無羣賢之輔一君子出而無衆正之合者矣此其故非有德者所期也非與爲鄰者之期有此德而鄰之也不知其然而自無不然其天之生也有常數乎其人之相爲感動也有常理乎非達於天人理

氣之幾者不足以知之則亦勉愼其德焉可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納當作內瀆當作嬻厭當作猒

訓義 子游曰君臣朋友以道相匡者也然君子之陳善於君規過於友其情窕而其言篤非言不逮情也以爲唯見重於君與友而又易親則可以從容相喩於道而不至以一發而彼此相激以致成乎不可復合之勢也若不學無術者而處此則心所欲言口卽言之乃至心

所未必如是而語勢之所及遂有如是勿論其聽與不聽改與不改而數數然詞繁而言之不已也則以此事君爲君所猒不順於君且可以刑戮相加而已辱矣以此交友爲友所猒不信之友且可謂道異則離而必疏矣夫其數數以言而必欲其從者豈非以忠上而信友哉乃至於旣辱之後則辱不可再必且去國旣疏之後則疏難復合必且絕交於吾匡諫之初心相戾而成人道之大咎然後知君子言篤而意窕之能全恩而厚終也君臣朋友人之大倫存焉可勿愼與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六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葢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贛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縲本作纍力追切寫作縲俗誤絏息列切）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攷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

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攣呂員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尻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葢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秊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适當作适）

訓義昔者夫子爲其女子擇所歸也於門人中有取於公冶長而謂其可妻也葢女子旣嫁而從夫則所以養其德性而裁成之者存乎其所配可妻云者其以其嚴氣正性爲能正身以刑於家室乎乃又言其雖在縲絏之中疑其不足以衞身而保室乎而非其罪也末世之刑賞無經而君子之自反不媿曾何傷乎以其子妻之而子得所從矣於門人之中又有取於南容其取之也謂其邦有道固不廢也言行之美旣足以爲時之所求卽無道亦可免於刑戮焉謹愼之至亦不至爲時之所忌卽此觀之則其不放弛於閨庭而足以爲室家之儀

刑見矣不但可保乃躬以保乃室也以其兄之子妻之得所從矣於此而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葢女子從夫以後又無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壻之際恩禮所繫有賓主之道焉教之於旣爲壻之後則易睽不如擇之於未爲壻之先以愼其始則情得而道亦不拂抑於此而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葢君子立身之節過不可常可常者己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無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殉俗而委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逆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與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旣嘆其賢而
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
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
之至也 宓本作虙虙羲古帝號後因以爲氏今別作宓者誤房六切音與伏同

訓義 夫子以君子望天下士而難其人然君子之與小
人異道其風範矩則自凥於君子之途則固可許爲君
子矣蓋所造不齊而詩書禮樂之氣正誼明道之術固
有隻然自命者存則類相合也志相得也而於羣倫之
中卓然其特出矣子賤之爲人尊賢取友以自成其德

觀其宰單父而父事兄事者若而人鳴琴而治而不屑
俗吏計功謀利之所爲則其所蓄可知已故夫子謂之
君子哉若人此則自命於君子之途而能盡君子之修
者也乃子抑謂若人之得爲君子也實以樂與君子交
而相扶以進於君子者也則奚哉若人之在魯而魯多
君子也藉令魯而無君子者功利之習成而道義之風
息斯人也其焉取此衆君子之相與相掖而成斯君子
之德乎因若人而益信魯之多君子矣雖不必皆盡君
子之修而亦自處於君子之塗者也觀於魯而知君子
之規模氣象其異於末俗而彬彬然成其風度者見矣
觀於子賤而知君子之所尊所友之合志同方其自拔

於末俗而振振然自爲一類者見矣吾願見君子久矣
庶於若人與魯而求之乎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貢嵛作贛凡稱賢者字皆同女人渚切瑚戶吳切璉本作𮮴里典切徐鍇曰今俗作璉非是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槤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贛見孔
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
子贛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簠方巨切簋居洧切盛讀如成與讀平聲

訓義 夫子於門人多有取焉而子贛自疑也乃問曰人
不自知則無以自信且無以自益也賜也問心而若有

可自許望道而亦有所難至者何如也子乃如其品而
告之曰取材於所生者質也加功以成體者學也因其
質之可爲卽以學而善治之體具於己而利用於人器
也女蓋足以當之矣子贛益自疑而問曰器之爲天下
用也有甚賤焉者抑有非所賤者焉今賜而僅如一器
則賜之所成者有涯矣而尤恐爲器之不足重者也何
器也子曰以器論之則女之爲器亦貴矣人所不敢褻
用而必加重者也女之爲器亦美矣固自有其文章而
見其華者也其於器也則瑚槤乎以薦郊廟以盛馨薌
彫之以文飾之以玉以器言之女不亦爲器之殊尤者
乎女可以自信者此也女如有求益焉則勿徒賢其所

貿美其所美而可乎嗚嘑以子贛之才而始得爲器始得爲貿重彠美之器則悠悠於歲月以無所成屑屑於卑陋而不足尙者其自視又何如以子贛之才而僅得爲器僅得爲貿重彠美之器則擴之於高明盡之於精微以不限於器者則從入亦必有自矣學者其可自廢而可自矜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本从广外雝今俗省广作土省邕作乡非乡非糸始不成字用寫六經語孟荀簡日甚後人安所取正邪）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譍荅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譍荅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訓義 夫子愼於言仁而深惡夫佞學者卽不能成仁者之德而必不可與佞人爲徒故望學者之仁猶緩而唯恐其佞也則甚嚴乃士習不謹徒以辯說相高不知佞之爲惡而競尙之若以爲仁有體而無用而用在佞則有如或人之稱仲弓者曰若雍也則信乎其仁矣而惜其不佞也有其體而不達於用抑無以譍當世而見其長矣於是有觸於夫子惡佞之素心而直斥之曰夫人亦焉用佞爲哉以之辯道而無當於道也以之應事而無補於事也問其才而才止於一佞也問其心而心唯知有佞也夫人苟有志於君子之躬行則遠之唯恐不速防之唯恐不嚴而焉用之爲尒不見夫佞者乎非求以有當於道也非期以有得於己也唯人言如是而我能矯之禦人而已矣其禦人也非理勝而人不能屈也非心所固見爲然而不可易也口給而已矣放而不恤所存故出而不窮辯而不審所安故繁而不節於是而

人或乍屈於其考據之博持議之堅乃人心之是非終有不可抑者則憎之矣人憎之而彼猶自矜其辯抑顚倒於公是公非以力成其說則人屢憎之矣勿論其反之幽獨而有媿放其良心而不知求而卽求合於當世亦已難矣今雍也蓋嘗從事於仁而仁之存否在一念而有合離仁之純疵在一閒而有得失吾不知其仁焉否也至於不佞則雍之不敢自信以爲仁而未至自絕於仁者正賴此也而焉用虧喪其眞以趨於妄也哉雍固知其無用此爲而吾亦喜其不用也尒以是爲雍惜不亦惑乎嗚嘑如或人者何足與言仁固不必與之深辯而夫子惡佞之心一聞言而不覺怒形於詞氣之閒

則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者罙切著明固非爲仲弓并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疑當作漆彫此以官賜氏者也但相沿已久因存其義而已說弋雪切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
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
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
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
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
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訓義學者之識量皆因乎其志志不大則不罙志不罙
則不大蓋所期者小則可以浮游而有得必無沈潛之
識所求者淺則可以苟且自居必無高明之量止此一
理耳或見大焉或見小焉或見罙焉或見淺焉其爲小
淺之見者非果謂理之止於此也不如理之本量以求
之而使吾心據爲固有則無窮之理可以一曲限之極
至之理可以疑似聽之唯嘗志者知此理之廣大而必
求其備於吾心知此理之精微而必求其驗於吾心一
曲不足以爲其規疑似不敢以爲是所謂是也心信理
也非徒以理之名而信之也聖人以此勉學者之誠求
夙矣而於桼彫開遇之子使桼彫開仕在夫子亦見其
可仕矣開之於道無所桂於功有可效子信之矣子信
之信其材也而開則不自見有材而還以問之心對曰
開恐天下事未有可以不信爲者而仕亦其大端也今
也吾自反而求焉一事之當前必有一事之理其斷然
必如斯以爲之者何故一物之相接必有一物之理其
誠然必如斯以應之者何爲雖或知其當然而不能覺
二三之不可據者以何爲定體雖或知其固然而不能
審毫釐之無可妄者以何爲至善今者竊有志焉思所
以確見夫天理之存發而體念之身心以不迷於天下
之故則退而學焉尙覺所求者之未得也使出而應世
焉不愈以增所疑而不能準諸心以應諸事故使仕之

命未敢聞也於是夫子聞之而知開仰對之下實有沈
潛以求理而望此理高明之境以求得之心如是以爲
學可以望其進而不知其所止矣故爲之欣然而喜其
可與有成也由此觀之則學者妄以自矜躁而求試之
心皆非其才之果優也志小而見盈則志浮而不實故
以自信易而於理終無所合若開者雖以後之能信與
否不可知而嘗志如此則所見之大亦可知固學者所
宜取以自廣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讀如孚從芯用切好本作妝與讀平聲材當作裁舊注云古字通用

桴檖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檖讀如伐海中大船名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从竹从伐義本無取）

【訓義】隱見之際大義存焉亦精義出焉治則進亂則退不可爲則不爲不可與處則絕之此大義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斯世斯民有不容棄置之義自爲有道仁人之任則知其不可而亦不遽絕之義之精也義之大者果決之士能見之斯能行之義之精者非聖人無以度事理之輕重初終而審處之也夫子偶一日焉念天下之無賢君而歎曰使吾道而終不可行也則吾且棄桴浮於海而與斯世相忘亦安能日勤勤於道塗而與時君相交際乎夫可則進否則退無遲回顧望之心必其有可決之志而後無所復疑則從我者其由與蓋亦舉子路以示遲疑於進退者之無補也而子路聞之遂喜子路亦非果於忘世者但其率一意之是非以爲離合而不欲浮沈於不進不退之間爾子乃謂之曰由也而決於從我乎是其見義而必爲也敢勇可尙也殆過於我矣以我尙有悲閔之心而由但守其疾邪遠惡之志也雖然存此念而酌之其果可以絕世乎抑世未可絕乎絕世而可不爲已甚乎則義之所在審之天下之治亂不如審之於吾心之所安度之於吾心

之敢惡不如度之於天下之所待存一浮海之心則不涅不磷不必有浮海之事而亦無損其至堅至白此必裁制其一念之獨是而無容嬬嬬也此則由之所未逮也由曷亦進息之乎嗚嘑此聖人精義之至也故周流削國而終無所枉道亦無所任氣適如是而卽如是以合乎天理人心之至順夫義豈可輕言哉不取裁於聖人未有允合於義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亾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宰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讀如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蕐（西本作卤 蕐戶瓜切）

【訓義】易成者才也難純者仁也才至於已成則可恃爲終身之長而足以膺天下之用仁則非必於離之而未

必其能合卽合之矣而不能保其不離未合不可以言仁有離亦不可以言仁也故聖人之取人於材有器使之道而不責其不備於仁則必不輕信日月至焉者以爲已至葢才之易成而仁之難純久矣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以聖人之教人唯仁而門人之所學者唯爲仁之事則子路之勇於有爲或其用力於仁者嘗而仁可信也夫子曰仁存乎人之自得則亦唯人之自喩耳由嘗有事於仁矣其於天理之未復此心之不雜者吾不能知也夫子非吝以仁許子路也葢既從事於學修之途則固不可絕之於仁外而非其功之已孰則固難遽許之也乃武伯以他日而又問其輕於言仁固終未悟也

夫子曰子欲知由亦何遽求之於仁乎就由言由則固有可知者試由於兵事而由之長見矣千乘之國大國也其賦重兵也使由治之教之以法度感之以恩信齊之以刑威可使治矣此由之所可知者也若夫仁則操存之嚴厲功有過於治賦者吾不能知其已嚴已厲焉否也夫言由則求可知矣已而武伯更問求之於仁何如也其輕於言仁猶未悟也子曰夫求亦有所以爲求者耳千室之邑爲公家之下邑百乘之家爲卿大夫之采地使求也而爲之宰上利乎公而下利乎民有成效也此求之可知者也若夫仁則克治之精密功有奚於治繁者吾不能知其已精已密焉否也夫言求則赤可知已而武伯更問赤之於仁何如也其輕於言仁終未省也子曰夫赤亦有所以爲赤者耳束帶以正其衣冠立於廷而謹其進退使赤也而與賓客言內不失主君之威而外以施友邦之敬有令儀也此赤之可知者也若夫仁則持守之端恪有甚於正容者吾不能知其已端已恪否也甚哉聖人之愼於言仁也以三子之從事於聖學非無見心之倏則不得拒之於仁之外而三子之內治有未純則無甯一之心抑不得納之於仁中顧不可輕許者仁而固已各自成其才矣則抑從其才而稱之而論人者不得以極突之詣輕責斯人而沒其所已成則又聖人與善之宏也若其望人以同仁而不欲

以才限學者於以成其志亦突切矣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貢當作贛女當作汝孰本作飘省作孰非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智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

子贛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訓義 學者之詣皆以所知爲其量有知已至而躬行心體有不逮者未有不能知而克行之者也知量之大小偏全𥧌淺遲速因乎生質生而知之者未嘗不資乎聞以牖之而舉其端卽見其委觸其末卽達其本而知量全矣學而知之者雖所聞在是可因義類以有所推廣而究不足以盡所知之理然苟能自知其不足則力學以求通亦可與生知者同功此聖人所以惓惓於學知之人而欲其探本原以會通乎衆理也夫能學之而能

知之又能推類以知之其識量亦不小矣以此自矜者亦多矣則若子贛者以博而能通爲聖門之最而夫子恐其以此而自矜也乃詰之曰賜女之在吾門誠有敏達異於衆者但以視回則何如乎天之所授不可勢也心之所喩不可誣也以窮事物之理以審至道之歸其敏鈍𥧌淺之量果孰愈焉女豈不自知邪子贛曰夫賜亦嘗有意於如回而覺回之涯量有終不可幾及者豈但言愈哉卽望之而亦何敢也天若有以限之而盡情盡識不能出乎其域欲勉焉而不得至也夫回也固或待於聞矣乃非於聞而僅通所聞也甫有感發則事理之初終具悉修能之次序皆明體全而用備蓋聞一以知十焉若賜也亦未嘗無所知矣亦非待聞而始知所聞矣乃極其推測覺事理之可通修能之可進者因此而得彼聞一以知二而已夫知之爲量不大明於終始則擇焉而不精者守焉而不固賜於是而窮矣而安敢望乎於是夫子亟稱之曰賜而知不如回乎吾固知女之弗如也回當聞之時其幾之相迎也早以異於女則當知之至其理之不昧也果有非女之所可及雖斯道之不遠反求之心而女非不可得而資稟之不齊質試之知而女果有其甚難回之沈潛卽爲回之高明女之明慧卽爲女之近小夫安得而如回乎雖然患女之不知也女旣知其不如回矣則業已知回之所知實有出

於女意想之表者業已知回之所以能知實有不用涉獵之才者因是而以求之學至而天將來復吾所期於女者此心而女已知之女亦自是而益矣豈曰天定而人不能爲功乎蓋生知不可學而不可學者生也可學者知也習之已孰回安之而若性求之不已則一旦而忽通知有其不知者而必不忍置之子贛所以終得與聞於性天而非執一善以自限者之所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切雕當作彫 杇哀都切與平聲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彫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敎無所施也與語詞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

責之（鏝毋官切）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
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
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
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
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
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
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帥當作衛亦但當讀所律切警儆二字音同義同亦有敬別戒人宜从言自戒宜从人於此可見）
訓義學者之於道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行猶無
知也況乎因知而有言而徒求之言則有非真知而可
以言者故學莫切於力行而言為不足貴力行之得失
在心之勤怠而已能言而遂謂能知自謂已知而不復
勤於力行則君子甚惡之故夫子於宰予而深責之宰
予以言語稱則其於道也若將深知而能發明之者乃
遂以自恃而意學之可以不勉心之怠遂見於身之偷
在夫子之門廢其傳習而晝寢予亦以為此何損於道
而夫子驗其放心自佚之不足於力行也乃厚責之曰
學者行有未逮而教者誅之將以使之警而求益也飭
其心使釋回而增美飭其躬使去疵以得醇譬之木為
之彫之以成其器譬之牆為之杇之以致其美然惟有
不甘自廢之心而知不逮者則可施也若頹然自放而
無生氣則亦朽木而已矣雜然無擇而無堅理則糞土
之牆而已矣非不欲彫之而不可彫也非不欲杇之而
不可杇也今也予之怠而自棄始類是已吾於予也何
誅乎教者能責人以知而行則存乎其人已自安於不
肖而孰能强之哉於是夫子有感於宰予之能言而欲
示學者以言不貲之理故申論之曰夫人之於言有既
能行之而後言其所得者矣有既知言之而因行其所

知者矣故始吾於人也望其能有體道之實也聽其言
之合於理而順於事也則信其達於理而行必循理通
於事而事必合道也非過信之也以為知之而後能言
之則但勉其行之力而得矣乃自今觀之人固非知之
難而實行之難也則雖有厚望斯人之情然聽其言勿
能信也必觀其行之勤而後許其上達如其行之惰而
終以下達矣於予也予知改矣吾不復以言而課人之
得失二三子其可以言而求當於吾乎自今以始尚相
勉於忘言之塗以專其力於行庶乎吾亦可以施其責
而相信以道乎嗚嘑一晝寢也而聖人之責之如此其
嚴在能言之士且同乎朽木糞土況學者之尚未有知

者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如之何其悠悠以卒歲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棖宅耕切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嬌嬌自敢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嬌寫作悻者俗誤音胡項切

訓義生死者命也利害者無恆者也丈夫有志亦何不

可伸於天下哉有其必伸之志則苟志於仁無不可成之天德故唯剛爲近仁然具不屈之氣以立志者亦有之矣乃一試乎利害生死之塗而遂柔焉此有不得遂其剛者在也故又有能剛不能剛之別則有欲無欲其大司矣夫子曰任道者有任道之力見爲是而天下不能奪見爲非而天下不能誘然後志有定而行有成其唯剛者乎吾願見其人之足以有爲足以有守也乃物至而動事至有疑習俗遂之終始不能自保天下事類如此矣吾未見有獨行不屈之剛者也有申棖者亦遊於聖人之門其氣盛其自命不撓而或者信其爲剛而對曰夫申棖豈非剛者乎夫子曰棖也蓋自許以剛矣人亦且見其剛矣夫剛豈易能者乎介然之志亦將謂吾終始之不渝也一往之氣亦將見萬物之不我亢也然未幾而情不能固矣與物相往來而不覺其廢然返矣雖忠孝廉節之大節若將揭日月以行而一旦喪回而喪其守若此者非不欲剛也求爲剛而不得也何也聲色貨利之末忌全軀保妻子之念在則一試再試而所立之志不勝其繫戀之私志搖而氣安能不餒乎棖也固如是也而焉得剛乎蓋學者無學爲剛之法而唯去欲以全其固有之剛無欲之至則不待剛而自合乎天德有剛之質尤必遏欲以保其初心斯以爲成仁取義之極致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爾當作介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彊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訓義夫子嘗教子貢以恕矣彊恕以行而心之大公者自能通天下之志則恕以求仁而仁即在是此其事若甚易而爲之也難子貢從事於此見此心有可推之幾

遂將謂因是以順施無難焉者故自言曰道之在物我之閒者豈其遠哉卽我之與人交也而大公之絜在是矣人之加我如其理之所不宜情之所不堪我勿論受與不受而心有不欲者存焉則卽以此心順其自然之情理若以之加人而人未我怨我歫而我心先已怵然其不安則亦無以加人而吾心始適矣以此行乎天下而何不順之有哉夫子曰是道也吾嘗以教尒矣雖然何易言之哉賜也試反之心果其能忘乎人而但見情理之順逆有可加不可加者乎果其能忘乎己而但見情理之不可加者爲心之所不安而事之所必然者乎果於人之加我也忘乎己而卽念及於人乎果於我之加人也忘乎人而視之若己乎天下之疾痛痾蛘驗之一己而皆眞而後可及也吾心之喜怒哀樂一因乎人而順應而後可及也而我知尒之尙未及此也則亦且於人情順逆之至力絕其自便之私而日用應感之閒常反勘之己以求無過漸而使此心之私日以遠而大公之理尙待之豁然大通之日勿自信也由夫子之言患之恕可勥也仁不可遽安也仁之不可遽訖也則唯恕之不易行也舍恕無以求仁故學者勿輕言仁尤勿

輕言恕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葢聖門教不躐等子贛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贛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儀當作義

訓義聖人之道見於威儀文辭者無非所性之德與天合其道者則卽此以教而善學者固可因之達於一原之理然其會歸之至極則人之所受於天與天之所以化育流行之理抑必有窮本知化之教以示學者於豁然貫通之後教無吝也而抑不躐等故以子贛之明達必待其功之究知之可至而後示之子贛既聞焉而以正告學者曰凡夫子之教將使吾黨之何所至哉葢人各有宜盡之性而性中有固有之理惟性中固有之理與天所敷化川流之道初無異致夫子固欲學者之與聞乎斯矣乃今而知不但在吾黨所聞之閒也吾黨所聞者何一而非夫子衛性之道何一而非夫子法天之實然而其椒姝者也見之於威儀則威儀也發之於文辭則文辭也動容中禮而言皆載道吾黨既得而聞之而可法可則者在是矣乃威儀之盛何以必如是而行無不順文辭之美何以能如是而於道無疑我葢嘗日習之而未能知雖知其所自生者而未知其何以

合也則夫子之言性自有灼知乎人之所以爲人而皆因乎必然之物則與其言天道自有灼知乎道之所以爲道而一本於自然之天載若是者夫子罕言之而吾黨有不可得而聞者矣賜今而知夫子之文章莫非性也莫非天道也夫子之言性言天道則不但文章也於夫子之文章未能篤信而力行之且聞而若未嘗聞則於夫子之言性言天道終不可得而聞矣至哉夫子之教乎因物而順其序而無盡之藏尙有俟也吾黨可不勉乎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訓義學者之患莫大於貪於聞道而憚於行自凥於致學之前汲汲然向師友以問之非所可至而知其槩究其日用之間未嘗有一事之稱乎所聞故終身學而所成者無幾也唯子路則異是其有聞也人且欣然以爲吾聞自此而增也而子路則皇然而知聞之無益也聞是言則必思行之也如是而後知行之不易矣則以其行求合乎所聞之矩則而有不逮者以其聞求當乎所行之機宜而有未安者子路於是則惟恐復有所聞焉道有異同恐不利於其行之果理有多端恐以礙其行

之事故有一聞焉必有一行焉而人以多聞爲得者彼以多聞爲憂此吾黨之力行所以讓其勇與夫樂聞道者君子之虛衷而徒喜於聞者又庸人之浮慕子路不然是以見義必爲崇實行而絀虛名然以此而無入室之深造乃至於其失則野亦賢者之過與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當作致

孔文子衞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

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贛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訓義周制以謚易名因以使臣子得崇其君父而勸善警惡之意亦存焉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無敢有溢美者焉至於春秋而濫矣然公論雖不定而亦有可取者故聖人亦爲表著之以見人苟有一善亦可以當令名而人益思自勉矣衞有孔圉其人行誼本不足道而謚曰文子贛問曰夫人名實之不相稱亦何至於近世謚法之甚乎孔文子內行不修聞於遠邇而謚曰文其

何以稱焉經天緯地固不足以與於斯文聖善周聞抑無以苟掩其慝是何公論之不平至此乎夫子曰謚一也而所取者有大小之別焉夫謚孔圉以文者亦節取之耳其爲人也雖不足與於學問之奧而亦嘗致力於講習討論矣其才思則敏矣不恃其敏而益致學焉以敏者而學其所得不寔多乎其位大夫也不挾其貴而以下問爲恥焉恥不知而不恥問其求益也不已至乎夫謚法有勤學致問爲文者蓋學問者所以益見聞知典物者也文子有之則亦可謂之文是以衞人以之加於其身而亦非過也當今之世有善可取則君子取之而已亦何過求之身後哉善善長惡惡短固君子之道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稱當作偁

訓義子產之在當時有稱其博物而致盛名者矣有稱其善謀而禦彊大者矣夫子以爲此皆當世名卿大夫之所能而未足取也夫人出身事主則固凥於君子之林矣而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有道存焉而所建立者乃非一時苟致之功名而可爲凥位者之法則以觀子產則有四焉蓋其有欲爲君子之心而循乎道以自立者也君子行己之道才有所不尚氣有所不矜退然若不及所以遠於囂競之俗也子產之功名盛矣而守之以謙持之以愼是君子之恭也君子事上之道忠而不敢矜其忠智而不欲暴其智凜然不敢玩所以懲夫僭逼之風也子產之位望崇矣而禮不敢踰事不敢怠是君子之敬也凥民上者皆以養民爲名而求其實有德以及民者尟也君子之道以實心行實政必有惠之逮下也子產之於民也因其敝而撫之大不曠而小不遺期於民之受其澤也君子之惠也凥民上矣則有使民之權而求其酌乎宜以令民者尟也君子之道以定理制定法必其義之所當爲也子產之於民也正其分以裁之可使守而無所殉期於民之安其職也君子之義也蓋其志量之所規不殉乎流俗而學術之正雖未能曲盡君子之高奧而固可不失其爲君子矣世之稱子產者皆不足爲子產重君子所取於子產者尙在是與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訓義齊大夫晏平仲當時之名卿也而忠以智掩儉以
不中禮而失夫子獨於其交友爲有取焉謂其可以爲
交道之極致也曰天下之言交者衆矣然求其善者不
亦難乎近則易狎也遠則易疏也而晏平仲在國而不
能不交其國之卿尹在外而又爲當世賢大夫之所樂
交乃以位交而疑忌不生以義交而氣誼相得則誠善
交者乎蓋其交也以敬爲道也其敬也則久而不渝也
情相孚而不以情狎而忘敬事相接而不以事熟而弛
敬賢者親之不賢者亦不得而忌焉有以也夫蓋友也
者以情相得實以義相合者久而敬則情至而義孚斯
誠交友之定理如平仲者可以法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之說切　知本作智）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
頭斗栱也藻水艸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
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智孔子言其不
務名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智春秋傳所謂作虛
器卽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
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訓義魯有臧孫辰者工於機術遂以智稱身沒而人猶
稱之魯人之浮夸變詐辰啟之也智者善惡是非灼然
不昧之謂辰之專利徇時失其是非之心不待論乃魯
人之智之爲其明於事也天下豈有迷於理而能辨於

事者哉夫子卽事而論之以破流俗之論曰臧文仲之
以智聞久矣吾且無爲求其心之明昧與理之得失也
卽事以觀之夫文仲不嘗居蔡乎其居蔡也不刻山爲
節畫藻於梲以爲其室之飾乎以龜爲寶者諸侯之守
也山節藻梲者公宮之制也而文仲冒昧而爲之豈以
龜爲有神崇奉之乃可以詔我以吉凶乎夫天地自然
之理因龜而見者夫人誠信之至假龜而決疑其靈非
龜也踰制以崇假借之朽質有益乎無益乎徒爲僭而
無利焉則事且不審而況於理曾智者而如是乎此之
不智則昏然於物理要何者而謂之智也其謂之智者
巧而取容於上取媚於民而已矣我魯之有姦邪自文

仲始可弗辨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爲
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
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
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讀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說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

可識矣今以他書攷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訓義仁道之大也萬美皆於此統焉以之事君則忠以之立身則淸蓋心之必盡者因乎其惻怛之不容已而於物無累因乎其私欲之不復有自然之致也乃仁之難也一私不存而天理始無往而不著性眞不昧而事物皆各得其所安若但於出身事主之際而矢奉公之志閔乎吉凶之故而立自拔之操其於存養之本體流行之大用未有得也則其於仁亦未有合也子張專求之外而天下之仁人多矣問於夫子曰得失人己之閒

公私之辨也而人之能去其私者尠矣以予所聞令尹子文其人者嘗三仕爲令尹矣失而復得而君終不能我棄可以自喜矣而無喜色三仕也而固三已矣得而屢失而世疑不我知將勿慍乎而無慍色夫有自私之心則必徵之於色而彼以爲仕已者國家用舍之權也己無與也其已也致令尹之政矣而以其舊所行之便於國而利於民者告之新令尹焉夫有自私之心則必不利人之如己而彼以爲舊爲新皆令尹所宜行之政也彼無異我也若此者其於得失之際人己之閒處之皆有異於恆情矣何如乎子曰其喜怒之不形也不以用己爲恩舍己爲怨其人己之無忌也知有國家之

利病不知在己之功名人臣如此可謂忠矣而子張曰夫子文而僅得謂之忠乎夫仁之所以不存私害之也國爾忘家而情不爲之動志不爲之分是所以力制其私者至矣其仁矣乎子曰夫仁者之無私存天理而鄰然見其大公則以事主而私不行若忠者之未必能仁則唯知有君而欲其事之濟仁不徒忠也今子文之忠爲仁者之忠乎亦僅求濟其國而爲忠乎我未能知也而焉得以仁許之邪子張又問曰安危義利之際理欲之界也而人之能淡於利者尠矣當崔子弑齊君之時陳文子有馬十乘貲則爲卿富則有家矣齊之臣富不如文子者且與同汙而自保焉乃文子以崔杼爲不義

泱嘫棄之而違齊以出奔唯恐其汚己而去之不速也至於他邦矣失位而苟安何暇擇焉而文子見其爲大夫者之不道曰此其不可與同朝猶吾大夫崔子也又違之焉則又之一邦矣乃見其爲大夫者之不道曰此亦不可與共立猶吾大夫崔子也始而棄其所難棄而無所繫於其心既而違之而又違而不欲苟合於世若此者其於義利之分善惡之辨皆有以致其精審矣何如子曰其不以十乘故而留於逆臣之側欲以自白其心不以屢遷故而安於流俗之中欲以自潔其身立身如此可謂清矣而子張曰夫文子而僅得謂之清乎仁之所以不存欲累之也自遂其志而無所繫於外物不

累於苟安是所以澹其欲者至矣其仁矣乎子曰夫仁者之無欲秉天理而因其至正則以治情而欲自遏若清者之未必能仁則惟知疾惡而不必心之安仁不徒清也今文子之清爲仁者之清乎亦僅以遠於惡而爲清乎我未能知也而焉得以仁許之乎蓋子張之言仁似矣仁者必忠仁者必清也天地流行之後君父爲所性之眞善惡有不昧之質則伊周夷齊之所以清忠也嘫其存之也亂審之也密學問之純而存養省察之無間二子其何與焉其佐荊楚以蔑宗周雜危亂而執齊政蓋有以也誠僞之閒有本無本之別子張不知故曰難與竝爲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䛩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嘫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訓義君子之內而立身出而事主唯其理而已矣理有所疑不思而不得思不審而亦不得乃理有其定則審

於思而得之過於思而又失之季文子魯之良大夫也行己在清濁之閒而事君之功罪不相揜其爲人也每事之至必三思而後行故事無大失而能自容於濁世夫子聞之而追論之曰夫思也而何必三乎哉事有幾可否有衡不容不思也思則心所不安不敢冒昧以爲矣思之而猶未安焉則再思之再思之未盡者至此而精也再思之已定者至此而決也於斯時也而決於行不亦可乎而如之何其三思也天下之理邪正而已矣無難決也吾心之則是非而已矣無難辨也思之不已則必有周旋委曲之術以可飾於義而濟其利者存則公忠直諒之情逸矣文子之不得爲純臣其在此乎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本作智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智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訓義夫子聞甯武子之已事而深取其心曰人臣出身事主於進退行止之際相幾而愼動不妄意功名而成乎過此智者之事也於成敗生死之介衛志以行不恤禍福而決於行此愚者之忱也乃時有可為而喜於自見而不善全者多矣時之不爭則巧於自謀而不恤國者愈多矣唯甯武子不嘫邦之有道也國不危主不辱可以惟所為矣而武子慮深而不輕有所表見故不為福先而亦不為禍始智矣及邦無道矣國危主辱武子非當國用事之臣全身而去豈不可矜明哲之保身乎而武子奮身從主於內有彊臣外有讐敵之閒瀕於死而不避何其愚也夫武子甯日之智所以全身於是非之外故能外不為晉人所惡內不為元咺所忌知不可及矣而孰審於利害者類能先知之尚可及也迨至於

上不必能免其君下不必自免其身之日囚而不卹訟而不顧非果有忘身致命之情何以其一往不顧之如是乎是致命遂志之誠也而孰能及之蓋人臣當無可如何之日唯此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忘之心可以託社稷之寄若無武子之愚而唯以避勳名免怨惡為賢是懷二心者之巧術而亦惡足尚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敷尾切簡當作簡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訓義學者之不可與入道者有二患焉以當世之習見習聞為風尚而謂古人宏遠之規模為大高而不可行以目前之小功小名為志力而謂止此事為之名迹為必詳而不可忽於是雖有致善惡惡之心而殉時俗之毀譽雖有致知力行之能而勤瑣屑之猷為其唯聖人則斟酌百王而不違乎時謹小愼微而卽以致遠外此者知有當世則不知有千古始於事業者終於利欲此

後世之人才所以施之造就而不能也夫子之門其賢者亦多所成就而受教於夫子之日皆已先染乎卑陋之習氣故才執有聞而心不虛志不遠未可與入德也及夫子之莫年以先王之詩書禮樂漸漬乎人心而士風爲之一變於是後進之士卓然有以自異恥當世之所爲而世俗之事功不屑學焉夫子在陳如道不行而息得人以共明之乃曰歸與歸與吾行天下而知斯道之終在吾黨也吾黨之小子果有以異乎今之天下也何異乎其志之大不以古人爲不易至而必以之爲自期也有若狂也自當世視之則果狂也非狂而何以言人所不言思人所不思也其意之遠不知自莽之事爲

可爲而皆不屑爲也人見其簡也彼實唯恐不簡也唯簡而意若專有所營情若專有所尙也凡此小子皆以成一吾黨之規模蓋斐然矣聞其言見其行殊於衆而耳目爲之一新斐然者成章矣臭味旣殊而自爲一氣類如此者不亦大異乎天下之士大夫而可與有爲也乎在裁之而已矣卑者不可高而高者可使引而近實者不可虛而虛者可使充其善小子特未之知耳裁之者其唯吾乎吾歸而道其不喪何必行於天下哉嗚嘑夫子以道望人而所喜在狂簡聖人豈以引人於人情物理之外哉世事殊則天機淺局量小則心術不正後之學者卽不能狂且學爲簡區區於尺寸之閒卽忠孝廉節亦不足以尙況錐刀之利求田問舍之區區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訓義當夫子之世伯夷叔齊之遺事猶有傳者而惡惡之嚴人競道之其不念舊惡也或略焉夫子乃發其微而論之曰士生於衰世之末流善少而惡多則秉惡惡之心以行且爲致怨之府而固不然也而不觀之伯夷

叔齊乎二子之介然獨立而纖芥之惡無所容焉宜乎取怨於播虐之世淫酗之俗矣乃其惡惡也以惡而惡之也惡以其惡而不以其人蓋望人爲善之心切故惡惡也嚴至於其人而能改則忘其昔之惡矣惟然則人知其惡止於惡而初非於人有所憎惡而不釋則不但能改者感之卽不能改者亦諒之用是故也而人之怨之者希矣奉天理以治人而亦順乎人情以自處雖生當濁世超然於北海之濱行歌於西山之下亦無徃而不自得矣然則以褊心而託於惡惡者取怨當世而自以爲非己之自致者非也以惡惡之足以召怨則且合乎流俗以爲自全之術者尤妄也惡惡如夷齊而唯其

大公至正則怨自消惡惡亦何咎之有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孰本作孰省作）（孰非 醯呼雞切 與當作与）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訓義直之義大矣而徑情以行者爭託焉夫子慮其足以賊德而取其直之必窮者以示意曰直美德也邪正

之所自分天理人情之所自著也不謂人之言直者乃以微生高當之高之自居於直也以爲凡事之可任情而行任氣而無所委曲矣人謂之直者亦爲所行皆一任其情一伸其氣而無所委曲也卽此以求之而孰謂其直乎或乞醯焉此亦無當於直不直之大者矣以高之直而處之則有則與之無則辭之必矣而高則乞諸其鄰而与之無而以爲有非己所有而若己有之高且得不爲曲意徇物乎高且得不爲掠美市恩乎而高之直窮矣人之稱高者亦無說以處此矣夫君子謹小愼微不於其小者也義立於有本則汎應者皆得其正卽如乞醯者而以養老視疾乞也爲之轉乞可也無損於

直也若以日用之需乞也辭之可也直道而行者自率乎理之當然耳不然則情有所可忍有所不可忍心有所愼有所不及愼其能揭一善以成名乎高不足論天下之致直者尙愼之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訓義夫子以世風之流於詐儒也而以恥動之因剖數

其可恥者曰夫人之有過則君子非之而望其改卽其有惡也君子惡之而猶惜其有可爲善之才而自陷也唯至於柔以文詐詐以成柔者則自失其本心而無以立於天地之間彼方自以爲得處𤕤世全軀保妻子之美術而君子見之念其均是人也而何以至於此有代爲之媿者矣不謂今天下之繁有其人也有柔以文詐者於言則巧也以邀人之樂聽於色則令也以誘人之小喜以恭則足也以媚人之相容若此者丘見之不卹彼之無以自容而念我之何以自安也恥之矣惟左丘明亦恥之矣勿論其詐之讎與不讎也當其爲巧爲令爲足之時不復有丈夫之氣也曾不如剛過而取咎者

之可怒而不可懟也有許以成柔者與其人有怨矣念
不能報之始則乃欲忍之繼則且與周旋焉終則安之
而怨隱矣與之友矣若此者丘見之不念匿怨者之何
以自安抑患與友者之何以相待也恥之矣唯左丘明
亦恥之矣勿論其患報與不患報也當其匿怨而友之
時不復有生人之氣矣曾不如過激而取禍者之可激
而不可鄙也嗚嘑直道喪正氣亾不肖者以爲容身之
術而行怪之士且爲合允同塵知雄守雌之說以濟之
丘願與邊直之士同伸其正論以畱人心於既喪之餘
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爾當作尒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憾古卽用感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
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
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
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
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

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尒又曰子路勇於義
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
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
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
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
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
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
要識得聖賢氣象

訓義君子之有志無以大白於天下則無以自信於生
平蓋期之有竝念之不昧以之酬酢於萬物者皆秉此
以行之故雖聖人不欲如天地之無心而自有所不忘
之隱念卽在賢者不能如聖人之廣大而必有所專用
之心思故顏淵季路侍而夫子曰盍各言尒志知二子
之必有志之可言也必其自信於幽獨而可質之斯人
者也子路對曰由所志者願其有車馬也衣輕裘也與
朋友共雖敝之而無憾也使由而有車馬輕裘焉得朋
友而共自信無憾由之本願然也卽未能有車馬輕裘
焉抑信其必與友共而不以敝爲憾由之立心固如是
也顏淵對曰回所志者於己有善也於人有勞也不以
善自矜而伐不以勞自尻而施也今回且未有善未有
勞念其不可伐不可施而固以之自矢也使回而且有

善且有勞念其本不欲伐本不欲施而必持以不失也
二子之以自信而可正告夫子者在是誠於所欲行而
志量之所存皆無有歉矣子路曰夫子之存諸中者豈
果普物物而無心隨時汎𪾢而無貞一之情乎願聞子
之志子曰吾之志在老者矣在朋友矣在少者矣老者
當安也而吾安之則老者因以安焉朋友必信也而吾
信之則朋友因以信焉少者可懷也而吾懷之則少者
因以懷焉其未安未信未懷也吾未嘗一日忘於心其
安之信之懷之也吾固願終身於其事如其已安已信
已懷也吾可自遂其所欲矣夫子之志視二子廣矣大
矣而念之不釋則舉聖人之盛德大業皆以曲成此萬

物一體之懷二子之志視夫子固未逮與而持之不失
則盡生平之氣節學問要以期赴其公私存理之實故
君子之有志可信於心可白於天下存諸中者誠而見
之施行者皆有本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
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尟矣知過而能內自
訟者爲尤尟能內自訟則其悔悟寀切而能改必矣夫
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寀矣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過也正困心衡慮憤發有爲之幾
也嗞仍而不改者則始於過成於惡矣故吾欲與學者
於此勉之焉當其過不自知其過嗞得失是非之理昭
嗞矣無難見也每行而自考焉則其所過與所以致過
者皆見矣既見之矣明明有是而何以非明明可得而
何以失此心其能安乎則必自指自摘自欲攻而去之
如訟者嗞不容已也故吾寀望學者之以此爲心則有
過之日皆遷善之日而由其所行以晉其心已矣乎未
見有能見者也即見之未有能自訟者也𧶠𧶠而行之
得亦任之失亦任之無內省之功因無自知之明即有
發露之日而又無惡惡之誠可改則改不可改則𥂕置
之即其改也亦徐聽之而非有天理人欲兩不相下之
勢以必爭其勝是何人之昧於爲已而終不可悛也雖

日進德修業亦何裨於身心乎吾其終無以納斯人於
修德之中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當作𠅘）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
未嘗不𠅘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
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
哉

訓義夫子曰今之學於丘者皆自謂不如丘也即丘亦
不得謂其如丘也雖嗞彼以爲不如丘者丘之得天者
厚而研幾存義有不能如丘之動與道合者耳夫人之

所得於天者聰明才力可善而亦可惡可得而亦可失皆不足恃也其可恃者唯忠信而已心有可盡發之而盡則理無所妄理有不可違循物而不違則心無所疚此乃得於天而可資以入道者也乃以此言之則十室之邑必有如丘者矣有其心則何不可盡也有其理則何不可循也夫人試思之訖其必無此乎然而不如丘者則何也唯敢學而已矣心可盡而窮乎理乃能知其所必盡之誠而不容以虛妄之情期固有之天德理可循而純其心乃能知其所不可違之實而不容以二三之見測事物之常經丘於此求之心而不得則求之先知先覺而得範圍之不過求之理而不得則求之存蓄

省察而得幾微之不爽丘之所以為丘而人見為不如者在是也誠敢學焉惡在其不如丘哉未嘗敢學而推我以天授惜哉其抱忠信之質而終於妄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七終

論語卷六　四書訓義八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廱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并大意與并篇同

子曰廱也可使南面（廱俗省作雍不成字省广作亠省邕作乡非乡非糸苟簡之至何可以寫六經與賢者之名乎）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簡宜作簡不繁也畧也易也簡牒也）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居當作凥大讀如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廱之言然（然當作嘫）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

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
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
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
簡字矣故曰大簡

訓義 治理之得失道與法而已矣凝道也以敬而體道
者必簡帝王之以治世而治民者也若夫任法者則求
詳於政刑而侈於事功不能簡也事愈煩而心愈侈賢
者以矜才尚智而驕又其下者則且以豐亨豫大之說
文其聲色貨利之私而心放不知求甚矣故聖人甚惡
夫名法術數之害治賊民而有取於簡焉簡而後可求

其敬敬則簡而天下治然有未能敬而簡者矣未有不
簡而敬者也夫子以此稱仲弓曰廱也有寬以容物之
量有靜以御動之體使之南面而君人焉可也不必有
其位而固有其德其視多才多埶之效職分功者不尤
賢乎於是仲弓知夫子之許己者在簡也以爲吾之異
於不能簡而以法術功名擾天下者固已而抑豈與脫
畧名教以自鳴其清靜無爲者同乎而問子桑伯子之
爲何如人葢有自別於伯子之意焉夫子方深疾夫近
功小利之所爲而欲得簡者以進之於道乃曰於今天
下之中而有伯子焉其亦異於流俗矣可也葢彼能簡
者也以其自處而不規規於當世之所營則使以之膺
天下而可不隨俗尚以勤民乎夫子之可伯子也以簡
亦且有裁之之心焉而仲弓則固疑其未可也乃以己
意折衷之曰夫可者於己而可於天下而無不可之謂
自廱息之簡固有別矣爲政之必簡簡以行也而爲政
者不有其自處者乎正一己以立坊者必致其嚴恪而
一言一動之不苟畏民巖以愼動者乃不侈於功名而
爲政爲教之無所擾則其以簡臨民也知民之可由不
可知而無事苛求之也可靜不可動而勿事數勞之也
如此則主德立而民志定不亦可乎如其自居者簡也
且以禮教爲繁而任之自然則其行之簡也非以善養
天下而資其自便上下相承以趨於放佚則道不立而

事不成無乃爲已甚之簡而未見其可矣而伯子之可
廱不敢以爲可也於是而夫子進伯子之心仲弓見之
矣乃深許之曰吾之可伯子者以其簡而可進之於敬
也而自廱言之以敬爲主而自有簡以出治以簡爲主
則敬不敬之未可知而過於簡者畧於敬誠有足慮者
矣敬而後知其不得不簡也大簡者之未可而益知其
不可不敬也廱之言眞善於言簡者乎夫子之言非有
異也簡則可不簡則必不可道失而後法興此王伯之
分治亂之大辨也居敬則行自簡居簡則簡亦不足以
行道凝而後知法之不足尚此聖學異端之辨有本無
本之大辨也雖然與其任法也無甯紬法後世之天下

亂不止民不有其生何一非多事之咎哉故夫子之論
千古治亂之通理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孰本作飘好本
作好遷作遷者省譌幸作幸者俗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
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
子三十二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
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
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
鑑之照物姸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
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
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
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
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
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訓義聖人之自信與所望於學者唯好學而已夫人亦
何爲而必學哉得於天者性有其正而情有其和應乎
天下者理有其不可踰而善有其所必至率意而爲之
則見情而不見性而情亦不安有不善而不知而理終
於不得故博之以文以使見禮之無方而尻心也益廣
約之以禮以使知情之有節而善在能遏故於性情事
理之閒可以徵學之淺深焉不引古今民物之理以合
於性之所安則徒侈見聞而習之勞則倦不循大中至
正之矩而見爲情之所必協則徒修度數而苦其拘而
不樂故學之難好之者難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將
謂勤勤於文禮之閒者必有其人也於時顏子亡矣孔
子息其嗣起者正不得其人乃對曰丘之門皆學者而
若以好言則昔者有顏回矣蓋匪人不學也無以知其
好也其所學者將以何爲乎非以吾心之不可迷而奚
學邪非以吾身之不可妄而奚學邪心之迷與不迷也
於怒徵之怒一發而不可止性不能閑其情也回也則
不遷怒矣怒如其怒而卽如其所怒者止也情方動而

即有閑之者在也此蓋疚有所得於天地萬物之通理
而不以一念閒者也身之妄與不妄也於過微之過偶
動而不自知理不足以充其善也囙也則不貳過矣過
即能知而可推之以不復爲也理有差而卽有正之者
在也此蓋疚有所得於天理人欲之大辨而以日新其
德者也斯可許之以好學矣乃不幸而短命死矣故由
勉而之安自寡過以至無過之未逮也然而繼此者難
矣今也亡之門非無學者也使之博文文焉已耳以文
而生其情之和者亾有也使之約禮禮焉已耳以禮而
克其己之妄者亾有也且嘗問交於天下而亦未之聞
矣性或相近而治其情者未聞也行或近理而充其善

者未聞也則其於學役於名而已殉於其迹而已矣問
其爲學也將以何爲而自不能喻也不能喻則非其所
致必矣善學者惟日孜孜不得而憤得而樂無古無今
無事無物之不與身心相關切而自有難於己者而能
如此者當世無其人則雖教之而不足以大成嗚呼夫
子沒天下之所以無聖人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去聲粟作粟俗誤與當作与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
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
之禄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爾當作尒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
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禄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
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人故与之少所以示不當与也請益而与之亦
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与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
思爲宰則有常禄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
矣

訓義聖人之麿天下道而已矣道所以治物而物皆以
行吾道衆人見物而不見道有志者見道而不見物不
見物則不見物之有道而抑不足以見道故於物見重
於物見輕皆以物爲重輕而非於道見重輕也聖人以
道處物而卽物以盡道豈其嘫哉子華受夫子之命而

使於齊使其人則必有處其使之道子華出而毋留夫子不爲謀其養道宜然也冉子乃爲其母請粟疑其當與而未與乎子因其請而曰與之釜至約矣蓋有不可多與之道存矣冉子請益疑其宜多而與之寡乎子因其請而曰與之庾抑未厚也蓋有不可多益之道存矣而冉子與之粟五秉以爲厚於子華而不知處子華者非其道則用五秉者亦非其道也夫子曰嘗是而以爲宜多與也乎爲吾使而需母之養於吾非道之宜然者也或者其無以養而可乎乃赤之適齊也吾見其行色矣乘肥馬衣輕裘其足於養母不問而知矣夫子出而母待養於人唯無以養而周之可也吾聞君子之用財

也非在所必與則視其急而周之耳若富而又與之則是增益其財以繼富君子不爲也蓋周者可与不可与之辭非急而固無所用其周冉子與不以道非夫子之所許也原思當孔子爲大夫之日而爲宰於是有常祿焉与之粟道宜与也其粟九百道宜九百也家臣受祿於大夫固有定制矣而思以其多而辭之疑受之非道乎子急止之曰毋与之也以道則辭之也非道以非道辭而安可聽其辭乎如以爲多也君子固有所用之也受祿而分於不足者亦道之所許也則以与爾鄰里鄉黨不亦可乎以与人道也不受非道也爾亦酌乎道而已矣蓋君子之用財也於國家有定制焉於師弟有定禮焉於事有定理焉於情有定則焉可以与則与可以受則受斟酌得其宜則大而以天下相授受可也小而一介之取與不苟可也聖人之心視之皆道而以致施爲仁不取爲義則猶於物見重輕而非用物以盡道者乎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郎兮切騂息營切本作騂今省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

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訓義 仲弓以世類故當時疑而未用夫子論之曰吾於犂也而有感焉感於當世用舍之不決也而不觀夫祀者之用牲乎今有犂牛之子於此生之者犂牛也犂牛不可用也乃其子則騂且角矣其色則昭代之所尚而角又端正而合於法則在所必用矣雖世或以其出自犂牛而勿用者若一用焉則山川之神必將歆之而豈其舍之乎流俗有苛求之說而適於用者終不可得而廢蓋其騂也合於時之宜而其角也得於天之正犂也

道盡於己而其𥳑重之度正可以理今之天下使其用焉必有以允合乎人心而莫能舍者矣予曰望之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訓義夫子曰吾之與二三子相勉於學者求仁而已矣而仁有不易言者有所感則見理於事無所感則見理於心有所息則體天理流行之大用無所息則存吾心虛靜之本體無非與仁而相依而後其仁純矣乃以此省二三子之用心唯回也則前念後念相續之際未嘗離此而弛其心以之於昏昧百爲萬感交集之下未嘗舍此而縱其心以逐於私利如是者可以至於三月之久而如一也若其餘之從事於此者其心無能自勉於物交之蔽而或靜而至焉覺清明之氣象有可馮者其動也則又有人欲之相誘也或動而至焉其惻怛之眞恍有不昧者其靜也則又不知天理之何存也日一至者有之矣遂以爲功之密矣或月一至焉亦以爲有所得矣如是以言仁恐其不至者非仁而至者之未能保其仁也回也加之存養其庶幾乎而二三子之於仁非予之可知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埶於從政乎何有與讀平聲埶加艸加云俗不成字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埶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荅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訓義士之自命也難而以膺當世也亦易況其在聖人教思之中而以自成其材者乎道不可行而但出其才亦足以治衰晚之天下蓋出其緒餘以膺之而足矣季康子誠欲求才於聖門無有不可用者而問子路之可使從政也與何其重視從政而輕由也子曰但使之從政焉而由也何待於疑乎由也果矣定大事決大疑無可惑之矣於以從政乎何有於紛糾之難斷也知由則知賜矣而康子又以賜問子曰但使之從政則賜也亦何待於疑邪賜也達矣國有體事有變無不通矣於以從政乎何有於事幾之難審也知賜抑可知求矣康子又以求問子曰但使之從政而求也何待於疑乎求也

執矣綜庶政治庶物皆其能之矣於以從政乎何有於
經理之難盡也嗚嘑三子者學之有本推之可大豈但
一從政之才哉而使之從政其易有如此者則聖門教
育之盛亦可想矣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
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
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
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

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
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
在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
見而預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
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
則閔子其賢乎
訓義仕者君臣之大義也君子之不以不仕爲高必矣
乃春秋之時諸侯不貢士於天子而且鄉舉里選之法
爲大夫所制而不能行於國中唯大夫以其私意采物
望而使仕於其家則由此而與聞乎國政如其舍是而
難乎其仕焉故士亦因之以求用而聖門之士亦不能
免唯閔子騫爲不然季氏聞其賢使人將命召爲費宰
費何邑也是季友受非分之賜而四世擅之以自彊而
亢公室者閔子騫豈屑爲之宰而意有難言者然言之
不決則辱且再至故其告使者曰吾之不能應季孫之
命也吾籌之决矣而彼之命我也以禮則我之不受也
必有辭其善爲我辭焉足以動季孫之聽而曲盡我之
心在子也如其辭之不善而季氏且視爲謙讓之文將
有復至者乎吾不能堪此至再至三違心之事也唯有
舍魯而東之於汶上而已矣于欲安我於衡門乎在善
辭之而已嗚嘑若子騫者不特不肎仕於私門且視私
門之命若浼已之突而誓不再聞之蓋秉大正以自裁

於出處義利之閒辨之審矣此所以爲德行之選與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牖與九切讀如酉夫讀如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
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
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
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
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
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稱當作偁）
訓義伯牛有奇疾病革矣夫子問之伯牛遷於南牖以

奪孔子孔子不敢當乃於室外視之而自牖執其手與之訣焉曰疾至於此亾可復爲者夫何爲而至於此哉我孰愳之此殆天命不齊之數有不可知者存乎不然則斯人也而何爲有斯疾也在迪吉逆凶之理固不當有在敬身重遵體之素尤不當有此也柰之何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伯牛之賢可知而君子之言命者亦可見矣人盡而後歸之天性盡而後安之命自非伯牛則疾病凶折之至方當以之自省而豈可徒諉之命哉修身以俟命身之不修而言俟命自棄而已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左作飤瓢作瓢俗誤憂當作惪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得於心也至於樂焉而止矣而能有其樂者至於無可改而止矣蓋人心原有此浩然自得之意曠觀之天地而無所疑也靜觀之萬物而無不順也道之無窮卽爲心之無窮理之無礙卽爲情之無礙雖然得之者亦尟矣以此思之賢哉回也其有體備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乎其有灼見乎天地萬物之心者乎唯其賢也故其貧食則一簞而已矣飲則一瓢而已矣所居者陋巷之中也此人之所不堪其憂者也乃回也非直不憂也吾見其樂也其樂也不以貧而改也是其所爲樂者全乎心而忘乎身全乎身而忘乎世則使其處乎富貴福澤之中亦樂而已矣卽使處於憂危患難之中亦此而已矣夫豈見貧之可安而安之也乎以

其所得想其所存以其所存想其所發何所得而非天理之固然則何所爲而非天德王道之必然者乎我故有以深信之曰賢哉回也嗚嘑夫子未嘗以樂許人惟其自言則曰樂在其中曰樂以忘憂乃以信顏子之樂則顏子所致之學卽聖人之學亦於此可知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弋雪切女讀如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

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執也

訓義 天下何者而謂之道哉人之所可知者因而知其當然也人之所能行者因而信其必然也人所可知可行之外道之所不設固矣所可知所能行者人之力也有是力則有是道雖聖人豈能以人力之所不至者而爲道乎且夫人之力亦何不足之有哉有私以困之則力窮於所私而終日之經營以疲於近小而不給有欲以錮之則力繫於欲而欲弗而且卻以安於固陋知因之以不廣焉抑因之以不能入於微焉行因之以不決焉抑因之以不能持於久焉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知焉而若有蔽之者也知之力止此也行焉而

若有阻之者也行之力止於此也非不知大明終始之後一執不足以成名衆善咸宜之餘偏尚不足以自見而求不能至矣夫子曰夫天下焉有力不足者哉若就事而言之則有力不足者矣乃就事而言之力不足者於中道而見之矣力不足而不容不廢耳目之窮於見聞者殆其然乎手足之不勝乎持行者殆有然乎今爾所欲至者道也非知之不能知行之不能行者也乃於未知未行之肯盡一境焉曰此吾之所可知而可行者也無大傷於義理而抑可以濟其欲未嘗不可公諸天下而終不損於私子且以是爲妙道之歸雖有高明廣大之境而不欲至焉耳則試盡子之知焉道豈有不可知者哉勉子之行焉道豈有難行者哉力之所不足者道之所不至故天下無力不足之人而豈女之獨然乎無咎力也盇冉求以執著則其晝也晝於執之中也執者進可賓道之用而退以成其私利不能自決習而安焉此其所以不得與聞乎聖道與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稱當作偁）

訓義 子夏氏將以儒教當世夫子以爲此世教之汙隆人心之邪正所繫也故正告之曰女固將爲儒矣而亦知儒之道本一而今且爲二乎古之爲教也使人爲君子而已矣先王欲君子之道明以備用也於是有詩書禮樂以習之法言法行以閑之而天下以習其術者爲儒乃常以道之不明不行爲吾性中之缺陷而必求所修之以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者則君子之儒也女所當爲者此也其學之博將以致吾之知而無不知之恥其行之正將以善吾之行而無失行之慝皆引而刻責於身心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若夫以明道爲求名之計以行道爲見功之地無所求慊於幽獨

而但以立門庭而動天下則雖儒而實小人也以儒而濟其小人也女愼無爲也嘗有所不知而無務誇聞以動衆嘗有所未行而勿飾行以自矜儒之不可以不凡而小人之實必不可以凡心而見之行此貞邪之辨女之志趨愼而當世之學術不因女而不正女尙戒之哉其後子夏敎於西河而道統不屬焉聖人見之早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讀如汝澹徒甘切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飮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

枉己殉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訓義士之所以爲士者不苟同於當世而已不苟同於當世非故爲奇行也明明一不當爲之事無難決於不爲者而志之不持氣之不充且以爲無傷而殉乎流俗唯能不喪其正氣而志一定而安之則流俗見以爲異焉故知之者亦尠也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化俗將引

之於從容宏博之中而一邑蒸然嚮慕樂近君子之光夫子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蓋不但求之於弦誦之中而異其有卓絕之行也子游對曰以偃所見斯邑之人士唯有澹臺滅明者其志可尙其氣可矜也偃聞其行也則不由徑矣意不由之遂不由之決於不由而終不由也徑非君子之所由然而由之者且以爲無損於君子信徑之不可由而欲無由嘫而由之者不復憶其不可由唯滅明之不由必不由也而人爭傳之矣偃固欲樂得與之遊矣而閒一至焉以公事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矣謂偃之室唯公事之可至謂公事之外無至於偃室之禮因不生一來至之心而遂決於不至不

疑於可至不可至之兩端而一以不至爲定故偃亦無從知其突也而但此二者則已異矣武城之士無與爲倫也亦偃生平之未易見者也此足以當夫子之問乎夫子不言而心許之矣蓋滅明之爲人持志於不槿謹小愼微以養其剛大之氣者也子游以文學宰邑而所得者質樸勇決之士斯君子之儒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

十一季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訓義夫子曰德至者受萬善而皆其性之所固有無所伐也乃未逮乎此而以不伐爲道自勝以虛而於世無競以之取功名之會涉險阻之世亦術之得者也而孟之反有焉雖其以不伐爲道則存其意而無或忘之善其術而有以處之故於淸泗之敗師而之反殿敵於殿者其能也殿而免奔潰之衆以入國其功也至於將入國門之時三軍全矣之反之能著而人將推其功矣乃之反於此患所以掩其殿之實而故爲不欲殿之情策

其馬以馳入若奔者之亦如是策者然而言曰師奔而敵不可禦生死之際蓋惴惴焉非敢後也而無如馬之策而不奔也以其策掩奔者之不策咎其後以掩奔者之敢於後之反蓋當危急之際不難以衛衆全軍之苦心置之議論之外而且巧以成其遜讓之情此則果於以不伐爲道而工於不伐者也以此心而進於道則君子望道未見之德在焉即其未也於以遠怨於末流而寄情於功名之外亦未易及矣故君子於之反而有取於此焉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說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訓義夫子游衛見祝鮀之以言語著而宋朝之以寵暱顯當時翕然尙之而正人且有受其傷者乃歎曰當今之世而遂若此乎以巧言而榮猶可言也以不爲巧言而辱不可言也以令色而利猶可言也以色之不令而害不可言也乃人習於巧言若不巧言而辱即及之人求爲令色若非令色而害即中之然則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者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夫士之於世非但求免也即欲免於世而亦自有以免也今之世而果然乎抑求免者之心勝而見爲不得不然乎而君子且如之何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訓義夫子指道之必由者以示人曰道之不行也人且曰吾即不由乎道而固可悠然於身世之間也夫使非道而能行則道又何爲而生於人心著於天下乎人之有倫有倫則有以盡此倫者盡之而後相愛相敬以不爽於情物之有理有理則有以遵此理者遵之而後知明處當以善成其事夫不猶人出入之有戶矣乎夫孰有出不由戶者天下無其理故人亦不生此心非有意

必由也不能不由也其自然者也而柰之何人與人爲倫而欲廢大倫以逞其志物有物之理而欲舍定理以遂所欲究之倫自昭乖而名不可蔑者實不可泯理自畫一而得者必得失者必失未見有能離斯道而可以行者莫之由焉亦徒何哉聖人安之其必然者其自然也賢人審之其能然者其固然者也衆人修之吉而悖之凶其不然者非其可以不然者也人能知道之爲戸而不患其不行矣則亦求之人倫物理之所自立而反問之心而得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本作份）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甯野

訓義夫子曰文質者人治之大而夫人動靜云爲之際莫不有文質之辨焉有其心則有其事守之於已而不求其盡美施之於人而不求其可歆此質也然但執此以制行則質勝文矣夫野人亦有愛敬之情自效之念而不能達其情充其念質勝文者不且與彼同其率情而徑行乎以其事飾其心修之於己而必求其可觀施之於人而必求其相得此文也然但務此以爲行則文勝質矣夫府史則但求爲有功可見無過可摘而不必功之有可據過之無可疵文勝質者不且同其飾外而忘中乎夫苟其欲爲君子則或失而野或失而史雖有其質不足以成令儀雖有其文不能以質幽獨而可乎哉然則於此二者之閒可不務兼至而適宜乎必也保其忠信之誠而廣以學問之益有此心則必有以善全此心有此事則必有以不欺此理者其質也盡乎天德之美而人情物理之皆宜其文也必推諸所性之安而使大過不及之有節然後其爲君子果成乎其爲君子也出可以移風易俗而處亦有盛德之光輝不可掩也欲爲君子者可不念彬彬之美而思所以自善其節文以求免於流俗之偏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訓義夫子曰夫人有一日之生則一日行乎天地之閒唯於心無所違則於理無所逆於理無所疑則於事無所疚仰可不愧於天而不犯陰陽之忌鬼神之所不能傷也俛可質於人而不畏刑戮之加憂危之所不至也蓋人之能全其生於天下者直也順乎理而因乎心功有所不邀過有所不避也若夫不直則罔矣其所行者非心之安也其所志者非道之宜也則可以欺人而不

可以欺天可以欺人於一時而不可欺人於事後神之所不佑人之所不容不能免矣然而今之人以此而免者多矣蓋上無法紀以相蒙而相安下且成乎風俗而天地致生之德不能盡斯人而絕之也姑而已矣姑者其可屢邀乎吾矣爲斯人危之矣況乎小人有姑而君子無姑若其自附於君子之削而求以此自免焉必不然矣嗚嘑此有國有家者之不能令終而矯飾務名者之動而得咎可不懼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本作致　樂讀如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致之者致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致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致則是知之未至也致之而未及於樂則是致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訓義 夫子曰夫人爲學之功且無問其道之合離也而先問其心心之於道相合也有淺深則其心之所得者亦有差矣夫當其始求道也未能知也而求知者必有功矣求之而知焉則且即所知者而遂能體之乎而未也恐其曰吾既已知之而道止於此則且有得其大辦而未盡其細微也以此患之則必既知矣而抑致之循之不舍而求之必親習之不倦而致之益密但知之安能有此循循日進愈入愈精之爲益宏多乎故知之者之不必能行行矣而不必能盡則唯其不如致之者也因所知而必欲得之而致之焉則且於其致也而信其無不得之乎未也恐其於致之之時而但操一求得之心則且有冀於速獲而務於外求者以此患之則必既致矣因而樂之身與之相親而見爲身之所安心與之相順而見爲心之不容已但致之安能有此陶然自遂晨斯夕斯之無閒可離乎學者而知此則當自攷其爲知爲致爲樂未能致何以絕外慕以壹其心未能樂何以恬一心以究於道庶不負其所知焉耳矣教者而明此則當孰詧其爲知爲致爲樂有知之者必奪其聞見之恃而興起其志有致之者必引以體驗之實而自得

所安抑非徒使知之而已也其於道也尙庶幾乎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訓義 夫子曰君子之教因人而進之有其不齊之訓焉道雖一致而推其本原以明其所以然窮其極致以究其必然則所謂上也以人言之始則視其質繼則問其

志又進而觀其所勉與其所至而分量殊焉夫上智之不可多得而下愚之必不知有學也勿論已有如其質則中人也而篤志力行克盡乎下學之事則自中人而上矣於是而語之以上雖未得聞言而解而疑信相參之際可因所疑以決所信可以語矣如其質猶中人也而志之不篤行之不力且淩淫乎流俗之爲則成乎中人以下矣如是而語之以上不特茫然罔覺而眞妄不別之心且將竊其眞以文其妄不可以語矣可與語者君子因其機而可道固不狹之於近小之中不可與語者俟其悟而未得且納之於軌物之內斯造就人才之究心不得不出於此而豈以一槩之施成乎躐等之失也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當作智）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訓義 智仁者德之至者也而學者欲成其德則有方焉

智之用無方而必辨其所知之實仁之用甚大而但問其所盡之心樊遲問智蓋謂學者莫不求知而所求者或非所知則非智矣子曰夫欲知何以得智則必知智者之所以爲知而於此致力焉夫民之所以爲民莫不有義存焉舉其要止此彝倫綱紀之大亦易知也而推而極之有毫釐必審之則舉其詳盡乎動靜云爲之致若難知也而會而歸之有範圍不過之常於此務之則學以求之思以辨之因心以推之義之不喩者尠矣乃不有鬼神乎以爲無而造化之良能不可誣也以爲有而睹聞之泯迹不可邀也民義盡矣知其明而幽者見焉知其非無而不可不敬也實見其敬之者之與鬼神合德也知其非有而不可不遠也實見其必遠者之與鬼神異理也如是則以極致其聰明者盡所必知之理而以能悉其情狀者存其不測之神可謂智矣必如此而爲智則所以求知者勉於所務盡於所敬安於所必遠不容不審矣遲進而問仁蓋謂學者必於求仁而其求之也或不可以得仁則未易言仁也子曰夫欲知何以爲仁則必知仁者之何以爲之而效之加勉焉夫仁之爲德無難矣吾有心則有理反求之而理在然而一念之稍釋則素所昭著之理而行之也遂與我而不相親吾有情因而有欲自制之而自消然而一感之相引則發不及覺之際而其動也遂觸物而不自持是其難

也且先於此勉之則存之於靜詧之於動依之於無閒有不遑他計者矣若夫其獲也至於廓然大公之後則可以容天下而無不受至於物來順應之後則可以利濟天下而不吝吾方先其難也私之未去勿亟言大公理之或逆勿亟言大順焉以爲容天下以爲量而於道將無擇不得不後也利天下以爲功而於事將有所徇不得不後也如是則以終食之無違者嚴敬其不息之誠而不以日月之或至者姑著爲事功之美可謂仁矣必如此以爲仁則所以求仁者能勿先其所必先後其所必後有其先而後其後不容不愼矣嗚嘑此聖人切言智仁之全學而謂樊遲之惑於流俗之安專於功利

之私而故爲此言則非愚所敢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當作智樂上二字並五教切下一字讀如洛

樂喜致也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訓義 夫子曰學者之爲學以成德也德底於大成則於土皆安而情咸自得於我皆眞而動靜無違於天皆順而身心交泰所固然矣乃人之性各有所近而卽其所近者充之以學則智仁各成其德而性情功效之閒有別焉各致其一而若不相侔然皆天理之所固然而非執偏以表異也今夫天地之爲融爲結者有水焉有山焉人心之幾有動焉有靜焉而君子之以保性而全命者或樂或壽焉情之所動必與物而相應則不期樂而自樂而智者則樂水也臨水而悠然自得其昭曠之懷有適焉者也仁者則樂山也入山而恬然自遂其翕聚之情有安焉者也蓋情之所生因乎凥心之體而智者則動也迎於物而卽有觀理之心不使一念之或息而不靈也仁者則靜也斂於己而不隨物感以遷徙使此心之退藏而有主也以故其所得於天者智者無不樂焉無閒境也有以處境者何往而不悠然自適也乎仁

者必其壽也莫非命也修其俟命者豈有戕害而不盡其期者哉夫智仁各成其德則其情殊也其體異也其效亦分也而山水之樂皆造物自然之理動靜之體則会易合撰之能樂壽之效皆性命自然之效則爲仁爲智與以體道而成德不然情無固情心無定體而效亦不可必矣故學者順其性之所近以实造之各如其量而可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

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大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攷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訓義夫子有舍魯何適之歎而當時以齊彊魯弱疑魯之未可有爲故爲較二國政治之難易而言之曰海岱之國齊魯爲大皆有先公之遺澤焉則以先王之道革其後世之敝而二國其可爲矣雖然齊之未變也則成乎今日之齊也且不知他日之齊其流敝又將何如也

若欲變之而抑難矣習氣寖而道盡泯盡改其今日之爲則典章之粗具者稍稍爲修復焉未墜其醇全也上之政下之俗能如今日之魯而已魯之未變則僅爲今日之魯也且恐他日之魯其廢墜未知何如也使能變焉尚不勞乎規模存而精意可攷一改其相沿之失則禮教之修明也事事爲品節焉不居然盛治哉上之政下之俗不合於道者鮮矣使君子得二國而爲之則所以迻易彊齊而順治魯者固不同也而魯尤易焉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古胡切

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一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訓義夫子曰凡其職而修其業爲其事則必順其理行其道則必修其德豈不猶夫制其器者必肖其形哉今使有觚於此其所制者觚之式也其所容者觚之量也其所可受酒醴而可行獻酢者觚之實也則果然其爲觚矣而使式非其式量非其量酌之酒醴而不能容以之獻酢而非所宜如是而尚成乎其觚哉不成乎其觚而尚得謂之觚哉以較之天下之觚而不似也以反思

其所以爲觚而不可得也雖欲自誣以欺人能乎吾願人之以此自攷焉而因以自媿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訓義聖人之教唯使學者之求仁以盡天下之理者實

以因人不自已之心乃宰我者機智有餘而天良不足其心中於不仁之習者已突則疑仁者之必窮而以爲人可無事於仁也乃問曰今言仁者心欲其無私情欲其能㤪肫然靜存其純壹之體有感而卽通使信如是而爲仁者也則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大公之情無所疑於物而惻怛之意不容以稍待其遑汲汲然從井以救之雖死而不恤焉仁者而不如是則無以爲仁仁者而必如是竊恐其未必能然也然則仁之爲言固無所用之而何以必孳孳於求仁也子曰天下有仁而愚焉者乎夫忘身以殉物必有所爲君父之際則天性存焉飢溺之極則職分歸焉井之有人仁者固生其慈閔而非己所必救何爲而至於從哉尒之言仁小人之愚而已矣君子而志於仁豈若是哉使井而果有人也徃而求所以救之之方可也事可爲情可盡仁者順其心之則也從而陷焉卽不傷生而無故而貿貿以失君子之常度則先喪其己不可也道所不可心固不可因其心之安也況乎其僅告之也告之者非徒欺也抑罔也以其仁者故而欲設難處之事以困之則其心已逆而徒欲爲仁者之害諒其必不可從而欲仁者自窮於救之之術以見仁之不可爲則其情尤憯而將爲天下之爲仁者沮非道則不得爲欺有心則爲罔而君子其聽之乎子欲爲罔亦多見其不知量而已有是哉予之不仁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攷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爲學以求合於道也馴致之將自得之有其候焉而當其未能卽合之時且勿遽言合也而必其不相離也夫爲君子則必從事於文與禮矣文皆載道之文不然亦其可以攷道者也禮皆修道之事於其切於身者尤體道之實也則唯於文博之勿疑乎道之不恃乎此而畧之焉動必以禮勿疑爲道之一曲而非其大焉者也循循而爲之爲之而不息其於道也亦可以弗畔矣博之約之雖不足以盡道之高突而文與禮則固道之所敉見而徵諸實者也日盡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豈遠乎哉不嘫守其虛寂棄其防閑卽或有所見焉而離乎道者已多矣爲君子者其切思之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猒之天猒之說弋雪切否方九切猒於鹽切今寫从厂作厭誤厭於輒切一音於琰切窄也合也與猒字音義兩別

南子衞靈公之夫人有婬行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婬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猒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乃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乃音姑

訓義聖人之自信以天也純乎理則純乎天無不可信則見之行事有非人所易測者古者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衛靈公欲寵南子而託古禮以使見者行之夫子至衛既見靈公因見南子見小君而已豈問其為南子哉子路不說蓋當時之見南子者皆殉靈公之私而以南子故見南子子路以君子必將異焉而不可為求媚於

女謁者口實也至於此而夫子有難言者矣將告以見小君之為禮則凡求援於宮闈者皆可執此以為詞矣於是而欲明其可以見之道則矢之曰予之所為而有不合於道者乎使有所否者則天必猒棄之矣雖生平無不自信而於此有不及防則天亦必猒棄之矣子何以此為病哉嗚呼夫子之與天通理而可信之天豈待言乎要以明理之不可違雖聖人而必援天以自質而世之託於禮以售私者自絕於天而不可逭亦聞聖言而知懼乎　集註釋猒為棄絕蓋見猒惡者必棄絕也乃王充以為音畏猒溺之猒謂天將墜而壓已尤為可笑聖人內信諸心而作詛誓之詞有如翢倫躁戾之所為必無此理唯以矢為詛誓之詞則以猒為壓之鄙說亦因之而起不知矢陳也如詩矢詩不多之矢緣子路不知見小君之禮故陳其義以告之謂使予以南子為匪人遂廢常禮以失際可之仕則道否而不行不能與天同德而負天之重託天且憎惡之矣他日曰繫而不食亦贅餘猒憎之義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尟久矣尟俗作鮮誤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尟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訓義夫子曰天之顯道聖人之至教君子之實學合於一致者則中庸是也其道傳於堯舜而備於三代之隆雖帝王而必慎宥密之修在下學立心之始而即全乎修己以治天下國家盡人合天之大用其功存養也省察也其德智仁勇也其本誠也其見之行事者子臣弟友以放乎尊賢親親極乎郊天禘祖制作之隆也皆以合乎無過不及之天則而實徵之用者矣其至矣乎唯在古者君子修道於上而教立焉而國無異政家不殊俗民亦因以寡過其在今也非日用而不知則遠人以為道而民皆離其性之所固有則其尟也久矣嗚呼以夫婦與知之理本人之所可至而必至者而尟能之

欲明道者惡容已哉

子贛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尒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尒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贛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訓義至難言者仁之體也於理言之則非其心之實然於心言之則又唯心之所患心之所願極乎不可至之事而心皆有此境唯從學者所以求入之方而即此誠有其理之心以極至其量使無念而不然以證天理同

流萬物一體之實則仁可得而見也子贛問曰仁者大公無私之理也則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吉凶利病之情皆所必有事矣如有博施於民不以近小自局而能濟衆又皆有以得其所欲焉則由其所發之周徧知其所存之廣大可謂仁乎子曰施者而欲博何涯量之有哉施而濟濟而於衆無不能濟也則道極乎變化而其用無方矣仁之量未及此也而此何止於仁夫天下而果有能如此者乎則必聖人之功用至乎其極而後然乎而猶未必能也堯舜之德被於天下萬世蔑以加矣而以其事想其心則猶有所不逮而歉然於此患民物之氣數不齊情欲不定施不易博而濟之未必能濟也則

聖且不違而言仁者奚事此乎夫亦思夫吾心之與萬
物相通者何幾也萬物之理其在吾心者何若也一私
不蔽之中其與物不隔者清明之志氣何似有感必通
之際其於我皆眞者因膺闢生之理又何所發而不昧
於中則仁之爲仁其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乎此不容不立不容不達之情奚自而有乎是己與人
所同受於天幾之必動者也原非己有之而人無之者
也此可以立人可以達人之才非我所固有乎是己立
己達立人達人之同此一理非己所私者也於己之欲
立而人之欲立者在焉不立人而固不可於己之欲達
而人之欲達者在焉不達人而固不能理無閒則心無

閒心無閒則事亦無閒也仁之爲體固然也保此而不
失則仁在我矣我無不仁矣所患者當己欲立己欲達
之時情封私蔽而人之立達不著於心耳故求仁者於
己欲立之際能卽取此欲立之心而譬之因以見人之
並生於天地之閒而不能自固其生者當亦如我之思
以自成其志力且更甚於我而弱不能植者則卽此一
念以求之而已欲立之時立人之理顯著而不惑矣於
己欲達之時能卽取此欲達之心而譬之因以見人之
攸行於天地之閒而不能自通其志者當亦如我之求
以自遂其情理且更有甚於我而迷而不覺者則卽此
一念以求之而已欲達之時達人之理具存而不昧矣

一情之起卽有一情之用一念之發卽有一念之眞一
理之在卽天下之理所自得而仁之體可得而見矣此
求仁以其方而仁之爲仁自突切而著明也無念非欲
無欲非立達譬之譬之而心不敢自逸因而立之達之
而事各盡其所可爲知仁之體識仁之用無終食之閒
可違也則四海之大兆民之衆吉凶利病之無窮待吾
博濟之功用者且以實心循實理而徐俟其成能若德
盛化神之所爲早已繫吾心而反疏其當念蓋徒有其
虛願而仁者亦何事此哉蓋子贑之言迹也而非心也
如以此爲心則又心也而非理也聖人之仁一實之理
生於心非一心之想成乎理學者烏可以不辨哉

七世孫世全牟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八終

論語卷七　四書訓義九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本作攷

述傳舊而已作則刱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坿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訓義夫子曰欲攷道以立身則不能不有所守以自成其學欲明道以待後則不能不有所著以修之爲教此我之所有事也嘫觀於古人乘世立教之事與今之成一家之言者則有作者矣肯人之所未有而自己刱之也有述者矣肯人之所已有而因爲傳習者也乃作者之得失不一而述者固未有殊異之迹是以或作或述之不同也乃吾觀於古之人有唯事於述而無所作者且非不能作而乃託之於述也其於古也信之矣以爲無可損益者道固不容損益者也以信之故知之審而志之篤遂覺古之可攷而無以易之者斯何人哉惟我老彭爲嘫而吾今者參於理而確見古之不易果可信也求於心而實見古之無窮洵可攷也是以所斟酌者帝王之典所祖述者先聖之心雖有見於天地民物之變雖有得於潛識默通之理不敢作也亦竊比於我老彭而已堯舜相傳之心洨文武爲憲之治致其在斯乎其猶有待乎我不敢知唯以所述者自明之自行之以待天下後世而已嗚嘑此聖人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也與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猒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猒作厭誤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肯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訓義夫子曰學者作聖之功有不容不自攷者無日不念其果得於己與否而後可以自信者益自勉也未可以自信者常自勉也今我念之我之於學將以何爲也哉內而吾身心之所自驗而有所得外而天地萬物之理所既通於吾心者非必識之不忘以爲知行之有據者哉是不可以形之言語文字而徒侈覺悟者也蓋必默而後其識者切於己也則非求夫靜息靜存以終身不昧者乎若其於己未敢自信必學之於古以證其得

失而驗其所從入之塗資於學者大矣而道之無窮理之在近而易畧也又甚慮其學之而易猒也誠有事於學非欲其歷乎甘苦淺深之故而無猒乎倘其於學而既有得則以之誨人以其明其理而相長以引伸之益所必誨者多矣而人之不齊教之多術而難盡也又甚慮其誨之至於倦也誠不容不誨豈得於誘掖奬進之方而或倦乎是三者吾才之所可企及吾心之所可自盡吾志之所可自矢而吾以是庶幾乎作聖之功乃自念之我其可不自信爲有哉而我其可自信爲有哉唯日念畢吾生以幾之誠有不容自已者矣嗚嘑此聖人之所以終日乾乾與天合德而非人之所可及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本作悳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訓義夫子曰學者有所甚憂而不知以爲憂則身心之一閒以相忘而過積矣吾終日孜孜於此而尚不能無憂也而未見與我同憂者何也夫吾所憂也豈不必盡之道哉豈不可至之功哉豈非切於已而不可畧者哉夫既已行道而有得矣所得者可據而不可恃也理本如是而心過之無使過也理必如是而心必如之無使不及也飾其過勉其不及存乎修矣將無有倍理而不能信諸心任心而不能中於理者乎夫既已與人共學矣所學者自爲證不如交相益也事同而道異必辨而知其異也辭異而理微必論而知其微也合異於同達微於顯存乎講矣將無有得諸已而不能驗諸人決於信而未盡其疑者乎夫學焉而所聞者義矣雖其素驗於義而知之眞不如其行之決義在是而推而大之以盡萬變之宜義如是而進而深之以極至理之精唯有聞而必徙也將無所知者日以新而所行者猶守其故乎修焉而庶幾無不善矣乃或自以爲善而擇之不精以成乎行之有缺一言之失卽以一言而通乎羣言之必

當一行之失卽以一行而成乎萬行之必謹唯改而後無不善也將無忽於所擇而他岀之不審任於所行而茸鑒之或忘乎凡此者可憂也不可憂也吾不敢自信而惟日猶恐不足則亦孰能自信而坦然不以縈心也乎若夫德已成而功不著學日講而人不知義已精而吉凶之數不可憑過已寡而茸事之非不可飾則人或憂之而非吾所憂也亦願與學者而弗憂之也嗚嘑此聖人乾乾夕惕之功豈但謙以自牧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居當作凥

燕凥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

不盡故叜著天夭字今人燕尻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訓義 記聖人盛德之容其應事接人者不一矣而燕尻其亟也動與靜無異理而心之存發也異也燕尻者夫子靜存而凝天德於形形色色之中者也於是而窺夫子之容則申申如也安舒之至體無不適也其始視聽言動之未形而聰明從恭各函其理可以隨動而出而無待於安排其暘然者有如是乎於是而窺夫子之色則天天如也和愉之至神無不充也其始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大中至和存其節乃以無逆於心而一無所偏倚其泰然者有如是乎嗚嘑由夫子之色容而想夫子之心體無非性也無非天也此豈可學而至乎而所以能然者吾黨其又何所循以庶幾于一得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寢見周公（寢作夢者省）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訓義 周公兼三王之道以定一代之治夫子之志與合焉故嘗於寢見之當其寢也未嘗言也逮乎道不可行而歸老於魯從事於刪定以明道於天下後世其志異而其寢亦異乃歎曰世未可忘也三代之英吾有志而不欲終隱也乃今者吾之衰甚矣吾徃者蓋亟寢見周公而今之不寢者已久矣吾其終焉已矣蓋聖人無心外之寢其誠至也道不可行志之不存而以衰爲歎不忍忘世之情也固非亟情所可測者後世如王通許衡之流自言寢見文王與孔子妄而已矣夫聖人固嘗其寢而不言也區區者能勿媿乎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據尻御切德本作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之德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孰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埶（埶俗寫作藝不成字）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埶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

為學當如是也葢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埶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訓義 夫子剖為學之全功以示人曰學者之所學者道也一日由之者此道終身由之者此道一事有一事之道合萬事而統之於道遵之以行而人道立天道亦不違苟非其道則人失其倫物失其理而可勿志於道乎始之立其志勿自隘也必求盡乎道也繼之貞其志勿

自局也必允合乎道也終之遂其志勿自任也不可踰乎道也道在天下而得之於吾心患其未有德耳有德則可據矣道即未盡而一理之誠可自信即可守之終吾身者也道雖不違而此心之未能喻者尤必求其體驗焉誠可以自信矣可以體而驗之矣則天下雖有甚美之名可見之功吾勿疑焉志在於道則據即在德德即日新而心幾於化而所據者終不可離也乃若事之未感道不可以豫擬心之未動德不可以勞求抑在篤志之時道不可以外求執德之際德不可以力執則唯吾心之仁為可依也靜而無一私之妄起天理於是而凝焉動而無一物之不含天理於是而行焉動與依也

靜亦與依也不使一念之廣生大生者有息也靜與依也動亦與依也不使一念之至虛至明或蔽也若夫道之所自著德之所自效究於其理而吾心之與古人符合古之人以發起吾心之生理則必游於埶乎涵而泳之曲暢而旁通之乃以知道之果不與非道者等也所必志也乃以知德之果有先獲我心者然也所必據也乃以知天地民物之涵育於一念之中而從容以自遇也無不依也故此四者無一而可廢無一而可緩分之而用心之際其辨甚微合之而交至之功其用則一志學之始即無偏至之功成德之餘不舍交養之益學聖之功全於是矣嗚呼大學之道止於至善君子之教中

道而立聖人之言究切著明矣而後之學者以為四者循序而漸進不亦異乎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葢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訓義 夫子曰吾之與學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已之心而已道無可吝教無不可施而安能已於吾心哉始來學者執束脩以見則已有志於學而願受教於吾矣吾則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

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嘗無有以誨之也葢教者之道固嘫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學而上達存乎其人而已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切 悱芳匪切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尒又曰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得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訓義 夫子曰教人者固以無有不教爲與善之公而抑以有所不教以待人之悟故有所啓焉以開示其所未知必待有其求通之志而識不能及之自懷憤懣以不甯乃一示以方而欣然請事也若不憤者付之於可知不可知之中而悠悠自任雖與啓之卽不疑以爲不必嘫亦且視爲固嘫矣不啓也有所發焉以達其所可知者必待其有冞求之力而心不能決之中懷悱懣而難言乃一達其情而曉然自信也若不悱者初無有若知若不知之機而茫然罔測雖與發之卽能信以爲實嘫而終不知其所以然矣不發也知有其序而由偏以得全則一隅元可反三隅而四隅之僅一事一理尙有無窮者在待叓耑以告焉若一隅可推以三隅則必一理可進求夫衆理於是而復焉我無夌越之施而彼亦無多聞而無實之患若舉一隅矣三隅固可類推而不能以三隅反也又以他耑告之彼徒貪未聞之新而不務自求之益則必使之尋究于一理之始終而勿使之越此之不知以求彼之知則不復也若是者豈教者之有隱哉葢教在我而自得在彼雖以誨人不倦之情而施之心不專志不致之士則徒以多言謝教者之責君子之所不屑亦君子之所不忍也嘫則學者於不啓不發不復之下亦當思君子之何徒吝此而自反以自勵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訓義 哀樂之情不相爲兼自然之理也若其倏而哀倏而樂者必其哀之不至者也夫人孰不知哀樂之有定情而求其惻怛之誠肫肫不已者非聖人不能吾嘗見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矣與之襄事不容不食也非在

五服之中不必不食也而未嘗飽也是夫子之誠於哀
而忘乎哀之外者食且不飽況他事之分其念乎吾嘗
憶子於是日而哭他人之喪矣哭之禮成不盡日而哀
也非在不御琴瑟之數可以歌也而是日則不歌也是
夫子之誠於哀而有餘於哀之後者終日不歌則當哭
之下其必哀又可知矣夫食而飽哭罷而歌人不覺而
有然者而俛而念之則果心之不安而理之不順夫子
何以如是其必中乎節也盛德之至抑豈易及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爾當作尒）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
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馮皮仌切　好本作致）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
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
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
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
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
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訓義】聖人之道大矣學於聖人而能合於聖人之道者
難矣要而論之聖人者亦唯無事不中於道而已矣中
道之功始之以無欲成之以無私而進退存亡之樞機
則持之以慎大之以曆乎天人之理數而小之以審一
事之安危唯聖人無不如其道以曆之而幾乎聖者不
易得已聖門諸賢其於出處之際不以利欲為念者有
矣至於私意不存一任乎天理之公而無固必之念者
未見其人故或所見在仕則有時不可仕而仕所見在
隱則有時不宜隱而隱子獨奚有以信顏子而謂之曰

今夫道之行必以用也天下之用我則道可行也道之
藏必以舍也天下之舍我則道宜藏也因乎天下之固
然而順吾心之必然以成乎理之宜然亦天人物我之
自然者矣吾反而自思先無取必之心後無疑似之見
而當其時無不決之情必於是矣乃以省於尒有可自
信者在也有可因天下者在也不繫於私不違於理尒
與我有同道也夫嗚嘑此顏子心不違仁而安於其理
動必中禮而不繫於己私其殆於聖乎若子路者固有
時而決於進有時而勇於退己私未盡而不合於道者
乃至此而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尤卑矣哉雖然卽以
行三軍言之而如其理以得其道者亦自有其本聖人

豈以不能行三軍而竝爲顏子病哉故卽事而告之曰夫行三軍亦自有道吾有所與者抑非子之所知也子將無謂勇者之一徃而可與乎不畏凶危者是暴虎也不恤險難者是馮河也二者皆有死道焉夯而不死則虎可暴河可馮矣其死也則亦以爲義在必徃而可無悔若是者而可行三軍乎家國之安危人民之生死吾身之輕重而可唯吾意之欲爲哉吾所與者當夫臨事之際持之以不敢之心將之以不忍之意慮其敗而不容不懼審之於曲直之老壯詳之於彊弱之情形廣爲謀而多方以求以此行三軍而功可必其成吾所與者在是葢處不得不愼之事臨之以必愼之心何行三軍

而無行之之道乎吾又何敢輕與也夫子之言固以折子路尙勇之心而行三軍必勝之道亦不外乎此卽此以推之持之有本而不以意氣之私處不可知之理數則抑用行舍藏之道所固有而卽推之以行軍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道也使子路而知此則始之以其難其愼之心由勉而安自中夫出處自然之節何至失身於衞而以死繼之哉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本作孜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尒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訓義夫子曰天下事亦論其可不可而已不審之於先而能持之於後者未之有也今人之動與道違而退失其本心之璥惡豈非以求富而然哉乃或至於辱人賤行之爲則悔之抑屈抑其心之所不安則尤惆悵而不知所悔夫亦念富之可求不可求乎如使人生之得失莫甚於富不富而終身之圖度唯在於求求之而不與天理相違求之而不與人情相拂見爲可而無所負疚於神明矣則又奚貴賤勞逸之擇哉道之所在理之所

宜力之所必盡雖爲執鞭之士卒吾亦爲之何也道所可者無所避於勞辱也如其審乎人之所以爲人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授之天下而若固有疏食飲水而無可慝求之則役心思以趨巧僞毀廉恥以媿天人則不可求決矣而吾所好者志不降也身不辱也仰不媿也俛不怍也吾所好者在是決於從之而已則但有求之之心而必力制其心但有求之之迹而必遠其迹能無愼於所爲哉嗚嘑人自患之人自審之富可求乎不可求乎心之不昧所必豫計之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切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

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響與不響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一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訓義 聖人從容中道而法天之乾乾惕若者未嘗不慎焉乃慎存乎心而不形乎事其心與事而交慎者吾得而記之由其事之無微或忽益以知心之專志而無他也其於齊也凡食之閒言笑之際若唯恐其不肅者其於戰也未有其事則言之而若有所懼將欲有事則審之而不敢輕若唯恐其致敗者其於疾也謹持之於無疾之先靜調之於有疾之後若唯恐其輕生者雖聖人

之自嘫合度而猶必懼焉況吾黨之學聖而不至者哉神明不易格國家之安危生民之生死不可忽身爲親之身而命有天之正而不可妄誠已積備已豫道已盡而於事尤不可忽有如斯夫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訓義 唯聖人能知聖人其道之合符心之一揆固自然而相喩嘫其獨至之神化則在聖人亦必究心潛體而後得之此則聖人洗心藏密之功也夫舜治定功成作韶樂以象之其以感人心之和平而體天地之化機悉於此乎寓之陳修世守而有其樂敬仲奔齊而齊有之夫子在齊而聞焉其大耑既已悉喩矣而由器以得聲容由聲容而得樂理蓋學之三月至於忘肉味焉而後其妙悉見其所以妙者悉見乃歎曰吾知樂之足以極乎天下之美善矣吾亦知舜之爲韶樂足以極古今之美善矣乃未嘗學之不圖度今學之而始知其不盡也夫樂也乃至於斯乎凡天下之理無不盡於樂也樂之理無不盡於韶也廣大而不可以廣大言也清明而不

可以清明言也精微曲盡而抑不可以精微言也至於斯而樂之所以必不可廢韶之所以莫能尙舜之所以不可及者皆於斯焉見矣王者之制治君子之成德舍此其誰與歸哉嗚嘑以聖人之於樂必學之至於忘味以學之而且不自信以易測則學者之輕於言道而曰古人在是不亦罔乎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凥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尒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距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訓義 蒯聵見逐於父國人奉輒而立之蒯聵挾晉以爭國而國人必不與焉輒卽有人之心而迎父則國人不聽讓之公子郢而子郢不受其處此亦難矣雖然無難也輒而果有人之心則唯有逃而去之而已矣而或又疑之以為輒者蒯聵之嫡嗣也使去而無此則輒固他日可以有國卽不然而亦可安處宗邦為衛之鎭公子如其逃去而旅食他國貧賤以終其身而安能不懷怨懟於父若曰我之顚搖而不甯者實父之使我然則有懟父之心亦不孝之尤也不如立乎其位以聽國人之志或他日者尙有可奉養之事乎而抑非也身之安不安存乎人者也心之懟不懟存乎己者也此可以自主而仁不仁從此分焉輒之初立距父之事未成疑於情有可原而夫子留於衛而未去故冉有疑而謂子貢曰今者衛君有王父之命而又有不父之嫌夫子有所諱而不言而抑未去為衛君否乎在夫子以定父子之經者唯理之當然而吾與子可以意決乎子貢膺之曰諾以名若可為而實若有不可為夫子之情誠有不易知者惟然吾亦安能決之吾將問焉夫其國有必諱也而決之以理無難知也乃入而問曰伯夷叔齊之事著矣

其去國也或以為行誼之高或以為居心之矯而夫子謂其何人也子曰古之人處父子兄弟之閒其欲盡道者多矣而決於一去無所疑以成其讓在古而抑為賢矣乃子貢直取夷齊之心而論之以窮夫天理人心之必至而問曰夫二子者誠賢矣然去國之後不得事孤竹君以終身不得奉宗祧以安故國將無有怨心乎則賢者之為在事而不在心亦奚愈焉夫子曰怨者人之欲也有求而不得者之情也夫伯夷心不忍違父之命叔齊不忍成父之失求之此心之安而得此一去之道以成乎天性之安其去也其終餓於首陽也皆淡然相忘而無沾滯之志也又何怨之有哉唯坦然無怨以決

於全仁故曰賢也於是子貢出而告冉有曰夫子不爲也有以處衛君者在得失安危之外而終不使衛人遂其怙黨亂倫之非、何爲其爲哉由此觀之聖賢之論事必推致其極以審夫心迹同原之理而後斷之以義而不可違名可假也迹可效也而心不可矯也此其所以爲立本自靖之道而非即事以立論者之所可及邪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枕章荏切 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

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訓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有天下而若固有之處困窮而無不自得蓋有眞樂存焉此其心體之安於仁而順於天有不可名言者而以情言之則謂之樂夫子欲以示人而託之境遇以自言曰夫人亦安往而不有其樂焉者在乎以今言之飯疏食可也飲水可也無求飽也曲肱而枕之可也無求安也即此想之樂亦在其中矣天不我違而何不適物皆我備而何不遂心之自得而何自逆吾心道之不遠而何所疑於道誠樂矣若夫富貴則以義爲取舍矣使不義而富且貴如大虛之中忽

而有浮雲焉非大虛之所有而必不終有也其於我何哉此吾之所以自得於心而可以與天下共信之者也嗚嘑人能知吾性之所有則能知吾性之所無然能知吾性之所無或不能全吾性之所有性之所不全而情以生聖人盡性而其心不易言謂之曰樂抑豈樂之所能盡也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

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訓義夫子曰天地萬物之理天地萬物之情皆備於易易道之無窮以膺天下之無窮而吾心無窮之理出焉豈易學哉今者吾學焉而尙未逮也使假我數年乎而可以卒吾學易之事則庶幾乎天之所以健學其至健而不使有怠者之成乎閒斷也地之所以順學其至順而不使載物者之或有未厚也六子之變化五十六卦之時位道極其全學其周流不滯而會通於易簡不使道有所未該而成乎疏漏也則以膺乎天地萬物而各

得其情各得其理以隨攸徃而不惑可以無大過矣而今尚未之逮也嗚嘑大易之理聖人之學豈易言哉彼區區以吉凶悔吝言務免於過者亦陋矣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獨誦說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訓義夫子之教人皆以使人躬行而心得之然必有所徵於古訓以示其當然而使動於不容已學者之所以

未盡於善者求其性情之正而已求其事理之通而已求其節文之當而已故夫子有所言而必及者以時警其情而發其性以信其理而善其事以使知必有節而不可過必有文而不可不及故雅言詩以咏歎淫佚而興起雅言書以酌古治今而效法之雅言禮之當執以別嫌明微而固守之凡此三者皆人道之當然而日用之必不容已夫子雅言之以學者之必雅言於是而後可與入德也皆雅言也由是而究求焉則性與天道亦漸可與聞而夫子豈有所吝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切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樂讀如洛憂當作悳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悳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訓義聖人德成而大用章焉其用之大也蓋有不易知者嗞而人猶得而見之若其至極之理在聖人之心有其純一不已之全體則若可以數言盡之而非聖人之

自知不能見其妙焉故欲知聖而言之亦難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能沈潛以窺聖人之體而欲以言擬之子路不對固以聖人之大用無方不可以言盡也而叵之雖嗞子路能知夫子神化不測之用而未達乎聖心之藏則固有難言者於是夫子聞而自言曰由也而遂窮於言乎抑以吾有不可知者存而難以言盡乎吾自患之固無有不可以示人者女奚不如吾之心以告之曰夫其爲人也當其有所欲爲有所欲得不自弛也不肯待也發憤焉忘食矣及其若有所得若無所喪情自定也心自順也樂焉而忘悳矣於憤而憤於樂而樂憤不損其樂樂不忘其憤一日如是終身如是有生之日

皆此心之流行無理外之心則無心外之身至於今老將至矣而不自知憤樂相仍今昔無異子如是以云而足以盡我分矣我豈有難知而難言乎亦豈有所擇而後可語者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本作敢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介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訓義夫子曰吾聞古之聖人有生知者焉不知其所知者何如也以我自思之吾之所知者不知其與古之聖

人所知者何如也而古之聖人之所知我亦庶幾乎知之矣夫我豈生而能知哉道之不可不由我知之矣而所由之道盡乎人官物曲之宜我未嘗知之也德之不可不成我知之矣而所修之德中乎高明沈潛之宜我未嘗知之也蓋生之不能盡知吾亦猶夫人也然而終能知之則古之聖人所修明以立人極者我不知其生而能乎抑相承以敏求而後得乎我則見其曲獲我心之安者可致也精微廣大而理日以明者唯敏以求之而後得也故我誠致之誠求之求之誠有不已之功而唯恐其不及於是而古之聖人之所知我知之矣使天下而果有不待求而自知者洵生知也不求可也不然亦孰有如我之致如我之求者乎學者所宜自審矣嗚呼夫子自謂非生知則天下之理不可以生知知明矣特於古而能致於求而能敏亦不可謂非天授之才況致焉而如聖人之致求焉而如聖人之敏則已如天行之健而高明純粹之不可及此則聖人可學而不可學不可學而固可學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亂當作亂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訓義學者欲學聖人之所語有難至者矣若聖人之所不語人苟弗語焉則可不語矣而愚不肖者或於流俗而相習以稱說賢智者矜其博辨而不自知其邪淫夫聖人之以詔學者精粗小大無所擇也而我始終計之則有不語者焉夫人有侈異聞而相告者矣或疑之或信之未有置之不論不議者子則未嘗語也夫豈不或聞天下之變異乎而如不聞如不見焉夫人有矜勇力而道之者矣或以為美或以為惡未有視之為無足重輕者子則未嘗語也夫豈不知當世之有其人乎而無所獎無所懲焉言治則必言亂況乎當世之多亂人會政則聞之而遂述之卽不喜亂而以是為亂則語之吾

不知夫子悲天閔人之心何如而於蔑天倫起禍釁之事聞若未聞未嘗驚以告人焉言人事則言神道況乎所學之已窮神知化則本天以徵人亦以明道而非為妄則語之吾不知夫子格幽窮微之智何如而於氣之屈伸物之變化知若不知未嘗顯以明示焉噫則此四者誠不可語也不屑語也不忍語也不易語也夫子誨人不倦而不及焉乃學者不知學夫子不語之深意終日言而不能舍此亦何難杜口而亦弗之逮乎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訓義】夫子曰人而有志於善則亦何患乎其無所觀感乎自我言之天理之得失如是其昭著也人心之變動如是其無窮也皆斯道無隱之藏而可為吾益者也故有二人與我並行於此人見其為三人而已矣見其行焉而已矣我體道於人而求人於道則必有我師焉矣夫一言一動之閒有貞邪焉相形相按之中有是非焉天理未忘於人則有欲善而善者矣有不知為善而天機之自動者善矣我則擇而從之擇而易知也從而易能也習俗相染而不知則有有意於不善者矣有不意其不善而不善者矣我則擇而改之擇而易知也改而易能也夫人終日而與斯人為羣終日而與斯理之存亾為昭警何患乎無所觀感哉此吾之以不遠人為道而日與道遇也嗚呼此夫子之妙用誠未易及而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以求之尚可為學聖之階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訓義】夫子遇桓魋之難或驚以相告而夫子曰是無庸慮也夫天下之變無常而君子之自審已定予之生也

天以其理生予而予即凝之為德予之德天之德也四時風雨之變或與匹夫匹婦之怨尤而無私順膺之常自有不震不動之定體欲加害者一念之狂不能違者自然之理桓魋其如予何哉嗚呼夫子之自言也亟謙讓而不居聖至此則直任天德之在己而無所讓豈但以安從遊者之心哉道足誠至坦然示人以可信抑以教學者之遇變而反求諸己無為禍福所惑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

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嚮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訓義教者之有言亦止以示人語默動靜之宜而合乎天理然言者示人以知所從入而顯者既不可盡微者又不能及夫君子之所以能以其言為法則者唯其心體力行實有其作聖之功非示人以塗而即使人能至也聖門諸子學聖而不至於聖因疑聖人之有隱嬰之

道可一言而使人悟者夫子於其學之不力而知其有覬望之情乃語之曰二三子以道為可學而不力於行也將待吾明示道要而後從事乎則以我今者之未嘗相語而以我為隱乎夫無微而不彰者道也無事而非理者道也無學而不可至者道也吾又何容於尒隱之乎夫吾不有行乎吾之所行者非二三子之可知乎非二三子之可為乎可作而必作吾作之二三子亦見我作之也可止而必止吾止焉二三子亦知我之且止也可語而語吾語焉二三子不難知我之所必語也可默而默吾默焉二三子不難知我之必於默也何一而不與二三子乎蓋吾之所行即吾所由以體道學者學此者也得者得此者也此正之所以為正敏而求焉憤樂而終身焉二三子亦如是以求之而道無不在矣使吾必出一言以使二三子之共趨則反以畧而荒二三子之志矣而尚謂吾隱乎哉嗚嘑道非不可言傳也言無益於道也行千里者終日問津而不知效先徃者之循以進其能至乎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訓義聖人之所教可以為天下萬世之法則教者必以是教學者必以是學寀之可以入聖而未至者亦不至於畔道蓋子以四者立不易之軌賢智者不得畧愚不

肖者不得不勉也其一曰文子蓋使人習之使人由繹之識其言因示以古人之心理焉其一曰行子蓋使人修之於身施之於天下覈其實因示以天下得失之歸焉其一曰忠人有心不知盡也子則教之以勿生苟且自安之情人有心而或患盡也子則教之以必求竭盡無餘之忱其一曰信物有理人不能循也子則教之以推誠而無逆其情物之情人或能循也子則教之以順物而無違其理此豈非人人之所可知可行而不能至者哉以此教而教者之道盡學者之功全矣聖教不明而務實者固陋而為鄉黨自好之士務博者浮薄而為記誦詞章之儒舍其心而求之文行則無本而日流於

僞畧文行而專求之心則虛寂而不適於用然後信聖
人之教人大中至正不可得而損益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切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
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亾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
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
者之與聖人高下固縣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

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
訓義夫子曰聖人以作聖之實功曰人皆可以作聖亦在
於爲之而已矣乃或爲之而至或爲之而不至唯其始
有決爲之志而其後不能繼也乃其爲之而不能繼豈
待其不繼而後知之哉即其爲之之初心而早已知其
倚之心[illegible]而行之必爽矣故吾以人皆可以作聖望天
下之有聖人行造其極而通乎變化之無窮皆順乎天
理而無待於勉彊然而不可得見矣則將求之君子乎
有君子者成乎其德而全乎大成無所缺失則雖未能
盡乎神明之用而萬行同原於一本然循其常而道不

雜焉斯可矣聖道未極而聖學無閒則聖學賴以傳矣
精義入神之體極深研幾之用有所不逮而純然於一
善因其固有之良不以私利閒之徹終始而無惡者善
人也而又不可得而見矣夫不有有恆者乎未能純於
善也未能安於善也而聞一善則信以爲善而志之不
忘行一善則終於其善而守之不失始之以是者卒之
以是外之不忒者惟其心之不忒也得見之焉由勉而
至於安由小而擴之使大則聖學雖未遽望其成而作
聖之功必於是則亦可使學聖者不至於功不成志不
就而令天下疑聖人之終不可學也則吾所望於斯人
也尤切矣然而今之學者吾見其乍合焉未幾而見其

離焉吾見其勇於作焉未幾而見其遂輟焉則不待其
離之輟之之日而早已知其不能恆矣此則有故蓋當
其有爲之日即浮慕於學聖之名而欲速成其作聖之
功於是乎躐等而爲之似其迹而遂以爲是於理之來
復於心者本無也而聞見之所得遂信以爲有於道之
根心而發者本虛也而外飾之可觀遂據以爲盈於德
之僅見一端者本約也而偶然之有得遂自以爲泰則
歷試之百爲本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反求之寸心又自
無可信無可執今日之所爲他日雖欲效之而心不爲
之效力不足以勝事不與相遇而欲恆也其將能乎則
當其奮然決志之日而早已知其難矣又何怪乎一離

一合一作一輟之無定也哉至於無亟則有善也而非其善名爲君子也而終不免於小人雖有可以作聖之才而罔念作狂亦固然矣故吾所望於學者知勿求遠必其眞知行無求至必其實行循循然爲之有序則可繼而後固執之以漸求其廣大庶幾有亟之可見而聖學以有序而不浮學者可不交戒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

者可知

訓義一物之敚一事之小而皆有當然之理學者患求合焉而不得至於聖人自然曲盡其宜吾黨究思之而始知其爲中道之妙有如此者子之取魚也釣而不綱取鳥也弋而不射宿其少而親執其事及其爲大夫而使人爲之皆然矣由今思之以萬物養人者天地自然之利故釣也弋也不廢也釣不必得而綱則竭取弋勞於得而射宿可以命中不盡取者不傷吾仁不貪於多得而棄其易獲者不損吾義曲全萬物而無必得之心豈非理之不遑於微而心之無徃不安者乎自然中道如此吾黨亦何從而學之乎

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讀如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葢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訓義夫子删定已成而自言其立言之旨以示天下之信從而辨異耑曲學之非也曰吾茲者葢有所述矣所述者要以會通而竊取其義以定爲一致之教則亦可謂之作矣乃吾之作有不敢同於天下之作者在焉以我觀於百家異同之說無其理者而有其事葢有不知

而作者矣非不自謂爲知而固不知也天下或不知其不知而實不知也若我則甯不作也而必不敢不知甯。知而不作也必不敢不知而作凡吾之所作皆喻其所以然辨其當然而後爲之論定曾有任意而言徇人而不信諸己者乎吾可自信爲知矣乃吾之知之則有極詳極慎而後知者傳於古者吾聞之吾不憚博學以多聞之於是而衆論之不同則因其顯見之是非以折衷之而善者出因從之而以爲定論法象之顯於天地萬物者吾見之吾閱歷而多見之於是而彼此之互證可詳記其始終之變化以互攷之而實者審因所以識者而驗其必然故吾所作者皆所知也不敢以自然之悟

信吾心理之通而謂古今之不遺於坐照天地之不隔於靈明則固為知之次者矣雖然為知之次而要非不知也故因知天下之作者其不知者多矣異說不足存而吾言之可信有授吾學者尚無以我之不敏而輕信邪妄之教乎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

歬潔修治也與許也往歬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歬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訓義道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唯知物之順逆成毀無能損益於我而我無往不可以益物也非然者則以立教為心而必出其門者之有以益我教之美而唯恐其或為我損則已甚之為亦不覺其自凥於隘矣習之鄉有互鄉者其俗至惡與言君子之道漠然其不能知悍然其不肯信故當時皆謂之難與言焉其沈溺於固陋無亦君子絕之已甚而使不能自新乎有童子者進見於夫子未必其可與言也而夫子使之見若猶在可與言之列也於是門人惑焉將無謂辱君子而為吾道之損乎夫子詔之曰二三子何疑於此哉彼童子者猶是人也其進而求見則既自欲去其習俗之染而思潔己也則此一念之潔即其可與言之幾也與之可也而吾因與之也夫二三子亦或謂未見之歬習乎互鄉則志趣言行有不可信者矣吾亦非信其歬此之能潔也信之以今日而豈保其往者乎夫不可保者其往而無容疑者今日之進吾亦與其進而已矣二三子又或謂既見之後仍乎互鄉則志趣言行未能自立也乎吾亦

非謂其後此之無惡也使退而不善吾亦不與之而已矣見者今日之心非歬此之心退者他日之事非今日之事若必追究其既往而逆料其將來雖惡惡之道有然而已甚矣吾唯不為已甚者而何獨於童子而甚乎二三子可無疑於君子與人之道矣嗚呼知童子之既往與將來不足為吾道病唯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而無我故不可立門庭以宏待物之仁若門人之惑雖不及聖人之廣大而分別流品嚴君子小人之界亦未可以苟訾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

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訓義 夫子灼然見心之全體而歎曰求之於天地民物之在吾身者求之於吾心之與天地民物相爲貫通者道不在法象之高窺理不在聖賢之論說有其心卽有此一眞无妄之則有其心卽有此廣生大生之幾夫仁也而遠乎哉以故見吾心之不可違於自安也見吾心之不可損其所有也見吾心之不可增其所無也於是而欲仁焉則見欲之不可拘而甯靜之體自存也見私之不可錮而公道之量自顯也見中心之有其必盡者而順事恕施之用自行也見此理之不可過者而合宏

篤愛之情自生也仁之至也無留也無待也何也仁原不遠也求仁者尙念之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荅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孰本作熟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訓義 聖人之以道應天下其靜正而無違有不可測者焉而要之各順其理而已矣故可以行於人倫物理之變而不失其大常魯昭公習儀已亟而其所行悖乎禮者多矣昭公既沒陳司敗至魯與孔子相見於廷而問

昭公知禮乎蓋其意中有一大不知禮之定見而欲以窮夫子之荅也孔子坦然無疑而對之曰知禮魯爲秉禮之國公有習儀之稱謂之知禮亦可而先君之失可無疑於言者卽無疑於心臣子之詞宜然而然夫子又何待躊躇而勉爲之辭乎於是而孔子退亦且忘乎司敗之問而不疑所荅之非可退則退而已司敗乃揖在側之巫馬期進於己之位而言曰夫子之爲君子允矣吾聞君子之道是非因乎理予奪忘乎私不黨其所親而以廢天下之公是公非乃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心有所偏護不恤理而唯所致之是阿何也夫百世而昏姻不通於同姓周禮也乃君而娶於吳矣魯與吳同出大

王之裔皆姬姓也其爲同姓天下所不容誣者也乃諱姬不言而謂之吳孟子心不容昧而言可僞飾豈其出於宋乎夫禮以定分卽以定名事不可訓言不可傳君而知禮則天下敗常干紀僞名欺世者皆知禮乎而夫子曰知禮則其爲黨也何辭乎嗚呼昭公之失人人共知司敗若矜以爲獨得夫子知禮之對天理之自然司敗不啟咎其心而挾以毀聖此亦何足道者巫馬期雖不知聖人之心而自應疾求之以得其理乃以告於夫子而夫子又何以荅期邪謂司敗之言爲是則猶然不隱國惡也謂司敗之言爲非則將以亂人倫大正之防夫子其窮乎而夫子之自盡其當然之道者又何所不可哉乃坦然而膺之曰自司敗言之則丘過矣雖然丘之忝卽在此矣夫人求免於譏非而不自知其失者不忝也得免於譏非而使天下厚其疑者非忝也今我之苟有過也當其過不自知其過也人若不知則因我之過而生人之過忝而人知之矣知之則不至以丘之過而開天下之過公論存而予心亦無媿乎嗚嘑聖人之於此其詞隱其義著蓋若曰人知娶同姓之非而以娶同姓爲知禮者之過則肯之以知禮對者可以全君臣之義而今之自以爲過者可以正昏姻之禮並行不悖言順而道不窮於以應物之變誠有不可測者而心安理得一因其自然此亦可以見聖人之大用矣若司敗之問君於臣巫馬期之不知而告自悖於理以成大過而不知雖聖人亦有所嫌而不能直摘之則人之大不忝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戶戈切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訓義 聖人之取善甚宏也樂善甚篤也固已而不知其樂善之実而取善之審更有其不輕焉者卽其與人歌而見之矣與人歌而善其誠善矣子以爲善尤果善矣歌之善亦易知而況子之耳順而心通不待再計而可決是其善者可信而卽有更進於善者亦可益也於是不容己於和焉乃子未遽信也未卽有以益之也在彼者恐其爲偶得之長而不可繼在我也恐其爲偶感之合而不必允必使反之若有不能盡悉其善然者於旣善之中求之於淸和之氣求之於音律之調求之於義類之得而亂嘗其善而後和之焉乃以信我知之之実而令其善之以我之同調而爲可信也其更進而有善者於我之有異而可益也自不恃其亶聰之敏而唯恐不盡人之長樂之実乃以爲樂之至取之審乃以爲取之宏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不於此而見乎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倘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訓義 夫子自言其聖功之密以示學者曰夫吾之孜孜於終日非有求於所得也乎而以省吾之所得則有不能自已於心者今吾所得爲文焉則可信耳以文紀事而事有序以文顯道而道不疑夫人之立言以自見者吾亦將無與之同而無容讓乎乃吾之所不敢自信者

不於文而已也夫君子有君子之文尤必有君子之實君子之實行也知其爲君子之道則必體君子之實體君子之實者躬行之也明明此理之當嘫實試之事爲而何以必稱其理明明此心之已喩發之應感而何以必慤其心自一動一作以至於推行於廣遠肆應於變通皆有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存無或過也無或不及也若此者吾之所必欲有得於心而施之不疑者也以吾自攷則未之有焉吾其可以文自信哉所不容不求不容不敏者其容忽乎吾不敢以文自信學者無以其文信我而謂君子之道在斯也此所欲與學者共勉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猒誨人不倦則可謂云尒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猒作厭誤）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嘫不猒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鼂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衛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猒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尒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訓義 謂聖人爲天之所授非也聖人自有其作聖之功

非徒恃乎天也謂聖人非天之所授尤非也聖人作聖之功人與知之與能之而終不能如聖人之爲此非人之所可及也唯聖人能自具聖功而唯善學者知聖功之不易學焉聖者德之盛也無不極其盛非一至乎聖而德可執也仁者心之純也不息之謂純非一存乎心而仁遂可據也故聖不自聖仁不自仁聖人之心所以配天行之健也子曰吾所欲自得因以自信者何如乎若夫聖於我皆眞於物能化與夫仁於心皆得於物皆順則以吾身自攷豈敢謂其已嘫乎抑吾未嘗不求至乎聖未嘗不求安乎仁也則念聖有以爲聖仁有以爲仁而吾切於爲之矣以聖道之大而不易至以仁之存

之也難則以其難也而猒以聖功之不離於日用仁之不顯於事爲則以其無奇也而猒而覺其無可猒也愈爲之而愈有其日新者也人皆可以作聖人皆固有其仁則以吾之所爲誨人矣由下學而入於聖由一念之合而求仁誨之事詳矣詳則易倦聖不可幾而人不能幾仁不易知而無由知其仁不仁誨之機窮矣窮則必倦而覺其無容倦也愈誨之而愈有其不能忘言者也若此者以云我之有事於聖仁則惟日孳孳之心一衛由乎聖仁之塗尙可謂其不妄也乎於是公西華聞之而適合其聖聖愈遠存仁不逮之心乃對曰弟子亦何敢言聖仁哉正爲此不猒不倦者謂不可學而初非有

不可學者乃欲學之而固不能者正在此也性所不能負者情因之而不繼理所不足者心因之而不永才所不裕者氣因之而不充量所不函者志因之而不遂未嘗不以爲以誨而終不能學夫子之爲誨亦非敢或猒或倦而終不能學夫子之不猒不倦夫弟子亦豈能知聖與仁之分際哉抑但知夫子之不可學而已嗚嘑夫子之爲與誨人之道也不猒不倦則天之道也所謂生知安行中心安仁而至於聖者無他卽此能以猒倦之德受於天縱而不可及矣學者而知此可以知人道可以達天德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尒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切字當作讄或省作讄从纍者纍功德以求福也誄者謚也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訓義 疾病而禱於禮有之然臣子愛君親之至人事已盡不得已而求之於神無自禱也惟在不能無隱慝者

則於神祇之前悔過以求佑修身俟命之君子固無事於此況聖人乎子疾而至於病子路以君父之道事夫子禱焉可尒而請於夫子以禱則衛情而不知禮矣故夫子詰之曰病而可禱焉於古有之乎夫子非不知古之有禱而固知其無自禱也子路不思而對曰古有之矣誄之言曰禱尒於上天之神下地之祇是凡有可禱者無不禱也夫子曰誄之言豈謂此哉今由也而欲丘之禱乎則就丘之自禱思之其所以求仰不愧於天俛無慙於地者非一日矣皆以祈無過而無負生死者也丘之禱如是而已矣由何請焉道無定而人各有其道禮無定而因人以行禮子路之禱則爲忠悉之忱夫子

之禱則爲有過必悔而不能徙命之事不審而言不審
而行不審而殉人之請者蜀亦觀於聖人乎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當作遜通段作孫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
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訓義夫子因時弊之甚而酌乎弊之可任者以示人曰
事因於敢尚之不齊而弊極於情理之各失當習俗之
相激以偏之時無從挍其得也且取其失而挍之則人
心世道之害固有淺深矣今夫人之欲奢也但以侈一
時之觀美則不期乎僭踰而犯分也然苟欲奢焉則理
所不可而可以美觀亦無不可爲焉將蔑上下之等威

而不孫矣若夫人之尚儉者但以惜物力爲可繼初不
期爲執己而拒物也然但欲儉焉則雖情所必通而有
所甚惜亦不暇顧焉將專一己之私而固執矣夫奢者
自以爲能通乎情儉者自以爲不踰乎理其自以爲得
者皆不足論乃即其弊而患之不孫則干名犯分而人
道之大經以亂固雖於物無能達情而不至爲大分大
倫之害則與其不孫也無寧固乎不孫寧固則與其奢
也無寧儉也明矣得則俱未有得也失則有甚有不甚
也寧失之情勿失之理君子之所甚惡者在奢而不在
儉豈以拂人之情哉酌其害之所極而救之早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役於物故多憂戚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訓義子曰君子小人之別於其氣象而昭然辨矣今夫
君子言則順焉行則安焉窺其容若夷然高望而遠視
焉觀其儀若泰然從容而自肆焉境之順逆皆可受也
事之得失皆有餘地以自凥也其蕩蕩然廣遠者平易
如是險阻如是益坦蕩蕩也今夫小人言若有所不舒
焉行若有所不利焉窺其容若有所失而不愉焉窺其
儀若有所迫而不能已焉行之利鈍皆無以自信也物
之愛憎皆莫能自必而不甯也其戚戚憂慼者一日如
是終身如是益長戚戚矣斯不亦望而知其爲君子小

人哉所以然者人能自信則安不自信則危求而得則
無怨尤欲而不遂則多憂患天理之當然在吉凶萬變
而皆有以自處外物之得失不能必獲而自不能已於
憂義利理欲之數大小安危之分存於中見於外未有
或爽者辨君子小人者於此而審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
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
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
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
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覆而玩味也

訓義吾黨日侍夫子習而化焉奐患而得其爾焉其氣象有可言者進莆而近瞻之溫而可親也卽其溫而窺之厲而不可狎者固存於溫之中焉敬侍而仰窺之威之可畏也於其威而視之不猛之可依者固有其威之平焉詧之於自持之際恭而不懈也就其恭而審之安於其恭者固無不安之恭焉嗚嘑容至斯備矣道之咸宜於以自善而曆物無不宜矣德之凝於中而見於外者氣之和志之正理之全神化之不測無不順矣是豈吾黨之所可學哉而夫子何以至此則不容不於作聖之功勉求庶幾者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九終

論語卷八　四書訓義十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扣本作敂扣乃俗文

訓義君子之大辨義利名實而已無苟利天下之心則義以至無求名當世之意則實已全故夫子發微闡幽而稱泰伯以立教曰古之人以立德為尚則表著於來兹者惟德也而或有至有不至蓋一因乎其凥心之實

而已吾上溯周之先世而攷泰伯之事求之於德則可謂至也矣以言乎道道無不允也乃以求之於心皆心所據以爲理之必然而無一念之不誠也大王欲授國於王季而伯早知之王季可傳世以開周而伯無疑焉其讓也蓋固讓而必不受也乃其讓也非特在周未有天下之先而且在大王未老之日民且不知大王之隱志而忽爲采藥之行未嘗有去而不返之形迨其後伯終於吳而季若固然其必嗣季安之天下忘之又惡得而以讓稱之也王季終全其則友之悉而泰伯亦不勞固遜之文乃以嫡長之理言之則周之有天下非伯之讓而何哉是蓋求之於心者盡信之於心者嘗忘形迹

而全其至性德洵至矣哉天下之有不有一決之吾心之義而義以曲全讓之不可不三一因乎此心之實而實無他念利盡而義成實全而名不以動其念立教者其取法於斯則忠孝廉節皆至誠無妄之理矣是不可以爲萬世法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胥里切疑諸[illegible]古無葸字亂當作[illegible]古巧切）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訓義夫子曰禮之不可已也非特心之不正道之不當然者必於禮以防之也雖天資近道而能自全其質以應事接物者亦非禮則無以善成其德而且儆將有所極矣今夫恭也愼也此天性之沈潛而可以持己可以成事者也直也勇也此天性之高明而可以無欺於世不屈於物者也乃恭惟能安而後其恭也可爲所以調其志氣而和平者禮有不過之則恭其所恭而非拘執已甚以役於非所恭之地者也如無禮焉則迫促其筋骸而不得暫舒勞矣至於勞而其恭不可繼矣愼惟有則而後其愼也有功所以審乎事幾而恰得者禮有必盡之數愼其所愼而非摧折其心以溺於可不愼之理者也如無禮焉則茫昧於當然而不敢任葸矣至於葸而其愼適以敗矣若夫勇於有爲者雖義在可爲而出之必有其序行之必有其經禮也是以雖任天下之不

敢任而要以正大防而明大分若以勇任之而不以禮爲之則心無媿而事非其常且有不恤天下之大倫而以行其必爲者亂矣直而不諱者雖理在必明而辭不嫌於悉論必得其中禮也是以雖言天下所不敢言而要使己可施而人可受若以直自命而不以禮自戾則心本厚而物受其薄且有迫天下於無所容而以快其議論者絞矣故禮者所以通矣謹之士而使悠然有餘於名教之樂養剛方之體而使善行其天理之正也是以君子自威儀語言以至於施行之大用無不於禮焉學之而不敢恃其性之所近謂可以退寡過而進有功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篤當作舊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訓義君子者有化民成俗之責者也而民之習於不善也惟習遂其心而心之所發遷成乎習見善而不能遷者唯其心之無所歆感也見惡而不能改者唯其心之安於苟且也苟其無所歆感而安於苟且則心藏於隱雖勸善懲惡之法具亦何從而警之使自生乎唯夫爲

君子者篤於親矣則不期民之仁而民自興於仁矣於故舊能不遺矣則不禁民之偸而民自不偸矣在君子之篤親但以其一本之恩不忍不推於宗族其不遺故舊也但以其平生之玫不忍遽忘於一旦因是而有富貴與共過失有原之典要以自盡其心耳乃不期然而然者君子有親而民亦有親雖不能如君子之加厚而相勸以敦其恩者若非此而不榮也君子有故舊而民亦有執友雖不能如君子之周恤而自勉以竭其忠者若非此而不安也苟如是則族黨之中不競於利不鶩於爭禮讓之風成而干戈之氣靜古君子之以平治天下衛此而已矣故爲凡君子者不可不知本務而治教

政刑之皆末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當作启古文作諬予之足深宜作突深水名冰當作仌冰乃凝本字也

启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文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仌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歿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甯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启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訓義生死之際君子不言非不言也死者天之事生者人之事人所必盡者人而已矣人盡而歸之天所以贊天而善其化也人之生也父母生之父母皆吾之天也以大化言之則父母在天之中以生我言之則天在父母之中知此而有生之一息蓋天地父母之所臨也故衆人貪生而生無可貪最可畏者此身也異端輕生而生不可輕最可惜者此身也合畏與惜而敬身之學存焉一息未死一息之敬不容忽矣曾子有疾將終矣乃

召門弟子以其敬身之全功自明其用心之至而因以示訓曰二三子試启予足而視之何如邪启予手而視之何如邪無有毀傷以全歸於斯驗矣夫自吾之知有此身而吾心何如哉嘗讀詩而有合於心矣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者言其恐懼也兢兢者言其敬慎也恐懼之至不容已於敬慎敬慎之心一以恐懼將之而敬慎可知已如臨深淵恐其墜也於己不能堅守則終身之愼俄頃墜之矣如履薄冰恐其陷也於物不能愼擇則一動之差邪慝溺之矣予懷此心誠有如詩所云者追憶自今已徃無一日而不然無一念而不然自動靜云爲以至於擧足動手之間無非

此者至於今日而後可以免於毀傷吾固知予之手足可启而驗其全歸以免於墜陷也夫小子同此生也同此身也則深淵在前薄冰在御亦尙念之哉嗚嘑順親以誠身爲本形色卽天性之眞有生之可畏而不容不恚也吾知吾生而已人理盡則化聽於天亦何所疑於天人之際哉觀於此言而知異端生死事大之說妄欲知死而虧膚髮以辱親道喪教衰衛天下以貪生從欲而陷於禽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

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訓義曾子之學以誠身爲大者也事物皆有至當之理內而修己外而治物俱不可遺而舍己以求詳於物則大本不立而所治者末矣故物有自治之理可任人以爲功而求之於身爲正己衛物之本則有不容稍踰者君子奉此以終身焉所爲先立乎大以卓然不易者故其有疾而孟敬子問之所丁甯者在是耳於時敬子有

不敢問不忍問之情而曾子自言曰生死之際朋友之閒而予將何以告子哉夫鳥之將死也則其鳴也哀而已知悉其生而不知所以生也若人之將死也其言不容不善也尻乎之所語者事物皆道而不雜於博引至於此而內顧止此身也身止此道與存亡也擇乎君子之道而得其所貴則庶其善者乎天下無物而非道則無事而不以道也乃君子酌乎有其善而無不善舍此而求善於物則雖備美而不善者先在吾身故以此為貴焉而所貴者三行之終身不能離之須臾者也汎應萬事而無不為其樞機者也今夫容則有善不善矣乃其善者容亦中度而動之成乎不善則容得而貌失矣

猶是容耳動之以矜持而示人以可畏則暴動之以舒緩而示人以可侮則慢君子所貴者以禮平情而情皆中禮自有以柔調而嚴翼者道也遠暴慢而容以貌貴矣今夫顏則有善不善矣乃其善者顏亦能莊而所以正之者不善則顏似而色非也猶是顏也正之以溫而色不能為之愉正之以肅而色不能為之充君子所貴者以誠尻心而誠必形外凡其所為端凝而和懌者道也近信而顏以色貴矣今夫辭則有善不善矣乃其善者言無非理而出之成乎不善則辭是而氣非也猶是辭耳出之以衛直而次序之不文則鄙出之以巽順而溫厲之不宜則倍君子所貴者以理養心而理皆心得自有以從容而適當者道也遠鄙倍而辭以氣貴矣故君子無念而非道也渾然一身之周旋於道內則見於外者皆足以成乎至善所以不失其身者此也所以不拂於人者此也修己治人之道唯此而已矣若夫以事言之則無論其為見功見名之末務卽以國家之大事若承祭若見賓籩豆之修禮文所在不容忽者然君子但求盡於一身以內而事以人立因人而成事但任之得人可執籥以御繁有司存焉付之可也而君子豈使此心之外馳此心之逐物以喪其所守哉誠審於此則巍然立於天地之閒耳目口體皆不媿我生之實以之敬身以之治人以之事親以之事天人為萬物之貴君

子為人之貴貴此而已矣此吾所奉以終身者也而子能無意乎嗚嘑此曾子立誠盡性之實學以處生死而不惑者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當作斠校計具也）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問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訓義 曾子曰以吾有志於直方剛大之學庶幾可以體道而體道之學更有在於中虛甯靜者以之為學則志

以究而聞見日益以之凥德則心以虚而已私日損以之待物則量已遠而志氣日和雖吾所未能從事而不能不念其所得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無患其聞見之窮矣爲之有餘而爲之不足者或一至之行能者弗及也知之已至而知之不詳者或偶見之明多者弗逮也是故其問不倦也有若無實若虚無患其已私之未忘矣有其志不必卽有其事有其事不必卽有其功謂急於見功者之淺也心無不誠而猶恐其不誠情無不嘗而猶恐其不嘗謂果於自信者之疏也是故其見爲虚爲無也犯而不校無患其志氣之不和矣在我之直可恃也而不見爲可恃唯欲亾其恃之心也在彼

之不直不可容也而見爲可容唯欲廣其容之心也是故不存一可校之情也斯道也以竭才而嘗於學以烝志而凥其德以忘情而待夫物誠體道之極功也然而難言矣誠不能矣誠寡矣雖思抑志以問之而不屑之念不覺其自生誠有矣誠實矣雖思虚心以處之而可信之實不禁其必露誠犯我矣雖思降氣以處之而難平之意不覺其自發甚哉從事於斯之難也唯昔者吾友塱道有未由之感克己亾有我之私蓋嘗從事焉雖功之未純而於斯能不失矣吾友亾而斯道其絶乎雖然其性之近也其所得之究也故不流於空虚詭隨之異教下焉者不敢幾焉故直方剛大之學吾亦循吾之

可爲者而已矣敢侈慕於彼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荅所以究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訓義曾子曰才者君子之學所造也節者君子之志所持也誠其志君子之學君子之學則可信其才與節之備至此從本以識其末也乃從其才與節而觀之亦有可信其本者今夫以才而言智效一官能成一事非才也假以六尺之孤託之以百里之命寄之而其始

也信之而無疑其終也酬之而無媿斯可以託可以寄者也保君身於蘁固養君德於清明蓋自外庭以至於宮闈所以彌縫匡救夫中人者無一不用其調護而後果可以託也措社稷於不傾奠生民於各遂蓋自文事以至於武備所以息患預防於攝理者無一不盡其經營而後果可以寄也以節而言危言不恤高行不顧非節也託孤寄命乃臨大節而與君共其存亾與國共其安危有奪之者而不可奪斯可以臨大節者也主少國疑變將內生流言風雨孤立其中而所知者但此六尺之孤耳內釁可乘外侮將至彊鄰巨慝危亾相逼而所守者唯此百里之命斯則果不可奪者也其才誠如是

也其節誠如是也以其才濟其節以其節善其才吾未嘗見其所志所學者之何如而但從才節以觀之信非一長之才一曲之節殆將爲君子人與乃從其才與節而推之非甯靜以養其學淡泊以明其志志已正而學已究洵爲君子者而後能如是也是故欲知君子者可於才與節而觀其大受之實乃欲以才節表見於天下非卓然自命爲君子而志其所志學其所學則才終不可大而節終不能立人其可以無本而委成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宏寬廣也毅彊忍也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宏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訓義曾子示求仁之方曰學者有志於治心之學求仁盡之矣而所以求仁者固有道焉仁之體靜而其用以和柔因是而專固其心而養以從容謂是可以得當於仁矣而非也士不可以不宏毅也託於約以息心者謂身心以外不宜以紛吾志而可以不宏託於柔以養心者謂操持之切且將以擾吾神而可以不毅夫士安可不宏哉擴其情而與萬物同情推其理而與天地同理非敢爲廣遠之圖也士之宏也安可不毅哉歷物無盡而不爲物屈處變無方而不爲變遷非故爲矜氣之守也蓋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也任之重而不宏焉則不足以盡所任之量而載其所任之實以無疚媿於天人故不可以不宏而非侈外物以失其居約之體任之重而所行之道又遠而不毅焉則雖成足以勝所任於始而不能以其所任歷無窮之道而善其成以克全其終始故不可以不毅而非過任氣以傷其澹定之天夫士之所任者何任哉則仁以爲己任也吾心之體即天地生生無盡之理吾心之用即萬物各得之情以此患

所任者天理有一之不存則廢天地之心人情有一之不得則墮萬物之命而可不謂重乎非極吾之心量以體備而無遺則雖淸心寡欲以求當於仁而其爲痿痺不靈者多也誠哉其不可以不宏也受此任而行之其道何如哉蓋死而後已也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曆之物理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酬之變化以此患其爲道也理一念之不存則私欲遂起而棄之化一念之或息則怠荒遂因而閒之而可不謂遠乎非持吾之貞志以勇決而不怠則欲涵泳悠游以求合夫仁而其爲人欲所陷者多矣誠哉其不可以不毅也此吾所以以養勇爲初功以敬身爲永圖而庶幾於仁者有不可不然之

心内迫而不容自已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内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埽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渣側加切寫作查非俗用渣猶可滓阻史切

訓義夫子曰教者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皆以因人心自有之幾而納之於道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而教者必以是爲正也教學之道詩禮樂三者備之矣教之以詩而使咏歌焉者何也以學者之興興於詩也善之可爲惡之必去人心固有此不昧之理乃理自理而情自情不能動也於詩而咏歎焉淫泆焉覺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情而自不善以遷善自善以益進於善者皆勃然而不自已則詩實有以興之也教之以禮而使循由焉

者何也以學者之立立於禮也敬其所尊忘其所親人生固有此必盡之事乃情自情而事自事無能行也於禮而斟酌焉馴習焉知吾有其情而古人已有其事有所不及而不能自安有所過而不能自固者得所據而依已定則禮實有以立之也教之以樂而使肄習焉者何也以學者之成成於樂也爲善之樂因性之近人心固有此成章之德乃德易雜而心不純無能定也於樂而天幾通焉人用浹焉知德不假於彊勉而心自有其律度以鼓舞而不倦順暢而自得者氣已孚而志以定則樂實有以成之也古人有興起之心而詩作有自立之志而禮制有治定功成之樂而樂作是興立成者詩

禮樂之所自出也後人於詩而遇其興起之心於禮而正其自立之志於樂而得其成功定治之敘則詩禮樂者固興立成之所必資也始以興繼以立終以成若有序焉而自成童以後學博依卽學雜服學雜服卽學操縵當十三舞勺之後已合興立成之大用而使漸進於高突卽以至善耑其始敎極至於聖功將軓之俟而雅頌之所威儀之則尤窮理盡性之所不離詩以興禮以立樂以成若有殊焉而自觀鄉之典揖讓興而卽有弦歌弦歌升而必賦二南於房中之樂合詩禮樂於一致而使浹洽於神明卽以合同妙其化極至神人交格之大而樂比於詩禮比於樂無殊塗百致之差敎者之敎學者之學誠終身焉於此也舍是而異耑曲學且𤔔之矣其可勿審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嘫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嘫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嘫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尒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莫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莫漠故切加日作暮俗陋〕

訓義子曰先王之治齊小人以禮而出乎禮卽入乎刑未嘗本性命以立教以喻民於同嘫皆得之眞則或疑不知而行將無以迻易人心而使之樂於爲善而非也天之生人也同而人之習以成性者異夫既爲民矣其父兄之所銜鄉黨之所狎知有飽煖逸凥而已進之孝友婣睦尊君親上免於淫僻而止耳爲之禁其非定其分行乎不得不嘫之塗所可以以資治賤以賢治不肖而使之由者也若其所以嘫者君之何以尊父之何以親人之何以不可違天情之何以不可悖性則其幼之所未聞長之所不信無靜可存無動可簮而欲使知之必不可也由此理也知亦此理也先知先覺者顯其用於德行則亦足以導天下於中正和平之中而風俗美矣後世有異耑者欲以性命之理徧喻愚賤非貶道以殉俗則立意以驚眾言之譁下及於猥瑣適足以生君子之猒惡而惑小人之狌迷嘫後知先王之教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爲不可及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本作玫亂宜作𤔔〕

玫勇而不安分則必作𤔔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𤔔二者之心善惡雖殊嘫其生𤔔則一也

訓義夫子曰已𤔔之道在乎人之情人情之險生於迫不能容之一意故天下本無可突猒痛惡之事而引爲疾痛難堪之苦則激而成𤔔所必嘫矣小人之情在利欲君子之情在意氣利欲之不能遂其上安之其次不得已而及待之有玫勇者不能安不能待也於貧而猒之惡之思所以免貧而不得若疾之切躬者於是小則悖逆於家大則寇攘於國𤔔矣意氣之或相拂其上化

之其次以爲妄人而置之倘彼已不仁矣不能化不能置猷之惡之至於已甚思所以去其不仁而不得若疾之相害者於是在彼既無以自容在我思所以相報爾矣夫人之貧富不能相若仁不仁不能相若皆自然之數也富庶之世不無飢寒之民盛治之國不無殘忍之族以禮教正俗而詐力革以忠厚任官而刑罰簡此先王所以安天下也豈恣小人於利欲之途而任君子之意氣乎故以技擊之術爲彊國之道任淸酷之吏爲懲姦之治者大亂之所自生而人不誓悲夫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埶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訓義 夫子曰君子以至虛之心受天下而以至公之心膺天下故天下利見之以成其美唯虛也則天下之才皆效其才以廣集其益唯公也則苟有其才皆效於天下而實著其功而如其不然也則無論曲技之長本無可矜慆者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乎可以開不世之功可以定非常之變可以盡人官物曲之宜可以通禮樂幽明之故而使其不能宅心於虛而以驕人於所不能不能待物以公而吝用之以待物之相求而後膺則以一人之才拒天下之才且懷才於身而不能達其才於天下雖時有所表見於功名之會亦一端之得一事之利而已矣攬之易盡而推之有窮不足觀也已是以君子雖生資明達博學多通必以君子之道先治其心而非才之徒尙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秊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訓義 夫子曰祿者先王所以報君子而君子之學則以求盡乎吾性之所固有而勉其所當爲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皆吾身不容已之事耳古之人終身於學其視出而利見退而潛修一也則雖老不用而學之不倦也如故由今思之當世之學者誰可與語此乎卽三秊學耳學之詣未精學之境未至而勤勤焉引以爲身心之事不以其學期乎得祿如是者亦不易得矣苟能於三年之中無名利以分其心則心漸淸而道味漸出由是而之焉可期以造乎高明廣大之域若三年以內不保其心之不爲利動則白首窮經而但爲小人之儒乃當世之不至穀者期之三年而不易得道其將隱而

學其將廢也乎是可歎也夫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當作竺竺厚也篤策馬也篤行則延作篤好本作孜

竺厚而力也不竺信則不能孜學然竺信而不孜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竺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居當作尻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厺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荆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厺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竺信孜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鼂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道以立體達用要以求無媿於心而天下之理得矣體不立則雖審幾度物而必不得時措之咸宜乃非因時制宜以俛仰天人而自信則亦以知其學之未醇而道之未合也自其立體者言之則竺信也守死也所以貞其志也孜學也善道也所以會其通也四者相因而必交盡者也言之必誠行之必慤無疑於心而不欺於物載之夙夜而不忘志之誠也以心

爲準而不敢自任其心求之先覺之所爲嘫後通古今而以全吾之正志利不爲動害不爲撓不改其度而不惑於物載之終身而不忒志之定也求心之安而非以固執其心通乎善成之術而以全吾之本志誠嘫則退可以窮而非無道以終廢進可以達而非無學以酬知可以爲治世興禮樂之用即可爲亂世見匡救之功矣而君子審幾之大用不徒恃於己也體立於己而用必因乎天下則必危邦不入亂邦不尻乎則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乎邦業危矣非自我危之而何用殉其危敵國外患非旦夕所可消也己亂矣我不與同亂而何忍視其亂君昏臣亢非耑正所可容也有道則可因其道以求盡於道是道之將行也無容疑其不足與大有爲而吝於出也無道則我之有道非彼之所能道是道之旣廢無容望其猶可與有爲而乃爲試也蓋君子以出處爲吾身心之大事非但殉民物而侈功名保身名而異流俗也使邦有道焉且無問世之不可棄者何如但衆正皆升之日而我違時以苟安於隴畝則天之生我也何爲而能勿恥乎使邦無道焉且無問道之不可行者何如但上下同昏之廷而我委曲以與同其寵利則我之自命也何心而能勿恥乎故志無不正變有可通雖本體旣立昭嘫不昧於信守學道之中而因時審幾進退決於俄頃要以求盡此心之安則窮神知化

不外此天理人情自然之節以研幾之密成其確乎不拔之操以存主之嚴植其膺物不違之則斯爲君子之全德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訓義子曰國家因政而設位士人卽以位而授政朝廷命官之典卽君子素位之行也在其位則政卽其政矣任之斯謀之卽非其獨任而爲官屬爲官聯相與共謀之可也若失學矣而未仕仕矣而未受任受任矣而各有所司則雖明習於得失功罪之數而不越分以代爲

籌畫而使必行君子之不爲謀斷斷如也與聞焉則心知其是非而但潔其去就來問焉則但告以理之常而不擬其事之變守此道也在國家不開辯言亂政之風而在君子卽爲安土敦仁之學此之不講官常亂而士行不修處士橫議之風漸不可長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脂利切 雎七余切）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訓義夫子曰禮樂必情窔而文乃明雖然亦存乎其人而已矣有明乎其理以釐定其章者而後得其人以任之則亦可旦莫遇也樂以聲爲主八音者舞蹈之所自節人聲者八音之所自裁故莫重於聲而升歌其最尙已升歌唯瑟與歌雖在堂上易於微聽而元音希微將恐其不足以動人情之興起而充其和平乃自樂之旣正官曠其能則我魯大師摯者其始升堂而奏房中之曲自關雎而下周南三終召南三終先之以關雎而終之以亂清瑟之弦獨奏大師歌以和之音雖淸而氣不恭發皇於尊俎之閒宣昭乎兩階之上其音閎肆其韻流連賓主之心各得而先王和平充滿之意以飽滿人心而飭其德性洋洋乎盈耳哉耳之盈而情盡於詩歌淫辟之心不能入情慢之氣不復作斯大樂之所以與

天地同和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無所不感者樂之理盡於此矣嗚呼得其人而盡其致則樂之爲樂大用行矣興廢在人豈不信哉夫子此歎或在師摯適齊之後而追思之雖聖人正樂而不能不望於習其事者道之行不行信有天乎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當作狌）（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敎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蹶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

天下之棄才也

【訓義】夫子曰人之志量不齊然失者其失易見而失之中有得焉可相諒也則知其失而裁成之知其失之中有得而利導之雖質有不馴可因材以施教也乃有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者狂者吾於其行之不掩而信其不屑枉道以徇物且不直焉則志言雖高而中情實陋也侗者吾於其心之不慧而信其不誣說以欺人乃不愿焉則拙於見理而工於起偽也悾悾者吾於其材之不逮而信其不為詭行以罔世乃不信焉則以正而不足以邪而有餘也若此者或以節取之曰此能直能愿能信者也因質之自然者也或則曲諒之曰

此為狂為侗為悾悾者也質之無可如何者也而於善則無可如何者於惡又足以為因其自然者以之嚮善則不求益以之為惡則又欲求工吾其何以知之哉蓋天資既陷於一偏則又惑於流俗以遂其性教所不可施而遂為棄人甚矣巧偽之風以害人心為至烈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及待明日便不可也（及作姑誤別）

【訓義】夫子曰甚矣從事於學者之難也而學者不知始之以緩於相求而終之妄於自信則亦奚當於學哉夫誠欲為學則其心將何如乎道孰本有序也歲月本未有窮也知亦易知而能亦簡能也乃正唯此易簡之理愈求之而愈見其高遠之難至若道孰之迫我以無涯而歲月之有窮者誠若有所就而不及者然以此心而求至焉學其有得而可以自據乎乃業已知之而罰其聰明者又進矣既能行之而分其志氣者又起矣如不及而庶幾及焉一日之所得不能守之終身終身之所圖或且喪之一旦蓋如不及焉而猶恐失也有加勉於無盡已耳如其以道為有序而託之從容以時為可徐而須之異日以易簡為無難知無難行而待其聰明志氣則其失也豈待言哉嗚嘑世之為學而能如不及者

有幾哉況能知如不及者之猶恐失乎何望其得當於學邪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讀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訓義】夫子就舜禹君天下之道而推其心以贊之曰無欲然後可以言王道非但其以天下為惡勞而慎持之之謂也首出庶物而為之君則必舉天下而覆冒之一民一物皆吾性之民物也乃以不與民物同其榮辱而不隨天下之所崇高者以見為崇高若是者誠巍巍乎識超天下之上而量包天下也則舜禹之有天下是已未嘗有之而道吾道也事吾事也天下卽在其規恢之

内既有天下而吾道猶是不可忘也吾事猶是不可委也天下一待其調燮之功則當世之所謂崇高富貴者自淡焉相忘而育九州之貢宅萬國之尊於一己一無與焉故仁覆天下而非以守位功著天下而非以得民可禪可繼付之天命人心而已無意焉凡一日之位則盡一日代天理物之職而已道至而自無欲斯以德盛化神而不可及與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偁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介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嘫煥嘫而已

訓義夫子曰一人立於天下之上而爲之君則必有以爲之者上古之聖人爲之而道有所未盡三代之聖人爲之而化有所未神大哉自九族以至黎民無不被其德而徧爲德自唐虞以至商周無不因其治而以爲治則堯之爲君定生人之紀而不擾其性開千載之治而

不居其過誠大哉其爲君也惟其爲之大也則巍巍乎其覆冒萬方而無有能踰違之者將何以擬之乎今夫以理御氣而有生之倫咸被其曉潤動說之化以生生不測者唯天然也而堯之運於一心以盡體血氣心知之性情而著其功效則天之所生皆堯之所爲也惟堯則之矣惟其爲之大而巍巍也故蕩蕩乎施於民者廣遠之至不以一德著而獸受其裁成者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民無能爲之名焉雖欲名之而名不足以盡之矣夫堯之君德於降衷以體天之所以爲天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旣自有以建爲君之極而錫極於民以成其爲君之大業則成功是也則文章是也堯之成功不能以一業之成名之而地平矣天成矣平章迄於萬國矣昔之君天下者所未盡之理堯無不盡而人之所以爲人乃得利其用厚其生正其德不待於屑屑嘫圖之而自無不備後之帝王踵其事而無能加巍巍乎其有成功矣堯之文章不能以一端之美名之而衣裳垂焉族姓辨焉禮樂膺乎神人焉昔之君天下者所未飾之化堯無不飾而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乃得遂其風易其俗辨其紀不待於班班嘫尚之而自遠於陋後之帝王因其敍而莫能增煥乎其有文章已至於今日而爲君者之功孰非堯所開拓之功爲君者之文孰非堯所飭正之文堯以七十載之厚造

繼天而立人極萬世有君皆堯之爲之者启之也洵乎
民之不可名而與天同其化也然則後之君天下者舍
堯其奚從哉蓋夫子之時去堯猶未甚遠而典籍傳聞
猶多有存者故堯之德雖惟聖知聖而爲君之實猶可
攷據則極其贊歎皆非元德想像之詞後世堯典僅存
其千百之一二故成功文章漫無可徵論者不旮乃以
黃老微妙淵宑之詞加之功文懋著之聖君亦陋矣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
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
人而已（婦房九切　今俗讀誤）

偁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葢古語
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尒是才之難得
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帥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荊梁雝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
王之德足以代商天与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
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
伯皆以至德偁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
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訓義 建一代之治以定天下者存乎才而立遠大之基
以合天心而爲臣民之所咸服者存乎德人才難得故
人君不可不以有才爲急而德未極其至不可以言德
故君子尤不可不慎修其德也夫子兩論周事而知周
之所以建卜世之長非偶然矣欲知周之才以合唐虞

而論之而義始著欲知周之德則本殷周之際以論之
而論始定不然則觀於周初之濟濟多士且將謂賢才
之生實易易也觀於武周之勝殷參殷且將謂聖人之
以武功爲至德也夫周之初誠多士矣亦猶舜之有岳
官羣牧矣而紀舜之成功則舊史有云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武王之誓師則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五人而外
未足以爲舜之臣也未足以任治天下之功也是十人
而外武王不見爲有也不信其可以撥亂而反治也故
孔子合二事而贊之曰語有之云才難智不足以爲名
勇不足以爲功惟能任天下於己而開治者治以定戡
亂者亂以止然後足謂之才天地於此不易誕生君師

於此不易裁成觀於虞周之已事不其然乎以虞周言自唐虞之際平水土有人教稼穡有人敷五教有人明刑勅法而奠山澤驅猛獸有人葢一盛也嗣是以後惟武王所謂亂臣十人者以伐大商以分南國以修宗禮上以嗣文考而下以佑沖人則繼唐虞而爲盛矣然武王所謂十人者中且有婦人以靜正修內治而以無才爲德者也則九人而已此九人者其視五臣何若且勿論其才之盛衰而卽武王之所鄭重而信爲宏濟天下之才者且非能如其數也然則人君雖有臣定六寓之大志而求賢以自輔其難於遇合者有如此夫而語不信然乎嗚嘑才難如此苟忝而有其人焉所以信任之

者當何如邪倘不忝而未有其人焉所以樂育之者當何如邪乃夫子之言周德則尤有觀其突焉者其論之曰夫周之德十五王之積功絫仁武周之救民水火是足以上順帝心下慰民志矣而非但此也勤民者自爲君者之天職弔伐者乃不得已之世局下有以合愚賤之情而退無以愜幽獨之志惟當紂惡方茂之日天下傾心於西土取天下而三分計之惟三州爲紂所阻河洛以西江漢以南皆歸化於大邑乃終文考之身施及武王之初載仍以侯服之禮事殷之暴主此豈難於奄有哉而突有所不敢者大義之植於天突有所不忍者至仁之根於性夙夜求其無媿非天下望治者之所可解而一信諸心此則周之德也天不能迻人不能與其可不謂之至德乎惟其有此至德也故上天求莫之心爲之鄭重而不褻萬方樂附之志爲能信服其無私而開數百年有道之長者非偶弋天命以曲順民情矣然則苟無其德而詹詹之智其可恃煦煦之仁其可矜乎百姓可以苟說帝命可以忝邀乎合夫子之言觀之才難也故治日少而亂日多德不易至也故王統絕而霸功不足道君子任天下之重而思以成功成允者可不尙賢而修德乎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　菲芳尾

切黻分勿切洫況逼切成閒廣八尺突八尺謂之洫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厀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突美之

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訓義夫子曰大以其心覆天下乃可以開一代之統密以其心膺天下乃可以定百王之治故功成治定而令尙論者猶得窺其用心之獨至詳於此而畧於彼若有隙之未滿者非至治也吾觀於禹無閒然矣天下之理

如是而禹之心卽如是其心至於是而其修身治人事神之法卽如是當日者操心極乎至密故後世法效焉而無不各得隆殺節文之閒無一而非天理之當然則於其菲飲食見其儉也而致孝乎鬼神者天地之產水土之物則極其可致而無不致也於其惡衣服見其樸也而致美乎黻冕者昭德之彝明分之尊則極其可美而無餘美也於其卑宮室見其約也而盡力乎溝洫者愼以立功說以勞民則極盡民力而不恤其盡也以簡畧明淡泊之志則愼修不忽於細微以仁禮綏人神之望則憂勤不懈於作則以此定一代之規承三王之法吾致其事無事之不愜於天人也吾誓其心無念之不衷於道義也而何閒然哉故曰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密之爲道大矣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終

論語卷九　四書訓義十一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俗別作䍐謬）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訓義 夫子之敎苟在所必明者言之不足而屢言之乃吾黨或聞或未聞焉夫子偶一言之而不煩著其說則所罕言者也子亦或嘗言利矣而自非因生人之大計所在則不言其何以利何以不利也子嘗言命矣而自非因進退之定分所裁則不言天何以制命人何以受命也子嘗言仁矣而自非因學者問求仁之方則未嘗言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也蓋利者君子所以安小人而患其何以得何以失則且陷於小人之智術命者人事所以合天道而詳其何以吉何以凶則且盡廢人事之修持仁者存心卽以合天理而實言其何以存何以亡則且執滯其心理之全體吾黨卽所罕言者而息之以正義而遠利以修身而立命以默識而存仁庶不虛夫子罕言之教哉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

博而惜其不成一埶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埶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嘫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葢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嘫則吾將執御矣
訓義 聖人道全德備原不與才智之士爭一得之名而聖不自聖不以道全德備自凥於無能名之大德故即人之所可立一業以成名者若有慕焉葢德愈至則心

愈虛而道極其大則天下無不可凥之業不待離物以名其高也達巷黨人若將知聖而偁之曰士之立行修業者皆有方之可量而能體無方以應無窮者誠大矣哉而孔子當之孔子之大大以其學學之大大以博也於古稽焉於今稽焉於識小者得其小焉於識大者得其大焉夫以孔子之博而專於一業於以成名易易也而以博之故無所專精以成其名則何也於時孔子聞之恐門弟子之據爲定論也而不得已就其言以示凥德之方大者聖量之宏不欲凥也博者聖學之基不欲辭也乃獨就其成名而言曰夫吾誠無所成名乎而吾亦學問中人也則名亦未可不成也名之成必因乎業

之精則非有所執不可吾將何所執哉御亦成名之道也吾嘗學焉其將執而精之乎射亦成名之道也吾嘗學焉其將執而習之乎夫名有可成則取其卑而易精者以嘗試之吾執御矣吾其敢侈言大而謂名不足成也哉葢下學而上達之理在焉不自見爲上達者故且安於下學聖人之心所爲至虛而不自恃道之所以全德之所以備天下之所以無能名胥此聖不自聖之心而示門弟子篤志務實之心亦突切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訓義 夫子曰君子斟酌於古今而行典禮非以苟合乎衆非以過徇乎古因情理之安而已情之順而於理無嫌則近情而即爲理理之正而於情有必安則守理而無任其情今之禮較古而日增矣而不知其苟簡之實異於古之愼密也簡以近情而或以背理愼以守禮而或以矯情可弗辨乎哉古之制冠禮者以麻爲冕麻其

質而三十升之布用功多以崇元首禮之愼也今也以
純爲之絲之密較麻易矣人無過勞儉道也如是以爲
簡從之可矣等之乎密而絲尤貴焉事雖儉而尊貴之
義不失情所便也未嘗非理所宜也吾所爲因乎時而
不必矯附於古也古者君臣荅拜之禮君拜於上則臣
必降階而拜於下不恤登降之勞以尊主而自靖禮之
愼也今也就堂上而拜事趨便易而以處己則矯事上
則慢是泰然而無忌也如是以爲簡其可從乎正其爲
臣而以賓禮自尻焉尊卑無別而倫紀以之斁理所不
可也卽情所不能安雖違衆而或譏其諂乎而不敢不
行古之道也求之情求之理致其愼而未嘗不有可簡

者惟夫天經地義之不可廢則古人盡其質而文必詳
今人謂之尙文而實苟簡以喪其質誠斟酌於從違不
可以不審也而豈執古以求異於今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毋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
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
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
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字
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
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訓義聖人之心渾然至善而已安有偏倚之私待禁止
之而以合乎大中至正哉乃由人之所不能無以觀聖
人之所必不有因其見諸行事以窺其心蓋因其汎應
之初終以求其大用則人之或爲心累者有四而子皆
絕焉意之起無方也偶然一意而遂見爲是卽未必非
理而於理之大全者不相通也而夫子無之意不孤行
始其無隨感而生心之機乎功若可必也爲之於此而
期其必成雖道無中廢而於變之不可知者相殉而難
就也而夫子無之爲之而不必成之始其無求得於事
物之情乎志本有定執之不容不固而道有異而可以
同曲而可以全以執一守之則行卽立成而不廣夫子

無之未嘗與物推遷而若有無嫌於推遷者矣任道在
己固將引天下而信之我而功不必自己立名不必自
己成以儋當任之則絕物獨立而不公夫子無之非有
所待於天人而若有一聽之天人者矣蓋意生於心而
心全乎理則有心而無意意之所發皆從心焉由是而
一順乎理以磨天下功之成否聽乎時數道之屈伸因
乎物變德成業著以代天理物而不自尻無他渾然一
理之在中而已吾黨合夫子之迹以驗夫子之心有如
是者嗚嘑不可及已

子畏於匡（匡當作匩）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

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
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去聲與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
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
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
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訓義】道不盡於文也而用於天下以使人異於禽君子
異於野人則唯文足以辨之天以開中國之天下使立
人極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興而詩書禮樂爻象疇
範以次而立至於文王而大備文王以上之聖人皆見
諸行事而以君道立治統文無以加矣守之萬世而莫
能易矣後世之天下文存則泰文喪則否聖王不作而
誰與傳之故於治統欲絕之際篤生夫子修明之以教
萬世嗚嘑其任之重蔑以加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而與
日星雲漢風雨露雷昭示於萬古者也夫子知其然而
於遇難之際顯其所自信以示從游者焉匡人不知孔
子而圍之始有不測之勢古以遇兵爲畏此之謂畏也
夫子曰是何傷哉吉凶非我之吉凶天之善敗天下後

世道之存亾也夫吾之所述者文而已矣而文豈易言
哉古之帝王因天所顯示而見之文以治教天下至於
文王而大備故文王終身於憂患而暴君惡俗無能如
文王何文王既沒矣存之典章者將與周道而俱衰攬
其大義體其微言以使文王之文昭明於萬世者不在
茲乎予今者方有事而未之備且將俟之後日天必假
我以季矣如使匡人而遂其懸則必天之將喪斯文乎
斯文喪而文王之文且與守府之君而俱絕嗣是以後
千萬世之生人不得與於斯文矣胥天下之君子而爲
野人胥天下之庶人而爲禽獸而天豈其然乎若天之
未喪斯文也斯文不可喪人類之不可殄也則予且終
其所有事而後終老焉匡人之難偶然之凶危且不如
商紂崇虎之刓也而能如予何哉故匡人雖暴無傷也
嗚嘑夫子於患難之際所信於天者文而已文卽道也
道卽天也乾坤不毀生人不盡詩書禮樂必不絕於天
下存乎其人而已矣末世人貌而禽心者以文章爲利
名之捷徑而詆毀君子之學曾匡人之不若也有志者
又何難哉（若韓侂胄京鏜胡紘之禁道學是已）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讀如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
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
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尒非以聖而無不通
也且多能非所以衛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埶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
世用故得以習於埶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
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
記之

訓義 聖人之道唯聖人自知之其不知者執末而忘其
本其知者知聖人之立本以統末而未能知聖人之因
時而體道故聖人隱矣大宰之知夫子者知其多能而
已故問於子贛曰夫行焉而無不至明焉而無不通聖
之謂也以觀夫子殆聖者與於人之所能者無不能而
不能竟其能也故以疑其必聖也子贛智足以知聖者
知聖之不以多能爲至而聖且多能則夫子之體立而
自達於用故對大宰曰夫聖豈易知哉乃若夫子者天
有是理夫子卽有是心夫子有其德天不能復有其道
是夋易健順之理任夫子出王游衍於其中賜何足以
知聖人之所以爲聖哉而由此觀之殆可稱之以聖與

乃聖人有多能者矣有不必多能者矣而夫子體道全
而用道以廣故又多能也多能非必聖而天縱則自多
能賜所知者此而已矣夫子贛之言本以統末其於道
得矣乃聖有多能者有不必多能者夫子固以多能與
於徃聖而非以多能之有加於徃聖也此聖之時唯聖
自知之耳故聞之而言曰聖則吾不敢尻而多能之故
不可不務白也夫大宰知我多能之故乎無所因而多
能是卽以多能爲作聖之功非我志也若學聖而因以
多能是聖以多能爲效非聖道也求之聖而不知多能
之由求之我而多能之故見矣何也吾少也賤也立人
道之大綱修人紀之大原以行斯道於天下者雖有志
焉而非其事故不敢自逸而見鄙事者亦道之所不廢
因而習之遂多能耳夫我雖不敢言聖而固自命以君
子矣君子者必兼眾埶以備見其能哉存之心而官天
地府萬物者在焉施諸行而宰羣動制百爲者在焉得
志乘時恭己無爲而天下之理得何有於鄙事哉不多
也而大宰豈知之乎嗚嘑觀夫子之自言而聖人宰萬
物而不勞之大用可知矣聖人之素位自盡而自彊不
息之功可知矣聖人之因時修道而用舍各有體備之
天理可知矣記者恐學者之不詧以夫子但以解大宰
之惑爲自謙之權詞故記琴牢之言以徵聖人之自知
自信果如是者曰牢嘗記夫子之云矣吾而以埶著乎

吾非不執也非吾之必執也不試故也則與少賤多能之訓合而非一時之權詞矣夫子之自言以示學者可謂著明矣而夫子沒微言隱七十子之徒或倚於名法象數之末或流爲清虛飭寂之教而因時之聖道不息之聖功無能達焉亦可慨矣夫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耑而竭焉（叩當作敂今俗譌作叩謬戾之甚兩宜作兩耑作端別）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敂發動也兩耑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俛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耑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耑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訓義 敎人之術莫患乎恃其一耑之見信以爲道在於是而秘相傳說不論學者之高下所問者之淺深而一以私意爲成說勇天下以從己而道遂爲天下裂夫子敎思無窮而恐學者疑其有獨得之解以求之於密相授受之機乃自言其所以敎者示人曰不知者不能言而吾且與人言而不倦不知者問之無方而贋之有窮

而吾則贋羣心而不困然則吾有知乎哉使有知焉則心有定嚮物有定理信之明而持之審也乃吾自反焉無所贋酬之時不知道之何所可據而執之以爲妙悟也則以歷事而患吾之所知皆理之無難知而人之皆可知者吾無獨得之慧孤至之明也乃以贋人之問言之而不憚詳言者則我據天下之理而不恃吾心之覺也卽有鄙夫而問於我乎道不遠人而鄙夫亦人也問必有謂而鄙夫之問卽理之所存也彼鄙夫者雖空空然一無所知乎似未可遽與詳言也而所問者天下之事則卽天下之理有是卽有非有得卽有失有發卽有存有終卽有始我就而敂之因以竭之而至當之理愈辨而愈出吾唯不吝不忽遂若先有知焉而後能竭也而實非也事外無可執之理理外無可用之心若語上而遺下託於空虛明徹而無實謂之曰有知吾所不能亦不忍以誤天下也由夫子之言觀之聖人之敎不過卽物窮理卽文見道而世之學者趨简捷以偸安希獲謂書有所不必讀但在受成法以速獲其必爲妄人所惑不亦愚乎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虙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虙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

【訓義】聖人而在下位則必有明王作而後道可行於天下聖如夫子則不必有虙羲舜文之主而但有能用聖人者卽可輔之以開一代之治而建萬世之法與虙羲舜文而比隆使天而有意焉則氣機之感有先見其耑者矣時既不然而夫子以老故歎曰吾之所有志於天下者其關於天下之治亂偶然也必天欲開一代之文治以傳道法於無窮而後吾乃得以有為昔者舜敷文德文王演文教以備文治之隆則鳳鳥至以應之人與而天佑也虙羲定卦象以開文治之始則河出圖以启之天動而人隨也今無此也是不启其道於先而佑其

成於後也然則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予吾之所有志終不可見於天下矣夫能為者人而不能為者天吾其如天下何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今作齊省譌　衰初危切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訓義】遇所當尊敬者而尊敬之遇所當哀矜者而哀矜之凡有人之心者莫不觸焉而動而不能以禮達其情也賢者知有禮矣而矜持之則禮在習焉狎焉而或忘也且其矜持之下早不能隨感而卽應也而以觀夫子何如哉子見齊衰者知其有重喪也見冕衣裳者知其為有爵者也與夫瞽者之不成乎人也或一見之或數見之苟至夫子之歬雖少於子不在坐作之例而必從坐而起其過之也或暫過之或屢過之但一經乎彼之歬必改步而趨可敬也不期乎敬而自敬可哀也不期乎哀而自哀可矜也不期乎矜而自矜有其情則有其文而卽心卽禮是以如是其可必也夫聖人者亦盡夫人必有之心耳而動必中節安焉性焉斯亦足以見聖人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歬忽焉在後

喟丘媿切歎他干切彌作彌者俗誤歬作前者俗別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歬在後恍忽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當作穡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說之深
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
卓介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
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
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　程子
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
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
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
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

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
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
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
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訓義聖人之道本易知而簡能而合之者爲甚難矣故
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行焉而後知其艱非力行焉者
不能知也道之表見者盡於文其所爲不踰之矩者則
禮是已乃文之所以爲文禮之所以爲禮一皆性之所
著天之所秩學者求之於文而文終多所隱求之於禮
而禮終多所違故學焉而允合於道之甚難也非力行

者果不能知也顏淵深體而知之乃喟然而歎曰吾之
所請事者非夫子之道哉夫子之道非有窈冥不可知
孤危不可行者也而何以若是其難合也以道之離於
情欲而超於象器者其高也高則庶幾仰而企及之而
卻凡近之患以寄遐心於性始高者其盡是乎而寄意
於曠遠又覺私欲窮而私意反爲之覆蔽仰而後知其
彌高也以道之極物窮理而研幾藏密者其堅也堅則
庶幾鑽而深入之而因耑倪之發以晉至理所由然堅
者其可破乎乃刻意於深求而覺得理易而得心之未
可自信鑽而後喻其彌堅也以道之各當其可而儀刑
之不可忽也致吾知以瞻之不有其在前之可見者乎

謂其不在前而以且信且疑之心無定嚮以爲吾之準
則不可也乃其通之於變而隨時之各有義也但如所
瞻而止焉則又已忽焉在後矣謂其必在前而以無二
無三之志守成則以爲用之咸宜抑愈不可也若是乎
可盡而不能盡高堅之無窮盡如此乎凡方皆其方前
後之無方所如此乎故夫子之教非不曲盡而至極有
據而可尊也吾之學之非不盡情於歆慕篤志於操修
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也博我以文而知之有序約
我以禮而行之有馮則所以爲仰之鑽之瞻之道畢以
相詔而引之於無盡無方之域也回則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矣知文與禮之義味獲心而情自不容於已知文

與禮之學修在己而力無所於怠則所爲仰之鑽之瞻之方極所可爲而求得其無盡無方之理也於斯時也漸而進焉體而驗焉詧之於文禮之中致之於文禮之所自出於吾心而見夫子之道卽見夫子之道在吾心如有所立於當前卓尒其不易也則以爲由是而從之焉無中止之幾無傷惑之衞可以由焉矣乎乃所謂彌高彌堅在前而忽在後者正於此而倍覺其難也循其萬殊而不能會通於一本歎其一本而不能椒見於萬殊人欲克矣而幾微之介何以致其辨而意無妄動之萌物理詧矣而蓄變之幾何以盡其宜而無難通之故顯見當前者不遠矣而時中之用何以任吾動而皆與

天理而相親亦知有一道焉可以衛吾性依吾仁而坦嘫合乎天則嘫而志氣之交與天人之蘊不相就也洵哉其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之無所用吾力也夫子之道其易知而難行始如是哉而囘之得終事於斯者在何日也敢不勉乎嗚呼此顏子所爲善學聖人而優入於聖也不仰不鑽何以知其高堅不瞻之在前何以知其忽焉在後不欲從之何以知其末由故知者非眞知也力行而後知之眞也知道易而合道難卽此文禮而已有無窮無方之旨況其所以嘫者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

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訓義　聖人之言和平而俾人以自喻卽有以非理相加者亦從容以曆而不激獨至於敬愛之至欲極其情以尊聖人則危其辭而切喻之葢愛君子而不以道君子之大辱也況其在死生之際分義之大者乎喪禮有小臣以屬纊而左右扶以奉衣而復於寢廟以抗衾而浴大夫以上乃有之夫子未爲司寇之先偶有疾而至於病子路欲尊孔子而使門人爲臣行臣之事而以臣名

之非禮也夫子不知幾陷於僭矣及病既閒乃聞其事而責子路曰人之凥心制事出乎誠則入乎詐不知而妄作自以爲誠也而不知其行之爲詐也由不聞道而妄欲有爲久矣於今而乃以施之於吾乎夫吾之無臣大分也大法也人所共知也而爲有臣者則由之詐也詐者必有所欺欺人之不知而謂唯我爲之卽無不可也吾其將誰欺也生以對於人死以歸於化吾其將欺天乎由自處於詐而使我欺天辱吾甚矣由其以是爲厚我乎夫生有所自迎故生而爲擇負之者倉之者保之者以生於其所可託之手也死有所自送故死而擇扶之者復之者浴之者以死於其所可託之手也今所

爲臣者二三子也名之曰臣而二三子以詐而爲臣矣與其死於詐人之手也則正名之曰二三子以師弟之禮相終始也無寧死於以道相友之手乎由若曰備官而大葬爲榮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亦義也命也莽保首領於先人之寢廟予死於道路乎何恤乎情之不可致而全歸之不足爲榮邪㤅我而不知我之自有以死耍爲欺焉是故吾莽不辱於由而未嘗不突恨也嗚嘑聖人寬以容物而徒於此加厲焉細人之㤅人適以傷君子之心有如是夫

子贛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於粉切匵徒谷切賈當作價通叚字也沽當作夃而買多得爲夃沽水名今俗混不知所辨

韞藏也匵匱也夃賣也子贛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耑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價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大公之凥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古無售字卽叚讎字爲之

訓義出處君子之大義也而拘於所見者分仕隱爲兩途擇一而守之以終其身隱者無意於仕仕者不安於隱不知君子之仕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有道在己則必公諸天下而爲天人效其能則君子止有仕之一道

而特非其義非其道則不苟求於世以俟天命人事而不妄無非所以善其仕也子贛疑焉而寓言以問曰天下莫不寶者玉也玉而美焉尤當世之所求而成大用者也今且有於斯矣爲㤅玉者曰美在玉而不在天下也韞以藻藉而匵函之藏而不以示人玉不失其重也此一說也爲用玉者曰美著於天下而玉乃見其美也美玉必有善價而或不相值則求之而不爲屈要以夃而得顯其美此又一說也均之乎重玉而行藏判焉將何從乎夫子曰天下豈有美玉而藏爲寶者乎本玉所可用之寶推天下需玉之理以用玉者之理度之夃之哉可決而無疑也以褎玉者之心而言之夃之哉孰患

而無以易也然而有美於斯尚未卽刃而使人疑爲韞匵之藏何也我則有心而世不知耳念玉之以不藏爲義惟日待之待其可以不藏而卽不藏也念天下之待王以爲美惟日待之待其美之可見而卽刃也特欲求之則善價終不可勇不知玉者之能酬而省價以刃則必褻用玉而失其美不得已而刃待焉待之心何日忘天下哉嗚呼此聖人所以爲大也道公天下而必無終隱之心切望斯人而欲遂其行義達道之志何至判仕隱爲兩塗如忘世之逸民功名之俗儒哉

子欲居九夷居當作凥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凥之者亦棄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凥則化何陋之有

【訓義】東方有九夷之國介葛牟萊之屬其先本小國也以貢幣不給而行夷禮遂目爲之夷其俗苟簡無文而夫子欲徃凥焉蓋中國雖曰禮樂具存而詐利相尚自以爲君子之道在焉則君子之道無能相治意彼之不自命爲君子者不待損其所已濫而但益其所不知爲尚可敎也聖人行道無已之心有然者而或曰彼夷者名敎不及政刑不具雖夫子其將如之何哉是徒知陋者之爲陋而不知自謂不陋者之陋更甚也夫子曰彼之陋也惟未嘗有君子凥之耳使君子凥之示以其所不知勉以其所可行則功利權謀所染者淺而動之以天性之安豈有怙其陋而不改者乎吾之欲凥非徒然也嗚呼禮亂而自謂禮樂淫而自謂樂政刑無章而自謂治方且謂君子爲莫殫莫究之學此道之所以終喪而曾夷之不若也悲夫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攷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訓義】夫子曰人治之大莫盛於樂誘之以所樂而導之以正通鬼神之德以納君臣朝野於和平此世道人心

治亂之本也吾徃者以道爲可行則釐定之者在治定功成之日自衛反魯知道終無可行之日矣而以救淫僻之人心使存中和之意以留先王之遺意者其在正樂乎以吾越歷天下辨五方之風氣參以聞見而斟酌之益於樂之音容必於相得律呂必於相應朝廟鄉國必於相稱者一一爲正之而淫聲不干僭亂不容然後六代之音各如其度樂乃正矣夫樂之未正其明明不可亂而亂者如升歌合樂之詩爲雅爲頌且不得其所有文可攷有義可辨者且並亂無紀而況無字之聲無聲之節哉樂正矣則雅有雅之所頌有頌之所不相雜也雅各有所合用之雅頌各有所合用之頌不相越也

配笙鐘而相得合升歌下管而文與情相諧以郊以禘
以羣祀以燕以饗以贈荅辭與音叶則義與辭立而情
與義比樂之不可不正不於此益著哉使守此而無失
天下雖不治而人心風俗猶不至邪侈而世教可興未
知他日之能無失墜否邪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訓義夫子曰學者其可以不自念乎哉高語性命侈談
治理而反之躬行者在日用之閒而莫能自信督莫之
念焉則亦安得不皇然懼也我且不釋於心而人其俱

能無媿乎誠反而自攷曰出則不能不事公卿矣且勿
言忠敬也適如其當事者而事之吾無負於公卿而公
卿不能咎我此乃謂之事公卿耳入則不能不事父兄
矣且勿言孝弟也盡其必事者而事之吾不忘父兄而
父兄各得其所膺受此乃謂之事父兄耳以盡其情且
勿言天下之可矜而可恤者多也一喪事耳旣襄其事
而非勉則必遺生死之憾恐有不誠且傷人子之心恐
有不信且貽化者之恫惻怛哀而生倦其何安乎則不
敢不勉焉已以節其情且勿言天下之誘我而困我者
多也卽一酒耳不必不飲而何至爲其所困以酒養和
而酒不干吾和以酒成禮而酒不亂吾禮志氣定而自

得所固然者而特不爲酒困也凡此者臨其事而果能
無疚乎則未能臨其事而果信爲果無歉乎如自疑焉
而何以自信乎妄自信焉而果可以自信乎何有於我
我惟日念之而不敢懈者也有意於學者其尚引以自
問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
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
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　程子曰此道體
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
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

子法之自彊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
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
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訓義天地之化在聖人視之皆與吾道通理而爲吾所
必效法焉者吾於子臨川而歎見聖心之體道焉天地
以道而流形川其一也道有凥靜而不遷者貞萬古而
亟奠其所有凥動而不滯者無瞬息之暫有所停於其
靜也可以知道之至正者守之而無可推遷也於其動
也可以知道之日新者有之而無可終恃也川者凥動
而無瞬息之停者也子乃歎曰夫道不可恃德不可息

吾固如昨日之是且爲今日之非苟此之勤不救後此之怠凡已往者皆陳迹而將來者莫能自已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逝者也而無以徵之今觀夫水天之所以生水水之所以自生道之體不於斯而顯乎則道之用不於此而著乎盍水之逝也不舍晝夜盡晝夜而歷乎萬古之晝夜不能據已盈之科爲終古可盈之積則斯其明驗矣而凡逝者之不可執往者往矣而必有來來者又往矣而終不能保其不往豈有不如斯者哉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斯非其昭然而示人以道之必然者乎夫道有不逝者卽有逝者學必與道而相脩道有其不逝故貞志以自立經萬變而不惑其素道有

其必逝故成能不可恃無中止之可安誠使知晝夜不舍者皆逝也則又何晝夜之可舍也嗚呼天以其道示人無非敎也聖以天之化爲道無非學也學聖者觀物而自省庶其有得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本作致

謝氏曰致好色惡惡臭誠也致德如致色斯誠致德矣然民鮮能之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德性也其動而爲情則致色之念生焉情者人所必有之情如其情而安之爲性故致色者誠致之也乃性非人固有之性乎忘其性而不用其情斯致德者之不能誠矣吾以是傷今之人下焉者知致色而不致德矣其情之有餘者一念以致德一念以致色而致德之心終不如致色之切其情之不突者於色不必甚致而於德亦不能致而致德之心或至不如致色偶動之眞求其未得而慕慕之不忘已得而嗜嗜之不猒中心安之外物不能奪之如此吾未之見也則何望乎不失其性而德爲已有哉嗚呼古之縱欲者致色而不知德耳其妄已不可革今之人致金帛米粟而喪德更甚更何望其知有德哉故以致色之心遂而致德則善矣致金帛米粟之心終不可遂人道其終絶哉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簣求位切覆讀如字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訓義夫子曰學者亦視其立志之何如耳志盈而不求益則雖勸勉之而終不能起其已衰之氣志銳而不自畫則不待鼓舞而自有不能已之情今夫學不遠人以爲道非果有崇高特起之難如欲爲山者之妄計也卽譬如爲山乎而業已爲山則必成乎山而後如其爲之心乃未成者一簣耳昝者大有爲之心何至今而懈而

遂止也至於止則心安於是見其盈不見其歉吾自止之而孰能獎之使成乎一簣之暫勞原不待人獎進也學因性之所近非果有無因而起之難如平地而欲為山之幻想也卽譬如平地乎而苟欲為山則但在於為而不恤平地之勞則雖所覆者一簣乎緍後無窮之業蓋自此而始而但在進也如其進則情注於此心不迫而意不倦吾自進焉而何待於勸之以脊乎一簣之初幾未可遽相勸掖也夫卽至平地為山而一念之勸怠且必有嘫者況乎學乃君子之本務而道無中立得當之理不進則退竝其始而棄之則志者人之自立而不待師友之益吾其能如中止者何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訓義夫子稱顏子以見致學者之難也曰凡吾之語二三子者皆非虛言以明道也言之皆可行也行之必竭才以求至而後允合乎吾言也乃聞而說者有矣聞而有志於行者亦有矣若以吾語為必可行必不可不行望道未見而不惡力之不繼行焉未逮而不恤求之已勞念不舍而變不遷唯其無惰心也其惟回也與明敏不足恃而嘗志不可窮吾非回其孰望哉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歿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訓義夫子於顏淵既沒之後而追歎之曰學安有止哉以道則益入而益深也以心則終身不可違而終食不可息也能如是則以至於聖未可量矣唯回嘫也而惜乎其不終也有聞也而所發者又別矣從事焉而所守者又純矣吾見其進也有善不伐不自以為足也在實若虛不據以為安也未見其止也使其存焉吾道其盡在回乎而柰之何進之未艾而遽沒也吾道其終無可據者乎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蕚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訓義夫子以苗喻為學者曰天質之良不可恃也外著之美不可保也其惟有其實而體果肖其所生用果副其所望者乎今夫苗種之美者矣其美也以其能吐蕚而見其榮也苗之必秀所可期也夫不有不秀者乎何以使其不能秀也則摧殘之於早者可念也今夫苗而秀榮之既見者矣所以資其秀者以其能斂蕚而成其實也秀之必實所可冀也夫不有不實者乎何以使其不能實也則隕落之於後者可畏也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夫不亦理之或然而事之必有乎觀於苗而可不念哉從事於君子之塗以異於稊稗而鄙陋不能自見者不秀之類也馴習於詩書之美以有其文采而忠信不能立誠者不實之比也名爲學者而遂可以自矜乎吾爲之懼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季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尹氏曰少而

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訓義　夫子曰人而有志於君子之剬則當使人畏而無使人狎不可繼之絕學自我嗣之不可成之功業自我成之而惡可狎也則實可畏也凡爲後生者天皆授以可爲之資而歲月無涯日進焉則不量其所至伊可畏也爲之先生長者聞道雖先於彼而亦非一旦之得來者能然則安知其不如我之今日哉惟至於四十矣俄而五十矣知焉而不精行焉而不力人之侮之者無善之可名也則已往之時皆利欲熏心怠荒弛志之日終於此而已矣不足畏矣若夫耄而敢學者必五十以前爲之已成而後生其不息之志非四十以後所可奮興於一旦也而又何畏乎嗚呼人至於不足畏則雖智者容之仁者閔之而已有死之氣矣故曰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次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巽當作𢁉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道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敢貨敢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

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非本从丫从北今俗譌作乖乖乃乖字之譌乖背呂也與非音同義別不審其義譌乖作乖又譌乖作非非戾之極可笑甚焉

訓義　夫子窮不肖者之情以見教所不能施曰君子之教無棄人而有不能不棄之人非但拒諫者爲然也拒諫者惡矣而萬一其有悟心則可危言以警之亦可因機而誘之唯彼容容苟安之士成乎其不痛不痒之習而君子之教乃窮今夫志不足以自奮則據法以立言使之理詘而不得不從乃非彼之能從也法言可畏而不可議不能不從也乃貴其從之者何也貴其改也改

而後不從以迹從以心矣斯君子所以貴有法言爲震動愚蒙之至教也情不能以自輿則柔巽而與語使之歆動而不得不說乃非彼之能說也巽言可親而不可違不能不說也乃貴其說者何也貴其繹也繹而後知其可說要有可說者矣斯君子所以貴有巽言爲曲引癡迷之至教也君子之敎人止此二者而已不知改者以法言警之不知繹者以巽言誘之或法言不效則巽言之巽言不入則法言之無非望其繹且改也乃有身無心而隨語以生敬悉知其悉我成我而自限於不能則但以說酬我之巽言但以從逃我之法言斯人也謂之不受敎而已說已從也嗾而從說之後憚於行而不

舍其舊之所習知彊壯而仍童穉之陋名爲君子而效細人之偷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曾不如力足拒諫者之猶可施吾權敎也嗚嘑顏涿鄒盜也而夫子敎之宰予在言語之科而擬之朽木糞土故不痛不蚌之人不如死之久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訓義重出不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帥當作衞宏讀如率不宏別讀所貴切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訓義夫子曰今人挾一有爲有守之心乃爲焉而不成守焉而不固則曰人欲爲而天奪之我欲爲而人奪之無可如何而初非我志也夫使其可奪也而尙謂之志哉夫天下之可奪者權不自己者故三軍之衆帥爲之主而或襲而取之或誘而執之而三軍又已易主矣蓋藉衆以立威人不一心而三軍原無定主也若夫志則志士仁人亦但匹夫耳乃苟正其志則豫定其所以爲所以守者處其常而何如處其變而何若可成可敗可生可死而初心無不可遂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孰得而奪之哉是以君子唯尙志之爲事

而無恴天人之不我佑助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縕於云切貉當作貈下各切似狐善睡黃褐色可爲裘貉莫白切北方狄名北方豸種也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偁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切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衞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訓義道極於善而已矣而善豈易言哉於不善之中而見有善者焉卽於善之中而見有不善者焉雖操一不自足之心以極研幾之實而推致於廣大則日進而未已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今夫貧富之際固君子立身涉世之大端於此而無以自凥則不善之積自此而生庸人之心他無所用恥而獨於此以相形而有恥心恥

之則彊者嫉忌弱者卑屈身辱而與世忤咎之府也命志之始在先去此恥心而子路已優爲之故夫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相形而益見其不足無可以不恥者存而恥心生矣乃能內不喪己外不見物而不以此爲恥者其由也與夫苟以此爲恥則因恥而致忿於人則必忮見可恥而致羨於人則有求不恥矣則不忮矣不求矣詩不云乎不忮不求言乎其無恥之心也何用不臧言乎身與世之各得也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而立身之本植矣忿懲則怨不起欲窒則辱不逮而涉世之患其可由此而免矣由始與詩言而相得乎夫子之備詩以贊由者原從流俗之士沈溺於富貴

之中而見其立志之始能自拔以漸躋於高明之域而不謂子路之果於自信也以是詩之言與己心相得樂誦之而期以終身誦之然則以子路之可與知德而僅同衞之思婦所以願其君子自免於行役之中者而遂謂天下之道在是乎夫子曰甚矣由之不知臧也夫不忮不求亦一道矣自無道者之與世波靡則見爲道也自君子之樂天知命而安土敦仁者視之則亦百介君子苟自拔於流俗之道也而何足以臧乎從貧富之中而不忮焉可以消富者之忌而不可以平天下之情從貧富之中而不求焉可以免富貴之辱而不可以處萬物之上吾恐以道義自凥而信道義以與世相亢也則

亦忮焉而道義成乎偏激之意氣以功名自任而有求於世以著其功名也則亦求焉而功名成乎殉時之學術立心已隘而憂患之來卽名節亦莫能成其大正由也而恃此吾恐其以不臧終也吾之言以望由之進而豈望其止哉蓋不以貧爲恥者入道之始事而研幾之實乃以樂天見道之廣乃以安土君子終日由之而以處憂患之世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致學實思者固不足以知其所至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凋作彫誤彫琢文也凋黃落也義本別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

肎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訓義夫子當歲寒見松柏而有所感曰夫此葳然茂矣而不改柯易葉者惟松柏也哉乃嚮者卉木方榮之時松柏未能與之爭盛也即在林樹徵落之際松柏亦未見其有專美也今歲而寒矣然後知百卉凋而此不凋松柏即有或凋之時而不與衆木同凋知之不早而可以知者非在歲寒也惟其爲松柏而寒自不能凋之則所以保合生理而養其凝定之質者正不必爲歲寒計而自能不屈於歲寒特知之者至歲寒而始知耳夫子此言可以表志士仁人之節可以示知人任重之方可以著君子畜德立本之學可以通天下吉凶險阻之故

一感物而衆理具焉存乎人之善體之而已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憂當作慐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慐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訓義夫子曰君子期於德之成耳無所患於天下也天下衆論紛紜而得失無據世故多變而善敗難期凶危難免而倉猝相投此學者所以不能必有從心之樂而恐德之不終也雖然豈患此哉不以私意蔽其聰明而究之以學問以求知也澂之漸淸擴之漸廣以至於理無不明則成乎智矣旣成乎智者則是者知其所以是非者知其所以非劃然可否之兩塗議論雖繁而不出乎此其可以折衷羣言而事理之繁皆有條而不紊夫何疑焉不以私欲牿其生理而養之以和平以求仁也守之漸定成之漸純以至於土無不安則成乎仁矣旣成乎仁者則得而安於其得喪而安於其喪粹然自足之一心後獲不謀而但全其性其可以出入窮通而物情之異使潛消而自化夫何慮焉不以利害餒其氣而配之以道義以養勇也持之旣堅充之益壯以至於情無所撓則成乎勇矣旣成乎勇者則進以不避乎艱難退以不驚乎生死浩然必伸之素志直方足恃而何歉乎彼其可以獨立不變而患難之至直付之坦然夫何怯焉嗚嘑盡天下之可惑可慐可懼者曾不足以動其

心此疑有不可測之神明而自智者仁者勇者視之因其固然而已矣而特非誠仁誠智誠勇則俛得俛失於慐虞險阻之中而莫能必也是以君子貴乎立誠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

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趨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已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訓義 夫子曰凡有志於學者皆可期以合道之體盡道之用也而正未易言矣明其所已至與其所未至則學者尙無躐等以失其所守而與之同學者抑可無過許而徒爲彼損哉有學者有適道者有立者有權者進修之益本無方也吾所期於天下豈不欲其極致乎大用

使事理之各得其宜而無執一之弊哉方與之共學卽已學爲聖人之事原不期之以小成聖人之大用亦但在所學之中而非有神變不測之機然由序而漸進則心與道相遇之淺深固自然之數也不屑俗學不尙異端順先王詩書禮樂而服習焉此吾黨之士也可與共學矣乃引所學而以之服躬由其學而思見諸行斯可與適道此共學者未知其能以道爲必由而日用之循乎此否也未可遽許之也以身體道而遵道以行則雖或得或失而要不可謂非適道者也乃既無以信其有得而無失則言有物行有恆立乎不易之方而不爲物欲所亂以必保其所適之正未可知也而能遽許之立乎動必以禮而志無所遷則雖輕重失宜緩急失序而要不可謂之非立者也乃既無以見其時措之咸宜則侔物而施因時而審行乎萬殊之途而不爲典要之守以隨所遇而無不可立未可知也而遂能許之權乎夫可與權者亦豈眞有不可知之變化哉亦但道之所必然而學之所可及焉者也而非由其所立而擇義之精取舍不差於毫髮存仁之熟而從違一順其自然固未足以與於斯也故君子以人皆可以爲聖於其定志於學之初而卽望其有窮神達化之功至於義精仁熟之大用則不敢輕以許人恐其趨嚮之未定自守之未貞且侈言神妙而流於無忌憚之小人誠愼之也而學者

其可以見許於君子而遂足乎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宜作棠棣特計切爾當作尒）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尒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訓義 道之所自建原因人之心思而生心之有思因以

見事物之有理非天建地設有一不可至之境役人之心以求之也道因心立故聖人之所知所能夫婦可以與焉古人之已知已能今人可以得焉而言道者分心與道爲兩境遂若有參霧不相及之勢故夫子因讀詩而正之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觀物態之留連以生其有求不得之情因而曰豈不尒思室是遠而若遠而思之無益者然夫曰豈不尒思則謂人之疑其不思也是必有不自信其思者在曰室是遠而亦聊以解其不思之咎而自慰耳夫子曰吾於此而知其未之思矣可以豈不思而遂謂思乎未嘗忘之而亦未嘗篤念之思而奇得則思止矣思而不得而思亦止矣極人心之所可用以竭致於所求知求得之中無緒之中而求其緒無實之境而求其實者豈若是乎若夫所欲思者則以實求之何遠之有哉色者盈吾目也聲者盈吾耳也忠孝吾君父也信果吾言行也四海之廣老幼之積也千古之遙綱常倫理之所經也思之而皆有如取如攜之利思之而皆有可爲可守之常而柰何云遠也室雖遠而人不遠故古人可以尚友千里可以同堂人與人思形而且然而況道乎是詩也未可以盡心理之致者也刪之可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一終

論語卷十　四書訓義十二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切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尒 朝直遙切下同便房連切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尒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辯竊作辨別

【訓義】魯論記聖人之言備矣而其見諸行事者尤必詳之蓋聖人盛德之光輝無不可以徵天理之流行而門弟子無微不詧以見聖於羹牆亦可以爲致學究思者之法也夫辭氣容色之酬酢於朝廷鄉里君友民物以

及夫衣服飲食之節皆天理之所昭著適得其當然者亦人心之所同而無不可學而至謹小愼微正其身以養其心者學者之事也渾然一理從心所欲而面背四體一動一靜取精用物自膺其節者聖人之神也乃學者無乎不警無乎不謹以勉學焉得其一而忘其一立其大而忽其小敬其小而忽其大急於循理則遠乎人情偶一順情而遂非乎天則卽使動可免咎而拘迫矯强之意勝不能安行而有從容中道之樂夫豈人所不能知人所不能行哉而合聖人之德煇以觀之則其未能知未能行者多矣此聖人之可學而不可學者矣益亦求諸作聖之本乎　德容一也而所施者異則有不

容不異焉者此所謂溥萬物而無心也則記夫子於鄉黨朝廷之異焉於鄉黨也其容則恂恂如也無所戒而若有所戒無所懼而若有所懼樸然一子弟之容焉其言則似不能言者知焉而不任其知能焉而不表其能詘然一子弟之言焉其在宗廟朝廷也其有所言焉則所知者無不言言者無不盡而辭氣之間亦亹亹難窮蓋便便也唯知之已明而猶若愼思而出言之必盡而特不務及於他則見其有謹焉者蓋鄉黨之間本父兄之與處且在鄉言鄉無得失治亂之大故而鄉人者又不足與深言者也不以聖自凥聖以凥鄉矣若宗廟之中大禮存焉朝廷之上大法昭焉正君子所有修明之

賚而與言者皆與聞國政可與論得失者也於此而不昌無爲賢言矣夫子之所以處之而咸宜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空桿切誾語巾切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切踖資昔切與讀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嚮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與與當作懇趣步懇懇也讀余呂切

訓義夫子在朝而與君大夫議政其詞氣儀容抑有各

適其宜者當君未視朝之時議所當行以待君出而決行之秉其至是而無所疑昌言之矣而特其辭氣之閒有辨焉所與言者爲下大夫司寇之同列者也則侃侃然其直而無所避就剛而決於必然也爲上大夫命卿之執國政者也則誾誾然其諍而不苟從必和說而無矜厲之色也及君出而在御矣雖與大夫辨論於君之前猶是侃侃而誾誾乎而容貌之閒則爲之異踧踖焉敬而若不寧與與焉亟不忘乎嚮君也其言之便便猶是言也而與同寅之尊卑詞氣異焉君未在與既在之時容貌異焉有如此者　君在承議政而言一章乃相承不亂不然則此章當在過位節之下且言在則明不

但與大夫同尻而上有君也與與用張子說方得貫串
若朱註則寬而不切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與儐同必刃切躩上縛切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
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襜前後襜如也襜處占切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
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翼本作𪅃音同趨貌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訓義小國之君來朝大國之大夫來聘賓有介自門外
鴈立於門右而上主君設擯自堂下鴈立於門左而下
以與末介接而傳命傳命畢君乃延賓而入擯者隨君
而入立於阼階之下以待事賓出則旅立而送之夫子
仕於魯當爲中擯當君召使擯之時念兩國之玫乃國
之大禮其事不容不敬自承命趨朝以至於序立之時
其色則勃如也敬盛於中而氣盈於外若神情之奮發
焉者其立則足躩如也敬達於踵而形斂於度若局促
而不舒者賓至矣傳命而出入矣所與立者內則上擯

也外則末擯也揖而與言凡揖皆拱而嚮襜而茲則傳
而出者左其手傳而入者右其手手容動而身其有傾
倚之容乎乃視其衣之襜後使左其手而左傾焉右其
手而右傾焉則衣之下齊有不齊者矣而襜後之兩旁
如縣襜帷之整齊矣蓋以手容致禮於同列而身容正
立內不背君外不背賓故其見於衣者如此君延賓以
入擯隨君於階下其進則趨也堂下敬事之容然也君
與賓所不接當爲容以示整肅也則張拱以行身容舒
而手容平如鳥之舒翼然者賓成禮而退則敬賓之事
畢而敬恣專在於君君猶拱立以俟賓之登車而去乃
於方去之際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所以紓君之敬而節

其勞也聘禮每一事畢則賓必出而後更請事故賓之
回顧與否君或未知而不容不復夫子位在中擯而復
之者意其時上擯有不達於禮者而夫子代之盡禮以
致敬恣不以越位爲嫌故如此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履从尸从彳从夂从舟象履形作履謂閾于逼切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
當尊行履閾則不恪棖宅耕切門兩旁植木闑魚列切門準的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勃本作艴蒲沒切上勃字同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屏必郢切）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摳口侯切躡尼輒切）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此

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訓義】君視燕朝於路寢而夫子入見焉始終一敬而敬之節有殊焉者當入公門之始猶遠君也而局謹自持見於身容者一入門而見此門爲禮法之所臨矣其俛仰之節則鞠躬如也曲焉而不敢舒其收斂之度則如此門之不足容其入者局焉而不敢張諸侯之門三君於大門之外聽外朝之政則闔左扉而立闔扉之中君之出入亦由中而行臣之行不同於賓亦由左扉之內入則右而近乎棖側之臬出則右而近乎正扉之棖避君行立之位禮也當門之際設棖以止門而加閾焉車行則去否則設之君方在堂右扉闔左扉启而閾未去

行則撤之而不以足加於閾之上不敢倨也夫子於行人之頃偶立以須必避左之中入門而行先定步趨之度無至憂於閾而或履之造次之間無違焉者入大門而至於內屏之外是君視內朝之位也雖時君在內而此爲虛位乃夫子過之色則勃如也足則躩如也或有所與同列議論而言焉則氣之斂而詞不達似不足者也君立於堂上戶牖之間則升堂而聽命其升階也攝裳之下齊摳之於手去地尺以無隕越於時鞠躬如也夫升而鞠躬體不甯。而氣易麤乃敬持其志氣亦內斂屏氣似無出入之息者嗛靜以俟命而神凝則氣亦專也夫嗛則其對君之時爲勃如爲躩如爲鞠躬爲屏氣

胥視此矣君將退而出矣於阼階之右降階而下降一等而勃如之色改矣乃以見嚮之管其敬者爲近君也今則逞顏色矣怡怡嗛和悅見於面若喜君臣之得良會於今日者階有三等下而至於庭沒階矣堂下布武而趨無敢緩行以爲容也而手容翼如也既復乎中門以外大門以內之位以俟君之退端立而不甯。踧踖如也此吾黨或豫隨夫子同升而見其容如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識蒸切蹜所六切）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
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
離地如緣物也
亯禮有容色亯作享者誤
亯獻也既聘而亯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
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爲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鼂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
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訓義夫子仕於魯其聘問鄰國之事不見於經傳或曰
國史非鄭則不書夫子之奉使蓋小聘也或曰夫子未
嘗奉使與門弟子講其禮而設位以習其儀記者因述
焉要之爲聖人敬事之容也受命而行則君授之圭玉
人手授而使者執之乃奉以出而與於乘車以行至其
國則執之將命使事畢主君反圭使者授之歸國執之
以奉歸於君皆執圭之時也此圭乃天子所命以示信
執之則王靈所憑也而君之誠所自達也其身容則鞠
躬如也而有竭力奉持之度如不能勝此圭者然其手
容則上下有恆度以授以受則其手如天揖之當心而
上肘平心而腕上於心其奉以行立不上而下則其手

肘腕相齊皆與心平其面容則勃如也而加嚴矣氣益
盈而愼益至如臨戰之勃如非他勃如比也其足容以
行則不趨而步其步也蹜蹜然行半於武步不敢遠而
舉前曳踵踵不離地如緣獨木以行唯恐失足焉者聘
事畢出而待命復入而行亯禮命主已授主君而所將
者圭璧也陳於庭者皮幣與馬也所以通兩君之和也
君之和於使者傳之則發氣滿容神情專注於以見兩
國之無貳無虞而無匿志也亯禮畢出而請事私覿行
焉以幣見於主君受命於君而展使臣之敬此下情得
以上交者也而其爲容則愉愉如也盡歡以徹主君之
致敬雖不弛而以得當於交歡者爲至也一使事也而

始於專嘗其敬既而和敬交焉終而唯盡其和各因其
宜有如此者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切緅子侯切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
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厶尻服
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之忍切綌綺戟切讀如隙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
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

絺是也（縐側救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五雞切）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褻古本作緒　裘古本作求）

長欲其昷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凥（貉亞作貉厚亞作厚居當作凥）

狐貉毛突昷旱私凥取其適體（昷作溫別溫水名）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礪作礪俗文）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襞必益切）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訓義衣裳以飾躬非但適體而已也體以之適固無取乎矯世而違寒暄之度而由其有衣裳也拱揖以莊焉步趨以整焉目視其色而情以宜焉身習其文而志以○甯焉為人所瞻視而不蕩天下之耳目以卽於淫焉則上以順天時下以定民志處朝廟之上行吉凶之儀修弦誦之事皆以輔人之志氣而納之於清明節制之中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男女之所自別君子野人之所自辨故聖人慎之而可以為天下萬世法夫子之服君子之服也君子亦非求異於人也盡人之所當服情與事相稱而理出其中矣衣之有緣以致飾也采素各有其宜紺者齊服之飾也以表誠焉故深之緅者練服之飾也以表哀焉故淺之非齊非練何為以之飾哉褻衣亦有其正紅者赤間白也傷於佻紫者赤間黑也傷於麗雖非朝祭之服亦何用服此哉自無識者不典致新者不雅有服之者焉而君子不以之辱吾躬暑則葛寒則裘以順時而適體也葛不登於禮服燕尻服之其制簡裘以襲衣而上有裼焉禮服尙之其制繁當暑而服葛或絺或綌欲其清也而袗之異於布帛之有複也乃袗之而體或露矣必內服中衣表葛於外而出之不貪其輕清而自媟也古者未有衣先有裘故裘

尙已裘在內衣在外不知其裘視其衣之色而知之以昭裘之不失其度也朝服羔裘以表敬也其衣則緇聘亯之服麑裘以著誠也其衣則素蜡祭之服狐裘以息老物也其衣則黃衣之色如其裘裘必因其事而稱其衣此禮服之裘則然若夫褻裘者所以凥也以言其制則長過於衣而下接於裳而短右袂焉以言其物則或狐或貉而不必稱裼衣之素蓋朝祭之裘裘與衣齊而袂齊等以便拜起而成儀褻裘則取其昷而殺下體取其便於事而無滯槩朝祭之服衣裳同色而各有所宜以敬其事褻裘則但欲其昷而可亟耳或從其愼或從其畧君子之所爲得中也有宜文者有宜簡者宜文

而不文則吉衡於凶故唯喪爲去佩耳喪既免而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待用以納身於軌物也無所不佩矣宜簡而不簡則褻用其所尊故唯朝祭之服其裳如帷上下齊度而多爲之襞積以上斂而下博耳若燕凥之服顚倒裁之殺上而豐下不必爲之襞積以昭儉約之可亟也哀敬之節衣以顯之世有從乎茍簡者以朝服之羔裘祭服之玄冠而弔謂無服之可以如吾素也致仕之餘以隱凥之裼衣而見君者謂耆老之可以衛吾素也而君子弔必素其衣冠月朔必朝服以朝無所簡也觀於聖人之服而君子所以盡其質文以養氣體者不以苟可適體而劣任其便蓋如此乎其有不踰之矩乃聖人何容心焉因其固然而自無不中又何規規然擬議而用其節制邪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切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訓義聖人或助祭於公而散齊於家或祭於已而致齊於宮以齊一其心志而交於神明其禮則有典之可守也其用心則聖人之獨至而不易喻也乃其見於衣服

飲食居處之節者必謹焉聖人之衣無不潔也而猶以爲未潔也沐浴之餘易明衣焉必預儲之以待用其物則布也簡素而適體矣夜寢有衣焉必別爲之長一身而加半廣長耑整而與常時之寢衣別矣其食也必變於亟之所食酒與葷則卻之以淸其氣爲特豚爲少牢必新殺者以輔其神其凥也必遷於亟之所坐不處於外寢以絕人事不處於內室以遠中饋內盡其誠而外必謹其節有如此者也

食不猒精膾不猒細食當作飤祥吏切猒作厭誤膾古外切

飤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飤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猒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

是也胜作腥者别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當作飤饐乙冀切餲如介切音同義別飪如甚切

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言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氣古本作食既量當如字讀亂當作亂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當作酤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荅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從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當作飤陸氏曰魯論瓜作必齊側皆切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訓義 飲食之為用大矣哉以飲食而生者人與禽之同也食五穀六牲而生者君子小人之同也君子又豈有異於人哉小人食君子之食而小人之所食君子有不食焉耳飲食之道味以養陰氣以養陽養陰者非但養其血也即所以養夫人柔順潔清之德也養陽者非但

以養其氣也卽所以養夫人剛健文明之德也血氣淸
而性情亦正矣故夫治之未精時之已過濁有餘而淸
不足者皆能長人之濁氣而使之爲小人貪饕而無擇
遂習而以爲美焉君子愼之而在聖人則淸與濁貞與
邪之不相入自不與之相得而去之其於飮食如此乎
其重也乃以敬其事而儀度亦行乎其閒焉飮與膾食
之大者也飮而精膾而細非有侈於天物也盡人力焉
而已非倉猝貧尼之中不可精不可細則亦精之細之
而奚難精則擇天產之內美細則去物性之燥烈故爲
淡薄以矯世者或猒之曰惡用是屑屑者爲哉而其枯
槁悍戾之氣亦自此長矣聖人日中饋之職以養君子

宜也何猒之有夫精與細則所必食矣然不必精細而
亦未嘗不食也若夫爲之者不誠奉之者不敬而食之
也有損則必卻而不食以飮則饐之失宜而傷於溼或
宿之已久而味爲變以膾則魚腐而中餒肉腐而外敗
凡飮與膾雖未至於壞而色已失其故臭已非其常卽
或新而非陳然而宜飪者不飪不宜糜爛者而糜爛此
何爲陳於君子之前哉其類可惡也其陋可鄙也而蘊
釀不蠲之氣以增濁氣於中者尤不可嘗試也不食之
矣禽有時而獻焉穀有時而登焉瓜果蔬茹有時而采
焉非其時而有之或天氣之變也或鬱養勞飪而成也
氣不正而味亦非矣傷大和而助疵沴不食也夫飮與

肉雖於味無改於氣無變於飪無失而當其割之也骨
有貴賤體有上下貴者取貴焉賤者取賤焉各有正也
殽雜而登之於俎豆失其理而歆羨無度是所以賜小
人也不食也割卽正矣而調之以醬有卵醬焉有芥醬
焉有醓醬焉各有所相得者爲宜禮有常經而任意顚
倒之則不敬甚矣食之而不相得必有損以不食也而
於此尤有斟酌焉酒肉養之豐者也而肉則以飮爲主
矣酒則以適爲度矣肉雖不妨於多食而不使勝於飮
氣飮淸而肉濁也酒雖不必有定量而觥觴交錯爲其
節矣則有不當飮而飮者味重而志亦遂也不及亂也
若夫酒非家釀脯非內製沽之市之而以充食此小人

貪饕無猒者之追求而可卽醉飽者也或有爲夫子設
者鄙哉不足與爲禮矣不食也豆陳於前有不必食者
撤之可也薑雖非葅實之正而於食道爲宜五辛之中
獨香烈焉不撤也凡彼不可食者不食而可食者未嘗
留意於味也食之過而氣爲閡且志亦爲之昏矣不多
食也乃肉之可食也期於不腐不敗而卽或有餘以致
不可食猶可以賜小人抑不然棄之可亦未嘗屑屑然
爲之早計求無所棄也而唯祭肉不然肉欲其鮮而人
喜食之祭肉者欲合人之歆心以事神者也故祭於公
而頒胙所頒者少可以當夕而其自神既不宿留之也
自祭而有餘焉所餘者多少宜之禮徹賜衆之典可俟

三日而頒之食之不出三日蓋念出三日之後肉猶其肉乎人不食之矣不食而棄之是委祖考之餘於溝壑也不忍也甚哉聖人之於飲食其詳其慎有如此者唯其慎也故動作而有語有言君子之出身而加乎物也食以養性寢以息神君子之頤生而善乎己也二者皆靜幾也當靜而動非其時矣故食對人而有酬荅寢獨處而或有命令人情所不免而夫子不然其儀一而其氣亦甯也食之有祭不忘其始蓋易茹毛飲血之惡而異人道於禽獸功不可泯也雖蔬飲菜羹而必祭禮也而夫子見食道之重則俄頃之祭卽盡俄頃之誠內而齊一其心外而致謹其容如大祭之齊者然不以是爲

常事而忽之也聖人之敬隨用而隨給而其重於食也亦至矣哉嗚呼一食也衆人貪之賢人畧之皆見爲人欲而不見爲天理聖人通於天地生生之德著於形色天性之會通謹於氣志交感之妙用以辨於取舍而謹於細微學者其可以爲近而忽之乎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訓義物莫不有當然者視之也不逆於目凥之也不拂於躬而心亦安矣聖人之心無不安也而境之不安者自纖芥而不容夫爲席者不論其何嚮而皆有正嚮丈室之內有奧阼焉戶牖之下有東西焉若任意布之而有未審則不正不正而君子之心拂矣不待旣坐而悟其非也爲席者不敬責使改焉未嘗苟焉而順之蓋人亟忽於所易愼持者猶時或忘焉聖人心通目徹而豈有微之不謹哉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諾何切 阼昨誤切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凥鄉之事

訓義以君子而與鄉人處非易易也非予之以近情則無以導其和而非示之以節而不與同流則無以作其肅觀於聖人而得其妙用焉鄉人之有飲酒與儺則先王以一張一弛而爲近情之事以和之者也然此二者之必至於狎竇而若狂先王亦無以禁之乃夫子於鄉人之飲酒則惟修敬長之禮視杖者以爲度杖者未出而不出無妨於同樂而吾以敬老故留也杖者出而斯出不與子弟同其狎則自此以後皆付之不見不聞鄉人之情得而君子之威亦全矣於儺也則示以國典之當敬朝服以自飾其容立於阼階以示神人之有主則獶者雖有儺雜狎戲之爲而凜然於國家之大典以有

所憚於君子之胥而不至於僞夫然則鄉人謂我以賢智臨之而不合於俗不可也謂君子之可與俗諧而無忌憚之情形不妨令君子之見之而抑不能也既以自處者盡善而逐風易俗之妙用亦在焉嗚呼不可及已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

之誠意

訓義聖人之與人無徃而不用其誠不以彼之不見而我或忽之不以可不令彼知而爲且順之故使人致問他邦之有交者於使者之行望其去塵而再拜也如見所問者而親拜之也使者至彼而致命曰夫子敬拜以問有其文必有其事不以彼之不見而畧之也夫子有疾而季康子饋藥饋之情可念而康子非習於醫者也上大夫之賜必拜禮也受之納其忱也不敢服之以尊生也雖然既受之矣嘗不嘗勿告可耳而對其使者曰丘未達於藥之與病宜否也不敢以爲大夫顯而爲嘗之不嘗而必告不以彼之不知而爲順之聖人之誠以待物則此二者亦可見矣學者能於人所不見所不知而必謹尙學聖之有本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廏俗寫作廐廏皆非）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訓義處變之際事極倉猝而輕重之權衡有難乎審者唯聖人渾然一理則有條而不紊出之自然人之重於畜亦理之易知者乃有時焉而若見畜之爲重則不期而見諸言此不可勞制者子方入朝而廐焚退朝乃知之遽問曰救火之際得無傷人乎人不傷而夫子之心釋矣至於馬之生死未嘗問也夫馬有死者則早人必

以告而可無待問至於人之或傷與否雖必知之而怵惕之仁不能自已唯貨利之心澹泊而不擾其甯靜惻隱之情肫摯而無所爲分故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胜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胜作腥誤胜桑經切不熟也腥鉼佞切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音與義皆別）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胜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符萬切）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拖本作拕託何切古本作秘音拕皆同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本作竢或作俟今寫作俟消別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
禮
訓義敬君者具其禮而或不能本之於敬篤於敬而或
不能詳於其禮敬之未篤則禮必有所未盡禮之未至
則其敬亦由之而衰聖人爲人倫之至唯敬與禮之交
至無微不謹在變如常在迫益嚴斯以不可及已夫子
之事君也君賜之食必正席於牖下先遂品而嘗之然

後以其所食餘以頒惠依然一食於君膋之禮也君賜
之腥肉必烹飪而薦之寢廟不以褻惠於人及付之廚
而不問所以昭君貺也君賜之羊豚之生者必畜養之
待祭而用之不以褻用而榮其先者以尊其君也若侍
坐於君君食而使侍焉當君祭之時弗敢祭也弗俟君
食而始食也己先飯焉以爲君嘗食之禮行之明不敢
當賓禮而食爲君設非爲己也此其無微不謹者也夫
子之有疾也而君視之不能起而拜迎臥於南牖之下
而東首君入自戶在牖之東首卽近君而不敢以足嚮
君加朝服拖大帶之紳於衾上不敢以褻服見君焉此
其在變而如常者也君有命而見召不必其有迫事也

而心則迫也聞命卽行駕者追及之可也大夫不可徒
行而恐駕者之濡滯且行而駕自速恐君之久需而不
○甯也此其在迫而益嚴者也敬愼於中故禮無不至非
聖人而能必其不失如此哉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
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訓義友道之喪也唯利傷之也友以義合而一念計利
則義遂隱而情亦衰在己之利則私之在人則以利爲
重唯聖人之心純乎義而無私毫計利之心故坦然以
交於朋友而無疑己之有室見爲己有則生死之際且
有所忌夫子於朋友之死不於其鄉而於魯者無所歸
其尸則曰於我殯以己之室爲朋友之室則生可以處
死固可以殯矣朋友之饋雖車馬之重而自非祭肉之
敬其先人之賜必拜也則他叜不拜而受之以朋友之
財卽己之財在我者可通於彼在彼者卽可通於我而
何拜之有蓋聖人大道爲公不見利之爲己利而義與
己同者尤不見有形骸之隔故忘物我而以義相成者

有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居當作尻）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尻尻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尻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俛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

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烈當作颲　烈火盛也）
迅疾也颲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訓義聖人之容有常也而亦有變也因其常而安焉因其變而動焉天理之節文見矣臥不宜偃形斂而叟獲其安寢不尸所固然也燕尻以養其和莊敬存而無待矜持尻不容所固然也此其常也吾黨日侍夫子而未嘗見其或改也若其見齊衰者雖非弔非哭而以狎見乎必變其常容而爲之戚然有喪者人之大痛不容不哀而惰必至也見有爵而有服冕者與瞽者非在朝廷非與肆樂而爲褻見乎必以禮貌施敬蓋尊者之當敬不可以或媟而瞽者之易於失禮不可因其不見而玩之也在車正立而有所敬則馮軾而式之若鞠躬然而夫子於車中見有凶服者式之哀其喪而爲之不甯也見負民籍之版者式之以其有生民之名姓在焉是與同類而爲天地所資之生也其與人坐也而主人爲之設盛饌由其禮之隆知其敬之至也則變色起敬而作

以待陳若不敢當者物微而用之也誠誠則必報之以敬也至於天之風雷雖亟也而電之方作卽迅發雷聲風之方起而嘶嚮猛烈則神爲之悚氣爲之莊蓋燥氣之發爲天地之動幾必愼以承之而恐人物之有罹其不測者故爲之不甯也凡此皆容之變者也學者卽此而體之所以貞常所以應變生乎心發乎身推之而成乎事業聖人之道其遠人乎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訓義夫子之在車中有其常度焉非安車之以逸老兵車之以卽戎則在國中然也卽駕而之四方亦無不然也乘車以尊君子也非使卽安也御者能不失其馬之正而傾欹之患乘者與有得失焉旣不可委靡以致危抑不可習爲輕捷之容而失正人之度夫子於升車之始援綏以登而立於車中無論其行其止立必正也綏不弛於手以隨其陟降而立斯定也車中之所顧者苟視可遠而左右不過於轂若內而返顧則身亦盪而車不定矣車中或有所言徐而言之御右之情不遽而路

人亦不駭也不疾言也或望遠而有所謂以其方告人耳御者可代爲指也則人之瞻視不惑而身容亦肅也斯乃君子之在車所以馳四方而無覆績之患起人敬畏而不敢狎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居竦切嗅古無嗅字音許救反者从鼻从臭鼻及氣也施于雌雉之作固必不可按此正當作狊音扃闃反狊从目从犬犬之視頭伏而左右視鳥之驚顧也亦然故郭璞謂張兩翅狊狊然謂左右雙顧而後張翅也若竟以狊為張翅則鳥之欲飛一張翅而已翀舉矣待三哉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鼂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尒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訓義凡所記夫子之言語容貌居處服食應接之道幾乎備矣以要言之時而已矣當其可之謂時而時之能咸宜也有說焉任心而遊因性而動而無隨事隨物臨幾加謹之功則其疏也多矣若待其時至而加謹事物之至也俄頃之閒而躊躇卻慮以求其不失則早已失

之於幾先而後圖無以救過卽可以救過而已晚矣故無微不愼者不息之誠不恃一致之守而於事物方至之頃擇善以精而利其用而立誠以豫則不待事機之迫而有曲成之妙事物一接而卽應以宜此天道之所以神而見之物化者有靈蠢得失之異焉通物之理則合天之道聖之所以時也觀於鷹隼之屬而得天機焉其止也見人之顏色觸於己而卽舉舉斯舉矣無所遲回也蓋其心警其力全有可以舉而卽舉之能有欲舉而卽舉之志故斯舉也此誠則必知之理而聖人之道盛於中而情無執滯者於此見其象焉其飛而欲止也必回翔下視見可集之木而後集不遽集焉無或倉猝

焉蓋其慮周其神不倦於可以集而不迫於集乃於得
所可集而不妄有所集故後集也此審幾以立誠之象
而聖人之德凝於己而必愼以膺動者於此顯其用焉
而不然者則山梁之雌雉而已矣故夫子遊於山而見
雉之止於梁也人至而恬處猶故也子乃歎曰時哉時
哉尙未可以舉乎失此時也使有懷相害之情者雉其
何以自處乎於是子路見其不能舉也試共而若將執
之然後三臭而作噫其作也不亦晚乎三臭者驚而失
措之情見矣蓋雉惟智不靈而神不王形㬥而力不能
及遠是以動而得咎者多此則明夫道不全於己而患
膺乎時以得當必不可得之數也以此思之夫子之一

言一動一尻處一飲食以酬酢於君友民物之閒者皆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在吾人皆與知而與能
之而欲學之而終不至者豫爲之制則不順乎俄頃之
變隨時以謹則事過而方悟其非然則吾黨其雌雉乎
而聖人之能舉能翔膺乎天而愜乎人以成乎時中之
大用以視吾黨其猶鷹隼翔於千仞而下視雌雉之頑
鈍乍驚乍悔也乎終身行焉而不足以臧亦如是而已
矣故曰欲從末由誠末由已　雉不能翔翔者鷹盤空
不動翔而飛也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二終

論語卷十一　四書訓義十三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
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
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
欲損過以就中也

訓義 夫子曰夫人之有禮樂豈但以其名哉於以服躬
而酬酢於天下蓋將以用之也而世之大患莫甚於徇
一時之名而不顧其心之所安與身之所宜行則將隨
流俗以遷而莫知所止自三代盛王制作以來後未有
能別挪爲禮樂者則亦猶是禮樂尒乃在昔日之行之
者其於此禮樂也一遵先王之制不敢過不敢不及因
其序循其分今之人不復守矣而野人或尙有留其遺
緻者於是時人舉而名之曰此野人也若今之行之者

其於此禮樂也雜亂先王之典行非所行止非所止踰其分易其序作者之所以然不復問也而當世之君子無不然者於是時人推而尚之曰此君子也夫人樂附於君子之削而恥爲野人則其相率以從後進固無疑者乃抑念禮樂之不可廢將何爲也哉敬有所必施而施之必有其序情有所必發而發之必有其和非以徇流俗之毀譽而實有以用之也如但邀一時之名而不必身心之利用則從後進亦奚不可哉而如其納身於登降儀文之地以求當於不可越之序達情於音容律度之閒以求合其所必然之和則吾於此求之於吾心之所安而吾身之可行焉而無歉者其必從先進也決矣先王之所盡不敢不盡先王之所節不敢不節用以將吾敬而心乃順也先王之所審必如其數先王之所辨必如其等用以宣吾和而情乃適也然則今之貿貿然以相推爲君子者亦嘗於用之之時而一致思乎安有吾身所不容不用之禮樂而可隨此無知而妄行者之褒貶以違心而勢與之合哉吾所願與爲君子者同之也嗚嘑夫子定禮正樂而當時亦無有敢以野人非之者是知卽欲矯世亦不外乎此彼未嘗學焉而肆口以議評者葢病狂喪心而不足恤者尒豈其果有矯世之用爲能與先進競得失乎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慈用切

孔子嘗阨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葢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贛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本作悳贛作貢斿作游者俱俗譌先賢之名豈宜別誤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尒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訓義夫子於歸魯之後思已事而嘆曰吾嚮者阨於陳蔡矣其遇雖窮而從我偕遊者猶盛也道窮於天下而不窮於吾徒吾奚病哉乃今則夭者夭矣仕者適於他國而學者各歸以分教皆不及門也吾將誰與爲徒而二三子得無有離羣索居而道不進者乎嗚呼死者已矣其存者能勿眷眷乎懷乎逮其後罔極之痛唯子贛聞之而諸子三年築室徒依依於丘壟而尟能裁成其偏至之學以歸於美大則夫子之歎非但自傷亦爲二三子傷也若陳蔡之多賢則可備記之以見一時之盛焉傳聖道而成其德體德性而散于行者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雖所造之深淺有差而皆篤於慎修者也言足以論道語足以專對者則有宰我子贛雖尸業之勤怠有異皆明於辨說者也授以大政而可任試于小事而不遺者則有冉有季路雖志行之進退不齊

皆長於幹濟者也傳禮樂之遺文集詩書之實學者則有子游子夏雖所尙之詳畧不同皆罙於經術者也夫子之敎以德行爲本而言語政事文學無非以體道之大全使天者天假之季而諸子無四方之事其所造就必能以興絕學於天下則不及門之歎夫子實爲斯道傷也亦爲諸子傷也宜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弋雪切）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罙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罙贊顏氏云尒

訓義 夫子曰吾之與二三子相授受也其智能有所知其心能有所用則往往觸類以引伸而吾因之以旁通乎理是助我者也若以其智體吾之所知以其心效吾之所用則唯吾言之服膺而不叓自有其聰明唯無所不說而已矣二三子有助我者而回未嘗有助也言有所未暢理有所未推而及聽吾言之止吾亦無能他及也吾言之回說之歆然取足於吾言之中若罙味而見其無窮者然回其以爲道之不越於此乎自吾而言有助我者而吾之言益足以盡無方之理此所以益我也自聽吾言者而言唯無所助而無不說而我之言皆其所身體力行之實此其自爲益也與其益我勿甯自益

回之立心有如是夫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昆當作罤）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訓義 夫子曰人之有德也皆可以相信而不待質於羣言而唯孝不然孝無一定之理而但有同然之心吾以此驗爲人子者孝哉惟閔子騫乎吾驗之於父母罤弟之言也而叓驗之於人也蓋惟無所不當於父母之心者而後可謂之孝服勞致養之文可以謝過於天下而不能悏父母之心父母謂之孝則洵孝矣而或未盡於隱微則父母諒之而無以服罤弟之心乃子騫罤弟之

言猶父母也洵孝矣而或父母諒之罤弟以已之所不逮而服之而鄉黨宗族從旁而窺之或以其父母罤弟之有私焉則必有可議者矣且至德爲疑忌之府而賢者爲責備之歸人言亦大可畏也乃人之稱之無殊於父母罤弟也夫而後信子騫之孝果不可誣矣大順之休通於遠邇人心之同感於至性爲人子者如閔子騫焉可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罙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

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訓義嫁子者必擇能齊其家者而使之觀刑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行固在所謹而言尤要焉人之爲言或致慎於人情險阻之地而以門內爲便安之所可以唯吾言而無關於利害不知一家之內言之不謹則喜怒溢而致惡不平恩威褻而教戒不嚴唯君子知言爲吾心之聲非但以隱忍求免於世實恐一發而成吾身之玷惟言無玷則家人之間見不僻而從違以壹此修身齊家一致之理也白圭之詩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不可爲內疚於心而終身不救慚屋漏者卽無以對妻子南容讀是詩而三復之其得諸心者至矣故夫子亟取之以爲是修身之要而齊家之樞機也以其兄之子妻之可以觀其刑于之化矣于是而見修齊之理焉于是而見嫁子之道焉嗚嘑此聖人所以察乎人倫而得其理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當作孜幸作幸者俗誤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訓義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孜學而夫子對以有顏回者孜學今也則亡顏子孜學之實詳於告哀公之詞乃終始唯係顏子而厚歎嗣者之無人則非顏子之潛心以治其性情則雖通六埶者繁有其人而不足以言學不足以言孜妹妹暖暖守一先生之言而竊其華亦奚足尙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椁作槨者今俗省誤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彊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鬻當作儥寫作鬻者誤鬻本訓鬻也

訓義顏子之喪聖人之所甚哀者也而情極乎無不至理必審乎無不當蓋聖人之情一理之所必至而聖人

之理卽情之所自安也顔淵亦貧而無槨顔路請子之
車以易槨夫使其可也則車馬賵人禮固有之豈待顔
路之請乎子曰是非吾之所宜爲者也夫毁車馬以送
亦因其分位焉因其貧富焉若俱不論而但致其厚則
可施之子矣今爾其謂回之才而宜然乎悉生於性父
子性也父子豈以才言哉才不才名之曰子而親疏定
也鯉之亦無槨而吾不以車爲之以車太而吾將徒行
矣貧無餘車不可毁也吾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分
有定分不可輕也卽使余有車而尙不可用而況吾乎
惜才者以道哀之守禮者以子例之吾盡吾道而吾心
未嘗不盡余之請於吾失而於回亦未爲得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讀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訓義聖人之身以道爲興喪聖人之道以人爲絕續人者道之所自存道者聖人之與其存沒者也故顔淵死而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顧千世之悠悠而道將無所託也聖人無如天何而又能如萬世之人心何哉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慈用切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

夫人謂顔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訓義聖人之情無非理也有若過而自不知其過者反而求之而知爲理之非有過也朋友之死哭之有節焉顔淵死而子哭之慟非朋友之節而幾於忘矣從者曰子慟矣疑其過也子曰有慟乎忘其爲過也而以情之必至者而度之則誠哉其宜慟非夫人之爲慟而人之有必致之哀者何爲哉聖人之過情過其所必過情不妄而天理卽存豈有一成之節哉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顔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訓義君子之愛人也以禮在復禮之士則貞生死而一於禮卽所以厚之也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豈顔子之以禮全歸者乎故子曰不可詞之決也所以體顔子非禮勿尻之道也而門人乃各助其葬而厚焉子乃嘆責之曰二三子無以處回而亦何以處我哉夫回視予猶父也則所恃以善其生善其死者予也而家貧厚葬得

非其分乎不得視之如視鬻也雖然乎心其以是爲可從哉二三子之違乎不能如回之不違也吾其如之何乎嗚嘑人各以其私意爲得雖聖人且不能制之此聖人所以慟顏子爲天喪乎而歎無好學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

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訓義幽明始終初無二理夫幽者未嘗明而終者不可復始何爲其無二理哉幽者人之所不見不聞耳而不見不聞之中未嘗無也則自昭著於罔聞而人特以不知置之而謂之幽明者人之所自謂見之聞之者也而可見可聞之理實多所不詧也則固莫明其分際而人特以苟且膚之而謂之明苟以心而體之幽者非隱而明者未易盡矣其始也天以大全者受之生非僅一身之知視知聽能持能行私於己以爲用者之爲始人歸於天而仍返於大同之化非舍此知視知聽能持能行別有挾以宅虛者之爲終苟於理而順之終者終其始而始者始其終無殊致矣季路問事鬼神將於事人之外別求事鬼神之道乎子曰子亦盡所以事人乎夫能事人者非徒修事人之文也視之於無形聽之於無聲而乃以得當於所事之人則以思事鬼而愼乎其有聲僾乎其有形者皆吾心之敬慤而思成之也若其未也則所尊者未能尊而尊非其尊所親者未能親而親非其親將鬼亦非其鬼而何能事之哉尊親敬慤吾心爲之而不患鬼之無可依也進而敢問死將於知生之外別求所以知死之方乎子曰子亦思所以知生乎知生

者非遽生而存者之爲可知也人之所爲無非天命之所受斯爲性乃以不昧於生之所以存則以之知死而可以不媿於天可以不失其性者唯此理之存亡而無所差也若其未也則不知有我而何以不足爲有無我而何以不足爲無將生亦不自知而何能知死哉有無存亡此理槩焉而不患死之無以自主也此幽明始終無二理之實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誾誾侃侃音義見鄉黨行胡浪切樂音洛

行行剛彊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敎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訓義 剛柔皆道之用也剛之過或不足以通吉凶之故
而柔之過則人欲易溺而天理不能自持故聖人之所
嘉予者惟剛而聖教之裁成必使卓然自拔於流俗以
直方而不屈雖憂患之不免而聖人終有取焉志正則
氣伸氣不餒則神傳於容貌之閒故諸子侍側夫子目
擊而知其所養也閔子則誾誾如也其志順則和見於
色而是非不撓之情於辭氣之確然者見之矣子路則
行行如也雖氣之過厲而聞善必行直前無懼之容已

著矣冉有子貢則侃侃如也雖養之未和而視聽不囘
率情無僞之色已形矣夫子見之而樂也樂諸子之性
不失正而服吾教之能以身體之也嗜欲淺則天機自
盛於己無疚則於物無疑吾黨之士所由以拔於流俗
而足以任名教者其在斯乎乃旣而歎曰二三子皆是
也而於由不能無慮也夫剛者可以自持而不可以加
物決於任道而非決於任志志之任其何以盡屈伸進
退之理剛加於物而能不忤於物乎不得其死然亦有
其徵矣夫喜其剛而又爲之慮蓋欲有以善剛之用乃
雖爲之慮而不易其喜則以靡靡者之生固不如行行
者之死也見利而歆遇難而餒闒然求媚於世誠不如

死之久矣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
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訓義 國家無故而興可已之役以勞民而傷財始于一
念之妄遂執爲必然而若見爲不可已持正之士執是
非利害以辨之我以爲非彼愈辨爲是我以爲不善彼

且爭其利終無以折其妄而正之唯有道者明於立國
之大而遠計之則妄動之爲索然無味不待與之固爭
而其可已而不已之邪心亦可以止矣魯之有長府舊
矣而改作之若見爲不爲之必不可者若見爲決於爲
而不容已者語之以傷財則且曰小費而大益也語之
以勞民則且曰一勞而永逸也而閔子騫則遠數百年
之得失以詰其一時妄動之心而曰夫長府之爲將以
爲舊之不可仍而必於改乎乃自其未改之前而患之
所以聚財者先公之世豈嘗蓄之不富乎豈嘗藏之不
固乎而何有不可也就其旣改之後而患之其於以聚
財也自今以始豈能令財之加盈乎豈能合藏之無損

乎而何必於改也財之聚不關於國之盛衰府之改愈不關於財之盈歉利害得失之外自有無容留心之過計不但民可小康而君與大夫亦可高宴安之福矣夫子曰誅長府之役者無有如此言之中者也夫人也身不欲任當世之事固口亦不欲及當世之故超然有見於事外而通於大體不屑爲爭辨尺寸之說常不言也一有言焉則可以消妄逞之雄心可以息爭執之衆論而國因以受益民因以受安皆因此矣中情也即中理也中事機也即中大計也使言國事者而皆如此雖有邪僻堅怙之心亦退然而自息矣蓋道全於中則識遠而理自通此有德之言所以和說而諍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訓義 學者辨志之始以超然於利私之外而決志於上達爲之基則自立於君子之塗而由是以造道乃其志正其守定尤必文之以禮樂而涵養其性情以洒心而藏於密故弦歌之教非迂圖也聲音之理入於無形之虛而平其心氣故律呂督於微杪元聲應乎天地所以極道之深而研幾於動靜之介聖人之教所以達沈潛而節高明至矣子路才果志剛以道爲事物之可盡而忽弦誦爲迂遠之爲以爲樂順人情即不雅而俗亦奚害於吾心之剛直哉其彈瑟也非夫子之瑟也故夫子責之曰由之瑟非學者之瑟也某之門固以調人之性和人之情而卑者抗之高者抑之使養氣以養心而合乎天化之自然者也在某之門而奚爲有此哉門人者皆以夫子之教爲教而未深喻乎入道之次第乃以子路之不足與於禮樂而不敬之則所以待子路者非而

其自爲學將必有終于文而失其至意趨於空虛而根本不立之病故夫子正告之曰二三子何輕由哉夫亦未明乎造道之序矣夫道有堂焉有室焉拔於私利之卑下而奮志以大有爲者堂也非志之剛而能忘乎生死利害之情心之果而能奮其聞善必爲之氣未能升也而由升矣藏之於幽獨而不急爲昭著析之於細微而必盡其條理室也必御其氣以治其志養其心以盡其性而後入於室矣由也特未入耳故子欲其涵泳之於音容微忽之中以知室之所在而孫志以入焉所爲責其瑟之非宜以進由於室也二三子或未之速也而何易輕由哉蓋學者之病有二一則志尙高而忽治心

之學以爲秉正而行而卽以行無不善不知其非理之幾以不審而失之毫釐一則習尙端而修迂謹之節以爲雅道在已而不必過爲亢激不知其志氣之靡以不振而趨於偸僞嘫有升堂而不能入室者矣未有不升堂而可入室者也故爲學必以光明俊偉爲之基 註中北鄙殺伐之說出家語乃漢魏人所撰不足盡信使子路無一念不在殺伐則寇賊而已何言升堂故訓中不從後節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云云乃合

子贛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敢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讀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訓義 道無可過也不及而已矣以體天德則極於至密以達王道則極於至備非聖人莫能至之而況有過之者乃自處事待物而言則用情之厚薄容蓄之廣隘任氣之勇怯立意之奇庸而過不及見焉過者似爲有餘不及者似爲不足有餘似易損不足似難益嘫厚於此則且薄於彼廣者疏而隘者密勇於所作則怯於所未爲奇易盡而庸能有爲故過之失也亦終不及而其病同歸聖人之義精仁熟事理之無不得其安乃無非至極之理彼俱未之逮也聖門子張子夏志行不齊而子贛問其孰賢子曰二子之賢未可並論而相較也夫志行均而所造有淺深則優劣易見乃師也則過以不及者爲不足學而自樹一風標用心於所不必用故情之或過以兼容爲大而無擇行之或過以難能爲尙而自喜皆道之不如是而師欲如是者也商也則不及以過者爲不可學而自畫其矩則用心於所易用故情之不及以於物而寡所與行之不及以於道而拘所習皆道之不止於是而商但如是者也子贛未能深造於道不知其高明廣大之積於精微也果以過者有餘而易損不及者不足而難益乃曰嘫則師愈與子曰師何愈哉使道而可過則是道外有可爲可至之理而道不至也夫師亦自以爲過而已商則不自知其不及也一念之過而念之所不及多矣一事之過而事之所不及多矣不及者唯於斯道廣遠深密之藏不能至也而任意以誇張其於廣遠之未逮深密之未測一如不及者之不知有至極而循序以造也其失均也而何愈哉蓋子贛之愈師者以道爲眞有可過而過之也堯舜相授之中

非如五十里百里而所當至者七十五里而有餘以聽
他人之徃也本無可過故曰無過無不可及故曰無不
及學者無一私之不去無一理之不存以盡民物之性
以贊天地之化乾乾夕惕自彊不息乃以止於至善而
反身之誠萬物皆備師也其能過此乎不及者可進而
妄謂過者終身而不及故子張難與爲仁其不及更甚
於子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附當作坿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
矦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
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
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
己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范
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
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訓義吾儒之學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奠民生之命故
以明於義利爲本非是則徇時以邀功名君子之所不
屑久矣周公王室懿親而位冢宰使可以富則富莫加
焉而不以富聞葢正義而不謀利道不出乎求富之塗
心無欲富之情也而季氏上奪其君下攘其民更加富
焉求也爲之宰臣之以正而使革其欲富之邪心其職
也乃更爲之急賦稅以附益之當時偁才焉門弟子亦
未知其陷於大惡也孔子曰求也而至是非吾徒也均
安之益不聞而貧寡之爲兢此末世功利之徒非吾徒
也心已邪而所爲非道吾無所施其敎二三子而尚有
救之之心乎鳴鼓而攻之可也天下無棄人在小子之
責善而已聖人之責弟子無如此之甚者義利之分君
子小人之大辨天下治亂之大司學聖人者可弗愼哉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
魯之人余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當作僻省譌也

僻便僻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切

喭粗俗也傳偁喭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
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

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訓義教思之無窮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長而利導之尤必知其人氣質之偏而變化之蓋氣質之有偏也雖不能卽合於道而偏端之所倚亦二殊五實之正也則卽其所偏而致曲之誠可通也若其終之或得或不得則存乎其人之自勉而聖人知明而處之當則教一而教之之序妙於因材矣昔者夫子取四子而評之專言其短所以警之使自化也亦明其所以教之者之因之也於子羔則曰柴也愚致仁而不能廣之以學故知其所知而不能達之於所不知也於曾子則曰參也魯立誠而未卽通之以類故行之必於行而不能敏於行也於

子張則曰師也辟欲能爲有無於斯世故務爲人之所不易爲而言動之可觀者未盡其實於子路則曰由也喭欲決然有爲於天下故直任於行而不疑而流俗之是非未能化也四子之質夫子具知之知之明則所以獎掖之匡正之之道在矣於子羔則勉之以學所以廣其知也於子張則斥其過所以反其實也於子路則教之讓所以遜其志也而學者力行之功本無旦夕可盡之理循循而求之孳孳而不已不舍其專壹之誠積而至於廣大高明之域則道在是矣他日語曾子以一貫而卽應曰唯何魯之有哉故曾子竟以魯得之聖人之養也至矣而抑在其反求自勉之功焉故氣質之偏無不可以入道而惜乎三子之未逮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殖當作植億當作意中讀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植也意意度也言子贛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贛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贛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贛以貨殖爲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意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訓義明達之質聖道之所尙也而聖門首推顏子其次則無如子贛乃二子之於道合離相去遠矣夫子竝論而著其得失之由曰回與賜皆斯道之選也乃其凥心也異用才也異而得失差矣道與事不相離也而體道者可以盡事明於事者於道未能合也義與利不相謀也安義者忘利而涉於利者於義遂相遠也唯回也其庶乎潛心以求之寡欲以養之雖變化靈神之妙尙有慊志焉循是以力行天理之來復不遠矣有遺事而專

於道者矣其於事則澹忘之已久矣故時有而有時無
而無舉以聽之於天而不分其念屢至於空土之匱也
若賜則不受命矣以謂天下事皆可以力致而無爲廢
人事以委於命唯然則以之處斯利而亦以意計求之
而貨植焉以爲可以利用而行吾志者在是也抑非昧
昧焉不審於可否而妄求也其於天下之故萬物之情
意而度之而屢中矣其所意者亦道之得失其中也亦
理之從違雖然此道之用而淸心靜體於天理存亡之
幾未有當焉夫二子者惟其明睿相亞也故以見道而
庶乎道以意事而中乎事唯用其明以知命故屢空而
不恴用其明以計利故貨植之爲累義利之際得失之

幾道以逼乎事而事不足以盡道賜而欲如回也非不
可如也在尻其心用其才之閒而已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
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
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
人之室也
訓義善人以自然之美與天下以可欲非可學而至者
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其以爲有道可遵而得爲善人乎
子曰善人非奉一道以自尻者而其任天而動以與天

下相宜者則亦成乎善人之道道之在禮樂文章而肴
聖制之後聖遵之者曰迹非是而無以合乎道也乃有
踐之而盡乎道者亦有踐之而終不中乎道者善人則
因心而行於已成之軌及置勿講而於身無疚於世無
傷也則冥合乎道之當然而不在效法之閒也雖然道
之必踐夫迹者所以入室也天理之由來人情之極則
肴之聖人得之於易簡之原而定爲經緯率而由之精
而研之則所以立天德王道之本者理以之窮而性以
之盡而善人未之入也故修之己者無不善而由其道
者不可以爲將來之法施之物者無不善而治之定也
不可以貽數世之安斯以爲善人之道而已矣世無善

人而吾患之然而非所可學也則亦可無問其道之何
如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篤當作管　莊當作裝）
言但以其言論管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
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訓義夫子曰誠僞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乃欲求人於管
實者亦惟其行而已矣但若以言論觀人則非但其詞
之便捷矜張者爲不足信卽與之論道而切於躬行與
之論事而切於物理若皆所已行而必可行者乃以是
而嘉與之其遂足信乎其或果爲君子而所言者本其
心之所得未可知也其或於色莊飾而心之所藏異其

論之所說抑未可知也葢淺人急見其浮誇之情而僞士故習爲樸誠之態其動人者止於此而雖其欺則言之不足以取人而觀人爲要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退寫作退俗譌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

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訓義 道則一而已矣賢智者不能亢愚不肖者不能損故謂聖人之論仁論政而因病以藥者非也唯夫人用心之際有勇怯疑怠之分則不容不因其材而或抑之或勸之乃以裁成其才情而協於一今夫人之聞善而行在可行元無容疑怠決行矣則自喻其從容之節知爲我所當行必自無以賢智先人之色此一致之理也然而人之任才情而不衷諸道者則不能知其協一之用於是而聖人若有異敎焉子路問聞斯行諸不行而何資于聞聞斯行者理也子曰何爲其遽行哉天下之善豈一人之所能據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不幾於攘美乎以子弟謙謹之情徐酌其條理行不愈善哉冉有問聞斯行諸不行而何資于聞聞斯行者理也子曰是亟何疑於行哉無窮之善非一行之可竟聞斯行之猶恐其不逮也以惟日孳孳之情酬吾傳習行尙有成哉於是公西華兼聞之而不容不語也問曰昔者由也問聞斯行諸而子曰有父兄在若是乎謙謹自持而唯恐其過也今也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若是乎果決無疑而唯恐其不及也二者分言之而各成不易之理合言之而不相爲通矣但言聞但言行非

由之所聞者爲必讓之善求之所聞者爲難緩之幾非由之行之卽有掠美之嫌求之行之卽有後時之懼赤於斯惑矣敢問子曰此爲求與由而異也非行之之節有可急可緩之別也求也之於善有欲進之心而徙徙終於退不示之以勇決則局於近小而爲外誘所引且讓美於人而苟安於苟且故迫赴其聞所以進之也決於進而中撓之者不棄其聞矣由也之於行不但如其量以進而且欲兼人之長而有之不臨之以敬忌則亟於功名而失同善之理且求勝於物而或成乎剛愎故使知有父兄所以退也此因彼之所不足而裁之之道也求無兼人之情則卽進也自不至競物而失節由無

退縮之志則即退也自不至委靡而虛所聞一進一退而道協於中子何疑焉蓋聖人之教初無差等必無同異能者從之耳而以人治人之理實知其得失之所由以因材而調養之則在用功之際有張弛焉斯以為教思之無窮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

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訓義 衆人之生死因乎遇而聖賢之生死存乎己雖處亂世遇凶人而未有己不欲死而死焉者有成仁取義之心則可以不死而必死有全身遠害之道則可以死而不死子畏於匡凶人無故之災也故子以從容鎮靜處之而匡人不能如子何子免就道而顏淵後至迂回以避之也既至夫子喜釋而言其念之之情曰吾以汝為死矣對曰夫回也而敢死乎死自有其可死之道使匡人之暴而可死則夫子死矣夫子不屑以其生與暴人競而必曲以全身道在生也回其敢輕以身任一時不平之氣以與橫逆者爭而死乎嗚呼此顏淵所以善處其生也壽夭在乎天忠孝殉乎性臨災履薄立乎命有不敢死之誠斯有敢死之志此比干之仁所以與樂正子春傷足之憂道通於一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讀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讀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實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訓義國有大臣則上下一於正而亂不生惟其進退不苟而正己率物一於道也至於不擇君以仕而急見其功名則必不能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制治於未亂及乎禍至而見節斯已晚矣然而終不失身以與亂則所奉致於君子者有素也子路冉有仕於季氏而才見焉季子然遂以爲此大臣而問於夫子子曰子何易由言哉子而有意於大臣吾以子爲念國之所由定治之所由開正百餘年綱紀之原與先王先公禮法之守必有異人焉以當之而曾由與求也隨其一至之長以規於仕者之足問乎夫所謂大臣者君之所自貞邪道之所自興廢也以一身任一國而以一心事一君惟其道也道

也者功無所苟見名無所苟成立人治之大而莫敢不術者也君而能行其道則行矣國有其典而君不行君有其心而時不順君或畏難下或蒐撓不可也則大臣忘身以全道有去而已矣今由與求也仕不諒其可不可道不必其行不行以一至之才效一官之用可謂具一臣之數而已曾大臣而然乎哉子然曰二子之不足爲大臣而才皆可用也然則但求自效則必合於所仕之主因於一時之勢而從之與於是夫子怒其有不順之心而斥之曰子以爲從矣從乎其從弑父與君者乎弑父與君者天理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在宮在官黨惡之討所不貸也二子雖不足以爲大臣而何至從

彼哉用二子者亦無望其相助爲惡也蓋欲變魯而至道非大臣不能故二子之用不救魯之亂而二子仕魯亦使季氏不逞其逆節則聖人之名教素明有以使之然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讀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訓義道之廢而學之絕三代禮樂文章之治不可復者始於佞人之說佞者似義而害義者也以爲事求其可

功求其成閱歷世變而得失明卽可以成在己之材因
事見功因時見節練達世故而任以職乃所以收有用
之士其爲言也似以抑虛崇實而合時之宜謂之非義
而不可乃詩書賤而吏治興始鶩於功名而後且趨於
奔競吏道雜而多端道喪而生民之塗炭極矣子路使
子羔爲費宰謂其篤厚之姿可以收實效乎不知其不
學而失之愚且使事有所窒而不行夫子曰賊夫人之
子以子羔之質爲可學而廢其學未可仕則且詘於仕
也而子路曰夫學何爲也哉幽以事神誠信而已矣明
以治人果決而已矣使之事神明赫臨之不期敬而敬
自生使之治人事事責之欲不決而不可則夫人之才

日以益矣何必讀書嘫後爲學規規於古人之遺書而
耆一彬彬之度可觀而不可用何必乃介哉甚矣由之
害義也此以名法爲政而兼經術之說也此以吏治爲
師而絀儒者之說也此以綜覈爲治而牧民之長專以
賦稅刑名爲課最之說也是可惡也乃其言之也似乎
近人情似乎中事理故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者樂聽焉
夫子曰吾惡佞而人或以爲其辯可取也今觀於由之
言其可惡不信嘫哉夫以柴之謹厚不學而仕其失也
愚則賊柴者猶小乃口給禦人而爲此言則賊天下萬
世而有餘而奚容已於惡乎嗚呼嬴政之焚書韓侂胄
之禁僞學張凥正之革書院三塗竝進而吏會人皆此

言启之其下流之委乃至下劣子衿以讀書明理爲干
祿之具而賊人之子可不痛夫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讀上聲爾當作尒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嘫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
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居當作凥爾當作尒

言女平凥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
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率此宜如字乘讀去聲哂式忍切本作欥从欠从引省从口从西聲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
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嚮也謂嚮義也
民嚮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尒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
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凥故將言己志而先爲愻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頫疑覜字之譌頫本俛之本文於義無取）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口莖切撰鶵管切莫漠故切冠古玩切沂魚衣切雩羽俱切）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

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凥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弞其不愻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弞故微問之而夫子之荅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荅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弞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訓義 聖人之心以萬物之心爲心而無立功名於萬物以自見其才能之意故其出也德施無窮而常有歉然不足之情其未嘗出也規畫遠大而無急於見才之志然而悠然自得之中以至虛之心合至足之理初非卻智名勇功於不用而不可實試之事爲其虛也狂者得而見之智效一官才任一能者未能見也其虛而至足也則樂與有爲者共功名而無損其沖漠含宏之量則非狂者之所及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而夫子導之以言志蓋知諸子者各挾一懷才欲試之心則

未免爲才所困而有賢智先人之病特在夫子肅雍和平之下有所敬忌而不能自暴故從容以誘之曰夫二三子非澹然忘情而不患表見者也乃今者若無所可自見焉則以吾一日長乎尒乎夫君子出而對民物無殊其退而對師友也誠非可以自尻焉則處君民閒而固不可引爲己任也誠可以自信焉則當長者之前而又何不可自任也吾願尒之以對我者對天下而何嫌以對天下者對我乎毋無以也夫尒且退而有所難忘者矣晏尻無事尒其能忘情乎則且曰不吾知也信之己因以責之君相授君相以用舍之權而豈不自恤其懷來乎如或知尒尒猶是閒尻之尒也而尒之所以用天下者不卽今日志中所挾持之以哉天下之所待於尒者何也尒之所以無遺憾於天下者何也嗚嘑夫子之言盈厚和婉旣以抑諸子迫動之志氣而微旨所寄則以摘發其怨天尤人之隱而度其所挾持者之各局束於一官一能而不足與於高明廣大之量亦見矣

此其意唯曾晳知之而三子者不喩也子路尤不審則率尒而對曰知我者其授我以千乘之國乎由不敢不任也而且攝乎大國之閒由不敢畏難也國大則賦繁鄰彊則釁易起卽加之以師旅乎釁易起而果起於不容戢也因之以饑饉乎賦旣繁而繁者之更難於給用也於此而知由乎由也爲之矣爲理其紛作其氣比及

於三季報效之期力彊於食足之後義申於氣壯之餘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如或知由而由所以者在是矣夫子聞此事也而哂子路之所能爲久已在夫子之意中而果不出於此以迫欲自見之衷投之於靜涵廣遠之聖心有不及哂而哂者焉　於時以齒而言則曾晳當對乃晳方鼓瑟而忘乎對也子乃顧冉有而問曰求尒何如求之爲求夫子所知而求之有餘情與否則非夫子所能信也冉有對曰有知求者乎則六七十而爲伯之封如五六十而爲子男之國乎土狹而國易貧然賦少而賦易給也知求者使求爲之竭其計量愼其出入比及三季報政之日地墾而民無懸情國足則無非時

之賫斂而民亦可足也此求之所可爲者也抑求問之衣食足而文教可興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有禮樂焉如其欲修明之則俟之博雅之君子求亦爲其可俟者而已耳　而曾點猶未對也子乃顧亦而問曰赤尒何如赤之能夫子所知而任其大而無疑與否非夫子所信也公西華對曰酬知者恃其能赤所以酬知者存乎學明於其度明於其情明於其義而後可曰能亦非敢自命也循其度盡其情求其義且學而且爲之赤所願也宗廟之事以育以祫神式憑焉會同之禮以時相見以衆相涖㒳君交致焉冕而臨者君與賓大夫也衣元端冠章甫而侍者有司也有知赤者焉願從章甫之削

爲小相焉納身於禮樂之中而期以驗所學之敬肆此赤之所可爲者也　二子之言知所不逮而有餘情矣任所可爲而不自謂無疑矣較之子路而有突焉者矣要其所志者皆膺世之大用而聖人所以酬酢乎神人君民者俱在所必不可廢以成大業而著盛德之光輝嘫而函兵農禮樂於至一之原以役羣才而各著其用則自有溥物無心物來順膺之理則三子皆未足以及之夫豈必絀三子之所爲而不爲哉正以因時順施而善三子之成能也於時曾晳若有見焉葢其素所規量者嘫乎夫子若將見之而且使自言以驗之顧點而問曰點尒何如於是鼓瑟曲終而音之希者存尚鏗尒也

承夫子之問乃舍瑟而作其氣象之悠嘫自得也爲能兼容竝包三子於靜涵之中不廢兵農禮樂之實而渾嘫無迹者不敢信點之能嘫而固已有其量矣對曰三子之各有撰也於未之知而搆一知之境於未有以而立一以之局若民物之卽受其經營而指畫之各成其規量點則有異也點未有撰而若有撰存也點有所撰而一無所撰也異乎三子矣三子待知而有以可對也點何挾以仰對夫子乎而夫子正欲聞其異也曰尒其以吾言知而子志不在知吾言以而子非挾其所以而不言乎夫志不齊而所撰者迥亦何傷而不言也點乃對曰知者何恃乎以者何據而可乎天之時物之化可

與竝存而不可執也人之情己之量可與相順而不可違也就今日而言之因今日而爲之不預謀其徃也卽此莫春者春服而旣成矣其與冠者俱五六人可矣與童子俱六七人可矣浴乎沂焉風乎舞雩焉詠而歸焉於斯時也偕斯人也同斯樂也若是者以爲有撰而固未有撰也固未有撰而何不可以之爲撰也點所以自喩其異而不敢言也於是觸夫子天地同情萬物各得之心而覺因時自足之中有條有理以受萬有而有餘者之在是也乃喟嘫歎曰吾與點也吾之撰卽不必同於點之撰而點之志固吾之志也如點之志而吾之所以爲吾者在是矣吾豈不欲三子之自盡以勿虛於他

日之知而心所寄者非點吾其孰與哉　夫曾晳之志
所爲與夫子合者點知之而點未盡知也點其能以當
世之知不知而一如春遊矣點其能處當世之知而使
童冠胥樂於浴風詠歸如莫春乎點能出兵農禮樂之
外而有其浴風詠歸之自得矣點能入兵農禮樂之中
而以浴風詠歸之自得者俾事無不宜而物無不順乎
點能異三子而規其大矣點能即三子而不失其盛德
大業之實乎此夫子所欲進點而使副其志者也乃三
子者出而曾晳後亦將有求益於夫子之情乎乃進而
請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其以均之乎事功而豈亦有廣
狹乎而夫子則視點之志雖見異於三子而三子之志

自可同於點之志乃無殊乎告點之詞而曰亦各言其
志也已矣所志者無不可言也則所言者無不可志也
　曾晳曰然則夫子何弞由乎豈足民相禮者之能度
越乎功名之末而彊國者之徒無足尙乎子曰非也夫
存之爲志而發之即以爲國爲國者豈徒其治迹哉其
爲之之次第以成乎平治之氣象者禮也有賢智不敢
自任之意則人情宜而事之條理以順今由有勇知方
之言亦爲國之務也乃果於自任而無讓詞焉則且有
迫遽無序之施則且有拂衆不宜之隙吾弞其何必如
是矜張而後可以酬知而信所以也　而曾晳猶未悟
也乃疑夫以爲邦自任者之不足於虛也而曰唯求則

非邦也與待有邦而財乃足以足財爲邦而未與於禮
亦與子路均矣子曰夫求何嘗不以邦自期哉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國雖小而政亦均安見其非邦而特不如
由之決於大國而爲之難介唯赤則非邦也與所行者
有邦之禮而所願學之禮亦禮之文也亦與子路均矣
子曰夫赤何嘗不以邦自期乎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
而誰其有之爲小相者其謙詞耳使赤而處於有司之
削以爲小也赤將謂孰能爲大者而已承其後也特不
如由之專以自任而謂非人所能耳蓋聖人之道靜而
不挾一能以自恃者動而不遺一物以自逃於虛則在
天下而爲天下在一國而爲一國凡國之兵農禮樂皆

因其緩而緩之因其急而急之質不爲粗文不爲精求
而順膺如其量而不盈則有邦而治之亦春風沂水也
於春風沂水而見天地萬物之情者即於兵農禮樂而
成童冠詠歸之化惟其高明之致冒物理而若忘乃以
精微之極詧物理而必盡道盛於己天下無不可爲故
無必爲之心德充於內出處有各得之宜故無望得於
人之願三子能實而不能虛則大中至和之精意以失
曾點能虛而未能實則用行舍藏之道未信諸己故許
曾晳以廣三子而與三子之爲邦以正曾晳要使不知
何以之念不凝滯於胷中則何兵農禮樂之不中於禮
其所以進四子者有淺深而其理一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三終

論語卷十二　四書訓義十四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理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瀞寫作淨省譌也淨音士耕切魯北城門池名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

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
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
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
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荅乃傳
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
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
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訓義】仁之爲德此心不容已之幾也此身所與生之理
也以此身心與天下相酬酢而以合乎人心之同然者
也故爲仁者以心治身以身應天下必存不過之則以
自愜其心而愜天下之心實有其功焉故顏淵問仁問
其所以求諸心者也子曰以要言之其惟克己復禮斯
爲仁乎人之未能仁也以己爲我性情之固然有不可
勞抑者至於禮則謂爲因事而設損吾情而節之益吾
情而文之非吾心之本有也夫天生人而統一於生生
之理形骸判而各有其意各有其欲不相通則交相悖
害非生理也而執之曰己其自蔽而傷物者多矣克自
制其一往之情則克自廓其一隅之見而抑非僅託於
虛也於事見禮焉於物見禮焉銜由之馴習之則於吾
心見禮焉有所宜節過情而不安有所宜文不及情而

不快凡發於身而加於物者皆求遂其性情之本具者
無非禮也皆以復吾心生而惡可已之實也此則心無
不適而身效其安身無不安而物得其順爲仁矣誠使
一日而能然焉撤其私意以通萬物之志屏其私欲以
順品類之情以吾心之節爲羣動之大正以吾心之文
爲庶事之美利而天下各獲其心之所安有不共與以
仁者乎由此言之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而天下人
之心皆自吾心會通以行其典禮克者己一念之不自
任者克之也復者己一念之不自昧者復之也歸者歸
於己心與萬物昭對大公無私之體也誠由己也而豈
遂求之天下逆計其爲順爲逆之情以求慊乎吾心哉

夫爲仁者於此爲之而已矣於是顔淵欲實致其功而日請問其目心無形也存之以克復而有時存時亾之惡天下至廣遠也欲克復以使歸仁而有心不相喻理不相符之慮惟實有可致功之地乃以克之復之而無不仁者存乎其目也夫子曰求之於天下則疏矣求之於靜存之心未可保於其動也夫心所不容已於發者身受之天下所自感通者亦惟身也乃此身者固吾所自主而決乎由己者矣則克己復禮之目在視聽言動矣於此四者立一禮以爲之則而非禮者見矣禮森然具於吾耳目口體之閒以相形焉其非禮者即己也即於此而克之其無非禮也禮即復也守其所復者而仁在矣天下入而感吾心也感吾以色而目受之受之而留吾目以視之心在視矣審諸禮而非所宜視必其熒吾心而蔽天下之形者也感吾以聲而耳受之受之而佇吾耳以聽之心在聽矣審諸禮而非所宜聽必其蕩吾心而蔽天下之情者也勿視焉勿聽焉而已克則視聽皆禮而禮復矣天下乃以眾協於吾之聰明而實由吾身之耳目自主者也吾心出而應天下也應之以聲而口傳之傳之而任吾口以言之心著於言矣審諸禮而非所宜言必其咈乎禮而熒天下之聽者也應之以色而體傳之傳之而任吾體以動焉心遂於動矣審諸禮而非所宜動必其愆乎度而蕩天下之視者也勿言

焉勿動焉而己克則言動皆以禮而禮復矣天下乃以大服於吾之文辭威儀而實由吾身之口體自持者也一凝目一傾耳一辭氣一舉止皇然於終身而終日不違私意私欲不乘此以生而天理之節文即此而顯然則求天下之同然於一心求一心之存亾於其身夫仁豈遠乎哉天命之流行物我之感通仁在是矣顔淵曰視聽可循而慎言動可隨出而自省也回雖不敏未能冥合乎天則而早杜其非幾若視聽言動不在己乎持之私意不生私欲不行而節文可中也請事斯語敢不竭吾才乎嗚呼此顔子之所以能三月不違仁也　克己復禮有兩重工夫克己然後能復禮復禮而後己可

克是互看之功偏重克己者非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

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顔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訓義仁者吾心存公之幾而天下感通之理也存吾心以膺天下而類天下以求吾心則天理不違而己私淨盡矣故夫子荅仲弓問仁與克復無異理焉其荅之曰仁者心之全體也卽心之大用也立其體而以一心涖天下曰敬達諸用而會天下於一心者曰恕敬非因事加謹而以無怠荒於事之謂也物有去來而天理之儼然在躬者境無紛杂而一致事有大小而天理之森然在肯者物無輕重而同幾今以見大賓患之其莊肅而

不敢肆賓使之然也賓不我對而弛者誰之心乎出門未有酬我以揖讓者而啻不失吾見賓時之悚惕乃以見威儀吾所固有而動止皆有不可踰之閑今以承大祭患之其誠恪而不敢貳祭使之然也祭不我臨而慢者誰之心乎使民非其恤我以明威者而啻不失吾承祭時之穆皇乃以見忱悃吾所固有而愚賤皆有不可欺之槩斯以爲敬仁者之敬所由異於卽事之加虔也恕非於物求情而以矜容其不逮之謂也人有所欲吾無以知之而反勘之以所不欲則心爲之惻惕人有所不欲吾抑無以知之而內省以己所不欲則心爲之明通今卽己所不欲者患之悚然於身心交困之不能安則不忍之情卽因是以勃興而逆施之心以止暘然於物我各得之無所勞則無私之理原無礙乎並育而平施之道以定斯以爲恕仁者之恕所由異於怙恩而加物也夫仁者歛天下於心而協於一者也達一心於天下而無所拂者也使在邦焉在家焉有志氣之戾而怨生焉則心與天下不相喩而痿痹見矣惟如是之敬無往而不存也則於邦無簡狎之情於家無敖惰之辟如是之恕近取而實喩也則於邦無不惠之政刑於家無不情之敎令胥無怨也合邦家於一心而邦家皆協其同然之心理心亟存而不去物有感而必通仁道其遠乎哉於是仲弓曰見賓承祭之心人所必有也不欲之

情人所易知也雍雖不敏未能志亟貞而恕卽溥乎而以其所敬達其所未敬以其所不恕推其所不可施請卽斯語以力行之庶有當乎夫敬者禮之本恕者己私之反也故曰與克復同理而體用兼焉者也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訓義仁者心無不存之謂故視聽言動皆克己復禮之

功而言尤最焉視聽動之無妄皆於非禮之所當者戒之而已若言則卽無悖於理而見之未能行之行之未能至之明辨之未能默識之而言之固可以長聞之亦有可采乃以搖蕩其志氣而道不爲之凝則當其易於出也而心已隨言而不存矣司馬牛之不足與於此也故問仁而夫子告之曰欲求所以爲仁但觀仁者因仁者之發以想仁者之心仁在是矣言不足以傳心而足以徵心之靜躁存心者不但存之於言而言實以司心之敬肆夫仁者於其所可言者愼持之而不易出若有所忍焉乃於其所必言者簡而確斷而不繁有所止而不流無以擬之擬之其訒乎是不僅於言加禁也而必於言加嚴也此則仁者存心之樞機也司馬牛果不足以與於斯而曰其言也訒則亦謹訥之人而已仁者處心之密膺物之宏而僅斯之謂乎夫子曰子何易視乎言之訒也仁者之心無時不在乎爲仁也無時不驗於爲仁之難也故當未言之時既豫見有惟微惟危之幾而當欲言之時自質其心曰吾存之於無時可弛之心而豈因知覺之浮動聞見之便給遂使此心廢其守靜立誠之學以任所能言而言之邪故才欲逞而性閑之理欲明而心更審之必外不失物理之幾微內不離吾心之靜正一言而淵深篤實之道在焉斯其所以訒也蓋於爲見難於言見易此人情之必然以爲之難實言

之匆易以言之不易責爲之之難則仁者用心之專致也而子柰何易視之聞其言知其仁言出於不覺而仁無不覺之時言發而不可止而仁有必止之幾此視聽動皆存仁之實而言尤其要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憂當作慐

向魋作亂牛常慐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本作眉从中中微也从眉省字之謂徵人眉目之閒視之審矣古文从少从囧視微少之物而囧然亦審督之　夫音扶　憂當作慐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慐懼未可

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龜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彊排遣之也

【訓義】以身膺天下而尻心不貞行己不慊以召天下之憂懼者小人也尻心無邪行己無過而利害吉凶固有不可知之數乃以動其心而未免於憂懼則欲爲君子而不能爲君子者也君子有立命之理有俟命之道坦然安土而卓然於死生成敗之閒此豈易言者哉司馬牛所謂欲爲君子而不能爲君子者也故問君子之道而夫子告之曰夫君子亦存乎其自處者而已矣夫心有所期得而不保其無失也則憂勢有所難安而患且相及也則懼此二者生於心則欲有所爲而不果欲有

所守而不固外無以貞天下之動而內使其心餒然如不終日君子則萬事之條理秩然而不迷不憂也萬變之情形叢乎有以相治不懼也故立於民物之上而不與流俗同其得失也司馬牛者但知冥行不恤患難者之爲小人而疑不憂不懼之且與彼同情也則曰不憂不懼忘身而不知險阻已耳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子何易言不憂不懼哉夫於可憂而不憂於可懼而不懼此亦何足論者乃若君子則於事幾之難物情之變突計而得所自命矣君子曰人之所可憂可懼者於己有疚而空得凶危者也若處己也不疚於己接物也不疚於人則當變故至荐省之省之而果有以自信矣於此

而猶有憂懼焉夫何憂乎無亦唯是得失之情繫乎利害而憂乎夫何懼乎無亦禍福之至繫乎死生而懼乎而此豈足憂豈足懼乎舍此而更有何可憂何可懼乎有望道不見之實情則盡之在我而不於當世問從違毀譽以求其兩全有匹夫勝予之慮則感之在我而不與天下爭成敗利鈍以期於僥免夫然故怡然自得而俟命於素位之中挺然自持而立命於存亡之外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此二章其言也訒不憂不懼二句大有工夫後段乃寫出他用心處耳舊解重爲之難內省不疚非也如司馬牛憂兄弟之亡豈是內省有疚使然無疚而憂懼是庸人爲利害所搖一大病故內省不疚後還有不憂不懼一大學問肯章例此可知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憂當作患)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

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恭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圜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尒

訓義司馬牛以桓魋爲兄子車子黎爲弟怙宋公之寵與諸大夫爲難危亡之禍知且不免牛憂之甚對子夏而歎曰人皆有兄弟以世其家而安於國而我獨亡吾將如之何夫兄弟不道且將不免於死亡此而不憂非人情矣而牛之所憂者則有家世之不保而難且及己

之心天性之愛迻於利害矣故子夏逆揣其情而廣之以道曰子之憂也將無以禍延於已而世爲公族富貴之家且不能保乎若此者非所憂也商請以所聞告子商所聞於夫子者可以貞常可以處變而無待於物者也聞之曰死生有命命者人各受之非因人而生死者也聞之曰富貴在天天者理所不違非因人而富貴因人而失富貴也子有子之命子有子之天兄弟之不相及久矣所可以坦然亡憂者也如欲憂之則亦有其道焉夫人能超然於變故之外者惟能卓然於立身行已之閒故君子非以憂患之來而始爲防也修其敬焉而已非舍天性之恩而求助於天下也樂其君子之羣而

已矣其自持也則敬也言有物行有恆不敢肆焉而猶懼其失也愼終如始則終身而無過咎矣其與人也則恭也善不矜功不伐恆自抑焉而非違理以鳴謙也不諂不瀆則克讓而不召狎侮矣能若此乎四海之內道相獎志相洽其與爲君子之類者皆相戒相輔而若兄弟雖兄弟之不令如無兄弟乎而立身於富貴貧賤之外以愼保尒生而俟命綽有餘地而豈兄弟之所能爲君子患乎子亦務行君子之道而已矣何以憂爲子夏之言未免有親疏失序之病然愚頑不可救如桓魋者雖欲全其天性之恩而必不可得且司馬牛之情未免以死生富貴爲重而有怨天尤人之心故子夏以修身

俟命之說正之亦與內省不疚何憂何懼之旨同使牛而有周公孫碩膚几几之德則魋自爲管蔡亦未如之何而孰能感化之以同於善則言雖激而理自得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切愬桑故切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

繁而不殺以致丁甯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訓義子張以凡人上者欲悉人之情而辨其姦必在乎明故問所以能明之術夫子曰夫明者有所明而有所暗明於一曲之說而不能明於無窮之詐非明也天下之理是與非而已天下之人正與邪而已矣孰是非以爲衡而情不易動審正邪於其大而聽不可惑則使有浸潤之譖者焉其事似實矣而其人之似有其實者何以頓易其生平有膚受之愬者焉其情誠迫矣而此人

之致有此迫者何以激成其禍釁斷之以正邪之槩而不疑審之於是非之源而不遽而不行焉則譖者不能惑而愬者不能敗可謂明也已矣夫事以實而可信浸潤之譖以幾而易入情以迫而易感膚受之愬以急而難辨乃曠觀其人之正邪而博稽其理之是非果不行焉則此事之得失審而生平之衡鑒不迷不因一人之情而失衆人之情終以宰天下而御臣民無不審也可謂遠也已矣明而至於遠而尙何求乎不然求以達天下之情而情愈屈欲以辨天下之姦而姦益生耳目奪於近小而迷於遠大未足以爲明也

子贛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亦讀祥吏切字亦當作飤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贛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甯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甯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贛不能問非聖人不能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

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衛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訓義政有本末備足之具而後國有與立而爲之則有次序在審乎緩急而圖之於其本此王道所以異於富彊之術也爲富彊之術者亦未嘗不言敺民之行而以爲待之國既固民既富之後逮乎富彊習成風俗大壞則有不可挽之勢君子所必不以身任數世之咎也子贛問政問立國之規也子曰言之曰政有食焉不可不足也通計國之田野而經畫其出納以畜有餘斯足也兵不可不足也蒐簡國之車徒而時修其教練以補偏伍斯足也信不可不喻於民也浹之以恩而申之以教

使民衆著於上下之義而互相親睦斯信之矣此爲國之大體也而子贛則究恵至治之不易而欲求施爲之次序以因時而善用之乃進而問曰夫從政者未必得一全盛之國惟吾所欲爲而爲之也如其積弱而貧且其民之不素閑於敎也一旦而欲三者之具修難矣將有所乃置而厺之乃於此三者之必務其何所先足以待後之可爲乎子曰不得已而欲厺一焉則乃置兵於不足也勤於蒐乘則或廢墾萊之事民頑已夙且匆遽導之以競可也若食爲民天惡容不足而況信爲民心睽合之大者乎先食與信可也而子贛又有慮也國極不可爲而無不可爲之國豈遂無以處此乎進而問曰

今更有不可爲之國於此貧愈甚而民愈偷民愈離而野愈荒則欲謀其食而民益趨利而棄義欲導以信而民且株守而待盡將有所乃置而厺之乃於此二者之必務其何所先足以待後之竝修乎子曰不得已而欲厺一焉則乃置食於不足也經界不可亟正正之而民抑囂爭況國儲欲盈而必召頑民之怨叛且匆遽問及生聚可也夫至於無兵無食而國非其國又何賴有爲政者哉乃且乃聽其不足而惟以信爲先務者何也此君子謀人之國所由審於立政之本也夫所爲足兵以衛之足食以養之凡以爲民上者司斯民之生死耳君子不以苟全於一旦而貽儆於無窮者納其民於偷存苟免之中以成乎不可革之俗故以義防民而使立人紀以相統治者信介自古皆有死何足爲災慮乎民無信而君民意異父子情離鄉鄰姻黨相爲欺僞爲君者雖欲整齊而安處之必不得矣故當極弱極貧之日必先結之以恩示之以誠孚之以敎使民與上相信也民與民亦相信也立百年不可拔之基以固結而圖存然後食有可足斯足之民不以爲奪己也兵有可足斯足之民不以爲毒己也先信而二者從先二者而信必不可復此本末先後之序不可不講也彼富强之術以爲壇圍固而後田萊可闢衣食足而後敎化可興偸一時之利而召無窮之禍然後知聖賢立國之道爲不可易

也　不得已不是天災流行鄰國侵逼何先是先足不是先厺若云先厺則食信是後厺矣夫厺非已有而厺之乃未足而不求足耳時解非是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贛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本作鞹今寫作鞟俗省）也（苦郭切）

鞹皮厺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厺其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贛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訓義持論者貴得其平而抑有本末之序焉若有所激而偏為重輕論雖持平而本末不殊皆非通識不足以善世而無敝以文質言之既有其質因而求盡其美以愜乎人心不容已之情而文生焉則有質不可無文而抑非無文之遂喪其質也故公之者道之未宜而存文者正以其有君子之心而生君子之儀則文誠重而非質之遂等君子於小人也棘子成者傷尚文之敝至於文煩而質喪乃激為言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何

其言之儆以迫也彼以為物取其有實事取其有成則以盡乎己而交於人神上下者各得其便利而情不虛若夫聲容之不治於視聽進反之不實其委曲可以直情徑行而無損乎其實則無庸此節文為也以是言君子其為人道之慮也大矣故子贛直譏之曰君子之不容徒文而無質也此說君子者不易之論也而惜乎夫子之說求當於君子而使君子失其君子也恃其質以傲天下則驕悖之情以自信而不疑蔑其文以利天下則鄙吝之情以得計而自便今天下固有文勝之慮而厭苦之者亦思託於無文以自逸斯言也天下喬之後世習之不至盡棄先王之禮樂文章而不已則雖欲救

之而不能駟不及舌夫子其將能悔乎夫文何生乎生於人心之不自已美聲容者所以順其耳目而心亦由之以暢適而無慙猶之乎有其情者之必備其物而質不可缺也乃以患夫質又何自生乎生于人事之不可廢備典物者亦以昭其敬愨而情不待此以因事而生心猶之乎有其物而又盛其儀而文若為增設也則文質皆原於性情而何云孤恃其質以蔑視夫文哉況乎質者小人之可與君子同者也文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非小人之得與者也今使立一君子於此而盡去其文乎則是虎豹之皮去其文而鞹之也以鞹言之虎豹又何殊乎犬羊乎將胥天下以均乎小人之儉陋而

君子之實喪君子之名亦不足以立矣天下後世而無君子必夫子之言夫故知夫子之言至於人道漸滅之餘欲追悔而不得也合而觀之子贛之說韙矣但其曰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則激而成偏不為無過夫唯其為虎豹而後有虎豹之文唯其為犬羊而即成犬羊之鞹君子之與小人文異而質原不同使謂君子僅以文而異於小人則忠信之本不立而且使異端藉口以為君子病則後世胥人而為禽獸子成之說啟之而子贛之說又有以激之此聖人彬彬之言所以不可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秊饑用不足如之何

偁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

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

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貊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訓義 聖賢之經世惟明乎大本大原之理而達其情事之所宜以爲經久無敝之法初無有補偏救弊權利一時之論以貽害於後故其說爲當世之所驚而實萬世之不可易如周之徹法以斟酌貢助之宜通計國用民生而聚爲交足之計者也魯自宣公稅畝而廢徹法其後國分民散上用不給而重斂於民法愈重而用愈困哀公當年饑而告匱乃問於有若曰年饑而歲不登不足以經一年之費若之何其可使足乎哀公之意將有別術以巧取之民乎有若則深計數百年盛衰之理而知先王立法之精意乃對曰夫先王先公之世猶是國也猶是用也而恆有餘惟行徹也徹不行而始有凶年不給之憂今井畝之阡陌猶昔故府之典章可稽公盍不舉而行之乎夫重斂不足而欲其行什一之徹其言似迂宜哀公之不悟而反詰之曰今之取於民者什而二矣乃有餘者仍在民不足者仍在上若夫徹什一而

已如之何不益以其所無而顧損其所僅有也有若曰君知二之不足而不知徹之無不足乎夫亦思君用之所自出乎君之有用非君能自有之民與之也有是國則有是民有是民則足以膺是國之用故徹者所以足民也君取一而民取九百姓足矣百姓取一夫之九而君取萬井之一安於其分定於其粟孰或敢私焉而與君不足乎若夫徹不行而稅其二民不足矣民不足於八口之養而君安能收三年之餘名有而實無法繁而眾散孰從取焉而與君以足乎使百姓不足而君可足則二何以告詘於凶年使百姓足而君不足則徹何以立國於往代君但求其理而深思之收人心立國勢制

出入備水旱者皆於徹盡之矣而臣言豈迂哉嗚嘑此
聖賢之言論其本不論其末立萬世之法而不爲苟且
之計者也固非庸主之所得知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好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
好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
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
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因 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楊
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
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訓義 子張問崇德辨惑有一高遠立德之心而本無以
立則用無以行德不崇矣辨之於物能惑我之中而不
辨於我之所自惑則愈辨而愈惑矣夫子告之曰夫德
者實得之於己之謂也得於己者盡其心之所必盡而
無所假之謂忠因乎理之所不可違而無所疑之謂信
奉此以居心而德皆實矣由是而行焉義之所在因乎
物之所宜而成乎事之所自制有一事則有一事之義
有一事之義則不恃其成見而徙心以從之如是則心
純乎理而行皆順乎道超越乎流俗虛僞之陋而日新
以成大業乃崇德之實功也若夫惑之所辨豈物之能
惑我哉我自惑耳惑起於不自持而成乎不可解惑成
於不自覺而且至於不能自保其終有人於此可好而
好之可也未必其可託以終身而欲其生若無此人而
遂不能自立者可惡而惡之可也未必其不可與戴天
而欲其死若無此人而始可以自適者夫此情也而可
保乎好惡不衷之以道而豈有極哉則且於其好也而

既欲其生必將有所忤而惡之而又欲其死造化生死
之權憾其不自我操國家生殺之法怒其不如我意乃
至回顧其初心而不堪自問試一思之豈非惑乎裁之
以理而無任其情爲其可繼而不任其一往辨之於此
而已詩不云乎棄舊姻而思新特者雖誠不以其富而
遂其情乎亦祇以舊者見可憎而棄之新者見可喜而
矜爲異尒夫詩之言不以富者固詩人忠厚之詞而天
下實有此於義無取於利無得逞一時趨新見異之情
顛倒於一念之妄動而不自知有如此者詳味詩言不
可廢然思返乎德立於處心制事之實而惑解於反思
自省之念皆無事外求之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季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大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弒君簒位之禍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

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說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訓義聖人經世之道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無他明倫以立綱紀之原而禮樂刑政皆由此出則久安長治而立國於不傾亂亾之主唯不知此故禍生於微而成於大逆其有不可救藥之勢有至人者奉至正以語之未嘗不感憤追悔而憾其已晚雖然又豈終不可挽之使正乎齊景公問政亦從其末流之失正而求所以善之也孔子對曰立乎朝廷以正百姓者君臣也相為繼統以守國家者父子也夫君臣父子亦各盡其道而已君且無問其治民也而但念其何以立民上而不忝臣且勿問其事君也而但念其何以受爵祿而不慙父且勿問其貽謀也而但念其何以為嚴君而無媿子且勿問其順親也而但念其何以承統緒而非誣故有恩有威焉君正其君也有職有分焉臣正其臣也悉以其理敎以其道父正其父也悉敬因於性名分因於序子正其子也凡先王之以立人倫之極而為禮樂刑政之本者此而已矣苟能是豈非立國於永安而侢盛治乎夫子之治固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而景公不能以禮立國使陳氏亟奪其民寵庶子荼而逐其長子陽生於是簒逼之勢形而爭立之禍且信乃聞夫子之言正中其危亾之隱悤悵然自悔而寔為感服乃曰善哉夫子之言

合吾遐想夫倫明治定之美而怵然於禍至之無日也夫君臣父子各得其理上下相恤亦不自知其安耳信如君不君焉而無以統其民則不成乎君臣不臣焉越分患逞而君不利有此臣父不父焉無以正其家而子不戴其父子不子焉懷私忘親而父不能有其子雖承世有國而危亂且生吾其能安居人上而食其粟乎嗚嘑景公之言愴心知懼而痛自傷非無自知之明也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昧而聖人之大經大法足以持危定傾而非不切於權宜之論使景公因此而改之撫其民以使權臣不敢生僭越之心立嫡以全庶孽夫豈有不可挽之勢而情衰於旣耄以不終用聖人聖

人亦將如之何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列切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訓義 治獄之道以斷爲主民之不若而至於有獄求免之情與求勝之心無可止息之機辭不決則情不戢情不戢則辭愈無窮將有一事而引及數事一人而纍及數十人故斷之一朝則無可復爭而亂乃定雖然非聽獄者以誠求其情以信守其言則己情不固而姦民棄之矣夫子知此之未易而以許子路曰治獄者欲其止爭而息民豈不貴於片言而立折哉乃欲折之而未可也民之棄我者無方而我之守法也且不能以自主求其可折者其由也與自守其所折而雖有姦頑莫能亂也民守其所折而雖有變詐不敢復萌也由之能斷由有其能斷者在也於是記者體夫子所以許子路之故而原子路之素行以徵之曰夫子之許子路以其無宿諾信之也可爲可焉否爲否焉信於理卽信於心信於心卽信於行則使之治獄民知其據理之無疑也守法之不遷也知其終不可逐而妄心自息也片言之下情盡法立可以折者不信然乎蓋爲政之理有可從容顧慮而曲全者而惟獄不然早息一日之紛爭則姦民窮而良民安自非大道行而獄訟息舍子路其誰與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

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訓義 夫子曰爲政者以苟且之術立功名而自見其能亦未必無可著之迹也若患夫民之所以待治於有道者何若我之所期效於民者何若則未易言矣今夫民之有訟而爲上者聽之得其情而折之以理使直者伸而曲者服人以爲此可示勸懲而納民於正矣乃以吾思之審之以明決之以斷吾詎不猶人哉若吾之所期效於民與民之所待吾而治者豈徒此乎吾所有志而未逮者民之各安其分以成婣睦之風者不有無訟之可尚乎民不能無訟有使之無訟者在吾何以使民無訟有所以使之者在也我儀圖之盡其養之之理而人

可以自得而無求正其敎之之道而人皆有恥心以自
閑而且德修於不言不動之地以成乎與仁與讓之風
則不待禁止其爭而民志自畏斯古之帝王所以化民
成俗而盡元后父母之道者也吾所期者在是故輕刑
名而崇德敎竊有志焉而何暇與今之從政者較得失
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當作凥倦本作券
凥謂存諸心無券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
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券而不
盡心故告之以此

訓義子張問政子曰先王所丞之典法當時所急之猷

為君職之所宜盡民事之所當勤皆政也乃當其未為
矣志於必為而籌度其所以為之者則凥於心是也乃
以其未嘗得為也見為難而有置之見為易而或忽之
於是而券心生焉則籌之不孰而即有可為之時且失
之矣惟存之不忘以待時而膺而不憚此心之常勤則
不患其行之不當也逮乎必為決志於為之而決意於
得為者則其行之時矣乃其因勢而利於為也以為法
所固然而以奉行為故事以為才所優為而以塗飾見
才能於是而有不忠者矣則動不以誠而即有甚美之
法亦無當矣惟竭盡於己以無歉於心而以體事物之
極致則一如其所凥之夙志也以此為政事有不治而

民有不化者未之有也若夫所凥所行之綱紀文章則
故典可循因時而施之而何以問為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訓義重出不釋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旣有厚薄
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訓義夫子曰士大夫之趨尙百姓之從違在主持世敎
者之用心而已一君子興而天下多君子一小人出而
天下皆化為小人天下人之心隨一人之心而易實有

以勸之止之者也世雖衰一行之士不無美行世雖盛
未敎之民不無惡心其在君子也心喻於為美之條理
可以因材而就而其用心也樂天下之同嚮於善有美
者則獎其已能扶其未至而成之若夫惡則其所疾惡
勸戒之沮抑之弗使成也惟然故中材之士皆自奮於
君子之塗也而小人則反是矣美其所不喻也而又忌
其相形苟有可以沮抑之者無不盡其巧心惡則其所
可相授者也而又利同惡之相濟所以獎扶之者且不
惜其勤苦惟然則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未有不從之
而日趨於惡也嗚嘑君子小人操世敎之權而人心風
俗因之以大異則辨邪正以為宗主者可不愼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帥左作衛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
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
於利欲而不能也
訓義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亦見魯政之不綱而思以整
齊之乎而未知反求之己也孔子對曰夫國何爲而有
政政何爲而可以治國乎蓋欲使上下之一出於正而
邪慝不作也故有名分以正其尊卑有綱紀以正其職
業有井疆以正其田疇有庠序以正其學術皆所以正

人者也而不可徒求之民子旣爲政矣取先王先公之
法度以自正爲百官萬民先彼旣見當時之謹守紀法
如此其嚴也而孰敢誣上行私以自趨於邪僻乎正之
之道在方策惟子力行之而已於政何有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一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
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
傳
訓義季康子當國魯國多盜其胥之僭奪有以啓之者

不可追而後之所以弭之者豈無道乎不知此而以爲
患問於孔子將求所以治之者孔子曰盜可患而不足
患也人不能遂其所欲而盜生焉人各求所以遂其欲
而盜盛焉今且爲子計之子能無欲乎抑未也苟子於
非分之得不欲得也非理之奉不欲事也上不奪則民
適其生上不侈則民安於樸夫盜之可恥也誰則甘之
予之以生全之術而不启其淫逞之習雖賞之不竊矣
況有法以懲其後乎舍是而欲治之以法是驅民於阱
而蹙之非我所知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草當作艸草乃皁本字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
加也偃仆也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訓義魯本秉禮之國而成乎無道之俗季康子惡之而
患以法治之問於孔子曰民各有道安其業守其度以
無違於國典無害於鄉井而今不嗞無道者肆而國不
可治矣吾欲殺其罔上行私者以使知所畏而趨就於
有道何如孔子曰見無道而欲殺此匹夫疾惡已甚之
心欲快意於一朝者也子則爲政矣而何用操一殺之
權以重傷斯民哉夫欲民之有道也亦何難之有子之

所行不有其協民心合國典而善者乎子之所以行者不有發於一念而可以終身爲欲者乎子惟未嘗欲善也如其欲之克念夫國之必靖而以上下均安爲美也民之必安而以清心寡欲爲本也但欲之必行之正於已施於民者無不善矣民於以衛子之教而自敦其行亦無不善矣化行俗美可立效於旦夕而何疑焉蓋子君子也而民小人也其性情相爲感應而功效之自然而然者德也君子者位尊足以行遠而權力可以動衆始猶風也小人者弱植而無定情繁生而無異趣始猶艸也不見夫艸乎加之以風則偃伏而無有能不撓者矣然則子以善行之彼卽服於善而無倔彊不服之力亦已明矣奚必薙艸而使萎哉處可爲之地以行其遂風易俗之化在子所欲之志嚮而已無曰民之難革而必藉刑戮以威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爾當作介）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好本作撇察當作督）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訓義士無論窮達皆與斯人而爲羣則其不能違物以行必矣顧流俗相尙以名而君子必求諸己使吾所行於天下者皆得吾心之安而天下莫能困我則亦安用此虛名爲哉此誠僞之分得失之府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不反求吾所以達於天下者而但欲謂之曰達夫子已早知其不足與於斯也故反詰之曰人

有情焉事有理焉欲行之而無滯誠不可不達也然吾恐人懷一欲達之心而遂擬一達之象尒所謂達在我者何以推行在物者何以感通而謂之達也子張果據其所擬之達而對曰天下不知有我則雖有盛心而不能喻之於人必也出而從政則人偁之曰此邦之哲人也入而家凥則人偁之曰此家之賢士也於是言出而信行出而從斯達矣夫子曰尒之所謂達者以此乎則是以虛聲先動乎人而非實行克爭於眾也此其為得為失不容不辨亦辨之於在己之修為而已而天下之膺我者亦異焉子誠欲達乎則當思達也者誠念夫吾之所行疚於心而拂乎理不當於人情而觸天下之忌

則欲其推之天下而可行必質直也膺物以實而不為虛偽據理直行而無所曲徇凥心如此而義之所在見為可尙而不以無益而置之不以不利而避之如此可自信以當於人心矣而猶不敢自是也詧人之言以審是非之定論觀人之色以辨心志之從違於是乃以施之於人然猶不敢自凥也才智不可以先人而道義亦非以表異以遜讓之心消天下爭競之氣慮皆屈下於人以善成之誠如是也心可以對天下行可以服天下而合乎人心順乎人情則在邦必達而邦人丕膺在家必達而家無逆情雖無早立之名譽以動人而志可行道可立矣蓋其立心求己之無咎而順逆一聽之人此

所以為士之達也若子所言必聞則亦聞也者而已其志在欲聞也其所為但求聞也於是而遂成一求聞之學術以捷取夫聞以為仁者有端嚴之氣象可以起人之敬悳仁者有矜容之度量可以致人之悅從皆可以色取也飾之於容貌辭氣之閒而著其昷文含宏之美乃其所以凥心而制行者無敬恕之實則行違也炲其取之已熟而凥然一仁者矣始以欺天下者旣以自欺曰吾固身律聲度而能受萬物之歸者也人有相摘之言以辯勝之人有不平之色以術籠之制天下以盛氣而無所讓夫流俗則何知哉望其色信其不疑從而驚異之偁譽之在邦而偁為邦之名碩在家而偁為家之

潛德亦可必也然使其有所行焉則內疚於心外傷於物而如之何其能達哉尒欲為聞乎則以偽竊天下之名可矣如其欲達也無亦自反之己乎達者不必聞而聞者不必達此君子小人虛名實行之大別也不知辨此而學術何由正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
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
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
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
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
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訓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蓋講習之暇正息心以求

自得之時也問崇德修慝辨惑謂德無以崇之則未離
於凡近慝不知修則過伏於隱微惑不能辨則入於妄
而不自知也子曰是三者反求之身心而以驗理欲之
存亾者也善哉問乎夫不期必於崇以為崇不自恃其
能修以為修不自覺其惑而知其為惑若無意於崇之
修之辨之而實攷其所得則崇之修之辨之豈外於是
與德者有得之謂也嘫急於求忠孝仁智之成以自據
則所成者小而不能充吾性之本有凡吾身心不容已
之事皆事也敏以求之所先者惟此而不計功效之速
獲日進不已不知德之備也而無不備者俟之積絫之
餘此未嘗有高自標樹之意而已迥絕乎凡近豈非崇

之之實功與慝者惡藏於心而未著者也非推求於念
之所自起而力克其私則外可以掩飾而避咎必攻之
而後可今且使人之有惡而欲攻之也未有恕之者乃
一意於攻人、則既藉之以自解而習聞於機變之巧則
不覺漸戢其胷槩而隱中於心能專力自攻而人之惡
置之不見不聞以保其未彫未琢之樸此若未能有惡
惡之嚴而用心獨至非修慝之密用與物之惑我也我
能知之我之自惑也不能知也忿之起也人或觸焉而
情事止於一朝則待氣之稍平而輕重之衡明著矣乃
一朝忿之卽畢用其心力於一朝以激成乎不相下之
勢身之安危忘之矣親之榮辱忘之矣不早決於一朝

而禍延於終身試平心而省之事後而追念之雖或有
是非之可據氣節之可矜而亦何為至此也非惑與而
辨之者能勿於情發氣動之時念所不可忘者以早辨
之與德不可以小成之功效自限修不可以惡惡之聲
色自寬惑不可以一念之是非自信求之於躬行而研
幾於初念善哉子之問乎亦奉之以從事焉可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愛當作㤅智作知屬謁也
㤅人仁之施知人智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㤅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
之相悖尒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智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本作嚮俗省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智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兗切皋作皐俗譌陶當作繇皆傳寫經傳者之譌別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尒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訓義仁智之爲德也君子以之盡吾性之能而帝王以之成善世之用仁不足以並育天下則明察止以傷物乃有兼容並包之量而智不足以辨物而曲成之則仁道亦窮故聖人之仁聖人之智有以善成之也以博愛之心而用智其智不刻以裁成之用治世天下見其智而不知其爲至仁至於德成化洽則天下又見其仁而幾忘其智此則聖人全體大用之功能也樊遲以仁智之德存之於心則必發之於用因欲盡其所施行者而問仁以推是心而心或有所窮仁者何如也子曰夫仁者此心之與人相通者也均是人也無不在所當愛也人無窮而仁者之愛人亦無已矣又進而問智以心有其明而亦有所難明智者何如也子曰夫智者此心之

所以辨物者也人不齊矣不可不詳於知也知必明而智之知人亦必嚴矣於是而樊遲之疑甚矣以爲苟必致察於賢不肖之辨則有可愛有不可愛當其用智之時已先操一不輕用吾愛之心而其既也亦且有所不愛而非容保無疆之道則智固有妨於仁而何以君子言仁而必言知哉夫子知其不喻也而申告之曰夫智者知其爲直則必舉之舉之而後其爲眞足以知君子知其爲枉則必錯之錯之而後其爲果足以知小人天下皆喻於直之無所蔽而枉之不可欺則革其邪曲而爭行直道於斯時也智之爲用亦豈有窮乎而樊遲猶未喻也退見子夏而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幾

疑夫一念之刻覈不足以著吾心純全之體而夫子顧曰知其直也枉也不但知之已也舉之錯之而後爲眞知之則能使枉者直之道在是然則智之爲道裁成天下以治而轉迻天下以權豈此之謂乎子夏曰甚矣夫子之深於言智也合天下於一心而曲喩其造就之情者此道也施大用於天下而溥受其生成之德者此道也富哉言乎夫不見舜之有天下乎天下皆舜之所欲施其致生之德者也必選焉所錯者眾矣知臯陶之直而舉之以明刑而弼教於時不仁者去其頑讒之邪而時廱之化成矣舜乃以樂育天下而無所用治也又不見湯之有天下乎天下皆湯之所欲行其克寬之政者

也必選焉所錯者眾矣知伊尹之直而舉之以割正而維新於時不仁者恥其舊染之汚而衛九圍以俱式矣湯乃以綏和天下而不復用威也然則舉也錯也非以示吾知人之明而一以仁天下之心行之迨舉錯而枉者化而帝王仁天下之德乃周徧於萬物夫子之言富矣豈但爲智者言哉蓋愛人者聖人之全體而其用在知人故仁以智爲先務而智非獨用竝於仁而見功此性中合同一致之理而天德王道所以竝行而不悖也

子贛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訓義子贛以處友之道問於夫子以盡道全交之難刚全也夫子曰友以道合道可合也則無不可盡之道道不可合也亦不能以勢合而親凡於其所爲匡正者盡吾心焉盡吾言焉言必根心而心無不見之言恐其難入也則曲喩懇詞以引之於善凡以盡吾誠者無不至也其可也而吾輔仁之心盡矣如其不可焉道不可遽合也乃止之而俟其自悟若終不可合則遂止而不足深棄故者不失其故而心終不可勢合矣若以議論相競則且以意氣相激辱吾言且辱吾身矣盡其所可盡而安其所無可如何得不忌功而失不召怨以此交天下焉可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訓義曾子曰君子之所從事於身心者仁也則其樂與同道之共學者仁也乃其定交之先不可不明於其術而深交之後不可不共白其心夫人苟爲君子而有志於仁則未有不以詩書禮樂爲靜修之業矣故一時之意氣不足取枯朱之意見不足尙必以文會之而匈淑於雅正之塗以成乎儒者之粲業於是而相與求之於文者卽以相與求之於道言有物也行有則也不徒習其度數文章而以治吾性情之疵纍心日醇矣皆友之輔矣若孤行己意而自許以仁博愛汎交而不以其道

其何足以爲君子哉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四終

論語卷十三　四書訓義十五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倦本作券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券而已未嘗復有所告乃使之深思也

訓義聖門諸子之問政也自顏淵仲弓子贛而外其意皆欲求詳於事迹而未能求之於爲之之本故夫子一責其盡於身心者而政之節目畧焉子路問政夫子曰爲政者我爲之也則亦在乎躬行而已凡民之行所以敎之者具有其訓典而徒敎之民不衛也孝弟仁讓小人之宜遵尤君子之宜盡身先爲之閭門起化而婣睦之風可聽其自成也凡民之事所以督之者具有其章程而徒督之民不從也農桑溝洫小人分其任而君子總其成身自勞之勸課必親而勤儉之爲不勞而能自勉也不嫌徒多爲之禮制以責其善博設其科條以課其功無益於民而但見其擾矣乃子路不知其爲無窮

之用而疑為易效之功也乃請益子曰夫何以益此哉先之勞之者躬行也而欲進而期於成焉則存乎心我先之矣民術行焉而見為易化則務民未術行而見為難感則務刻責於隱微而求盡其德行日益勉焉而何有止乎我勞之矣民趨事焉而聽其自勸則務民未趨事而徒勞無功則務鼓厲其精神而必期於有濟日益奮焉而何有已乎夫然後先者果先勞者果勞而不患民之不相勸以成也情不盡於一往志不窮於中衰以此為政庶勿負於凥大上者之職乎故曰身心者出治之本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說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爾當作尒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尒所知尒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尒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訓義為政莫尚於簡而簡有其道焉處之各得其理不必躬勞苦矜明察而事以成盡其所可盡不勞騖聞見收名譽而人胥效仲弓可與語此者其為季氏宰總大家之政而任其成尤宜以簡道凥之者也子告之曰夫欲功不勞而事自集則先有司而已有司者本其各有所司使自為焉勿撓之而徐考其能否以有司之道治有司吾自有宜持之要在也夫欲法不繁而人自效則赦小過而已小過者本無損於其大置勿問焉勿察之而但修吾大法以小過之情矜小過吾自有不阿之法

在也若夫賢不賢之皆求知才不才之欲並進惟觀其行察其能則舉而進之於上吾但行吾樂善之誠與為國求人之志則所以遂風易俗一舉而收數十秊之用者在此也賢才之功皆我之功身不必為而貽福於社稷生民者大矣此凥要以統治簡道也政之綱也為宰者之以統理於有家者也乃仲弓猶有疑焉曰賢才之舉能以決行而無煩遲滯者知其賢才而舉之不可以約畧而得者也將博訪之而懼其干名將靜俟之而有不悉竊恐其知之不易也子曰子何患於不知哉尒則必有所知者矣信其所知而慎用其舉無事延攬況察以炫尒之能知也尒既舉矣賢才且樂於自見在位者

皆樂於薦賢有尒不知者乎人將舉之而誰其舍之則以一舉開羣官之舉以一賢才致衆賢才之道盡尒所得爲而無侈索求此亦執簡馭衆之道也尒可用尒敬愼之心脩尒不繁之道以此爲政焉足矣此仲弓德之所優而夫子善成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

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尒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攷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婬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

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喩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訓義 衛本可爲之國而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大亂將作夫子自楚反至於衛出公致公養焉亦思有以救之出公不知乃欲用聖人以定其位而苟安子路知蒯聵之不孝不宜有國遂陷於一偏之見而惑焉乃告夫子曰衛君蓋待子而爲政也將以安靖其國家而興治道夫子而欲行吾道焉先公之典時事之宜以開治統而奠民生也將奚先焉夫子曰衛君其能用我乎我之所以安衛而治衛者莫先於正名乎同昏之議論不可

殉也衆務之修明不容遽也惟是名者自天定之以實成之因人心之安而命之革其不正而還其本正然後政教之施行可次第舉也夫欲正名則蒯聵父矣出公子矣蚷父之辭窮而脩兵之惡著矣故子路怫然曰時之所不可為義之所不必殉而以妨吾行道之實者迂也而有是哉子之必以此為先也夫名之可以有詞而正者未嘗不正也若其疑於不正者不自今日始也以國人如此以新君如此己成乎一定之規矣而子以始進之臣欲取而更張之不知何所施其迂計也奚其正夫子乃直斥之曰殉一時倚託之名從苟且粗成之計此野人之以計功利而忘天性者由果野哉意者其蔽

於一曲之見而不能知大本之不可昧者乎夫君子於人家國之故為善為惡為成為敗之數有所不知焉則置身於事外而不言闕如也猶不失為慎也而柰之何其逞臆以衡是非乎今由以名之不可正而弗正焉因而仍之而名終於不正矣由且曰有政之可圖也有教之可敷也有刑之可明而有民之可使安也乃名不正而其害奚若哉以不正之名而為言則天理所著人心所安皆因名而顛倒言不順矣不正不順而所為者皆非天理而託於天理非民彝而託於民彝百官以典章為虛迹百姓以綱紀為玩弄事其成乎夫然政非其政而文教何可以度數為也無序之禮不和之情禮樂其能興乎無禮樂以尊之於先而正刑罰以成之於後舉國皆無序不和之民而徒以意為洽令刑罰未有中者也至於刑罰不中則惡不可為善不可為而民無所措手足矣且使我先事乎先禮樂先刑罰乎將飾玉帛鐘鼓以媚神人誅不附己與邪說以立威權乎甚哉出之野也夫名之所繫如是其重也故君子因天性之自然遵百王之定憲立一名焉必其播告之國人馳詞於鄰國敬侮之宗廟者皆可以言而言之無慙者也其為言也必其以治事而事敍行禮奏樂而禮樂宜明刑慎罰而刑罰當無不可行而行之皆得者也若謂名自我置言自我出率然而言之遂據以為名苟有名焉何憚於

言則正不正聽之可矣君子於其言而若是乎明明天地鬼神之所不可罔明明羣臣百姓之所不可誣明明此心之不容昧而但聽出諸口者之有詞遂可以偷安而別議他務乎言之濫也成於名而名之爽也始於言言不可追而名猶可革舍是吾何以為政於衛哉以夫子之言思之其所以為輒而處蒯聵者不知聖人之大用何如而正名之後則必有父子各得之道故不急於去衛而就其公養微獨出公之不能用而子路亦終於惑以身殉不道之子不亦惛乎　夫子只說正名正名後便可成事興禮樂正刑罰安百姓聖人大用千載後想不出舊說立公子郢逐出公輒是妄談不可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當作玫夫音 扶襁居兩切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玫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

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訓義道術之大小因乎所學學之已孰而遂成乎玫至於玫而智之所知力之所任無不局促於其中雖有廣大高明之道莫能易也故君子志其大則必舍其小雖小道亦有可觀而究以爲戒不知者乃謂其忘本計而規遠畧則小人之道成而天下無君子矣今夫農圃者生人之急務豈猶夫異端曲學之無實者樊遲以爲窮而在下可以安身而利用達而在上可以足國而裕民

乃請學稼子曰欲學稼則有老農在吾不如也請學爲圃子曰欲學圃則有老圃在吾不如也奚爲於丘之門哉甚絕之遲乃自知其失問而退夫子遂斥其非而明其理曰事小人之事學小人之學則身且爲小人之身而心亦小人之心矣小人哉樊須也須偶玫之因欲學之如其學之亦將玫之謂是民之天也可以聚民而得民心者也嘫則使須得用而爲人上亦惟以此爲懷柔天下之至計哉夫業置身於君子之塗則學爲人上之事而人心風俗之責在己矣以此爲學則究喻其善而玫之也嘗習於禮則玫禮聲律身度一踰越而情不適所以示民之矩範而使民之莫敢不敬也執乎義則玫

義勝欲公利一縱侈而心不安所以納民於正直而使民之莫敢不服也敦乎信則玫信推誠布公一虛僞而意不慊所以令民於純厚而使民之莫敢不用情也是故其爲學也惟恐禮之不明義之不精信之不篤也如是以學之即如是而玫焉使得志而凥於民上敬之服之用情以親之俗美於下化行於遠天下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矣此君子所爲終身服習而恐其不逮而何暇計及於匹夫匹婦一朝一夕之計哉若夫稼則彼襁負之小人自玫之自學之爲人上者代之謀而反不如又焉用學爲吾不知須之請學者將以自爲計乎將以爲民計乎小人之學奚爲於吾之門也嗚嘑夫子之言

若大而無實乃後世有農家之學流爲許行之說而管商耕戰皆迹此而爲之其禍酷於楊墨聖人之旨嚴矣若夫讀聖賢書而勞身心以營雞豚蔬果之務以爲利則尤不足削於人類者可弗戒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訓義夫子曰夫人之誦習執文將欲何爲者也豈徒侈博記之功而遂自命爲學也哉以詩言之欲詠歎之細繹之誠不容已於誦也欲廣其義類通其正變誠不容已於誦之三百也乃既誦之誦之三百而詩學成矣則三百之中於風而得十五國治亂之原於雅而得朝廷治教得失之故於頌而得先王先公功德之實且其爲言也博依而善譬和至而能感則以之從政而政在此以之奉使而對主君者在此乃授之以政則上不達於國體下不達於民情使於四方君命所未授不能以理而折彊大之爭以情而通兩君之好則與未誦者同雖其誦之多也而奚以爲乎豈徒習其文辨其聲而以畢所學之能事哉此其敝不在授政奉使之日而即在誦之之時不以我求古人之心不設身於古人之所處不求其所以然之故不體其何以能然之實則臨事而忘之所必然矣學者其勿輕言誦習也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訓義夫子示君道之本曰爲君者必欲道之行於天下也則有教令而教令末也君身本也其身正矣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利欲不能干邪說不敢惑則不待施教於下而臣盡其官民守其灋自然化行而俗美矣如其身之不正也雖秉正以施令而習尚且成灋徒勞而刑亦不畏其孰從之故爲政不在多言惟力行而已

此章言君道苟正其身矣言臣道以從政大夫之事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訓義夫子嘗有舍魯何適之歎而於衛則以靈公之無道出公之不孝而就其交際則於二國矣有望焉而俱不能用聖人以安於衰亂故論之曰欲出而謀人之國則必觀其政之何如而後可用其因革今天下王統裂而國異政有莫可致詰焉者惟魯與衛則猶可相衡而論焉其不自彊力而役於大國勢之相若也其或亂生於君臣或難發於父子無道之情事亦相若也乃自其

政言之則先王先公之典皆出於文武成康之制而姦
邪雖執國柄猶多君子以存其典禮而不敢過為變法
亂紀之事誠得而為之以變亂者變衛可也而惜乎其
不知救將絕之治統於十一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
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
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
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訓義 夫子以人臣欲靖於而國必先靖於而家蓋於家

有無已之求則上侵君而下奪民皆勢之所不容已而
情之所必出故於衛公子荊而侈其善居室焉室之有
無本不可以多寡限也無而思有有而思愈有在有家
者一動其心而形於言語容色之閒則家之子弟臣僕
皆相競以觖望而迫我以越分而求得善居室者一人
之心安而一家之情皆定也公子荊之始有則自言曰
苟合矣不言其不備而言其可聚而成用也少焉漸有
則自言曰苟完矣不言其不飾而言其無缺於所用也
逮其祿厚而富有則自言曰苟美矣不言其更可美於
此而但言其已足於觀也必曰苟者有僅可如是遂已
而不必更求之意焉有乃為我有而不可據以為恆有

之意焉夫然故家之人大白其無求自得之心而不生
歆羨無已之念身安之而家安之家安之而身愈安之
此其所以上不侵下不奪而不失乎君子之累也不然
一人之欲不可滿一家之欲愈不可遂以一國殉一家
以一人殉一家而儌儌以終身難矣哉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
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大宗亦云庶
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雝拜老宗
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大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
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
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訓義 聖賢之言治皆易知而易行然知之而不盡其理
行之而不底於成則歧異者詭於權謀而苟安者且有
可為之資而坐廢之故聖人亦但持大綱以立論而為

之者則存乎規量之大經理之密於子與冉有之論衛見焉子適衛將有意於用衛也冉有僕是其孰足從政而可奉行治法者也夫子見衛民之比屋連井而尻也歎曰庶矣哉國有人而我施治害之也衛自東徙以來無兵戎災眚之害天假以治而可失此時乎斯時也凡夫修之於上行之於下取斯庶民大共之情不一之性調燮之安輯之以成乎王者之民夫子固有一大全之局在於意中而舉行之無難者冉有問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庶在民而加之者在上也子曰庶不可以不富也富之焉耳夫曰富之而不言所以富者民不一而或可使富或不可使富初無一成之法使之各得其所而念及於富之之權在上則自清心寡欲以至於求民之疾苦而制其生聚有不可一詞畢者道至備而皆富之之事也庶不可不富而夫子之以治庶者必不自富而止冉有問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富既可加而加之者當不徒富也子曰富矣不可以不教也教之焉耳夫曰教之而不言所以教者民不一而或可以教或不可以教初無一定之制使之各正其習而念及於教之之實在上則自正躬衛物以至於因民之趣向而曲爲裁成有不可一詞畢者道至大而皆教之之事也使夫子得衛而用之亦不過富與教之兩端而過化存神自有其不測之妙乃斯時也民之庶一入夫子之目中而富之教之

全於夫子之運量道至約也而用至大事易舉也而理無窮不然則課耕桑者富彊之邪說修庠序者俗儒之虛文豈足尙哉聖人之言精意寓於大綱之中言治者不可不究體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稘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稘寫作朞譌 朞卽期字）

稘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訓義 夫子之道可以興王道於衰世而天下不知也不得已而自言曰天下之猶可爲也吾道亦非有難行者也用不用聽之天下我無所容心焉而所以膺天下者可自計也用我而使我爲之爲之稘月吾於稘月之中因其國因其民因其政而或因或革隨之而行已可成乎吾所治之規模矣用而至於三年三年之中吾爲之漸而成焉不慁天之我違不患人之不我順也凡吾之所以治者其有成必矣三年而後守之者在人神而明之者在道而皆三年之所定也此吾之觀世觀我而自信者也用不用天下也吾何知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偁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

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訓義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子之所志也乃目擊夫民之多暴而君之尙刑乃思善人而稱古語曰上失其道民之安忍無親而相爲賊害弗能禁焉而以刑殺威之殘終不可勝也今思古語而庶幾其有善人乎語云善人爲邦百年性之良者鍾於一人善人不易得也得之而或處於下未必爲邦也一善人爲之而無以繼之不能百年也爲之百年而善人之道成天下爭懇善焉雖不可以興禮樂而成廱熙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本無殺之心而殘者之風衰止則可去也斯言

也期其效於久遠序其積於小康且難言之者而以實患之誠哉是言也以一人敢生之心與擧世相戕之俗相爭於治亂不踐肯王之道法而孤行一意之慈和自不能急喩之積虐之俗而懇其竝生之志非但善人之力止於此而實世道之衰已甚也嗚嘑善人且不得而見之矣殘其何自戢而殺亦何由止乎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訓義 夫子曰治至於仁而極矣然不至於仁則天地生人之理大君合四海於一心之道未合而治不足以久長仁者疴蛘相知哀樂相感之謂也王畿與侯甸無殊治也天子與庶人無二心也君子與野人無異意也故大禮行焉大樂興焉和同而化各安其土而互相忘豈易言哉此必王者之興乎而猶未易言也如有王者撥其亂反之正以仁育之以義感之以信孚之止戈省刑生理裕而眚災不作必世之久化成焉然後可得而致也遐思王者而重爲斯民望能勿慨然乎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訓義 夫子示從政者以政本曰士出而從政則規諫以正吾君靖共以正同列修職以正有司守法以正百姓皆其任也上下正而道無不行功無不立雖然豈求之君民上下哉苟行不營私志不崇欲言必法言行必善行而正其身矣則上不我尤下不敢慢而於從政乎何有如其不能正其身也以私而背公以利而棄義以慆淫敖慢而自恣則爭於廷令於野而欲以正人反顧己躬先自媿矣人將繩我以禮而糾我以法將如之何今之從政者所以尸位而無能爲有以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直遙切與去聲
冄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葢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冄有之意深矣

訓義上下之罰也先竊其實而猶存其名竊之已久則竝其名而竊之至於竝竊其名而不忌而大罰遂不可解君子欲正其所竊之非必先急奪其名魯之政在季

氏久矣始而以國之政爲己之事既而遂昌言之曰家之所謀者政也冄子仕於季且習而不知其非其朝於季氏而退非早食之時也子問之曰何晏也家事簡而常朝有度故異之冄有則對曰有政明言國政之在私門矣夫季氏之所治冄子之所議實魯會盟征伐頒教治民之政冄子亦以實言之而不知其當聽於公廷而不當謀於私室夫子曰非也意者其季氏之私事乎事故謀之於室唯家臣與聞之而不以勤君與國人也如其果爲政乎則君有外朝内朝之典百官聽命焉告老之大夫亦與焉今吾老矣雖言之而不用乎而必使吾與聞之是以知子之所與謀者事而已矣未有季氏之門聚陪臣而言政者也夫冄子所議明爲魯之大政而夫子若爲不知以昭國典以正公私之名一言而大法昭焉此欲正其實必先正其名之大義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

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

君子何足以知之

訓義天下安有一言而盡得失之理者乎此邪說之以誣人託於易簡而啓其驕惰之情庸人偃安而樂聽之者也以邦之興喪言之帝王之謨誥賢人君子之箴規皆必博稽兼聽以知治理邪說之無方佞人之口給皆所明詧屏斥以免陷溺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嘫則但守此一言以爲傳心之秘遂可弗藉他求乎此無他惟以治爲易致而憚博詢詳說之難也子曰言而可以若是期必之則但專聽此一言而古訓不必學諫諍不足采芻蕘不屑詢將萬幾之各有其理者執一耑以曆之而奚可哉惟是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斯言也以明夫君之無徃而不見難也臣之無徃而可見易也信爲得而已失矣執爲是而已非矣適此言也善無所不諮而猶恐其有遐惡無所不戒而猶恐其有惑則不幾乎以難之言生難之心而學焉有獲問焉有悟以盡事理而達人情其尚可以興邦乎公又問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嘫則但戒此一言以爲免咎之道遂可惟吾所欲爲乎此無他惟欲自一言之外可任意而人莫違也子曰言而可以若是期必之則但勿聽此一言而邪說不必拒淫詞不必放佞人不必遠將盈廷之唯諾不任其咎但無觸其所忌而奚可哉惟是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斯言也雖未足爲喪邦之語而喪邦之害有在是者其言善而將順之以之爲樂可也樂同善也其言不善而導諛焉以之爲樂樂矣樂同昏也信斯言也天變於上而以爲不足畏人怨於下而以爲不足卹則不幾乎自信爲不可違相戒以莫之違惡危之詞莫陳敗亡之至不知荐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必至於喪邦乎夫知其難也則知興邦之理不一術而不敢信一言爲尻要知凡言之不善者皆可以喪邦而不僅一言之足戒則君吁臣咈非幾之戒無方而可惡者大無可樂而皆可違也是以知興知喪之主聽善如不及聞過如不足而持片言以爲守約者惑亂人心君子之所深惡也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嘫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訓義葉公爲楚執政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望歲其爲民心所推久矣而非能實有以得民也故問政而夫子告之曰政之得失觀其民而可知也在都邑之中政所易及則近者也苟異於俗吏之所爲則人仰之矣乃始未嘗不有欣願之意而後無以慰其望則且拂嘫而不說說其得政也而得政之後日以說焉則所以致其說者可知已在四封之外政所未及則遠者也苟聞有善政樂郊則人望之矣乃未嘗不有歸附之心而實

無以與之安則且觀望而不來有來而觀政者而相匯
以至日以來焉則所以致其來者可知也然則非愛物
之心根於惻怛之性而加民之德盡乎休養之仁亦何
能佘哉亦反求之爲政者而已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讀如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訓義莒父小邑也子夏以謹守之才爲之有餘矣乃其問政而夫子告之曰邑無問大小政無問繁簡其必以帝王遠大之規模爲之則一也承衰敝之後政方待舉民方望治不可以不速圖之也而有急於見功之意則或因俗習而爲飾之或革敝政而過激焉不可也從容以待其可爲而爲之豈必在旦夕之間乎因一時之便或益於國或濟於民無小大而皆利也而有見利而從之心則順愚民苟安之心狥世主課功之法不可也通計而知其有所不屑爲吾自有宏遠之猷矣勿曰此事速成而可繼治其他也苟欲速焉則所以就此事之終者乃以礙他事之始事勢已定民心已然法制已成乎偏重則遏之於他而不能行者多矣民情不一國事不一而抑有常變之異而可遽得其條理乎不達矣勿曰積小致大而無往不利也苟見小利焉則物力已畢用於此者局量不復能推之於彼上志已得已望已猒報政已藉以告成則雖有大猷而莫能更圖矣損之乃以益之失也而乃有得而況關於志氣之廣隘而可自限於小康乎大事不成矣故無欲速無見小利乃以酌民心周國計而報政無苟且之敝故一邑雖小必以帝王遠大之規模爲之君子所以異於俗吏之所爲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證諸膺切）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訓義凡一德之成皆必順乎性之所安而不任其情之所流與氣之所激惟中國爲禮義之邦先王之風教餉鎔其氣質而士君子以學術正其性情故人咸有以喻其天性自然之理則雖偏有一德者亦不礙於大中至和之道而五方風氣之變未有禮義以調其情平其氣

則雖有一德之長而成乎詭異不經之行且自旌異以爲人所不能及矣楚俗徇氣而任情之一徃葉公以虛名𢿱奇行遂以一人詫孔子曰天下之言直者皆非直也而吾黨有直躬者挺身自信而無所曲其父攘羊此難於直言者也而直躬者知之眞則證之確父且必於證天下豈復有足撓其情者乎北方之君子敢文而徇遂其能有然者否也子曰此所以爲子黨之直也若夫吾黨之士不徇曲亦不矜直其有是非之不枉而遂其性之固然者則衆以爲直士以理御情而情自得以心調氣而氣自平非求異於詭激之行但以因其必然之理而異於子黨之直躬矣子有過也父則隱之父有過

也子則隱之自然不容不隱也而無所用其低回人亦信其必隱也而不從而致詰有幾諫敎諭以善之於先特不濟惡文姦以求逞於後若然者全其大不忍之情以反之幽獨而無愧執法在國家公論在天下而究亦未嘗枉也其爲直也卽隱而在焉而何至任一端之情逞一時之氣如子黨者乎禮以養之義以裁之不期然而自然凡吾黨之士雖一德之偏長而不失其性之善者也風氣殊而敎化異子亦以吾黨之道正子之黨焉可矣傳記此證父者其父抵罪子因自刎而死則抑鬱不伸之情成乎無可如何之勢楚之所以爲夷而不可變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訓義 樊遲問所以爲仁之方於夫子而夫子告之曰仁者此心之合於理而此理之不忘於心者也當其與事接則心在事而所以膺乎事者卽其心當其與人交則心在人而所以通乎人者卽其心當其事與人未感之

際而此身之視聽動履卽其心之所周流而自喩故方尻處也此靜者幾也靜不徒靜而心之與百骸五官相貫通者必守之以莊肅使吾身無怠忘之機卽吾心無褻狎之處及執事也與人也則動者幾也動不妄動而心之執乎事規謀措置者必將之以謹恪使事一用其心之密而心以究乎事之理心之與夫人酬酢欵曲者必盡之以忱悃使人不處於吾之外而心卽流通於人之中動靜皆必然而所歷之境常變不一又豈有二哉在家猶是也在邦猶是也雖之夷狄乎尻非安處而吾之尻之者一也事非常事而吾之執之者一也人非其人而吾之與之者一也若棄之棄吾身棄吾心矣而奚

可哉循循以爲之勉勉以守之漸漬而安而仁豈有不
訖者哉嗚嘑此存心之要切而可求聖人之論仁於斯
至矣
子贛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贛能言故
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爲次矣硜口莖切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
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
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切本作
䈰算蘇管切噫音噯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
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
贛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贛之意蓋
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訓義 士之所以爲士者孝弟其本也言行其實也而所
尤切者莫大於無可恥可辱之志節以卓然自拔於流

俗之中自廉恥道喪而利祿重於是乎士行毀敗雖大
倫虧損虛詐無實而猶自命爲士故聖人之取舍必嚴
之於此子贛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其亦以天下之謂
士者衆而皆自謂爲可乃欲審其貞邪得失之實乎子
曰夫士有所行於天下爲出爲處爲取爲舍爲有所必
爲爲有所不爲無非以己之絜志行之而卽成乎己之
得失者也誠使行焉伸其志辨其方充其類有不忍尻
之名不屑受之實有不可枉之志有不能屈之氣則使
君用之而行於朝廷受命以行而行於鄰國君之所命
卽己之所自持國有典也王有章也禮有守也信有涖
也彊大無所折利賴不能誘若此則此一有恥之心達

於天下而無所喪士乃以貴於天下而不虛其名矣斯
士也名教重而其心不昧以之爲子爲弟而不忍玷於
彝倫於言於行而不肯習爲虛僞不待言矣子贛以爲
以志節求天下而未見其人也敢問其次子曰士卽次
于此而天良其可自喪乎孝于而親幾微之未順卽刻
責而無以自容宗族乃以信其孝弟于而長一節之未
謹卽慙皇而不能自恕鄉黨乃以服其弟雖未推此心
以達於萬行而情遷於利祿志衰於妻子其恥而不爲
者久矣士之次也斯士也求無忝於父兄則必不詭於
言行者也子贛猶以爲責人於天性而難乎其全之者
也敢問其次子曰士更次于此則或當世且不與以士

之榮名而士之本猶未泯也未能擇貞淫於天下而擇之於身未能守彝則於性情而守之以氣有言焉必由衷而後發不始諾而後不必然有行焉必竭力以決行不試爲而又及已若此者達之推行其所不能曲全夫大恥者多矣施之族黨不能求免其議非者有矣硜硜然一意孤行或不足以利見小人哉非君子之大業也雖然其恥也小而要不昧其所恥自凥不辱而人亦不能辱之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贛以爲此硜硜者有其人而當世不使之在位若今之從政者以通方自處閨門之行不修而機變之術不一然而功亦或見名亦或成將不可謂之士乎夫子艴然曰噫言士而及此乎言及

此而猶曰士乎此所謂斗筲之人而已矣志所存謀所營一斗一筲之計也雖取精多用物宏一斗一筲之積也奉使而行邀饗餼燕言之榮一斗一筲之欲也得罪於父兄見笑於族黨一斗一筲之利也有言而不踐有行而不決一斗一筲之利也天下習以成風多之而不見爲有餘少之而不見爲不足恥心蕩而海內無士皆此類爲之何足算哉嗚嘑夫子惡惡之嚴於此見之而推其貴賤之原無他義利而已矣義者恥之眞利者辱之本救衰世之人心莫切於此故莫重於孝弟乃利重而恩輕親可忘而於言行何有故曰人不可以無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古縣切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敎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訓義聖人樂與天下共進於道而其施敎也有所取有

所棄其所棄者流俗之所推許其所取者流俗之所疑忌故自明其志曰天下之流俗成乎習尙而君子之取舍必在性情世敎衰民不興行詩書禮樂之精意不傳而明體達用之大儒不易見吾將孰與哉一鄉一國而皆有所與天下因而共與之以息其人何其似中行也何其驅天下以不得與於中行也吾不與焉必也則天下所爲共疑其心共異其行者人所不與而我以性情諒之斷然與之而無疑也則狂狷是已與其志而相與遊乎高遠之域咏歌蕭散於事外所不厭也與其行而相與信於孤立之中違俗表異以獲心所不輕也何也天下之所以陷於卑下者讓古人以不可至而退處於

今世是非之中狂者不屑也行所不逮志必取焉進而
上取三代且不欲而況流俗之小功小名乎吾與之引
斯人以不自陷溺之志則性中高明廣大之蘊尙有遇
之者也天下之所以流於靡弱者殉私利以遂其欲而
假託於通人權變之說狷者不安也心之所信行乃決
焉所不爲者生死不以易而況流俗之忝成苟免者乎
吾與之明斯人有不昧淸夜之心則情中好善惡惡之
眞尙有在焉者也吾所必與者在此而世或疑焉以爲
有赫赫之名有可嘉可怂之實何置之名教之外而無
實之志不合之行徒引爲志同道合之侶或且疑其不
協於舉世之好惡而與中行不相似也然而天理之存

亡人心之直罔吾道之興衰則繫於此焉若狂者以資
行充其志狷者以精義利其用而克遂吾中行之望則
惟日俟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生
死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
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
已矣意亦畧通

訓義夫人之心惟誠爲可恆而僞必無恆僞不可恆而
恆者亦不足以僞天下日趨於僞而恆心亡矣雖然豈
果盡亡於人心哉凡作而有成行於天下而免於辱者
皆其能有恆者也故夫子於此指之以示人曰南人有
言曰人之傒此傒彼而無定志一作一輟而無專業者
卽以作巫醫焉不可也鬼神無以相信生死一任其情
術之不工人且棄之矣斯言也不亦善夫蓋無恆者生
於好作之心意謂天下事可以詭遇不得之於此則得
之於彼而不知其一無所就也方有所作見天下之變
遂變計以從之及我之變而天下又變矣終身逐逐而

皆與物情相左作之未效見此事之難遽悔而改之所
改又難則愈趨於難矣終身役役而皆爲事理之粗其
好有爲也乃以一無能爲也則何如守我之所知所能
效不速而必有效也聞南人之言其尙知所戒乎且無
恆之害不但爲之無成而已也夫子他日贊易而及恆
之九三其象四動而不已剛躁而志在外自見爲德而
其德不恆也則恥辱之至本其所自取而特不測其何
來或承之羞必矣夫子曰斯言也易有明戒而特不玩
其占則貽羞而已矣蓋不恆者生於求榮之見謂天下
之情可以巧合人不測吾之藏則莫能摘吾之短而不
知其適以召辱也嘗爲方銳而人知其半塗之必廢也

則料其無成已而果如人之所料矣姍笑之於銳進之日非誣也與人甚洽而人知其厺我如鶩也則疑其爲僞已而果如其所疑矣拒絶之於洽比之時非妄也其以求榮也乃以召辱也則何如循我之可爲可致不見德而亦不任咎也誠取易象而占之其尙知所懲乎嗚嘑人之生也共此一身則共此一心昨日之言已出於口矣他日之爲方未有窮矣不昧者天良自知者絫志苟無此心何以爲人何以爲生豈但計成敗與榮辱哉而卽欲求成而無敗求榮而免辱道亦必出於此而有心無志有始無卒以狂馳於習俗顚倒之中不亦哀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尙利安得而和

訓義 夫子曰事功之所集而議論生議論之所殊而情志異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大别見矣君子以義爲尙所與共事功者皆君子也事無所爭情無所猜心志孚而坦嘫共適和也若夫析事理於毫芒而各欲行其所是非必一唱衆和而無辨者也不同也卽不委而與小人共處焉亦獨行己志不同而已未嘗挾忿戾以自傷其和平之度也小人以利爲趨所與相議論者小人也以權相坿以黨相依依阿行而衆謀不逞同也乃其挾己私之各異而陰圖以相傾則有含忌畜疑而難平者也不和也卽時託坿於君子焉亦乃爲承順同焉而已非能篤忠敬以釋其傾危之志也故君子與而養天下於靡爭小人出而成朋黨以致僨知人者可弗辨哉

子贛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當作致惡讀厺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嘫其閒亦各以類自爲致惡也故善者致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致則必其無可致之實

訓義 夫人所行之眞邪得失自知之而自信之可矣而必以人之致惡證己之從違則君子虛以受益之道所

不廢也故一鄉人耳而詧言觀色者不遺焉子贛問曰道有出於合天下之大同者則謂鄉人雖鄙不可過拂其情也將使行皆圖其可致以順人心而合鄉人之皆致也何如子曰鄉人者則亦鄉之人而已矣合巨里之情而使皆致則必唯鄉是徇而自失其獨立之貞未可也子贛又曰道有出於超流俗以表異者則謂鄉人何知不可苟同其趣也固必行皆違其所致以伸己志而合鄉人之皆惡也何如子曰鄉人則亦猶是人矣矯愚賤之情而致皆惡則必與人相競而不恤其公論之安未可也夫子旣俱以爲未可而伸論之曰皆致皆惡之未可以君子之與鄉人處而自揣其得失者固有道矣

欲鄉人之皆好惟不知鄉人之不善者多也欲鄉人之皆惡惟不知鄉人之固有善者在也善者好斯可信吾之果可好而得人心不善者惡斯可諒吾之本無可惡而異流俗故鄉人皆好不如善者好之之以理相服也鄉人皆好抑不如善者好之之於情不失也鄉人皆惡不如不善者惡之之志無所屈也鄉人皆惡不如不善者惡之之過不自己也以此籌度而自處一鄉之中好惡雖無定而君子之自處也道亦存焉斯以爲俗鑒於人之善術哉　或主觀人說集註無此意若論觀人之道則何不直觀其人之善不善而觀鄉人乎鄉人之善惡瑣屑難知一人志行分明易見故不從其說以自攷

得失立論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以豉切說弋雪切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訓義】夫子曰夫人出而有爲於天下以處天下之人而使爲我用皆本於吾性情之邪正而賢才之屈伸姦佞之進退皆於此別一人情之所嚮天下勢之所趨也故君子小人在上而凥其下者難易之情異焉受其職者任其功則必有事焉爲之下者必求其合說亦所不容

已也乃君子則知之審而處之當矣國家之事非一人之所能任濟吾事者使有懽忻利便之志而事集矣與之以易而事之者賢者易而不才者亦易也若吾之情使人易測而易合則人可以制我之喜怒而且相誘以入於淫僻挾一不可狎之心以臨之而欲說之者拙者難而巧者亦難也所以難者何也君子之所說者道而已矣而人之能相說以道者必其有道者也而求合於君子之道也難若何其所好而以非所宜得與非所屑求者而說之則適以觸其惡佞之心而不說也若夫事之易也則於其使之之時而早授以易矣人各有器大者不可使小小者不可使大量其材授其職尺寸可以

自效而報功易矣若夫小人則異是未嘗不以事使其下也乃竭其力盡其忠而救過不遑且逢其惡怒難矣至於窺其所欲而順承之揣之於未說之先而其說也即無不得在己不勞而在彼已喜何其易也所以易者何也小人之說無所顧恤而惟人之說之雖小人亦自有可說不可說之道焉而不必計及於所說之道即受之無名得之非利亦且憐其劬息之情而說之也若夫事之難也則於既使之後愈見其難事自有緒一事竟而始可求他事一人不能成而必待衆人勞無所分期無所待操汯以責之於後而豈不難哉所以嘰者君子以事之必成故需才而共理而自處於恬靜不以凥高

得志爲利欲之資小人以權之在己可驕世而肆志而不恤國家之成敗初無惡國悉民以求成續之心故君子之世人勸於爲君子而小人得勢人競爲小人義利公私一念之别而天下異嚮用人者可不愼乎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訓義夫子曰君子循理而無求小人徇欲而不厭其尻心異而氣象之見於容貌詞氣者亦别焉忘物自得曰泰傲物自侈曰驕迹相似也而泰者不驕驕者不泰則望其氣象而知其心量之殊矣君子則泰而不驕者也吾盡吾道而已物情之順逆所遇之窮通一也故其氣

象安舒無所迎亦無所拒不但不以勢位形於色且不以才智見於外也小人則驕而不泰矣其有得也祇求以勝人也未得則麦奪之既得則怙恃之也故其氣象傲忽與物爭則氣不平與世忤則情不定不但惡其失而心常怵但得其志而意亦不甯也故君子小人望而知之而泰以致和驕以召禍亦其所必至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訓義子曰仁之難見也則以情撓其性氣浮其心而固有之眞心隱矣吾將指仁之全體以示人而無能自喻者有幾焉是仁之所獨露而卽此以求之仁不遠焉則人之不喪其質者是矣剛毅木訥夫人不時有其質者乎人之易屈於欲也而能不屈者何心人之易怠於終也而能不怠者何心人之趨於文而無實也而能自守於實者何心人之辨於言而無怍也而能言之若怍者何心此非淸明之氣依理以任天惻悱之情反求而自守者之幾乎此仁之不容昧者也蓋其剛毅而裕其木訥仁豈遠乎哉有是質者無自限而成乎偏則學問之不容已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說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别而言之

訓義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其以士之存於中者殊而見於外者亦成有道之氣象雖然恐其以簡率爲拔於流俗也夫子曰立一士於歬而想其氣象則士之所以爲士見矣士惟其立誠於己而待物必誠也故心無所隱必突入人心而若不至士惟其求盡於己而因盡於物也故理無所畧必交相爲勸而若不逮始切切焉偲偲焉意不盡於切切偲偲而所可見者切切偲偲如也士惟其歛悉於己而氣自順也故心無所忤必

欲欣無閒而若未盡情不窮於怡怡而所可見者怡怡如也士而能如是以凡心因而能如是以形之容貌詞氣則氣質養於中和而不失其敎嘗可謂士矣惟然則亦可想其所施之不妄矣理之所宜卽爲情之所發則情之所發必其理之所宜其切切偲偲也於朋友然也以義合者義之所形無不極也而燕笑之情且詘其怡怡也於兄弟然也以性合者性之所著無不洽也而規諫之意若忘此存理之至加以析理之精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惟吾意而施之者也士亦求其所以能然者而已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敎民者敎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訓義子曰兵者帝王所不得已而用之而今天下以爲尙謂以武健爲治而求成法以敎之乃可以制勝嗚呼卽以卽戎言豈必如是之敢戰樂殺而日講韜鈐哉聖人以仁義立道法而無蔽於天下不待言已卽在善人者一意以休養斯民爲心而因心制法以敎民於兵制不求備也而敎之七年人感其惠而遂其生計則各思自衛其生敎之之術雖簡而兵之運用本存乎一心則惟其簡而易運勝敗存亡之大計上下相喻亦可以卽戎矣而何事如今之敎戰者勞其民於無事之日以求合於坐作進退之數哉由今之道而無變焉天下日尋於干戈何有已乎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敎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訓義夫子曰攻戰者敗亡隨之惟其忍於棄民也傷哉今之亟於戰者甲棄不足士卒不充敗而思復乃盡驅其民以從事不暇敎也而用之以戰其民無親上死長之情而又不習於坐作進退之法有死而已是非用也

棄民也棄民者民亦棄之不亡何待焉兵不數用而後其力全其時暇忠信爭而講武之制有素保國之道威天下之術在此而已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五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訓義 原憲廉潔之士也而問士之可恥者於夫子子曰

夫知恥者衡之以道度之以時而嚴於吾生之大節而已出處者士人之大節道所不廢時有不可違則度身度世受祿而無慙矣如其邦有道焉非能擇有道而仕也穀而已矣邦無道焉不暇計無道之不可仕也穀而已矣既有以見容於君子而亦有以苟合於小人無棄時行道之心又無扶危定傾之力不知其何面目以自安斯則爲可恥者也若夫子子之操無當於道而亦不係于吾生之大節則亦不足以爲榮辱知恥者辨此而已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復禮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

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訓義 原患以爲仁之不存惟私與欲累之也好勝者其氣驕自矜者其志浮有怨者其心刻多欲者其情溺若於克伐怨欲偶動於心而卽有以平其情戢其志使無行則清虛之體不傷而與世相忘於淡定可以必其爲仁乎夫子曰夫人不相下之氣不自已之情一動而不可復止勢也能於此制之使不見於外而及於物其念念操之事事防之以習爲淡泊甯靜之槩蓋亦難矣而以語於仁則未也夫仁者天理之流行推其私而私皆公節其欲而欲皆理者也故有必勝於邪僻而非其克有大白其心志而非其伐有直道之惡怒而非其怨有

當然之會色而非其欲是以終日行而不見有四者之纍今此不行者果其純乎天理而自遠於非幾者乎抑但虛心寡欲以安於恬退而乃免於咎者也吾未之能知也子欲求仁其尙以存理爲要哉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當作尻

尻謂意所便安處也

訓義子曰士以天下爲志以道之得失爲憂若身之所處心之所欲安危利病皆聽其自至而不暇計焉如其以此爲懷未得而希望之旣得而依戀之已失而追慕之則心量已小欲擴之以大而不能志氣已昏欲激之使淸而不得雖或顧名立行要不離小人之習氣而何

足以爲士哉故宜乎貌爲士者之多而能無媿於士者之少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孫本作遜省譌也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訓義夫子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一也而抑有別焉行者所以自成者也一日如是終身如是一失而無容改矣言者所以㦄世者也若不能爲益於天下而徒自損則亦何貴於有此言哉君子之言行本順乎理之所當然初無過高之事乃以流俗之所不能爲遂見其卓然孤立而危惟邦有道也則言可危也行可危也術吾之獨是以辨理於無可加人能知之能信之卽未能行而抑能容之若吾之出處措置以砥礪流俗者尤無不可惟吾行也如其邦無道矣行固不可不危也而言則宜遜也奉吾之至正以立節於不可屈人雖不知之雖不信之卽行之成咎而必不可撓若與人有所議論備說而寓規箴也則必其所易知而不我怨者也無所不危者行有所必遜者言君子之以修身而㦄世道在是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

仁者心無私纍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彊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訓義夫子曰用者用其體也體立而用自行焉若勤於用而忘其體則用反以傷體而爲天下之所役夫欲明道而承流則有言六執與百家所以竝存以任事而立節則有勇志士與匹夫所以相似而德者言之體也仁者勇之體也躬行之心得之規於其大喩於其微而抑遲之以數十年之論定自可出之以詔天下其必有言也六執所以與也而百家之論窺天之數詧人之情持之亦有據引之亦有徵乃實敏其躬修則所言者與所

行異矣不必有德也無私矣無欲矣性不容已理不可屈而抑因乎君與父之大節自任之而忘生死其必有勇也志士之所自成也而壯夫之氣不慮其難不恤其死功或以之立名或以之成乃進求其繫志則行之足傳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必有仁也所以君子之自修必存心以存理修道以修身而智者之知人必攷其繫行之貞邪學問之純疵凡以急於體而自成乎用不徒以著述氣節求實用於其末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本作适古活切羿五計切寫作羿非奡五到切盪徒朗切今讀土浪切者譌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有窮之羿宜作羿羿乃上古諸侯浞士角切澆古堯切暨當作臮與也暨日始出也音同義別

訓義 道德降而功力興迨春秋之季遂成乎風尚夫君子之修德本非以邀福而致禍而不昭示以迪吉逆凶之故則天下之敀尚迷於一時之說而終不自知其咎

君子之用心有出於不得已而立言者南宮适以之而問孔子曰今天下之論以爲古聖之道修之而止以自困欲爭勝于天下以自免于禍非彊勇不能乃攷之古人則有不然者羿以善射著奡以盪舟聞陸戰而克水戰而雄將謂可以吞天下也而相繼以授首人誰無死而不得其死然也禹定溝洫稷教樹埶勤民之事立民之命不念及於得天下也而夏周繼王天下本非其有而終有之也此又何也适之言盡矣善惡之分興亡之故無以易矣是其有突心乎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夫子不荅南宮适出不欲突論且以失愻言之道而人且譏修德者之有爲爲之也雖然不可不表其持論之正而有迻風易俗之功也夫子乃歎美之曰若人之爲斯言也君子哉秉正而不惑曠觀而自得喻于義而不迷于功利無所爭以養其和平者哉信之於己而必定其論將以昭示君子之所尚乎賢者以益勸于善而不肖者亦懲其惡使天下而知尚此也力詘而德與其尚有瘳乎嗚嘑此聖賢持世之突心立論平而寄意遠春秋之作亦此志也夫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訓義 夫子曰以仁求人而遂苛求於君子乃誠以仁求

人而豈可誑信夫小人哉夫人之必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也明甚所與者君子之人所學者君子之道是可許之君子矣必究求之存心之地則氣之未醇欲之未瀞而不仁者不可謂無其人也有矣夫然而其異于小人者趨嚮之不同自在也若小人則以利爲尙以欲爲殉雖或一念之明不昧天良一事之當偶合人情而所交者邪佞所學者詐僞未有能問心而無疚者也故仁者所以責君子而必不可以望小人立行者可不慎所趨用人者可不辨其類乎

子曰㤅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愛當作㤅

蘇氏曰㤅而勿勞禽犢之㤅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㤅而知勞之則其爲㤅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犢徒谷切寺祥吏切

訓義夫子曰道之不明也君臣父子之閒而自誣其心者多矣父不知㤅其子則逸之使安也臣不知忠其君則曰乃順之使自適也子見父之勞之則曰是何不卹我難也君見臣之誨己則曰是何不體我志也而以理度之以心體之夫豈其然乎惟勿㤅焉則聽其自恣也可耳㤅之則成之之心切慮之之念深雖欲任其逸豫而不忍也非不卹其勞也不能勿勞也惟勿忠焉則視其失道也可耳忠焉則在己有必盡之心在君有必盡之道欲自爲忍隱而不敢也非過用其誨也不能勿誨

也然則姑息之㤅唯諾之忠皆天性之不啻而謂嚴父爲寡恩謫諫臣爲乃名其亦無人之心矣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府移切音卑諶是吟切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艸畧也剏造也謂造爲艸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凥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尟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艸寫作草剏寫作創皆譌藁本作稾俗加艸於義無取

訓義夫子曰王綱解紐國分而辭命始重雖然其猶賢于以干戈相見也況鄭介晉楚之閒一彼一此犧牲玉帛待于境上而職貢交輸于兩大終以自存者惟爲命而已鄭之爲命卑則委亢則激諸大夫竭力以爲之其亦勞矣有所從有所違定於始謀裨諶善於謀者也則艸其大旨剏其體製而授之世叔有舊典有成約必于証據世叔習于古者也則討其故實論其因革而授之行人子羽繁則猒簡則畧必於明達子羽善於裁者也則修其有餘飾其不足而授之東里子產意欲暢言欲婉審於時宜子產工於文者也則潤之以辭藻而使有色焉而後鄭之爲命以禦彊大非禮之求而得其歡心

鄭之所以存乎鄭之所以僅存乎當衰世任弱國處必
爭之地舉一國之人才殫心于此亦不可廢也已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寛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
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
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
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駢部

田切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
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
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
百而富人莫之敢距者即此事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
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
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訓義人才之論至聖人而始定如管仲則或譏其事二
君而不仁如子產則謂其以慈治民而過刻如子西則
以其濟一時之亂而謂其繫天下之重輕乃通天下之
大辨而計之原其心觀其成效而究之聖人之心自有

鑑空衡平之明允以衆之萬世而論乃定焉或問子產
而子曰推子產之心不忍民之貧困而求所以安全鄭
之民得以免于彊宗奪民之害而有井里之利皆其惠
也問子西則曰是何足與於中國賢士大夫之删哉因
彼之俗用彼之道爲彼之執政而已矣問管仲乃許之
曰東遷以後中國無人焉晉宋秦楚之伯未嘗有人焉
有此人而天下爲之一匡是不媿夫天生之于無王之
世者也其以匡天下者先修其治于國內政作德禮行
人無不服也故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而伯氏飯疏食
矣一予一奪忌之府也富彼貧此憾之招也乃沒齒而
無怨言其大服伯氏者可知則大服齊人而服諸侯服

四夷者視此矣嗚嘑聖人有定論而天下無能易矣爲
中國立功名而大效章矣爲夷夏分邪正而大辨明矣
爲生民計安養而心迹著矣殉一時之虛譽與夫務苛
督之突文者盍亦折衷于此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以豉切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
易也
訓義夫子曰人苟欲制其情則必於其難者而制之始
足以驗吾心之有主苟任其情而自肆則雖其易制者
而亦忽之矣貧富不齊亦惟所遇而已貧而怨陋矣富
而驕愈陋矣心有主焉則兩忘之如以境而言則貧而

無怨難也亦知怨之無補亦知怨之不堪而迫之使怨者愈欲忘而愈不能忘富而無驕不亦易乎既知其不可以驕知其驕之有咎則不驕而無損於富也制之而信其易制矣乃不驕易矣而不驕者尠何人情之易流無怨難也而能無怨者豈不賢乎亦存乎人之自命而已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嘫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

弗豫桂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訓義 夫子曰官人非但賢不肖之當辨也一可用之才而用之必當惟明乎職之所守而審其人之能斯得矣孟公綽而爲大夫乎爲大夫而能優于其仕乎若欲其優也則惟爲趙魏老可也家雖大而老則以均安耄家國之和其不生事啟爭以激六卿之變取貨聚斂以貽官邪之羞有餘美矣若其不可爲者大夫也雖滕薛亦不可也國雖小而事彊大固疆圉明政刑僅嘫寡欲而事失其理奚可哉人無不有優也亦無不有其不可爲者也知之明而不以虛名違實用不以家世定班序官人之道斯得矣使公綽之失其優則大夫爲尸位而公綽之長隱豈非兩失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埶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卞皮變切埶作藝俗訛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智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埶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則材全德備渾嘫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嘫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嘫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悉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智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埶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嘫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

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訓義人之爲道也有自然之質有可盡之能自然之質則旣別於物矣可盡之能尤人之所獨非物之能知物之能用者也可盡之能者學也人苟有才皆可任之以行而得當乎事而必投之以節而始有序養之以和而始有爲善之樂於是而禮樂興焉禮樂者非天建之地設之而古之盡人道者之制作也則人還以其可盡之能學焉而以用萬物而統萬物之靈故自非聖人之大中至和能盡其性者必資學以節宣其才而人之所以

爲人乃以別於物之知覺運動之各有其能若夫自然之質亦性之見端也不待學而能無喪其眞則亦有以自命是不可謂非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別於物者而人之能未盡則人之用未充可以自命於一時而人道不能以存於千古故自非聖人必以學爲成人之道而恃其質者自命有餘而實不足也子路之質美而能勿喪于學未逮于禮樂爲已疏矣其問成人亦問其可以自命者耳夫子敎之以盡人之能而復推其所以自命者示抑揚之旨曰成人者亦成乎其所以爲人而已今使有人焉其智足知其廉足守其勇足任其執足用而行之無度出之不和則於倫物之缺陷旣多而納之

於士君子之林則耳目熒而手足不適未得滿於人之心卽其有歉於人之理也夫才則取其可以學焉者足矣若臧武仲之智以達於事理可也公綽之不欲以守其志操可也卞莊子之勇以不憚於爲可也毋求之孰以不廢於事可也能以如此之才而知學焉於禮樂也習其文明其數硏其理達其情涵泳之久不能自已節其才之有餘引其才之不足則天与之以可學之姿而自盡其涵養衡出之能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無所駁雜而以順天地之氣精萬物之用者成故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此古先王所爲以中和立萬世之人極而天下後世人道之所自立也乃至于今而能然者尠矣今天

下猶是人也有人之生則具人之質非盡無廉恥樸誠之心也而敎衰於上學廢於下人喪其質以趨于私利變詐之習有得天之厚而自守以無喪者傲然自命曰何必學哉禮樂文也吾任吾質而文爲徒飾也天下沒於利而吾能見利而忠義人偸其生而吾能見危而授命人習於欺僞而吾能久與要約而平生之言不忘而必踐衆人芸芸與萬物同其生死而吾挺然有以自命吾已成乎人矣夫有是數者亦豈非天所以生人之直道而人所以無愧於生也乎乃其成者天也而非人也惟人有可盡之能者學也物所不能知物所不能行者禮樂也苟有其才皆可學而至非待殊特卓立之氣也

義自精焉命自立焉誠自敷焉不求表異乎一時而可
豖人道於千古則今之成人者成其一曲之人而於人
之有缺者多矣故曰人之所以爲人非徒質也文也學
以盡文而善其質斯人尋盡而天理全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
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猒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詞事適其可則人不猒而不覺

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
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
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
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訓義道莫病於矯而尤莫病於似矯以偏而廢道似以
僞而亂德故聖人必嚴辨之春秋之季人皆習於巧言
令色而致貨無猒衛公叔文子者能寡言笑慎取與自
致之士也而人遂謂其不言不笑不取文子未必矯而
人以矯僞之則人之尙矯也不可不辨也夫子問於公
明賈曰人皆以不言不笑不取僞夫子是抑情已甚而
爲人之所不可爲信乎夫子如是之彊力自忍而以表
異於天下乎蓋疑其非必爲矯而矯之必不可行也以
勘致異者之廢道也公明賈曰言亦安能忘笑亦何容
禁取亦安能不需於物哉而夫子初未嘗如此之異以
告者過也人之有言笑取而見爲多有者惟人猒之也
夫子則於可言之時因事理而發至當之論未嘗多費
辨說也人見爲事不見爲言也不猒也於可笑之際因
和樂而見顏色之舒未嘗妄爲欵曲也人感其和遂忘
其笑也不猒也於當取之物酌物我而有節制之求未
嘗妄于多得也人樂于與而遂謂非取也不猒也不猒
之相與忘之而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著焉以告者過也
如賈之言抑非文子之所能至矣是必盛德積中而辭

氣容色皆順乎天則者也是必精義入神而物來順應
愜乎人心者也夫子曰夫子而其然乎何修而能然何
得而必然天理之固然而無不然人事之當然而自然
也抑予念之恐有未逮也豈其遽入於聖域而從心不
踰也乎蓋文子亦未嘗爲僞而賈言之則以似而成乎
僞似之不可亂眞也以破致僞者之賊德也夫君子之
道無矯焉無似焉盡其所可至而以勉其所未至斯可
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
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致智而不致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訓義臧武仲之智巧於自全邀其實而復避其名其奔邾也據防邑以自請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請致防也以其辭遜而人謂之求也非要也夫子乃就事而誅其心曰武仲之以防求為後於魯也援二勳以請願致防而去於是人以其不終據防而遜於請遂曰不要君以吾觀之使不允其請而後不立則防非魯之防固武仲意中之事而亦必然之勢矣納蔡屈請者特其名耳而奚足信哉人臣之事君廢立一惟其命有情求而無勢挾要君之罪可弗誅乎惜乎魯之不能致討以明大義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切讀如決）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訓義齊桓晉文皆伯之盛者也晉世伯而天下宗之世運遂而風尚亦異夫子明指其心術以示人所以正人心維世教也曰齊桓晉文之優劣或以成功言之則抑桓而伸文不然亦均謂之伯而無別以實攷之晉文公之得晉也徼之惠懷無親之後而託仁親以避戕其伯也不欲覲王而請王之狩逞舍避楚而激之以敗無非譎也而納懷公之室干請隧之典報曹衛之怨莫能掩其不正也桓公之入齊在無知既誅之後而據立長以承宗祧其伯也定世子之位而嫡庶辨致戎荊之討而夷夏分無非正也而子糾不避滅親之誅於王不為非分之求於夷不貪詐戰之功非不知譎之可用而不用也齊桓繼王道之終而晉文開分爭之始則世運降矣齊桓沒而德在人心晉伯世興而功利成習人心易矣是安可以不辨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切召宜作邵實照切）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訓義】仁者人之心天之理也顧有一人自期之心有天下不忍忘之心有一耑可據之理有天下所自定之理非聖人仁孰而明于其分量未能弃也管仲不與召忽同死自當別論而子路執之以譏仲併其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召忽以食焉不避難之義而死之管仲請囚而不死乃斷曰奉是君者心也君死而辱身以求用又何心也心忍而理不伸未仁乎子曰是何足以論仁乎管仲之仁不仁未當於殺公子糾之時論而當於相桓公之後論也仲之相桓公也何如哉王綱解而諸侯散諸侯散而兵爭亟桓公聚已散之人心而合之於會盟卻兵車之世局而相見以衣裳於是中國之勢復相親相恐以聯爲一體天下之生民罷兵偃武而免於死亾桓公有其志而以禮招攜以德柔遠惇信明義使同於政而民不知兵者皆管仲之教也則其引天下而以一心合之閔天下而以一人救之侯得其度民安其居心盡而理得孰有如其仁者乎微獨召忽也天下後世之以一節自許者又孰有如其仁者乎斯以爲仲之定論而言仁之通也

子贛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讀平聲

子贛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平義切衽如甚切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瀆空讀如竇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

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偁其功若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大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偁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訓義】管仲之定論在相桓以後而子糾之死可置焉忠與諒之別也君臣之分義正而致其身忠也一時之所從未審而固守以不遷諒也若管仲則雖未自必于忠

而知諒之不可執者也以分義言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當襄公之時仕於二子者皆陪臣耳于彼于此無有異也非有君臣之義專屬于糾也其出奔也皆避襄公之無道非必入而有國也襄公弒無知誅國立爲桓公之國子糾爭之管仲從焉非也子糾死仲何所嫌而不可立于桓公之廷哉其以爲當死者固執其非義之信舍此而無以自見者故論管仲當置子糾而論其相桓以後之功子贛曰管仲非仁者與求諸心而何以自安也桓公殺公子糾殺其所事者也忍隱而不能死又傾身竭誠以相之何爲乎子曰管仲之仁正於其相桓見也仲惟審于桓公之無不可相而可相之以大有爲也故相之於是王統墜而霸事興諸侯受命焉威足以信恩足以孚尊王室以正大分合中國以立大防而傾危渙梂之天下一匡焉繼此而興者衛由其道以聯合諸夏而固其封守民之得知有綱維免於頃覆者皆其賜也夫桓公之時南有楚北有山戎西有赤白之狄東有淮夷而中國諸侯門於室而忘其外微管仲四夷闌入兵戈不戰而衣裳之會不興衆至今日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知天下之安危存亾在此一時後世之人心風俗繫此一機而齊有可用之勢桓公有可用之才而已之從糾非君臣分義之所在決於不死決於相之其以是爲心之安而理之得也豈肩若匹夫匹婦者懷其惠守

其私事之則必從之與之同謀則必與之同死以爲小信哉自經於溝瀆而忠不足以見諒於君子功不足以復及於天下人亦何從而知之乎論仲者在案子糾之時則當辨其偶然之失其不死也當推其不可死之道其相也則當淡志其存中國人道之功而不可以匹夫匹婦之小信側責之也夫子之論定而君臣之義明夷夏之辨昭仁與忠忠與諒之析之必精無不究切著明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卷切）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訓義 謚以昭德而報功也而即以衆法而爲天下勸故苟有一行之合於理即節取之而予以美名以勸天下聖人之權也文美謚也而公叔拔以修班制得之人以爲以是偁文而文子有媿于以爲以是偁文而媿于文也乃記其有大夫僎之事大夫僎之得爲大夫其始則文子之家臣也已而升矣其升也與文子同爲公朝之大夫也薦之升樂與同升而不忌春秋之世錮其家臣而爲己用而忌與同尊者衆矣而文子不然夫子聞之

曰吾疑文子之諡文非其所可當也不有斯美乎雖班
制之修亦官之故事無足美者而此可以爲文矣知人
才之當爲國用順其理矣爲大臣而修以人事君之典
成乎大臣之章矣忘私忌而志先賢良在位而已與有
榮以是爲文尙無媿焉愷乎衞之君臣不以此事俾之
而畧可無負于名矣聖人揚善勸美之心有獨至焉所
爲與先王制諡之精意允合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衞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
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尹氏曰衞靈公之無道宜
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
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訓義國之治亂繫乎君而興亡之大故則視其國之人
才有君而無臣欲治不能而國日弱有臣而無君亂不
可已而國終不傾夫子與康子言而及于衞靈之無道
干霸以啟釁縱欲而蔑倫宜其不足與有爲也康子曰
有君不道而至於如此宜其喪矣而猶終其位保其國
何也子曰國非徒君之國也臣宣力而國之存亡乃決
也靈公雖無道哉以膺邦交則仲叔圉治之無失禮也

以供祀典則祝鮀治之無失敬也以修武備則王孫賈
治之無失守也夫如是四鄰輯鬼神歆疆圉固靈公無
道自貽禍於子孫而衞固無釁之可乘也奚而喪哉君
欲盡道不可恃其有臣臣欲全國以自保其家其可不
勤于國計乎蓋衞多君子夫子屢偁之三臣在位而免
于喪使蘧史諸賢能盡其用其爲益不更宏多乎故曰
人才關於國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
言豈不難哉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言也苟知之則無不可言之而君

子當欲言未言之際心口躊躇而若有所慙忍而不能
盡者惟一言而卽念及於爲之者尒如其知可以測而
口給焉苟可言者卽言之若其身之無不可效而理之
無不可通則當言之時而有易之之心使之自踐其言
而爲之仍此一易心焉天下之理勢不相就而吾力之
勤怠不自知其難也必矣則一聞其言而早知其不足
與有爲矣故君子之言常若不足誠有以夫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
季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
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
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
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
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

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
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
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
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
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
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
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訓義知不可爲而不容不正者大義也雖不必行而存
其義則名正法立而可伸於天下後世者大權也聖人

立人道之大防亦惟盡之於己而大義明大權昭矣陳
成子弒簡公臣子莫能討天子方伯莫能討魯爲婚姻
之國近在鄰封置之罔聞孔子已致老於家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正罪也請討之其辭決矣聖
人於此義憤盈於中而大勇形於色爲人臣者之道極
於此矣而哀公既無能討之權且無欲討之心乃曰告
夫三子者舉而委之三子而哀公何以爲人君哉子出
而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大事與知焉大義不容諉焉
故不敢不告也而君曰告夫三子者吾不知君之何以
自廢也而猶不憚無益之煩也之三子告殷勤而言之
直詞無少貶焉猶義憤之不已而載君命以恪共也而

三子固有不欲討之心且不樂有請討之語直距以不
可討弒君者而謂不可何以爲人臣哉子乃正言以自
明其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有爲臣者之道焉則有爲
臣者之心焉故不敢不告也三子而徒非人臣與吾不
知其何以處君臣之際也夫哀公與三子君不君臣不
臣惟不盡其道而已聖人亦惟盡其道而已聖人何以
異於人哉自盡與不自盡之閒也告君而君不任告臣
而臣不聽聖人亦無如之何知其不可而必盡則聖人
之誠也乃大討不加而陳恒之罪已正於萬世則聖人
之大權又何常不伸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訓義子路問事君子曰爲臣之道求之君而不求之己則負直臣之名而臣心不可問求之己而不求之君則有純臣之節而臣道不能盡故求之於己者勿欺君之不及知而文飾以免咎勿諒君之不可有爲而苟以塞責不任氣而任心不修文而修實庶乎其勿欺也而求之於君者君所可道所不可爭之而必正其非君所不欲行道所必行勢之而必勉以爲言無所于徇罪無所可避犯之不衈也以此事君內不負心而上不負君斯臣道之克盡與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訓義夫子曰夫人志行之不齊推而達之其賢不肖之相去豈有涯哉要其所自分君子小人而已誠其爲君子也業已立身于循理之中則雖所造之未究不能卽至於高明而所與處者君子之人所學者君子之道漸漬於爲善之樂日進而知義之必精有所未逮而心不安遂而之於聖域皆其所優爲者其上也未可量也如其爲小人也託身於從欲之俗則雖其技之未工不卽極乎卑汙而所與處者小人之人所肖者小人之術漸漬於爲惡之利日飫而見事之無不可爲有所未極而意不敢達而之於敗類固其所不衈者也其下也烏有止也是以擇術必明而守之必定勿曰善不易爲而惡猶可悔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讀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訓義夫子曰欲進今人而效古人之志業學而已矣而不謂學之亦成乎今而異乎古也誦習之文言行之迹不可信爲義利公私之準也亦問其所爲者之何如耳古之學者念己之有耳目而必盡其聰明己之有心思而必致其明睿己爲臣子有不忍不事之君父己爲君子有不容不治之野人而恐術行吾意之未中乎理也乃取效於先覺以求愜於心之所安是故敬業而樂羣惟恐其不及也今之學者以利之所資必藉人而始遂名之所成必待人而始著君父亦邀名之地功名原厚實之歸而見當世所尚之相許以文也乃問業於師友以求合乎時之所貴是故從師而問道不恤其勞焉嗚呼爲人也而何以學爲也學而且以爲人乎哉其情變

其志逡至於學而尤遠於古人抑將何以救之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凥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按莊周偁伯玉行季五十而知四十九季之非又曰伯

玉行季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充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訓義人終日於過而不自覺也苟免於過而卽自矜旣已迷而不知復矣而為之下者又從而導諛之是以大惑終身而不解夫子於衛交蘧伯玉以道相成久矣其使人於孔子豈尋常致問之儀哉所使者為家人乎為弟子乎必伯玉之所見為可使者夫子與之坐而問焉禮也曰夫子何為問其涖官之政乎問其退修之學乎為使者未易對也而使者曰夫子非能有所為也而未嘗不欲有所為也其不能無所為也則正不敢輕於為也竊見其不容已於言焉而不敢遽言焉其不容已於行焉而不敢遽行焉審之於進退默語之閒愼之於出身加民之際夫子謂如是而可以寡過矣吾黨信之亦謂可以寡過矣已而夫子之自責無已也則又未嘗不悔其道之未盡人已之未得而二三子亦覺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者未盡也凡夫子終日之為皆此之為皇皇耳於是禮成而使者出夫子偁之曰若斯使者其能盡使之道乎其不媿為君子之使乎與聞君子之學是以知君子之心不侈美以張君子之能正曲體以盡君子之美其上不驕者故其下不諛是可以助伯玉而同於道者乎而伯玉之門多沈潛之士亦可倘矣嗚呼此夫子所以樂交伯玉也　古人無奴卽有給賜罪人者亦

不使之將命此使者乃子羔使齊之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偁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訓義曾子讀艮之象辭而以為愼思之則也乃偁之曰君子之存諸心者於道無所不涵致其知者於理無所不窮而當其用思則有異焉思者就事而詧其理之謂也若是則所思之事卽其位而所處之位乃其可用吾

患者也位之中有得有失有常有變究入而備體之恐不盡其理也則有硏幾精義之無可畧者矣若位之外存亾者天也順逆者人也古今者時也他日之或然今日患之則適以畜當躬之所守他人之未得而代爲患之則不念在我之已疏君子於此不侈其博聞多知之長勿逞其汎應旁通之力故在己盡而於物不矜理得於己而抑又何求哉此艮止之學君子用之以治患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訓義 子曰君子之存心於言行見之矣苟不以心制其言則言苟無悖於道可以惟吾言而無所媿苟不以心

嘗於行則行苟有功可見可以如是以行而及且止君子之存心也則不然以爲言卽無媿也而吾之弇而聞道也非欲以示人也終日學之而一言盡之將謂我爲知而所不知者更多也吾之知止於是而遂以表章至道乎故如有所歉於天焉若有所餒於人焉誠恥之也審於無可恥而後發而言乃爲經矣行卽有成矣而道之難於克盡也見爲盡而猶不盡也功之所就卽過之所伏將謂可以自信而所難信者正多也雖若見爲無可加而更進焉則又有得矣故古人有及舍者焉天道有難馮者焉必過之也極於無可過而後行以成焉而行乃無憾矣蓋惟不於言見言而以反求自肖之心持

之於出口之際不於行見行而以求至於道之心奮之於躬修之時君子之存心有如此者人勿輕於言行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贛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智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訓義 聖人之所必不可及者惟心與道合而無閒道無可息之時故聖人無可息之心天下至變之境道皆行乎其中則聖人以其心與周流而愼覺道之未易夫天

下有能如是以凡心者乎則非聖人而如是乎故其自言也亟見不足而非但以謙受益也嗚嘑聖人且如是而人之自言也何其易也夫子體誠仁誠智誠勇之天德而歷乎可憂可惑可懼之境以從容中道焉乃以爲此非易也而曰君子之道有所從入以致盡乎己斯有所出之以應天下因其性之所近而致其克盡之功所道者有三也道之也已精已孰則用之也不勞乃我之汎應乎世而允協乎心者惟日孜孜焉而未能也夫君子於得喪之不憂也有所道以忘憂也安恬靜而養之以純粹無土不安故不憂也君子於是非之不惑也有所道以辨惑也亶聰明而廣之以聲識無幾不審故不

惑也君子於凶危之不懼也有所道以免懼也秉剛直而配之以道義無理不伸故不懼也各極其一而君子之行成兼體其全而君子之德備我於三者不無勉焉而何天下之憂惑懼相因而日至而吾之仁智勇見為可用而適難不敢自信也而我其能自已乎於是子贛見道之無窮而窺夫子不息之心乃曰三者之難能誠難能也而非夫子之難也乃非夫子之難能而夫子自見為難之心則自言固如此也自人言之夫子之樂季可忘而遇可一仁無不安矣夫子之明天不逆而人不過智無不照矣夫子之威道常伸而義必正勇極乎大矣而夫子之自道則若憂惑懼之有其可忘而叟有不

可忘者存仁智勇之已極其至而叟有其至者在聖之不自聖唯聖而必不自聖也夫子且嘫而況學者哉夫子之自言者不息之心而子贛之知聖也知其不息之誠聖人誠不可學而至矣而人皆有心則皆可有不息之用得一善而自足者豈其心之果足哉則人固有作聖之能而無如其自棄之心何也　道者三非之道三也仁智勇是德不是道此道字解作由也由之以成德也自道也只是自言如此意

子贛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嘫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訓義 君子之為學求諸己而自顧所居者何等也卽出而見天下人品之不齊於賢者引以自媿不肖者取以自鑒攻惡在心而不易出諸口若甄別人品而高下之惟有銓選之職者弗獲已焉而子贛取人而方之以類相從以等相差何為者也子曰夫修己已盡而治人之道行焉則或可以方人矣惟其賢也天下之賢莫已若矣其高卑淸濁不能出我之範圍而因以宰制之賜也而賢乎哉若以我自思則我之所志者何如乎我之所就者何如乎擬我於人而我何以自處擬人於人而且

忘乎我惟日孳孳焉以自求惟日孳孳焉以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也固不暇及于人之長短也不暇者聖人不息之心而攻惡之理求全於己者誠不易也故孔子作春秋論而不議聖人之誠於此見矣非子贛之所能及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訓義 未釋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億寫作億嫣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道誠至而明而難言之矣以猜忌之多失也於是而有樸直坦遂者以不逆詐不億不信爲賢於彼之詧詧也乃信爲誠而卒爲天下所欺其不明也必惟其誠之不至也以顓蒙之受蔽也於是而有智計周密者以先覺人之詐不信爲賢於彼之䝉然也乃自矜其詧而先喪在我之忱其不誠也則必其明之

有窮也惟夫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抑亦先覺者覺其詐而不能欺覺其不信而不自失而不待揣之於未詐之先度之於且信且疑之際斯則己無苛巧之失而天下無能生其變僞則以較之於彼者無所表異而多所得是則賢乎蓋立誠於己而道盡焉則物理人情自著其條理而直捷之分一寓目而即判斯君子所以曆天下者異於曲士之愚與細人之哲也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說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訓義聖人之於天下有不忍忘之心而有無不可明無不可行之德教其大行也則澤加于天下其小試也亦順膺而續成即其不行也而立法於萬世亦無不著成物之能皆其不忍忘之心所與天地同流者也是之謂誠通也人與我同類則才不忍不爲之盡言不忍不爲之明彼以爲用則可行不用則不可行惡異己而嬌嬌去之固塞而不通甚矣微生畝其人也謂孔子曰某今者可以去而不去依人而止焉誠栖栖矣吾不知其何爲也爲上而上不我庸爲民而民非我責無所爲而栖

栖焉爲某危之矣非順而說之終日言而與物忤非巧而導之且欲安其身於世而不能則無乃爲口給說人之佞乎嗚呼是何其輕量我夫子也君子之道自有出於直與佞兩塗之外者畝特執滯而不知耳子曰佞而可爲哉進以惑人退而失己某何敢焉乃所以栖栖者吾有吾心焉出處因乎時而執在我之喜怒以進退則所見者隘道德通乎眾而執一人爲獨是以非世則所守者窮爲固而已矣某不敢有輕天下之心與棄天下之情則固者不容不疾某之栖栖豈無爲乎夫固之爲言陋也即孟子所謂小丈夫也有可治則治之有可教則教之道足以下逼於愚不肖而曲成之功不必成志

不必遂斯以爲聖人之徒與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訓義 夫子曰天下之所謂才非才也足以見長於人而卒爲天下病何貴有才哉請以馬言之馬之有其力足尚矣然使恣其奔騰迅速之才雖一日而致千里而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將何往乎惟其力之有餘而能調而與服驂相得良而與衡軛相安故車不傾而往來如御者之志人乃偁之曰驥也非凡馬之所及也然則有才行于天下而天下慕之施於後世而後世仰之不

抑有合乎人心順乎天德者乎可以省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偁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訓義 春秋之世以怨相尋而兵戈獄訟不息老氏之學息以矯天下而其言曰以德報怨其爲術也欲曲以自全而窮天下於不可受則使之自困而陰用其殺賊之心或人偁之而曰誠以德而報怨天下之怨且自止此其爲道何如而豈有失哉夫子曰此其爲術也巧戾心也刻制天下以權而誘天下以名吾爲不暇論而但問之曰何以報德將更有加於德之外以隆於報乎亦將等德於怨而待有德者如是之薄乎於報怨而可用其

術於報德而何以自安其心故君子之道有其至正而非彼說之所能亂也報怨以直而已矣直在彼則忘之可也亦不必更加以德也直在我則怨之可也而何反施以德也報德者而後以德也大德不敢忘所謂報生以死也小德不徒受所謂報賜以力也而何忍均之於怨也君子之順其情循其理理得而情安天下且相勸以德而相懲於怨豈彼說之所知哉異端之言以奇巧文其姦聖人不屑與求而但折之以正論定而邪慝何容作哉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贛之問也

子贛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贛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訓義 聖人之德天德也天日昭著於人而人不知故曰知德者尟矣不知聖則何以學聖故夫子歎曰莫我知也夫我有所以尻心者焉我有所以自信者焉我有所志者焉我有所行者焉我有所建之於始而卽以是終者焉我有所一致而百慮無不可以貫通者焉我有所無求無憾而自不容已者焉而知我者其誰邪子贛曰夫子之道天下無不可由也天下無有可及也時有不行而人知缺陷之在數而非不可行也教有不從而人知愚不肖之在世而非不可從也何爲其莫知子也豈夫子尙有隱焉而使人不易知者乎子曰吾何隱乎哉爲之也憤而尻之也樂吾終身而何隱乎哉在天之時數有順有逆非天之過也吾無不可因之天矣其怨在人之情理有從有違非人之咎也吾無所待於人矣其尤蓋吾之學吾學之非天人也吾之達吾達之非天人也吾所學者因乎天而近乎人下學耳知人之所可知能人之所可能知不遑行不務而天理行焉而遂已上達矣天之體吾以不踰之矩體之天之用吾以不貮之學用之而人心順焉吾志在是吾行在是吾之以始終百慮而一致者在是而知者其誰邪有知我者其天乎天之椒見於萬物者下之可學者也天知我學之而非從事於末也天之渾成於一理者上之可達者也天知我所達之非舍末而求本也天之椒見者卽其渾成渾成者之自爲椒見下學上達相因之理也天知我學之

卽以達之而達之卽以學之也天有不齊之化不損其生成不類之物無傷於險阻天知我之不怨不尤以其無可怨而無可尤也若夫人則知我之下學而併我博知我之上達而擬以聖求之天而或爲我怨求之人而或爲我尤久矣其莫知也夫嗚嘑此聖人自言其合天之至德子贛且不知而況下焉者乎竝行不悖無可怨也竝育不害無可尤也吉凶同患而不與聖人同憂不怨不尤之情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下學之理也自强不息下學之心也萬物資始乃統天上達之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下學而上達之德也人皆有此心則皆有此理天日在人之中而人何不知乃沈潛者忘乎廣大

高明者畧乎事情信在己之所知所能而求順乎變化之不測則宏乎不能知也知天而後可以知聖知聖而後可以學聖孔子沒天下不復有聖人誠有以也是以夫子歎之也學者苟能於下學求之倘不失爲聖人之徒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愬當作訴寮从宀今寫作寮訴今寫作愬皆傳寫之誤愬乃易愬愬終吉愬字也今詳孟皆寫訴作愬義雖可通亦不可不辨也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訓義窮達命也自一人而言之也道之興喪世之治亂命也自天下而言之也聖人以一人而繫乎天下引天下之治亂以爲一人之窮達故其知命也大矣夫子道行乎魯子路爲季氏宰墮郈費興教化而道幾行矣小人忌之而公伯寮者乃譖其過以愬于季孫以撓子路即以阻夫子也子服景伯憤焉以其事告夫子而言曰夫用子而行子之道委政於由夫子之志也今聞寮之

言而惑焉墮當事之心而毀將成之緒是禍之首也吾與聞國政法猶在我倘能正其罪而誅之肆諸市朝小人知懼而君子權伸吾將行之夫子曰無憖也吾與由所欲行者道耳非但論遇之窮通亦非但爭黨之邪正也夫道而可以人力爭也哉如其道之將行也與行與成之無與毀之此莫之勸而自動道之興天之命天下以得其理者也苟其道之將廢也與雖幾成之或以毀之此莫之使而自生道之喪天之命天下以仍乎亂者也一治一亂惟天之命則俟命而已矣予寮何尤焉夫堯舜之興不乏共驩周公之世不無管蔡而終無能如何也則公伯寮者能言之不能必人之惑而其能如之何哉若憤忮而與小人爭一旦之是非則非道也非命也子無容心焉嗚嘑此所以爲聖人之知命也

子曰賢者辟世避作辟省譌也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訓義夫子曰賢者之於世不多得也而世亦未嘗乏賢也天下有道則賢者樂歸之苟其無道則有目不忍視有耳不忍聽而避之矣爲賢者所避而天下尚忍言乎夫賢者亦未嘗決於避也故避之亦不一道天下淪胥於無道無不可避者也則避世世易而賢者亦不終避也其次削國之治亂不齊有必避有不必避者也則避地其次道未可行而猶徯其悟以其有禮貌也旋情見於色知不我庸矣乃避之其次不責之於禮貌而以言之從違爲去就言相違不用我之實著矣乃避之然則賢者非樂於避也虛拘既君子之所不欲蒙難尤非哲人之以自保賢者避而小人昌天下其何望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訓義夫子留意於天下有七人者皆可與有爲之人也而聞其皆隱乃歎曰天下有道賢者與焉卽其猶可爲也尙觀望而不決抑或一人決于去而衆不盡然也乃今之起而隱者七人矣此倡而彼和乃志同而趣合也其志堅其情忘雖欲挽之止而不得可歎也夫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启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訓義天下之可爲也不一塗聖賢之爲之也不一道因治而爲之舜禹之所以與治因亂而爲之伊呂之所以撥亂而況夫子乎無不可爲者聖道之大卽使終不可爲而爲之也無損於吾之知而世教亦因之以明則聖德之宏也隱士之流守一節之得失而有待於人故合其志則見爲可爲不合其志則見不可爲晨門是已子路從夫子而宿於石門晨門者隱於下吏者也知其爲君子之徒而問之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天下無不知

有夫子告之可無疑其徒爲奔走也而晨門曰夫孔氏則聞其知不可爲而爲之者子之所從其是與若嘲焉若鄙焉晨門之知夫子止此而已矣夫不可誠未見其可也而無亦晨門之所不可也知之夫子未嘗不知之也而特非晨門之所知也夫子之爲也大而知之也遠此豈晨門之所能與乎人熙按知之至所知也疑有闕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當作何蕢本作臾

磬樂器何儋也蕢艸器也此何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硜口莖切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厲本作砅力制切履石渡水也或作濿義同揭去例切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濿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訓義聖人非欲爲人之所難爲而一曲之士則非其所及而見其難矣知我則出不知我則隱不與流俗同汚而安於貧賤亦世之所謂難也乃任氣而自適決之一朝而守之終身自君子觀之亦何難之有哉夫子居衛衛無能知夫子者而夫子修禮樂之事不改其度擊磬焉有何蕢者過門而聞之歎曰禮樂不興而先王之以治天下者不講久矣今之擊磬者猶是雅樂之音也有心哉其欲以先王之道易今之天下乎已而知其爲孔氏也乃曰夫孔氏而爲此栖栖也何其執必行之志樂與濁世相親鄙哉不能超出末流而硜硜乎其不知變計也當世之莫己知也明矣彼無求於我我亦何求於彼哉世自世也吾自吾也斯可以止而何不可止也時有通塞道有汚隆不可以執一也詩不云乎深則厲惟深也揭不可也必於厲矣淺則揭惟淺也無容厲焉揭而可矣淺深因乎時厲揭變於我不因時而進退其不濡裳而罔濟者幾何哉夫子聞之曰夫彼之所謂果哉一曲之知成乎一已之意一已之意以一徃之氣行之決於須臾而持之末世此其理豈難知而事豈難爲者哉君子之出處精研之而惟恐知之未當愼處之而惟恐行之未宜參乎天之時因乎道之數達乎人之情非彼之所知也無怪其以我爲硜硜也曲士之操難而易聖人之時易而難荷蕢者不足與深言者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古作梁讀如涼陰古作闇讀如鵪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訓義三年之喪宅憂而不正南面之治天子之爲子唯盡乎人子之心則大臣之爲臣自守其爲臣之節惟仁

孝衰於上而忠誠亦薄於下於是當喪制命而不敢迻其柄於大臣大倫之數有自來矣自康王卽位於喪次其後因之蔑喪踐阼至於春秋之季竝不知有此禮故子張讀說命而疑焉問曰商書有云高宗居諒陰之廬而三年不行號令使然殷將曠三年無君矣何謂也子曰書之紀此爲傳說記始末也若此禮則何必高宗古之人以人子之心不忍踐先君之位代先君之政而哀毁之下不足以聽政自殷而上皆然人子之遂情古今之通制也於其時國政之典因先君之人而用之百官各仍其職於歲終總己所行以聽黜陟於冢宰凡若此者三年子道盡而國事不廢古之天下久安長治亦何

不可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爲子者不以天下易其親則爲臣者自不敢以大權私於己人倫正而天下化後世上偷而下竊下僭而上疑其廢此也久矣此周道之所以不及殷而聖人論禮必折衷於三代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當作政 易讀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訓義 夫子曰有國者不能不以國事使民也而所患者民之難使也上疑而下愈怠上嚴而下愈玩則有誘之不可懲之不勝者矣是法有所不行威有所難制也其唯上好禮乎修之於躬而非禮則不安布之爲治而非禮則不尙言法言行法行明其教崇其術則禮行於上而達於下一家之中有尊卑一事之爲有次序上制合而下從合天經地義確不可迻而民心定矣何使之之難哉故禮者齊民之要道非一切政刑之所可及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

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訓義 君子之道操之至約而用之至大蓋一嚬一笑而喜怒勸威由之而生一言一動而得失安危成乎不測其本身也其立本者心之主乎身而恪恭嚴肅之不懈者也一室之修萬方之宰豈有異哉子路問君子何如而德成於己而見於天下也子曰君子之道大矣而要皆君子之躬修爲之也夫人之有己有意焉有欲焉任之而行則不期於肆而自肆矣以道裁意以理制欲嚴

審其非幾而愼持其志氣先之以莫敢不敬之心而敬成矣視聽自無越也舉動自無荒也莊肅成乎度而勤謹見乎行此君子之敬也敬之爲君子肆之爲小人明矣至於敬而德皆成矣而子路以爲成乎己而未及於物也曰如斯而已乎子以爲謂不如斯而已者何其易言修也若謂如斯而已者又未足以盡修之用也雖然豈外修己哉曰君子之修己也知一己之所爲人必受之則人之所待治於君子亦於其躬行已耳故凡己之所爲任其意則違人之志任其欲則逆人之情修之修之言無過言行無過行人性咸若人倫攸敘而人之情以得人得其理而安矣無殉人求安之心不外求安人

之術人自安矣君子一己及物之功如此也子路以爲人易安積而至於不易安之衆非修己之所能逮也曰如斯而已乎子以爲謂不如斯而已則人之安不安其所包者廣也乃謂如斯而已者視己之修不修所繫者小也雖然又豈外修己哉曰君子之修己也知人之所自安天下莫能易焉則天下之所待治於君子亦於其篤恭焉耳故凡己之所爲通人之志而不通乎天下必己意之未融也達人之情而不達乎天下必己欲之未滯也修之修之言必其可法行必其可則知天下無不明處百姓無不當而百姓之理咸得百姓受治而安矣不使吾之所爲於人有安有不安不於百姓之不一計其或安或不安百姓安矣君子一己及物之大如此也惟然而豈易言哉子毋曰己不道天下以非僻之易也己不傷天下之生理之易也誠合百姓之理於一身而愼一身之舉動以徧宣於百姓愼之堂皇而德被四海民無擾也政無煩也此恭己之盛德以一心妙存神之大用而智愚逆順罔不孚焉是道也堯舜之所求而惟恐不得且猶病之者也子勿易視之也蓋私意忘而大公見私欲盡而至正行存之於靜愼之於動萬物之理在焉有加於物者功名之事物成於己者天德王道之全子路未詳而不已固君子無窮之心而不知無窮在一己而不在物聖人所以極乎大以言之而聖功蔑以尙

矣　俗解三以字不相通云以敬修己則以安人以安百姓說不太云修己而人自安百姓自安則以敬說不太以敬二字是修己成德之效以敬修之修之而成乎敬以安人安百姓之道修己修之而人安百姓安兩層俱有敬字與於緝熙敬止敬字同自其德之成而言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敂其脛（孫本作遜敂作叩俗誤叩乃叩字之譌叩不成字脛胡定切）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

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居然（居俗作踞 別）

訓義 春秋之世法制繁而文成乎僞於是而曠達之士矯其大過以放誕任情爲教人且樂於恣情而從之則以害道而爲禍於人倫者不可復止其人固可教之人也而其道則不容不斥也原壤蔑禮任情以養生而夫子之故人也其爲可教之人故弗絕焉徃而過之方欲正之而壤蹲居以俟不揖不迎有以其學易夫子之心焉夫子乃指其陷於惡之由而數之曰尒其以是爲情之安性之順乎此幼志而已幼未知遜弟遂謂此爲天眞也而不遜弟尒其以爲言可忘而名可逃乎而不知無可逃也長矣可以有爲而不爲遂謂此爲無爲也而無述焉尒其以爲已不勞而生不傷乎而不知未死者一有生之事死者天之命也求免於死而遂謂此全其天季也而秊而不死夫衛子之道幼且失其本心之敬長且同於草木之無知老且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而人紀廢人道裂矣以賊道也卽以賊天下也罪奚辭焉於以杖敂其脛知痛知蚌之形其可忘乎放恣自便之小體其可從乎壤其尙有肖哉不絕之者以其人可教也必斥之者以其道之不可容也此聖人裁成異耑之大用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葢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訓義 道莫病於速成學莫患於有速成之心漸積而成章持之終身而如將不逮聖功之要術亦學者必不可不遵者也速成之欲生于驕忘人之長於己而不知自媿輕視道之易而無敬畏之心驕故欲速欲速則小就而不大有名而無實欲爲上而常出於人下氣質之偏幼志不廣故裁成之務於其始聖人之大用也闕黨童子遊於夫子之門而將命或人見其瞻視之稍敏舉止之有容遂矜異之而曰此子殆可施益而日見其益者與子曰天下安有自益者哉不求益未有能益者也此童子也吾嘗肖之於其退矣吾見其操席而坐不隅而居於位也與先生同行不肩隨而行與先生竝行也其志驕矣夫不見大則驕不圖大則驕驕則見人之長而忌心生聞己之過而不喜求益者如是乎其欲速成而已不知道之不可速成也不知人之速則不成也欲速成而終不成尙或有悔心焉欲速成而遂成則所成者

小而大不逼所成者名而實無得終身於迷而已矣而子何輕許以益者乎嗚嘑欲速之病千古一轍速以濟驕速而驕則安佚而便於瑣屑之圖利欲之得學者之免此難矣可弗戒哉　或人之問不因將命而疑以童子有成人之色也時講非是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六終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本作敶俗作陣

敶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荅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訓義聖人之去就一裁之以道而在己之窮通絕不以置於心道未可去不先焉道在必去不後焉以是窮而無悶焉此亦人欲滌盡天理流行之一驗也孔子在衛有際可之仕非以其交際也以其能交乎我也則庶幾知吾之學而聽吾之敎也乃靈公以敶問將以孔子爲可與言敶者乎是其不足與有言決矣夫子不屑與言

黷武之不可以爲國也而但自言曰道不同則學異吾所學者俎豆之事以綏鬼神以禮賓客以崇退讓以將恭敬則聞之矣若夫軍旅之事爲力爲詐爲克敵致勝之術有學之者而吾未之及也何以對君哉拒之峻而不與深言決於棄衛矣決於棄衛而無疑不他計也明日遂行道之宜速者也道速則速南將之楚而阨於陳上下無交而絕糧從者餒病而莫能起行夫子固不念及於此而適如此先不計及於窮通事雖變而聖人視之則常也子路愠見曰慮不早而及於困者非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而亦有窮乎子曰尒何患哉夫窮命也人之所不免者也君子自有其不猶人者而此亦猶夫人

耳人固有窮而君子亦何能免於窮乎惟所以處之者則異於小人也小人以窮爲患惟其不見有道也於是未窮之時因而早爲不窮之計然而命不可以人爲則亦有窮之時於斯時也求所以濟其窮者其心靡焉其氣溢焉則其行將有淫放而不知所厎者焉斯濫矣君子不計謀於先不懷惡於後於其窮也卽以窮處之而何病焉聖人於此非執高節非尙澹忘也因乎不得不窮而安其土也使籌度於窮之計則去衛不速與道有間矣聖人純乎道則純乎天肯無所疑而後無所閼有如是夫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贛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贛則先發其疑

而後告之而子贛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贛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訓義聖人之知於物無不盡其理於事無不悉其宜稽古今之損益而酌其中審天下之是非而通其變子贛博而能通足以知夫子之能無不知矣夫子慮其循名迹而遺其實也廣聞見而畧於心也乃詰之曰賜也女旣已知吾之有知矣夫知有詳有畧有存有忘詳則知之悉存則知之審人之求知未有不由是道者故非多學則不能多知非識則不能必知女將以吾之於知亦不能舍是而求之者與子贛曰賜見夫子之學不猒也

是夫子之識以默也得於性者明而克勝其多敏於學者寡而不忘其識是求知之道也而夫子豈獨不然由今思之由夫子之言而疑焉爲所學者雖多而所學之外尚有不勝其多者何以至夫子而皆備無餘當其識也不忘而臨事物之至則又忘之何以至夫子而皆遇其素則非多學與非識與夫子自有所以知者在與子乃決言之以定其志寡言之以啓其悟而曰非也吾學之未嘗不多所學未嘗不識乃名象具而所以爲名象者不知則守其已成而疑其未著情事悉而所以治情治事者不知則可以應物而不可以獲心焉則知非以學識得而吾之非恃乎此明矣天下之理本於天而天

本至一而無閒吾之有知生於心而心本至一而無雜物有不可盡而盡心以盡物者統此一念之存事有不可推而推心以推事者衍此一情之發耳目之聰明何以盡之其盡之者耳目聽命於一致之靈古今之常變何以推之其推之者古今惟此一誠之著故於此而通焉於彼而通焉極乎不可測不可窮之數而通焉所學者所識者皆通其故卽所未學者所不識者暗合其符無不可貫也貫之而皆有曲暢旁通之得也予之知以此而已矣賜也其尚知之乎夫子之所謂一者未嘗言之而但言一卽已盡矣至大者一也無與爲偶無出其外者也蓋天之全理在人之一心人心之所涵乃爲物

理之所當知若心之所不能至則亦無其理矣心之體在盡之而體全心之用在推之而用顯故與曾子言者知行不同而實則一也此所以爲聖門傳心之要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當作尟）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訓義 夫子以子路有高明之姿而求於心者未至也乃呼而告之曰道著於天下苟卽事物而答之未有終不能知者也乃欲道之實踐於躬而心喻其所以必然之理以據之而自信則存乎德矣偶然而爲之偶然而合

焉非德也信心而出之信心而無過焉則自謂德而非德也惟知德者躬行之而飄悉其條理知其必出於此而後於心無歉也於理無疑也引而伸之而變化皆不出乎此也由試以此而驗今之學者其辨是非之畧於微范審存去之心於一時能知此者不亦尟乎蓋殉道於迹而任心以情其自謂中道而叅與己不相親者則學未嘗而心之疏也由其可以自限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音扶　與平聲）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

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訓義夫子曰古之治天下者不一而君德之修於躬君道之正於上一也帝王改姓受命成一代之治則必有所捌制立法以與天下維新而建久安長治之統乃有一乎因而無革專任人而不任法無所為而天下昭明者攷之於古其惟舜乎由今想之夫舜豈有意於無為哉欽若昊天平章百姓之事堯為之而澤未斬也治水土敷刑教之事九官十二牧為之而功各著也舜雖欲為之何為也哉若其所以紹堯而表衛羣工者惟盡君德於己精一之戒凜於中而端敬之容型於外恭己也

以立治之本守君道於斧扆聽羣后之政求萬民之安正南面也以盡君道之用則堯典即其典而禹皋之謨即其謨斯以衛由成憲而天下已治矣夫何必更捌法制以別見一代之規哉恭而正者百王不易之治源有為有不為者因時而行之妙用論治者可以知所先後矣　為字自制作立法言非老莊之淸靜也恭己是修身正南面是用人行政原非為也與註有別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篤字作管貊莫白切當作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荅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貉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貉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訓義子張問行以天下之難於利吾行也而求之天下之情乎夫子曰夫人之所行於天下者言行而已矣而吾所以言所以行者何恃而可行於天下乎言期乎信也以釋天下之疑行期乎敬也以消天下之侮而信者信之心也已無不盡之心而後保其非妄敬者無不敬也誠無不至而後動罔不虔信而忠焉敬而篤焉人無所容其疑無所施其侮蠻貉之邦雖若頑而難格而不可疑不可侮者其孰能逆我乎行矣若其言之或不信

也或雖信而一時氣誼之感勉踐其然諾行而或不敬也或雖敬而一事神情之注偶用其恪恭欲以此行於天下始不疑之而必疑之於後此無可侮而侮者多州里雖若樸而可欺而启其疑召其侮者有實將何以孚格之乎行也乎哉惟然言敬信也易而言忠篤也難於言行見之而豈但於言行求之乎當言而求信擇之於言可也當言而求信之忠則有欲盡於己而無可盡之心立誠之無本也當行而求敬慎之於行可也當行而求敬之篤則有不期乎懈而忽生一懈之情存誠之無其素也必也保其眞於寢寐不欺之志斂其氣於覗屨不妄之中物動而已尻之以靜意動而心守之以延時

而立也若見有臨我以不可欺不可慢者參立於我前也時而在輿也若見有迫我必以誠告迫我必以慎膺者倚於車衡也退而靜處不宅心於空虛而引天命民彝以自鑒出而游衍不分心於物態而守精神志氣以相接夫然後言無不信而信皆忠行無不敬而敬皆篤天下不窺我於有操有縱之隙而諒我以無愧無怍之天則所謂蠻貊州里一致而皆可行者其在斯乎子勿易言言行尤勿易言信敬也於是子張聞之而書諸紳志不忘也志自省也今而後其勿飾言行以求行於天下哉聖人之心學以修己者卽以膺世不於行求行而於己求可以行則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而存心尤言行之樞機乎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訓義夫子於衛交蘧伯玉而見史魚乃喜衛之多賢而稱曰賢者之立身行己也唯一致而已歷覩於時之治

亂而後信之焉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一時慷慨之風尚貌爲直而非能直也直哉其唯史魚乎邦有道焉不以大者伸而小者可屈也行則遂其行言則遂其言如矢矣邦無道焉不以時不可拂而反爲順也行必遂其行言必遂其言如矢矣蓋天性之誠發於自然而賢無所讓姦無所容非於世見直而自行其直也斯乃誠乎直也君子之德尤匙能成矣出處無相通之理而有待於世非君子也君子哉其唯蘧伯玉乎邦有道焉仕矣邦無道焉卷而懷之矣其仕也於卷懷之時初不挾一輕忝宗國之心故無所遲回而膺之也決乃有道之君臣待其進以爲榮其卷懷也於仕之時原不成乎欲退不

能之勢故一朝引去而更無所難卽無道之君臣不能禁之而相害益潔身有素進退不驚其心而寡過無愆當世莫容其忌豈非義利明而言行有要之君子乎吾歷觀之於治亂語默出處之間而信其有一致之心以成乎一致之德甚矣衛之多君子也而無如其不用何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訓義 夫子曰言以明道得其人而與明之則道以著而其人以成顧言有顯有微而人有中人之上下如其可與言而猶未信其可不與言焉則斯人在欲達未達之

際正待我之一言以得其指歸而我不告焉將使其人之終無與於道矣教者之過也如其不可與言而遽望其可亟與言焉則吾言有引而不發之機而必得其人之善悟以求其宗趣而我槩施焉將使吾言不足以覺之而反以启其妄矣抑教者之過也所以貴乎立教者之知也惟在智者知理之以漸而入博極而乃可以反於約人之以漸而成力行而後可以得於心省之於所發信其可言而急爲詔焉則道有所授而人亦爲千古之人辨之於其材覺其不可與言而及且待焉則人可衛由而言亦不致爲下學之損於道知其序於人知其候立教者之所以貴於先覺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訓義 夫子曰仁者人之生理也生之理人之所以生也而生或爲仁之害死或爲仁之所以成要主於在心之存亡而非以形也仁存於心而爲志志依於正而卽仁故有志之士雖於仁未龢而志之有極者卽仁之不昧

若夫仁人者志於仁而仁卽其志存之而不忘者必守之而不貳故人欲求生則於養生之具得生之術苟可爲而爲之不恤其心之安而仁害矣志士則有所窮媿仁人則固所澹忘無營營而勞其妄念也至於道在必死則天性之恩不忍背自然之分不可逃有必死而無可生乃以全吾生之理而仁成矣志士以志帥氣而氣不餒仁人則從容就義有自然而委順也仁人必全其志志士可與於仁然則人可以不立志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說不若己者故以

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訓義善於求仁者天下無不可獲心之益而但在惡志以求益於心耳子貢問為仁不患其不知求仁於心也而夫子告之曰未能存心者則無存仁之質已知存心者抑不可恃心而無以治其所存之心今夫工之所必善者事耳器非事也而非器無以成事欲善之必先利之資於彼以成於此道固然乎則為仁者亦有所資矣無徃而非求仁之日也無地而非為仁之境也則無人而不同此心同此理以警悟心之未安理之未得者也故居是邦也有大夫焉有士焉大夫之中必有賢者焉士之中必有仁者焉擇之精而不容不惡心以與處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勿恃吾才也觀其治事之得宜而可以知物理之隨方而皆有其至正友其士之仁者勿恃吾學也與之游心於不妄而可以知聳心之相習而愈觸於純氣不溢則神靜而虛志不亢則意斂而平一言一行之間皆有所砥礪與凥與游之下能相勸以修能何容孤守一心之是以成乎非僻而不自知乎為仁者如是仁不遠矣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詞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

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介由是求之則餘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訓義 顏淵問爲邦其清心寡欲以成君德型仁講義以盡正理者已優爲之矣夫而後可以斟酌帝王而成一代之制作遂風易俗敕政刑而保數百年之治安故夫子告之曰邦有可爲則爲之之時也我有可爲之德則

不容謙讓不遑而貶其功也爲之以定一代之規模爲之以立萬世之常道制作明備而弗敢怠荒以衆爲可治而不可亂之大法則禁令行而判政之中精意存焉矣今夫三統分元二代殊建憲之不定也久矣夏承大舜七政既齊之後近稽之人統而不遠遡夫無所稽攷之憲元本九疇而八十一之以立日法天合乎人也祖顓頊而應春氣以首丙寅人合乎天也故閏餘定其位薄蝕合其符授民時以作息成務以動靜攝生行之而民用宜矣其數具在而百王之巡狩烝嘗所同焉屏異說而專效法焉可也若夫輅車之制在殷而畧備矣殷承三等而木輅極乎尊以次而降至周而承增五等輅亦因焉夷殷之所尊而降之加之金輅加之玉輅加之以象輅焉欲益之文而非其理行地者可無過飾而多爲無用之器殷之質有不可益者制之以桀名實允而等威未嘗不立也若夫冕服之制前代爲較畧矣周備五冕而自天子以降殺焉極乎文而大裘之冕無旒以事天焉昭至尊之質於無飾與降而弁降而冠不嫌於同而自有以異昭別者抑且盡制而悉之衣裳矣是無可損也制之以服文采昭而用物不嫌宏也以降天神以出地示以祀宗廟以洽賓主以行典禮樂之用大矣六代之舞具存皆盛德之形容也咸池而上有畧焉和未充也濩武之興美莫加焉而未洽也觀於韶舞而虞

賓之悉心羣后之昭度以及鳥獸之情所得於人之和者無不於手舞足蹈之中具天覆地載之理其數存其度在舞以此而律音之諧歌頌之叶皆叶此以爲之準蔑以加矣夫帝王各以在躬之清明起如神之志氣求盡於一事而前無所媿後無所加夰生其後而法未泯是酌四代而修明爲萬世法在此時矣禮樂興則風俗醇邪枉化固其必然之膺也而人心之浴染也久未能即變其耳目生人之氣質有偏未能必世之無姦回倘曰吾德已成道已建區區者不能我損也有鄭聲焉吾不聽之已耳有佞人焉吾不用之已耳民間且可任其

情議論不嫌於其異而不知危微之戒在君心自有難
忌之甝惕在民臣尤有易惑之心志鄭聲必放焉嚴刑
以止之可也佞人必遠焉四裔以迸之可也何也鄭聲
者其音孤清而柔曼善入人之耳而蕩人之心使人聞
焉雖有貞志而不能自持者也佞人者其情變詐而詭
隨乘人之隙而行己之險使人惑焉雖有定理而且疑
於非者也必放必遠而後君德之純全不斷於所狎民
志之求定其安於其天王者必世之仁以成有道之長
者其在斯乎開治有大猷焉保泰有小心焉吾有志於
大道之公而介所學爲用行之實者盡於此矣嗚呼非
顏淵亦孰足以語此乎　行夏之時若只改以建寅有

甚要緊不知建寅算法與子丑二正日月行度分杪氣
盈朔虛全不同春秋時周憲全不合天日食不在朔見
之春秋故據改憲說乃分明木輅周亦有之但多金玉
象三輅耳冕有五又有大裘之冕天子以祀天凡言
冕皆兼衣裳說鄭聲註云鄭國之音音字以五音言非
但鄭風中淫詩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當作悳）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
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訓義 夫子曰凡德者欲其有餘議道者必其至備皆一
心之慮有以及之也故修之一室而天下不能違守其

大常而至變莫能踰無如人之區區於欲速見小者何
也以保一身爲可以免咎以行所易行爲可以無阻我
行之而利無問天下可也我處之而安無問他人可也
若此者其量礙其情偷天下諒其識之止於此而欺之
以所不知天下見其情之不相及而怨之以其已薄豈
徒不足以致遠而行道哉悳必及之矣稼圃爲小人之
學而驕吝爲不足觀之才志量之廣狹而吉凶應之何
天下之日尋於悳患而不自知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當作玫）

訓義 夫子曰夫人之性遂終隱而迷乎夫人之情遂終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流而不反乎玫德如玫色情之正也卽性之必發也吾
不亟奪其玫色之情冀此情之未嘗不可正也乃已矣
乎終未見其有嘸者也豈人之終不可動以固有之心
乎抑俗習之陷溺者嘸也能勿歎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上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媿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
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
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
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
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訓義臧文仲歷相莊僖而國人稱之曰賢大夫若宜爲魯之冢卿而執其政者夫子追論以定公是曰臧文仲之執魯政也以上卿而爲公室之輔其位尊矣猶今論之計其功求副其職冒有之而非其所得竊之道也欲久其官而巧防其失陰據之而攘人之宜有竊之心也夫舉賢者大臣之道當時之賢孰有如柳下惠者或者其未知而既已知之矣知之而不與立乎大夫之列負大臣之職矣此其有竊之道也以柳下惠之和且以形己之忌以柳下惠之直且將斥己之枉則正唯知之而必不能與並立乎大夫之列此其有竊之心也不肖如此而魯人之以爲法宜竊政竊祿者之相仍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訓義夫子曰小人之致怨也其自取也欲爲君子而怨集之則且以爲人之無良而已無責焉夫君子豈不可殉流俗而亦何致斂怨於人哉自爲君子而欲人之共爲君子意甚厚也而不知天不之不可以卒厚也道所宜盡恐有不盡自責而無已時此自待之道也若夫人則導之以正化之以善材有所可爲知有所能及其悖理傷化之大者可責也苟潔身以進斯受之明知其有邪心而忍待之勿嫌於薄焉彼無以摘我之疵於求全

之中而我有以漸化其乖戾之氣雖甚不肖無能怨也斯以立天下之法則而養之於和平欲與人同歸於善者由此道夫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訓義夫子曰以心求合於理而未當於理以今人思效古人而終不肖古人吾有教之責則因其知之所至而推之於其心之所困而通之示之以所從之方如何而免於疚者吾之道也而無如人之不能思者何也其推也必其知有所至而特未定其通也必其心有所困而

不自安乃誦習任其口耳舉動惟其意欲自以爲理且在是而古人亦僅如是不自討其短長而不於此不可也曰如之何於彼不可也又曰如之何則冥行而無忌矜才而自信吾欲示之曰如之何而允合乎先覺之爲天理之正也彼且無能信無能從也其將如之何哉不憤不悱君子之所不教吾亦可無媿於有棄人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居當作凥 好本作玫一）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訓義夫子曰學校廢而教逸於下於是有聚徒受業結

友講習而羣居者此三代以下必然之事而邪正分焉不可不辨也羣居以相輔也羣居終日以精其業也乃有辨物理之不必辨而拂乎人道之大經者所言非所必行非所當行者而一不循乎人倫庶物之則於是所言者然所行者亦然所行者既共以爲然則所攻者以爲必然以察察於名法之細而營營於詭異之爲如是者一人倡之衆人和之一日思之窮日之力以附會之於道日遠於德日喪擾人之情傷道之和言滿五車而行成一數吾爲患之陷溺不反而害且及之則言不如其無言羣不如其無羣猶可以安不著不察之常而日用飲食無所難也世敎衰而横議行吾爲斯人危之矣

註云行險僥倖恐未必然行險僥倖者一人私爲之不羣居而終日議也此自惠施公孫龍之類聚徒立異者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當作遜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訓義夫子曰君子者德成於己而以膺天下無有不極其善者也自一事言之存之於中而發之於外以協一而宜規之於始而成之於終以相濟而美推之事事其存之發之始之終之罔不一致也則其所以克致乎此者可思也已心有可信之實而立以爲事物之準者必有質焉君子則酌乎事之所宜而裁以其心之制不謀利不計功執其當然而不可撓唯義而已矣所主者義則無不可行矣而恃其心之無私或有直情徑行之失乃君子之行之也又以禮焉備乎文以傳其質彬彬乎中度矣蓋禮者義之節而義以禮而始著其必然之則也如以出焉無疑矣而盡乎禮之有則或恐有執禮大迫之嫌乃君子之出之也又以遜焉若有所讓而無所

矜舒舒乎不迫矣蓋遜者禮之精意而禮以遜而盡其從容之致也於是而迄於成焉其爲質者果有得於心而宜於事者也其行果見節文之不可踰而以莊敬臨之也其出果和順之積於中而以發爲謙抑者也迄乎一事之成而不爽其初心歷乎萬事之成而皆如其一致信矣蔑以尚矣如是在己者備道而可據之爲德以膺天下者盡美而純乎其成洵乎其爲君子哉夫君子之能如此者豈於事之方至乃立義以自防而規規然一以爲禮一以爲遜一以爲信哉使然則道終不爲其用而左顧右盼不知其何所從矣惟精義於研幾之日學於禮習於遜之有素而一以誠心求之故義禮遜信

皆出其固有物來而順曆之有君子之學而後有君子之德其所由來久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訓義 夫子曰有其道而不明於天下有其心而不見諒於君親君子無獨善之志而有必乎之情亦惡得而不病哉乃君子亦責之己而已道之不明吾無行以爲天下徵也心之不諒吾無實以使君親動焉省缺陷於幾微媿立誠之不至抑病其無能而已果其能也又何慮乎人之不己知哉德之不孤心之不可誣事功之不可揜一日不知而後必知之當世無知而千古知之抑可以悠然而自信矣　此章與不患莫己知二句倒說則

意自別玩味本文語意自見凡書多以結句爲主聖人文字說到盡處便止開口且緩緩說看書都須如此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訓義 夫子曰君子所自省而自責者實也聽其自至而無容心者名也雖然引人之公論以自攷亦奚容諱名爲不足恤而任之乎一事之不見德於天下歷衆事而德不可忘矣吾心之不可白於流俗見之百行而無不可白矣其始之或遠於人情迫其終而人無不順矣若其沒世而猶不稱焉則人終無可稱也富貴福澤爲人情嚮背之常忠孝廉節乃人心同然之感而無可稱也乎哉烏容不疾也嗟乎自有天地以來生之死之於兩間者不可以數計於其生也亦皇皇然日有所爲以自信爲有我而今日追思之猶艸木之萎落於山谷禽魚之浮沈於谿澗乃似天地閒之初無此人也痛莫如之而如之何不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訓義 夫子曰君子小人皆有所求焉君子以成其君子小人以成其小人心之所惟事之所必盡皆汲汲焉未嘗暫舍而聽之者也君子於事之未成也人情之未得也行焉而有所不達也皆反求之己曰我之未仁與我之未知與求之未得則必得焉求之已得而更有得焉是以道盡而無慝而反躬不媿也小人務事之可成也人情之可詭合也行焉而棄便以有功也皆求之於人曰是其可以智取也是其可以利誘也求之而未合必患合焉求之已合又恐其不終合焉是以一時詭遇而失節終身也立心異而用其識力者殊此君子小人之

大別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嘫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嘫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於天下有持己之𢓃度焉有處人之令儀焉其持己者卽以處人而天下安之其處人者卽其持己而吾身不失焉蓋君子之持己也矜也名節在於我之自立必不能與流俗同其志趣而本　以全吾之名節非與天下之滅廉毀恥者競得失不爭也則持己嚴而於與人也亦無忤矣君子之與人也羣也和平一因其性情原不忍棄斯人於異類而本以養吾之和平非欲藉天下之依附比周者其功利不黨也則與人寬而於持己終無損矣此其所以爲大公至正之君子與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訓義夫子曰君子而任國家之大則用人聽言其先務也嘫非以至公之心而持之以至愼則尟不失焉如其人誠賢也而與之議事其言亦中於得失則聽其言用其人可竝用而無歉矣而不皆嘫也言之可取者多而人之可信者尟也吾所欲舉者以託國家之治衙萬民之生死而獎廉恥以正風俗者也一言之偶合於理而遂舉之乎觀其行如見其心而後舉之國家乃以得人而治言矣當哉吾所不廢者繫國勢之安危萬民之利病而合人情以當事幾者也其人雖無德之可稱而言可廢乎畧其心用其智節取其謀而行之國家乃以受言之益人何求焉故貞良之士進而事理之致盡斯君國子民之輿道與言可用也人不可用也用其言而酬以賜子焉可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訓義君子以一身而膺天下求之理者必求之心蓋吾之所用以行者唯此心而已心者情之所自出卽理之所自定故執一理而與天下相違者多順一心而與天下相拂者尟矣此恕所以貫萬類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終身之行至不一也物各有情事各有理數變其道以與事物相迎隨非道也求之於一言有反己之患焉雖嘫難言之夫子躊躇於萬變而審其可以相通之幾乃鄭重而言之曰一言約矣求以循乎理之所不違達乎情之所不越難矣哉術不可任也道亦不可執吾反覆思之其唯恕而可乎如吾心而直行之

無迂同也推吾心而廣通之無阻礙也吾之情不廢而天下之理不爽庶乎其以常以變而各得其常以順以逆而皆成乎順則終身行焉其可以乎夫恕者推己之心以量物之心而予之者也己有欲矣有不欲矣將何所推也質異而情亦異一人之所嗜不能以齊之數人道不同而志不同賢智之所樂不能以勢之愚不肖故恕者不於己所欲推之而於己所不欲推之也飢溺疾痛之事雖君子亦有所不堪違心害理之名雖小人亦有所不受己所不欲者爲理之不可欲勿施焉人卽不以爲利而卒不與之以害己所不欲者爲情之所不足欲勿施焉人雖相忘於利之自然而可共安於害之必遠如是者一日行之終身行之反之心而無尤也質之世而無拂也平其情和其氣守之勿失焉則庶幾其可乎而賜也恐未之或逮也勉之而已矣於此見天下之理皆在於情之中而天下之情理皆吾心之所可喻心一無不喻而幾乎仁矣所以片言而尻要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

訓義夫子自白其待物之平以勸善而止惡且以示俗論之徒爲枉而人心之大公不可得而誣也曰吾之有所獎而人或不自信以益進於令圖或有所斥而人或不相信以罔知所懲戒始以吾之是非同於悠悠者豉惡已甚之口而任一時之喜怒乎吾歷歷以之自問而有可信者矣夫吾之於人也而誰毀哉孜其終之所以敗原其心之所以隳誰爲有志可以曲全而故滅裂之而誰譽也哉其立志之卓然者可見其成業之已就者具存誰爲無實之可依據而故偁揚之意者以吾樂善之心而信斯人之固可爲善心未白而緒未就亟與之而過焉者有之乎然所未爲者固其所可爲而必爲者而不爭功之未竟也所獨爲者非可與衆知而見其爲之者而終不使人知有其實也省之於私觀之於志吾有所試之矣而竟誰譽哉若夫惡之未成吾猶有待也必無所毀也固矣由今思之斯民也而可毀乎而可譽乎其或有毀譽者乃毀之而不足爲其人輕譽之而不

足爲其人重一時之譏評雖騰於無據之口而天下之公是自伸於論定之時止以見毀譽者之偏私而益顯其所毀譽者之淑慝斯民也猶是善者自善惡者自惡之民也彼三代之有天下者聰明足以動一世之從違賞罰足以服一時之心志而以其賞之失則祗以辱而不足爲樂罰之過則屈於我而伸於天下所以喜怒不得而行恩威不得而用惟順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也豈三代聖王之曲殉人心而失在己之權哉惟灼知其所以然之理而已矣故衰世之褒譏原不足以動自玻者之心而吾之爲激揚爲貶斥者夫人返質之心亦當息所以致此而勉於令終革其葥非矣此不容不正告之天下者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彊解

訓義夫子曰世之盛也人心風俗之醇也無他惟昔之有天下者以至公行其政教而習尙成焉不以私意生其私智私欲專其私利而已夫書之紀道者可以意爲斟酌而紀事者非智之所可測於百秊以後故史有闕文存其所存而已此古之不敢以私意亂眞者而吾生當遺直既遠之後猶及見之人之所無者不可彊順人情而其有者不可專之以爲己利故藏相均而貧富異則借馬使乘之無容其吝惜者也此古之恥於私利廢義者而吾當親睹道衰之日猶及見之在當時已怪其不數見而風俗已衰乃至今日而史有完書人爭私畜已亡矣夫大道爲公之遺意遂泯滅無餘以至此哉私智興而百家之邪說且逞私利擅而卿大夫且相爭以相戕蓋不知其所終矣　有馬者畜馬乘以上之大夫也陳臥子之說是已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訓義夫子曰人之欲有守而有爲也其志定矣而猶不可不防夫亂之者流俗之不能絕也不可不嚴爲之辨事勢之相迫也不可不愼爲之持知有德矣自信而決於行矣而有巧言者焉其文辭柔靡而若可悉其辨論曲折而若可信一留意於其言則不知心之且遂於彼而廉者毀誠者詐矣不自知其非矣知其徒言之巧而非理之正可勿辨之哉所謀者大矣需時而成之矣而有小不可忍者焉見可欲而不能禁情之動見可惡而不能戢忿之發一爲其所感則不知事之大有所妨而志以衰氣以逞矣不足以復爲亦知其所忍者小而無

失利害之大可勿愼持之哉有守者所以不永於終有
爲者所以不竟其業皆有僞之者也君子亦爲其不可
僞者而已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惡讀去聲察宜作詧好當作玫

楊氏曰惟仁者能玫惡人衆玫惡之而不詧則或蔽於
私矣

訓義子曰知人之不明則在上而賞罰偏在下而從改
僞君子必盡心焉虛以聽天下之公尤必愼以用吾心
之辨如人之或有惡而或有玫之者則疑於兩耑而詧
之必矣有衆惡之者似可決其惡矣而未可據也於惡
之中詧其所以取惡之由於衆惡之外詧之以吾心惡

惡之本明爲可惡之眞然後可惡與不可惡不彼誣也
乃有衆玫之者似可信其善矣而未可殉也於玫之中
詧其所以致玫之實於衆玫之外詧之以吾善善之本
心爲所玫之眞然後可玫與不可玫不吾欺也葢大道
隱而習俗徼媚世之巧易讎而獨行之道難容卽不必
其盡不可馮而如此者多矣君子知人以求益於己而
可殉耳目以失權衡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宏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
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
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訓義夫子曰道有其秩敘而人始成其爲人人有其知
能而道始顯其爲道乃理與心相合之際天與人相待
之幾則有志於道者不可不詧乎相因之實也以明道
而道大明以行道而道大行酌古人之教浴而備其美
剏未有之功能而極其用道乃宏。也夫三綱五常其名
在天壤禮樂政刑其事在舊章而發揮之以行於天下
萬世通其變而不爽其常惟聖賢繼起各以哲謀肅乂
之能體天而盡人者擴充之而日廣也若夫人之以道
治天下而德敷於四海以道教天下而善流於百世亦
人之致其知以明倫力於行以熟仁精義而豈據一道
之名以立有道之壁以其道勝天下之非道以其道距

天下不同之道侈然自大而遂足以宏哉故天理者天
之理也非吾理也人心者人之心也卽道心也人之爲
德大矣哉亦存乎自盡者而已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
改矣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過也非懸藏於心惡成於事而不
可復改者也亦有所見而見之不如其量亦有所守而
守之不適其宜乃出之已而不安施之人而不順則過
亦不可隱矣於此改焉去其已甚勉其不及抑且無媿
於天人而何過哉惟自信之太眞失已成而諉於時之

不順自護以避咎道已窮而矜其志之無私則過成乎
過有其實而不能逃其名矣於知過之後自有寡過之
方媿恥之心不浮用之而深志之君子未嘗無過而終
無過道存焉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耳

訓義夫子曰學之事惟學與思吾歷焉而有可自喻以
喻人者蓋思而後知學之不可已也學而後知思之未
有功也道之大綱既可約畧而得之矣窮之於微而有
疑似之難決驗之於事而有象數之未明吾嘗思之則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之譬之於情理之近而所以
然之故終覺其可疑極之於高遠之域而當然之則抑
有所未合蓋無益也吾然後從而學焉博習之而兩間
之名物俱有同歸一致之誠涵泳之而古人之精意郎
在咏歎淫泆之內疑者信也離者合也學之益大矣哉
非思之所能如矣此吾所爲憤樂終身而欲與學者共
之也雖然有夫子之思而繼之以夫子之學則聖學成
矣若未嘗思而學學而不盡吾思以學之則終身罔焉
又初學者之所當知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本作餧俗譌讀奴罪反憂當作㥜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
其學也㥜不得乎道而已非爲㥜貧之故而欲爲是以
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
者爲㥜樂哉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其用心異其尻心
異也夫人唯㥜之則必謀之謀之則愈㥜之知其無可
㥜也而不必謀知其謀非所當謀也而又何㥜夫君子
以道爲有生不容已之事則所以與之合而盡其致者
學焉思焉營求於終日者此也若其於食則因其自然
安其所固然于可得而弗失之計未嘗屑以心知圖之
也如其謀食則耕爲本務耕焉可矣乃以君子而耕既

失君子之常而抑不能如小人之利餒郎在所謀之中
而徒爲勞也惟其謀道故必於學焉而學乃後成乎其
爲君子祿本以養君子而君子之受祿也不誣祿固在
學之中而不待謀也是故君子念千聖之統緒在我世
敎之貞邪在我倫不易明物不易譬而我何以爲君子
終日㥜之而必謀之終日謀之而有餘㥜養君子者君
相之責慮飢寒者小人之心處樂不榮固窮不辱而吾
自成乎其爲君子可以不㥜而何謀之若一謀之則愈
甚其㥜而又何㥜哉故耕者焦勞於永歲而學者泰定
於弦歌其心愈淸其志愈篤斯無媿於爲君子乎　只
如此直直說下添許多轉折者皆非君子耕則餒在其

中若小人則不耕必餧耕必不餧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當作蒞俗譌作涖於義不通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
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
放此
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尒禮謂義理之節
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蒞之

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
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
爲小節而忽之也
訓義夫子曰道無可畧故德必求其備修己治人以至
善爲歸尙矣德之內而體於心者曰智曰仁外而飭於
身者曰莊合內外身心於一致而以所性之節文承之
天下者曰禮知以爲入德之門仁以爲修德之實莊以
爲凥德之範禮以爲昭德之符故君子博學窮思以致
知去欲存理以盡仁養氣飭躬而得莊用中於民以胥
一世於中和而由乎禮蓋審乎道之不可不備而體之
以全也今夫在我有所當然在物有所必然皆吾心之

智足以至焉者也狎於近小趨於偏雜者不能至焉耳
如其道之所在而心能及之此其智有信於中而不妄
者是亦幾於得矣而守之者必以純一無妄之心也若
其欲之未斷而時閒吾天理之存則智之所得者不能
勝妄之所誘去而之於邪僻焉而所知者非我有矣必
失之矣然則存仁之功其至矣乎而吾又爲患之誠智
及之矣人倫物理天下之所不能知者而我能導以先
覺仁能守之矣私意私欲天下所不能平者而我不示
以疵瑕以此出身而加民通志而成務定民之翕然服
也而未也蒞之之際必有君人之度以悚愚賤之心如
其衛吾內德之充聰明露而舉動輕慈惠狹而意氣柔

民之無知且不知吾智之果足以達其情而仁之果足
以育其生也不敬也民不敬而何以使我所知所守之
明行於天下乎然則莊涖不容不愼也而吾更進而詳
之一人之志氣卽以成天下之風俗天下之心理皆在
吾一人之調燮在天有自然之秩序見耑於吾喜怒哀
樂之中在我有不踰之準繩推廣而爲化民成俗之則
乃以合天下之善以昭吾之至善若其智及之矣知其
大未盡其微也仁能守之矣存其實未旣其文也莊以
蒞之矣在我者身如其心在物者見吾身未見吾心也
至德之所凝未能體三王之精意而參天地之化育至
道之所行未能極明作之精微立定民之洽則以導民

而養之使鼓舞於孝友祗庸之不可已以明徹人心恩及天下德威行於萬姓而一時猶有未參之頑讒後世且有變更之治教皆吾性中天地萬物未洽未孚之遺憾也則甚矣至善之不易臻也是故君子勉之於學問密之於存養慎之於威儀而必斟酌於百王之典禮以調德性而修人紀不偏舉之於志學之初而求全於從心不踰之後誠以內外身心合一之理有必然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

必無一長可取

訓義夫子曰君子不易知而小人冒受而不媿此知人而任之者所以難也知不知存乎人苟有所自見焉人無不知也而受不受則在己之自量人之能自量者尠矣觀於受之後而可不可始見以知則大亦知也小亦知也而大者無急自之心小者有易見之效以受則授之以小而受也授之以大而受也而小者小人亦有輕視之心大者君子亦有勝任之懼故以知言君子則一事之見功不能與小人競力一謀之得當不屑與小人爭長不可知也以受言則崇高之富貴不以蕩其心託孤寄命之艱難不復辭其責逮乎所受者果無負焉惟君子可也以受言小人則位非所據得之而驕淫任非所堪爲之而顚覆小人之量止此也不可受也以知言則小忠小謹有能自屈抑之才小利小功有所素習之巧以是而知之亦非無據也惟小人然也故知人而任之者先辨其爲君子爲小人之大別雖有可知而置之酌其所可受而與之庶不以家國託匪人而以迂闊棄君子尙其禆哉　受字俗解俱說作授字講受乃承載得起之謂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

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訓義夫子曰君子存仁以全天德而推行之於天下遂風易俗以納斯民於親睦和遜之中使各全其生理惟知此爲人之所託命而終无咎者也民之於仁也豈不甚哉天以是生民民以是自生無私也乃以善其私無欲也乃以養其欲非是則殘忍之心生乎攸害攸害之事成乎戕賊惟情相喻性相安而後民得以立以譬水火殆猶甚乎水火不可一日無而仁不可斯須忘水火

可求人而得仁則自求而存果甚矣哉而世之習爲功利之說者曰㖃㖃然以爲仁而且以自損也乃以譬水火尤見其不然水火之爲利也而害存焉蹈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若夫仁行而習之由其道而穀之而有與死相近者乎害不期遠焉尤可驗其爲生人之大益也君子存之庶民與之烏容不汲汲乎　民以百姓言且語意淺自不是君子求仁語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訓義夫子曰仁道至大而爲之也難於是而人且自遜曰此先知覺者甚窔之藏純成之德而我固未之逮也而豈其然哉一念之妄知其妄而卽可以自公一念之存得所存而卽可以勿喪人皆有此心而心皆有此理操之而存欲之而至惟仁然也故當其求知則聞見未逮於師有讓焉當其徙義則變化未盡於師有讓焉而當斂氣以養心遏欲以存理師亦猶是吾亦猶是也而何讓焉肯不遜古人後不俟來者直任之而已學者不勉而曰此非吾之所及也空其終身而無當於仁也

當字只是値字意俗解作擔當說非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訓義夫子曰信一也而有貞與諒之別審乎是非之正而固守之以勿失者曰貞據其意見之私而執之不疑者曰諒夫君子所信於己而信於天下者理而已矣循乎道者天下之至常秉乎義者天下之至正邪世不能貿禍福不能遂者此也若夫義可徙也道可通也則有昔之所是而今之所非不嫌於就而無疑於公必不自信其心而示信於天下何有於硜硜之節哉欲爲君子者尚辨於此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訓義夫子曰夫人出而事君以身事君也非以待養於君而資君以益吾身之事也既事君矣君之事何得不敬焉爲官守爲言責君任其事於我我卽以爲吾之事進無不盡之忠退無不補之過不敢以文具曆之而一以小心承之若其不然則爲食而已矣夫事君也而以爲食也乎哉持祿固寵以至於逾分而僥上究其以利用於身者一飽之外無餘也當筮仕之日而持此念以先之乎祿賜之常君自頒之於我何與焉此正志以盡倫而不媿爲君子之道然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訓義 夫子曰君子之敎立敎於此而聽人之自學進者與之能者從之其望天下也無已時而人之成與否不逆之於先蓋吾之所有事於斯人者敎也盡吾之心盡吾之道而已若擇人而後敎或以其俗尙之貞邪或以其才質之利鈍而有所敎有所不敎則敎先窮於己而天下亦何賴焉難與言之子弟歸斯受之異尙皆有裁成之法而後敎乃備若其終不足與有爲則自棄者之咎不可以議君子之不愼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訓義 夫子曰人所由者斯謂之道故君子有必遵之矩則以日進於高明小人有必趨之捷徑以求遂其私利於其中有是非之辨利害之差已未能審而資於人謀亦必嘫也謀道者就正人而謀之可規吾失也不嘫亦不重吾過也謀利者就流俗而謀之惡相濟也志相得也若顯嘫善惡邪正之不同則小人必不就正於君子以露其機詐君子亦何得妄詢於小人而生其疑惑乎言不相合而害且棄之矣不可不愼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訓義 夫子曰夫人畜意於中而欲傳其意以使人喻之於是乎有辭或以合交或以辨事或以明理而立敎乃君子以立誠焉華士以殉世焉蓋華士見君子之斟酌古今愼析幾微也遂謂辭之別有巧心而或益其所無以誇藻麗或損其所有以矜淸澹也而豈知辭之所由修哉其簡而不欲繁也以意之止此增之而反晦也其辨而不容隱也以意之必此減之而不明也其和婉而不徑遂也以意在言表須詠歎淫泆而乃足動人也其典麗而不枯槁也以意必有徵須援古證今而乃非無據也凡此者皆以達意而已矣昧者意不能達而刊削以矜空靈意既已達而駢亢以侈雄博不知其何緣而作此辭而人亦何用此辭爲也以言取人其敝必至於此而道隱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詧如此

子曰嘫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

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訓義聖人無往而非道其大無外其小無間遇一事而有一事之條理遇一人而有一人之酬酢聖人自然中道而無取必之心乃有心者從旁而求詳焉則遂成不易之理而可為天下後世法師冕見有扱之而入者方晋接之際不敢言以溷君子及階矣阼階西階之相去夫子莫能扱之以升而告之曰階也師乃知所升矣及席矣賓席主席之相去夫子莫能援之以坐而告之曰席也師乃安於坐矣先時有同見者同見者不一也冕

且未知其有人且未知其為何人抑未知其人之何在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歷數其衆寡各舉其姓字別言其几席之嚮使可以問答可以拱揖而不忒也於是乎成禮而退冕也自得夫子亦自得焉在坐者皆相得也當斯時也夫子因其時而即動於心生於心而即形於言為惻隱為恭敬未嘗有所遲回而順心之固然以從容出之不自見為道而盡之也子張侍而見之乃問曰與師言之道與不然何夫子言之必盡而一堂之上得以雍容而成禮也邪子乃自惟其言之理而決應之曰然道不遺於小不窮於變故自我相之而天下可共由之道本如是其無不在也夫師必有相而非登歌之下相者不得有言焉則即以主人相之可也此相師之道固然而吾可用相師之道以接師也自子言之而斯道也可通於見師之禮道固無不行焉有如斯矣聖人安行之賢者用意以求詳而道用之廣以顯此聖門以學以教之方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七終

論語卷十六　四書訓義十八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附當作坿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尒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爾當作尒與讀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坿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相去聲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尒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正作兕兕徐姊切柙烏甲切櫝徒谷切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毁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憂當作息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彊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修而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
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
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憂當作悳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

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
彊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
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
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
也與
訓義凡與人家國之事者得失有理利害有勢以理言
之則所守者王章也所修者文教也分定於內而德孚
於外非是則過積於內而害及於外以勢言之有外患
焉有內憂焉外侮必求之於內內甯則外不足憂非是
則外卽無虞而內先自潰是得失之理卽成乎利害之

勢故君子謀人之家國莫要乎循理也乃理之所以逆
者起於利欲之惑其心利動於欲而無以制之則理必
不順而勢亦逆君子出身而事主尤惟此之爲兢兢焉
以禍福動之以去就爭之斯不媿於己不負於國而過
其寡乎季氏中分魯國無猒足之心而謀及弱小於斯
時南蒯之變方息而君怨於上陪臣效尤於下陽虎公
山弗擾將作矣冉有季路爲之臣秉禮以輒計其利害庶
有濟乎而其將伐顓臾也冉有實與謀焉季路弗能正
也而以將成之事告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其
以爲事之不可已者乎然告之於未伐之先猶可止也
夫子知謀之出於冉有而責之曰以顓臾爲可伐而伐

之者過也以季氏爲可伐顓臾而伐之者尤過也求尒
無乃任其謀與則過不在季氏而在尒矣用兵以伐人
先問其所伐之國莫重於王章莫嚴於國典夫顓臾者
昔先王建先代之苗裔以主山川而顓臾以太皡之後
任東蒙之祀周鼎未遷明祀不可蔑也且抑非與我分
土而凥形敵勢制成乎不相下之勢也而在魯邦域之
中亦藉以固吾圉介魯之先公受附庸以効職貢匡社
稷之不逮而奔命焉是公家之臣屬非季氏之所得私
爲廢置者有此三者王章國典大義昭然非季氏之所
得擅如曰其事大之職未修則先王之所以附屬之者
有道在邇而政教易通魯君奉社稷之威靈以鎮撫之

無不可致也而何用伐爲其必興兵以生事者尒殆他有所爲乎則非吾之所知也於是冉有屈於大義而特欲逃其過也乃曰此夫子之欲也夫子見爲必伐而不能自已吾二臣者皆不欲焉而不能止耳夫子曰求從違在季氏而厺就在尒夫子欲而尒遂不能禁也乎審之於先以爲行藏酌之於後以爲進退求亦不能自主乎周任有言曰人臣之將就削也必先自揣其力而陳之力可以爲而後就若度己之力不足以逐主之心有懷而不能申也則辭之於受事之先既已受事而聽其所欲則猶之相者然已危矣而不持之以履於坦道已顚矣又不扶之以使之興起亦焉用彼相爲哉尒不自

度於先而僅以不欲謝過於後季氏亦焉用尒爲也且尒曰夫子欲而尒不欲亦將誰信尒與過而文之委之於主斯成乎過矣季之逞欲而肆害爲虎兕乎而禁其噬者有柙在非縱之出而何以出於柙國典之不可虧猶之龜玉也藏於史氏勒之鼎彝猶龜玉之在櫝非有人焉毀之而何以毀於櫝中今議之於家者非尒乎謀之於衆者非尒乎具糗糧繕甲兵者非尒乎而且委其過於誰邪如以爲不可則無與其事退焉可也不能辭任於先猶可以厺爭於後也而委過於夫子乎於是冉有知其與謀之不可揜而飾詞以對曰夫子之欲而盡出於過也則吾二臣者無所逃責乃以理言之而不可

者以勢言之而抑有其不得不然夫子籌之亦未爲無說也今夫顓臾國雖小而彊固有險可恃以相逼其於費接壤也今拘於理而不取後世費不有顓臾而顓臾且有費爲子孫計能無憂乎則二臣者不能保其無虞而爭之今日亦有意存焉矣夫子曰求謀之求爲之解焉夫君子之所甚疾者正在此尒欲之而舍曰欲之則其欲也益固結而不可解必爲之辭則雖欲禁之而幾窮雖然又豈足以欺君子哉夫季孫之欲吾已灼見之矣已富而猶患貧也已衆而猶患寡也他非所患而嫁言憂也以某也所聞證之而其辭窮矣某也聞有國有家者有國則有所以靖其國有家則患所以保其家既

有國而卽有其土地人民既有家而卽有其祿入徒旅於是可以泰然安處於國家之上而務淸心寡欲以盡君道而守官箴雖寡不患也況不寡乎雖貧不患也況不貧乎以理言之凡人上者義利必明而凡心自定者如此若以勢言之而國勢卽在天理之中所患者有定分而越之在己成偏重之形而麕有者受其侵擾而不均既成偏重之勢則非所據而據之上有餘怒而下有餘怨不安矣夫其所以不患乎貧寡者豈爲計之疏哉蓋均則各有其有賓祭有餘而無外用無貧也家無國之用卽不必多求於國也均斯和矣上不怒下不忌上下同心而指臂相使無寡矣無貧無寡得之也不慙據

之也不疑旣均且和斯安矣內以寧外以輯傳世滋久雖至子孫而何有傾哉是則心之能淸卽理之攸當理之已順卽勢之永安夫如是內治有餘而奚外患之足慮乎故遠人卽有不服者其淡泊無營之素心旣可自信而開誠以諭物先王大畏小懷之令典抑可奉若而遵法以示人禮以綏之惠以柔之不則馳文告以曉之修文敎以來之未有不來者也旣來矣守河山之誓尒無虞而我無侵與相安焉安之未有不安者固其國所以固吾疆近乃邦易以敦我政而何子孫之是慮乎以理如彼以勢如此灼然得失利害之分明求豈無用而曰必爲子孫慮也其爲之辭則可以文過矣而孰信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矣陳理之順逆審勢之安危匡主心以輯家國者非尒之責而誰責乃遠人之有不服也蓋亦忮害之心以启其疑貳曾不自悔而遵先王之典以來之則惟是患貧患寡之隱慝有以召怨於先而因隙窺伺之邪心遂以狂逞於後汲汲求利之罪無容逃矣而爲之辭曰子孫慮則試又取利害之大數爲季孫籌之慮果何在哉邦分崩矣國已非其國則家亦非其家矣在富而如貧矣離析矣國有國之心家有家之心矣在衆而如寡矣曾不是之患以求均安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域之內無厭之求自我而開之先伏戎之禍自我而發其機吾爲季孫慮之其所慮者豈在顓臾乎顓臾之固自固而已而蕭牆之內上疑下妒吾不知禍發之何從也則卽以利害爲季孫謀亦且置顓臾而早爲弭災之計況乎王章有赫國典未亾官邪之戒不可逞文教之修有必效尒苟徇一時之欲以冀錙銖之利尒之過其尙誰諉哉急止而無伐猶未晚也如其不能引身而去之猶足以免咎而求胡不思也嗚呼夫子之言以存天子封建之大權卽以振魯國君臣之大分爲魯國正彊臣弱主之積害卽以爲季孫永保家傳世之貽謀辨義利理欲之大防卽以昭禍福安危之至計人臣出而謀人之家國語默進退準諸此而臣道乃盡可謂深切著明矣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蓋聖人之言有以

深警而曲諭之雖季孫能勿從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訓義天子曰道順則天下蒙其福而在己之德業以承
道逆則天下受其咎而在己之福澤亦不長顧順之已
久而不覺逆以生乃逆之已窮而豈無順之日哉昔者
天下嘗有道矣君臣上下各相安卽各自得也於其時
則禮之制樂之等征伐之柄皆自天子出也天子之德
足以建中和之極而行命討之正履其位行其事天下
莫敢違也順道也是以久安長治而三代相仍未之改
也乃天子失道而天下相習於無道矣禮樂有其文而
不恤其實征伐習其事而不因其理國有異制家有殊
樂喜則私相命怒則擅相攻自諸侯出無道之勢遂成
乎逆而天下之亂始矣惟其然也而又豈可久哉一時

之棄勢而興者才智足以改法權力足以制人於是而
延及十世乃已可僭也人亦可奪也十世之後希不失
矣失之而在大夫矣大夫與於盟會師旅之事禮自己
行而可以意爲增損樂自己作而可以情爲降殺征伐
自己制而可以喜怒爲進退乃其非受命有土而君人
者則其專也愈逆而奪之者益速始之爲公室之輔猶
人之望也繼而愈無以服人而權寄於家宰五世希不
失矣大夫弱陪臣彊不復知有禮樂征伐也執國之政
令而已夫陪臣者一庶人也用則臣廢則民無人不可
爲陪臣也卽其詐力行權可以脅大夫乎而三世之後
此與彼廢其不失者希矣其逆彌甚其失彌速其降彌

卑其法彌亂國無適主人無定尊而天下之大亂極矣
嗚嘑天下而遂以無道終乎則人以亂極而思治天以
傾否而啓泰其尙有天下有道之日乎如其有道也必
無以天下之大權聽諸制主奪民者之理諸侯且不知
其何如也而政在大夫其必不然矣如其有道也必無
以一世之治理任彼立談取卿相者之覬覦大夫且聽
命於天子也而庶人橫議其必不然矣順而漸成乎逆
逆而必反於順合之久則且分分之無可分則又必合
君子知世變之必然而屬望有道之天子以行吾道庶
幾旦莫遇之乎　後二節作想望語乃在陪臣執國命
之後故與舊說有異庶人陪臣以已仕未仕言以其皆

非世祿之家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故夫之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
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
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
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
諸侯之彊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彊也
而三桓以微何也彊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
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

也夌寫作陵譌

訓義夫子曰世之盛衰有天道焉而卽在人事之中無疑乎魯事之日非也今之三桓猶昔之三桓也而何以遂至於此邪夫亦念夫祿者誰所受於天子先公之井疆而不能有之名爲公室而實民食於家自宣成以及襄昭而至於今凡五世矣夫亦念夫政豈私門之權制而漸以下逮自季孫宿之作三軍三氏分魯而主會盟征伐之事至於今凡四世矣以是思之三桓之子孫其制於陪臣而寖以衰弱也其故亦明矣逆不可以久凡分不可以復合天實制之而已可奪於上下亦可奪於己事之相成倚之相召非人事哉三桓而自念焉倘亦

知所變計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辟當作譬便佞古本作諞佞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飢也便譬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訓義夫子曰德之修與不修業之成與不成因乎習矣習之至切者莫甚於友矣始而求友者何心則其後友之相報也何等未有汎交而獲益擇交而受損者也今夫人有日益者漸進於高明蓋其取友也原以求益之心友之也而所友者三三者全而友之必也三者得一而友之以互相益也非是者不屑也若夫人有日損者漸喪其本心則其取友也無求益之心而友之所友者有三三者有一而友之無嫌也三者全而友之且相迷也非是不能友也其益者責吾善糾吾過無所曲徇者則友之不怒其戆也言必信行必果無所變遂者則友之不嫌其執也學於古問於今多所通識者則友之不忌其才也友之者以自欲寡過之心相勸於忠厚而廣其識則過以改誠以孚學以成益矣本以求益而遂得益焉未有或爽者也其損者相倚以色莊而互相奬以

賢智則友之直則怫焉相誘以和媚而不知有忱悃則友之誠反疑焉相競以口說而不務於實學則友之賢反忌焉友之者以文過飾美之心交相爲容說而藏其陋則過日積詐日成妄日甚損矣不自知損而必有損焉其飢與正之哉故益者自益也損者自損也擇友者可不愼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皆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

、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敢樂可不謹哉

訓義夫子曰德之崇卑業之進退其才任之其學成之而不知皆因於情也情之所管才隨之以貞邪學因之而勤怠此固因心之自然而操舍之亦存乎其人情之所喜而欲爲者曰樂樂則欲奪之而不能欲中止而不自已益者於可以益我則樂知其無益則見可欲而心不動有三焉或偏至或俱資益者所必管也損者不知其損我而樂其無所損者顧漠然不與相親有三焉或偏溺或汎騖損者自見爲安也其益者禮樂之節習而安焉玫其度數玩其精理不倦也人之有善聞而喜焉羨其能然發其所以然不置也友之賢者心相許焉因

友以求友因賢以求賢不猒多也蓋其樂之者以其性之所近而用其情則中和日致善氣日熏忠言日進以之求益而果益矣才以之盡學以之醇矣其損者以驕爲樂惟吾意而行之不欲節制以困己以遊自佚不知天下之有善而安於苟偷以宴爲樂縱吾欲而不擇躬羣小之行而自與之相爲狎昵是其樂之也惟其情之所流而迷其性則動而成咎日習於鄙談見棄於有道不期於損而必損矣才以之陋學以之荒矣然則欲求益而無損者勉之於初若逆其情而洮汰之久自生心於不容已而見非道之不足說斯爲善治其情者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當作趮）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訓義夫子曰夫人之言動各有其節一失其節則雖所言者是而亦成乎愆矣顧人羣居紛呶相競無非愆也而不知其愆一侍於君子而愆見焉以君子律之而愆不可揜不必君子之謫之而愆其能不自媿乎如是者有三焉君子之問未及而急於言其所欲言是實有躁心也而不覺其有躁氣謂之躁也奚辭君子之問已及而懵於答其所當言是非必有隱情也而疑其有隱匿謂之隱也奚辭君子無所問而待問於我則顏色加之

其未見也君子意且有他也而冒昧以進言是始目不能視也謂之瞽可也君子謂之同侍於君子者無不謂之使自反而觀焉亦不得謂其非躁非隱而非瞽也日親君子而疚媿生庶其改乎故終日與流俗羣居而不得見君子鄙倍暗積流爲犯上作亂之小人焉皆有由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鬬當作鬥）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侌而氣昜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

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訓義 夫子曰人心之靈行於血氣之中而爲之主心之用微而血氣能奪心以行其令則心且隨血氣以遷君子盛德在躬而猶於此有懼心焉外境之誘心能辨之內機之發心有時而不自知也故其戒有三不恃其知之明而謂無能窩我也不恃其道之大而謂可無傷也凡以主乎血氣而使從吾心之正也心者亙始終而一致血氣者隨年歲以潛逐少之時血氣之初生而不凝

於是而惑於色君子戒之收視反聽使之安其居無淫泆之過矣及其壯也血氣之方盛而不受屈於是而競於鬥君子戒之斂氣平情一使卽於和無忿戾之愆矣及其老也血氣之內不足而求盈於外於是而貪於得君子戒之嚴氣正性以使之守其亟無苟得之惡矣夫君子甯靜淡泊而不爲外物所誘者旣大正矣而內治其神明以爲主於血氣者猶且如是況夫人之一爲血氣所使迷而不知反者乎又況夫無少無壯無老惟得是求以濟其婬靡而因之競很者乎其去禽獸幾何邪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訓義 夫子曰夫人心有畏之一幾焉若有所甚重而不能勝也若有所制之而不敢越也若有不勝任而生理且無以自保一有隕越而天譴人尤之交至也此其心以負荷天下至大之責而研存亾於毫茫之閒操存之

至密者也無所畏者則曰吾任吾意吾順吾欲亦可悠然於身世之交而何惴惴不甯之有乎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有三畏焉有無可見無可聞而無一念之不戰兢奉之者有於所見於所聞而怵惕承之者蓋畏天命也天命我以理以鎮吾嗜欲天命我以理以處吾禍福是至嚴之幾至大之任也君子以爲無所逃而切相督也位爲聖人之大寶德爲天下之達尊而我以眇然之躬承事焉君子所爲意不敢伸而動不敢妄也人能體道義之全而成其變化言以悉智愚賢不肖之隱而糾其得失而我以介然之知誦法焉君子聞之而若負重疚學之而若臨深淵也君子之心如此其惴惴不甯

焉而小人曰此何足畏者知其生之爲生而已知知覺
運動爲我之靈則知私意私欲爲我之有而已不知有
天命也而何畏也忘天之心而希逃乎天之譴且謂命
之自我造矣其於大人以衆所尊尊之而已徵其恩澤
則以曲媚狎之猒其尊嚴則以玩法狎之矣畏焉其於
聖人之言以世所誦誦之而已大義之難容則亢而侮
之微言之可託則竊而侮之矣畏焉危矣哉敬肆之情
分於一念而君子之德日修小人之惡日積人而無所
畏乎則永絕於君子而決爲小人不可得而改矣　做
科舉文字抄小題油嘴語供人笑者亦是侮聖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
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
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訓義夫子曰夫人必知之而後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
知者也所當知者吾性分之所同有職分之所當然者
也有可欲焉有不可欲焉有必爲焉有必不爲焉辨與
不辨仁義之存亡也悉所當悉焉悉必極其情焉敬所
當敬焉敬必盡其禮焉喻與不喻倫常之順逆也知此
者謂之知之學此者謂之學之處其事而無以曆不順
於人不慊於己謂之困能知之能學之謂君子不能謂

民而知之遲早通蔽有上下之差焉生而知之者此理
具於性而性著於心喻之無窮之廣由是而行行必安
焉其於道易矣上也乃此理也固吾性之自有而抑古
昔聖賢所爲發其藏而以從入之塗致用之實示後世
者也學可知也資學以求知而遂大明焉行亦可順利
而合乎理矣次也若其生也既氣質之偏有以蔽之而
又不勤於學於是動輒得咎至於困矣然後求諸先覺
之何以通而患通焉於是而其知也難循循而學之即
未喻於所以然而亦可以寡過又其次矣夫學則能知
困而後學則知不知尚未可保而如其困也怨天而已
尤人而已或委靡而偸安或憤激而狂逞凡今之民以

言其利者爲德而何知仁義以情四肢致貨財私妻子
爲情而何知忠孝習俗類然斯眞愚不可瘳者聖人興
而化之以德威之以刑庶有自新之望不然生生死死
於禽獸艸木之中不爲下乎故君子有養性之功以全
其生時習之說以勸於學無待其困也所以不隨流俗
之民而貿貿以澌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溫當作昷　難讀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
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
則得不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謝氏曰未至於從

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警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訓義夫子曰君子之體道也既於靜而宲存養之功以保其心之正又於學而盡格致之理以得其理之安而於方發未發之際不恃其已知已能而任意以出之必即其所發於己麿於物者加以警惕之心而警其當然必盡之則則思於此效功焉以要言之有九也因吾之神明以入乎物因天下之得失以求諸己一發而不可復反爲之周旋審慮求當於吾靜之所存學之所知者而已當視也已視之則大槩可睹矣而得無局於一方彷彿於疑似者乎思以竭吾目力而可以入於微可以

通於遠也當聽也已聽之了然不謬矣而得無有汎聽而無擇專聽而受惑者乎思以竭吾耳力而可以審其情可以析其理也形開神發終日皆色也而自非執事則有不變之色是情之所傳也以心注於色而血氣受命焉必思其勿失於穨靡勿過於嚴厲必於温也動履周旋舉無非貌也而無論羣獨各有自持之度是德之有其威也以心巡其貌而四體受節焉必思其無怠而放勿敖而驕必於恭也與人言也不悖於理不逆於事矣而不輕言也反而求之必索吾心之所可盡與心之所必盡者以爲之主辭雖旁達無不求其一合於心之誠也恐不思而自以爲忠未忠也以執事也才可以爲

志可以行矣而不自信也實而勘之必如是而後爲愼必如是而後爲莊以爲之則道雖屢變無不一用其心之管也恐不思而有所敬且有所未敬也其或學焉而有疑乎即未得一達者而問之而當疑之際即不欲爲置之而或誤用其疑既疑之後常無時而忘焉而失可問之人時在吾心口之閒必釋其疑而後已焉人或橫逆加我而不容不忿乎非必有難之即隨其後而念其事之所由始恐難之先發於我慮其事之所終恐難之必成於人周詳於彼己之際以平吾忿而勿輕焉至於功之可成物之可取亦既見之矣義利之辨雖所素明乎而一物有一物之取舍一事有一事之從違必就其

所見而思之情不可任名亦不可託思之嚴也此九者發於內者一出而不可復反思於外者無咎於物而難信於己靜存非不定而樞機之動恐易失其不妄之眞學問非不精而古人之靈不能制吾俄頃之妄非臨其方動之幾而一爲遲回一爲勉厲以求必於所知所能之素則畧於一端而即成終身之玷君子之賢用其思者此也若夫事未形幾未動而馳思於位外則不如學也久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揬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揬他含切俗譌作探非

眞知善惡而誠敢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

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

訓義聖人之志行無非以體道出處無非以盡性天下所不能測也故自爲微言以明之曰君子之所有事身與世而已而所以處之者則有異焉有說於此見人之善慕之而欲從之如不及焉見人之不善遠之而惟恐其相涉如探湯焉以視夫事求成功求可將沈於濁世者豈不賢乎以此求人吾見之矣據我之正以擇物爲

從違故於天下寡所營也匙所台也吾亦無以易其志也斯道也古人嘗言之蓋以懲夫敢善不力惡惡不至而輕試其身者故述之以爲獨行者之雅尚如斯也雖然而道豈盡於此善者所宜嘉與也而善之量無窮天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善天下者有役使萬物宰制羣動之大用非一意之潔一行之貞足以竟我之善量不善者所必吡也而不善乃善人之資吾既與斯人而爲羣斯人皆吾不容已之事要有性無不盡道無可遺之至理非堅不受磨白不受涅僅去不善而以自全已故又有說於此隱居也則求志也志在我而不在天下天下皆我志而惟我所求善何以成其美不善何以化其

俗求之求之萬物皆備也其行也以義也義制於天而行之在我義惟不可廢而得行則行達其所以盡善者於人道之公達其所以處不善者於道一之化皆吾義也順事恕施而已斯道也古之人明於吾性之大公因乎天理之必至爲此語也以聖人之體之而使君臣之義不因時而廢民物之理皆在我而難辭其有待於其人突矣而吾今者願與同行藏焉何其未易見也義者吾性之不容已卽天下之所自立志者定於吾心而天下不能奪規於天下而吾心以自安道者志之所自全而義之所必盡隱而求行而達焉者因物順應而一如其當然無求於人而但盡於己潔淸獨善之士倘患以

自廣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倘概寫作稱非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訓義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而其所自分義利而已利者期乎富也義者本天下之常而人所不能已獨從

焉則拔乎流俗而異矣以富而言則齊景公有馬千駟矣棄崔慶之難以奄有全齊千乘之大富莫加矣乃歿之日德不立而民無稱無可稱者也自有封建以來大國之君淹沒不知姓字者多矣景公何殊焉一歿而富非其有矣以異言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矣始於兄弟之交遜而終於不事周室以公子而爲餓人世之所異也乃到于今而民之稱之也不絕其可稱者在也綱常一日不泯人心之公政者不亾固矣夷齊豈有心於稱哉施之萬世而有餘矣我行其野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天下謂富之可以動人心之欣慕也而夷齊不以也誠不足以也異之非欲以傳令名也故景公不以也而所以者祇在此也觀於已事詩之所謂豈誣也哉賤哉富乎驅天下於祿祿庸愚之塗以瀆歿而消滅言利者何不悟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宏作迒讀胡郎切方輿字子禽之義合

迒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訓義 父子主恩而當其教也則恩不得而與亦所以全恩也至道無隱而有能盡之藏焉即在無隱之中不容疑也愚者謂教可私也因以謂君子之有意爲無私道有隱也必待教之已申乃娶疑隱者之即在於此陳迒是已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意聖人有甚秘之藏

一言而即可入聖愚矣以子爲可私而聖人偏恣之愈愚矣以伯魚之誠愨謂可誘之使言也愚不可瘳矣使伯魚而果有異聞乎又豈裯陳亢道哉伯魚誠愨者也對曰未也不言無可異而言未聞難以口舌爭而愼於對也且詳告之曰鯉有聞矣未見其異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於斯時也鯉有望教之心焉而夫子曰學詩乎鯉未學詩而對曰未也夫子乃曰不學詩則褒刺不明而盈和之氣不洽將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因以知立言之道悉乎此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於斯時也鯉有求益之心焉而夫子曰學禮乎鯉未學禮而對曰未也夫子乃曰不學禮則動止無則而莊敬之心不著

將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因以知立身之道盡於此也凡鯉所獨聞於夫子者斯二者而已夫子決然而言之鯉祗奉以學之以爲無異而鯉之益已大以爲有異而夫子之所雅言也可以告子也此而已美哉伯魚之言忠而愼矣而陳亢之愚猶不瘳乃退而喜曰問之不可已而私問於子弟者之尤不可已也吾問一而得三焉吾亦聞夫子之詩敎矣意者道不盡於詩而告其子曰以善尒言也然後知夫子之非以泳歎誘人使易從也吾亦聞夫子之禮敎矣意者道不盡於禮而告其子曰以輔尒立也然後信夫子之非以矩則束人使徒勞也雖然止於此而已詩禮非以誘人束人而必有進於詩禮者獨立之下不以告子其遠子乎然則君子以義裁恩私其秘藏而視子如吾黨道固然乎今而後吾其且求之詩乎吾其求之禮乎吾其有子而必遠之以免嫌疑乎甚哉亢之愚也

邦君之妻君偁之曰夫人夫人自偁曰小童邦人偁之曰君夫人偁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偁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訓義先王制名以定分著在禮經天下遵之舊矣或有亢而妄自尊者或有陵夷而降其偁者故辭論節取而志之天子有后其下有邦君之妻不可亢也卿大夫有內子其上有邦君之妻不可夷也后之下爲三夫人邦君之妻視天子之貴妾故與同名曰夫人君偁之因其秩而日言之以奉王章以立矦度也夫人自偁曰小童偁於君偁於賓客謙也猶孤寡不穀之辭也邦人偁之曰君夫人系之君以體之敵仍其秩不待尊而自尊也使者以帛璧言隣國而其辭曰寡小君猶君之偁而加之小以明無二尊齊之君以明有同貴也異邦之使來致言於夫人亦曰君夫人與其國之夫人均則偁亦均所重在主人無異乎其臣也凡夫人之偁盡於此先王之義協而情順其孰得而僭之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八終

論語卷十七　四書訓義十九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亾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尒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爾當作尒懷當作褱好當作玫亟去吏切我與之與當作与

褱寶迷邦謂褱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荅之不復與辨若不諭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亾而往者欲其偁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訓義 聖人之待小人也以正而未嘗不可用權也乃其行權終不易於正也未嘗爲之屈而亦無所欺相酬以直何嘗廢禮相示以誠而意終不可測神矣哉夫子當彊仕之季欲出而仕於魯用行之道也陽貨將爲亂乃欲致夫子之仕於己願得見己而屬意焉孔子不見意中原無貨也貨乃援大夫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之禮以致孔子而瞰孔子之亾歸孔子豚謂來見而可與言矣夫是曾何足以欺君子哉歸則拜之禮不廢矣時其亾而往事相當矣此聖人之權也而彼以時亾來此以時亾往適如其情理直道存焉何權而非正哉乃適遇諸塗貨以爲奔可餌其巧者此遇而聖人初不必不與酬荅者何必不遇也貨乃嘑孔子而肯之曰來吾與尒言其詞亢者挾其有可以折孔子者也遂曰寶不可藏也邦不可迷也褱之而聽其迷豈仁者之忍乎子遽譍之曰是誠不可謂仁也又曰從事者心也有其時者幾也有其心而失其幾豈智者之爲乎子曰是誠不可謂智也貨乃以爲理足以奪夫子矣而又動之以情遂曰尒知之尒將行之矣日月逝矣積日月而歲成焉其能待尒以棲遲乎子曰以其時則仕之歲也亶力者不可以後時信然矣吾亦知之矣不久褱也不

再失也吾將仕矣以夫子之至仁大智必無褱寶失時之心而其將仕者未幾而果仕夫子之言何一而非誠而仕自有仕之道特不因貨而仕夫子亦未嘗欺貨而背之無難以其心正告小人而自非彼之所能測言非無誠而權自在我葢聖人之心光大無私而權卽此而在不於貨而屈不於貨而用吾術此聖人之神也聖而不可知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

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訓義 夫子曰知天人之際者可以知性誓善惡之幾者在辨其習性之於人至矣哉而習之於人亦切矣哉均是生也均是氣也均是人之生也均是氣之理也二氣之良能五行之精秀理行乎氣而爲形氣載夫理而爲心夫不相近乎哉堯舜不廢食色之常桀跖亦竊仁義之似近焉而何以成乎遠也則習也一人之迷其性而倡矣眾人之忘其迷而和矣能盡其性者尟不知其性者眾馴而習之則利於善狎而習之則安於惡於是而遠矣中材無獨立之志利欲有百出之塗遠矣而可返

之以同於善也則又性也此無疑於善惡之所自殊而天人之分合亦可見矣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當作迻移禾相倚也音相同義別經師口授之譌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迻者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

攷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葢衍文耳

訓義 子曰性無不相近而抑有不相近者雖然亦僅有之耳其惟上智乎納之於至惡之習而必不受也迫之以不得已而委曲以化於善也其惟下愚乎導之以至善之習而必不從也督之以不敢爲而變詐以讎其姦也此則習之所不能迻乎而天下之爲上智者幾何人爲下愚者幾何人其可歸過於性而不慎所習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尒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胡管切
莞尒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愛當作㤅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偁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肯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突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訓義 道無不可行者也政有張弛汯有輕重則地有大小時有汚隆因之而易所用若夫以道治世者養之以和平裁之以中正優游泮渙調人之氣而順其性則用之天下而成廱皞之化用之一隅而革非鄙之俗一人由之而卽以善一人衆人未能突知而循習之亦以遠一時之邪慝則禮樂是也弦歌之奏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迻風易俗不擇地而行子之武城閈弦歌之聲子游以是教武城其先王之遺意乎夫子有說焉抑有感焉不期子游之能以此治武城而何以僅見之武城也莞尒之笑其情突矣而曰是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也今之治一邑者政令焉耳猶割雞耳而偃乃用牛刀邪子游對曰偃以行夫子之志也偃嘗聞諸夫子曰以道教君子者君子涵泳其精意而剛果刑殺之心日以消出而臨民㤅人必矣以道教小人者小人感其聲容而亢悖自悉之氣革其以事上將易使矣偃其敢輕一邑之君子小人爲不可化乎偃其能勿望於一邑之君子小人之志於仁乎是以敢輕用之也夫子亟偁之曰二三子偃之言吾之言也而能以吾之言見之行事則偃之於斯言也突矣有君子而皆可與於中和之美也有小人而皆可與於漳艮之化也以一邑之小而以政束之以汯督之則道有所擇而不可用矣偃之言是也肯言云尒者恐其志之不堅而信道之不篤聊與戲焉以驗之耳曾是一邑而有異治乎哉觀於此則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可知矣而無人不可以體道道無往而不見功人有自見爲割雞則割雞已耳功利之說所以微小試之效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擾寫作擾譌畔當作叛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弋雪切

末無也言道旣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
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
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訓義天子失其治統而王道廢下而諸侯也大夫也陪
臣也皆竊天子之柄以廢一王之治者也天子不能與
矣諸侯臣之則與諸侯失道大夫可匡諸侯以匡天子
大夫不足有爲而逆亂甚陪臣可矯大夫扶諸侯以輔
天子故欲正其分則諸侯不可用而況大夫欲因之以
大有爲則諸侯大夫可用而何獨棄於陪臣聖人曠觀
三代以降知其皆不可用而皆可用也而當時習於諸
侯大夫之逆而陪臣始盛則斥之爲叛横立分義以爲

士君子之從違故公山弗擾獨以叛偁夫子獨往詹其
召而子路不說曰諸侯不信大夫不從則亦無所往也
已矣何急於用而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是非尒所知
也夫召我者豈徒修其致賢之名哉無亦疑於名之有
不正而患我爲之名也無亦嫌於義之未順而患我徙
於義也則必用我矣有用我者吾何擇乎諸侯用我我
卽用諸侯大夫用我我卽用大夫家臣用我我卽用家
臣吾爲之吾有所以爲之興周道於東方吾所可自信
矣而何公山氏之不可之哉子路所習知者當時諸侯
大夫之分義而夫子所志者禮樂征伐一統之盛治夫
子於此明示之而於佛肸微言之一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
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
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
而言耳任倚杖也又言其效如此　張敬夫曰能行此
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
體大不相似
訓義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與行合行與天
下合而天下與心合者也有其心無其事則所行者窮

而行不合心有其事無其心則所行者僞而心不合行
求以合天下之心相喻於一人之心詎可得乎有五者
焉存於心者誠有之而行於天下者無非是也內外人
已之間以一心貫通而相喻爲仁矣子張乃進而問五
者之目子曰夫人有存焉而不容自弛之心以之行於
飭躬之儀度恭也有涵焉而無所隔礙之心以之行於
容物之器量寛也有一眞无妄之心以之行於告戒期
許之閒信也有自彊不息之心以之行乎敎幾治事之
繁敏也有慈閔不吝之心以之行於物求我與之際惠
也能行者以其實心措爲實事不以色取不疑爲恭不
以汎交無擇爲寛不以意氣相期爲信不以便習給數

爲敏不以私恩而德爲惠可信於一心乃可信於天下由是而人無敢侮焉欽其敬德之密也衆心皆得焉服其含宏之至也人任而無疑焉諒其至誠之惻怛也舉事則有功焉如其夙夜之經營也使人而人爲之使焉感其由衷之至悉也蓋天下有大同之心不可欺也吾心有天下之理不外求也此內外人己合一之幾也仁道豈遠乎哉

佛肸召子欲往佛讀如弼肸許乙切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良刃切讀如涅奴結切

磷薄也涅染草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草自保切俗別作皁或作皂皆非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訓義 聖人無不可用之人而當世無可辱聖人之事無可辱聖人之事故與賢人自守之節異無不可用之人其用之也大非有其才而小試必待有所擇也晉趙氏之陪臣曰佛肸者爲中牟宰據邑以亢趙氏中牟非佛肸之中牟亦非趙氏之中牟其曲直不足問也乃召孔子而子欲往使子而往也其用佛肸以用天下者固非子路所能測子路乃執所見以問曰出處之道豈有二致乎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曰親於其身者無可辭之罪也曰不善則非必有大惡之謂而大惡尤非所論也曰不入則遠之甚而與同事尤必不爲也佛肸趙氏之臣中牟受於趙氏乃據之以畔不善不可揜矣子且往焉其將何以自全而不與同汙乎何以與昔者之言不相倍乎子曰不善誠不可入也入而失君子之素此定理也吾誠有此言也其言也謂君子之立志不容不堅也又誠畏夫磨之者喪其堅也夫君子烏容柔靡以徇物誠不可不堅也而不曰堅乎有磨而不磷者乎至堅存乎己無所畏於磨矣抑謂君子之明志不可不白也又誠畏夫涅之者汙其白也夫君子烏容黯昧以失己誠不可不白也而不

日白乎有涅而不淄者乎至白存乎己無所畏於涅也風雷不能盪天地之體雲霾不能蔽日月之明吾自有不污者在而何恧邪子以佛肸為不善今天下孰是善者哉見為不善者誠不善也見為善者正未可為善也必欲擇善而後入焉則吾終身無可入之地矣必將為匏瓜焉瓠落而已矣不可食也吾其為匏瓜也哉天人之責在吾身治亂之幾在吾之用舍而吾豈匏瓜也哉進以其為東周之志與天下以士食舊德農服先疇之利退亦以其不忘世之心使人知有踐土食毛已飢已溺之誼焉能如彼匏瓜之烝在槀薪不為斯人登俎者乎使吾往焉吾必有以分明屬饜於天下而豈恧其無能如彼何也俗者之言固君子之素節而不可通之於吾子未之知耳蓋子路於大夫陪臣爭分義自當時流俗之論而夫子通天人參古今以志一王之治故至堅至白而不以堅白鳴舉世無可入則皆可入諸侯失勢大夫失權正可有為之幾而惜乎佛肸之非其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居當作尻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當作玫

六言皆美德然徒玫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訓義子路聞善卽行而以學為無益故其蔽卽蔽於善之中夫子以其未知而不能虛己以求之也謂之曰女知女之日聞善言而抑知有所未聞乎女之所聞者言之善者也君子以其言而施之行固未有舍是而成德者乃若言之中有蔽焉以其善蔽天下之至善而成乎不善凡據其言以至蔽者有六而蔽亦如之女聞之乎如其未聞而曰吾有此六言以為躬行之則身心咸得其大正而於物皆宜曾不知天下之必有此而蔽何能不寀乎子路果所未聞起而對曰未也蓋勇於行其所聞之言而不自知其蔽久矣子曰此言之不可不詳而聽之不可不寀忠以自攷者尻吾語女所謂六言者仁也智也信也直也勇也剛也仁以澤物智以衡理信以存眞直以伸志勇以任事剛以持己皆言之可行而必行者也雖然立六者之名據之為理則亦名而已矣故君子必有學以體其實而中心之所玫者不但慕其名

而爲之而孜孜不舍者以詩書之氣養之以先覺之所
爲裁正之六者乃得通理而全其美如其不敢學乎人
有所當恣有所不當恣忘其身以利天下仁之所爲順
事恕施者蔽矣爲愚而已矣無學以通其恩義相成之
序也事有所宜詳有所宜略致其詧以窮天下智之所
爲坐照不疑者蔽矣爲蕩而已矣無學以通其尻奧不
繁之用也言之而必守之人有所不利己有所不能不
恤其害以殉遂其初志信之循物無違者蔽矣害之府
也無學以通其通變善全之道也知之則必言之訐者
無所避親者無所諱人將不堪而婞婞以自遂直之順
理無拂者蔽矣絞急甚矣無學以通其坦易順行之度

也以有爲自任迫而爲之仁固無所讓而豈父兄之可
不待生死之可不愼乎自謂爲任道也而不知其任意
也亂自此開矣惟無學以酌其進退之宜而養勇以直
之道蔽也以有守自持亢而不悔節固不可屈而言可
以不遜物可以不容乎自謂爲任志也而不知其任氣
也狂而無制矣惟無學以調其競絿之度而惟無慾則
剛之道蔽也夫六言者豈有蔽哉敢之斯蔽之矣信理
而不必信心則且殉心而不知殉道何若用其敢於學
焉日有詣入焉月有推廣焉然後知此之爲仁爲智爲
信直爲勇剛之眞也非徒言也則仁及於天下智周乎
萬物信協於永貞直合乎公論勇以任大而剛以履中

女未之聞也吾恐女之以六言而成乎大過也女反求
之己之所安與物之所宜而可不務學乎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攷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
　者所宜盡心也

訓義子曰吾念小子之欲爲善而未能決於爲也不能
不與人處而情不能自盡也以人倫之大而不能無疚
也學之識之而物且不能辨也則何莫學夫詩乎不愈
於高談性命而無實拘於象數而感不生於心者乎吾
學焉而知詩之用廣也小子學焉當亦知其用之廣矣

詩之泳游以體情可以興矣褒刺以立義可以觀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羣矣含其情而不盡於言可以怨矣其相親以柔也邇之事父者道在也其相協以肅也遠之事君者道在也聞鳥獸艸木之名而不知其情狀日用鳥獸艸木之利而不知其名詩多有焉小子學之其可興者即其可觀勸善之中而是非著可羣者即其可怨得之樂則失之哀失之哀則得之愈樂事父即可事君無已之情一也事君即以事父不懈之敬均也鳥獸艸木竝育不害萬物之情統於合矣小子學之可以興觀者即可以羣怨哀樂之外無是非可以興觀羣怨者即可以事君父忠孝善惡之本而歆於善惡以定其情

子臣之極致也鳥獸艸木亦無非理之所著而情亦不異矣可以者無不可焉隨所以而皆可焉古之爲詩者原立於博通四達之塗以一性一情周人倫物理之變而得其妙是故學焉而所益者無涯也小子何莫學夫詩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訓義聖人之教其言甚近其旨甚遠究思而實體之其切於身心者甚至故夫子謂伯魚曰女學詩矣則周南召南其先者也讀其文求其義譜之於弦歌則得其唱歎之情此所以學二南也其言閨門之化有爲化之本者潔清雝睦以通志而成務故有文王而後內有后妃外有南國之諸侯大夫與其夫人內子有中林之士江漢之女因而有艸木禽獸效順之祥此由邇以行遠之道也即此以知彼之情也誦之習之詠之歎之比之於禮比之於樂焉斯得之矣而女其爲之乎夫人而不念及身世相通之理則已耳若果有身思修有家思齊有天下國家之當知明而行美而於此未能學焉何以通天下之情何以順天下之理其猶正牆面而立無所見

而不能行久矣涵泳以養其心氣反求以驗諸躬行推廣以施於遠邇女其勉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倚作椅非

訓義夫子曰今人之於禮樂其名是也其實非也乃其

實非矣而其名未嘗不是也曷亦隨其名而思其所以得此名之實乎先王之制以言神人以正朝野者禮也故凡行者皆云禮今之人多其物以相尙者以爲禮而亦云禮然必皆云禮也未嘗云玉帛也使人言玉帛而不必言禮斯可耳而玉帛云乎哉將玉執帛以周旋者亦思何以云禮而所以敬吾履者卽在玉帛之中矣先王之制以格幽明以易風俗者樂也故凡奏者皆云樂今人之濫其音以自豫者以爲樂而亦云樂然必皆云樂也未嘗云鐘鼓也使人言鐘鼓而不必言樂斯可耳而鐘鼓云乎哉則考鐘伐鼓而鏗鏘者亦思何以云樂而所以導吾和者卽在鐘鼓之中矣如使天下而云玉

帛鐘鼓乎吾無望耳不然制作之精意性情之存發猶在人名言之中一思而得之而如之何弗思邪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訓義夫子曰剛之過者謂之厲君子有時而形諸色則惟秉心之正直不受外物之撓而思以正物故不得已而使人見爲可憚而不可狎乃有人焉以是爲可以壓物而伸己也遂恃以求勝於天下乃咎其所以然者則以擅其利以遂其欲苟得焉而志先靡如弱木之荏也惟其厲也亦自命爲君子而君子之中無可擬焉其譬諸卑賤之小人乎乃小人之荏也內荏而色亦荏故賤者不自諱之情而斯人也經營於暗昧猶覬覦於昏莫矯飾於大庭猶驕恣於白日惟恐人知其荏而以厲掩之小人之中惟穿窬爲然而斯人豈有異乎觀人者勿以其色而遂許之爲剛也　在觀人上說以此人原不足責亦不望其能改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訓義夫子曰德有在於愿者道極其大而尤愼於微自其愼微者言之則謂之謹德幾於化而自近乎情自其近情者言之則謂之愨故通天下合古今而無不以爲愿也夫一鄉之人豈足以知此哉其云謹者畏禍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其爲愨者諧俗而與同慕虛名邀實利之謀似忠信而不求之天理之安似廉潔而不知取舍之大於是鄉人偁之曰愿也德也以是爲德而乃以斲人心於僅存之餘而喪其淸夜之良敗天理於得失之幾而廢其眥譽之實使天下胥以此爲尙則詩書弦誦之徒勞靜存動察之皆贅矣是豈非德之賊乎君子所以深惡而痛絕之有以哉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訓義夫子曰理之可以名言者耳司入口司出而總會之以心耳聽之而以心受之則天下之善皆集於吾心心審之而後口說之則善雖公於天下而初不忘於心如其聽之於道而卽說之於塗俄頃之不容待耳入而口旋出心總無與焉則雖有善言過而不留往來於天下而已無與自兼其德而德亦棄之矣此學者之大患不可不戒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哉之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訓義夫子曰君子出而必擇主而事而尤莫切於擇友內不至比匪人以失己上不至進異類以誤國故權在己則斥逐之權不在己則疏遠之不可不慎也姦人之態易見小人之才可使惟鄙夫者貌若無姦而不能爲小人者也險詐之機不露則見爲無他廉隅之際不爭則見爲易與似可與事君而無傷矣而可與事君也與哉鄙人之見其言仕也初不知有名義亦不知有功名曰仕以榮身也以厚祿也以傳之子孫而食其福也止此而已矣故未得也則患其不得也小人用則依小人君子用亦暫依君子惟恐其不得當而若在生而如灾也既得矣食其利則縱其欲遂生其不可復貧賤之情持其權則多其怨叟成乎不可復相下之勢而勞心焦思以冀無失其情切矣其情切而其術豈有擇哉父母

可忘也而況於朋友君可負國可賣也而況於寮宋陰用其傾危而明張其暴狠何所不至哉與事君者與之亢則不利於身乃爲容則不利於國噬後悔咎之誤與之也不亦晚乎擇交者慎勿曰富貴者人情之大共不必以此苛責於人而乃飽其欲以惟吾用也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故甯。進一畸士無舉一庸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當作狌

狂者志願大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大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訓義夫子曰甚哉習氣之溺人也不特性之疵者無以養其眞而質之疵者亦且以失其故古者民有三疾而今也亦或是之亾也況其平康正直而無疾者乎古之疾也或以柔克之而終患其不沈潛或以剛克之而終患其不高明先王苦於教之難而彼亦自患身世之不裕乃今也人相習而戸相尙縱欲而營利沒於利而益逞其欲因其偏而成乎惡不可復問矣古之疾狫也而

今亦不乏狫者其曠達簡畧之志趣一也乃古之狫者明於大節而輕世以肆志今則竝彝倫而蕩𣣋棄之盖名教弛而不知有綱常也古之疾矜也而今亦不乏矜者其尊己賤物之意氣一也乃古之矜也嚴於自持立廉隅以示異今則挾驕氣以忿戾而爭葢廉恥喪而人競於彊弱也古之疾愚也而今亦不乏愚者其專己不廣之識見一也乃古之愚者昧人情之委曲而直行其敢惡今則逞己私之固陋以欺罔其君親葢私利重而人以此爲樸質也嗚嘑今之狫者矜者愚者其稟亦無異於古而爲蕩爲忿戾爲詐則今爲舉世之所尙不但不能矯其疾而正之而竝其疾而失之習俗之陷人

如此其酷也而有心世教者能勿重念乎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說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訓義夫子曰有邦則有立邦之基有家則有傳家之業忽焉而至於傾覆有覆之者也則爲禍首者其岌岌惡

而痛絕之久矣忠直非必無人而言不見聽有奪之者矣君心非必甚暗而孽忽自作有亂之者矣奪之者惟其巧麗之若勝之者也故於色則惡紫紫豔於朱紫與朱形而朱奪矣亂之者惟其淫泆而能逐人之聽也故於音則惡鄭聲鄭聲近於雅鄭聲雜奏而雅亂矣夫利口亦若是而已矣有小慧之才卽有涉獵之學暘言之而不鈍也危言之而若無害也偶𤋮之見以人國徼𢓎焉自讎之私以揣摩益工焉其以失爲得則實徵其得於有據正論不能不爲之奪以害爲利則歷數其利於無窮君心不能不爲之亂聽是言也以變法而斂怨於臣民以挑釁而启戎於鄰國而邦國自此覆矣如之何

可勿惡哉有國家者誅殛之斥逐之使人知懲焉修實政而止辨言斯以保邦而勿至墜其家乎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

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訓義 夫子之言無非天理流行之實以教學者即天之所以化也顧有見道而立言者以言明道道盡於言之中若體天而合德時而言則言傳之而道不因言以立則有言而言即道無言而道之盛大流行者存於中而發於外豈徒其言哉不徒其言則即其有言也亦有所以言者存無論其有言無言而一得其所以言斯為善述聖學者而二三子不能也故予曰吾之有言也聞吾言而能如吾之言者尠矣求其肖吾言而愈失之者多矣意者言愈詳而人心愈忽言愈顯而至理愈隱乎而吾欲與二三子優游焉作息焉相與於斯道之中而不以言言庶有濟乎而子貢遂有茫然者曰夫子之言小子之述也如無言乎則道惡從而入行惡從而正小子愚不足以與於斯矣子曰賜何患於無述哉氣幾之動也有動之者焉品彙之成也有成之者焉動之而使之不容已成之而使之無所憾非天乎夫亦嘗見有待言於天而述之者哉其有以天之無言而致憾於無述者哉乃四時行矣暑寒燥溼無一定之期乃小變而不失

其大常宜然而即然以各正其命天之推遷即時之序也而百物生矣靈蠢夭喬無一成之則乃雜與而各成其材質有體而即有用以共效其功天之發皇即物之變化也若是者天之所以為天即時之所以為時物之所以為物理行於氣之中氣即著其行生之理天豈有以命時而使之行哉豈有以詔物而使之生哉氣機之動品彙之成日月運於斯五緯運於斯風雨運於斯動者以之動植者以之植流峙者以之流峙夫君子之以曲成天下者亦如是而已矣予有學焉有息焉有語默焉有動靜焉有進退焉有久速焉予之所以為予即二三子之所以為二三子氣機可使動也品彙可使成也

予之言言此而已予卽無言而何嘗不有言之理哉而
小子何患於無述乎蓋躬能行之心能得之則百世而
下且聞而興起如其躬未行而心無得也則不特聞見
不足以爲功卽規規然守聖言而倣之行焉而必有所
窒夫子無言之訓其示之也切矣而善述者誰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
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訓義 人有自外於聖人之教而聖人之教之也無已苟

其有悔心焉必曲以成之孺悲是已孺悲而欲見孔子
其欲見之忱猶可教也乃輕於受也則其媿悔不深而
改過不力孔子辭以疾猶恐其未悟也將命者出戶則
悲猶在戶外以俟命正其旁皇不自安之時於是取瑟
而歌則夷猶自得無疾之迹明而置悲於不足與酬酢
之情見矣所以迫蹙其困心衡慮之機而使知聖人之
遠之也若未嘗有悲未嘗有悲之求見者是何心也悲
而聞之有不怵然自怨艾者乎此聖人之所以曲成悲
者切矣若其尙不悟也亦末如之何也已

宰我問三秊之喪期已久矣期當作朞

朞周秊也

君子三秊不爲禮禮必壞三秊不爲樂樂必崩

恐尻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燧本作燹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亦一秊而周也已止也言朞秊則天運一周時
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
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彊焉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

朞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
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居當作尻樂上如字讀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
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秊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秊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秊之愛於其父母
乎懷當作褱愛當作㤅夫音扶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究揭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忘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秊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秊嘫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俛而就之非以三秊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秊嘫後免於父母之褱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尒

訓義先王之制禮以求協乎人心之所安者而已嘫禮皆以求心之安而喪禮則以因其心之所不安喪禮盡而心尙不可謂安況其廢禮以自便乎心之所以不安

者何也人無不自忘其生不知其所以忘而必忘親其所自生者也亦不知所以忘而忘奪其所忘則必不安一此仁之幾也至於念親之我忘而忘焉忘斯薄仁亦僅存無幾先王以不肖之心曲體之而使賢者俛而就於三秊之中仁之節也非仁之至也何尻乎宰我之欲短之也問三秊之喪降而朞也已久矣周道衰人心薄相習於不仁是以久也而且爲之說曰喪則賓祭冠昏之禮不行而琴瑟鐘鼓之樂不御三秊之內器𢿱而儀節疏音律不習崩且壞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是故者謝而新者棄也鑽燧五改而仍復其故是變已窮而仍返其不變者也嘫則三秊之久降而爲朞考之人事參

之天時其可已矣子曰夫尻喪者何知有天時何知有人事乎而女之欲短之也又豈果以求合於天時求盡於人事哉欲食夫稻衣夫錦而已舍飦粥而甘其食䟽苴麻而美其衣食之衣之之下於女安乎宰我於時雖未嘗尻喪也未嘗在喪而食稻衣錦也嘫而苟其有人之心者聞夫子之言未有不惻嘫動者而遽荅曰安何其口之給而心之忍也夫子以爲是尙足與究言乎怫嘫而譍曰女安則爲之而已矣先王之所不能禁父母之所不能𢖍恬嘫於天覆地載之下坦嘫於口體耳目之欲奚不可之有哉而要非所論於君子也君子之尻喪豈以爲禮在則嘫哉豈以爲情不可恣而爲制之哉

食旨焉不知其何以不甘而爽於口也聞樂焉不知其何以不樂而逆於耳也尻處焉不知其何以不安而不甯於躬也故不能𢖍不甘不樂不安之情而爲之也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朝有哭夕有哭尻於倚廬尻於堊室尙若不得已而爲爲之者乃今女以爲安矣情之所便誰禁汝哉以此推之天下無不可安無不可爲此亂臣賊子之所爲梏嘫得意也而惟女爲之可矣宰我出子之怒猶未息也重誅之曰吾之於人也未嘗輕許人以仁而亦不敢輕絕人以不仁至於予而決其不仁也絕其生之理遂失其生之心且並其生之情與欲而喪之是以敢於言安而無忌也自君子而言其不安者原非

以期報於父母則不必爲之制而不可限以三秊乃先王以天下之不皆君子也於是取不肖者之情而計之從有生以後人所易知而心易動者以裁之則子生三秊然後免於父母之褱此恩之易見而猶若可報者也故爲三年之制使賢者俛而就焉以通之於愚賤以爲父母於三秊之內分旨就溼則固有食不旨樂不樂居不安者而以是報其恙卽此而論予也亦有三秊之恙於其父母乎抑生而能食旨能樂樂能安處而不待父母之恙乎以恙酬恙以三秊酬三秊愚不肖者有之而予不念焉且欲爲之說以惑天下之人心予之不仁耳目口體之不靈而尙託生於天覆地載之下乎人而不

仁聽其自爲之而已有王者起予其能免於天討乎嗚嘑爲人子者聞夫子此言尙知懼哉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介

訓義夫子曰人之有生也唯其心之靈也靈亽其形之謂死則形失其靈者何以爲生哉不謂世之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始而有下愚偸生之人以爲世所容而姑免於禍旣有異端養生之說以爲機可忘而自贅其身以我患之何以掐此耳目而使之不靈何以忍乎父

子君臣而漠然不恤何以是非得失之能昧於心而不覺難矣哉朝以之朝夕以之夕生而如死而不自安也夫君子之進德而修業使心效其靈者勿論已世不有習爲博弈者乎其爲之也心有所注斂其妄而尙可以存誠心有所營觸於正而尙可以研幾不猶賢於此之已者使之爲木之槁灰之死乎夫彼固自命爲全人爲天眞也而曾博弈之不若近死之心莫使復昜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尙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

曰義以爲尙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荅也

訓義子路初見夫子其習氣之未除而問曰君子尙勇乎雖自恃其才之長而心固有所未安也子曰君子於其所爲也而敏於爲於其所不爲也而決於不爲亦似勇也亦未嘗不勇也而要非以勇爲上也持其心之制有時乎出入於死生利害之閒而非其氣之矜因乎事之宜有時乎審愼於周詳委曲之中而必不任其志之果義上焉而後以自彊不息者配之抑其次也夫君子所上旣以自正而卽以正人心善風俗者也如其尙勇乎則君子效之而競於廷小人化之而爭於野君子不

知道義之安苟可為而為之亂自此生矣小人不顧分義之正苟可得而得焉盜自此興矣君子正其身以正天下者豈其背天下而為亂盜乎勇之不足尚明矣

子贛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偁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偁寫从禾誤惡者之惡如字讀居當作尻訕所晏切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偁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切孫當作愻訐居謁切

惡徼以下子贛之言也徼伺詧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贛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訓義 聖人無心而因物故刑賞一因其已著之迹哲士詧微以致辨故是非尤嚴其假託之私蓋世道人心之壞常生於假託名義以行其私而澆薄之習因其所依附而成是誠有遠識者所先見而辨之而聖人道大德宏以為猶知有美名而託之則尙可施吾裁制之權唯夫公然肆志而無所忌則凶德已成教之不能遂而亂成乎不可改此夫子子贛論所惡之異也子贛以俗尙之惡有不可容者情所難忍而意君子之不能以仁慈忍也故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夫子曰亂有所自生俗有所自壞無所忌憚而至於君子之甚是何得不惡邪有偁人之惡者何以樂道而長言之若惟恐人之無惡而已情不快可惡也有尻臣民之下流而訕其長上者何其恣情而無忌若有可以快意而弒逆所不恤可惡也有勇於為而不顧禮者若天下無出於己之上而幽不知有鬼神明不知有君父可惡也有果敢於必為而不通乎情者若天下一惟己之是而不恤人之生亦不念事之安危可惡也君子聞其言見其所為知其驕悖之不可制而惡之烏容已也君子在上則誅逐之在下則

斥遠之皆以行其惡也夫子既言君子之惡如此而因問曰賜也亦有惡乎苟其情理之至惡則同於君子可也異於君子可也子贛曰君子之所惡古今之公憤也而賜也觀於今之人情託於美致以成其惡覺亦有所難容焉智者物至而不可欺而有伺詧以求人之惡若巡徼然者將貞士亦莫能自保勇者事無可讓而任之而有干犯長上而奪其權無所愻者則君父亦且避其威直者善惡已著而不為飾而有發人之隱若訐訟然者將中人盡無以自全其徼也不愻也訐也皆以濟其私而託於智勇與直以自矜其能則風俗之薄危亂之作皆自此始也賜之所惡者或亦君子之所不廢乎

夫子贊之論精矣而夫子之言較爲淺易乃徼者不遜者訐者知有智勇直之名則有聖人主持世教自可化其僞而正之惟夫直情徑行無忌憚之小人則機巧雖淺而終不可革聖人之與匹夫匹婦同其好惡是所以不可及與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孫當作遜）

一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訓義 夫子曰爲人上者制姦有道懲惡有法格頑有禮教不能有恩皆君子所不難也唯妾媵之女子與左右之小人服勞於上上之所養也而養之難矣蓋其人安於卑賤而不知名義近於君上則妄自尊高而抑旦夕所不能無禍患所不勝防欲使畏我而懷我難也以其日在吾肩而供使令必且近之暱矣狎而不遜之習漸成於是以其不可近而遠之一旦失恩而怨蘊於心矣近之而又遠之不遜之餘怨不可戢也遠之而又若近之怨不忘而不遜抑加甚焉權迻於宮闈而禍伏於弒逆豈不難哉其惟淸心寡欲以無待於彼而恩自不溢威自不妄庶可以畜臣妾而無咎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訓義 夫子曰天下無公是公非之正則人之惡亦不足準也乃我有見惡於人之道則人之惡之也不容辭在己之咎焉其在四十以前行畸而未醇志矯而未正人或惡焉未必非獨行之士也至於四十矣果其抱孤心而異習俗造之已深心迹自大白於天下未有見惡者若猶不協於人情則必大違於天理自此以後志氣衰而好得之心生習氣深而無忌憚之志益逞終無望其譽望之成矣年未四十而爲人所惡者念之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十九終

論語卷十八　四書訓義二十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微子第十八

此章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訓義夫子歷聘削國世不能用而栖栖不舍以爲有濟世安民之道在乎己而必欲行之於世此功名之士所以尽心而聖人不然聖人之出也有至仁焉有大義焉其仁也以與斯人竝生於天地之閒而不忍終絕之以獨處狎耕夫牧豎而同於鳥獸其義也以君臣之敬其爲吾性之所不容已而既託身於士君子之林則仕而不耕乃天制之而即爲事理之宜此其意古之人有知之者如殷亾而三仁自靖周衰而柳下不去皆足彷彿以見聖人之情而若接輿沮溺丈人忍於忘世而絕君臣之倫者自不足以知此雖然其人而能自拔於流俗以全其硜硜之節固亦足與古之逸民而竝傳故夫子亦願敎而正之而天下無邦使之終老於艸野則聖人固突惱之世之不道即抱一長以存先王之禮樂者且長徃焉況其志行皎然者乎以此思先王先公作人之良洽美意而天人效順多士克生則使聖人得志而大行若彼高蹈之士共成一代之良材尤易易也聖人之心愈切矣故記者雜敍以見意焉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訓義殷之將亾也紂剝喪元良播棄黎老而虐於天下於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賢而不立箕子嘗欲立之紂忌焉微子恐紂之賊己而傷恩不可留不可死也乃行遯於野其後殷祀賴之以存箕子以懿親而爲父師知殷之將亾而不忍去佯狂而紂奴之不恤辱焉比干則以去者去奴者奴紂終不悟危言以諫而見殺孔子論殷事而偁之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心一也不忍遺其親不忍陷其君去國而不憚奔竄之勞爲奴而不恤戮辱之甚盡諫而不惱斧鑕之加其自靖於心也皆以自獻於先王也使三子而欲獨善其身而怒棄宗國亦何至如此之惓惓乎故於三子可以觀仁焉無道之世仁者固如是夫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徃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

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亾之矣

訓義 柳下惠魯之公族當莊僖之世賢無有尙者其君不知其執政忌而不用降而爲士師且三進而三黜或爲之不平而謂之曰道之不容天下非無邦也子未可以厺乎柳下惠曰吾之三黜以直道也天下之不能容直久矣以此事人焉徃而不三黜乎若枉道而事人也則魯亦不吾黜也何必厺父母之邦乎惠之可直而不可枉不易之介也而必重言父母之邦則君子之仕非但欲伸其道而以義之不可逃者爲性之所安故三黜而不厺有合於聖人之道焉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厺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尒

程子曰季氏彊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厺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厺耳

訓義 夫子之不仕於齊也非聖人之棄齊齊自棄也當至齊之時景公亦若知夫子而欲用之矣乃讒所以待孔子者曰以孔子之志欲舉吾國而治之必委國聽命如魯之待季氏而後可行其道然而吾國有不可遂之世臣吾有所素任之賢臣不能一旦盡以任孔子也其視魯之季孟之閒大政參焉祿位亞焉羈旅之臣而得此亦可謂重矣夫孔子非欲如季氏者而舉以聽自其宜也景公曰不能已不足大有爲矣然而夫子欲乃待焉已而沮聖人之言進而公之志衰乃曰孔子之道非旦夕之功也吾老矣亦且因陋而塗飾可耳不能用也孔子而後決於行也不能用而必行固無疑於速而必其自言不能用而始行夫子之於齊且然而況於魯國乎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秊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饋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訓義 孔子於魯由中都宰而爲司寇未嘗大用也而外服彊齊內墮郈費敎化行風俗美儼大治焉以季桓子之猶可用也乃齊人懼饋女樂以閒沮之季桓子受焉非但淫於聲色其心亦齊人之心也知不可與有爲矣既受之後三日不朝簡賢棄禮明示夫子以不用之情

見矣於是而孔子乃行舍魯何適之情不能不易者聖人亦因乎時而非敢輕忘魯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肯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當作避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訓義孔子於齊於魯皆有可用之幾而終不用天下之無邦已有肯事之可覩矣南將之楚楚猶可變乎聖人不棄焉此豈獨行之士所知哉其將至楚也楚之狂而隱者曰接輿懷材可用知世不能用而徜徉以自適者也知孔子之來歌而過其車肯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謂有道而見則德立而盛無道而不隱則無以異於凡禽而與之俱衰也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謂已辱身於中國無有諫其止者而及今以隱尚未晚也曰已而已而決其詞申其戒若周詳身世而計無有出於一去之外者曰今之從政者殆而謂大夫操傾危之心以謀國必無有與我共功名者而辱將及已也接輿之意

夫子豈不知哉可已而不已斯以爲盛德之至非接輿之所及知也然其人固有高遠之識焉異於晏嬰季孫斯之流南楚固多畸人是可取裁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接輿則唯恐其有言而與已異也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焉此接輿之所以終於狂乎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子余切溺奴歷切

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切辟當作避耰當作櫌俗譌从耒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避人謂孔子避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喩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

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有不敢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訓義聖人之仁天下無已時與人同類而生則皆欲變易之而同乎道自非與之爲羣則志氣無由相通而感之也無術且夫人未有無與羣者君子野人皆人也而有辨君子治野人者也易君子則野人不待易而易矣食其力安其身不相爲治野人之性固然而其去鳥獸不遠矣爲君子者雖至無道而猶然衣冠禮樂之遺野人之所恃以易也故聖人不忍棄天下之人羣而必與當世之君大夫爲羣故歷聘削國栖栖不舍有所避猶

有所就斯以爲仁之至而非獨行之士所知也孔子自楚返止於蔡天下已無不可避者矣而猶未忘斯人也行道之造次有二人合耦而耕者嚮後問之知其爲長沮桀溺而當其耕無以異於鳥獸同羣之野人過之而不知其爲隱者其樸野久矣未知津處而使子路問焉惡知其爲沮溺哉乃長沮則知其爲用世之士而憶其或爲孔子於時子路御旣下夫子代之執輿而立於輿中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若知之若傚之情見乎詞矣子路以實對曰爲孔丘沮曰是魯孔丘與習聞其欲用世而自魯之荆皇皇不止也子路曰是也亦冀其知孔子乎長沮曰是知津矣嘲其習於道塗而不安於丘壑

也子路不得所問而問於桀溺桀溺知孔子之不可動而欲動子路乃問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而桀溺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若曰非吾徒也子路曰然而桀溺之言長矣曰子之從孔丘而長征不息將以其道而易今之天下乎先王治教之休已湮沒而不返今世詐力之習已流蕩而不可弭滔滔乎如水之逝天下皆是矣而誰可聽吾之治以古之道變今之俗乎是孔丘之迷而子之不覺也且不用於中國避而之楚不用於楚又避而之他亦知人有不可易而避之避之不已而勞不息且倀倀然終老而無成功何如決之一旦知舉世之無不可避而食其力安其身以保辱殆之不至乎當世不

無避世之士而尒胡不從乃役役以問津爲哉於是櫌而不輟辭不文也禮不修也是果哉其爲野人而無殊於鳥獸矣子路行以告而夫子曉之曰夫彼且以避人爲我咎夫世不可避人亦安可避哉以當世之君大夫爲不可與羣似也而能終身無所羣乎所羣者野人耳與之謀食而耕得飽而止言則無文行則無禮鳥獸而已矣滔滔者不可羣而鳥獸可同羣哉斯人也猶是先王所與建邦启土以立萬民者猶是與聞詩書禮樂之遺而可爲淤於羣黎百姓者也吾旣爲君子之削矣非斯人之徒爲與而誰與乎吾之於斯人有避焉必有就焉旦改之旦卽吾徒也夕改之夕卽吾徒也吾何忍忘

焉人且不避而況於世乎若其曰天下滔滔而誰以易何以謂之易哉惟其無道也故不忍其絕於道而易之以道使天下而有道乎則君自正臣自順風俗自淳而丘不與易矣用則出不用則處而何沒沒於道塗乎待有道而始有當世之志天下亦何用此人爲邪是非彼之所知也於此而見聖人仁天下之心無已而君子野人各有其羣則人之所以異於鳥獸者不在狷急自致之小節而在萬物受治之至仁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何本卽何字俗譌作荷非蓧徒弔切古作莜畝本作䕺芸本作耘或作秐芸乃艸名俗省譌也〕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尗麥耳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耘厺艸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當作飤〕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厺之以滅其迹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讀上聲亂當作𤔡〕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厺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𤔡倫亦非忘義以殉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訓義忍於棄世者不知有仁則愈不知有義故若沮溺者無容告之以大義之不可辭而丈人爲賢焉人與人爲羣而㤅生焉與爲羣而必與相接而敬生焉性之發於不容已卽天之所秩而不可蔑也邂逅之際一賓一主之閒不能傲世獨立而安其心則衛天下以奉一人不得所施敬而皇皇如也亦此心此理而已故君子之出人以爲行道也不知以行義也道可卷褱而義不行則廢也丈人者知有此矣故夫子因其發見而欲告之子路從夫子以行偶相後而相失遇丈人以杖荷蓧居然一老農耳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意野人而見君子

之車服必留視而能辨之乃問之遽而於敬老之禮疏矣丈人賫之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譏其道必不行而徒勞勞於道路之無益也曰孰為夫子則其意中不復有當世之士久矣而後子路知其非老農也拱而立以敬感者以敬曆此何心哉丈人有不容已者矣止子路宿主賓之道在焉殺雞為黍而食之獻酬之意存焉見其二子少長之莅彬彬其可觀也於時丈人不欲竟言而子路亦無告語明日追及夫子而以告夫子曰此殆夫有可見而故隱者乎其賫人也亦有其理其處人也不喪其情其隱也必有見為當隱者在也雖然隱者自有隱者所求之志也吾恐其未知也使子路反見之授

之辭而使正告焉乃子路至其家而丈人已行矣是其終於隱而不能感也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而告其人曰丈人之老於農決於不仕也夫不仕則無義矣賢智聰明之志非不可以桀然自命而有所出以受統於君公者誠非是而心有所不安恝然安其所不安而心失其制耳目手足之用非不可以自養而有所聽以共効於天下者誠非是而事有所不成孑然不恤其成則事失其宜是道也所以節孤徃之情而不使過者也在鄉黨則為長幼之節幼豈不可以傲長而自然有敬禮之節不可廢而不廢夫丈人知之矣故我施敬而二子報我以敬以此推之君臣之義亦如是而已自勤其事自食其力而遂可傲天下之王侯君公為不可與處也乎廢之也以潔身也而人之大倫蔽矣此丈人之自有心而自失之而君子豈其然哉天生我為人則統之於君天生我為君子則所效為仕凜然不敢亢之心自見之皇然不敢康之志故君子不以天下為汙隆而以此身為分義此邦不可忝之他邦無君而弔未可忝而乃留凡以為仕計者非褱才而欲見不可見而乃已也亦非僅哀斯民之疾苦而思援之也葢以義在必行而不可任貧賤驕人之氣以廢大倫也而丈人曰道不行矣何為辱身而勞無益之周流乎意謂君子之憯於度世而竝間於自度也夫道之不行天實為之人無能勞君子固

已知之豈知之明而猶虛望乎此夫子之志所欲自白於天下以扶大倫而明大義丈人如有心焉其尚喻於義之突而無徒勤四體哉葢聖人之必於仕也有三道之欲行一也仁之不忍忘世二也義之不可廢大倫三也人知仕以行道而已言及於仁而聖人之心合天下為一心言及於義而聖人之心且通萬世為一理故聖人仕止久速之時中一精義之用也而義極至矣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遝逸民者無位之偁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尻放言身中淸廢中權中去聲居當作尻

仲廱尻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尻獨善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

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尻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淸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訓義】天下之無道也而有逸民夫子之歷聘列國也不逸而其歸老於魯又未嘗不終於逸夫子之終於逸天下逸之也若夫子之道夫子之志則始終不爲逸故削論古人而自明其迹同而心異焉逸之爲言放也放其身心於人羣之外也逸之爲言安也不以天下勞其心而無險阻之憂也民者天子諸侯所不得而臣也當商周之際則有伯夷叔齊始而讓國中而避紂終而不食武王之粟周之先有虞仲兄讓窟而仲隨之兄耑冕君吳而仲自棄於蠻夷其後有夷逸朱張行事不少槩見逸之尤者也周之季也魯有柳下惠東夷之子有少連惠行義至高而連以孝聞皆不遠於人而終於不仕此皆有道而逸者也而夫子詳論之曰逸民之所以爲逸者志與身也志可徵之於言身之汙隆成之於行以此

而論之逸之高而不憂其亢堅而終不可回者則不降其志始終無一念之因時不辱其身視聽無一耑之可苟其唯伯夷叔齊與神農虞夏之外無志也惡人立惡人言之不能斯須忍也其逸尙矣謂柳下惠少連以視夫夷齊之志則降矣所期就者不必黃農虞夏之道也視夷齊之身則辱矣所與偕者不舍汚君濁世之流也彼以爲吾盡吾道而何問世哉吾言中乎理之次第吾行中乎人心之當然所迥出人羣而不求詭合者惟斯而已矣逸之近乎人者也謂虞仲夷逸以視惠連則其尻隱僻而絕乎人非人之思慮所能安也其言誕肆而不切乎事非物之倫理所必然也葢以是絕物而自全

也然而身之隱也物不得而汚中於道之淸矣言之放也以廢於事而免於咎中於道之權矣逸之遠於人者也夫子因而自言曰夫我終爲逸民也哉天下其能不以逸民擬我哉而我之必爲逸非我志也我之不爲逸自有我之不忍逸不敢逸者存也數子者吾何同焉吾志異吾道異矣吾處乎不得不逸之勢而必存此不欲逸之心所徯者命耳道之將廢不能强也無可也所盡者義耳兆足以行不容舍也無不可也以是而或去或止或久或速奉吾斯人徒與之志以時進退而豈與彼之決於逸者同哉天下後世無期我於逸民而君子出處之道倘不惑乎嗚嘑此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而仁

覆天下於無窮也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郎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朞月而可豈虛語哉

訓義 春秋之季多隱者自非聖人亦烏能置身於危亂之庭乎上無明王下無賢侯而大夫僭亂不足有爲久矣故仕於伶官亦賢者輕世肆志之所爲然先王之禮樂僅存於聲容乃方修明之而僭樂亂之鄭聲干之則亦不忍從其汚而去之若浼自非聖人其忘情於天下

也必矣魯自正樂之後六代之雅樂且興而一時之賢者樂於效功亦冀古道之存雖衰不廢也其統衆之治而爲升歌之主者則有大師摯朔食君舉分任其奏則有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其司六鼓而分奏之則有方叔其司鼗以節鼓則有播鼗武其佐大師則有陽其司磬以閒鐘鎛則有襄一時之盛集焉而聖人終老魯政日衰樂淫而僭諸賢不能治也摯則適齊矣以魯爲不可凥也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或南焉或西焉去之惟恐不遠也方叔入於河濱武入於漢上陽襄入於海濱且遠朝市而之荒遠也散而各適不復言樂事焉知天下之無可與修明之也一伶官也而去其國如驚棄其

技如忘況君子乎故隱士者亦非其欲隱而不得不隱也故夫子惓惓焉不以其異己而欲告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厺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訓義天下不患無賢存乎用人者之矜養而善成之耳以思先王先公之世其惻怛忠厚之造就而獎人於君

子之道者何如哉文王以豈弟作人而開周周公述之以興治而魯公就封於魯畢以詔之曰君子者天下君子之所待以成而相與以奠我宗社佑我臣民者也是有君子之道焉本枝之孫子休戚與共而皆先王令德之貽謀者勿以疏閒之而廢之公姓之振振所以盛也輔弼之大臣心膂所託而必有令德以繫生民之望者勿以賤閒之而以言不聽道不從為怨腹心之赳赳所以與也舊學之儒同功之士道可師而或短於才勳可錄而或成乎過然非有大故也新進者勿進刻薄之謀節取之勿終置之舊者患庸而新者亦勉也人各有能一官各有守用違其才則有廢人任非其職則有廢事可使各著其績也任法者勿操督責之術多其員而互奏其成能者勸而不能者亦勉也君子以此而育天下之人才親親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為功為過交勸而以相成國有與立也民有與依也施之後世而賢良弗絕斯周初之所以盛而後世改其道以之于名法則賢者隱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古華切适本作适今俗別譌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

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訓義人才之盛作人者之休養之也仁以育之而人嚮乎仁無果於忘世者焉義以處之而人喻於義無傲上孤立者焉此人之感於上而起也而人之所助天必佑之和氣充而善氣集故以先王先公之澤生其時者異焉周之作人盛矣於是賢者之生不可勝紀尤異者八士而集於一家一家而八士產於一母一母而八子四乳而生而八子者又皆周多士之選也始而乳曰伯有

伯達而又有伯适适之賢無以異於達也繼而仲矣有仲突而又有仲忽突且如達而忽如适也乃其爲叔者有叔夜又有叔夏夜且不媿爲夏之兄夏且允乎爲夜之弟也其生爲季者有季隨而又有季騧隨以承達而無忝騧以終适而愈著也嗚嘑豈非天哉而天不虛佑則先王先公親親尊賢恤故掄才之德實有以薆皇天而昌其後乃當其盛天不可期而期其生也不爽及其衰則聚數姓之子講治洽於一堂而且襒而之四方何怪乎田野之多賢而聖人之道終不行於齊魯哉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聖人之棲棲不舍以盡至仁明大義則不見知於人而不尤人不見佑於天而不怨天斯其爲不可及與記者雜著之篇其意誠突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訓義孔子没弟子分教於四方而各一說雖皆原本於聖人之道而所得者殊則所言者異曾子之言皆中心惻怛之發也於聖學之本爲獨突焉子貢見道明故知聖至而非學者之所易體也子游之言過僻而知本子夏近於執矣而務實學者循序而進焉其尙求之子夏而無失乎子張氏之爲儒意遠而言傲忽故同學者輕之㒵有以哉觀於子張之言而曾子之不可及愈見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訓義子張曰學者急於謀心勤於學古境未至而漠乎若有所持恐其事物當前而且無以自見也自吾言之事求其可適可而足以自命爲士過此以徃亦奚必用心於不必然之學乎誠使爲士者受家國之託而時乎危方危之時毅然以死自盡授命於君親不自有也於貨利之至而疑於取不敢輕取決然以義自度惟義之

為辭受不苟得也於其祭也念不敬則無以事鬼神思致其敬則肅肅雝雝人皆知我之盡誠也於尻喪也念不哀則非所以為人子思致其哀使戚戚蘧蘧人皆謂我之盡孝也如是名節立矣大倫盡矣可以傑然而自命為士已矣無可加矣心不期存而存古不期合而合可已不已而突取之非吾所知也嗚嘑此子張所以堂堂而未仁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亾（篤當作篤亾讀作無）

有所得而守之大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亾猶言不足為輕重

訓義子張曰士以道德自命其存也功見於天下其沒也名傳於後世而後道德為可貴也德者所可執者也天下之待德者無窮無所往而不見德德乃為天下所歸如其執一定之理信之於心而不擴充之以汎應而皆著其美德斯窮矣道無不可信者也吾有道而萬事萬物莫能困我道乃為天下之至尊如其懷疑信之心審而後動而不自任焉以尻於物上而無所疑道不重矣夫然德不宏而成功不大信不篤而自處不高則其有也人不恃以為可與共功名之宗主其無也人不思慕之而稱行誼於不衰焉能為有焉能為無乎於德言慎於道言擇吾恐其沒世而名不稱焉也甚哉子張之

不足與言仁也主一而涵存者德也無常師而必詳審其宏者道也宏於執德非心得矣篤於信道而不篤於德是襲取之道也欲為有無於天下功名侈而生理日亾矣記者誌之所以驗其未仁之實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距俗寫从才作拒非寫从足亦誤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

以距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詧

訓義七十子之徒異同分立而子夏子張為甚子夏之過過於執也而為己之切實初學之楷則子張修君子之度物見與親而學之者必至於失己學者喜聞子張之說而不滿於子夏則學術自此裂矣子夏之門人問交友之道於子張易於言交者夫人浮動之意氣類然不安於子夏之訓而冀自遂之說於子張門人之妄也子張曰子夏云何亦預有子夏之說在其心而謂其不足以交天下也將求其失以折之焉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嚴矣哉子夏之言乎云可者其無不可而後信其可乎抑有可焉而卽無妨於與乎云不

可者但有不可而卽必拒乎抑審知其必不可而在所必拒乎門人未審問焉而述之若有不足盡傳於吾與人情之類然也而子張曰夫子夏何所聞而云然哉吾所聞於夫子者異於是夫出門而交天下是以君子之道自尻而使人戴己爲君子也君子於德之賢者尊之而衆人之未有德者容焉才之善者嘉之而能之不逮者矜焉尊賢而嘉善則旣可以收覽天下之豪傑而見吾道之尊容衆而矜不能則抑可以盡合一世之物情而見吾量之宏吾所聞於君子者如是未聞人欲交我而我拒之也且子夏之輕言拒也亦嘗內度之己乎己之大賢與則大賢者以德大也以量大也擴吾覆載之

量而天下胥愛敬焉雖至不可者亦結納之以成其道之隆如內度之己亦有不賢者與則旣無才智先人之能而復爲落落不近人之色人將拒我矣至於人拒我而我何以自達於邦家無亦降志從人以免於孤陋如之何其拒人也是以吾所聞於君子者言容言矜而不輕言拒異哉子夏之言乎合二子之言觀之子夏之言拒固過於隘矣其人雖不可而旣欲交於君子則盈與其進而徐視其改否以爲合離可也然而子夏之志則正矣可不可之涇渭不得不分而朋友人倫之重不容輕且道未至者尤恐其爲損也若子張之所聞乃君子馭臣民柔遠人之道而非所論於交友友也而可以容言則納垢藏汚而交道廢矣其大賢與則氣味自不與匪人而相得故在上則有刑賞之殊在下則有邪正之辨如其不賢也正宜親有道而遠不肖以防其陷溺人或拒我自守愈不得不嚴日與小人爲徒而終見損於有道則子夏之言拒亦未爲過也子張侈名譽而無實殉物而失己學者終當以子夏爲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訓義子夏曰夫人之志於有爲而不難殫心力以爲之乃終以德不立而行不成則惟目惑於一時之觀而不求其可行之實也但以可觀而論雖小道乎而亦成乎其道矣倡其教者小有才而務精其說亦嘗備天時驗人事辨物理粲然而若成章確然而若可據必有可觀者矣惟其可觀是以人樂爲之謂天下之理且不外於此也乃君子之所爲豈但侈耳目之觀哉行之天下而情皆可通行之終身而理無不得欲其致遠而無所阻滯也今此之可觀者吾未嘗爲之不知其泥焉否也而以君子之大道擬之恐其小伸而大詘偶合而終違在所必然者是以君子以有涯之歲月有盡之心思而任

大任以行遠道有所不暇而有所不屑豈無能博哉實
求之行而不爲目熒誠欲爲之而不可也擇術者尙無
爲觀美所惑乎

子夏曰日知其所亾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讀亾作無好當作䦘
亾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尹氏曰䦘學者日新而不失

訓義子夏曰學者之於學也有其心則必有其功有其
功則必有其益以其益考其功而其功可見也有學者
於此以日計之而今之所知昨之所未知道無窮而知
之以漸由其小推其大由其淺推其突則益之日進而
不已者有然以月計之而再之已能不忘之於今道不

可離而信之必篤能行之卽行之未能行之而嘗志之
則益之服膺而不失者有然其能日知也非聰明之日
生也乃求知之功不閒於一日不恃其有所知而遂置
其餘其能月無忘也非便習之已孰也乃必能之志不
懈於經月不自謂已能而見無餘味也非䦘學而如是
乎學者以此自考玩日愒月之情不生德成而道廣庶
不虛所學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篤當作篤厚也篤馬
行遲頓也音同義別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
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
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
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
不篤則大而無成汎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訓義子夏曰德期於仁而至矣心必其存而無失也道
必其咸備而能純也今且使學者從事於致知之途疑
未足以與於仁也而以吾身體而驗其存亾則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而仁固在其中矣所學所問仁所栨
見之理也博以盡其藏切以要諸實志之篤而無忘而
引而近之以思吾之所以體其學問之實則卽此而仁

之爲用在所學所問所思所志之中博焉切焉心之專
於所事者也博則無暇於旁馳切則不殉於名象志加
厲焉以純固其情而極思之量以近守其心而不以利
欲雜吾學問之氣則卽此而仁之爲體於其博之篤之
切之近之之中而存故吾終身於此而吾敢虛言存養
以使此心之無所繫而或失也蓋學知利行者求仁之
方不敢侈言中心之安仁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居當作凥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凥肆則遷於異物而
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
以致其道也百工凥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

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訓義子夏曰學者侈言道而疏於學則無體道之實功
而其求至於道之心亦未篤也夫學何爲哉而道何由
致哉以此思之君子之汲汲於學不容已者可知也夫
百工之肆何爲也以成其事也以爲不居肆而爲之
也不專則方其居肆朝斯夕斯竭其力以治百物者何
容忽焉以負此居乎夫君子之學亦如是而已學何爲
也非侈誦習之博也非摹倣古人之迹以自表異爲君
子也以人各有其當行之道不至焉必求致也而非學
無以盡道之用而通其變化抑非學無以定己之志而
靜其神明則其於學也日有作月有省瞬有養息有存

以遇古人於心而復吾性之知能也必無不盡也而後
道可集於吾心而行焉皆得也不嗛慕道而無求道之
功何足以爲君子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
其過
訓義子夏曰人之有過也而人品定於斯矣故不辦之
於方過之日而驗之於既過之後雖君子豈能無過哉
事幾之不易詧用情之已甚而過成矣惟既過之後自
信其心之無他不難白於天下而與爲更始若小人則
已過矣而才足以飾之威足以行之不欲見短於天下

而且不改焉則文其惡以爲美而帝王之刑賞聖人之
神變皆可竊之以爲名惟其文也罔天下之愚賤而屈
其是非之公論小人乃以肆行而無忌故觀人者於其
過而考其始終小人無所餙其姦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溫當作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
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
意於變蓋竝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訓義子夏因久侍於夫子而寔領其德容之盛乃言曰
侍君子而知君子之莫測也侍君子而抑知君子之有

悟也盛矣哉君子有三變也其自持也其與人也其明
道也三者道本不一而君子備美焉見君子者之情變
而見君子之變焉其自持也在容貌容貌者望之可見
者也君子莊敬日彊舉動自形其威重儼然矣其接人
也以顏色顏色者卽之乃形者也君子和平內積與物
咸使之易親儼然之中有溫焉其明道也於是有言聽
而其辭氣發乎音響矣君子正論不阿出之自無所假
借色溫而言則厲也望之之頃方懷難近之疑而不覺
睹風和日之逸我情也卽之之後方有可親之樂而又
不覺斧衮斧戉之不相貸也君子德容備矣而見君子
者三易其情始君子有三變乎則得見君子者生其敬

領其和而不敢不服其敎其爲益宏多眞無行而不與
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
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訓義子夏曰君子出而酬酢乎君民非特其道之足以
相服而恃其心之足以相感則甚難乎人之信之也人
卽不易信己而我不可以不求信於人求信於人而人
不信則惟其無以自信於心也故君子之勞民自擇乎
所可勞而勞之而未可恃其爲分之所宜事之當豫之

道也反之於心果有不忍愚賤之怠荒以貽後悔之情
而絕無因而自便之計坦然大白於民而民信之矣而
後勞也如其不然則令之者逸而爲之者勤苦其不以
爲厲己哉以爲厲己而始於怨者卒於叛不得曰小民
難與愼始也其諫君也自因乎君過之必諫而諫之而
未可恃夫君之爲失我之爲得之道也反之於心果有
不敢令吾君過舉以貽危亾之誠而絕無乃名釣直之
志皎然可告於君而君信之矣而後諫也如其不然則
君方自見爲是而我必矯之爲非其不以爲謗己哉以
爲謗己而始於怒者終於誅不得曰庸主難與宾言也
故君子淡泊以明志正大以立躬宾仁厚澤以結其民

靖共敬畏以事其上積誠有素而發念必眞斯以獲上
治民而志行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
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訓義子夏曰觀人者有不必求備之道焉賁之於動履
之微而曲謹之士進而志義之君子且見疵焉失之也
多矣夫德盛於己忠孝可以格鬼神而言行無偶然之
尤悔豈不賢哉而未易以槩論也如其於綱常名敎之
大信之心而施之行者皆天理民彝當然之則無有踰

也則一介之取與片語之從違或入於閑之中亦或出
於閑之外而言不足法行不足則焉則亦許之可矣必
欲求全焉則飾忠飾信而大義缺然多得之於僞士矣
此知人者取舍之辨也　可也總承上可乃許可之可
如此看此章語便無弊子夏謹守之士自不作放達語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當作灑讀山吏切洒音先禮切漇也音與義皆別埽从土寫以才非應當作譍讀如證切以言對也應讀如膺當也音與義皆別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
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孰本作熟倦本作券草當作艸卒當作猝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艸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孰而槩以高且遠者彊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

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猒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訓義】小學之教皆事也而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試之以事卽所以納之於道也其節文度數有當然之軌則而持之以敬莊之以誠養之以從容而涵泳乎天則使游心於典禮而外誘不得而干則極乎聖神功化之大無不在此出入服習之中事有加益而道不更當末者卽本之末本者爲末之本道無二致而本末之不可以分固已子游子夏皆有見於此而歧本末爲二始猝爲差則其末未能達於一貫之理固也子游譏子夏之教曰子夏之門人小子豈皆不可使聞道者乎而自子夏教之所習者止是所見者亦止是也當其灑埽也應對也進退也執事有節將命有序步趨有恒則可矣抑從而思之道盛於中則禮自不愆於外此發見之榮末也夫不有本乎生乎性發乎情達乎天理而立乎形象之先者門人小子日困於儀文而於此茫然矣吾不知其何

以立小子之本而使之致於道也夫灑埽應對進退末矣而本行乎其中如子游之言則末自爲末而不生於本本自爲本而非末之可通則立一本以治末而卽末不可以達本此子游之過也乃子夏之折子游曰噫言游過矣是非所以造小子而以序教之之道也夫君子之道以厚望學者而使之大成心固無已也孰以其近小而教者易以成功學者易以卒業而先傳焉孰以其深遠而教者之心已勞學者之業難就而後倦焉則豈不願舉其本而與之言哉而以學者之資中人以上者鮮而聞言卽解者無也人之有材質也譬諸艸木天喬者一區而萌茁者又一區也自然之別也君子至德要

道之藏與未至者言之閫而不喻將以爲誣矣而焉可誣也若夫舉其始即知其卒當立志嚮學之初而即有會通造極之理者其唯聖人乎小子之不能聖明矣如之何而可急求於本也務而成焉待他日而語之未晚矣子夏之言教有等學有序是已然以爲先後始卒之必有異教若今日傳末而他日傳本聖人有始而即有卒而學者當其始可不圖其卒是始之外有卒其卒也有異於始則本外有末歧而爲二亦猶之乎子游之見也於乎此一貫之旨微曾子而無可與言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訓義子夏曰學者學其可以仕之理仕者行其所以學之道理相通則事不相悖雖然人之志力一則專雜則兩廢仕有仕之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有不遑朝夕者必其力之沛然有餘而君民無形隔勢禁之患乃以爽處而求益於詩書斯有益於仕而無所廢學必盡學之功溫故而不忘知新而日益有不暇外求者焉必其業之純飄無閒而朝廷有旁求敷奏之典乃以委贄而宣力於國家斯不負所學而志以行行無越思而道可兼盡仕者其尚念之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訓義子游曰先王之於喪也爲之擗踊之節焉爲之斂襚之制焉爲之朝夕朔奠之儀焉爲之虞祔之典焉爲之饘粥尻廬之度焉爲之苴麻冠屨之服焉凡以人子之喪親哀至而無可加求以盡其必至者而已由此思之則哀不致而爲之文非子也哀已致而子之心已盡非以求益也極乎哀非極乎文也哀不足而文有餘吾不知之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訓義子張氏之學務外近名而存心之實不講故聖門之知本而體道者交有所不足焉歎之惜之而恐天下之以是爲聖道之傳也故子游曰學至於仁而難矣乃求之也不遠操之也即存馴馴而養之無閒非勞爲所難者之得與也吾友張也其知博其量宏豈不可與存仁乎而所爲者務爲人之所難爲以抑情而立異吾黨亦遜其才之有餘矣然而措之於其靜存省之於其動發難能者自難能而非其心之所安則非其性之所固有身世之際無惻怛之誠事已功就之餘無常存之主

其於仁未有得也雖爲難能又奚益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訓義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以誠相孚以靜相養則與竝爲仁而交益矣堂堂乎張也卓立於衆人之上而見其風儀自標一廣大之規而成其志行欲與竝爲仁焉且日相勸於功能而或致旁馳於名利心以蕩氣以矜無益而滋損矣吾恐夫子之門將有僞士屬眞以傷性

者自張始也友不能規而且如之何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訓義曾子之言皆本乎中心之惻怛而即情以見性其自得也實矣而必偁夫子有不敢自信之心焉誠之至矣曰吾聞諸夫子人以心推誠而求誠乎物理君民朋友之際皆嘫嘫以類推之以理求之勉而後盡猶有內不失己而偁物以施之道焉若夫自致者不待推致而必致也一致而更無不致也不期嘫而嘫已嘫而不自知忘勞忘困忘生忘死而不念其餘此何心乎必也親喪乎與生而俱生者親也與俱生而不得與俱死者親喪也昊天之下惟此二人沒世之不能自容惟此一刻謂之爲子道之當嘫而不得謂之爲孝子之用心而要不忍聞其名夫人而誠爲人子乎則必有此一情焉而特非汎於用情而輕於致命者之所知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偁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訓義曾子曰孝難言矣夫子之偁人以孝不輕矣而所

贊爲孝者惟此不忍忘親之一心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以孝名矣而允矣其爲孝也乃就其孝而論之生而事之歿而喪之人以爲難而皆可能也其於父之歿凡父之宣力於國施治於家者與其任爲家老削爲羣有司者皆仍其故而無改是難能也蓋新故相承之際立法久而未能無敝舊臣老而新進者與故遽棄此以爲更始之圖獻子雖賢乎豈法盡無可議而野無遺賢乎言利病者百至而競功名者多塗嘫而不改焉則有視其家之利病若敝屣而一聞變化之言愴嘫疚痛而不忍聞孝子之心至是而極矣豈世之所謂孝者託於幹蠱而自見其聰明者所能乎嗚嘑爲人子者聞夫子之言

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自動於中而無爲功名志業之說所惑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散當作㪚）

陽膚曾子弟子民㪚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㪚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訓義 士師之官在執法有道之世治教修明而冥頑不革則用刑以威之殺人而非忍無道之世旣不然矣士師欲曲法以全人則枉道而伸邪而執法以致刑則人之死者積矣故衰世之士師不可爲也陽膚爲之而問

於曾子曾子曰尔且爲士師哉是曰縣一傷心之憾於胷而莫可如何者也士師之職決獄惟允得其情實而窮究服刑斯可謂之稱職矣人不能得而女得之則爲之一快得曲者之情而直者伸則又一快嗚嘑此正吾所不忍言者也夫民之爲惡也何所利而爲之哉而實有爲之則利不爲則不利者皆上使之然也古者有養民之道老以養而幼以育任之而有餘家有主而井有聯相耦而交得有教民之道合之於飲射而不廢酒會之歡制之於婚姻而可修兄弟之誼其民聚而不㪚則善相與惡相戒卽有疑貳而父兄師長可決也上失其道民貧而益競於財於是父子有異産而況井里民愚

而各游其志於是師儒有異教而況頑愚一家之中衆叛親離一國之中爭彊競力於是曲者曲矣度其所自曲直者亦未嘗直也而爲士師者鉤考其相奪相害之實按法而不容枉夫亦念民之何以至於此極也政哀教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而如當得情之下喜於察之明而法之正焉則仁人君子之用心至此而慘焉忘矣哀之矜之不能縱之不得已而誅之而忍喜乎故曰尔且爲士師是縣一傷心之憾於胷而莫可如何者也嗚嘑此曾子之至孝宨仁所發見者也而衰世之民咸竝育於曾子之心矣酷吏興而自喜人且喜焉殺運其何從止乎

子贛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讀居當作凥）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汚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贛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訓義 子贛讀商紂之事而有感焉曰不善之災善者之所鑒也由紂而觀之人可不自愼於所凥哉武王之所申罪因乎百姓之所流傳史策之所記錄因乎周人之所追咎紂之不善遂如是之甚矣夫縱欲而有無可欲者用威而有非以威者紂亦猶是人也未必如是之甚也酒安可爲池肉安可爲林朝涉者何以不避天子炮

烙也何以不惡胜蔵葢天下或有是人有是事或無其人無其事而致爲已甚之言者有是說而惡紂者舉而歸之是以君子之自信必不爲惡爽而所與交者必正人所樂聞者必正言所論說者必先王之教所遠嫌者在疑似之迹卓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則善卽不至而早與惡如霄壤之不相近則風範立而可爲法於天下不然卽不至於紂而恥辱或及之善惡分途在人之自立而已

子贛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訓義子贛曰君子不能無過而過正可以見君子其志之高而心之明也一日月也一私不繫而無欲之至可決以無過矣乃數有參差而運行不能避者日月之食也時勢不偶而守常或至於變者君子之過也夫誠如是而其過也有殊異焉矣人之過或有知而或不知惟其有所隱也如日月之食而何隱乎君子不避其名而天下皆知其實一日月之共見其食也人之過也名節一虧而終身不掩惟其有忒於心也如日月之食初非其忒矣君子自用其常天下且忘其變一日月之更仰其光也於過以覩君子而大公至正之情垂之萬世豈不偉哉苟爲君子無容於過求免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贛曰仲尼焉學朝音潮

公孫朝衛大夫

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訓義聖人之德本其性之至純至粹者生而具知此理而不待於學卽其聖修之日懋者亦會通於往聖之微言而窮天人之致憤樂終身無不與德心合契亦非有秘授之心傳得之以爲妙悟之宗況在道法之昭垂立爲綱紀散見爲文章以盡人官物曲之數則惟不猒不倦之學勤於問答而上睿之姿隨感而皆通其故尤非守一家之說專己保殘以曲成其是者之所能審矣天下何非學也聖人何弗學也斯以成聖學之大也衛公孫朝以夫子之博綜物理參酌古今而疑其有所授之也問於子贛曰仲尼焉所從學而能尒乎子贛曰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者未易知而子所疑夫有所從學而能者其文武之道乎文武之精意以承天而紹前王者夫子自有以冥合之而其因天道修人紀制度文章宰萬物以役羣動其道具備是子所疑於夫子之博聞而精討者也學者師意而妄行小儒繁言以破道疑其墜矣而道本建於不可拔文武且立於不可易豈其遽墜於

地乎子孫不能守削國弗能遵典籍湮而學校廢乃斯道也人心之所不容昧則亦人間見之所不盡忘者也食舊德者有士焉服先疇者有農焉其大者以立綱陳紀爲君子之必由則賢者識之矣其小者匡俗安民爲野人之所願則不賢者識之矣由是言之夫苟留意於天地民物之情理則入其朝廟行其原野皆可有聞而有見莫非文武之道所存也學者擇焉而不精惟不求精耳語焉而不詳惟不求詳耳夫子聖不自聖而以聲人心通之大智致其擇善多識之聖功焉不學也是以論定質文而符合仁義之如此也若以爲有常師焉則專家之學據所知以蔽古今之大全乃曲士小儒求以

自鳴於當世者而夫子何有於此哉嗚呼此子贛之所以突於知聖與其生知知也而知其理未即知其事集千聖之學以爲學而聖學乃大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者非賢以生賢以學也焉不學則焉不知所以異於絕聖棄智而成一家之言者乎未至於聖而信其師說希冥悟而廢學問思辨之功者豈不愚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贛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贛子贛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訓義聖人之道宰萬物而無遺者其廣大也而其迥出流俗功利之表以迭易天下而不與天下同其術者其高明也大者未易測而高者固爲凡近之所疑疑其中之無有矣子贛仕於魯衛制彊齊卻句吳功名著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贛賢於仲尼取快一時之人心子贛有以致之矣而惡足以測夫子之所至乎子服

景伯以告子贛知其說之非而亦無以折之也子贛曰叔孫氏之言奚足疑哉吾且爲子譬之今夫室則有宮焉宮則有牆焉牆也者人與己相隔之區限人以不可至者也擬之於人與流俗雜處而無別者無牆者也其能有牆者則自爲一境而但與人以可望矣乃室異而宮異宮異而牆亦異必相侔也高明廣大與卑近之殊久矣循牆而爲牆以外之人所見亦殊焉以賜之不能自拔於流俗而與人情相近也其譬諸牆之及肩者耳雖爲人之踐履所不及而耳目可以相逮則室家有致人得而窺之矣賜之小有所樹立於當時而去功名之士不遠者殆如此若夫子事無求可功無求成大道爲

公之志超百王而立萬世之極大德飄化之原合天道而絕思慮之迹譬之於牆數仞矣學之者有循源之漸用之者必委任之專猶得門而入也不得其門而欲窮其目力以窺之望崖而返何由知其宗廟之美以幽治鬼神而明修禮樂百官之富以論道有輔弼之功舉行有肇修之紀乎以賜觀於今世臨危而思解紛觸物而求辯談芒然昧然冀快一時之耳目則得其門者或寡矣若叔孫氏見之卑也情之迷也企而望之喜及肩者之出其藏以相示則謂賜之賢也不亦宜乎而子何疑焉嗚嘑道不高者必不大而能大者必能高處流俗之中而與人以易測則其人可槩見矣雖然聖人亦未有

高也門亦不難得也自畫者莫能測耳子贛奚知之盍亦不以及肩之牆自限與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贛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訓義天下自絕於聖人而君子無絕人之心天下不知聖病不在聖人而在天下是君子之所閔也叔孫武叔毀仲尼逆天而自暴在所必斥而子贛有不忍其陷溺之意喻之曰叔孫氏之爲此其將以抑仲尼而自伸乎吾願其存清夜僅存之心留致惡近人之理無遏其狂而不自覺也夫毀者以桂人心之是非而自常情言之或有可毀者焉毀仲尼則天理迷而人心喪明王不作雖脅逃非聖之誅而直道未亡且自貽違天之咎仲尼不可毀也毀者誣是以爲非非賢而何毀邪乃他人之賢雖高也猶丘陵也處之於地之上而猶在地之中以五尺之軀踸踔而麦之則人可自云踰之矣謂山葢卑誣者之常也若仲尼則日月矣出入乎地之中而不附乎地運行乎天之上而直麗於天此仲尼之通天載以冒羣生立人極而貫千聖者也盡人之思慮不能及其知盡人之才力不能窮其能雖奮迅而欲度越焉必不能也故終古無有思踰日月者也毀之者自絕耳非能絕也私欲迷而妄心起欲自絕也雖欲自絕而日月何傷天自授之以萬世之人心使昭烝而不息其何傷乎然而終欲自絕也則未嘗度仲尼之爲仲尼而自度其爲何如人也使知量焉俛而念己之志趣何如己之見地何等則媿發於心而機制於口不自貽以無窮之咎矣乃不自量而竟一至此也是可閔也吾願叔孫氏之自恤也子贛不忘情於妄人而戒之如此君子用心之

厚也異端興而聖道毀終以自賊可不懼哉

陳子禽謂子贛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贛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愼也

賁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雝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贛

稱聖人語乃知晚季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如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始難以思勉及也

訓義 陳子禽亦猶叔孫州仇之見也謂子贛曰有其德者必有其才有其功者必有其效以此論之子之尊仲尼者以師弟子之故而致其尊敬也若夫才著而不可窮功立而不可揜仲尼之終老而無成也豈賢於子乎子贛乃舍其心之迷而薄懲其口之妄曰子欲附於君子之削乎則言之所繫大矣子非眞有見於我與夫子之分際而任意以言其謂無傷於智乎夫君子之言人

取正焉一言而是非定人以爲智矣一言而私妄行人以爲不智矣愚不可敎者也言其可以不愼乎而曰賜之賢於夫子遠矣哉夫子之德不易爲子告也而以我視之豈但不敢與較賢哉欲庶幾企及之而終不能非不能也夫子不可及也亦嘗見爲可學而至矣窮學以求似而夫子又超乎形象而有其高明亦嘗見可思而得焉極思以求得而夫子又迥絕乎涯量而有其廣大然則夫子之敎賜之學皆階也可以升高而不可以升天也子亦獨以夫子之道未行疑其於當世之未見德焉耳夫子之聖不繫於邦家之得不得而如以得邦家而論則使其得焉又何易爲擬議古有語聖人功化之

極者曰立之斯立言民生之不能自彊固也聖人因其所自利者而利之無柔無彊而生各自遂也曰道之斯行言民生之不能自明達也聖人因其所自覺者而覺之無智無愚而性各自適也曰綏之斯來言聖人德意所敷修文德於堂上而聞風思附無遠弗居也曰動之斯和言聖人神化所感運化機於淵衷而民志潛迻無心不順也曰其生也榮言天下向榮而聖人無疆之休徧於四海也曰其死也哀言不期於哀而斯人心理之同自生戀慕也夫子而得邦家我儀圖之始有如斯所謂者乎賜也一言之中一事之達一功之成一名之就如之何其可及也子所不知吾不能强子以知而髣髴

於形容者子尙存諸意想之外而無輕於言哉子贛之稱聖也如此蓋其所得者爽而聖人之所以聖則終未易與流俗言也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廿一終

論語卷二十　四書訓義廿二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爾當作尒憲。古用歷字後人改从日）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憲。數帝王相繼之次弟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簡當作簡）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弋雪反）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訓義　古今之天下一帝王之所維持而為民立極者也周衰王道息夫子集二帝三王之成論定其道法而原其德之所由隆以垂萬世故帝王不復作而得其意者以治失其理者以亂後世雖不睹聖治之休而天下猶足以立記者述夫子所備書史之舊文與其論治理者著之篇以為聖學之與王道無二致焉有天下者上合天心其要已而天心之去留存乎民志民志之從違因乎主術主術之純雜根於王心夫子嘗以寬信敏公為天德王道會歸之極驗之帝王無非是道也帝道之盛而有傳於後也自唐虞之際始堯之禪舜命之曰咨尒舜吾以人知天以理徵數承天統而授民時在尒躬矣尒之繼天而立民極也必有執焉所執者必見為不可

易而信用之焉事有不可益不可損情有不可重不可輕喜怒之發動而不失其靜之正理欲之辨擇而自得其執之宜中也允執之而無負於天矣無負於天者無負於民也不然一人有違德而萬幾皆失其理受之者四海之民也困窮因之矣民心去而天命不留天祿其永終乎可不戒哉以二聖人之盛德授受天下而四海安之然且戒懼以臨之如此此非百王不易之道法一百王不易之心法乎舜不違也嗣舜而興者不能違也載觀虞夏之際舜之命禹其本天命申主術念民情者亦如堯之命舜焉嚴之於人心道心之幾詳之以精而擇之一而執之之功而民情之嚮背卽天命之去留無

姝旨焉至哉執中之敎乎故禹以定九州奠三正飭五
行敷九疇揩四百載之天下於久安長治皆由此也嗣
是而家天下者道久則衰夏桀不仁而征誅之事起所
以有天下者異矣而有異道乎載觀之商湯而道猶是
也湯之伐夏告天以迪民者曰予小子履未知天命之
所集而自顧菲躬旁念四海不容辭也承有夏之牲修
南郊之告敢用特牛之禮昭告於皇皇上帝其致曰天
之予我而我宣乎任在予而無可委也以今之往有所
致討焉則有所錫命焉得罪於百姓者卽得罪於皇天
予不敢赦焉允爲百姓之主者卽允爲上帝之臣予不
敢蔽焉凡予之命德而討罪也非敢以己私與其際惟

其理而已矣理者帝之心也竊以信夫上帝之周視而
歷歷其功罪矣嗣是以後有罪者已誅空民者已命嘉
與百姓而維新則昝日之功罪萬方任之而嗣今之功
罪非萬方任之矣朕躬之不欽天而子民而有罪乎帝
其降罰於予一人而勿作災眚勿啟兵戎以加罰於萬
方萬方之有仍舊染而失民彝其有罪乎乃予一人撫
之失道敎之失方尙降罰於朕躬以康萬方乎湯之告
帝也如此信天心以申民志其勇於任天下也旣嘅引
民咎以責君心其敬以持天下也又至是猶嘅承天體
民愼始謹終帝者之心也載觀之我周而又豈異乎周
之王也以弔民伐罪爲代天理物之大焉其弔民也則

以紂之困窮失四海也而有大賚以蘇之以蔽善而使
貧賤也則於善人加富焉事雖行於克殷之後而志已
定於觀兵之先矣其伐罪也誓有衆曰紂雖有至親同
惡之衆而不如我周之所與同事者皆仁人也勿貳尒
心可矣百姓罹獨夫之虐不責紂而責予之不救也引
領望而不至過在予一人矣勿容或緩矣是卽有罪不
敢赦而天祿之已終憲數不能違之意也旣勝而有天
下矣四方諸侯待新王之典式以行而法不苟也道無
遺也謹權量以均天下之財審法度以定一王之禮修
廢官以盡庶事之職民無踰制國無殊俗官無廢事四
方之政於是而行也奉王章以修侯度皆一人之幾所

敕也天下之民望新王以爲歸而恩無私也意無偏也
國滅於凶威之兼幷者還其土以興之世絕於世祿之
下降者求其族以繼之民以播棄而逸者旁求而舉之
民得主神得祀賢得伸天下之民於是而歸心焉仰無
私而伸公論皆一人之仁所爭也其釐定於一時者如
此而其垂法於後世者法無不建道無不備尤有所重
焉則民之食也喪也祭也井疆以制之勸農以敎之使
之以時以寬之裕其財以使得爲說焉定其禮以使必
盡焉弛其征以使得爲焉故仁厚開國垂之奕世而民
之養生喪死無憾也周之事詳矣要其以天命爲己任
以民情爲己責酌乎道之中而無過者與唐虞夏商而

合德也因是而見帝王之定天下讓伐異時文質異用要其所以承天心合民志者主術雖密而其存諸中以發爲用者則所謂寛也信也敏也公也無不秉此以爲德而大用皆自此而出也故其得衆也惟其寛是以仁惠孚於民也其爲民任也惟其信是以誠意交於下也其有功也惟其敏是以天工畢代也其致民之説也惟其公是以天理攸同也四者天德也仁之行於天下者也古之帝王惟此以宅心而出治而吾夫子之立教也以此蓋學者之心嘫則守夫子之心學卽以紹帝王之治統後世得之而天下安未失焉而天下存道之而天下僞豈有爽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切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嘫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當作与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猝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肯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与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訓義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夫子慮其擇於美者大高避其名而反喪其實也求免於惡者大急計其利而忘其害也告之曰夫政期於有美而無惡而已矣美則民心得而王道立惡則君子之德衰而小

人之怨起顧美名可慕而不可慕也有名不美而實美者期於致美而已避名者賤之而君子尊之惡其宜防而尤宜防夫防惡者也有意不惡而必成乎惡者期於厺惡而已立意無惡者尚之而君子屏之尊之而不以迹爲嫌屏之而不以利爲急以之從政可無負人家國之託而允立於民上矣子張曰何謂五美美易知而忘迹以專尚於心者難知也子曰尊五美者君子之道也道要其成不要其始求盡於心不求飾於迹故惠疑於市恩勞疑於召怨欲疑於殉已泰疑於傲物威疑於傷重如其不必費己而恩無不足不至召怨而怨自相忘以無所貪爲欲而不嫌於欲泰於己而非驕於人人見

其威而不憂其猛出入於人己情志之閒無所爲而不協於善非美乎非美之尊而無可尙者乎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以無費於己則人不見惠疑其無兩得之道也子曰從政者之惠民利而已矣而天有時勿奪之地有產勿曠之人有力勿困之民自利也而何非上之利之也斯其爲惠何嘗費國家藏府之積乎惠也而何不美也以此推之勞也欲也泰也威也皆可成吾美而無嫌矣有國家之事不能不勞民惟在擇焉事非私也時非亟也財非貸也以此勞民民知其以衞國而安其生也又誰怨勞矣而何不美也有必自得之榮何能不欲乃所欲者仁也求心之安希理之得願民之說以此爲

欲命名允歸而非與物競又焉貪欲也而何不美也君子之泰泰以心不泰以貌人無衆寡事無大小敬以涖之愼以行之事集人懷其心適矣非謂物不能而我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驕則不美而泰何不美邪君子之威威在己不在物也正其衣冠而非法不服尊其瞻視而非禮不動彊者不可玩弱者不可狎儼然在望無不畏焉非以刑及民而制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猛則不美而威何不美也夫行乎不盡美之塗且利用其不見美之迹而不避不美之名斯誠天下至賢之理從政者近人情而不損己之度尊莫尊於此矣而子張更以四惡問焉惡隱而難知久矣子曰惡之不易屏久矣有罪不討則失刑赦法以懲惡無惡也而不先之以教陷於惡而殺焉謂之虐殺無辜也奚辭哉功不課成則廢事嚴爲督以必就無惡也而不先戒以速猝徑而視成焉謂之肆暴於下也奚辭哉和緩以布令使其下說焉無惡也然事有常期而不可後從而慢之致期而人不免於罪則以寬之道賊之也斯惡矣節儉以留餘使其用不匱焉無惡也然須有定制而必不容已於與而出納之際吝而不卽與焉以召物之輕則量小而情陋有司之道也斯惡矣夫虐近於持法暴近於急公賊近於寬有司近於儉故已成乎惡而猶自詫爲美而以病國以妨民以失長民之道而喪大臣之體此之不屏隱衷

於心術而成乎害政從政者之所必屏非此乎美藏於不美之中而惡釀於欲無惡之念不慕名不計利以王道爲臣術君子無異術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

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訓義 夫子論致知之學曰君子之道力行而已而必先之以知蓋行者其志也勉於其行者其力也有志而不就勉於力而無成則惟知之未明將有欲爲而無其術也則學問思辨以求大明於天人理事之全者可不務乎哉夫人而欲爲君子力持其正而無邪勉於義而忘利可以爲君子矣而未可爲也理有亟而命無亟猝投以不測之吉凶而所守者喪矣天之命天之理也修吉悖凶常也吉而厲凶而無咎知天命我以理而非以數然後其爲君子也不回不知命則以爲無命而違乎天

以爲聽命而棄人也君子之志搖而君子之貞喪矣夫人而欲自立立敬而不敢怠立愛而不忍忘則可以立矣而未也心有盡而道無方未明於自然之節文而行多妄矣禮之所生情之所自裁也情無不盡而有不盡也直肴則多悔制情則不可以常知禮酌乎其中而得其宜然後其所立者不遷不知禮則過焉而不知俛就之安不及而不知企及之正也物且制之而已且失之矣夫人而欲知人其言善者爲君子其言惡者爲小人人可得而知矣而未也理無定而言之皆若有定未嘗於是非之從來而聽多惑矣言之生也各有心而其成也各見於事心善變而言亦數變也數變者不測之機不變者至一之理知言則貞有所自貞淫有所自淫然後人之飾說者不敢欺不知言方以爲可者旋以爲否正者常不足而邪者常有餘佞人進而修士遐矣由此言之素定者雖有其志自勉者雖有其力而道窮於天人之變行疑於身世之交力行無功所必然矣是以君子既虛以養其心之明而必推致擴充以極其致靜以息其心之蔽而必格物窮理以盡其實生知之不數見而知必待於學時習之功不容或息良有以夫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後學王光緒少谷重刊

後學吳中俊健庵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四書訓義卷廿二終

光緒十三年啖蔗山房藏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

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一　四書訓義廿三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王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當作叜从宀从火从又叟从巢省音方斂切音義各別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愛當作㤅下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本作椉饜本作猒饜不成字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

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徇本

作殉蘆當作

氂好當作政

訓義 儒者之道進之可以成王業退之亦以保其國家惟擇於義利名實之間而已義非以爲利計也而利原義之所必得義非徒以其名也而名爲實之所自生故君子之道必有必正者言有必愼以名言一出而世道人心之升降在焉爲得失安危之本所以君詔其下臣告其君於此有斷然不可易者而君子格君心之非雖陷溺之主其辭必嚴焉孟子晚遊於梁而見惠王因其求士之誠而姑試吾行道之志於時梁有可王之資而已成乎危亡之勢王不自知孟子則見之審矣進而圖

王者必先退而可以保國乃王沈迷於富彊之習迎孟子而問曰叟之不遠千里而來也梁之事亦既知之矣寡人所急求於今日惟是有所謀而無其資有所求而不我遂叟將何以利之乎夫王當君子之前昌言求利而不諱則其所以播告於臣民者愈可知矣且其曰利者其能求利於國以外乎毋亦於此區區之國中而求之也是見不出於近小而與國人爭有無也孟子對曰以道言之人君以無欲爲王道之本不可曰利卽以事言之欲遠其害而盲自然之益亦何必情一動而卽形之於言言一出而不恤其實大聲疾呼以曰利乎以道言之王者以悉惓斯民爲牧人之道以循理制事爲人

君之職唯仁義而已卽以事言之欲安其位而收自然
之效亦唯有正其心以求諸道道一建而定以爲名門
諸心謀諸衆獨有仁義之可言而已矣乃王今者而必
曰利將以爲求利而遂無不利乎則以王之皇皇然謀
利者而計之王曰何以利吾國也國之外不暇及國之
中不詳記將使進王肯者竭計盡力以酬王之言也推
然豈國之當利而國之大夫士庶人不當利乎可以利
王者王謀之則可以利大夫士庶人者大夫士庶謀之
矣亦必曰何以利吾家與身言之無慙求之無猒講所
以得慮所以失止此土地之產人民之力羣起而計之
何以利哉上征之下重爲斂而已下征之上私爲竊而

已如是而國之不危也得乎哉則試取春秋以來危國
一亾身之徃事而驗之不有萬乘之國其君見弒者乎非
利祿薄者之能成乎逆也必千乘之家矣不有千乘之
國其君見弒者乎非無其利者之有其邪心也必百乘
之家矣止此一國耳於萬乘之中而受分土者千矣於
千乘之中而食采邑者百矣爲人臣者分君之國而得
其什一可以安分而無怨爭矣然而弒逆之禍必在此
者何也則惟君倡於上而臣效於下也天下之利以義
裁之則各有其制以利計之則利安有窮哉苟其君謂
取民之制不必有恆倉廩府庫之藏不必有節逞私遂
欲之志不必有經皇皇然進臣民而急商自利之術以

正人君子之定論爲迂遠而義後矣以持籌操算之邪
說爲倘而利先矣廉恥喪於朝廷而貪冒成乎風尙干
不可猒也百不可猒也惟有奪而已矣以一人奪一國
而利小以一國奪一人而害大簒弒相仍非徃事之明
鑒乎王曰何以利吾國而不問仁義也將以爲言仁義
而且失吾利乎則設以王之皇皇然謀仁義者而思之
人莫不有不忍人之心而能恣上以爲不忍人者將妨
吾之刻覈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知有仁矣如其上
以恣爲心而言無不仁則臣民蒸蒸然相感而爲仁仁
矣而猶忍遺其親乎凡受恩而有身家者非公族則甥
舅也推之於民亦世相依爲父母者也其竭力以體國

之利病當何如也人莫不有不敢爲之心而能敬上以
爲不敢爲者將妨吾之侈蹤以求利置而不言而下不
知有義矣如其上以敬爲本而言必於義則臣民輯輯
焉相勉於爲義義矣而猶敢後其君乎凡有其身而受
治者踐其土則食其毛也推之於臣尤受厳祿於上者
也其任職以任國之安危當何如也故以事言之不遺
親不後君而王利矣不著一利之名而徐收其利之實
此非仁義之必然者哉故王今者有大有爲之資欲焉
而無不得爲焉而無不成者此臣民也乃樞機一失言
發於口勢成於國害不在天下而在封內不患交侵之
疆鄰而在蕭牆之隱禍不在臣民之心力不輸而在臣

民之習尙不軌嘫則論之於廷詔之於衆王言之出其可勿擇乎王卽欲有家有身者戮力同心以紓國之急而使王無徃而不利亦當進君子而問之曰民之不遂其生何以廣吾心之㤅國之不軌於正何以戢事之宄令盈廷之耳目一新四野之風俗漸迻而已矣如是而利在矣何必錮在己之聞見於尋丈之閒樂策士之權謀爲錙銖之計以倡率臣民於忘親罔上之私而貽無窮之害哉言者心之徵也心者事之符也事者勢之趨也勢者利害之極也故今一聞王言而不覺怳嘫悳王之不保也王而欲盡吾之言乎請王自易其言始嗚嘑此儒者之言所以大異於流俗而非庸主所樂聞也嘫

得失利害昭昭嘫於古今興亾之數則君子非有高遠難行而寡效之道固不可誣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於本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㤅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享當作亯）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亾民欲與之偕亾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亾吾乃亾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亾乎若亾則吾寗與之俱亾蓋欲其亾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訓義梁惠王從禽無度而不恤其民從禽之過顯而小過顯則自知愧怍而其爲過也尤小則雖賢君亦不妨於有之而無傷於治不恤民之過隱而大以其私利爲心方將自謂謀國之善術而無慚乃衆叛親離之禍實由於此所謂隱而大也是不賢者之所以危國亾身自

貽伊慼者也孟子蒸見於王王方立於沼上勤萬幾者
固有所不暇而治定功成之後亦何必戴星出入於朝
宁閒而無片時之閒適乎於時王之立也以視鴻鴈麋
鹿而立也乃不覺愧心內生以爲是必君子所不屑也
顧鴻鴈麋鹿而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意賢者之
心勞神焦患無時之自適也孟子曰賢不賢豈在此哉
而卽以樂言亦惟賢者而後樂此也賢者優游有餘於
君國子民之道則其有此也安宜無虞而志自得樂無
窮矣若不賢者雖有此乎而有之也勞人以求有其旣
有之也不得一日安處其側災害至而臺沼爲墟禽獸
動他人之感何樂之有哉賢者而後樂此於文王徵之

矣靈臺之詩咏文王豐亨裕大之休以淫佚咏歎其樂
之甚者也其詩曰王之始至於靈臺之壤經畫而欲築
也王視其疆址以繩度而正焉經之已耳王定其規兆
修治其基焉營之已耳攻之者則庶民也分事賦功衆
心集也乃攻之者不見勞而成之者忘其久若不日焉
成之矣非王之亟之也經始之初已下緩成之令而庶
民之子來者自亟也於是而臺成焉囿亦成焉沼亦成
焉而王遊之囿亦如臺也曰靈囿王觀於囿麀鹿攸伏
美哉何其馴也麀鹿濯濯矣美哉其肥而潤也白鳥鶴
鶴矣美哉其肥而潔也沼亦如臺焉曰靈沼王觀於沼
於乎充滿其中者魚也時而躍矣美哉其蕃而活也可

以寓目焉可以適心焉吾王日昃不遑之心其自此得
暢乎詩言如此文王亦猶是人之情也而能不樂哉夫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築之勤浚之勞志其勤勞足矣
而且歡樂之樂於心徵於言爲之名安於其實文王之
名之民無異詞民之欲名之文王因以爲名焉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靈之爲言神也忘人之勞而謂
神授之也靈之爲言善也民見爲善因爲王善之也臺
沼然而囿亦然矣曰攸伏曰濯濯見鹿麋而神怡焉曰
牣曰躍見魚鼈而志矜焉鹿魚然而鳥亦然矣由今思
之文王於此時也登是臺涉是囿臨是沼麋鹿在林魚
鼈在沼王顧瞻俯仰之閒樂乎不樂乎而民爲之攻又

爲之美名以稱之又欣夸其禽魚之各得身日以安國
日以盛卒以蒸皇天而昌後嗣樂之能樂之有之而不
慚流連而不損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古之人與民同樂
也民有場圃卽王之臺沼民有雞豚卽王之禽魚老者
養焉少者育焉皆文王推其欲樂之心以使民各得遂
其樂故上下交得而交相勸勉以釋其憂勞故國日安
而王業日廣其樂也誠能樂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言
其能樂而無爲懽未幾憂慼相仍之患也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於桀徵之矣桀之所游觀者亦不過勞民力之
攻也其所馴畜而肥澤者亦不過濯濯鶴鶴而充牣也
雖病於民抑豈至重傷民心乎乃未嘗言及之若見其

害己而不忍出諸口湯之聲罪以伐桀也亦不歷數以爲過若惡有大焉者而不暇及此也湯誓之稱民言以暴其罪曰是日也其曷能喪也予與女偕亡所甘心焉桀自處以日而恃其不喪民且分怨於日而冀其速亡王於死所樂爲而欲與之偕亡衆心叛矣國勢傾矣升陑之師見告安邑之衆先潰於斯時也非不有臺池鳥獸焉雖有之而國將爲墟社將爲屋身將徙於南巢顧瞻園池不知爲誰氏之有當自慘心流涕於斯者而豈樂哉其可樂者自在而何不樂乎唯其目欲舒而先蹙心欲怠而忽驚非不欲樂也不能樂矣何也唯其不與民同樂也民有田里而芟夷之民有父子兄弟而離散

之怨集禍矣人叛於下而天奪其魄憔悴以死而莫之救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言其不能樂而虛有此賞心適目之觀也賢不賢在德不在物王道無絕人之情而亡國有召慝之實王亦反其本而已何必矣以此爲媿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移當作遂徙也移禾相倚也音同義別粟本作粟察本作察義亦別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孰也遂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遂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當作政走本作赱然當作嘫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遂民遂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

憾王道之始也農作農者省誤洿作汚池本作池洿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艸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恙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憾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粥當作賣余六切草當作艸草自保切櫟子也然當作嘫槨本作槨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朱子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畝今作畆貪整美耳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
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
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
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
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

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敎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敎以
孝悌則人知㤅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
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
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
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煖當作煗煖音況袁切義同而音異煗本作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當作殍婢小切莩芳無切音義皆別

檢制也殍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
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
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
則其所遂特民間之棄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
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
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
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
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微當作㣲
訓義 人君㤅養斯民之道有三一曰制恒產二曰裕民
力三曰修荒政修荒政之術以發倉廩節食用爲先然
而一時之權耳若民力已裕則民自有餘而無待上之
賑救至於制恒產而因使有恒心則民力已裕之後方
可徐定其規畫規畫定則王業成人順於下天佑於上
綏萬邦而屢豐年效必有至者故王政以裕民爲先務
而在政散民離之後則不得已而用救荒之策以解一
時之困而徐圖之彼庸主者救荒之政不修而況其進
此者乎乃君子猶必舉其全以敎之王政無難行決於
反本之一念而已梁惠王之時年饑民死散生無養死

不莽王且閉倉廩而崇侈靡乃徒以迻民迻粟爲救荒
之政顧自言於孟子曰人君之於民亦唯是心之可盡
焉耳安能以一人養一國哉而寡人之於國爲之籌量
爲之經理自信爲盡心焉耳已矣當河內之凶也則迻
其力可遷而財不能坐糴者於河東其民之力不可遷
而財能坐糴者則迻粟於河內乃未幾而河東又凶矣
迻之也亦嘫迻民則有防護安插之令迻粟則有閉糴
梗道之禁心亦勞矣詧鄰國之歲亦或凶矣而救之之
政無有嚴禁令課轉徙如寡人者而鄰國之民聞其猶
是殷庶不加少寡人之民日以彫喪而不加多自反無
慙而不知其故何也或者天失其至公而獨降禍之酷

乎愚哉王乎民之可迻者丁壯自迻焉粟有可迻者富
民大賈自迻焉而何待於介且徒欲與鄰國競彊而不
知斯民之可與圖大功也孟子以其言之可笑而姑爲
不經之言以醒之曰王不知民多寡之故未可以卽悟
也就王所好者而言之王好戰則明於戰之術矣戰有
勝敗得失之所成也盡心不盡心之效也戰有功罪勝
敗之所定也是亦加多加少之數也可以喻王之於民
矣今夫戰兩敵相持亦王與鄰國爭彊弱之勢矣塡嘫
鼓之君屬望於將將屬望於兵亦百姓遇凶而屬望於
王之情矣兵刃旣接勝也要於斯敗也要於斯亦人君
遇災修政不容不盡心之形矣乃棄甲曳兵而走無戰

之心無戰之術亦盡心而不知盡之比也於時或五十
步而後止或百步而後止爭脫於敵而自相比擬若有
遠近之差焉乃以五十步而笑百步者曰何爲其怯也
斯人也可以笑人乎未可以笑人乎惟王度之王曰五
十步者特於旣走之後誇善走之術自矜爲不百步耳
夫戰但有肯而無卻五十步者亦走也而何笑焉孟子
曰吾以爲王之不知此耳王如知此則知勝敗不同歸
而必期於一勝而不可敗功罪不同等而必期於無罪
以爲功則一國之中止此民止此粟民無積貯而素備
不修上無特恩而聽其自迻民迻不已而流亡於境外
粟迻已盡而坐困於空倉暫爲塗飾之文無當生全之

實則亦與鄰國之聽民自迻者亦何如乎而望民之加
多於鄰國乎夫欲聚民而養之上不勞而下自裕者則
有道矣此則鄰國之所不能爲而恋養斯民者之所亟
亟而行者也肯之凶而民已亦亡不可追矣及今而爲
之尙可爲也爲時無幾而東作又興矣田疇猶是也林
池猶是也就已嘫而敷治焉其唯不違農時乎兵可無
競也役可無煩也民自安其土治其田懲凶荒而樂積
貯不可勝食矣且令數罟不入汙池乎上不尙味也下
不貪食也民自廉於取樂於畜以鱻食繼粱食負鼈不
可勝食矣且令斧斤以時入山林乎上無營造也下無
怨伎也民知材已材木已拱把未幾而千章已茂材

木不可勝用矣今王之民炊無桌終季而不肉食生無
養死無奠而且道殣不收求一木之斂形而不得抱憾
終身爭有存者亦此而已矣如其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則養生有具喪死有材可無憾矣養生
喪死而無憾樂土可以安尻豐凶可以豫圖自相育也
自相恣也而念所受賜皆君之恣之而育之也古之王
者或當敝弱之後或當遷徙之餘取凋敝之民人立遠
大之規模務得其歡心以聚順而安其土由是而大有
爲之業以徐待其經綸於此始矣夫然後因民之各足
豐不妄用而凶不言飢民力之裕可與圖成矣則制產
之政立而所以勸成民之恆心者即在焉生人之道以

養老爲先非但與起斯民於仁厚而民之自恣其天季
以樂盡其心力爲久長之計者實鼓舞之而不倦故制
產者急取老者之衣食而計之五畝之宅本以安民尻
也而宅地無征能廣其場圃得樹以桑矣絲絮無苛求
而民勸於種植樹桑之令必行矣則繅之織之取諸匹
婦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民能自畜也官
無橫取胥無奪食當孕乳之時誰忍殺之制之以儉勸
之以勤而收養之事不待令而行則生以續生不溢不
匱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若夫壯者之自養也則一夫之
田百畝取足於公田之外而餘夫不分因其上地中地
下地之差而九人之食恆裕勿奪其時亦循乎始之不

違者而已民有餘力自相勉以勤數口之家可以弗飢
矣不恃民之能養其老而上有其使之可以養者存不
恃民之自足其食而上制之以可以足者定上無所督
於下下無所待於上上之所以裁成之者謹吾庠序之
教以樂育其俊秀法言是習大道是修不見異而遷焉
夫孝弟之事使可爲也使自盡也樹畜之中已明示以
敬老事親之實而其所以然之理與所必飾之文則於
庠序之中進學士而申之民以士爲望而士予民以倡
和平化洽而恣敬大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非待
責其子弟以服勞也仁厚生心自不容已也夫恆產一
制而恆心自管於斯時也老者衣帛食肉矣黎民不飢

不寒矣各因其時言其利有無不待通也上下不相賜
也民氣和而天心膺古王者之積功累仁以爲天下之
歸徃此而已矣然而猶有疑焉曰天之困我而民不順
鄰國之方彊而勢不一有不王者乎以理度之以情推
之以勢審之未之有也而豈區區與諸侯競多寡哉然
則因王之民就王之國興王之大業可次第而舉而肯
此之未能王所宜追悔後此之有爲漸次而行乃今則
歲方凶民方死旦夕之計且以救荒爲急王且無能念
焉則王過甚矣有盡之粟遂之必無可遂也王以飲食
燕樂爲務而下化之惟殺盲士之費日與而屠販利焉
狗彘所食者皆人之食也而不知節也無食之民遂之

而不能至所逐也無以充餱糧而餓於中路且無所求
棺槥而棄於原野塗有餓莩而王之倉廩實焉不知發
也如是而人之死也固然矣乃曰吾已盡心焉非我之
咎也歲之洊凶較鄰爲甚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而
曰殺之者非我也兵也兵成乎害而操之在我委罪於
兵不亦愚乎故王今者但追既往之失知制產之無術
民力之不裕皆父母斯民之道不能盡而且爲之傷急
任目前之過以儉節用而悉五穀以積爲無益而椒倉
廩由是而裕民力由是而制術產皆此恐懼修省不敢
怨天之一念爲之則仁澤敷而成乎樂土天下之民聞
風而至可計日而待也不此之圖舉而怨之不可知之

時數以與鄰國較多寡五十步笑百步何以異於彼哉
一時之權宜可大可久之永圖以次行之在王一念而
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切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莩當作殍率當作衛今本獸當作嘼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
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艸爲人以爲從衛謂之
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
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
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

死乎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
殉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褱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訓義 季凶則君不舉馬不食粟既以節五穀爲生人之
用且當死亾在目之日而令禽獸暴殄以充肥則觸目
警心而有所不忍此生民之所託命邦國脈之舒促後
嗣之絕續所由也梁惠王當凶荒之日恬不知恤聞孟
子之言而曰寡人願安心以承教而行之其言似也乃
侈心於王業之成而忘目前百姓之苦則猶未有悛也
孟子曰仁不仁之分生與殺二者而已王亦知王之日

殺人而不知乎今夫殺人者或以梃或以刃將疑夫梃無必殺之道而刃無可不殺之勢而謂有以異乎王曰梃與刃異而迷已成乎殺之後則梃不加輕而刃不加重無以異也孟子曰殺者刃也而命之殺者政也有自操刃以殺者有待傳令使人殺之者將疑夫操刃者有殺之之事而頒政者無殺之之實有以異乎王曰殺之者刃而命之殺者政則以刃者無所辭罪而以政者亦難以逃責無以異也孟子曰王知此則及今而自反以求無殺王之民者可推矣今者凶季而民死王且曰非我殺之乃內而顧王之供御有非殺之具乎外而視梁之死者誰非受殺之人乎王之庖則有肥肉矣廄則有

肥馬矣豢之林之而使之肥者誰所耕之粟也乃民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殍矣生者死死者棄而使之嘫者誰奪其食也夫獸豈能奪人之食以殺人乎王率之也此率獸而食人也苟者不及悔而今者猶不知戒大庖常盈六御常調儲倉粟以待獸之乏而不發獸之食人無已而安問王道哉民怨於下天怒於上所可為王危者切矣夫人安得不怨也獸有相食者人且惡之於是驅而遠之搏而殺之不遺餘力焉乃非獸也人也非但人也為民父母之一人也嚴徵求之政於苛布豢飤之政於後皆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人之惡之不敢言而敢怒猶望其以父母之道相尊親其可得乎怨謗興而

離叛起所可為王危者也人惡之而天安得不怒哉天之生人也貴矣人與人相類而有不忍之心乃天所生人之理以繼其生於無窮也則此不忍之心即生生之理也故仲尼曰廢塗車芻靈而刻木為俑始制此者其無後乎故史冊不傳其人而不知為誰氏之作也仲尼之譏之者為俑有人形既彫琢相之而又薶之臨穴而視耳目手足方完致而遽毀焉無不忍之心也象人不可而況人乎王方欲保國傳世以貽令祚於子孫而如之何封倉廩以豢獸使此含靈受性之民飢而死也下傷民心而上干天和此可為王危者又其一也王且勿言王業也民之離合在此國之安危在此世祚之絕續

在此減膳羞節車騎在王一念之惻嘫耳王而吞聽吾言乎請自此始　政傳令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強當作彊叟當作安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切）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嘫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景切深當作突易去聲耨奴豆切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散當作㪔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溺當作休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訓義庸主有可爲之資藉可爲之勢而不能成其大業終至敗亡者始於憤而終於疑其始而憤也妄動而不知反則必敗敗則慍慍則不知所爲而畏難沮喪雖有突討可以成不世之功者而亦疑君子於此急破其疑而示之以易使之反本而自治甚盛心也而無如其不能聽何也梁惠王三敗之後言情於孟子曰國之盛衰因乎彊弱由彊而之弱則既弱而欲其彊亦難矣晉之爲國河山之固士馬之雄東折齊西制秦南抑楚天下莫有如其彊者史冊所載父老所傳妄固習知之矣及寡人之身幅員未改也甲兵未替也乃不得志於趙而齊乘之馬陵之敗長子且死焉西而秦人見脅西河之地拱手而喪者七百里賂秦將以制楚而爲昭陽所困師敗而辱焉莫彊之故國求逞志而一不能寡人安得不恥哉今者欲洒其恥且爲原野之戰士不返之允子

受辱之先君一洒之乃土地蹙矣戰士殲矣四顧而無可據之彊求所以可洒者無有也其將如之何嗚呼以惠王之憤戾爭彊而神折氣沮旁皇而無策遂至此乎欲戰而無可戰欲守而亦無可守雖有威加海內之宏○圖必且疑其非己所堪矣庸人之以憤而成怯如此乎孟子曰是何足患哉夫地方百里有國之可憑有民之可用旦夕改計而天下在吾目中可以王矣何況王之撫有兩河爲霸國之餘業哉夫審乎在我而有其道審乎在彼而抑有其時此吾所可爲信者也何也王雖戰爭是亟而仁政不施故成乎嚮者之敗而不知可以王者自有道也王如施仁政於民乎勿求之境外之攻取

而求之廟堂之敷施勿求之不可知之國勢而求之有可據之民心以不忍人之陷於刑也不妄法以聽有司之出入而躬省詧之以施行其矜恤以不忍人之飢而死也不委法以殉陋習之箕斂而務薄征之以全其生養民乃得安耕焉無鹵莽也易耨焉無滅裂也耕耨得而倉無不足此仁政之以解民於疾困而養其生者也夫然而教可行矣刑不濫則無避咎不遑之慮稅不重則無謀生不給之慮其日暇矣壯者以此時也爲受教於上之日也使之修而自勸於修孝弟者其性之所有也忠信者其心之所安也風之以庠序學校之講習而納之於飲蒸合耦之親睦以其孝弟事其父兄而不忍

之心日摯以其忠信事其長上而不敢之志日嚴夫然一國之民煦煦然如父子之相爲親睦相爲勸勉安與存而危與亡曉然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毀而生死以戴王王如欲致討於秦楚乎勿勞戰也制梃而撻之堅甲利兵莫能敵矣此審乎在我而有其道者也雖然王將有所不能信者焉謂秦楚如此其彊大而何易制梃以撻也邪則審乎在彼而今時之易可知矣夫彼秦楚之於民何如法驅之而使戰而民心之離彼有以致之焉刑黷而稅重民日奔走不暇而奪其可耕之時使不得耕耨耕耨廢而民安得不困父母且無養矣救死不贍而不相爲恤由是而父母凍餓焉兄弟妻子離散焉衆

散民離人自爲生而孝弟忠信之心澌滅盡矣如是非民之不能自養也非民之忍於忘親而背義也彼其君之汲汲於富彊者陷溺之也夫民亦何堪此陷溺哉無王者起靡所適從不得已而爲之驅役耳王以至仁大義率親睦一體之民往而征之其主非不欲敵也而民脫於陷溺以就仁者倒戈之不暇而孰與王敵乎則制梃以撻能豫料之而不爽者也故古語有之曰仁者無敵言仁者之無事於彊也奮興於微弱而威加於天下勇者失力焉智者失謀焉民心得而國本固大順之休王業之成可必也王今者得勿有疑心乎難得易失者時也易離而易合者民也爲之在我而譽之在彼者道

也敗不足以爲恧弱不足以爲恥天下不爲而見其難自我爲之而見其易我可以自信而卽可爲王信請勿疑焉仁道在邇爲之而已矣嗚呼庸主之陋也聞邪說則信聞正道則疑疑而憒憒而愈疑乃以可王之資而終不足與有爲梁王之自棄孟子亦無如之何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卒當作猝麤沒切然當作嘫惡讀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

者可知王問剖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孰當作孰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孰本作孰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當作猶古字通用後多倣此夫音扶浡音勃孰本作孰由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說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亾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訓義天下之勢久離則必合生人之情好生而惡殺聖賢灼知其理而情與勢皆可決之而無疑故立談之下而興亾得失之故洞然矣可與有爲者則任聖賢而成大業其規畫定於指顧不可與言矣是可不與言者也而亦樂與之言以動之不可與有爲而尙可與言則聖賢遠大之規畜之已豫而亦不禁長言之或者其知懼乎尙不知懼則亦末如之何也梁惠王不可與有爲者也而尙可與言孟子亦與之言王業焉聖賢不忍棄人也惠王沒襄王嗣立孟子尸其國於禮當見猶望其可與言也乃旣見之後而廢然返矣出語人曰有君人之度者且未必有君人之心而況無君人之度乎今者

嗣君下堂而迎予予望之無一而肖人君也予進而與相接焉無威之可畏加甚焉其狎蕩之見於度者旣然而言叜異情未洽志未通猝然問曰天下惡乎定是非有定天下之心也以天下爲不可定而無容定也恃天下之不定而已得全於不定之勢也吾對曰夫天下安有終於不定之理哉有一人者坐明堂朝諸侯國不敢擅兵不敢興而天下定矣七雄並峙豈久立之勢哉彼則曰孰能一之也在己旣無可一之力而諒天下無可一之人怙亂不已之情愈見矣吾對曰此能一者豈國之大兵之彊智勇之所能爭乎唯有並包天下之量而存不忍匹夫之心於殺人之事毒民以兵陷民以死者

不汲汲然欲之者則眞四海之共主也而彼恃其威足以脅民而亢不相下也則曰孰能與之若謂不嗜殺者之仁弱僅以自保而固有之臣民終不能背其主以徃歸則已之不肖可以長存而不悳王者之弔民而伐罪也吾對曰夫豈悳無與之者哉普天之下今日所見爲分土分民各戰其地各役其主者皆傾心恐後而戴之爲其主者也則吾且得而縱言之夫王亦無所知耳不知物之情則不知所以致物之理不知物所必至之理則不知物有難遏之勢請觀之苗無心也而若有情有理也而卽有勢王知之乎夫苗就其未得勢者言之弱植之艸尒當七八月之閒旱無以助其生理而且以挫

折其生機則槁矣當其槁亦且謂苗之終無能爲也而非也天油然作雲矣天之心生苗之心也沛然下雨矣天之政生苗之政也苗感天而動得勢而昌勃然而興矣然則天心一日有其仁恣而羣苗卽一日而改其氣象有禦之者乎抑於此而彼又興亦且褎手無術而聽其蒸動者尒其情如是其勢如是而孰能禦之故今疑天下之不羣歸於一人者就今日之人牧而言也則以想夫今天下之人牧殺其人以殺鄰國之人殺鄰國之人而究至於自殺其人與策士謀之與武夫競之削民之膏脂而富則喜形於色裂民之肝腦而勝則相賀於廷未有不嗜殺人者故民亦屈抑無歸而為爲之役耳

如有不嗜殺人者恬靜以與民休息而其國之民日生聚而樂安則天下之民蘊抑已久而歆得其生理雖兵所未加國有不服且引領而望其來矣誠如是之蒸蒸然動而搖搖然想望之不甯也厺炊地而得生或迎之或附之勢將如何哉猶水之就下矣一人起而衆人和脊者徃而後者續民厺而地亦厺其沛然也非隄防之所能遏也則雖暴君酷吏持嚴刑設重禁以禦之而敉不可收潰不可止孰能禦之哉情者勢之幾也勢者理之準也故志於一天下者不悳削國之分裂而不能自保其民者勿曰有王者起亦無如予何也王特未之知耳凡吾所以對王者如此其驕悖之氣昏迷不悟而吾

持正論以折之詞不覺其已危然而王猶夢夢也吾不能繼此而與之言矣孟子遊梁有施仁政以成王業之望焉惠王不能爲而倘可與言至於襄王陷溺已突不可與言矣而危亾在旦夕而猶自恃故其詞突使稍知戒而自戢焉亦猶忠厚待人之道也若其論天下之勢則古今不易之通理言雖激而又豈過乎　王知夫苗乎一段是譬民心歸仁之勢不可將勃然興之作民得要生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桓本皆从亘今譌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己通用無己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童當作僮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愛當作㤅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嘫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

識有諸 齕音紇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郤本用隙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詧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端當作耑 察當作詧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然當作嘫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嘫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嘫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嘫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豫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

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弋雪切忖七本切度待洛切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背日
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
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察當作詧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
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

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
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
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
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
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
者之命折艸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

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腋今俗文古正作亦艸不當作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
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
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
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
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

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
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
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
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
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
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
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應當作應愛當

作恣端當作嵩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然當作歟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恣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𠻳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恣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煖況袁切前當作歬然當作𪏭辟當作闢莅當作竦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皆平聲災當作烖孰本作䎘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商當作商賈音古愬與訴同孰本作䎘

行貨曰商凥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敎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昬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當作僻邪當

作衮然當作嘫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嘫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秊免於死亾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俯本作俛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秊不免於死亾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盇今作盍譌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

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嘫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要本作要固宖作錮

訓義保民而王天下其道唯仁而已矣仁者人所固有不忍之心也因此不忍之心而推之以及於事則為仁政此不忍之心自非牿亾淪盡者皆有所發見乃發矣而或不能自知知之而或若有所阻而不能推行以盡

其用則唯不知此不忍之心原有廣大深遠之術麿念而起即隨念而具遂疑夫仁為柔和迂緩之德而當天下未定之際求以遂吾并入荒吞六合之大欲不如亟伯功以致富彊力爭戰之為有效則是行仁且廢王業而圖王伯者不容舍見在之功名而反求之於本豈仁政與伯王兩不竝立乎而疑其相妨邪嗚呼苟有是心則術自足焉不知也不為也豈有為而不能能為而功業不遂者哉故孟子於齊王因其恚牛之一念反覆推之使求本心而行本務不待他求而得者未知則使知之既知之則勉令為之其意深切而特王之未能用也孟子深患用齊齊王之資足與為善與其志欲所在皆

已具闓而窽知方欲全揭根本之圖以勉令大有所爲而宣王未能自知未能自信也乃志在伯功而問曰齊桓晉文威加天下有其功必有其事所以立國討而壯兵威者可得聞乎孟子知其有有爲之心而自疑不能王者無如且伯也乃正詞以拒之而因以誘之曰夫撥亂反治之道三王所行者仲尼明之其徒述之此大有爲者之所取法也而以桓文之事諉而功卑無道之者是以一時之權謀不足以著後世無傳而臣亦陋之而未學也今王赫嘫有天下之志不容自已則有王天下之道王則天下之民舉安而一代之休無疆王有志焉可聽臣之述之乎王曰欲圖王者必先度德佁可以功

成王必因德致德未易言也不知其何如而可也孟子曰王之爲德言之甚約修之甚易乃視天下之角力爭雄者欲統一之而禦吾者多也嘫求之天下所以離合之勢與人心所從嚮背之理則天下一民之天下也吾有民而吾保之則保天下之模規卽在於此當其保也誰能禦吾之保則於其王也亦莫有能禦吾之王矣於是王勃嘫有歆動之心而無柰其素之不自知不自信也乃曰吾豈不欲保民者哉而若有不能者在夫子試度之率寡人之心盡寡人之能可以保民而使民無不保乎於是孟子決言之以使之自信曰可有可以保民之心也則有可以保民之能也而王不自知也曰寡人

亦未嘗不念於保民而有見其不可者在而夫子何由知之孟子曰夫亦患無其心而已矣而臣竊有以信王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天機自動而曲成之則所聞於胡齕者是胡齕之言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牛不期王之欲生之也而王見之忽若於所見而有窽動王之心者於時盈廷之上不知王之何心而王問曰牛何之亦不知王之何爲而問之也牽牛者曰將以釁鐘牛之死無辭於死矣而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王言之惻嘫而牽牛者固難喻王之言不忍也果不忍乎抑志在舍而乃不忍乎牽牛者曰嘫則廢釁鐘與有所舍則必有所廢事不容於兩全牽牛

者之說足以阻王之舍之也若理之不可易者矣王曰何可廢也是兩全之說也以羊易之而牛果生矣釁鐘亦不廢矣胡齕所述如此其述之也能具信王之果不忍與否臣不能知人競傳之齕亦乃述之而當日王之忽發此心於不自已乃使死牛之免於就死而得生也不識信嘫否邪而王曰有之自憶其嘗有是事卽自念其嘗有是心焉孟子曰誠有之而王何疑於民之不可保乎夫見牛之觳觫者王心之動也曰舍之者王心之決也以羊易之而牛全王保此牛之心實足以保民保民者有不容不保之心卽有足以保之之事王者合天地之生成於一念之發而知明處當使天下傾心而戴

之者皆此心之具足者也而王何疑於不可保民哉於是孟子既決之以使王自信而恐其不自覺察則一念甫動於生全而無耑之疑沮相爲嘗試則此心終不自信而不忍乃窮故又設爲可疑之論以使自求也因卽而詰之曰此心之足以保民固已雖然王未可以自信而天下之不信王者起矣人君忽發一不自已之念而流俗相習於近小之規其足以僨大謀而阻大德者不尠也如此易牛之事百姓皆以爲王有吝心㤅牛之大而惜之也臣雖知夫一舍一易之間皆不忍觳觫之心所斟酌以飽滿其仁慈者也臣知之而王亦知之若但臣知之而百姓不知王不知則邪說起而仁心窮所可

爲王慮者在此矣乃王則未有以自信而抑有實可自信者不能明言其故而卽孟子之言以對孟子曰吾全牛之心夫子能知之而國人不能知寡人亦悉夫民心之難喻信有然也然使誠有如百姓之言則寡人之吝當不至是齊國雖褊小而一牛蓋無幾也吾何㤅焉吾由今日而憶當時固無旁出之念卽若所云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念動於中而因必欲全之故以羊易之也王之覆舉而無所欺庶幾其自信矣然能信其不忍於牛而於以羊易者終在若明若昧而未之信也於是孟子推求之而使王自疑恐其恃一念之偶發而不知此念中自有之條理要從而詰之曰百姓之以王

爲㤅牛之大於羊也於心可信而於理則疑王無異也以小易大事之易見者若夫脫畧於小大之見而別有一決用無疑之道則彼百姓惡知之乎百姓固曰王若隱恤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均無罪也均就死也何擇牛而隱之擇羊而殺之乎百姓以此質王而王將何以應之而王遂不能自信而因不自知也乃自笑曰是誠何心哉當日之一忍一不忍明於此而暗於彼吾亦無以自白矣使我非㤅其財而柰何以羊易之也小大之擇吾無此心而一生一殺之心吾實有之則宜乎百姓之謂我㤅其財也然則心有所窮而始於不忍者成乎忍心卽無私而事必有蔽固如此乎嗚呼此王之所

以未嘗無仁心而終詘於羣言以使仁民㤅物之心疑其不可行而中阻之病所自生孟子不容不急白之以使知仁中廣大變通之用可行吾志欲而無所容其疑者故安慰之而直示之曰無傷也羣言所爭相疑阻者無傷於王孤行之一意而王心所疑於不徧之仁與無傷於王決行之初心何也百姓不知術之所以成乎仁而王亦未知仁之有其術而以羊易牛乃仁術也有一念之仁則必有一事之仁相爲終始有一事之仁則卽有他耑之疑於不仁而與以曲全王有仁之心矣而未自知其有仁之術也夫術不在仁之外而仁正全於術之中故但令惻隱之耑直行而無所礙則爲生爲殺爲

心爲事全具一自然之條理以妙成乎大用斯術也人心必有之術即千聖百王所曲暢旁通成功成允之術也夫以王易牛之心言之則王之所以不忍於牛而無擇於羊者唯其觳觫之狀在牛者王見之而在羊者未之見也見之以全吾心不見以全吾事此其術古之君子寔知之寔信之而立爲不易之術以制爲典法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而非能必其無死也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非必其無食也於是而術生焉於禮有之君子遠庖廚則死可也食可也亶萬物之奉而不損一念之和術之行之禽獸者固然而王一念之下已具合君子之術則殺一羊全一牛牛可全鐘不

可廢釁甚哉一心之仁其術有如此者而王何疑焉於是王若自知若自信有以曲喻其初心而終有不自知不自信者無能明於仁術之廣大而全于一心若自知若自信則說終有不自知不自信者則又有疑焉乃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心者不自知而忖度者之心尤爲靈警非其心之善詧者不能而夫子當之矣夫易牛之事我乃行之也小大之見不設於胸中見不見之情自異其條理不忍適用其獨心而生殺無妨於竝用宜可以自知而自得矣乃反而求之詧其所以一生一殺之權有茫然而如喪者得夫子之言喻吾見牛必動之情而曠觀於未見羊之理於斯時也我當日之

心如失而復得如離而乍合覺吾心之自有此委曲闕生之用既歆其有據而又悼其自迷夫惡能不戚戚也雖然此心也因所見而著其機甚微偶全其不忍而且無以自明其動甚隱而保四海之民成與王之業遂謂即此而合焉尤所不敢自信者其合也有所以合也而所以涵衆善於一幾成大猷於一理者何也於是孟子知其戚戚之心一動而可啓發以推廣之乃爲甚易之詞以激之曰王何疑於此心之足王哉此王之自疑而聞王之言者竊有異焉是猶夫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亦既舉之矣而一羽則不能舉也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亦既詧之矣而輿薪則不能見也不求其所

以舉所以不舉所以詧所以不見之故而但賢賢然易其大而難其小信其微而疑其著而王許其不舉不見之非己疚乎而王曰否則既若詧其不舉不見之情而言非其實矣孟子急從而詰王曰夫有力者無不可舉而至明者無不可詧今王不忍之恩動於見怵於心心有其術術全其不忍非但及之且足以及之而與古之君子遠庖廚之道合焉周詳委曲用無不宜在禽獸之與我不同類若爲仁之所不易及而及之乃均是人也且爲我父母師保所不容辭之事乃安之全之因之以立不世之大功而永奠於治安獨有所扞格而不至此又何與恩其所以不至則亦與不舉一羽不見輿薪者

等也夫足以舉百鈞而一羽不舉者誠有之也苟不用力則雖一羽亦終置之矣足以晉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者誠有之也苟不用明則雖輿薪在前而忘之矣王何以異於此哉百姓之不見保誠有如王今日之民者王退而思之豈王之不足於恩哉王自有王之爲而若置焉若忘焉未嘗取斯民待命之事用吾所可用之恩以及之也嘫則王何疑乎王猶困處於一方而不能覆冒乎天下特習氣突而學術不審意念雜而至理不明心甫動而若或掣之事可成而若或敗之無掣之無敗之而自疑阻於近小不爲也不嘫一心之中不忍之機周流於萬物行仁之術曲當於裁成而豈不能哉乃王

終褱一不能言之隱而見爲不可能也乃曰夫爲不爲能不能者存乎才而可爲不可爲可能不可能則因乎事事則有形矣自吾觀之覺吾所不爲者皆唯其有不能之形也而以勢揆之以理決之其爲可能而不爲與不能而因不爲其形何以異孟子曰王將疑王道之難能而與王不爲之心合因是而疑其形之無異乎夫難有至難易有至易臣觀於天下之理勢而近譬於王心之作用則其形固可得而言也天下無不可成之功而但有有言無實之妄說挾泰山以超北海則以正告於人曰我不能以其徒有夸詞而無實是誠不能也非不爲也泰山北海之形具在終古而無有挾以超之者也

乃若不爲者豈必功之不易勝者哉爲長者折枝耳而不折也則竟不折也乃託爲非據之言而曰我不能則枝易於折之形具在而不欲折之情亦不可隱則是不爲而已其曰不能者將以自欺而欺人也而豈其嘫哉以此思王之不王之形可爲王決之矣王之見爲天下之不可一王道之不宜於今有其心而不可施於事遠大難圖而近小可效以不爲保民計而王者王自見夫湯武之大業若山之不可挾海之不可超而要非其類也非果形之有不能也王之心時動而中梏道可聞而若倦處天人交俟之時而失其時旦夕可行之法而昧其法臣爲王計之知湯武之大業若枝之易折而實無

不嘫也但王之不爲也則請爲王言保民而王之易於折枝者乎有老焉則必安之以其老夫不有是心卽有是術乎卽此以及於人之老猶是也有幼焉則必褱之以其幼夫不有是心卽有是術乎卽此以及於人之幼猶是也於是而所以安夫老褱乎幼因其各得之分盡其自嘫之利者天下猶是也不待徧詢其疾苦曲爲其惠澤而心一動而術卽全運於掌上矣詩有之曰刑于寡妻近之至也至于兄弟及於族矣以御于家邦無不通也夫詩之言御家邦者卽以刑寡妻至兄弟者御之遠近殊勢親疎殊紀則其爲術不一而卽此以御彼者何也唯其心也此心一動引而伸之卽奉之爲則而不

過由是而加焉不待別有所舉而更端以加也何也統此一恩推之而即是也有此不忍之心自無患乎無不忍之術心止一幾而推之則無窮之術在故於惻隱內發之際不失吾至性之眞則此心之中條爲理以使物無不被其澤者以保四海而足如其不推也則一念起而即於一念止心爲術之所自出而術爲心之所自成窮於術而必負其心妻子且不可保況天下乎故王無疑古之人救天下之民成天下之功建百世之業以允綏四海爲大過人而不可及也夫古之人豈有他術以上徼天而靡之殉人而順之乎一心之仁生而有術以成其所爲於此而度之物情揆之事理曲盡其善以

推之而已推則無不及也無不至也乃王今者有其心有其術詳之以事之宜而曲成其心之德足以及禽獸矣仁術之足於心者如是禽獸難推也而及之猶是老老幼幼之百姓而功不至焉王之不爲必有其故曷亦自問其何以然與此王所不容不自白者也夫一往之心見爲是者未必是衆論之惑見爲難者非果難是故輕重有不易之量而待權然後知長短有一定之形而待度然後知測物而得其固然之理者皆然而心之有所必行有所不能行有所可推有所不能推執一偏之情而易迷其數則更甚焉王今者恩欲及於禽獸而遂無不及牛見重而羊見輕全牛之仁長而釁鐘之事短

乃至於保百姓之功則若有所重而見爲輕若有所長而見爲短故恩可至而不至焉此其爲心請王度之度其孰爲遠大之規孰爲卑近之計誰使吾心流行於天下而遂吾君師不容已之大任孰使此心蔽錮於一曲而失其長駕遠馭之圖王度之則自知之而不患其不能可正舉以相告而王何諱焉如以爲此心之未易推而百姓之可不保邪則勿抑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嗜殺樂禍而後快與以此爲快則人有老而吾不暇老人有幼而吾不遑幼惻隱之心欲爲而不能也亦宜然矣王度之王自知之而豈其然與於是齊王惻隱之心固有而不能自昧而浮夸之習遲疑而不能自決者

亦不能自匿也乃度其仁心之所自隱而仁術之不知所從者以告孟子曰謂吾之快者吾無此心可以自白也否兵凶事也每一試之則怵然而不甯夫豈不願士臣之安而何快於危夫豈不願天下之褱恩而何快於怨然而危有不恤怨有不顧者吾蓋處兩難之勢竊有志焉而欲之其所欲者有甚於去危即安釋怨示恩之情而非求之則欲不可遂以今之時諸侯峙立疆者而後能役弱有所廢而後有所興非興甲兵以爭之而不可得故雖甚有不快之心而亦爲隱忍以圖之處兩難之勢爲術已窮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嗚嘑王之所以不王者在此而王之可以王者亦在此於是孟子不急示

之而叧詰之以使決於悟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所欲者爲可不欲乎爲未嘗不可欲乎爲必如是以求
乎爲不可如是以求乎王試言之而且爲王籌之王笑
而不言其歆動於有爲之心典擇術不敢自信之情皆
於此見矣孟子將欲折之而故爲不嘫之詞以使展轉
思之而得悟也乃曰人固不能無欲而欲以累心者有
五口不能不欲者肥甘也體不能不欲者輕煖也目不
能不欲者采色也耳不能不欲者聲音也遂其口體耳
目之欲而得之不勞者便嬖之使令於肴也夫此數者
苟欲之苟求之於不足而患足雖足而猶患其不足則
且違本心之仁而使戕物以利己迷其本心之術以局

於卑陋而不規其遠大故欲不窒則忿不懲足以爲推
恩之累嘫竊計之以今國土之大財幣之富而官有其
職物有其司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內顧國中
而不足必狌逞以求之天下乎如其嘫也則有心而失
其本心有術而忘其善術固其宜也王曰吾雖不肖齊
國雖小亦何至履危任怨以求是乎孟子乃迎其機而
直達其不言之情曰夫嘫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其欲
誠大也誠不容已於求也以王追慕於桓文而欲知心
之合於王者其在斯乎辟土地而九州皆吾土朝秦楚
而諸侯皆吾臣涖中國而率土皆吾民撫四夷而六合
皆吾服此正臣所謂無已則王者也王而果欲是乎乃

欲在是而如是以求之乎夫使求耳目口體之私而忿
爭以逞不恤民之不保者此事之相因者也夫既不嘫
則所以求之者必欲其得將必有所緣以收天下之心
而聚天下之勢而有所爲以盡吾必達之誠而致其自
嘫之獲乃且以若置保民爲迂遠之圖而重危吾民以
爭戰其所求者乃綏萬邦而定洪圖之爲是始猶緣木
而求魚乎魚終不集於木而木終無魚之可俟所求者
在水所緣者在山山水之形判嘫而王豈未之知邪王
曰昔者商有大欲而爲韋顧昆吾之伐以求之周有大
欲而爲伐崇戡黎之師以求之齊桓有大欲而爲陘亭
之役以求之晉文有大欲而爲城濮之戰以求之士臣

未嘗不危諸侯未嘗不怨況今者分土而爭雄進者勝
而退者敗竊患以此求之非緣木也求則得之非木之
無魚也卽令功未卽成而舍此無可得之術乃遂若緣
木求魚之失計乎孟子曰王以臣言爲甚乎以臣言之
其昏而失計恣意以行而背其理也殆有甚於緣木者
之昧於求焉何也緣木求魚木尙可容吾緣也則雖不
得魚無魚止矣王而如此進不能有爲於天下而退不
失其本有猶緣木者之無喪也無後災也乃王信所爲
者之果爲必出之計乎而決行之乎以求所欲焉而欲
之不戢乎以冒昧求焉而不知止乎則非但不得也王
之土地將非王之土地王之臣民將非王之臣民以圖

度天下之雄心而成乎不可悔之咎後必有災矣此臣所爲壯王之志而愈爲王寒心者也於是王矍然有懼心焉而曰此其爲災寡人雖不能無慮而竊有冀倖之心當世之謀臣策士無有爲吾告者夫子必嘗籌度成敗而見其然矣可得聞與孟子曰此豈難知者哉而請爲王諭之成敗之機順逆之數理也亦有勢焉得其理則不言勢不得其理則唯勢而已矣今夫戰未有不欲勝者使鄒人與楚人戰在鄒人亦且謂可以一逞也而求之乃求之而爲之其勝可恃乎鄒非不欲勝也楚亦必欲勝也而果孰勝王曰戰必視勢以戰而勝必得勢而勝亦楚人勝耳孟子曰夫楚人之勝豈非鄒人所不欲而自求勝者乎乃楚人之必勝也固然可決則土地有成形人民有定數而彊弱即於此而分焉小固不可以敵大大者有所喪而尙有餘小者一有喪而無幾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寡者無所援而力竭衆者雖或敗而可繼也小大衆寡分而小寡者弱衆大者彊合力以攻與孤徃而鬬者殊勢弱固不可以敵彊王亦知之明矣則試取今之天下而度之三晉秦楚北燕角力而爭者或出於千里之外泗上十二諸侯兩端而中阻者又合成一千餘里之衝海內之地爲方千里者九今且取齊而度之僅集有其一耳一與一或可以力服乃一與八而欲以力服乍勝而必敗愈求無敗而敗必棄之不顧

而逞其何異於鄒敵楚哉此後災之所必有而王勿謂臣言之甚也雖然不可爭者勢也而可恃者理也理之所可恃者王之心也王而欲求所大欲乎有王心之可盡即有王術之可循王有所依以爲本患彼所挾以與我競者何人天下有所附以爲本人所可爲我用者何道反而求之王心自足也心之術自足也勿騖尒志勿趨尒末反諸甯念而爲四海心理皆同之實其爲本也無有他焉仁而已矣恩之可推者也功之可至者也而王如能發政施仁乎王之心無不足者仁也仁之中所自有之術者政也有其心則必有其術推之而術生特在開發其自然之利澤有其術乃以遂其心既推而心廣遂溥著其至悉之流行亦猶夫躊躇於牛之何以舍而以君子不忍見死食肉之理使禽獸各安其所而不傷於見也仁既施矣政既行矣修之一國之中而戴吾仁者即爲仁聲之遠播則且使四海之內彊大之國萬民之衆皆具見王心而以爲元后父母之在是也則仕者樂得仁人而事之皆欲立於王之廷矣耕者願得仁者之土而安焉皆欲耕於王之野矣乃至商賈也行旅也以王之市王之塗樂利之境民無狙詐富庶之土利所攸歸遙思就王之市而藏之赴王之塗而出焉於是而彊大之君陷溺其民民疾之而思愬焉亦思惟仁者之可告以不仁而爲我惻然也引領而望焉安得王來

弔伐而我可鳴其疾痛乎夫王所疑者剖國各有分民欲使民之我歸而彼且有勢以脅之法以束之禦之而不我從也乃如是合天下之士農商旅情動而不容已患迫而痛疾其君瓦解之形在彼而流水之壑在吾王試思之飄有能禦之者乎使然則國雖小而無異於大人雖寡而且成乎衆尙德不尙力者雖弱而彊莫過焉王之大欲求之而無不得矣民者天下之本也政者致民之本也仁者政之本而心者術之本也王推之而保四海臣故曰保民而王莫之禦誠然其莫之禦也以王本足之心行王無不足之術可以全所性之至德可以救無罪之窮民卽可以不廢興王之大業而欲生天下

者無嫌於有所致討而殺不損生此其道無殊於易牛之術而亦在王爲之而已矣豈有至難而不可能者乎是一羽也是輿薪也其理易知其事易舉王無疑於不足以保民而王也於是齊王旣有以自得其心而抑無疑於大欲之可遂歆然將有欲爲之志乃進而請曰吾嚮所知者以爲以此求之於此得之徼倖其可成吾欲至如夫子所言一心之感通自有發施之善術傾天下之心而無所禦則知之不及學之未逮不能進而自得也夫吾有其志內不失心而外不失欲乃情孤而自疑羣言興而易爾無輔吾者也輔而成之在夫子乎則於政所以發仁所以施推吾一念之仁而合四海之情者

必有周詳委曲之道願明以教我焉我雖不敏恐行之不盡乎而自今日悚動之情似有可爲者請嘗試之孟子乃以所學之素詳示其功曰夫天下所以歸仁而仁人所勢乎天下者心而已矣此心也褭仁慕義之心卽不敢後君不敢忘親之心民之恆心也有恆心則從違審而忞敬於君者定王者所急求於民唯此而已而不容急求之也夫生有自全情有自得者恆產也無恆產而有恆心唯士之明於分義者能之故王者求心於士而奬進之有耑求心於民而督課之無術則無恆產因無恆心矣貧國之多頑民必然之勢也夫王者豈能聽民之自喪其天良而莫之懲哉而苟無恆產以無恆心

以至於恣所欲而放因成乎偏僻之惡行其私而邪因成乎窮極之慝於是而苟可爲焉無不爲已至於是而不得不加之刑矣無以養之於先而刑之於後患其所以致此之由非驅之網羅之中而使不得自出乎則焉有仁人在位而忍爲之乎赦之不能刑之不忍上之法窮而民心愈離是故明君念之於早求之於恆心而爲之於恆產則制之不容不定矣度提封之廣袤而與民數相酌者此制也取地力之肥瘠而與生計相衡者此制也無使或溢於制之外卽無所缺於制之中蓋必合勤惰計豐凶而定其中使仰足以事父母焉老者老矣俯足以畜妻子焉幼者幼矣樂歲也則身得以終飽卽

凶年乎儲之有數而食之有節可免於死亡凡此者皆明君之度天時參地利量人情而制之者也所謂恒產也可久而不易者也夫然則仰事俯育之下無愁苦之逼而全天性之仁慈然後即有不率者敎以先之而刑示於後驅而使善焉民之從之也不已輕安而便利乎從善輕則恒心喩於衆矣此刑不必試而有恒產以有恒心爲保民於大順之道也乃今之爲侯王者亦嘗料民而計之辟土而任之各有制也地力盡而夫家削汚吏慢而貧懦窮仰不足以事父母焉俯不足以畜妻子焉委而樂歲且食不給而采菽艸趨澮獵苦終其身而僅存其有凶年則不免於死亡矣如此之民盡其力以

救死而恐不贍夫惡知親睦之禮撙節之義而暇治之哉唯其產之無恒是以心之無恒也王之所以功不至於百姓者將毋在此而天下之民疾其君而欲得仁人以怨者亦此也以今之所爲如此明君之所爲如彼王欲輔志而決行以矯今世之非而致民心之大順夫不有其本乎民者國之本也產者心之本也先王之經理具在末流之變失其本而日趨於虐則盍反而求之以吾老老幼幼之心推民之所欲得即以吾養吾老恤吾幼之術推吾之所可行王心之中自有具足之本計反而求之何難舉此加彼而運於掌乎則請爲王具陳之保民之本養老爲先即制產之中而養老具在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是豫爲民之恒心計而於恒產爲有餘之地以使之得遂者也其所以爲俛仰無缺而豐凶皆足者則百畝之田無失其時經制定而大改今日之辟萊任土多寡不均之賦政也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由是而因民心之可興順而導之禮義之治從之輕而驅之順則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弟之義民之恒心自動於不容已無待威之以刑而自勸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如是者因王固有不忍民無養無敎惻怛之心推之而民命無不保也民性無不保也老者衣帛食肉矣黎民不飢不寒矣制之產驅之善其道至簡

運之掌而無不周其事至易有不爲而無不能吾國之民無不在吾保之中天下之民無不願蒙吾之保政於此發仁於此施天下之民歸之而莫禦土地不待辟也秦楚無能亢也中國唯王之宰制也四夷可使之賓服也然而猶以爲天下大而我不勝有大欲而難求或禦之而民不歸皆策士之游談乃事理之必無者也王欲行之行此而已矣王無不可行而足王可信即心即政即以全吾之心即以遂吾之大欲而仁術不遠王勿舍此而問桓文之事彼以力爭而興兵構怨之術非臣所聞也嗚嘑孟子之於齊王惓惓誘掖之即其心而動之而王且自疑自信若將有必爲之志故孟子有反手之

喻然而終不能行則所謂天未欲平治也乃於此見聖賢內聖外王一致之理而天下生人存亡之機皆決於君之一心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發之亦自知之而特其中固有之術以涵育萬物而各得其所者則非知之明而卽此以擴充之則術隱而邪說得以亂之遂謂圖王則不能保民保民則不足以成大功故霸者功利之術興而天下終不能定豈知五帝三王敎養周於四海但在此心固有之術則易牛之轉計生而牛可全羊可易鐘可不廢釁君子於此知心體之宏而心用之大人無不可爲堯舜而但在於不爲此孟子之學所以盡性而合天也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三終

孟子卷二　四書訓義廿四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由宜作猶）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樂字音洛孰樂同）（孰本作飘）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好當作敢夫音扶散當作揪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
也人憂慼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
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
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
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敢樂
開導其善心突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
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
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
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
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
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
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姑當作爲）

訓義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君子與小人同有之情也
小人未嘗不願其君之得情而君子不恤民之失其情
則情先睽絕於上而遂令天下之情皆違夫上不恤下
亦將以自快其情也而當衆怨民離之後使有人心者
念之亦必怵嘫而不安王者之與民同情亦唯早計此
安不安之心而善成之耳故孟子以之言樂樂者人情
欣暢之極致也可以得人情焉卽可以知王道焉齊臣
莊暴者見孟子而告曰昝者暴見於王王語暴以敢樂
在王固不諱其情而或自引爲不足也乃暴欲順其情
則恐悖於道欲拂其情抑恐言不足以動王而止成乎
激故未有以對也自今思之以爲㝎敢則耽聲色者危

亾之道以爲不㝎敢而古之王者亦不廢宮縣歌咏之
聲而敢之之心爲得爲失敢之之效爲善爲敗將何如
乎夫子幸有以語我乎孟子既突達乎人情天理合一
之原而知王道之可卽見耑以推廣乃急應之曰何哉
子之不善引王也夫敢樂豈但無傷於治哉樂有其從
出之原焉有其極致之量焉使王之敢也觸於耳感於
心動於其原而充於其量必有甚敢而不容己者則齊
之朝野君民合同而各得其庶幾乎孟子之言理至而
詞隱暴不能喻也則不能述之以詔王也故孟子他日
見王而問曰王嘗語莊子以敢樂有諸知王之不足以
遂樂之理而廣敢樂之量則言之而幾欲不再言之王

果變乎色曰此何足聞於夫子之前乎臣聞先王之樂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而天地之理人神之和在焉寡人末之學而不能致也所致者直今世俗之以說耳逸情者不能禁吾情而不敢耳孟子曰臣固甚幸王之語莊子者而知王致之之心有合於至理也夫慘戚以爲心忿怒以爲尙天下之所以日尋於亂者在此王致樂而甚乎知情之不可逆而意之必欲得也以此心而治齊平其憤疾之氣遂其欣暢之情致齊於上理者在此而王何必以今樂非古樂爲疑乎自其比樂於律呂節其音容者言之則今之樂異於古矣而以臣推夫樂之所生與其成乎樂而遂人豫說之情者則亦古人上以交

於神明下以推之鄉人推之邦國推之天下者而何不相猶者焉王勿諱也王乃幸其情之不害而疑其理之難幾也問曰可得聞與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末俗之蔽而古道未亡誠不易測也孟子乃卽王致樂之情而詰之使自知致之之念一動卽有與人同情之幾而欲遂其致之之心必計及於無不可致之憂乃曰今王之好樂也而獨奏之獨聞之抑有相與賞鑒而共偁爲可致者其樂也孰樂而王固曰不若與人則樂非孤致而自私者可見矣又進而問曰今王之致樂也而獨與一二人奏之燕寢抑且奏之大庭而合衆以見美者孰樂也而王固曰不若與衆則樂以普徧而欣說也愈可見矣孟子

曰有是哉奏之於庭諧之於衆足以賞心而自得斯念也豈非先王公天下而與民交得之心所自見哉則臣請爲王設一作樂之象於前擬一衆樂不樂之情於下而揣王可致不可致之實於此而爲王言之今試設一王之鼓樂於此敂擊者猶是鼓鐘也吹比者猶是管籥也百姓聞之亦非必以王所奏者非先王之雅樂而猒聞之也嘫而怨積於中而聲逆於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致鼓樂亦猶是人之情也吾縱不得樂焉而何以至此極也父子不相見矣兄弟妻子離散矣夫誰使我至此極也王也則豈王之可以自恣而我獨無旦夕保聚之情乎抑王或田獵焉亦情之所不免也而

設一王之田獵於此而其馳驅者車馬之音也其招搖者羽旄之美也百姓聞之亦非必以王之田獵非先王之蒐狩而猒見之也嘫而怨之已夙而見聞皆怒其疾首蹙頞而相告猶夫鼓樂也王試思之於斯時也側目而視讕言而詛者汔不能禁而獨塞耳蔽目以自矜得意且其後將有不測之憂隨之樂乎不樂乎可致乎不可致乎其爲甚不可致者不但如獨樂樂者無憂危怨憤之在旁也則王致樂之心必不樂矣而推其所由非樂之不如先王也非致之異於先王也無他平昝未能體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不可違阻而產不制仁不施使民與有樂而同乎己之情也故無可致而

敔之者有甚不樂者在也今叓設一可敔之樂於此王猶是鼓樂也百姓聞之非必謂王能興先王之法樂而喜聞之也而喜積於中者必形乎色見乎詞矣欣欣然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身安心怡而能鼓樂也則使王而田獵乎聞之見之亦非謂王之順時行狩而中禮也而欣欣相告者猶鼓樂焉王試思之於斯時也抃焉舞焉祝焉頌焉鐘鼓管籥若益助其鏗鏘車馬羽旄若愈增其赫奕而樂之無窮言之不媿樂乎不樂乎可敔乎不可敔乎其為敔之甚者不但如與眾樂樂者在一堂同事之間也則王敔樂之心能不為之大快哉而推其所由非樂之必如先王也非敔之必法先王

也無他平昔之所以為民父母妻子仰事俛育天性之歡皆使之自足而不遺親不後君使民自動其油然之恋也故果可敔而敔之者必其可樂者也使王而敔樂甚乎則必出於欣欣喜色之途而求免於疾首蹙頞愁慘不歡之境其亦決矣然則今者王之敔樂甚即推此心以知敔惡之情之不可抑而憂樂之景為夫人安危生死必至之情以此謀百姓之樂而使歡欣鼓舞之情流動於王之一念即以自謀其樂而使鼓舞田獵之下非偷一時之苟安而盲為人上者豐亨豫大之美報則上下合而天人順其於王也何難之有而齊之庶幾於三代之休可決矣臣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王勿疑

於好樂之傷於治矣孟子之告齊王也徃徃迎其機而導之若夫先王之樂以順天地之氣養人心之和與世俗之樂宣淫而導邪者固治亂從出之源大辨存焉則孟子之言權詞也乃樂以召和樂之用也和而生樂樂之體也使齊王果以百姓同樂為志則自有以動其清明廣大之心而知世俗之樂為不可敔則亦有微意在焉特不欲急為齊王言耳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于救切傳直戀切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

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芻艸也蕘薪也 草當作艸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訓義人君之患莫甚乎己所爲者不道而託古人之迹以自文不知古人之時地異其用心也亦異則所施於民者亦異而民之恩怨亦異不可援之以行己私明矣齊宣王奪可耕之地以爲園囿縱田獵之游專物產之利以爲己利民怨已甚乃聞文王之事遂欲引之以謝過而迻怨於民問於孟子曰爲君者而動必循禮事必利民如文王可矣而聞其囿方七十里臺沼備焉鳥獸蕃焉信有之乎孟子曰文王遠矣其爲囿之廣袤不可得而詳也而傳言有之傳者或有寓意存焉而詎其實以起意則有然者於是王得閒而故爲詰曰文王始於岐遷於豐其地可攷也未嘗有千里之封而囿若是之

大豈君之以自奉其游獵畜牧之地者可唯其侈大之乎孟子曰王勿異於其大也以文王之與民相信而民之所信於文王者度之則意其時民且爲慽其不更大於此蓋君民一體之情民以其欲大者欲文王之大之而以七十里爲小也王曰信如是則民樂於奉上而唯憂上之不給有如是者乃寡人之國視文王之封幸廣矣而寡人之囿視文王之囿三分而得其一爲方四十里耳乃民之謠言亦孔之將且怨寡人之厚自封殖而恨不狹小之寡人自反亦自有其囿耳土地無損於人而民情何如是之責上無已也孟子曰使王之囿而如文王之囿又何患於大哉臣所以知文王之民以爲小

者度其事度其情而知其必然也文王之囿非文王之自爲囿也方七十里非文王之據此七十里以爲己私利也凡民之芻蕘者徃焉誰無樵薪采薇之心而能無徃乎雉兔者徃焉誰無饔飧賓客之事而能無徃乎徃而不禁其徃有令之徃者徃而不窮有長藿以時而使可頻徃者此文王原以七十里供舉國之用而文王但以時巡厲而因獲其一焉此囿也名爲文王之囿而實與民同之囿夫民有田以耕有廬以宅而艸木鳥獸不能不需之山林通國所需民情且見其不足以爲小也民之私願於情宜有之於事宜有之也不亦宜乎故臣曰民猶以爲小度其情事之宜然也而王之囿則異是

當臣始至於境之時已覺王之境也非文王之境也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蓋慮王之禁非文王之禁也則聞言而入所以戒臣從者於樵蘇游衍之時而無犯不敢以入文王之國者望王也告臣者曰郊關之內可耕可廬之地而民所徃來旁午之境也曰有囿方四十里則固已張皇言之而形其地之廣矣曰王之禁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設極重之刑唯恐麋鹿之不爲王私也臣聞之而怵然其爲禁也亦至是哉禁縣而民不犯而王之言之也慘矣禁縣而郊關之近民居之衆見利而動之欲不能不犯也則王之法愈慘矣則是此方四十里者地無制而禽獸蕃誘民以可趨之利而致之死

阱也非囿也國中之阱也非原野之阱也民卽萬不敢
以死嘗試而父戒其子之愚兄慮其弟之妄惴惴然於
阱之旁使其小焉猶可相戒而愈大則禍愈深民之煩
言怨詛而以爲大非不思奉上以逸遊之樂馴畜之盛
而事之甚危卽情之甚切也不亦宜乎而王何怪焉王
勿曰民之不及周民也使王之民而爲周之民則方四
十里不足以快其欲使周之民而爲王之民亦唯是方
四十里之惴惴懍懍而能相安於方七十里乎古人之
迹見於傳記不可託以自文古人之實心實德可卽於
其上下合同之故而想之斯以自知警而不讓於古人
乎按岐豐之地依山帶渭多磽确之土不可耕種而長

林木多禽獸百姓取不以時則易盡故文王名爲己囿
以定民芻蕘雉兔之時制而齊爲沃壤郊關之內肥衍
可授井廬齊人封殖以爲君之私苑則厲民不待言又
況不仁之禁設焉則民怨可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非
囿也西隴阪而南大乙豈但七十里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
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
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
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
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
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
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
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
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好當作敢

言以敢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篤當作筥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
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
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
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亂當作衡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好當作敢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敢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訓義戰國之時七雄角立利在則合利競則爭大者餌小國而思奪之小國屈於大國而固願甘心以逞焉乃愈交而愈離愈爭而愈受其敗夫大有爲之君審於存亾之理而以包涵四海爲量唯是懲小忿而待時至於天怒人怨不容不救民於水火時至事起而弔民伐罪似與其始退讓不爭之道相反而不知容保天下之民而思安之其情則一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當時之鄰國自難與交而宣王交之之心亦或從或衡之策則意其爲道一形勢相持權謀相誘之道也孟子曰人君而有志於天下則鄰國者吾所與共天下者也而何容無道也其爲道也當其言交則盡其交之理而已誠信者天人之所不能違理勢者事機之所不可昧我大也彼小也而小者有不服之心我欲交之彼不知悔而求盡吾道也難唯仁者初無蔑弱小之心惻怛而矜容之冀可愧服而與我爲善也乃能不以餌之之術生其疑忌而天下共信我之無私則周恤之慰安之皆其誠也故湯之滅葛其初但有匡扶貧弱之心而事之也誠也文王之駾昆夷其初但有懷柔遠人之念而事之也誠也未嘗以葛之詐己昆夷之侵己而忿嫉挾詐

以交之也盡人於己其恩其怨聽彼之自爲順逆焉耳我小也彼大也而大者有不容之心我欲交之彼益驕肆而求得其情也難惟智者審知冒昧以逞之非委蛇而順受之冀可相安而各自得也乃能不示以姑屈之情審其忮怒而天下共諒其道之已盡則貢獻焉退避焉非勉彊也故獯鬻終不能隕大王之問而大王不以獯鬻之狂逞而亟與爭竭力以事之而已吳蹶不能挫句踐之興而句踐不以吳之蔑弱而疾與競屈已以事之而已由此觀之則可知仁者智者道在己而無慝之心矣以大事小而非餌之者其心以爲天之使有大而必有小天之理也吾安其大而彼安其小苟可撫而懷

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悠然其處於覆載之中吾可以無求而彼亦可以自遂使其終若我訓焉則共相涵育而陶然自適矣所樂者天也以小事大而非姑屈者其心以爲天之使彼爲大而我爲小天之勢也彼不安於大而我惡得不安於小但令俛而息哉何氣敢矜何志敢溢從容以順其後命之數彼且不我毒而我自有以得全使其終能撫我焉而敢生異念乎所畏者天也夫其所以樂天者豈因循逸豫而恃天之可永吾祚哉蓋其中裹之廣大唯恐一不盡其裹小之仁則過開自我而激成一不相下之勢兵連禍結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必有受其傷者心之所規者竝生竝育之宏量而惻

怛之忱發見於外則有坦然與四海合同之氣象於是而天下久載其生成此湯文之所以王也時至事起而征葛驅夷豈其事之之心所忍及乎夫其所以畏天者豈偷安苟容而置國計於不圖哉益其審度之精密唯恐一不盡其役大之禮則民不適有安而成乎自救不給之勢父老子弟且無能生聚無能教訓而國且非其國故慮之所定者吾國固本之亟經而謹守之情立其根本則有阜然樹建國不拔之規模於是而國人皆將賴其寔識此大王句踐之所以興也時至事起而桀狄沼吳固非事之之日所早計也詩不云乎天有定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待時者命所集襄姦者罰所降天之

威也當其時循其道且保天下焉且保吾國焉無私之心不爭之志天佑之而天下信之於時保之矣然則當其交鄰國也吾盡吾仁焉吾不昧吾智焉亦道而已矣挾其詐誘其合陰取而陽與遠交而近攻皆不仁不智進無以圖天下而退且禍中於國今之言交者類然王勿聽焉齊王足用爲善者聞言而若喻其理乃曰夫子之言及此也含之於寸心而量周乎遠大仁者之心盡舉天下而爲之裹保智者之識全審一國而樹其永圖於以戢甯社稷而撫六合者有餘矣乃寡人自念之有不能然者則以有爲之心不自戢而不甘爲人下之心不可降則小屈而大伸不能隱忍而俟天之休命恐不

足以承夫子之訓將如之何孟子曰夫勇何病哉仁者智者豈其怯懦無爲而柔愿卑屈者乎顧勇有大小焉不仁而忮心生不智而狂怒逞須臾之忿一勝之圖小勇也王所宜戒者此小勇也夫小勇何足道哉殆猶夫撫劍疾視而言也彼惡敢當我哉不顧彼之何以不敢當不度我之何以無能當匹夫之以勇逞者則然此身之不保而何有於天下王誠仁也誠智也以惻怛之誠生其不忍一夫不被之恥以明哲之識知夫天與人歸之幾由是而勇生焉其大何如也王請以仁存之以智規之至於不得不勇之時奮發而初不失其保天下之素志則勇亦何病之有乎則請爲王言大勇詩云文王

赫然而怒怒密人之不道而擅相攻以毒天下也既怒
之則必克之爰整其旅不諱用兵焉以遏止密人徂共
之軍旅而密遏矣斯役也周之威德加於天下而周祜
篤矣文王誅暴禁亂之心白於萬邦而以荅天下其蘇
之望矣由詩言之周之所以興與天下之所以戴周者
在文王赫嘫之心奮起而無所疑此文王之勇所以大
也怒生於不容已之怒而疆者戢弱者安侯邦無戰爭
之苦而百姓免於干戈則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也在文
王有嘫者書曰天之降生下民也必立一人以爲君而
耆之爲師而教之其命之之意惟曰上帝能生民而教
之耆之者在君師其能助上帝以奠下民乎則寵異之

於四方而使四方共戴焉夫既受帝之寵而助上帝之
爲則有罪者自我誅之無罪者自我保之天下其曷敢
妄起一念而干我者則我今日奮起以伐有罪尙何疑
而何懼乎書之所言非武王之自矜大以制天下也蓋
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而紂一人者唯其殘虐橫行而不
恤武王內顧已而上念天心誠引爲自己之恥謂當吾
世而何忍此播虐者之無忌以故誅其君戮其黨以求
免上帝之責此武王敢於自任而奮發於不容已勇之
所以大也恥生於不容已之恥而暴已易仁已行四海
免於毒痛萬民抒其愁怨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在
武王又有嘫者合文武之事而觀之天下無大可怒大

可恥之事已不敢先天下有不容不怒不容不恥之幾
已不敢後無快其所欲之情者仁之量而不忍天下之
亂者仁之勃嘫必發之勇也無妄求有功者智之明而
無疑於一旦之興者智之見幾必決之勇也保天下者
亦何嘗廢勇哉今王且無妄怒而如匹夫乎可容保者
則隱忍以盡吾交鄰之道期其感孚而相安於無事嘫
而敢戰樂禍且如密焉播惡戕民且如紂焉怒誠發於
心而爲天下之公憤大勇之耆有素而發之一旦則桀
者誅之亂者定之而所以安天下者在此則民且望王
師如時雨而唯恐王之有疑而不決有畏而不奮也而
勇何病乎仁也智也勇也一而已矣以事大而非姑忍

以事小而非餌之以怒而非妄動今日正大有爲之日
也彼連諸侯以易相事而会相奪交其遠而攻其近畏
其大而麦其小皆不仁不智不勇之謀也非道也王何
患乎無道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嘫
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
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禮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當作惪怒當作惄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惪民之怒而民惪其惪則惪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附符又切潮音朝儛音舞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狩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察當作督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憂當作惪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當作猒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弋雪切徵陟里反招宜作韶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

子之言可謂寔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訓義 人君不可有遊觀以困民之事而抑無端尻高拱而徒以無欲自信其無過而遂置民於膜外之理若夫勤民者降尊以出入於民間而問民之疾苦然而巡行之下耳目得舒焉心意得適焉以蕩滌其鬱滯而有仁智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後世出必困民而無能利民於是百姓聞君之出則相與詛詬之不仁之君因以遂過於民而稍有心者遂自顧歉然而若以己爲無出而可以謝過斯先王上下同情之風所爲不可復也齊宣王遊於雪宮而見孟子於是意孟子之必以遊爲不可也乃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蓋意賢者之必閉耳塞目

自愁苦而後可無歉於民也孟子曰汝宮明堂之上賢者所以修汝紀也山林原隰之間抑賢者之所以行心志也考之於古驗之於事推之於理達之於情登車行野而賢者之心益快安得不有此哉乃王所疑於賢者之不可有者亦以今之君一出而民非之耳夫民之非之也有故人皆有所欲得得其所得則樂失其所得則怨無所徼恩惠而得於上復不能安處而保所得於己於是而以上之遊觀爲非則情理之必然者矣夫國皆君之國豈其不可以遊行不訾夫君所以病我者何在而但聞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卽啟怨讟者民之愚也輒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而徒吝於君乃輒是人而可無一日之樂而君乃使民之不得視民之疾痛悲憫而徒遲一日耳目之觀則亦非也嗚呼輒使上下之交相非而君民本一體以可相安於和平欣暢之宇者遂成一愁怨之天下乎能念此而王道在是矣今夫民有其樂矣仰可事俛可育歲時休息之餘行歌問勞於野者民之樂也而王能念之使有此一日而與之歓蒸焉與之觀蜡焉則君有別宮離館而一適其心民亦樂之矣乃其能樂民之樂者唯先有以憂民之憂也如民之仰不足事俛不足育顧瞻原野而計無所出於斯時也君出而問之因代爲慮之取其所憂者而汲汲以圖之則國之有故君之不寧不能逸豫而暢其情也民亦憂之矣

此理之必然情之必至者也人君而能然乎則君以天下之家給人足爲樂天下以君之尊榮安富爲樂休哉和平之淪洽無涯也君以天下之一夫不獲爲憂天下以君之大欲不得爲憂皇然一體之相卹也然而有不王者乎民之歸也飆禦之王之興也亦飆禦之乎未之有也王業成頌聲作名山大川登涉而廣吾心志飆是賢者而必域耳目束形骸養尊處高以困於宮庭哉此其事晏子嘗言之矣昔者齊景公將欲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以盡齊之山而登之因之以臨流而遵海而南焉放於琅邪極齊之南境焉乃吾恐出而以侈於遊觀爲過也聞先王撫有山河亦嘗觀焉而

天下想望之儞頌之此必有所修行之典而後無傷於令德則吾車轍所至必有所修明而舉行者乃可上合於先王吾將何爲而可哉晏子對曰君欲觀而思先王非時君之志也慕先王而欲有所修乃先王之實也不亦善哉請爲君言先王之政所當修者自其巡行天下而觀天下則天子十二載適諸侯而周於五嶽曰巡狩巡狩者以巡行省察夫諸侯所守之土民之安危存亡也諸侯六年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以述其所奉天子理萬民之職而告之天下以自白其勤怠得失也驅車而征越國而遊非徒然也皆以民事爲主而上下之惟此爲孜孜也自其巡行一國而觀一國則春可觀也

觀民之于耜舉趾而勸其駿發也其爲勤爲惰省而戒之有種鹽之不足者於是而補之秋可觀也觀民之其穫納稼而樂此黃茂也其爲盈爲歉省而知之有終歲之不給者於是而助之斯道也三代先王之所修自夏后氏而已然矣故民爲之諺曰吾王而不遊乎則吾何所資於補助以得免於經營謀會之苦而休乎吾王而不出遊以豫情乎則吾何能陳情於深宮重闕之中而得此助乎唯吾王之然也天下諸侯而莫敢不然而天下皆在王同情一視之中矣此先王之所修而以勤民故一遊一豫而即以勤民乃使諸侯衛法而萬民胥說如此而今之遊也則不然矣非王事也非民事也春不

補秋不助也而猶不但已也徒御不餽侈扈從之雄焉畏糧不夙待輓運以給焉治宮館除道路之苦耍雜出於葦輸之中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也君自樂而民自惠上不恤而下益不平睊睊然側目以視而舉下流之惡以歸謗於君於是而民心離矣可叛則叛可竊則竊矣慝之作興於心而必見於事矣若此問其所爲出何爲也哉非述職之典而方王命非省民之事徒虐民生以縱情於山水之間爲舉酒邀歡之計使飲食若流而已矣綿延而不息爲流連耳迷惑而不醒爲荒亡耳內以虐縣邑之長外以擾附庸之國期會恐不至而供膳恐不備爲諸侯憂也虐及於一方而害延於遠鄙有

如是者流連荒亡之禍大矣哉而請備言四者之實以觀於水流者放身隨水而下之謂也水無涯而行亦無涯矣連者挽身逆水而上之謂也挽不易至而行不易止矣以觀於山則荒者逐獸而求獲無已之謂也獸不可盡而荒遠不恤矣隨其觀於水觀於山得可飲之地而縱飲焉亡者以酒爲戲而無度之謂也爲酒所使而國非其國身亦非其身矣夫偶然一樂而難與止息勢有必然樂之不可縱也如此夫夫先王之出本以事而出民足矣給矣咏歌作矣於斯時也不廢樂焉登山臨水行獵飲酒間亦所不廢而尻安思危樂極知反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惡得有哉此以自度而爲諸侯度者也

以嬰所聞於古所見於今者如此君而欲巡行國中焉
修先王之修行之而已效今日之爲亦誰能禁君之不
行者而君請擇之於是景公聞言而說喜於得民而免
於民之非也乃奉晏子之言而行之大戒於國使民喻
於巡行之故而知其非以厲己出舍於郊且勿務爲遠
遊而先行之於近於是時也舉久不修之曠典動支發
椒倉廩之粟以補民之不足民情欣悅於一時而景公
因以眺山川之勝抒四望之懷故寫意於樂而召大師
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君臣之相說說以民也民說
而君臣胥得言者之情暢行者之志快而民受之者之
心更愜也其樂至今猶有傳者則用舜之招而以徵角

爲聲之主其以勤於事而宜於民與此二音相得乎其
升歌之詩有曰畜君何尤言畜止其君之邪心而引之
正道君且悅焉而何過乎蓋晏子之言既以導公於先
王之事而且力救其遊觀以困民之非防失於未然是
唯其有忠悉之心而後能然故景公諒之而曰君臣相
說也以臣所聞於先齊者如此夫景公非能純法乎先
王之恩樂者也而聞晏子之言則輯其雄遊之心而一
時君臣交說於上以傳之音樂則亦賢者自有其樂而
不畏民非之徵也況恩以天下者勤卹民隱無行而不
得民之心則以時之康事之暇逸吾情而得仁智之樂
於登高流連之下無非天和之至而譜之音容與咸英

韶濩而竝美王能勿志於此乎嗚呼此孟子體天理人
情之中以立言而非但因幾而諷諫如晏子而已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
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
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
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
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古頑切哿工可切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
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
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
之子孫皆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
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
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

市之吏譏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
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
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
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
煢困悴貌商當作甯瀦陟魚切水停悴上作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
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
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好當作政餱音侯槖音託戢詩作輯音集居當作尻然當作嘫

王自以爲政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
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
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
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
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
足如是是公劉政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政
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政當作戎遷本作遷从辵从䙴省䙴从舁从囟从卪升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愛當作㤅走本作赱滸本作汻

王又言此者政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
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
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
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
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尻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
政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
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
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
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
政勇政貨政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

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
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
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
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厶當作厶微當作散端當作耑

訓義王者之道固以清心寡欲爲本而抑非恬淡無欲
與萬物相忘之遂足推恩於四海也蓋人之與萬物相
通者心也而君子之心非小人所能有小人之心抑君
子所不可無小人之心而君子不可無者情也其以體

天下之秀爲士樸爲農皇皇求利爲商賈愚不自知以陷於刑爲罪人乃至天所不能佑而不適有生爲鰥寡孤獨其憂樂之情不可抑者唯食色而已君子而無此情則何以知小人之有此情也於是嚴酷裁制唯其意之所行而授人以不堪此古今刻覈之士言治必入於名法而聖賢懷保天下元后父母之道則異是以我之有道而不能無情也知民之非有道而必不可變遊其情也本忠厚之意以推行之周之有天下開明堂成八百秊之令祚者此而已矣孟子之學實造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條理故以齊王之好貨好色而決之以王政可行明堂可興之理焉周天子東巡狩之明堂在泰

山之下齊宣王之時猶存而齊王問曰進言者皆曰周不復興七王角立孰與一之王自王於東方何用此爲而謂我毀之敢請於夫子毀之以示分土之勢乎抑勿毀以待王者之興乎孟子曰夫明堂者非一姓之守而四海之望也王者順時巡守省方而布政教於此堂焉王無其志則已王欲行王者之政則今日行於國中者他日行於天下且於此而出治焉勿毀之矣王者之興舍王其誰也於是王歆然而願聞王政孟子曰周之明堂作之於成王致太平之後而周之王業則起於文王居岐之時凡明堂所布之仁政皆推本文王治岐之政而行者也而其大端亦易簡而無難行者周以農事爲

開國之本而取民之制所以安農也耕者則九一矣周以親親尊賢爲立國之基而厚下之澤以勸賢也仕者則世祿矣商旅以通國之有無民用所由利也關市則譏而不征矣鰥寡以佐艱食之窮兵食所以裕也澤梁無禁矣至不得已而用刑殺之中有存焉則罪人不孥矣文王以此治岐而耕者說仕者勸遊人歸貧民給其後推本此意凡明堂之令所以頒於諸侯施於天下而正疆界錄賢能施法詳刑皆推此而行之耳若夫民有老而無妻者焉無甯處也曰鰥有老而無夫者焉無與立也曰寡有老而無子者焉疾痛無與恤也曰獨有幼而無父者焉長養無與援也曰孤此四者與民並生於

天地之閒而天窮之人無可告者文王之於岐也有此四者於凶荒寒暑之時發補助之政施布帛酒漿之仁必先施四者誠以不得不先而先之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則凡有情者無不哀之而文王於人之哀而實致其哀且不徒哀而必使免於哀焉文王自不容已於惻隱而盡協天下之心者此也其後推本此意凡明堂之恩訪百秊問疾苦以倡率諸侯而制爲恩澤者皆推此而行之耳王而行於齊則一國之人心得而天下引領而歸王明堂出治可事半而功倍矣勿毀焉可矣孟子所言之王政天理也無非人情也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者即天理也非有絕己之意欲以徇天下推理

之清剛以制天下者也齊王於此唯其情之必動而遂欣然慕之曰善哉言乎孟子曰夫今天下之君惟其殘忍無情閒此而不惬於心耳王而知文王之政之善矣而不行焉必有所爲所爲者而礙於行猶可言也所爲者而不礙於行王何不行哉王曰寡人之所以不能行者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也好貨則有所吝而不能舍亦念民之無以自存而不禁此心之見貨而動者何也孟子曰夫王政豈必不好貨者而後行哉如必不好貨而後可行則枯槁以自託矯廉亦何以知民耕三餘九之實計哉周之王業始於公劉而公劉嘗好貨矣昔公劉之詩曰公劉未遷豳之前乃露積焉乃倉貯焉於其

行也乃裹之爲餱糧於橐焉於囊焉思以安集其人民而得所凥止光大我土宇而嚴封域焉於是張我弓矢舉我干戈持我戚揚乃啟行而之於邠由此而思之必於其凥也有積倉乃於其行也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焉則當其未遷之先勤於收斂畜爲公藏公劉苟不好之而何以得此哉然而終以肇周於邠以爲斯民之君宗者何也唯公劉之有此好也即念民之有此好也而所以勸相之趣興之者即爲文王惠養斯民定取民之制廼山澤之征之根本王如於好貨之心方動之時即以此心而推之知小人之好更有切於我者而損上益下之情自勃然而生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何有哉王又曰寡人更有疾焉寡人好色好色則有所耽而易於怠亦念民之勞我經營而不禁此心之遇色而忘者何也孟子曰夫王政豈必不好色者而後行哉如不好色而後可行則孤處以絕人世亦何以知民煢獨可念之情哉周之王業盛於大王而大王嘗好色矣而恋厥妃矣詩曰古公亶父以避狄難之故一旦決往而於來朝走馬以遷率渭水之西而循其滸以至於岐山之下爰及姜女聿來此以胥凥處焉夫流連播遷之際必偕厥妃而謀安集欲自得甯處而即欲厥妃之有甯焉如是非大王夫婦之情有篤焉者哉而新遷之民各無棄捐其室家者當此遠行之際內無留幽之怨女

外無獨往之曠夫蓋亦肩肩爲室家計者上下同情也然而終以成王業之基以启翦商之祚者何也唯大王之有此好也即念民之有此好也而所以使之完聚所以俛育者即爲文王哀閔鰥寡保百室之盈致婦子之甯之根本王如於好色之心方摯之時即以此心而推之知小人之好色更有難於我者而桃夭鵲巢之仁自得所從致其於以行王政而坐明堂也何有哉王欲行之行之而已矣百季之廢緒不必一姓而可以代興小人之情欲達於君子而無異理故曰王政之易易也嗚呼此孟子所以即人情合天理無不可行仁之人無不可行仁之心而異於名法之苛嚴異端之孤寂非灼見

天地之心者何以與於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訓義 齊宣王進不能圖王退且不能自治其國而不知自恥其失則天職墮而天命不佑人心怨而人治必離且無以保其國矣孟子於此不能深喩而切責之乃設一事以問之曰夫人之困苦而不能卹者以爲情不關己也乃有如王之臣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則旣託以後其妻子所欲得之情舍所託者而誰告乎未幾而遊者反矣而未反以前妻子之凍餒無與恤也於斯時也王之臣其能與此友而無與昔日之好乎抑否乎此不待論而知其必絕交者也王曰棄之誠當棄也唯王亦知棄之者更無容忍相安之理也由此言之人以情恃我而我違其情固分義之所不能孕合矣孟子更設一事以問曰夫人之理當付於不問者惟其職不已屬也乃有如旣受命而爲士師矣而鄉士遂士任其或出或入以利鬻獄以意破法曾不爲糾正而平反之如斯以爲士師也王其能聽此士師之尸位乎抑否乎此不待論而知其加絀者也王曰已之誠當已也唯王亦知已之者更無國法不伸之理也由此言之有職旣有所受而不能自盡固爵祿之不可以久幸乎孟子曰事有類此者而王知之乎人君有四境之土地則有四境之人民其飢寒之必卹者民所託命不啻如友之託家有四境之人民則有四境之政刑其綱紀之必飭者天命之爲君不啻如君命之爲吏然且民有疾苦而不知國多姦邪而不督斯其爲君也天鑒之有赫其能終寵綏之民情之可畏其能終奉戴之乎抑否乎而王謂之何嗚嘑孟子之望王也切而愛王也深故危詞以動之使知民之必我棄而天之必我已也而王不能受也顧左右而言他不愧而憤不悔而驕斯其所以終不可有爲乎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

人今日有亾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爲此亾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與平 辭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然當作然 察當作督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說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私當作厶 幸本作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訓義 春秋之時世卿執政天下不治而諸侯倚之可爵而不可亾至於戰國而一變矣匹夫挾術以干王侯立談而取卿相排陷大臣人主惑之而削奪故舊尊親以聽其所爲不效則引身以去旦秦莫楚唯其所之以是親離於上則衆叛於下民志不定而敗亾相踵齊宣王館稷下之士乃至一旦而進七十人其七十人所奪之位雖有不才要皆與齊同休戚之臣也怨憤興而民心

解譬猶一父之子本屬天性之恙而離間者興則父子離而家必覆孟子知其不能保國也而謂之曰國所恃以長存者以其爲故國也士有舊德之可食農有先疇之可服則患難相恤不期而親乎上也今齊僻處東海非戰爭之地井廬城郭依然舊望而無斬木伐社之事故一望而喬木植焉雖然此豈故國之實哉君受先公之付託而世其國本枝之裔勳賢之後亦受先公之簡畀而世其家則肯以耆百年之福者後以貽無疆之休斯乃足爲故國矣而視王之庭誅者誅逐者逐避忌而退者退王誠念之誰爲王安危與共之親臣乎夫親臣何以無也則進者進而親臣退矣王將以此進者爲可

託國乎而顧念昔者之所進言讎則來智窮則去利祿
可得則相依而若將託命權勢或衰則相背而唯恐不
先今日念之其何以出亡而之於他國王不知其故而
竝不復記憶其人矣夫徒空人國而王之廷一去留不
定之廷則王之國固朝更夕改之國而何恃以云故國
乎孟子之言非但欲王之愼於用也而急欲王之愼於
舍乃王不能知忠厚立本之圖而徒憾於舍之不早乃
曰夫昔進而今亡者皆不才者也乃當其始至於吾之
前言皆可聽行皆可觀任之事而後知不才焉吾何以
早識而決舍之乎孟子曰王無輕言舍也曷亦愼於言
用夫官職止有此數而君心之嚮背不容兩全是以國

君承先世之緒而以先君之祿位百姓之生命付託於
人有賢者至於吾前在所必進矣而其進之也如可已
則姑已之至於賢不易得國不能理而遲回審處乃授
之以位不得已而不能已也所以然者豈其吝天位天
祿而私之於賢人君子而疑之乎蓋立國之道以忠厚
爲本以尊尊親親爲固結民心而睦之之教乃賢者自
遠而來未繫國人之望旣進之矣位必有所代恩必有
所逐將使卑者踰尊而尊者卑疏者踰戚而戚者疏自
非耕莘釣渭大者爲名世之才則勢傾世俗恩衰骨肉
上以感先公之怨恫下以啓百姓之危疑可不愼與愼
之故自非不得已而必姑已之愼於進者正愼於言舍

之突仁至意也王勿輕言舍也不得已而進其進也將
如之何夫亦念不才者之進王能用衆乎抑能用獨乎
必其有爲之居閒而偁其賢者則左右乎左右者有所
與有所廢以市王之恩威者也皆曰賢未可也抑諸大
夫乎諸大夫者且欲援之爲黨而不知樹之爲讎以昧
於嬰結者也皆曰賢未可也誠愼之亦不容不有所訪
求其國人與國人而皆曰賢則進之而不以王爲私恩
因之以有所踰而不以爲王之私斷者也此因衆以順
人心之道也然恐其不才焉則用獨之道進矣然後詢
之以言考之以事徐審其果異於挾策之姦邪而必爲
吾宗室勳賢所敬服者也賢已見矣上可以告無罪於

先君下可以泯怨忌於臣民然後用之則信可以爲王
之親臣矣且王之進之也不問其才不才而亟欲踰我
尊親者蓋亦疑忌夫在位者之不可託國而思奪其柄
故樂得人而代之也乃此疑忌何自而生乎無亦唯是
左右乎私利相干而不遂也其曰不可者勿聽則釁消
自內矣或卽諸大夫乎權勢相軋而相傾也其曰不可
者勿聽則黨散於下矣乃若在必舍亦必有所詢問焉
其國人乎則已之而不以王爲私惡卽有踰之者而不
以王爲抑彼而伸此也用衆以示無私而獨可用矣恐
其不當舍也然後鑒之於生平審之於後患其果不如
新進者之能得人心而爲將來子孫黎民之害乎不可

已見矣其祖宗不得怨於幽其子孫不得而怨於後然
後厺之無復疑世臣之無矣如其不然一用也一厺也
將有大傷國家之元氣而解散人心之禍存焉其未厺
也媒孽之者尙有所忌而彼亦有所顧卹也如其厺之
則攻之者唯恐其復用而思除之彼亦自知其不復用
而難保其無怨懟也於是過日閒嫌日積而不免於殺
矣王勿以左右之皆曰可殺而激成不解之怒也小人
之毒烈也勿聽而有餘恩焉王勿以諸大夫之皆曰可
殺而信爲公惡之難容也朋黨之禍酷也勿聽而務矜
全焉倘以爲衆惡之不可違則必待國人之皆曰可殺
與是不殺而害果中於宗社殺之而大愜羣心者也且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　三十八

不遽用衆也而猶用獨焉然後度之於八議之中而無
可議求所以生之而生不可得其可殺之情形著而不
可揜矣王之曲全之情可暴於天下而凡我宗臣故舊
抑知茍不如是其惡而大法不加也然後殺之夫豈以
欲寵一新進之小臣而釀成上下相形之痛哉王而誠
如此乎以愼於已之心而愼於用愼於用則必愼於已
而必不至不愼於殺一人立於上而親賢衆於下分定
而情相聯王保王之民彼亦各自保其民以保其富貴
一國之勢如一家一國之情如一父之子安有與樂也
危有與恤也然後居兆民之上而爲之父母民不容不
尊而親之矣此則上以承宗祖之世澤下以貽無窮之

合緒而不虛爲故國矣不然離者在廷而叛者在野人
　心散而大命傾烏容不爲王慮之乎不才者日進於茸
顧王勿以左右諸大夫之居閒而聽之以搖大臣也此
保國之急圖王勿忽焉葢齊至宣王之世嬖先開於田
嬰而國且瀕危而淳于髡之徒急引邪佞卒致湣齒之
禍孟子非與巨室比者而原本忠厚立國之至意以折
遊士一本於先王尊親之精意而惜乎王不能用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　三十九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
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
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葢四海歸之則爲天子
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
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訓義湯武之事君子所難言也置湯武於不言而但言
桀紂則湯武之心可得而白於天下而其言可以爲萬
世戒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非疑其無此事

也疑其何以有此事也孟子曰湯武之事記之史策而無慙傳之後世而偁道弗絕誠有之也宣王曰未放未伐之前桀紂固湯武之君也放之伐之而無忌豈其臣果聖遂弑君而無不可乎孟子曰君之不可弑大義昭垂誰敢犯者而抑問其何以謂之君也君者以大仁育天下以大義正天下者也育天下而天下親之正天下而天下尊之天下所尊親雖聖人其敢不尊親之乎若夫賊仁者非但不能育天下也忿其凶暴以絕天地之生理則謂之賊生人之害氣所集也賊義者非但不能正天下也任其侮慢以敗天下之彝倫則謂之殘四海之禍敗所生也殘賊之人孰與親之孰與尊之衆叛親

離謂之一夫而已紂唯如是故武王起而誅之天下莫不悅服焉當時偁之後世傳之信紂爲覆載不容之人誅之而已夫湯之於桀亦猶是也若夫君無失德則四海戴之而孰敢弑焉帝王之興雖不一致未聞敢有以弑君自居而天下不致討者也知桀紂之所以亡則知湯武之所以興行之無貳居之不疑湯武之心豈易測哉孟子不言湯武而言桀紂者以見苟如桀紂則人得而誅足以警君道之必盡而苟非桀紂則必不敢放伐又以正大分之不可干足以垂世而立教矣若夫湯武順天應人之心則固未易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夫音扶舍上聲姑當作爲女音汝下並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爲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

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訓義孟子所學者王道所欲行於齊者王政而齊王功利之習已深乃欲屈孟子而從己富彊之術孟子志不行而所望於王者且相負也乃自明其道之不可屈而示王以不當屈已之道爲廣譬而醒之曰今王且謂士之不能貶道以從王也則不知士之有不可貶者存也且使士之貶道而從王也王甚無利於其貶也夫道有大小小者不可使大大者尤不可使小士之自度審矣而王弗能爲士度事有能有不能不能者從能者則成

能者從不能者則敗士固爲王計之明而王不能自爲計則請爲王喩士之不可屈者今夫王而欲爲巨室其事大其志不容苟也則使工師而求木必求其大者矣乃不難於求而難於得也且不難於得而難於用所得也工師而得大木則王必喜矣夫豈以爲吾求之吾得之足以侈所得之盛哉將有以任之而心期乎其能勝也有匠人者不知大者之必大用而以爲可使小用之也斲其固有之美而以殉一榱一桷之求而王豈不怒乎蓋舍所可勝之任而將欲大用而不能矣王之易喜而怒也唯大木者王之所得則望於匠者不輕屈木卽以屈王怒不可止矣以此推之夫人易喜而怒之心豈

非情之必嘫哉夫此人也幼而學之所學者何事壯而欲行之所行者何爲天下之生民於我託命斯道之興廢於我見功舍近小之規宏遠大之圖王且爲王者而夫人且爲名世乃王則曰女所學者未能行也及舍之以從我謀尺寸之利規旦夕之功夫人之心將何如乎昔之見王者喜而今能無怒乎昔之學而欲行者喜而今能無怒乎如是而欲其欣嘫聽命也必不能矣王不諒士之心而士固不可枉也抑請更爲王喩其不當屈士者今有璞玉於此玉也可成乎大用者也乃尙爲璞也則未成而有待於成之者也雖其値萬鎰不能不珍重之乎而必使玉人彫琢之非玉人而玉失其玉且非玉人而竝毁其玉王亦惟自不能彫琢而後需玉人也其能不任玉人之爲而已無容以私意與哉王之於此必明計之矣乃至於治國家非但萬鎰也獨惟不能治而使成乎今日之國家則欲厺其近小之害進以宏遠之圖安未安之民制未制之法必得士而使展其學以見於行乃曰及舍女所學而從我以士之才屈而就己之志夫士之不屑爲王之所爲者久則不能爲王之爲也必矣而一旦改行易操以從王則進不足以成而退且以敗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而終不成乎器哉王不自念其不可有爲而士不敢以虛名受賓賚也必矣王度之爲士度之二者何利焉則士亦安能爲王任咎而

鬱鬱於王之廷以不伸其志也乎將不敢久奉王之教矣嗚嘑此孟子將厺齊之言也其詞切而王卒不悟末如之何矣　上是言己必不肎舍其學下言舍所學亦於王無益兩喩各別須要分析

齊人伐燕勝之（燕宜作[illegible]）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𤔔當作亂）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擧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本作椉从入从桀正音乘陵切轉借音乘證切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是也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說弋雪切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
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
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
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
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寺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

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
則天意得矣說弋雪切
訓義以征伐得天下者取人之國而不以爲貪則燕之
無道齊已克之因而取之正爲定天下於一統之機然
而得失安危之介正在於此在彼有必亡之理而在我
又須有以大反其所爲收民心而順天道則王業自此
而成如其不然則反且置之進不足以圖王而退猶可
以保其國故孟子之心非不欲取燕而料齊之不足有
爲則反爲兩端之辭以使之自揣而無如宣王之急於
功利而聽邪說者何也齊人伐燕克其國都而以大勝
告於是宣王有貪燕之心而邪臣復進諛言以動之王

乃問於孟子曰今日者燕無不可取之勢取不取唯吾
之意而已寡人乃謀之於衆人或謂寡人勿取者執諸
侯各有分土之成說也或謂寡人取之者明時勢不可
失之理也且又曰以萬乘之國不加彊也伐萬乘之國
勢相敵也乃五旬而舉之兵不勞而功倍非師武臣力
之能至此也天也天有所廢因有所興天與不取違上
帝付託之心且降之殃焉斯言也較謂勿取者理正而
言順寡人固欲取之因此而兼其地有其人改其社稷
南嚮以臨天下不亦可乎而夫子以爲何如於是孟子
欲言勿取則燕有亡道而燕民無去危就安之望欲言
取則齊無興王之資而燕民亦終無出於塗炭之日乃

不得已爲兩端之辭以使王自揣而自盡也曰夫燕之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五旬而舉者天也而豈有一杳冥
不可測之天司其成敗乎天之視聽在民之耳目天之
心即在民之喜怒亦求之於民而已吾試自揣焉未取
以前燕民幸其君之亡也而既取以後民能終無故主
之心而欣戴於王乎則取之可也古之人有決於取而
可信於民者武王之取商是也武王可以取商王何不
可以取燕哉若既取以後民且有疑吾私利之心而不
樂相推戴乎則勿取未爲失時也古之人有慎於取而
求信於民者文王之養晦是也文王且不取商而王輕
言取燕乎王內度之己外度之燕民勿徒矜一時之功

信天命於偶然之成敗也王之所信者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勢可相亢而不亢力可相敵而不敵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謂天使燕民之如此耳此豈一予奪之別
有天哉民情而已矣燕之虐民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故
願就王以避之然則今日之燕民非文王時之殷民猶
未盡忘殷而戴之矣則王不揣之民而但揣之己無信
今日之民情而度他日之民情所以出之於水火而登
之於衽席在王也如其以天為可恃以民心為不足
畏因而虐之則以水繼水而水益深以火繼火而火益
熱民且忘召公之德叛其七百年所戴之故主而何難
舍吞併之新君以望他人之至哉其去留之機如運轉

之易而已是得失安危之樞正在今日王亦念何以致
燕民之悅而已言勿取者阻王大有為之志而言取之
者又不恤後災之說王度之民亦度之己而已矣其可
以旁觀之論輕於一舉也邪蓋深仁厚澤之施德望積
於平日者齊無其具則乘燕民之疾其君而思易主行
弔民伐罪之善政猶可決計於一旦即棄此以取天下
在深體民心而盡救焚拯溺之仁此孟子之所望於齊
者大而不易言取與不取之兩端以決裂於一朝惜乎
齊王之終不足有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燕左作鄭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切徯胡禮反說弋雪反

兩引書皆尚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
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
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
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
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

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纍作累俗省音力追切

拯救也係纍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
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說
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
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
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旄當作耄倪五稽切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偁堯舜論征伐則必偁湯武葢治民不泆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泆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訓義齊人伐燕有可以取之勢齊王不患既取之後何以收燕民之心而服天下終以利其所有之情冒昧而取之於是燕民怨於下燕之臣子保燕後而棄民怨外結諸侯諸侯有怨可假有辭可執而其民亦唯恐齊之併己而殘害之如燕將謀救燕諸侯合而齊孤矣宣王

乃迫而問孟子曰寡人取燕因天心順民情也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量力之彊弱齊不能勝諸侯也何以待之寡人葢求其術而不得也孟子知其民怨於下敵棄於外勢迫而畏之甚乃曰嚮使王之進不能有爲退無以自保而至於此也臣以爲一齊不足以勝天下似也臣聞勢之不敵更有甚於王而天下環起而聽命莫敢不來享而來王則湯以七十里興是也乃齊有千里甫誅一虐民之主爲民之所迎而惴惴然如此其畏也臣所未聞夫湯亦何嘗不伐國而取之哉葛無道而湯之有事於天下也自此始乃取葛以後天下皆諒其爲匹夫匹婦報讎之心而信其可恃以爲元后父母也於是

東面而征西夷怨矣南面而征北狄怨矣怨之之辭曰奚爲後我乎由此思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冀雲之生而恐霓之阻之也夫其時所征之國豈其君之不患苟存而同惡之鄰邦不畏兵之且加己乎葢湯之征也將體君之仁而兵遲將之泆於時歸市者不止也耕者不變也湯之所誅其無道之君耳其於民也則問其疾苦而哀矜之除其虐政與以生全葢若時雨降焉其望於始者果有以慰之於終若時雨之降無負人之引領而望而既優既渥以起百昌之死斯時也民之說之何如乎故書述夏民之辭曰吾昔者待我后之至而后之來吾乃得自死而之生也然則湯何嘗不伐人之國而取之

乎信之於未至之先者果有以說之於既至之後其所滅之君即欲拒湯而民不爲之用未伐之國即欲黨惡相恤假救患之名以與湯爭而其民亦望湯之民自救不暇而況敢與湯爲難故東西南北唯其所征而一無所畏以七十里服天下而有餘未聞其有畏心也夫王之於燕其始之望王亦何大異於湯乎今燕之虐其民亦無異於葛也王聲罪以討之天下之可信者在斯燕之民以爲王之來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於是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燕民方且厚望於王而天下之屬望於王者自此始也王於斯時誅子之之僭亂改虐政之典民致燕民之說者在斯而起天下之望者亦在斯誠說

矣誠不失其望矣諸侯卽有忌王者而民心離叛倒戈之勢成王何畏乎哉而王之所爲則有若此之甚者王利燕之所有而君掠其君將掠其臣兵掠其民相率以暴而父兄殺矣子弟係纍矣宗廟毁矣重器遷矣燕民爲而燕之臣子憤釁開於內矣天下之民皆唯恐齊師之至而齊之得志於中國外怨激矣至於今日而將如之何其可自保以無虞乎王與之誠不得不畏也何也天下之諸侯其畏齊之彊而唯恐其偪己也固矣今且有燕之土撫燕之民則諸侯之忌王益甚而王仁政不施無以矜全水火之民則天下之民且甯忍故主之虐而畏齊之殺掠君忌於上民戒於下燕憤於內天下之

兵動矣非燕人之能動之諸侯之能動之王動之也王於今而事去矣不可爲矣收燕以臨天下之勢必不可○用矣則王今者唯有棄燕而已矣與其委燕於諸侯無甯捐燕於在我捐燕而失本無之燕必欲有燕而且危固有之齊棄其謀之方興兵之未動速出令焉反其旄倪民怨可平也止其重器不據利以召爭也謀於燕衆置君而去以免天下見討之名也則諸侯之兵猶可止也舍此不圖非臣之所與知矣畏天下而悔過王誠怯矣處於不得不畏之塗自不能免於畏之之實惜哉有大有爲之時而竟棄成功於一旦臣豈願王之出於此哉仁不足以安天下而義猶足以保其國千里而畏人

誠自王始而不知畏人要有大可畏者在此今日棄燕存齊之下策不得已而爲王謀者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切長上聲下同

鬨鬥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㪔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尒者反乎尒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散當作㪔幾上聲

轉饑餓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㤅其民而民亦㤅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㪔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㤅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愛當作㤅散當作㪔 ○甯當作寧

訓義百姓之生死操於有司有司之賢不肖困於人君而國家之安危則在民心之恩怨君以百姓爲心則有

司以君之心爲心而百姓因之以君與有司爲一心非是則衆棄民離國非其國矣鄒穆公不卹民而致警武健嚴酷之士使爲有司恃之以彊而與鄰鬬謂有司效命則戰可勝而其敗也有司殲焉乃問於孟子曰國有法軍有律所從來尚矣將吏死國都邑之民在戎行者死其主一定之法也今此之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可謂盡忠於國矣豈其力之不敵哉而退閱民之爲兵者未有死者矣有司不負國而民負有司法所必誅矣乃欲誅則通國皆然不勝誅也將不誅乎操憤懟之心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救後何所懲焉吾其如此百姓何也孟子對曰合三十三人之部伍無一人救其長者君

亦息何以致此而尙議誅乎民之不救非不能救也實欲置有司於死也其所以然者發於戰之日而原於凶季饑歲也君之民嘗遇凶饑矣於時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今所存者其死亾之父兄子弟也乃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民且引領而望君之賑焉乃不聞發一粟捐一幣以救之蓋有司不以上聞感君不忍之心而行補助也此其過有司成之而其怨有司任之蓋君之有司以武健自恃而謂民不足卹敖慢於上因而戕害及下民之怨之豈一朝一夕哉嗚嘑不可死者民也不可逆者天也故曾子曰凡人之有所施於人也天理之循環不爽可不戒哉人情之恩怨不誣可不戒哉勿

逞吾之欲而奪人之欲勿利吾之私而傷人之私今之出乎介者他日之反乎介者也出之不自知其非而反之則悔將無及夫民畜怨已久而勢位所限無能如此有司何耳當此兩軍交綏之際一生一死民乃快其夙願以爲昔之視我之死而不救者今亦且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也此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必至者君其可獨歸罪於民乎則卽可勝誅而不可誅況不可勝誅乎雖然此又豈有司之自取哉有司之所以不告者何也君無恣養斯民之心而行苛斂無度之政有司既習於殘忍之風而不欲告抑限乎法禁之嚴而不敢告上下相蒙以成乎虐此其尤不在君而誰哉今君既畏一旦瓦

解之情而思懲後之策勿言誅也有仁政在制民產以養之於先修荒政以卹之於迫則有司亦翕然以民事爲先而疾痛相關與斯民爲一體則民戴君而卽戴有司無事之時相親也臨敵之下爭相死也賞祀戮社之法亦可以不設矣而君何尙未之知悔也夫君爲民父母其行仁也豈爲效死疆場故而誘之哉孟子此言亦因鄒君之迫而乘機以導之耳行王政可以貞常可以膺變亦於此而見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眘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
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寔得
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悉民不可
僥倖而苟免（倖本作儌）
訓義 滕文公當國未有難之日不知固本自立之道而
惑於當時之習欲有所依坿以求苟免乃問於孟子曰
國大則力可恃也處於僻遠則險可憑也而滕小國也
力不足以自存間於齊楚勢不容於孤立事齊而齊保
之或可以亢楚事楚而楚輔之或可以拒齊夫子酌二
國之勢飄可倚邪而情飄可託邪孟子曰今之爲謀者

無不出此而非吾所能及料也所不事者怨咎之所啟
所事者窺伺之所生君且悉國之力盡民之資以爲犧
牲玉帛而供無猒之求吾何能保其非取亾之道乎夫
出極難之勢而激發其大有爲之心斯誠非無道無已
而但爲保國自全之圖則吾有一謀在君且以事大國
之力鑿斯池乎築斯城乎有可守之具而亟求所守之
人恩信結於平尻休戚同於一旦曉然示民以與城池
而俱亾之理君效死也而民莫忍不效死也無有潰散
而去者也不以有盡之財力塡齊楚之谿壑民漸以親
國漸以固雖齊楚其如予何及時爲之尙未爲晩君柰
何聽游士之談以敵吾民而待斃乎義不可屈民不可

廢君尙念之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
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昔作昔俗居當作尻邠詩作豳義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尻之也詳見下
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苟紀力切創當作刱）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垂當作𠂹彊作彊省）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
遂有天下乃天理也嘫君子造基業於眘而𠂹統緒於
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
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勇於爲善
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
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訓義 滕文公不能立固本自彊之謀於先齊禍將成乃
問於孟子曰滕薛鄰也齊已取薛而城之以偪乎滕吾
安能不甚恐乎先君之祀其將斬矣欲事而且不聽我
之事欲守而無以守如之何則可夫滕之禍亟矣齊之
欲吞滕定矣於斯時也欲存祀而免於亾非大有爲之

貧別圖一百年之計更無策矣孟子曰勢有極而後反事有激而後成君其念叔繡之祀不可斬而奮發有爲乎無庸恐也請爲君言大王之事君如舍此土以無與彊齊爭誠有大不得已者而大王亦然昔者大王尻邠是公劉之世守也狄人侵之大王知其不足以爭而保國不如保祀乃去邠而之岐山之下尻焉後世論者以岐山爲興王之地異乎邠地之苦寒謂大王之擇膴膴之周原而取之乃大王當日欲保邠而不能不得已也然而大王之所以尻岐者與矣以新造之邦撫流離之衆而規模宏遠唯厚卹其民以自勉於爲善夫人君而苟能然則由微至盛民心日以結國勢日以昌延及後

世子孫與王之資原本於我大王旣然飄有不然者乎此可必也蓋爲善者君子之道也君子上念先王先君所自傳之澤下念後世子孫所取法之規業卽於我捌焉不必因前人之成績也統乃於我衆焉可後百世而不惑也後之人因而繼之而德已盛矣功已集矣立國之規模安民之條理卽以經理天下而不待更制可繼者在我後人繼之而已夫然則民心所歸卽天心所鑒一代之大功自此成焉天自不能違矣然則君今日者不無可遷之地撫此樂遷之民所可爲者齊方恃彊大以相偪君如彼何哉恭以禮下儉以養民於貧寡艱難之中爲所難爲勇爲之而已矣而又何恐爲蒞滕至此

無可守矣委土於齊而避之僻遠以保民而不失其祀此大有爲之業也非孟子不能爲之然又豈虛言而無實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去如字讀居當作尻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

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

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亾則又不若效死之爲
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
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
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
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訓義滕勢益危而文公無濟難之才雖事大國以祈免
孟子至此將不能復爲之謀唯以道之所可爲義之所
不可屈者告之爲後世危亾之國作法而已矣滕文公
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財賦殫矣奔走疲矣乃
大國欲兼并之心不已將不免於亾焉如之何則可文
公心甚恐而情已怯於斯時也必有奉土地以請臣屬

之說進孟子曰人君奉先世之祀儼然南面而君一國
雖瀕危亾道固不可窮義固不可屈也因難而圖存者
時窮而道不窮守正以俟命者勢屈而義不屈者也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侵之而乃事大王之始計亦不
審也故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大王愈屈而狄愈驕乃以感大
王因敗爲成之志而仁澤蒸洽耆老可喻也召會而告
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吾欲與一決而重傷吾子
弟吾聞之也土地以養人者爭之而傷人則害人矣君
子不忍爲也二三子不忍於吾者以吾爲君耳有其土
則有人治之何患乎無君哉我將去之二三子畱焉可

無兵革之慘矣去邠踰梁山作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有
其荒高山定胥宇之道不擇地而可保其明禋乃唯有
其卹父老撫子弟之仁咸相信而不離捐其家室於是
邠人曰仁人也田疇可棄而仁人不可失也從而遷者
如歸市焉此時窮而道不窮者也或曰吾之有國上受
之先王下受之先公守其宗廟守其社稷則必守其土
宇事之不免死而已矣所當效之以報君親者也將焉
去哉此勢屈而義不可屈者也君誠料其不得免乎於
此而自擇焉有大王之志有大王之道有土可遷而民
不離則去而遷焉不可後也念去而未必存民離而不
可合則大義所在唯一死可以無罪而慷慨以與國俱

亾亦正也生而爲人則有生人之氣居人上而爲君子
則存亦君子之存亾亦君子之亾若柔巽委靡而國爲
墟身爲俘以偷一日之生則非吾之所聞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本作棄 前本作肯）
棄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肯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
其厚母薄父也諾膺辭也（應當作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前本作歬椁本作槨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切尼女乙切焉於虔切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之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

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訓義天豈人之所易言哉人道盡而後可以言天其進退存亡有關於道之興廢而後可以言天若一貴一賤一得一失無關於世道人心則偶然之遇若一艸一木之榮枯天無心而物自遇之況乎咎且自貽有可以致悔吝之道而爲世所不容我得而主之人亦得而持之雖小人亦可制其命人也非天也故唯君子知天卽以己之出處決天之否泰而人不得與焉孟子葬於魯之後因留於魯魯用樂正子而平公嚮嬖臧倉一日者平公將出雖未嘗言其所往而左右宵小伺而知之臧倉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人君之行無不可告之臣民也今乘輿已駕矣而君未命有司不知悉非慎重舉止自重之道也敢請夫平公欲見孟子何不可正告國人意者知小人之不足與謀乎至此而見詘於小人矣乃曰將見孟子何告之晚也倉乃用其譖曰士委贄而求君禮也君所爲輕身而先匹夫者以孟子爲非常之賢不可以常禮待乎倉聞之禮以義正賢者之所行世之所法也父尊而母親親不敵尊久矣而孟子之後喪踰歬喪則如此而後則如此一一歷舉之非誣也是違禮不義而以恩揜分也非賢者也君勿見焉而公曰諾何其始而密之欲見之嘗繼而聞一言而止耶

無疑也葢公之欲見也以樂正子之偁述而至是而聽臧倉者亦如聽樂正子也樂正子知其不見而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子自信其言之切而君何以不悟公乃隱臧倉而述其言曰孟子之後喪踰歬喪非可以正國而衆法者是以不往見也而樂正子曰何哉君所爲踰者豈不諒其分之所宜然而禮之不可越與其遷奠虞祔也歬以三鼎士之禮後以五鼎大夫之禮不得不踰而何非禮乎公曰吾所聞之踰者非此也分不可越而情初無制棺槨之厚衣衾之備禮達上下可以唯其所爲而厚葬加美焉豈其心之安乎樂正子曰此何得謂之踰哉分無所限者財或不可彊後則貪祿

而富肯則貧焉富可以爲說而貧不能也孟子之於禮奚違焉夫以樂正子之辯如此其明而終不敵倉之一言公不復悔而終不見樂正子乃歸憾於臧倉而告於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克之言而將來見庶幾望斯道之行乎而嬖人有臧倉者以小人不利君子之行讒毀而沮君君是以不果來讒人之能爲害也如斯乎道之行也君子之所樂以承天也其不行也非君子之所惡以達天也孟子坦然之衷信之已久於是而言曰夫使吾而遇魯侯而豈徒哉其行也非吾之利見也道之行也其止也非吾之不試也道之止也故行矣未決於行也若有或使之者雖欲止而勸之以行止矣非必於止也若有或使之者將行而遽然已止此豈君子能誘中主之心而使之行小人能逢致賢之志而使之止哉或一長而一消或方否而難乎泰造之者無心而成乎化者不測此則天之所以異乎人也然而吾之不遇魯侯世其不可平乎道其終於隱乎而吾之行止魯何足計乎若夫臧氏之子乗乎氣機之動而讒毀之心若不容已魯侯者亦因乎屯塞之數而樂善之心忽介不終不然則盛世不乏頑讒而何以不礙明揚之典邪吾與子可以釋然矣蓋孟子之行無所缺陷於禮義此人盡而可聽之天而其或行或止關斯世之治亂斯道之明行則天實司其顯晦聖賢之言天者此也愚者於一已之

得失利鈍自反不無咎媿而所爭乃名利之敚擧而歸之於天天豈屑屑然爲子然之人任榮辱貴賤之勞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四終

孟子卷三　四書訓義十五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作復俗誤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要當作嬰桓俗作桓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孰本作孰依俗从省亦宜作孰

蹵子六切艴讀如拂說弋雪切从心俗字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讀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由當作猶傳寫之譌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季作年俗謬易太舜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本作輔今省鬲音隔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宜

作由傳寫之譌遺今作遺俗文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智本作知今省乘本作椉俗誤鎡讀如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當作闢省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

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尻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憔本作顦悴本作顇飲本作歙皆省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季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讀如尤本作郵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說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乘讀去聲縣俗增心不成字俗爲州縣字以義通也

倒縣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訓義 王霸之分學術邪正之辨即世運盛衰之別也王之所以異於霸者無他仁而已矣王者以淸心寡欲爲本而無欲之極天下爲公推而行之其敎之養之之政一本於惻怛之至誠霸者異是其心利欲之心也其政富强之政也雖時假仁以行而不足澤及斯民故天下之戴王者無已時而霸者則暫服而終離孟子之時正王者之時也而當時唯伯功之是尙乃或爲之說曰王

道迂遠而不能速見其效即使遲之又久而始成乎王抑賢於伯功遠矣況其時在可爲而莫之爲乎　孟子於齊在欲用未用之際而公孫丑問曰使夫子而尻輔佐之位齊王唯夫子之說是行則齊且興焉而管仲晏子之功可得而期許乎　於是孟子昌言吾道之大而明伯功之不足爲也乃曰夫人志如其量量如其識君子上溯千古俛觀當代有所必爲有所不屑爲其量大其識宏也子生於齊習聞者齊耳非所爲天下士也則唯於齊人之中知其小功小利之表著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夫晏子所爲尤卑卑不足數者而以管仲言之子不聞君子之論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就

才而言之疑其治賦折獄之才相類也而曾西艴然不安曰夫子路其志大其學正有所不爲而大有爲吾先子之所嚴憚以爲剛方正直之不易學也而我何敢比焉或曰子既不足以當子路矣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取威定霸子有其才乎夫或人亦知管仲之下於子路矣而曾西猶艴然曰吾卽不及子路固秦致於君子甯。守正而無成不阿時而小就而尔何曾比予於是乎夫學術不正則多委曲從時之計而施於民者皆利威勢脅而無固結人心之實君苟悅而從之得君專矣而舉國以聽如彼其專也得君專則權歸己而人不能撓之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以仲父而秉四十餘季之政而

合諸侯而不能盡合攘夷狄而不能終攘當時之人非心服而後世之貪不旋踵又如彼其卑也其志如是其學如是其功如是我固與聞乎王道特才有不逮耳尔何曾比予於是　今卽從而斷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明王道黜霸功君子之於此嚴矣而我之所自期者何如所期於齊者何如生民之知覺於我而開吾道之興廢於我而任而子爲我願他日之如此乎公孫丑曰齊之僻處東海也而管仲以其君伯中國莫不服也及其伯業已衰而晏子以其君顯晉楚莫與爭也故談齊事者一則曰管仲再則曰晏子猶不足爲則夫子將何爲乎　孟子乃自白其學之正道之高施爲之本於

心推行之及於天下者而曰使吾而用齊哉則離叛不一之民心合而戴一人之德威力相劫之天下革而爲有道之長如是以運之於心如是以施之於政說而歸者不俟崇朝順而治者不勞餘力以齊王猶反手也方今所最爲天下害者莫如霸者功利之圖而亟反之以成不世之業者唯王者治安之畧吾正與天下爭得失於此豈復知有管晏哉　嗚嘑孟子之言決矣乃天下所以疑王道之不可行則以爲迂遠而不可急成故不如從權以小成於一日公孫丑習聞其說而問曰若夫子之言王猶反手則弟子之疑滋甚矣王道不可行於今日而況可期於旦夕乎夫言王則文王是矣且以文

王言之霸者尙功王者尙德固已文王以如傷之仁施丕冒之政豈有加哉百季而後崩宜其道著而功集也乃六州歸化而東國未孚天下猶未胥治焉乃武王勞牧野之師周公定營雒之策然後東西南北無不奉宗周之政而今夫子言之行之五七季之閒而欲以定八千里之中國然則夫子要有不疾而速之神化而文王之以綏西土而化南國者猶不足爲與　孟子曰此則存乎時勢之說而不可以一槩論也若以德言之則吾所效法者文王也體其心遵其政而何敢與之相竝哉有其時有其勢而無其德今日之齊是也伯功爲之也有其德無其時與勢文王是也王者之道未喪於殷也

以時言之殷之立國由湯至於武丁四百祀而餘矣中閒繼湯之德而聖守湯之緒而賢者凡六七作德稍斁而復修緒稍壞而復理民不敢貳不忍離也其歸心久矣久則安之習之雖有不令之君不善之政變無從而起也故武丁乘衰而起五服莫敢不來王而天下共效其職貢恭默於庭而化及四海猶運之掌而殷道復興矣紂雖無道乎然去武丁未久也則武丁所建立之世臣而爲故家所培養之餘民而爲遺俗武丁所以教天下而有餘風所以養天下者而爲善政紂雖滅裂之未能盡廢也猶有存者且其同姓之賢則有微子微仲比干箕子痛念宗邦之將毀而思救之異姓之賢則有膠

鬲裘回殷周之閒而思匡救皆賢人不讓於周之有十亂也或忘軀以諫爭或委曲以圖存則民雖怨紂之灾而猶冀諸賢之可挽以是之故文王之德雖盛而民心之瞻戀未忘故必待賢人盡去舊政無餘而後失之也此文王之時也夫其時既然而以其勢言之周之立國自公劉居邠大王遷岐居宇之初甚弱小也大王荒高山而王季因之授於文王尚未能擴土宇於侯封之外也猶然百里而已撫此百里之民仁澤未能遠及而仁聲不能四播於以翦除無道力不敵也故密崇伐而後可遷於豐虞芮成而後化行於南是以終文王之世六州歸化而奄亳以東猶未效誠所爲立之有基而後推

之有漸是以王業如此之難也此文王之勢也　夫時與勢並會於一時而後其時乃易則時勢亦重矣哉齊人之言功利者曰智慧以立功而有智慧而無可爲之勢則不如乘勢者之因機順導易用其智慧鎡基以盡利而有鎡基者非可耕之時則不如待時者之土膏疏發利用其鎡基天下事以效而言有必如此者則以此而思今時之齊周視天下而觀其所遇之時自顧國中而審其可資之勢特智慧不生而鎡基不具耳以時勢言之豈不易哉　何言乎勢之易也夏后殷周王天下之初其制爲王畿常足以待諸侯而變足以張六師其土地之提封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可以爲彊

幹弱枝之本矣千里之內民之衆寡何如哉閭井相連之盛驗之於雞鳴狗吠焉如其聲相續而互聞自國中以達於四境則其爲可耕可教之民以具萬乘六師而有餘者可不謂庶乎而齊自保東海以來國固而無兵火地富而無流亡有其民矣可不須生聚招徠之久矣夫文王自岐徂豐戡黎而疆阮改而後闢也齊無待於兼小以成大也文王惠鮮褱寡長養而休息改而後聚也齊無待乎長育以蕃盛也以此之勢臨天下而凥重馭輕何難哉而欲有爲而或禦之者何也貪霸者之功急富彊而競爭戰則力有所屈而不敵八千里之天下耳使我爲之去耕戰之陋習懲搆怨之小勇以王者不

忍之誠心行王者不忍之德政則夏后殷周所以綏萬邦者在是君欲禦而民不爲之禦而君孰敢禦哉莫之能禦也必矣何言乎時之易也文王之所以難者殷多賢聖之君民雖褻新而猶念故也今則自成康以後周有其位而無其德東遷以後有其名而無其實則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天下其能終不復有王乎文王之所以難者紂獨肆惡於上天下猶各恣其民也今則諸侯各以其忿而糜爛其民民死於戰游士各以其術而誅求於民民死於耕則顛頷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民其能終不復有生乎夫棄治之後而欲動民之心非積功累仁漸洽之已深者民無動也文王之

所以難也民務免於死而已若更生矣務免於飢寒而已若樂利不見飢者之易爲食乎無擇於精美也渴者之易爲飲乎無待乎清甘也特急伯功者奪其飲食而已矣若王政則正所以止民之飢渴者也使吾爲之予之以所宜得而慰其縣望之情不僅如六州之趨事二南之謳思而已矣　夫霸者以功而王者以德功則威所加而猶不輯德則惠未及而已無不爭孔子曰德者本於吾之誠然而爲天下之共信其自家而邦自國而天下也速於置郵而傳命令焉蓋被其德者所尊親之則發爲謳吟競爲趨附人爭慕而爭傳之不崇朝而徧天下置郵者法使之速也德之流行心速之也心欲其

流行亦孰與止之哉甚哉德之本爲易食易飲而莫能禦也又況時勢之相就而益以流行之必速乎今使吾當路於齊則所因者當今之時也天之猒亂急而民之懷生切也所資者萬乘之國也土地不待於闢人民不待於聚也使我得盡所學因王心之足用順王政之易行修行於一國而流行於天下則民之說齊也猶倒懸而爲解之有不務其之死而之生以樂歸而不舍者乎以是之故我可以自信可以信齊改霸圖於一旦修王政於五七年之閒若文王之所爲者恩無俟其深洽於肌髓化無俟其漸推於遐邇而古人百年之功我收之旦夕惟此時爲然文王之時未能然也故曰以齊王猶

反手而豈謂文王之百年三世爲不足法乎然而今之論者皆曰王道迂闊而無速效宜乎古不宜乎今則不如修管晏之法以富以彊而可以雄長此道之所以不明世之所以不治其不能洞鑒古今之理勢以分道術之貞邪自錮其知而不足與言亦安知吾籌量之矣而所學之大哉嗚呼王伯之辨不明唯欲速見小之過而欲速者不得速見小者並其小而不利是以人之不可不務廣其智也爲一國之人則所知者一國之習爲一時之人則所知者爲一時之習爲古今天下之人則通古今周天下而知其得失難易之理故學者以去其習氣爲邪正之大辨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讀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賁本作責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讀如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孰本作執今省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本作致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旣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旣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疾跳也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旣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讀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尒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

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私當作厶更俗文）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切）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邪當作衺）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荅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

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肎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貢當作贛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贛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敎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讀平聲　厭當作猒从厂　壓本字　居當作凥）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贛問荅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敎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微當作散）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姑當作乃姑威　姑也舍讀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亂當作𤔔　退本作退）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荅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宜作洿好本作玫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麟本作麐凰當作皇
　麒麟毛蟲之長鳳皇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訓義聖賢之學出以膺天下者皆原本於一心所以與功名之士無本而苟於自見乃使涉當世是非得失之繁而不勝其惑疑者異也乃於此而又有異端聖道之別焉異端之所以得成乎異端者亦知心爲膺物之主

而持之嗛有見於心之可貴遂欲置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而聽得失是非之變於自然之數悍然不與之交而心爲溺喪蒙昧之心彼唯不知心也者效之所自全而非功之所可施者也聖賢之學以正心誠意貞天下之得失以格物致知審天下之是非得失貞而氣以貞而盛大是非審則知以審而博通在我無不直之道義則可進可退而利害之中無不伸之氣在物無不簪之條理則爲邪爲正幾微之辨有不易之知以是而膺天下無可疑也無可懼也何至卻物以孤恃其心而道窮於天下哉此其爲道自孔子集羣聖之成以聖德耆志氣之正而尤以聖學廣心知之理以其德之無私而貞

天下之動者會徃聖之同而以其學之至大治天下之賾者超堯舜以來聖人之道而標其異傳之於曾子而孟子受之乃著其道之奥歸而以二言指之曰知言曰養氣養氣之功在於道義知言之功在於學誨道立於義誨因於學而效著於心其爲心也合古今統常變與時偕行退而明道以變異耑進而行道以成王業皆其固有而何有於是非得失之可疑可懼哉孟子於公孫丑既拜王伯之殊以自明其異於功名之士而於其再問則辨學術之大以闢異耑之非而明孔子之道至其極而無可異者以知言爲精義之至而卽以此心所喩之義集之爲養氣之本故於養氣極盡其說而於知言

則以敬言顯之而贊爲聖功之極致則與異耑絕學棄智無以輔氣而逃其心於是非得失之外者天地懸隔矣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而得行其行仁之道則雖用今日之齊而成古人之業進霸而王無異於古矣此以異於當世功名之士矣乃當斯時也以事幾之得失則進而用退而舍矣而天不必順人不必膺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變矣此恐懼之難免者也言治者各有其說言道者各有其術見以爲是而又有其非見以爲非而又有其是斷然行其所知而羣言相難者起此疑惑之難免者也而夫子能決然唯吾之所爲信諸心而不爲其所動乎孟子曰此豈足爲吾患哉使吾道行

焉吾業成焉事幾之無方我有以禦之衆論之不同我有以折之泰然自定之心何動乎我自四十以來雖未得行吾道而定天下之衡決天下之疑者皆一出於自然而不勞早已自信矣公孫丑聞之以爲此勇也曰若是則夫子之過孟賁遠矣賁既勝天下以力而夫子能勝天下以心力勇易勉而心之勇難持也夫孟子未嘗非勇而不可以勇言乃曰若但以勇內制其心而外捍天下夫豈難哉告子者嘗從事於斯而其術較易一操其術而卽成其效先我不動心矣　公孫丑曰心之易動也無耑而夫子得之告子亦速獲之此有道致然乎孟子曰我有道而告子未嘗無道立一不可動之主以

懼焉而不懼疑焉而不疑者皆非無術也其爲術也畜之平尻試之臨事漸以治其血氣而使遂其心者皆有以養之也以勇言之卽匹夫之勇而亦有所豫存於心以待變者且亦各有養之者焉北宮黝之勇決然以爲刺客之雄且非以一旦之氣鼓之而忿生以殉志也當其尻平之時常存之念無不在於是者養之久矣其以勇鼓其形者則擊刺加於膚而膚不撓擊刺接於目而目不逃以是爲有可奮擊之具也其以勇激其情者則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而奚恥之爲不可忍於褐寬博不恕也於萬乘之君不恤也皆不受也其以勇夌乎物者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知有刺而不見

賢者之賢賤者之賤歸於一死則同也由是而進於諸侯之胥合則爲之效死而若忘形之交離則見爲可刺而若生死之在吾知有勇而已不能以一刻待也人有以惡聲相加者不旋踵而反之唯如是以爲養故於天下舉不見爲可畏而不度之勢不揣之理一旦決起而成乎刺客焉孟施舍之勇毅然以爲力戰之士且非一旦之氣棄之而輕生以拒敵也其籌之已定慮之已審而見之於言曰吾之於勝敗豈有取必之心哉恃吾之勇而已故知有進而不知有退雖不勝非吾恤也猶勝矣操一必死之心故三軍無畏如其量敵之可攻而後進入敵陳慮在己之所以取勝者而後兵刃相接則是

有所敢有所不敢而畏三軍矣夫舍豈能爲必勝哉能忘勝不勝而唯力是用無懼而已矣唯如是以爲養故於吾心自恃其可不畏而目無彊敵身無返圖一與敵交而其戰必力焉此二子者皆有所養以成其勇且有道焉而奚況告子乎夫君子之不動心非勇也而養之也則有類乎勇故取此二子而擬之君子夫孟施舍信勇之在己以自養其無懼之情昔者曾子之貞己以禦物有似焉北宮黝夌物而輕之以養成其必勝之志昔者子夏傲物而自尊有似焉見朱子語類　夫彼二子者皆勇也使其試於刺與戰之日孰勝而孰敗未知其所得之功孰多而孰少然而以可以勝之理言之則孟施舍所

守以成其勇者操之在己爲簡易而可恃也若夫君子之不動心豈尙勇哉而以之小試於勇亦未嘗有異道也昔者子襄勇者也而曾子謂之曰子好勇乎徒好而不知勇勇不可恃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勇之大者無所往而或挫者也夫子之言曰師之老壯在曲直天下唯直而已矣故與物不能相忘於無競也則自反而已自反而不直則心怍而氣先沮雖所敵者褐寬博耳吾安得不惴惴焉自反而直則生死在天榮辱在我雖千萬人吾何不可往哉以此言之則卽一養勇之事而孟施舍之守氣守一往之氣曾子所言大勇者守氣之所從生也氣有所自生而操之尤約矣然則一血氣之

勇在黝與舍有以養之而守其所養以爲道曾子明乎守之道而可以所守者試於勇其道之得失不同而莫不有道今我與告子所守異主所養異功然而各成其所以不動心者豈無道乎　夫孟子以血氣之勇擬君子之不動心而於黝與舍有辨又進而歸其至約之守於曾子則以淺言之告子黝也孟子舍也告子舍也孟子曾子也夌物之不如恃己恃己之不如恃道在勇且然而況當霸王而不動之心哉乃公孫丑必欲詳於學術之辨也而問曰不動心有道則夫子與告子皆有道矣乃告子不從事於夫子之學而夫子不肎爲告子之學者將有同焉亦有異焉其是非得失之辨可得聞與

孟子曰夫能使此心之不動者能不能之別也我能之而告子亦能之乃心雖不動而亦有可不可者存吾宊知夫不可之理而不欲與告子同者也請言告子之學告子之言曰天下之動吾心者言而已矣吾心之動而致天下之足以動吾者氣而已矣夫言無涯者也安能盡彼之言而皆有以得其故有信焉則有疑焉而心動矣有言於此吾不知其何以云然而不得也吾守吾是而安用知彼之非勿以累吾淸虛無物之心其容答物理之瑣屑待學問以求之乎則衆籟爭鳴而吾神自靜矣若夫心則唯無思無慮而無得無不得也天下之理安能使吾心之皆備天下之事安能順吾心而皆宜哉

有不得於心者乎吾自全吾淸虛無物之心順逆皆安而勿求助於氣以取必於常勝而心乃適也吾蓋取告子之說而衡之久矣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以理言之不可以事言之或可也吾守吾常而不求勝於天下以天下爲不足與爭而聽彼之自消則亦可自全於悤患之塗道有出於此者而天下亦莫能競也若夫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理既不可而事亦不可矣悍然自以爲是安能屈天下而謂我是乎反而求之於心安能遽違天下之公論古今之常理而自信爲是乎幸而與不擇於言者遇則彼屈矣使其與精於言之理者遇則以冥然無覺悍然不學之心未有不困者也恬其不相

下之敔明而求以忘於疑惑勢之所必不得矣夫廢心而忘言此異端之所以絕聖棄智成乎無忌憚之小人其誘天下以偷安苟且之學者在此而我安屑與之同哉且其謂勿求於氣者於理不可而於事又豈可乎夫告子之自信以爲不待氣而能勝天下者恃其一往自遂之志而已矣告子有志君子亦有志非無志而獨恃其氣之能勝物也蓋以志立於不易則凡吾之所以折大疑禦大難者皆此確乎不拔之志以帥氣而行者也然我與天下相磨而可否傳於嚬笑喜怒發於威儀刑賞決於辭色則體者所以效吾志而加諸天下者也體字如此解俗解作耳以能聽目以能視乃血氣之氣非此氣也乃其有是志而傳之於

體必有充滿於體之中成乎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威儀動作而物不能撓則豈非氣乎由此言之則君子之學知志爲言行動作之主而所尙者莫加誠至矣乃志之未正則未暇及氣志之已立卽急以氣之充體者輔吾志而次焉故君子之言曰志苟正矣行乎百變之塗而不可奪者持之之力也乃志雖定矣而氣不盈者一出而卽爲物之所撓於是摧折其氣以恬淡爲可安而氣受物之暴暴其氣卽下無害字非氣發從容不暴戾之謂於此必使吾氣充滿於吾體之中使之欲言而言欲動而動而不畏天下之暴之也如此則天下之得於吾心者吾以順吾氣以行吾志不得於吾心者吾順吾氣以不弱

吾志非然則志見爲然而氣受挫則百體皆靡是焉而不能行其是非焉而不能拒其非勿求焉而欲使吾心常伸於天下之上也而不動也又奚可哉於是公孫丑聞志氣之説而疑志之重於氣也乃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人苟無不可移之志而氣不可用也乃又曰持其志志可以帥氣矣而曰無暴其氣是志定而氣猶有暴折之慮然則志不足爲立身之主而必待於氣乎孟子曰子勿輕言氣也志者立心之始事而氣者成能日益之資也有竝論而言者則志不獨重而氣不獨輕故人之志專於有所爲而壹矣則因此而生必爲之氣弱者可使之彊也此持志之功也乃既有志矣因而毅

然作吾氣以爲之而無所畏沮則愈作而愈見其可成愈守而愈見其不易因以警動其志而使之益決此無暴其氣之功也若自志既持之後而言之則氣之權更重乎志今夫人之立志未嘗有急迫之心而或疾趨而蹶或疾步而趨則心亦爲之敏速而若不能自已以此思之則吾氣苟足以求勝於天下臨大紛際大難而必不惴焉則志亦因之以有定力而不遷此則氣之大有功於志者而告子曰勿求然則彼雖有志亦高論闊視於外物不接之時利害不切於躬得失不係於天下謂其心可坦然自適耳使之尻卿相之位而任霸王之業吾知其志日喪而惴惴然引身而退況乎勿求於心者

於物理茫然無辨而但成一清談欺世之學雖置其心於不疑不懼之中又豈可久哉其見效速而其持之也不長君子之所不屑也固矣嗚嘑以血氣之勇擬之告子之勿求言於心者北宮黝之養也黝之不辨賢賤不擇生死告子之不審是非也其勿求於氣者孟施舍之養也舍之不慮於勝不量於敵告子之不求勝物也若孟子承曾子之傳於孔子者則以之勇而千萬人不懼以之當大任而尻仁由義以王天下而裕如故必有功矣　故公孫丑問夫子之惡乎長欲知孟子之學也而孟子告之曰我於是豈無其功哉天下之言不易知也我必求知之求知之而後庶幾乎無不知也吾之氣有

浩然不易養也而我必求善養焉善養之而後庶幾其浩然也天下之言有所不知則卽吾心之明有所未至然不能以一理格眾理以一事通眾事吾求之吾乃知之吾益求之乃益知之言無盡而知無盡知必盡乎言而後天下無可疑也吾身之氣一有不振則卽吾身之欲爲有不能行然必不能坐而聽氣之自生亦不能起而期氣之必壯吾求之吾乃善養之吾益求所以善養之乃成乎其浩然氣無迫見之效養無迫見之功養必充乎吾氣而後天下無可懼也此吾不動心之道吾之學也而非告子之能及久矣於是公孫丑進而問浩然之氣孟子曰夫浩然之氣唯有諸己者自信其盛大流

行之無可禦而言之則難也蓋言其藏諸己者之實則不足以盡其用之大而或近於硜硜之氣節言其加諸物者之盛則不足以知其本之厚而或近於一往之風裁言其固有而不待於安排則人皆具此氣而何以或全而或喪言其矜持而始成其大勇則人可鼓其氣而卽以無媿而無憂雖然吾既養之吾既善養而浩然者如此矣則抑有可言者其爲氣也不可於未養之蚤窺其涯量而必於既養之後乃見其本然天下之理至不一矣其力不大何以舉之乃盡古今來所有之道德事功皆氣舉之也天下有此理則吾有此氣吾此氣足以及之天下乃有此理而其大也飄得而限之天下之變

至難測矣其情不剛何以禦之乃盡古今來所莫必之險阻憂危皆氣禦之也天下之有變自人生所必不可無唯吾之有氣所以伸於天下而因成乎變而其剛也飄得而撓之唯其未能養也則一事之理至吾前而吾無以勝之而不知吾氣之可以治萬有而無歉一物之變投吾前吾無以處之而不知吾氣之可以貞生死而不驚於是而餒然退縮於一身而天地之閒覺其寥廓之莫窮也若因其固有而不以委曲之情亂之直也無害也則凡天地之閒天地之有變遷天地所生之民物有憂患此浩然之氣經之緯之鎭靜而持之旋轉而治之無不可治也無不可使有得理之常也塞之矣天地之閒乃事物之府非上塞九霄下塞九泉也蓋於此而其盛大流行之本體畢見而唯吾心之用矣乃其以用之而曆乎天地之閒者非曰吾有此氣而唯吾用也則得其所以用之之宜而無憂其不足以有功也其爲氣也所可任用以成乎必伸者道也義也故見有義焉爲心之所審爲必然者抑又度之於道焉爲理之所定而不易者於是而以吾氣配之而行則氣非躁發而自無難繼之憂氣非堅僻而自有旁通之妙乃義已正矣道已合矣而苟無此浩然者以發揮而固持之則和平之儆適以召物之輕權宜之說且以亂吾之守而吾之道義且不足以危吾言危吾行而反詘於物以漸卽於溺喪矣　所以然者何也

以是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所配之道義一時之道義也而浩然之氣所由生唯吾內審之心此爲義此爲利此爲公此爲私於一介之微而有恥而不屑爲見爲必然而不可不爲者擇之自能精決之自能固因此而養其心以推於天下之大皆此不屑爲不可不爲之根心而不可易乃心從此立則氣亦從此生因而無所不可配焉卽無所不可塞焉義之通萬事應萬物者本盛大而流行則氣亦有據以滋長而一遇事幾之至自足以發義之光輝而用無不暢故其配義以行非偶見一事之義可以勝物因揭義爲名蒙覆天下而遂可取古人無媿無怍之迹以徃曆物而自信其

不撓也使其爲襲也則一時之義一事之義偶棄乎事
之宜而回念生平取與進退之閒有不慊於心者矣義
因乎時而心則始終共此一心不能充滿快足於此心
則始之以無懼終必有所瞻顧而不敢必爲不待人之
見摘而先已自處於有所憚而不決之中能無餒乎蓋
義非僅事之宜而實心固有之制也由此言之唯天地
有正直裁制之理故吾有擔荷馳騁之氣而吾旣有性
中固有之義卽此以爲遇事必行之氣求氣者求之義
也求義所生之氣者求之心也心不與義離義不與心
離而心卽不與氣離吾之善養惟灼見義之根心而不
容已者非因事物而始有而告子未之知也我故曰告

子亦嘗言義矣其所言之義非義也以當世無定之是
非俗儒固執之名沿爲義而實未知何者爲義以其言
義爲外起而非性中不可沒之羞惡也不知義則以義
爲可襲不知義則以氣爲襲義而生是以欲並以其氣
而去之夫義外矣而氣亦外乎氣非外則義非外特不
集者不知因而勿求之邪說起矣其集之也將何如義
之不集私利閒之也於是而有治私去欲之事抑詧識
之未精也於是而有審幾度務之事乃其有事也但以
治吾情之不可不治盡吾心之不可不盡而非曰此義
也可期必於動而可當卽可期必吾氣之無餒也當其
有事則所集在事當其無事則所集在心雖物之未至

己之未應而持此心以存主吾氣者亟於不見不聞之
際有指示交臨鬼神交格之心而隱隱一可推行之義
守吾心以專吾氣勿所忘也乃其操心之密而氣不懈
者可斷而後斷可爲而後爲持此無所屈撓之本體而
不挾義以任氣之一發則以其難其愼之心而養此不
安不肆之氣聽義之生氣而非以欲助氣之長故以義
助之也使助長焉則爲宋人矣若宋人而助亦不能助
又將何以長哉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閔
之也急於求勝於人之心也其揠之也見爲可助而助
之也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恃
其助而以勝於人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必然之

勢其子雖欲救之於後而不能也以此而思天下之傲
王侯取卿相者或舍大義而矜矯廉之節或假一義而
欲立不世之功皆助苗長者而能養以從容集以宷密
使氣之自生者寡矣有助長者氣小伸而大屈始勝而
終敗於是而有若告子者曰氣不可求也義外也義無
益於氣而氣無益於心不如淸靜無爲而天下自無能
如我心何者此猶夫不耘苗者也不耘苗而苗不卽槁
故亦可不動其心而有氣而舍之則卽有心而舍之本
所可生而聽其不生其不動之心抑將何所用乎若夫
助之長者則唯挾一事之義徃爭以與世競得失是非
之途此猶夫揠苗者也苗本可長而不待其長則成乎

必槁之勢非徒無益於氣而一挫不可復振且令天下疑義之不如功利氣之不如妾婦而如告子之流抑以爲逍遙於無爲之不增益其所本無以譏君子之集義養氣爲襲取則豈不賊義賊氣而詒人以槁苗之禍乎故我之必求於氣而善養以求之乃實有此浩然者以配道義而常伸於天地之閒無所恐懼以虛此覇王之大業固非告子所易知矣　於是公孫丑欲知知言之所以不動心而問曰何謂知言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所必然者則雖發之於言而非但言也其他則皆言而已矣其言則皆辭而已矣天理民物之故統之一理而見端各異偶見其一端而卽可

以言引而伸之又不患乎無辭於是賢智者倡其說而愚不肖者和之以言道也則天人氣數皆可據其偶然之迹以言治也則禮樂刑政且不勝其小辨之工其始未盡離乎道也得其一偏而以一偏掩其大全於是而有詖辭既詖矣於一偏之中反覆浸淫以求工而淫辭成矣既成矣則可堅執其偏以背乎大公至正之理而爲邪辭邪固不勝正者也理已屈事已不成而更詭託於他端而爲遁辭辭屢變而不窮以言德則可以誣人之性而使同於禽獸以言治則可以飾禽之實而使指爲至安當大任者疑之所自生也我知其詖也窺見一曲而所蔽者大同之理也其淫也護其所蔽而陷焉不

反也其邪也竝其一曲之明而離之不恤其本也其遁也離於理則窮不得已而姑求勝也如是者吾有以知之求之於吾心而已矣吾心之所安卽天理不易之則吾心之已定無人事百變之差吾蓋求之求之求之久而豁然貫通之後不待求而自無不知矣夫吾既知之矣則守吾之正而聽彼之自起自滅於天下不亦可乎而固不可也言不自言而終則以賊道誣人壞人心而終不可與王業者皆在於此言從心生也生乎偶然之心而引而之於詖淫邪遁則還以生心辭之所至若有其理始於疑者終於信而心皆從辭以發矣心既生矣則爲之立法以實之於是矯帝王之常法違人心之公

理而布爲經畫以爲所以治民物者皆如此以爲之矣害於其政矣政既成矣亦似有條理焉如有規畫焉遂舉而實行之而政發矣則人情以之違天理以之蔑而害見於事性惡也而仁義可以不行道異也而井田封建可以不設爲我也而君臣可廢兼愛也而父子可離然則言之爲害如此其大而吾之知之也不容不審知之必審而求之不容不精此聖學異端王道伯功必爭之界吾所奉以治人心正風俗奠生民之紀者在是百世而下聖人復起其不能無言而建道法也必矣可信以必從者也豈若彼告子者自處於蔽陷之中因欲置是非於不辯以孤守其心而終離乎道以不恤其窮哉

於是公孫丑知言之不可不知而不得其所以能知之道則見夫知言之難也而問曰言誠不可不知而知言豈易易哉欲知天下之言者必吾之言無不善而後彼之妄不辨而自明凡爲言者以言天下之事則有講說焉有辭命焉在昔宰我子贛善之矣以言性命之理則言其心得焉言所躬行焉在昔冉牛閔子顏淵善之矣至於孔子德已盛行已至以應天下之辨說而應對之也言無不中於道嘫且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蓋以在已之立言易而天下紛起之智數欲窮其失而伸我之得不易乃夫子遊於詖淫邪遁之中盡督其蔽陷離窮而辨其心迹之妄則道盛化神其既聖矣乎孟子乃

徵示以言之所以知而明作聖之功卽就孔子以啓之曰夫養氣之學以自免於道義之餒知言之學亦以防乎心政之害此君子之所不可不修而馴至於心之不動亦但以異夫功利之俗鶩心於利達異端之教逃心於虛妄者耳而子遽以爲聖惡是何言也夫唯冥持其心置天下之是非於不辨者則自處於尊高而妄謂合天道之無言以自矜於聖而聖人豈若是乎昔者子贛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自聖德言之也孔子曰聖者德之已至吾其能以自信乎唯是吾學焉研之於心督之於理必求其無不愜於天衷而遂已者不以詳而厭也吾教焉明其所是辨其所非必求其無不審於物情

而無疑者不以難而倦也吾之所以盡乎己而曆乎人者如此而已子贛則知聖德之本於聖學而窮理致知爲聖學之要乃曰學惟患其厭耳誠不厭矣古今之精義畢會於一心此大智之成德也教唯患其倦耳誠不倦矣賢智愚不肖之通蔽裁成於一心此至仁之成能也仁且智於物無不成而消生人之惡患於已無不通而立萬理之統宗夫子旣聖矣又何辭焉夫孔子之聖學至矣聖德成矣且不居焉唯是勤勤於學與教以博通物理而折千古之疑我方從事於斯之不遑而遽謂我聖是何言也夫孟子引孔子不自聖之言以自況則其所自居者可知而孔子之聖在學與教則唯是格物

窮理必盡其心以求上達而不爲物論所疑以會通於千聖百王而成大業者之在知言亦於此見矣此孟子之微言未易測也　公孫丑以孟子不居聖而遂降論焉昔者丑奉教於君子而聞孔子之門若子游子夏子張各盡其高明沈潛之才而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克致其躬行心得之實具聖人之體而特未能充之以盡其用之大此皆學聖人之學者也而夫子何安焉孟子曰學必求其全也非可以一節而遂信諸心也學抑必求其大也非可以獨善而無疑於世也體之一體之微吾何安焉姑舍是而進論之　丑乃曰伯夷伊尹或隱或見或獨立於物表而不懼或身任天下而不

悳夫子其始與之齊乎孟子曰夫二子之德至矣而德所從入有道焉由乎其道者卽成乎其德乃吾所由者不同則所成者亦不同矣夫將出而膺天下則必入而求之吾心求之心而心正於是則任天下之百變而不足以動之不問其所以膺世者出於何術而問我之所以自命者遵於何途故出處者君子之大閑也有卓然不易之義則有斷然不惑之出處有精義入神之知則有隨時順膺之出處故非其君必不仕也非其民必不使也治則進非治不進也亂則退於亂必退也雖世方求我我可救世而不動其淸嚴惡惡之心者伯夷也何事非君事之者唯我也何使非民使之者唯我也治亦

進進以立功也亂亦進進以撥亂也雖時不可爲爲或無救而不動其覺民拯澤之心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仕無疑於道之不可行可以止則止無疑於道之不可棄可以久則久無疑於不善之必遠可以速則速無疑於舍此之何適以一心析衆理之安而事至卽決物來不違無所徃而勞其心之推測者則孔子也夫三子者皆以其浩然之氣直行於天地之閒而行之以道義之當然以造其極皆古聖人也吾方日孜孜於學而未能有行焉而所願學者則孔子也而學之於仕止久速而時之莫違者必將學之於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理而物之各審學之於隨時各得而盡義之變者必將學

之於析理無差而盡知之微進可爲卿相而王業亦如其素位之行退可俟聖人而定論以折異耑之妄吾與夷尹之道不同實其學之不同也不猒不倦之學吾從事久矣四十而不動心吾之所長於告子者在是矣公孫丑聞皆聖之語而欲折衷以定論曰伯夷伊尹聖矣而孔子亦聖道不同而其有道也均若是其班乎孟子曰夫孔子而豈夷尹所能班哉其聖德不可班其聖學尤不可班也且非獨夷尹自生民以來聖者不一矣盡生民之所知而知無不至乃以集羣聖之大成而爲大成未有孔子者也公孫丑問曰夷尹誠不可班於孔子而皆謂之聖然則有同與斯問也所以明乎異耑聖道

之大別而會聖人於一途以立大閑者也故孟子急膺之曰有由乎斯以立本者斯爲聖不由乎斯以爲無本之術者斯爲狌伯夷伊尹安得異於孔子而孔子亦何容異於夷尹乎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道之隆也有配道者以任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義之正也有配義者以決之也是則一介不取與之伊尹卽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之伯夷而孔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亦同焉義之精也氣之塞乎天地者也其不孤立一無用之心以浮沈於世數聖同歸而與異耑迥别在此矣　公孫丑乃更進而問所以異斯問也欲以櫽聖功之獨至而顯願學者

希聖之實功也乃孔子之爲至仁大智而盡天理物情於學誨之中者孟子既言之矣至此則唯明夫其奠絕古今之有在而知學聖者之舍此無道也乃曰孔子之異於夷尹其道之盛人能知之而所以爲羣聖之莫及者則唯及門之士知其下學上達之眞爲可據焉知聖者存乎智唯晉其所以通天下之理者而後因聖學以見聖心則宰我子贛有若足以知矣如謂其阿私所好而爲溢美之詞三子雖汙亦豈如異端之立門庭以誣天下哉宰我則曰天下知堯舜之聖以爲莫可及矣唯未嘗觀也以予觀之敏求者如斯憤樂者如斯也以故事理明通而心常泰定堯舜能以其道義成聖人之大

業而夫子精義入神以立天下萬世人心之極而遠其害夫子之賢遠矣子贛曰百王有必同之心而有不齊之道故德也政也以期中乎道義將無殊矣而於制作則有差焉擇天理之過不及而禮乃得其大中詧人心之節與不節而樂乃得其大和禮明樂備如斯之難矣故見其禮則知其政禮之升降政之醇疵也聞其樂而知其德樂之美善德之隆殺也吾由百世而下以此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乎此則者也以之論夫子則禮無不明樂無不備既以體道義於一心復以盡修明於眾論自生民以來人治之大備極乎昭明未有夫子也統內聖外王之理於窮理致知之中古之王者孰能及之

哉有若則曰民有心知則皆可致也民有氣志則皆可充也而受大均之生本無不相及之理者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靈蠢殊矣鳳皇之於飛鳥文質殊矣泰山之於丘垤高卑殊矣河海之於行潦大小殊矣而其爲蝡動時流之類則一也聖人之於民亦同此形則同此義同此知亦類也而聖人者爲民之所不敢爲不爲民之所競爲於其同類之中高自標舉以伸其志而超然自拔於流俗萃聚之中凡聖人之首出庶物者異矣乃就其出而拔者思之則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貞千古之常而知人之所不能知者盡萬有之變其以窮理盡性以一心含萬象而盛焉者未有如夫子者也豈果人之

不可及哉學未全而功未造極聖人且弗及而況於民乎由三子之言思之則孔子之賢於堯舜者何也爲百王之不逮者何也爲出類拔萃之聖人所莫及者何也道義統其同而仁智立其異吾之所願學者此矣吾奉孔子之道以爲道天下孰有可疑之理而使我心之或動乎彼告子者師心自用而成乎孤僻之學又烏足以言哉孟子之與丑言詳矣養氣者道義之所以塞天地而無餒夷尹孔子所同告子且以勿求而使此心之荒廢知言者仁智之所以成己而成物而正人心息世害夷尹之所不及堯舜百王之所不足亦何望告子之能潛心以求而不流於詖邪哉蓋正心誠意以立其本格

物致知以盡其用乃夫子所授於曾子而孟子傳之而非格致之極功則誠者或非所誠正者或非所正故集義必於精義而心愈明者氣愈昌此聖學異端之大辨故異端可託於言心而必不可託於言知知者有不厭不倦之實功不疑乃以不懼其理甚易其功甚難其效甚遲異端欲速效而憚學實學故宜其不足與於此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膺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突切而著明者也（膺當作膺 深宜作突）

訓義 孟子辨王伯以正治術曰今天下侈霸功而謂王道之不能行者皆謂王道之難於見功而霸者之易於見效而豈其然哉其行之也有待難乎無待者難乎及其效也不得已而從我者可據乎其率四海以從我而無異心者可恃乎則試取而竝論之霸者之以內息其民而外爲分災救患之術者仁也而所恃者則唯其兵威之足以勝人而假此以動天下也其必有其土地而後有其人民有其人民而後兵可彊威可盛也故齊先力爭於紀譚陽遂而晉先竭智殫力以兼虞虢屈蒲國大而後伯成力已竭矣若夫王者之仁保一國以保天下其心不忍傷物也其事則順其心而出之也於是而不貪功利之情爲天下所共信而覆育弱小之政爲天下所其依則無假於兵威無藉於土地而何待大焉湯之有七十里是也文王之有百里是也世守者本不大

而抑無藉於兼并以爲大也以此言之則有待者使無可挾之勢伯終不成無所待者卽此固有之資而王業已定則始之圖其功也果孰難而孰易邪及進而考其效則又異矣天下之翕然而聽命於霸亦嘗服之矣彊之會盟而莫敢不赴摟之征伐而莫敢不從乃其服之以其國大兵彊而服之非服其所以假之仁也窺見其仁之假而心已猒惡之久矣以己之國小而力不贍欲與抗而非其敵耳然則使其力有餘焉則競起而爭之矣故齊桓歿而宋衛交伐晉伯衰而齊秦交侵若夫王者之服人也非但感其仁恩之及己也體其包函萬方之心而戴其一夫不獲之恥則就中心欣說而度己德

之不若則顚戴之爲其主皆誠也唯然則天下無賢不肖盡欲仰其盛德而從其教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唯然則天下之無遠無邇以漸次而來歸而修其職貢詩所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始於岐西及於陝東漸於南國成於北土無諸侯民庶之心不服者此之謂也弱者從而彊者亦帖力雖有餘莫與之抗而永綏大定之功承之卜世卜季之長矣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力其可恃其終不贍乎而不恃天下之力不足而恃天下之心有餘誠服者之收效以視力詘者之面從飄得而飄失邪然且曰王道難成而霸功易效則世之不足有爲而天下其何能有定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居當作凥濕本作溼从㬎俗誤

致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陰古作霒徹古作撤直列反土讀如杜綢讀如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古作盤敖古作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大甲商書篇名孼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訓義孟子曰仁君之與天下相通而成治者此心而已矣心淸則明明則庶民之情庶事之理皆關生於一心而自不容己於惠勤惕厲以康兆民而安社稷仁之體也仁則一心之中萬理與焉萬事發焉其光大昌明之氣象施於友邦而人莫不仰其德業之盛以推尊之榮

矣倘其不仁一身之外不知有國也不知有鄰邦之相角立也昏濁之氣迷焉罔覺則卑汚之行爲天下所共輕役使之侵陵之辱矣今之諸侯相峙而競彊大割地納賄奉冠帶祀春秋辱莫甚焉亦知惡矣而於不仁之事以之爲樂而尻之甚安是猶處地之下溼必集焉惡溼而尻下求其免也得乎其處之也忘其惡而惡之也終無以遠其惡不知此惡之之心猶有生人之氣而特不知反而自計耳如其惡之思所以免之割地請和無益也興兵搆怨害且及也其亦退而自循其本心乎修德於躬則迥出於流俗而置身於高明之宇資德於士則自耑其敢尚而不陷於汚下之中由是而愼餙乃位

賢者在位論道者皆淸心寡欲之理也能者在職任功者皆精明不偸之業也於是而當國閒暇不恃外患之不加而遽卽安也心之不自康者汲汲然及此時也明其政以勤民事明其刑以正國典焉凡此者心無念而不在國而無嗜慾以濁亂其盈庭之氣事集矣民安矣此崛起勃興之氣象將有包四海理萬民之勢雖大國能勿畏乎而孰敢以辱加己乎說在孔子之論詩矣鴟鴞之詩託鳥言以見意也取子毁室之難亦孔亟矣而其詩不但惡彼而但勤自治也曰迨天之未陰雨迨云者不忘陰雨之且至而迨圖之於早卽吾及時之說也曰徹彼桑土必求桑土而徹之以其堅固而柔和可以

爲固本之資卽吾知所貴知所尊之說也曰綢繆牖戶補其隙嘗其可久以爲風雨之防卽吾明政明刑之說也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民彊於鳥而鳥不畏有恃在己而物不能侵卽吾大國必畏之說也而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道定於心而知之者唯此淸明無欲之本體於得失成敗之數昭然不昧者也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決之審矣或敢侮予者審物情之變而慮之也信其莫敢侮者審之已定則榮辱判然於兩塗而不戰以屈人之兵尊俎而寓折衝之定理也仁之榮也不信然哉而今之惡辱者辱至則惡之在外患洊加之日暫惡之而終忘之在國家苟免之日也君臣相與賀

於廷陰雨不集而侮予者免矣斯大平無事之日正可般樂也何妨怠傲也氣一偸則志已縱神已迷而事皆廢賢能以直諫而放逐政刑以委下而淆亂民心去國勢削彊大者又將起而圖之禍且日至焉非禍之不可息也己之般樂怠傲者唯恐國勢之或振鄰國之不見欺而亟亟於躭酒嗜色鼓樂田獵之中以求之也不仁之辱豈有爽哉夫淸其心以謀一國則無所侈威而大國畏也如彼喪其心以從所欲求以偸安而禍之必至也如此得失存亾之幾係於一念之敬肆非天之不佑之人之不助之也無不自己求之審矣自求之而自惡之辱人賤行之事以堂堂之國君爲之而不恥盍亦思

福有可求而圖榮於當念哉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凝德於心而修之在躬則可以配上帝之命無疆之福
非天錫之也自求之也福自己求豈不信夫大甲曰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以心從欲而作之不悔則
天猶可違而自不可活無窮之禍非天降之也自求之
也禍之自己求豈不信乎始於一念之中天理人欲之
分甚微而成乎禍福之大成敗存亡之幾不昧自有心
而自忘之人而不仁亦不可與言矣　此章仁字以體
言無欲而不失其心之謂與他仁政字言恁之理者異
般樂怠傲之謂不仁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立於

其朝矣說弋雪切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
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說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首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說而願耕於其野矣農今作農俗譌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
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
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
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
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率㐫作衛省譌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

不從若湯武是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
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訓義孟子曰仁政行而王業必成理也情也勢也審於
理者即人情之所必說當乎情者即大勢之所必歸下
順人心而即上合天意其故可推詳而信其必然矣盡
天下之人爲士爲商爲旅爲農爲氓而已矣士之所以
不歸者禮任不隆賢姦雜進以失其擇主之望也賢者
賓之師之能者信之任之在位者皆俊傑而君子之道
昌矣則天下之士雖未履其庭而聞而說之願立其廷
以得展其所爲者此必然之理也其得主而樂爲之效
士之有此情久矣商之所以不集者既賦其廛又征其

貨以損其求贏之實也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必不征
其貨逐末者少則治以法而並不稅其廛則天下之商
雖未入其市而聞而說之願藏其市以得遂其所欲者
此必然之理也其趨利而必擇其安商之有此情久矣
旅之所以不倈者名為立關以禦暴而實奪其財也譏
之卽所以衞之而貨無征焉則天下之旅聞而說之願
出其路以惟其所欲往必然之理也旅之情同也農之
所以不歸者廢井田什一之法而增加其稅也復助法
以用其力而畝無稅焉則天下之農聞而說之願耕其
野以遂其生必然之理也農之情同也市廛之民所以
柀者既有廛尻之賦而又責以百畝一夫之征宅不毛

者之布重困之而日貧也薄取廛得之廛而除無埶之
求則天下之民聞而說之願為之氓以得有甯尻必然
之理也其求樂土而尻之情同也凡此五者豈有術以
誘天下哉抑豈必就人國而施不測之惠以招致之哉
法立於此而情動於彼試設身而思之有不說者乎有
不願者乎君子有不樂得其道小人有不樂得其欲者
乎而世主趨小利而忘大計策士矜權謀而廢大法明
明一先王懷邇柔遠之道而不能行耳誠翻然大悟有
裒保天下之心而為平一六寓之遠畧崇道以論官節
取以養民行之能行之無憚其周詳能行之信能行之
勿疑其迂闊則天下之情得而天下之勢有不可決者

乎行之於一國而聲施於鄰國勢之無敵不彰者然也
鄰國之民陷溺已突而仇讎其君以怙恃於我其仰望
之突情也卽勢也莫能制其心也或則疑夫其民願歸
於我而其君必疾忌而與我爭將欲攻我乎乃不逞而
欲犯我者誰與攻之哉其民而已矣以我為父母則皆
我之子弟率之而攻未有為仇讎而攻父母者生民以
來有此逆行之勢哉其倒戈內向之勢不可必乎夫勢
之已成也如此於是而有伐暴弔民之師焉彊者無與
之戰弱者無與之守雖國大兵彊君驕將悍民已柀而
飄能敵者盡天下矣夫同為侯王其不相下者固然乃
一旦惟我所欲為而無能敵此豈人之所能為乎天授

之矣所討者天討則所命者天命此奉天以平定天下
而天必不我違者也民心得矣天意歸矣然且疑諸侯
之不易順萬姓之不易服四海之不易一乎以情度之
匹夫匹婦之敢惡甚易見矣以勢揣之東西南北之風
尚所必然矣則上天憲。數之攸歸又何疑哉故行仁政
而王天下非迂計也情也勢也卽理也而無如世主之
不能行何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
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嘫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讀如黜內讀如納要本作䙅俗省譌此讀平聲惡讀去聲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嘫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嘫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嘫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讀去聲下同辭讓之辭宜从受从辛言辭之辭宜从𤔔从辛古本各別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宜作耑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耑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嘫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火然𤆍宜之火今俗加从火作燃謬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耑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耑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耑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訓義】孟子曰世主無不有可治天下保四海之資而規規嘫狹小於功利之中其臣又爲王道高遠難行之說以蔽錮之是其良心之不容昧者未嘗不時一發見焉而功利之術牿之反覆則乍見而終隱嗚呼一心可以函萬理一念可以周六合仁不仁之分在充不充而已夫人之心用焉而無不靈施焉而無不順我體之於上天生人之理而靜詧於夫人必動之幾豈不皆有不忍人之心哉我與人而皆人也己所不可忍卽人所不能忍者也割棄斯民之生死漠嘫不恤皆利欲遏而勞其心之不安若其人憂而不能忍其憤歎人樂而不能忍其欣說之本心則匹夫匹婦有之帝王亦有之堯舜湯

武有之桀紂亦有之而奚容自昧乎嘫而其心嘫而其政不嘫則將疑心之起滅於一念而無可與人同憂與人同樂之條理哉而不觀夫先王乎先王不忍人之心亦猶夫人之心也乃旣有此心則不忍不與同憂者卽有所以遠人之憂者不忍不與同樂者卽有所以遂人之樂者欲者聚之而已原不勞惡者勿施而已原不損而教養之綱紀順此一念而無不有條理之可循也嘫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人一也不容忍者一也可以全一人者卽可以全天下盡吾所不可忍而吾心之安卽天下之情皆得因人而治因時而治皆此心無所缺之條緒卽天下無所難治之理也不猶運之掌上乎甚哉此人人皆有之心卽天下治平之理詧識之而豈其遠哉乃今之言政者曰世主之德不先王若也先王之心惟天授之獨得而謂人皆有之將疑吾言之過許斯人而厚望之耳乃吾斷嘫於人欲橫行天理澌滅之餘而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信在我之心而不曲體天下氣質之不齊乎天之命人此心也未知天者不易語也人之存之而全有之者此心也未能存養者不易測也今且就夫人而言之奚必問其心之存亡何如哉但猶是人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背之未嘗擬一阽危之象後之或不能善其拯救之術而當斯時則皆有怵嘫而驚惕嘫而懼惻嘫而動隱嘫而悲之心矣此

心也發於不及覺不知其所從來動於不自持盡忘乎其有他念夫人之心一轉念而其出也異則有恩怨毀譽之情焉乃試反而詧人之此心謂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而市恩乎非也謂以要救人之譽於鄉黨朋友乎非也謂惡殘忍之惡名而避乎非也任其嘫而不得不嘫有其必嘫而不知其所以嘫夫人試反而思之人皆有之而己獨無乎己旣有之而謂人之君或不有乎天理見於初幾而人心效其必動有如是乎則由是觀之而人之爲人心之爲人之心類可推矣艸木有氣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理兼情與理而合爲一致乃成乎人之生故遇物之危而惻嘫動見人之哀而隱嘫恤雖殘

忍習成而當可惻可隱之時則心必動如其悍嘫而恝
忘之則必非人而後嘫矣於己有可媿而羞之見人有
不善而惡之雖廉恥道喪而於可羞可惡之時則心必
動如其坦嘫而忽忘之則必非人而後嘫也得非所有
不容已於辭人不可受不容已於讓雖驕盈氣盛而當
必辭必讓之際則心爲之動如其傲嘫而安之必非人
而後嘫矣理所同是不可以爲非理所必非不可以爲
是雖私利相蒙而當一是一非之著不覺而動如其冥
嘫而莫覺則必非人而後嘫矣賢者全此心而不肖者
亦不昧後念失此心而肯念必不迷也孰有終身而無
一日之明終日而無一念之發者乎是何也天命之爲

人而仁義禮智早在性中牿亡之餘不能盡喪因感而
發者仁義禮智之本體於此見耑也夫仁之全體大矣
以徧民物而施其恣而其不忍之心卽此偶露之惻隱
無異心也義之全體精矣以制事物而無不宜而其不
爲之心卽此乍嘫之羞惡無異心也吾性之禮節文無
不具焉而不僭之則卽此不容已之辭讓之心也吾性
之智物理無不詧焉而不昧之明卽此不可誣之是非
之心也全其心之體者大用卽此而流行則先王不忍
人之政由其不忍之心而不忍不宜不忍不中不忍不
別經緯萬變而咸因於一念乃失其心而不能存者其
不忍爲其所不爲受其所不可受誣其所不可誣亦忽

遇所感於計較不起患慮不及之際而見其耑此耑也
以全體注於一念而一念卽其全體嘫則於以推行仁
義禮智之實豈有不能者哉則其有是四耑也猶其有
是四體而在手能持在足能行皆不待於體之外而別
求用也四體有彊弱而無不可持無不可行之體四耑
有偏全而無不可悉不可宜不可履不可辨之心乃今
之人君雖其無有仁義禮智之成能而乍嘫之頃豈無
此四耑也於四耑旣自有之乃曰仁義禮智之以運天
下於掌者非我能也高者以功利爲己能卑者以嗜慾
爲己能豈非自賊者乎其臣亦曰吾君所能者功利而
已矣不嘫則偷安以遂其所欲而已矣君有其天良而

我摧折其生理豈非賊其君者乎如其因此念而求之
而其心之不可遏以行乎政之不可廢者將何如哉如
使凡有四耑於我者因其必發之幾而自詧識其心之
何以生因以知其心之不可止而爲臣者又能迎其幾
以使之自求而自得焉於是而知一念之如是則他念
之必不能不如是一事之可能則事事之無不可能此
不可忍也孰可忍也此不可爲也孰可爲也此不可爭
也孰可爭也此不可不辨也孰可不辨也擴其現在之
心以仁心而得仁術經權常變皆有可自遂之本心充
其未生之心以萬理而生一心覺天地民物皆無不可
通之心理信能嘫矣斯時也發而不可復禁順而無能

相禦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鬱者楸而滯者通及於一家及於一國及於天下不忍之心熾盛周流良自樂也心之所其息卽政之所必行仁義禮智之大用日新而益廣豈有涯哉天下運掌而飄曰不能乎故止此一心也其量本充而能充者存乎人耳則保四海者無不足也四海雖大其人雖衆不忍其失養而養之不忍其失敎而敎之止此不忍之心滿於其量而已矣乃有此心矣無不可充而私欲蔽之邪說錮之止於此而已矣則勿論天下也卽以事父母而在心之恋且或奪之而不行一事之孝且又繼之以不順不足以事父母豈其不能哉所不爲耳夫人卽不肖亦飄無事父母之誠忽動而

不可已者然而足事者不多得則以此息之仁民恋物而以義禮智盡其用亦飄無此可能之端狹小於功利之中蔽錮於嗜欲之內而上下相諉曰不能故不能之說以賊天下而有餘　此章靑後俱自人君上講中間推開印證耳俗講全不相貫以不忍人之心句推開說不須先王運掌且是做得太不曾說效所以謂三字有情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讀如含俗寫作函非）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夭（椁本作槨）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爵本作[illegible]俗从爵省譌）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當作猶傳寫之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訓義 孟子曰人之有心也而術生焉乃術生於心而還以生心善惡各成其條緒習之不已而其中之條條緒緒日以著而樂爲之不捨則心亦專移於此而盡忘其

佗此非心之咎也明甚而天下舉歸其咎於心不已過乎夫人心之本體自有其至安而必處者迨其牿亡之餘則又有慙媿而不能自安者能不失其天良者於此求之而已矣自其本心而言之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迨其後而仁不仁分焉今夫矢人孰能謂其所爲者非不仁之器乎而從其心以覈之非有所忮害而欲殺其人也則以視凾人之所爲以衛人之生者又豈有別哉各習其事各盡其能而已矣然及其爲之也則專心致志以爲之心亦盡於所爲之中矣矢人則惟恐不傷人非其所傷者所欲必殺也而精之又精求一念之欲人生而寬之者無有也凾人則惟恐傷人非其所欲不傷者所欲必生也而密之又密求一念之聽人死而不卹者無有也此其得失不在心而心從乎其所爲天下事之類有然者多矣巫豈必仁哉而惟恐人之不生匠豈必不仁哉而唯恐人之不死所爲在此而所利在此又豈矢人與匠之獨利而凾人與巫之獨不利乎術使之然耳故心可任其固然而術者千塗萬派之分兩耑而止義利也生殺也君子小人也志至之知從此入之力從此用之師授之友輔之熟其習察者自不容已於中廢乃仁不仁背馳而終不相雜慎之於其始而已矣不慎則本非殘忍之心而成乎賊害者迷而不復天下之爲刑名爲耕戰爲縱橫爲無父無君之教皆矢匠

之屬也可不慎乎夫慎之之術無他是非之心不明則擇善之識必明亦因吾心固有之智而已矣故孔子曰擇凥者以里有仁厚之俗爲美身且以仁而安而況心乎若擇所以用此心者而處於不仁之術斯人也雖利害精而焉得謂之智也以孔子之言思之擇處之必審豈有難辨之得失哉誠擇焉而仁之當處也明矣夫仁豈非天之尊爵乎天以大生之理生萬物統萬物而爲其父母乃卽以此理授之於人而使撫倫類以爲之君長何尊如之人能凥之而宅豈不安乎天下至凶至危之塗皆始於嗜殺之一念而慈和者物之所不爭矜育者物之所不忍害何安如之人之擇術抑求其尊以安者而已矣仁道甚易爲之由己誰禦之而使不仁乎則惟一是一非之塗顯陳於前而偶一念之狸趨盡忘其得失之明辨不智乃以成乎不仁仁凾於心而智因術而始見故君子淸心以無蔽其本體之明而明斷以詧夫流俗之致向惟其智而已矣夫智不智決於初念之明　以下闕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訓義闕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讀如潮上惡去聲下如字讀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本作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尒爲尒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訓義闕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五終

孟子卷四　四書訓義廿六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郭當作𩫖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池本作沱粟本作㮚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訓義孟子曰諸侯之失道言兵者喬之也以爲戰而能勝則可以威服天下而何用此迂遠難行之道爲哉乃戰不息而勝不可必詭勝詭敗以自趨於危亡不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卽以戰言又豈違道而有常勝之理乎則吾且與之言兵今之言兵者有二曰天時曰地利而君子之以道得民者則曰人和人和非以戰也乃卽以之與天時地利較勝於戰而得失之數有不曉然者哉孤虛衰王觀星占氣皆以人之小慧測天而非天無心之化必然者也較而論之不如地利之爲攻爲守有便不便之成形矣乃地利可棄而不可棄也以人用地非以地而用人進退勇怯地能爭利於俄頃而得失無定理不如人和之無所往而不同心戮力者明矣此其

明明不相如之情形亦嘗取成敗已然之迹而驗之乎不有三里之城七里之𩫖有可守之地而環而攻之乎乃守者終固攻者終潰曠日持久之中以天時言必有福德在我而刑害在彼之日矣然而終不能勝者則以城𩫖爲可據之形勞逸俛仰之勢殊非天時之說有其窺測之言而無實也天時不如地利不亦較著乎地利實而天時虛其得失且然況人和哉夫不有城非不高者乎我可憑以俛擊也池非不深者乎敵難薄而相迫也藉以守險而禦敵者存乎兵革乃革非不堅緻而兵非不犀利矣有險可據而持久者存乎食乃米㮚又非不積之多矣然而敵一至則委而去之曾不能食其米

桌用其兵革嬰城池以一戰者亦徃徃而有則何也惟上下離心而浮言煽動於背潰椒終不可止則惟人心不和之故地利不如人和不益較著乎由此言之天時勿論矣地利可恃而終不可恃欲操常勝之術而但倚山河之固此亾國喪師之所以積也故語有之曰封疆之界所以域民而使民之終不離叛者不在此也禁之而不戢有不禁而自安者也山谿之險所以固國而使民之共保吾國者不在此也有險者或亾而無險者固存也兵革之利所以威天下而使吾民之勢盛而敵不敢輕者不在此也如林者倒戈而制梃者可撻也人和之有聚而無椒有安而無危有勇而無怯明矣乃所以

不恃彼而恃此者將何以致之哉道而已矣民有民之道恆產與恆心相因而有君有君之道善政與善教漸進而突致戰樂殺者不得而挈仁講讓者得之也得之焉則人切元后父母之戴而助之者多失之焉則人有怨咨離叛之心而助之者寡其助寡乎則眾志一搖雖親戚亦革面以全生而降畔不可止誠多助矣則仁聲遠播將天下皆棄主以歸附而咸順無逆於是而興伐罪弔民之師焉吾所用者天下之所順也不期而會者盡乎五服所攻者親戚之所畔也聞風而附者在其宗臣故君子之師兵臨而瓦解以順人心之勢成其不嗜殺之心不戰而敵自服自古然矣或其黨邪醜正之有

徒不度德量力而與我戰乎眾勢合而勇自增極梱趄趄之氣不可當也其勝必矣然則盡言兵者之說終不能如君子固結人心之本術情勢之一定而不易者乃玆戰樂殺之徒猶曰君子之道非可以制勝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爭戰之世乃指天畫地以社稷生民供其邪說不亦突可惡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朝本作韓章內朝並直遙切惟朝將之朝如字讀幸本作奈今作幸俗誤造七到切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郭本作𩫏本齊附庸國也今省作郭

非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憂古作惪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讀平聲下同前本作肯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俟本作敎从彳亦通今寫从亻誤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讀平聲慊口簟反長讀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

醜類也尚過也所敎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敎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訓義當分爭之際而欲成圖王之大業其失之也亟以其主之驕也君旣自習於驕而士復諂上以成其驕於是背道棄德皆惟婉其君之所欲而莫之逆未有可成者也君無不敢之心則不足以承靡諶之天命士無不可之志則不足以伸獨是之大謀乃士無其不可者而君遂忘乎其所不敢此無他惟爲士者上以其君爲不足实言而內求諸己無道之可行德之可據也孟子患大用齊以安天下其與齊廷之臣志異道殊則所以自處之禮亦殊此其实心卓識齊君不知齊臣不知卽及門之士兄弟之閒亦不能知而孟子獨以其不可者欲動齊王不敢之心以抑其驕而使遜志於道德故游於羣不相知之中不得不詳辨焉孟子以客卿之禮不與趨朝之常數而將朝王必有關於興亾之大故而恐王謀不及此欲告之也乃王亦知請敎於孟子矣而習於可召之臣不知驕之非道乃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則以有寒疾不可以風而不能矣詰朝將視朝焉如夫子惠而顧我則可得見也不識可乎辭之遜也亦孟子不可之氣象有以逆抑其驕者使然而其心之驕不可奪也孟子於是不待躊躇直詞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如其來言之詞見吾之不可者與王相亢而無容下也乃王之稱疾託詞也則亦可知孟子之稱疾亦必託詞也於是而患孟子之不可召者何故則驕

氣懲而促駕以來孟子之待王也厚而望之切矣至於明日而王未至則其不悟也可知乃出弔於東郭氏使王聞而知其無疾也公孫丑不足以知此乃曰昔者辭以疾夫子或有意焉然不可不存一周旋委曲之意而今日弔無乃不可乎孟子以其不能體吾实心未可告也則應之曰昔者疾疾自疾也今日愈則愈矣今日自行今日之事也吾何所慊焉而不弔乎乃王則習見夫士之可召而不疑孟子之不可信爲果疾而使人問疾且醫來焉獨不思王之寒疾待人之問而需醫乎何己可挾詐以驕而孟子之必果疾而後可辭也孟仲子見孟子之不在而若慙若懼乃對曰昔者有王命適有采薪之憂今病小愈不敢自甯而趨造於朝以是爲可釋慙而掩過乎乃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習家訓者也而亦如是千古不可屈之大義一時必伸之素志誰則知之且使孟子而如仲子之意遂中道而趨朝也則肯此之辭果詐也果傲也詐則必飾而傲不可長也而孟子之所以待王豈如是哉此其爲意丑且不知仲子且不知而王之不知可知也然則所以革王之驕心而使遜志於道德以成大業之实心期王之厚而不自失其正者將容己於大白乎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可因景丑以喩王乎而齊之臣果厚疑孟子之亢而丑不能無言矣景子以諂王求容之心而託

之於天性民彝莫以折孟子曰君子所必明者莫大於倫而倫有大焉者內而子事父外而臣事君尊親一也乃父子則主恩而情重於禮君臣則主敬而禮重於情父甚子而子且愈不忍不管其恩君敬臣則臣何得不隆其敬乃丑見王之敬子也盈廷之所不逮而未見所以敬王且有大駭於羣心者何與孟子曰惡曾是不敬而可行於君臣之際者乎而我豈過自亢而忘敬也乎謂我不敬是何言也子不明夫敬之義耳敬者藏於心而非飾之於外者也有諸中而抑必形於事者也敬之者尊之也而子謂我之不敬以齊人為敬乎君道仁義而已矣成君之尊者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而已矣

以此奉之於君則天下莫不尊親之美皆吾所效於君者也而齊人無有以與王言者嗜政則供之功利則謀之夫亦猶是天良之未泯豈以仁義為不美乎其心曰王之所效者在是所可為者在是而至仁大義之言不足與突論也則其以庸陋待王而疾視其危而不救不敬莫大焉我則學之也有其不可欺之素矣之也有不可隱之誠將使王居仁由義而盡堯舜之道非此者以為負王恩禮之勸而心有所不敢則夙夜自矢大庭無媿之忱豈齊人之所能及哉而子何謂我不敬邪景子曰以此為敬王蔵於隱而可自託豈敬也哉勿亦欲自檁栂以成一家之言自高尚其事而已我之謂子不敬

者實徵之人臣事君之禮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唯而不諾情之迫也君命召不俟駕志之恪也今子固將朝矣非不欲見王而有所稱說乃聞王命而遂不果則立意以與王相亢是與夫禮之所宜若不相似非禮無以將敬非敬則不能率禮而何辭於不敬乎孟子曰禮所云者以君臣之分已定而國家無事之日命官分職各有所司所宜趨之事而豈我今日與王之謂與夫我今者合則進離則退所以願與王同事而不舍者將何為也乃士之至於王廷者以王之巍巍然據千乘之富矦王之嚴尊其貧賤之守而志懾神沮有言而不敢陳有道而不敢伸以使王日見其尊不期驕而自驕成乎無

所能為之庸主耳則請言君子之所守與王者之所尚乎夫君子之所守有其必不可者非廢君臣之義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矣不可及者惡用淫吾意以息及之乎乃彼以其富而我之仁可以茲育民物者何富如之彼以其嚴而我之義直方不屈者何貴如之我授自天而彼得之人吾行吾志焉不失吾仁義而不失吾貧賤吾何所歉而唯奔趨恐後以受命哉夫豈於君臣相敬之義有悖焉而曾子乃自言之不慙則敬行於君臣之定分者一道而義正於進退之先者又一道也斯道也天之秩也即天下人心之同然而無不可達者也故敬者敬其所當尊之謂而古今上下有必不可不尊

者無時而或屈其理凡三則爵其一也以定分也齒其
一也以明序也德其一也以尙賢也是以天下之人莫
敢不貴貴焉莫敢不長長焉莫敢不賢賢焉而所以竝
行而分用者有三在朝廷則莫如爵矣臣主之分已定
率百尒以敬一人莫之易矣鄉黨則莫如齒矣子弟之
率唯謹忘貴賤以事父兄莫之易矣至於世已衰而欲
輔之以成久安長治之世民無主而欲長之以合九州
一統之民則唯有德者可以任之天屬以先知先覺之
任人待其己飢己溺之仁君抑恃以成莅中國撫四夷
之業望之重則道不可得而輕莫如德矣則爵亦一尊
耳君以莅百職庶尹而待榮待辱之士所必尊耳惡得

挾此以慢天顯之齒帝簡之德哉然則吾誠有其可尊
者而欲唯唯諾諾辱吾德以耆老之秊隨後進以奔趨
誠有其不可者也夫士旣誠有其不可君知其不可而
不敢之心不容已於兢惕矣夫王者之所尙唯有其不
敢者故將大有爲之君其大有爲非小功小利之士所
得與其規畫而欲大有爲也必且於天命未集人心未
一之先預有以定其經綸於其時分職任功者有臣奔
忝禦侮者有臣下而奉命削班者有臣此皆可以不俟
駕之禮役之者也而其所夙夜基命於宥密坐論俛臨
於萬國者則尤有臣焉此不在可召之削者也坐而息
之起而欲行之不決也非此臣而莫能決也則造廬以

請命焉其必如是者何也德本尊也而慢心一生則視
爲平易無奇之德而權謀之術可與竝驅道本可樂也
而慢心一生則視爲淡漠不可致之道而嗜慾之與分
其定志尊之而後體道以經天下者見爲不可易樂之
而後進德以一王心者見爲無所勞奉教於君子卽奉
君子之教以宰制萬物而爲生民之主苟不如是則邪
佞進而主術雜其不可足與有爲而賢者亦將如之何
哉夫臣則信可召也禮非無謂也而尊德樂道之主知
君臣之分已定則吾尊尊樂樂之志不可得而伸故名
爲臣也而不敢遽臣之執師弟之誼而往學焉則崇齒
貴德之道可與尊尊之禮竝行而不悖是故湯知此矣

於伊尹也學焉無異執贄橫經之禮也及其天下已定
尹欲伸天子之尊退而就乎臣削湯之學已成尹乃可
安其分故尹得以身任知覺而湯惟奉教以行其王不
勞也桓公猶行此矣於管仲也學焉無異函文請益之
文也及其九合已成仲乃受上卿之命退而就乎臣削
公之學已畢仲乃可謝其尊故仲得以意嚴大臣而桓
惟受教以行其霸不勞也乃子所欲以臣子之常禮限
不可召之臣者徒見今天下士諂而君驕有臣而無師
以爲禮固然耳而今天下之君果何如邪地皆千里俛
得俛失而幅員相若德皆庸主以富以彊而功業無成
莫能相爲統一以定天下豈其無相并之情無可棄之

勢哉而其故非有他也其爲臣者君以爲然而然君以爲否而否則說其從己而驕之若能令聞其所未聞見其所未見謀其所不能謀而如尹之可爲湯師仲之可爲桓師者則道德尊而志尙高以其不可屈也弗驕之矣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異是也聞其道而知己德之不若與之謀而知己謀之不逮唯恐其言之不悉而任之不力兢兢然北面而師之不敢召也故驕心去而樂聞過樂聞過而喜於從善盈庭便佞之臣無敢間也皆君不敢之心有以一臣民百姓之心而偕秉道以行也是以不勞而霸王成也此吾之所望於王者也而敬王之實蔑以加矣且夫所受教者不可召者也

所敎者可召者也若管仲者有取威定霸之才而未聞輔世長民之德然見諸侯之合離在我四夷之攘卻在我所假手於齊桓有國之資而惟吾爲者一匡九合之事可進可退可生可殺而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而由仁由義有安齊以安天下之志有進可綏萬方退可傳萬世之道而冐早自屈於未學之先以就奔走在削之位乎此吾之所以自守者也子習見夫今天下君驕士慊之習乃欲以禮責我不亦過乎嗚嘑孟子之心所欲白其志以望王者如此其大敔愉之而不可不得已而暘言之亦已苦矣君子之得大行者君有特達之知而士大夫交相推敬以將順其君之美而同志之士能

伸其意以喩不知者而使知則君子不自尊而尊自伸乃王不知也景丑輩不知也門人子弟不知也無怪乎不足以行也不得已而自言亦以明其義於天下後世而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前本作肯　居當作凥）

陳臻孟子弟子也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本作賮今作贐者贅）

賮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訓義君子之膺天下歸於至是者而已是與非原無定
形而其大別也則在義利義者是之主利者非之門也
義不繫於物之重輕而在心之安否名可安焉實可安
焉義協於心而成乎天下之至是若見物而不見義此
天下所以汙君子者而斷然去之久矣義利之辨莫切
於取舍辭受推之於進退存亡亦此而已此之謂集義
陳臻歷憶徃事而問曰辭受之閒內不失已而外不絕
物豈有異道哉乃夫子肯日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
受雖朝夕於其廷情所不能卻而辭之也固已而至宋
餽七十鎰而受已而過薛餽五十鎰而受雖旅寓於其
國交所未能疾而受之也不嫌將主於辭乎以明君子

自立之清操則肯日之不受是而今日之受有委曲之
情焉非矣將主於受乎以示天下和平而易近則今日
之受是而肯日之不受有孤畸之志焉非矣竊疑夫子
之必尻一於此不然同一諸侯同一交際而辭受無定
衡是非無定理將使學者何所取法哉孟子曰君子取
舍之閒吾心之定則立於不可易物至而卽審事至而
卽決不任意氣不徇物情而焉有不是者乎正可於此
審天下之無定理而吾心之有定義也當在宋也予無
久尻於宋之心將有遠行矣行者之必以費所以致主
人不忘去此之情也而宋將命之辭曰餽費有辭矣則
義之所可將者矣予何爲而必不受以絕人無已之情

乎當在薛也有不逞之難而予有戒心其將命之辭曰
聞夫子之戒故爲防衛者芻糧之資而餽之有辭矣卽
義之所可致者矣予何爲而不受以絕人同患之情乎
此受而是而理得焉心安焉義也而非利也若於齊則
尻其國立其廷安處而從容以與王大有所欲爲若貨
財則已給矣王之餽無辭以處此也無以處此而餽行
焉則所重在貨而以爲貨可得君子之心矣予於是怫
然大不慊於予心而自念曰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者
欲以籠游士之道待君子則是謂君子爲可取也一見
而逆於心此義利之大防不可以私情干者而又豈有
不是者乎故曰皆是也通天下以情而守吾心之正一

介猶是也萬鍾猶是也得生失死猶是也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不爲猶是也君子之以中心固有之義行乎天
下無不自得義內焉耳至是而無非豈於外物而見成
形之是非也乎　時解有添入王不用孟子意邪說也
然則用孟子便可受無處之餽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戟當作戟）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
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

法有如子所屬執戟之士當臨敵之際一日而三離其
伍於法當誅也而子必伸法以加罪乎抑乃縱而聽其
有士之名無士之實乎則對曰士有伍職守存焉一失
伍而去之不容貸也豈待三乎孟子曰職不可廢而法
不可亂信如此也則子亦可反而自思矣士有士之伍
子不有子之伍乎王所命子以必治者卽子所守而不
可廢乃尻其官者有日於茲而猶夫平陸之無大夫也
非一日矣夫子所受命以宰斯邑者長民者也民不幸
而遇季之凶災而成饑饉之歲則所待以弛其力薄其
征補其不足者子也而子之民老羸不能去者則轉於
溝壑壯而可去者則就食而散之四方子試簡民籍而
稽之凡幾千人乎民之奉子者何心王之任子者何事
有明王按法而議刑子將何以自處乎大夫曰有其心
者距心也而發政以救民者非距心之所得爲一言之
而如不聞再言之而罪且加矣孟子曰誠如此而子遂
無以自處乎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一受焉
而牛羊卽其牛羊爲之牧則惟聽我之牧而後可受牧
地與芻此非己專也而可求也求之而不得誠主人之
吝於恩乎乃牧者於此亦將自計焉授我以虛名而禁
我以實效則反諸其人而生死不在己之可謝過乎抑
委罪於求而不與者遂立視其死與子誠求矣誠不得
矣平陸固非子之平陸而或可以一去動王心未可知

也（然當作嘫散當作椒今作散省鵁幾讀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
此乃王之失政使嘫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死與之與讀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艸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
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
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
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嘫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
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訓義】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置吏其爲功爲罪皆視
民之慼樂生死而已以此考衰世之君臣其得罪於民
多矣而不自知也君子游其國不憚宛轉言之以使自
知之而後有改之機焉故孟子於齊之君臣賚之寀而
使之自不容於諱過齊饑君無發粟之典邑大夫無請
命之言民之死亾非但一平陸也平陸大夫孔距心者
爲猶可語焉孟子至其邑而謂之曰明於功罪之實則
賞罰審雖膺重刑而不得不服也今以職褻罪以罪定

也卽不嘫而子亦可以免矣於是距心知去就之在己而尸祿之爲有咎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知罪則從此以徃殉君求容而殃民之害庶幾免矣乃使爲邑者請矣請不得而去矣一吏去而一吏復受之猶嘫視民之死乃至賢者盡去而不肖者猶充位而有餘齊之民終無可生之日也是不得不爲王告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與相知聞者有五人焉𠭥其功攷其罪於牧民之得失五人無異也則臣所不知者當亦無異也乃貪位殘民而不自知其爲㳄所不赦知之者惟孔距心耳有罪而不知知之而不能改王其如此爲都者何於是述其告距心者歷誦之而述之言言皆誅距心之心卽言言皆誅王之心也王乃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歲之凶民之死亡大夫不告而不知欲告而不敢聽其尸位而不絀賢者將去而不慭王於是始知之乎有罪而不容自昧此齊王所以足用爲善也知之而不能改此齊王所以一暴十寒而終不可有爲也而君子之言其直而婉一發於恚民事主之誠則已盡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巨支反鼃當作𪓰也本音烏蝸切俗讀蚳作遲音鼃讀注音皆譌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訓義君子欲行道以安天下而道未可行則不忍恝去者其至仁而不可苟容者其大義故必出於可進可退之地以安身而利用乃所謂可進可退者豈行藏不定而及寄之浮沈之閒乎道有大小則進退之輕重出焉君子以格君心爲道者也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故不以一事之從違爲合離而心之可格與否非旦夕之效自可從容以息所感通而其終不可有爲則異同之迹不顯而其去也以禮終不傷君子之交是以立身於進退之閒仕不受祿而進退定之於心因之於時豈智效一官志盡一職者之所可同哉齊大夫有蚳鼃者猶非尸

位苟容之士也其爲士師不得其官而孟子告之曰仕於人國者無虛貸也子庶幾知之乎蚳鼃亟而請士師邑宰非卑也士師非尊也以能擇職而自效者以遠而無以效忠不如立王廷而法有不得伸可因事以諫王之廢政判也乃今旣數月矣法之不合於理而不當於子之心者不少矣未可以言與聽不聽在王而子亦可審子之自處矣於是蚳鼃以其所執之法諫王而王不用於是致爲臣而去蚳鼃之道固當然也乃齊人不知孟子而疑孟子之不用何以不去乃譏之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斯言也或庸人之見不及也未可知或小人之欲激孟子以去也亦未可知

公都子以告則未能測孟子而疑之也孟子曰夫進退之際豈有不審於至善以宅身者乎吾之使蚳鼃諫而且去也道有在是者吾聞仕者之通經矣有官守者官卽其所守也欲爲而上禁之欲弗爲而上督之將順上則廢其守守不可廢也去之必也有言責者言實其責也言有不能入入而不見聽將阿諛愈寀其責矣責不可委也去之必也此蚳鼃之道也若我之於齊才非僅效一官故不受一官之職道非僅言一事故不以一言爲責於己無見用無不見用也於王不能我從也亦不能我違也吾可進吾自知其可進吾可退吾自知其可退委曲者在心而審處者因乎時豈不綽綽然惟吾之

裁之而非一定之法所可拘哉此非齊人之所能知而吾何不善之有哉夫無官守無言責而何以謂之仕君子所守者大而任天人之責者寀格君心之非者不以事不以言無卽效之功而亦無終不可感之理崇本正物而進退自全於禮大人之變化所以不測者立乎其大而已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莫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莫作暮俗謂莫已从日何必復加日）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訓義君子惡小人始未嘗不嚴而終不覺爲其所動無他凥尊而致尸小事也君子執簡而御繁委庶務於有司而已不視未嘗不時有所疏漏而有法以治之則事亦終濟尸小事者求全於瑣屑而情大迫乃旣非己所習而有司或不能無過於是小人得以其才下奪有司之効而上求當於君子之心其於事也誠速而有功而君子乃不覺動於其心曰小人亦可使也因而與之狎

而小人之技倕矣孟子爲卿於齊奉命而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以驩爲有治事之才可以分孟子之勞也驩亦自恃其治事之才可以矜孟子以未逮而且從我也使介之禮朝莫必見無容不見焉乃反齊滕之路舉凡庀禮器治禮文安次舍御徒旅之事未嘗言焉不得已而有言無甯道寒暄談風物而已○公孫丑從行而有疑問曰使事與驩偕者也得失雖小輔行者所必與聞也乃驩以齊卿之位不爲小矣豈賤有司之不如哉齊滕之路不爲近矣蓋一事之無可疑哉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不亦太簡乎孟子曰行事之必待於言者慮其不治耳以飭喪紀則有司其禮者在以御

徒衆則有爲之長者在予無可疑也無可待於彼也而夏何求禮未嘗不成事未嘗不濟爲使者之道固然而子何疑焉嗚呼此非孟子之權辭也君子之道尻要而已先有司而略小過則無所藉於小人而小人不得以苛訾儇捷之才逸君子之心易事而難說所以終遠小人而道不屈也　此章較舊說不同文義本然朝莫見是舊規不與言特不與言行事非全不與語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敦本作敦然當作嘫）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大音泰）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椁本作槨今俗省爲稱讀去聲然當作嘫）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言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說無財不可以爲說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訓義君子之用物也儉而於父母之親生死之際則不忍言儉非徒不忍也有我而後有天下財財皆天下之財而用之者我也乃何以而有我乎使非父母則方且無我而天下之財誰爲儉之有生而後天下之財可爲我用惟其生也是以不容不儉乃死則無所復用之矣委財於天下而天下何所容吾之儉故於父母生死之

際而但有留財以爲天下儉之心則不仁不智而人心絕矣爲天下儉且不可而況儉之以爲妻子之奉口體之資乎故先王制禮也下達於庶人苟可以盡其財而不恤風俗之美相尙以此爲悅心之道非不知天子之可有餘而庶人且有飢寒不贍妻子不畜之憂也以爲雖庶人而此心不容不遂所以別人之心於禽獸之心也先王制之而君子遵之此心此理而已孟子自齊葬於魯葬畢而反於齊其事不可攷或曰母葬也郎非孟子之母喪而亦爲人子者之親喪也其止於嬴也充虞請曰歬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促匠者槨茵抗木之事則或以虞之足以聞乎禮也於時虞有疑焉乃値喪

期嚴迫之際惟承命而不敢請今稍暇矣願竊有請焉歬者之木若過於美而得勿失之泰乎孟子曰夫亦猶行古之道也而子何疑焉古者棺槨無度過者過於厚不及者過於薄以爲人子之心惟其自盡而不必爲之制也至於周之興也定爲常制棺七寸槨稱之天子而下有四重三重二重之差而其厚薄之均則達於庶人夫人自生而死所用於天地之產者至此而畢人子終天所致於親者至此而窮天子庶人一也乃自薄葬之邪說惑人以爲徒爲觀美耳夫親之死也觀美以遠人之獸惡亦不容已者而況非直此哉盡人而爲人子則盡人而有人心非此則追悔無及而心不能以自全矣

夫先王之曲達人心也如是則無不可得爲之分矣夫人子親親之心無已有限於分而不得者孝子之所窮悲不可以爲說也不然則分可爲而財不足亦抱疚終身而不釋耳若於禮無違得之矣幸而財足用焉爲之而已矣古之人無有不用者也吾何所爲而獨不然乎將反之心而不可乎抑殉乎俗而求異於古乎且此制者非獨禮在則然也化者化矣而膚猶是膚也生則宮室以尻之几杖以安之莞簟以處之而死則與磽瘠之土相親也一回念而大傷於心者及是而獨無恔乎若有所爲而獨不然意者以儉爲美德而不欲過用天下之物於無用之地乎而吾聞之也君子之以儉尻德而

不欲暴殄天下之物者以不用之貨充府庫以無用之粟朽倉廩而富己以貧天下也以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四肢之於安佚而厚己以蠹天下也以宮室之美侈榮觀以妻妾之奉耽宴樂以窮乏之得我驕志氣而縱己以奪天下也至於親則我之所可用皆我之所可致凍可也餒可也任天下之譏非違物情而求快無不可也無親而何以有我無我而又何有於天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不我禁也人之所効而成乎財用者不我嗇也彼亦人之子而猶有人之心也而我何儉乎哉世衰道喪無所不生其侈心而獨於親喪以儉爲美而掩其嗜利忘恩之惡爲之親者抑或遺命薄葬以私

利其子嗚乎人心之所以盡絕而終淪於禽獸也悲夫凡為人子者不可不知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說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私當作厶私禾名燕本作鄚國名伐與之與讀平聲下伐與殺與同與人之與本作与今俗槪作與混譌也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膺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膺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膺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應當作膺孰本作飄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訓義王者之師正己以正天下也是謂奉天自正矣則天下之不正者自我而正之是謂天討故奉辭伐罪而大有為之業自此而成若己不正而徒託於其名以勞於一成則禍不旋踵義之不可假甚嚴也燕之君臣無道而民怨齊與之鄰而奉義以伐此禍福之樞機得則王失則亡在此舉矣齊王前此之為無大過於燕不必突求而一旦懲燕之禍以義匡燕以仁救民則伐之者王業之始事也反是則敗亡之禍本也故孟子於此有所難言者無止其伐之理而失圖王之機無勸其伐之心而反成後事之悔故不與齊王言而王亦不測孟子之心而難於問乃使沈同以其私問而若非王之問者曰燕可伐與從燕而言可不可奚不可哉亦以彊弱勝敗為疑而已矣夫但言燕則其可伐也無足疑而孟子

斷然膺之曰可道有其可而眾散民離而勢亦無不可也燕者先王以授分陝之召公而世守之以綏此土者也子噲奉其宗廟社稷以牧其民而得與人乎子之非適非長而得受之於子噲乎此其理甚易見也有求仕者於此而子說之子之私也子之祿爵王所命也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不知有王先在子矣夫此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不知有王士之爵也王其可以聽子乎諸大夫可以容子乎國人可以安此士而尊之乎大夫受命於君諸侯之上受於先王內受之先公一也而燕何以異是此不待再較而問罪之師必無能貸者也夫以理而言則必無謂燕不可伐之理以事而言則弔

民伐罪王者以義正天下而安天下之民在此舉也使齊之君臣進而請教所以處置燕祀而矜育燕民者當必有至正之道存焉而齊人但竊義之可假民之可動功之可成而遂伐之則有識者已早知其終之必敗矣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疑君子之不度德量力而輕於一試也孟子已突知其伐之不以道而應曰未也王未嘗進我以問興師之事我未嘗詳言所以正燕之道則何言勸也惟沈同以其私問燕可伐與則自燕而言有必誅不赦之罪而應之曰可彼遂以爲然而無疑於伐則伐之謀已定而特以我之言爲質耳使彼誠有以義興師之誠則必反而自問焉將曰孰可以伐之明知彼

之可而猶料我之可此則吾之言伸矣則將應之曰爲天吏者奉天之道以治天之民有罪者不敢赦不被天之澤者不忍不救於己無私利之心於民有各得之願則伐之也上合天心而無不可矣此猶之有殺人者而或問之曰殺人之人可殺與法所不容假而安得不應之曰可乃己非有敕法之任遽執而殺之而遂謂曰可者勸之殺乎使彼能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法在己而後可伸也今齊之爲齊肯之不能秉義行仁以受天之祜者旣然而後之不能誅暴禁亂以綏天之民者又知其必然也齊亦一燕而已矣以燕伐燕齊且爲他日之燕而何爲勸之哉對沈同者以燕論也非以齊論也以燕論而燕必亡以齊論而齊亦危矣吾其敢輕與齊言此哉嗚呼伐燕大事也孟子尻三卿之中王不與謀而聊使沈同問之以塞衆論故其問不詳原無請裁於君子之心及夫一旦之功務成而貽無窮之害始且畏且慙而功不救其敗則齊之不足有爲明矣孟子之不能正之於始也亦末如之何而言之出不易有如此夫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大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

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揆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恙兄友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訓義過而能改者生於慚媿之心而慚媿之心生多成乎文過夫不聽君子之言而致於敗誠可慚也乃違道而至於敗則利害切於身而豈以求勝於君子而不得之爲恥故善凡過者聞過則喜以爲無難改之於一日正寡過之一機而無所用其慚則小人掩著之邪說不得以中之而昧者異是則終日慚而終身過且將以親小人遠君子爲自便之圖矣齊之伐燕始不與孟子謀之既伐而不聽孟子之言固結燕民之心所使以守燕者非其人將驕士橫燕人弗堪內立遺孤外結彊鄰而叛王乃曰吾甚慚於孟子所患者難於見孟子之一頃耳夫王外慚於壺漿以迎之燕人內慚於戍燕不反之父兄子弟上慚於先君而遠慚於天下後世患且及身焉若夫孟子者所當師者也有過則正可就以求益而何慚何患焉慚之患之而小人進矣陳賈曰王無患焉可以折孟子之譏非而泰然凡之亦在乎善爲辯說而

已矣德不足以收人心則疑於不仁明不足以知成敗則疑於不智王所慚者此耳乃孟子所稱道者周公也而王以仁智與周公較則將欲遠過之抑如周公而可無疑於孟子乎王曰惡是何言也夫孟子所望於安齊以安天下者正周公之業乃小人明欺其不能如公而王不慚顧慚孟子乎賈乃曰昔者武王取殷矣周公撫之則以安輯殷人者在是而使管叔監殷管叔則以殷畔矣是非任使無道而鎮撫無術乎知叔之不可以託而使殷人之不靖是不仁也若不知叔之不可託而妄意其能定殷是不智也然則德足以撫新附之民而明足以贊後事之變周公且不能盡而況於王乎賈持此

說以爲王先王可以見孟子而無不安矣夫欲解於孟子易耳卽不解而欲孟子之忘言引身以退亦易耳抑將何以解於宗社生民與天下後世之淸論乎甚矣王之愚而小人之無忌憚也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固必與正言之曰古之聖人也賈曰使管叔監殷而叔以殷畔安之乃以危之信有之乎孟子固必以實膺之曰然賈乃曰殷民之不易端而管叔之不可託以定殷事後論之亦易知者而周公於事之未形先知而故使之與孟子曰天下豈有明知而明昧者乎不知也賈曰然則事固有難於豫料而一時之失算以成乎大釁在聖人亦有之乎孟子曰此何足以疑周公乎夫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同爲文考之子甯王之弟而沖人之叔父也則戮力王室之有同心自可信叔之無異於公且委任於懿親雖多士盈廷孰得以逆億之心諫周公以薄天性之恧則一時之付畀偶失不亦宜乎且子之爲此言也將以古人之道例今人之過乎乃無論未過之先而且求之旣過之後則古之君子所以處過者有道焉改之而已如周公之過其後也誅懿親而不嫌詰多方而不與之競故雖以將棻之苦而東土終賴以乂安若今之君子且勿論其過之迷而不悟者終於僨敗卽稍能覺悟者而旣過矣因其覆敗之迹畧無自新之圖順之而已夫古之君子唯其以改爲合圖也故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曉然正告於天下而無慙恧之心以求勝於掩蔽民皆見之不以爲患也及其更也則人仰其光輝而知救過之功初無損於聖德若今之君子唯其欲順也而恐其不能順也患肯此之正言以爲非己所能爭勝乃掩其失以爲得而冀可塞正人君子之口旁引曲喻苟可以爲之辭者無不爲也上下師師以成乎終不可改之患而子何得引古人以況今乎嗚呼賈欲爲王解而終不可解也王愈慙則孟子之言愈不可入也已敗之積終不可救欲孟子之無言則孟子去而王無患矣無慙矣樂毅振而齊社爲墟王之慙慙以千秋王之患患在後世若孟子卽直詞以責王亦一時之忍

受而已其可患之輕重何如也故夫人之患莫患乎聞先生長者之責而有慙心其有慙者正其無恥者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前當作肯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盍俗从去作盇不成字）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訓本作顲私當作厶龍讀如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商宜作商今槩寫作商者省譌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

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訓義】戰國之士所以賤者有故本無道之可行而以其曲學邪說挾弟子以遊其說行則尸卿相之位其說不行則凥其國養生徒以著書立說而蠱惑其士民故世主慕致士之虛名糜金粟以豢養之此正君子之所羞惡而有道者之不見重於世亦此輩之辱身賤行有以召世主之輕而不知尊德樂道以大用君子也齊之稷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徒聚羣不逞以食於齊皆是也齊王不知孟子之大異於彼是以不能尊信孟子而

孟子之去決矣致爲臣而歸亦且令王知賢者之去就如此其不苟而志在道行則庶有悔心焉王就見孟子曰得士者昌而況不易得之士乎前日聞夫子之名願見而不可得及其得侍於夫子也吾君臣交喜以爲人所不能致之賢而我能致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志決矣不可復留矣不識可無不終棄寡人而繼此尚能惠顧我乎夫既無悔過自改以用賢之心而待之繼此其詞雖遜而王之爲王可知矣孟子曰合離者因乎時數者也時未可則方合而離既離而難必其復合繼此之期不敢請耳乃若望王之心今不異昔固所願也孟子不絕王而無如王之自絕者何也他日王乃作一不經

之想以待遊士者待孟子而謂時子曰孟子之去寡人之恥也吾願畱焉夫孟子以政而不合以教而有餘者也我欲國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稱先王道古昔以伸孝弟忠信之說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重而取法此於孟子甚安而齊終得無棄賢之誚也子盍爲我言之王不自請而授意於時子時子亦不面告而因陳子蓋其不容昧之心亦隱隱覺有孟子之不可者在而不知所以不可之實故又疑於說之可行若陳子則雖未實知其不可而固可信孟子之必以爲不可也時子有言不得不告也孟子曰夫時子可直告王以不可者乃不告而又爲託之於子亦惡知其不可哉可不可

者義之大衡也心之素定也教弟子而爲國人式所可也於齊之國中所不可也養弟子以使之教國人遊於齊者所可也若予則不可也夫予而欲教弟子焉教國人焉歸而有餘地矣又何需萬鍾哉其必望王之養者欲富而已矣使受之王則洵欲富也夫肯日爲卿十萬之常祿且辭之矣而今受萬鍾欲富者不如是也時子不知義獨不知利乎而尙以爲可乎雖嘫時子之爲此言也有始之者也己不用而弟子不去則弟子可待用於他日己之教術行而利擅於同黨其進退皆載天下之榮寵而不終於貧賤惟嘫故時君與執政之大臣皆曰此進則仕退則教皆待我以養而其依戀不舍之懷

爲可賤也賤之斯可以術籠而利縻之當今之遊士實始之也而時子以我爲可則胡不聞季孫之言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其術異其情異也使己爲政不用己無可用者乎當自悔也時不能用者乎當自安也己而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則處於卿之外而仍不失其卿之尊是豈見當世之不可爲哉欲富貴而已欲富貴者人之常情也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求其必得而擅之於一門也是可異也觀季孫之言則子叔疑之賤甚矣而季孫惡能不賤之其云龍斷者因其賤而人賤之之謂則試詳其說彼以不可爲可者能無媿乎龍斷者市場之高壠也夫市者小人求利之所而古者之小

人猶賢於今之君子故立法者亦不以小人而薄之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用則讎不用則不讎小人亦有恥焉而或不中於法則司市者治之耳不以爲利之府而苟求之也乃世降民頑而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我可以望人而捷取之人亦屬望於己而求讎焉於是而市利罔矣於是市之人皆以爲術之愈工心之愈陋而以爲賤於是有司者不能以法加之而因謂凡爲市者之多得利也如此故從而征之變譏禁之政爲稅斂之征征自此始矣以此息之聚子弟而受王之養使以道術動國人而可待用於異日者子叔疑之術也國中之室龍斷也不得大用於廷而猶諷議於館以操一

國之長短者左右望之罔利也以此爲國君養士之禮而士游人國之術不知自何一賤丈夫始之而賤丈夫且充斥於齊國之中國人指數之曰此某先生之徒也誰矜乎誰式乎賤之而已則擯斥刑戮之隨其後亦安可免乎此其不可也有羞惡之心者所不容昧而況於我乎時子何尙未之知邪君子之進道也義也其退亦道也義也道不可行義不可合奉身以退不俟終日無待再計而決也賤丈夫者以其賤而使當世之賤視君子君子實惡之而時子何進焉嗚呼稷下之士盛孟子之去必速齊王致士之名愈重故國家之政日非齊以客亡自此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讀或曰晝當作畫讀如獲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應當作膺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膺而臥也憑俗寫作凴不成字

客不說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膺豈爲先絕子乎稱當作偁今槩作稱混誤

【訓義】孟子去齊宿於晝猶不忘用齊之心見矣非不可留者也王悔心動而自留焉上也王不知留而有能啟王心之迷以諫王而留者抑其次也有自以其意欲爲王留行者乃嘖嘖多言於孟子之前愚矣哉孟子不膺而言猶不已隱几而臥絕之也抑孟子豈有難於膺者豈不曰王不留吾汝不諫王留吾而欲使我之自去自

還何爲者乎則此愚人者必且馳而告王而愈可憎矣絕之可耳使客而喻其不膺之意則退而諫王猶有可復來留之道雖孟子未必遽留而尙可不決於去乃客終不悟也而不說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度之情度之理度之時尙可爲亦審矣夫子臥而不聽未嘗見君子之絕人如此乃不諒弟子之誠而加以怒請勿復敢見矣孟子知事之不可爲而諒其愚之不可瘳乃謂之曰坐我有不可以明語子者矜子之無知而不能不明言也夫國家之留賢與賢者之留於人國也有道非是則上下之情不交而不能安昔者魯繆公之事子思也言有所不能自白則遣使人侍於子思而道達之而後

子思知其誠也乃安焉非是則子思不留矣此其誠悃出於君而不待下之詔也尊賢之道宜嗾也其次則泄栁申詳矣或不合而有欲去之心焉則其與二子之志合者達二子不安之志於繆公而後繆公改禮以安二子而二子安焉非是則二子去矣此則通上下之志而婉順之者也今我且不爲栁與詳而必爲子思明矣而子爲長者慮王非繆公也子非繆公之使侍子思者也而欲以私意使我爲輕於去就之人且栁與詳之不若焉是子以非所待長者之道待長者非子之絕長者乎而長者何嘗不諒子之誠而絕子乎而子何怒焉嗚嘑客之齊宿而言慮之極詳自見爲不可易而迫於言而

不知其愈慮而愈謬愈迫而愈足以敗事愚者之用心不如無用久矣使孟子而無及待之心言之尚可也宿於晝而無絕齊之心以待王之自悟而攻發孟子之心以昌言之則王聞之且曰孟子之欲留其徒知之我不容不留之而孟子能安乎孟子之不膺偷聽其自止而言猶無損怒而退且告之人而愈成乎必不可留之勢不得已而正告之以子思之事抑敖示以泄栁申詳之說則孟子之出晝不容己故孟子之決於去此客激之也甚矣愚者之忠不如其無忠也雖君子其如之何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說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嗾今不可攷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由當作猶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本作婞胡頂切婞行難而不聽從人也本从女會意今譌从心非是譌爲作幸又譌婞作悻以譌就譌而譌不可勝詰矣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忞君澤民惓惓之
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何蕢者所
以爲果也
訓義聖賢之行藏有天焉天不欲行則非特小人之間
之而愚者亦以忞君子之道沮之而使不可復進孟子
去齊非不可復用也有留行之客以留之之道激孟子
以出晝而又有勸行之尹士以激孟子之終不可返嗚
呼豈非天哉孟子用齊爲善之心無已必待王之知之
而後去可行故孟子終不能自言以冀王之自悟及孟
子已洞開胸臆以告人則王雖聞而復迎而其發不誠

處於不得不絕之勢然無知之言進不能開時君之悟
退且失君子之守故又不容已於無言嗚呼誰能以君
子之進退聽之君子而安於所不知者以勿自遑其意
見之明者乎故愚人之有害於君子視小人爲甚而人
欲無愚且不如勿輕與人事而愼言之爲無咎也孟子
去齊既出晝矣而方懷悲天閔人之心而尹士且語人
曰孟子之來也吾惑焉其去也吾尤惑焉有大過人之
資而後成大有爲之業此遽闚其素行而可知者乃王
之不可以爲湯武明甚若孟子而不識則無解乎不明
也若既識矣則不屑以己之訾訾受物之汶汶然且膺
聘而至非行道也無解於干澤矣其來也既然而其去

也果不可以爲湯武而臣主之遇不偶矣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而三宿而後出晝豈有望於復反乎不然是何
濡滯而不決也夫孟子之言孟子之志士之所景慕以
爲異於今日希進之士而於此不類焉無以服士君子
之心士所不說也尹士之挾私意以操君子之短長者
如此高子在齊聞之追及孟子而以告孟子曰夫望王
以成湯武之業者不在王也在予也予有予之道則有
予之心其規畫之夙而望之切事不難成於一旦而仁
可施於四海尹士惡知之哉予惟度之己者定審之時
者明故千里而見王予所欲也無不可爲之湯武已在
予胸中也若以不遇之故而去所繫者一事之合離而

所傷者千秋之素志豈予所欲哉處於不得不去之勢
而無可止之機雖欲已之而不得也惟其然也故予三
宿而出晝尹士見爲濡滯者於予心猶以爲速有可待
者何嫌於久待也予之在晝也固將望之曰王庶幾念
予之去而知予之去就爭此一圖也則改之也如其能
改而反予必矣反予而予未嘗不可反也迨夫已出晝
而王不予追也然後王之不能改也明甚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付夫人於無可如何之數而無已之心乃易矣
浩然歸而予不可反矣而追惟往日之心以寓無已之
望予豈舍王哉此其不可舍之故未易一二與俗人言
也夫據有爲之資而施善之溥者王也乃令王之爲者

則在子之用王天下惟陷溺已突而心無可見之耑者爲不足用耳王何必可爲湯武而可用之爲湯武迎其幾道其志卽聲色貨利之中而引以發政施仁之事王猶足用而子有以用之此其道一一在於運掌之閒而其功在於反掌之易王如用子而子自有以用王者則德先於一國而齊民安未盡吾道也解倒懸而慰飢渴天下之民舉安子度之周審之孰有何湯武之不可爲者然則與斯人同羣而目擊其危亾於功利富彊之荼毒以遐想夫一夫必獲四海同風之盛治子何日忘之乎故至於今且引領望之曰王庶幾改之予則出晝以後之心猶在晝之心卽猶千里見王之心也子曰望之

爲天下而望也知其可爲而不能不望也若此者君子以古今之治亂爲己之憂樂以萬方之安危爲己之責任以兆民之疾苦爲己之惻隱大丈夫當如此矣而豈若是小丈夫哉以一道自名以一節自守而量不及於天下者則所知也而諫諫而期於必受不受而無以自見婞婞然無進退之禮者見於其面其去也棄一往之氣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之所知者此硜硜自攷之節耳未嘗知子之用王者而何能知子之不舍王之心邪於是尹士聞之而自媿曰士誠小人也不足以知君子之志宜矣夫齊王用孟子之效孟子用齊以安天下之畧其議論規模已曉然著於在齊之日則孟子之心亦較然易見尹士不知而但以所言之切自媿其不及則信爲孟子之言所動而非果有如沮溺楚狂於孔子之定見則士終爲賈賈耳貪之人齊多遊食之士騰口說而干君子者如此乃孟子既以盡露其志則君求士士不求君之道不可復伸故終絕於齊而不再至宜無如此小人者何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說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旹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臯俗寫作皐非是）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考當作攷攷敂也考老也義無可借今經傳槩作考者漢儒口授六經之誤也）

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亂當作亂）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嘫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嘫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然當作嘫憂當作憂并當作竝

訓義天有一定之常理抑有不測之變化道其常則君子以人而合天不容已於憂患之衷以求協於天心觀其變則君子俟天以立命但無負於上天生我之德自樂天而不悶此其心不可以憂言不可以樂言一憂一樂天有不測之理君子有不易測之心一而已矣孟子

旣太公齊天下無可爲者於斯時也心安得以泰嘫忘者充虞能窺答而靜思之乃問曰今者夫子若有不豫之色嘫者行藏之際有不容已於心有如是夫雖嘫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以達天也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以忘物也而今者豈有易道與虞殆可與窺言者故語之曰道一也而時則異矣彼一時者語君子之宅心於得失利害之中則求盡於己而天人不足以繫念此一時者乃介王道之絕續在行藏進退之間則其機在我而不忍一任之天人夫齊不用子子不能用齊矣旦夕可成之王業墮於一旦矣而子之望齊以王者非但信之已亦籌之於天矣由今而思帝王

之興五百季而必一革命蓋道相沿而易衰法已久而必敝民生且不能遂人紀且不能修而王者承天以更新之於其一興一亡之閒必有佐王而興者以顯名於當世而一德交孚其順天心以匡王者之不逮志爲學爲夙成於耕釣之中早已定其爲天下之規矣有王者則必有名世有名世亦足以徵王者之興此古人合符之常理而以今攷之由文武造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周雖衰未從三恪之削也削國尙無一統之歸也以五百季之常數而計之過矣以時之傾頹於虐政有甚於夏商之季者則可矣乃王者未可必而名世之任在予予自問而可必也予不用而王道其終絕乎過此以往

事勢所趨不知其何如則世運之降生民之害將何已也子未嘗有怨尤而安能泰嘫處之也則子之有不豫之見於色者乎子不自知也乃子於此又思之審矣夫子之不用道之不行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其幾已見如使其欲平治天下也四海於是而定百姓於是而安風俗於是而正人禽於是而分則當今之世舍天下者繄有之而推行無難反掌而爲三王之天下予業已優爲之而舍我其誰乎乃終舍我而我無以利見則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知嘫則非一定不易之天而爲變化不測之天乎其終也不可問則亦無容問也吾於將興復廢之際誠有不能不惻嘫者乃求之天而不得

則亦求之己而已矣吾不可爲名世而吾豈無以自尻故予今者慨然而自信曰吾何爲不豫哉徒命以達天亦非但不怨不尤無求於天人之謂也嗚呼此孟子之道所以與天爲徒而非尋常所可知者充虞始可以語此夫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居當作尻）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訓義】義者心之制也故有一定之義而抑有不定之義孟子仕齊而不受祿是已當在齊也門人不測其所爲不敢以請及其去齊而尻休公孫丑乃追問之曰由今而思夫子之仕而不受祿進退有餘而主臣之分不定賓主之禮不失誠得之矣乃君子所爲之得當必於古有合焉而古亦有此道乎孟子曰尻今之時行古人之志賢不肖有其由之道事其事者食其祿與者非濫而受者不損廉古人自循其常非有此也吾所以不執古之常道而自我爲之者以義在吾心心之所安而制行焉吾自喻之耳夫吾至齊之心豈有欲去之心哉乃道在未必能行而必欲行者不容已之心也而身之必不可辱以自處於有餘之地者不容昧之志也於崇吾得見王吾可以用王吾知之王之不能用吾吾亦知之所以用王者在吾則進惟我之進而退亦惟我之退若授王以用吾之權則進不任己而退亦惟王故念念用齊而念念不忘乎去此志也所以全吾者在是所以用王者亦在是不可變也而不欲變也故舍古人之常義而不受也然則與王啟言之顯言之婉以導之直以責之而王如故也則宜請退之早矣乃繼而有師命矣君子

無避危免禍之道不可以請因而久焉若揆我之初志則可行而行不可行而卽去何待久焉至於今日而不受之得宜驗矣而豈予之初未嘗審之於心以故爲矯廉也哉嗚呼孟子於齊旣去而不舍初見而卽欲去疑於相悖乃以欲去之志而有不忍舍之心君子畧一己以任天下之情如此之切而有必用齊之心而不變其欲去之志心存天下而仍不失其並行不悖之道衡之以一心所以不可及歟　此章須與尹士章合論不然則自相矛盾矣　攷齊鄒之間無有地名休者而尻者安尻之謂與宿畫之宿不同孟子去齊自當歸鄒不應別尻休地竊疑尻休猶言罷官閒處耳註不然故未敢

決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六終

孟子卷五　四書訓義廿七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大子也大讀如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稱當作偁今寫从禾者淆譌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尒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偁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

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覵苦閑切讀如閒本从肩从覞齊景公勇士以力事景公者今寫从閒从見作覸古無此字今俗譌也

成覵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瞑讀如緜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訓義孟子之學以性善爲宗惟知夫人無異性性無異理則可以信聖人之德人人可學而至而推此理以治天下則帝王之治無人不可逮無時無地而不可行自異耑與謂性中無善善非性之所能爲於是苟且以赴功名之說起而讓聖賢帝王以不可繼之絕業學之不明治之不古皆誣性以挫人有爲之志害之也夫性善則爲善也易愚者可明弱者可彊而當積習污染之後非奮起以破庸儒之見而彊忍自立者不足以復性而推行其善天不可恃而人不可不自力孟子之以明絕學於邪說橫行之世而欲興王道於無道之天下七篇之中皆此意也滕文公可與言者故合天德王道之一致而告之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有人君之望而尙在入學齒胄之時則修己治人之本所宜講也奉命以使楚以弱小而入彊大之國將勿有忪懦偸安之志乎見孟子而問道是殆可與有爲矣孟子與之言文公說焉因數見而求盡孟子之說孟子

推本治之所自興道之所自立以爲惟吾性之固有者萬物皆備之理一眞无妄之誠故仁覆天下義正百爲而一因天之所以與我者推行之而非有所益也因而及於所以修己所以治人者必引堯舜之恭己以正物者爲徵而辨當世功名權術之說於不屑言蓋以大本大原先正世子之心使一於至善則今日之學他日之治皆自此決之也大綱立而爲之有據矣世子當聖道不明之世乍聞此論恐己之不能爲而滕之小弱不足以行故自楚反復見孟子求企及之方焉孟子曰性善無可疑也反而求之心有其耑推而行之心有其術則堯舜之可爲亦無可疑也世子以爲道高而不可及疑

爲之也難乎無疑也夫堯舜有堯舜之道夫人有夫人
之道時異勢殊而理不可二出乎堯舜則入乎桀紂發
端一謬而取塗遂差其必盡吾性以汯堯舜者時無古
今而勢無難易本一心以貫乎常變不一之塗止此善
而已矣無能損之而就苟且之塗也道一則不可不爲
道一則無不可爲而有所阻者學術不明而自棄之心
生也夫同爲天地所生之人同有此充四端盡萬善保
四海之性而何讓焉成覸非必知道者而謂齊景公曰
彼能爲我之所不能爲者亦丈夫也我之未能爲彼之
所爲者亦丈夫也以丈夫而畏丈夫乎爲其所爲則何
畏焉進而顔淵其見此審矣顔淵曰自其德之已成者

而言之則舜之聖至矣爲何如人也予之欲從末由於
道未也爲何如人也乃勿高視舜而自卑舜之爲舜爲
之而已矣則率吾性之所固有而求盡於明倫察物之
事則起自湲山仁施天下之道亦奚不若舜之有乎進
而周公公明儀信之矣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其爲言
亦大矣若欲舉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德而體之
以心也若欲舉文王上受天命下保萬方之業而施之
於物也斯言也周公自信之言也卽可以爲天下萬世
共信之言也師之而卽文王也矣豈欺我哉由此觀之
知無生與學之異也行無安與勉之殊也時無今與古
之不可以一理通勢無大與小彊與弱之不可以一道

治也易者易而難者亦未嘗不易難者難而易者亦未
嘗不難成之也易而爲之也難則今子欲善子之躬以
善國豈曰吾弱小也竭力以事彊大自救不暇而奚望
堯舜哉今滕絕長補短而實覈提封之數將五十里猶
古諸侯之國也推吾性之仁則五十里在吾恷蓄之中
推吾性之義則五十里在吾裁成之內堯以創業於唐
侯舜以德聞於畎畝而子爲堯舜則滕民爲堯舜之民
皆子性中固有之善善之也而何疑焉此易者易而難
者未嘗不易也乃當大道旣隱之餘習於流俗近小之
說心若有所志而不敢決事若有所爲而牽制者生焉
則一旦取夫上天性我之理擬之在躬往聖宏大之猷

行之於所事外有所沮而情難自信非隱忍以制情欲
意見之妄而勉彊以求吾性之安則已蔽之明不能啟
而往古之汯若緐重而難遵商書說命之篇不云乎道
之行也若拂人之情而救蔽起衰非此不勝有如藥之
不瞑眩也厥疾不瘳也破庸人之論以求天德王道合
一之功固有駭心驚目而疑勤苦難成矣此難者難而
易者亦未嘗不難也世子無疑而爲之必力吾言無以
加矣孟子之學大矣而要言則盡於此帝王之盛德大
業皆見爲性中所必發之理故功施天下而不匱而處
時勢艱難以求自盡者亦惟率吾性以行而可以無葸
始之無疑而終之以不畏則邪說詖行不足以亂之以

文公爲可與言而告之詳而非但爲文公言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齋讀如咨今作齊省飦居延切正文作鬻粥本作鬻武悲切今省讀如祝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葢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與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齋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齋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葢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當作敓日然之然當作嘫他本作佗歠昌說切草本作艸今作草誤草乃皂之本字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說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東門之外凡喪不言故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
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嘫三年之喪
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亾
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
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
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
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
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嘫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說服
則以人心之所同嘫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說誠服亦
有所不期嘫而嘫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訓義】性之善也具於一心而其發之至者莫大於孝盡
性者必以此爲本孝者不容已之心自形於不可越之
禮而人事莫大於喪先王之喪禮皆人子必盡之性而
因以盡之旣因乎吾性之本嘫則盡之也斷之自一心
而已定而古道無不可復於久廢之後人心無不可感
於牿亾之餘此亦足以見心理之同嘫而但在有爲者
之自勉而已滕文公見孟子之後於性有感焉於道有
志焉未幾而定公薨世子哀戚之中念其誠之不能達
也而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善固吾
性之所有而堯舜孝弟之道夫人而可爲吾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性之不容已者莫此爲至固必

有道焉以行典禮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嘫後行事庶幾
不負疚於心而人之所以爲人尚不昧焉於是然友之
鄒述其言以問於孟子孟子曰哀慕者人子送死之心
而求以致其哀慕者必有道而後勿之有悔詳問以愼
終不亦善乎雖嘫因人子之心而盡之道在是矣自盡
焉其唯禮乎曾子曰人誠不有怨親之心而先王曲體
而制之爲禮禮本心生而心因禮盡生事焉死葬焉祭
焉但一循乎禮而心之委曲可以直致孝在是矣夫喪
因位而殊隨分而自致諸侯之禮有別於士庶者其委
曲詳盡吾未之學也雖嘫吾嘗聞天下之通喪而知弗
能越矣三年之喪以終身之喪盡之於二十有七月之

中服食在躬而不忍安必矣其服齊疏也其食飦粥也
天子尊而生我者一父母也庶人賤而亦父母之子也
無不達也前王有制不可益也後王有裁不可損也三
代異制而父母一也共之也此禮之大者嗣君行之而
已矣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子於父臣於君皆此禮
也可謂勉於有爲而亦因性之安耳乃習俗遂人於苟
且之中而父兄百官之異議生焉皆不欲曰周之同姓
以魯爲大宗均用其禮而魯之莫行久矣吾先君亦相
沿而莫行至於子之身而反之則蔑先君而求異於宗
國不可且志有言曰喪祭從先祖後莫能損益焉意曰
吾有所受之則得失不在我而尚何求焉嗚嘑彼父兄

百官豈其無人之性哉而習之錮之也案則其性隱視堯舜孝弟之道爲人絕不可及之事而相率以苟安爲說耳邪說之戕人性非大有爲者無能決此藥之所以必於瞑眩也乃世子知自反而責之己謂然友曰人皆有不容己之性而非學則無以大明其理而必行吾他日未嘗學問敢馳馬試劍則今之曲違吾心以慼流俗之心固無術矣故父兄百官之迷不可啟而不我足也子其爲我問孟子何以自盡而導人以交盡乎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其一意以有爲而不憚勤煩也如是孟子曰夫習之遂人而性失誠有如父兄百官者而抑豈迫求之於牿喪之餘哉求之彼則是他求矣人子有親而

自喪之初不可他求也夫世子亦始終自盡而已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哀之至不及事也歠粥哀之至不甘味也面深墨哀之至不卹毀也於是而卽位而哭則百官有司就次而哭者莫敢不哀豈有所憚而然與人皆有性性皆有尊尊親親之實臣子一也而子爲昊天罔極之恩則宜先之能盡其哀非以先人而人自動於其先之者也夫無人無性無性不善性之善必發于情故一觸而卽通同此性卽同此情上有致而始於孤行者終於衆著不必有鼓舞流行而甚焉者矣故君子之德猶風也動於無而及遠也小人之德猶艸也無固情而亦無逆勢也艸上之風必偃矣風非以動艸而艸自隨風豈驅物之不順而他求之哉故羣言狂興而天性之恩世子之獨也亦力行之而已彼爲短喪之說者其能終亢我乎然友反命世子曰孟子之言至矣吾有親而吾喪之豈問彼哉於是未葬之五月居於倚廬言不及他而未有命戒百官族人至此而憬然悟矣孰能居嗣君之位而忘其國以專致哀者孰患而信服之曰是可謂曰知禮矣及至葬四方之會葬者來觀焉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無不說服之曰此誠不媿爲人子而可以爲人君者也夫始之以父兄百官而浮言胥扇終之以四方弔者而中心誠服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然不昧而特未勉力以自盡則習之遂人似不可拔乃一

念之誠足以回久蔽之人心豈非人同此性性同此善之明徵哉人皆可以爲堯舜自孝弟推之而萬善通世子詎不可以學若舜而師文滕詎不可以爲善國乎而孟子之道無難行審矣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

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當作耤）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校當作較盻胡計切讀如係稚字不典宜从犀作稺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稺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私當作厶）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偁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彊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
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私當作厶然當作嘫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
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
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
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
於什一尒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
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
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
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
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
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說之者衆
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
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
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
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
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
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
不可復攷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旣
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訓義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學校二者其大端也周
衰道廢稅畝與阡陌開地力盡而井田壞大學之教不
行師儒之傳各異異端之說爭鳴而學校壞於是而民
無恆產亦無恆心孟子所欲行王道於天下者但以此
爲汲汲顧二者有相因之理焉則井田行而後學校可

設有詳畧之殊焉則以學校者千古不易之經而井田
有因時損益之道有因地制宜之用攷古者宜悉而潤
澤尤宜詳也此二者王者以治天下諸侯以治其國一
而已矣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不以其弱小不可行而
告之曰人君有一國而爲之所以經理人民修明政法
者皆非緩圖也而國以民爲本有民而後國可爲民以
農爲先有農事而後民可用願人君亟於此有因仍苟
且之患責賦於民而不早計其所自出則民之附者散
勤者怨而國不可爲矣經畫勤於一時而大法可垂於
永久此其爲者必先立之規不可緩也豳風陳王業之
詩也而曰晝尒于茅宵尒索綯有茅矣有綯矣可以乘

屋矣則及此方冬農隙之時亟升屋而葺之勿待春也歲之叓始播百穀之事方興不暇及此矣民之無念不在農無事不爲農計先王悉體之如此而民情不可大見乎　民之情民之道也夫人君欲靖其國必民敦親睦之行而後上不媿君師之責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安分循理無辭㣲之情必有恒心固已而民之懇賤非有士君子之操也有恒產則俛仰之計足而黠者不可取盈樸者不慝不足則仰事俛育之下自不見異而遷無恒產而身不安者心不固一念之天良偶動而飢寒爭奪之心又起而間之無恒心矣夫心者一動而不可復靜者也苟以謀利自全之念間其心而使無恒則放僻

邪侈何不可爲而陷乎罪矣及是而刑不容貸則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恒必先取民產而定其恒制以爲上卽勤民之事亦安能有一粟之益施及下哉以民養士而卽民以養民其盡吾心以爲之成法者亦本吾自持之心而已欲吾臣之上體國下恤民而唯自盡其不敢傲驕之志欲吾民之樂奉上而自相睦唯自盡其不敢侈靡之心唯其恭也故體羣臣者皆有以致其厚唯其儉也故定民賦者必有以酌其中由此言之損上益下非有損也節其驕泰之情勿益而已矣而世主之失疾入於不仁者唯求盈不已以謀富國雖欲恭儉也能乎陽虎曰爲

富不仁矣富之妨仁明君之所以必懲富國之非也又曰爲仁不富矣仁之妨富暴君所以必踰取民之制也嘫則取民之制君欲爲國安可不急定其規而綏之也哉　夫三王之政皆可師也而有異焉者則在我備攷而斟酌之其同者所必同而其異者則在乎擇善而從之也夏后氏取民之制曰貢以爲田者民所自闢之田以其所獲酌貢之於上民知效忠而因以各得勤其業五十畝而定一夫一夫而輸五畝之貢焉殷人取民之制曰助於私田之中立一區以爲公田而民助耕焉七十畝而一夫一夫而助七畝之耕焉周人取民之制曰徹立公田之名而與私田無殊也特計畝而均分之百

畝而一夫入夫而通耕九百畝之田焉以制之不同如此而有同焉者其實也以粟貢而粟亦其力之所獲也以力助徹而力卽其得粟者也而五十畝之貢唯五畝之獲七十畝百畝之助徹各輸其七畝十畝之力則是皆於什之中而取一也上得一而聚之也多不慝用也下得九而僅獲其九但給養也此百王不易之法所必遵者也乃若其異則殷周改夏之法各有精意存焉周之徹也而以入家之力通公私之田通則下不怠而上不督計畝均分情相聯而利亦相均也殷之助也以爲下稽上以治而上稽下以養則民亦偕其有餘之力而上有使民如偕之心下無喪而上無求交相益也　夫

徹雖異於助而小變而不失其大公之理故二王改夏之政意良突焉而由今酌三代之異以用之無敝則龍子之言尙矣龍子曰三王取民之制皆以無過求於民爲道而㮣之所自出唯地是視則因地以立制而可行之永久者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焉未有助法以肯行貢可也旣有助而欲改之以行貢其害可勝言哉且勿言後代之可踰制而求也且勿言有司之操法以督也且勿言出納浮秏之濫也卽就貢法之始制而言之歲之豐凶不齊民易以欺而吏易以罔於是較歲數豐凶之中而以爲常乃有畫一之規卽此而民之病湥矣樂歲粒米狼戾愚民能積之待凶季之貢乎不能也因多

而多之民猶未嘗不多而不爲虐也凶季之僅有供來歲治田之糧種而不足而必取盈於中歲之數於斯時也奉上之外無餘粒矣則以恩其疾苦之情而我爲民之父母使民盻盻然交怨於下曰將吾之終歲勤動者不得養其父母曾不足以取盈又俾貸於富室以益之已貸不可再貸則目脊之生計已絕歲之小豐而輸息以酬貸則將來之匱乏日突老稚轉乎溝壑皆取盈者使之也民之怨也如此而惡在其爲父母乎能守先王之成憲而取其中其害且如此況其後之敝㮀之而生者乎以龍子之言思之則助以救貢之敝而徹但師助而小通之此擇乎三代之善而用其異者取民之制莫

有善焉者也子欲及今而行之非遺制亾存而先代之典非一王之守也耕者授田而助力其產頣也仕者受田而食祿其產亦頣也士大夫且有其世守而小民不可無先疇則世祿之禮下助法之取民其道一也乃世祿滕自建國以來七百餘歲未之改也遡其意而取民之制不可推行乎助者分私田與公田而爲二也徹者疑乎合一井而無公私之分也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則在天之澤且欲先公而後私在己之力必其急公而次及私審矣公田之名唯助有也公田之實唯助別於私也乃周詩而有公田之名則周之徹無大異乎殷之助井疆不㓕而法制合符得其理而用先

代者卽以昭世守又何疑乎故決於行助事易而法無敝又何疑乎　由是而興起其頣心以施教者可舉矣教以教士也而不能盡民而教之也而先王知道之明與不明存乎教而民之仁與不仁因乎士士旣有世祿而可以謀道不謀食者爲斯民修大同之化民抑無取而樂戴其上者望君子爲風尙之歸而教不待勞而但在修明之耳於鄉則設庠序校焉於國則設學焉㑺以明之撻以記之詩書禮樂以肄之升賢造士以獎之教之法具焉夫大學則大全之致兼衆善而務其成其在鄉學則各有所先以示其適從之方焉庠者以養老爲主示民孝也校者以比德比埶爲經勸民行也序者

以觀德與能爲義示民禮也夏當司徒始命之後民初知學故尊師重道以端所嚮而其學曰校殷以武功定天下而納之於禮樂之中故其學曰序周以仁厚嘗世德而迪民恭敬之忱故其學曰庠至於學則貢士與焉胄子肄焉天子諸侯親焉教必備而道必隆三代無異道斯無異制矣乃揆其立敎之大指則以禮讓若其和平之氣而以道義硏其心理之微無非以興起夫尊親序別之心而順成其孩提稍長之能明此人倫而已有以明之而人倫明矣上之爲君子者行無非天性民彝之則也則下之爲小民者雖知有未盡行之未逮而寬然有餘於富庶之中油然自消其疑貳爭競之氣互相

親也則亦樂親其上也於是而爲國之大經無不舉矣在子之爲之而已使子而能是焉勿曰一國之政不可通於天下使當世而有王者起焉欲折衷先代而行敎養之大法必於子乎取之是爲王者師也而子之德已覆及於天下後世而有餘且不但此也使當世而無王者起焉而子獨行之周之先代不猶是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以什一世祿之法壽考作人之化興周而刱大業之謂也子力行之何遽不如文王當積衰之後而大猷興焉子之國亦自此新矣君子刱業垂統以聽天命又豈可量哉勿以國小而古道已湮爲不可爲也請自民事始　文公毅然以爲必行使畢戰司

其事而使奉教於孟子以行其志決矣孟子乃以勉畢戰曰子之君將行仁政甚盛心也選擇而使子望子突矣子勿以私而害公勿牽于俗議而大典必躬履畝而計之覈實而盡力焉勤治之而不爲苟且之計勉之哉夫仁政之廢經界廢也請詳經界之說自一畎而計之畎有塍埒以至于畝自畝而積之畝之上有徑有遂畝之外有溝有洫以通道路以防旱澇大小有經縱橫有法所謂經界也自一井而推之至於一同田愈廣則經界愈闊而經界之中乃爲田之實數而凡公私多寡皆以此爲準而無餘若毀其經界以爲是亦可耕之土而廢之則額田有限而新增之數倍之而有餘私田無所

益也名爲九得其八而實不足井地不均矣經界皆公所有也名爲什得其一而且不止於倍穀祿不平矣是故暴君以爲富國之術汙吏以資竊祿之厚必且曰此先王之贅設而輕慢之爲不足存也於是而墾之爲田以擅其利則今日者勿惜已耕之土勿貪穀祿之盈培其阡陌復其溝澮而經界正矣則畫然於經界之中者此爲百姓口分之田此爲國家祿入之田可坐而定矣經界正而仁政行有常經焉而抑不無變通之法所以然者以下之奉上上之恤下禮下取民之道不可不盡一也　今滕壤地雖褊小乎而將必有爲君子者焉將必有爲野人者焉君子之待禮於上於制祿定之矣野人

之聽制於上於分田定之矣皆子之君所必治而子所必竝爲宄長患也使無以厚君子則君子不亶力於廷而野人何治焉使無以寬野人則野人不懷恩於下而君子誰養焉　故通其意於助法之中而推恩禮於經制之內者則野必助也九而一因其地之廣闊而經界可正者也國中可使自賦也什而一因其地之狹隘而經界不備且餘一以寬之也田以此分而士之無田而有祿亦於此授焉乃所以盡禮下之道於世祿之外者則卿以下倉祿少而別予圭田以奉祀事其制五十畝一井之公田可給二君子而禮加厚矣所以寬取民之制於分田之外者則家有餘夫百畝不足而授以二十

五畝四餘夫而成百畝乃以助一夫之力而取之愈薄矣如是則君子野人各得其所而分田制祿之法乃以通成法而盡善焉　若夫爲國之道教養竝行小民之親須待教成之後而有可先寓其意於助法之中者卽此定經界之際而不容不申之戒焉其法曰死徙無出鄉墳墓所在凥止所安出鄉者有禁而所謂鄉者非六鄉之鄉卽以此同井爲鄉也夫人唯以可留可去之身則挾可離可合之心不相恤而且以相讎者亦難保其不然而勢所必至也以同井爲鄉而死徙在是出入其得不相友乎乍菲焉而終不容不比也守望而得不相助乎保人者卽以保己也疾病得不相扶持乎情相關

而禮亦相報也如是則雖有怨而不得不忘雖有爭而不得不釋百姓親睦自此始矣則仁政之以周悉乎上下者而善治其心力庶幾盡矣而吾爲子言井田之法則一成不易而無難定者爲方一里而中之實積亦一里也則爲一井推此而十里之百井五十里之二千五百井可知也一井之田經界而內實非者九百畝積實之中爲步者九萬步則爲畝者九百無不均也於其中爲公田焉八家皆私百畝環於其外而同致其力以耕公田明以下養上之義則八家之趨公田也無遠近之不齊而寓凥中制外之意其耕也必待公田之耕事畢而後敢治其私田之事無勤惰之不均而昭率土從君

之分則尊卑之義亦在焉旣所以別野人於君子而示之等卽以別野人於野人而視公田之形埒以爲其界畫也此井田之制可數言決者也　凡此者以體國而養君子經野而治野人上以制國用而秩世祿下以用民力而養民財大畧在此矣若夫民有固有之田無待於予而亦不可奪地有不齊之形不能方而但覈其實合乎人情之安而曲成先王之意則在君體恭儉之實心而子盡經畫之妙用非吾之所能詳及也矣蓋滕國雖小而當時壞法虐民之政猶未嘗突中富彊之習則井田之復亦易而文公之爲君庶幾恭儉則學校之興亦有其基故孟子之說得小試焉而王政之易行於此

可徵若齊梁之君則固未可與言也一申制產之說而
不能及其詳奚望道之行哉　不可緩非勸農也定賦
法也茅以蓋屋綯以縛屋綯須芑作茅不可搓索說約
一串說非以此亟字對上緩字不過不可緩只是行井
田要緊　二無字必如此解不然天下豈有無野人之
理全不成話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捆苦本切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

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偁褐
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貿以供
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偁述上古之
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偁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耜本作相从耒後人之譌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說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

饔飧孰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
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
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
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
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粟本
从卤从西俗譌素本作桒釜本作鬴从父俗文見集韻然當作燃
釜所以煑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
孟子問而陳相對也煑本作鬻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

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陶當作匋瓦器也陶再成丘也地名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治
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匋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
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

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蹏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草當作屮暢本从田偪本作逼蹏俗寫从帝謬帝乃上帝之偁豈宜與足相依以爲獸足之名乎跡當作迹憂當作惪漯本作濕今省作漯以濕爲乾濕字其誤不一矣濟當作泲其誤亦久然當作嘫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孰也道路也獸蹏鳥迹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嘫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散當作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藝本作埶加卄加云俗不成字熟本作孰煖讀如萱則宜如字讀乃管切則宜作㬉二字義同音別契本作偰高辛氏子名今省人譌憂當作惪放讀上聲

言水土平嘫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嘫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嘫言教民則亦非竝耕矣樹亦種也埶殖也偰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

有秉彝之性也嘫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偰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臯寫作皐譌也本从白从本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與當作与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
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
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澤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
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
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說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
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
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
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偁言其能自拔於流俗
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
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尙已貢當作贛游當作斿彊當作勥陽當作易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儋也場
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
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
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
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髣髴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儋都甘切篤从扌俗誤冢本作冡別作塚非髣本作仿篤作彷者非从髟猶可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鴃讀如決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
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
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

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當作價下並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賣寫作𧶠者謬𧶠乃鬻字之省而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蓰所綺切巨當作鉅惡讀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訓義 聖道毀而異端興有農家者流出焉其大旨有二曰勤曰樸以為勤則不厲人而樸則人無欺其為言也至為卑陋既不如楊墨之詭異而似乎切近人情不同權謀之夸詐似不足以為人心世道之大蠹乃充其說則上下之分可夷君師之道可廢禮樂文章可以不興而一驅天下賢智之心思盡之於謀食之中以皇皇於求利此其為道去禽獸不遠而戎狄之所尚者也後世

之為士君子者舍其遠大而以喻利之心忘乎義皆暗中其術而不知故辨之不容不詳拒之不容不嚴不可以其鄙而置之也 神農之世遠矣文字未興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故學聖人者勿侮焉蓋其時天下未平之時也茹毛飲血而始有粒食飽則棄餘而始有市易亦別人於禽獸別中國於戎狄之始事能開物而成務則已成乎其為大人矣而天下既平之後欲廢人道違物情而反之於勤與樸此其害不可勝言乃為農家之言者則侮之楚本蠻夷之國王化之所不及人習於樸陋許行欲以其俗而易天下聞滕文公復井田之法以為是可誘也乃之滕而徑造乎君門無禮甚矣其言曰遠

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亦以為慕義之編氓而已矣與之處焉其說未能昌也則見其所偕來之徒凡數十人皆衣褐或捆屨或織席以為食異矣然非能異也天下之衣褐而捆屨織席者豈少若而人哉野人之為此求食於天地之間者皆可置之不論不議者也而行若以之為異其徒亦若自矜其異南蠻之人不知天壤之大古今之遙帝王聖賢之用心而求異於垂裳治物之君子曾足以為異乎故滕之人亦無異之者不謂有南方儒者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亦負耒耜繼行而至誠為陳良之徒則負耒耜何為者誠為負耒耜之人何地不可耕而必之滕良之教豈若是

邪斯足異也其言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聖人之爲聖人者天經地義之所繫而井田以安野人爲王道之始基但聞此一端而卽許爲聖人相之中無所見而爲耳食之人可以誘而之邪其輕妄之性然也且使聖人而誠作矣爲君子之徒者有道則可仕有志則可學而但以避重斂而息心歸之此其爲趨利之小人又奚辭焉見許行而大說昧昧者之爾也盡棄其學而學焉其棄之也久矣乃欲以其說而動孟子道許行之言於君子之肯而無憚忌相之惡浮於行矣其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以民事爲心也雖然有所謂道者而未之聞從勢而觀之有君有民從道而觀之

孰爲君而孰爲民人之生也同爲天地之生則皆有其力而皆可自食人亦期於一飽而止矣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以其勤率天下之勤而人無不足以其儉治天下之不儉而道無不同今也行井田而使民助取民力所得之粟充之於倉廩而且受賦幣以藏於府庫民勤耕之已逸享之厲民而自養民何利乎有君而惡得賢此其說蔑尊卑而計利以相爲恩怨旣以滅天理賊人倫而桎梏大人君子天授之聰明於較睛量雨粒米尺布之中爲口腹之瑣圖不知勤勞於煦日疾雨之下以養此血肉之軀與鳥獸同羣也將欲何爲則天下後世身爲君子而皇皇汲汲唯饔飧之爲謀且自詡

其無損於物以傲天下皆自此而起而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之至仁尊師重道以立人道之大防皆棄之而不顧此喻義喻利之大閑而人禽夷夏之大辨烏容不誅其心而曲盡其折之之詞哉　孟子乃不惜委曲以求其情而譎之則乃緩其詞以問之曰且勿問滕君也而先問許子許子之所能爲所可爲者滕君且有不能爲不可爲若許子之不能爲不可爲者而不可以責滕君必矣許子以食爲重而不以食於人爲道則必己種之而後己食之乎夫行之必種而食也其所挾之術在是故勿妨乃縱之也而陳相曰然是可以己之所必必滕君矣孟子曰食猶衣也衣猶食也種則食織則衣一也

必織布而後衣之乎乃相欲辨其不能織而以儉陋爲遁詞曰否許子衣褐褐雖粗又豈異于布乎孟子欲盡其一身之必需而問其冠相不能言不冠也而曰冠衣以禦寒而冠何爲者野人之不冠者多矣而行猶然冠也孟子以相之必以儉陋飾其非則就而問之曰奚冠相曰冠素若以素爲無待於人者雖然素又何能不待於人也乃詰之曰勿問其布與褐素與不素也皆有織之者也充自種之情自織可矣而許子自織之與相不能忍也曰否而曲爲之詞曰以其所種之粟易之則猶之乎自織也詰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充其一徃之心必自織矣而不織者必有爲亦可以知不自耕者之大

有所爲也相於是不能逃其情而對曰害於耕天下之
見爲利而害必存焉豈但此哉害者力之不勝也理之
相妨也是可以窮許子之妄矣而孟子以其言厲民也
則要就耕與飧之中不可廢者而詰之曰衣與冠猶與
耕而飧各一事也若夫飧必爨也耕必以鐵也許子其
能將粟而生吞之手裂土而治之乎亦必以釜甑爨以
鐵耕乎相不能謂不然也曰然孟子曰同此一事則自
爲而可以無求許子能埏埴而爲釜甑鍊鑄而爲耜鉏
乎相曰否亦以所種之粟易之也孟子既就許行之一
身辯其徒勤無益而有待於物乃先破其厲民自養之
說而後伸吾不能耕不可耕之義故急從而折之曰如

許子之言則非己之所親執其勤而飧人之飧用人之
用者皆厲也然則陶冶竭力以爲器而許子無所事於
機杼鑪錘之間安然而用之許子竭力以種粟而陶冶
初未嘗有事於發風被雨之下端坐而飧之皆相厲也
乃許子有粟以易則用之不疑而不謂爲厲陶冶許子
自不謂其不賢矣如云粟者生民之本許子所必不可
與人而必不可取於人當自竭力於耕以勿忝於神農
之道則陶冶之厲農夫久矣而許子豈謂其然哉與之
者自有樂輸之情相忘於恩怨受之者自反其有功之
實終不生其媿慙而謂倉廩府庫之厲民也夫豈知君
而無倉廩府庫也則亦陶人之無飧而不能爲釜甑治

人之無飧而不能爲鐵也財之所聚用之所給還以養
百官行典禮修守禦而使耕者安其耕也何厲之有哉
甚矣許子之愚也戴天履地而忘其安厚也抑非但不
厲而已也爲於此者廢於彼是害之因於不暇兩全者
也有爲之也小而害之也大是害之因於不可而成者
也而許子不計及此而昧昧然欲君之並耕也則唯以
爲君有徵斂之令則上煩民有助耕之役則下煩與其
煩於人也甯煩於己與其煩於心也甯煩於事蹙蹙於
經營措畫之難而憚之耳許子何不學陶冶則有所需
焉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無求於人而不與爭多寡
於取與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褐也冠也釜甑也鐵也

患其不足而補之於其未得而求之何許子以煩爲道
而此不䘏乎相曰許子非不欲厺煩而就安也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爲則廢耕耕則廢爲且耕且爲則
兩俱不成故各司其事而不容憚也嗚嘑相而亦知耕
之足以廢百爲乎而況於治天下故孟子急詰之曰然
則人君有天下而治之曾不如百工之有其事而可耕
且爲與有如役其心於菑畬刈穫之中終歲皇皇計其
多寡則神氣爲之衰沮夢寐爲之怔營智愈細而念愈
私情愈鄙而志愈困雖有生民利害灰生之大交迫於
肯而雨暘之繫其心稂莠之不釋於懷者且置之矣可
爲乎不可爲乎夫許子勿謂人君之無事而待民之養

也均是人也而天秩之矣有大人焉君師之命寵自上帝父母之戴徧于四海位之隆者任之重其事大矣有小人焉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上以奉公下以恤私分之卑者費之輕其事小也各有其事則小人讓其事於畎畝而終歲勤勞之恐後大人受其事於天下而日昃不遑之維艱豈徒大小之異量乎卽農與陶冶均爲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待用於百工者無一可使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營此而又求效焉夫是率天下奔走於道路一無所成而徒疲其身而況治天下者備萬物於已而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必也惟其不能也是以不可故曰或勞心有不可辭之責有不容已之情竭智殫

慮而猶恐其見之不遠行之不至或勞力則力任爲之因而勞之而力之外不知有所謂心也勞心者治人有四海萬民之情爲四海萬民之主治教政刑唯吾之所爲而不患用之也專行之也決勞力者治於人則以力效功以功聽命而治之權不敢竊議其非矣治於人者食人既奉之爲君師則必修其報備納稅獻贄而自守其分之所宜情之所備治人者食於人則撫而有其土安而富其祿而謀食之計不足以繫其心此自有天下以來上下交綏理事各得之通義也小人而與大人之謀則犯大分大人而尸小人之事則廢天職勞力者以其私心而疑大人之厲己則正大義者所必誅勞心者以其褊心而求免厲於小人尤喩於義者所不屑孰有能踰此者乎此分義之不可者又必然也　夫人君之不能耕不可耕就許子一身而推之有如是者而許子曰古帝之道固然許子生於僻壤未習聞天下之故聖人之爲固宜然者而子固非許子之徒則往古之事亦嘗聞之乎夫大人之不能爲小人之事者固不暇也而吾以唐虞之不暇者徵之神農之世未知其不平者若何而大叟氣運初開不平之甚也自神農歷黃帝顓頊以至於堯之時而猶未平焉大人平天下之事在堯矣於時水失其直行之道橫流而爲洪水氾濫於天下南北同矣一漲一落土皆不墾而艸木暢茂艸木茂而禽

獸孳息其中且繁然聚焉艸木禽獸之害於人也艸滿而五穀不登禽獸橫而逼人以處於是人皆巢居穴處而中國可耕可處之地唯有獸蹏鳥迹之相交則人類且將息矣此其可憂者在小人而小人不能知也苟圖存於旦夕而且謂氣數之實然可無與也堯則自念其爲生民所宗主之大人而不能出其危而救其欥惻怛之情甚而心勞無已矣乃思所以治之者非盛德化神之至聖不易敷也舉舜而敷治焉而事在舜矣舜以明目達聰之聖而勤問答同善之心於是心盡而治之條理見焉艸木盛鳥獸逼則雖欲治水而艸木翳蔽不能測其高下禽獸縱橫且將傷我徒旅於是使益掌火烈

山澤而焚之曠然知水之爲水而土之爲土也禽獸無所藏而逃匿矣然後導山者不愿導水者無傷也水可治矣舜乃命禹治水而禹度之以理裁之以心天下高下之勢皆縈回于寸念於是北條之水則疏九河於下流瀹濟漯以分洒而使河安流以歸海南條之水則因汝泗之入淮而排其序入之徑因漢之入江而決其相匯之衝使江漢竝流以不爭於是水降而土平然後中國郊原之地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但司此一治水之事而八季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身忘勞也家不恤也而暇以身之不富家之不飽得置於念中而耕乎禹之不暇如此則舜可知也堯可知也益亦可知也而稷

契之相繼以敷治者可知也中國可耕矣而堯舜之憂猶未己焉上古之耕旣未盡夫人用洪水之後人且忘乎土宜舜以爲耕雖小人之事而愚者但能盡其力則用力而無成乃使后稷教之以稼而種之有道教之以穡而穫之有時於是乎人知樹埶五穀而五穀孰矣民人乃得以不虛用其力而食其利矣盡天下而育乎稷之教盡天下而育乎堯舜之心也乃堯舜之憂未釋也以爲人則有人之道矣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若徒耕而飽食也粟可以易布褐而煖衣也可以逸居而無求矣因而生其勤則不愿樸則不勞之心自用其力而自育而不因其天性之固有以勉之於修

爲則其去禽獸也不遠乃使契爲司徒以掌邦敎而明其教焉所敎者人與人爲倫之大經而道法備矣教以父子之必有親也而生事沒甯之必盡其道敎以君臣之必有義也而上令下共之必循其禮教以夫婦之必有別也而辨姓分氏且六禮之必修教以長幼之必有序也而兄友弟恭且飲射之必齒教以朋友之必有信也而入學親師與族黨之必睦於是禮以文之樂以樂之備物采盛文章以達之皆用物力而不嫌於奢捐衣食而不恩其匱無一不經營於舜與契之衷而堯猶以爲此人禽之界恐民以勤勤於衣食之故而難勸進於善乃申命司徒曰夫教之事可易言哉人之才質不齊而道之從人不易汝犫汝心而後可哉人有勉行而勞者則必獎勸以勞之有慕道而來者則必引掖以來之其惑於異說而邪者則必距其詖而正之其飾爲僞行而枉者則必懲其曲而直之其未能自彊而卓然異於小人者則必堅其志以輔之其未能推行以見諸行事者則必示以方而翼之日漸月磨而教者不務以啓其心而得之於己而猶恐其勤始而怠終也則又必從而振起於將成之際使知一念之弛且以毀其全德其所加惠教以俾有成不如是而五倫之事且有疏缺而人之爲道不足以大明於天下而衆爲世教也若此者堯與舜端拱於廟堂之上肓九州之貢盛衆裳之文若見

爲厲民以自養而其取天與人相屯亨之理民與物相消長之幾生與死相出入之勢人與禽相近遠之理施之有序爲之必周其咨嗟警惕而不遑也如是而倉之何以得飽八口之何以得養一犁一鉏之不容弛一姓一雨之不容忽全以付之小人之自勞而念暇及之乎力何暇而得爲之乎此理勢之不能耕在古聖有如是者卽在今日者天平矣地成矣獸害遠水患息田可耕而人知教似可以無憂而教衰行廢耕戰急而民不適有生爲大人者其所以制其恆產道其恆心正憂勤惕厲而未有艾又安得此暇日以從事於畎畝而驕人曰吾有求於天下而不爲民厲如匹夫之閉戸容身以苟

全其性命邪　夫耕既不暇矣卽化成俗美而暇矣而揆君民之大義則雖暇而固有所不可焉則以堯舜之实見其不可者徵之以小人而妄取大人之憂以爲憂則推其一介之節謂天下可以一身一家之理治之則足以裔天下以大人而下取小人之憂以爲憂則盡廢天下之理謂吾力可以與天下萬民相若則必亦且聽天下之裔而裔日生故堯之所憂者不得舜也側陋以求歷試以授心專於是焉得舜而勞勤以喜天下之奉不憂也舜之所憂者不得禹皐陶也地誰與平教誰與弼心殫於是焉得禹皐陶而鼓琴以受九州之貢不憂也夫倉爲民天而非耕無倉此亦不容不憂者乃農夫

自知憂之自知易之任其作也任其輟也若一繫念於此則取天亶之聰明而桎梏之於一畎一穗之豐歉區區於婦子之何以養終歲之何以給智爲之錮才爲之詘而以不擾鄉閭不煩假貸自命爲有德此其與禽獸之倉艸木而息林藪者幾於無別農夫所以患至而無以禦倫蔑而無與親爲禽獸之吞噬而與草木同腐者也而爲大人者其可與之爲類乎夫事有大小而德必稱德有大小而難易別焉君天下之道仁而已矣仁者爲之難者也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益於人也卽使有財而分以與人見恩而已謂之惠而已惠者有窮之施也且勿言並耕之無以納民於善也卽使以善而教於人

盡己而已謂之忠而已忠者自盡之道也惟爲天下得人則我之所欲仁天下者於其人而施之必盡天下之望仁於我者有其人而相長以無窮則裁成之輔相之民之生以遂而不待於分民之德以正而不勞吾教其舍己以從善授天位而不疑純乎至公而無私而利澤已周乎天下矣故世或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能忘天下而不有難矣而非難也聖人以天下爲己責而無利焉釋其責而不諜其利易也若夫爲天下得人則擇之不精而用之非人用之不決而有人不得非虛己以諮詢則元德之升無術非懲惡以竄殛則巧言之隙且生其欽天工而體人情者一念不周而不得

而豈不難乎得之則仁及於天下未得則難載乎一心此其必不可以近小之情參之也明甚而農夫鄙固之焦勞其可稍萌於念慮乎故孔子之偁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任其大而不以近小自封之謂也唯天爲大爲堯則之天之運化無爲而功成堯之法天尻高而治卑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仁攝天下於一心而無功效之可見也其偁舜曰君哉舜也宰制天下而正位以臨萬方之謂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功不必立名不必成尻天下於一心而無著見之迹也然則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以至仁而爲天下憂得人以治而萬方理無爲也而無不爲特於耕則以爲農夫之事

而蓄其情虛之體存其廣大之量知不可用而不用耳此道義之不可耕古聖人辨之已明卽在今日者不必有推賢遜位之實心可因帝王之成法而無待於代天理物之舜禹皐陶而爲大人者亦自有尊德樂道任君子以明王道正人心辟邪說而移風易俗正位凝命之大體以天下之祿蓄天下之賢者而施仁於天下其不、容爭恩怨於升斗之需而役心志於一手一足之勞自有不可廢之大義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可耕邪又不待再計而決也而況乎萬幾在躬之必無暇日也乎　是則農夫之憂小人之事執其說而欲以治天下許子之爲此言也非神農之言也乃荆楚蠻夷之習見利而不

見義任情而不任理惟先王之教不及故相習而成僻陋之學此亦不足實誅者天下亦孰與聽之吾所甚惡者子之惑焉而自棄其學耳君子之爲學也將以變其氣習也不忝而生於夷則慕義以從帝王聖賢之教以變夷也如是者吾聞之至於生爲中夏之人身受先王之教而聞蠻之風變而從之則人各有心誰其安之吾未之聞也子嘗事陳良矣陳良亦楚產也知堯舜以來之大統大法詳制於周公而著明於仲尼說焉北遊而學焉其志專其守定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大以蠻夷而與帝王之憂斯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嘗與聞乎斯道矣師

死而遂倍之舍士而農先已謀食而棄謀道之心見異而遷遂至棄義而伸崇利之說則吾不知其何心君子之於學也見之也審信之也篤七十子之事孔子皆此道也何也惟知孔子之道盡人情窮物理處於至大而小者不足以奪之也孔子沒心喪而廬其墓者三年三年之後治任將歸而子貢未卽歸入揖焉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情之篤唯憂道之且喪也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尻三年然後歸情之有餘唯念道之不可忘也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之言行有似聖人者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雖推崇之大過而以似聖而事則固爲絕學廢墜之憂也彊曾子而曾子曰不可人各有宗而

道必有至而夫子之德何如哉譬之練帛者然自其始之灼見乎道之必出於一而無容襍也滌天下萬世人心之汚染而蕩除其私始舉江漢之洪流以濯之也乎自其終之善成夫已明之道而不可易也奉千世百王之顯道以定立其體始承秋陽之昭明以暴之也乎於是而其白也至矣皜皜乎賢者莫能過智者莫能踰而百家衆論之異同奉大正以治之而莫敢不服不可尙矣有若其能企及乎而吾黨其可貶道以殉偶然之似乎曾子之尊孔子也如是非但尊其師也以先王之道集於孔子而治教之統不可尙也夫曾子之於有若也且然今也一南蠻鴃舌之人言不能詳而夷風突垂乃

敢非先王之道而自爲道蔑裂古今之通義殉其一廛百畝之私心子乃倍子之師而從之其視曾子不亦遠乎夫先王之道處萬物之上而俛治之喬木也蠻夷之俗守身家之計而圖與物相安焉幽谷也求友者之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吾聞之也以賢師友而示我以天地民物之情擴吾高明廣大之見道之所尙也若下喬木而入幽谷志趣日以卑識量日以小行焉而必窒豈人之情哉彼南蠻者旁有山澤湖沼之利可耕可食私之以爲利而君民之分無別故僭擬上國而不知中國帝王之尊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害王綱者惑人心魯奉周公之法方且膺之乃子以是學則有

王者起非聖無法之誅且加焉變之而不善孰有大於是哉故曰許子之妄不足誅而子之學之將以起天下趨利棄義之習君子所甚惡也　而陳相猶未悟也乃更以其齊物之說進曰天下之習於欺而喪其樸莫若市矣而許子之道有至簡而可以一天下之趨者若從之則市價不貳矣價不貳而物有定制國中無僞矣價有定而物有齊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此神農始爲市之所以有無相易而大樸不彫也采而爲布絲而爲帛則凡爲布者皆布凡爲帛者皆帛惟量其長短取足於裁製而已價相若也未治之麻已績之縷繅繭爲絲繭成爲絮凡可紝者皆可紝可緼者皆可緼惟僅

其輕重取足於縈之著之而已價相若也五穀異種而皆可食也可食者以多寡爲程量之而已價相若也屨有大小而倆所躧也躧之者以大小爲差辨之而已價相若也縣令自君一成而不易而市可無治市之官法行於民民樂其簡便而駔儈之智不容斯豈不可行者而必曰先王之道乎甚哉相之愚也許行之妄不過欲盡取中國帝王所以興禮樂行恭敬之文物者而蔑之以如其粗獷鄙惡之所安者苟可以衣食而止則物有限而價或可壹使其然也氣體無所養而人皆駤戾粗惡不能堪而人且夭折此不足與究言者而但就其無僞之言以折之曰夫物之不齊而價不壹固人情爲之

而非人情爲之也用有貴賤焉制有堅脃焉取其材者有難得易得之分而成其事者有難成易成之別實有之而實不容齊之物之情實所固然也是以名同而實異實同而用異其爲價也或相倍蓰焉一物而有兩物之用也或相什伯焉一物而兼十物百物之功也或相千萬焉千萬物而不敵一物之效也子欲比其類而同之是將舍其千萬以至蔑其倍蓰而天下之用不給者多矣是帝王已治之天下從而亂之也何也僞者競起而不可止也今子曰巨屨小屨以巨小分而不問其精粗乃自爲者而言則欲巨易欲精難自市者而言巨者不可躧小粗者不能勝精一也設使巨小同價則人必

舍巨而爲小而天下無巨屨使精粗同價則人必舍精而爲粗而天下皆粗屨矣子且曰粗亦何傷也乃粗之不已必惡則以褐爲布以亂絲絕縷爲紝以黃稗爲穀以躧之不可終日者爲屨而皆可取價以徃其僞又可勝道哉承王制大明之日則許子之道吝天下之不甚僞而褐猶可衣絮猶可以冠釜甑猶可爨鐵猶可耕以治一身一家而足農夫之用然推之國家而不能治矣如衛天下以從許子則將以艸爲衣冠以破堊爲釜甑以不鍛之鐵爲耒耜公然獲值而衣不可衣冠不可冠炊不熟而耕不入則治農夫者且不給而況國家言之愈亂而爲鴃舌之音者至此極矣天下亦孰能從之而

推許行之心則惟以樸陋易文物其隱中於人心者以吝爲儉以無禮爲誠以愚罔爲信不驅天下之人盡人於禽獸而不止而但以從其飽食煖衣逸尻憚煩一徃悍戾之氣故其言不能如楊墨之寃而後世之士名爲儒者梏喪其心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中乃曰吾無厲於物而不顧一身之耆以長子孫以凝福澤則爭訟讎殺於尺土粒粟之閒其禍延于千萬世而無救故言雖陋而孟子闢之必詳其有人心世道之隱憂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徃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俯

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移當作逄）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匍當作匍讀如蒲手行也匐蒲北切伏地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

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乃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拒本作歫从手俗譌愛當作忘乃作姑誤卒宜作弃）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本作蜹讀如汭嘬楚快切泚千禮切睨研計切虆力追切）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突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大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賢矣（埋本作薶）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讀如武）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訓義墨者之教託於仁而以賊仁賊仁者賊人之本也其言以爲天者人之大本也人皆生於天而託父母以成形父母爲形之本而天爲神之本自天而言之則我與萬物同本而生而悉不得不兼神受於天而貴形受於父母而賤故棄親而薄葬其說亦若近乎理而可以惑天下乃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但反之心而以天爲大本則自寥廓而不相及而當父母不可忍之痛自怵然含哀而不容已此豈非吾所從來之不可昧者乎蓋

乾者父道而父卽吾乾坤者母道而母卽吾坤吾所親承以有生者父母也此不待思慮而自不昧者也若推而之於寥廓不相及之天則言之亦有其理而心不能生故雖墨者之徒未嘗有不發見之心而君子欲引而喩之於道則棄此以動之可使歸也有夷子者學於墨子而求見孟子因徐辟而請焉孟子知其有悔悟之心而恐其習之已突而未易覺也乃辭之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未可見也病愈我且往見焉夷子不必來也其氣和其辭愻示以君子容物之廣而不絕其來見之路乃鄭重以不欲亟與異端競是非以褻吾道則夷子雖有可與言之機而未可卽與言也他日夷之又因徐辟

以求見則其不安自絕於道之心切矣孟子曰向者未可見而今可見矣雖然見而順乎夷子之言則廢道若遽與夷子爭辯於得失之理則吾不欲以君子之道與墨者競久矣此吾所以不易與夷子見也今旣可見矣若不先以直伸吾道之正而摘夷子之非則且無以顯道之至是而夷子何利於見我我請直言而因子先詰之吾聞夷子墨者也則學墨子之學守墨之道而心亦純乎墨之心也墨者之治喪以薄爲道非吝於喪也其以爲道所不得而重故輕之道所不得而私故忘之夫夷子學其所學而且欲以易天下奪天下之心而伸己之是必躬行之而後使人見其可貴豈謂薄葬之非是

而不足貴乎然則夷子之於親雖無所事於加貴而亦何至待之以所賤乃聞其葬親也厚也則豈以所賤事親乎夷子反求之心而何以然邪蓋異端之徒惑於師說據爲理之必然而固非其心之本然心不容已於動而與其所據之理不合於是而爲兩全之說以彌縫之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而道之必歸於一故徐子以告夷子而夷子爲儒墨竝行之說以自解曰嘗於親而厚於葬儒者之道也而吾以爲儒初不廢墨大公之理而墨自可有儒用恣之序則吾用儒而何傷於墨學墨而亦豈異於儒乎儒者謂古之人保民如保赤子如以爲親疏之別不可齊也則民與赤子其不得以一保之心

遍之矣而此言何謂哉其必有見於大同之理也明甚是儒之無異於墨也而自之言之則同此一亙恣之理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何差等之分特近者易感而遠者難格則施由親始亦自然之序也此墨之初不異於儒者也故之之治喪兩行而道通于一夫子其能不許我乎夫夷之者惟其有不容已之心故不得已而出於兩存之說而屈儒以就墨則習爲之也而非其本然故徐子已告而孟子因其有悟之機而告之曰夫夷子之釋書也信以爲保民之道無異于赤子保民之心亦與保赤子同也則有兄之子於此而親之將如鄰之赤子乎以親兄之子而親鄰子可謂恣矣以鄰子親兄子

而天性之愛不傷乎當鄰子之在吾旁而必無異于兄子之心當兄子之在吾旁而心亦不爲之動如鄰子乎古之人無此心而夷子亦恐不能必其心之如此也審矣若周書之言則非此之謂也以文王之愼罰言之謂殷民爲紂之所汚染叛人之所脅從陷於惡而不知如赤子之匍匐將入井而非其罪故告康叔以矜其愚而寬之赤子者無知之謂豈以齊親疏于一等而果翃然視其赤子如悠悠之人哉儒之不可屈附于墨也而柰何其欲兩存之若夷子愛無差等之說吾知其蔽之所自生矣亦嘗思天之生物乎不可謂物之不生於天也而終不可謂天之無耑而生一物也物有本而後生故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以其無思無爲之道全付畀於其所自生者而生之故使親之生我者天也物各含一資始資生之理以行大生廣生之化天卽在父母之中而父母卽吾天其條達暢遂形以成而性以具故氣無殊氣而心無殊心萬物之生各有其親則各有其天一物之自爲一本也以心以理無不然者而夷子徇墨者之說以親爲形本以天爲性本親之生我者無異於萬物之養我而愛不得有差嗚嘑性不能離形而生不能忘親而柰何自析一身而二之哉以此而思夷子之厚葬蓋亦由本而生其心而夷子不自知也請爲夷子言葬道夫欲薄葬其親薄之而已矣豈徒墨者哉蓋當上

世道未明禮未備人子之心不知所盡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其親死無以處之則舉而委之於壑未見其不安也他日過之狐貍食之蠅蚋一往一來而姑嘬之於斯時也惻隱之發迫激而成羞惡知此非他人之親而己之親則有如狐貍之食己肉而蠅蚋之嘬己膚者而不知其泚之出於顙焉夫此泚何從而生乎爲薄葬之說者毀君子之道曰葬之觀美以爲名而邀人之譽也乃此泚而亦爲人乎哉吾知其中心之不甯而血氣皆失其理則一身之形形色色皆天性之所發而卽皆與父母相爲關通之幾其達也順而致也於是乃歸反虆梩而掩之而心姑爲安豈不愈於未掩之先乎然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衣衾必備棺槨必重柳翣必飾豈爲人哉亦必自有其心而生其道此心也卽上天生我之心此道也卽父母生我之道由天而親由親而我一脈貫通行乎其不得不行發於其不容不發而大禮行焉非其必有者哉然則夷子之厚葬亦中心之達而順行其道當終天之日自知之自不能己之又豈躊躇較量以爲無差等之愛爲自此始哉夷子而常體此心以行其愛道在是矣雖勿見我焉可矣夫卽夷子固有之心而動之未有不動者故徐子以告而夷子憮然爲閒以追惟其當時厚葬之情而推其所自生之原則一本之理若將見之乃曰命之矣非以夫子之道命之而卽以之

之心命之本不容二而道之必出於一不可以墨亢儒而抑不可屈儒以同於墨之其知所變矣孟子之辨墨也不競之於其道而誅之於其心所以見仁爲人心乃一眞无妄之理而非彊擴之而使大則託於仁而賊仁之邪說又何足以立哉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七終

孟子卷六　四書訓義廿八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滕文公章句下　二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宜本从宀从一从多省今寫作宜篤然當作熊枉本作枉尋从又从工从口从寸从彡聲今省交彡）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讀去聲往本作徃）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鬬當作鬥）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與讀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徇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

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
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本作椉彊本作彊或作勥今省厺力非貫當作摜辭亦作辤）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

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倖本作僥今俗省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枉本作桂）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凡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甯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

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訓義】古者士之進也鄉大夫賓興而以禮升之乃贄見於君且非自欲仕而請見若名世之興則必近而造廬以請遠而幣聘以迎尤無自進之道葢君下士者重其道也士求君則利其爵祿而已道與利立身之大節而卽當世治亂之樞機也戰國之士蒙利干進踵門而求見孟子非諸侯之聘而迎則不見陳代習於世俗而疑焉乃欲以諷孟子曰不見諸侯君子之守此斷斷如矣執古道以自高則得矣而功名不及於天下宜若小嘫以代思之如一自屈而見焉因此以結人君之知遇大則可以王小之猶可以霸勳業著而所學非虛不亦大

乎且志之言曰人之求直也期於直而已始之枉尺而終計之則直尋屈者短而伸者長志之言非勸人枉而以善成乎直則暫屈一時之氣而伸千秋之志宜若可爲也而夫子何獨不嘫孟子曰士有不可踰之大閑有不可奪之正氣士之守也生死不可易而況於當世之功名乎虞人者一官之守昔者齊景公田有司之供其職宜也招虞人以旌而虞人不肯曲從乎景公而不至於是將殺之公之暴怒終行而虞人死矣卽將殺未果而虞人且廢置矣孔子稱之曰有志之士必伸其志早已取飢寒貧苦而計之未嘗忘也有勇之士必伸其勇早已取死傷殘折而計之未嘗忘也豈徼倖之不貧不

久而及試之乎今虞人殺則殺矣廢則終廢矣其始持
其志而勇於義者乎夫虞人一介之氣節而孔子取之
如是豈徒以其傲君公而稱之乎蓋以官各有守令各
有旃皮冠者其所招而旌非其所招也然則招非所招
而職守不可亂也且如此如君子挾策而干君君未嘗
招迫不能待而遽往其不勇於義而喪其志何所爲何
所營而辱身賤行遽若此哉道之與喪天也勳名之在
當世非於我有加損也而亟於往求凡今之爲此者其
心大可見矣　而子曰枉尺而直尋則即此言而思之
而屈己以干時者之情見矣彼之枉尺而直尋此而販
小人以薄利誘人而圖大利歸己之言也夫君子雖不

患身之陷於利而不屑耳如其以利言乎則但期乎利
尺亦利也枉己尋矣而要終以計之直者猶尺也則亦
利也利則無不可爲也而反求諸清夜不容自昧之恥
其可爲與今之干時主以求伸者諂諛容貌無所不至
而一功偶著遂可驕人於白日皆不論尋尺而自謂直
者也無所不爲職此之由而子願君子之爲之乎夫士
之所以不論直枉而辱身以干澤者以爲當世之君而
既驕矣非屈己以下之則與其志不合而爲其所賤惡
故欲順其志而與之比而從之然後能得其心以知我
之爲良而我乃獲遂其志夫世主驕傲之習而可比乎
可從乎則何不聞王良之事乎昔者趙簡子使王良御

嬖奚以田良之善御素矣逐禽之法豈其不知而終日
不獲一禽過在良乎過在奚乎無難辨者而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夫天下之褻道而爲世所疑固爲世
所棄者類如此乎或以告王良其亦欲良之貶己以求
知乎而良請於簡子復爲之御簡子不欲奚亦不欲彊
而後可良愈屈而彼愈驕小人之遷態也雖然良已心
笑而得所以自白之術矣於是一朝而獲十禽如此而
多獲良非不知而非不能也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合己者爲賢倏而賤者倏而良欲要譽於不相知者
又豈難哉簡子曰我欲使掌與汝乘一枉己而遂欲狎
用之士無適守以供人之指使亦勢所必然也請王良

而良乃決志以自明其不可枉矣曰夫獲不獲之故豈
昔之不良而今之良乎御者之馳驅自有範也吾始以
奚爲可與同事吾自行吾正焉則終日而不獲一矣爲
之詭遇則是以禽而授其彀中一朝而獲十矣詩不云
乎不失其馳御者自不可失也舍矢如破射者自盡其
射之道也此君子之道而奚不然良所習者爲君子御
之正法而不貫與小人乘大夫雖欲寵奚吾其能自喪
以殉之乎請辭吾於是知良之不欲與奚相比于非法
之射御者非不能也非欲自高而拒物也非不知比之
有功也乃其羞惡之心發於不容已雖欲與比而不忍
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亦直尋之所獲矣而良終不

動心於多獲弗爲也御者且𪵼況君子乎乃以堂堂士君子志其所志學其所學其自處也有道其處天下也有道斯道也大行不加窮尻不損無所徃而不直行焉乃欲吾之枉之也曰今之諸侯其尊倨也已𪵼非迎其意以從其敔則必不相比而無所獲則是取我生平而盡棄之還而問之己心浮雲之富貴何常斯道之興廢有命而此何爲者乎子固曰天下大而一已小霸王之業大而出處之節小而子亦計之過矣君子之所以直於天下者已而已矣全其所不忍而後仁無所詘全其所不爲而後義無所廢正已以率物而後以消天下之邪諂君子之以上匡君而下挽波流之俗者此道也如其枉也順之於始則不能矯之於終舍吾志以從之則將屈吾學以比之而其謀利嗜殺之驕心亦何以伸吾直而救正之子不見今之枉已者乎終於枉而身名皆利稍欲直而黜戮旋加亦惟是逢其惡以同汚而已矣未有能直人者而子爲我願之乎使枉已而可直人道重於身而身重於世君子尙弗爲也況枉已而必不能直人以身殉世而以道殉人究且成君之惡而爲天下之僇而亦何尋之能直哉子休矣吾之大小非子之所能知也何也謀道與謀利之各有其道不可同日而語已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居當作尻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徃送之門戒之曰徃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女家之女讀如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葢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居當作尻移當作迻

廣尻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蕩左作盪

訓義孟子遊於梁而魏人公孫衍顯於魏張儀顯於秦當時謂孟子之於彼道不同而已矣而竊知孟子之賤之也爲已甚景春者何知而稱衍儀以驕孟子曰人生於天地閒爲丈夫也而有大小焉志無不得於已而天

下翕然尊之則一人袤萬物而加其上豈不大哉而公孫衍張儀其人矣怒裹於心憤世疾俗而當世且笑其徒爲奮激怒亦小矣二子則其怒也兵由此起則社稷且危諸侯懼焉安尻無侮一策莫屢而削國之兵爭自若其徒爲素餐尻亦小矣二子則其安也兵由此戢而生民無恴天下息焉喜怒一發而禍福繫乎天下大丈夫當如是矣孟子曰夫衍與儀其爲術也其爲心也吾知之審矣吾不屑爽言之而子以爲大丈夫則大丈夫之道不可以不辨夫衍與儀而焉得爲大丈夫乎大丈夫者有爲之之志而其爲之也有得爲之之道吾爲之而天下無能禁吾之不爲若衍與儀則既無爲之之心而

成乎不得爲之勢久矣今且弗言大而先言丈夫其說在禮矣而子未之學乎禮以別人道陰陽剛柔之辨而正貴賤之別者也故丈夫之尊著於冠而女子之卑定於嫁也丈夫之冠也位於阼醮以禮申之以父命以天道之至剛者獎之而使申於萬物之上故入而見母而母荅其拜剛柔之辨明矣惟女子之嫁也而父但與壻爲禮而女則惟母命之以柔道臨之使法柔也徃送之門則已授之於所從矣命之曰徃之女家家非復其家而所徃者其家因人而始有家也曰必敬必戒敬者不敢自尊戒者不敢自擅也曰無違夫子則有志欲行而皆違也凡此皆順道也順者聽乎人而無所主於已非

正也而惟女子則以爲正皆妾婦之道左然而衍儀之道皆此道也挾諸侯之志於先欲戰則導之以戰欲講則導之以講詞雖危而皆其意中之所欲爲事雖若逆而早窺其情之所必出不仁不義無禮者時君之所趨而彼喪其天良昧其廉恥以從之若是者負上天生我之理棄父道尊臨之義曾不足爲丈夫而況於大乎乃若大丈夫之名稱其實者子未之聞也其尻則天下之廣尻也涵四海萬民於一心使各遂其所仁無不覆也所立則天下之正位定民彝物則之常經而允執其中禮無不協也所行則天下之大道酌進退辭受之攸宜而率禮不越義無不審也得志則仁以息民禮以善俗

義以裁物民之生以厚而德以正共由之矣不得志則無欲而静無妄而莊無患而直獨行之而道終不枉故富貴不能淫焉位高金多不以傲物貧賤不能迻焉槁項黄馘無所媿醜威武不能屈焉生死榮辱無所惴慄如此者天之命我爲丈夫以陽剛至健之理氣役使萬物宰制羣動而我浩然之氣與天相配不使侌幽柔媚之氣乘運數以蕩我而靡之故說萬乘之君藐之而無臭其大也誠然其大矣儀衍何足以語此而子何足以知此哉子且以儀衍之驕人白日者爲不可企及也子亦何嘗返念父當冠之日曾命汝爲妾婦否乎妾婦乘權而奄奚慕之衍儀爲妾婦而子爲奄奚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讀如贄但古無贄字通用摯字或通用質字亦未可知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讀如成繅讀如騷皿武永切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農作農者俗譌耜本作相亦今俗譌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妁市弱切讀如杓隙綺戟切讀如綌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 風去作殉

訓義 孟子遊於齊梁而不仕以爲不欲仕也則歷聘何爲以爲欲仕也而究不仕也又何心無惑乎天下之疑之也乃君子所率循者道而已矣內而盡其父子之性外而以盡其君臣之倫反求之心而不昧吾之所學推之天下而以正己爲正物之由皆道也天下無能知道者而何足以知君子之心故周霄以其曲辯而欲窮孟子乃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天下惡有不仕之君子而何容問霄以爲引古證今而孟子窮矣乃孟子不但言仕也而且迫言之曰君子者奉道而長民行義而盡倫者古無不仕之君子也故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心之見於容者如此出疆必載質以行其見之

行事者又如此非徒孔子也公明儀曰古之人或失位出亾三月而君不召則弔之然則豈但耕莘釣渭之道合而不疑哉卽不可行而其必欲仕也且然矣周霄乃故爲反詰之詞曰仕者亦無難得之數也欲仕則仕三月無君亦何遂絕望焉而遽弔之不亦急乎孟子曰君子之仕豈爲己之利賴而出乎於己則以盡君臣之倫者爲其所守而於我立身事親之道則以修存事沒寧皆爲致孝之資故諸侯世守而有國士承家而有位一也失其所守而侯無以爲侯士亦無以爲士矣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耤田之視推昭有土也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六宮之率從昭有家也若國之不甯喪亡

不登犧牲瘯蠡而不成粢盛鹵莽而不潔衣服故敝而不備則不敢以祭無以率先君之世守而子道虧也惟士也仕而有田祿則特牲之祀行焉如其無田焉雖富而祭不行蓋牲殺者祿入之所豢器皿衣服者祿入之所置非載君命之榮以備其物則墮先世之業而抱恫於神明不敢祭也祭既不行是與居喪者同其欲養不逮之情而不忍安居也而亦不足弔乎士之此身視臨之而君成之若此其重何言急也霄又曰出疆必載質不得於此而蘄合於彼情之迫乃至於此何也孟子曰人各有所守卽各有所當爲士之守在仕乃以無負於所學猶農所守在耕乃以無負於所能也立身之道在

焉終身之行以之則固不可忘也農夫舍其耒耜則忘乎耕士已出疆而不載質將永絕於人世而又何以爲士乎於是而周霄以爲孟子之自言急於仕也如此可以不仕詰之而弗能辯矣乃曰古之君子如此而今之君子何獨不然就魏言之晉之故封亦仕國也古之君子仕於晉者不乏也乃吾聞其仕也談笑而致卿相未聞如此其急也自夫子言之如此其急君未嘗吝於爵祿臣未嘗不欲汲引而君子棲遲而處一若進而一若退見爲甚難則何其行與心違而授人以不可測也孟子曰夫天下有欲焉而卽可無擇者乎抑問其所欲者將何爲邪今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

之有家此人道之始終而成其子之身卽以成先人之緒父母之心豈有不汲汲然欲之者哉而必父母之命以尊其事媒妁之言以達其情故欲之不容不急而待之不容不難如其不待也鑽穴隙相窺而因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非不有室家也賤之而不成乎室家也夫古之人其欲仕之心亦如父母之願而已矣乃以仕爲吾身之所守而不可屈志以辱身仕爲先祀之必承而不可辱身以辱父母其進有禮也其所行有仁義也斯則素之所學而利見者仕之道也言可用道可行非蔵祿以相縻非虛名以相拘則由斯道而仕焉得所欲而何難之有如非其道也而徃求焉窺時君之

所敢逢之以求容竊權門之可託附之以相引與鑽穴隙之類又何以別焉心原以道爲心而道一從心以爲道仕不仕之際君子之自審決矣非可一二與世俗言也蓋周霄者鑽穴隙之徒也其詰孟子之難仕怪其不與己而同鑽也而君子悲天憫人之志夫豈其易測也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作吏者省譌讀平聲乘作乘者俗譌讀去聲傳直戀反簞讀如丹食讀如嗣本作飤今俗省譌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讀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宜作飤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飤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母官切當作槾古無墁字且不宜从土子食以下食字當作飤然當作嘫

槾牆壁之飾也毀瓦畫槾言無功而有害也旣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訓義 天下有道聖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攻天下無道聖

賢之爲功於天下以敎政著於一時而傳於後世者顯而易見敎衣於後世而其在當時則隱而難知乃聖賢之自信也則信以其道而可無疑孟子生衰周之末道不能行而於邪說横行之世欲扶王道正人心以爲天下矜式若守硜硜之志遐隱於林谷謝諸侯之交際則異端益無所憚而道不足以明故以一介不苟之素心而遊歷列國則門弟子之與偕者後車數十乘其守衛之衆從者數百人而芻糧牽餼取給於諸侯驛傳之供億彭更問曰如此者不已侈泰而踰分乎孟子曰士之處此也惟道而已矣以一己之故而勤天下則天下原非以給己之志欲道所不許也則一簞飤不可受於人

君子之自持嚴矣以天下之故而還用天下則如舜受
堯之天下受其位卽受其賚受其賚則必受其奉道在
必受也故天位之尊九州之貢以匹夫慨然受之而心
安理得不以爲泰焉子以區區傳食爲泰則抑將以舜
之受天下爲泰乎彭更曰夫舜則不得謂之泰矣舜未
受之先四門穆焉百揆序焉旣受之後水土平焉教養
修焉見諸行事者如彼故非泰也若士之遊也從容談
說而國不蒙其安民不被其澤則不知何者爲道而反
求之心有不可者在也孟子曰夫事有不易知者子特
未之知耳爲在此而效卽在此效在此而用卽在此則
天下之不可用者多矣以百工之事言之如不通計其

工之不可偏廢而事之可相易也則農耕而食食有餘
粟女織而衣衣有餘帛求效於尺寸之閒不相資待所
必嘫矣子如通之以爲我所不能爲者吾當養也則梓
匠輪輿皆見其有造於子而食之必矣乃於此而有人
焉此何時也上之政教無紀而下之風俗無倫權謀術
數毀成法以殃民邪說詖行賊彝倫以滅性而斯人也
盡於己而衆之爲教本孩提之恣入則孝焉推稍長之
敬出則弟焉以躬修之實破無父無君之妄明其綱紀
飭其典禮守先王之道嚴其辨而使無失以待後之學
者使百世而下賢智者知所宗而不惑於異端以息人
道故不容不延攬天下有志使爲聖人之徒而從行之

下賓諸侯之養乃子貢以目前之小效而曰不可食也
則是梓匠輪輿不耕而食何其尊而爲仁義者何其輕
也乃彭更猶守其硜硜之識而辯曰食人者聚其事食
於人者求其志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故食焉而
不怍若君子之志於道也有父而不得不孝有長而不
得不弟習先王之道則守之將立教以傳世則待焉豈
其挈仁講義以求食故而立此志哉則天下食我而我
不可受明矣至此而彭更果不知君子之用心焉故不
足與究言而但就其說而破之曰子未嘗食於人則君
子之食焉而無怍非子所及也子且爲食人者計之則
何容進問其志哉梓匠輪輿之食於子以有宮室車器

之功也則有功於子而子食之嘫則有功於天下而天
下食之非過也則君子之受之非泰也而何慙乎且就
子之言而還以詰子子之食人也必顧其所安而與之
非妄受之非誣將以其志在求食而飤之乎則以硜硜
之志量君子而可也抑將以有功於子而飤之乎則以
不急見之小功誣君子以無事不可也而子何尻焉彭
更於是而窮矣乃護其前說而彊爲之詞曰食志此其
說不足與辯者而不奪其妄則小人以一曲之志究求
君子於隱微而毀君師之大義將自此而昌乃詰之曰
有匠者於此使之用瓦則毀瓦使之爲槾則畫槾嘫而
猶爲匠也志在求食也子且不問其功而但如其志以

飤之乎彭更乃窮而不容不荅曰否而其遁辭不足以立矣乃折之曰夫然則子之所食者非必厭其志也亦實以報其功也志隱而不可知則小人之志易知而且略之君子之志甚矣而烏從測焉功亦有時而不易見則以尺寸責當時之效可施於工匠而以千秋待聖賢之補救又奚容輕議乎君子哉食之者適如其情之所必將則食者不疚於其理之所膺得此道也非子之所知久矣蓋君子之功即存乎君子之志故道之行也必資於位而舜之不辭天下志即在焉道不行矣而必明之則抑不能不資於天下之信從而傳食之即以爲功於天下志亦寓焉師道不立而大倫斁乃至有以毀瓦

畫墁之腐儒挾求食之志哀而養之而樂其易與人心風俗之壞不亦可哀也夫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讀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盛音成饋食酒食皆當作飤要讀平聲餉式亮切）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与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讀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說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芸當作耘省譌也羽文切芸王分切藥艸柴胡名音義皆別）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附當作攸 食當作飤）

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及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

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
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
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
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
光（光本作侊）
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
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
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
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
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若不自治而以彊弱
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訓義】王政以得民爲本其豫施惠養之仁者既積累而
動天下之心及其時至事起而興弔民伐罪之師尤必
使無私之情共白於天下而節制之兵民會安全之福
而無擾則地方百里而屈天下之彊大宋王偃仁義不
施而急吞滕薛忝勝齊楚遂有併吞天下之圖而曰我
行王政萬章惑焉乃問於孟子曰嘗聞王者之興國無
論大小而大功可成乃今言之彊弱之勢亦未易言矣

宋小國也而今發憤有統一天下之志將行王者之政
以問罪於諸侯齊楚惡其成而交伐之不知古之王者
以一國治天下術將何出不然安能不爲之惴惴也孟
子曰子何輕言王政而所患在國小而鄰彊乎則爲子
言商周之王政而宋果能行否邪其在湯也滅葛之舉
人以爲滅葛而王業興亦孰知未征葛之先何如也湯
居亳與葛爲鄰豈曰實逼處此而務翦除之乎葛伯放
縱無道而大惡之著者廢其宗廟社稷之祀是可與問
罪之師矣乃湯則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似矜其必有
所爲而非慢神也葛伯荅曰無以供犧牲也奄有一國
而犧牲不足乎其欺易見也而湯猶諒之遺之牛羊或

者其有瘯蠡之災乎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則且笑湯之
愚而委其利罪愈不容逭矣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
祀若重閔其必有所爲而非怙惡者則對曰無以供粢
盛也撫有臣民而粢盛無能給乎一欺已露而又再爲
欺也而湯猶諒之使亳衆往爲之耕亳民體湯之仁而
卹鄰國其厚也如此且無煩其食也而老弱饋餉葛伯
既以湯爲甚愚而又忌其相形也乃率其民要之於道
凡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其死於道路者不
一而未露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有戒心焉而同行者伺
之則葛民殺之而歸其黍肉於君於是亳衆始憤怒而
歸以告於湯則葛伯以不仁而忌人行仁之心不容掩

矣故仲虺述興師之由而曰葛伯仇餉以其以怨報德而禍及無辜之罪皆其心之慘毒使然此殺童子之謂也於是衆怒盛矣湯不容已矣乃以是而征之曲直較著於人心而湯之志昭見於海內皆曰非利人之國而并之以冀自此有天下而自富也爲匹夫匹婦父子之至性讎不得不復而興師也然則未征之葬茍可以緩之而使存必盡其以大矜小之情而無私利之心大白於天下然後師可舉也非貌弱小之鄰邦而利其可并以求富此大義之所存王政之所行者如此若其自此而征也無非義也而抑有至仁以全民於受兵之日故其始征自葛載而德意已宣布矣自是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非無彊大而民不敵則君自不能敵矣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則不但已征者說而未征者且怨矣及師之將至也則望其來而惟恐其中止若大旱之望雨焉及其師之已至也入國而不擾其廛歸市者弗止行路而不驚其農耘者不變誅其衆叛親離之君而弔其疾傷貧困之民畜之望者果有以慰其望如時雨降民大說而已歸者戴之未歸者褒之誰與敵哉故書曰徯我后望之切也后來其無罰信其罰有罪而已無傷也早偁之曰我后雖有彊大民已非其民矣其以至仁撫之於興師之後而王政之必行者又如此其在武王也伐商之舉人知其遏劉克敵

之功而王業成亦孰知師何爲而與其兵之所至又何如也天命集矣民心附矣有助紂爲虐而不爲臣者飛廉惡來之屬而已於是而東征焉非徒討罪人實以此不爲臣者逆天虐民而士女之不可以旦夕安也將以綏之也於是而士女之心無不說也匪厥元黃以禮相迎焉而相謂曰民不可一日而無君今獨夫而繼以周王庶其見大平之休息而有樂利之美焉則惟決計以臣附大邑周已矣故其士樂於得主而事也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將帥其民樂於得主而安也簞食壺漿以迎其師徒其素有以信武王之突仁厚澤足以奠膚敏之士而安新附之民也如此迨其至殷之日則除紂之苛

政發紂之積棗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而霑其潤澤與以清宴而取殘民之黨快人心以行天討而已其施至仁於克殷之後者又如此故泰誓曰我武維揚師出有名而衆志奮也侵于之疆以有不爲臣者之負固不得而不侵也則取於殘自白其伐商之旅爲殘民者不容不取而非利天下也殺伐用張則雖用武而不傷其仁也于湯有光天命之久集愈足以昭對於天下也此志在取殘事止取殘之明徵矣此則王政之行已驗於商周者如是而以此忠宋行之乎抑不行之乎其忞惓斯民於國中而仁聲廣播者無聞也其矜宥愚昧之弱小而大公無私者無聞也其賑邺凋殘於新附而師徒不擾

者無聞也天下皆云不行王政也宋亦何能自云行王政也但窮兵黷武遂其吞併之心耳苟其如湯武之至仁大義而行王政則今四海以內焚溺已亟而聞風若渴舉首而望之欲奉之爲其主齊亦一葛與紂也楚亦一葛與紂也怨其不速而迎之見依者亦夏商季世之民也民合之君誰與爭國雖大而瓦解於一旦何至惴惴然畏其執言以加我乎嗚嘑如宋者而惡得不畏畏之而又何術以求免非小弱之咎也自取之也宋不可復爲矣而子謂行王政而致惡於大國弱小而不敵彊大則將疑沮天下之行王政者而富彊之說逞故不可以不辯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季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讀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於之居當作凡長讀平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訓義 衰正消長之機君德善惡國家興喪之大繫也人君之害莫甚於賢姦之並進而賢不敵姦人臣之敝莫甚於爲調停之說忌朋黨之名而進賢不力除姦不盡宋王無道戴不勝有匡正之忠焉以宋廷之小人充於在位而不勝能知善惡之辨是始可與言者孟子謂之曰今王之廷欲王之善者蓋幾於絕也而子能以爲憂欲納王於善已有見諸行事矣乃欲之則必有善之之術患王之競於爲不善者何也則可以知使王之能善者何術也孤致之忱而不廣爲之術非以成子之欲也子誠欲之乎我將取善之所由成不善之所由遂審其

情之所必動而度其勢之所必成以明告子則試爲子喻言之今夫齊語之賢於楚語明矣有楚大夫於此感其俗之習於不順之言而欲其子遠俗以齊語則在傅之者矣使齊人傅之而於齊求齊冀其或可乎抑使楚人傅諸而於楚求齊曾不思其必不可乎此欲教其子者之所以致其教之術將謂舍兩端而無從也而不勝曰使齊人傅之此事理之易知謂可以畢教子之術而不勝抑知之審矣孟子曰子謂使齊人傅而遂可如其欲子齊語之心乎夫傅者一人也雖爲齊人納齊人於楚勢且孤而或怪之矣乃咻之者則無非楚人也於是彼齊人者雖日撻而求其齊語優而安相聚而酬荅者

皆楚也將謂傅之徒以勞我而語本不當如是欲其自
變於衆咻之下不可得矣於此有道焉引其子置之於
莊嶽之間太楚日遠而忘楚日寘漸而習之利而安之
久而飄之不期效於旦夕且數季焉乃知楚語之不正
而恥復爲之於斯時也莫有撻之者也即有楚人者日
撻而求其楚且不可得矣然則習因於衆尙而心在於
漸遂善不善之成非一人之力亦明矣子之進薛居州
也何心謂居州善士也異於宋廷之噂沓詛吹而能開
陳善道者也使之尻於王所子之欲王之善其心自此
白而子謂可以善王之術於斯盡求王遷善之志於此
酬乎而我明告子者且爲子昌言之使子一旦奮有爲

之氣而遂其匡君之情則擘太羣姦而易之多求賢士
而進之不善之氣日沮而善者亦得朋而共贊其令圖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雖欲爲不善所聞者無非善
言所見者無非善行邪心一動而環顧左右無一可與
成其欲者而不善之情且沮矣誰更導之以使成乎愿
乎如僅若今之進一居州也而王之廷老姦據位而童
稚邀歡文臣尸祿而嬖御逢君則王雖一念之萌悔其
前之非而思遷於善或爲之文過或爲之導欲而抑且
漠然忘其悔悟之心矣飄與迎其機而廣導之以爲善
哉夫不善之勢已成王之情已蔽而一薛居州偶發一
言盈廷爭笑居州且危而能如宋王何哉夫欲進君子

必先遠小人引子於莊嶽以遠楚也小人退則君子自
進楚人不咻而齊語自日入其耳也子不是之圖而日
吾之欲已切道已盡可無愧於匡君樂善之心其何益
於國乎嗚嘑進賢之道先在除姦其驩不疏則舜禹不
與管蔡不誅則周公且以疑忌而尻東況區區一薛居
州之善乎故匡君者薦賢士不如擘太小人而敎子者
擇師傅不如使離惡俗乃日和光同塵可以安身而利
國此臣之所以不臣父之所以不父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

以見矣（辟當作避　內讀如納）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
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
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亾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
矙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惡讀去聲　矙本作瞷
後人加目贅又有从目从敢作瞰者義散別烝
寫从廾作蒸者誤蒸麻莖也烝火氣上行也）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
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
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

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
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
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切畦戶圭切赧女版切
脅肩竦體諂笑彊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
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
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
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詞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肎不俟其禮之至而
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

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訓義】孟子不見諸侯之說言之詳矣而公孫丑問曰何
義蓋欲求之於道之所宜而反諸心之所必安也孟子
乃參酌乎古今時勢之當然而推本於士君子羞惡之
心以自養其必伸之氣者而告之曰斯義也古之制也
古者卿大夫以禮賓興其孝秀寵之以飲射而升之士
君子乃委贄爲臣而見焉蓋不容已於仕者士之道而
不苟於進者士之心若其道在己而無求則不輕以身
許人而何屈己以造謁於君之門乎乃若不爲臣而可
以見者則又有義存焉段千木不欲臣魏也而魏君造
廬以求見然而木且踰垣以避之泄柳不欲臣魯也而

魯君命駕以求見然而柳且閉門而不內以君見己則
己必見君而義固不可枉也夫君欲見我其情迫矣情
既迫則略上下而講賓主之禮亦可以往見矣雖不爲
臣仕隱之權在我而往來之禮不可廢見亦何傷乎散
獨君也即士大夫之交際有然者雖孔子亦有審乎義
之所安而不嫌者陽貨欲使孔子之見己孔子不欲因
貨而仕而惡乎見之而貨雖小人亦知惟禮之可以動
孔子惡乎禮無自見之道而不能致孔子也乃求之於
禮有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之文
謂以禮致孔子而孔子何以自解乃闞孔子之亾也而
饋孔子烝豚其情雖姦而以禮致君子非以利動也孔

子遂其不欲見之心則違禮往拜而見焉則失義乃亦
闞其亾也而往拜之夫孔子不往則不往耳乃當是時
也貨先有欲見之心而致其敬士之文則終非辱身以
遽往而豈得不見士大夫且然而況於君又可知矣蓋
君先求士士乃以道事君而非以利動然則諸侯之近
而造廬遠而幣聘雖未爲臣君子亦何嘗厚絕之乎此
義以禮伸而有禮則無傷於義也蓋木之於魏柳之於
魯其君之欲見也迫而貨之徼倖孔子之一見其情亦
切即使見之而非無因至前則言笑自相爲款洽而我
不求彼彼且求我則彼不容驕而我亦無所用其諂若
今之見諸侯者則異是名未聞於王廷意未達於君所

猝然踵門而請焉士已屈而君惡得不驕乃以辯佞之口稱引多嵩自白其才術而伺候人君之喜怒唯恐失其歡心無論理也卽此進肴立談之頃有人之心者夫豈樂爲之乎名利所迫不得已而違心以爲之耳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心不能爲之安則身亦不能爲之適汗浹於躬而氣鬱於五內故曰病也子路曰未同而言則恐其不聽也恐其不相入也觀其色欲言且止赧赧然若負重疚而懼譏非者此際之心非由所知也今試以二子之言觀求見者之情形能不脅肩乎能不諂笑乎能不病乎心不相知而言不知所從合能不赧赧乎而豈復知其何爲而爲此乎君子之所不忍者此也不能者此也蓋士有常伸之氣而人有不可昧其羞惡之心他可言也唯此相見之頃自問而不知其何樂而爲之乃以干求利澤之故爲之銷沮爲之挫折則平生之志氣棄之於俄頃故可忍者未入君門以肴之禮飾而不可忍者登堂乍見之心情患及於此則唯有守古道以自全而養其恥心養其正氣使常存而不喪誠一念及而不可知其榮辱相關之故乎故守古之道酌禮之安而不爲臣不見不先不見者義在心而不在事非泛泛然執古以御今也嗟乎出處取與以至於生死所不可忍者臨事之一頃耳再醮之婦初與夫相見求館之師初受贄拜於堂是可忍也則亦孰不可忍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秊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秊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秊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訓義宋王無道其橫征以困農而擾關市者不知其何如其臣導諛而無能改戴盈之者知孟子之必以其非義而賤惡之乃爲文過之詞以問曰古之取民者於農則什一於商則關有譏市有治而不征此固夫子所欲行之王政也非不欲行而念國之多故今茲之歲未能願請於王而損今征稅之過多者以待來秊然後竝其所過征者而已之此亦可以無媿於君子乎甚哉盈之之言義也非果能知義者也宋人無道之征雖曰損之少有所損而亦可曰損其未損者何不知其何如也待來秊者來秊者之未能猶今茲而要可待也蓋其攘奪之私已成乎固然而特以畏孟子之淸議而中心固無羞惡之實也故孟子爲甚賤之詞以責之曰非其有而取之曾何異於攘乎取之已盡民之財力曾何異於日

攘乎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羞惡之心忘之已久矣無厭之欲終難於給矣但以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而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夫攘雞而豈但非君子之道乎告之者乃爲恕詞而不及刑戮喪亾之禍乃改日而月乃損以待此其文過飾非心不自主而但求免責於人何望以知義乎則子今亦未知義也如其知義則義之所不可一介而不可苟一刻而不能自安已而已矣決之心斷之速矣何待來年哉吾未嘗責子以君子之道而子亦可勿爲乃損之言也嗚嘑以進一善士塞匡君之責以乃損其一二謝衂民之咎此宋之所以速亾與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當作敔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當作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戸工切窟本作堀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掘衢勿切菹側魚反然當作嘫居當作凥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下怪切汙烏故切池本作沱囿讀如宥邪當作衺亂當作亂

暴君謂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艸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

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說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邪當作衺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愛當作悉廢作廐者俗譌殍作莩者俗誤莩本雖麻之名讀如夫殍讀婢小切音義迴別率當作衛省譌也邪當作衺
楊朱但知悉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悉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邪當作衺
閑衞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悉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當作亂甯當作寍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

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邪當作衺好當作孜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

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荅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葢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致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訓蒙 孟子承孔子之學以繼往聖而其闢楊墨也獨嚴爲人心計也實爲人道計也人與禽獸皆生於天地之

閒而欲全乎人者必遠禽之害禽害人則亂人遠禽則治上世之亂在天災而物棄天之災以逼人中古之亂在人事而君率獸以害人之生後世之亂在人心而行禽之行言禽之言以亂性行禽之行則聖人可奉王法以正之而亂熄至於言禽之言而竄入於心性則彌近理而惑天下後世者不已故孔子以歬無可辨之異端至於孟子之世而異端始盛微孟子推究其迷妄之本而防其害之大則後世且將以楊墨承聖學而大倫盡滅矣故與之辯也不容不力乃當時不知聖賢之用心以爲道不同而不必與爭德在我而亦可以忘言遂稱孟子之致辯公都子聞之而問其故孟子曰爭一已

之是非而以言說自表其才斯乃辯者也而予豈其然哉使言而非大謬於生人之理則可已使言之而但成其人之失則可已使言之害止於言而不賊人之心與行則可已抑歬之而其說未盛不足以逞則可已後之而有聖人之徒已先我而闢之則可已予葢仰體上天生人之心遠溯古人立人之道俛思百世人害之無窮皆在予也欲已之而不得也此其故在天下矣在天下之生矣在天下治亂之大矣而請言天下之生人與物皆生於天下其竝生而不相雜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雜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貸於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則治物雜於人而害於人則亂乃治矣而流風易息

故治未久而亂棄焉其亂也必有人焉因時致功而後復治自唐虞以來莫不然者而今尤亟矣當堯之時天失其序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五行之沴既不利於人而物棄之龍蛇得水以尻而民失其土宮室毀矣中國虛矣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人且同於禽獸而禽獸反處人之墟書曰洚水警余堯舜以之爲警而生民可知矣洚水者洚洞無涯之謂而實大川之洪水逆行而成也此天下之一亂也災降自天而物憑之以爭人之處則非物之能害人水使之然也則治水而卽以遠物害矣堯舜以之命禹而生民受逼於禽獸禽獸之慝在禹禹不得而辟也乃掘其壅塞分疏之而注於海於是蛇龍

無所依以肆其毒水夵而不得不逃於菹矣其所治之
水不溢出於地上而行於地中施及於今爲江爲淮爲
河爲漢涯岸分而各成其壑皆禹之成勞也水以溺人
而險以礙人之行而阻行於地中則既遠矣人忘險阻
而中國復爲人之中國則禽獸無所容焉害人者乃消
嘫後人得就平土而居奠爲九州分爲五服人氣昌於
中國而物不得乘天以爲虐此禹以人道爲己任而治
之也乃一治矣地平天成物不能乘天以爲虐而率獸
以害人者在君堯舜既沒天下世及夏商之季多暴君
焉貪汚池之利壞宮室以爲之而民有失其安息者矣
侈園囿之樂棄田以爲之而民有不得衣食者矣其倡

之者讒佞之邪說也其因之而淫行者害民之暴行也
夏之暴君作之於前商之暴君作之於後相沿成習園
囿汚池半於平土沛澤多而禽獸至矣乃暴君因之爲
利事之爲樂而人之受荼毒於暴君者皆奪民以養獸
者也及紂之世猛獸之養以窮民生而猛獸之氣且以
逞暴行者之情性而胥於惡而天下之禽極矣此又一
禽也禍始於君而甚於逢君者以物賊人而人無能如
之何治其爲暴君者而物可驅也周公相武王以成文
王未竟之緒則周公不得而辭也於是有牧野之師以
誅紂有東征之役以伐奄凡三年而叛人乃得商奄乃
平以飛廉之狎獸以殃民也驅而戮之於海隅而與廉

同惡而滅者五十國其虎豹犀象之縱橫於園囿者驅
而遠之於是獸不爲人害而人之生乃遂天下大說故
書曰我周之治能大顯文王之謨者公也能大承武王
之烈者公也乃以佑助開啓我後人咸以立人之道一
歸於正而無缺失是唯周公以人道爲己任而除物害
以安民生又一治矣禹欲消物之害人與天爭而不恤
周公欲遠物之暴以臣伐君而不慙古人之任道於己
有如是者至於孔子而又難矣桀紂既膺天誅故周之
子孫無敢貴物賤人而殃天下乃君暴息而君勢以弱
於是物不能害人而人化於禽獸者且見之行其以禽
行而禽人道者不在君父而在臣子周之衰也王道散

弱而權下逮於是而有以兵諫爲忠以淸君側之惡爲
正之邪說則因而有不畏天討不恤公論之暴行作於
臣子乃有臣弑其君者焉子弑其父者焉是禽獸不知
有君不知其父以利相噬以力相殘之氣且逮於人物
害遠而人害亟此又一禽也治之者其慮更切矣孔子
爲人之胥爲禽也而懼矣物之害人也人有能遠之者
矣人行獸行而臣子且貪篡奪之利相習以化於物其
能待聖王之興乎於是而作春秋焉正其名定其分不
沒其實而必伸其法以一人治天下而賞罰必嚴蓋天
子之事也夫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事出於孔子之剏起
當世且以孔子之致行其致惡而孔子念之矣故曰知

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大倫之不可
毀而以筆削繼放龍蛇驅虎豹之心則知孔子者在此
矣謂褒貶之徒為勞而以空言求異於邪說暴行之習
則罪孔子而孔子固不恤也蓋物害人而人自為人物
自為物則尻位行志事雖勞而天下咸說人行獸行而
物不能害人人且自害則迻俗紹古事愈掤而知罪難
期顧孔子生孔子之時責不在君不在相而在無位之
聖人則灼見天心而忘乎物議乃使春秋而後簒弒之
禍息以施於今則亦一治也暴行不作而禽獸之氣隱
中於人心者溢出而為言君不得臬臣不得逆而禽獸
之情變易夫人心者害發於無位之處士聖王之不作

而致不行諸侯放恣而養士以相傾於是而處士之禍
起矣處士以其議動諸侯者猶止於暴行而其以傲諸
侯而聚徒眾者則以其不經之學集怪異之說以不軌
之息為隱僻之語性本直也而橫據其末流以謂之性
道本直也而橫生枝葉以謂之道詭出萬端而大要不
出於楊朱墨翟二人之始倡乃以招引無識之徒而使
之演其教於天下天下之士有才智而可為言者其致
靜而寡恩者則必歸楊其致動而慕名者則必歸墨不
歸此而歸彼乃至若二氏之外別無道之可道而無言
之可尚而不知其為議之橫曾不異於亂臣賊子之心
而特避其迹耳楊氏以為人各自為相與於無相與而

各得天地萬物舉不足以攖其和是謂天下可無君而
有君不如無之安也墨氏以為人同生於天本合而不
可離則必兼所㤅凡親疏厚薄皆自私其形之所自生
是謂人非父母之所生天下本無父必有之如無而後
知大本也此其說幽渺託於性天迹象依於仁義而於
其無父無君忠之則禽獸而已矣不見夫禽獸之不知
所從出而莫相君長也乎舉天下才智聰明而致之於
禽獸之道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而獸之生盛矣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人之氣微矣
為此者是獸不能食人而人率之也此暴君之豢獸以
奪民食者則然而實獸賤人之禍可知矣楊墨之言盈

天下而天下歸之矣無與息之終不息也日新月異而
未已也則孔子之道以率人心之㤅敬而奉君父為道
之大原者不可得而著矣孔子之道因民性之本不容
昧者而為之昭宣者也彼之邪說則以誣民之所自生
為不生於父母民之所受治為不治於君其說充滿於
天下而人心之仁義塞矣卽有不自安之情必依君而
致敬而塞之以成乎簡界卽有不忍忘之情必於父而
致㤅而塞之以成乎殘忍仁義之既充塞而天下皆獸
於是以智役愚以彊吞弱故清淨之旨流於刑名勤儉
之教趨於功利彼愚弱者猶人也而為邪說以成其行
者則果獸也挾徒坐食而食其利愚弄顛倒而食其心

嗚呼後世必有人相食之事而人無非獸且獸之不若也蓋無君則無所食而不可無父則葬可薄而肉亦可食必然之勢也亂至此愈隱而愈極矣而吾安得不爲此而懼哉無先聖之權而不能以明刑正其罪非先聖之時而不可以微言大義止其惡而正直橫議橫行禽心猖獗之日吾爲聖人之徒而所任者重惡得而不懼乎懼之甚故先聖之道不得不閑也言仁則推一本言義則推其在內使託於仁義者不得竊也則楊墨其禍之首而不得不距也其泛濫以爲性命物理之淫詞不得不放也而吾之辯不容不詳矣辯之詳閑之固距之放之之嚴庶幾哉有以詰其心之不可誣而理之不可

橫邪說其不得作乎其必使不作也非但惡其說也蓋作者說也而浸淫之詞遂不覺自信爲固然則蔑君背父之心因以益生心既生矣而絕物孤立殉物忘本之事成而害於敦仁由義之事事既害則一人行之覺其有利而遂欲推行之於天下而成乎廢紀綱蔑等殺之政天下無統人心不親人之相食皆必然矣斯道也聖人復起必以爲當吾之時不容不力爲距放而謂可與忘言也庶幾哉邪說紾而天下之亂息其尚可與治乎故吾之辯也上溯唐虞中攷成周下稽洙泗而見夫天下之不平而平也禹抑洪水以平之也爲功於天地而後物害自消也百姓之不甯而甯也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甯之也致討於罪人而獸患自遠也亂臣賊子之無懼而懼也孔子之作春秋懼之也正用其刑誅而獸行自改也此三聖人之所以扶人道於嵗絕而拯禽獸之亂者也夫人禽之大別莫大於君父乃在唐虞三代之世物爲人害而人心未瑑則君父之大倫不勞聖人之憂懼至於周公而知天下之風化且降矣故猛獸驅矣而必兼夷狄所以防夫亂大倫者之漸染我三代之遺民也故其詩曰北而戎狄則膺之南而荊舒則懲之使革皆使之莫我敢當焉同爲人類而何以待之嚴也如此哉唯彼不知有父不知有君是以膺之也然則三代以降欲已天下之亂莫嚴於君父之倫明矣則我今之

與楊墨辯者亦欲正人心也顯示其天性之㤅敬條達直遂警識而擴充以不流於禽獸之妄於是而爲我兼㤅之邪說不容不息之也孤畸泛濫之詖行不容不距之也稱性稱天之淫詞不容不放之也用此以上承三聖開不世之功定非常之典以救禽獸害人之大禍庶幾百世而下無人將相食之害則辯之不已豈以吾才之有餘氣之不相下而致之哉亂日隱而日突治愈紛而愈不得復生其時學其學其責在我雖欲已之其得已乎而外人之言胡爲乎來哉人知我爲不得已是所望也人疑我爲致辯吾亦聽之而已然因是而吾之懼更切矣德雖不孤而道必有託謂我致辯則且謂楊墨

之可以不㡳而存於天地之閒則邪說終不息而道終不著吾所望者有能立言以辯楊墨者乎庶不負爲聖人之徒乎而柰之何以疑我之多言也此不容不正告於天下之學者也嗚呼斥人爲禽獸未有不拂然者抑思人之生也何以異於彼惻隱羞惡之心誤用於非所當悉非所當恥而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父則禽獸又何所讓於我孟子誅楊墨之心而正其不赦之罪故天下雖不治而自孟子以後二氏之傳且絕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乃數百年而後釋氏之說入中國合楊墨而其辭尤淫其行尤詖遂行之二千年而禍不息自古無人食人之事亦無□□□□□□乃釋氏旣盛之

後遂有朱粲麻秋之惡遂有□□□□□則孟子之言如合符而近世之名爲儒者且欲誣聖人之言與彼合而雜質之皆不百年而□□□□□則陸九淵王守仁之罪通於天矣聖人之徒其膺懲之當何如邪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居當作凥於讀正音如烏螬者省誤螬讀如𨻶然當作嘫）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宜作鉅擘博厄切然當作嘫惡讀如烏蚓讀如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欲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居當作凥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凥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宜作擘纑洛胡切讀如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讀如盍居當作凥辟當作避頻當作顰省誤顣子六切鶂五歷切哇讀如娃）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顰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尻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尻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尻於彼則食之尻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訓義 君子之道唯因其心之不容昧而卽以成事之必可行其溺於邪說搠爲詖行者任其一念之發遂據以終身則雖蔑天理廢人倫而有所不恤乃以論其能充之而適以成乎惡卽彼自信爲善而理也情也勢也皆必有所不可行則又伸於彼而屈於此君子之闢之也直斥其非則彼尤能立異說以相亢惟窮之於所不能行而其情無可遁矣陳仲子者大抵一傲狠不忠之小人而特以能忍飢寒驕天下乃當時稱之曰廉臣章者亦隱忍矯志之士也樂得而稱之曰陳仲子人皆稱廉焉以實求之豈不誠廉哉取與者人生之大節生死者夫人之大變至於生死之際而不貪則廉之根心以出而無徃不充可知已其尻於陵也嘗三日不食至於耳無聞目無見死則死矣夫豈無可以得生者而必不爲唯偶憶井上有李於時蠹食其實者過半猶存者無幾也匍匐徃取而食之凡三咽焉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以爲如此而生生不媿也然則無李而仲子死矣死而不易其守尙何所屈於天下哉嗟乎仲子匍匐而徃迫於三咽斯時也豈復有士君子之容哉仲子之爲小人於此而不可掩則他日之出而哇者其頑鄙亦猶是也一吞一吐之際醜態盡見而何容問其他也則滅天性之恩與野人無異尙何卹焉孟子曰子何易言廉也齊國之士無知廉者則仲子自命以廉其巨擘矣其見盡於飮食財利之中而於此爭長則仲子得矣若廉則惡能

也有知所可爲而必爲知所不可爲而無爲之識有棄小以全大行於遠而不遺之力而後能別於是非之介以立乎不易之操斯能廉也而仲子識小而志不宏惡能之吾且弗言其大者遠者就仲子之操而言之操之則必不容自縱充之則無所徃而不可操而仲子之操豈能然乎非仲子之不能也人生而爲人未有能焉者其唯蚓而可乎夫蚓則上食槁壤矣下飮黃泉矣可以無求於人矣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尻乎則所尻者雖蓽門圭竇而亦人築之也則必伯夷築之而後可而築之者爲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爲人築者仲子而能以槁壤黃泉爲食乎則所食者雖蔬飮菜羮而亦人

所種之臬也則必伯夷之臬而後可而其臬為伯夷之徒盜跖之徒皆可種之而以食人者究其所從來吾與子不能知之而仲子亦莫能知之則不能無食不能無尻就物而詰其所自來仲子而自問焉不擇而受者多矣而操可充乎古之廉者辨於幾微而終不受小人之豢審乎大義而固可受天下之奉辨之精而持之有定而仲子惡能也匡章曰夫廉者求於己而已尻食之外所自來雖出自盜跖而亦何傷哉彼身織屨知其身為伯夷之身妻辟纑信其妻無媿於伯夷之妻於以易臬則力之所給盡其在我而惡問所從易者之何人也嗟乎仲子以其身為伯夷而跖其兄已不可矣以妻為伯

夷而跖其母則絕滅天理也已甚而孟子不屑辯也但就充操之說以衷折之曰夫仲子吾知之悉矣其所從生則齊之世家也承先緒而為士君子之餘裔豈其因妻而始有生乎兄戴蓋祿萬鍾自非戴之所可私也不知其以何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弗食以兄之尻為不義之室而弗尻也意者其妻使之嘫乎避兄離母則仲子處心積慮仰視天俛視地而惟此母兄之不釋於憾忮之懷也於是而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之生鵞者徃來之禮節亦相易之道而特有其節文耳而仲子所惡者喧囂耳遂顰頞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不復憶向日顰頞之語

矣非不意也事固有無容盡意者即意之而亦無如何正可悔其忿戾之心卞躁之語矣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仲子當亦愈知天下事之不可一往憤疾而追悔莫及矣乃傲很益甚也出而哇之此時此景猶堪令士君子聞乎嗟乎即使士君子而誤食盜跖之食也亦且必有從容之度而勿容哇也而況其為母食乎乃吾即以此而詰仲子曰鵞者母所命之食也以其為饋兄而不義也則不食以妻辟纑之所易則不問種臬之為何人而食之以兄之所為不義而汚此室則不尻以於陵則不問土為何人之土室為何人之室而尻之充仲子以其類而仲子能乎充之則不能不充則操不固

嘫則若仲子之為人而充之以其心非蚓而必不能矣舉足動履於天地之閒皆無徃而不煩天地之產一飲一食於人類之中則無徃而不分人類之餘是故能廉者辨之以義合之以倫親疏有分公私有別而後善惡分夷跖別輕重審性情殊乃成乎廉而立人道之防表若私以其身狎以其妻悁悁嘫與天性之母兄較清濁於簞飤豆羹之中則無論其滅恩毀恥而必窮於所為屈節於不可告語之地故曰仲子齊之巨擘也何也以其智盡於飲食之中而挾暗昧之情以驕人於白日固齊人而已矣夫孟子豈不能正仲子辟兄離母之大罪而誅之哉而但窮之以不能充所以启愚不肖者之心

而使知君子之道無徃而不得其大中至和之節以推於天下萬世而可行其意深矣切矣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光緒十三季秋重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八終

孟子卷七　四書訓義廿九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矩本作巨从工今寫从匚非或从木从矢作榘今省作矩員當作圓音同義別員物數也圓全也與方對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陰當作霒或省作侌陰山北也陽當作昜陽山南也大簇之大讀如泰蔟今共讀如蔟射讀羊益切徵讀陟里切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率當作衛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

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揆求癸切朝讀如潮幸本作㚔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亾其不亾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郭本作𩫏加邑

作鄭國名齊附庸省作郭則譌而又譌矣辟當作闢喪讀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衞切然當作嘫泄弋制切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說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板本作版俗別从木
非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切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責本从朿作賫邪本从衣作衺

訓義戰國之世先王之道不明不行其君皆惟富國彊兵之是圖而以先王之㤅養斯民平治天下者爲不足㳒惟其意之所欲爲而卽用之爲政卽有一二天資柔厚者亦率由乎舊政而不能改而一時遊士各出其聰明以亂舊章若申商之尚刑名李悝之盡地力破阡陌惠施公孫龍之辯堅白同異其說不一大抵以毀井田廢學校毀周官之㳒度滅三代之禮樂以迎合時君政大喜功之志而天下成乎大亂孟子獨守先王之道以爲平治天下之本圖而當時無信行之者乃究辨當時暴君賊臣爲術之非著先王之道不可變易之實詳治亂之由而屢述成說以徵之冀天下之或能觀感也而言曰今先王之㳒雖不行於天下而遺典具存不猶有可考者哉吾得以一言盡之曰不忍人之政而已矣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有政進可以平治天下而退可以保國而常存君之所當修明以施之民者此也臣之所當稱述以導君之行者此也而今之蔑棄舊章者且曰吾有吾之聰明吾有吾心之智慮可以裁物制事而治今之天下何用先王之㳒爲哉則請言㳒不可不遵之故夫制器者在乎明巧乃以離婁之明所視可不謬也公輸子之巧所造可不差也而欲成方則必以矩絜之矣欲成圓則亦必以規運之矣使不以規矩而能成方圓乎必不能也然則離婁公輸亦但善用其規矩而盡其度耳審音者則在乎聰乃以師曠之聽所聽無不辨也而欲正五音之君臣高下則必以六律之輕重大小多寡長短厚薄之數正其器而求其聲矣使不以六律而能正五音乎必不能也然則師曠亦但善用夫六律而得其實耳由此言之聰明不可恃而必在乎一成之㳒音器且然況平治天下之大者乎夫平治天下在乎人君之一心心以立道固也乃以堯舜之心爲堯舜之道其於天下之人情物理無有不審者矣而欲平治天下則亦唯此仁政已耳推吾心之不容已而因以實行其經理之計推斯民之不可忘而因以悉授之㤅養之方養之必有以養之教之必有以教之民乃各得而天下乃可平治使不以仁政焉而其能平治天下乎不能也然則堯舜亦但敢行乎仁政而盡其理耳夫事

審其所能而不能者必不可勞理之所固然卽勢之所
必然今欲廢仁政於不行而自謂可與堯舜同功天下
惟吾之所治則將使廢規矩毀六律而求器之精音之
審也亦自度其聰明智力之可以有成乎否邪雖其不
以仁政也則勿論不仁者之不足與有爲也今且有天
姿無刻薄之惡而舉動偶合乎人心者有仁心矣有仁
聞矣而虐政不革民不被其恩澤經制不立不可法於
後世則一念之愷悌一事之慈祥無足爲有無而於先
王參天時酌地利因民情計久遠以達立之道未之行
也夫仁心仁聞之主且然而況其本無一念之可向一
事之可述者乎則先王之道不行而欲望天下之治平

萬不能然之數也此非吾之私言也古有之矣故古之
言治者曰君心之善待法以行使徒褒惻怛之心而無
法以達其意不足以爲政矣治民之法因善而立使徒
修文具之美而無善以爲之本不足以自行矣由此言
之徒善之失均於徒法故聰明不可恃則仁心必有所
以成也豈不信哉故詩咏之曰肯王之定爲典章以詔
後世者本無可過也其能勿恃其聰明而溢其常度乎
無可不及也其能勿任其廢墜而遺其節目乎一率由
乎一定之故典而行之則經理天下之大計在此矣夫
舊章者先王之斟酌古今而不易者也能率由之則民
以之康乂事以之舉行天下以之各得其所今且曰遵

先王之法不足以治今之天下而或有過於寬柔儉吝
之慝乃取先王之法而患之取遵法者之得失而思之
豈有此哉夫先王之法所以必遵者何也則吾請就先
王立法之始而推言之夫作者之謂聖先王於法制未
定之日而建萬世不易之常道豈非聖人哉其人既聖
矣聖人之耳目心思則有非夫人之所能及者矣而且
非以其聰明睿智可以致遠瞀故而淺用之也以制器
言之則竭其目之力而精瞀之也乃既竭之餘猶覺象
非象而用非用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規而運之果
得吾心所欲作之圓也制爲矩而絜之果得吾心所欲
作之方也制爲準而建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平也制

爲繩而引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直也由是大而大用
之小而小用之宮室車器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
法以行目力之所必瞀而衆之後人目皆賴之以明也
以審音言之則竭其耳之力而審聆之也乃既竭之餘
猶覺損可益而益可損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易律
而吾心之欲倡者在此也制爲会呂而吾心之欲和者
在此也制爲上生之數而益者不可損也制爲下生之
數而損者不可益也由是正而正用之變而變用之八
音歌咏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法以宣耳力之所
必審而衆之後人耳皆賴之以聰也則以言乎平治天
下而聖人之制作又豈易易哉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心

則所思者皆天下之理民無以厚生聖人思欲裕其財者無不悉矣民無以正德聖人思以納於善者無不周矣而猶恐其未能推之遠邇而咸宜推之古今而不匱也因思所以繼之焉使可大也使可久也則不忍人之心無不達之於政也不忍人之失所養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養道以全不忍人之失所教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教道乃備由是而施之君子而君子宜焉施之野人而野人遂焉禮樂政刑皆有其必然之式則聖人之仁乃以溥及於天下如天之覆冒周萬物而無遺也大哉政以廣心思之所欲為而衆之萬世心皆賴之以仁也夫壞法亂紀者且將疑規矩六律之外有耳目

之力可用仁政之外有心思之可謀而不知聖人竭之於先而繼之於後凡後人之可恃其一得之聰明智慧者皆聖人已用而不屑恃之故明乎乃彼猶詹詹然曰吾之智有出古人之上者不知古人早已笑其愚矣故曰凡制事者有難易成毀之數焉明者易其所難暗者難其所易易其所難者逸而成難其所易者勞而毀此智不智之大辨也夫為高則必因丘陵矣丘陵積形已高增修焉而益高也為下必因川澤矣川澤處勢已下浚治焉而益下也則為政而因先王之道修明之潤澤之而人皆戴德事皆就理也乃不因先王之道而役其心思以取給於一時之用則以損君德以傷國體以疲

民力而終不可施行於天下此將自謂智也而豈可謂之智乎何也以先王之道繼之於心思既竭之後而實有其可因者如丘陵川澤有自然之高下也　夫就治平天下者而言之則雖欲不用先王之法而勢必有所不能自刱制衆法者而言之則雖欲任耳目心思之力而皆其所已竭要此不忍人之政實生於仁者之心故仰求之先王而皆與其心合符則必不敢自作聰明以亂成法惟其以此心行此政則天下於此而待治焉萬民於此而待命焉是君道也乃以作民元后為民父母而宜在高位矣若此心無誠然之惻隱不與先王而同情因以行政而務一旦之富彊遂與先王而異道則其

所為政教號令皆惡也皆以拂人之性而殘民之生者也而有高位以資其權力則惡播於臣民而不僅在一人之失道矣其播惡也唯為君者以私智行其私心而不以道揆度情理為臣民之式也於是而變詐之術以愚其民者忽此而忽彼苛督之令以督其民者已密而又密旦行而夕改之則下之奉行亦惟上意旨之是承而無一定之法可守矣夫下無法守而惡之播於衆者寧有止乎大臣而坐論於朝者無道之可信迎合無涯之主志以建不經之議論而已矣小臣而分任百工者無度之可信觀望叟改之政令以為旦夕之利謀而已矣夫合大小臣工而道與度之皆廢也則官箴可以不

守而名義之大且犯之而爲滅絕彝倫之事由此而施
於百姓無道與度之可遵也則姦僞可以恣行而刑法
之條且犯之而爲僥逃苟免之術夫然則舉一國之大
小臣民無非惡也政令愈繁而暴亂愈作固有必亡之
理其尙存一旦之守祀者則以時無聖王不能正天誅
以鉏無道而徼奔以免也而謂可使之在高位也乎此
亦有成言之可徵矣故古有之曰今之亟亟於圖存修
其城郭治其兵甲以爲卽有外至之災而無虞也而使
其不完焉不多焉人心固而卽爲干城非災也墾其田
野斂其貨財雖有天時之害而無患也而使其不闢焉
不聚焉經制存而易爲補救非害也唯夫上所捌法不

因先王品節裁成之宜而以禮制度則下所揣摩不務
先王詩書禮樂之典而學以明道於是而亂政以行邪
說益逞賊害斯民之徒興起在位以壞國法而斂民怨
則雖有堅城利兵而財充乎府庫衆叛民離喪無日矣
夫不仁之君所爲決於破先王之法以播惡者唯富國
彊兵之心使之然也而富彊不足以救喪亡則今之爲
君者曷亦反而求夫平治天下之本圖哉　乃爲君者
之安於不仁固其君道之不明而仁心凋喪然豈無有
仁心仁聞之可與言治者哉而迷而不復則爲之臣者
罪不容誅矣今之爲臣者亦豈不習聞先王之道乎乃
其心曰世之衰也天不欲平治天下也故爲吾君者唯

富彊之是圖而不足與言仁政也夫使天而開有道之
天下也則可勿用士君子之挽回矣詩不云乎天之方
蹶國且不能存而民且日以敝也此正爲人臣者扶危
定傾之日尙無然其怠緩以因時說從以長惡何泄泄
乎夫古有泄泄之語謂如水之緩流而不迫也今有沓
沓之語謂如水之相仍而順下也今以尸職無能任事
而隨波以流者謂之沓沓而詩之所謂泄泄則雖未嘗
無所效而要不能黽勉以圖治乃今人知惡沓沓而不
知泄泄之與沓沓情同而害亦同也夫其所以逢君之
播惡而不能匡正但以自固其寵禄而已而事君者將
順其美而匡救其惡義也而以容說爲心無義矣其於

進退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禮也而以固寵爲情無禮
矣因是而君之所攻者壞成法以圖富彊而揣摩以附
會之議先王之迂遠而謂不宜於今時若此者雖有所
建白焉有所謀畫焉有所施行焉汲汲以圖之而皆以
速其亡而止順君心之所攻則亦與沓沓者同其波流
順下之情而猶沓沓矣沓沓者日進於君之前則惡播
於天下而成喪亡之勢不亦宜乎古之申明臣道者有
之矣故曰今之從君以非先王之道者曰吾以恭奉吾
君也吾但以敬愼其奉行之職也若先王之道吾君不
能吾其敢以之勞進乎不知能尊君者必尊君爲不世
出之主王道不便於私利而難行必責之焉乃謂之恭

能盡職者必盡竭其所可盡之心王道極乎至善而無邪必陳之以閉其邪焉乃謂之敬若曰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志在富與言富而已志在彊與言彊而已此則君之國且以之而危亡天下之民且以之而凋敝上賊君下賊民之臣而已矣由此言之則今之臣皆賊也又何怪乎先王之道終於不行而治平無日也哉嗚嘑君爲播惡之君臣爲賊臣而猶妄爲之說曰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今之道治今之天下而何用先王爲則道之不明行於天下也尙何望乎吾誰明示以必然之理而推聖人至善之極以守先而待後已尒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員當作圓

至極也人倫說見肯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圓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偁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耑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端左作耑物之題也端正也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監古銜切此字寫作監今槩作監省論作鑑非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監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監也

訓義孟子曰今之爲君者亦各有其事功以督其民而爲臣者亦各有其學術以干其君而與皆暴而不仁而

已夫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授爵祿於臣此人與人相爲倫類之大綱也而豈曰唯吾之權足以行遂任其意以加諸百姓乎今夫爲方圓者若人之意中自有其方圓之則而不以規矩則方者必非方圓者必非圓矣是規矩者方圓一定之極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用也則夫人之有倫遂謂唯人之隨時而𢧐因俗而流可以羣處而自爲尊卑乎失其倫之理則其倫亦滅矣唯古之聖人有是倫則必有是理以處之有是理則必有是心以行之而後尊卑各得其所以敦其位而不傾蓋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及也夫君臣則豈非人倫之大者哉立乎民之上而爲之君君者民之君也則所以統乎

億兆者必有其道而苟欲盡其道以求固其天位而不失乎受吾君之命而爲之臣臣者君之臣也則所以承夫一人者必有其道而苟欲盡其道以其修天職以弗廢乎斯二者要無有隨時可捌任俗以流之道也皆法堯舜而已矣堯亦但盡其君之道耳舜亦但盡其臣之道耳則堯當時之咨嗟軫念夫黎民而制爲萬世必遵之德政舜當日之殫心拜見於我后而敷其乂安九土之大猷無可諉也無可改也一於是而率由之而已矣乃世之爲臣者曰今日之君豈必以事堯之事事之乎志在富則與之言富而已矣志在彊則與之言彊而已矣於是曲意殉欲以事君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而

事之是鄙其君不足與爲治而陷之惡不敬其君者也爲君者曰今日之民豈必以堯之治治之乎地力盡而亦可使之富也攻戰勤而亦可使之彊也於是恣情破法以治民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之是使其民不遂其生而逢其害賊其民者也夫不敬君爲人臣之鉅慝賊民爲人君之大惡一不法堯舜而遂至於此嘫則舍聖人而要無中立之地審矣乃堯舜之道無他仁而已矣今之事君治民者無他不仁而已矣故孔子曰夫得失多端治亂殊軌而其所由之道則二也仁與不仁而已矣本其心之不忍以推之斯人而與我同欲惡也則仁昧其心之不忍而殉一己之利欲也則不仁一念之存亡卽所爲之得失所行之得失卽所致之安危出乎仁卽入乎不仁無有一塗焉介於仁不仁之交而苟免於凶咎者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法堯舜者仁也有仁心斯有仁政而澤及於民矣不法堯舜者不仁也無仁政則必其無仁心而爲暴於民矣夫至於暴其民而其君猶可以倖免乎其君臣相比以行不仁之政者方以爲國以此興而身以此榮也乃民心離而天命去上戕其下而下謀其上其甚也則身弑國亡矣卽其未甚也則身危國削矣不但已也其死也又加之以惡諡昧於天理而曰幽害於黎民而曰厲後雖復有興者爲孝子爲慈孫欲掩其先世之惡而公議已定百世不能改矣

故詩有之曰殷王之失德豈不有鑒戒之可視乎夏后之世桀無道而亡也忽焉殷亦嘗念之乎夫自殷視夏鑒具存也由周視殷鑒亦具存也由今以視幽厲鑒亦具存也豈非弑亡危削可爲今鑒之謂與夫人君而自處於幽厲何以爲君爲臣而幽厲其君又何以爲臣乃不爲堯舜則必爲幽厲仁不仁止有二塗而人倫必以聖人爲至則破壞堯舜之法以爲政令而立談取卿相之士揣摩邪說以干人主者亦嘗念及此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讀去聲樂讀如洛強本作勥）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訓義 孟子曰仁也者人之生理也含之爲不忍人之心則發之必有大順乎人之事而迷失此心以逆乎理而違夫人之心則生理不存亦將何以自保乎流觀於古今興亡之故博徵於上下得失之由未有能違者也夫

三代之有天下皆自侯服而興或得之揖讓或得之征誅然惟禹湯文武推其惻隱之誠以恣養斯民而民心歸之天命因以集矣得以仁也及其後代撫世守之大業而身蒙放伐流死之禍則惟桀紂幽厲迷其固有之良以塗炭斯民而民心去之天命因以改矣失以不仁也此得失之鑒既昭昭矣乃抑泛觀於削國之諸侯或方興而忽廢或已廢而再興或迄今而猶存或暫存而今亡皆由其君或知有民而修其政或行暴政以虐其民亦莫不因於仁不仁之異也夫君而能仁則天下可得而興或且謂成王業建大功者之別有道也乃卿無興王之望而現在之有不患保乎夫仁者所以通人己之志而互相保者也能保人則人亦保之人休之而後能自保如其不仁矣天下叛之親戚離之孤立於衆怨之間雖欲自保其能得乎天子不仁則有四海而四海不保也諸侯起而亡之矣諸侯不仁則有社稷而社稷不保矣鄰國起而兼之矣卿大夫不仁則有宗廟而宗廟不保矣誅夷之禍隨之矣士庶人不仁但有四體而四體不保矣刑戮之典隨之矣其不保者所由致禍之途不一而般樂怠傲者心之迷也刻薄寡恩者心之慘也壞法亂紀者心之戾也生事擾人者心之放也何一不自不仁以爲之原乎夫不保而至於死亡矣言及於死亡未有不惡者今人亦知惡之而不仁之事則樂居

之豈有可免之理乎酒以召醉惡醉而勥酒則醉必隨之惡死亡而樂不仁死亡必隨之矣夫三代之興不可復見而羣天下之貴賤智愚俱相衛以趨於不仁吾不知當世之禍將何所止也故吾亟與人言仁恩以救之而誰與聽焉可勝歎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愛當作恣治上讀直之切下直利切）

我恣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

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
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觧見前篇　亦承上章而言

訓義孟子曰人君有懷集天下之大志而欲以其身受天下之歸其道有三仁以正在己之好惡而爲天下之所必依智以正在己之綱紀而爲天下之所自理敬以正在己之矩範而爲天下之所必尊彼不知此三者而陷於邪者勿論矣乃有修此三者之迹而效不立遂且謂三者非號召天下之要術而術以餌之法以敺之威以脅之之邪說進矣不知三者之道根諸心而必致其

極是天人爭格之原非偶然襲取之可務以成功也夫欲盡三者之道能勿自反乎悉人而人親之固已然而人不我親也則必反念之曰吾非誠於惻怛而能悉人之疾痛以撫之也反而益求其仁仁豈有窮乎治人而人治焉固已然而人不從治也則必反而念之曰吾非眞智於事理而能順人之得失以處之也反而益求其智智豈有量乎禮人而人荅之固已然而人不以禮相報也則必反而念之曰吾非誠於恭讓而能極吾之情文以接之也反而益求其敬敬豈有數乎唯其皆必自反也故恩紀之所加敎令之所播典禮之所施行之萬民焉行之羣臣焉行之友邦而及於四海焉乃或且有不我依不我從不我尊者勿曰人情之未易格而仁智禮之術不工也一皆反之於己以內盡其心外盡其理則其身正矣情正而忞溥識正而治安儀正而禮盡則天下之情交得而天下之理咸安未有舍此寬敬神明之主而褱二心以遲於嚮化者也詩不云乎大哉文王其配上帝之命者蓋自求之主德而天乃錫之以誕受多方之福是則人心之所褱卽天命之所授自天祐之而四方有或拂者哉然則仁敬智之德果足以翕天下之情而但在極致其誠然之實勿疑王道之不足以一天下而別圖之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訓義孟子曰萬化之起莫不有其本焉於其本而圖之則相因以漸達而施之有序者行之自遠然天下之能知其本者鮮矣則夌越無序而又烏足以行乎今人之泛論事理而統爲之言曰天下國家侈廣遠者以爲極盛之詞而計功利者以爲極繁之事而未嘗就其所言者而致思之則曰言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終不得其理則亦取其言而突念之乎夫曰天下則該乎國矣而

必又曰國則抑思國之何以繫屬乎天下邪夫天下之本則在國矣修其政於近而後孚其化於遠未有土宇人民之未甯而可遠圖夫天下者也曰國則統乎家矣而又必曰家則抑思家之何以繫屬乎國邪夫國之本則在家矣成其教於內而後推其治於外未有父子兄弟之無法而可遽問夫國者也乃曰天下國家者必自我之對天下國家者而言也抑惟我之有家有國以及於天下者而言也則豈泛泛然從天下國家而計之乎是言天下國家而身在其中而人特未之及耳則家不要有本乎是在身矣立其極於己而後能作其則於人未有言行致惡之或徵而可亟責之家者也自身以及於家自家以及於國自國以及於天下則從本以生末而化自順不正其身以求之家家因以不齊而且求之國國因以不治求之天下則棄本以務末而事不成故王道始於閨門而至治基於宥密人之恆言徒侈談功利之廣遠而不顧其從出之原勿怪其曰言天下國家而終不得其理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當作鉅巨本規巨字傳寫省譌也然當作㸐沛普蓋切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嚮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鉅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鉅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說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宏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介正此類也

訓義孟子曰今天下政教陵夷人心渙散欲有爲於天下而人信從之蓋亦難矣乃分而觀國之中尚有故家大族其先世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爲民情之所素歸者可因之以動一時之人心乃世主不詧致游士之辨言改易舊章以順其志欲恐老臣執世守以相撓則務摧折之以使威令之必行而其所爲又不合於人情不協於事理抑無以大服其心於是怨惡交作而國人亦知其自用而不能行天下且見其孤危而不足恃無怪其勢窮而情散也夫人君苟欲以大有爲之志建不世之業而爲政於天下也則亦何難之有哉亦順其勢而已矣巨室者勢之所在也不得罪於巨室而何難之有哉

吾之所爲將以安定吾國家而非苟爲致大喜功之計則巨室雖有自私之心而國安則彼亦蒙其安必不褱疑以相訾毀吾之所爲將以規恢乎大業而行之以忠厚寬宏之意則巨室雖有畏難之心而君益己亦無所損必不抱怨以相菲違不得罪焉而其心且願吾君之所謀有成所爲不阻也相恣慕矣夫一國之民情其依附於巨室久矣巨室慕而一國之欣然嚮慕也必矣天下之民心其瞻望於國人固已一國慕而天下之翹然想望也必矣夫然則令未行而先褱待命之忱教已至而自致順從之速沛然其無所滯乎君心之所得而施之於教令者溢乎四海而無不行焉而爲政豈難乎哉

蓋王道雖已衰微而與先王之治則亦循故國之遺章而無反覆更張之失則初非勢巨室以難行立法雖非徇衆而敷仁厚之政則雖立與王之新法而無刻薄寡恩之爲則自可得巨室之歡心如其不然奬新進之游談以獨行而不忌勿論其所爲之妄也卽有一得之善亦適足以解散人心而已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彊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婚而畏其彊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彊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

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億當作㥶或作意億亦从㥶今从意譌億安也㥶十萬也祼古玩切論語寫作灌乃漢儒口授之譌灌注也祼祭也音同義別好當作致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

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玫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尒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彊

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訓義孟子欲以仁政成王業勉天下之諸侯而其時彊大之國欲以威力脅天下而天下畏之且自以爲有并吞六合之勢而忽君子之言爲不足用唯是小國之君受役於彊大未嘗不有牛後之羞醖藍之懼則激發其恥心而亦時有無敵於天下之想則庶幾其可用也故究明其理勢以致其屬望之心而言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人不能違天而天亦何嘗困人乎今天下諸侯或役人或役於人此有心者之所抱恨於不平也雖然豈非天哉天棄乎時而有治亂其爲有道之天下也則以德與賢爲相臨之分德能含育天下者大德也其僅能保守一隅者小德也賢能經理天下者大賢也其僅能分治一國者小賢也則小德小賢之君執玉帛奉春秋以奔走於代天理物之一人安於役而不敢抗矣其爲無道之天下也則以國之大小力之彊弱爲相制之權土壤日削而國以小矣并兼日盛而國以大矣兵甲修而屢勝則彊矣士馬恡而屢敗則弱矣則弱小之君修貢割地納質入覲以伏從於威力相制之彊鄰甘於役而不能自免矣夫以德賢相役者理也以彊大相役者勢也理者當然之宰制而勢者亦自然之氣機各乘乎時之必然則豈非皆天哉既已皆爲天之使然則順逆之理出矣有道而能戴聖明以不貳則侯度守而

國以安無道而乃度勢力以自屈則侵伐不及而國可不墮順天者存矣若有道而敢越分義以不服則天討必加無道而徒挾忿戾以爭彊則吞噬且及逆天者亡矣然則生今之世不倖而爲弱小孱孱然以無具之身亢彊大而褭雄長之志及乎挫折危逼而後講連衡之術亦不得已之事矣雖然有道而順天役我者非以勢我而心說誠服於其德賢則役之者無心而受役者亦無愧也若無道而迫於勢以不敢逆天德未嘗相尚也賢未嘗相遠也而坐受其役豈能不俛仰天人而抱慙赧也乎昔者齊景公爲句吳所脅以求婚不得已而言曰諸侯之邦交彊大者出令以召而人自從弱小者受

命於天而人能受之今我於吳量力度勢不能令矣又違其所請而不受命焉則孤立無援自絕於物而禍將至矣於是以其女女吳而心固不可忍也蓋涕出而女之焉夫其必女吳者不敢逆天以苟免於亡也而涕出以女吳則其情亦大可傷矣使其竝無此涕也則吾無望焉耳而彼固不能自禁夫涕也此亦古今之同情而今亦繁有之矣今之諸侯陵夷以至於弱小遂不得已而受命於大國亦莫不有恥心存焉而有可異者當其挫辱以受命則恥之當其苟免而偷安則忘其恥大國挾勢以自驕則般樂怠傲而置民生之利病於不謀乃小國亦從而師之政不修也賢不用也陷溺其民而莫

不可得之富彊也乃至於受命而始恥焉彼已成乎相臣服之勢我已成乎相從聽之常則是始猶弟子順承先師之不可違矣雖恥之其將何以自免哉夫不能不受命而又恥之則萬一僥倖以為逆天之計固立取敗亡之道然豈其恥心之不足用哉特患其非果能恥之而志之不忘以思改圖也如其果能恥也則無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而思古人之以百里而興王者有文王在文王當明夷之時蒙羑里之難術汝墳之士女春淫酗之暴君未嘗不養晦以順天也而以日昃不暇之精勤施煢獨蒙恩之德政此固可師之以彊為善於國中者也而苟其師之乎則國而大也雖勢不便而受屈而土

地人民之可用五秊之中綱目可舉也國即小也特土地人民之未給而事已集而規模成七秊之後器量已宏也而民心歸之鄰國敢不順之且可以長諸侯而圖王業矣天下雖無道久矣而道自我行則易無道為有道而彊大且以賢德而受役夫然則但能就恥心之發盡人事以回天亦何難之有哉而柰之何僅以一恥終而不思改轍又不能忍其一旦之恥而自貽滅亡也夫所慮於彊大者徒以其眾耳如以眾則大國之眾不足以當殷紂之眾而文王何以興焉說在夫子之論詩矣詩云有商之眾不但其繁有臣民而已本支之孫子其數不可以億計也乃上帝既改命於我周矣遂維相臣

服於周焉其所以臣服於周則以天命無常維德是與而不必一姓之可為君也於是大統既集修文考配天之祀事而殷士之儀容膚大進退敏達者皆奉祼將之彝器以助祭於周京焉孔子曰夫不億之子孫可謂眾矣念宗邦以戴故主豈患無人哉而文王能以容保無彊之仁感民心而回天眷則理得而勢逐商紂雖欲為眾而不可得矣皆相衛以歸周矣以此思之則凡大國君而能好仁者即文王也天下即有彊大而欲敵之者亦如商之不可為眾也而何患於弱小哉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恥者此心好仁者此心以其恥突其好唯有仁而已矣則今之諸侯能無重念之乎今之諸侯當

其恥心之內動亦必且自念曰吾安能久役於彊大而彼或以暴虐加我我且執言而致討兵威之臨唯吾之志而不能敵我也然未嘗究思夫無敵之理而但師大國之爲置仁政於不講如是雖有發憤自彊之心而無順道回天之實是猶執熱而不以濯求解免其熱而無解免之道也桑柔之詩有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曰誰能則必無可能之理而抑別無可能之勢然則妄思無敵而不仁功不立而逆天之禍敗且隨之其不能也固如是而已矣故恥心可用也而不可以忿戾出之也無敵之大欲可求也而不可以非道求之也吾所望於受役之諸侯豈淺鮮哉若夫以彊大役人桀一時無道之

天下而侈肆自雄以甚其不仁則正與王者之責耳天豈終於無道也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當作災菑側詞切不耕田也災祖才切害也與災同音而義別天火曰災今通用災樂讀如洛

安其危利其災者不知其爲危災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來宕切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淸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讀如扶然當作然

所謂自取之者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當作蠥孽庶子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訓義 孟子目擊當時之人有自取禍患雖欲諫救之而不能乃直指其心之不仁以悉戒曰夫禍患之至豈徒然哉使害未至之前而可以理勢告之則豈患無君子者早爲之警悟乎乃人之聽言而覺者此心也知有得失而卽知有吉凶者亦此心也不仁者喪失其心矣而可與言哉淺言之而不動也實言之而不解也婉言之而相忽也切言之而且相怒也蓋所與言者言其危而已矣而彼則外逼內患而安之爲不足慮也言其災而已矣而彼則水旱洊臻而棄之以收其利也言其所以亡而已矣而彼則流連荒亡而樂之不能舍也彼旣已安之利之樂之矣則與之言而且以爲失其所安奪其

所利禁其所樂而可與言哉使其可與言也則正人君子何所惱而不直告之亦且念危亡災害而自懲焉國何有於亡家何有於敗乎夫人各有心而喪失其心者卻此心也說在孺子歌而孔子感之矣有孺子歌曰彼滄浪之水承漢沔之下流其潦降而淸也吾得濯纓兮可以濯纓則纓於此濯矣其方漲而濁也吾將濯足兮可以濯足則足於此而濯矣孔子聞之而謂門人曰小子聽之其言近其指遠可以感人心之警悟矣淸可濯纓斯濯纓矣不以其且將濯足而靳於貴用之也濁可濯足斯濯足矣不念其固可濯纓而難於賤用之也然則人之貴用之賤用之豈人之故爲軒輊如此水何哉

水之淸也自取貴水之濁也自取賤也然則人情之逆順事幾之成敗天道之興亡何一而不如此哉由孔子之言觀之則不仁者之敗亡非有能敗亡之者且可與言而人不告以敗亡者皆自取矣天下事何有不然哉夫人唯其不仁也以無禮加人人乃侮之自侮也然後人侮之有家者唯不仁也以無道召怨人乃毀之自毀也而後人毀之有國者唯不仁也以暴虐起釁人乃伐之自伐也而後人伐之故大甲曰天降災於人而修德者可違之人自貽敗亡則雖有善者莫能救焉豈非此不仁者亡國敗家自取之謂乎如此其將如之何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尒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由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敺與驅同獺他達切爵與雀同古通用鸇諸延切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

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本作致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艸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猝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溺本作休今通俗用溺讀奴歷切義亦可通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

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胥亡而已

【訓義】孟子忠行王道於天下旣求之於道可信在我之有本而易施撥之以勢又實見時之難得而易失然而顧瞻諸國之侯王無有可與大有爲者則不知天命人心之移何所底止不勝其感而言曰由今而觀天下將何所定哉夫定天下之非難也得失可信之理固人心自然之機時會可乘之候尤今日必然之勢徒使惡世之君子屬望而竟虛焉可勝歎哉夫欲觀所以得則就所以失者思之而見矣今天下非無桀紂也而特無湯武則請徵之桀紂桀紂皆有天下者而鳴條之師不再舉牧野之戈皆反北其失也忽焉何也非土宇之已蹙

甲兵之不多也失其民也失民則身爲獨夫人得而誅之矣乃民固桀紂之民而一旦離散而事新主何也非無法以限之無刑以束之也失其心也失其心則一旦瓦解無從而聯之矣然則失者之所以失卽得者之所以得其道亦昭然易見矣得天下有道焉得其道則四海在運掌之閒得其民耳近者安遠者來雖有彊大不能衛子弟以攻父母一舉事而天下定得天下矣得其民亦有道焉得其道則億兆無難齊之數得其心耳入之深感之至雖在遐荒亦且徯其來而惟恐其後一響應而四方歸得其民矣然則欲得民之心者亦豈有難求之隱乎亦有道矣得其道則事不繁而恩自溥心不勞而澤自長也民之有心欲惡而已矣得之之道欲與聚之惡勿施而已矣民之所欲不過此生養安全之計聚之者卽在推吾欲以公之而使各得民之所惡不過此凍餓離散之苦勿施者卽在公吾惡而不以相加然則得心以得民而得天下其爲道亦至約矣存乎人君之仁而已矣誠使人君而能仁也而民之歸之豈猶有待乎殆猶夫水之就下無有不就而就之莫禦也獸之走壙也乍得所走而走甚速也蓋水之性下而獸之情在壙仁者民之性而好仁者民之情不拂其性不違其情孰能禦之而何不速哉此操生民之情理而可信在我之致之者有本而易底者也乃以勢言之則更有難

得而易失焉者今夫魚本以淵爲歸而一旦忽集於淵則有敺之者也獺敺之也爵本以叢爲歸而一旦忽萃於叢則有敺之者也鸇敺之也湯武之仁本民心之所歸而雲霓之望崩角之誠情之迫而勢之速者則桀與紂暴虐之政敺之也乃昔之爲桀紂者一而今之爲桀紂者衆昔之爲桀紂者尙擁天下之虛名而今之爲桀紂者則在諸侯之等削故今天下之君特無好仁者耳使有好仁者出焉念斯民之疾痛所性之惻隱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則仁之所被民皆出死而之生凡陷溺其民之諸侯皆爲我敺民以歸我矣敺之者衆歸之者盡六合而一心則豈有不王者乎雖在仁者之心初

無謀利計功之志抑有謙讓未遑之情而羣天下以奉之不容辭矣夫以道則如彼以勢則如此此君子所爲寔念天人之迫而屬望於今天下之君若至切矣乃此亦一獺與鸇也彼亦一桀與紂也但見其敺之也未見其有所歸也日復一日焉歲復一歲焉水益深火益熱矣其將何所止乎夫仁政雖非旦夕之功而天意人情之待之也亦久矣使及今日而有欲王者焉則從來之積害雖寔而今日之改圖尚未晚也始猶夫病者而求三年之艾雖不易得乎而病則七年之病可俟三年以求艾則方病之年皆可求之日於七年之中而蓄之則不覺而已三年病可瘳也苟曰吾安能待三年之久乎

而需滯不畜則終身不可得矣今有欲王者出焉猶在七年之內矣志於仁而仁可行矣民可得矣苟不志於仁則終無發奮有爲之日時而連衡時而合從尋兵不已勝敗無常喪師之餘繼以割地恵辱終身以亾必至而況敢望其受天下之歸哉吾徧觀夫削國之王侯而不知所託則天其將何所底止乎桑柔之詩云其何能改不善以爲善者乎則亦相引以同溺而已矣其今日諸侯殃民挑釁互相滅亾之謂乎時之未至尚有待也時已過矣而無其人矣天將何所屬以寄斯民之命哉君子有其道而不得其君亦唯有慨歎而已過此以往之天下其將變乎三代之封建不足以延而王道將永絕於萬世謂之何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毁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毁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距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居當作凥）

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寔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訓義 世教衰民不興行風俗爲之大壞而人心因之盡失率天下而幾無可施教之人此君子之所爲寔致其悲憫者也故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此則將何以爲人哉唯道之明行於天下也則賢者必盡乎仁義之實而愚不肖者亦與聞至教而遵道以行焉乃不謂至於今日而人心之失遂至於斯也人之材質有二有

偏於剛者焉其才可用也而爲乖戾之習俗所染遂成乎自暴非但其獷暴之爲可以暴天下也而先自暴其德性與之言焉必逢其侮不可與有言矣言且不可而況望其循理以行乎有偏於柔者焉其情亦易感也而爲偷薄之習俗所染遂成乎自棄非但其猥鄙之志見棄於有道也而實自棄其天畀與有爲焉終不可成不可與有爲矣既不可與有爲則雖言而說從奚益乎夫吾之所與言者禮義而已矣而彼之習見習聞皆利欲也言縱欲則不知節而非禮矣言逐利則不知恥則非義矣彼且敢以其說樂道於君子之前其心之凋喪久也此自暴也吾所使之有爲者仁以爲居義以爲由也

而彼之習焉安焉者固利欲也謂仁非不可居而欲不能自勝矣義非不可由而利不能自制矣彼且自以其身陷溺於小人之中其心之迷失窔矣此自棄也夫其剛柔之質異彊弱之情別而要之與仁義相爲背馳夫豈以仁義之外別有可爲其窔謀者哉夫居者有宅而宅必求其安則仁豈非安宅乎以處心則坦易而無悪也以立身則甯靜而無危也天生人而即以此爲其生全之理由者有路而路必有其正義豈非正路乎其所可者行焉而皆順也其所否者不行焉而自定也人有生而必遵此爲其嚮往之途夫安宅在則唯其居之而已正路在則唯其由之而已居之由之而乃不負所生

之理以行乎遠邇之閒而自暴自棄者曠之而弗居舍之而不由則又將何以爲人乎衛天下而失其人之理日陷於凶危而成乎其邪僻哀哉吾不忍斯人之遁若斯也仁義泯絕而天下將何所止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長讀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訓義孟子之世人騖功利之近小而天下不知有道於是自命爲賢智者起而矯之言道則推天地之所以運

行萬物之所以變化言體道之事則研心於元妙而不使其心之有所置其息措身於孤高而不使其身之得所安言既無實而止爲圖功利者之所非笑故孟子就夫人此身此心之實而切言之曰今言道者至天下平而尚何所求哉夫平天下者之必有道君子修道之事以求平夫天下則亦就此道此事而思之乎夫道推行之則無遠弗至矣而致遠之道則即目前之道也觸目而即見之動念而即知之即此求之而遠可通也而柰何人之求之也求之於遠也舍有形而求之無形舍其所感而求之無所感則近者先困而何由以致遠乎修道之事克盡者亦甚難成矣而難成之業則即此人皆

可爲之事也本其情之所安因其力之可勉卽此求之而正不易也而柰何人之求之也求之於難也矯其情而後謂之知性異乎人而後謂之逆天則苟焉爲難而亦何難之有乎今夫人而有親人而有長皆吾所必事之人也有親而不忍不親之有長而不敢不敬之凡人所必有之心也親之而有其親之道長之而有其長之道亦凡人易見之理也盡其愛以親之盡其敬以長之亦凡人可爲之事也乃使人之有親而人自親之人之有長而人自長之則孝弟行而和平作爭奪消天下一相敬相愛之天下而兵刑可以不作禮樂自此而興天下之平豈待再計乎夫人之親其親長其長則仁化

洽於四海亦甚遠矣亦甚難矣然其道固甚邇也所以能然者唯君子躬行於上以起敎化則人之固有之良自感而必通又豈有難焉者乎彼求之遠求之難者吾恐其庭闈之有餘憾而天地萬物終無以相及也君子於此有遠之而已矣有太之而已矣亦咨嗟致憾於人之同有是心而自喪失之以乖後世之乖戾而已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說弗信於友矣說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說弋雪切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說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

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訓義孟子述所傳於子思而申明其理曰天人同於一原而物我合於一心者其惟誠乎實有是物則實有處是物之事實有此事則實有成此事之理實有此理則實有明此理行此理之心知有所不至則不誠行有所不盡則不誠以私意參之但致其偏而失其全則不誠以私欲閒之雖得其迹而非其眞則不誠凡此皆棄其性之所固有人乃背天而亦無以感通乎物矣今夫所居之位無常而莫不有當盡之實理以感通於天下乃卽居下位者而言之居下位則勢有所礙而道不易行

矣然而物之相感也以漸而道之所自推也有本則固有一感而無不通者焉故凡下者亦有民也民亦聽吾之治也而不得乎君上之委任則民亦疑其不足從不可得而治矣是民與君同此一相孚之心也而獲於上有道矣非但結主知而卽獲也不爲其友之所信諒則上亦疑其不可倚而不獲於上矣是君與友同此一相喻之心也而信於友亦有道矣非但篤友誼而卽信也事吾親而親志有所拂則友亦疑其不可託而弗信於友矣是友與親同此相格之心也夫說親者盡其㤅盡其敬以盡此心之理爲君民朋友孚洽之原無以加矣乃念吾親之所生我者此身也則吾欲全吾親之所生

而無歉者亦此身也此其爲道在誠身矣反身自省而有不誠不說乎親矣有耳目則實踐其聰明而不爲物蔽有心思則實致其知行而不與道違使天理流行於動靜云爲之中一皆充足而篤至則不負生我之理而以之致孝親自說矣親說而君民朋友同此一心何不可感之情理哉乃誠身則抑有道矣夫一於善無不善之謂誠以實心行實理之謂善顧必知善之所在而辨之極明審之極當然後無不善者以雜之卽無不誠者以間之也如擇之未精而不明乎善則得其迹而非眞得其偏而不全而實理有所虧不誠乎身矣是故學問思辨之事起而有功亦與以誠吾身而已矣由此觀之

君子之全學歸於一誠之克盡而天下之心理皆於一誠而各得則卽是而可知其故矣人之有是實理於身而不容有絲毫之或昧者何也惟天以健順五常一眞無妄之理篤生於人而成之爲性此卽天之所以爲天而行其命人之道者也乃人旣受此道以有生則形開神發而此理必著之幾卽成乎耳目心思之用於是以之擇善而卽有其知以之固執而卽有其能而以盡乎誠之之事此人之所以能然而卽爲當然之路人之道也然則天人同此一誠而天下其有能違者乎故特患誠之不至耳若其由勉然之擇執而知之無不明守之無不固行之無不盡則人皆反此理於天而心不容昧

由親民君友而徧乎天下不感動以生其相孚相信之心而因以變化者未之有也如其擇之不精執之不一私意參之私欲蔽之則雖託仁義之迹以求人情之膺而不以實心感者不足以觸發乎天下之心不以實理施者不可以類通乎天下之理未有能動者也至哉誠乎人以此合天而我以此化物則學者力致其學問思辨之功而勉篤其行也豈有可自怠者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當作避省讀居　當作凡大讀如泰）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

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大公姜姓呂氏名尙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大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大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若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詧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秊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秊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秊在其中矣

【訓義】孟子曰人君養賢以致民而養賢之道又在恣民蓋民以賢者之歸爲歸而賢者以民之心爲心君子不但在恣敬之文而小民自有觀感之志古之聖人其恣民也行乎其心之所不容不恣而非以苟說乎賢者其養賢也行乎其心之所不容已於敬而非以號召乎小民然而仁之所孚爲天下之所必順則有相因而致者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已伯夷以至淸之德褒黃農虞夏之志因紂之無道也避而不仕北海之濱近孤竹之故國徙而凥之將終老焉無意於南也及聞文王誕受乎天命乃興起而言曰盍歸乎來集於周乎吾聞西伯行仁既自盡懔憲之禮而導其民以盡孝敬之實是可慰吾待淸之志也而遂歸焉大公以敬義之德具者定淸明之猷因紂之無道也避而不仕東海之濱近四嶽之遺封徙而凥之將終老焉無意於西也及聞文王之道盛於岐陽乃興起而言曰盍歸乎來赴於周乎吾聞西伯行仁既自修其乞言之節而又使其民得盡帛肉之奉是可行吾乂安之敎者也而遂歸焉於斯時也天下皆奔赴文王唯恐不及而江漢之士女六州之君長無不歸焉所以然者何也伯夷大公之二老者或秊高而潔淸之志益堅或齒長而天人之畧益裕天下之大老也其不屑於非君之事與待於名世之期不輕有所歸久矣而不待幣聘之加輕數千里而歸之矣天

下所尊者秊也所貴者德也合乎人心之彝致即如至性之相親則二老蓋天下之父矣天下之父歸之矣夫父之所歸子必歸焉情不容已而志無不順天下之人皆如子之就父而又焉徙乎故文王受天下之歸而王業定矣今天下亦患無西伯耳豈患無二老哉文王之政具在故府亦易行也若諸侯有能以文王之心爲心而法文王之政爲政制井田之産導孝弟之敎修上庠下庠之典敬師事友事之誠行仁以致賢尊賢以致民則賢者之道行庶民之情得七秊之內可統一天下而施其德政矣文王承有商世德之餘而共主猶存故王業之成須之再世而今日當斯民憔悴之久而削國無

秖則大功之集朞以七年李之何變法以徇功利而徒招致游談之士爲天下所疾惡而切恨者以解散民心則東海北海之濱亦遠之唯恐不速矣非賢者之惡棄之彼有以致之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率當作衛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衛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當作闢省寫　草當作艸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闢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訓義】當戰國時削國以富强相尚於是詐力之士各以其術干諸侯如白起孫臏吳起甘茂之流則以用兵顯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之類則以合從連衡顯商鞅李悝之徒則以墾田加賦顯蓋富强相資耕戰相仍而天下之民不死於干戈則死於賦役孟子曰若此者不可以天理責不可以人情感使君子而得行其志以佐王定天下則唯有正王法以處之以快民心之怨以變傾危之習而已夫君子而欲救法明刑殺一人以生天下之人則裁刑賞之正於孔子而已矣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君子因衆之所必棄而棄之故有所懲而民心說昔者冉求爲季氏宰功罪所及者季之采邑而已無能改於其德季氏有凶德但不能改之未嘗導之以惡也而賦粟倍他日亦杜僥與善會計未嘗破成法以過

取也而孔子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一若罪無可隱而人人得誅焉者由孔子所以正言求罪而觀之則君不行仁政不能匡正以全匹夫匹婦之生命而唯富是圖則君心益侈民命益危雖未嘗有賊民之事而皆見棄於孔子夫於孔子而棄之則在弟子而斥絕之者在國法而必加之重罰矣蓋一人之功罪可寬而百姓之生死至重也未嘗奪之於民而但積之於上民非即死而但失其所以生其罪且然況於爲之强力以戰者乎其戰也爲爭地也爭地則得其地爭城也爭城則得其地乃爭地而戰地得而兵潰則殺人盈野矣爭城以戰城破而民屠殺人盈城矣此所謂衛土地而

貪人肉無情者可使之有殺機焉則盈天下而無非殺人之具矣人尙有存焉者乎殺人者死一與一相當之謂也一人彊戰而城野皆虛死其足以償其責乎乃罰極於死而止矣亦可謂之上刑矣善戰者戰愈善而殺愈多服此刑也尙謂可未減乎次此者則連諸侯者也連其所與則必攻其所不與而殺亦自此興矣亦上刑之次也次此者則闢艸萊任土地者矣先王取民之制田萊相半所以息地力寬科斂也而闢之使萊皆税田以起賦先王一夫而定百畝之賦視其人不視其土所以勸農務節征徭也而任之使有田則有役而不視其丁夫之額此則搜括無餘而民無所隱一皆歸之於上

民亦不能有生矣亦上刑之次也推聖人大公至正之心行一王撥亂反治之法惡容逭哉舜之誅四凶周公之戮飛廉此殆尤其甚者也有王者起君子得奉聖人之天討以治之庶幾亂可弭而民尙有生乎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嚴著其說以庶幾孔子春秋之志云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莫浮切胷本作匈或从肉作肖今寫网譌瞭讀如了眊亾報切本訓目少精也）

良善也眸子目僮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所鳩切今作廋譌）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嘫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訓義 孟子以當時游談之士爲無實之談以欺君子而震之以其所不及防則庶乎其沮喪而言不得逞乃爲之論曰觀人者莫從考其居心制行之實而聽言尙矣言非不可以知人也而自今觀之則言未盡足以知人也而吾更有法焉今夫是非之心不容自昧此人之良也故有是心則有是言其良不可昧矣而詐僞繁興則人心之良其存焉者寡矣其凋琢之餘尙有存焉者則唯眸子夫人心喪而此不可欺豈非其莫良者乎吾嘗

見胷中正者矣是非審而羞惡存則相見之際其眸子瞭焉議論從心而瞻視專精也嘗見胷中不正者矣衺私於內而假託於外則應對之時眸子眊焉心與口兩相違則目違心而四散也故吾與人相接之時聽其言也言之易見其邪者無難知矣其言之疑於正者於方言之時觀其眸子爲瞭乎爲眊乎彼不自知而我已早知之其神明內守而淸明也吾知其正其游目無主而昏瞀也吾知其邪則雖有藏姦而飾善者其能隱乎此君子遇邪世而審貞邪之一道也嗚呼此孟子之大權也使不肖者聞之方假爲仁義之言於君子之前而又自顧其眸子則張皇失措而言亦不能出諸口矣若其

果爲正人也何疑何懼而豈以眸子之明暗爲嫌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讀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訓義孟子曰人君之所以得士與民之心者恭也儉也
恭則有禮於下而士歸之儉則不以人從欲而民附之
乃當世之主欲招致士民使歸附者亦假託焉雖然豈
可襲取哉夫恭者惟其尻心不驕而自見不足以集思
而廣益也則非獨其禮際之謙卑而已有位不敢挾有
才不敢逞終始不失禮於人何一爲可侮之人乎儉者
唯其心之不侈而分利於人以恣物力而溥德施也則

非獨其服用之節嗇而已取之也有制用之也不窮盈
餘以分授於人何有於奪人之事乎若夫自是而輕物
謂君子爲迂闊而侮之吝利以厚藏謂經賦爲不足而
奪之此其驕不受益侈不知節劈人以從己而役人以
利己恣肆已甚而惡得爲恭儉乎乃彼猶沾沾然自以
爲恭儉者唯其色恭也唯其言儉也以隆禮甘言爲折
服賢人之術以菲薄自奉爲取盈府庫之資而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者哉則其士心不附而民忿之不亦
宜乎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讀平聲嫂俗寫作嫂譌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与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
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
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
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
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
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

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訓義孟子在齊所志者大故所持者正而游士忌之則
淳于髡以巧辯爲之首夫彼惡知君子濟天下之道哉
一言之効一計之得遂以爲有功於人國乃不知天下
之所以亂者唯道之不明而不在一時補救之無術以
術補救而人主之心一侈於小功小名而天下愈不可
復治則正唯游士以救之者賊之也淳于髡忠以折孟
子而故爲迂遠之喻以使孟子不能避己而曰君子所
執者禮也而禮有至嚴而不可紊者莫大於男女之際
男女授受不親以別嫌而明微禮與髡知孟子之不能
不據以爲禮之必然而孟子亦無能易之而曰禮也髡

以孟子不容有轉計矣而設言曰嫂叔不通問男女之至防也而嫂溺不可不援援之則必以手此事與禮不相兩全之勢援之乎抑必據禮而無援乎髡知孟子之不能復據以爲禮之必謹而孟子亦不能奪之且暢言其所以必援之故與無妨以手之理曰嫂溺不援則無有人之心而爲豺狼也雖然亦何病於禮哉夫禮定於道之貞一而權因於事之輕重故君子審經以定理而因禮以達權故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禮定而理得可以達情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權審而初不失禮蓋先王制禮盡權度之宜於得爲之際而方溺之時非行禮之日故權伸而不損於禮又何疑乎於是而髡之邪說倡矣

曰夫子亦知權乎則今天下豈非用權之日乎國勢之不安民生之不息無異於溺也而夫子守不召之節以不獲乎上詘五霸之功以無利於民是何異視嫂之溺而執授受不親之禮乎則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孟子以正辭以詰之曰夫欲知所以援天下則必知天下之所以溺非士亢而激成之乃士賤而陷之也非功利不足而濅以弱乃功利相誇而害之也則唯其無道而已矣以無道而溺則援之必以其道士節伸則道重功利詘則道行故吾之所以不屈於禮不貶其德者所以援天下也若夫嫂溺則初非無禮之故而溺則援重而禮輕故援之以手可屈禮以從權今子欲吾降志辱身而

以援天下則是視王道衰息生民顚顇失道之突重爲一時偶介之溺而可以權濟之天下果如是其易援乎可一舉手而已出諸溝中乎故子之所以援之皆所以溺之也而何爲其喋喋也嗚呼道不易知不易行而天下之胥溺已久乃使如髡者得從沈没之中侮君子以所不能則孟子其能久安於齊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本作責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訓義 古之君子於人倫之際循其理盡其情而猶必酌之以勢勢有常變有順逆取夫中人以下所必至之勢

而慮之乃以制爲經久行遠之法而後天下之情以合
天下之理以得焉五倫皆有其因勢之妙用而以曲全
父子者爲尤至於是而有不教子之法公孫丑疑焉而
問曰君子敎思無窮則天下無不可敎之人而父子有
親則尤望其子以成人之道乃設科無所距而獨立不
教子之法則何也孟子曰此非理之不可教也非情之
不欲敎也亦審其勢而已矣教者期於行也則所以行
其教者不得不嚴而勢不可嚴則敎不可行行於一人
而不可行於天下君子不行也行於賢智而不可行於
愚不肖君子不行也酌其勢於不肖之子而並渾其勢
於賢不肖之迹則天下且不知其勢之必然而以爲情

理之當然而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所謂勢者因子之
有不肖亦勢之所必有者也夫敎者之道必以正矣正
以防邪而私欲不行不肖者之所不能行矣以正不行
在他人則可銜規矩以裁抑之而在子則望之之心切
而怒不可止夫始於教繼於怒則猒惡其子之心生而
傷其慈子之道矣且不但已也不肖者之心無所不至
遂將曰夫子敎我以正必夫子之能正也而夫子有未
出於正者矣葢規避之情不難文致其父之過此又勢
之所必至者不似他人之雖不受敎而不至於反譏也
如是則子又傷其爲子之道矣父傷乎慈子傷乎孝是
父子相夷而成乎大惡矣夫教欲其善也而反陷於惡

則何如其弗教之爲得哉故古之君子既知勢之不可
行而抑爲情理之不可止乃立爲設科之法使其子就
教於他人而已乃教人之子所以順其勢而免其逆乃
以盡乎情理而貞其常如其不可敎也則亦安之於命
而已矣豈在他人不可教者而已獨能必行乎是道也
君子以之不教其子卽以之上事其親父有過幾諫可
也不然則怨慕而已矣子有過戒諭可也不然則涵養
之而已矣不以善相責也葢以善者不待於責不善而
責之則相怨而情離夫至於父子相離而天性絕㓛害
至不祥莫大焉夫責善亦情理之宜然而究至於不祥
古之君子通乎勢以全情理之道可以經久行遠卽有

賢子亦不患乎無師而子又何疑哉則甚矣情之未可
任理之未可執而勢之不容不審乃以立人倫之大經
矣乎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孰本作𦏧卽从省亦宜作孰寫作孰非）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
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與當作与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与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与人也曾元不請所与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与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訓義 孟子曰人有身而生此身者親也親生我而所生者身也斯豈非盡人之所必念者乎而正未易言也盡古今而能無媿焉者有幾人哉夫欲上不負吾親下不負吾身唯此身之可盡者無不盡焉而後可免於俛仰之交慙也今亦知事吾親守吾身之爲何如事哉以事言之飄爲終身承之而不能承竭力致之而不能致者乎則其大焉者乎唯事親也徹乎無形無聲而視聽必極也訖乎橫天塞地而心力必至也事有未盡則宇宙之廣無以自容而豈不大乎以守言之飄爲歷乎萬變而不能離備乎衆理而非有外者乎則其大焉者乎唯守身也一言一行之所積皆得失之府也爲常爲變之所持皆人禽之界也守有未固則功名雖盛不能相掩而豈不大乎夫人苟念其爲大則顧此身而念其所自生親生己而念其所以生以心體之以敬承之唯恐不能勝此大任者豈容有一念之私一息之怠以自喪其爲人之生理哉乃二者有相因之理焉親之生我唯此身矣守之而無爲習俗所迻利欲所動則耳目得有其聰明心思得有其智慮出處得有其持循而身不失身

不失則心無妄動而生理常存以之事親必不至爲外物之所遷而分其㤅敬此古之仁人而即爲孝子吾聞之矣若因物而靡隨俗而流雖有身而不能自主則唯見外重而內輕文雖具而質不存而但修事親之文具能勿負此心以當親心者未之聞也蓋事雖殊而此心不異則此理相通其必然者矣抑二者有可推之道焉入出而有所酬酢則有君而事君有長而事長皆有效忠敬信之道而唯能事親者則大順生心而㤅敬皆循其理凡所事之道皆由此而生事親爲之本矣入出而有所任受則有家而守家有國而守國皆有去危即安之道而唯能守身則至敬存於心而致惡一貞其度凡

所守之道皆由此而成守身爲之本矣知其有相因之理則有此身而吾親卽式臨之戰戰㮚㮚唯恐負疚於衾影以忝所生者必不敢須臾之或忘而可勿負此大任知其有可推之道則唯守吾身以事吾親專心致志不欲外侈於功名以分其念者自有以數於不匱而咸成乎大德則爲人子者敢易言守身乎敢易言事親乎終身止此一事而何以自免於愆也我思古人求其可焉者而亦難矣以事親言之事親非但養也而養亦不易矣苟非能守身者卽以之養而所養亦未見其可其唯曾子乎昔者曾子以大勇浩嘫之氣千萬人不以奪其志以臨淵履冰之心生與死不以易其亟斯豈非能

守其身者乎乃其不辱不始秉一心以敬此身者卽以此心致其必誠必敬而體吾親之心其視天下之事無足以逸吾愼持此身之志卽以此心視天下之物無可以塞吾孝養吾親之責故同乎世俗者此養也而異乎世俗者此養之之心也其養晳也必有酒肉亦人子之能同者也迨其將徹而有異焉者矣必請所与焉則不待親之言及而念已至矣問有餘必曰有則不虞養之難繼而唯其所賜矣及乎曾晳死而曾元養曾子矣其必有酒肉者同乎曾子也迨其將徹而異乎曾子矣不請所与且唯恐親之有言也問有餘曰亾矣則雖欲有所賜而不給矣曾元之爲之者葢將以復進也此亦夫

人之同情而自謂養之可繼者也乃由今思之此所謂養口體者而已矣以口體畢吾之養事則亦易修之節而唯其心之未盡則不能曲體乎親心若曾子則不敢以口體爲養道易竟之局而無念不存於親之志則親之志亦無念而不在於曾子之心則可謂養志也矣觀於曾子而養親之道可見矣觀於曾子之養親而事親之道亦可見矣若曾子之養志者唯一用其心於親而不以外物爲輕重故親之志無不知而無不順則舉凡承顏致敬將順彌縫皆於己無不竭而於親無不體使爲人子者而能如此焉則庶幾乎可以事親矣事親之道無窮而心亦無窮在曾子亦唯恐其不及而事親者

亦且以此爲能事之法則焉可耳葢曾子之學求之心而不求之事反之己而不待於物故能知事親守身之爲大而天下無以加此故曰事親爲大守身爲大而爲人子者之有其身敢易言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當作謫陟革切一曰左作摘傳寫之譌學者詳之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

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胥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訓義 孟子曰大人之功能不見於天下而天下無善治雖百尹具刪賢才閒進終無益也夫大人之所以事君

者其立本以正物器量之宏遠豈易測哉夫用人行政人以爲關係國家之最大者矣而非然也用人而人不肖因從而摘發其失以去之乃一不肖者退而一不肖者又進則一人之用舍無關於好惡之大公不足與適也行政而政不善因指其閒隙之非而革之乃一不善之政除而一不善之政又興則一事之得失無當於從違之至正不足閒也乃人臣之以適人閒政爲效忠於君之極至者多矣唯大人則不然知其不足適也而有所不適知其不足閒也而有所不閒彼其自爲學術者一原夫正心誠意之功而其究達夫治理者乃并之於義利公私之本知人君之用非其人行非其政唯君心之好惡不清而從違不審也而大人灼見其所以失卽有其匡正之道焉規之於一顰一笑之閒納之於法言法服之內去其流俗功利之見聞奪其聲色迷惑之根本皆授之以防閑之則而潛消其邪僻之萌其用功究矣其規模宏矣則非心去而仁義之心油然生矣君誠仁也則所好者必仁而所用者皆忠厚慈和之士所從者必仁而所行者皆寬大休養之爲君誠義也則所好者必義而所用者皆端方廉潔之士所從者必義而所行者皆審物盡變之爲夫仁義者君道之正仁義立而君德無不正矣則邪佞之人不待誅殛而自遠偏黨之政不待改革而自除而尙區區於用人行政之閒以直

言敢諫爲功名也哉則大人論道於淸宮而君德早成於宥密起視其國所用無非正士所行無非正理是非定而人心定人心定而國勢亦定大人之功能於此而乃著焉豈與區區辨賢姦論可否者同競於一堂哉斯則大人之局量規模所不易測者而天下亦何能易見此大人世主亦何能易知此大人也則欲望世之盛治難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

輕爲進退

訓義孟子曰衆論之是非人心之公好公惡所自見也故觀人者每采之以爲公論之歸而自考者每因之以爲得失之據而孰知其有大不然者自毁與譽與而是非之實久矣乃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然雖過其實猶有善之可稱乃有人於此無故而一人譽之遂相傳而共譽之其人本無此事不虞而加之以其事其人本無此心不虞而謂其有此心則其人初無得譽之望而忽介加之遂若美之無容議者譽至此而尙可信之以獎虛名乎毁者摘人之惡而失其眞然雖失其眞固有惡之可摘乃有人於此忽然而共相毁之遂增益而力毁

之其人行求無所失而偏詆之以時勢之難全其人心求無所疚而偏詆之以形迹之非眞葢其人必無可全之理而極意詆之遂若惡之不可改者毁至此而尙可信之以誣貞士乎兩人相衡而毁乎此以譽乎彼一人獨立而此所譽必彼所毁使觀人者信之則必爲匪人所欺而失孤修之士自考者疑焉則改獨立之操而修阿世之術風俗如狂而人心日喪有識可弗辨哉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葢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

與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於言審於理度於心而愼重以發之豈爲人之喜怒哉而在中材以下不知言爲吾修身制行之本則或遇當世之賢人君子正是非以斥之王公大人辨利害以罪之則猶有所恐而不敢輕乃吾見有易其言者焉於理非所見而於心亦不自信於事無所益而於禍有所不恤唯其一時意之所發遂率意而言之遠也而言之若近難也而言之若易害也而言之若利夫斯人也亦何以遂至此極乎葢未嘗有按其心之無實而究其弊之所至者以窮詰之而使伏其罪耳使有能責之者則其人本無識之人非有心於爲惡尙

可裁成之以使愼而當世亦不受妄言之禍也乎葢孟子之時游說興而人務以能言爲利故先王可毁天地可誣談國事則成敗唯其所指論性命則善惡唯其所云王者不作而君子無權孟子之致歎豈獨爲一妄人而發之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當作敔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訓義孟子之時異端雜出誣性以不善誣道以不常知有世則不知有己知有身則不知有世其尤無據者謂臧可三耳雞可三足一尺之棰終身用之不盡亦且堅

持其論以自喪其彝倫而爲害於天下孟子乃直指其立心之始所由以陷於邪者而言之曰夫人之欲於爲妄而率天下以禍仁義者豈其果有悖道之心而不知天理民彝之不可誣哉吾知其患之所在矣自世主無養賢造士之典而士之有才智者不得以自見於是有爲師之一途可以自表見而推重於天下於是師之名美而師之利長彼士之不遇於時者遂以此爲安身利用之術而攻之道其攻之矣則以學以問以忠以辨無非欲成其一家之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於是勞心焦思窮幽極僻屈天地萬物之本然以伸其汪洋雄偉之辨則無父無君賊仁賊義之言無所不至雖自知不可而以爲非此莫遂吾攻也尚可救正之而使從君子之教乎使王道行而庠序之教謹則無所可攻而此能言之士未嘗不可收之爲造就之資也而豈果有不可正之人心哉吁爲師者衆而勢重必返秦之博士沒命於一坑而六經爲燬小名小利鼓動風俗其害豈可勝道乎君子之所以不隨世爲攻惡有深意也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姑當作爲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攻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子之罪人也

訓義 君子愼於所交則絕小人也不得不嚴雖或知其爲小人而偶與之爲暫合亦自以爲無傷也而不知志意之已迻矣小人之所知者飲食而已矣凥處而已矣以此二者之便安動君子而君子以爲無所大損遂不覺而生便安之心則於嚮道慕賢之誠有分之者矣樂正子之於子敖是也樂正子善人也子敖佞人也乃樂正子欲之齊以見孟子子敖因招而與之偕行樂正子以爲此偶然之事亦何所不可之有而遂從之不覺至齊之後信宿而見孟子本以見孟子而來則見者其誠也而孟子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若不知其來齊之初志而視爲分道而趨之人矣樂正子對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則自忘其所從之非以成乎求見之過也而孟子曰子來幾日矣乃未責之於從來之非而詰其既來之已夙也樂正子對曰昔者亦忘其求見之不速而昧

四書訓義卷二十九

其不能速見之由也孟子乃直責之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則明正其不能速見之非而寔咎其所從之非道也樂正子曰舍館未定汲汲以求舍館者其習於子敖便安之意乎孟子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切責之以褻安之私為失禮之本而所以成乎褻安之私者尚冀其自悟也樂正子乃引咎而謝曰若然則克信有罪矣則亦以緩於見師為罪而若知急於求安之非乃所以成乎其罪者孟子未言而樂正子亦終未之悟也蓋圖安之情中材之通也而唯日親正人近正訓則自抑而不求其遂彼小人之自為計與所以誘君子者在此則道塗之間方至之頃相與商確

者唯此之為汲汲故雖以樂正子之賢不覺為其所惑使樂正子而能悟則因求舍館緩見先生之罪以自反其致惑之由矣而尚未能也故孟子不得已而更有言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切　啜昌說切）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訓義 君子之慎慎於其微以善小而不為猶可託於其大者也以惡小而為之自謂無傷念之能勿媿乎孟子之責樂正子曰子之來也蓋從於子敖矣子敖之非可從子豈不知則子豈以子敖為可與友而從之乎抑豈有所寔望於子敖而從之乎此吾之可為子諒者也不過曰道塗之間旅食之便而已子敖以是動子而子亦自謂可無大咎焉耳雖然此豈小節也哉子所學者古之道也以禮制欲以義擇交正其身而無一言一行之過者也乃子敖以子為學道之士而徇覔於子子遂以餔啜之故而屈從子敖則是學古之道以便餔啜矣而我豈意子之若是乎由此念之子雖欲不自媿而不得矣故孟子之守其身以恁道無微之不謹而為通融之說者君子之所恥可不戒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訓義 孟子曰孝子之事親事之以心而已矣勢有所不

所全則酌之於心其必守乎人子之常而不敢渝者何也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則度乎事親之變而不敢執者何也亦唯心之不敢與不忍也知此可以論大孝者之行權矣夫君子之所謂不孝者有三阿意曲從而不幾諫家貧親老而不祿仕與不娶無後而爲三嘫親有過改不改者聽乎親親無營仕不仕者因乎時未至絕所生之理忘生我之恩使親沒而竟同泯滅之爲大傷乎孝子之心也此其間權度天理之自嘫省啓吾心之必動唯大孝者知之突而念之切矣故娶妻必告父母禮之常也而舜不嘫娶二女於潙汭瞽瞍不與聞焉乃舜所以不告者念無後之罪爲至大而恐告則不得娶

也此其心唯君子有以體之矣念人子之娶而必告唯此心之不敢不告不忍不告非但以其文而已矣乃舜不告之心則念父母之生我爲至重將以行生理於無窮而我不敢失墜念我之事父母爲有盡必將延息成於後世而我不忍中絕則與必告者之心同此欽翼之情依慕之誠也猶之乎其告也而禮文有所不恤矣嘫則人子之事親唯權之於心果其眞愛之不忍眞敬之不敢則以幾諫者此心以祿仕者亦此心卽有所不諫有所不仕者亦此心如其未也則卽循事親之常理而行之而此心先已不容自昧矣爲人子者念之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足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智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讀如洛惡讀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勞事親從兄之意油嘫自生如艸木之有生意也旣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

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嘫必知之明而守之固嘫後節之密而樂之突也

訓義孟子指所性之德於人心以示天下之切求也曰夫人性中之德曰仁曰義而能明此仁義之理者曰智仁義之自有其品節者曰禮仁義之心發不容已因而傳之於音容以鳴其和者曰樂此五德者學者以之爲學聖人以之爲教修之一身而不容以斯須去行之天下而無乎不宜雖嘫豈勞人以所本無而虛設此名義虛立此事爲以勞天下而使嘫哉夫亦反求之心而誠有其實者則請指其實以見人心同嘫之理皆吾生所

固有之眞可無待外求而得乎今夫人生而此身所自生者親也此身之所同生者兄也生與俱生而不容昧故孩提則知㤅其親及長則知敬其兄莫之喩而自喩莫之爲而自爲而卽可於此見仁義矣夫道有發於外者有生於中者則必以生於中者爲實有之幾矣有感而後通者有無感而自存者則必以無感而自存者爲實有之眞矣然則仁之誠有於心者卽此有親而必事事親而必盡㤅以事之之心是也義之誠有於心者卽此有兄而必從從兄而必盡敬以從之之心是也則由事親而見仁之實焉由從兄而見義之實焉不特不因功名而起抑且不待學問而能以此推之凡可㤅而必

㤅當敬而必敬皆此心也皆心之實而非外貸之虛也夫旣事親而從兄矣而不有於斯二者喩其合㤅合敬之宜識其必㤅必敬之心而始終不昧者乎則於此而知智之實在是已使非實有其知也則何以不迷於始不悖於終其心如斯之烱烱也旣事親而從兄矣而不有於斯二者大過而有所不安則必節之不及而有所不忍則必文之者乎則於此而知禮之實在此也使非實有其禮也則何以有所損而不疑其薄有所益而不恐其侈其心如斯之秩秩也乃由是而知樂之實亦卽此二者而見則於斯二者安焉適焉欣焉暢焉之心是也夫樂著於形容而發揮於外何以卽此二者爲實乎

乃卽此樂於事親從兄之心而息之有是心也而樂則因其樂也而益生故㤅敬之心益以與起其必生也有如此心旣與起於㤅敬矣則生於心者不已於生而相因以生於不窮者又惡可已其行乎自然而順者又如此旣行乎自然而不已則氣從心而不知其何以發形從氣而不知其何以動則不知手自舞焉而有節足自蹈焉而有章皆以寫吾心之眞樂於不言而自喩之中是故先王因之而制樂其舞也有容其蹈也有位疾徐曲折皆與律呂而相因一此樂於事親樂於從兄發生不已之妙誠有於心者也由此觀之則學者之所學聖人之所敎以之治一身而聖德全以之治天下而王道

浹皆孩提稍長固有之實心以爲實體而因是以達乎實用則仁以宥萬物義以制萬事智以周知乎萬物禮以秩序乎萬物而樂以和人神遂風俗皆吾心固有之實而卽吾性俱生之理人唯昧其孝弟之眞故不足以見五德之藏而或有疑其外鑠者矣故君子敦孝弟以爲本則實見此心實見此理而德無不通矣何至疑性之非有至善而倡爲戕賊之邪說哉

孟子曰天下大說而將歸己視天下說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草當作艸然當作嘫說弋雪切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艸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說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益泛言之爲了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說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

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訓義 孟子曰至哉孝乎吾有親而乃有生吾有親而即有生有親而必事事親而必有事之之道道在而必盡之皆此心之不容已者也乃心盡而道盡則人子之心所至即父母之心所通一人父子之心所至即天下父子之心所通人之受於天也無二心則心之應乎心也

無二理然自非大孝之聖人亦惡能盡其心以上合乎親心旁通乎天下之心哉則舜是已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情固聖人所欲協合以咸順者也乃天下大說則德孚於衆而人情咸順且將歸已而奉之爲君則人情既順而天命不違此固德之所由著功之所由成而聖人之大寶所由集者也乃視之也如草芥然則考之古今有此天人交與之時勢者唯舜也而其心若有所重慝而不釋而忘天人之助佑者亦唯舜也豈其輕人心之逆順藐天命之去留以自有其高哉舜於斯時也親尚未得親尚未順也乃舜之所爲不解其慝者在此也其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親生我而有此身也乃無以

得乎親之歡心則身何所自生而生理且絕不可以爲人矣子之所以事親者非但我之不敢逆親拂親之所爲我可以順承而無拂也苟已與親所志所行有異而不順也則要何以事親而父子交責不可以爲子矣今我且未得而未順則在家庭而不可以爲子在天地之間而不可以爲人而何暇計及天下哉則非輕天下而自視之如草芥矣唯舜之有是心也則愛極於無可加敬極於無可尚潛移默化於志氣之間而道盡矣乃道之已盡而瞽瞍之心格矣昔之乖戾而不和者今則至於欣豫而以舜之心爲心矣夫天下之不易格者瞽瞍也而底豫也斯時也天下之人皆不知感通之何自而

父化爲慈子化爲孝皆且以舜之心爲心矣夫天下之爲父子者唯其賢愚之不齊故覺有尊卑之別而又有聖狂之分未能定也不道如瞽瞍且底豫矣父終不失其爲聖人之父子終成乎父母之子各安其位而順其天性之罔然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夫天下化而且定則合天下之心而安於孝子之心此之謂大孝耳矣夫舜但念其爲子爲人之理以究其怨慕何嘗希冀親心之格且視天下如艸芥則亦何嘗念及天下父子之從違而但盡心以盡道則頑如瞽瞍底遠如天下志無不通而理無不格聖人之大孝豈有他哉此心之誠至而已矣此可以見凡爲人者皆有此大順之心凡爲子者

皆有此膂悉之心聖人保其赤子之良而德孚於上下豈外求之哉故孝者天地生生之理生人知能之同得者也可以知性之通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二十九終

孟子卷八　四書訓義三十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遷寫作遷俗誤夏本作夏今省卒當作卒俗爲）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卒當作卒）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求癸切）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訓義】孟子曰聖人之道不行於天下而或爲之說曰風土之不同則因俗而治不可齊也今古之不同則因時而治不可執也而曠觀古聖人之道汯豈其然哉夫大道爲公者聖人之志而行道於天下則同此中國晉之行其志於中國而聖焉者爲舜爲文王以今考之舜則

生於諸馮矣其修元德於躬者在諸馮也遷於負夏矣其施用中於民者在負夏也殍於鳴條矣其成帝德於終者在鳴條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冀州之域在大河之東其地帶洪流有鹵池平野之利而人習於勤儉東夷之人則然而舜尻東夷之地以起化於東夷則東夷之人矣文王則生於岐周矣其服康功田功者於岐周也殍於畢郢矣其成鐘鼓辟廱者在畢郢也岐周畢郢皆廱州之域在河渭之西其地攤高山爲柞棫芑艸之區而人習於敦樸西夷之人則然而文王尻西夷之地以施仁於西夷則西夷之人矣夫自東夷以至於西夷隔以河流阻以邠梁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矣風土殊而民

情異矣乃以世考之則夏祀四百殷載六百舜尻其肓文王尻其後又千有餘歲矣朴畧改而文明揖讓變爲征伐矣使地遂而政因以殊時易而道隨以降則舜文之所尚當有大不相若者矣乃舜之升聞在位以至受終文之受戎稱伯以至有二其治安天下之志得而行其政教於中國也其以厚民之生者均此什一之法也其以正民之德者均此五倫之敘也若合符節執彼以印此而無有彼此之參差矣由此言之則先千歲而爲舜舜以聖焉後千歲而爲文文以聖矣則肓乎舜而爲開天首出之聖後乎舜而爲繼往開來之聖道無不一也則使後乎文王而有撥亂反治之聖人者起又惡容

道之不一乎所以一者何同此中國則同此人同此中國之人則同此情同此理而聖人所以揆度其欲惡之情得失之理無不見其一也故九州異土而風俗可一百世異時而道德可同然則天下亦無聖人耳使有聖人者興則不能舍舜文所揆一之理以行焉必矣此吾所以兢兢於守先待後而當時因時立變之邪說其以誣民惑世亦奚爲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潧溱水在今臨武縣潧水在今新鄭縣此宜作潧無疑詩書皆譌傳寫者未審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讀如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當作⿱辟廾音同傳寫者省也

辟⿱辟廾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廾之⿱辟廾言能平其政則出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說之日亦不足矣說弋雪切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說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訓義王政不行世無善治其無不忍人之心而播惡者亾論已卽其恙民之念偶動而施一惠乃經制不立而民不被其澤故孟子因尙論子產而詳辨之昔者子產之於鄭聽其政矣則鄭之利所以興害所以去皆爲大臣者所可立法以行於一國者也乃於時當寒月溱洧

合流之處水落而不可以身涉水寒而又難於褰裳子產行經其地見涉者之難遂以其乘輿濟之而渡於是當時之人感之後世之人傳之以爲屈公輔之尊下車而濟小民眞盛德事也孟子覽其遺文而論之曰若子產之所爲者可謂以私恩小利惠及於民者也若夫爲政則固其所不知矣夫爲政者有大體焉有大用焉以大體行乎大用則不費不勞而民自有安全樂利之益以大用全其大體則可大可久而上不失養尊處優之常此先王𠜂制顯庸具存於故府而子產不能知也今卽以民之涉言之亦何致貽民以寒苦之病而後沾沾然見其小惠哉王政有之歲十一月稻斂竟而潦水降

矣十二月場圃畢而水澤寒矣秋事終而冬事始民力暇而徒來數於十一月則徒涉者之杠成焉於十二月則駕輿者之梁成焉杠梁有大小難易而先後告成政有常經令有常期水側之人無勞瞀費而自不敢緩則民有以濟而未有以徒涉履寒爲病者矣若此者酌之天時量之人力以爲者之有餘待涉者之不足政之平者民自被其澤矣以此推之歬之君子竭心力以審民用之宜後之君子遵古法以言不勤之利所爲王道平平無功可見而消天下之險阻者類皆然也此盡乎大用而大體不失者也則君子無餘憾於民而可以自全其尊矣行而辟止行人亦所以正上下之分也何至屈

國相之尊褻用朝廷之典物以晉小民而使之乘哉若政之不立而徒以車濟也則一日之間所見者有幾所濟者有幾焉得日儆其車以使人人之得濟乎則歬乎此後乎此而病涉之民多矣惠其可以徧及乎故爲政者但以平民之情使之自得也非以帀民之說使之感己也卽勿論濟不足於人人而惠窮卽使忘身殉物而欲盡人而說之乃民之所欲無窮而上之所施有限則盡日以圖之而有所不足矣則何如因民之力而制之常經使不知有上之惠而自除其病爲功不費而效不窮也此持乎大體而大用自行者也惜乎子產之不知也由是言之則發倉廩以濟飢不如制其井田集辨士

以論道不如修其學校觸念之惻隱不足恃放名之恩
惠不足矜王政事逸而功施無窮非爲政者不易之經
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訓義齊宣王不能以禮待其臣昔進今亾人心攜而國不足以立孟子乃直詞以正告之曰王亦知君臣之際乎君臣以義合者也因義合而情以生情至而分以定義之不明情之不達而分亦不足以維之矣君之待其臣臣之事其君皆因其心之視之者何如而厚薄因之惟君之視臣也稱其材之可能而受之任體其利病之所在而相感以誠如手足也則臣之視君亦如手足之於腹心莫之令而自從莫之感而自相應矣此隆古君臣之誼一體之休也如其不然使之不恤其勞養之不加以敬如犬馬矣則臣以利祿而事君而情實無所合如國人焉可合可離而無所繫戀也又不然而蹂踐而辱之斬艾而戮之如土芥矣則將脫其戮辱而追思有餘怨如寇讎矣避之速報之憯而無所忌憚也然則分不可恃而在乎情情不易孚而唯其義而君臣之際可易言乎王驚其辯之大危乃引禮以辯曰夫子之所言

者情也義也而吾聞之禮也則不然禮有去國之臣仕於他邦者爲其舊君服齊衰三月期雖減於三年而服則隆於功緦夫謂之舊君則必放逐不容而出奔者乃必爲之服焉則不必有手足之誼而固不可施寇讎之報此又何如而可爲之服乎將無君恩可薄而臣誼必隆與夫子之言異乎孟子曰可以爲之服者則有說也此正手足腹心情義之不容已而禮因之以設也禮之所言者謂當在國之時君有過而諫則行矣臣有所欲陳而言則聽矣其諫也言也以道匡君而使悉眷其民者也行焉聽焉則民被其潤以利於行受其渥以蘇其困如膏澤之下矣膏澤雖歸德於君而臣之志以行矣

若其去國也非不合而去也時勢有所不安而以他故去也而君之悉念之者未已焉使人導之出疆而塗旅無侵綦之惡又先於所徃之邦稱其材能薦以祿仕使不至有無君之戚乃所受於國之祿田里凥必待三年不反安於所徃之國矣然後收之以入公焉其始猶冀其歸也此則敬任之於未去之先優禮之於方去之日管念之於既去之後情至而禮隆三有禮焉如此則君盡禮以待之臣亦奉禮以報之處變而不失其常情有餘而禮行斯以爲之服矣乃今之爲臣者何不務而不得過此有禮之君也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矣雖有膏澤斯民之志不足以行而不下於民矣其不合而有土芥之惡也乃私奔而去君忿其背己而使人搏執之奔而免於執也則不惜幣玉告於所徃之國使禁錮以窮極之若其祿田里凥則去之日卽收之使絕其後來之望焉夫臣之所謂寇讎者正此謂也去不免於執則誅戮必及免於執則困窮加迫避之唯恐不速報之不恤其逆而又何情理之有以爲之服哉然則覩於舊君之服而君臣恩禮之厚薄益可見矣王何疑哉嗚嘑此孟子之危言也當戰國之世主驕臣賤不容不以此警人主者也固非後世反面背主之逆臣所可借以文其過者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訓義 孟子曰君子無輕於去國之情而有見幾而作之禮國無政尚可施其匡救也匡救不從尚可從容以盡君臣之義國無刑則匡救不能施而禍且及於身矣有如無罪而殺士乎士雖卑亦君之所嘗擇而登進之者也而濫於殺矣大夫雖尊其能保其無一朝之忿乎可以去矣不可待其譴責之及身欲去而益其殺之心也若無罪而戮民乎民雖賤亦法之所必當而後加刑者也而濫於殺矣士雖賢其能保無淫刑之逞乎可以徙矣不可待其網羅之將加欲徙而卽以徙爲戮也危哉

亂世之天下乎而爲士大夫者懷祿固寵以偷安於旦夕雖蹈天蹐地自求免禍而不能亦愚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訓義孟子曰下之所效法者君也君之所以移易人心而興於道者德也今天下士大夫習於殘忍貪辱之行而百姓亦成乎刻薄苟且之俗此豈天下之人不足與化哉在昔隆古之代敦醇厚而尚廉恥其風俗之美良有以致之矣君誠淨其心以無欲而施之下者皆悉養之德則上下相親而孝友婣睦之化自廣莫不仁矣君

誠致義以無私而施之下者皆裁制之宜則名節素定而正大直方之化自成莫不義矣故無患乎末世之天下不易治也亦患世主之不以仁義立政教之原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訓義孟子曰學者之所終身奉以制行者禮也義也乃不考正於大人之所爲與所弗爲則自謂秉禮而適以乖乎品節之經自謂致義而適以悖乎事理之宜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矣禮也者因人心自然之節而著爲儀制於是而文物必備焉周旋進退有度焉乃習於

其儀者不審其所以然之故而賓賓然修其度數使考之於天理人情之安則大有不合者卽恭敬已極而徒爲文具也其禮也正其非禮矣義也者因人心不容昧之實而定爲準則於是而取與嚴焉進退死生必決焉乃矜於其氣者不揆其所當然之故而斤斤然執爲可否考之於此心此理之宜則固有相悖者卽私利不行而益其乖戾也其義也正其非義矣而不觀之大人乎時酌乎過不及而執其中也時如有過而過其中也時如有不及而不及其中也必不於儀文度數之中而求中也參乎常變而盡其宜也道在常而可以通變也道在變而不失其常也必不於辭受生死之中而求宜也

夫大人之於道宏矣於德備矣而要其實則得義理之眞而已矣禮義不明而流俗有其禮義流俗者小人之道也唯其無實而殉其迹也可弗辨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訓義孟子曰父兄之教其子弟非但以善其子弟亦爲

父兄者之道當然也於其所調劑可以徵父兄之性情焉於其所栽成可以徵父兄之學術焉故可即其教子弟者以自成其德故曰斅學半也夫性情之無偏無戾而能受物之忤者謂之中學術之有經有權而能治物之過者謂之才夫父兄而任教之事則必自處於中矣自有其才矣而子弟之乖戾而不中者吾以大中而知其剛柔之有偏則沈潛以養其剛高明以養其柔而漸使之中焉子弟之卑暗而不才者吾以全才而知其識力之所窮則擴其鄙陋以養其識勉其退縮以養其力而漸使之才焉迨其能中與才矣則耳目一新心思一暢凡之而有得行焉而不困而爲子弟者乃知有賢父

兄之樂如此其切於身心也若自見其中也因子弟之不中遂謂其性情之終不可革自見其才也因子弟之不才遂謂其學術之終不可益因棄之而不教焉則情有所激而性亦爲之亢術有所詘而學不能爲通其中非中其才非才與不肖之子弟乖戾而卑暗者其相去之間不能以寸矣故司教者因人才之不齊而教之多術即以涵養其和平而廣其作用豈但益於子弟而無益於己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訓義孟子曰人之將有爲於天下恃其才足以勝之而非然也澹泊則可以明志乃使人曉然知吾之所爲以義而起而不以私則人心翕伏而行無所阻甯靜則可以致遠乃使吾力沛然有餘於用以專於所大而不分於其小則智力畢效而行無所難若是者唯於其所不當爲也知其不可爲也所不必爲也知其不屑爲也而後任之以綱常名教之大天下國家之重皆爲之而無所歉矣則有才不如其有守能知不如其能辨君子之所以大有爲於天下而非智名勇功之所及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有言其直而方也可以正天下而孫而隱也可以容天下與難與今之游談之士言也雖然彼不顧言之得失而抑豈不念利害乎言人之不善者或挾持長短以與人之畏己或抑此伸彼以取人之歡心或倍彼脅此以希人之利賴乃人之有不善也弱者亟護過而生其憤彊者多疑忌而逞其威則斯人也其將如後患何哉故彼之所爲求利賴之術皆自害之道立談取卿相而轉盼誅夷蓋有由矣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訓義孟子曰操行而爲孤高不可繼之節與物而有峻厲不可近之情彼自以爲行造其極者矣乃行造其極者聖也聖至於仲尼而無以加矣乃吾追考仲尼之已事則因事以順其理因理以達乎情道之所不得不然者因之自盡已耳抑何嘗取人之所不能爲而爲之物之所不易受而授之也哉蓋人各有所當爲卽吾性之所固有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爲已甚者有餘於性情之外卽不足於性情之中也學聖人者尚知所從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

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尒

訓義孟子之於道充實其善之量而見諸作用者備其光暉蓋已自信其爲大人矣故其言大人也爲詳而於此以其用之大言其體之全曰夫人德業之成至於大人則推之天下而無不行建之天地而不能違其言行之用亦溥矣哉乃於言行求之則有所存主而若無所存主焉者夫爲言行之存主者義而已矣言以信爲義而大人所言則或後之所言不必與前之所言而相符未嘗曰吾已如是言之則必如是守之也行以果爲義而大人之行則或方可行而行至於不可而又止未嘗曰吾已如是行之則必如是竟之也所以然者何也義者心之制而心通衆理以爲制非一念之爲定制也義者事之宜而事協時會以爲宜非一端之爲咸宜也大人者審義精而充義廣體義全而由義熟則義在而可信可果以義而信果非以信果爲義也義在可不必信可不必果唯以信果夫義卽以義爲信果也故言出而天下之理皆得此一時彼一時異不妨同也行成而進退之幾審可以爲可以止發必中節也其存中發外之大用一依於大中至正之全體斯以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

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訓義孟子指大人之心量以示人曰體之至大者心也量之至大者亦心也一心之用可以涵萬理而曲成乎萬物然唯心爲有此體量而後起之觸不與焉故必純乎其心之德而後體以不虧而量以周自耳目分心之靈而各成其體以效其用則視聽持權而聲色相蔽聰明盡於一曲而志趣小矣唯赤子也獨有此心而耳目之用未極則聲色不能以相蔽而私僞不與大人者守其心之體以充乎心之量蓋此赤子之心無所交引而

不至隨耳目以遷流而失焉者也此天之所以與人最初之全體大用而不分注於小體者也得天之純以盡人之能大人之功用豈有窮乎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悉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訓義孟子曰事親人子之大事也內而情無可不盡外而力無可不竭終生之所爲止此而更無有加焉者故曰事之大者也其生也養之其死也送之皆不容不盡之事矣然當其生而養也則隨時自盡可以從容而致

之猶不足以當大事也逮其死而送之矣終吾生而致乎親者止此一事耳他日而悔之更無及矣哀戚發於不自知而必誠必信又不可不曲盡其心力以極致其情而中於禮則人有生之事莫此爲大矣嗚呼此爲人子者所可自喩自知而不可以勞勉焉者抑將何以勿愧悔也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深當作罙造七到切居當作凥原本作𡲞今省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訓義孟子曰學者之患莫大乎偶有所聞見而感乎心因據之以爲必然之理偶有所覺於心而自以爲悟因恃之以爲必至之極故其守之也無以自信而出之也

爲物理之所窮夫君子之學則不然君子之學未嘗不有資於聞見也未嘗不求之於心也乃其於天下之理一無敢忽一無敢忘研其幾窮其理盡其變蓋深造而不敢以己私已能遂謂道之止於此也乃其深造也則因象以見道因小以通大因顯以晉微循循乎必以其道也若此者何也以天地萬物之理皆吾心之所可至而聞見之量未周則所以然之故不可得而喩唯造之深而以道造之則自表達裏漸漬以會其眞則理不可易皆吾心確見其必然而不爲迹之所泥虛之所蕩蓋其爲學之初心欲其自得故其用功如此之密也夫自得矣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尚委咸在卽有可疑可惑

之事不能動也居之安自得而居之安矣而理之在君子之心者因本生末卽有殊塗百慮之繁致皆一也資之深矣至於資之深而以膺天下之至賾者事無定也理無亟也皆此同歸一貫之所分膺而咸宜者也取之左右而無不與吾心之大全之理相符合逢其原矣至於此而可經可權可大可久君子之道乃以盡萬事周萬物而無遺甚哉自得之功其妙有如此者故君子雖有觀感之心不敢恃也雖有乍然之覺不敢居也必欲盡天地萬物之理而皆爲吾所自信自驗之眞故自下學以至上達志之宏遠而修之從容豈彼異尚曲學之所可託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說失熱切）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學以身爲要以心爲主由一心以推及於天下無二致也蓋甚約也而名物不遺事理必徹無可遺也則又博而且詳也乃見爲約則有孤守其心而託之於虛者見爲博且詳則有徒任其聞見而忘其本者皆未知博約合一之理相因之益也夫於學也博而備之也周說其學也詳而析之也密將以何爲也哉蓋天下之理一本而萬殊知萬殊之皆原於一本者非極盡萬殊之情理則無以會其通故綜究於天地萬物之生成變化者將以說吾心之仁有此全體也賡辨夫千聖百王之同異因革者將以說吾心之義具此大用也乃以反之身而身誠反之心而心盡不然不知約而以博者固徒爲聞見之無實知有約而不能博且詳以說之者抑失其固有之誠然而終畔於道於爲己之學背無當焉久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訓義孟子曰王者天下之所服也故雖莫大諸侯之疆而奉冠帶祀春秋帖然而臣之四海萬民之衆而安井疆效職貢以奉之雖然圖王者莫不有服天下之心而能服不能服異焉則亦視乎其能而已夫以威力服人而人不服勿論已若人有罪而已執詞以討之人有過而已奉義以責之自省可以無尤因以屈人而從己庶幾可以服人乎而賢者之聲色人所忌也不肖之惡名人所不受也則亢不相下未有能服人者也則唯以善養人乎仁義在躬而不矜德色恩澤及民而不恃多助於人之有不善者隱其惡匡其不逮誘掖之以使同歸於善其能改也則嘉與而忘其前非其終不悛也猶薄

罰而不正其大惡則其君雖暴不能不生愧悔之心其俗雖頑不能不起觀感之志夫然後能服天下矣其服之也以心而不以理之屈勢之伏也天下心服而王業成矣藉其不然以德始之以威終之雖乍伏從而心固不服而求以王天下未之有矣有苗格於兩階之干羽而葛民歸於亳衆之餉耕古今不易之理人情逆順之司豈有爽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訓義孟子曰言者事之所由興也是非之所自出卽吉凶之所自生一言不善而身受其咎國受其災非細故也發言者可不愼而聽言者可不愼哉夫是有是之實非有非之實如其實而言之雖見之偶偏言之已甚而猶非不祥也唯無據而倡爲可信之說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一言而貽無窮之害者必召不可解之災不祥矣乃使在一事之失當一物之失所猶未足爲不祥之實也若夫天之所佑而違天以誣之人之所順而拂人以惡之天鑒不可欺民心不可矯則天災人害之必集而爲不祥之實其唯蔽賢者當之乎知其賢而蔽之自欺卽以欺天蔽其賢而賢不得用逆一人卽以逆一國之人其爲不祥要何所辭乎故不肖者勿曰此懷祿固寵之常情有利而無害而爲之君者亦勿曰此黨邪醜正之不易辨而爲兩全以靖國也則庶幾可免於不祥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稱並作偁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混胡本切舍始夜切放甫妄切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

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切涸下各切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訓義聖人之言義味無窮敎者引伸之可以隨所施而

耆人之德性學者切驗之可以反諸己而自警其修能則孟子荅徐子之說其著明者也孔子嘗稱水矣其取義無所不可通而非定執其一象以明一理徐子得之傳聞而以問於孟子曰天地之化亦無窮矣萬有之剛於兩間皆可有得矣而仲尼獨屢稱夫水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若歎其盛美而不可忘者是必有所取焉而何取也將盡生人之大用學者之極功而於水皆備焉豈以其沛然盛大而不可禦乎抑以潤被羣生而皆見德乎孟子曰夫仲尼所取於水者原泉也原泉者涵之地中而出於地上畜之也突而樂見其有餘於是而混混然尻盈積厚之勢地不足以困之矣唯其有餘而

夜以繼晝晝以繼夜無一時之或止也至於所流之坎高下殊形而相依不迫盈此科而後復進乎彼乃不舍者終不舍矣盈科而進者無不盈無不進矣則自溪澗以達於江湖而終放於四海焉百曲不能為之阻千里不能為之限也夫仲尼於此則以感夫人之修業而進德者矣夫德有其本焉業有其本焉存之心而服之躬者德之本也習所知而效所能者業之本也有本者其靜涵於突厚如原泉之混混也相續而不息如晝夜之不舍也循序而各足如盈科之進也夫乃出之身加諸人發乎邇見乎遠御於邦家行於天下而德業乃著其光輝如其放乎四海矣以是因水而見君子言行之敷

施即以因是水而知君子進修之實學仲尼之所取者唯此焉耳則於水而知所勸抑將於水而知所戒矣夫水則亦有無本者矣茍其為無本之水乎猶是水也且其流之盛更有加焉者也不見乎七八月之閒乎旱暵極而未嘗有水也於時而雨集焉始天零之可徼者乎俄頃之傾注不須夫晝夜也在溝而溝盈在澮而澮盈同時各溢不待盈科之進也然而其涸也則可立而待也勿論四海之遠即近焉而有所不能達矣是水也豈仲尼之所稱哉故君子之有聲聞也如水之流行也其有可致聲聞之情實猶水之有原泉也實則不逮而名過之行一善而自矜人亦矜焉得一長而自侈人亦侈

焉德不足以相繼業不足以底成而其聲聞亦不永矣君子早知其浮夸無據之醜即在譽言日進之時而已突恥之不待其銷沮之日也有如此無本之水然者而仲尼又何稱焉故學者於聖人之微言知其所擇知其所尚因其所獎知其所抑而以自警其不足則知仲尼之稱水為原泉言可也非但為原泉言亦可也徐子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學無序而為難能者乎則於此可以自反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

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察宜作詧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詧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彊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四書訓義卷三十　廿四

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訓義孟子將自言其紹述先聖之意而劄序古先聖人治教之統宗原本於人道之必然者以見其爲君子所必盡而不容已曰今予竊得與於君子之劄則君子之道安可不務自乎君子在上則治定君子在下則教行其操持也極致其密其建立也極規其大雖然豈有他哉曰盡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天之化生萬物人與禽獸並生焉皆二氣五行之所妙合而成形者也乃在禽獸則以養生人之用而在人則可以參天地而成位乎中逮其頑靈之既判則相去懸絕矣乃其所以異者豈甚相遠哉幾乎希矣禽獸之或趨而或避者欲也人亦非能無欲也禽獸之時喜而時怒者情也人亦非能無情也人之遇事物而辨者知也禽獸亦未嘗無知也人之具才力以爲者能也禽獸亦未嘗無能也未有異也其所以異者於情動欲開之際而心有安不安之殊可知可能之時有善不善之別故一念之發以至於念念之相承其情欲之生推之廣遠而得之從容非是則抑之焉則人也不然則汲汲以求勝而禽獸矣其知能之致酌之必宜而持之不失未至則勉之焉則人也不然則貿貿以冥行而禽獸矣若是乎終其身之與禽獸相鄰亦危矣哉故得天之秀而最靈者爲君子則時凜其近於禽獸之戒而於其所以異者存之於心而人道以

四書訓義卷三十　廿五

立若其貌人之形而爲庶民者則任其情欲而無節聽其知能之明昧得失而不涵其所以異者蕩然無閑而去之矣夫庶民繁生而君子不數見則使庶民雖去而終不迷入於禽獸者君子之存之爲治爲教有以立生人之大防而使之猶存也故予今日者俛念此身之大而吾性之微吾情之危以上推於古之君子而各見其心焉陶唐以上邈矣承危微精一之訓以開萬世之道統者則請自舜始舜之存之也何如哉舜知夫物與物並生而此物不能明彼物且並不能自明也而人則稟萬物而達其情理故於庶物之宜以上哲之聰而必勤問詧凡庶物之長育裁成皆悉其攸當以成萬事物與

物爲倫而乍然而合其倫且乍然而判其倫也而人則相與爲倫而有其㤅敬故於人倫之敘以忠孝之至而尤竭其心思凡人倫之貞常達變皆審其所安以定大經則其知也果盡乎人之知也由是而行焉本其心之無欲以溥其慈㤅者仁也異於禽獸呴呴之㤅也本其心之忘利以制其中正者義也異於禽獸一往之氣也而大仁訖乎四海至義著於萬幾性焉安焉自順乎仁義以行而非遇物而始發其惻隱以勉致於仁見利而始思其可否以勉趨乎義此則舜以聖人而任君子之道故易上古之朴直而開萬世文明之治則一時之庶民亦賴之以風動於下而成可封之俗非斯道之大統所自肇而爲後之君子所必承也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讀去聲好當作𢼸）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㤅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幸本作㚔幸不成字）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訓義孟子承舜而言三代存人道之君子曰嗣舜而爲君子者禹也禹之存之也何如哉禹以爲人之異於物者𢼸惡而已矣侈於欲則𢼸以淫怙其私則惡以險故旨酒所可欲也而揆之於理則迷性而廢事不可𢼸也見不可𢼸而必惡焉心之正而情定矣善言非順於己者而審之以公則導善而止惡不可惡也知不可惡而必𢼸焉心之虛而道安矣乃以立一代至正大公之道法而有夏之庶民亦成乎崇儉樸敦善行之風則繼禹之存之也嗣禹而爲君子者湯也湯之存之也何如哉湯以爲立人之道在乎行政成人之能在乎用人政有

偏倚而失中則人極不立官人以世而有方則人材不興故其建制治之法酌乎兩岩之極致而定一不易之軌則未嘗任意以或偏也其定求賢之制因其德器之所宜而不拘族姓之貴賤必有能之必達也乃以定一代事理物情之規範而有商之庶民守其矩矱與於賢能則繼湯之存之也嗣湯而爲君子者文王也文王之存之也何如哉文王以爲人之所以爲人此心之與天下同休戚而不忘者也此心之求合乎斯道日進而不已者也故西土之民在其襄保有二之衆依爲父母本無傷也而視之如傷則所以矜恤而生全之無不至已聲色之表有其獨契闇諫之外有其自得已見道矣而

望之如不見則所以寔造而體備之無不極已乃以盡君子修己治人之德而使汙染之庶民遠於戕賊而革其驕悍則維文王之存之也大業未成而武王繼之武王之存之又豈異於文王之心哉武王以爲習焉而不相狎人情之貞也睽焉而猶在念人性之涵也相狎而失其貞不相念而無有涵則人之所以爲人亾矣故人有近也而不弛其敬事有近也不廢其愼人有遠也褻集不遐事有遠也圖惟必至乃以集文考將成之緒而启一代之治焉則周之庶民益攝持於君子之心而咸就理矣維武王之存之也功成矣治定矣而邦家未靖禮樂未興則周公相成王而知君子之道在己也周公

當帝降而王之世不敢侈大舜之生安乃集三代盛治之成則必會四聖之道法三王者所當兼也而三王之有四事也政惡不可不貞也用人行政不可不審也敦仁體道不可不力也愼微圖遠不可不謹也凡此四者推而施行之以自治焉以治人焉政教於此行禮樂於此興施之而盡其君子之實者且施之而以錫庶民之極乃其中則或有不合者矣心何以備道而得於此恐失於彼道何以制事而盡於己恐未宜於人而周公未敢以意爲裁制也恐其道有偏失心有偏至而天之所以与人之全體大用不備也乃聖同此人人同此心則盡吾心以思必有其通者矣於是仰取三王之道而思

之夜以繼日其心之愼有如此乃幸而得之矣此人心之固有而三王之同歸者也則坐以待旦而亟行焉其行之敏又如此於是而人道乃大明大行於天下而衆之無窮以定君子之極而作庶民之則乃使化行俗美而人異於禽獸矣蓋在舜以性之之聖開中天而期人道故盡其性而盡庶民之性自禹以下則必兢兢於人禽之異憂勤惕厲以自立於人紀之上而爲恩賤爭異類之防後之君子又將何以承之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亾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

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季實平王之四十九
季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倉證切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
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
號取記惡來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季以首事
季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
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尒意亦如此蓋言斷

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
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
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故特言之
訓義孟子承孔子者也故以孔子承周公而言曰嗣周
公而為君子者非孔子其孰歸哉故孔子之於列聖有
不同者矣自舜至於武王皆有天下周公相也而王業
成焉則亦有天下之事也君子而有天下其制為治教
政刑備乎人道之盛者不足論而論其心明乎道之盛
者唯在此一念之幾希存而不忘也君子而不有天下

則其心德之存主自不待論而論其見諸行事者為天
下萬世立人禽之大辨則孔子之作春秋是已夫春秋
何為而作也古之王者存其理於在躬而憂天下之庶
民任其性情之流而與禽獸無別也於是以時巡守於
方嶽而令大史陳詩以觀民志審正變而納之正晉貞
淫而防之於淫故蕩僻暴亂之不作而人乃自遠於禽
獸自周東遷下同列國時巡典廢車轍馬迹熄於周道
而陳詩之制不行民間之所為哀音亂節不足取也詩
亾矣詩亾則人心無所觀感無所勸懲而天下之大害
有二君臣之大分滅則篡弑興是人而禽獸也□□□
□□□□□□□□□□□□□於是而春秋作焉以

匹夫而尻二百四十二季南面之制以定百王不易之
法□□□□□□以為天下萬世存幾希之異焉乃
春秋之大義亦未易知矣夫徒取其書而觀之則古者
列國皆有史官以記時事晉有乘焉以記載立名而所
載者非必正也楚有檮杌以懲惡為旨而所懲非必惡
也魯於孔子未修之前固有春秋以紀季月法天生殺
為名而非必能憲天以立法也等之乎列國之書也一
也等之乎列國之書則其所紀之事一同齊桓晉文更
霸中國之事非有帝王大經大法之可立人道者也其
所撰之文同史官之詞所見所聞之實非有帝王之典
謨訓誥可明人道者也而自孔子修之則有其義矣孔

子曰吾之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有大義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之於一者也有精義焉嚴人道之存亾而辨之於微者也則正也審之於心揆之於理竊取古之帝王所以肇修人紀者而窔切著明以示天下焉由孔子之言觀之則春秋之義其易知哉顯之於霸功史筆之閒藏之有千聖百王之精意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也君子之所以存者在此庶民去而爲存之者在此也義不易知而飄與承其志事哉予不能辭其貴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

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當作厶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尙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葢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詞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訓義孟子敘删聖之存人道至於孔子而以身任其承也曰君子之存人道至於孔子而其防益大其念益突其義益隱可以立無窮之道法而抑不能不待於修明之者予其何多讓焉古之君子或君臣父子而同堂或歷世數百年而相紹其𠩄而同堂者無待於傳述之有人也其不𠩄而異世者則其中必有承其澤而爲之發明以俟後世焉夫人至於五世則見聞屢變而心迹俱亾故君子之治法至五世常典在而精意不傳其澤斬矣小人之敎思至五世遺書存而微言且隱其澤斬矣夫自孔子以至於今由孔氏而言之伯魚而下至於子高凡五世矣由歷歲而言之敬王而來百五十年凡五

世矣是遺澤將斬之日也使予生也早而得爲孔子之徒則傳孔子之心以俟後聖也易乃予不得爲孔子之徒矣而大義將隱微言將絕之際予猶𠩄而授於孔子之徒私竊孔子之道以自淑則及此未斬之餘體孔子之心明孔子之道予其能不以自任乎嗚呼孔子之心何心也孔子之道何道也辨之於毫釐者義利公私而已矣嚴之以防維者君臣夷夏而已矣見之於事而凝之以心者所性之仁義而已矣則在孔子而志在春秋者在今日而道於何建以別人於禽獸絀功利以崇王道闢楊墨以正人心夫豈敢曰删聖之統在已哉庶使人禽之不相雜以無媿天地之生而已乎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與當作与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与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葢猶過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訓義孟子曰義利生死之間人之大節也為大節之所自立則有一定不可易之理而可定者吾制義之則不可定者事會之變則有疑於兩可而待決於心者焉愚不肖者失之不及賢智者失之大過於以處兩可之幾

難矣今夫人之有所取於物也有必在可取者有必在不可取者而不盡然也揆之理揆之情揆之勢見為取則可以取也取之似無損於物也徐而思之又可以無取也其中有不可取者存也於是而取之亦可原所可之義以為名矣然既有可以無取者在則雖於人無怨於己無慙而此心之剛正不屈於外物者以貶廉於名未廉於實其廉傷矣則何如其無取也此勉其不及而以為定理者也若有所与於人也有必在可与者有必在不可与者而不盡然也揆之於己或有餘揆之於物或不足揆之於道或無損見為与則可以与也与之似可以見德也徐而思之又可以勿与也其中有不必与者存也於是而与之亦可託所可之義以為宜矣然既有可以勿与者在則雖示無所吝求有所濟而此心之慈惠出於不容已者無實惠及物而惠不根心其惠傷矣則何如其勿与也至於事遭其變而不惜致命以殉之有在必可死者抑有在必不可死者而又不盡然也揆於分義揆於期許揆於志量之所期見為死則可以死也死焉而著吾節也徐而思之又可以勿死也其中有不可死者存也於是而死焉亦可執所可之義以自決矣然既有可以勿死者存則雖其志難回其氣不沮而此心之靖獻不避夫艱難者以死謝之而有餘咎勇於氣非勇於道其勇傷矣則何如其勿死也此裁其大

過而以為定理者也葢理有一定者不可以兩端為疑則全名即以全節理有不可以一定者抑不可以一端取決則制其義乃以善其仁重吾生即以重吾道斯精義而建大中至正之矩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切惡讀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切矣夫夫尹公之夫讀如扶扣立作敏乘讀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

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逄蒙之禍㬎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訓義師弟子者以道相交而爲人倫之一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義定而情自合戰國之世有敢爲人師者出焉以巧智立言動學者之信從而引人於機變競爭之中於是見聞皆邪後來者益出於智巧而務勝其師甚則怨行而害及之孟子以爲此人倫之大變也乃推本徧原因往事以立斷故讀逄文至羿逄蒙之事而有感焉昔者羿與逄蒙皆不道之人也而獨以射著逄蒙學於羿學其技耳而與羿久俱則不期而與羿同其敗德矣學之久而盡習善射之道羿亦或冀逄蒙之德我也乃逄蒙思天下唯羿爲愈己妒心起而惡不可止於是殺羿斯事傳於古今以爲背德戕倫蒙之罪不容誅矣孟子曰逄蒙之罪誠不可赦矣雖然飄使逄蒙而至此者則開蒙之釁者羿也成蒙之惡者羿也人來學而使陷於大惡是豈非羿之罪乎昔之人嘗斷之矣公明儀曰羿之見殺也以道盡而亦非吝於教以取禍宜若無致殺之罪焉夫無罪則無罪耳而曰宜若是就寬羿者言之耳儀固未嘗以羿爲免也其意若曰以蒙視羿手刃其師而不忌爲不赦之辜則薄

乎云尒而羿亦惡得無罪哉羿而見殺則誅心之筆在後人倘蒙殺羿不終蒙有今將之討而羿亦宜四裔之投也夫吾所以謂羿有罪而與古人同其公論者何也則有子濯孺子庾斯之事可證焉子濯孺子亦善射者也嘫未聞以射名如羿則其爲人有出於善射之外者乎鄭人使之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此潛師以掠境彼乘惰以掩歸不必有相害之心而成乎不相下之勢且皆有使之者非二子之私爲敵也乃斯且至而孺子病矣謂其御者曰兩將相敵勇者生焉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無先發之制而坐制於人吾死矣夫已而問曰追我者誰邪亦冀其人之儒而可以逸焉耳其僕鄭

重而言曰庾公之斯也言及斯而僕心愈惴矣孺子忽有所見焉而曰吾生矣信斯乎抑自信乎自信以信斯言之決而無疑然後知孺子之素非僅以射名者也其僕固未知而疑曰庾公之斯豈易敵者哉葢衞之善射者也以善射之敵加疾作之夫子而曰吾生夫子果有以信斯乎抑將有以自信乎何謂也孺子曰吾有以自信實有以信斯也斯之善射不有所本乎學之於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則學射於我是師友之授受情所感卽義所不容昧也然今天下之背其師者多矣而吾有以信斯之不然則尹公之他非但善射者也其志正其行直無邪曲機詐之心吾以是交他而他亦必以此交

斯耑人之與耑人志乃同氣乃孚而所旦夕與遊於志正直體之中者必皆有忠厚長者之道以相奬斯之見取於他必耑矣曾耑人而忍戕其所自成名者乎故曰吾生也未幾而庾公之斯至矣其追也不容不至而其至也且以觀孺子之相待何若也而孺子不執弓斯乃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則不棄人之無備而務一逞矣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信其無相害之心而不難以誠告也而斯之言一孺子之言也曰小人之奇以射事君也葢學之於尹公之他尹公之風軌斯固何日忘之而尹公學射於夫子則夫子之生平斯抑景仰之久矣況斯射之可以命中夫子之道也而忍以害夫

子乎雖然斯有所不容己者存焉今日之事君命所臨勝敗之幾君事也我不忍害夫子而忍廢君事乎藉手於夫子之疾作以不致隕越則亦修其職事以報於君而夫子可自此遠矣葢抽矢敂輪以去其金可無傷也發乘矢而後反亦足以示國威而告我后矣以此觀之從容於酬對之際而兩全於君師之間斯果耑人也孺子之信之而不爽者耑人授受心志相得自無不可坦然信之而豈其棄危以相害乎則斯可無過而孺子亦可無尤無他唯孺子之以道義凥心而不僅以技巧相尙故自全而成人之美觀於此則逢蒙之忍於相戕皆羿導之也而惡得無罪乎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須愼天

下之師受立教有本躬行爲速化之原謹教有術正道爲漸摩之益一技術之閒而善惡得失如此其不同況藉口於君子之道以遂易天下者乎故楊墨之無父無君富彊之相傾相危而授徒著書以壞風俗皆先王之必誅而不赦者也嗚嘑孟子之世以機智相爲師友而其害猶如此況後世之餬口爲師而大壞風俗者乎宜朋友之一倫絕之久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臰作臭者省譌）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切）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
自新也
訓義孟子曰人之性一也而才則不齊才因乎氣稟之
偏正而性之函於心者心得之以靈則盡其心之用而
才之或偏或正皆可以至於善如棄其可盡之心而恃
其才之長則剛流於戾柔流於靡矣易剛柔之正且以
見猒惡於人矣夫才猶貌也貌不同而人之貌必異於
物之貌則同才不同而人之才異於物之才則同其不
同者不可彊也其同者可勉也而不可自棄也今夫西
子貌之美者矣可自矜也亦人之所必致也而使其蒙
不潔焉則猶是西子而人惡之矣皆掩鼻而過之矣不

潔者西子之所本無而蒙之者西子之所自致然則人
有聰明之才而爲機智以傷天下有彊固之才而爲恣
戾以爭天下爲天下怨惡之歸亦如此夫若其能自潔
也使其貌之美則亦美矣雖有陋惡之人且自恨其不
美也亦人之所不致也而能齊戒以齊其心沐浴以潔
其身則郊祀上帝且可使之執事以告虔矣誰復較其
美惡哉可以祀者人因其可而可之齊戒沐浴者惡人
之自盡然則人雖明有未逮致學則知以生卽力有未
足力行則仁以守爲斯道重遠之寄亦如此夫盡才之
長不可恃也其短不必疑也同此皆善之性各有可盡
之心亦自勉而已矣矣論才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
理雖有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
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
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
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
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
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
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
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
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
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
也　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
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

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突得此章之旨矣

訓義學者不知性則以道非己之所必由德非己之所固有故君子立言必以性爲之本乃性函於心而不可形求者也非智足以知之則欲言而無可言者於是言性者皆馮其智以晉敚而顯之而智有大小之不同大智者以其眞知而爲言小智者以其一耑之慧辨而爲言而言性者皆以非性爲性君子以此欲人之力行心體以得其眞而惡夫智孟子以爲此非智之過乃不知擴其智大以極乎天地人物之全體大用而成乎小智耳故槩舉夫言性者之爲得爲失而辨之曰君子言性異耑亦言性而言性者盈天下矣乃性藏形色之中而

形色不足以章其體性行情才之際而情才不足以定其用故凡言性者未有能實指何者爲性而明言其質也故君子以已嘫之迹著於日用者言性之善言其故也異耑以偶嘫之迹有其分別或言有善有不善或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言無善無不善亦皆因人事之或嘫人心之有時而嘫者言之亦無非故也則皆故而已矣而非能就性言性確徵其必嘫者矣夫旣皆以故而言性則君子之言有故也異耑之言亦有故也堯舜可爲故桀紂亦可爲故仁義之由中達外者可爲故食色之發起於中者亦可爲故而何以見君子之得異耑之失乎曰利不利而已矣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順

而便也因物而覺因感而流則逆而迷也天理以得人心以合則與物宜之而生理以昌人道以立也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各任其流則人無以異於禽獸禽而不可治也嘫則言性者有本焉所以本天治人而爲治敎之主其必以故之利者乎若夫言性而不言善非無故也而皆不利之故也理不得則心不安先己不利於此心事不順則禽不可止乃以不利於天下無其本則故非必嘫之故而異耑安能與君子爭鳴乎夫旣不利矣而彼持一偏之說足以横行於天下者皆其智足以飾之於是而君子重惡夫任智以立言者乃抑豈智之可惡而君子獨非智足以知性而言乎所惡於彼之智者惡

其鑿也明明一共知共信之理舍之不由而因偶嘫旁出之蹊徑遂循之以爲固嘫及其窒礙不通則曲折推排以求必伸此滰樸者不能而巧黠者能之則其罪在智焉矣雖嘫智豈非知性者之所必資而亦何惡哉今夫水之就下水之性也而當禹之時横流汎濫則有沓不知其經流之何在而似可隨指一處爲水之歸者亦無異於人當習氣横流之時不知何者爲性之眞而唯人之言之如使智者於情欲紛禽之餘獨有以突知性之固嘫而導天下以知其所自生若禹之行水經分派引使畢歸於海而天下晏嘫則於不易知之中而眞知不妄而抑何惡乎禹之行水也唯不鑿也九山自高九

川自下原有固然之經流太其壅塞行之而已未嘗有事於陘之過之開之擲之也如智者因其孩提之知愛而言性之仁因其稍長之知敬而言性之義因之以自治而全性乃以全其生因之以及物而盡吾性乃以盡人物之性則知之所及上足以體上天生我之大德而無所疑於天下足以風動乎一世之人心風俗使之咸若而無拂於人其爲智也豈不大乎而又何惡乎夫苟能以智而行所無事其用智也亦甚逸矣智而鑿焉則勞於推測而徒爲害行所無事焉則理無不得而初不勞而不覩之治憲者乎今以天命之不易知也人生而靜之無形迹可執也此凡言性者之難也乃以治憲者

言之天如此其高也其度分之闊無形埒之可識矣星辰之遠也其躔離之次發斂之道無區宇之可記矣乃治憲者定其餘分定其杪忽上而千歲已然之日至以何日何時何分何杪而合乎黃道之極南者不差下而千歲亦可因今此以積求之而不忒其爽乃天不能違我星辰不能越我此亦豈非甚不易知哉然而有其故也其故亦甚利也近而一歲之相因如是也則遠而千歲亦如是也積之有多少而數必均也以上推往古之千歲而既然也則下推將來之千歲亦必然也加之以閏餘而數必合也坐而定焉豈待窮高而視之極遠而候之哉然則言性者因夫婦之知能以知聖人之分量

因人心之不忍不敢以知天命之至健至順上極於生知安行之本體下通於雞鳴平旦之良心又何待索之於二氣五行之變化窮之於血氣心知之參差而後知哉求其故者求其利則無不利也求其無所事則固不勞也故君子智誠足以知性則一言以決之曰性善彼鑿智之流雖執一故以相亢徒見其勞神焦思而止以賊天下亦惡足道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

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訓義 待小人之道下焉者違禮以徇之則與之俱爲小

人固不足道矣於是而有亢小人以明高者務自處於
孤高而或至於違禮則不足以服小人而先已自尻於
執物之外矣夫君子無往而非禮其於小人也亦卽此
以處之禮不爲小人而設而君子自尻於大正禮雖非
小人所知而終不可以自致怨怒於君子若孟子之於
王讙是已齊大夫公行子有人子衰麻之喪齊王臨焉
卿大夫皆赴焉王讙爲右師大夫也往而弔之君之所
臨有司徧爲卿大夫定賓次之序右師固有定位矣而
可異者其入門之時衆賓不安其位則當讙未就位之
時先至者揖讙而進於其位以與之言讙既就位之後
後至者舍其位以趨就讙之位而與之言甚哉齊人之
唯知有右師而不顧也乃孟子卿也亦與弔焉獨立其
位以將弔事自入至出終事而退孟子亦不自計其未
與讙言也而讙見孟子之儼然而不與言弔者亦因其
言而見孟子之肅然而不與讙言於是而覺孟子之異
矣乃退而有不說之言曰歸者之弔諸君子皆與讙言
則是讙可與言也可相與言而不遺讙也孟子獨不與
讙言豈諸君子之可言而孟子獨否乎此以讙爲可簡
而簡之耳孟子聞之曰子敖以我爲不與言吾固不得
與子敖言亦不自念其未與子敖言也夫亦有禮在而
已矣今者雖非朝廷之事然君臨之卿大夫集之則序
賓以爵亦猶行朝廷之禮也同乎爵者各有位北鄕以

東爲上而位定位定則不可越歷左右而相與言以示
肅也異乎爵者各有階堂上堂下之不同而階辨階辨
則不可踰之升降而揖以相就吾歸者見有歷位者焉
有踰階者焉不知其何故也不意其與子敖言也我生
平所不敢踰越者禮而已矣備位客卿與子敖而殊階
抑與子敖而各有位禮之所在吾自欲行之未嘗知有
子敖也未嘗念及子敖也無簡子敖之心而特無欲免
於簡子敖之慮乃子敖以我爲簡與吾行禮之心兩不
相涉吾不知此猜疑之所自生而不亦異乎嗚嘑孟子
何嘗不簡子敖而何嘗以此簡子敖尊朝廷以正典法
自盡其道初不知公行子之庭有子敖也君子之立身
如是而已矣若知有子敖而簡之則子敖尙重而先自
輕矣乃正言之而子敖亦不能復咎孟子則小人之終
無能如君子何者亦在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當作悉下同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亙愛之敬人者人亙敬之 亙胡登切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彊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當作猶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今作去聲讀）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憂當作慁）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慁

訓義 孟子曰夫人日行乎慁患之途而慁之與患立心之大辨存焉同此不自寬釋之念自中出者曰慁自外來者曰患中有不容寬釋之情則上極於聖人之純德而皆其所必至外有不能寬釋之憾則日以其心隨鄉人爲喜懼而無以自容夫恥爲鄉人而欲希聖人者君子也君子者豈有以異於人哉不足喜而不喜不足懼而不懼言行一循其常氣象一安其故本無異也而自鄉人之沈沒波靡於吉凶利害之中者視之則見其迥然有異於人者而君子亦果異矣乃君子之異豈但其才之足以勝天下之變量之足以受天下之逆哉人之所行莫不因其心之所存所存者在外則合天下而無以容己也所存者在我則合天下而皆責之我也而君子於是乎異矣君子以爲吾心萬物竝生之理仁也吾心所以治萬物而得其序之理禮也故以仁存心唯恐私僞之傷吾生理而保全此心者無念忘之以禮存心唯恐蕩逸之喪吾天則而防閑此心者無念忘之由是而以膺天下但期不失吾仁而於人見必愛也則和吉之氣象固與人忿戾之習氣異矣但期不踰吾禮而於

人見必敬也則謙莊之氣象固與人鄙倍之流俗異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愛人者人愛之而不忍加害焉敬人者人敬之而不敢或傲焉其應也推之一家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共以成君子雝和莊肅之化而莫不尊親焉君子異矣而在君子之心未嘗執情理之應以爲我如是施人如是報期其效乃致其功而君子之大異於人者亦不待人之愛敬而始顯也設有人於此焉固應理之所無而亦應情之所有其待君子也不以直道相與而橫不我敬也不以順理相接而逆不我愛也君子於此不見爲難感而益觸其必仁必禮之心乃自反曰夫仁則人應愛之而待我以橫者我必不仁而未

盡其恣也有禮則人亟敬之而待我以逆者必我之無
禮而未致其敬也不然則恣敬之施必相孚感而此不
恣不敬相干之事何以至至於吾肯哉自反焉而必管
其恣敬者無不用矣於是而耍自反以攷其得失果仁
矣恣之曲體之矣果有禮矣敬之極致之矣而其爲橫
逆猶之乎肯者也君子之心其可以自釋矣乎乃君子
以爲恣敬存乎事仁禮存乎心吾之所不可有一念之
違仁禮者吾心之本體也而不足以感物之化我必不
忠乎忠於仁而後無媿於此心之萬物一體忠於禮而
後無歉於此心之性命各正蓋至此而君子心之所存
眞有流俗不能測其際者而君子果大異於人矣自反
而忠而君子之德又何以加哉於是而君子之量乃益
宏君子之才乃無所可困矣彼橫逆者猶不改也君子
之心於是乎不復以纍我神明矣則坦然處之曰人有
是心人之眞也此橫逆者失其眞而唯血氣之所使亦
妄人而已矣至於妄而與禽獸奚擇哉夫吾所可化者
人而不可動者禽獸必欲處之與爲難而已其爲禽獸
也而何屑與之難焉彼必氣矜而來我以端靜而膺得
喪不爲之撓生死不爲之動彼流俗之人方爲君子憤
爲君子懼而君子但保其大中至和之體以容受天下
而不驚而後君子果異矣固區區流俗之人所不能知
其何以然矣以爲君子之坦衷乎而君子之刻責於寸
心者無已也以爲君子之畏謹乎而君子之澹忘乎外
物者自定也此無他故唯其存心於仁禮之故而君子
之于憂與患辨之早矣憂者人所必有者也當其而慮
事過而忘非憂也朝乾夕惕而猶恐不逮蓋終身以之
矣人所不知有而惟君子有之患者我所可無者也事
有可調和物有可澹忘非患也猝至妄起而非意忽生
特一朝之變耳人所不能無而唯君子視之若無夫君
子秉仁禮以膺天下坦然自信而何憂哉乃卽此仁禮
之中而在人見爲可信者在君子則見爲可虞則誠有
之矣而不敢自安者以仁禮未易言也玆生如舜而後
可言仁用中如舜而後可言禮審於危微之幾如舜而
後可言存心乃舜亦猶是人也其有此心而以善吾身
之用者人性之本然也其以此心而出膺天下之變者
人事之必然也我亦人也則內之具此理於心者同也
外之與萬物相接者同此理也舜不內而有不仁之傲
弟乎外而有不順之三苗乎而大仁敷焉大禮敍焉蒸
乂而克諧舞干而苗格其在當時也典敍禮秩而四海
風動天下法之實有以爲之法也訖於今日也爲典爲
謨而百世爲經後世傳之實有可傳者也我反之己而
能然乎如其未也則亦與鄕人之出沒於私利之中縈
擾於近小之地得之而喜失之而憂心逐物遷而瞢瞢
以終身者同耳夫欲爲君子而至鄰於鄕人其忝妄人

也幾何哉其去禽獸也幾何哉是猶不可憂乎而君子之憂之也何如不憂物之難感也不憂道之難至也一念盡仁盡禮而一念卽舜念念盡仁盡禮而念念皆舜如舜則憂無可憂而可已矣必如舜而後可無憂而可已也若是乎君子之心涵存而不釋終其身於兢業之中故曰有終身之憂也若然則夫人之所見爲可患者鄉人之鄙陋役役於得喪順逆之中而君子豈有之乎誠自反焉而非仁無行矣無所傷於物矣非禮無由矣無所慢於物矣忽然而有妄人者出以橫逆相加而爲一朝之患君子於此秉和平中正之心以涖之其害在一己而權無可伸避之可也不及避而受之亦無愧也

其害在家國而法有可行責之使改可也不改而誅之亦無尤也終不以累吾心而引爲己患也教有所不屑而不教亦仁刑出於無心而刑以佐禮舜之所以行乎天下後世亦如是而已矣蓋求諸己則爲君子上至於聖人而唯有反身而誠之道求諸人則爲鄉人下至於禽獸而止此怨望於人之心憂與患皆心爲之而其不同如此夫人之立心可無愼哉嗚嘑孟子之言所以示後之學者至矣乃其言君子之憂則唯在未免爲鄉人鄉人者非果有大惡也而其習俗之所流必成乎大惡吾黨耳日聞鄉人之言目日見鄉人之事心且習爲鄉人之心而不知所以異也吾老而媿之彌甚況其在初學之始志乎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亂當作亂尻作居誤食當作飤瓢作瓢省誤憂當作憂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舊注當作猶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然當作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鬬當作門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訓義 道者所當行之路也路皆人之所可行而唯己之所徂由是以達焉則爲當行之路行之而己之理得行

之而已之心安則道在焉故禹之言曰安汝止自安其所止也夫子之告顔淵曰爲仁由己審之己而道在則仁也今以出處言之功名之士與隱逸之流交相爲非而不知皆道也道因地而遷南之北卽北之南無定名而從乎人之所嚮故地不同而期以所當行者同孟子因孔子之追論禹稷與賢顔子而發明其理以見道在一心之自審而非可據古人之一塗以取必也論古人者先論其世世之所值卽其所處之地卽道之所自生也禹稷所當之世雖平成未奏而上有聖君下有哲相世之所自平也禹受司空之命而平水土稷任后稷之事而教稼穡勤於其職三過其門而不入在巢許之徒

方謂堯舜已治何可越俎代庖而孔子尙論則賢之賢其不私一己而利及天下也顔子所當之世雖民生已奠而上無天王下無方伯世之所自亂也顔子於斯隱居玫學居則於僻陋之巷食則一簞飮則一瓢人不堪其貧而以爲慼顔子以自樂其道而不改在求路之輩方謂如或知我可以治賦足民而孔子論定門人獨賢之賢其不殉天下而失己也夫孔子進不迫求禹稷之功退不必同顔子之隱而於三子皆有所推獎則疑道之不一而惟人之趣也孟子曰孔子之賢之之心豈有異哉禹稷顔子同道故同賢也在禹稷非以進慕夫功名也其所當然者在勤勞之不恤在顔子非以退甘夫

隱逸也其所當然者在貧賤之不慼蓋君子之心必不以一己之便安而遷其志故出而不避其勞可與舍易爭險阻處而不殉乎物必與世運辨貞淫無私也則見之精無倚也則規之大其道同矣道者決之於心而酌其當然者也顔子之心不易言矣夫禹稷之過門不入何以如是其亟哉可以知禹稷之心矣禹之治水以拯溺也而亟於四載之乘則想見其心患天下有未出於洪流而溺者猶己溺之矣稷之教稼以救飢也而亟於百穀之播則想見其心患天下有未喩於田功而飢者猶己飢之矣唯其心之所患如是則若或迫之若或勉之不如是而瘝瘝不安形神不釋者故三過不入不自

知其已亟焉則由是以想顔子之心食不簞食飮不瓢水居不陋巷其瘝瘝不安形神不釋者亦然賢者之心各行其志初不私一己而或爲物論所搖以貿貿然而進趨於功名貿貿然而決計於隱逸其心同故其道同也雖然道旣同而行事何爲其異居心又何爲其不一哉則道者因地而生者也居禹稷之地則由禹稷之所行而乃至乎道居顔子之地則由顔子之所行而乃至乎道使禹稷處無道之世君不我庸相不我舉而以天下爲亟則志殉乎外慕而失己使顔子處明良之世任之也專受之也大而以簞瓢爲樂則情安於苟且而已亦喪唯其因時之所以處我者而皆有自處之道故禹

稷而易顏子之地亦簞瓢陋巷而樂也有其樂故可以憂天下之憂顏子而易禹稷之地亦三過其門而亟也自亟其亟而非亟人之亟也易地皆然故孔子交有以信之而同賢之也則請爲喩言之今夫鬥則救之亦解紛之道也其爲同室之人鬥乎而救之者雖不及櫛縰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於斯時也不容不救救不容不亟何以必亟救而心始安則亟救之心生於同室也若其爲鄉鄰之鬥乎事不相與情不相維披髮纓冠而往救之豈不惑乎雖曰救鬥義也而可不救則義不在救矣雖閉戶可也閉其門也無救之責卽無救之心閉戶而心安則閉戶之情起於鄉鄰也堯爲君舜爲相疇

咨而命之同任此洪水橫流五穀不生之天下則禹稷於勤勞之外無道以自處是同室也故飢溺猶己之心不可不亟道不行身不用漠然無知者以行其夏時商輅周冕虞韶之大業則顏子於安貧之外無道以自尻若其不私一己不殉天下以求盡其心之安則同也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行者己之所當行非古今境遇之不齊畫一而迷南北者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違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當作致從才用切很胡懇切）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讀如扶下同責本作責下同）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

者是則章子已矣（夫妻之夫甫無切爲讀去聲屛必郢切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訓義孝庸德也而語其至則有責備賢者之道焉乃論人於天性之際則難言矣君子不輕許人以孝而重絕人以不孝許之孝者不但以迹而以心不但以心而必以道故賢者不得以孝名若夫以不孝責人則取世俗之論而已足何也孝庸德也世俗之論亦可與知而何

得取大逆之名過求之不知道者乎所可惡者未能自免於世俗之誅而故爲高論以責人則末世之風俗所自壞也匡章以責善得罪於父因不得侍養乃自怨自傷出妻屛子而齊人羣起而譏之孟子獨原其心自別有所取於章而不以此棄之乃公都子疑而問曰君子之取人莫大於天倫之順逆匡章通國皆稱不孝是有道者之所必絕而夫子與之同遊又加之以禮貌豈偏長之可取而大節之無嫌乎敢問何謂也孟子曰章子而以不孝稱乎稱其不孝者乃通國之人乎夫孝非通國所知也而不孝則世俗之定論亦不易之說矣與通國人而論孝不孝亦就世俗言之而足矣世俗所謂不

孝有五其說甚淺而以誅人子不知有父母之心則已備也惰其四支者士不學而無祿農不耕而無粟父母之養有與無所不顧也世俗以爲不孝者一博奕好飲酒者貧以匱其財富以荒其事父母之養有與無不知顧也世俗以爲不孝者二好貨財私妻子者爭利於錙銖營心於猥賤父母之養其有與無不能顧也世俗以爲不孝者三縱耳目之欲者廢棄其先業而見賤於士君子辱人賤行親無令名而僇辱焉世俗以爲不孝者四好勇鬥很者輕所受之身貽覆宗之害亦以刑戮父母且危焉世俗以爲不孝者五此五者世俗之言君子所不廢也求免於此五者亦難矣通國之人使自反焉

果其心目之間常有父母之養存而不忘乎果其內顧此身不辱不殆以無忝所生乎彼之高談闊論而人於形迹者吾恐其皆不能免也藉口清虛侈言好容以誅生尻室爲本計以尻榮矜氣爲雄豪皆犯其清議而不知而以視章子有一於此乎有一焉則通國之人按成法以誅之可也章子而無也則是以不孝者而誣非不孝者也通國之言安足據哉若以君子論章子則章子之論定矣夫章子所謂不知道者也章子之見譏於流俗者以不能承事其父之故而所以取責於父者唯父有不善章子諫之已亟遂如責其父者然使父而見聽而章子免矣不忝其父之怙惡不改因以相責而不相

遇合耳夫幾諫者子之道也不從而不怨者諫之道也若直其詞危其言以相責則朋友之道也道合則交不合則可絕也父子主恩而已矣以善相責激而成怨賊恩之大者矣唯知爲子之道者早計之於進諫之日而唯恐有違逆之隙則不至以成親於善之苦心罹乎自絕其恩之大咎故章子本以孝子之心而不得爲孝君子固將責備焉而抑視其後之所以處此者何如乎使章子以責善致怨於親遂自以爲無過而泰然尻之則章子亦何足諒乎乃章子之處此苦矣夫夫妻相偶子母相依連屬而憙樂與共人之所欲而章子豈不欲哉乃以責善之故而父罪之因與離而不受其養雖欲近

而不得也於是出妻屛子誓以終身不受妻子之養則妻不得以屬己子不得以屬其母章子亦重拂其所欲矣章子於此有其心矣其勢窮其道窮於不可爲心之中而設一心焉以爲使吾而不若是也不得養父而安受妻子之養則忘親自便而昔者望善其親之心流而爲不恤其親之心則果不孝之罪大矣未能免於罪而乃免其大者焉則雖有生之氣而有死之心章子終身畢赴其責善之初心亦良苦也謂之爲孝則未有不知道而可爲孝者不可爲孝則無辭於罪謂之爲不孝則世俗之能舍妻子以用心於父有幾也而章子亦異於世俗而自成其章子則章子之爲人亦如是而已矣吾與之遊將原其心而諒之以道豈無謂哉若夫通國之人日役役於妻子之中置其親之善惡於度外茲置其親之養於度外吞而不爲親所逐乃從而議之亦何足與論得失乎蓋知有親之心而遇之窮正孝子自盡之日則必審乎道以盡人倫之至若尻平常之勢而求免於不孝則亦就世俗以責世俗而能免者少況得而苛求之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厺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厺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讀厺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衛其弟子厺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厺諸子思曰如伋厺君誰與守居當作尻上同

言所以不厺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宜作敚然當作嘫

敚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訓義道因所處之地而生而大中至正之則固有其一定之理卽在安危死生之際無能亂也怯者以情迷勇者以氣矜皆唯其未知道也忘身卽以忘道而守道卽以守身於曾子子思之事見之曾子授學於武城武城人奉曾子而尻焉於是而忽有越人來寇之事武城方圖守禦越人懸軍遠攻亦未必其遽下也而或告曾子

曰寇至盍去諸亦淺人畏害之恆情耳乃曾子欲去之
心不待或人之告而已定遽告其館人曰寇至將有入
保者勿寓之我室致毁其木以爲薪也則武城之備禦
曾不繫其心視一室之薪木不如矣於是遂去未幾寇
退矣戒心釋而可以修講習之事也乃豫告武城人曰
修我牆屋我將反則武城之委全曾不如其牆屋之當
修也迨牆屋修而曾子反初不以昝日去之之急嫌今
日反之之遽也曾子自坦然於去留而一無所疑而左
右疑矣私相議曰君子之於人固不能忘情也安危之
際見厚薄焉此邑之人待先生者內盡其忠外盡其敬
是不可以動先生之情乎乃寇至而去民之耳目屬焉

將墮其固守之心委而寇退而遂反是明置武城之存
亾於度外而危則去安則歸君子其何以爲情而報其
忠敬乎殆於不可乃門人有沈猶行者知之而言曰先
生度其可以去而去而決去而不疑度其可以反而反
則必反而無媿此在先生擇義之精守志之定有實焉
者矣非介所知也是非但今日也昝者先生館於沈猶
氏適有負芻之禍從先生七十人未嘗不可出其智力
以排難也乃先生御此七十人以去未有與其難者審
之定故守之初終而若一而又何疑乎自曾子言之則
君子之全身遠害而不以一時之意氣矜其勇者此一
道也而子思異是子思仕於衛凥其國中而適有齊寇

彊大相夌衛亦危矣而或告子思曰寇至盍去諸亦其
忠君子而欲全之也而子思不欲去之心已決毅然以
死守自任曰夫伋安得去哉存而與俱存亾而與俱亾
守禦之責伋任之矣如伋而忘身以去也則凡在衛之
廷處衛之國者皆可去也君誰與守哉卒之衛賴存而
子思無虞初非子思之所計自子思言之君子之忘身
禦難而不以一己之私情生其怯者此一道也乃孟子
合而論之曰曾子子思或去或留之際至不同矣而揆
之於道豈有異哉道以貞生死險夷而守其至正者也
不妄許人以死則其死也不輕道之以重其生者重其
死也不復自念其生則其生也不妄道之以貞其死者

貞其生也道之所定心之所安而生死初不在其意中
此君子之以其身爲道之身而不爲情惑不爲氣使一
而已矣乃其所以去留之不同者則曾子師也以道交
武城非以身交武城也言其分則父兄也子弟之難不
及於尊者所以全子弟也子思臣也以身事君乃以道
事君也言其分則微也尊者且危微者不得而安所以
明分義也或爲師或爲臣所處之地也道因地而各有
其當行之路使曾子而凥子思之地則知此身爲道之
所有而不敢自主其養大勇浩然之氣者必身任險阻
而不疑使子思而凥曾子之地則知此身爲道之所在
而不敢自褻其奉臨深履薄之訓者必愼以遠害而無

夏易地皆然唯其道之同而已矣彼以意氣相許輕以其身報知己之恩以規避爲術苟全其身以廢君臣之義唯不知道而已矣君子之於身見道而不見身而安危何論焉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澗切或作瞰俗寫加目作瞷者皆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訓義 道本無可異也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以至於出處辭受之節審幾度務之宜無非人情之必然卽爲天理之當然乃自流俗相趨於妄以欲相導以利相扇舉天下貿貿然以成習而遂覺君子之異齊王之廷所

謂左右諸大夫及爲之賓客者皆與齊王利欲之心相狎相合而見孟子之獨異焉乃疑孟子之所爲可暫而不可久陽然而陰否遂使人瞯孟子退食之餘儲子以告曰夫子之至齊而齊國之耳目爲之一新無不見異也而王甚疑夫子之異也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不然何其言所未聞行所未見之如是乎孟子曰有是哉人之以我爲異也我內而自反吾心吾之㞐心者何異哉吾外而自顧吾行吾之制行者何異哉人之所當爲者人自不爲非我異也人之所不可爲者人自爲之非我異也乃王之所以謂我異而疑我不能果異者以我所陳者堯舜之言所守者堯舜之道謂堯舜之不可爲而爲之者必異耳而堯舜之道本乎人之情順乎人之性人皆可爲而抑人之所不可不爲則抑與人同耳知堯舜之同而後知我之無異昌言之於大廷之上者卽其退省於幽獨之中者也吾自坦然於衆人之中而何用瞯爲嗚嘑天下可異而不自知其異乃以君子之無足異者爲異此賢者所爲處濁世而難容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饜於鹽切寫作厭者非厭音於飄切一讀於毋切今俗反廢饜而用厭或更加食作饜愈不成字瞯作瞷者非蚤當作早蚤囓人跳蟲施音迤或讀如異墦讀如燔訕所晏切施施之施如字讀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說自得之貌冢作塚者非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

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訓義君子而處濁世視天下之人皆可藐也非故輕天下也人自爲之而不能自觀之但於流俗之榮辱觀之而不能就立心之貴賤觀之自一己之得喪觀之而不能引天下之榮辱貴賤推類以觀之瞶瞶然沈溺於富貴利達之中而君子有出於富貴利達之外者則徧察人情之眞妄而悲廉恥之道喪無怪其視天下之公卿大夫無一不足藐者則請言齊人之事其事甚鄙富貴利達者所以爲媚笑之資而君子獨詳之齊人有一妻

一妾而處室者亦不患養生之無具矣齊人者妻妾之良人也其妻妾亦猶人耳而良人獨異其出也則必饜酒肉而後反以酒肉出以饜酒肉反而又必焉其人大槩可知而妻不容已於問矣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謂可以欺其妻而自雄矣乃其妻正以此疑也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饜而後反出而必饜已不容已於疑矣乃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何良人之交富貴者如此其衆而顯者不一至焉則其交與未交與與未與安足信哉我將瞯良人之所之也相信以言不如相徵以實人固不可以浮榮之迹欺也於是早起施行而隨良人之所之乃徧乎國中無與立談者

則良人之爲人賤見矣其卒也之東郭墦閒之祭者而乞焉与之而不足又顧而之他焉良人之知有酒肉而不意有瞯之者在乃瞯之者一一視其所爲始曉然於其故而心念之曰夫人之謀食固有道焉而良人之饜足者此乃其道也良人自以爲計之得術之工而抑知瞯之者之詳審其初終乎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吾意中初不作若此之念而不圖其竟出於若此之爲若此乎其以爲饜足之道而要何望乎與其妾訕其良人不容已於訕也而相泣於中庭不容已於泣也乃良人未之知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自泣者而視驕者愈見其可泣自驕者而視泣者竟不知

其何以泣而但見其可驕故泣者自泣也驕者自驕也終於瞶瞶不知而亦飄告以可泣哉乃齊之廷而無君子也故齊人之事傳焉君子而遊於齊之廷不必疑也不必瞯也挾策而來觀其所言受命而仕觀其所行上對於侯王觀其所承之意旨納交於貴豪觀其所結之私暱其求富貴利達也一齊人之酒肉也其所以求富貴利達也一齊人之乞也不恤天下之公論而趨權勢之門一無與立談而之墦閒也且秦莫楚求遂所欲而不饜一乞不足而又之他也則豈惟君子之見爲可羞哉使其爲妻妾者瞯之不羞也而相泣者幾希妻妾者固知有富貴利達而尙未知求富貴利達之道則習俗

未安廉恥猶有存者羞惡之心自不容泯而求富貴利達者特欺其不見耳夫人至於爲妻妾之羞泣而尚足入君子之目中乎故君子之觀濁世不忍觀不屑觀而付之無可如何也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終

孟子卷九　四書訓義卅一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訓義】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降而大義乖古帝王聖賢之遺跡傳於後世而其心不傳學者或致疑焉又其甚者俗學興而以邪說文其詖行乃取古人之疑似者誣之以不韙之名大則爲篡奪之說以欺天小則爲卑汚之言以濟惡而古人存天理盡人倫立身行己之大義蕩然無存乃且博引詩書以緣飾之故孟子與萬章折衷論定奉往聖之言行及詩書之明訓肩人之質迹

以徵之非曰攷辨所以丞世立教之意至矣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乎刀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文〇天號泣于文〇天嘑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嘑作呼者省譌）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愛當作悉惡去聲爾宜作介夫讀如）

扶恝本作忿呼介切忽也宮作急者
亦譔今皆作恝讀苦八切其當作供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于父母亦書辭言號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寔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畎本作く爲讀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說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說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憂當作恖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訓義】學者之稱孝極於大舜然能知舜事親之道未能知舜悉親之心也夫孝豈有常道爲職分之所可盡者哉唯其心而已矣未知孝子之心但以事言則有可疑者萬章問曰書有之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以都君而躬耕以養親子道盡矣不得於親而呼天以泣若有所冤憾焉者夫泣出於心之不容已似必有所爲矣非弗安於服勞之心也果何爲也孟子曰此正舜之不容已者於是有怨焉亦有慕焉怨其不得於親而慕親之欲得之也以其慕生其怨於其怨益其慕怨慕合而泣自不容已矣夫怨與慕似出於兩塗萬章疑怨之且傷於慕而問曰竊聞之子之於父母愛而悉也則喜而不忘天性之歡夙夜以之所固然也不愛而惡也惡之或勞之勞之己所當致也惡之亦己所當安也未聞其可怨也由夫子言之然則舜且以父母之惡爲怨乎怨焉而和順之情傷矣豈舜而猶然乎孟子曰此大孝之極致不可以尋常事親之道言者皆人常論之矣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以養父母父母命之於田而不敢以養謝其勞則吾既得聞教命於夫子矣而書又曰號泣于文天若親不可問而問之天于父母若已無可求而求之父母是怨生於心而不能自安非吾所知也公明高於是憮然曰是大孝之心性之所發情之所極非根極於至誠者不能知非女所知而吾亦無能告語也雖然公明高以其心而遇大孝之心亦但因人心之固有以體其性情之不能已者而亦可具言之矣夫長息之謂不當泣者猶子之疑於怨不過子職已盡可恝無愁以聽親之喜怒而已矣而高以孝子之心爲不然苟其若是恝然也則子自子也親自親也順者自順逆者

自逆兩不相謀道有盡而心亦爲之忘矣夫孝子安得若是哉舜蓋曰我竭力耕田以致養不過共爲子職而已矣則是子自有職而父母之外有子也乃父母之不我悉豈父母之情固然而非我事乎我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父母之心與我心一也此必於我有未盡焉求其故而不得而窮則呼天又極思夫父母希冀其悉而不能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夫孝子之心所以不自於天下者人皆有此心而有以遂之也有以遂之而人之本心遂隱乃藉手於職分之所當爲以爲自安之計以舜言之其可以遂舜之心者豈不盛哉舜當于田號泣之日其所遇何如也帝揚之於側陋而使九男承其教

二女爲之配備百官焉備牛羊倉廩焉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奉其身卽以奉其親而有餘裕不但已也德譽之所及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榮其身卽以榮其親矣帝將合天下歸仰之心而遜德數以授之尊莫尚則尊親亦莫尚矣而舜於斯時也爲不順於父母且號泣于文天視此身之無所依止彼九男二女百官多士天下之民皆與己沓不相涉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夫以人情言之則知識漸啓之時欲乃動焉其所欲者非必不可欲者也而以分孝子之心則在此矣天下之士說之是志道合而意氣舒也人之所欲也乃舜則不足以解憂矣非不喜天下之說而外至之乎無與於所合之天也好色

者配耦得而家道成人之所欲也乃舜則妻帝之二女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知釐降之可以宜家而人合之至情無裨於天然之休戚也富者用物宏而施濟廣人之所欲也乃舜且富有天下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計富之可以溥德施而因物而始有無濟於因心之有詘也貴者志可行而業可就人之所欲也舜則貴爲天子矣而不足以解憂非不念貴之可以大有爲而性外之大行無當於中心之繫戀也此數者得其一卽可以遂人子之心而及以子職之供謝疚惡於當念矣乃舜則人說矣而又有好色焉既富矣抑又貴焉一旦而駢集于畎畝之中古今之所欲者莫之踰也而號泣之情一

無所釋舜固曰吾所欲者順于父母而已一日不順則慝以一日終身未順則慝以終身惟至於克諧允若之日父母順矣而後號泣之情釋矣其未順也惡容不慕則亦惡容而不怨也其心之無所遂者固視天下無所遂者也斯心也何心也人皆有之而漸忘者也而不覩之人少乎萬感未興之日惟知此身爲父母之子則此心壹注於父母之身故或偶而與親相離也或偶爲父母所怒而遠之也則身無以自容心無以自主惟慕父母而欲其我親而已故啼泣焉號誦焉曰父母之何忘我也自此以外或誘之而皆不解其疢啍迫切之情夫人無異身長者長其所生而已矣而慕何以遂也知好

色則慕少艾不覺其慕之遂於燕婉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不覺其慕之遂於私恩也仕則慕君冀其得君也不得於君則熱中而生忿怒未忘其可得也不覺其慕之遂於寵祿也嘫則人皆有一發不自制之情而惟赤子爲天嘫之合欲遂而述其本遂曰事親者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恚不恚非我事也乃獨不念慕少艾妻子仕進之情亦曰吾盡吾分而得不得非我事哉惟大孝者自嘫不可間斷之情終身爲父母之子則終身一秊少之心而其慕也亦如赤子之啼笑惟在于父母而無他而已矣夫赤子豈有職之可供以自安哉以此想舜之心則知之矣公明高以爲非人所易知則以夫人皆在

欲動意遂之中迷不自反而無能求之於秊少之初心也舜之在于田之日三十登庸二十八載試歷之日也而不改孺子之慕則曠古以來五十而能慕者不易見也惟於大舜見之焉何以見之於其號泣而怨見之也其當日迫切哀痛之情有異於秊少之心乎蓋天下之理皆可以職言而惟孝則但存乎心天人相繼形色性命相依生生相續止此心也心隱而但以職言孝衰於天下孰足以知聖人之心哉此不容不爲之發其隱歎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徒對切本作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切忸女六切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旣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旣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弦作絃俗別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讀平聲校古孝切池本作沱然當作嘫烹本作亯孰本作飄愛當作恣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訓義】父子兄弟之際亦至難言矣均爲天性之恣而孝子之於父母仁人之於兄弟則又有不一致者要以求此心之安而已心無不安則倫無不至聖人人倫之至固有非常情所易測者千載以後揆敍而如見其心豈易易哉萬章問曰詩有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云如之何者以是爲大事之必審而不敢惟己意也云必告則人無聖賢之與庸衆安常之與處變其禮一也詩之爲此言也故上稽往古知爲百世不易之則以爲可信也其可信也則盡事親之禮者宜莫如舜舜之先詩而必告宜矣而舜之娶二女也受命於堯而自聽未嘗告焉又何說以處此乎孟子曰詩言其常舜處其變詩言

人子之禮舜盡爲子之心事親者豈但自盡其理而無慝哉夫瞽瞍不欲舜之有室明矣告則不得娶事之必然者也而舜念此深矣男女居室者有夫婦乃有父子以承先祀以承世系人之大倫也如必告焉則不得娶矣親既有命不可違也而人之大倫廢矣大倫廢而廢倫之罪將何歸乎以爲己咎則已告矣則咎歸父母我雖可無怨懟父母之心而父母有不可免於懟怨之實他日顧宗祧之墜念孝養之難安得不以父母爲咎則與其陷親於廢倫取怨之大惡不如自處於行權廢禮之小愆蓋孝子之心視親如身求以一事之拂情遂終身之安則後日之克諧底豫皆自此始是以不告禮

者人子之自盡而心者孝子之所以安親舜不但盡諸己而且曲成乎親此其所以爲孝子之至也此心也非獨舜然堯亦見其然矣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所以全親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以君命臨之瞍且不敢違而亦不告何也孟子曰帝可以制瞍而瞍可以制舜瞍不敢違帝而妻不可以違瞍帝亦知告焉而瞍之心不說於未娶之前舜且不得不順焉而帝亦不得而妻故不如相忘於無言之中使瞍無徵色發聲之事而舜爲可娶夫帝且不嫌於未告之妻以全舜於父子之間而況於舜乎知帝之心益知舜矣觀於此則孝子之於父母不但求盡於己必曲喻父母之情而善則成之

不善則矯之以曲防之雖逆探其不軌之心於未然而不爲過蓋視親之得失即己之得失豈曰吾盡吾禮而善惡亦聽之父母哉是道也抑惟事父母之爲然而仁人之處兄弟則又有異者萬章曰竊聞舜之於象矣象之欲殺舜也非一日也父母於舜爲汭有都之後使之躬完廩焉父母使之實有使父母使之者舜既升廩遂捐其階瞽瞍於是而焚廩瞽瞍焚之有使焚之者而舜早計而免也又使浚井焉使之後者即督使完廩者爲之也廩可待焚而後下井不豫出則不能出矣出瞍從而揜之有使之揜之者也使焚之使揜之象也象不敢與其事因不知舜之出料舜之死而自暴其惡曰謀蓋

都君咸我績滔天之罪而以爲績也噫甚矣乃分舜之有而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蓋其先以此餌頑嚚而情露也曰琴朕干戈朕弤朕其以童心而極乎大忍也且爲覆載不容之言曰二嫂使治朕棲噫亦至是哉往入舜宮將何爲乎乃不知舜之久出而在牀琴也舜則淡然其相忘而象已愕然其失據乃詭爲言曰聞君之幾陷於險中也鬱陶思君介而媿發於中則忸怩焉其情不可揜觀其言色而曙然矣乃舜則曰惟茲臣庶汝其往爲我治命弟之遁辭也以所聞思之在象何其險在舜何其平意者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若其知也則可以矯父母之意旨而娶以立夫婦之大倫亦可不順父

母之非而正兄弟之大浛若其不知也則可以逆揆父母不使娶之心於未告之肯何不可以洞知傲弟必殺己之心於今將之後而恬然處之命之治事抑又何也孟子曰此豈待舜揣度而知者哉象之惡已不可揜而舜奚不知也不知而何以免於焚與揜也惟其知之而仁人之心於此別矣舜之於象自盡其爲兄之心而已矣故象之辭若有慝焉又若有喜焉其慝也觸乎舜心之慝而與之俱慝焉尒其喜也觸乎舜心之喜而與之俱喜焉尒肯之不軌之謀應念而釋此之相感之幾隨念而生舜惟知我之慝喜與共者乃兄弟必至之情而象之順逆不在其意中也萬章曰彼舜不知而喜則喜

之也誠既知之而又喜之將勿僞與孟子曰君子無僞以待人豈特聖人之於弟哉子產之馭下也亦然矣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可任則任之初未嘗以區區之一魚作不信校人之心也而校人烹之豈賢者意計所及哉乃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何其似魚初脫於困之情形也曰少則洋洋焉何其似魚既遂所欲之情形也曰攸然而逝何其似魚終獲所歸之情形也子產之望魚者止此所望於校人者止此於此復何心焉欣然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魚未得校人受使之道不得而子產之心得矣子產之心得而抑又何求校人出不自媿也而曰孰謂子產智以苛詧而

致疑者爲智則可謂子產不智也曰予既烹而食之子產亦何用知其烹食爲也乃述子產之言以誚子產曰子產且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子產之自得而可勿護念者彼惡知之子產且然況大舜乎舜之道君子自靖之道也自靖於己者無求於物特不可以相干而已魚之得水而樂弟之得兄而喜方也以君子之有方而誑方以欺之可也惟非事之方而罔之則非道也則難罔也故象曰思君㤅兄之道也昝雖知其將殺己而今固以其道來矣或者昝所知之未眞乎或者其有悔心乎舜於此不容宷計而象既喜我不與之俱喜則是我友㤅之心反薄也誠信而喜之所以待弟之道盡所以待

弟之心安擔然相忘於恩怨之地而又何僞焉而仁人之心有不可以私意測者於此極矣合而論之子之於父母父母之外無身也其得其失咎之於幾而救之於早故曲爲之慮而不忍聽父母之自爲善惡故謂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者非也見其過如是已之過而不待其成若曰吾盡吾禮而順逆任父母之命而從之則其於父母也薄矣若其於兄弟也則俱受於父母而既分矣分之而欲合之合之者在我而已不問其爲誠爲僞而我盡其誠耳故欲知兄弟之慝而過止之者非也有怡怡而無切偲見兄弟之惡而先已自處於刻矣故父子兄弟同爲天性之㤅而所以盡吾心者不同如此無他

各因其理之固然以安其心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嘗
之精守之一豈易知哉豈易知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
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
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
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

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讀如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
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
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
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
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
也 源當作原古無源字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
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
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㤅之心
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
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
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詞而孟子引
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㤅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
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
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私當作厶
訓義 聖人之心純於仁者也其天性之慈㤅所不容已
者施於親親爲必至而㤅之所行自然曲盡其條理以

使民物各得其所卽不獲已而明罰敕法亦自可竝行
而不悖後世刑名之流以刻薄寡恩爲心而爲伸大法
以抑私恩之說賊害天性之親而臣民不被其澤天下
亦交怨而不服乃借古人疑似之迹以爲證此不可以
不辨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其謀不可揜其心不
可懲矣乃舜未踐天子之位法可屈而伸情也及爲天
子定一代之典章爲百王之大法刑不容不正矣乃相
傳貸其死而薄罰以放則何也孟子曰豈其然哉舜之
爲天子則錫瑞玉頒土田以封之爲諸侯簡策之傳不
妄故國之墟猶存乃或者因其出封而曰放焉蓋歷世
久遠傳聞非據有可假借而說自此興矣萬章曰以爲

放象而天下且疑焉以爲封象而天下之疑滋甚矣且無博徵帝王不易之典而卽以舜爲天子之事言之天子者以無私而行其刑賞者也昔者舜嘗與四凶同立於陶唐之廷矣及爲天子以共工之靜言庸違也流之於朔北之幽州以驩兜之比周爲黨也放之於日南之崇山以三苗之君負固不服也竄之於西極之三危而殺之以鯀之方命圮族也驅之於東海之羽山而殛之當時赫然舉天討以加四有罪焉而天下不以爲刑之過而以爲法之平何也唯此四凶凡德嫉悖而賊及下民不仁之人人所共憤也乃彼之不仁猶未至絕天理傷民彝也象忍於兄而謀推刃於無已至不仁也而乃

加之以侯封如夫子之所說以象之不仁苟有可爲焉何所不至斂之無藝刑之無擇有庳之人奚罪當聖世而得此桀君邪夫舜仁人也仁人者爲民請命而秉心惟公者也乃舜之爲誅爲封者如是安能不爲仁人疑邪刑賞者所以公天下也四凶以非其私親則誅之不赦弟則雖有巨慝不但不誅而且封之爲仁人者如此而天下將奚據焉孟子曰正惟其爲仁人也而可以釋然如此矣夫仁人者此心之仁不容已者不以他念遏之而已正爲其在弟也愈可以釋然於此矣夫仁人之於弟也所性之仁所必篤者不以天下易之而已且夫象得罪於舜未嘗得罪於宗社未嘗得罪於生民也其

欲殺舜非不可怨非不可怒也終不足以害舜而怨怒釋矣時過事已而怒奚藏焉怨奚宿焉則夫舜此日之心豈遂自致親之而不欲離㤅之而不忍其失所而已矣夫親之則恐其分位懸絕而易成疏遠則欲其貴也㤅之則恐其樂利不給而失所欲得則欲其富也故封之有庳爲削辟焉有提封焉富貴之也夫有其親㤅之心而不遂其實勢位限之無可如何耳身爲天子秉馭慶祿之權而使其弟爲匹夫則雖有呴呴之仁而其心不相爲一體也可謂親㤅之乎故受大命秉大權正仁人所以行其性分之得爲猶之乎操典刑以安天下皆此心之不容已者豈天討有罪而以快吾怨怒於同

氣哉此仁人之不可不自也萬章曰舜之封象於理得矣於事有徵矣而傳聞之失必有所自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孟子曰此亦有近似之迹焉抑亦可以釋有庳奚罪之疑矣象之於有庳也與諸侯異予奪生殺之權有國者之所得爲而象以至頑不能爲也不樂爲也舜因令不得有爲焉令大夫往涖而治之但爲制貢稅之法而納之於象則象之欲亦給矣爲諸侯而不得爲政有如放也從立君牧民之常而言之而放之說自此始矣夫然則象豈得暴彼民哉全象於侯度之外卽安民於吏治之中仁人之親親仁民並行不悖者其條理然也雖然此自然之條理不思而中而舜豈念及此哉使

吏治之初心則固極用其親㤅也舜不忍弟之殊已欲常常而見之以同其㤙喜惟有吏代治故可以原原而來而事無所妨心無所沮也故逸書曰諸侯之朝貢有常期而舜不待五服之朝方岳之見以諮訪政事接見有庳之君則此原原而來之謂也夫原原而來而得謂之放乎葢夫人苟管此心之仁則所以曲全不肖之天親自然曲盡其條理而於㤅養生民大公天下之至德一無所損仁民㤅物爲刑爲賞皆自此而推焉後世惟仁㤅之心薄於是有天子爲天下守法而不恤其親之邪說興使仁㤅之家釁起骨肉而毒流天下乃託古聖以自文此人心之存亡君子之所必辨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讀如潮岌魚汲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葢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普詩作溥二字不可通用孟子引詩義亦有異故不嫌其別率亦可用本字說失熱切）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說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本脫）

俗用說字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盲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夔渠追切齊側皆切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訓義聖人人倫之至也因其忠孝之不容已生則極其敬沒則盡其哀制爲典禮以定萬世之經凡爲子臣者莫敢越焉五典之徽肇於大舜矣乃唐虞之世遠矣其遺文僅有存者而附會之說因之以起迨至戰國風俗壞邪說興於時有竊國篡位而夌其君位高多金而傲其父母恬不知恥乃誣大舜臣堯臣父之說以文其惡於呼聖人曲盡忠孝之情而何易與流俗言哉咸丘蒙

問曰莫尊匪君莫尊匪父此常理也而語所傳聞則有不然者語云天下惟德而已矣苟其爲盛德之士名滿於天下功著於當時則君不得而以臣禮臨之父不得而以子道畜之人心所歸君父不能一人抗也而舜是已舜受堯禪而爲天子南面而立以受諸侯之朝堯則帥諸侯北面而朝之不敢謂昔之嘗爲君也瞽瞍與臣民之列亦北面而朝之不敢謂己之固爲父也舜見瞽瞍心有不安而其容有蹙而時勢已然莫能遂其敬親之念若堯則固泰然受之矣孔子聞而論之曰於斯時也非常之事捌見於一日天下危疑之甚殆哉岌岌乎然而雖危而不圄則惟德之盛可以勝之也夫君臣

父子大倫也德盛位尊大綱也兩者交疑不知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君臣父子不易之理不可誣之心安有此也君子之言必原本於詩書而以體并聖之懿行若此言者非出於君子乃齊辯士於稷下捌爲不經之說而東鄙野人化之固有此語此亦惡足辨哉若夫舜之不臣堯則固昭然有可考者舜當堯存之日何嘗正南面之位乎堯老倦勤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耳舜與天下諸侯同爲堯之臣也考之堯典則豈特生盡其臣主之分哉堯崩而舜固盡臣禮以定喪制也堯典曰舜攝位之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乃云者言其事堯如一日也於時舜以總己之聽定喪禮以爲永法寰內卿士賜

姓命族者其疏衰之服如喪父母其期則再朞而禫凡閲三年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同斯服也雖不廢政事而過密八音賓祭不行焉凡此皆帥天下以致哀於一人之禮所以正堯之終而不敢謂儀數之在己也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天之垂象統於一尊也民無二王人之戴主不容二統也使如野人之言當堯存之日舜公然尻堯之位而爲天子矣乃其崩也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如堯典之所云者則是二天子矣是猶天有二日而天下豈但岌岌乎夫君子據堯典以推大舜之所爲生奉其命而臣節必修沒致其哀而大禮斯定故三代之隆喪制審而臣子之心已安皆舜當日資父事君

之至敬所昭示者也以此思之則舜之所以奉瞽瞍者必有道矣而又豈聽其父之北面乎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攝其事而未尻其位天下統於一王則吾既得聞命矣夫不臣堯則亦不臣瞍也而詩有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遠邇一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親疏一也而舜嘗服堯喪畢踐天子之位之曰非猶夫攝矣既爲天子矣敢問瞍於斯時獨處於非臣之位則一王之上更有不臣之人將何以處之而使不損失一王大統之定分乎孟子曰學者考信於詩書以定倫物之則所固然也雖然亦當審其所謂焉所謂者心有所趨而因之以起言者也若此率土皆臣之詩豈據有大位而親者

失親尊者失尊之謂乎夫此詩之所謂則正孝子不容已之心迫而爲此言尒周大夫秉政不均勞人獨瘁而且不以己勞爲恤心念父母惟以不得養爲怨乃爲此言曰凡此普天率土之下莫非王臣則莫非事王之事者而柰何以我爲賢而勞我乎故學者亦諒其志而已矣其志正其志衺則千古之孝子仁人一此心之不容已者也故說詩者有道焉辭欲其達也以文輔之文有可偕以成辭勿拘文以害辭在河之鳩豈必其常在會苹之鹿豈必其擇苹志有所激也以辭傳之辭有所指以明志勿執辭以害志樂之所抒不嫌其有溢美哀之所洩不嫌其有餘怨夫能畧文以取辭則禽獸艸木隨

一物而美刺皆通畧辭以求志則咏歎長言任所云而性情皆得如不詧作者之志而但據一句之辭以爲斷章可以取義也則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如飢饉之下無一可存者從而信之曰此宣王嘑天告祖昭示臣民之言無不誠也則周果無遺民矣此日者鴻鴈之嗷嗷他日者室家之溱溱又何從而致之乎惟畧其辭而知其志則北山之詩人正舉普天率土而欲分勞以奉其父母之極情卽此可以推大孝之心而乃謂瞽瞍亦在王臣之列乎若夫瞽瞍之非臣則舜固有以處此矣夫使舜爲天子而瞽瞍爲有虞之編氓則於臣主之義有礙而孝子當尻大位之後典敘禮秩以盡其

心而定一代之尊者則有道矣孝子者立身揚名以無忝於所生可謂孝矣而非其至也其至者即爲瞻爲依之情戴父母如天者也故莫大乎以貴而躬養而天下之養皆親之養也故舜當日者身爲天子而正名其父曰天子父不屑如後世加尊之文而天子之上更有至尊無偶之二人已嚴不敢遂父名不敢易尊之至矣身爲天子而受天下之養以養其親不忍如後世湯沐之奉而天下之貢皆以將人子拜獻之貲視膳有常儀洗腆無異節養之至矣自舜立此制而凡有天下者親在則盡寢門定省之制親沒則有追王上祀之儀莫不以此爲則焉故詩詠王者之孝曰永念此孝思於不忘而

思盡於內禮行於外一皆遵歬聖之則而可求則於後人則此尊之爲天子父而以天下養之謂也然則有天下而爲天子正孝子盡孝以事親之大用而定天下萬世之經瞽瞍非臣又何患無以處之哉若夫語之所云父不得而子者則或有說書曰舜之敬其奉親之事以見瞽瞍夔夔然齊其心志突其敬畏而不敢以天子之色加諸其父至誠所格瞽瞍亦信而順之夫格頑爲順則父之德成於子是爲父不得而子尚論者極德而言之有如是耳則伊尹之格嗣王周公之感孺子亦可云君不得而臣皆以其忠孝之至者言之耳豈有君父而可臣也乎哉嗚嘑舜之事堯不以存沒異節而尤致其隆於喪禮則君臣之分永定其事父也不以貴賤改度而尤致其尊於名實則父子之經以立處非常之事而制爲典常所以爲人倫之至彼野人者習見竊國者之以家人廢故主而匹夫取卿相者驕父母以快宿怨乃誣聖人爲亦然人心亡天理滅何足道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與當作与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俗寫作諄省不成字讀章倫切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与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薄報切又如字別讀普木切亦贅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与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亯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亯寫作享俗誤與皆宜作与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季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讀去聲朝讀如潮夫讀如扶然當作嘫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郎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与之可知矣

訓義堯舜禪受之際有非可以形迹論者以形迹論之以私心測之則不特湯武爲放弒者之口實堯舜且爲篡奪之假借矣故以大公無我爲言者非也聖人之心其爲其慎上畏天命下畏民情其視天下也重則所以託此天下也不敢輕而承此天下者乃不敢不體民心以合天意若是者大義存焉豈易言哉堯禪於舜以迹言之是以天下爲己物而推以与人固必曰堯以天下与舜後世習爲此言而萬章問曰堯之禪舜也不私天下於己而取大寶之位九州之域惟其意之所欲与而与之乃以成乎聖人之公堯果有此心而因有此事乎孟子乃破從來之積疑而正其授受之名曰否堯未嘗輕天下而輕言与舜亦非承堯之意而受其与所以嘫者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天下推戴一人而爲天子而天下固非天子之所得有使惟其見爲可与而与之則与之者已妄而爲所与者不能受理所不可成乎勢所不能勥其所不能而天下亦岌岌也萬章曰与者不敢輕也而受者必無妄受必有与之者而后凥之不疑處之不危舜之有天下也非堯与之而孰与之乎孟子乃

上觀當時之天下詳求堯舜相取之理事而正言其固嘫之理曰天与之天下者天所臨觀之天下天者天下所共奉之天循其道而天理定焉棄其時而天命行焉當日者天待舜以治天下而因与之焉堯不得而違舜不得而辭皆奉天而已矣萬章曰堯之授舜則有咨介之文執中之訓諄諄嘫命之矣夫天下必聽天命而舜何以知天之与也堯何以知天之与舜抑將有圖書之錫符命之丕諄諄嘫所可共喻乎孟子曰以圖書言天者未也以符命言天者妄也不言之表天乃存焉天之所昭不待言焉天之所与者驗於其躬則志氣之勃興反觀而自覺驗於其世則氣機之順暢隨在而皆通此

天之所示也在舜與天下相徃來之行與事而已矣萬章曰行之於己亦聖心之自致事在天下亦隨事之敷施而何以見爲天之所示也孟子曰夫舜之爲天所与不僅在元德升聞之初而在帝命旣咨之後也惟其然也故堯不能有予奪之權而亦聽之天焉夫堯不能与舜能進之於天而已故天子有薦天而重天下之心愼選有德者薦之於天至於天之与否天子不能彊使天也必旣薦之後果有當乎天心而后成乎其所薦猶夫諸侯有宗室之賢者薦於天子以嗣己位而不能使天子之必与必旣薦之後果有以當乎王心而后錫之以命大夫有庶士之賢者薦於諸侯以代其官而不能使

諸侯之必与必旣薦之後果有以當乎君心而后涖乎其職故咨者堯亦薦舜而已矣其薦也天下之所共見共聞則暴之矣當堯之薦堯以爲可以承天也而未敢必也而天無所違受之矣堯以爲可以宜民也而未敢必也而民無所拂受之矣在當日者仰觀俛察和氣周洽畢萃於舜之一身無非必有天下之理勢豈待符命之丁甯哉故曰天之流行在不言之表一人之志氣天下之氣機皆顯見而無疑者舜安得而辭之哉萬章曰薦之於天必有所以薦也天受之必有受之徵也暴之於民必有所以暴也民受之必有受之實也堯何所據以信其薦之不誣而舜亦何以終有天下乎孟子曰天

子之事天莫重於祭使之主祭薦之以爲可以承天之慶也而烈風雷雨之不作見百神之亯焉其精誠之徹與元穆相感通也天受之也天子之於民則有其事使之舉行天子之事舉之以爲可昭示萬方也而賓門序揆之各得見百姓之安焉其盛德之符與愚賤而咸若也人受之也於其受知其与天与之矣人与之矣堯無心於旣薦之後而舜非但因薦而得故曰聖如帝堯且不敢必天人之受而舜之有天下在天人交与之餘凡爲天子者稟承上帝之天位而託一人於億兆之上其能以天下与人乎夫爲天子者欲以天下与人則爲妄因天下有与我之心而受天下則爲篡自有篡者而妄

与之說始興乃聖人於天人交与之後尤有不敢遽受之心則舜之已事可考矣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皆堯薦於天暴於民之日也而天之受之也已非偶然民之受之也已非一旦矣堯秊永而舜德成是非人之所能爲也此不言之表有使然者也天也是以昭然爲天之所与舜可以受而無疑矣乃堯崩之後舜總己而聽待三秊之喪畢舜且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故君之子不忍忘亦上帝之臨不敢信也於斯時也主祭之事不行而百神之歆亯不相昭格則天命一聚於民心矣諸侯者民之長也民歸之斯諸侯嚮之天下諸侯徧九州通五服無異志焉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大禮歸焉

不待肆見之日已輯五等之瑞矣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大法歸焉不待命士之咨已塈爾成士之敎矣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不待明良之賡已頌卿雲之旦矣於是萬方之心翕於一心若有不自知其嘫而不容已者夫民情不一五方之風氣不齊遠近之受恩不必皆治而何以若或驅之如或召之如此哉故曰天也以人心之合載知天命之不可違夫嘫後之帝都卽天子之位焉則天之与舜者不但在承堯薦舉之日而尤在避位弗嗣之後堯何從與而舜亦何從受之於堯哉若以爲堯与之舜受之則一承顧命遂奉遺言堯甫殂落不避於南河而遽尻平陽之宮逼允子而使

公則堯以有心与舜以有心受有心受者篡之徒也而天与者豈如是哉故謂堯与舜者乃亂世欲文其篡而據迹以言之若堯舜欽昊天畏民志之盛德豈其嘫乎夫善言天者必徵於人舜當天人交与之後尤必待人心推戴之突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行政有得失民之所覩卽天之臨也天聽自我民聽出令有善惡民之所聞卽天之詧也天寄耳目於民民卽傳天之嚮背此於朝覲訟獄謳歌而知天心之謂也葢天者理而已矣理者人之理也得人之理則民受治焉上世文明初起之際化理方開非聖聖相承不足以承天之大化故堯之薦而与舜此至理自嘫之符而以迹言之其不爲亂臣

藉口者尟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與當作与然當作嘫朝讀如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突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嘫不可考矣但云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

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嘫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葢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大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季仲壬四季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季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季仲壬立四季皆大丁弟也大甲大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季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大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艸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時戰切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閒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訓義聖人之於天下開其治撥其亂皆以身任之而不委之氣數惟至於授受之際則一聽之天而已不與焉蓋天下者天之天下抑天下之天下也任之於己則己之事而託之於人則非己之事也惟不知此義故謂堯舜之禪爲以天下與人因而謂三代之世及爲以天下與子遂有帝降而王公私德異之說始於放達之士以敝屣萬乘爲高而不知聖人鄭重昊天付託之義而姦人因竊其說以惑愚弱之主而思奪其位故君子奉大義以辨之使天下知有天而不敢褻焉萬章曰人有言至公無私德之盛也則堯舜是已至於禹則有勤民之事而亦有自私之心不傳於賢而傳於子非無賢也有所吝也由是家天下之法遂流及三代而世無常治夫禹當日果有此心而世及之法果爲自私乎孟子曰禹德合於二帝而何衰之有禹亦何嘗有傳子之事而吝之於賢乎斯言非也其傳賢傳子非禹之任固不容禹之心不嘫也夫堯舜之傳賢非堯舜之與之也天與之也當洪荒初启之世非聖聖相承則無以開萬世之治

統故理之所安在与賢以立君道之極則天下知有其德者有其位而不敢輕大寶之攸歸理既安然勢亦因之而事勢民情皆順焉天使然也禹之傳子非禹与之也天与之也當文明已盛之後不必聖人繼起而可以安一代之人心故理之所安在与子以定君臣之分則天下之册其業者派其統而各高先王之舊德理既安然勢亦因之而事勢民情皆安焉天使然也今以与賢言之舜何能必天之与禹而傳於禹哉舜之薦禹於天亦如堯之薦舜已耳十有七季神百民安猶之堯也而天下之民執玉而覲贄成而聽咏息而不忘其即陽城以從禹者翕然畢合無有二三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而禹乃不得辭而受天下矣故二代之氣機合爲一致而天下遂謂之傳賢堯舜何嘗以公天下爲心而德待此以盛乎以与子言之禹何能知天之与子而傳於子哉禹之薦益於天不異於堯舜亦且謂益之可有天下也矣乃七季之閒而禹崩矣三季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亦未嘗必絕天下之望而異於舜禹也而天下之民異矣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相語以必從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咏歎以長言曰吾君之子也君臣之義固結之情一旦流連於人心而不能解益於是全其臣節而啟亦君之無疑矣三代之氣機自是而開而天下遂謂之傳子

禹何嘗有私其子之事而德以之而衰哉夫人心之所以或歸於賢或歸於子者葢亦有故焉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承堯也舜之子亦不肖不足以承舜也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十有七季歷季既多施澤於民已久則天下安其治馴其教舍舜禹而無所適從不能以慰堯舜之心棄㤗耋而推不肖之子故歸舜禹也不謀而合若啟則賢也能敬以尻躬承禹之法以治民繼禹之道依然禹也益之相禹七季而已歷季既少施澤於民未久故天下依禹之德而未戴益之仁舍夏后而非所適從不能順禹薦賢之心忘恩義而歸箕山之相故歸啟也叓無所疑乃在民情之當然者則然而所

以然者豈民之能主哉舜禹益其爲天子之所薦均也而堯舜之壽考禹之登遐致其相之日久暫相去如此其遠禹有子堯舜亦有二其爲舜禹益之所避均也而朱均不肖啟之賢其勝任之可否如此其異如是者豈非天哉堯舜非不欲其子之賢禹非不欲及其生存而成益之相業三聖人者不能爲天下之民亦豈不願堯舜之有賢子禹之喜遐季而天下之民亦不能爲則惟天道在傳賢而使之如彼也道在於傳子而使之如此也夫人不見天之爲天而形聲之表自有默運其消息以成乎氣機者時至而理成焉天也故舜禹與啟未嘗有修德致福召致天佑之心而自然之中自有適成其

事會以定其規模者天爲主而司令爲命也然則自禹以後成乎世及之天子以訖於今羣天下皆聽命於天而豈有天下者之所能主乎自禹而後迄乎商周人徒見當世不乏聖賢而不得位以行志後嗣之多庸主而且尸貸以積衰則謂家天下者不如堯舜之大公耳乃就三代之興替以惟三代之天心政教修明之後一王之治法可以眾之數百年而后敝民情之素定則惟建之以師儒而有餘故德可以爲天子者數必參差而不偶德即未可以爲天子者時且承平而不爾匹夫而有天下天之所愼也德必若舜禹而猶未得也必又有天子薦之以愼重神器之心奉之天而公之民以是故也

仲尼之聖不媿舜禹而不棄乎可薦之時遂無有能薦之人而不有天下天既篤生仲尼而不授以薦之之天子則天之定於世及而禪讓之憲數已千餘年而不復用矣必無一旦拔側陋而興王之理明其道修其教以輔衰周之氣運足矣仲尼且不有天下而五伯削矦其敢妄干天位乎三代之定理定於繼世以有天下矣啟開之而天下之安者四百年大甲因之而天下之安者六百祀成王因之而天下之安者訖於今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相沿而未替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相習而無猜言夫天之所廢則必凶德播於四方而民怨積於歲月乃始躊躇艮久而更授新王焉故匪獨益也商之有伊

尹周之有周公皆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君自定其正統臣自終其相業不有天下而必歸之啟與大甲成王焉啟有之至桀而未墜大甲有之至紂而猶存成王有之乃九州九鼎施及今日而天下猶有共主則見時王之道降而遂謂天命之且遷乎且以商周之事觀之天當改禪之初則啟之敬承實足以揜益之相業非此則無以遂易天下之耳目而定君臣之分於萬年至於商而不必然矣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之王一德之阿衡成之也非僅如益當平成之後佐禹而因禹之明德也而湯未嘗薦之非湯不欲薦也天已定爲世及而天下安之湯不能違也湯崩矣大丁未立而先姐外丙之立

也二年仲壬之立也四年商家傳弟之法且不能久言之矣大甲嗣立顚覆湯之典型商且有遂於伊尹之勢矣伊尹以天下之重商業之不可隕放之於桐三年固無利天下之心而且以觀天意也乃大甲則悔過矣自怨其咎之非而自艾以改其度在桐之日所處者仁而心以大正所遷者義而行以日新三年之中猶一日也其有未即合於道者則聽伊尹之訓已而允足以持湯之緒也復歸於亳而商祚永固以成六百載之王業焉至於周則商家傳弟次及之法更足爲傳之經周公以母弟懿親相武王而定四海猶夫益與尹也成王以沖入嗣服雖不如大甲之顚覆亦不能如啟之敬承乃四

國之衡疑將授公以不利孺子之幾而反風之祥天僅
与公以我來自東之兆明辟既復鳴鳥遂聞卜世卜季
施及幽平而未改而叔父之勳勞終守藩於東土則亦
与益之於夏尹之於殷等耳湯武即欲与之其將能乎
合而觀之禹舜之有天下有之堯舜既崩之後啟大甲
成王之嗣位嗣之於禹湯武王易世之餘數聖人舉而
聽之於天而已不与焉可薦也則薦之已耳民歸之也
則聽之民已耳故曰天下者天之天下帝王不得而行
其意焉故孔子曰唐虞則禪矣夏后殷周則繼矣以禪
為義似乎公天下而不私以繼為義似乎守天下而不
失而其存也則為一日之君盡一日之道其沒也以天

下之重付之天下之公天欲開君道之盛則薦賢以自
盡天欲定一統之歸則立子以象賢古之帝王順天應
人又豈有異義哉於此而見天之理矣使唐虞而与子
則堯之成功文章且不能相紹以開中天之治使三代
而与賢則忠質文紊遞而民志不定君臣父子亦等失
其尊而親失其親始於禪成於繼三代而後於萬斯季
莫之能易者世及之法也斯豈據形迹以窺聖人之心
者所能知乎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
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忘樂之
也駟四匹也介與艸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
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許嬌切畎本作く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
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
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
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
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
可不覺其未覺者 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息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 推他回切內讀如納說讀如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
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
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
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
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
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
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
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
事於亳也
訓義 當戰國時挾策游談之士苟可以得富貴者無所
用恥而託爲小屈大伸之說謂救世安民之術亦必由
此遂誣古之聖人其出去之際亦然此其爲說本不足
辨然古人立身之大節出處之大義上奉天心下恤民
隱之實心則不可不亟白之以見天下非此不治而士
君子立志之始不可不嚴故孟子於伊尹孔子百里奚
之事三致詳焉稱伊尹之功者曰割正有夏而爲湯阿
衡任冢宰之事誣尹者遂因宰割之文爲割烹之說萬
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之事者曰其欲固結湯心而行其
道而無由進也乃爲庖人司割烹以味得湯之寵而因

進說焉夫割烹賤事也乃以欲行其志不恥爲之古聖
人成天下之大功固可然乎不識有諸孟子曰否尹之
就湯也出處甚明訓誥可徵如以割烹抑何以成割正
之功開六百載之業乎不然也尹之事則實有可考者
尹蓋有莘野人未嘗至於湯之都古者士不仕則耕尹
惟不欲仕故其於有莘之野躬耕而已割烹者豈其所
辱爲哉乃尹志之大學之純而於堯舜之道已安故耕
莘之日不能有唐虞之事而尹之道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則艸野之中一言一動皆可質堯舜而無憾因以仰
無所媿俛無所怍而樂焉尹惟知夫堯舜之道在己者
有義焉正物者先自正盡己心之當然而卽以無傷於

物處物者有道焉己可行者物自可受因物理之固然而以返求諸己故自當日之素位而以視天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祿之以天下非己祿也弗之顧也繫馬千駟非己馬也弗之視也道義外之富貴相與忘之久矣其於當日之所交際郎莘野之中而有非其義者非其道者則一介不以与人而非有吝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而非其固也道義中之酬酢無所苟焉審矣而孰知天下千駟之大一介之小哉於是而若將終身焉尹之志決矣可無歉於道義即可無憾於堯舜尹誠樂矣未嘗計天下之治亂也而湯則聞其聖使人以幣聘之湯大有爲之志已見於天下而尊德樂道之誠不俟其往

求乃尹審之於道義而不敢信湯因不敢自信乃囂囂然因其自得之意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出而爭與廢於天而不敢必喪吾樂矣豈若退而盡道義於己而處畎畝之中固可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吾其以彼易此哉乃湯則三使往聘之矣其不輕以道許人者正湯之所亟求也於是而知湯之可與大有爲而上天名世之命在己矣乃幡然改矣幡然改者時至事起則一時義之所不容辭道之所必出也乃曰至今日而言之則道更有所在義更有所宜矣湯之所志如此也所欲行如此也舉天下而待之我如此也則吾出而可以必吾君爲堯舜之君矣吾民爲堯舜之民矣我如是以爲之

而唐虞可再見於今日矣則與我處畎畝之中不交汙世不聞亂政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成吾君天錫之智勇而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反吾民陷溺之汙俗爲堯舜之民哉夫吾固嘗慨想堯舜之世人安其性物順其理如此乎其可樂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而道行於天下而亾礙哉乃自念曰夫今日之迫我以出者豈非天哉積治而亂者天偶然之數撥亂以治者天固然之心也夫民不得安其生則不得復其性若夫性則固有眞知眞覺者也天授人以知覺均也而因性而喻者爲先知先覺待教而興待厚生而后正德者爲後知後覺乃天下當不治之日則後知後覺者且不知不覺

矣乃天之生斯民之理必有所任焉而後知覺不迷於天下於事理之灼然可見而庶物所治倫常所敍能先知其當然者修爲典訓以示後知者於惡危迷瞽之中天之任先知者大矣於亟心之隱然不昧而得理而安緣情而悟能先覺其所以然者感以風化以警後覺者於流俗惛忘之日天之任先覺者實矣予自度焉人所未知而予井井然悉其條理則惟人安於習俗而不覺而予惺惺然晉其從違則可自信爲天民之先覺矣予今而出焉將以斯必知必覺之理振起生民之生氣而使於汙染之餘知有事理之必然發起其良心之固然子則有道矣而得一心一德之君推天下以授我則天

意可知非予覺之而誰乎於是而一旦幡然之中天下即入尹之心而不容釋乃心之所維慮之所繫以為天下之民皆吾民也匹夫匹婦不容避也有不被堯舜之澤而未能以滌除為昭蘇以生全起教化盡人而有一迷其知覺者非他任也皆己不能承天以拔之於桀日陷溺之中若己推之而納之溝中非民之汙而己汙之矣當斯時也抱斯心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不容辭也富貴固所久忘功名亦所不屑資悉其身為上天付託萬民倚賴之身而不能自已故其就湯也遲回於三聘之後而一決之於一念之矣乃說之以伐夏救民焉而知覺大明於天下唐虞親見於當時尹之出也

豈偶然哉由此驗之則其耕莘也其辭聘也其所自言自審於三聘之後而始出以救民也皆顯然衆於後世而吾與子所共聞者也若夫人之為言謂尹之不嫌於卑賤將以得志而大行而援之以理參考於古今成敗之已然則謂枉己而可以正人為君子之權者妄矣吾聞有枉己者矣必其沈沒於功利者矣吾聞有正人者矣必其先審乎去就者矣未聞己已趨於邪佞而能正物以善俗者也況其為屈身卑賤之役不但枉而且辱矣舉天下之知覺而欲以一人開之乃卒如其志而天下更始則天下皆正也不知辱之可恥不覺辱之為恥其學術事功皆出於苟且之一途將何以覺天下而正

之乎彼誣尹者以尹起於田間而忽就湯則以為必有委曲之節而異於終身高蹈者之所為如是者豈足以知聖人哉聖人所體者天心也所同者民彝也而時不同焉遇不同焉則行亦不同也故或遠而遁跡山林或近而置身廊廟或乍就而終去或終事而必亟乃要以因時行道而已不與焉若其心之所歸則去而遠者非意氣之激近而不去者非寵利之情皆使此心純出於道義而自任天下之日一如其一介不妄之素志無可屈道無所徇功業滿天下而澹泊純素之存者如故也豈忍以一身納之卑賤之中使須臾之或汙哉夫伊尹自任重而望湯矣則咸有一德臣主相孚謂之要可也

乃以吾所聞書有尹躬暨湯之文詩有左右商王之詠皆湯有為堯為舜之心而尹有致君堯舜之道故道同義合湯不能舍尹而尹亦孚湯蓋以堯舜之道要也即其畎畝之所樂者若割烹之說舊聞所不紀君子所不道而尹之未出也耕莘樂道其應聘也三至乃起其就湯也以匹夫匹婦枉道為恧何嘗有割烹之事流俗之言無據而誣聖人何足論乎伊尹之自述以訓大甲者有曰桀為無道天訖其命代天而行誅始從牧宮而攻之也朕實初定大業於亳則湯之伐夏尹實開之行古今創見之事而不疑湯實不容不援其事於尹則所謂堯舜之道要湯者於斯見矣聖人之事堂堂巍巍上以

承天下以對於天下學者精白其心以求之而恐不能測又奚暇取此無實之言為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切疽七余切 然當作嘫好本作𢼊）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是流切彌寫从弓俗譌）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倖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說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

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訓義君子小人之界大辨昭焉大防立焉於此不審則雖欲為君子而必不能故出去之嚴先嚴於所交而擇君必於擇所主即至於聖人而豈有異哉聖人之所為非君子之所能至而君子之所不為未有聖人為之者遊士之說以逞權誣聖人而遂及孔子孟子不與究論而但據實以折之萬章問曰孔子之行藏傳聞審矣但

其所主未有考焉或謂世主不能有特達之知則聖人亦必因緣而進衛有癰疽以技術為靈公所寵孔子於衛主之是以有際可之仕齊有寺人瘠環以內臣為景公所任孔子於齊主之是以有尼谿之請志在行道者不妨因機以利見果有之乎孟子曰否齊衛之有此二人與無且無所從考而孔子之授館自有所因因倖臣而介紹所固無也聖人之行權必不紊者君子小人之辨聖人之欲行道而必慎者事君信友之誠蓋不嘫也為此說者乃急於求用之人其情貪其志躁造為此言以誣聖而自文也孔子於齊所主雖無從考而於衛則有其徵其所主者非主癰疽也明甚蓋主顏讎由焉讎

由者衞之賢大夫故相得而歡可與決出處者也於時而適有彌子之事尤可徵孔子之不輕於主焉彌子者衞侯之倖臣子路者夫子之樂與從政者也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畧其人而相與言情故彌子之情亦似可矜無嫌白於子路之耳而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何用主顏氏哉若其主我我可取必於君而衞卿可得也彌子自生其敬用聖人之心而其情亦似可矜矣子路以告以爲請主自彼或亦大道之可容乎而孔子毅然曰有命欲得位而行者君子之心而天下之治亂道之興廢天所命也旣有衞卿歸之之命而何事躬所非致以從彌子乎故孔子之爲用爲舍不一矣然其進

也必以禮事盡其敬而已必致其讓不以聖人爲禮之所自出而惟其意也其退也必以義審之嚴而斷之決不以聖人爲義之所自裁而任其情也其得之也或不得也則曰有命道在己而數任之天不以聖人爲命之所自造而用其權也若如或之云主癰疽與寺人瘠環進退不揆於所可得失不聽之於天則是以義無定理命無定數而惟意所行可矣而孔子又何爲是拘拘者乎夫君子之於小人臭味之不相親志行之不相得卽須臾之頃危迫之際亦固有不能違心以妄相託者孔子不說於魯衞道已不可行矣而過宋也又遭桓司馬將要之於道而殺之時更危矣微服而過宋未嘗不以

避患爲道也乃是時在當阨之際得所主焉亦足以爲之防矣而所主者尤必其賢者也蓋司城貞子爲貞子嘗仕於陳而爲陳侯周臣蓋能擇君而仕者其志行足以動聖人久矣蓋於此而君子小人之大辨存焉嘗聞之觀人之法矣觀在國之近臣則以其所爲主者賢足以致四方之貞士而不肖者爲邪倖之歸也觀初至之遠臣則以其所主者賢者必依賢而始安而不肖者趨邪徑之恐後也蓋或志在道義或情迷勢利言則相合相副聲音笑貌則相知相喻而不然者勢之而不親若如或者之言孔子而主癰疽也侍人瘠環也所聞者非所樂聞所見者非所願見於斯時也爲孔子者將何以

自安乎聲氣各從其類故千里一聖而若同堂天下無邦而甯終老彼俛仰隨時託匪以幾遇合者則亦其志趨之卑汙適與彼同而已矣聖人行藏之大用雖不爲孤介之行乃不得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善人而思有恆此固心之安理之得不容勢者豈致事者之所知哉君子之於小人處之有禮御之有道變化之有漸一旦而遽至其耳與謀出處之大則所必不能者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鬻當作賣余六

切鬻武悲切鍵也音義㓁別倉

當作飢然當作㸐好本作致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

羊之皮而爲之飤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九勿切乘讀去聲虢古百切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
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
故以此物假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
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
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
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

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
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讀去聲好當作政
自敗自忘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
飤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
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
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
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
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
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
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

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
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
聖賢也
訓義戰國之士苟求仕進者辱身賤行無所不至恃其
機械之巧則自謂智苟且之功則自謂賢而徒禍人國
爲後世笑葢其汲汲於利達之心身之不恤何有於天
下則斯世安危存亡之大辨初非其所計及而身世交
喪良有以也乃倡爲邪說謂古之賢者亦如是其說愈
趨愈下遂有百里奚自鬻之說是不可以不辨萬章問
曰或曰百里奚當未遇之時思求見於君而不得乃自
鬻於秦養祭祀牢牲之有司得五羊之皮爲執食牛之

役飯牛牛肥穆公見而喜問之假牧事以進伯說焉蓋
古之賢者苟欲致身以利國無不可爲也其言信乎孟
子曰百里奚何嘗有此事哉考其初終著於載籍昭然
無是事矣夫欲相有爲之君進伯功之說亦自有道焉
自鬻何事而何爲其然哉此乃好事者極乎必不可爲
之事以自文其陋也以百里奚之事見於史冊者攷之
使奚生爲秦人而不得仕則此說猶可託也乃百里奚
虞人也生於虞仕於虞其在虞也固與聞乎國政而非
困於艸茅卽去虞也猶爲去國之大夫而以羈抵祿乃
其不終於虞者則有故晉獻公思併虞而其臣荀息獻
謀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因以併吞

虞焉於時外廄外府之謀昭然耳目脣亾齒寒之禍近在肩睫虞公貪而不知而其臣宮之奇諫奇少長於君言無足爲重輕晉人已先料之矣而百里奚不諫悉重其言不如奇之自藝而無益也此奚仕虞之事於傳有之灼然可據者也不諫而去矣去乃之秦矣其至於秦而爲穆公之所舉記載畧焉無所从攷乃卽其去虞仕秦之初終而論之則其必不爲辱賤之行固有可信而無容疑者矣夫士之能有所爲者存乎其識量焉存乎其志行焉審乎可否之大辨而不迷者智也立乎遠大之規模而有功者賢也惟自審也乃能審時惟自立也乃能立功而就自鬻之說與奚之行事相竝而論反覆

思之亦甚相懸絕矣以其識量言之其不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貪人之迷也而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身世無幾而榮利有涯尙何貪焉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其貪而忘身又一虞公也可謂智乎苟如玫事者之言則奚必不智而後可矣而奚豈其然不可諫而不諫知利之足以汙愚人而不可挽也則貪夫苟且之情昭然見其爲不足與語而可謂不智乎不諫而必去知虞公有取亾之道不待其亾而先去之慮不爲亾國之俘而不任亾國之咎使其身可脫然於得失之外以勿爲當世所誹笑是知悉其身也不可謂不智也奚之去也當避患匆匆之際似難擇土而尻在

無君皇皇之餘又疑難擇主而事乃於時晉則內難將作齊則霸業已衰涉大河越千里而就秦於汧渭以時舉於秦在穆公夙知其爲虞之哲士而舉之奚遂知公爲秦之令主而相之度其可行任大任而不辭擇之已審不妄致身焉可謂不智乎合三端以論之明於度身明於度世知衰季之易盡非役志於寵榮識當世之興亾但攸分於利義則食牛之汙昏而不管必無此理審矣以其志行言之志一身之富貴者其行止於營圖也志一節之功名者其行止於近小也其爲身謀也如是則其爲君謀也亦如是在一國而何能及於天下在一時而何能及於後世利之所在不問名也乃奚之相秦

也通玫於上國而上國尊之策勳於天子而天子賀之顯著而名高矣紀其事而春秋有王事之塈紀其言而秦誓删百篇之終傳聞爲世法矣若是者豈與當世之貪利貪功而一時非之後世無聞不以爲恥者等不賢而能爲之乎如或者之說自鬻也以苟自成其富貴也而藉口曰吾有救時利國之策以成吾君也此其爲術乃志行無聊可羞可泣之事鄉黨自玫無所能成者且不可爲而謂以奚之賢恥其君爲小成之君恥其身爲小成之相而肎爲之乎就所成而觀之無事不息大白於天下無念不息昭對於後世君榮而已不辱亦惟已不辱而君乃榮若夫志趨卑汙則所行不越於尺寸小

功雖立天下且立待其傾覆而爲後世監亦何足以測賢者立身之本末哉故奚與穆公遇合之際事雖不傳而大要去虞就秦皎然之大節足以動穆公之旁求久矣曰五羊之皮食牛者或以奚食邑於五羖而世偁之曰五羖大夫曰自鬻者或以奚爲官奴之稱而古人命名以質猶晉侯之名圉莒子之名僕而好事者因附會以成其說皆不足深辨獨是賢者之出處光明正大千古一轍而生亦以之不可不務白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一終

孟子卷十　四書訓義卅二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朝讀如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讀如預餘詳上篇）

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袒當作但）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擊切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說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說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讀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訓義孟子願學孔子而言其所以學之由以示作聖之極功也曰學聖之功知行盡之矣乃行者行其所知也知之盡而後行之至知之全而後行之不偏故極其所得於天之力可以自成其德彊而時至事起因磨之妙則研幾入神之大用必本乎聖學之實力得於天而但自全於天聖學之致其知者非但恃天而已也不但恃乎得于天之力則學聖者固不患於無從矣夫聖人之大用莫大於出處之際是志行之所自立德業之所自出也歷攷之古人而其所造之不同有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者請並舉而觀之伯夷之嚴於立身也非禮之色目不暫視非禮之聲耳不暫聽蓋其心自不容而

非但不爲之惑而已也其嚴於磨世也義之所必事者其君非其君則雖可事而不事義之所當使者其民非其民則雖可使而不使卽其可事而可使矣而抑因乎君德之可正民俗之可教治而後進也若其君之不格民之不可化亂則必退也抑豈特不仕而已哉治不由理而橫政出於其君俗不由化而橫民止於其地則亟去之而不居焉蓋惡惡之至有不忍暫見其所爲者必不見不聞而心乃釋然也抑豈特橫民哉鄉人者非必爲橫而習於流俗特不知有善也亦未嘗與之同處焉思與之處則言論非所欲聞舉動非所欲見汙我之耳目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而不容頃刻安者故當紂

之時橫政劇矣橫民張矣卽有自好者鄉人而已乃隱居北海之濱以遠沬土之習待天下之清而後有中國之志故雖以去國之公子可以羈受祿而不忍見當時之君民未嘗一託足也是其心之所立行之所成純乎一善而不容纖芥之惡安心定志自然而無所矯拂故與天下後世人心不昧之善自相感通而遂以成乎伯夷之風乃後世聞是風者頑鈍不知善惡之人亦且知有可否而廉隅明焉懦弱不能自彊之人亦勉自奮起而志行立焉其在不頑不懦者又可知也伯夷之行造乎其極者如此其在伊尹當桀之時亦無異於伯夷之世也乃尹則公一身於天下引天下於一身其言曰君

吾所當事也事焉而正君德者在我明主因而成之暗主起而匡之何事非君乎民吾所必使也使焉而革民風者在我順民可與勸之逆民可與懲之何使非民乎尹志既已定矣故治亦進道在進不因治也亂亦進心於進不避亂也而湯之廷有尹桀之廷亦有尹矣其就聘之始自言其所欲爲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者覺後知使先覺者覺後覺則先知先覺者不容辭天下之知覺審矣予既已知之既已覺之信爲天民之先覺矣予將以此所覺之道覺此民於不知不覺之中則今日之出更何所待哉故由所成之業思其所操之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蓋引之而

以疚媿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匹夫匹婦無非己之匹夫匹婦也堯舜之澤惟己之澤之也故天下大矣天下之民而皆欲被堯舜之澤其事難矣而尹取而任之其任之也天下重而已不得輕也於是而一革桀日之暴启商道之新施及後世而無窮焉伊尹之行見於功業造乎極者又如此其在柳下惠亦猶夷尹之世也乃惡則又有異焉者惠以爲道盡於己則與物可以無爭遏聽之人而在我初無所喪故仕無擇君也雖汚君可仕而不羞君可正則正之不可正吾未嘗從邪也仕不必重也雖小官可就而不辭職可盡而盡之不可盡吾未嘗廢業也惟於其進有才必見不隱焉而隨事奏功也於其所爲惟理是從必以其道而無心計效也乃當世之不忌其賢而能行其道者鮮矣故仕而見黜至於遺佚而未嘗以道不行爲怨也遺佚之久至於阨窮而未嘗以身不遇爲閔也若其隱處而與人尻則雖流俗之鄉人言無善言行無善行而惠以爲天下無可棄之人由由嘫與相周旋蔑可畧施吾之規正而不忍厺也若其終爲不善而尒自尒我自我尒之惡尒自惡也我之善我自善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亦尒自辱焉尒焉能浼我哉是其尻心之樂愷與物皆安則親炙其儀者皆陶嘫順化而消其忮害之情以樂從其獎掖乃以成乎柳下惠之風而後世聞是風者鄙吝不容物之人亦且多

所容而待物以寬刻薄以苛求之人亦且多所隱而自尻於厚其渾厚開朗者又可知也柳下惠之德豈造乎極者抑如此夫三子之風尚矣抑進而觀孔子乎孔子膺聘削國仕魯化行乃不具論而論其厺國則未嘗如伯夷之必於厺也未嘗如伊尹之必於仕也未嘗如惠之出處無心也其厺齊也因齊之不用決於必厺而不容乃待則接淅而行其厺魯也可以厺矣而曰遲遲吾行無容致爲臣於旦夕也夫不用同而緩急異者蓋於魯爲父母之邦義可決而情不可遽其道嘫也若齊則亦斷之於義而不可以虛拘耳以此推之凡孔子之厺就理之所當嘫事之所不得不嘫情之所固嘫義之所必嘫皆有其可者焉可以速厺而無容濡滯也因之而速矣可以久尻而無事急迫也因之而久矣道未可行而處不爲忘世也因之而處矣世有可用而仕不爲屈道也因之而仕矣見幾之速莽此無一成之心後此無已甚之悔因物而膺行一心之所獨是合天下之所不違未嘗不清也而無絕物之迹未嘗不任也而無從物之嫌未嘗不和也而無說物之念此曠千世而妙用其權衡者惟孔子而已矣於是孟子爲之審其同異辨其小大卽事以觀聖德於德而推聖功乃爲之論定曰夫夷尹惠之於孔子其行事具存昭乘於萬世尚矣德之所成皆其心之所安而不待於思勉道之所建卽爲世

之所師而允爲法則若此者豈非皆聖哉雖然有辨伯夷聖矣純乎一清而天下莫能如也其清也聖其聖也於清而聖也伊尹聖矣無所不任而萬物恃以成也其任也聖其聖也於任而聖也柳下惠聖矣全乎其和而羣倫皆各得也其和也聖其聖也於和而聖也若夫孔子合出處兼人已純成一無閒之妙用聖不待言而道在宜然卽與以當然之則始如天之有四時然生殺相資而合用寒燠各正而不差其聖也時也豈倖於清任和擅一德以至極者哉若此者非三子之外別有孔子之道也而孔子之德已盡三子之用而妙合之譬之樂然其猶集大成乎三子之德各盡其量之極致如樂之

有一音鴻者細者舒者疾者不爽其律度之宜皆足以寫性情而揚盛德至於孔子則鴻細叶而成純舒疾得而賡度則合衆音而爲大成之奏也唯然而吾有以測孔子從容中道之序矣請觀夫樂樂之集大成者其初作也必以金聲之其將闋也必以玉振之盪滌耳目而發起和平者旣聲之矣收斂音容而截然得止者乃從而振之自金之聲也於是而八音遞奏皆循乎所聲之節族而自然相因以盡其和蓋所以聚衆樂之條理而生發其無窮者也及玉之振之也於是而衆響皆成皆依乎所振之歸宿而純一不雜以得其正蓋所以昭衆樂之條理而大報其成功者也非其振之固無以飭歸

而得永終之盛乃非其聲之則無以統全而昭大始之和則請以樂而擬之孔子以樂之金聲而爲始條理者擬之孔子則智之事也惟道之宜出宜處宜速宜遲皆有自然之條理而聖人於事未曆幾未見之先具有詹𢼸知著之識上審之天心內度之素位外辨之物情皆曙其相成而不相悖之理以生其隨遇咸宜之大用以樂之玉振而爲終條理者擬之孔子則聖之事也凡道之或出或處或速或遲皆因已知之條理而聖人率其不息而得不勉而中之實合乎從心不踰之矩於土而皆安於我而皆眞於天而皆合遂以成其至善而得所止之全以畢乎衆理統宗之極則自其終而論之三子

之道備於一人聖不可加矣乃自其始而窺之早有以異乎三子之所知而兼乎三子之所成無所以始而奚以終之哉則吾因是以想孔子之絕德其在智乎則請以射喻之作聖者之有智猶巧然不倚於左不偏於右恰合其至𢼸之度在研審之精毫釐不爽也其聖也則猶力然天授之而無所歉自盡之而無所議一用其不息之誠則遠近之規隨力可造也夫聖至於孔子其規模遠矣其造極寔矣始猶射於百步之外矣其聖也盡乎心以盡乎理凡天下之險阻得喪一無所滯則惟一心一德以無閒譬射者之至力全乎天而可因以用則三子之純成猶足以擬其聖其智而爲聖之時也大

明於始乃以永貞於終舉道之精微曲折悉致其詳辨詧乎天命人心而咸知譬射者之中聖因於學而非力所逮則三子之篤志終不足以幾其聖之時然則願學孔子者可以得所從事矣聖人之力人不可幾而可幾也不以私欲間之不以私意錮之盡吾心以求一德之成心本可盡也聖人之巧人不可學而實有其從入之門也格物窮理以見其萬殊明倫察物以會其一致擴吾心以爲萬化之原功不易而亦未嘗絕學者以難企及也此吾所由用以知體由聖道以求聖功而庶幾學孔子者其在是乎願與天下後世之學聖者交勉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切讀如蟻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厺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惡讀厺聲然當作嘫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附當作坿符遇切附符有切小土山也音義別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

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
二卿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
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食當作飤差本作[illegible]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
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

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
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
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
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盡本作盡今俗別誤
【訓義】周衰削國各自為政典章大亂人君各以其意為
爵祿之重輕北宮錡有志於稽古而問之曰竊聞道盛
於三王而法備於有周以贊治賢則存乎爵以下逮上
則存乎祿而尊卑有秩厚薄有差皆有精意存焉其班
序之也如之何孟子曰夫周室之制詳矣周先王參三
代之典而酌其互合萬國之勢而均其敘上體之國下

經之野蓋有纖悉不遺而各盡其理者而今不可得聞
矣周憲未改而何以無傳也則以今之諸侯僭而無等
貪而無制以先王之法為不利於己而去其籍也然而
軻也嘗有意於復古以制治則攷之遺文受之師授者
得聞其畧也知其畧而大綱存焉抑可以推其節目之
所自生矣請言其畧其降殺也有等則上下辨矣其統
會也有緒則恩禮行矣其裁制也有經則物力足矣其
推也有漸則食用給矣今以爵之班於天下者言之天
子主班爵者而亦自從乎班則建極以為諸侯法之義
也天子一位為班之至貴者矣而君乎天下降此而分
治一國者為天子之三公為王者之後裔於諸侯為尤

貴也而公一位為令德之懿親為開國之殊勳以夾輔
周室其亦重也侯一位本支之子孫為分治之功臣而
世受令胙則其次也而伯一位為古帝之後嗣為岳牧
之餘業為裔夷之屏藩皆相因有國者也而或為子或
為男其名異而班同也子男同一位自天子以至於子
男相臨相統而皆君其國子其民者凡五等也以爵之
班於國中者言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政之所自
出法之所自建而尻尊以涖卑秉禮以接下皆有班也
君一位為六官之長為一軍之帥承君命而頒法紀者
有卿焉爵亦貴矣卿一位為分治之尹為都邑之主以
掌政教而治官屬者有大夫焉其次也大夫一位為庶

事之司爲俊士之選其事重其職繁者爲上士上士一
位降此而事較輕職較簡者爲中士中士一位降此而
所司者散所任者小爲下士下士一位自君以至於下
士相臨相統而天子以經天下諸侯以理國中者凡六
等凡此五等六等之中朝會有削車服有等秩命有亟
揖拜有儀尊卑定而不敢干情理接而不相暌則莫不
有詳焉者而今不可得聞矣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
普天之下皆王土也而天子不敢私天下亦但以王畿
之土爲之疆界天子自制而下莫不受制焉其爲地也
爲方千里千千而百萬其井以待諸侯以奉郊廟以頒
卿士以供服膳無有餘無不足也公侯異位而公不可

加於侯循臣道也侯可上同於公重屏藩也皆方百里
百百而萬井焉葢得王畿百之一也伯次於侯而猶爲
削邦之重者方七十里七十其七十而四千九百井焉
得侯封之半也子男蹇同而祿亦同次於伯而其國散
矣方五十里五十其五十而二千五百井焉得伯國之
半也凡四等而諸侯以蹇之尊卑爲封之大小皆受制
於始封厚莫能益而薄莫能損也乃以屬在裔夷而相承
有土或承特錫而得受閒田不能足於五十里之數則
地已儉而職貢不足以供不得達於天子乃附於鄰近
之大邦以佐諸侯之不及或稱子或稱人而名其國曰
坿庸其祿田之多少未有定也不得與四等之中矣凡

此四等以泉坿庸賦稅因其國職貢因其土軍衆因其
人賓祭車服頒賜因其用皆上不匱而下可輸抑莫不
有詳焉者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祿之班於王畿者言之
任同則賚同賚同則富同天子之卿可出而保釐也侯
亦可入而輔相也其受地也視侯方百里也大夫之視
卿猶伯之視侯貳公輔以掌治猶次元侯以分理也其
受地視伯方七十里元士楸削羣司亦子男之遞爲藩
衛也其受地視子男方五十里而其或世守而君其國
或食祿而不分其土或降及後嗣而減其奉莫不有詳
焉而今不可得聞矣惟夫班祿於侯國之制雖節目之
繁不可盡悉而因國之大小制祿之豐儉或有所等殺

或無所損益與其分田制祿之精意酌情事以爲理則
雖畧也而猶有可備言者侯國之所入有貢篚有朝會
有兵賦有邦交非能皆以爲祿也而祿則有定其以奉
君臣之賓食祭用者則出之於祿公侯之國大國也地
方百里其提封廣其租稅多君卿尊而因之重大夫不
能重而其員頗多故君十卿祿因卿以爲重也卿祿四
大夫卿惟視君而替而託乎大夫之上則以國大而取
盈也卿增而君亦增矣大夫之於士蹇可漸進祿不可
遽遠也倍上士耳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位遞升則
祿遞厚其以勸士而勉其修能乎下士之職輕矣入官
之始有祿以養亦無負於士矣因其卑而薄之班之所

以不棄也有庶人在官者焉雖不削於士而亦效職於
公家者也使更薄於下士則不給於俛仰之養矣盍同
祿焉其祿也足以代其耕而已矣以有職任而不能耕
代之所以厚其生而安其職乃雖有職而僅如其耕代
之所以重吾農而不偏輕此有國之通理國雖大不能
爲之加厚也伯國次國也地方七十里其賦入漸少其
經用漸減而君卿之祿亦漸降君十卿祿示君臣之分
而已其實減矣卿祿三大夫卿減而君因爲之減也大
夫以下祿入漸寡不可復損矣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尊卑別則必以倍示其分也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耕者同於大國代者豈

容有殊哉子男小國也地方五十里提封僅大國四之
一而經用亦相懸絕君卿之祿半於大國尊君重卿祿
存乎厚也卿祿二大夫示國小而取廉耳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食用不可復節養廉不可復虧大國同而
豈有殊哉夫周之先王於此有精意存焉蓋存乎上而
遞降所以著尊之統卑祿從乎下而遞增所以因情而
制禮故祿起於下士之代耕而漸加以致隆於君安下
而後能全上之義也唯夫下士之位雖卑而在君子之
削則雖曰代耕而不容計力以爲厚薄若庶人在官者
則與耕者同爲庶人而不容不以耕者計矣今夫農終

歲而耕之方秋而獲之挾秊而食之量其所獲以爲食
而周先王分田以授一夫百畝勤不加多惰不爲少也
授田者國家之制治田者則農夫之自爲力也糞治此
百畝之田而所獲可計矣豐年人食四鬴中秊三鬴凶
秊二鬴以中秊爲率歲凡三十六鬴而食一人上農勤
而食者九人也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惰而爲下
者五人而已人有餘則爲餘夫食有餘則冠昏喪祭之
資也而庶人在官者但使之不耕而食以報其奔走之
歲月而效父母妻子之養焉足矣爲府爲史爲胥爲徒
役有貴賤署有繁簡事有勞逸所服事之長吏有崇卑
則自九人以至於五人授稟各有差也皆以農夫之勤

惰爲之差也而周先王重農民勸勤勞之精意盡矣若
夫授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規制祿有分田分粟之別
大國小國次國命官受祿有員數多寡之異則抑不可
得而聞也乃由軻也所聞之畧而類推之以辨上下定
民志以節財用經久遠以維封建於不窮而爲有道之
長則可以漸得文武周公制治保邦之意而舉行焉亦
豈諸侯之所得竄哉　惟王建極爲六官之長者卿也
共理國事爲六官之佐者大夫也理庶司之職任都邑
之長者士也　天子執鎮圭長尺二寸刻四鎮之山爲
飾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也公執桓圭長九寸木雙植謂
之桓刻爲王飾桓所以安上也侯執信圭信與伸同信

身也刻文直如人立形長七寸欲其直道以修身也伯執躬圭長亦七寸與信同義但象刻有伸屈耳子執穀璧璧形圜如環徑五寸圜一尺五寸篆刻穀文示養人也男執蒲璧亦徑五寸刻爲蒲文蒲可爲席所以安人卿執羔生大夫鴈生士雉死羔鴈畫布爲衣飾之雉無飾　公九命侯伯八命子男六命天子之卿七命天子之大夫五命諸侯之卿四命天子之上士諸侯之中士一命諸侯之下士不命一命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服元冕之服以祭三命受位有位在天子之朝削四命受器受祭器樂器五命受則受采地制貢賦之則六命賜官自置官屬七命賜國天子之卿有封國八命作牧統一州之治九命作伯分理天下專征伐　天子大裘而冕以郊

祀大裘羔裘無飾大裘之冕無旒衮冕享先王九章龍山華蟲宗彝火五者畫之於衣藻粉米黼黻四者畫之於裳鷩冕饗射衣三章無山龍裳四章毳冕祭山川衣三章無山龍裳二章無藻米希冕祭社稷五祀繡粉米一章於衣黼黻二章於裳元冕祭羣小祀元衣無文黼黻於裳　天子之冕十二旒十二珠公九旒九玉珠侯伯七子男五卿三大夫二士之元冕無旒公之服自衮而下侯伯鷩而下子男毳而下大夫元冕士服皮弁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天子五路玉路以祀以玉飾錫以飾當盧樊纓十二就樊馬大帶纓胷下纓建大常畫日月金路以賓金以飾鉤而無錫鉤龍頭下兜下頷者樊纓九就建大旂畫交龍象路以朝以象牙飾朱而無鉤以朱飾勒樊纓七就建大赤赤白爲旂無畫革路以即戎鞔之以皮而桼之龍勒龍音尨雜白黑皮爲勒條纓五就樊纓以條爲之條音倏建大白木路以田不鞔桼之而已前樊弁音鞶鵠纓以淺黑色皮爲樊鵠色爲纓亦五就建大麾黑旂同姓諸侯金路以下異姓象路以下遠方諸侯革路蕃夷子男木路卿夏縵五采畫車大夫墨車黑塗之不畫士棧車桼木爲蔽不皮鞔　公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擯者五人王禮之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七擯者四人壹祼而酢子男皆五擯者三人壹祼不酢　天子於諸侯土揖庶姓推手而下曰土揖庶姓與王無姻親者時揖異姓平推手曰時揖異姓婚姻之族天揖同姓推手小舉之君於卿特揖之每人一揖大夫三揖人雖衆三揖之而已士旅揖共一揖揖者今謂之起手今之揖字作撎謂之肅拜　天子一位承天子民外制削侯操予奪之

權內尊畿甸大一統之勢公一位或爲論道之元臣陝分周召或爲先朝之後裔禮用夏商侯一位或爲同姓之懿親或爲異姓之顯功義取扞墉禁浤不庭伯一位同姓親之亞者異姓功之次者位次於大邦職高於小國子男同一位庶姓之小侯四裔之君長或僭竊之國統雖大必裁或古帝之子孫雖散不絕穀蒲所執雖殊甸要所封同體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讀如叶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

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讀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讀如秘般讀如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

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當作飤舊注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訓義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有友以同志攷道流及戰國君驕士賤而此意僅有存者士游人國苟未可委贄爲臣諸侯王亦以友名之其實則虛拘之以爲名而既無問道之誠又無致敬之禮自謂屈尊友士而士亦

榮矣其所友之者何義不可問也萬章問曰今天下亦競言友矣乃友之必有所以友之之故則必有所以友之之道然則欲與人友者自盡而得善交之益將如之何孟子曰夫友道大矣人與人爲羣而必相合以相資有義存焉故長可與少爲友貴可與賤爲友世族之子可與寒士爲友相忘焉而後相孚相孚焉而後相輔己之長不可挾也不挾長而後少者樂得與爲友己之貴不可挾也不挾貴而後賤者無嫌與爲友兄弟雖爲侯王不可挾也不挾兄弟而後素旅之士願進而與爲友夫少長尊卑亦人之大分也而不可挾者何也則以友也者非僅侈下交之文以傾動天下也以其人之有德

而我與友焉則善可相扶不善可相戒如是而存一我長彼少我尊彼卑之心因恃彼之必降志於我則此心一萌內不必盡其誠外不必盡其禮彼亦泛然而不相親而何能以其德匡吾之德哉而今之所謂友者皆異是抑何不觀夫古人乎夫挾之非不一而莫甚於挾貴貴者操榮人辱人之權將謂尊卑有定分而彼亦得交於我為忝也乃古人不敢以此心而加諸友也孟獻子以魯貴戚之卿為公室輔食采有家其賦百乘可謂貴矣乃有友五人焉擇友精而得友亦盛也吾嘗於傳聞識之其一為樂正裘一為牧仲其餘三人皆嘗識之而今忘之五人之姓字且在若存若忘之中蓋皆抱素遯名幽凥之士也而獻子之與此五人則實以友道相與者也獻子不知己之貴而惟知五人之德五人亦惟知獻子之尊己德而忘獻子之家惟其互相忘也故獻子知其有美必獎有惡必規故交遊徧削國同事有盈庭而惟與此五人為友若使此五人而存一百乘之家於心目則亦慕勢權道之人而獻子不與之友矣夫獻子且唯恐所友者之有其家而冐自挾其有以使人之友我哉此不挾貴之心彼此相諒者也百乘之家貴矣而猶曰非有臣主之分也乃非唯百乘之家為然也小國之君國雖小而君固尊至於其友士而不挾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則費惠公是已惠公之庭有子思有顏般

有王順長息其為無位之士均也而惠公之言曰吾之交諸子也唯其德而已矣子思之德吾不敢不師也北面而問道猶恐不我正焉顏般之德必相與為友者同志相規庶幾其不我距乎王順長息非無才也可事我而已我不敢以待順息者事二賢亦不敢以事二賢者泛交於順息庶二賢不失其尊乎由其言而推之則君臣之分但施之順與息而不敢以加之二賢則於二賢之側忘其為君審矣猶曰小國之君威福之權未極崇高也乃非唯小國之君為然進而大國權侔天子位冠友邦尤其貴之可挾者也而亦有之則晉平公是已平公以世霸之資主盟中夏削國且奔走焉而其所友者無位之亥唐其於亥唐也有所問道則徃造焉唐不與講揖讓延升之禮命之入則入弗待逡巡也唐不為修先入為席之文命之坐則坐凥然侍坐也論說久而當食唐不與行躬執饋獻之儀命之食則食無所推讓也其食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屢食焉而無猒心夫平公豈其果能甘此哉其必飽也蓋不敢不飽惟恐富貴之色稍形焉而唐不說也唐愈簡公愈虔唐不知有公之貴而公惟恐其貴之有於身其不挾也至矣然君子猶為平公致惜也其以師友之禮始之則必有以終之尊其德德可施也重其道道必行也乃終於此亦徒有其心而已矣人君藏祿之柄豈己之所得私哉位天所

以尊賢也而弗與共職天所以待賢而理也而弗與治祿天所以養賢也而弗與食自然之理不可違奉若之權則在我唯士也慕道而求教則如公之於唐可矣王公之尊賢詔祿有其柄經邦需其人使志得而道行焉賢乃尊於天下而平公之徒修其文何爲也而不觀之帝堯乎堯之於舜舉之側陋延之升聞賓四門宅百揆天位共天職治天祿食矣乃其初相晉接之時先與講朋友之禮者葢始終一致也舜自潙汭而進見於帝欲與治天工而不遽臣之也館之於貳室若與己並崇焉舜見而堯以饗禮禮之堯亦見舜於貳室而舜亦以饗禮饗堯焉從容獻酢於堂階之間以大禮周旋而堯

四書訓義卷三十二　三十四

不見豐舜不見嗇其以饗禮舜也則舜爲賓而堯主其受饗於舜也則堯爲賓而舜主但見兩德之交孚人合而如天授則將來舉大任而授之舜者皆此心之惟見有德者忘此際之誰爲天子誰爲匹夫而交相輔佑以承天者也天子而友匹夫王公之尊賢道應然耳夫至於堯而後所謂友其德果不負於相友之義矣挾也云乎哉葢友道莫大於敬敬者有其不得不敬之故貴與賤皆天之所自授也故下不得不敬上命於天者定不可干也謂之貴貴賢者受職則君尊而臣卑賢與不賢抑天之所授也故下賢而上不得不敬得於天者厚不敢輕也謂之尊賢欲友賢者必樂道而忘勢天秩定則

貴也而貴之天理行則賢也而尊之明明一不可越之理生其不容已之心而敬生焉其爲義也俱人心固有之制同原而發者也故友者行吾心之敬而已矣不知德者習於貴而不知有賢因而挾心生焉則士亦可以挾賢以相亢上下不交而友道衰何足以語此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

四書訓義卷三十二　三十五

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

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讀平聲書作憝古無譈字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
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
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
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敯無凡民二字
譈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亦凡
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
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
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
然不可攷乃闕之可也乃音姑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
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
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
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必二切夫讀如扶較本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
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
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
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
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
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

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
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
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
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
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然當作嘫與讀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
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
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
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
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
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
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
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
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
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
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

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彊爲之說

訓義 君子之道以持己以應世有經有權而權不爽於經經亦自有權焉蓋於己於人苟無傷於大義則可以行吾因時濟物之大志而不絕人以不可近之高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經權之大用合矣世之衰也諸侯無求

賢之誠道不可行固已而姑有交際之一塗侯王以幣帛金粟禮賢者爲上下可交之漏非是則君與士闊絕而無相接之端矣故孟子遊於諸侯未嘗謝絕焉萬章疑其不可受而問於孟子曰今交際之禮諸侯不廢而君子聽之夫君子之與人也必論其心乃交際文耳其心未可問也將果慕君子而欲用之乎抑以是爲儀文而爲行之乎孟子曰以王侯之尊而交際行於士蓋有尊賢之遺意焉恭也萬章曰交際者存乎彼辭受者從乎我而君子不問其交之淺深有必受焉乃爲之說曰卻之而又卻之固不受也則爲不恭夫禮豈必受而後爲敬乎君子何見而有不恭之疑哉孟子曰所與交者則固尊者也尊者下交而士實受賜於此諒其無菲薄君子之心可矣乃就其物而苛求之曰凡此皆取諸民者也其取之也果出於當取之制而義乎抑妄取之民而不義乎必審其果義而後受之否則卻焉則先自立於薄待尊者之地爲不足與言禮以此傲天下而爲不恭故不問其所從來而無卻也萬章曰夫苛求而拒物固不可矣若遜其辭以示無侮而審諸心以度所宜心揣之曰此其取之於民非先王之制而不義所當卻也而爲他辭以謝之則於物無拂而於己得正此豈非曲盡其恭之一道而何不可乎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心固有大不容已者而於辭受之際則衡之以道裁

之以禮無不可焉斯已尒今彼以有餘補不足而下交於賢有道矣以恭敬之辭將命而來有禮矣則於授受之際可以無媿匪獨今也昔者孔子周流削國當時之諸侯非能以義取者而孔子受之不再疑焉孔子酌乎道而見可受則學孔子者受之又何必生一過求之心而爲之辭乎萬章乃故爲苛求之辭曰君子之所受而但論一時之道相與之禮乎則今有過絕人於國門之外以取其財者奪人之不及警乃交以所虜与之道餽以其致敬之禮君子亦將無擇焉而受之乎孟子曰必如此者而後不可也夫君子之於人善者吾從之不善者吾敎之不得已而後用誅焉夫亦審之於法而待敎

不待教之塗分矣若禦人者在康誥愼罰之篇而特重其條曰殺人而顚越之以取其貨無名無故非有可假借以成其惡而貪很之尤雖死不恤凡民罔不怨憝焉夫至於公憤所不容已則欲施以教而必無望其革惡之一日惟有誅之而已斯㳒也殷受之於夏周受之於殷三王不易百王不易也故周先王承之於誥以示無叚縱決於用刑而不待教誡之於始犯之日也承至於今㳒已備矣而此㳒尚然焉君子雖寬以待人而不能寬不待教者如之何其受之萬章曰夫禦人之貨義所不得取也恃彊以夌人凡民所深怨也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知利而不知義夌寡弱而積民怨與禦何別焉

苟交以道接以禮而善其文矣斯君子不擇而受之嘫則虐取之罪獨嚴於小人而寬於諸侯此必有說焉以自解於無嫌也孟子曰此豈無說哉君子之於此念之深矣量之遠矣君子所必嚴之義王者所必伸之㳒也君子所欲用以行賞之人王者所必資以共治之人也子試思之有王者作焉立定制以治天下之諸侯而解生民之困苦將合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將因其國不改其君徐喻以取民之制其教而不改者而後誅之乎葢無民而諸侯無與立無諸侯而又誰與分治則君子舍此諸侯又誰與施之教而望行吾道乎夫君子引之以近情之交際而不過爲拒絕亦將以行其教也

教不行而後有饋不受以絕之未晚也且取民之不義亦何至遂如禦人乎禦人者盜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均之乎盜也此精義之說非大義之必然也葢充事之相類者至於義之盡然後謂其有同惡焉王者以義之盡者立教而以義之大者立㳒君子以義之盡者望之從教之後而不以義之盡者責之未教之先義之盡而不能充固爲教之所可施類不充而義已不赦乃爲誅之所必及而子柰何比而同之乎夫孔子豈特於未仕之先以交際通諸侯之志亦且於既仕之後以因俗善立教之權夫祭大事也田獵大典也獵獸以供祭車徒各獲而獻於公致武之中有禮焉魯之末俗爭相較

逐禽獸以爲功戎祀之禮交壞矣孔子無禁焉而乃聽之夫已仕之後㳒可必行車徒之爭分在可禁國之大事非儀節之比舉國如狂非辨義之精孔子且可焉而況下承上賜道以禮行在遇合之初爲上交之始乎受其賜也又何疑焉萬章曰夫獵較之失係典禮風俗之大以道爲事者必於此釐正也孔子因之則其仕也或道未可行權爲祿仕與曰孔子之望魯深矣得用而欲行於魯者大矣固將以道變魯而見諸行事也萬章曰道者先王制之君子行之以革爭競之風而遂民俗奚爲從之而不革也孟子曰孔子於此有曲用其教而不之迫者焉於狩事未舉之先以簿書正祭所供之數皆

有定也不以四方所獲之禽供簿書之正則多取無用爭獻無功其獘久將自革耳萬章曰一獵較之俗無難改之一旦者而君大夫不從焉民不順焉必調停以望其自已道其可易行乎而孔子奚不去也孟子曰君子之望天下也深矣而天下之疑君子甚矣以爲執義正物必大遠於人情而以亟行其法也乃孔子欲小試行道之端因其俗而需其徐化所以爲之兆也旣不絕人以難改而陰行其教於簿正之中庶幾將自悟曰聖人之敎如此其易從也足以順人心而無憚於行矣然猶不能從敎而上無相信之君下無推誠之相而後浩然於一去則我之用世也無難而世自不可用乃從而去

焉孔子之去就決於終不可改之日則心安而無悔是以歷仕削國未嘗有終三年淹者斷然於後而不過距於先推此意也則今之交際尙在進退未決之先開以易親之路而爲敎之之端彼以恭來吾以恭受又何疑乎而以推孔子之生平以仕爲義而不爲過高已甚之節無不然者有見行可之仕焉敎之而可從試之而有效則仕次抑有際可之仕焉迎之以禮待之以敬則仕有公養之仕焉凥其國則可望其行受其祿且以觀其後則仕於季桓子而宰中都歷司寇外能伸乎齊之威內能墮世卿之邑見行可之仕也不能必其行而見其可則無忍棄也於衛靈公立其廷聞其政君猶足與爲禮臣猶足與言交非必果可而際亦可焉則無能絕也於衛孝公凥其國受其賜用則有道以處之不用亦無輕於相絕有公養之禮焉亦可受也夫孔子之爲此者不傲世以自高不失在己之恭不執義以苛物與以易從之道循禮之經行禮之權王道本乎人情以因民而治亦此而已矣願學孔子者其能恕然於交際乎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去聲養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居當作凥下同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凥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讀平聲柝本文作㯤今省譌也夜行所擊之㯤本从橐則省誤又甚矣

㯤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㯤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凥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於詭切會黃外切當宜讀本音都浪切乘讀去聲茁鄒滑切長讀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王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訓義 孟子曰出處者君子之大節也初念之所期而終身以之可進可退可榮可辱而必欲伸其筮仕之本志夫乃可以無媿若量其志之未可行則自有可以免恥之一塗早酌之於其始進焉今之仕者何未之思也今

夫仕將以何爲也哉自褎祿者言之則見以爲爲貧也國家何所待於我而尊我我何所據而受國家之養無亦爲吾道有可行而藉以行乎其非取之小民須之君上者僅償吾之貧必也若其有時焉道未可見而家貧親老順先王養士之典而以祿仕焉是或一道也非仕之大義也猶之娶妻者本居室之大倫而以嗣宗祀其義大矣非以需中饋之養而託生理於婦人明矣若其有時焉室無他人而躬不能任井臼之勞以養故娶焉是亦一道也非娶之大義也夫仕非爲貧乃不得已而以貧故仕先王原有以處此而士亦有所自處矣蔽不敢期乎尊即有欲尊我者即自度其無居高有爲之志

而居乎卑祿不敢期乎富即有欲富我者必自度其無受祿不誣之實而居乎貧夫自辭尊而居卑矣其於卑也不猒己卑而亦有以處此下位者旣辭富居貧矣其於貧也不患己貧而亦有以酬此敚祿者酌之於己而惡乎可以不昧其志乎度之於官而惡乎可以不忝其職乎若抱關者而司啓閉擊柝者而警干掫者可也若此類君無所待於我民無所望於我有其常職修其本務而邀薄糈以養親斯之謂宜也豈曰吾道大吾學有用而不屑此區區者乎故孔子當昭公之季無可行之望無利見之心而將毋有褎權爲祿仕嘗爲司委之吏矣曰吾以祿故仕也則吾於所司之禾槀供賓客之勞

饋出入之會計不差而已矣嘗爲芻牧之乘田矣曰吾以祿仕也則吾於所畜之牛羊茁肥壯大日以長息而已矣居職止此而心已安過此以往非我所任也而吾何問焉此非辭尊富而居卑貧之一法哉夫居卑而可不以行道爲己責者非君子之意乃國家之法也有如位卑而言朝廷之大經大法則法之所禁而且加罪焉此制法者以崇任大臣之寀意雖賢者不能越也若所居尊矣君之所倚民之所瞻則所以求稱此位者必行其道以尊主而庇民若不可行有引身而去介乃棲遲顧戀徒受尊蔽而食厚祿則上媿君下媿民而中自媿其學恥孰甚焉其得曰去位則貧而待養於祿乎彼名

爲行道而實以褒祿者何不息執贄爲臣之始念將以
何爲而自喪其恥心邪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
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
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餽寫从鬼誤二字不可通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

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
上者以爲不恭也柝當作㯓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說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
臺無餽也說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說賢乎繆武彪切亟去吏切說弋雪切卒宜作猝摽平小切稽當作䭫康禮切稽畱也音義皆別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
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說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
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
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
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
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

能養能舉說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
當法也
訓義國家於君臣詔祿之外有常祿以待失位而寄凥
者曰託其在士也不仕而以祿養之曰賜若無常制而
賢士初至人國君以禮致牢餼焉曰餼其畱之爲師友
而將大用焉特使有司致奉曰養其於民也因其乏而
賜之曰周施之者各有其禮受之者各有其義至於戰
國遊士興而以口腹仰纍於人君因制爲常祿以待客
遊之士遊士無恥心而上附於寓公之禮亦自名曰託
乃人君徒以豢養待士且視爲遊食之常而無敬禮之
心無大用之實士曰吾聊以就養也君曰吾姑以周之

也上下交相傲慢而相與於飲食之中亦甚可傷矣故孟子與萬章正其名辨其禮使士無妄干之典乃以自重而君不得不重焉萬章曰無位而有常祿曰託士至人國君或以此待之士或受焉而君子之爲士不受焉夫士不能不需於君而何爲其不可也孟子曰今且無論國君以祿与遊士之爲何心而以分義言之則僭越實甚故士之自致者不敢也託之爲典爲諸侯設耳諸侯有世凥民上之賢雖其失國而鄰國有分災救患之道故寓公有常祿先王之禮以恤鄰而親諸侯也士本無位仕則食焉故先王不制常祿以待之禮所本無其有妄受焉者非禮也萬章曰君子之辭受必於禮之所有而諸侯待士有饋之者焉亦非禮制之常也而士無以自養則受之可乎孟子曰饋之則可受也士於此有不容過爲名高以絕上下之交受之矣萬章曰禮之所無則審之於義在彼者可施在我者可受義乃宜焉士於此必擇乎義而後受其義何也孟子曰士至人國進退未決道合則爲之臣也不合則引身以去不失乎其爲氓也夫人君之於氓不可使飢餓於其土地固有周其乏之道焉士引此義以受饋處乎可進可退之間而士有餘裕矣此受之義也萬章曰因其所乏而周之預使之無乏而賜之以祿其意正同而或受或不受何也孟子曰周則氓之義也若賜則與託同而固不敢妄自

僭也萬章曰夫士以道而養於君君無可私之祿而與士共之疑可受之無媿者而何爲其不敢也孟子曰周無常而賜有常有常祿者必有常職夫抱關擊柝臣之最賤者矣而各司其事各食其祿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上畜之以備用若士之未仕也可貴可賤者存乎君可進可退者存乎己無常職矣而受上有常職之賜若曰此宜有致養於我者則先有輕世肆志之心焉以爲不恭也不循名實而宴然受賜以爲傲也而但求口實則辱甚矣惟明夫食祿之必事其事則士所以自處與君所以處士必有道矣萬章曰饋之斯可受之矣士之自安於分則循君民之義君之致敬於士則講賓主之儀乃士未即去而留其國所需非旦夕不常繼則且失食而常繼則情易衰其將奚可乎孟子曰夫饋者賓主暫將之敬也而安可常乎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知其爲大賢而不知所以處之也修饋士之禮數遣使問其起居數饋之鼎肉心有所慕而勿以此爲致賢之禮也至於亟而子思不說矣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勿使升堂焉勿與爲禮也特不自失主臣之禮北面稽首再拜於大門之外而不受示相絕也且曰今而後知君之所重者鼎肉也以爲以是畜伋而此外無容心也則畜犬馬之道也自是而後繆公乃知其非而不遣臺致饋焉其悔也似知過也而子思所以不說之故尚

未喻乎繆公之心是以爲繆公而已矣夫繆公之致敬於子思以爲說賢也旣說之矣抑將舉之於位以行其道或者君子難進則及萶之以賓交而俟其合乃旣不得舉矣而萶之又徒以激其怒則慕以其名而非眞知賢之可說也可謂說賢乎萬章曰夫國君於說賢未舉之先君子有不輕仕進之意而欲致其萶何如斯可謂得萶賢之禮矣孟子曰始之與講賓主之誼則以君命將其所饋昭君之敬再拜䭫首而受君子亦可謂盡其恭焉然可一而不可再也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雖無常制而令可繼也則不以君命將之恐以重煩君子之致恭也故子思之於繆公見其饋之亟而拜受之煩

則以爲此區區之鼎肉耳乃使己僕僕爾勞筋力而亟拜也此周衈之義而豈萶君子之道乎雖然繼粟繼肉亦豈終於此而已哉始之饋也在君以敦主賓之禮而士且循乎君衈之義後之繼也君以之安君子而君子且審其難進之幾若說之果誠而萶之盡道則唯堯之於舜乎信其賢也而說之眞則視天下之萶皆賢者所可受之於天而不辭使其子九男事之承其教誨二女女焉觀其刑于百官牛羊倉廩備儼然一有土之君使不在可進可退之削凡此者皆以萶舜於畎畝之中以待舜決其受命之志天下究其歸徃之誠乃舉而加之相位以其亮天工焉則當其萶之日已定其舉之心唯

其欲舉之也堅故其萶之也至故曰王公之尊賢爲道尊之爲天下尊之用天之祿以尊天之所簡在棄權而行其所欲爲以無負崇高之職也由此言之則饋以致敬且不可常而況制爲常祿來則飡之泛泛焉以其身游飡於人國且傲然曰國自有常制吾可受焉則諸侯以悠悠之豢畜待士士不自揣其去就而冒飡焉君失其君士失其士君子忍以其身與濁世同流乎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草當作艸莽當作茻或省作井質當作摯今別作贄亦通

傳通也贄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徃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徃見之何也曰徃役義也徃見不義也

徃役者庶人之職不徃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讀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說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
得也而況可召與亟去吏切乘讀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切
說見肯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
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
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
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
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讀如扶底詩作砥之履切此傳寫之譌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
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讀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
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
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訓義古者鄉舉里選之法鄉賓士而興之以貢於國士
乃傳贄以見於君其進有禮古禮既廢遂有士自求見
之事而諸侯或聞士名而召之而士遂往見士不以禮
自處而干祿輕身自辱亦甚義亦毀焉孟子雖志在行
道然必諸侯之就見或遠則以禮聘焉而不欲輕身以
造諸侯之門萬章欲孟子之明其義以示自處之道乃
問曰士之必仕義也君尊臣卑以卑就尊亦義也而非
諸侯之先至則不往見何義也君子以義自處必有不

可易之方矣孟子曰夫以分而言則士亦先自審而後
審人以爲去就君子之以自審而不敢越者禮而已矣
君臣分定而臣道不一其在廷而有職者則朝廷之臣
也若其未削於朝而尻在國中者則曰市井之臣安廛
尻於市井而已尻在郊野者則曰艸莽之臣服田疇於
艸莽而已若此者雖褱才抱德而廢所不加位所不敍
皆謂庶人均之乎民而君臣之分未定也庶人之見君
也必鄉大夫賓之司徒升之傳贄以見而後見焉自此
而爲臣矣若我無臣之之心君無相臣之禮則上下未
交分義疏遠不敢見於諸侯此先王之禮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也萬章曰夫見諸侯者皆諸侯知其人而召之

也旣有君命之召而市井艸莽率土皆臣循庶人之分以恭君命與召庶人而役之其禮同矣乃庶人以役則不敢違令而必趨事君欲見之則亦有慕士之心矣而以召庶人之道召之乃不往見執庶人之節者何爲其嘫乎孟子曰此則審之義而可往不可往大辨矣君不知我而我固無求焉則循分義以服勞義也道固未嘗屈也若將知我而我待以用焉則毀廉隅以殉人不義也志固不可辱也士之於此自審其制事之宜者定矣而抑且審之於君唯夫召之役者則爲欲賦人之力而用之可以上下之分施之耳乃均是庶人而獨欲見我其所資於我所望於我者將以何爲哉萬章曰君之於

此其意固可嘉矣君欲資古道以制法而士多聞則欲見焉以攷其所學也君欲近有德以自正而士賢則欲見焉以行其所志也是豈非下士之盛心乎何爲其不可往哉孟子曰審乎君之所爲而士抑尊矣君而果爲其多聞則不知者仰之以知不辨者待之以辨是師道也師則天子之尊必入學而訪道不待召也而況今之諸侯雖僭帝制固猶嘫分士之君乎君而果爲其賢也則大業待之以興國家藉之以保吾所聞者亟於求而就見焉未聞心慕其賢而欲屈其節以使之從我也審之已而無可枉之道審之君而其期我者隆則士抑尊矣豈但其不可召而見之哉卽就見君子而尙不足以

得君子之心也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不敢召也而屢就焉其於尊賢之義亦得矣徒其心未能盡忘夫勢也而自言曰千乘之君未嘗不尊也今之諸侯以尊自處而輕士不足言矣古之忘分以下交乃以友道接士也何如蓋意古人之交士未必若己之隆尒而子思惡其有挾貴之心而不說矣曰君不言古則已耳若言古之人也則於士之有道者以師禮尊之執敬而承教服其訓聽其命而正名之曰事之云乎夫豈以貴與其賢相擬而定其竝肩之禮乃爲之名曰友之云乎夫子思之不說也度之於心而有其可據之實豈不審於義之攸當而思曰夫言友則不論位矣言德則不敢言友矣若

以位則子雖不肖固君也我雖賢固臣也臣不敢與君言友貴貴之義也而君旣以我爲有德而願友我矣則我之所以交君者德也以德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子事我而庶幾其以導予於德也何敢與我友乎友則互以其善相輔而子何足以當此乎由子思觀之則千乘之君求屈君以友士且爲君子之所不容而況可以庶人服役之義召之使肯乎夫士於此審之已精持之已定確嘫見吾之一往一來爲必不可輕之事則生死以之而不可折也在齊之虞人且知之齊景公田凡有旆麓山澤之職者皆其所宜有事於是而招虞人焉特招之以旌非其物耳而虞人不至公不詧其所以違命之

理而欲加以亢君之罪將殺之孔子聞而歎之曰士之有志者世不我知飢寒而死溝壑其義也常以此存諸心而後其志不逐有勇者雖無所避遇害而喪其元其義也常以此存諸心而後其勇不餒今虞人知暴君之怒不可犯而敢亢者其志定矣其勇決矣蓋孔子之取虞人者如此一介之節何以動聖人之情乎蓋招有其所以招者君之所以處我我之所以自處義在於此非其招則君失其道而我不可自失則志必伸而大勇可無惴也於是萬章未審非其招之實而因便以問曰敢問招虞人何以物有定而君亦不能違乎孟子因問而告之曰古者人君致衆以田獵各有其招招虞人以皮

冠皮冠田冠也所以明有事也招衆庶以合圍者以通帛之旃無文者招士而帥鄙鄰之衆則以交龍之旂以聚衆者若夫析羽加於旂上之旌則招大夫使帥其鄉都之衆者也先王制之後世承之臣民守之上不妄而下不敢偭雖召役之事而義尚存焉矣孟子乃終虞人可取之義以證士之不可召也而遂言曰旌招大夫者而以召虞人虞人守其職之所當然雖得罪以死而不敢往有其守也且爲君子之所取而況君子哉君子既傳贄爲臣而爲士則君有特召之禮未爲臣則庶人也乃以士禮招之未仕者自有其不敢見之禮而敢往哉此禮之所在不敢越也況乎其有德而爲賢者矣世道

於我而升降吾道因之而屈伸乃欲見而召之此百職事之效奔走於君以賢治賤以賢治不肖於義固然而學可師也道可尊也其可以此招之乎非所招而不可往非君子之絕諸侯諸侯先自絕也蓋賢人者惟其道存焉耳以此立身卽以此應世以此退而有守卽以此出而有爲故欲見賢人者惟道之以而苟不以道也揆之於貴賤之分則不可以非禮辱士而見爲榮度之於賢不肖之理則不可以非義自尊而卑君子賢人秉道而不可枉終無得見之日譬有人焉欲召之入而閉其門情理兩逆徒爲妄而已矣若夫今日之可召而往者又何足道哉夫義爲直行而不可曲之常經猶人之路

也禮爲與世相見之通理猶室之有門也彼小人者利欲薰心恣行而不顧故忘其身之何以行物之何由接而隨世主以自辱者成乎俗矣則爲一世之坊表以重斯道者惟君子耳可行可藏而不可屈也可貴可賤而不可逶也正志素定而以大勇浩然之氣行之乃能遵義以行而由是路循禮以進退而出入是門不見諸侯何爲其無義哉夫君子之爲此既自以正己立身而使天下猶知有禮義則方且爲小人之觀瞻焉大東之詩曰削國適周之大道修治之使利於行也其平如砥無陂也其直如矢無曲也自君子開之修之而因弼自由之則小人皆視之以往來焉則義者君子以正己而正

天下者也其可以小人之逆行為上交之捷徑也乎萬章曰禮義之大宗必折衷於孔子而記孔子者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敬君之至奉命之虔如此乎其迫也然則孔子非與不然則賢莫如孔子而忽君其何能召乎孟子曰此君臣既定之後禮則有然者而義亦行乎其間孔子時當仕也宰中都而有治邑之職為司寇則有明刑之職以其當官之職召之則道在必往豈慕賢問道於未仕之先謀國圖王為大有為之事者所可比哉君子一動一止斟酌於所當然審己審人確見其所必然毋亦惟是之從而用舍則惟天之命亦可以正告於天下萬世之為君子者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攷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訓義】孟子謂萬章曰今而益知學古之道為學者志行之所自立品量之所自成也夫人唯無其志不論其品則已耳如其不然則四海之大千里之遙人之所可為者皆我之所有事而其有善焉者皆我之所可取益者也故僅欲為一鄉之善士保全其身而為流俗之所推重苟如是而已乎則友一鄉之善士而已矣言相戒以無過也行相與以無悔也過此而有一國之公論不遑問也乃進而為一國之善士小試其用而為一國之所瞻仰苟如是而已乎則友一國之善士而已矣進相與以有成也退相與以自安也天下之公理不暇謀也又進而為天下之善士則人心風俗必其所亟治亂安危

皆其所念於是而有同志者焉慷慨談論於救時之策砥節礪行於拔俗之為以大異乎近小之規而互相獎也斯必以天下之善士為友矣蓋其所見在此則其所致尚在此所致尚在此則所藉以相規而相益亦在此始而因所志以擇所友既而因所友以成其志其必然之情理也乃志在一鄉者以一鄉而足何知一國之友其氣象為何如志在一國者以一國而足何知天下之友其規模為何如自足矣故自限也至於欲為天下之善而友天下之士斯不亦志宏而量遠哉而苟其果有志而量不同也則天下其足矣乎未也上無善治或以小康為功名下無善學或以小成為道德生斯世也雖

偏求之天下而議論風采不過如斯而已矣友天下之善士誠未足也而卓然自命爲古今不可少之人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則畧今之人而求之古矣古人可學也而歸於善者一所由以至於善者不同有吾所必學者焉有吾所必善學者焉有吾所必折衷損益而以不學爲學者焉亦如朋友之相謀心於一堂而互爲益也存乎論矣其尙論之也何如誦其詩焉其哀樂之情所以利導其性之正者諷咏之下如與周旋矣讀其書焉其治教之理所以飭正其事之常者稽攷之餘如與之賛襄矣乃心一也而所以用其心者異詩乃有正變之殊理一也而所以協於理者異書乃有帝王之別在唐

虞爲唐虞之人而善在三代爲三代之人而善在文武爲盛世之人而善在宣平爲衰世之人而善而我不能知其何以性情一而感發異理事一而敷施異則以此處友而爲不相知之友我無以知彼而安從取益乎是以尙論者合古今數千季之天下而通其變合古今盛衰治亂所處之道而酌其宜則以世論人而以人論善凡古人之善皆備於吾心以審所必學焉通之以善學焉得所折衷損益而以不必學爲學焉故禹稷顔子皆我輔仁之資夷惠伊尹皆我擇善之從是尙而與古人爲友也於是而後不以小善自局其志不以偏至自限其品君子之學古而不屑今有如是夫子誠有志焉勿以鄉國自畫勿以今之天下自雄焉可尒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亾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亾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厺

君臣義合不合則厺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厺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訓義君子之進說於君雖因其弊而救之而必循乎經常不易之正理非故爲矯激以相犯也人主能容其忠直以自鑒則所以自警而進於道者爲不負此藥石之

言乃世主以褊衷而成乎驕氣則必至相忤而君子遂不終於其國齊宣王疏遠世臣而致容說故褒祿固寵之士日侍其側而君且孤危國且不治其問卿於孟子亦將謂卿位尊而恩厚則聽命宣力以盡其職必不可負此榮遇也孟子曰卿尊位也而尻此位者則因其人非槩謂之卿而所以稱其尊卿者道一而已王何卿之問其泛然謂之卿而遂有常職猶百執事之有所司乎王曰位均也祿均也若之任之卿之自任亦必均也而有不同乎孟子曰夫徒以縻祿而已則同乎卿矣乃卿爲宗社之輔而僅以縻祿乎其近於君也則論恩其極於貴也則有義恩與義因人而別烏得同乎有貴戚之

卿焉分一體於先君而與國同休戚以恩勝者也有異姓之卿焉以論道尻尊位而唯道爲從違以義勝者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意者恩重則其患媚於君者必篤乎孟子曰卿無常職君德是司以諫爲道者也而貴戚之卿則亦有異君有小失不遽諫也言不可輕而旣言之後其從違不可輕也唯至於君之過大或敗德以成乎亂或妄動以至於危則先君之緒存亡所繫乃不容已於諫諫而不聽不但已也非常之事不可以倉猝爲也反之覆之以冀其悟而尙不聽焉安危決於一旦不忍宗祀之淪沒也於是別戴賢者而立之勿令覆亡使他族之處此而後國君建立宗臣以輔公室之道盡

矣此貴戚之卿以恩制義者也乃王之聞此言也勃然變乎色矣蓋其猜防世臣之情有素而謂孟子反授之以廢立之權則君愈輕而貴戚愈重故逆於耳而形於色其怙過而不受正言有如此者孟子曰王勿異也問卿者王也王自有以卿自正之正道王所問者貴戚之卿也卿自有正王於道之正理臣其敢順王之意而以輕蔑巨室之邪說進於王乎於是而王色乃定非能納忠也孟子之辭正而怒無所逞也然後請問異姓之卿亦爲聽孟子之畢其詞而後折之乎孟子則終以正對曰夫異姓之卿以義合則道在身而卿爲輕耳其道在匡君也則君德之得失皆其所不容諉也有過焉則諫

愼之於微而養之有漸無問其過之大小也諫而不聽不但已也去就之際不可以激也反之覆之以盡其理而尙不聽焉則君子不可虛拘自可潔身以全道也於是奉身而去之立朝而道不行爲賢者所深恥去而後吾之尻大任而無慚以自求其志之道盡矣此異姓之卿以義勝恩者也乃王之聞此無所用怒焉若其不足以體孟子之微言以自警則末之能改也夫賢人去矣則邪佞且登於大位國危身之不保且求若易位者之能全其宗社而不可得故先王親賢並建之意精矣人主知宗社爲重而己爲輕則戰戰栗栗以保大位顧輔弼而如臨師保知賢人易去而難合則聽忠告之語必

惟嘫受之而君德何患不成國家何患不安此先王立
卿以相人主之深意而豈有辱職以効奔走哉王之不
悟故孟子終去之則勃嘫變色之下去齊之心早已決
矣

四書訓義卷三十二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訓義 言學而不本之性則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惟其
意之所欲爲以自陷於惡乃性亦未易言矣惟知性者
反之吾心而確見其固有之實則其所爲性者果吾之
性也其不嘫者則自有性而自忘之乃以非性者爲性
若告子是已告子之學大抵以守其無思無爲之冥念
不爲物所動者爲宗故謂無善則亦無惡無義則亦無
不義可以泊嘫與天下相遇而吾心自定乃于嗜慾暫

息之際得此虛寂之機遂謂人之生也如此而已矣惟
是能知能覺可運可動者之靈爲天之所以與我而仁
義之道皆儒者增加之於是非得失之後初非吾之所
固有焉此其說足以惑天下之不盡其心而妄言道者
其弊乃使人任其知覺運動之靈以無所不可孟子與
之游而深惡之故屢致辨焉而彼亦彊伸其辨以與孟
子爭鳴嘑如以知覺運動爲性而謂此外之無有則人
何以異於禽獸哉夫性者何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之
理也食色之理也此理禽獸之心所無而人所獨有也
故與禽獸同其知覺運動而人自有人之理此理以之
應事則心安而事成斯之謂義乃告子則謂性中無義

而義自外來不知義因事而見而未見之前吾心自有其必中之節聖人特先知之而為天下顯之使性而無義也則聖人亦人耳義之制何自立義之名何自起乎夫告子既孤守其冥念而終不知亦弗能警之使覺故孟子但隨其說而折之而未嘗指其本體以告之則君子待異端之道屢辯屢窮而已足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布回切　棬驅員切）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作衛傳寫省譌）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訓義】告子曰儒者何以言性善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人之初生也有形而已矣形開而神發有可以有知可以有能者而已矣故性者質也猶之杞柳也有其材而初未有用也乃儒者於此而立一事之制曰義則以利於用而成乎器猶之桮棬焉有其器有其用

而已非其質也故夫以此可知可能之質而用之以㤅則為仁用之以敬則為義猶夫杞柳未嘗不可為桮棬而因使為焉在桮棬固杞柳之所為而在杞柳初無桮棬之實桮棬成而杞柳非故仁義立而性亦逐仁義以遷流則何如無事仁義而不喪其性猶無事桮棬而不失其杞柳乎孟子曰子之言吾無暇究辯焉而言之貽禍則不容不正語子而使知懲也子且欲並仁義而忘之而免於不仁不義乃其說則足以為不仁不義之倡而子不知也夫人之情無不樂於順而難於逆以仁義為盡性之事順也夫人相㤅則相安相敬則相宜率其本心之不容己而以保其生於和平大順之道也今且曰以杞柳為桮棬則當其為之也順杞柳之生質自然而成桮棬乎而將加以斧斤戕賊杞柳生理而後可以為桮棬也如必曰杞柳無桮棬之成質必將戕賊杞柳而後能為之則為仁為義者亦將戕賊人之生理而為之乎子固曰既彫既琢而失其大樸不如渾忘者之無傷也乃天下之人聞斯言也則曰仁以戕賊吾欲也義以戕賊吾利也順吾利欲之情而不害吾生也則是率天下以禍仁義者必自此言始矣子亦尚知戒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西本作鹵）

湍波流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

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嘫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然當作嘫凡下然字皆同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嘫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訓義 告子窮於戕賊之說而復爲之辞曰吾謂以性爲仁義非謂其戕賊也言性無定體可爲仁義亦可爲不仁不義爲之而性隨之以流不如無爲而全其性也以今思之殆猶湍水嘫虛靈而善動者舍之於心無所嚮而亦無所不可嚮也在人之爲之耳或引之於善焉則善或引之於不善焉則不善猶夫縈回無定之水決之東方則東流非必於東而決之則迸流於東決之西方則西流非必於西而決之則疾赴於西及其已決已流而成乎流水失其爲湍水矣若夫人性之本嘫則惡旣無根善亦無迹誰得而分之曰善不善猶夫水之未決東西皆無一成之則並忘方之所名無分也有爲善者因有爲不善者何若善不善之兩忘而保其虛涵之本體乎孟子曰善不善之分昭嘫其不可昧而子謂性之無分乎卽以水論水亦自有其性矣東西者可以無分者也則隨決而流信無分矣嘫其決也必順其性以決之故決東而東東方下也決西而西西方下也決者不能逆而水自有辨使從上而決之未有流焉者無分於上下乎以此喻性正可以見性人性之順趨於善也引之而卽通達之而莫禦猶水之就下也是可以知性之本體矣天生人而命以性人秉性而別於物以爲人人則有孩提之㤅焉順而達之以爲仁有稍長之敬焉順

而達之以爲義有人之耳目則有人之聰明有人之心思則有人之睿智若夫賢賢無擇以爲不善者性所本無均是人則均是有善而無不善之性也其在於水則本以下爲性而無有逆上之理皆天命自嘫之理實有其嘫而爲一定之體何縈回無定之有乎乃若人之有不善則非決之謂矣決者因其有可徃之理而流而未暢因順而加以疏瀹之功耳至於逆而成之則水亦有嘫者今夫水就下者性也而有時乎過顙矣非水之利於逆也有搏而躍之者有時乎在山焉非水之安於升也有激而行之者其若是也豈水有此過顙在山橫怒狌逞之性哉搏之激之彊之以勢而一時之力不足以

自遂則有然者故人之不善亦有使之者矣敎衰於上
俗染於下誘之以利脅之以威遂爲其所不爲欲其所
不欲性之體微而使之者危乃使耳目之靈逐於淫邪
心思之哲鶩於機變亦猶夫水本下而有上之時耳水
雖過顙在山而消歸之地終必在江湖人雖殘忍驕貪
而平旦之氣自有其慙悔則性之一於善而實有其善
也可知而子胡弗之思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
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讀平聲下同然皆當作嘫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
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嘫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
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
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
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
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
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
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
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
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
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
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紜寫作紜者俗誤

訓義告子之喻性也屢變乃直出其所謂性者以告孟
子曰吾所謂杞柳者言其體也猶湍水者言其幾也皆
自人爲之後而追論之也若性之本然則可一言盡之
矣生之謂性天使之有生則所得於天者生而已人受

之以生則所以爲人者生而已未生以前無此理不生
以後無其實生而知者非有所學也生而能者非有所
勉也爲知爲覺爲運爲動天機之不容已則性亦惟此
而已其他皆後起之爲非天然之固有也夫告子此言
謂性與生俱而在生之中天以生人而人以自生亦未
嘗失也而特其所謂生者在生機而不在生理則固混
人禽於無別孟子知其立言之旨而反詰之曰子言生
之謂性似矣乃凡立說之道有因此得彼而可更推求
者有卽此卽彼而更無餘義者今子云生之謂性將卽
生卽性更無可推求之實猶夫人之言白者但見其白
卽可謂之白不必究求白之體廣推白之用精審白之

實而子意如此乎告子曰白則謂之白矣生則謂之性矣言白者如其白而止言性者如其生而止吾言固嘫矣於是孟子知其所謂性亦知其所謂生而詰之曰夫卽生卽性猶卽白是白而子之意可知已子所謂白之謂白者當不復于白有辨今夫白有白羽焉白也有白雪焉白也有白玉焉白也分言之則羽也雪也玉也各有其體亦各有其用而槩言之則均謂之白均謂之白則叓無所擇於物類之不齊羽猶雪矣雪猶玉矣而凡有生者卽有性凡有性者皆同乎生而子之意如此與告子曰何爲其不嘫哉白均則不可謂有異白生均則不可謂有異性從其實而言之何同異之有哉孟子乃

心知其混人物爲一致而不知二氣五行降衷於人之妙獨鍾於人以參天地而爲三才之精理乃直揭其妄而詰之曰凡白皆白而凡生皆性天之所賦惟此知覺運動之生機而別無健順五常在人之實理嘫則犬亦生也牛亦生也而犬牛無異性牛亦生也人亦生也而人牛無異性與蠢蠢芸芸浮動於兩間而聽天機之自動未嘗無知而所知非有眞知未嘗無能而所能非有成能則子之所謂性者犬之性尒牛之性尒固非人之性而子言豈若是乎而告子不荅其不荅者葢其本旨欲同人道於犬牛則無善無惡而不嬰乎利害嘫言及於犬牛無異則又不敢以爲信嘫於此可見羞惡之心

不容昧而彼特不能自體以充之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說色者卽其性故仁㤅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讀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讀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說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說者也故謂之外也愛當作悅說弋雪切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耆當作嗜傳寫省譌音義俱不可通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
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
出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
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
不得其正也辨作辯者譌卒並作猝以避忌而譌之也
訓義告子之言性以無善無不善爲宗旣曰無善無不
善則一切皆無而並無性矣旣以人爲無性於是取人
生之形發欲開者以爲性不知此欲之開乃天地生化
之機人也牛也犬也所共焉者而人爲五行之秀二氣
之靈獨有人之性者彼未之省察而不知介故及其辭

之已窮而遂直白其妄以逞無忌之辭曰今夫人何者
而謂之性哉必有萬慮未開而先知之先能之不學焉
不慮焉之爲性審矣則曰食說色是也人之所同也卽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生者也若夫仁義則慮焉
而始知學焉而始能人不能皆仁皆義而立教者增於
有生之後非性之本然明矣乃就仁義而言之則又有
異仁主於㤅則此甘食說色之性充其甘之說之之情
而相依不捨相念不忘自內而生者也非猶因外之可
㤅而生乎㤅也若夫義主於敬矣徃徃與甘食說色之
性而相違勢所不甘不說之情揣事度物抑吾之本心
以殉人之致惡則自外而立者也非內實有必敬之理

而不可易者也然則率人之性者必不捨己之本心而
從物而節制乃儒者曰義亦性中之義不亦誣乎使夫
人皆美其食安其尻去虛文而老死不相往來人之性
順而天下不已平乎夫告子之言至於甘食說色爲性
率天下爲犬牛則其鄙陋不待辨而義外之說易以惑
人故孟子詰之曰仁義同體而互相爲用因吾性之固
有而感物遂通一也子何獨謂仁爲內而外義乎以仁
爲異乎義而在內則子並不知仁以義爲異於仁而在
外則子之不知義爲已久矣而子試明言之告子曰義
惡得而非外哉儒者之言曰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長
夫長少則何常之有特稽年而數之而長之名以立故

彼長矣因以其長而爲制肩隨之禮修侍立之文其實
反之於吾心謂幼屈於長可也謂長當屈於幼亦未嘗
不安也豈痌瘝果有不能忘之誠敬乎長者名也由名
而立義亦猶物之白者彼之色白矣因而或名之曰白
遂相率而謂之曰白反之於吾心初無一定之色可白
可不白特從白於外耳夫爲之名者增加之於心外者
也而得不謂之外與孟子曰甚哉子之不思也夫白者
名也以名名實而爲後起之文或謂之外可耳而義豈
其然白者一言白而已足故白馬在前而名之曰白白
人在前而亦名之曰白謂之白而以其名備其實無餘
事無餘心矣不識子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者但一謂之

長而已乎若一謂之長而已足則馬之齒長而長之曰長馬人之年長而謂之曰長人而所以待此長人者遂無餘事無餘心而要與長馬無別乎且子曰彼長而我長之則既有長者矣有長之者矣長者彼也外也長之者我也非外也吾本有不敢不敬之心本於天性而敬由是行焉義由是立焉豈長者當尊而謂之義乎抑必吾之長之而後義乎如我之長之而後謂之為義則惡得而謂之外也告子曰非此之謂也莫之敎而自喻率吾心而不容已則內也名立而始有實因物生義而不原於心之不可解則外也以仁言之吾弟則㤅之未嘗計其為同生之親而自不能忘若秦人之弟亦可謂之

弟而為長者所宜矜育而㤅之情自不足㤅之事因以不施此不待立一弟與非弟之名以使人之必專有所㤅而㤅自專從乎吾心固有之所安必㤅而後慊者也故謂之內以義言之長楚人之長問其年而為之序於是而知彼果長也因長之而敬焉吾之長亦數其年而序之亦以彼果長也而待之以長之之敬誼不必相親情不必相讓特以先王制其名儒者嚴其敎而拘拘然抑吾之情以不得自安則謂之外也不亦宜乎孟子曰夫義非無擇者也仁之擇在親疏義之擇在長幼不相混乃以合用而心各得以安也若以但言長而卽不得不長為外則豈徒義哉卽以子甘食之性言之炙人之

所嗜者也莫之敎而自嗜者也乃使秦人為之炙而吾嗜之吾自為炙而亦嗜之但為炙而卽不容已於嗜無所擇也夫物則亦有說吾口體而嗜卽因之以起者矣炙固在外而嗜之者吾甘食之情如子之言則因其為炙而嗜之而非我果有甘之之心與吾有敬長之心遇長而必發子特勥制其心而使之忘耳而豈我之質哉蓋告子之意欲使天下之人忘名忘分呴呴然相㤅於食色之中則是非泯而順逆之理皆所不設謂可以相安於大同之世而不知人性之有義所以異於犬牛之慈子貪食而奔色乃以立人道而參天地盖一出於上天生人使異於禽獸之定理君子特順之以立敎而非

有所勥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私當作厶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讀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荅本从艹寫从竹譌惡讀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
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
都子曰冬日則飮湯夏日則飮水然則飮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荅大指畧同皆
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　十四

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訓義 夫人有一定不易之理抑有因時而宜之道其不
易者吾心之不可易也其因時而宜者亦吾心之宜也
唯夫犬牛之類則飮食尻處惟有一定之局作輟喜怒
亦任其一成之性不知得失乃至不知吉凶而大要言
之則無肅然不敢康之意以求事理之安故或可以分
人之㤅而必不能分人之敬故告子外義之說禍天下
爲最烈乃㤅順乎情使謂仁爲外則人或疑之敬依於
理則利欲薰心者不知省詧遂且欲廢義而自便故其
說出而人喜附之卽受教於君子者且惑焉孟季子以
之問於公都子曰義者事之制也言事則因事而起而

非因心而發明矣乃告子言義外而夫子必矯之曰內
事而可謂之內乎事起而後各爲之制可謂之內乎而
何以云然也公都子曰夫義立而敬行焉吾心固有其
敬感於物而因率之以行敬吾敬也行吾行之也皆心
之不容已者故謂之內也孟季子曰夫吾心有敬而行
之則敬者渾然一體之在中矣乃有鄉人於此又有伯
兄於此伯兄吾所長也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又兄
所長也兩長竝立敬不容於分致則誰敬乎公都子曰
敬長爲其近於兄耳若率吾心之眞敬則在兄耳季子
曰旣敬兄矣使敬而出於吾心之固有則無往而所敬
非兄乃時而以序齒酌獻焉則誰先先酌者以敬之故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　十五

不敢後也而敬兄之情能不改乎公都子曰夫酌以齒
序則敬遂於伯兄所長先酌鄉人於是孟季子得逞其
受惑之辨曰根心者不因物而遷者也今所敬在此此
一敬矣不可通於他所敬者也所酌在彼彼又一敬也
不復如其先所敬者也由此言之因乎物而有彼此之
義因乎事而有酌與敬之義吾心無一成之敬隨事物
以爲有無果在外非由內而柰何言義內哉於是而公
都子不能荅則以其知吾心固有之常而不知吾性蕃
變之妙故詞遂詘焉乃以問於孟子孟子曰此其理唯
隨事而體詧吾心之安者能知之天下之物與事無窮
而應之以無窮者惟本原之不竭也豈但鄉人伯兄而

已哉推其極將有大異而可同者焉今問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此自然不可遂易之分義無能爲詞者也彼將曰敬叔父矣而叔父之所以必敬非因叔父之名立而彊敬之彼未之誓而但不能違也則問之曰弟而爲王父之尸則我與叔父咸在子弟之列則又誰敬而可彼將曰敬弟矣弟之敬且不可以叔父之尊而抑之不伸彼未之誓而亦不能違也則折之曰夫叔父必敬矣而廟中忽改而敬弟其敬叔父之情何在乎彼將曰非不敬叔父也以弟在尸之位則叔父之敬雖未嘗忘而不可伸也若然則明明一必敬叔父之心乍屈而終伸彼不得謂叔父之敬果隨事而滅掖明矣子亦曰夫鄉

人伯兄亦如是而已矣先酌者齒序之謂也位在而伯兄之敬且暫遂也以吾心之義言之則一日如是終身如是所耿耿而不昧者在兄鄉人先酌之敬斯須焉耳於敬鄉人之時未嘗舉吾敬兄之本懷而遂遷流而不改若斯須之敬亦吾心之必致而不以兄之庸敬遏抑而不伸如是以荅而彼亦何能更以爲外乎乃孟季子終惑於其說於事言敬而不於心求敬之實聞孟子之言而曰夫子之言正與吾言而相合也敬叔父則敬矣猶之伯兄也雖致其敬而莫能自必也敬弟則敬猶之敬鄉人也敬隨時改而不啻有適也無適者事物之變也外來者也若其由內則我可常守其心而不易而今不然果在外非由內不亦信乎於是公都子知其不能反求之於心而體認其眞敬之所存所發乃引喻以切譬之曰夫知義爲內者唯眞知義者也眞知義者如飲食之於寒昷心自喻之而無容致辯者矣今夫冬日則飲湯矣其飲也昷則口以適焉心以安焉不可逆計他日之不飲湯而豫爲之變者也夏日則飲水矣其飲也寒則口以適焉心以安焉未嘗復念昔日之飲湯而曲爲之徇者也此皆自然之節不期然而然者今子以隨時合義之爲外則此飲湯飲水者亦可謂之在外也而子能云尒乎蓋惟其爲固有之誠則變而不失其常所敬者異而敬之心不爽可以知義之爲體充滿於吾心

隨物感動而不匱乃以見天地生人之大用宰制萬事之根本爲仁悉不流之撙節爲食色不淫之張主而別於犬牛之性者一在於此顧非存養省察使心之所以安理之所自得者如飲食之適於口而喻於心爲名言所不能顯者亦烏足知之故曰告子未嘗知義如盲者之咏日唯以言勝而已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當作敢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瞍作瞍俗謬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讀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旣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讀去聲舍讀上聲蓰所綺切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當作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

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彊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

也

訓義孟子與告子辨性已屢矣而不明告之以性之本體以告子之未足與言也蓋性含於心其體已微唯存仁集義之大人則顯現於靑而灼知之若降此而欲知其性者必潛其心以思之反諸身以求盡吾聰明彊力之才以體之而後知吾之所固有者果如是也若告子之學不得則勿求其不逐已放之心而覿面失之也難矣而何足語此哉乃孟子恐其義隱而不著故於荅公都子而實指以示之焉公都子曰今之言性者不一矣持之皆有故而言之皆近情也告子則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蓋於人心淸靜之際見夫不思善不思惡者自有

昭昭靈靈之明覺爲最初之生理而善與不善皆後起之分塗也或則又曰性無定質而足以任人之運用以之爲善可也無不足也以之爲不善亦可也無必善也是故隨習而遷因感而變文武興則民玫善矣幽厲興則民玫暴矣文武之民非性之固有善感風化而以成二南之美幽厲之民非性之固不善習無良而卽成寇攘之能皆有爲之者而性無不可也或則又曰性隨質異質不同而性亦殊有善者焉生而善也有不善者焉生而不善者也是故政不能爲之正敎不能爲之移以堯爲君而有象平章之所不能格象性然也以瞽瞍爲父而有舜頑嚚之所不能染舜性然也以紂爲兄之子

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爲之叔父而作宗臣淫酗不能亂凶威不能刧微子比干之性然也又惡能覩比而同之也此三說者以人情度之以人事槩之皆若有可信者而今夫子乃斷然而持之曰性善非無善也而惟有善也非可以爲善也而實不可以爲不善也非有善也而實無有不善者也然則無思無爲之際且非天機之所露與文武幽厲之民一有性而一無性與舜象微干之不同一因其性而一不因其性與而何以皆證其非也孟子慨然於其所自失而爲推其妄以直指其眞曰夫彼之爲此說者亦有由焉而特末之思未之求小用其才以浮弋於人事之末而不能殫聰明志

力以必得其實也夫人生而有性感而在不感而亦在者也其感於物而同異得失之不齊心爲之動而喜怒哀樂之幾通焉則謂之情情之所嚮因而爲之而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則謂之才三者相因而發而及其用之則各自爲體彼曰無善無不善旣無矣而能生乎有或又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無則無定體而因所爲以見用也此非性也情也其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善則成乎善之功不善則成乎不善之罪善至而能自立於濁亂之中惡極而自堅其殘忍之行非性也才爲之也故三說者言情言才而未嘗知其性也雖然又豈足以言情才之本體乎乃若其情時而可以爲不善

者矣不稟天則於未發之中而任其喜怒哀樂之發也而豈此喜怒哀樂之不可爲善乎發乎情止乎理而性不失焉則喜怒哀樂之大用卽禮樂刑政之所以爲體者也夫情之可以爲善者因其爲性之感通也是乃吾所以於情知性而益以決夫性之實有其善以爲治情之本也故謂性善也若夫人之有耳目心思而以有能知能行之才於是而所知所行者遂成乎善惡而不可逐其爲善者似於才而見功其爲不善者似於才而見罪而非然也所見所聞之惡耳目不能謝我以必爲所思所慮之非心思非必樂趨於其塗情之過者一發而不收則聞見思慮皆從之而流於妄唯不能奉性以治

情而情奔於物欲之誘則因以使才爲惡用而治教亦不能爲之逐若才之本體則爲性之所顯以效成能於性中之經緯而何罪哉故迷性以覩情才則可曰無善無不善也可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可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若知性則情才且以效善於性而無不善而況於性子知情才之非卽性而性之本體何如哉則吾請爲子直指之夫人心之靈不但此聞見知能之才也不但此喜怒哀樂之情也無感而常存故有感而卽發不學不慮而自不能已學焉慮焉而止以求充其量分麿○不迷而合同不悖者不有數者之心乎悲閔之切而不甯突愴於懷而不釋此惻隱之心以問夫人誰其

能恝然於所當恚而不動者乎人皆有之矣見己之過不必人之譏非而自慙見人之惡不必害切於己而自憤此羞惡之心以問夫人誰能欣然於其所不當爲而聽之者乎人皆有之矣與人接而必有不能亢傲之時方凥處而有不容驕怠之處此恭敬之心以問夫人誰其能蕩然自放而念不爲之惕乎人皆有之矣名之所正不能謂之爲不然實之無有不能據之爲果尒此是非之心以問夫人誰能茫然任意而漫不爲之辨乎人皆有之矣在盡性之君子洋溢充滿四者迭用而不窮卽在不善之小人目觸機生四者亦見端於俄頃其不達之於用則情才相背而馳其或能率之以行則情才

俱效其益而苟其爲人未有永絕此心而不生者也所以然者何也有此惻隱之心者惟吾性之仁也有此羞惡之心者惟吾性之義也有此恭敬之心者惟吾性之禮也有此是非之心者惟吾性之智也寂然不動者仁義禮智之藏感而遂通者四端之見惟天以元亨利貞之理嘗生乎人使之皆備故成之爲性者凝之於心而四德存焉則因感而發皆四德之流行而不容已者也惟其然也四德爲四端之原本則四端之充遂爲四德之成能故以廣恚於天下而仁德成焉以守正於百爲而義德成焉以定節文而達其敬則禮德成焉以別事物而致其辨則智德成焉推之天下達之萬世爲情之

節善才之用其道博矣其用宏矣不知性者以其出治事物而順事物之理遂曰此皆以外來之名汰銷鑠我虛靈無物之體而變易其本質者也而豈其然哉我受之於天稟之以生實有此四德者而若不信其有也則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無人不有者又惡從而生乎彼謂外鑠而我實無者特以情之發也有鼓動之幾才之所爲也有顯著之迹不待思而知有之至於四耑之發乍然露見忽然忘之而不於此致思焉以營其所自生窮其所必至則有之者自昧之遂曰無善無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故曰君子有爲己之功求則得之而性體現矣異耑徇末流之異

舍則失之而性體隱矣充此舍之之心何所不至哉以賊仁義以無父無君其與所性之理違悖之遠相倍相蓰而至於無算此無他有耳目心思之才而浮用之求之未得而即舍之才之不盡則明明一固有之天則而忘之又何怪其爲異說哉彼之皆非職有由也而何疑其或是乎夫情之可以爲善惟其爲性發動之幾也不善非才之罪惟其爲性效靈之具也則可因情才以求性而不可捨性以誣情才是道也於孔子之贊詩而見之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言天生則推其所受命之原也言蒸民則盡乎人而無異也云有物者耳目心思之質才所爲用之實也言有則者仁義禮智之實才所受正之理也又曰民之秉彝是懿德秉者受之於天也夷者一定之常盡人而無或變也好者情之發也懿德者情之依於善也在詩分言之而孔子則合論之曰爲此詩者其知天人合德之幾存發一致之理乎夫言有物有則非物自物而則自則也則者物之則故有物則必有則矣凡耳目心思之成能皆吾性之所以範圍其用而使盡之以善者也使非有則也而物何以歷百爲而各有其用乎唯民之有所秉之常性也故德與德相孚而好是懿德焉凡喜怒哀樂之所發皆與吾性而相爲感通以不捨乎善者也使非秉夷也則天下之可好者足以奪之而何爲其公好之不昧乎合詩言而

釋之而道在是矣則今由孔子所贊以想情才之善皆性爲之而見聞知覺之表喜怒哀樂之中實有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驗吾仁義禮智之全體大用特不可爲不思而弗求者道尒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溺本作休

富歲豐季也賴藉也豐季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季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櫌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犇讀如牟櫌寫作耰者俗譌浡讀如勃熟本作䵋磽𡉏作墽皆讀口交切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艸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嗜作耆者省諸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然當作嘫 說弋雪切

嘫猶可也艸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說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說心眞猶芻豢之說口始得

【訓義】孟子曰人受性於天而凝之於心心以為不嘫則所行必違之心以為嘫則所行必從之其欲其所不欲為其所不為者皆物誘之以陷溺而失其本變其心之固嘫者則固不可昧也乃人見聖人之所為無一不善而人弗能遂疑此理為聖人之所獨而人皆不具因而謂心之不同則因而謂性固不同也而豈其嘫哉今夫均是子弟也皆可以有所為而皆未知適從者也乃時當富歲則修其業循其分有所賴藉以遠於惡雖有不率者寡矣時當凶歲矣則以彊夌弱以衆弱寡暴害於人而不知有善雖有自好寡矣由此觀之可以知無異人則無異性非天之降衷授多賴者以為善之才多暴者以濟惡之才如彼乎其殊也蓋生計迫而唯知有財利之一途遂使其心陷溺於營謀之內乃合好善惡惡

之心不能自拔而見也推此以思凡爲不善者皆物欲交感之後引之而入沈迷之中而非其心之獨昧審矣則請推之萬物推之一身而無不可類知者凡人物之生皆天生之也未有生而生之者天之事旣有生而養之者則天委其責於人物而天事盡矣今且就有生而無識者言之艸木之類宐乎其純任天而莫能自主矣乃試就麰與麥而思之其生也固有爲之種者則其成也美惡不同疑種之有殊矣而非然也旣播其種又從而櫌之則種之之事畢矣其種之也皆於已治之地其樹之也皆因可種之時於是得之地者宐得之天者正得之人者盡則浡然而生莫不有可茂可秀之幾至於

日月具足實皆孰矣莫不有可堅可致之理如是而或取盈焉或取寡焉豈復歸咎於種之有所偏有所吝哉則唯地有肥者有磽者滋培於方長之後雨露有能養者有不能養者潤浥於將成之際農人之有事於耘鉏有勤者有惰者保護其方苞之時如此乎不齊則下田之得下歲之收下農之獲皆因無所賴藉於有生之後而亦旣誕降之爲嘉穀種之者又一因其生理未有不同焉者也則亦降才同而陷溺異之明徵矣以此思之凡有生之類皆可推矣故天地之生莫不有類焉唯非其類則生也殊而所可成者亦異天之別之一本而萬殊者皆在分類之初若其類同則生也同而所成者亦

同自艸木之無知等而上之爲禽獸之有覺又等而上之爲人之有理苟同其類則無所異而必相似天下未有疑麰之或爲艸萊而羽毛齒革之或相舛者何獨至於均是人也而因其情開物誘之後遂疑其心之有異理而天之降之有殊乎以實言之則上極於聖人而均是人也二氣之健順有心而皆可體五行之變蕃有心而皆可備固可確然而信之曰與我同類者而又何讓哉夫有生則有質矣質立而形成有形則有感矣感通而情發而心凝於形之中爲情之主此皆一致相生而無異本者也生之爲人則形亦人之形情亦人之情心亦人之心使其不相似則皆不相似矣而請以形驗之

龍子曰凡物有異形則莫能信也將擬以爲然而又疑其不然乃爲屨者有不知足者矣雖大小之有等而必同乎其爲屨爲者信之而我亦可代爲信之知必不爲蕢矣夫爲屨者早已信躡屨者之適宐無不似者則惟均之乎足均之乎人之足則自有生人以來其形之同決矣所以能同乎形者豈非天使之爲人而精粗相侔之有同理哉則請進而以情驗之口之識發於味矣天下無常味也而旣爲人之口則有人之味故口之於味其所嗜者同也今夫易牙能爲味者也而易牙豈以其口之私嗜而爲甘苦哉特在他人則於味不適口之後而始知善調者之甘易牙特能盡人口之情而通其理

不待倉之不甘而始形其可嗜者之有在耳非易牙之口與易牙之味有殊於人也如使人各一口人各一味其於味也受於天者之性有殊於人焉若犬馬之嗜與我不同類矣則此之所甘彼之所苦盡天下之口何能騁以嗜而隨易牙之所調以為味哉然則言人之情而至於味通古今四海期於得易牙之味而甘之則天下之口有同形則有同情其相似明矣載觀之耳惟耳亦然均為人之耳則均為人耳之情與口之味而奚殊乎耳以受聲而聲有緐不緐之異緐者則其情樂不緐者則其情瘵至於聲鴻纖緩迫清濁之不齊而師曠審之天下皆樂聞之通古今四海期於得師曠之樂而說之則天下之耳有同形斯有同情非是而不足以合其和順發揚之度舉相似矣載觀之目惟目亦然均為人之目均為人目之情與口耳而奚殊乎目以受色而色有妍與媸之異妍者則情生乎悅媸者則情生乎憎至於美色如子都貞淫好惡之雖別而不能謂子都之不姣若有人焉子都當前而不知其姣其為無目者乎形不具則情不生形不似人則情與人異苟其瞻視之靈猶乎人則美惡之辨必無異而目之情豈不相似乎我故況觀於天下之形詳審乎天下之情而可決言之曰口之於味驗之於易牙而信其有同嗜焉雖貪味與不貪味之或差而口之本情則必無有甘其苦而苦其甘者

也耳之於聲也驗之於師曠而信其有同聽焉雖知音與不知音之或異而耳之本情未有高不喜於抑下不喜於揚者也目之於色也驗之於子都而信其有同美焉雖說色與不說色者之有異而目之本情未有妍其媸而媸其妍者也夫形同則情必同矣乃情者感物而通物萬變而情亦且因之而改其同也尙如彼至於為情之主而以治情者則心是也凝之於中而有定者也則天所以生人之理實在此矣情且有順逆矣因以有好惡矣心者人之所主而順之則見為然逆之則見為不然惟其有之是以相得而安則其所同者所然者也而豈獨無通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而可否之不昧者乎夫人之好惡不一矣其取捨不一矣乃至於良知之不昧者則同也同者何也我於不識不知之中而顯之曰理也義也事物當前而自有固然之條序應事待物而自有必然之準則舉天下之人有能謂父不當慈而子不當孝者乎有能謂於己可不忠而於物可不恕者乎雖梏喪之餘憬然而不敢自誣者此理義也有清明之頃曉然而所必樂得者此理義也堯不可謂暴而桀不可謂仁言有時而狂而名無時而爽推此心也然者從之不然者違之則聖人矣而聖人豈有異乎特在衆人也於失理違義之後尤悔交加困衡內作之餘而始知義理之可以安心而得理而在聖人也則存之不失

充之益通物至而理斯顯行焉而義即現故天下皆服其泛膺曲當之大用而聖人之順天理以合人心者則己密矣要其所以爲聖者則即此古今四海智愚賢不肖之同以爲然者耳然則聖人之心即衆人之心而可以知衆人之心一聖人之心矣故反吾心之實而得天命無私之理類通萬物之情而督天良必動之幾則見夫理義本具於心而情自與相歆合理也義也行焉皆得而我心說無人而不然也猶芻豢之與我口相適無人而不說也不說芻豢者必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不說理義者亦必非人而後然哉惡得以陷溺者之惑於利欲遷於流俗而疑聖人之有異性乎舍性於心而心之所有即性之所凝故曰性善不得引不善者以疑之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葛切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昔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艸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當作政惡讀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

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
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
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
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亾則夜氣愈
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
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
省之也

訓義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受之於天爲性而
舍之於虛靈不昧之體則爲心故仁義者卽心而存者
也乃心之爲體與物相感通而物亦得入而動之物欲
入而仁義之心爲所撓奪故必常操此仁義之本心以

爲主而後不亡自有沈溺於利欲而捨其眞心者以流
極於貪殘而不止乃使人疑其本心以爲本無仁義之
藏不知操之於固存之日養之於已亡之餘則此心實
有於虛靈不昧之中而性情之正見矣今夫常操而不
亡者非功深德立未足以見其體也而已放之後僅存
之幾於氣之清明者發焉此則尙有人之心者皆可省
警而識也而吾請喻言之齊之東郊有牛山焉由今視
之無木之山也乃問之故老其木嘗美矣使能保其美
焉雖今存可也而以其所在之郊爲大國之郊求材者
采薪者之衆而且便也大者戕於斧小者斃於斤苟利
於用不卹山之凋也及是而可以爲美乎美之實亾而

名亦不得加矣然其生木之本未盡亾也是其日夜之
所息因乎生理之必發雨露之所潤得乎天一之所滋
則固非無萌蘖之生焉其生雖微而可以徵造物茂育
之不閒使從而養之林樾之美猶旉日可也乃牧牛羊
者又從而縱牧其中踐之齕之萌蘖盡矣以是斧斤牛
羊之相尋無已而若彼其濯濯矣昔者之美嗣後之萌
皆不可復識矣人於此濯濯之後而視牛山牛山果然
無木也則將疑從來之爲濯濯而語以山木嘗美者且
謂其誣也乃以實患之山之性本育木者而其森密蔚
茂之材果旉此之固有則豈得以今日之凋敝爲其固
然者病哉知此則知人之本心亦如是焉耳仁義者人

心之實體也在有心之君子始終此心則始終此理具
足於心以存其天之所賦不待言矣雖以不知存之人
而言之而身生而與俱生則形存而與俱存孩提則知
愛矣長則知敬矣皆有所不忍矣皆有所不爲矣豈無
仁義之心哉此心也良心也不學慮而知能與物相安
與事相宜者也乃其幾之動而與物接矣可欲而欲之
欲以遂焉因不可欲而欲之以遂其欲可爲而爲之利
以合焉因不可爲而爲之以合於利此心遂放蕩而不
復自顧其本其所以引之而放者則利也欲也欲以戕
吾仁利以戕吾義亦猶斧斤之於木有相刑之用焉良
心之體已微而利欲之加無已猶夫旦旦而伐之矣山

以木之盡而不得為美人以良心之放而陷溺於惡可以為美乎亦猶無木之牛山矣然其生人之本未盡絕也日明日旦之閒天理流行而不已嚮晦晏息之際利欲不接而生機萌不知其息而自息者於其平旦之氣而驗之矣未有患也未有為也于斯時而氣不隨物而蕩者心乃因氣而清則其好善惡惡之情或為欣企或為媿悔皆仁義之不容昧者而與夫人所受以生之理相近也者幾希矣使從此而全其好領其惡以擴充其幾則心之本體復矣乃迨乎旦晝之所為利相誘而欲相迷迫之以勢之不可止而錮之於陷溺之中有若梏然使其乍見之心不得以自遂而近人之好以亾矣天

機不易於絕已梏而猶生物欲無所不投已生而又梏梏之反覆矣則雖在晝夜無可患無可為之時而氣隨物遷心因氣動孳孳於利欲者不必有可患不必有可為而計畫奔馳之情不止其為乍清之夜氣者不足存矣夫至於一息之頃一念之微無時不在利欲之中而夜氣無復存者則甘食說色以無復有惻隱羞惡之心違禽獸不遠矣乃因其行事斂其中藏而果與禽獸無別矣因以謂夫人之性中本無為善之才而但有甘食說色之機乃溯之於未放之肯綮之於既放之後知其戕賊之非一旦而一理之不能勝眾欲則人本然之情炯炯不迷於好惡者豈若此哉由此觀之其存其亾在

人而不在天明矣夫良心之存乎人者在既放之餘而有可以生長以全復其本然之體則存乎養之者亦猶萌櫱之可養而使成材也但在乎得失之閒耳在山木也禁其樵牧加之培壅則可使漸漬以成喬木在人心也節其嗜慾資以學問則雖蔽錮之餘善幾偶動而擴充之以達於萬行即可使仁熟義精而德業日崇若其不然聽牛羊之牧而萌櫱無餘山木濯濯矣聽利欲之梏而夜氣不存人且為禽獸矣蓋天授以仁義之心而人自有養之之力本然者不可恃而一需於人事之克盡物也人也消長之理皆必然之勢而豈有一物焉不然者哉夫能養者能操者也而徹乎已放之後與未放

之肯常守此心於虛靈之宅則操之功切矣孔子曰在我者不能自主而在物者猶有待也則不操而或存操之而未必即存有矣乃止此一理而茲則所存者即所操操之乃存操而未有不存操則存矣不捨而或亾舍之而未必即亾有矣乃止此一幾而茲則捨之念即亾之實惟捨則亾捨則未有不亾捨則亾矣其亾也有若出也其存也有若入也其出也唯未之操而非有欲出之勢在其先其入也唯不之舍而非有將入之機以有所徙無時矣其出也凡物皆可以誘之而使喪其入也凡念皆可以因之而即見凡境皆其所顯之用凡境皆其所藏之境莫知其鄉矣斯何幾也何象也惟人固有

之仁義麗於虛靈知覺之中則如斯乎由孔子之言思之則凡鄉而皆此至仁大義之鄉凡時而皆仁義來復之時而但在乎操之而不舍則天理流行於此心為人之所固然其得以天下有禽獸之人而疑吾心之無仁義哉故能見其心者唯善養之君子而不知養者勿怪其委罪於賦畀之不良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罕寫作罕俗誤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繳讀如灼正文作繳若與之與讀平聲然當作歟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訓義孟子以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望當世之君以大有為及至齊而不能改宣王之德於是有議孟子者以為王之必不可王自其生質之愚不然則以孟子之曲引以當道而何終不可與為善則人固有智愚不迻之性而性無不善之說未為得也孟子乃推明其故曰以今觀之王之不智不可揜矣故論者惑焉謂其智果弗若於古之帝王天實使然而人無如之何耳乃推王所由

不智之故則用人而迷於賢不肖行政而惘於得失謀國而昏於興廢者皆灼然有其原委而又何惑乎其惑於王之不智者謂使非不智也則吾嘗告之以善引而通之當無難者而其實不然以物譬之得天之厚而生者洵其種之善矣乃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亦必有以保之而無以戕之假令一日之晅和暴之以烝動其生機十日之涸陰寒之以摧折其生理則所暴不敵其所寒而甫生之弱質旋為萎壞未有能生者矣吾之見王而迎王乍啟之明以使之警識而擴充之為時亦罕矣是一日之暴耳吾退而便佞誘之以聲色策士劫之以功利邪說謗之以隱怪竝進而寒之不啻十日矣則受於

天之生理已微吾所導以求本心之生機未定雖其足用爲善之智乍啟而有萌焉而旋卽枯槁吾將如之何哉乃爲人君者亦安能盡絕天下之小人而使不進脊哉求免於十日之寒亦於己取之而已智隱而不卽見而求之當身可以自盡者不有心乎其所欲爲者不有志乎心專而求於理者嘗則事物之條理自彰志致而求其成者堅則得失之權衡自審於是而有君子爲之啟迪焉以求天下之理庶幾其得之於寸心而未專恃乎人也則請以奕喻之今夫奕之爲數局道有一成之疏密勝負有積算之多寡盡乎一局之中而可見小數也然學之者不專心以索其巧致志以決於勝則不得

也是豈必無師以授之哉有奕秋者以奕著卽以奕氏蓋通國之善奕者其知奕理審而以教人者亦有道矣乃使奕秋誨二人奕焉均是人也均是欲學奕者也非一人巧有餘而一人不足也其一人心已專矣志已致矣可以信秋之不我欺而求盡乎所誨之術惟秋言之是聽雖旁撓之不動也其一人者秋當前而指示之亦暫有以當其心而聽之矣乃忽一念焉於不必有之中作或有之想於不可得之物生可得之望妄意所成遂以爲有鴻鵠將至而援弓繳而射之則於秋提命之下神已馳而心不能以自主則雖與彼專心致志者而俱學其理乍得而旋失識偶開而復合以終不能成其技

必弗若矣自其弗若之後而言之均一奕秋之徒而巧拙懸絕則且謂明暗之數得於天者不同而智弗若與乃自其心志之存亡而言之可決之曰非然也有心不專非天嗇之於心有志不致非天奪其志有智不用非天吝其智也則王之不智亦若是焉耳而又何惑乎故均是王道也吾非堯舜而不敢陳亦有媿於古之善誨者也乃伊尹誨湯而湯以王大公誨文王而文王以興吾以誨王而王終不悟湯有日躋之敬文王有不顯之臨非恃天錫之智恃其心志而已王何嘗不可爲湯文而寒之者亦何足以塞王之聰明自有心志而自忘之非智之咎明矣故凡下愚之不可移者無他惟不移也

是以下愚也可以曉然而無惑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當作本音讀不必讀捨）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讀去聲辟當作避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理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當作飤嘑讀如呼與當作与蹴子六切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咄當没切啐七內切丐當作匃寧當作甯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 三者葢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許兩切本作嚮省譌也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訓義 孟子曰今之陷溺於利欲之中而盡喪其羞惡之心者類皆非果不知羞惡之人而所以沈迷而不返靜念其故不特爲君子之所笑而亦當自笑矣夫人之所

不可昧者義也而所甚難忘者生死之際使其果迫於死生而棄義猶可言也乃迫於死生而不棄者以漫嘫無與於己之事而棄之其愚不可瘳乃至是乎今以味言之魚我所欲也亦誰謂魚之非我欲而欲之者爲不知味乎乃抑有熊掌焉亦我所欲矣其欲之也較魚而更有進矣乃偶嘫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時有乎此則失乎彼而人心之較量審矣此不待躊躇無容較量必以所尤美者爲快捨魚而取熊掌必矣夫人之有生死義利也亦如是而已生亦我所欲也誰謂生爲可輕而欲之者非其所當欲乎乃更有義存焉亦我所欲矣其欲之也與生而俱切矣乃忽嘫而當二者不可得兼之

時全其生則以害其義守其義則以捐其生而人心之天良動矣躊躇之所不容較量之所不及必以所難忍之故而奮不顧身捨生而取義必矣嗚呼死生亦大矣而一旦捨之而無疑是可以知人心固有之良矣生亦我所欲卽當勢窮事迫之際而不忍自戕者豈遂忘乎乃以義之所在其可以自凥於無媿之地則雖要領不全而心爲之安氣爲之暘有甚於生之榮故使之隱忍屈身以苟得生而不爲也死亦我所惡況當刀劍鼎鑊之閒而見爲難堪者能恬然乎乃以義之所否其難以自容於挫辱之下則使志氣自餒面目自慚有甚於死之辱故使之逡巡還縮以避其患而必不避也死生大矣而更有甚於死生者固如是乎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一得生焉而心可以遂志可以滿則凡可以得生雖辱身賤行而無不用矣使然則果於得生之外更無有必不可忘之名節而豈其然乎如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至於死矣而名非所卹氣非所矜則凡可以避患雖墮廉蔑恥而無不爲矣使然則果於避患之外更無有必難忍之情理而豈其然乎唯由其固然之心自有此甚安而不肎拂之情甚於生之可欲故雖以人之所共欲所必欲之生而在此不可得兼之日視之如遺而有不用也由其固有之心自有此疚恨而必難忍之情甚於死之可惡故雖以人之所共惡而必惡之死而當

此不可得兼之日就之如歸而必不爲避患之計也如是者豈非義之在人爲至不容已之天良以耿耿難忘於死生之際乎唯其爲人心之固然決之一旦而無低回勇於必然而不待簡擇是故此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之情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根於性發於情志不待持而自持氣不期充而自充豈獨賢者當君父之大故安危之大節爲有是心哉推而下之極於盡人之類乍然而興斷然而不可回皆有一時焉一事焉挾之以爲懷來而與死生爭也特在賢者存之有素保之有道推之於變復推之於常盡之於小復盡之於大守之於人所共爭亦守之於人所易忽而能長存此心而不喪耳使其爲賢者之所獨得乎則凡今之人吾何怪焉而旣爲眾人之同有矣則反念自問亦惡容自昧乎何以見人皆有此心而非獨賢者也今有一簞食於此一豆羹於此其所取於物者亦微矣非有甚損於人而不可貪也乃當飢餓之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偶然之辭受而死生係之則其切於身者固非身外之富貴貧賤所可擬也然或嘑尒而與之以僕隸而加之儔輩則行道之人甯有死焉而不受也蹴尒而與之以犬豕而施之人類則乞人有甯死焉而不屑者以眢然餒喪之餘恥心不喪豈非人之所以爲人者炯炯不迷哉其所以不屑受者何也以嘑尒蹴尒在与者無授受之禮而受

者非可受之義也有是哉禮義之重於生而盡人皆心喻於俄頃而必昭其辨也異哉猶是人也而獨有不辨者迹其人皆以不若人爲羞惡而以意氣自矜固未嘗委靡惛愚無行乞一往之志者異哉其於萬鍾之祿一當其肯而此心不可問矣召之則肯辱之不忝在士君子之剛而不以士君子之禮加之功無可立志無可行竊卿大夫之位而不循卿大夫之義以尻之乃急於欲得而唯恐失也不復辨焉而包羞忍恥以受之其受之也自以爲得矣乃試思不受而未嘗死也非受之而後可生也萬鍾之在我我之用此萬鍾者究竟何爲也食期於一飽而既飽之餘何如尻期於一安而一安之後

何如費費嘫取天地之財萬民之脂膏勞心力而爲之設施果何爲乎我知之矣其爲宮室之美與營營於土木丹雘之閒而非必有安尻之一日於我有加焉否邪爲妻妾之奉與役役於負軒翟服之飾而唯恐不得匹婦之歡心於我有加焉否邪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暫帀其懷恩頌德之諛詞而不卹他日之嚮背於我有加焉否邪以此三者而爲之此三者遂足以當我之卑屈汚濁而相與當乎抑有此三者而後可以生無之而遂卽於死乎夫夫也固當世之所謂賢豪者流使當得生失死之日授以嘑蹴之食而必不受且或因乎不甘嘑蹴之故發奮以思富貴而快平生之志者則恥心固在

而未忘也乃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宮室之美不辨而爲之顧瞻宮室而若有餘榮焉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妻妾之奉不辨而爲之俛視妻妾而爲之色矜焉鄉爲身死而不受無禮非義之食者今爲所識窮乏之得我不辨而爲之周旋食客而自詫雄豪焉乃使返求之心返顧之身果何與邪果何榮而何辱邪是亦不可以已乎特舉世波靡於狂迷之中而不覺耳以實言之則其本有羞惡之心而自失之也又將何以自解乎以生與義較則義重而生輕以可以已之萬鍾與義較則義輕而萬鍾重是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不較之生而更有切焉者

乎之人也不但不知義且不知生矣則何如受嘑蹴之猶可以欲生惡死爲解哉故今之天下求一能恋其生者而不可得位高多金而車輿隨之豈不畏死以成乎風俗此良心之喪且不能如禽獸之悋生而惡死豈人之本心哉世道如斯而猶曰義外也君子其能勿懼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嘫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猛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

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嚮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訓義】孟子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而已矣受之於性而舍之於心其存其去而善惡分焉其失之也則有放之事而所放者即吾之此心非其難存者也其求之也則有學之功而所學者皆以盡吾之此心非有外襲者也吾今為人切指之自其為人而別於物則有人心焉心有能知能覺之靈物得以分之而其獨為人之心者則自孩提而有眞惓有惓而有惓之理與此心之虛靈

合為一體者也既已為人則有人之路焉路有必然不易之形物因而昧之而其為人所自喻必由之路者則以仁而宰於物宰物而有心之制必由是路而心乃安以周行乎萬事者也夫既有路矣則苟有攸往必由之矣既有心矣則反循乎己求則得矣義為人路是其路也是我所欲往來者也仁為人心是其心也是我所固存主者也捨之則非其路矣為禽行嚚遷而已乃有捨其路以不由而由非其路者放之則非其心矣是蠢動芸生而已乃有放其心以不知求而求非其心者欲其所不欲為其所不為天使之為人而自陷於物也其愚莫省其生理已盡豈不哀哉夫人之有雞犬唯此雞犬

為其所有也所有者不欲失之則或偶放焉必心不能忘而知求之今自有其心固確然吾所固有也乃放之而不知求則實有之而實昧之其可哀也不亦甚乎人皆有心皆有路存之則不放放之固可求是以君子知其可求而求之事起焉古人之嘉言懿行皆示我以此心之軌則天下之庶物人倫皆顯我以此心之條理於是而有學問之道乃不知者謂增加於見聞之後求備於古今之遠而非也君子之所以終身學問而不券其道豈有他乎心不自信以學驗之心不自堅以學輔之知所學之理無非天理之存則知存心之理以守吾心之正時有放焉攷之學而媿心生則參之學而眞心復

矣乃世之知學者寡而為物交之誘者無窮雖曰均是人也而尻非其心行非其路其去禽獸不遠又何怪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通為讀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訓義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羞惡之心惡之則無以自容而必思所以去之以自慊則義以立而仁以存矣此羞惡之心隨人皆有隨事皆見苟能以類求之則未有不竦然而知警者吾且就人之身而切言其類之可通者焉今有人於此而有無名之指其於形亦微矣乃忽而攣焉屈而不可伸可屈可伸者指之常一屈不伸則固非其本體之當然然不伸者自非若疾痛之難為忍也不伸者為無名之指無所事事則亦無所害也如有能為之伸者已無能為力而待之人則其人雖遠在秦楚彼將跋涉以就治焉伸之者人而切於求伸者仍己之奮於必徃其不憚勞者何也謂形欲其全他人伸則形全己不伸則人廢為其不若人而必求與人若也夫一無名之指介其不若人而我之可以若人且可以過人者自多乃求伸之志生於一惡惡不待人之我形

而自知之甚哉惡之不容已而不若人之難自解乎靜言思之為吾身之靈生理之所存而與人爭貴不肖之大別者非心乎反求之心則聖人之以宰萬物而大正者此心育萬物於至公者此心我既區區於利欲之中而不能有振拔之日且凡人之乍露而不能忍者此心既失而猶有存者此心我抑貴賢於天機之復而不能有清醒之幾乃且或以為身可全焉生可裕焉名可苟得功可倖成焉唯利是崇偷安自適而不知己為名教之所不容匹夫匹婦之所不齒不知惡則近取之一身而或惡或不惡則廉恥偏喪或知或不知則聰明偏隱惡其小而忘其大惡其無害而不惡其大害此之謂不知類也審矣蓋此羞惡之心隱見無恆而警識之則不昧要其與生俱存者盡人而有則固不可誣為外襲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愛當作思）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訓義 孟子曰生受於天而養之者人也故天下未有不養而可遂其生者乃養之必有所以養之者養其生氣則在培其生之氣養其生理則在存其生之理不能養而不生不知所以養則且以生之者戕之誠念其必不容已之養一觸物而可動其思矣今有拱把之桐梓固

有可成鉅材之質而不能成者亦多矣人惟不欲其生則已苟有欲生之心則自不容已於生之之道於是而禁其斧斤之伐以遠其害加之壅溉之功以遂其利皆知所以養之所必然矣至於身則善惡殊而吉凶異淸濁分而人禽別乃伐性之斧日斲喪而不戒傷生之酖日沈湎而不知止害伏於利而唯利是崇殺發於機而機不自戢且曰吾利導吾欲而以養吾生焉實則於所以養之者迷惑而背馳夫夫也豈㤅其身不若㤅桐梓哉於桐梓則周詳患慮以全其㤅於身則倒行逆施以害其生則其惑於得失利害之數而芒然不自念也不已甚哉卽物而可以見生理卽物而可以知養道憬然

自患則全而生者全而歸亦惡知今之賈貴於死生之理者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當作攷）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攷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當作捨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喩

飮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飮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飮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訓義孟子曰求人賢不肖相去之遠以其志行之貴賤器量之大小分之其分也不在物理之從違卽在此身之酌量五官百骸皆效靈之具而皆爲物役之司苟無所擇焉則一身之中其足以累吾生理也多矣人之於身也非身而無我無我而無身利害相關甘苦相喩自無不爲吾心所㤅而不忍戕者兼所㤅亦情也兼所㤅則生欲其遂情欲其適自無不求所以養而裕其生者兼所養亦理也旣兼所㤅矣則盡一身而皆有癢覺之情情自喩也無尺寸之膚非其身則無不㤅其情均矣兼所養矣則盡一身而皆有保全之理理自得也無尺寸之膚非可㤅則無不養其理一也乃或養之而善焉

內足以盡一身聰明彊力之才外足以貞吉凶悔吝之
遇或養之而不善焉趨利而棄義而害且伏縱欲而違
理而生且喪彼曰吾以養吾身也此亦曰吾以養吾身
也當其致養之始志必攷其得失之幾而後之所分岐
而邀合符而不爽則存乎自攷焉乃所用以區別其善
不善之分而慎所擇者豈待分徵之於事物之順逆徐
驗之於所行之得失而於他求之哉亦即己之有身辨
其靈蠢審其主輔反自取之而其宜養不宜養者昭然
矣未嘗攷焉則芒然不自知也攷之也而體之有貴賤
不歷然乎舉衆體而有所聽令於一體無定體而後能
裁制乎衆體物不得而誘之事不得而奪之者其貴也

靡然從令而隨物以役役者賤也體之有大小不昭然
乎周徧乎衆體而不域於一體充衆體之用而能達乎
無體古今皆可涵萬物皆已備者其大也局局於一形
而知覺不能達者小也此貴而大賤而小之體兼在一
身之中而大者能善小之用小者能損大之功貴者能
司賤之治賤者能奪貴之權則還相爲害矣其唯無以
小害大乎不汲汲於一情之得而以窒吾廣遠之量其
唯無以賤害貴乎不逐逐於瑣屑之欲而以傷吾清高
之志如是焉則其取之已精者而養之善矣故養其小
者則忘其大處常而爲患得患失之鄙人遇變而爲偸
生畏死之懦夫爲小人而已矣養其大者以善其小上

不負上天生我之理而下以全萬物皆備之誠斯以爲
大人矣凡此者精詧於當身之內以辨其本體之偏全
究其功用之廣狹豈待他求之而始得哉乃天下之不
知所養者且謂吾有身而不容已於恣何事割情以傷
吾生而後可謂之善哉則吾且以貴賤之不可昧者而
切喻之今夫場師養木者也乃以養木爲任則養之而
蔚爲喬木采爲大用者其職偁而人亦奬之乃有場師
於此梧檟以可大之材舍之而任其摧折樲棘以不材
之質養之而必欲保全樲棘長而梧檟爲之不茂人之
偁斯場師也其不謂之賤乎則養者賤而人爲之賤明
矣乃更將人之小體而言之而其中又有小大之別人

亦未嘗不知擇也一指亦體也肩背亦體也有人於此
求一指之安而不顧肩背之危一指得而肩背因之以
失人之偁斯人也其不謂之狼疾人乎則養者小而且
不足以爲人亦明矣則更就世之養小體而人知賤之
者言之小體非一也耳目浮動之聰明言動無耑之偏
詖皆體之所據以生殉耳目之便恣言動之情皆謂以
不損吾之生而善其養乃口腹亦其一矣彼役役於衆
小體之中而梏吾心以陷溺者人不知賤也若飲食之
人沈溺於口腹之中則人皆知賤之矣不特士論之所
不齒而亦鄉黨之所羞所以然者爲其以區區飲食之
故從口腹之欲而恥心爲之蔑生計爲之廢養小以失

大矣則甚哉世之人不詧乎飲食之人豈非於身能恕
於恕能養者哉而徒以失大之故爲人所賤則大之不
可失明矣如使飮食之人不爲大體之累則口腹者人
之所以爲生而情之最不可忍豈但適如尺寸之膚在
兼恕之中哉然則就人之所知賤而言之以軀命相屬
之際而有不容昧之廉隅則耳之聲目之色四肢之安
佚尙未如此之切者捐吾生之君主以殉之而自不知
賤不亦惑乎知返而自攷則爲大人形色之皆可通於
天地不攷之以善則爲小人知覺之或陷乎犬牛養之
爲義大矣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
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
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
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
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
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
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
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
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
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訓義 人之生也唯心最靈而耳目次之耳目之靈自然
之靈而所審知者在事物之形聲心之靈非聽其自然

而靈而所詧者乃在事物之理以其或任自然或不徒
任自然而難易分以其或能詧理或不能詧理而得失
異乃耳目與心合在一人之體有相通者焉故任其心
之出則寄靈於耳目而亦但審夫形聲心之存則耳目
亦效靈於心而不叛心以趨於外物心須得而耳目無
自得之實乃耳目之用易而心之用難故孟子極天理
人欲所自分之幾以明善惡之本原與公都子言之所
以示作聖之功不舍一身之中而自爲攷也公都子問
曰鈞是人也稟性於天也同此理感通於物也同此情
而或德全於己道周於天下而爲大人或量止於一己
之私志終於目肯之利而爲小人自其成而言之則相

公縣絶矣乃其所以致此者必各有從分之軌迹以殊塗而異趨果何所由也孟子曰夫人之身有所謂大體者焉是天地民物之所受命也有所謂小體者焉是私欲小利之所訢合也故大人小人之分於此而致用別矣以大體爲主而專致其用則小體之靈從之而以聽大體爲取舍小體無權也於是而大體之功能克遂而無所撓於是而大人之德業成焉以小體爲主而偏任其用則大體之靈從之而以聽小體爲好惡大體無權也於是而小體之淫蕩一放而不可收於是而小人之志欲行焉在此一身之內所以用夫靈覺者早已異趨故志者志此也行者行此也雖欲止之於後而不能而

大人小人遂判矣公都子曰鈞是人也則莫不有大體莫不有小體矣非大人之無小體而大體獨優小人之無大體而小體獨利也乃或從其大或從其小則大人必有安見夫大體之必從而小人必有自便於小體之從者大人得其理而小人亦自有其情是必皆有所以從之故焉何也孟子曰夫小人之從小體固有從之之情大人之從大體實有從之之理則或有難從者焉或有易從者焉或有一從而捷有所得者焉或有從之而後得者焉大人不憚其難從之功小人惟順其易從之利故大體具在而從之者寡也今夫小體之靈唯耳目爲最而此耳目者有不待心之發覺而自成其功者矣

故耳目亦專有其所司者焉其爲官也遇色而即見遇聲而即聞一見聞而即能恣情不待思也唯然則於已不勞而情易得故從之者便也然而蔽於物矣色之固然者見之其所以然者不能見也聲之已然者聞之其所以然者不能聞也聰窮於有聲之中而聲之未絶則莫能聽明盡於有色之內而色之未形則莫能視如是者耳亦止成乎耳之用目亦止成乎目之用一物而已矣夫天下之形聲物也耳目一物也兩物相交形聲緣耳目而入耳目亦對形聲而出引之以去而無能再爲斟酌則亦終不勞而已得萬物之利也故小人樂其易貪其得而從之者速焉若夫心涵萬物而具其理受聲

色而昭其辨其爲大體明矣然必資耳而始聞資目而始見則亦與耳目而分其所司焉其爲官也則於聲而審其響之所自發以別其貞淫於色則審其色之所自生以擇其邪正可入於有形之中亦可逼於無形之表可徹於有聲之際亦可覺於無聲之時物莫能蔽也則亦無能引也與物不相接而亦莫能即盲物之利則從之者無速至之效乃其思之也必專氣以凝之殫力以求之屏耳目而視聽以獨效其能如是以思之而後可以顯心之功以遇萬物之理若其不思焉雖萬事萬物交錯於吾前而茫然一無所得初無自然之智物觸之而即知之一境如是者從之固已勞矣此小人之所以

自放而終不能從也夫此耳目也心也皆所生而有此
耳目及心之官形開而神郎發焉均之爲天之與我者
與我以耳目而使我有情以效性之用與我以心而使
我有性以定情之則乃大小而既分矣唯確然見此心
之全體大用原有裁成萬物而不徇物之妙則當視聽
未用之先立之以爲主盡思之力建所思之則以別貞
淫以審邪正則耳有所聞目有所見皆引萬物之情形
以歸於心而耳目之聰明緣聲色以爲忿懥攻取之情
皆不能挾心以徇其便利而奪之也如此則日受天下
之聲而不淫日受天下之色而不邪致和以調天下之
聲建中以定天下之色耳目從之而萬物皆聽治焉斯

以爲大人而已矣其所握之樞機則惟慎擇吾身靈明
之用不驚於俄頃速效之機不畏夫專靜沈潛之勞則
就此均有之體而早分聖狂之界此作聖者之心學非
異端之所得與也嗚呼孟子之後無傳焉不傳此而已
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
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訓義 孟子曰人之所以舍其性之所固有而逐乎外物
者莫甚於致爵之心而不營乎德與位相因之理倒行
而逆施之則不智孰甚焉夫受命於所尊而爲物之所
貴尙者斯謂之爵乃莫尊匪天自天命之爲所生之最
貴以首出萬物而爲人心之所崇尙不有天爵乎於是
乎天命一人以爲君而使代天理物因司進退人才之
柄以位授人而使爲君子以治小人則有人爵焉何謂

天爵秉彝之理以長育於物仁也受心之制以裁成乎
物義也有可盡之心以行仁義而無所歉忠也有至實
之心以體仁義而無所爽信也凡此皆性之實有也於
此仁義忠信之理樂爲之而無有欲舍之心樂善不懈
之情也則有是性而即有是情也此乃天以至尊至貴
之德誕命於我以理萬事以治萬物我受之而能保之
則爲羣生之所託命是豈非天爵乎何謂人爵人君操
黜陟之權以因材而詔祿於是有論道之三公焉有分
治之六卿焉有循庶職以涖事之大夫焉予之奪之尊
之卑之此乃君操其榮辱以頒於下使宣其力使受其
任我受之必有以保之而後人不我尤此人爵矣此二

者其所受有天人之別矣而抑有相因之理人之所以
以爵加我者以我有天爵而能體之以治物故在上者
奉天以錫命而不誣在下者亦樂推以受治則人爵者
原以爵夫天爵者也唯古之人爲能知此理而專所重
於天爵則有修職之事焉大仁義之用守忠信之體盡
樂善之誠勉不㒃之志而君必待我以治民願奉我以
尊在我無干祿之心而物自不能違也所以安其位行
其志傳之子孫而食舊德人爵從之矣乃今者則異是
彼爲權謀機變之術以黍富貴者無論矣卽有能修天
爵者當窮處之日矜名節務學問以立有道君子之名
而實欲使上之知我而用我葢以要人爵而已矣乃名
著而位至亦既得矣於是徇世主之好忘生平之學還
問其昔者所矜之名義無有存者棄其天爵也夫獨不
思上之所以尊我者何心下之所以奉我者何事我何
所據以尸兆民之上我何所爲以言天下之祿貫貫焉
苟得而忘其所以尸之豈非惑之甚乎人固不可欺也
天尤不可逆也豈有叨天之祿尸天之位背棄天所以
與我之理而可以長言富貴者則並其所得之人爵終
亦必亾而已矣葢天人有相因之理而得喪有不爽之
則唯無心於人爵者能不求而自得則人亦何樂乎舍
其性分而以競外榮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
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
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訓義孟子曰人之所以迷於利欲者欲貴之心而不知
可以全吾志行者卽此欲貴之心也夫既在士君子之
列則伸乎萬物之上而天下莫能屈必欲如此而後愉
快豈非人之同心乎非但矜氣希榮者之爲然而饞於
寵利者亦莫不然也乃亦嘗取貴之可必得而可久尸
與其不可必得而尸之不固者度之乎夫苟其有欲貴
之心者則人人有貴於己矣貴之者雖爲物之所必尊
而得之也在我有不求之獲己欲貴焉而卽貴矣唯其
固有之也已既貴焉物不得而弗貴也唯其實有之矣
特在舍己而徇物者弗自度諸心而信此身之自有其
美則舍己以從人耳彼夫所求之貴乍然之榮無實之
名見天下勢之所趨利之所集而遂貴之者於我何加

之浮雲且非果有可尊可榮之實以安其心於人物之上者何也貴之權在人而不在己則貴非己貴而趙孟所貴耳人以貴趙孟故而貴我我以趙孟之貴而自貴乃能貴我者趙孟則能賤我者亦趙孟矣當其貴之之日貴於人者且柔順卑屈於趙孟之下而趙孟能隸視乎我迨乎失孟之意而奪我貴矣則一聽之趙孟而我不能主權失勢盡歸之所為貴者何往哉以此思之良乎不良乎然則貴於己而為良貴者果何也則仁義是矣詩云既醉以酒錫饜以榮我矣乃不僅此也而又云既飽以德爽哉之表有實慰其心而足焉者德也其言德者仁義而已矣仁而心安矣心安則無不足義而事

宜矣事宜則無所歉仰不媿天俛不怍人欣然滿志而無需於物此以為德之飽矣夫既飽乎德矣則疏水之中有餘富所以於人之詔我以祿而使飽乎膏粱者不願也自思之自得之安能委曲以求或得或失之膏粱乎唯其未飽乎仁義則名亦為之不立仁義飽矣於是而歸之以其仁服之以其義其聞令矣人有同心而天下歸仁心有同理而千秋慕義其譽遠矣無心以求名而名自加於我之身則衡泌之下有餘榮所以於人之錫我以襃而文其衣繡其裳者不願也自思之自得之安能枉道以求或錫或褫之文繡乎然則君子欲貴之心亦豈異於人哉患其求之而卽得得之而不失自足於己而不授權於人之果為良貴也則天下之能遂其欲貴之心者無如君子以伸於萬物之上而物莫能尙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杯本作桮）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亾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亾

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訓義】孟子曰學者之初心恆患於理欲交爭而不能自主於斯時也必堅持其志以作其有為之氣廣其學問以輔其存理之心則私欲自熄而仁乃克焉非是則惟微之心不足以禦惟危之情也以天之所命人之所自為主者之定理言之仁之勝不仁也物欲雖熾日引我於非幾而奉吾視聽言動之天則以治之則妄起之念不旋踵而已渙然其消釋豈不猶水之勝火哉火雖熾而不能以乍延於俄頃勢旣沮喪而更無有餘也然必果為存理之仁人而後遏欲之功不期而自成乃今之為仁者則異是偶然一念而自見其心以知天理之所

存而依據之猶一桮水耳雖未嘗非水也而勢亦微矣乃欲奉此以治積習之妄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漸染寖重如一車薪之火勢甚熾也如此則力不敵而火不熄理不全而欲不遏外而萬感之交投內而習氣之怒發其妄心之不可抑所固然矣而不知自反其求仁之志何如也爲仁之力何如也乃謂人之有欲所性而然非可以操存之功制其不動是猶謂水不勝火而豈水之果不勝火乎於此而吾爲斯人危之矣謂其不勝則必不可無而欲果其不容不欲利果其可以爲利則亦自疑其心因以疑仁遂使不仁之幾且信爲人生之所助其不仁而爲惡益甚反較之未嘗知有仁者之不敢

自信於惡而猶有所懲也則其求仁之初志日消日沮亦終必於一念之淸明而竝不可得此讀書自致之士不能自守決裂一旦以成乎戕忍昏迷而終不可復以爲天下笑所固然矣故學者慕道之初心可用也而亦甚可危也無惑乎不仁之事皆出於士大夫而小人不與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亦作稊音同杜兮切但荑屬木卉初生之稱詩曰自牧歸荑是也稊似稗而苗短有細米稗旁卦切熟本作孰

荑稗艸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資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訓義孟子曰學者入德之事求仁而已矣乃求仁而不至於仁終其身而無可成之德業於是從事於小道與異端者譏其徒勞而無益將謂仁之不易學而不必學曾不知此學者之不勤而豈仁之咎哉今以五穀言之與百昌竝生於天地之閒而獨能資生人之養其成也黃茂其登也苾芬非種之美者哉乃五穀有其種之美而成乎其美者在天澤之資地力之培人功之治三者得而後五穀乃孰孰而後五穀之美不同於凡艸者以

著苟其耕之不以其理養之不順其生而不孰矣則不如荑稗之孰尚能成其實而或食之也以此想夫仁而仁可知矣夫仁之成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以之成己而德盛於在躬以之成物而功被於天下然或學焉而不至則理不足據而欲反衡之乃以爲曲學邪說立小功成小名者之所非笑豈仁之果如是哉抑在乎求仁者之自彊不息以力存夫天理者猶五穀之必盡其菑培也力遏夫人欲者猶五穀之茀其豐艸也逮其欲之淨而心之純則統四端兼萬善而立達之功施及萬彙又豈彼小道異端之得同其美哉在乎孰之而已矣未嘗孰而以謂仁之難成而罔效是學者之自棄也非仁

之不可求也吾願與求仁者勉之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

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矩正文作巨古文作榘今文省作矩皆其呂切）

大匠工師也規巨匠之法也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埶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訓義 孟子曰今之學者不自勉於修能而欲教者就其力之所易為事之所易知苟且殉已以使易從而不知道之必不可貶其習氣之放逸者必不可殉也請以技術言之亦有然者夫學射者必於羿學匠者必於大匠而當初學之時未知射之何以善工之何以巧意者可就其所易為與其所易知者而誘之哉而有必不然者羿之射期必滿乎彀而後發學射者固未逮矣而其教之也必期於彀之滿然後告以審之精發之定焉故學者亦必期於彀之滿而後巧不虛施力不妄用乃可以承羿之教而盡其巧何也力之所未盡而高語慧巧者未有能中焉者也即務中焉而非其無遠弗屆之中也則道之必極盡其心而不与人以近小之規者可知已大匠之事方圓皆合乎規矩學匠者固未能矣而其教之也必以規矩為方圓然後告以遇圓則當圓遇方則當方焉故學者亦必審方圓之於規矩而後無所參差無所衺曲乃以通大匠之教而悉其術何也見之所未定而隨意曲就者未有能成者也即務成焉而非其經久無敝之成也則道之必準於其正不与人以游移之方者可知已故君子之教人也言性則必原於天命言學則必極乎聖功言治則必循乎王道舍是將無以教而豈忍舍所學以使可企及哉學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俛從終其身於不知不能而已矣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宣武城南唊栢山房藏板

四書訓義卷三十三終

船山遺書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讀平聲如林切孰本作𦎫今省亦宜作孰俗寫作孰謬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明本作朙从日亦通可弗泥古非今也荅今寫作答於義不可通但荅字亦無所取義而借爲問荅字者亦未知其所由然古無答字則宜以從古爲當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切岑鉏鍼切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本作翄鳥翼也音同啻此宜作啻寫作翄者漢儒口授之譌也字義本無可通音啻施智切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讀如軫摟讀如婁應當作膺於證切以言對也應讀如膺當也今廢膺專用應傳寫之不審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

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訓義先王之制禮也始於男女飲食而推以及於遠大蓋禮行於二者之中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持之於可久者也唯有禮而后飲食之節成則人各得以免於爭奪唯有禮而后男女之倫正則人各有以有其室家乃禮何從生乎卽從人心自然不容已之情而通賢不肖以自然各得之道則禮與食色同原而出而不可分唯食色重而禮愈不得不重且不可言禮重而食色輕況

可言禮輕而食色重乎若夫儀文之際因人之可行而利導之則損益斟酌禮本自有權衡而通其變終不損其常非可據一定之文爲禮病也禮由義起義根於心而禮行焉自外義之邪說倡因而有欲廢禮者焉任人有聞其說而樂毁禮以自便者乃故執儀文以爲禮訾而問於屋廬子曰今儒者爭言禮重矣似乎人生不可一日不用者唯禮而今有至切於人死生之際者曰食其於禮也孰重乎使禮而果重於食則廢食以全禮可矣而豈果重乎哉屋廬子未詰其所言何禮所言何食而據常理以應之曰禮重亦見夫人無不可以得食而匙可以得禮則不容不崇禮以爲飲食之節也任人又

曰今即以論食之繫於人之死生也乃有情必不能自禁者曰色其於禮也孰重乎使禮而果重於色也則廢色以全禮可矣而豈果重乎哉屋廬子亦未詰其所言何禮所言何色而據正道以應之曰禮重亦見夫色爲人欲之動而禮爲天理之經則不容不守禮以爲婚姻之正也於是而任人之邪說逞矣曰禮而果重於食則無有不重之時矣今以禮言之則必賓主百拜以侑以酳而後食有如飢餓欲死而就食於人其人不能備禮而必待其禮具而後食無禮則不食飢而死矣苟因乎食之重也雖無禮猶食之則得食而免於飢死言禮重者亦將忘其身以殉區區之縟節乎如果然也則禮重於食矣不然食固重而何舍所重以從末節乎禮而果重於色則無有不重之理矣今以禮言之則必納幣奠鴈親迎而後得妻有如歲儉家貧而年已及時不容更待不能備禮而必求禮具而後娶無禮則辭於女家而不得妻矣苟因乎色之重也雖親迎不備而猶娶焉則得妻言禮重者亦將老於鰥寡以守瑣瑣之虛文乎如果然也則禮重於色矣不然色固重而何舍所重以爲浮榮乎屋廬子守師說之專而尚未足達乎先王制禮高突曲盡之妙與人心自然之節文時措而合宜之大用則固不能對矣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則其有疑必問而求以衛道之初心固足尚也孟子曰異端邪說堅

僻之論以毁君子之道者蓋有甚於是者矣君子倘能闢之靡如也況其言僅止此耳則荅之也何難之有哉且不必以天理之生於人心者告之且不必以先王之曲成乎物理者折之且不必以食色之中自有禮禮之中自裕於食色者突言之彼所據者偶然禮外之一端而其說之易窮久矣夫禮之行於食色者有本焉禮因食色而生食色得禮而立其本也有末焉食色之窮而至於飢死與不得妻禮之變而至於不以禮則得食得妻其末也從本而立論則末之有餘者可損不足者可均故先王禮食之文以行之賓主從容之際而不責之飢餓求食無告之人親迎之禮以行之士族匹耦之家

而別有仲春令會男女無夫家之制今舍其立於經常根於突重之本而就事變之生儀文之數以較量重輕是猶之絜高卑者不揣其附於地上之本而但就其可升可降之末以齊之則方寸之木其卑甚矣有時焉舉而加於岑樓之上可使高矣非其果高也明甚矯卑以爲高者使之也夫禮爲人生必不可輕之大閑生與俱生死與俱死人以異於禽獸君子以異於野人其視情欲之動甘食而說色者猶金之於羽也夫金之重於羽豈待辨哉然而有說存焉定之於手喩之於心而自知其重則金重於羽者自有謂也即勿論金羽等而金重但使不力增於羽以求盈力減於金以求詘則金必不

失其量豈有心於伸其邪說者執一鉤之金而謂天下之金盡於此乃故積一輿之羽而謂凡羽皆如此之取盈以據爲一定之則而謂金固不重哉夫食至於飢而死其重者矣彼當飢而死之際無嘑蹴焉得矣而責以賓主之文其輕者也以此而比之君子原有嗟可去謝可食之中道竟不復講交拜侑坐之文矣而奚啻以食爲重而禮爲輕哉禮之行於食者原爲適館授餐安賓致餼者言也縱然有餘於食而無禮則豕交獸畜禮豈但重而已哉色至於不得妻其重者矣以不能得妻之人但勿婬奔焉足矣而必期於六禮之備其輕者也以此而比之先王原有合鰥寡滋生聚之正政盡去其元○

纁皮鴈之儀矣而奚但以色爲重而禮爲輕哉禮之行於色者原爲士大夫有家君公有國者言也彼自無難於得妻而無禮則爲禽行而胥聚禮豈但重而已哉雖然此未可爲任人之沈迷者告也以其道治其人即從其末而齊之而折之有餘矣徑膺之曰食果重乎哉則無不重也使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唯食之重何有於兄極重食之心不紾兄而不止如是則得食矣苟於飢窘之際而猶有兄不可紾之心存焉則不得食食亟矣遂將紾之乎如不可紾則食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時者非然導天下以紾奪而弱之肉彊之食奪兄未幾而弟又奪之矣色果重乎哉則抑無不重也使踰東

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唯色之重何擇於東家極重色之心不踰牆以摟而不止如是則得妻矣苟於無妻之日而猶有處子不可摟之心存焉則不得妻色重矣遂將摟之乎如不可摟則色固有輕於必不可輕之日者非然率天下以踰牆而摟而鼠可穿雀可角摟自東家而西家又踰其牆矣如是以麈之一以折其浮蕩無本之邪辭一以警其不容不媿之天良則君子之告妥人者不自褻其微言而以動其慙悔無不得矣若夫人心之動知食知色則知敬知恋其發也同原而俱根於天命之正先王制禮節其食重其色則性以正情以得其用也有遁而以保其生理之貞此未易與淺人語而

君子亦何屑爲之敎誨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本作曹今省然當作嘫下同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粟本从卤从西俗誤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夫音扶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移當作迻遷徙也移禾相倚也音同義別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長上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嘫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率當作衛省譌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字竝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讀如扶然當作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篤當作管

訓義學者求道之心決於一念一念定則動靜云爲皆有善惡之幾明著於身而求合於道者取之自心而已足若但驚其名而無果於有爲之志徒欲託於君子之門以自矜則其人固在不屑教誨之中君子乃且使之自反焉而冀其悔悟耳有曹交者偶至於鄒聞孟子而求見乃遽嘫問曰聞之君子之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堯舜之道得其傳而爲之也易果有諸乎夫人內自顧而爲堯舜者何在也上顧堯舜而爲之者何由也而果實有其無難者乎孟子亦以正對之曰何爲其不嘫哉堯舜有所以爲之也人有所以爲堯舜者存也同此

人同此心同此理君子體之淡故辭之決也交乃遽自
言曰人果可以爲堯舜則形質之偉嘫者尤異矣交聞
爲堯舜於周者文王也其形十尺爲堯舜於商者湯也
其形九尺故人傳其得天者勝而以至乎聖者優今交
九尺四寸以長亦可無多讓矣乃食粟而已大功莫能
建也大名莫能成也於此必有道焉以迥拔乎尋常而
成非常之業將如之何以卽得其傳而無難致者孟子
曰子何以其形爲哉文王偶嘫而十尺耳湯偶嘫而九
尺耳子亦偶嘫而九尺四寸耳形之異何有於道之汙
隆子以爲如之何則可者是豈有捷得之術密傳之法
哉亦在乎勇於爲而勉其所不知以求知力其所未行

以必行而已矣今有角力之人於此猶是人則彊弱勇
怯之數亦無異也有力不用而自安於弱曰吾力不能
勝一匹雛也則人怪之以爲無力人矣無力者豈至於
一匹雛之不勝乎自不肎以力鳴則委匹雛爲不能勝
而可以宴坐耳今使其人奮嘫自命曰吾將舉百鈞焉
由是而發憤以舉之則人競推以爲有力人矣其有力
也豈果百鈞之無難舉乎旣欲以力顯則雖百鈞之不
易舉而舉之在我耳夫有力者侔烏獲非僅以其名也
亦非其形貌之殊也能舉重任也嘫則舉烏獲之任是
亦烏獲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嘫則人之以不勝爲患者
在未嘗爲之之先早有畏難自沮之念而豈果足爲患

哉以可爲之事具爲之之力則堯舜人也我亦人也而
無如我之弗爲何耳怠於一念而廢功終身是則可患
也若夫道則衆著於事物而轉遂於當念出乎善則入
乎惡反其惡則歸於善今以行步之閒一敬一肆亦無
難知而難行者但使心知有長而不任意以行則徐行
而尻長者之後於是而自不媿於弟道人莫不以弟予
之傲惰之咎不知其何以消矣忘乎長者之當敬而不
自謹於追隨疾行而尻長者之先於是而自不知有弟
道人必以不弟責之孫讓之情不知其何以泯矣甚哉
一動一靜之閒而得失之幾決焉要其事非勥之以所
難也一徐行而弟卽在豈人之所不能哉唯習氣之染

已寏良心之放不求以不肎爲之偸心而故爲不足爲
之妄想則隨於陷溺而終不可復也夫堯舜之道大矣
嘫豈有他哉充知㤅知敬之天良以行其不忍不敢之
實事則天明地察平章昭明之盛德大業皆從此順而
致之而已矣嘫則子之欲爲堯舜也亦在子之身尒今
使子決其志於爲堯則內顧於躬有一不如堯焉而心
不安乃服必堯之服而飾躬以定志誦必堯之言而修
辭以立誠行必堯之行而循禮以尻正則堯之所以爲
堯者在是而皇皇君子之容奕奕哲人之話兢兢至德
之修堯之道盡於此是堯而已矣嘫未易言也服非堯
服則且同於桀之服矣便於身不恤其稱也誦非堯言

則且同於桀之言矣肆於口不顧其悖也行非堯行則且同於桀之行矣違於心必戾於物也而可以爲堯者尻嘫爲桀危哉一念之存亾萬行因之而異而卽聖與狂之所自分故曰亦爲之而已矣而何形體之足言乎孟子之詔交可謂切矣而交猶未悟也乃曰交今也幸得見於鄒君不患其無託也可以假館而爲久留之計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庶乎知堯之服何所制堯之言何所稱堯之行何所修夫子必有以授我者而庶幾乎其卽爲堯也交之詞遽其情浮益見於此矣孟子曰子何以留爲乎夫堯舜之道非有密授也非有曲致也判嘫於善惡之兩塗而顯之於日用之必嘫若大路

嘫人心自有之而自喻之豈難知而必俟人之指示哉人之所以趨桀如崩而學堯若登者特放其心而不求耳使子而果欲求之也則且歸而自求之此身固人之子人之弟也爲子之父兄者卽我立愛立敬之師子曰有言曰有行也亦子以尤悔者卽子爲敬爲愼之師也師自有餘而豈吾之有特傳以示之哉嗚噂此孟子距交之詞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嘫自其言觀之則道無難而爲之也難固學者之通患又何嘗不爲教誨之突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讀如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叟寫作叟讀方斂切傾覆也垂本作埀邊埀也从土𠂹聲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涕自必作𠂹此工書者貪整美而譌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

以自責也責本作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剎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訓義 詩以道性情而情之所發有可以和平處之而不容激有必致其悲痛迫切而不可忘者在忠臣孝子之

自審而自知之而尙論者必揆其理達其情乃知其用心之至而非執一以槩論者之所能喩也平王之傳爲大子而作小弁之詩夫子有取焉而登之雅乃高子乍讀此詩而肆意以譏之公孫丑聞其說而以質之孟子曰高子之論詩也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處君父之際當讒妒之時君子而處此自有君子之道以正君子之情而小弁則否蓋小人之道矣讀是詩者未嘗有定論而高子言之獨有所折衷焉其言將無嫌乎孟子曰小弁之詩具在反覆咏之未見其有小人之心者而高子何據而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爲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人子無敢怨其親之道而怨則傷恩乃小弁斥君子之信讒悲我躬之不閱是以不得爲嗣而怨其親是以謂之小人之詩孟子曰學者爲詩必論其世論其事以達其理達其情而執乍然之見守一定之理以掩古人之衷心則固執而不亦高叟之爲詩不亦固哉今且爲喩言之有人於此非可輕者也非殺之而可無害也乃有欲射之者射之者而爲越人乎知其不可射而無容己於道之矣而解怨釋紛有和平以處之之道焉則方其關弓之時談笑而道之聽我則得矣不聽於已無失也此豈以越人之射爲不可匡救乎蓋情旣於我疏則迫遽之情自然不起不期於緩而自緩也如其射之者而爲其兄乎其爲不當射猶之越人也而一往難解之

情於關弓之下垂涕泣而道之卽不聽而必不自已也此豈不能從容婉諫以無得罪於兄乎蓋情旣於我戚則惻怛之心自然而甚不期於急而自急也今小弁之所怨者君也父也屬毛離裏恩不可絶而性不相感故忿其詞之已激而疾嘑哀籲以長言之無可柰何而心寄於篇章之內則以親其親也夫親之必親而感之卽通動而不自禁此其情何情乎乃一本之恩生乎所性者也仁也以仁人孝子之用心而高叟以不敢怨親之常理譏之固矣夫其爲詩矣公孫丑曰親則必怨則凡親親者遇親之過而不容不怨矣乃凱風亦母也亦母之不道也而何以引罪於己曾不如小弁嘑我罪之伊何而斥君子之秉心也孟子曰是有辨矣夫均是親也均是親之過也而過有大小則心之隱痛者有深淺凱風之母不安其室失止在於母身而禍不延於家國則引咎歸己以和婉感親而徐喩於善可矣小弁之時何時乎其事何事乎國本不立而姦邪棄之以起文武之遺緒將於幽王而斬天下之潰亂將於幽王而成天譴不知人禍不恤天下後世必以殄滅宗周之罪歸之於幽王而不可辭其過之大何如也使平王而以凱風之道待幽王引罪於己而歸美於父則是嫡庶可易傾亾不足恤己處於無過之地而罪專乎君父漠然不相爲休戚親疏我而我愈疏親無人之心矣若凱風而以小

弁之道待其母明己之無尤斥親之不若則是見惡必怒而無擇於親疏責善賊恩以激成乎不相下之勢則如水之獨磯逆流奔放而不可安也夫愈疏者唯不知親之靡瞻靡依而禍福切躬者也不孝也不可磯者亦不知親之必順必婉而挽回在我者也亦不孝也若其不可疏而必不忍疏豈特小弁哉卽大舜亦此心而已矣瞽瞍之欲殺舜也與幽王同而幽王且有宗社之慝乃其不忍使吾父有殺子賊恩之大惡則舜於此嘑交天而不已於怨故孔子稱之曰舜其至孝矣根於心而必不可解者也故五十而慕親如孺子之慕其親也得於親則喜不得於親則怨慕之實故怨之切怨之切唯

其孝之至也夫舜之孝而唯怨乃至然則平王之不得終爲孝子尙其怨慕之未至不能體其傳悲歌無已之情永念而不忘也設身處地而觀於善敗得失之大乃通天下之理而達古今之情然後可以爲詩而高叟何足以知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切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季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而之說讀如稅不說之說弋雪切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說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

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彊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攷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 說秦之說音稅說於之說弋雪切樂音洛下並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說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訓義 天下之治亂有本君子欲已天下之亂必揆其本以立論非不知因世主之情而利導之可以救一時之禍患而以亂易亂則人心益壞而功在一日者害且中

於無窮故衛天下之不我聽而終不使亂之自我而開焉戰國之兵爭不已唯仁義不施而相趨於利蓋不但諸侯之爲虐而人心風俗之陷溺則胥天下而皆爲亂人君子之所究悲久矣有宋牼者以救鬥止攻爲學敝敝以干諸侯其視挑激天下之兵耑者爲愈矣乃詭合以求售其說而不知其以救天下之心爲亂天下之道一日將徃而之楚蓋亦其迫於當世之心不能自已而風塵之勞有不恤也孟子舊識其人而諒其非不可語者遇之於石丘亦將有以教之乎乃問之曰先生未嘗有諸侯之事而有遠征之色將何之焉今之侯王亦孰可與言者而先生不憚惠臨之也宋牼曰吾之行蓋有

所聞而不能自已也秦楚鄰而不相下也久矣今者吾聞其搆兵兵不戢則禍中於國而殃及於民所貴大丈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息天下之害也我將南見楚王釋其夷陵鄢郢之怨以與秦講而罷兵也楚王說而從吾言則楚下秦而秦兵亦不出矣如其忿之不釋而不能說從吾言以罷兵而吾豈但已哉我則將西見秦王說之以坐亯商於武關之成績且許楚和而罷兵也夫二王之爭心雖煎燃我操一可以聳動之術宛轉而迫動之蓋必有所遇焉而二國之危萬民之難其解於一旦乎孟子曰先王之行迫矣無暇從容以談也且因勢而利導者詞不可以預設輒也請無問其詳而在先生則實有見於二王謀國不臧之故而兵不得不罷在二王則實有陷於不知之咎而待先生之決其從違此先生揆得失之本原而以制二王者必有指也而願聞之宋牼曰夫二王之戰將以求利耳而勝敗不可知報復不可止盡芻粟於飛輓棄車仗於中原其不利明矣我將言之而彼能勿動乎若夫高舉遠論言非不善而無當於世主之情言之無益我所不出也孟子曰秦以虎狼之威楚以積怨之餘而先生欲戢其雄心以無苦天下之父老而生全其子弟則志大矣雖然君子昌言於萃星之下而傾動天下之耳目是言出而成乎號乃唯利是崇焉則爭之所以不可止貪之所以不可懲天

下之所以不安生民之所以不救皆在於此而建之以爲號以詔天下則實有其不可者而請爲先生明辨之夫成乎天下之治亂者仁義與利有不並存之勢焉今先生而以利說秦楚之王乎凡利之爲條爲理將委悉而極言之利之可歆可託將踊躍而樂循之秦楚之王欣動其嗜利之心而爲圖利之計因此而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士固耽逸耽生而樂罷則亦欣動其心曰唯利而後令我之生唯利而後凥我於逸也因是而感利之能已於危亾而見天下之無如利者上有上之利下亦有下之利各趨其利而各自知其利之所從則爲人臣者之事君也雖循官守之常而心之所懷匪挾一寵祿

厚薄之計爲人子者之事父也雖勤奉菽之文而心之
所懷迺持一先疇豐嗇之圖爲人弟者之事兄也雖循
聽命之節而心之所懷須操一施報多寡之情利在則
君其君父其父兄其兄利所不在則篡弑悖逆無所憚
而不爲於斯時也一國之中慘怨相仍爭奪相勝終亾
仁義而君臣父子兄弟名相連而實相伎害先生且以
救天下之志亾天下而豈不重拂其志乎哉乃以思夫
搆兵之無已而君臣交棘於廷父子兄弟交困於野以
成乎亂而不可弭者唯不仁不義而已不仁則毒天下
而以爲快不義則吞天下以恣其欲今先生務從吾之
說以行先生之志徃而說秦楚之王曰搆兵非仁者所

忍也尙念斯民之生死而推恩以睦鄰爭利非義之所
許也尙守分土之遺制而息爭以安衆仁義之言藹如
也二王固亦有人之心而能勿說乎而因以罷三軍之
師則三軍之士以罷爲樂而曰唯仁義之使我去死亾
而言安全也則人苟能生其慈恙之心節其貪忿之情
而身世之閒已裕如矣由是而動其天性之良以反其
和平馴謹之質臣以之事君不容已於盡忠心有不忍
不敢者爲之欽翼也子以之事父不容已於盡孝心有
不忍不敢者以爲永念也弟以之事兄不容已於盡弟
心有不忍不敢者爲之篤棐也試思此日之天下君臣
父子兄弟之閒視利若忘而息其貪志相親相敬以沐
浴於至仁大義之中兵不試而疆大自賓天下定於一
王而更何勞先生之勤說以止攻乎夫然而先生之志
亦遂矣又何必曲殉世主之情以誘之而持利爲口實
哉先生行矣操吾說而徃二王說而王道興卽二王不
說而先生終不以一言之失貽天下無窮之害先生其
敬尙之哉夫孟子以仁義正天下終於不遇而斷然必
以此爲尙蓋天下無舍本殉末之道術君子凥正以爲
人心世道之防誠有所不能枉者也　趙注以宋牼爲
宋人荀子注亦同劉向以尹文子與宋銒俱遊稷下攷
齊宣王時稷下置館以處游士孟子蓋以其時至齊與
宋銒相識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居當作凥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凥
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
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
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
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讀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亯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亯惟不役志於亯亯作享者俗謬
書周書雒誥之篇亯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
雖亯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亯矣以其不用志於亯
故也雒古作洛
爲其不成亯也爲去聲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
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尻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

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
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訓義】交際亦人道之大者也過於抗則重拂天下之情
而失和平之度過於愻則屈殉天下之失而喪志節之
防乃君子於此抑無成心焉因人之敬怠而酌之於所
得爲與不得爲之勢則權衡定而與天下以平矣夫君
子亦未嘗役其心以揣天下而人情之宜厚宜薄一至
於前而自知惟其鑑空衡平以無心應物而自不爽其
節學者能於此而致思焉亦善於求益者乎以幣交而
受君子當其世而不絕其人亦其常耳乃抑有異焉者
孟子鄒人也而家尻於鄒其定在也有欲求見者今日

不能而有他日於是鄒之鄰國任君之弟季任以任君
遠有邦交之事而使季爲處守任雖小國而宗社託焉
矣乃以鄰有大賢願納交焉而以幣交孟子受之受之
亦交際之通也而不往報謝焉其有待於異日之就見
與否蓋未可知也其未往齊也儲止於平陸且未知其
適齊與否而固非久寓矣則他日不能必過孟子於平
陸也於時儲子爲相齊相雖重而亦從容坐論以爲職
耳乃以君子在邇不自外焉而以幣交孟子受之受之
猶其於季任也而不往報謝其有待於異日之定交與
否亦猶任季之可知也乃在他日則有異矣由鄒之任
雖未必因季子而往見季子若念其昔日之誠而有所

不能置者不以君子之不可屈致爲歉焉亦甚重此幣
交矣由平陸之齊既非因儲子而來而終不見儲子若
忘其昔日之雅而置之無足言者不以君子之喜于斯
人爲念焉又何甚輕此幣交也從孟子遊者亦未嘗留
心焉而屋廬子靜觀而欲知君子之心乃喜曰吾黨之
步趨夫子使皆無閒之可疑則日由乎道中而無從以
入也今者同事而異情同情而異道連得可疑之間以
求夫子之妙用矣乃問於孟子曰禮之厚薄因乎來以
徃者也季子之幣交亦與儲子同耳乃夫子昔者之任
見季子則既疑君子之與人以易親今者之齊不見儲
子則又若君子之畧人於其物反覆求所以異而不得

意者國相雖尊而終不若代君攝守者之有君道與孟子曰均之爲人臣而處守與相奚別均之爲納交而攝君與相國何異惟其情不惟其人惟其人不惟其位非以儲子之爲相而可不見也若吾之所以不見儲子者亦有道矣周書之言亯者曰亯有玉焉有幣焉有皮焉以爲庭實焉物雖備也然必有其情因有其必修之禮則恭敬之忱達於所亯若內無其忱外畧其禮而僅備其物則禮意薄而物徒厚於是乎不受其亯所以然者唯其亯之時未嘗專用其志以告虔而但循名而亾實則不許其亯矣由書之言而繹之亯有成焉有不成焉成之者志也志之不役則儀非其儀而君子豈以物爲

重哉以此思之則吾之所以處儲子異於季子者可知已然而儲子之所以不成亯者未之詳也而屋廬子有以解此矣得儲子所以不成亯之故而可以知交君子之禮得孟子知儲子不成亯之情可以知君子與人交之道昔之願得閒以求益者而今益矣今而後說可知也乃或人則謂二子之幣交也同志之役不役在彼而君子何所施其逆億乃以問之屋廬子屋廬子曰夫子知二子之志非逆億之也實有其可徵者也夫願交於君子則必就而請見不躬親而以幣交循其文而已矣二子均也而君子抑因事勢而原其情在季子受處守之責宗社人民畢而委之於我則見君子之情雖切而

勢不得委邦國而之異邦若儲子無社稷之寄繫絲良馬正可僭於下賢使見君子之情已篤則勢固可建干旌而臨下邑不得來者自可曲爲諒焉得來而不來然後信其志之不役也夫子豈漫爲測人之厚薄者乎於此而見夫子之交當世也無成心也因物而不喪己也屋廬子之善學也能達君子之情也審於君子因物之理也而交際爲人道之大亦可見矣

湻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湻本作淳卽省亦宜作湻寫作淳者俗謬爲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

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

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讀去聲俗寫作華取便書也）

王豹衞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說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說讀如脫爲肉之爲爲無之爲讀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葢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訓義孟子之在齊也以足用爲善之齊王有可以興王之望而終以道不行而去葢一暴十寒者有以沮之則惟功利之徒以滑稽之才爲王之耳目而大賢之志不伸於是且將去之然未嘗不望王之改而猶可留也乃淳于髡者欲激孟子以去而肆意排詆在君子固不屑與之辯而邪說猖狂以害人國則不能不折之嬰之孟子之用心非彼之所能測者久矣髡於孟子將去之際而見於孟子曰夫子之所以自命而思以易天下者豈非仁乎夫仁者之道大端有二以博濟爲念則雖委曲而必功之可成故言顯名厚實而不辭是先名實者葢其以人爲重而汲汲於扶人之危定人之傾者也則膺榮寵而初非爲己以潔清爲高則必遠引而不屑世之我知故置顯名厚實於不顧是後名實者葢其自視誠重而澹然於世之我知物之我賛者也則絕物榮而可

不爲人乃夫子之於齊王重用之國人屬望焉其位在
三卿之中可以有爲非自爲之道矣而未嘗有排難解
紛利國安民之蹟名實未有益於上也而一旦欲致政
而歸又若高舉遠引之所爲無復爲人焉則是徒受崇
高之位而兩無所據夫子之心何以自安而梁以仁自
凥者固如是乎無已亦曷及畱此而展所爲乎夫髡實
欲孟子之去而故責其去蓋窮孟子以無能爲而激其
必不可畱也孟子曰子亦知言仁乎吾且與之言仁夫
仁求慊於心之安而豈有一定去畱之理乎古之人有
雖凥下位而志不可屈不屑以已之賢事不肖之主者
則伯夷是也夷非後名實也以名實非不肖者之可共

凥也有於湯之賢而五就之於桀之不肖而亦五就之
惟恃已之以道覺民而不僅見湯之可事故且及爲來
去且不見桀之不可去而必曲爲匡扶則伊尹是也尹
非先名實也以爲人之卽以爲已也有汙君不可事而
無嫌於事不寀惡而遠之小官無能爲而無嫌於爲不
鄙夷而辭之則柳下惠是也惠非介於先名實後名實
之閒也以名實可有而不必有也合而觀之則三子者
各有其道坦而由之而夷不師尹惠不效夷唯其所行
而爲道固不同矣而意之所嚮理之所歸則三子無異
也一也夫或出或處或介於出處之閒乃吾決其志之
所嚮行之無疑而謂之一者是豈可以迹求哉一者何

也可以一言而斷之曰仁也心不可以獨知而可以獨
喩因其所處守其無私皆協於理之安焉者也然則君
子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慷慨任事而非但爲人決意遠
引而非以爲已亦行其心之不容已者而已矣何必進
而求合於成化成功之盛蹟退而堅持其不降不辱之
高尚以求同於一塗哉吾今者亦行吾心之安而已仁
不仁非子之所與知也髡乃益逞其無狀之詞曰吾所
以謂夫子之不當去者爲夫子謀也若去畱不足爲重
輕則自咎已然而人之崇虛名以待儒者亦過計耳魯
繆公之時非復周公之故國矣豈其廷無高談仁義之
士乎公儀子所謂賢者也而執國政亢拔葵卻奐之節

宜若國介忌家子柳子思皆所謂賢者也而俱爲臣耆
閉門辭餽之望自謂懷仁而守義乃魯於斯時未嘗受
三子之澤而徒尸位於朝廷國日蹙於彊鄰而莫之能
保若是乎賢者之自爲賢而人胥賢之侮先王道古昔
祇以坐困人國而無尺寸之功乃彼三子者心亦未嘗
不安而終自許爲仁也然則夫子雖果仁乎亦嘗念及
人君之畱連而不忍舍者何爲也則必欲挽白駒之駕
者亦愚矣乎孟子曰危哉子之爲人國計也期小功邀
小利則賢者無以自見若爲國家根本之計豈浮沈功
利者之所能任乎且無論魯之多君子而可弱不可亾
卽若百里奚者知利之可以亾虞而去之虞公聽荀息

之邪謀而不能畱也而虞亾遂速以大義諫秦穆公之貪功生事而穆公終悔過而用其道乃以霸於西戎然則國不用賢將舉宗社以委之戳戳諞言媢疾之士子孫之根本已亾黎民之怨叛交作且必亾也而求如晉以積弱之餘雖削而終不失先公忠厚之傳以保其苗裔其可得與子不欲人國之爲晉也其將欲使爲虞乎則夫若百里奚者且舍歟而遠去自有潔身之道焉而況不爲百里奚者哉髡亦知詆毁賢者之說不伸而變其說以直詆孟子曰髡之所謂賢者亦當世慕名而謂之爲賢耳若其果賢也則何有於削何有於亾也夫賢亦何難測之有乎匿其迹而自矜以其心而自信以爲

仁耳若從其迹而實求之亦何藏於中而不可爲人之其信者乎且以匹夫庶婦之微也王豹誠善謳矣處於淇而河西皆習之而善謳其音之曲折皆豹之所傳也綿駒善歌矣處於高唐而齊右皆化之而善歌其聲之曼延皆駒之所敎也華周杞梁之妻以夫死事而盡禮盡哀以哭之乃莒國之婦人以篤夫婦之情而達於禮變柬裔之俗爲善俗由此觀之人亦惟實有其善者耳不在名也誠有諸內矣則必非孤信此心以爲可謝天人之咎媿而必形諸外焉視天下之溺也而拯之見國家之弱也而彊之若夫苟有可爲之能以規畫一必爲之事則得尺而尺得寸而寸進一言而卽可以利國如

其以大有爲自命而卒無尊主安民之功者髡蓋覽古今閱當世而未之覩也以是而驗之故以知當世之無賢者也自以爲賢非果賢也人推其賢而究非賢也若其有之則得其位卽可行其志世無不可共之功名國無不可扶之氣數髡必識之矣髡所不識而人主奉之以榮名而不之督乃曰將以免人國之亾也國亦何至於亾而使之貪不亾之功以自飾乎孟子知髡之極意詆毁唯恐己之或畱乃示以必去而夃待之情以使之勿復多言也曰子而遂足以知賢者乎夫賢者以君子之道爲道者也則孔子是也孔子爲魯司寇與聞國政亦若可以大行其志矣乃齊人閒之季桓子惑焉而終

於不用不用則孔子之道不行而決去之志定矣乃俟從魯君而祭也從祭之時魯人曾不知其久有去之心焉適其時頒燔肉於大夫而不至於斯時也速於去而更無所待不脫冕而遂戒行色焉乃魯人見其去之速而疑之乃起而議之不知者以爲宗廟之惠頒爲先公逮下之澤不至而恩已絕也其自以爲知孔子者則曰祭有常典而廢賜燔之禮則君相不以禮自處無禮之人不可與治也然不知者不知而知者亦不能知乃孔子則以君子之絕交與人以可受燔肉之不至君與相之微罪也以此而行則國不用賢之大過可以隱而抑必正其名於典禮之得失以爲必去之道則進退之際

兊大而可告無罪於神人若心在必厺而不欲明言乃
一旦慥慥而行是苟厺也君子之所不欲也然則君子
存心之忠厚立身之正大酌之於身因之於時其未厺
也人莫能使之厺其必厺也人亦弗能畱不屑與衆人
言之而衆人者以利祿之情測君子亦烏能識之乎夫
厺不厺且無從窺其用意而況大有爲之功非衆人計
量可及者其可以貪利邀功之情測之乎於是而滹于
髡知孟子之必於厺知厺而必不可畱也其姦逐其辩
已窮而可以告之於齊王使無畱行之事乃欣然以退
而不復辩焉嗚嘑此孟子之所以不能安位行志而齊
王之終於不可與爲矣蓋國不患有嬖佞之小人而患

有邪佞之游士故王驩尙欲附孟子以爲榮而髡敢於
排賢者而不忌此其驩之極所爲必伸於虞廷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
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
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

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辟當作闢眦𥁞切無武扶切掊本作掊朝讀如潮移當作遂)
慶賞也𥁞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
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
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
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
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

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
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山洽切糴讀如狄盟本作盟好本作政)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
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
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
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
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

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讀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

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與平聲

訓義 孟子曰天下一法紀之所持也天下有道天子以統方伯方伯以統諸侯諸侯以統大夫錄其功覈其罪法紀定而後上下相戴衆寡相連以各安其職而以安天下之民然則功罪之不明而求治天下不可得已故欲取已亂之天下而治之不亟正其辜以整肅人心將法紀終淆而天下之亂不可解今自以爲有功於世主者非此日之大夫乎乃若以法紀正之則其所爲功者正其罪之大者也世遞下而權日下逐有王者起以次

鄙清則人之獲罪者久矣而今之大夫其首焉蓋嘗論之大夫從諸侯諸侯師五伯五伯踵三王且自以爲承其流而有功矣然五伯者猶沿古方伯之職以爲王分理者也而所爲則如彼矣三王不作後裔衰微莫與治之耳使三王而在也則奉天討以加之無所容矣蓋其得罪於三王之憲典已不可揜也今之諸侯猶襲五伯之爲以爲方域長者也乃所爲則固如此矣五伯不興割據自雄不相爲治耳使五伯而在也則聲其罪以誅之無所逃矣蓋其得罪於五伯之政令已不可縱也若夫今之大夫效奔走於諸侯之廷則固諸侯之所可治矣而所以事今之諸侯者類然特今之諸侯惛於聽信

無所辨其邪慝耳使今之諸侯忽然憬悟而有伯王之圖則按國法以誅之必不容其立談以取卿相矣蓋其得罪於諸侯之宗社人民而委禍於君特莫能覺也何言乎五伯爲三王之罪人乎三王者以刑賞治天下之諸侯者也十有二年王時巡於方嶽陳詩納賈以察諸侯之治亂名曰巡狩周徧省察其典守而申飭之六年五服一朝獻功效職以聽天子之黜陟名曰述職自陳功罪以待命而進退焉以一人而臨萬國舉天下以聽一人者蓋如此每歲之春王行於野以省其畿內之耕而種食不足者補之諸侯亦省其國農之勤惰及其秋也王巡於郊以省其鄉遂之斂而終歲不給者助之諸

侯亦眉其國計之豐歉葢天子代天以養民而諸侯勤民以事主者又如此夫天子之巡狩於侯國也其賞罰之嚴何如乎入其疆而國之治否無能隱也如土地闢而萊田且爲菑畬田野治而阡陌不爾經界於老能養而無凍餒之耆艾於賢能尊而無狎侮之老成攷其在位皆俊傑也小人退而任職者皆賢良如是則天子酬之以慶賚其善而非私恩其慶也葢以土地自王頒之莫敢有兼幷者也倘入其疆而大異乎此者土地則荒蕪矣必其役民非道而使失其業也老則遺忘賢則放失矣必其驕倨自侈而不從規諫者也在位者掊聚貨財而以威勝小民者矣必其志在剝民而樂用虐吏者也如是則天子必加責讓焉及教之教之不改而刑戮及之矣諸侯之述職於王廷也其恪共之浤何如乎助祭有常期習貢有常制而或有不共王命者一不朝則貶其爵而辱及其身且及全其先公之世守再不朝則削其地而制祿皆損終不得反靑此之侯封三不朝則命六師以迻之遷其國而更置其君以使不得負險固而黨惡也賞行於巡狩而薄懲以讓乃以昭一人之明德罰行於述職而每進益嚴乃以正天下之綱維由此觀之命德討罪何莫非天子之獨操而誰敢代之者是故其在九伐之浤者天子徵兵於諸侯傳號奉詞以討之而不自褻威嚴以親伐若諸侯奉命於天子師徒從

司馬以徃伐而不敢合鄰國以其討於是而天下之勢合而情理相通指臂相使兵不數動而民亦以安三王之守此嚴矣乃五霸者或入覲或不王而不成乎巡狩而非能述職以大役小以彊驅弱唯其意之所欲伐而牽率友邦以共伐之夫僭竊至於兵柄而禍爾極矣使當三王之世其不爲匿匼之誅者幾何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下合離之始綱紀存亡之原浤在必仲也雖然五伯亦三王之不貸耳三王不作爾天下以至於此極者又豈五伯哉則可以實徵今之諸侯爲五伯之罪人矣五伯之纘桓公爲盛非盛以其兵威盛以其服天下也葵丘之會兵革不用而以衣裳集諸侯以聽合春秋之盟皆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葵丘獨否束牲載書以示其守而不歃血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而相信焉其載書之詞命凡五初命曰父子夫婦人之大倫國之所由立也國君則盡宗廟之敬世子則修問視之忱不然者誅之而嗣子樹建國之大本不可易也以止爭爾嫡庶有別名義甚重不可以妾僭之也再命曰用人愼官國之所由理也賢則尊之爲師保以論道而不惑才則育之使造就以分職而效功葢此賢才皆行焉而有得於己不能自顯在君彰之以有道必見有能必試也三命曰敬肆者君心之得失徵於禮秩者也凡杖有常典尙敬老焉以定民志於所必尊賑恤有特惠尙

慈幼焉以勸民風於不忍薄迎送勞饋有常儀來聘之賓假道之旅其無忘焉以綏友邦而惠及於遠四命曰君所與共亮天工者臣也其廣爲集而愼爲選於始進之日則士無世官而不獎私門以廢公選官事無攝以職無旁撓而人可博收取士必得則不肖者沮而賢者益進其悉惜而愼重之於有罪之日則苟有可殺必因方伯以告於天子而無專殺大夫則刑戮簡而行法公五命曰國所相倚爲輔相者鄰也其不以私利而助天之虐也水溢則相與疏之無爲一曲之防以嫁禍於鄰壞歲歉則相與通之無遏來告之糴以坐困其人民其不以私恩而市已之德也鄰有失守則告於伯請於王

以其封焉無有封而不告以怙德而責報凡此五禁既昭昭然與諸侯共之而終不以長威脅之乃申之曰凡我同盟之人共閒此義共敦此心相獎以善而無相尤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則天下其小康矣乎夫桓公之禁雖自專之然一皆先王所以申飭侯度而致天下於治理者也遵而行之王法雖衰而猶存民志雖離而猶合乃今之諸侯以伯自命也且以王自期也而非其瀆大倫則其毀大義任用匪人以祟傲慢爚爵官方以恣殺戮虐害鄰封而以私廢置則無有不犯此五禁者使當五伯之世其不膺伯討而滅亡者幾何也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各據一方而不相統攝交相爲虐而

莫能相治唯世無五伯故幸免於誅也雖然誰使諸侯之若此者乎則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諸侯與誅討之見加而詰爵源之所自啟以討於國中而謝天下之公責罪亦必有所歸矣則請申明今之大夫之罪罪之重輕因乎惡之小大而懲惡者以其懷慝之淺深立誅心之法以播虐之始末定首從之科是故君有瀆倫棄賢安忍虐鄰之惡爲己行矣因而長之非不與分其惡也然以理言之則禍本在君而不在己以情言之則迫於君命而不敢違使君而有悔心而責其不能中止也其罪必從乎薄罰若君有此衆惡之心而尚有所忌而不忍爲有所畏而不敢爲乃知君之情且在此遂倡

爲邪說以迎其邪心而導之以必爲則令無此臣者惡且弭矣使君一旦悔禍而問首難之人於理無可諉也於情無可矜也其加之罪也必舉通國之怨而斂之於此人罪不容於死矣乃今之大夫揣摩於窮凥之日觀望於入國之初窺探之於進見之頃餂之以富激之以彊以誘君而成乎得罪四鄰得罪士民之大釁使今之諸侯一旦悔悟上之而有大一統之志次之而有保一國之圖則此大夫者其可貸之而無戮以謝天下乎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鈇鉞在項而不自知久矣於嘑三王徂而五伯乃能逸於討五伯衰而諸侯乃能逃於責此猶時數之適然者而今之大夫曰立於

諸侯之廷而尙逸於罰則綱紀何由而立天下何時而定使君子而用於時正告人君以亟正邪臣之罪然後修明五禁以懷柔萬邦因此而王天下則一王之制將繼三王而明天下可反掌而定然不正大夫之罪則爵無可弭之日此誠先罰後賞爲忠厚之至者與由孟子之言觀之則其所以定天下之治畧亦可思矣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

愼子魯臣

孟子曰不敎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敎民者敎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然當作嘫

是時魯蓋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愼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愼子勃然不說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然當作嘫說弋雪切滑讀如骨

滑釐愼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訓義先王之所制爲天下後世必遵之法以建久安長治者曰道而人君推其不忍之心以休養其民者曰仁乃衛行先王之道則天下安於無事而仁自全推其不忍之仁則自有所憚而不爲而道不悖戰國之世侯度失兼幷與危士民而爭地爭城而慘不顧道不能爲之防心不能爲之動固其君實然抑爲臣者導之也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將有事於鄰邦而思幷其土地魯人之欲使亦愼子之徼幸功名而自欲之也孟子因其來見而正告之曰子爲將軍亦反顧所用以戰之民爲何如乎夫古之用民也敎之以坐作進退之法親上死長之義則上下同力而不貪進可有功退亦可以自保若夫

不教之於素而一旦徵發以即戎則且授人以禽獸而先王爲之定其罪曰殃民天生斯民而欲殃之此堯舜以不忍之心制爲不赦之法必不容於其世矣子或曰吾能驅市人一戰一鼓作氣而未嘗不可勝也乃即如子之志遂子之欲一戰勝齊無容過慮其或敗因而遂有南陽之地以大展魯邦如是可免於殃民之害矣然而度己度人度之固然之理且猶非義之所許而不見其可況於戰必不勝而徒爲殃民乎於是愼子不待孟子之詞畢而勃然不說曰夫戰亦慮其不勝攻亦慮其不取戰而勝矣挫彊齊而國威張得南陽而土地闢猶曰不可此理之所無情之所不然者非滑釐所識也孟

子曰子何以不說爲哉子未知不可之實以病君之邪心以遂己之私願耳夫理固有所不可違情固有所必不安者吾明告子夫子亦知分土建邦之制乎立國而各有其疆域非以惟后王君公之欲而予之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百於侯封者非以私天子也蓋統一天下之諸侯頒賜獎勞皆有常經不千里則所入者不足以酬五服五等同姓異姓之錫予也諸侯之地大者則方百里各受土於天子者非以私諸侯蓋上奉一王之政令著其覲問祭享之恆式載於典籍藏於宗廟不百里則所入者不足以遵守典籍之法於職貢邦交承先待後之定式也則請就魯與齊而言之魯非肇封於周公

乎周公之建元子於東國也其版圖可攷焉而不踰汶東不踰濟爲方百里也以使守宗國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定九州地豈不足哉而雖以叔父懿親兼勳勞之大而恪守定制節之於百里之中無能過也周公旦不敢不循乎儉而況其子孫之享餘澤者乎大公之受賜於東海也其版圖可稽焉因爽鳩之舊仍季萴之封爲方百里也以使守伯舅之典籍止此矣夫周之方一四海地豈不足哉而雖以開國元功爲周室之輔而裁以典章限之於百里之內無能侈也大公且不敢不從乎儉況削國之因故壤者乎夫周命尚未改也則王制猶新矣且周亦仍古之道也萬世不易矣乃今魯方百

里者五矣何德之隆何功之顯而已若是其大特今之無王者耳子試思之有王者作天子自居重以馭輕諸侯且眾建而少其力則魯且於百里者五之中而在所損乎定侯度者必使之不踰不僭明矣其能於百里者五之外而在所益乎務兼并者不能聽其狡焉啟疆明矣夫既在所必損則無亦念此五百里之非己有而何南陽之足據哉故使子今日者魯而惟子之所可與齊而惟子之所欲取馳詞以說不用兵而南陽入魯之封域然且爲仁人者念之曰與者此所欲也取者非彼所欲也揆之道而有所不可者問之心而有所不安況於以無罪之民無教之素驅之死地以求僥獲乎則吾所

言不可者洵不可也而奈何子之不識也夫子亦益浛君子之事君乎君子之事君弗導君之欲也弗益君之惡也有所務焉以盡人臣之職而襄國家之事唯君不知恪守先王之成憲而啟非道之邪心則引之以歸於理之所當然而歷百王俟後聖皆範圍於一成之度君不能制其私欲之横行而成安忍之慘毒則引之以動其心之所不忍而惠四鄰全萬姓皆生於惻怛之衷如是則仁爲天下之歸而道爲保邦之本乃以仰體一人而無慚受命子能勉此則國雖勞子以將軍之任而子固不從若夫貪一旦之功名貽無窮之荼毒君子之所不出卽堯舜之所不容而子何怨於吾言乎嗚嘑愼子

豈可語此者而君子教人必以其正蓋以閔當世之禍而不容已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辟當作闢鄉當作嚮）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彊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好當作敢）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居當作尻）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訓義 孟子究鑒於富彊之禍天下而悲禍之不可已也曰天下不歸於一則禍無時而定乃今之進說於君者亦以得天下爲志然由其術而觀之則不得天下而天下之禍不止得天下而天下之禍愈不止夫古今無異理成敗無異致國之本在民民之所自定在道民之所歸在仁非必然之券哉今之事君者未事之前矜其能既事之後誇其功爲富國之說者曰我能爲君盡地之力闢艸萊而多所獲嚴斂民之浛絕使負而厚其藏於是君獎之曰良臣天下亦競傳其有定國之才矣夫財何所自出皆民之奪其生以膺苛求者也當古者有天下而務安養之日固謂之民賊也夫取民有常經道也

不忍奪民而飢寒之仁也君既不嚮道以從欲抑不志於仁而廣惠而且多其術峻其浛以求富之是君如桀而益富之桀卽加富而能保其富乎富桀而猶謂之良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剥民矣爲彊國之術者曰我能爲君以利害動鄰邦而約與之合兵因合兵之勢而力戰以必勝於是自以爲良君獎之曰良臣天下亦共許其有彊禦之畧矣夫戰所殺者何人皆天所生而與我同類者也當古者有天下而務生聚之日固謂之民賊也夫服天下有大本道也不忍斯民之死傷仁也君既不嚮道以妄爭不志於仁以息民而且啟其雄心助其詐力以爲之彊戰是君暴如桀而益輔之桀卽有輔而能

恃其彊乎輔桀而猶謂之良將胥天下而皆桀之嗜殺矣天下而有湯武也則桀之亾也可計日而待而富桀輔桀者自消滅於霸淸之日乃胥今之世而皆然矣以爲謀國者之必出於此而據之爲道久矣上以爲法下以爲學而成乎俗矣且將以此兼天下而有之天未厭亂或富以吞貧彊以吞弱則得天下亦或然之事乎而民退死於凍餒進死於兵刃以坐視賊民者之功成而受賞匹夫匹婦怨毒積焉其能晏然而凥其上乎吾有以知天下既一之後禍發於隴畝而此君若臣者之死亾無日也王者不作說士不戢哀哉斯民其何日之有定哉嗚嘑孟子言之而彊秦驗之矣乃後世以無道取

天下而虐民不已者或遲久而不亾則孟子之言又有時而不驗民生之荼苦可勝道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凥積致富其爲此論葢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莫白切或寫作貊者妄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陶當作匋陶再成工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郭本作𩫏郭本作郭國名也以郭作𩫏已誤又省郭作郭更謬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訓義人君取民有制而卽以天下之財待天下之用此帝王之所以經理天下使有蓄而不匱則亦終無意外非法之求以反成乎虐害不先制立國之用而務裁損之以爲可以勿重煩於民而事之不集則終以猝責之民民無供上之名而有苛求之實此夷貊無經國之制迹若節儉而實繁若寛恤而實酷者也唯桀之無道多爲不執之征則亦同於貊而遂以虐民而白圭細人也

以節嗇爲貨殖之術乃自陳其說於孟子曰天下之苦於賦稅甚矣而自先王什一之法倡之制用之繁而取民遂過吾欲減先王之半二十而取一民其足乎益吾有術焉節之於流則可不什一而足也而其爲利也何如孟子心知其術不過裁禮制汰官吏省郵傳經費不立而取於民者皆積之於府藏耳乃曰吾知子之道矣吾聞貉之君長以此取其部族而子亦用其術耳今爲子喻之有萬室之國於此須於匋者萬室也而業匋者一人不計室之多寡而但欲省之於匋則於事勢其可行乎曰一人之於萬室相去遠矣雖欲簡匋者而不可也何也蓋一人之所造有涯而萬室之所需不少器不

足用也孟子曰子亦知其必足用而後可乎夫貉之爲道非萬室之比也故無不足用之患也貉地苦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其爲入無幾矣是故□□□□逐水艸以爲生無城郭宮室則無經營築鑿之勞也□□□□□□□□□□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牲牷玉帛之奠也□□□□□□□□□□□□□□□□衣皮飲酪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牢餼將迎之費也□□□□□□□□□□無百官有司則無須祿治官之需也故二十取一僅以給其君之用及攻戰之具而已無不足也今吾與子尻中國之土而講中國之治五帝三王制作明備之後

人且習而安之而必不容已乃欲盡去其經制之資則交際無以將敬祭盲無以致孝朝會無以從王而大倫去矣官可攝則攝之可汰則汰之士無仕進之地民無受治之人而君子絕矣夫天下待治於君子故以小人養君子而必以君子治小人匋一器也萬室而一人爲寡矣國之人且乏於用而不可支也況爲民立君因事授職之君子而可今日損一職明日損一官以專私自利而可爲國乎乃人倫之可無君子之可去唯貉爲可則旣成乎貉矣如其以貉而治中國則勢必有所不能名爲裁冗費以寬民力而事無以集則又縱不肖之有司於法外驅民以從己之欲上無以與之彼將自取之

且養廉之典不豐旬宣之長不備旣謂無君子而可治則小人將竊出而爲政於是而上之取於民者二十而一也民之所竭生計以膺無名之征者不啻什伯也是名貉而實桀也故欲輕之而決於輕之貉爲一隅之貉而此爲天下之貉大貉者效小貉者也欲輕之而不能輕之因其私欲而遂重之桀爲流毒一時之桀而此爲流毒奕世之桀大桀者甚於小桀者也蓋什一之法堯舜之道也取於民者卽以任治人之事酌其用之不可減以使天下後世之莫能增人倫以明君子小人以別而可重乎而可輕乎而可名爲輕而實重乎子爲貉爲桀而不知而何用喋喋爲於嘑此孟子立萬世之經而

不可易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洚本音戶工切惡讀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

洪水之災無異矣

訓義當白圭之世諸侯有小水白圭用於一國乃曲爲築隄防以嫁禍於下流之鄰國其國賴以免災而水害之在天下者盆然乃自詫其功於孟子曰治水之功至於禹而萬世傳之乃丹今日者指顧而爲人國消昏墊之禍不勤天下於八年則無所大損民無所大勞竊自計之事本易而禹圖之以難丹爲愈矣孟子曰君子無易由言而子以苟且之私心譏天下萬世之大利子過矣夫子知禹之治水何如乎其汲汲營營躬勞苦而率天下以從事者通計大勢之歸以得其至理則以水以流爲情以下爲性水之道也得其道則可以受泛濫之

水者唯海耳故因而多爲之川以決其行順其所往而使自復九州之水皆歸於海而天下無有停蓄以爲災者若吾子則規一國之利壅而引之鄰國則此國之幸免不可長保而鄰國之淪不恤也是以鄰國爲壑也夫子之氾害於鄰國也水本非所往而子彊逼之以往益逆行矣逆行則難於迅下而洚洞無涯之勢成謂之洚水夫洚水者在堯時而謂之洪水下民之所以溺二帝之所深憂何也以其爲害於民物之無窮也天降災而有洪水則仁人且相天下之不若而治之人嫁禍而爲洚水則仁人將深惡焉而不使容於堯舜之世子試循水之所往而觀之其決天下者何如使有仁人閔鄰

國之難而子何以自全乃且曰禹何爲其不若是也子之爲當世計不忍言而自爲計也亦過矣逆天者不祥殃民者不永子亦曷自念乎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本文作諒隸書省量大也諒小信也惡讀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訓義孟子曰人皆知君子之求信於理也必信於心而不知其將以何爲也人皆知君子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而不知其何所本而能如此也夫君子則早有以自審矣以爲吾之守以終身者必有執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而後志可定可貧可賤而道不可枉可生可死而守不可奪而後節可立乃若使吾而不

亮乎見之未審而無確然可據之理擇非其正而非斷然不易之道則雖欲執之而理不直者氣必不伸道不一者物且相感而惡乎其能執哉是以無欲以虛其心致知以審其宜正誼明道以端其本則天下其孰能搖之而豈若堅忍自恃者之以執爲累哉知君子之用心而學爲君子者亦知所尚矣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當作智彊作強者誤強飯蠅名也）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然當作嘫）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當作政）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本作詑正音詑何切今其讀如移居當作凥）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訓義】戰國之君臣未嘗不致士而終不能致治則以所致者非眞士也自以爲其是能容天下而實則驅天下以順己是其爲量褊隘已甚故游說之士日充於廷而明王道正人心允協乎人情動依乎天理之善士則情固與之相睽雖至乎肯而不能用孟子之門唯樂正子身爲善人而樂與善人相親其與當世之結納匪類者聲氣迥別魯欲使之爲政則樂正子之志將行矣孟子曰吾聞其爲相蕊喜而不寐焉魯自此富乎天下自此可風乎吾道自此可與乎而公孫丑未之知也乃問曰執政之任亦大矣危疑交集非彊者不斷而樂正子能禦侮而不怯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氣勝天下者也而固不以勇決著任事之能丑又曰變故多端非有智慮者不審而樂正子能隨機而曲應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巧窮天下者也而固不以機智立應變之功丑又曰衆論繁與非多聞識者不辨而樂正子能以博雅

貧辯說乎孟子曰樂正子非欲以言折天下者也而因不以淹貫貧談論之柄丑曰夫執政者一國之事所取辦一國之人所待理者非此三者則才不足以勝之而夫子何爲喜而不寐將勿令儒者之功名不見於天下而當世益輕以爲無益乎孟子曰樂正子而誠執國之政也而有不足喜者乎夫樂正子之爲人所致者善也於善而能致也型仁講義天下之所視爲迂也而樂正子樂與之定交於靖共正直之中敦詩說禮天下之所畧也而樂正子相與同心於偁先道古之內則使執一國之政實吾黨大行之漸而當世迻風易俗之由也而子何疑乎乃丑猶未之知也曰夫致善者衆士之風

期坐談之高論耳以之爲政徒與淡漠耿介之士諷誦於朝廷事至且不能磨變生且不能禦而遂足乎孟子曰子勿輕言致善也善者天下之公理致善者天下之同情爲政者以之攝天下於一善之中而集衆善於所致之志則天下且會仁義之福澤而事各得所安民各得所願以之變今之俗而致一道同風之盛皆優爲之矣而況一國之政修先公之德以與治而保邦乎故今者未有致善之人耳夫苟知不有君子之無以爲國而逢惡者之不可與共功名也則於人之誠有其善者志與之一道與之合陳古誼而惟恐其言之不盡崇儒術而惟恐其志之不行則在今日者雖習俗已敝而不易

得此善士乎乃四海之內守先王之道以正人心之邪僻而合於匹夫匹婦之公致者尚有人也皆將曰執政者而願得雅正者與興教化也是吾黨志行之秋也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所偁說者皆嘉言所規諫者皆懿行民何以生全國何以永固王業何以成而天下何以定合衆善而舉之豈不優乎乃子且唯才智多聞之爲汲汲視善爲迂闊而且漠然置之夫苟不致善而又將何如乎矜彊力尚智辯視天下之人可以威力取而智謀爭其於善也且以爲習聞而猒之此其情人皆見之矣曰彼之訑訑自謂其智勝天下也謂此五帝三王之陳言乎既已知之特以其不足用而不樂言之耳是終

不足與有言而且狎我也則此訑訑之聲音顏色以其悖成其驕以其驕益其悖爲善士者其肎至焉而召其侮乎蓋距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士止於千里之外法言終無聞也法行終無見也姦邪在左右而無與斥之也則讒人以求媚諂阿以取容心知其非而面諛之者至矣於是而與游者無正人與謀者無正道胥此讒諂面諛之人也誚君子以才術之無所自見而偁頌智勇之功德謂唯行其意而勿嫌民困而不知國危而不恤乃欲治也其可得乎嗚呼今之自許以彊智多聞者皆讒諂面諛之徒也皆讒諂面諛之所惑而不知者也上以之爲功下以之爲風俗而仁義息王道湮吾無所望於

天下樂正子誠利見乎以一國之治風起天下世道之
幸吾道之幸也而特未知其果行焉否耳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
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

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
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
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
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訓義陳子問曰古之君子得志而大行其道則其仕決
矣若夫時未可爲而君子以仕爲義將君之所以待之
何如則可仕也孟子曰古之君子欲行其道不輕絕人
以不可近則有就而志不可行不能辱身而殉世則有

去就者道也去者義也所就者因其人而有三望之殺
則就之難望之淺則就之易就者三而其不絕物也至
矣其去也因其所以就而爲所以去亦有三就之重則
去之輕就之輕則去之亦不重去者三而歸於不辱己
者一也三者維何其一人君迎之果有尊賢之心而致
敬其文備其儀蒸又有禮矣乃君子進而有所陳說抑
將奉教而思以有爲是國且待治民且待安君子之志
行也則就之乃既知言之可行而將行矣是行不行之
幾在此日也倘徒然禮貌之未衰而言終弗行是有敬
賢之心而迷於利欲惑於邪說可行而不行終不行矣
則去之不以禮貌故原其情而乃爲之留也所重者不

在禮貌也其次雖遲疑於道之可行而言未之能從也
而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望其敬賢之忱可以徐爲悔悟
益初無行言之心則亦無有沮之者非善善而不能用
之也則就之乃立其朝而且無與宾言事也乃既而禮
貌衰矣則所望者終虛而且辱及身矣則去之所就者
在禮貌而亦非但在禮貌也又其下則偶留其國本非
爲之聘而來而時偶未之能去也於時而適有朝不食
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之事君子亦未嘗有求於彼
也乃其君聞之曰君子之至人國豈徒然哉大者欲行
其道而吾困於時勢不能行也次者欲聽其言而吾吝
有志欲不能從也乃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能無宾負於

君子而媿之乎由其媿悔之言知其無輕傲之意則以羈祿致饋而實則周也周之則君子未仕可同於氓而援義以自安亦可受也受其周亦就之道也乃不能聽行者終不能矣周之可一而不可亟也免死而已矣可以去則去之情止於是而君子何容情焉此三者皆君子處亂世而不得志之爲也君子以天下爲心而酌情理以待諸侯以立身爲重而因用舍以定去留其道如此古大有爲之君與君子同亮天工以成盛治則上古之事固有道焉而不易望之三代以下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弋雪切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萬篇鬻宜作賣衒也或作鬻但字畫過多或省作鬻不如作賣爲當鬻本音武悲切本訓衒也于買賣之意俱無所取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其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

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通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當作弼古文作㢸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弼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憂當作惪然當作嘫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訓義孟子曰吾深惜夫自棄者之可棄時以有爲也國家無百年無事之日生人無所爲必得之功乃一逢其困而遂曰天之戹我而我無資以與也我之無才而過已無從改也於嗟斯其爲自棄之實而尚可委哉已之不能非不可勉也辛苦之所得以備悉其得失而不忘命之不辰非不可造也憂勤之所搆以熟悉於安危而不忽知之不早而圖之不亟豈非愚懦之尤者乎且以

古聖賢之成元德顯功者言之大舜尙矣使生而爲帝
室之胄嗣承大位其聖猶是也然且自虞幕失職以後
逮蟜牛瞽瞍而降在田閒舜且躬耕於畎畝之中而元
德升聞乃受帝禪其發也由困而後發也況下此者乎
傅說以學古訓於高宗而殷道復盛其舉也則於版築
之閒或且傳爲胥靡矣而以夢卜旁求矣膠鬲復起而
贊有周之新命乃遭暴君爲亾人隱於負鹽之賈而文
王乃舉之管夷吾一匡九合之功偉矣而子糾殺召忽
死魯人囚之桓公乃舉焉孫叔敖相楚王以討陳篡主
夏盟敖雖楚之世族而傳其以越椒之難匿處海濱而
後舉也百里奚相秦穆公以顯於天下所謂番番良士

者也而虞亾之後逃之秦而處於市或且曰販牛焉而
舉於市也此二王三伯之元臣自其後而觀之則如此
自其前之所處則如此一人之身而處屯則無以自存
逢時則功及天下若是者豈非天哉故天以扶衰興治
之大任降之是人而在將降未降之前若又有所以歷
試之者蓋五子而一轍必有以先之矣則先苦其心志
焉使圖存之無術爲生之不易也勞其筋骨焉使坐而
論道之身受勞役不堪之事餓其體膚焉瀕於死而僅
使之生也空乏其身辱其身而僅以全也於其所欲行
也本可如是而拂之以不然在我欲然而旁出以相撓
可有爲而不能爲也蓋天之於此有所以然者矣五子

之心非冥而無覺之心而恐未足以隨機速應以盡猝
起之變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動身無須臾之安則心無
須臾之靜而後心之神明以屢出而不窮五子之性非
縱而不斂之性而恐未足以堅持正志以絕玆惡之偏
以此而使之不得不忍志無一日之遂則情無一日之
愜而後性之剛柔以過抑而永正心動矣知乃以生而
道乃以審性忍矣命無不安而後德無不定則曾者雖
能也而尙有不能者於此而通天下之志守在己之貞
始增益以成乎王業伯功之大用而大任乃降之則且
與舜之生知安行決江河之善於突山者等矣嗚呼彼
所謂大有爲之士也而皆若此而況中人之心頑而無

動幾性僻而無忍力者乎乃中人之姿而得免於惡者
亦有之矣天之所不加意則或自貽之而自成之人毀
之而人乃就之也夫人行而不順於道因而循之相沿
而未改也及其過矣事果有所不能行物果有所不能
容矣而後前之所爲不可復後之所爲不要爲也何也
過未成之時心亦覺安焉慮亦順其非而可用其揣度
焉逮於過而事理必有所不能行矣於時身無所措而
心益窮計無所之而慮不決困不能通也衡不能順也
然後求舊而作曰必循乎理而後寤寐其康乎圖維其
利乎過未見之時人亦以欣然聽之焉人且以寬假之
辭慰之焉逮乎過而淸議在不容矣於時見之者且加

以不合之色荅之者且報以不順之聲徵而不相恕也發而不相讓也然後自喻之曰必達乎情而後在我無媿乎於人無尤乎作焉喻焉而改之速矣此中人之亟情而所得於過者多矣若其在國家也安危繫於一綫而君心尚不爲之動鴆毒生於晏安而君性尚不爲之忍所賴有守先君之法度而爲法家抱忠直之節操而爲拂士時以厝火積薪之言進於耳彊大爲鄰而相敵讎怨不解而爲患時以桑變攻瑕之謀相爲難然後入而無以自容出而無以自保圖存保國之計生焉若其不然逆耳之言絕於耳泰然其自遍也窺隙之兵絕於境恬然其無驚也禍發於所不自知而惡皆其所自取

古諸侯之國萬周之國千八百而今僅有存焉其亡者亟以此也夫能作能喻之餘念吾所以能改者於何而受益國家既亡之後念亡之所以不可救者因何而終誤然後知生我者憂患死我者安樂大較然也心之動而生人之理卽於是而暢遂性之忍而生死之界卽於此而攸分心不動而心冥於覺者生氣卽滅性不忍而性隨而放者生道卽亡憂患以發其動忍安樂以迷其心性不亦較然乎過而能改者事後而知之知之雖晚而較切亡國而後知則雖知之何益哉故凡人之志有所拂勢有所逆行有所失患有所迫正有爲有守之時在大賢以下且然而況中人乎在中人且然而我豈不逮乎學者聞過而不喜世主偷安以忘危皆所謂自棄者而可委不委於天哉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訓義 孟子曰君子望人爲善之心無已而心不能以直達則術生焉予奉教於君子而思以教天下猶是心焉夫教之爲術也或順而成之或逆而矯之或誘之以易

從而生其慕道之切或困之以難得而起其奮發之突蓋亦多術矣予皆嘗用之以與二三子相周旋而更有一術焉則其人本無望道之志不成乎求師之禮問非所問而無以爲荅告以可知而終不求知如是則予以不屑與論而若示之絕雖然吾豈絕斯人哉使其自念曰願受業而何以不納也勤問道而何以不對也則悔其浮俗之非以反於誠篤其受予益也豈不可乎是亦教誨之而已而無如彼之不悟何也則雖毀吾禮褻吾言以誘教之又何益哉予未嘗絕人而人自絕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四終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旣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膺寫作應誤應讀如膺當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本从來作竢或从亻義同傳寫作俟者誤俟訓大也與俟音同義別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㳒而不足以爲智矣履从尸从亻从夂从舟今寫多譌蕩从水从昜

訓義孟子極言作聖之全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作聖之功必以合天爲極合天者與天之所以生我之理合而已矣天之所以生我者爲命生我之理爲性我受所生之理而有其神明之用以盡其理曰心因是而推之事爲曰身皆一致相因而作聖之功惟求之是而

自足夫天人之量別矣而見天於人者其道在知天人之事殊矣而以人㳒天者其道在行知行各全其本量而人通於天知行各臻其極至而天卽在我矣今以知言之人之有心明聰睿詧之德本無有涯量無微不入無遠不可屆作聖者必盡其能而後於理無所蔽乃能盡其心者非竭智窮思以引於無極者也唯灼然不爲情之所蔽不爲氣之所拘而實有以知吾情性之中有此至善之體以發起吾心之神明而使具衆理而膺萬事者也夫人惟不知性則善不知其何所從生理不知其何所從出耳知其性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皆五行二氣之良能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卽此健順五常之至

理而天無不可知矣夫詧乎有生以後之大用而心無不盡明乎有生以始之全體而天無不知要惟知性之功則君子之致知以尊致於吾之理豈容忽乎以行言之性無可爲功而所以復此性者心也特心之有神明也感物而動而或隨物以流則與我所生之理相背馳故惟有存其心明聰不騖而專以致之於靜治心無可常據而所以主此心者性也特性之在未發也其體甚微而或無以培護則因吾心之存亾爲消長故惟能養其性天理日凝而漸有以大其功能此乃其所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即以奉天賦畀之德謹守而勤修之則以順二氣之正調五行之化者在此也夫體天於心全性

於天而人合天體要唯存養之互爲功則君子之力行以謹持其所生之理豈有間乎由其知之至者而天無不知則見生我者之唯此理而氣數不得以操其權則曠然於生死屈伸之一致而爲殀爲壽皆非人之所可以私智而異其情坦然信之而不貳由其行之純者而極於事天則念我之所以爲功於天者唯此理而言行皆不可違其則則確然有貞常不易之修能而爲殀爲壽皆爲吾之所可以自盡而守其頲敬以俟之而不違若此者乃以未生而使有生其命在天天有立天之道而制乎命既生而生在我命亦在我我有立人之道而貞其命君子之所以立命者此也夫至於立命則即我

即天而作聖之功極矣亦唯知天之至而無貳介心事天之純而慎修忠永則君子知性之功不惑乎紛馳存養之學不懈乎存發操之甚約而充之極大有志於聖功者尙知所循乎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訓義孟子申言立命之學曰立命也而謂之俟則命在天而人不得以私意與之乃俟命也而必在乎修身則命雖在天而人必以其常理貞之故自命之不可以人力與也而言之則自殀壽而推之爲窮爲達爲吉爲凶理有其相因而數亦聽乎偶遇莫非自天主之而爲命也乃自命之可以修身而立者言之則自殀壽而推之

有天使之然而我當之者爲正天未必使之然而我致
之者爲不正則君子知其正者順天之理聽天之爲而
受之而不廢乎身之修乃可以安乎命之後夫命唯有
正則天命我以吉凶禍福之偶然而即使我有趨吉避
凶之正理是故知命者知其可俟也而不可逆也有如
巖牆之下有取禍之理而徃立焉則天未嘗命我以危
亡而我自取之矣必不立也由此推之而正命與非正
命之分曉然矣夫唯盡其道者凥安則愼其節嗜欲愼
言動之道處變則盡其盡忠盡孝守廉節之道然而大
數之不齊而陰陽之愆伏不可知君父之艱危不可避
乃至於死則天以死終我之生而全我之歸也斯則正

命也推之窮通得失亦如是而已矣謂命之在天而人
無可自免之術乃至爲其所不當爲陷於桎梏而死則
天未嘗授我以死而我自殤天之死我也非正命矣推
之行險徼倖縱欲忘生者無不然也故當其順受則命
在天而我有以俟之生以順生而死以順死旣與天通
理而以立人者立天於其非正而必不受則命在我而
天因以順焉死有據以死而生有據以生抑天不能違
而以立命者立身斯以爲君子立命之大也與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舍如字讀 益从水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
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好當作玫

訓義 孟子曰夫人皆有可求之力而亦必有所求之心
顧在擇術之始審乎有益無益之數而君子樂爲君子
而有成小人徒爲小人而即有旁獲非其功也今夫有
事於此殫吾之心思勉吾之聰明去旁營絕外誘而以
求之則求其一得而即報以一得求其大成而即報以
大成若其自怠於求而見爲非切己之利害因而舍之
則雖固有之而且失也則是心以盡而有功力以勉而

有獲得之益皆求之益也斯非其當求而不當舍者哉
此何故以吾心固有之物反之心而已遇吾身可爲之
事反之身而可能恣者莫能助而忌者莫能奪也求之
在我則得之亦在我也若夫有事於此求之有道而非
道以求則違心而見惡於世雖竭其智力極其工巧而
究莫得也則或詭遇而旁中或智窮力索而終不能則
是求者自用其心力而得者終困於天旁得不可必則
求亦無益也斯非其當安於命而處以道而不必求者
哉此何故以非己固有之物天制其得喪而天非我之
所能爭人司其予奪而人非我之所能操去來乎時
有無無加於己者也得之在外則求之亦在外也夫在

我而求有益者何事乎反而患之而自知之矣然而人且忘焉在外而求無益者何物乎當吾肯者皆是也然而人且逐焉則天与我以可得之美利我自有可求之全力而以付之茫然無據之中故曰君子有所以爲君子而小人徒自成其爲小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散與微義有散別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彊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如惡之惡讀去聲彊作強省譌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本作彊从力今省譌也或作勥義同

勥勉勥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勥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訓義孟子深造乎誠身之道言其所得而因示人以求人之方曰以今觀之萬物豈不備於我哉凡天下所遇之物所酬之事其必然者其當然者也當然者吾心皆見其當然也其所以然者其固然者也固然者吾心皆

有其固然者也吾與之親而因親焉吾之所尊而因尊焉吾之所可而彼果可焉吾之所否而彼遂否焉我備其用故物定其體我備其體故物效其用極之於至大而我無所慊也推之於至小而我無所遺也夫孰知之乎萬物皆備於我由是而我起而膺乎萬物焉則我所本備隨物之至而取其固有者以處之出而治萬物者反而求之於吾身以其實有之理待必然之用非迎物而勞我之推測也非役物而勤我之酬酢也于斯時也適如我之所備以攝萬物於一己而無不足善不期好而情自與之相合惡不期惡而念自與之相違靈然見萬物之惟我知明處當而天道之誠冥合無間心之順而情之適樂莫樂乎此抑莫大乎此矣合天地民物而慊乎情矣雖然當其始事而豈易言此哉則誠者德之成而仁者心之所自逼求仁者忠誠之專功矣我之能備萬物者唯此相關之一念而已私一念之情而不達之於萬物則我之所愉物之所拂我之所距物之所訴亟見萬物之與己有異而一物至肯乃覺多此一物唯於其情之未能與物合者以己之欲推物之必欲以己之惡推物之必惡其始也己重而物輕亦甚難其推矣決一念以必推而勥行焉則漸使此心安乎舍己從人之事而忘其情封意錮之私則求吾心所與萬物並生而痛蛘相喻之仁亦且近在寸衷而見來往靈通之本

體矣求仁近在我仁在我而誠亦在則萬物之備於我亦我相接之機爲之通而爲之復也吾於此有得焉而願爲學者正告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詧當作詧从言察省聲與察義別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則宜作察今槩作察傳寫者不審）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旣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訓義 孟子體道誠而見道明因以曉天下後世之人曰夫道果遠乎哉反之於身而無非此觸之於物而無非此也吾今而知一念明昧之閒而道之合離在是矣見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　九

道之大或以爲天下之莫能行也乃亘古今窮四海親者自親尊者自尊順者自順逆者自逆人皆行矣特率其不容已之情而行之而因有差焉不能知其必如是而不可不如是也見道之精或以爲天下之莫能習也乃亘古今窮四海親者習於親尊者習於尊順者習於順逆者習於逆人皆習矣特因其不可棄之數而習之而莫能盡焉不能詧其失之幾微而謬以千里也以此言之則非道之遠人而人不可以合道也蓋行焉習焉終身於此焉特反而求之於心無得也卽心而推之天下不靈也則未嘗於人不容不行不容不習之理取而思之曰此何以然而必不可離非名教之所拘習俗之

我迻而心喩其誠然不可昧之實也而道果遠人乎哉故吾黍天下之人而皆行習於此中也人之性可以善也乃天下之終莫之能知也則世教衰而民不足以與亦可閔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纍矣（今作纍者省亦宜如字讀力追切不必別讀力墜切）

訓義 孟子以當世之士誇功名矜才智而盡喪其恥心乃莊語以戒有志者曰人與人爲類而獨爲人之所賤惡恬然安之而不改無他唯無恥而已矣試思之人可以無恥乎哉無恥而何可謂之人乎哉其不可以無恥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　十

不待再計而決矣乃人之陷於無恥而不知者方且以不合乎流俗恥己之不能不足於利達恥人之我勝而不知以無恥爲恥耳如其一念及於恥心之必不容泯而以丈夫行妾婦之道萬鍾忘嘑蹴之慙爲所恥焉則貧賤而志不可屈困阨而情不可枉人亦孰得而恥之乎故君子之於恥也曰知恥知所當恥者在無恥而他可無恤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袈恥而彼方且
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媿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
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
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
掩藏之不可也

訓義 孟子舉無恥之實而以機變之人當之所以明當
世之富貴利達者之不足效而使人先定其志也曰今
人皇皇然若有一至大之事爲己之本圖而唯恐不若
人也於嘷彼亦知人之何以勝於人而爲吾生之最大

者乎夫功名足以震世議論足以驚俗人謂其大也而
人之所以爲人以求別於禽獸心之所以爲心而自安
於寤寐者無他唯此恥心而已可生可死而此氣不可
挫可貧可賤而此名不可尻恥之於人誠大矣哉乃人
或相忘而至失其恥心者有之矣若以恥爲無用而立
意以忘之者則自爲機變之巧者始當其巧之方試口
能言之而心不能安之乃邪目使氣以不顧人之顏色
而唯一時之說是伸及其巧之已窮人已賤之而己且
若不知乃目動言肆以誘人之復惑而幸誅譴之不我
加彼曰使吾而用恥則機不速膺而變可立窮也無所
用恥而巧乃利矣彼亦曰吾屈於此而伸於彼辱於名
而獲於實吾巧雖而功可成利可得不若是則無以勝
人也夫豈能勝人哉卽若人而亦不能矣匹夫匹婦亦
有其致命之諒行人乞人亦有其不受之辱恬不知恥
而皆不若矣則徼倖以得寵祿又何足以若人乎有志
者勿視其詡詡然而知其賤之已甚也尙知所懲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
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當作敀然當作嘫 樂虛各切亟去吏切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
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訓義 孟子曰世不古而必行古之道者君子之正然世

不古而望道之行亦君子之所難而不能不爲天下悳
也夫古之君臣道合而上以下交爲泰下以重己爲榮
者其獎勵之權自古之賢王開之也古之賢王未嘗不
有貴人賤人榮人辱人之勢而心所樂者道也以萬物
之得所家國之永安一因乎道樂求之而欲與共功則
忘其有勢而下士之禮隆矣夫賢王己有勢而且忘之
況其時之爲賢士者勢在人而道在己何獨與賢王之
心不一合於道哉夫賢士者賢其道也以己之道出可
以濟世而安民退可以潔身而正己自樂之耳忘王者
之可爲我貴賤可爲我榮辱也是故於時之王公以樂
道之誠情而交忘勢之高士其求之也內致其敬外盡

其禮以往見之如其不然雖一往見焉而繼此者且高
舉遠引而不得見矣一見也尙其有折節求教之心可
一而不可再而況得召而致之任之以職而使爲我臣
乎欲與共事則必先往見欲往見之又必先盡禮上盡
其誠而下全其節古之所以交相重而成大有爲之業
也而豈可爲今者道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當作玫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
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
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
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徃而不善

訓義士生於斯世則所因以自行其志者亦不得不隨
時而動顧君子於此自有以成乎其直方光大之學而
異於茍且以干其功名者耳當孟子之時三代鄉舉里
選造士論官之法不行久矣故遊於列國而干諸侯之
求亦時爲之也宋句踐不能終隱而遊亦時爲之耳孟
子乃即遊以告之曰君子之出也非偶然也非以遊爲
玫也而子玫遊乎乃玫之者何心則可玫而無傷於玫
者何術此其道今之遊者未能知也吾爲世所困而遊
未見其可玫也遊自有可遊之道焉而吾語子遊遊而

或爲人所知或不爲人所知固難必者乃人知之而遂
有因知而重之情則外驕而內屈非果榮也從吾之道
則人雖知之但適如其坦易自得之心而不爲歆動亦
囂囂然耳如人不知而遂有憤其不知之感則志沮而
氣折是重辱也從吾之道則人雖不知亦不改其坦易
自得之槩而不爲慼戚亦囂囂然耳如此則子可偕遊
以行子之道而不以遊自纍心且無徃不適身且隨處
而安而子之遊也不亦樂乎句踐曰使遊無徃而不囂
囂其於遊亦快矣雖然遊亦期於知耳人知我而我志
行何以能視之無足爲己喜人不知而其身困何以能
視之無足爲己慼則可以囂囂良不易矣願夫子之有

以敎之曰囂囂者亦在士之自處耳夫遇寵榮而有震驚之色者俗物爲尊而已無可尊者也不則所尊者權術而因世以爲功名者也吾自有德焉得之於心而天下皆在仁育義正之中誠有之而誠尊之行之在我而君民皆聽命焉遇遐佚而有戚戚之心者以物爲樂而己無可樂也不則勞以閒適爲樂而實無可以自據者也吾惟有義焉守之以正而於世終無貶節貽辱之恥志無不伸而情無不樂信之在我而得喪初無與焉如是則何有於知何有於不知斯可以囂囂無入而不自得矣故士之以身涉世也知行不行在己得不得在心不可失吾尊也不可喪吾樂也其窮也守正以屍無一

言一行之或貶無所往而非義期以得此心之安其達也遵理而行爲斯世斯民而求治不徇世而枉道期以行生平之學則其囂囂也於窮不失義之中而固有可樂之實天下能抑我於遇合而我之所爲剛大不撓者自在也志不失而氣郎俾得己矣而何勿囂囂乎其達不離道之所爲而實有爲民師保之德民之待命已緊而我之所爲知覺開先者不虛也天下在一身而一身在天下民望不失焉而以此爲囂囂也嗚呼今之遊者其能如此者尟矣詭遇於時而功名不著則天下賤之時數不偶則進退無據而窮愁以終故遊無可攷也攷遊而遊爲士之究槩也其惟古之人乎古之人亦有爲

世知者焉其大行之志得也於此而必大有爲焉以所學而見之施行澤加於民則匹夫匹婦皆引爲納溝之恥斯不以寵祿乍至而輒爲矜喜自如其素焉耳亦有世不知者焉其大行之志不得也而不懈其修焉凡所爲而皆可法則身修而天下見之則百世上下皆有其聞風之起斯不以勳業未著而見爲困窮自有其樂焉矣蓋古之人所知者善而已矣所爲者善而已矣善之量施之天下而不見大盡之一身而不見小秉義以行在窮而身無不善也獨善而見諸世者自有餘也奉道以行在達而天下皆善也兼善而在我者非妄也故惟古之人爲能囂囂而今之遊者不能然耳子而有意於

古人之爲乎可以遊可以無遊遊不可攷而自有可攷者存願子之自念而無以知爲亟亟也此孟子所爲遊齊梁而無難退而來世立教者士雖當亂世亦何可無以自處而特難爲國破君亡之孤臣道耳此屈子之所以抱悤憤而終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敎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無豪傑則君相可以持權世之治亂

無道而人不盡淪於禽獸者惟在豪傑之不絕於世而已豪傑者無他惟不與流俗同其趨尙者也昔者文王之世兔罝之野人可爲干城之託江漢之遊女不慝感帨之加皆有拔出淫俗欣躍嚮善之情焉雖然此皆待文王而後興者也仁以養之脫如燬之虐而後知善之可樂教以作之革淫酗之習而後知惡之可恥非其野人則其遊女亦凡民而已矣若夫與凡民竝生而心能知是非力能遠咎惡見凡民之可賤而患自貧見凡民之可辱而患自榮固爲豪傑之士矣吾自有耳目豈待文王與我以聰明吾自有心志豈待文王授我以廉恥君親自吾之君親不忍不敢之心勃然生而何可自拂

禮義自吾之禮義不爲不欲之性怵然動而何可自誣有文王而有德有造固爲克生之楨雖無文王而存禮存仁自免鄉人之恥然則當今之世夫豈無豪傑哉吾願與之尋人道於將亾之日也吾待之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當作坿音符遇切音同裨益也附音符宥切附婁小土山也音義皆別今人混譌欿苦感切然當作嘫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訓義孟子曰夫人大小之分而高下殊焉存乎其量而已矣然必有其識而後有其量不知己之重則物重而己輕乃引物之重以重己不知己之所可爲所當爲者重則己輕而物重乃所期於己者唯物而忘己之必重若有人焉一旦而增益其所本無使有韓魏之家乃由其氣象觀其舉動推其行事驗其尻心自視欿然不自滿也若有所內顧而不知外榮之我加若有所疚患而念所存之不易此其人知蹙蹙之外自有無窮之期許則知榮利之至初非己酬之志顧其過於世之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不亦遠乎惟其識之大故成乎量之宏惟其持之平日者定故其處之一日也安吾安得此過人之才而與論身世之際乎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夷質切讀如溢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佛符弗切

訓義孟子曰爲政者必期於民之無怨也雖然豈徇民之欲而以求免於怨哉亦惟其道而已如民趨逸而我勞之民趨生而我殺之此情之必怨者矣乃一揆之於道而勞與殺不妨加之於民蓋使民自有道存焉民愚而不知久遠之計且或不知終歲之計也佚之於一時而他時將有徒勞而無功者規之于早而爲之以漸則勞之仍以佚之也以此道使之當慮始之日雖若拂其

情而當圖成之後必追維所以得佚之故而知上之非以苦我也奚怨之有乎且殺民亦有道焉亦旣飭法敎於先而又致哀矜於後也苟焉以免於殺將徒縱之以多殺人矣敎之不改而刑之無赦則欲保民之生而不得不殺也以此道殺之不但賴之以全者感吾除害之恩卽在伏罪而死者亦原吾用法之心而知我自當死而非上死我也亦且忘其怨矣王者曲盡物理以合乎人情者如此固非慘不恤民之虐我則仇而抑豈區區之恣以求說於民者之可擬哉故行政者一以道爲準不可以私意與焉者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皥本从日从皋

今別作皡傳寫之譌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匋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竝行擧一世而甄匋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訓義孟子曰由今而思王者之世已不可復見矣乃徵之雅頌而有其傳政攷之謨訓而有其傳心則其世可想也其俗可知也其功化之盛主德之隆亦可推也彼

之天下者非意計之可度量操之主心者非見聞之可窺測合之生物自然之理氣者尤非事迹之可推求吾蓋嘗知其所以然而必然之致可得而畧言之今天下上斂怨而不卹下愁苦而無聊卽欲如霸者之民而不可得矣霸者之民用兵而兵以息行法而法以甯生聚之敎訓之施惠分災以拯救之民受一利卽免一害欣欣然驩虞如也非是則亦無以富彊而致霸也乃及覩於王者之民而固有不然者上有施而下有感恩不忘而怨亦自此開王者之民豈有然哉四海一俗也賢不肖一風也各自得其情而出作焉入息焉自親其親焉自長其長焉天下本廣大而仍其廣大民自得而非得

之於王者皡皡如也王者未嘗不用刑也而以罪而殺者安於其所宜殺不敢望上之赦宥而帖然就市無怨也王者固無不可興之利也而民寬然於俛仰之足上爲之經理而一若自爲之經理者未嘗曰相我之不逮而以建無窮之利也不庸也王者固無不修之教也而民油然於孝弟之中上爲之敬敷而一若自能其鼓舞者未嘗曰示我所不知而以矯性情之偏也日遷善而不知上之爲之也由今念之王者之民豈不固然乎不然則天下大矣萬民之情不齊矣霸淸者定之餘王者不勞而久安長治之休集於一旦何爲其能然哉卽是而思之而王者經國子民之道可得而想見之矣夫君

子之於民去其舊染之汚而使嚮於善有以化之矣乃必拊循之教誨之而始化則其化也有涯而不能胥四海而同風王者之化不然也歷其國巡行其郊而民已化焉善之可樂望丰采而生其不容已之勸勉惡之可愧觀氣象而淡其不自外之性情曾何待刑賞之加哉而刑賞若無所用也其不待政教而使民自正蓋亦神矣如其鼓之舞之以導其機張之弛之以妙其用而見其神則其神也有待而不能旦夕而速喻王者之神不然也念及之一圖維之而化已神焉患人之不易順而已有人焉體吾不言之意而昌民於順患天之不易格而天忽動焉念吾欲爲之事而俾民以康並不待風教

之及也而風敎皆其後起矣蓋君子之心卽天下之心則天地之氣自膺乎君子之氣天之所以生地之所以養君子之所以綏所以動周行於天下者合同而無閒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上而雲行雨施下而艸木變蕃此理也此氣也流而不息也無他無欲與天地同體則順萬物之理而賞罰無心而用存誠與天地同用則通天下之志而禮樂因之以興積之也久養之也突非一旦一夕之故矣則豈曰民有不利而我利之民有不善而我善之以小補一時之缺陷哉此霸者之所以不測其藏而終以私恩爲有限之業也然而王道固有其本矣由吾所言幷旧學校之理而馴至之固有若此者但

當世莫能行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愛當作㤅）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訓義孟子曰善圖治者在乎擇術之審而已矣於已擇之而言治者不一道未能決也於民審之則其術之爲醇爲疵自有較然易辨者焉夫上之出治原以求民情之大順則觀民卽以觀我曷亦取言治者之異尙而徵之民乎夫民之所歸者仁也仁民之道盡乎事理之宜者善也由今論之但言仁而已入民之隱微而知感矣乃有仁言焉以惻怛之眞體民之疾苦而慰問之民知上之未嘗忘我而已有怵然動者固能有以入人矣而恤民之事實有施之於民而遐邇偁頌仁聲流焉以是二者而較之徒聞其言感之未久早有口惠而實不至之疑聞之於聲則德雖未加我而已知澤之必及於己

蓋信朝廷之文告不如匹夫匹婦之自相信也而仁聲之入人深明矣但能善而已爲民之所歸而惟我之用之矣乃有善政焉以經理之密盡民之情僞而裁制之民知上之果能治我而已翕然服者固有以得民矣而導民之術實有以曲盡其理而敷教在寬善教行焉以是二者而較之善政之世政之所及而固在範圍不過之中教之所被而已知上之必不可違是依君公之不貳不如依父母師保之不忘也乃今之言治者則曰民未可卒教也詩書禮樂無以警愚不肖而使安分而適王則善政以約束之而使無能踰越於法度紀綱爲得民之要術已耳而何以言不如善教乎乃試於民奉善政之日而思之令則必不可不行禁則必不可不止也君子之精明周悉無能以智力與之相亢當其時凜凜乎畏之矣若善教之得民則導我於善而不我迫止我於惡而不我威油然於弦誦之下如是乎其可樂也民則愛之矣其畏之也民莫敢不從也且君已爲之區畫其生理而可有餘以奉上得其財矣乃得其財而民未嚮善則忠愛之情能必其發乎唯愛之也民且自勉於教也在君無所責望而自因心以盡忠孝得其心矣得其心而上下一體則貢賦之常又忍後乎畏則窮於政之所不及愛則通於教之所不至得財則財有乏而民不保得心則心無窮而必不可離其得民之廣狹久近

不亦遠乎然則擇主術者宜何從焉故學校所以善井田之法而雅頌乃以善誓誥之終若政教未宜而徒以言語感人已不足道況乎施不道之言以箝制愚賤如刑名之徒甚爲斯民之害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說文作咳古文从子愛當作㤅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

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訓義 孟子實指性體之善以告人曰今之言性者其能不以人生之初知能之始發者爲吾所受以生之眞乎而或以爲此僅知覺之知運動之能爲無定之體或以爲此僅知食知色能甘能說爲生理之資乃夫人自有之天良而自昧之久矣吾實爲夫人指言之今夫學焉而後能則以爲有生之後增益之事理猶之可也若夫不待學而卽能此孰與爲增益之乎而不學之始早有

其能心動於不容已事成於無所爲而自效其必爲者此非若能若不能可能可不能者也非能之而或爲功或爲過者也實惟此至美而無以加至純而無所襍之良能也慮焉而後知則謂爲感物以後漸啟之聰明猶之可也若夫不待慮而卽知此豈漸啟者乎而不慮之先早有其知不謀得失而卽辨不審善敗而卽喩而無所昧於當然者此非若知若不知可知可不知者也非知之而以自私以自蔽者也實惟此在情而情不迷在理而理不惑之良知也於何驗之於孩提之童及其長也驗之孩提之童是非之所不至毀譽之所不加何所學哉何所慮哉而他無所知知㤅其親矣既已知之而遂能㤅矣肫然莫解於屬毛離裏之恩而惻怛之慕不已謂有不知㤅者乎無有也必非人而後或不知㤅也及其長也君師之所未勸懲名教之所未督責何所學哉何所慮哉而他未盡知知敬其兄矣既已知之而遂能敬矣竦然自有其循分執卑之節而驕肆之氣以戢謂有不知敬者乎無有也不知敬必其非人也卽此以思而吾性之藏可知矣何以於萬念未發之先而親親遂發而不禁則唯所受以生者實有此心之德而不虛㤅之理而不妄天地予我以生而生生者自然之㤅依乎其本此卽仁之全體所自著也何以於衆理未晳之際而敬長遂顯而不忒則唯人所以生而爲人者實有

此心之制者不紊事之宜者在我吾之生也爲人而立人者自然之敬存於其中此卽義之大用所存也乃人而無不知㤅其親矣無不知敬其兄矣是達之天下而皆然矣夫後起之功能才力有或盈或詘焉旁通之名物象數有或信或疑焉則固未能達也達之天下而皆於不學不慮之初無不知不能之殊者無他唯此㤅敬之知能則亦唯此仁義而已矣是則知覺運動之中甘食說色之外實體內純而眞機外見仁義之藏充於形色之內而非浮動之聰明才力以唯人之之善之惡者凡學慮之先不亦昭然其可據乎於此求之可以知性可以知天而異耑言性之妄不待辨而自明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居當作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訓義孟子曰大人之心唯虛也乃不以一善自蔽而成乎至明唯明也不於理有所疑而成乎至斷而能全其量者其唯聖人乎則虞舜弗可及也已舜在登庸以後訖登天位德施之普訖乎四海而非待奮庸之日始見與善之宏也其尻深山之日早有然者所與尻者木石

耳所與遊者鹿豕耳舜不能著其善於世而世亦無能以善進於舜則德全而不以才見道盛而不以德章與野人無異也乃所以異於野人者亩之心而無可見亦幾希矣於斯時也忽有以善言善行進者焉舜聞之亦無異於人聞之舜見之亦無異於人見之而舜於此時異矣因其一節之善推以及於全體之善因其一端之善推以及於無窮之善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務可因此一善而成天下之志可因此一善而通其沛然擴充之於浩渺之域而無所疑無所待如決江河之沛然盛大莫之能遏止也是以善極其全而聖德無疆也蓋惟私意私欲無纖毫之累小智小才無凝滯之情是以見聞通於心源而觸之即動理無不曙而事無不順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此而已矣則學聖者亦唯養此虛明之本體而已矣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訓義孟子曰人皆自有其本心全之者聖存之者君子失之者小人皆於此判焉決之為天理之存亡而嚴之以為聖賢之名教若至難乎其擇而守之也而非難也

夫人不有所不為者乎人視之為甚易而反之於心則有自沮自抑而嘗試以為之則不安者乃既而為之矣利之所迫險而不恤其凶逆而不避其咎矣若仍其不為之本心而終信其不可為勢雖微之而志必不屑於是而邪正之分存乎事者不妄也夫人不有所不欲者乎人視之為甚快而反之於心則有自愧自惡而違情以狥之則甚難者乃既而欲之矣習與相安辱而以為榮賤而以為貴矣若順其不欲之本心因而終不見其可欲物雖誘之而念終不動於是而善惡之幾存於心者不迷也此豈待矯拂其情而勉其所不能者乎但一日如此終身如此貧賤如此富貴如此生亦如此死亦

如此本心固如此而卽無不如此則一如此而義無不
充道無不正矣夫豈待別求天理之存亾而他有聖賢
之名敎哉人有心而昧之乃曰爲惡易而嚮善難也不
亦愚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當作智疢丑刃切

德慧者德之慧術智者術之智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
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
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智也

訓義孟子曰理與事一矣唯明於得失之幾者始則見

禍福焉繼則見是非焉凡天下之不顧是非而逆行者
迷於一時之利賴而忘終身之慝患乃以入於淫辟而
不知悔者多矣夫唯上智御萬方而若朽索馭六馬昭
然於天理之存亾而決志於靖共正直之途若夫猶是
人也道未能信義未能守而其後乃有慧焉先幾而覺
而所覺者此心敬畏之機德之慧也乃有智焉隨事而
辨而所辨者當務順逆之理術之智也不以小慧徼倖
中之巧不以私智希詭遇之獲則必其人常有疢疾之
加於身靜俟而勢不能安巧營而利不可得然後知必
出於此中正廣大之一途而其中之條理以訩審而悉
也故盡人皆臣也持祿而憂游於寵榮者衆矣盡人皆

子也怙恣而驕盈於富貴者多矣獨有孤臣焉君所不
親而疏遠外斥獨有孽子焉父所不重而國人不與情
不能自達於君父之前而讒忌且日伺其側勢危矣心
不得不危也患且日深矣慮不得不深也一言之失一
動之非則指摘隨之所從者非其類所聽者非其言則
釁難生焉故飄息所以免於禍咎之至者唯此審於是
非之際而達於事因以達於理矣於嚀天理之存亾卽
爲吉凶夫孰不在臨深履薄之中而席晏安者不悟也
不亦可哀也夫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說者也說弋雪切

阿殉以爲容逢迎以爲說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說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說其君眷眷於此而
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甯。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不肎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
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說佞臣不足言安社稷

則忠矣嘫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嘫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訓義 孟子曰夫人品量之不齊相去亦懸絕矣而品定於量量因於志莫不自其尻心制行而定焉甚相絕也亦甚相近也積而至於大人亦猶是人耳則其出而事君亦猶是臣道之常耳乃其所成之品則已迥不相侔矣夫道在己則己重而天下輕道在己則己重而天下亦因之而重故均之事君而有志在得君而事唯恐君之不許我事而志盡於事君則亦爲事君人耳但欲事君則無君不可事旦秦莫楚皆其君焉事此君而嘫事彼君而嘫無所往而不求事君故君有所爲則阿徇之

以使君之容己君卽有所未爲亦逢迎之以使君之說己揣摩君之情欲以效己之奔走斯其人得君而事見有君而不見有己彼固曰臣職之當嘫也而君何以爲神人之主己何以當效職於君不一計及也有社稷臣者則進是矣見社稷之重則知爲社稷而立君故以身委之社稷而所重不獨在君志在社稷抑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己任存亾之大爭得失之幾者唯社稷安而其心亦安君之欲不徇也己之利害不恤也斯於義分正矣彼固曰吾旣爲社稷之臣進退非己之所得決也而爲一國爭安危不暇爲斯道爭隱見蓋亦志量之僅此也有天民者則進是矣以爲道者天之道也道在吾身

而吾卽天之民也天以先知先覺之任任之我則吾爲天之民而非君之人且非但社稷之臣也故天下者所以行吾道之區天下不可行吾道則天下在吾道之外而吾自有所樂之天天下可行吾道則天下應吾道之用而吾乃可代天之事達其可行也必非僅圖存小試之功名而後行之焉乃以見道一風同之盛治若是者知有道而不僅知有社稷重在道而不重在行斯不亦無負於天之篤生也乎嘫而以己之行藏聽乎道而效法於道以成能其於道也重矣而己猶未極其重也其惟大人乎以爲吾旣爲人矣則參三才而成位乎其中己卽天也無所待於天無所制於道而後與道合體與

天合用皆在其人焉而己無不可行也亦無所據以必行也正之於己而已矣不必立震世之功名而立大本者循王道之蕩平而無施不可不必有非常之遇合而因時宜者順人情之變動而皆可有功使其出而利見善不知何以遷化不知何以神物無不宜也卽其潛而未躍人心亦以之正邪說亦以之息物亦正也斯則無所謂君己而已矣無所謂社稷己而已矣無所謂天下己而已矣求之躬約而持之躬大斯以爲人之極至也與故人品大小之不齊無他唯其志量而已己者天之所凝也天者社稷之所馮也社稷者君之所以爲存亾者也引天人以歸己則爲大人役己以奉人則爲容說

賢不肖之相去於此決焉均是人也迥異如此要唯自知之自喻之而已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與讀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俛本作頫从逃省从頁者逃亾之貌或从人从免求寬免於人者則首必低也俗别作俯字義無取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

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悠然於出處行藏之中而無不自得也人以爲矯情而自抑或以爲安命而相忘孰知君子之於此固有其至樂者乎約而言之有三焉此三者人或有之而不自知其有或可以有之而不能有乃君子有之矣於是而中心之暢適永矢勿諼焉若功有可立名有可著即至於王天下乎而天與人歸之際且有謙讓未遑之心萬方四海之歸且有匹夫勝予之懼固非其欣然愉快者也夫人之樂有得於天而不可必者乃君子不以爲天之予而以爲性之安則父母俱存陶然一孺子之相依也兄弟無故油然一手足之各得也於斯時也樂何如乎不知其可樂而自樂也不逆計夫失此之不樂而今固樂也歡然於承顏式好之中而已矣有得於躬行而難自信者乃君子不但信之乎行而信之於心天之生我也有以生而不忝所生則仰質之天而不媿我之膺人也有以膺而不妄於膺則俯質之人而不怍誠如是也樂何如乎若無可樂而固無不樂也不必天之貽我以樂而我自樂也坦然於大庭暗室

之中而已矣有致之自人而不可勥者乃君子不以爲人之榮己而以爲己之定人則得英才而教育之喻之不難日見其益也且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隨材以授而爭相爲長也於斯日也樂何如乎人樂得君子而即有以相樂也津津於引掖獎進之中而已矣君子於此三者旦焉夕焉作焉息焉何者不可以自遂何者不可以自適我故曰君子有三樂非以安乎現在之爲樂而故爲忘情之語也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非以矯夫人情之所願而故爲輕世之言也誠然其有樂而王天下與否無能損益也自非君子亦孰能知之而孰信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嘫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嘫其所得於
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居當作尻
分扶問切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雖遂切盎烏浪切見可如字讀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

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嘫清和潤澤之
貌盎豐厚盈溢之貌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
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
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
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嘫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
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嘫其所得於
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異於人者以其情乎抑不僅以其
情乎以情言之君子之情固有異於人之情嘫而猶是
情也情感物而通抑必待物而得故情雖大正而君子

之藏於中以發於外者自有所存主以爲安自天授之
自己凝之行乎其自嘫而因乎其不容不嘫者則實有
之而實見之實盡之而實安之生與俱生而不相爲離
則所性者是已今且就情言之志動而願得者曰欲志
得而心舒者曰樂二者人所皆有之情君子亦不能無
也今使有國於此其土廣矣可以任吾之經理其民衆
矣可以施吾之政教而奉君子以治之亦君子之所欲
也其視小國寡民之不足以盡吾設施者異也嘫君子
道濟天下而無外僅勤勤於一國之治化不足以大行
且顧瞻萬方而有餘憾所樂不存焉若夫王業自我而
成尻中以制五服之治萬方自我而定廓清以開一代

之化於斯時也天下之待於君子者已各得其願君子
之及於天下者已畢成其能志無不得而君子樂矣似
乎無可加矣乃君子則固有所性者在知天之與我者
爲我之所受以生因是而順其所固嘫不勞於勉彊循
其所必嘫更無所依違則君子所自嘫合一而亾須臾
之離者所性也非猶夫所樂之見有可樂而樂之也不
與存於所樂者矣夫君子之安焉以爲性者無徃而不
存者也其大行也外以建久安之德業而反求之宥密
者不以大行之大有爲而分其存養無加也大行之道
一所性之緖餘推及焉耳卽或窮尻也退而盡日用之
庸行而不爽於天則者不以窮尻之無所爲而閒其修

能不損也窮尻之德一所性之藏密克盡焉耳此何也
天授君子以性君子既知之既盡之隱顯無閒心迹無
殊始焉終焉行焉止焉皆以此爲分而不可得而加不
可得而損志終於無所馳氣終於無所沮與生俱生而
存之中者定也吾請實言君子所性求之卽得欲之卽
至無所期望而欲之也守之也常全之也順無可滿足
而樂之也則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君子深知其所自生
實體其所自立非因物而起非緣情而動非外有是名
義而我依倣之以爲道者也皆天使我有是知覺虛靈
之心卽有必忘必敬節文明辨之實爲一切動靜云爲
之根本而衛之爲道無不安焉修之爲教無不順焉於

斯時也而可以欲言之乎可以樂言之乎但見其欣暢
飽滿周流於身而自不容已於生色矣其見於面也則
睟然矣耳目之聰明容貌之和暢皆仁義禮智之流行
而不息者也卽其知覺不及之地而爲背亦盎矣氣之
所至神之所凝皆仁義禮智之靜存而不舍者也若其
動作威儀之用而爲四體則施之也不言而喻矣周旋
一於天則矩範不待擬議皆仁義禮智之率履而不越
者也唯其睟也故君子之心一性之外無餘念君子之
身一性之外無他營自知之自有之以爲吾生之不得
不睟者此也吾生之不期睟而睟者此也可欲可樂而
處之若絫無可欲無可樂而尻之不疑情之發也因乎

時之不得不發情之止也因乎時之不得不止所性之
定分終日於斯終身於斯而亂能知君子自得之深乎
故君子與人同羣雖情之正也不同流俗而情自合乃
人與君子同類雖性之可盡也出於同睟而性之也自
殊自非君子亦何以測之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
以爲己歸矣辟當作避居當作尻盍作盇非大他蓋切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肯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
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飢居夷切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煖況袁切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人益之也

【訓義】孟子曰養老王政之大者也行之於上庠下庠焉
親之以執醬執爵焉安之以祝哽祝噎焉承之以乞言

幛史焉敬之爲其近於父尊之所以尙其賢雖然此猶其文也天下之大老以天下爲心念天下之老者不安卽如其自不安也念天下之不能與於孝皆上無以與之也而豈爲一己之尊榮哉盡此者其唯文王乎昔者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夷之不屑不潔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遠居北海哉乃聞文王之大有爲也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未至岐豐未嘗有耆德焉而何以知文王之養老且曰善養則固不待躬而致言而予之以安康矣大公亦猶是也避紂而居東海之濱大公之志在淸明豈以紂之不能養己而悲荒東海哉乃聞文王之受天眷也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未至辟雝未嘗修典禮焉而何以知文王之養老且曰善養則固有不待勤加存問而授之以爽胥矣由此言之伯夷大公非以己之安榮爲志而以天下之老得養爲心蓋所謂仁人也能得仁人之歸而王業定矣今天下非無仁人而特無文王故仁人有望而不胥耳夫文王之善養老唯其政也文王之政具在而行之也無難若其行之則老者皆蒙其養不勞上之賜予而自無不善仁人之以爲己歸不可必乎請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五畝之宅場圃自有餘也而樹桑於牆下使匹婦蠶焉匹婦安於蠶而所蠶者又無踰制之征於是寒衣以漸而授老者可以衣帛矣使畜五母雞焉

二母彘焉合無失其孕字之時有餘力以及畜養而抑無雞犬之驚於是孳息以漸而蕃老者可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授之維均合丁壯之匹夫耕之匹夫安於耕而所耕者又無履畝之稅於是酌豐凶而各得而爲老者之子孫男女可以無飢矣夫文之爲此或及於老者焉或不及於老者焉卽或及於老者而文王初無所及於老者焉乃伯夷大公所謂善養老者聞其風而知其善卽此而可推矣民有田里民自耕之而制之者西伯也畫井分疆無有餘無不足也民有樹畜民自務焉而敎之者西伯也相土因時得其宜者全其利也於是而八口無飢妻子乃可得而導也西伯因而導之躬行寢門之節以爲之倡申以孝弟之義而動其誠使各得以所蠶之帛所畜之肉自養其老而已足矣蓋文王之念此至悉也五十則非帛不煖矣衲帛不足以輔弱也七十非肉不飽矣菽水不足以助衰也若其不煖不飽或使衣非帛之衣食非肉之食老者弗堪焉則與無衣之凍同其寒無食之餒同其飢唯爲之制之敎之導之使民力有可養而生其心則衣餘於帛食餘於肉而無凍餒之老者斯則伯夷大公聞風於千里之外而信其善養之謂也豈僅曰身爲大老而文王能尊己哉蓋大賢之志與物同其憂樂而以養老爲孝治之大故願人主之修其實以順天地自然之理唯王者爲能盡之而天

下自此歸心嘫則欲行文王之政者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莫敂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尗粟如水火尗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莫作暮者俗妄增也敂作叩者俗謬也叩不成字尗作菽者俗誤菽乃俶字粟本从卤今寫从西省譌也與當作与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

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愛當作㤅

訓義孟子曰王者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益民非可以劈教必其心之內動有不容已於善之性情因而順導之耳則嘗取王者悉養之澤普及於民者思之可以想其一道同風之盛矣今以養民之政言之勿待王者之養之也而卽民以養民其道有之田疇者民之自治而或不知治或不得治也勿奪其時而農官之勸相有泓田疇易矣稅斂者民之必供而或多使之供或迫督之以供也什一以賦而水旱之蠲除必悉稅斂薄矣如是則生之者勤而椒之者公民可使頙有餘而富矣乃猶恐民之愚而費之不節也上中下歲之有經旦饔夕

飧之有則因時而制食焉飲烝蜡社之有亟冠婚喪祭之有等以禮而裁用焉如是安以其俗而儉以其絜既富之餘而用之不窮矣此王者因民以養民之善政而富足之效必無爽者雖嘫其富也豈但富焉而已哉王者富民之至意亦但欲富之而已哉今夫人情何自有爭心以至刻薄寡恩安忍於天倫而弱肉彊食以成乎至不仁者乎則惟不足而求不足而與一求一與之際恩怨興而親者失親故者失故以启殘忮之情故雖或別託之名或虛矜其氣而要之在求与之閒而已夫食爲生人之所必需固已而豈但食哉卽如水火以盥以清以爝以爇民非此不生活豈緩於食哉浸使其偶乏

焉昏莫敂人之門戶以求水火而求者無貪心与者無德色不惱也因不吝也無弗与者豈民自私之情於此能忘邪唯水火之与焉而有餘足於己可無吝於人尒故聖人治天下知民情之甚私卽知民情之可以無私故勤民事省賦役節其食制其用於是生者日生其有尗粟也如水火之取足於天也有者亟有如水火之不絕於用也則試思此一日也尗粟既如水火矣民亦視尗粟如水火矣可以無求可以有求而不媿可以求斯可以与而無難則父子兄弟自天性也姻婭友朋自倫類也情何自而生嫌氣何自而得戾焉有如今日者貧求富而富者驕富距貧而貧者怨小人無怍激乎氣以

生忿懟君子多術別爲之名以相麦軌而成乎不仁者乎無不仁則皆仁矣因是而庠序興焉樂相進也禮樂作焉順相成也因民之可富而富之者因民之可無不仁而仁之然後知聖人斟酌生成之性情以定一王之法意至究遠而非言利者之所可測明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泰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訓義孟子曰吾所願學者孔子也吾所願与天下共學者孔子也欲學聖則必知聖欲學聖則必知所以學知聖人之所以聖而後知吾之所以學吾且爲學孔子者正告之不知聖人之道則且見天下之道有出於聖人之外者而輕於自矜其一得乃自今而思孔子之道則何如哉如登東山然俛而視之魯國小矣又如登泰山然俛而視之天下小矣臨乎至高而知萬象之所自起与萬象之所自定各有區宇而同在覆載生成之中以擬孔子知性而盡乎人知命而盡乎天統百王千聖之德民物感應之理皆在其經緯之中而莫之能踰也故人之有志於聞道者至此而極矣猶夫觀於海乎非可与衆水論大小也衆水咸歸焉而於海無能爲益使更觀於他水而覺其源流之易竟難乎其爲水矣苟遊聖人之門而与聞聖教顯言之而纖者著微言之而微者

章大言之而無所遺小言之而無所畧要欲自爲言焉不出於聖教之中而但得其一曲不能入聖言之窔而但襲其已然難爲言矣夫然則君子之道其始終不可測乎而欲知聖者詎可以無能測而止乎夫孔子固有所以大而特未易觀也今夫觀水者則有術矣非驚心於浩渺之無涯而循其津岸以窮之也至於海則其水大而瀾亦大矣夫瀾之所以大者何也其從出者本之天一之生而不棄乎時盈時涸之涓涓者也於此觀之則知水之本無量而後渟泓者不測也且曷觀夫日月乎日月之被於下土者光也其聚而爲體者明也惟明之在日月之體者昭融赫施天下之明無能加故以施

於下土苟可容其光之入必照及之無不晉焉日月非棄境物之隙而屑屑然以用其照而自無不照是日月之本至明而後照燭無餘也夫孔子之道不有其瀾乎不有其明乎盡性乃以盡人物之性知天乃以合天理之宏則知聖者可以得所從入之術矣乃性亦未易盡也天亦未易知也學聖者其將遽求之性天而卽得乎非也今夫流水之爲物不能爲海而必欲至於海夫固有至之理矣非不必以海爲歸也乃出於溪谷行於川澤高下屢經中有科焉盈此科而後達於彼科無科不盈無流不行而後至於海如其未盈必無躍起而行乎彼之理也則君子之志於學聖人之道也非不欲必至

於聖也聖之所及吾皆可及也乃知之有漸行之有序苟造一境必成一章焉成一章而後更進於一章且漸入於聖矣如其不成章也必無還象忘言舍迹求心而達乎聖之理也然則知聖道之大無容馳心於其大也知聖道之有本無容迫求之於本也義以集而日充學以博而反約各極其心思之力以從事於規矩準繩之中理日益而道日宏終身以之而一日至之此吾願與聖人之徒勉焉以從事者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之石切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訓義孟子曰凡人一念之起一事之待應莫不有兩端之情棄於心之動幾而發從其是非之本心而心有其安事有其宜物有其順則曰善從乎取舍之便計而功

求其成勢求其得欲求其遂則曰利凡人之所以必擇一而趨者也其起念之頃遲迴於兩端而趨於一途亦因其情而行耳孰知至善之與大惡卽此而決哉今人苟有所欲爲則意不在於偸安雞鳴而起矣由是孳孳而爲之矣愈爲而愈覺其不容已也乃其所爲者善也中心圖維以爲必如是而理得以求合乎事之當然不然而若有所負者斯人也欲不謂之舜之徒而不可得也舜爲至善之統宗而嚮於善卽嚮於舜終身由之而馴至於舜一日爲之而卽一日之舜也如其猶是雞鳴而起也若有迫之而起者猶是孳孳而爲之不容已於爲而重有味於爲之也乃其所爲者利矣中心圖維以

爲必如是而欲遂不復恤乎理之可否而唯所營者斯人也不謂之蹠之徒而不可得也蹠爲謀利之渠魁而嚮於利卽嚮於蹠終身不改而兇然一蹠一日爲之卽一日之蹠也於嘷舜與蹠之分人未有不以爲至相懸絕者舜之善至於化及頑傲化及四凶化及天下後世兇無不仁由無不義蹠之惡至於害及天下誅及其身惡名及於無窮忍於殺戮甘於怨惡如是之不齊也則欲知其分者事事而計之念念而較之蓋不可以削數矣乃舜所以備乎衆美者無他道蹠所以積乎大惡者無他故則欲知其分豈待他求之哉利與善之閒而已矣念之所起而在利則何以使利不在人而在己何以

使無利而有利何以使利歸己而人莫能爭唯有奪之人而已矣奪而不與殺之而已矣卽或力不足爲心有所憚而非其不忍爲不敢爲直不能爲耳能爲蹠而卽蹠不能爲蹠而但自恨其不蹠若也念之所起而在善則利焉而必善不利而亦必善善不易致而必全其善則或樂取於人以蘄其善矣或沛然莫禦以盡夫善矣使其勢有所窮道有所疑而必擇之執之以期於得之耳能爲舜而卽舜不能爲舜而已如舜之用心矣舜之所以舜蹠之所以蹠分於一念之閒躊躇抉擇之際而善惡之不可揜者遂成乎不可逭於嘷起念之際毫釐之差可弗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讀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去聲爲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

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
楊墨而已矣
訓義孟子曰人皆行習於斯道之中而爲異端者非能
高出於道之外偏得於道之中而已矣非能過於道之
究不及於道之大而已矣夫道有立之在己己重而物
輕者有推之及人天下重而非己可私者有斟酌於人
己之宜而皆成者何莫非道之一哉乃有見道之爲己
而專之於己者楊子是已楊子以爲人各自足於己而
天下各得因取必於爲我名亦誣也功亦妄也禮樂治
教皆勞己以役天下者也適一己以無累而他何知焉
推其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所損者輕而亦己之

輕所利者大而亦物之利何一毛之可拔乎蓋其始因
天下之驚名而喪己者矯而爲之而錮蔽其同然之理
有如此者有見道之成物而專於徇人者墨子是已墨
子以爲愛本天下之公而於己何吝一意於兼愛情無
別也理無殊也親疏等殺皆違物而不遂其情者也忘
己以濟物而恐不及焉推其極摩頂以至於踵而利天
下皆爲之情苟一動而力卽赴之力不可逮而志猶營
之何頂踵之足惜乎蓋其始因天下之私利而薄物者
矯而爲之而迷失其節文之宜有如此者有見道之兩
全而參楊墨以爲教者子莫是已子莫以爲己亦未可
盡忘也物亦未可盡置也執楊墨之中而兼用楊墨之

道以求身之無損而物之有益自以爲此至中之定理
人可共由者也夫楊之爲我墨之兼愛背馳而分岐誠
宜節其過以補其不及子莫之執中爲近於道矣道本
內不失己而外不失人者也雖然君子之道以執中爲
至者唯其權而已權者輕重無定在而各得其平者也
有宜重於己者則敝屣天下而不爲廢物有宜重乎物
者則忘身博濟而不爲屈己有己正而物自正者修之
己而自可見功於物有物成而後己成者推之物而乃
以自盡其己皆所謂權也今子莫執兩端以避咎而無
審定物我輕重之權則宜致重於己者蔑之以徇物而
已不得重宜致重於物者退而恤己而物又不得重是

亦立一固執不通之說以調停二氏之偏與二氏之執
一又何殊焉故三子者皆以執一爲教者也夫執一者
亦執道之一端非於斯道之外有異尚也而君子何惡
乎然而君子必惡之有所以惡者矣爲我則賊仁矣賊
仁而失分義因以賊義兼愛則賊義矣賊義而有二本
並以賊仁子莫無權則賊中矣賊中則仁不成乎仁義
不成乎義而並賊仁義夫道廣矣大矣一致而百慮時
措而咸宜執一者舉其一而道之會萬物於一己立一
己於天下者皆廢矣百皆廢而父非其父君非其君己
非其己物非其物見有所窮力有所錮故異端者非能
出於道之外而拘於道之偏非能過於道而不及於道

亦習而不著行而不響之凡民而已矣惡足以立敎於
天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
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
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憂當作慁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訓義 孟子曰今之汲汲於富貴利達者吾觀其情迫於
欲得而不能待隨得隨求而不暇擇苟一得之而不忍
舍如口之於味甘之而急食之也夫口亦何嘗遽甘哉

唯飢也則食不必甘而甘之矣唯渴也則飲不必甘而
甘之矣夫物無常味而人之所嗜有正焉此甘食甘飲
者非本甘而甘之也未得飲食之正也葢處飢渴之際
迫不容待之情害其知味之性也夫口腹小體也交物
而待於物者爲飢渴之害誠有之矣豈唯口腹爲然哉
以人心之至靈是非必覺焉羞惡必動焉而有時乎有
志而不得伸有欲而不得遂貧而有交徧之讁使夙夜
之不甯賤而有役辱之勞使食息之不康則鬱而激迫
而望一得而欣躍以奔命乍當而耽溺以不舍富貴利
達乍至於困窮之際以害其心使不知所擇而苟有可
得不問其心之愧怍也皆有害矣夫害及於心而辱人

賤行尚忍言乎仰負疚於聖賢而俛抱歉於鄉黨之自
致者奚望其及人哉若有志者能於貧賤之際持其心
靜其志安於澹泊以守其貞雖飢而不如飢者之枵然
也雖渴而不如渴者之瞀然也不以此迫欲飲食之心
爲迫望富貴之情而害其心則萬鍾至前必辨禮義超
然於舉世沈湎之中以之藐王侯而伸士節古人可及
也今人不足與爲伍也豈復以不及人爲慁哉安之於
固窮之日乃可審之於利見之際寡欲以養其心其以
望之豪傑之士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

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
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訓義 孟子曰善學古人者當知其所以能然之故而後
不泥其迹而過於偏今夫柳下惠以和而聖而抑知其
有所以和者乎葢所守者道所正者志所必行者直其
於是非貞邪之閒辨之審執之固則雖屈在下僚使有
授之三公而使變易其介必不枉己以從也處困而不
慁秉道而不損是以於天下之不潔視之無所損益於
己而可以不爭使非然也和光同塵而內無辨亦與溷
世浮沈於得失而多忤矣故善學者學其介則可以和

學其和必傷其介而又何足以和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當作譬省譌也軔當作仞傳寫之譌音同義别軔礙車也仞伸臂一尋八尺也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其功也
訓義孟子曰道期於必得功期於必成抉之以志輔之以氣而歛之以誠君子之用心所由與人異也夫人於泛然未有所成之日抉起而從事於學修之塗是之謂有爲者當其未聞道也行焉不著習焉不察不知道之

何從而卽此尋常日用之閒以求之譬如平地未見有泉而信其有可得泉之理從而掘之使爲井焉勤而求之漸而積之不可以歲月期也乃或豁然貫通而得之矣抑有欲從末由而不得者矣用力久而無成豈遂可已哉譬之掘井者以及泉爲止不以仞計也卽至於九仞而不及泉則胥此之功皆無益也猶爲人之所棄而無汲焉者然則學雖博而不能反約下學雖至而不能上達獨不爲棄人乎奮志於衆成而聽其舂容之自得斯眞有爲者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讀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訓義孟子曰天下人心之所歸而棄乎時以建業者仁義而已矣仁義者道也所以行仁義者惟其心其所由以行仁義者異而眞僞之別道德功名之遞降亦於此分焉畢民物之待命者皆率由其心之不容已而行之

是性之者也則堯舜是已恭己以尻而天下自化發之卽爲至仁大義而無所勉彊也取民物之待命者引而歸之於己之不能辭是身之者也則湯武是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力行以盡至仁大義而皆其自任者也夫然故仁爲誠仁義爲誠義湯武可以繼堯舜之盛而治統不替道統亦不息焉及乎五霸而異矣其以息斯民之疾苦亦行仁焉其以匡諸侯之悖亂亦奉義爲乃其爲心也欲以餌斯民而用之故重之以恩欲以制諸侯而服之故折之以理蓋假借帝王之所以恣普裁成乎天下者而持一世之短長也其始也自問諸心而自知其無實則猶有歉然不自信之心焉是猶其天良

之未泯也既而一事假之而效而事事假之矣未嘗念此心之本然有所謂大不忍必不爲者爲所歸之實則遂侈然自足以爲帝王之施德澤而立綱紀者亦如是而已矣惡知其窮佝其名苟襲其迹者之固非有仁義之在中哉於是而帝王之治統絕而道統亦息矣其君子假之於上其小人假之於下將率天下後世以終迷於仁義之藏而害可勝言哉故君子明王道黜伯功以正人心誠有不容不辨者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說太甲賢又反之民大說說弋雪切

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

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萬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訓義 論古人者不但於其道而但於其志志者持之一心而不容自欺者也於是而上天鑒之鬼神格之天下後世合其初終而莫不喻之是以學古人者必自退求其志而後能希古人之業不然則循名數之常以求免於罪戾而豈可託於道以自誣而欺後世哉公孫丑曰吾觀於有商之事而竊爲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疑焉太甲不惠伊尹乃言曰嗣王所爲皆不順於理非吾所習見習聞也予不能堪其可以此而君天下乎於是放太甲于桐不以其爲君而忌之也而民大說矣謂伊尹之能免己於害也及太甲悔過而賢則又迎反于亳以終有天下若君之唯己廢而唯己立也而民亦大說謂伊尹之能制主以正也夫伊尹之斷然於廢立而不嫌民心之坦然於廢立而不拂然則天下後世賢而爲人臣者其君不賢則固可唯己之爲而放之殉小民恩怨之私情不必顧君臣之大分古人刱之後人因之其遂可與孟子曰夫至於伊尹之事而難言矣不賢而放賢而反其迹也放而不疑反而不疑亦其迹民之放而說反而說亦民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而伊

尹之志其孰能知之唯伊尹之志一先王之志一天下之志一上天爲民立元后之志自持之自信之則可爲古今不再見之事耳若其不然非不以社稷爲念非不以生民爲恤而幽獨自矢之際有不能如伊尹之志者而欲效其爲則簒而已矣簒者人臣之大惡必誅不赦者也而豈問其絫行區區之賢乎伊尹之志不可學也伊尹之事不可假也亦守千古君臣之大義而已矣君子論古以立萬世之法即不言伊尹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切居當作凡獻本作輒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
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訓義孟子之時君子雖不用於人國而君公有公養之
禮國人有束脩之奉君子受之而不疑公孫丑見未及
此而問曰伐檀之詩有曰不素餐兮言魏之君子循分
自守未爲人國之用則稼穡而取禾媿以無功而食於
人也乃今之君子進不用亦可退而耕耳乃不耕而食
則何其異於古人特立之操也孟子曰惡有君子而素
餐者也以稼穡而不素此小之乎言之也君子之尻是
國也雖未嘗出而有爲也而所以爲是國者重矣端尻
而有言焉皆法言也笄履而有行焉皆懿行也言出而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　三五

君聞之因以知是非而明安危之故則國可永存而安
也財可不斂而富也不卑屈於四鄰而尊也不挫辱於
敵國而榮也教立而子弟承之因以動天良而遠卑陋
之習入則孝以事親也出則弟以事長也行從乎厚而
無違心之事也言從乎實而無欺世之巧也夫嘫則在
賢君与良子弟爭進於道而澤被於無窮卽不惑之君
不肖之子弟自媿於惡而可救其顚危君子之所效於
是國者豈但一手一足之煦哉受其養者有涯而君子
成物之心匡世之力也無涯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區區
嘫与老農爭一日之勤苦志益小而功益微自養其口
體而已曾君子而屑此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切）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
事而士尻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旣未得行公卿大夫之
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惡讀平聲居當作尻）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尻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　三六

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
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訓義自功利之術興而以高談仁義而亡實誣君子王
子墊習聞其說乃以詰孟子曰夫人必有事於天地之
閒而非但空言之謂也有其職者服其任修其術者效
其功士遊於人國若有所不屑而實無所成不知其何
所事也孟子曰夫士而惡得無事哉士之所事者不在
小功小名之亟見而經營樹立者在此心其有志也尊
之重之奉而持之取今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而力任
之取古人所究念天下遠慮後世者而思承之凡天下
苟且之爲皆無屑也而士惡得無事哉王子墊曰志亦

唯人心之虛慕而已矣尙之亦唯所志之矜高而已矣何所志而爲當世必不可少之圖乎何所尙而爲天下所不可及之業乎豈徒有侔先道古之情而遂可謂之事邪孟子曰士所志者固天下不可少之圖不可及之業也以實言之仁義而已矣一其志於仁而所以推此仁之德意者必擴充之而士於存發之地有密功焉專其志於義而所以盡此義之條理者必謹持之而士於推行之際有實用焉夫士之於仁義豈沾沾焉以小惠爲功屑屑焉以小廉爲節哉當其志之則見夫殺一無辜非仁也一夫亦上天與我同生之赤子而何忍以無辜致殺則所以轉功戰刑名之殺運者誠有悲閔之衷

心矣則見夫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一物亦夫人各有分定之得喪何敢於非其有而妄取則所以挽侵奪征斂之利謀者誠有嚴謹之大辨矣由是而所居以爲心者惡在乎仁凡違天良以懷自私之計非所居也唯此不忍之情含萬方之疾苦於寸心而未嘗忘也所行以爲路者惡在乎義凡踰矩範以希詭遇之獲非其路也唯此不貪之念與萬物各安其固有而莫之禽也夫既所居者仁矣則充此惻隱慈悉之心以生天下而無所缺陷所由者義矣則率其直方剛大之氣以正天下而無所僭邀凡大人之所以拯斯民於突熱之中而使保其婦子裕其衣食者皆備於此不忍之一機大人之所

以奠一世於兼奪之餘而使海內息爭艸野各得者皆備於此不貪之一道是正己以正天下之盛德大業也而豈無事於天地之閒哉出而有爲則見乎事者此志世不我知則卽所志者而爲事世運之治亂在士一念之中而豈智效一官材堪一職者之所得擬哉惜乎天下之能爲士者少而王子亦無從知之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食當作飤）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避兄離母不食君

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訓義孟子曰夫士安得有奇行哉唯所見之小而已甚於小節之中乃流俗之見小者自顧以爲不可及而遂信之而不知其不可也如陳仲子者人尊而信之信之者曰誠義士也非所有而不妄取必其見義之明而守義之盡也故仲子未嘗有與之齊國之事而設爲之說曰使其不以義爲授受而與之齊國則必弗受焉人無有疑其或受者於此而遂信之曰此眞義也乃自君子觀之則齊國雖富切於身者亦一飲一食之事而已則亦於所欲而窒之簞食豆羹雖切於飢渴而有時舍之

心之不能容氣之不能屈擇於取舍之義而已矣夫義
豈不有其大者哉以窮達爭之以生死爭之爲天之經
而不可紊爲人之紀而不可毁其不義者莫甚於爲子
弟而離其母兄爲世祿之家而亢其君上是天性絕矣
大分斁矣不義莫大矣乃以介嘫簞豆之小節而信其
可以盡心之制合事之宜而謂之曰義則義之實喪而
徒託其名奚可哉故君子知其不可以爲義而重絕之
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消夫人菲戾之情惡可以不辨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皋寫作皐)
者非陶當作繇瞍寫作瞍謬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
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然當作燃與讀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
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然當作燃)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訢然樂而忘天下(蹝當作蹝所綺切本無蹝字傳寫之譌訢與欣同樂盧各切)
蹝艸屨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
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艸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
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
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營此
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訓義君子之立論有合之而成一理彼此各得者有不
合而各據其所處之義以盡其當爲者蓋人各有所當
嘫之極致唯極乎不兩立之勢而盡之無可盡乃可以

爲世立教而無望於通融之一說以求曲全吾於孟子
荅桃應之問而見之其言法也一守乎法而不可屈也
其言情也極用其情而無所歉也桃應問曰夫法固有
難伸之時乎舜至孝也爲天子至尊也皋陶爲士承舜
命而行法者也于時而使瞽瞍殺人焉殺人者亦有明
刑矣皋陶於此念所執之法而上有大孝之天子臨之
將如之何法其可必伸者乎孟子曰法旣立而不伸是
逆天討也皋陶所重者法而何疑焉執之而已矣應曰
皋陶之法奉天子之命而始有權嘫則天子可合之行
可禁之止而舜獨不可禁與孟子曰夫可得而禁則親
在而惡能不禁乃忠夫舜之於此禁皋陶之執是禁皋

陶之守法也業已命官明刑矣惡得以父子之私而禁之所以嘫者士師受命於天子而天子受命於天天討有罪業已付之士師天子不能撓也由此言之執法者唯知有生殺之大柄不知天下之有孝子不知天下之有天子乃以立不易之經而爲徇情以廢法者之永鑒嘫則子非天子其不能爲之曲庇亦不敢越位以侵官其斷嘫必極其致者固嘫皐陶不暇計及於舜之何以處此而天下後世之司法者孰得爲他人計其自處哉桃應乃轉爲舜言曰天子不能禁士師不能撓則殺人者亦瞽瞍將麗於法舜將如之何法在必行情其可必遂乎孟子曰情莫重於父子而有不遂是絕天性也子

之所疑在舜爲天子而已苟不存一天子之見以事其親則棄天下視之如棄敝屣非天下之輕擬之父而見其輕也誠輕於棄天下則全其親以脫於法唯有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法所不及或可以全也顧斯時也舜以終免其父爲樂而天下不復在其意中終身訢嘫樂而忘天下知有親而已矣何知有天下哉由此言之盡情者唯知有天性之至恋不知有天子之不可逃不知有士師潡天子之逃之爲非理乃以立大孝之極而爲重利忘親者之永鑒嘫則身非天子其不容繫念寵辱亦不容因失所而怨其親其斷嘫必行其志者固嘫舜不暇及於既逃之後皐陶之何以處此而天下後世之

事親者孰得望曲全於他人以自規其責哉自舜言之舜不必爲皐陶慮自皐陶言之皐陶不必爲舜謀君子之立論有不必相通而各自成一道所以使人之隨位自盡是或一道也不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所以感格而防閑之自有道存焉瞽瞍何至殺人而勞桃應之過計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居當作凥移當作迻夫讀如扶與讀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當作凥然當作嘫上下同）

廣居見胥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當作嘑）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訓義闕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當作飤愛當

作志歟當作嘼畜許六切
交接也畜養也嘼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訓義闕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然當作燃）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訓義闕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期當作朞）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切姑當作[illegible]）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懷當作褱強本作彊）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訓義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艸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荅問者

就所問而荅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私當作厶艾當作乂魚廢切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訓義闕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羿寫从廾者省譌彀古候切率所律切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訓義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訓義闕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荅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訓義闕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厚當作厚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此言不及者之獘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大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獘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訓義闕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當作㤅

物謂禽獸艸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訓義闕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智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智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察宜作察飯扶晚切歠昌說切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獘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訓義闕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五終

盡心章句下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船山遺書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愛當作㤅烏代切音同義別愛行見篇內愛字皆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鬥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鬥寫作鬭誤鬭兩相逆接也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前作歬誤歬乃前字之譌）

訓義孟子有感於梁王之事而以推仁不仁之異致也曰天下之理順逆而已矣仁者順乎人心順乎天理者也而不仁則逆至於逆而不仁之害生於心而事必膺之悖於理而勢必因之吾遊梁而知其已事至於慘毒之已極而勢不容已則不仁哉梁惠王雖欲自留其一綫之慈㤅而不可得也夫仁者固以㤅周於羣類爲志而恩不可以槩被其所施㤅先於其所㤅者焉乃因此心而推之事以漸而廣於是而人民焉於是而庶物焉乃至於非所謀之功利而亦有以相報若不仁者未嘗無情於天性之恩而念忽有所妄動其所發難但其所不㤅者耳乃即此心之所逞情以迷而不復於是而不見有民焉不見有親焉乃至於所必恤之亦傷而亦不使得全於是公孫丑有疑而問曰不仁者唯其心之私也故不能推㤅於臣民則有之矣若其所親暱者何遽忍焉而夫子何據以明其慘哉孟子曰子不覩其用兵不已之禍乎其興兵搆怨之由以與齊爭者唯土地之故土地之與人民孰爲重輕而忘其人民矣糜爛其民

而戰之以至於大敗土地未得而並生之赤子死者不可勝計矣庶其有悔心乎而忿不能懲勢不能下而必欲復之於其將復之頃恐將不用命而不勝則又驅其所㤅子弟以殉之而子弟畢授首於郊原矣夫由此言之土地與人民較孰爲所㤅也人民與子弟較孰爲所㤅也慾之不窒忿之不懲氣忿於一往而情迷於不忍忿勢之所激不戕賊天性而不止則所謂不仁者以其所不㤅及其所㤅非是之謂乎蓋心順則理自順故親親可以仁民仁民可以㤅物心逆則理自逆故物之害及於民民之害及於親發端於一念而相因以成善惡吉凶之數豈有爽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訓義孟子曰兵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者也故欲全天下之至仁必正天下之大義斷之以義則統歸於一王不特大分以立而兵不妄動則天下亦賴以生全故吾於春秋而見聖人之志焉春秋之紀戰不一矣而春

秋之文有所貶而無所褒蓋見其不義而必不以義予之也即或以□□□□□□□□以討賊而正君臣之分因度彼參此而以直爲壯曲爲老者有之而即其所謂善者亦終不以爲義也何也兩相戰必有一往征者焉當其征之始而義已立矣惟天子於諸侯有在九伐之法者則命大司馬帥方伯連衛以討之聲靈秉於一人而絕私忿妄爭之漸若其爲敵國也則各安其分罪非己之所得問若有侵陵之事則告之天子而請治其罪無相征之道也先王制之後世莫敢不遵焉秦之爲義而大統一兵革亦因以休息故封建之天下衆之萬世而無兼并之害達之四海而無殺戮之慘孔子秉

此治當時之諸侯辭有嚴而不恕其意實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偁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偁與稱義有所別槩寫作稱亦非用心讀書臨文審字者所宜際）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櫓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

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樐與櫓同漂寫作漂今俗省譌）
訓義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之以仁而已矣知其得天下之理與生天下之心以讀三代之書則得意而忘言不至以學術殺天下矣書者古之左史右史記之而孔子刪之然刪之也有可刪之篇而無可刪之句義在可存則因仍其舊文使相貫通而使學者自擇焉學者審其理而見先王之心信以道不信以言也若取書之一句一字而執之曰此先王之必然而非史臣之加損也唯有信之而已則不如無書焉以免徇文害道之弊

而孔子何存之以衆百王之大法哉故吾以是讀周書而斷以意焉武成者記武王伐商之事非武王自告天下之篇也史臣以意贊之以詞揚之中固有實録焉以記其奉天伐暴之旨反商立政之法二三策焉耳而吾取之以明武王得天下之一於仁也其他無信焉若其尤不足信者莫甚於血流漂杵之一言夫仁人之無敵於天下必然之理也民心歸之天命佑之兵之所至壺漿相迎暴君不能止也今周之所得天下者至仁也所伐之獨夫紂至不仁也以天與人歸之主加衆叛親離之國孰爲紂以死爭存亡而武王亦何忍以生之者殺之乎血流漂杵其誣明矣使於此而信焉則仁人必以

兵威麦天下而不仁者且可抗天討以爭衡其貽害於世教豈小哉故善讀書者斷之以理諒之以心不在史臣浮溢之詞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本作敶今俗省譌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本作㚎从女从丑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當作㒳卸讀良獎切賁博昆切讀如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

百

王曰無畏寍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寍當作寍安也寍願詞也義別稽當作䭫下首也讀康禮切稽古兮切䭫也音義俱別傳寫舛別迷而不反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甯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䭫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訓義 孟子曰今欲一天下而定之固未嘗不有用兵之事而所恃者非兵也言兵者起而天下之爭愈不可止故有人於此自陳其術以干君曰兵以敶而自固我善

其法可合可離可攻可守無瑕之可擊也以戰而克敵我善其法以坐以作以進以止所嚮無前也斯人也天下本不資之以定而徒使其糜血肉於原野王者之必誅不赦以謝天下者也夫王者郎有用武之事而但得民之心使一國之君所政者仁終明其推恩之政而救民於陷溺之中則天下之君甲衆不足用山河不足據而自無敵矣而不觀之湯乎其以安天下而用兵也東面而征則西夷怨矣南面而征則北狄怨矣其怨之詞曰奚爲後我湯有不欲亟用其兵之心而民有望恩不至之感亦至斯乎望之切故怨之急則迎之者唯恐後矣而不觀之武乎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而已以

二萬之步卒甲士而當紂億兆之人虎賁三千人而已以左右侍衛之常卒而臨八百國之諸侯王誓師而告殷人曰吾不以兵威加尒尒無畏也所以除殷之暴而安尒也百姓固吾所哀矜而不忍敵也修其文告而已無致武焉而殷民之臣附者若崩厥角以韻首焉以湯武之事觀之可以知王者征暴之大義也名隨義而立天下知其名而服其義其爲言也已所奉者正施於人者正正其不正而使君民各得其理者也夫以正天下爲義則四海之民陷溺於詖行畸政之中者皆欲王者之誅暴禁亂以正己之國得其所欲而撫之民將望之如湯歸之如武而焉用此技擊之術部伍之法以爭衆

生於不可知之數乎故爲善陳善戰之罪不伸而求天下之定必不可得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訓義孟子曰教有教之理焉學有學之道焉善學者由教而入以教而正而及其自得則教者無能爲功非吝也固有能有不能也今以工喩之梓匠輪輿各精其技而成乎名以爲人師其於車器宮室之成曲盡其理蓋有巧存焉而其教人也示之以規矩而已未嘗示之以巧也所以然者一規而天下之圓盡於此一矩而天下之方盡於此象有定焉數有分焉理之所著言之所可宣能與人也若夫巧則亦猶是以規爲圓以矩爲方而已而大小之推損益之致疏數之節剛柔之宜物之各有其則而會之於一心心喩之目審之手習之無有定也而欲使之巧焉則巧於迹不巧於實巧於此不巧於彼彼且不巧而使之巧者愈益其不巧口不可得而宣也象不可得而止也不能也故學者無怨於梓匠輪輿而梓匠輪輿亦無餘憾也以此思君子之教博之以文使有所倣約之以禮使有所據而心與理洽性與天合以行乎萬變而不踰自然之天則者非志之篤而心之

純君子其何以益之哉於嘑吾安得巧者而與言規矩也乃至有屬望於密授之有心傳不亦誣乎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符萬切糗去九切草當作艸袗之忍切果本作婐烏果切省譌也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婐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訓義孟子曰聖人之心性焉安焉而已性無不盡則無往而非盡性之誠也心無不安則無往而非安心之境也吾於大舜遇之矣今由舜之所行以推其量由其所

以處物者以得其心固有可想見者焉其于田之日飯糗茹艸也不知其飯者糗茹者艸也視天下無可以益我者而何容心於累位之外若將終身焉行乎貧賤之中而盡吾之性者無所待非以樂貧賤也非僅以忘貧賤也至足者存焉於物不見有不足也及其為天子矣被袗衣矣鼓琴矣二女婐矣不覺其袗衣之在躬琴之在御二女之在室也視天下無不可以惟吾用者而何驚心於忽至之榮若固有之因乎富貴之常而盡吾之性者無所疑無所訢於富貴也無所距於富貴也至足者存焉於己原無不足也於嘷德盛矣道至矣心於天下無不受性於天下無不順此豈可以有心學焉者哉

凡天下之境皆聖人之境惟聖人之誠盡乎天下之誠

學聖者亦將何以望其涯涘乎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然當作嘫下俱同）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訓義戰國刑名之徒有爲參夷之法終以自斃故孟子直指其致禍之不爽以警天下曰殺人者當其罪而已戮其人而已矣而乃有殺人之親以毒流天下者其心之慘其身必誅固可深信其必嘫乃今殺人之親者其後之自禍亦如此而後知其逆天自作之孼如此其重也殺此人耳其父何辜而亦殺之其兄何辜而亦殺之自其法立則成乎不易之典及其受禍也卽以其法治其人復有人焉殺其父殺其兄矣夫古無此法雖甚怨而殺止及身乃自其人倡之人因取而加之嘫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蓋其虐老殄族之心原不知有父兄則早已喪其骨肉之恩而心不爲之動心之所感理之所膺勢之所成豈有爽哉孰能除此毒以全天下之父兄者乎其尚可以自全其父兄乎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察當作詧）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亦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訓義孟子曰法無不敝也而或不至於相反有毀先王之法而賊民者矣有不得先王立法之意而增損之以病民者矣惟至於爲關則不嘫夫四海之內有分土而無分民商旅行焉以通天下之貨賄可無用關也而古

之爲關者以非常之變恐爲行者之害而譏訾之以使無慝所以止暴而安商也乃今之爲關也則暴君斂之汚吏侵之姦民因起而刻削之刑罰日加爭奪日甚矣暴虐商旅而已矣夫以先王良法美意而爲暴人之資則憂世者之情惡容不切乎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訓義 孟子曰天下無不可以道感者也天下未有可以非道爭者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其不可以法驅而威

脅明矣即在妻子之閒亦有嗷然者今夫父教其子夫制其妻道也教之以正制之以禮固道也而道者豈徒其耳提面命之閒乎如其身不行道與言非所宜言行非所宜行乃欲防家人之縱佚而使循乎規矩則雖督教之不行矣父命而子共夫唱而婦隨道也共子職而不敢咈隨婦順而不敢違亦道也而道者豈任吾私意私欲之爲乎如其使之不以道令非所宜行禁非所宜止乃欲勢家人以殉己而使順吾非僻雖迫責之不行矣近者不可行而況於遠親者不可行而況於疏故君子推之一家推之一國推之天下而無行不遂者無他唯道而已矣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季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季寫作年非年不成字邪當作衰亂當作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訓義 孟子曰儒者與異端辨而或爲其所詘抑或爲所詘而遂惑焉固其不遇治教休明之世爲不幸然亦其德無以勝之也君子之道通乎天地民物之故盡乎吉凶得失之變無不貫焉則實得此理於心而躬行克踐之何所不足則亦何所不信道本周徧而德因之矣今夫以利謀身者安能必季之常豐倘力盡於敷畝技止於一類則凶季且殺之矣如其周也凡可以謀食者皆早圖之則一穀不登而有他穀一術不利而有他術不

能殺矣則夫以德自治而教人者亦惟其周而已矣仁之至而內極於無欲者外溥其愛義之盡而經知其常者變盡其權則彼邪世之說欲窮我於仁而我推行有序之仁愛可以偏及民物彼兼愛之無本者不能亂也欲窮我以義而我裁物有制之義初不至內喪其已彼爲我之自私者不能亂也欲窮我於仁義之不效而我無敵於天下之仁義初非圖王不成彼富彊之賊民者不能亂也植之有本心體之躬行之而非徒口辨譽之無方道可行功可就而非有偏執則邪世所賴於君子者此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本作玫棄作乘者譌貪當作飲亦省誤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

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

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

安之實也

訓義孟子曰夫人不可不自勉於道義而所謂勉者勉

之以心體力行而非但以苟難之節勉之於一旦也勉

之於苟難之節者本無見道之實信爲確乎不拔之德

徒以其名而已矣見濁世之沈沒於利而不知讓也以

爲吾能辭當世之榮而不屑則愚者驚之賢者慕之而

名由此立以名之足尙也而致之其所致者在是遂若

天下之無以易也與之以千乘之國讓以全名能之矣

其視得國之足榮不如其得名也夫曲士㣿名君子顧

名豈必以名而讓者之無實哉然有其實而求無媿於

其名者不易得也苟其徒以致名爲心而非果能讓之

人乎則其讓也但以名也非眞有見於國之不可受而

坦然忘之也惟讓國而可得名則勉爲恬淡之容若安

之矣至於名之所不至雖爲義之所可卻而心猶顧戀

而不舍或有得其簞食豆羹者亦且形見於色而不平

矣色者心之微也心伏於隱微而發不及覺使問之曰

尒何輕千乘而靳此簞豆乎亦難以自問矣君子於此

觀之而知其讓國之無實也然則勉於義者積小愼微

而根心生色豈一旦一夕之功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亂當作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訓義孟子曰吾見今之有國者國皆非其國也而漫不

自念且自謂多士之盈廷矣臣民之胥服矣府庫之充

實矣使如實而自念焉危忘在旦夕豈有爽哉在廷者

策士謀臣日進於前不患無人矣而孰知其爲空虛乎

閒暇無與之治政刑有事無與之守社稷人非其人也

何也唯不信仁賢也仁者以輔君德賢者以陳君道必

有以感孚之而專任之則一人而收千百人之用一人

而致千百人之歸如其若聽之若不聽之君子虛拘而

志不行羣小進而初非可倚任國尙有人乎如是者謂

之虛國虛則人棄之矣其立法也刑名法術不勝其繁

將以正分也而孰知其上下之亂乎法細多則逃之者

愈巧民志疑則守之也無爾分不能定也何也唯無禮

義也禮行而下不踰分以自修義行而下不崇利以干

君自上躬行之而君廸之則不待立法而臣民自靖不

待用制而臣民自服如其上無所帥下無所從典章徒存而教不行廉恥喪而相與以偷臣尙其臣民尙其民乎如是者謂之亂國亂則自趨於亾矣其聚財也頭會箕斂求而無猒自謂國富矣而孰知其財用之不足乎取之欲盈而終不得盈用之欲給而終不得給財非其財也何也唯無政事也政以總其出入之大綱事以修其生聚之良法君制之有司守之則無事多取而常不匱有事需用而出不窮如其廢式賦之規無勸相之術節制不止而徒以應一時之急財其可繼乎如是者謂之貧國貧則國無能立矣嘫後知先王之尙賢以致民其道爲足尙也修教以安民其德爲足貴也勤政以生

財其法爲足守也而今之有國者且以爲迂闊不足行而不知國之危亟矣吾又惡知其所終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嘫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訓義 孟子曰君子以仁爲興王之本務告之時君而不之聽非其無意於得天下也其心有所馮恃以爲己行之而已效大功之立大業之成亦率吾已試之術而已矣吾獨者未嘗有國也以智力取之而國爲我得矣天下亦猶是也何必從民之欲以致民歆順天之理以合天心如君子之所言哉而誰知不嘫也上稽之三代下攷之近世以小惠愚民以小信欺民而行其險詐以得國者有之矣若夫天下重器也得天下大業也非仁無能得也驗之已事而嘫則無有不嘫者矣未之有也而何容妄計哉蓋得天下者必撥亂反正以止天下之亂而天不難廢積功累仁者之裔以授之如無其人則亂不可定而天不忍絕帝王之統非如一國之君得之也易而失之也亦易天無所惜而可任人之爭者也謀之徒勞爲之不成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亾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嘫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粢當作齍卽夷切粢疾咨切稻餅也或作餈音義皆別盛讀如成然當作嘫乾皆寒切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季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訓義】孟子曰立國有大分則君者神人之主而其尊莫尙矣乃自君之自念者言之則輕重之勢實困於理之必嘫而不可自見爲尊而恃之也夫君之所尤貴者何也民也所以保國之存而不亡者民保之也所以俾己之榮而無辱者民俾之也故一夫不獲而君引爲己憂於以悉養之安全之惟恐不當其心誠不容不貴之己由是而次焉則社稷也以安斯民之尻於是乎而祀社

以佑斯民之食於是乎而祀稷故憑以建國而世守其壇壝爲民而祈焉爲民而報焉不敢不致其誠敬次於民而爲君之所重已若夫君之自視則輕矣託其身於民上而因民爲榮辱仰而念之有神明焉俯而顧之有百姓焉菲薄其躬以不擾於民勞苦其心以求益於民而冀其不得罪於鬼神敢自尊以卑民乎自奉以厲民乎誠有不得不輕者存也是道也古之賢君所以省躬勤民以保其明祀而王者制大法以建萬邦安天下皆有見於此也惟民之爲貴也是故當揖讓之世以天下與人而不吝惟其人之得乎丘民也當征誅之世取人之天下而不疑惟自信其得乎丘民也順民心之欲而

定一人之統則推養民之道以立萬國之君由是而能體天子之心以安民者則使之爲諸侯也乃以分天下之治而用天下之賢由是而能禮諸侯之心以收民者則使之爲大夫也嘫則諸侯念己之所以得乎天子而始得有其國者唯民之故而敢不凜匹夫勝予之恐乎惟其不得不輕也是故諸侯自視崇高以肆於民上則社稷將屋於是國人告訴於天子而天子廢之則置賢者以奉社稷之祀嘫則諸侯念己之廢立惟社稷之保而非有必尊之勢則所以事神治民者敢不忘其身以念斯民乎惟社稷之以民貴而次於民也是故諸侯必崇其敬犧牲必告全焉齍盛必薦馨焉祭祀必卜期焉

諸侯自非而不敢菲也乃犧牲旣成矣省滌之道盡矣齍盛旣潔矣盲篚之道盡矣祭祀旣以時矣恪共之道盡矣嘫而或旱乾焉或水溢焉君無過而過在社稷則以其無能利民也於是毀其壇墠而更置之以示鬼神之有過而必自新也嘫則諸侯念社稷之崇替惟民之故而已爲民而事神則所以爲神之主而必順人之情者愈不敢不於民而致其貴矣此古之帝王以自立於諸侯之上而宰制神人奠安天下無非爲丘民而立大法爲諸侯者誠一念及此而猶敢縱耳目之欲逞驕倨之志曰惟予言而莫違也哉此三代封建之制所以久安長治者也王道廢而削國擅而斯民不保其生可勝

嘆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懦本作愞俗誤敦當作惇都昆切傳寫譌別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訓義孟子推伯夷柳下惠爲聖人以厲天下之人心而正其風俗乃言其所以爲聖之實曰學者尙論古人至於推之以聖而難矣心必極乎其正也德必極乎其盛也然後信其行造其極而非大賢以下行修名立者之所可幾也則惟其可爲百世之師也人同此心而以一

人正百世之心心同此理而以一人定百世之理則百世之效法者在是是以知其聖也以此而論伯夷柳下惠是矣伯夷未嘗教天下以淸而其淸也合乎人心理之必淸者也柳下惠未嘗教天下以和而其和也合乎人心理之必和者也無所勉而光輝盛著斯以爲聖斯以爲百世之師也唯其能爲百世之師故百世之人未嘗登堂而奉教乃聞伯夷之風者雖頑夫且廉矣雖懦夫且有立志矣而不頑不懦者之恪廉隅以自卓立者又弗論也聞柳下惠之風者雖薄夫且惇矣雖鄙夫且寬矣而不薄不鄙者之厚自處而能容物者又弗論也夫伯夷柳下惠立於濁亂之世因其性之所固然而盡其量之所必極至淸也而天下莫能加至和也而萬物莫能干獨以其大正之心極盛之德奮乎百世之上乃百世之下世遠矣人心愈不可問矣而一聞其風則惻然覺利欲之爲汚而不能安爽然覺乖戾之無所施而不可有至於頑懦薄鄙之夫心不能不爲之動過不能不爲之改此豈一行之成所可得於天下後世者乎惟其爲聖人也自盡其心卽以盡百世之心自成其理卽以定天下之理於是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喩之神焉使非然也而能若是乎我儀圖之則當其時登二子之堂而爲其盛德所蒸動誠不知其一私不存萬物皆備之氣象當何如也使親炙焉不謂之聖人而不得矣由今

日以念當時故確信二子之聖而非虛加之也於嘑此孟子之定論而亦孟子之微言也蓋學聖之功唯人欲之淨盡而私意之不存則天理卽於是而定異端俗學不得而爲之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衛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訓義孟子曰天下皆言道矣乃道之因事而立凡可行

可由者皆道也從其散見者而言之則或得末而忘本得偏而失全言道者適以窩道而道以不明今請得而質言之夫可行可由者道而道必有所自生乃為理之所必出而心之所必安則統道於一原而萬事萬物皆由此立則仁是已見可欲也而心有所不欲如可忍也而心有所不忍此不欲不忍之心何自生乎天有其不私之理以與人而各得天有其不已之誠以生人而不吝人乃受之於天因所受者而為心以函萬物而皆備故食可甘色可說而有其不安者於是見可欲而不欲民自為民物自為物而有其不忍忘者於是若可忍而不忍蓋天以殊人於萬物之生而人以自成其人之生

者也夫仁理也理在天下而各得者也然理在天下而何以見吾之必由吾之必行乎惟取而合之於吾身則心自有所不容不生事自有所不容不盡於是而分之而秩敘之差等不容昧統之而推行之公溥不可遺則以之為綱常倫物以之為禮樂刑政皆此而已矣仁之所統也即人之可知可能而可宏者也於是而言之故曰道也如其不然執象數以言道則象數者事物之象數何以為吾之所必由而不可須臾之或離託於空虛以言道則空虛者既已空虛而無所有何以為天下之所必待而成乎事物之始終故君子之學以求仁為要以誠身為本而異端曲學之言道不能窩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戹當作阸俗作厄阨並非戹阸音義俱別

君子孔子也戹與阸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訓義孟子曰諸侯之交際雖不可信以行道而君子猶不絕之蓋其人而知與君子交則猶有足取者異於偷安無志自取危亡之國也昔者君子戹於陳蔡之閒豈君子之道窮哉蓋二國之君臣皆惡不交於君子是以至於此極也於時二國南困於楚東困於吳有亟亡之

勢而君臣異志互相殘害有救亡不暇之勢而人道幾絕不然則當時削國雖不用君子而無不可問其政何至是哉未幾而二國皆亡其不足與交久矣故不能用君子而猶知交君子者君子勿卻焉非其自絕不輕絕之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莫白切寫作貊者妄謬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从土今本皆从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憂當作惪 隕于敏切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訓義 君子處衰世之末流一時之是非初不足爲重輕其志定其量宏知有自盡而譏非不恤道固然也孟子之在當時外人之譏之小人之毀之也不一而足而視

之若無有自有道大而無疑者存焉故因貉稽而矣論之貉稽者不詳其爲何如人固不足以如古聖賢之道盡於己而爲當世惡俗所譏訕則亦與合流同汚者異矣以物議之見毀而言於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有傷世之心焉有自傷之志焉則將無欲改志操以求合於悠悠者乎孟子乃坦然而詔之曰無傷也有志者不可奪有道者不可枉以之爲戚戚則志不定而道不立矣夫人既爲士亦患不能成乎其爲士耳苟其不媿於士則不欲天下之所欲不爲天下之所爲愚者怪之慧者忌之行愈成而議愈甚增此人言之藉藉矣是道也古之君子涉乎濁亂之世皆不免焉而自處有道矣嘗讀

詩而有感於孔子文王之似詩言也柏舟之詩云惪心悄悄慍于羣小此貞婦聞于寵妾之詞也而以言孔子則有然者惪心而既悄悄矣聖人不忍忘天下而日窮其惪患乃厄之圍陳蔡之厄桓魋之害羣小之慍者正在此焉道大而莫能容此以德之盛而成乎多口者也緜之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大王爲狄所迫遷而益自修德以致令名之詞也而以言文王則有然者厥慍之不可殄也聖人不與爭得失而增修其仁德故密人之侵崇侯之譖商紂之囚不足以隕令聞者惟自盡焉蒙難而正其志此當多口而益修其德者也然則將爲孔子乎道有可言以興廢信之天而知天下之

多口無能如何也釋然以聽之而已矣將爲文王乎時之方屯以出險任之已而念天下之多口爲修德之助也皇然以自求而已矣而要無足傷也二者惟子所擇焉若畏多口而改乎度以殉之又豈可哉夫貉稽者未必可與言孔子文王之道孟子豈以是詔之而自盡之理則有然者此豈徒爲稽言哉淳于髡名實之誚尹士干澤之譏敢辨之俾孟子不求免乎一時而道衆千載其懷來亦於此見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訓義孟子曰道之不明也而欲與天下明之此賢者之責也詩書之所著禮樂之所定古聖賢之所爲皆所以使人之共明斯道者也故教者修焉而使學者學焉然非徒以其文具也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決信之能衛行之必昭昭然知其當然知其所以然由來不昧而條理不迷賢者於此必先窮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曉然具著於心目然後承之爲教隨人之資淺而使之率喩於道所以遵其教聽其言皆去所疑而可以見之於行不謂今之不然也其於道也茫然未有所得大義不知其綱微言不知其隱誦說而已矣實則昏昏也乃詔於人曰道如是也欲其知之欲其衛行之豈乎人之

終日學而愈惑也則其見諸於異端而道日以廢不亦空乎欲明人者先自明博學詳說之功其可不自勉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宜如字讀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艸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訓義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有其理皆人心之所見爲然者也苟有是心則莫不可得乎理者也而其道則在用其心而已矣心用於理則雖未豁然貫通而推行之有序心有時而不用於理則利欲起而棄之流俗之說起而蔽之而天理日以蔽矣　孟子之門有高子者如是故孟子責而警之曰人有是心而道義出焉豁然悟之則坦然行之如大路然而爲物欲所蔽之餘偶有志焉偶有聞焉以求通於道義則如山徑之蹊閒而已矣未有可由之路也介然之閒人用之而求有所往則亦漸成乎路矣夫天下之路其始皆山徑也修除之則大道矣是山徑本有可爲路之理也而無如其不用何也未成乎大路則用之也愈不得不勤何也以其僅有此蹊閒也則豈待久而荒廢哉爲閒無幾不用焉則茅復生而塞之矣何也其茅之復乎其旁者根株未除也而今子則類是已子之本心固載道義之心可爲路者也子

錮蔽之氣習已久而求道也暫是山徑也偶有所憤悱而求通是介然之路也乃一用而不繼之以用志不持氣不充利欲之相伺不忘流俗之舊染未滌是皆茅也有所覺而復迷則背所覺者且忘有所爲而復廢則背所爲者無功是塞也而子安得不自警哉不然吾無所望於子矣於嘑孟子詔學者之心至矣山徑未用也猶可望其用也用之成路而又塞之而乃成乎自棄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役於名而學以怠荒而失之見異說而遷焉學者之通患豈徒一高子哉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本音陟隹切今或別讀如堆蠡盧啟切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訓義天下之理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當然偶有所見而遂生其心因不能忍而見之言此天下之所以多妄人也妄人之言每為君子之所驚不知其何以云然就而敏之則止此粗疏淺陋之見而已矣茅塞之心成乎無忌憚也有如是哉高子之心茅塞之心也無所忌憚而言樂帝王作樂肖其功德以和人神易風俗升降之際君子終身焉而猶恐不知故雖孟子未嘗一言樂也而高子乃肆言於孟子之前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若有以窺二聖制作之微而信其德之汙隆者斯言也殊可驚也孟子初聞此說猶謂其有奇僻之見者而詰之曰何以言之或審於宮商正變之間或晉於律呂君臣之際雖未必當而亦有所據也乃高子自陳其見則曰以追蠡而已矣聲之尚人尚之也用之也勤故其為器也敝蓋高子偶見二代之宮縣遂起此妄心而為此言也孟子斥之曰留子之謂尚者而止是乎論樂者多矣未有執一器之形而以為足言樂者也恃偶尒之所見而自謂以論古也其不足甚矣子不見夫軌乎猶是軌也皆車之所蹍也而城門之軌有異夫豈兩馬之力與子亦知夫軌之何以深何以淺乎子亦知夫兩馬同而城門之兩馬不僅如他塗之兩馬乎禹之去文王凡幾時也今之去文王與去禹凡幾時也追蠡之欲絕未絕一代之力也乎哉子何輕於言也禹之明德文王之至德與其制作之精元聲之美孟子皆不與言而但斥其妄而止則唯其不可與言也故學者當以高子為鑒哉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說之其為士者笑之婦房九切搏補各切隅宜从阜說弋雪切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訓義】立國安民自有可久之王道故聖賢無救荒之策制產有恆補助有經無所用其發拯而民自不流亡於凶歲際國政不修之餘偶一用之不得已之術也乃小民疾苦之下得小惠而說若遂以爲善術而求說於民君子恥之孟子初爲卿於齊而齊嘗饑孟子始勸王發棠邑之倉粟以賑之而民說嘫以紓一時之急耳使孟子之道行則民有恆產無暴斂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卽有饑歲而民自足迄道既不行齊又大饑而民猶故也

民之無知以爲唯發粟可以延旦夕而有望於孟子陳臻心知其不可而言於孟子曰今者國人之情迫矣無以自全無所可望於王但逆計之曰孟子且不我忘當復勸王之發棠也以臻思之王未必其肎再聽也棠之粟亦未堪頻發也殆將不可復乎孟子以道之不行且將去齊而若悔其肯此一時之小惠爲無當於重輕者乃引以自笑曰此豈待辨而知其不可哉使今者而更請發棠焉是爲馮婦也夫擇術者有大德小惠之分而自處也有可直不可枉之道審之飄而不徇流俗以自失君子之自命固有定矣而柰何其爲馮婦也夫馮婦則亦歸於可笑而已矣晉人有馮婦者晉人傳之而傳之者有異情焉其人以善搏虎聞虎咥人而馮婦爲捍其患自以爲德於人矣乃旣而知其非而爲善士不爭一旦之生死於危急而以自全之道與鄉黨安之乃爲善士之後則有之野之事矣是習用其技擊之地也而適有衆逐虎逐虎者但知逐而不知爲善者之不必逐虎而自不逢虎害也乃虎負嵎莫之敢攖衆且無如虎何其貿貿嘫無以自免也望見馮婦趨而迎之忘其且爲善士而但欲以紓一時之迫亦人情乎而抑知人情之不可徇也馮婦感於衆人之迎而忘其爲善士之素乃攘臂下車而復試其技於斯時也衆皆說也嘫而爲士者笑之矣一搏再搏虎不勝搏搏之勝而已勞搏之

不勝而且困矣善士之技止乎此笑之誠是也禦患之道善士自有善保其鄉閭之術而不逢不若君子之謀人國亦自有善濟斯民之道而不患歲凶舍此不圖以紓偶嘫之急者信爲可行民之無知以之爲德君之不審乃聽其言此正吾所惻嘫不甯念肯此之徒勞也而何可復不可復之待再計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嘫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

亦有命也（分扶問切）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吻寫作脗者譌古文或作）脗

訓義孟子曰自天之與人者言之則曰命自人之受於天者言之則曰性命者命之爲性性者以所命爲性本一致之詞也而自君子言之或曰性或曰命有異詞焉蓋君子之辨之也精而持之也正矣天命人以身而形開神發與物相接而以養其身者自然而然人皆然也天命人以身而身有心因而明倫察物與理相應而以盡其心者自然而然人亦莫不然也乃天之爲命也廣大於人命之於物亦命之命萬物之生無以異於人之生天之所以並育而不害天之仁也人之爲性也精微惟人有性惟人異於物之性函性於心乃以異於物之心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人之道也故君子於此專言性而廣言命焉口之於味也甘苦皆喩而必甘其所甘也目之於色也惡惛皆喩而必惡其所惡也耳之於聲也順逆皆喩而必順其所順也鼻之於臭也欣厭皆喩而必欣其所欣也四肢之於安佚也勞逸皆喩而必佚其所佚也一官有一官之訢距而不相爲通一官盡一官之成材而無所於勞非自知而自得哉人物之所以生也性也雖然豈人物之能自爲尒哉天欲生之則授之以資生之道使五官各効以養其生則豈非命哉乃謂之曰性則是我之唯有此而恃以生也從欲者卽盡人者矣故不肖者苦於勞求以爲不可或缺也君子則知此矣天命則廣大矣命人以生而有此資生之具命物以生而亦有其資生之能若受於天而凝之於心以爲我之生理者人之性異於物之性一人之性可以盡天下之性而非資於天下以爲性非此之謂也故君子以其得失多寡之數委之天而已無所容心以別於物之恃天而逐逐以求者爲能貞其性以成乎其爲人哉若夫仁之於父子也相親以惡而惡莫能解也義之於君臣也相臨以敬而敬莫能斁也禮之於賓主也相接

以讓而讓莫能渝也智之於賢者也相知以辨而辨莫
能爾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相合以感而感莫有爽也莫
或勞之而定理之不可踰若有制之而定則之不可逆
孰秩之而孰叙之也哉天理之固然者也命也雖然亦
旣自我而受其命矣體之於心則實有其必盡之心於
人倫天道有觸而必通豈非性哉乃謂之曰命則是聽
天之自然而已無與也不患而亦可得故自棄者聽其
存亡以爲非我所能勞也君子則知此矣人性則精微
矣物亦與有其知而我之所知者異物亦與有其能而
我之爲能者異若制自天而非己所私以成天下之化
育者其命物亦且同於其命人其命物雖異於命人而

命之生者亦同於人非此之謂也故君子以其明識擴
充之權任之己而不恃天之德以別於物之無心而任
運以行者爲能立其命以上參乎天哉彼異端者以食
色爲性而欲勞制其心以臣忠子孝安之於命而忘情
以譽勞制其心制之而終非其所安安之於命而心終
多所不盡然後知君子廣言命而專言性其以順天理
合人心而正天下後世之學術其義不容不嚴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
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
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輝本从火作煇从光俗寫爲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
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
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
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

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訓義學者學聖之功遠大無窮而致之有本其無窮也故雖聖人而不輟其精義入神之功其有本也故極作聖之至但因乎人心之各得卽爲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各得者善也其不然則惡也審於善不善之分而無窮

之功卽從此而術由之耳故孟子因樂正子而推言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蓋亦心慕其所行而有當焉矣乎孟子曰是其爲人也吾嘗之於性情之所尙而得其嚮往之塗蓋善人也善不善君子小人之辨於此別矣乃不僅然也吾抑嘗之於誠僞之交而得其中藏之實蓋信人也信不信善不善之差於此定矣而不害問曰何謂善何謂信虛立一善之名不知定以何者之爲善詎於善者抑豈善乎槩指一信之實不知定於何者而能信乎不審所信者信非其信矣不害固不容已於疑矣孟子曰夫善人者固非徇乎俗之所謂善而可謂善亦弗容深求其獨善者而後謂之善也可欲則謂之善也人同此心也心同此理也不拂乎天下之情必其不違乎天下之性而卽可以善天下之動人欲之彼卽能之實有其可欲者在也此蓋性之相近徃徃與天理而相合者也故自樂正子之質稟而言之曰善人也進此則有學問之事矣信者非僅聞道之名而不疑循道之迹而不妄者也蓋有諸己之謂也其所合於理而善焉者因而躬踐之因而心體之非徒恃其自然之合而確見以固守之必誠於是吾謂樂正子爲信者以其學之已實而見諸行者不疑於心也至於信而居之也安確乎其爲善人矣而作聖之功亦自此而可幾矣則吾請次第言之所信者皆善也而善或尙有未能信

者也善之量大自微小而積之以徹乎萬事萬物而皆有其必合之則則在於充善之體微自顯著而求之以極乎不睹不聞而皆有其無妄之眞則在於實旣信矣加之以推致之功於道無不可信也加之以退藏之密於德確有所信也如是而後心無不善善無不信如是者求一疵而不可得在中者皆美則謂之美在諸中者無理不達無理不誠於是乎有發見之功焉其天德也而王道出焉矣其性命也而文章見焉矣作聖者於此游於名物象數以徵吾之所信通於人情物理以窮天下之所善其充也不但備其理而皆見之事其實也不但誠於中而且形於外則動作威儀之際言行事功之

所成有光煇之及物焉此則善之功能本有如此之大
者而能極乎其用矣是之謂大人矣至於此而以涵畜
之功爲聖功非思勉之所可與矣統此一善耳其始也
因乎性之所近而質之以學則自粗而至精且自內而
達外學之所擴也其旣也習之已熟而成乎其性則無
粗之非精而無外之非內至淸也而無外物之迹至和
也而無合物之情於土皆安而於天能樂故以之及物
物自興起變化而抑不待喻而自通如是者則惟於其
充實之理歛不息之功故光煇之發無涯而不待言而
信不待動而敬也斯聖人也大人之所欲究造而未逮
者也而善之量止此矣雖然攷諸古之聖人則更有進

焉者善之極天理而已天理者非人欲之所能與也故
大中至正之矩立焉苟有得乎善而能信焉特未之逮
耳能知之也善而至於聖行造其極而已行造其極者
盡乎一心之量而非以迹者也故歛誠不息之主存焉
苟於善充實而達於光煇焉特未能通耳能知之也聖
之至者其所修者仍下學之事循乎其迹而已達天矣
此不可知者也美大者之所略其所詳也聖之至者其
所麿者從所欲以行無擇於理而自一貫矣此不可知
者也此殆非人之所能與而造化之妙其化也歛而川
流皆順者乎其得不謂之神乎此吾所願學焉而未能
盡知者也然其動也時其智也徹始終而無不照我儀

圖之固有此一境焉所欲與二三子馴習而至焉者也
今樂正子者其天資之純正超然於功利習俗之中動
與理合亦從事於學焉以求得於心則善矣而進於信
然而未之能充焉未之能實焉況其進此者乎惟其學
之未至也二之中四之下也使其有志而不息固不能
限之然而其功非旦夕焉乃善不善者聖狂之分界信
不信者誠僞之樞機則二者作聖之本故於樂正子有
厚望焉由此推之則君子致道之功一因於天理之固
然吾心之可盡而惟存乎不息之學知之易而行之難
是以聖人之不可得而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
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
也大簡大字讀如泰

今之與楊墨辡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辡寫作辯誤辡音符蹇切治也辯音方免切辯說是非也音義兩别从刀从辡之辨音蒲莧切判也从力从辡之辦亦蒲莧切致力也今多互譌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羇其足也言彼旣
來歸而又追咎其旣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
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
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
也

訓義孟子曰異端者其始皆有自立之志而見之不明為詖詞之所惑要非如鄉愿之害德自以為是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故君子甚欲得其歸正而用之焉乃其說抑有別焉其為教也於天下為有利於己而見為有功而可以得名則於人情較近而去道愈遠墨者之說是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彼淺用之故或欣然從之乃其既也忘親失己窮大無成而人厭之於是而逃焉乃盡悔其博愛之不利於吾心而見楊氏之專己無為可自得也則歸之矣此相反而成相激之勢也迨其為楊也栩栩然其自得心亦得以靜物亦無所損矣然其既也虛而無據遇物而無以應則抑且悔之乃

以其無欲之心漸有天機之來復於是而知逃焉則必求有以實之而儒者天德王道之旨有以定其浮游空擴之心必歸於儒矣然則此二往者皆有求道之心故亂嘗其執一之偏而嚮於正君子之所亟進也受之而已矣夫君子之有所距有所受非與二氏爭徒眾也以為斯道而正人心也墨者狂之流楊者狷之流何不可受哉而今之與楊墨辯者異是非以道為必然而欲進斯人於中道也徒堅其壘以相攻而已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必與排詆二氏之非以禁其疑信交作之惑以激其怨怒而不安吾知其且苦我之煩難而日思遁也道豈遠哉求之斯得歷乎不正者而正者出焉此吾所以嚴於鄉愿之邪慝而期於逃異端而歸者厚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並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訓義孟子曰下之必奉上者分而上之必體下者情也能達民之情而使得循其分必存乎君子之道矣夫征賦之法有國事焉有君事焉其為國事則所以合君民

而立國其為君事亦所以率野人而養君子民之所有皆必征也有桑麻則有布縷於是乎征之有田疇則有粟米於是乎征之有丁壯則有力役於是乎征之征之皆國所必須民所必出者也雖然合三者而念之則有布縷之征矣抑又有粟米之征矣抑又有力役之征矣一歲之中其科條不一而輸將未有已也是君子一念民而見民之難也然而不可損矣則將如之何哉立法者不易之規而行法者有可因時之道則惟其緩之一術而已矣當其需也則征之因乎上之不足也當其有也則征之因乎下之有餘也君子畜之有道節之有制用其一可耳其二則必緩也於是乎事有緒而民不迫

可以從容措設而君子之征未嘗損也夫苟不緩則其害可勝言哉欲急供輸則身又執公功矣方勤奔走而粟帛復誰爲圖之迫於一時窘無以應則稱貸於豪民積計之而十乃償一迫不能應則聽命於污吏中飽焉而事竟不終於是而會不暇謀也用其二而民有殍矣而且生不能卹也用其三而父子離矣死者死散者散不待加賦也卽此征之上無益而民以殄矣然後知君子緩之一法民可以生而國抑不惡其不足上無政下無守皇皇以求而民非其民國以貧而危亡亦隨之矣夫亦思止此民也有布縷之征又有粟米之征又有力役之征而尚可以不緩乎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訓義 孟子曰今天下之諸侯國之亡亡身且不保而猶侈心玩政亦甚可閔也夫玩政以奉其身乃一念身之所自保以長有富貴者乎如是者誠所寶也而有三焉土地者國之所自建也人民者土地之所自守也政事者人民之所自治也於土地寶之固其圉而不敢徼釁以爭於人民寶之惜其生而不忍淫刑以逞於政事寶之守吾典而不敢變法以亂如是則政修民和國安而君亦安矣乃今之諸侯未有能寶者也寶珠玉而已矣情益侈於玩政用不節而事日廢政弛矣民離矣地蹙矣殃能免其及乎立於萬民之上而情迷於匹夫之懷璧尚可與言乎哉視其胥溺而已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釁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訓義 君子之道推而行之可以定天下之安危持而守之可以貞一己之吉凶其用大矣卽不能然而聞其大略亦可以全身而遠害蓋正己而無放利之行則怨自

遠而害莫能加乃有不近正人不聞正言而徒有其小慧則使其不得志而身尚可全得志以逞而難斯發矣則如盆成括者是已盆成括仕於齊括且自以爲可用得志也人且謂括之有以見長也孟子曰若括者豈可仕乎哉以彼其人使進無妨利則或退而求教於有道尚可與有爲也而今仕矣斯人也而可免於斯世乎斯世也而可容斯人乎未幾而果見殺矣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也蓋亦謂其有可以見長之地天下且有憐才者而何至於死故疑孟子之言胡爲而驗也孟子曰汝不知君子之大道乎君子之道其精微者有出於死生禍福之外而獨行其正若其可爲天下可共

一由而顯然不可不遵者則人事之吉凶定矣夫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者也使其與聞君子之教而知有道則未暇急於功名而先自處於正人卽欲加害而無以爲之名乃括未之聞也於是而其才之可爲也而遂爲之而其身之可指摘者多矣以才麥人而無以自處其才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夫有才者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如括者則君子之所欲教之者也仕而不學吾固預爲之惜焉何有爽哉於嘷道之不聞也而以處鬪世有才則以才致怨忌無才則殺於人而生不如死其仕也則以怨忌而致禍如其不仕也則又爲世所狎侮而雖生如死不生乎君子之世而誦讀之下但以其文

而不信其實其不爲括也不能爲括而已矣雖幸而免亦何用此生爲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讀本音慈用切爲讀去聲與讀平聲夫甫無切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嚮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訓義】君子之心天下皆能見之而受教於君子者顧不能蘄之此學者所以終於無益也孟子進而欲行道於天下退而欲與天下之有心者明之其之滕也不以滕之褊小而不足爲而因文公之有心於道也故不憚勞以往焉其館於上宮也從遊者偕焉雖旅次之中未嘗不進二三子而論道也乃適有織屨未成置於牖上蓋館人之屨也君子至而牖有縣屨館君子亦陋矣是其不足與言者俄而失之館人求之弗得君子至而竊者且可往來於其庭愈陋矣滕之陋宜爲君子不屑就而

終不棄之亦以見君子之宏矣乃或且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無所憚而以黷君子陋亦至是哉斯人也尙足與言乎孟子曰子以是爲竊屨來歟不答不直斥之矣乃其人忽若見君子之心者而對曰從者之來非竊屨而來吾始知之而因亦而竊屨能保其固非竊屨之人邪何也夫子之設科以待學者科本以嚴也而夫子之設之也寬嘗奉教矣其旣從夫子也繼而不終則徃矣聽其徃而不追或旣徃矣慕名而至則來矣而忘其徃而不距其未從夫子也不問其絜屨也不必其有定志也苟以一念之發有問道之心至夫子則受之矣故於人無擇而徃來無定夫子亦何以信其不爲匪人

乎鳴嘑館人之陋甚矣而君子立教之心人人所共見
亦於此而可見矣禮有來學無往教而何所追追者有
私心也君子無私心人自絕於君子君子不絕人而何
所距距者其客氣也君子無客氣道者人人所可學苟
有其心而何不可受有所不受者有棄人之心也君子
無棄人之心使學者而念此於其不追也知君子之非
獎人以學而在人之自學於其不距也知君子之許人
以悔過而在人之自悔於其受也知君子之道人皆可
勉而在人之自勉則其所以自求於己者必切而悄乎
小人能知而學者不深諒之故孟子之門無傳人焉若
孜爲人師者固黨矜高自私以誤學者人頤樂而從之

亦可爲之深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
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窬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
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
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
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
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焉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
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
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
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他點切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
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
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

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訓義孟子以仁義爲正人心之本切於言仁詳於言義
仁者人心之不容已感於物而遂通其理一而但患人
之迷之義固人心之所不昧而散見於事物有精粗大
小之不齊則必極其類而後審之也定其言之也屢矣
至此乃直指之而使人人可以自求而事事皆不可苟
曰仁義之在人切矣而人尟能之者唯未之警識而不
能擴充也不警識則自有之而自忘之雖偶有見端而
不知此念之即吾之眞也不擴充則得之於此而失之
於彼雖有所全而其所不全者正多也以警識言之其
爲體也夫豈有難知者哉今語人曰人皆有仁義之本

心焉未能自信也乃人不皆有所不忍者乎生死之際
而惻嘫動情茲之合而依嘫不忘是心也人終身有之
終日有之乃於親必親也而人亦可仁人可仁也而物
亦可恣自私之念專係於此而彼昧焉耳因類而推之
於其所忘乎不忍而忍者皆見此不忍之理焉此卽仁
之體矣且人不皆有所不爲者乎見其不可而利或有
所不趨見其可而害或有所不避是心也人終身有之
終日有之乃一介不可苟千椉在所可輕而簞豆尤在
所可輕擇利之情易其本心而忽昧焉耳因類以推之
於其所不爲而且爲者皆見此不爲之理焉此卽義之
體矣自有之自知之豈其難哉而特患其未之察也察

識眞而擴充之用宏矣以擴充言之其爲用也夫豈必
外求之哉所不忍者有其實焉則無欲害人之心是已
或忍而害之或雖不忍而又不能不害之其不欲害之
心固存焉卽此而擴充之以順導其所欲則因親以及
民因民以及物皆不忍害而所以安全之術出焉仁之
爲用不可窮矣所不爲者有其決焉則無穿窬之心是
已或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或知其不可爲而尙爲之
其不可爲之心固存焉卽此而擴充之以堅忍於不爲
則修於小者必嚴於大盡於大者必愼於小皆必不爲
而所以宰制之道出焉義之爲用不可窮矣見其體於
心而察識眞極其用於事而擴充廣夫求仁義者豈其

遠哉卽其本所固有雖牿亡之餘猶有存者求之而已
矣乃抑念之謂人曰汝固有無欲害人之心而有害人
之事則且自揣其所爲吾未能不害人也但不害人而
仁卽在也若謂人汝有不欲穿窬之心而爲穿窬之事
則且曰吾固不爲穿窬而豈卽此之爲義哉夫害人不
害人有其實卽有其迹凡害人之類皆信有害人之實
惟穿窬之心則因事而異而不知其實之無異也類之
無異也如以利則穿窬亦何不可爲哉所必不爲者以
人人賤之耳賤之者人也莫能必其不我賤也唯穿窬
者實有可賤之行故自見其必不可爲也爲士君子者
而人尒汝之豈富貴者之果可以驕我哉亦有其實可

尒汝者矣自反之而無媿則尒汝可不受矣人能充之
則於匹夫匹婦而求無媿者於王侯而亦無媿於大庭
廣衆而無媿者於暗室而亦無媿何所徃而不義哉斯
以爲無受尒汝之實卽無穿窬之實也爲穿窬者惟非
已所有巧以伺人之不知而取之乃爲士君子者欲迎
合當世而持其長短則未可以言而言非不知其不可
言也未知人意則固迂其說以觀人之或應或違是以
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非不知其可言也欲探彼之
心則俟其人之迫而急布其所欲爲是以不言餂之也
一信一疑之際夃爲嘗試以得彼之心則所以迎之距
之之術盡其懷來而惟我之用欺人於不及覺察而曲

合其情以快己之所欲言若是者其心唯恐人知而棄人於所不防則一穿窬之情而已矣以類推之有以異乎其可羞可賤者反之心而能安乎今之爲士進說於王侯之歬大抵用此術也能擴充焉則必其所不爲者矣是故充無穿窬之心則實必踐也而不但避其名絕於其類而不恃我之不爲穿窬遂謂義之止於此也害人之心與不忍相背馳則迫認其初心而仁之理遂公溥於天下介汝之實穿窬之類與穿窬心同而迹異則推廣其義類而義之理乃汎應於百爲至其卽吾不忍不爲之心求之而在推之而通則仁義無待外求而人皆可備其德迷而不復者其亦尚知悟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歬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歬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蕓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蕓寫作芸者省譌也）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訓義 孟子曰天下之立言者衆矣其所言者皆自以爲道而因守之乃言焉而不足以行守焉而終不能定則其言之不善而道亦非善道明矣是非其言之無故守之無術也心馳於天下之大是非之數治亂之故而不知其本也夫天下誠皆君子之所有事而豈舍己之當務以求盡於天下之無窮哉唯夫其爲言也切近而言之而由所言以推之則廣遠之理皆自此而致焉則使聞其言者有所持循而不敢越畔以求遠則切於人而爲善言也其爲道也反而守其約而以所守而行之則汎應之理皆卽此而備焉則使循其道者專於所事而不致傷貸以自寬則有其實而爲善道也斯惟君子之道爲然乎君子之言引上天之命於顧諟之中類萬方之情爲夙夜之志其於不下帶之閒不敢釋也不敢忘

也言之重詞之復惟丁甯告戒於此心之勿忽勿荒者而已而萬物之理所著見而可施行者卽此存焉君子之守愼其幾於好善惡惡之際以勿使有蕩泆之情謹其動於視聽言動之際以勿使或有非僻之事其於修身之學古人不我貸也萬物不我貸也擇之審執之固唯求全盡美於我躬之不僭不忒者而已而齊治之理所推準以及四海者平天下在此矣如是以爲言卽如是以爲守如是以爲守則必不舍是以立言故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天下自歸仁禮存心而不以外物爲患乃今之言道者異是亦若有恩世之心焉亦若有成物之志焉而究以無益於天下而爲天下病且言而不

足以信守而不能以固而足以自病是其病也殆猶夫舍其田而薅人之田荒蕪不治者在己而但求見德於人也是其爲言也其爲道也推言物理則窮天下之情而苛督之無已詳論事幾則極天下之變而慝慮之已甚若其取以自任者則有心而忞其出入有身而聽其張弛固將曰天下之如此而平不如此而不平多爲之名嚴爲之法利病善惡之際若惟其所爲而天下莫之或踰斯以言愈繁而治禽之理愈失所據道愈廣而施行之際愈見其窮然後知君子之道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無不勝者誠有其本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吕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訓義孟子曰作聖之功盡性而已矣性受於天而凝之於人則盡之之事在人而不任乎天若夫性之既盡而功能及於天下以成大業者其成敗得失之數仍自天制之而人不能與夫聖人人之極也而天命歸焉乃天

不能違而聖人則但知有性而無心於命雖其德之升降不齊而其爲道一也夫聖人有性者焉有反之者焉於吾所受於天之畀保合之而不失則所知者必出乎是而不待思所行者必由於是而不待勉且未嘗據以爲德也而況於功故天下見德而聖人無修德之心此因性之自然者也則堯舜是已於其所受於天之理未能因性而必盡則極致其知以明之而性之所知者皆知極致其能以行之而性之所能者皆能蓋未嘗因以爲功也而但反求其德然天下終被其功而聖人有合天之道此復乎性之當然者則湯武是已夫性者之德亦反之者之所修反之者之功亦與性者而並隆而何

以見其別哉天下所見聖人之德其見於身者動容周
旋中禮道之盛也其發於情者哭死而哀情之誠也發
於行者經常之德無有回邪行之正也發於言者言語
必信言之中也此能盡性者之必然也然以出身加民
之故欲修身以立道以子弟必盡之情故自念而致哀
以毀譽不爽之故乃守經以盡倫以恥躬不逮之惡因
於言而必實則其盡性之事皆有所勉而後能若夫性
者動容周旋焉自中禮矣是德之盛於中而發於外自
無不至也哭死焉則哀矣情所必感非見爲生者所當
盡之情也經德則自不回矣道所必由非以服天下而
受祿也言語則必信矣理本無妄非以期所行之克踐

也若是者卽心卽性卽命則天命之膺違皆自我制之
而性外無天矣夫反之之君子未能至於是也然其德
之成而大功就焉天命亦歸之而與性者等雖然抑豈
有爲功於天下而求合於天心也哉以爲天之所以與
我者有其一定之理當然而不可易禮有所不可不合
情有所不可不盡倫有所不可不明誠有所不可不立
遵此而行之則合於吾性之固有倘有所不行則違乎
天之常法而非所安於是而自新以新民者皆有以革
乎習之所便而復乎性之所宜然君子之心亦止此而
已矣其於功之成不成業之就不就一聽之天而無所
容心則雖有立德之心而無立功之念上天眷顧不我

能舍天也非君子之有事也故性反之德有差等而以
盡其性者則又未嘗不同性者人卽天而知天不外於
知人反之者唯盡人而知人不蘄欲知天聖人之心純
白無雜豈有異乎凡非吾性之事則皆非吾之所與故
盛德大業極至於聖而不以動其心況區區功利乎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讀如稅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
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榱所追切般北潘切樂讀如洛乘食證切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
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
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
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
此矣

訓義孟子曰君子之必盡禮敬於大人者以其德也以
其分也以其可與行道而安天下也乃今之志懾氣沮
於大人之前者則異是但視其巍巍然富貴之氣睒目
爲之侈而神爲之奪蓋其始生長於貧賤目無所見耳
無所聞飢寒所迫驅之以遊說一至大人之前自視卑

小而驚其盛情則有嗛者夫欲說大人而先奪於大人
雖有嘉言且不敢直陳矣若夫君子則於此藐之矣於
其巍巍見之若不見焉而屑視之乎夫大人亦猶是巍
巍何以至君子之前而遂藐也今試取大人之巍巍而
言果其有巍巍者乎堂高數仞榱題數尺而已堂之上
榱題之下大人擁而尻之遂若巍巍者夫我今在衡門
之下固無用此使得志焉終不忍疲民力以爲此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已大人安坐而盲之遂若巍巍
嗛夫我今甘藜藿之奉固無需此使得志焉終不肎縱
吾欲而爲此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大人馳
騁而遊焉遂若巍巍者今我曳杖而遊固無事此使得

志焉終不忍蕩吾心以爲此也彼之爲此以敗度而取
危亾我所必不爲也我之稟志以修我身以奠我民宮
室之度燕樂之節游觀之制皆古之大人輔世長民裁
成之制得志而行之不得志而心固有其定則我有尊
於大人者在何至於躡屩僭登之子欲效之而不能因
志氣消沮而畏之哉君子所畏者德中人所畏者權鄙
陋之夫所畏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之氣燄而已矣而
欲以說大人其爲諂人也何疑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嗛多而不
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
不必沈溺只有所嚮便是欲

訓義 孟子曰人心之所涵卽天理之所存也其固有之
實保之使勿失其發見之幾接之使日生則在乎養之
矣養心之道不一以學問滋之則善日充焉以誠敬持
之則志日定焉皆善也而尤善者莫如寡欲心之本體
本虛也以欲窒之則見有物而不見有心本靈也以欲
蔽之則迷於此而遂暗於彼本有其不昧者也以欲夤
之則逐之以遂而忘其故寡之者制之以道裁之以禮
於欲見寡者於心自見其有餘誠莫善矣故養心之法
他有未逮而其爲人也於耳目口體之嗜少所營者則

雖功或疏而志或怠而此心之體感之而卽通其不存
焉者寡矣不嗛未嘗不有事於養心而其爲人也爲血
氣情慾之所歆多所逐者則雖學之所得志之所持而
此心無恆隨物而易喪其有存焉者寡矣此天理存亾
之界不可不謹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
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膾古外切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訓義於仁人孝子之用心可以得心之所必盡焉可以得禮之所自裁焉可以使一人有獨至之情而得伸焉可以使天下萬世企及俛就而皆可行焉故君子之論古於此辨之必明有傳曾子之孝而記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者羊棗之嗜於曾皙特聞之曾子不食於曾皙之不復食傳之亦以爲孝子不忍忘親之固然耳而公孫丑猶有所疑必欲求孝子不忍之情以明羊棗不食爲必然之心理乃問於孟子曰物莫不以其類而人情殊焉故酌乎物之情以極乎人之情廣推之而見其可通今以味言膾炙與羊棗孰美則曾皙之嗜曾

子之不忍當以類通之矣孟子曰但以味言則其美者必膾炙哉口之於味有同嗜也而何獨不然公孫丑曰其然則曾皙豈能不嗜膾炙哉曾子何爲而食膾炙哉膾炙可食何爲羊棗而獨不可食哉將孝子之心有所伸有所詘而奚以爲定也孟子曰夫孝自心生而禮由心制獨至之情必伸也孝子之所必盡而不忘也同然之則有必詘也孝子之所可信而不疑也膾炙所同也非曾皙之獨嗜則曾子之情無有獨切羊棗所獨也則觸目之感自不忍忘曾皙嗜之曾子不忍食之廢羊棗者曾子耳而天下不廢使膾炙而亦不忍食也將胥天下而廢膾炙又何以爲賢者之道人皆可盡乎是道也

先王以之制禮以酌天下萬世之可行於諱又見之矣祔於廟而諱矣諱名而已不諱姓也名爲先人之名姓亦先人之姓而諱名不諱姓者名所獨也故孝子聞之而瞿然所可伸也姓爲同姓者所同使必諱之則胥天下而廢姓矣故禮不可不及也亦不可過也惟其過則毀性傷生禮崩樂壞於是而仁孝衰薄者乃以心不可盡禮不可行爲說而蕩閑踰節無所不行矣故禮緣人情而宰制行焉所以達乎萬世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

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論語作狷音同而義有敫別當依論語作狷爲定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亦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
子雖未必盡嘐嘐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孝篇季武子亦
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
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嘐火交切夷當作攷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攷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
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
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
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
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原當作愿省鄉也讀貝怨切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
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
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

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
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
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區主切閹失廉切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
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
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
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
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說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

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
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
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

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艸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

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訓義 孔子之時楊墨之說未盛而鄉愿之亂德方深孟子之時楊墨之說已橫而鄉愿之邪慝猶𣣋其未息楊墨賊道者也乃若其心則猶有自立之志其行則猶有自成之詣爲其徒者多出於狂獧之流不知所裁遂陷於執一之偏乃行不順心不安則必歸於正而初非慝之藏於心故其歸也可受鄉愿則賊德者也其於君子之道亦相似矣而竊之以爲名假之以爲利不必有所

師承而翕𣣋成風以非毀狂獧將胥天下之迷而不知反則其欲自附於君子而絕之也必嚴聖之至者曰時而鄉愿亦曰時其所云時者流俗之時也旦而此焉夕而彼焉在孔子之時有孔子之鄉愿在孟子之時有孟子之鄉愿求合於一時之鄉無常也是故欲正天下之人心使好惡有定而不以鄉愿爲說則彼亦無利而爲此矣何以正之亘古此人倫物理則亘古此道絕其隨時之苟委而已矣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正天下故萬章詳辨之欲絕鄉愿之慝未可卽以中行正之也何也中行者聖人之時彼之所託也故欲懲鄉愿之慝則先正之以狂獧而狂猶尚焉獧者之忠信廉潔彼猶可託而

狂者之志古而畧今正治其慝之要道也萬章問曰昔者孔子之在陳見道之不行思欲明之乃曰盍歸乎來以與吾黨之小子相進於道乎夫小子則有可與矣以志言之則狂也以其畧於事爲而言之則簡也以不見異而遷言之則狂簡如一而不忘其初也夫孔子在陳而思魯念魯人士之可與明道也狂者豈遂足以任斯道乎而孔子何思焉孟子曰狂士之可思孔子嘗言之矣不得中行而與之愼重乎中行之詞也必也狂獧乎必之於狂獧以狂獧之亞中行也迹相遠而有可至者存也其必於狂也以其進取無苟焉求道之心也其必於獧也以其有所不爲也無擇利而趨之心也夫中行

者執天下之大常定萬世之正路自堯舜以來所以立人道而爲治教之則者孔子豈不欲得其人而與之哉乃道之不明不行也已久不可得矣若幾希而得之恐其竊乎中而非中則或失於過或失於不及皆其次者然而超然之志出於流俗功利之外而自得卓然之守入於流俗功利之中而不汚皆可息也於是萬章欲知狂者之人而見其爲聖人之所必與乃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孟子曰世之降也有以蕩然於廉隅者爲狂矣必如孔子之門琴張曾晳牧皮者忘夾生薄功名而可與之登進於大道乃孔子之所謂狂也萬章欲知狂者之實以見其與中行合而不徒在脫畧自放之迹

乃問曰何以謂之狂也孟子曰夫狂者之所尙則莫大於志矣志與行相因者有其志而乃有其行中行也無其志而或有其行此冒聖人者之慝也不必有其行而有其志則聖人見之爲狂而彼固非狂也狂者之志於當世蔑如也於近功小利澹如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道之所從出曠然皆其心目之中嘐嘐然虛覊而不自隘也故其言曰古之人而如彼矣古之人而又如此矣今之營營者何足言乎使其充此而行之則當世之習尙不能染而天之顯道聖人之全體大用皆見諸行事而何媿乎聖人乃使平心而自攷焉其行固未之逮也言之所及志之所至其缺陷者多矣以其不能掩也故

不足以定萬世不易之理而成乎聖功然以其不必掩也則亦不恤末世譏非之迹而流爲俗學斯乃所謂狂孔子之所與也與其志大則不峋乎今雖不與其行之不掩也而抑與其行之無僞聖人樂得而裁之以進取乎中行之道而天下抑又匙矣則孔子思狷而吾且與子言狷狂者又不可得志不可求而抑觀乎其所尙不能與古爲徒而必不與俗爲伍故孔子所欲得者又在不屑不潔之士焉利欲之情淺故以不屑而見其不潔取舍之界嚴故以不潔而必有不屑衰世之榮不潔之榮也鄉曲之譽不潔之譽也末俗之所喜者不屑之喜也不能以身之詹詹受世之汶汶孔子於此有與焉雖

於物有所不能容於道有所不能大而因心之是非不爽則違理之致惡不形是狷也雖較狂者而志量有詘焉是又其次也而孔子之所取者止於此矣當世多功成名顯之公卿及門有博學多通之才士皆匪我思存焉然則君子小人之徑處心得喪之幾爭於毫釐者唯在一雅一俗一眞一僞之閒不然聖人之中道言中規行中矩合乎天理者卽順乎人情而何取此表異尙畸之士哉於是萬章知狂狷之可與因以知鄉愿之必不可與而中孔子之言以使學者知所辨也乃娶端以問曰孔子有言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焉其惟鄉愿乎夫聖人樂育之心不輕距人而望人之歸己以進於

善乃於鄉愿則喬其自絕而恝棄之何也孔子又嘗斥言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所賊者在道而未害於心所賊者在心而若無損於道至於賊德而害其心以害天下之道於斯極矣舉是以目鄉愿而鄉愿之害熙矣乃夫鄉愿者非有下愚之資也使其愚焉則不知有所謂愿而無所自據以爲德亦何足以爲鄉愿乎蓋心必營之學必成之而乃於一鄉之間見愿不知幾經揣摩而使嘫何加斯可謂之鄉愿乎孟子曰夫鄉愿者託於中行而與狂狷爲敵者其譏狂者曰志以近人爲量則易踐何用是嘐嘐也天地之量萬物之原何所利於吾而念及之言以可行爲實實則功易就胡爲言不顧行而

四書訓義卷三十六　六十五

言之大行不顧言而行不掩性命之旨道德之歸非世所習聞而何用言爲動以今人爲法胡爲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不可行於今今不可通於古將爲物之所不樂而何用偭之其譏狷者曰夫人之有行人行之我亦行之故樂從者衆何爲踽踽然孤立而寡營也我親物物乃親我則相與以愿何爲涼涼然薄世而自高也其自言曰吾既生於斯世矣則所爲者斯世之事今之君卽我之君今之友卽我之友法無可執也道無可據也奚必古人哉但能使當世之人謂我所爲合乎其心而當乎其事則亦可矣故其行也揣世人之心欲言者言之欲行者行之以求免於譏議媚之已尒氣衰神靡不可

復陽闇然而媚乃可求也若此者有其學焉有其術焉勞其心降其氣人亦以爲不易至也則鄉愿之所以爲鄉愿也萬章曰世固未可徇也而愿者謹愿之偭於己能謹則內不失己於世能愿則外不失人一鄉之中偭爲愿人必其果愿矣則合一鄉之人爲恩爲怨爲賢爲不肖而所以處之者無不以謹厚自凥若是者一成其德而見德於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愿以爲德非德也鄉人之所謂愿非愿也君子之德見諸事者利濟萬物而無遺嘫民愚難以慮始則可舉其所以異於人而非其道之不盡有可舉矣而鄉愿因陋就簡而塗飾之無可舉也藏諸心者極罙研幾而不昧嘫立意

四書訓義卷三十六　六十六

罙遠難知則可以其無直情徑行之道者爲刺而刺其心之有閒有可刺矣而鄉愿則苟且委隨而因任之無可刺也君子豈求異於人哉而流俗之趨尙不可同也鄉愿則以世之音容爲謳樂而同乎流俗君子豈能離乎人哉而汚世之情志不可合也鄉愿則以世之恩怨爲從違而合乎汚世其爲人謀也謀之以盡其利而似乎忠其與人約也殉之以慰其望而似乎信其立心有如是者其於害有所避也亦有所必不可而似乎廉其於利有所擇也亦有所必不敢而似乎潔其志行有如是者由是而衆皆說之矣是果其能謹而無過言過動者也能厚而爲可親可信者也乃彼亦自昧其心而謂

道在是矣如是以爲忠信而何必盡其至正之心如是以爲廉潔而何必審其精義之用乃於堯舜之道不聽勿稽之言以致其精不干百姓之譽以守其一以幽明禮樂盡其孝友中和之德以天道人事建爲裁成輔相之功終不可與入之而且曰亦惡用是違時獨立而遠慕古人爲也如是則鄉愿且與堯舜爭德而陷溺愚不肖者以易知易行而胥流不返故曰德之賊也德之賊也而猶不可惡乎惡者惡其非德而似德也故孔子曰是非者不可欺者也吾心之所是古今莫能易也則一是而必無非矣卽有所非而終不自以爲是也乃所甚惡者一時之是而不可以歷久一事之是而不可通乎

大似是也而實非則以聖賢至誠惻怛之心臨之而不動其非也乃忍其所不忍爲其所不爲之大慝也誠可惡也莠非苗也枝葉似而實非也莠長而苗瘠可惡也佞非義也辨別似而理非也佞人用而義竊可惡也利口非信也詳確似而心非也利口興而信失可惡也鄭聲非雅樂也淸緩似而律非也鄭聲作而雅樂廢也可惡也紫非朱也施盛似而質非也紫色尙而朱幾無色矣可惡也鄉愿之於德亦猶是鄉愿者亦何知有德哉懷利以事君父而亦曰忠孝徇物以施慈敬而亦曰仁義鄉人所知者此而已但爲謹厚而無充明俊偉之氣以行於利害死生之閒乃以君子長者之稱使懷利挾

私者人人可據之以爲德則其可惡也君子在上以大法誅之在下則以妄人絕之而君子之惡乃爲功於天下矣雖然世之降也庶民旣不知有德其所羣奉以爲德者一鄉有其人焉無所徃而不有其人焉不勝誅也而其人不能爲善而抑不能爲非君子亦不屑治之焉則欲絕其竊德之害將如之何夫君子之敎天下亦唯反經而已矣三代之直道自在人心帝王所修之人紀自在天下井田學校之大法自在方策五禮六樂之度數自在師傳人倫之至出乎堯舜者卽入乎幽厲欲惡之辨辨乎簞豆者卽愼乎萬鍾蕩滌其十姓五家苟安容說之惡習以歸於直方剛大之坦塗以古之道治今

之人狂者可使進也狷者可使守也如是則經正矣經正矣則庶民雖愚不能知不肖不易能乎然詩書禮樂之氣熏烝其心志而擴大其耳目然後知爲善於一鄉者之卑汚而不足尙則雖有愿人亦且賤之惡之而彼亦不足以逞或且洒心滌慮而嚮於道矣蓋邪易使正也慝不易使修也全軀保妻子之心懷於中而不能出諸口免刑戮而無恥之實託於道以爲之名平旦之氣梏喪無餘而且摘短長以譏狂狷之失是人也人不能誅而鬼瞰之故曰慝也君子爲庶民慝而致望於狂狷所以救僅存之經其志突矣此孟子所以偁堯舜道性善而急取雞鳴之利善夜氣之存亡爲天德王道之見

嵩以極致其大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嚮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訓義 孟子學孔子之學以正人心而明作聖之功既身體之以俟後世聖人之復起述其憂患之深心而明其所述之不易也曰自今以徃聖人復起非孔子其誰洽哉夫聖人之心天地之心匹夫匹婦皆有其心天地不毀人道不絕亦何患後之無其人而道如大路又豈必有傳心之秘乎乃大義之衆有其疑似則必明知先聖必出於至一之途而不容岐一貫之理散爲萬殊則必明知先聖有其不易之洽而不可畧乃仲尼沒而微言隱七十子之徒散而異同生必有因其文章體其性道確知先聖而表著之則後聖之祖述憲章者益有徵也上徵徃古而如是矣如使聖人相踵以起則授受一堂

因而修明之易矣而不能尒也堯舜以上無攷焉自堯舜至於湯而湯修堯舜之道以新天下則五百有餘歲矣湯何以知堯舜哉葢有若禹皐繇者親承之堯舜而述堯舜之道以俟後世故若湯者聞所聞於禹皐繇而知堯舜之道如此其可學而至也自是而降自湯至於文王文王承湯之道以昭明德亦五百有餘歲矣文王何以知湯哉葢有若伊尹萊朱者親承之湯而知湯之道以俟後世故若文王者聞所聞於伊萊而述湯之道如此其必承而必行也自是而降自文王至於孔子孔子廣文王之道以垂世教亦五百有餘歲矣孔子何以知文王哉葢有若太公望散宜生者躬戴文王而述文

王之道以俟後世故若孔子者聞所聞於二賢而知文王之道如此其昭回而純備也由是觀之先聖後聖其心同其德合敷之爲治傳之爲教者皆資於見知者以爲之徵而俾天下後世以衛從則見知之所繫豈不重哉孔子之徒衆矣聞道者多矣乃俱遊於聖人之門而能灼見孔子廣大精微之至德以正聖學之宗者未有定也相沿漸失至於今百有餘歲矣流風餘澤之世未斬予之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簡編故物登堂可見聖人之居又若此其近也則予誠有所不敢辭矣講求於百年之後百里之外固不若親炙者之見無不見而私淑有所承訪求有甚易亦不若傳聞者之知不易

知使予而自委焉不徵其實以得其意之所歸辨其非以顯其是之所定統其分以會其合之所全則是當今日而無有乎尒矣則後之聖人亦何所憑藉以合轍於孔子乎吾恐聞者之亦無有乎尒矣二千歲絕續之統在今日而寀恖則千萬世人禽之辨在今日而相賚此予之所寀懼不能而孜孜恐後者并楊墨絕鄉愿正人心明王道堯舜湯文之盛治孔子之至教豈易任哉勿怪乎予之多言而無所讓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後學薛春熙重校刊

後學吳中俊重校刊

後學王光縉重校刊

四書訓義卷三十六終

Z121.7
19:2(13)
ZW 21101000823405

四書訓義校勘跋尾

六書之學本爾雅以齊訓攷說文以辨體至今日而極盛矣船山先生生際鼎革說文廣義一書已開風氣之先四書訓義援古義以證俗繆尤爲平生矜眘之作有音同義異者如微散察詧之類有義同音異者如煖煗之類有音義俱别者好致之類有形似而訛者苟茍之類譬諸艸木區以别矣至於从𦍌之字作𦫳从艸之字作艹而萬彖蟲形非芊非艸亦概作艹㲋字从甶㚔字从囟今概作𠂔㚄从艸㬪从𡈼今或作㬪或作展与㝐作昔㝘作寒同楷體難於下筆窮則變變則通也攴攵同攵辵走同辶亦𤏩毅从辛从豕或省作家親新从辛从木或省作亲耕𦓽从丰从木或省作耒保从子从入或作保或作保與或作𠀤朿或作主㞷或作主其或作其兩體互見斟酌古今不執一也舉一反三讀者評之小桃原里人記㫺光緒十三季季秋月